金文文獻集成

第十六册

古代文獻
銘文及考釋

线装书局

◇中國古文字大系◇

金文文獻集成

古代文獻・銘文及考釋

第一六册

本册目録

古代文獻・銘文及考釋

簠齋吉金錄

褚德彝題

據一九一八年風雨樓影印本影印（節録）

鐘鼎款識之學萌芽於東漢至趙宋始櫫有嫥書而有清一代為極盛卣清甯壽提倡於朝廷積古筠清賸沫於學者足以媲徽宣政遠過王薛矣近代収臧彝器之富推吳縣潘氏濰水陳氏潘氏曾編攀古樓款識學者藉以窺見一斑陳氏収臧彝器鑒別精審遠勝攀古嘗謂今傳六經文字皆秦燔孔壁之餘要經傳寫獨吉金款識為燔餘文字當与六經並重其致吳退樓書曰傳古在精摹文字多見則釋可通而跋疑以待後則書易成洵真知竺好之言然同過于矜慎及身竟未將臧器編集成書好古家以為憾事其椎搨款識精眇絕倫為向來所未有非同好者不輕贈与偶見於収臧

家者一鱗片甲不能見其全豹余舊藏匋齋藏器拓本乃當時贈平齋者每種間有自書跋釋約二百品秋枚先生敦耆樂古見之從臾付印公出同好因以藏本相叚吾友適廬藏匋齋藏器拓本亦多並有匋齋自定藏古目錄因屬適廬分類排比粹為一編近聞陳氏所藏古器半為驵儈販售輸之海舶他日好古家欲見墨本而不可得亦如歸來堂之圖書墨妙亭之碑刻僅供目錄家之考索幸得秋枚彙其墨本景印傳世匋齋吉金菁華悉粹於是若得好事者取其石刻專瓦匋器文字萃為巨編藉存國粹於萬一則是編猶其椎輪也戊午十一月餘杭褚德彝記

匋齋吉金錄題辭

匋齋吉金錄者濰陳氏墨本也吾友順德鄧秋枚得之多重葉付之以玉橅時示余琴儀卒特何其壯也余于商周銅器非素不敢為質言觀傳古圖及薛氏法帖鼓多跋知君自擬古為之獨歐陽公初為集古好為來舉似得其真也我以壇山石刻得之宋景文而傳之歐陽公其所稱吉日癸巳者案文乃癸巳耳古金石固多別字其散亂不當如今隸意者其亦晚出耶為而兩公誤以為穆王跡以景文之審理小學猶有茲誤其他可未足怪也近世善治彝器者造端于易疇獻之阮氏吳氏繼焉而著錄亦

滋多矣無數必者皆博聞多識能辨情僞而文辭精六書視東宋諸公爲可任然其説常專斷也率尚數數而見也遠及末世龜甲牛骨諸刻日出而世艾其文譌觚造作文字易以說參任銅器銘信能相半猶大較近真陳氏所集紙墨排拓之工精美絕附攷訂而不敢逞其辭將所謂多見闕疑慎言其餘者驀古之道固宜如是也方今成學治古金者宜察其點勢以爲絲系先窮善蔡中郎衛巨山之爲篆勢斯正矣文字叱變形體不正自孔子言史闕文已然況于梨刻之世務麗度取姿不一切如常軌欲以是裁訂篆籀多所改作斯乃爲誣罔矣事涉商周而釋義草略譙氏猶多難知爲摭孤文以證經記是又所謂御璧靈臺者歟余既喜秋枚爲是刻因以題所見貿之秋枚秋枚善識古器物語非過目輩遠甚其亦以爲有當得邪民國十年孟冬章炳麟

簠齋吉金錄目錄

亞形犧尊有蓋 二
應公尊 三
傳尊 四
子祖辛尊 五
遣尊 六
魚父庚尊 七
囝文旁尊 八
員父尊 九
雙角形子父己尊 十

卣

效卣器蓋 一
璗中狂卣器 二
白寏卣器蓋 三
祖癸殘卣 四
矢伯雞父卣器蓋 五
冊子孫父乙卣器蓋 六
𤰔父辛且己卣器蓋 七
冊子孫父丁卣器蓋 八
子孫父癸殘器 九
舟万父丁卣 十

豚卣 十一

壺

中白壺蓋 一

罍

欽罍 一

鉼

綏安君鉼 一

斝

亞虎父丁斝 一
葡乙斝 二

觚

天子班觚 一
手薦亞形父丁殘觚 二
且戊觚 三
父乙子豕形觚 四
赤觚 五
舉觚 六

觶

毋甲觶 一
周垣重屋且己觶 二

觚

爵

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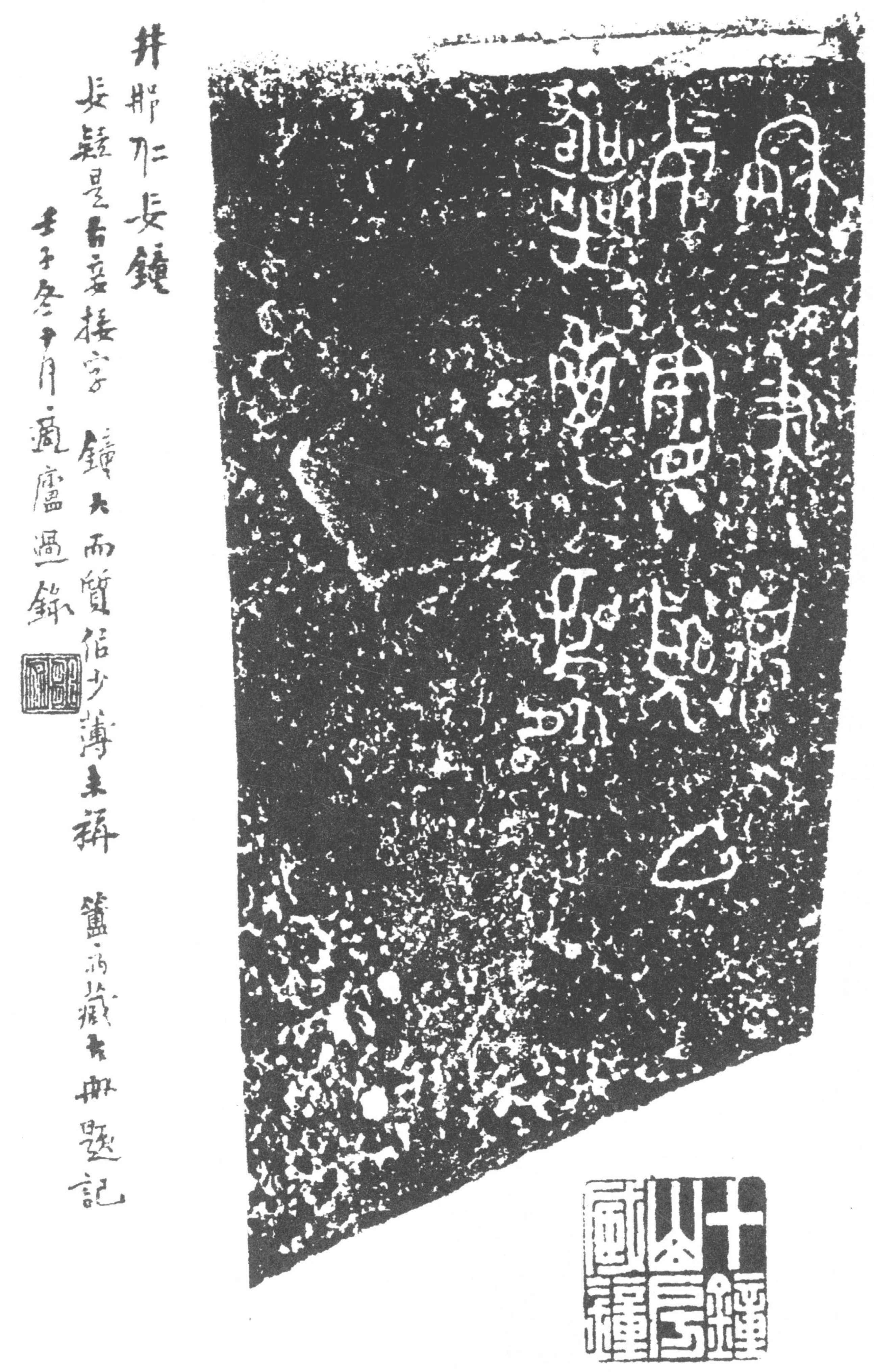
造像

簠齋藏器目江建霞太史曾兩次刊入靈鶼閣叢書中考其第一目共載二百六十三器其第二目共載一百七十九器其前目比後目多八十餘器者迺前目增入古兵器一類而後目不列也今編吉金錄略依江氏所刊兩目而補其所未備復增入秦權量刻辭及漢器弩機梟笵造像等共得三百八十九器較之江目多出百二十六器簠齋藏器太略已備矣先是寒家極力搜羅簠齋吉金墨本十餘年來集合不尠久思影印行世而校錄江目所缺尚多不無遺憾友人褚君禮堂鄒君適廬亦酷愛簠齋遺拓蒐集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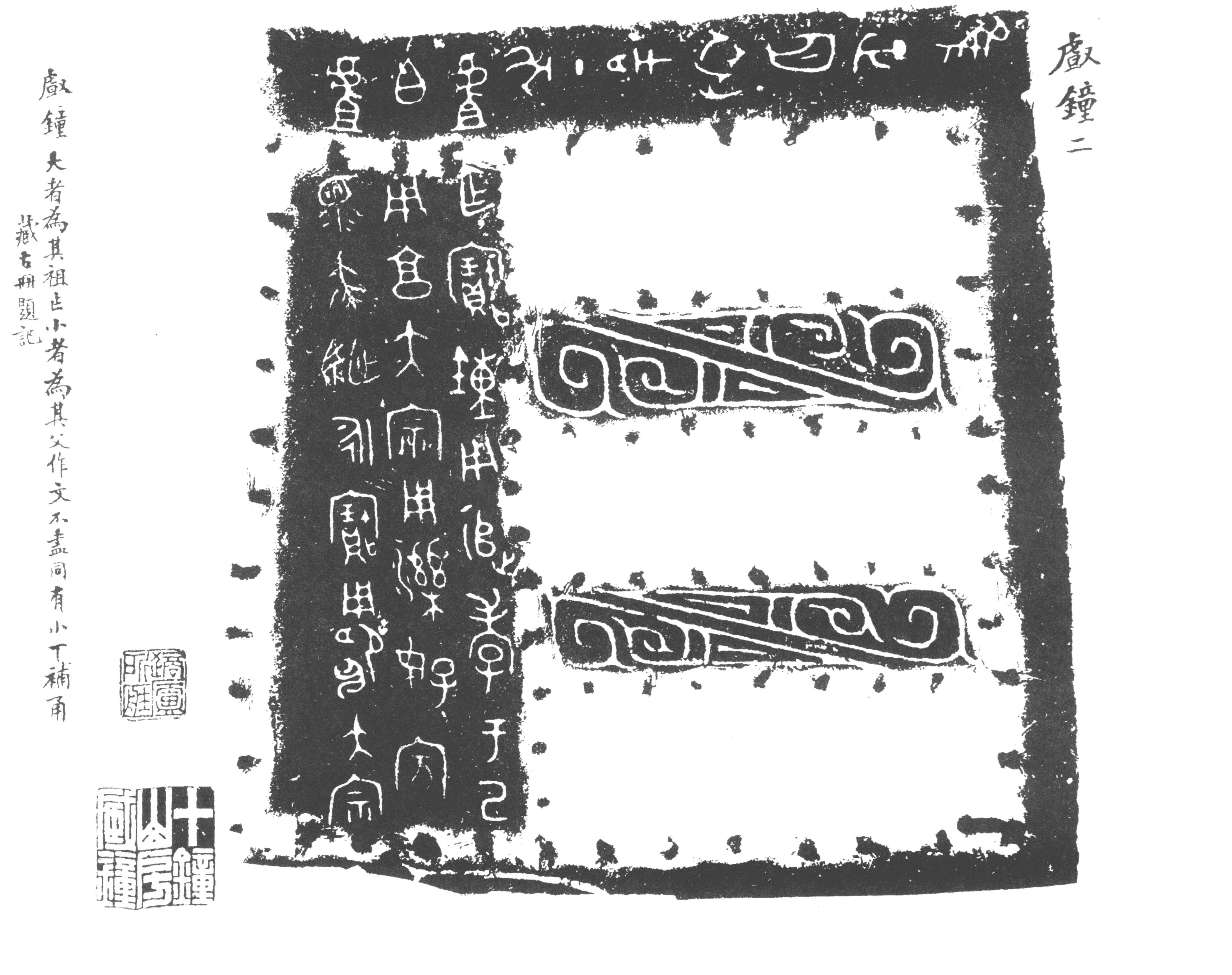
勤今年夏閒假得兩家藏本合以寒家所有突過江目迺另編目決付影印簠翁生青齊之故墟爲古物所萃生平抱傳古之高志老而彌篤其所藏彝寳集古今吉金之大成惜未成書而卒今遺拓晚出幸得集錄成編手題墨蹟隻字必錄重器徵文約略在是所遺或罕至於鏡印符牌之屬當另輯專書更思續印以附於是錄之末云中華民國七年冬日順德鄧實附識

年來拓金文寄兩櫑軒復寄愙古目請錄校已寄春光緒丙子八月已裒冊寄示金凡六十三代合上一見器字又蘇詔見一先題字繳再檢所未寄唯企愉庭見與南中大雅致古諸君子攷而識止幸幸甚甚廿五日[illegible][illegible]濰陳介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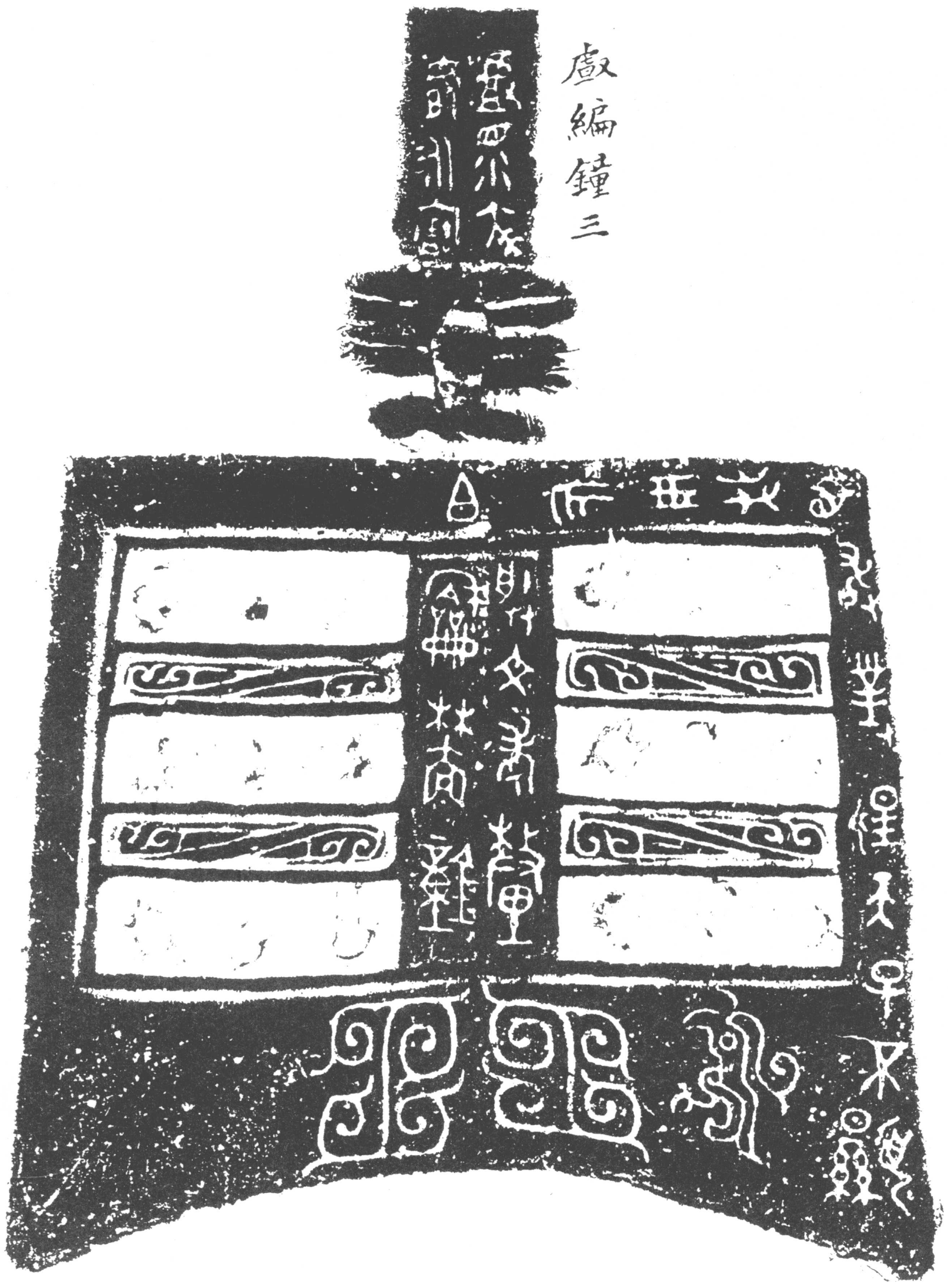
匜爵觚三代吉金共三百餘品拓墨並精自來收觚家所未有廿四二冊乃當時拓贈吳得庵者皆三代器中文字最精之品今又匜爵自書攷證鍾酒器計一百種合今又鼎彝器及古兵共一百餘品計盡翁觚器又得半數今古緣廿丙辰冬十二月徐德彝


井邢仁妄鐘
妄疑是古亲接字　鐘大而質佀少薄未稱　簠齋藏古冊題記
壬子冬十月　亂盦過錄


井仁妄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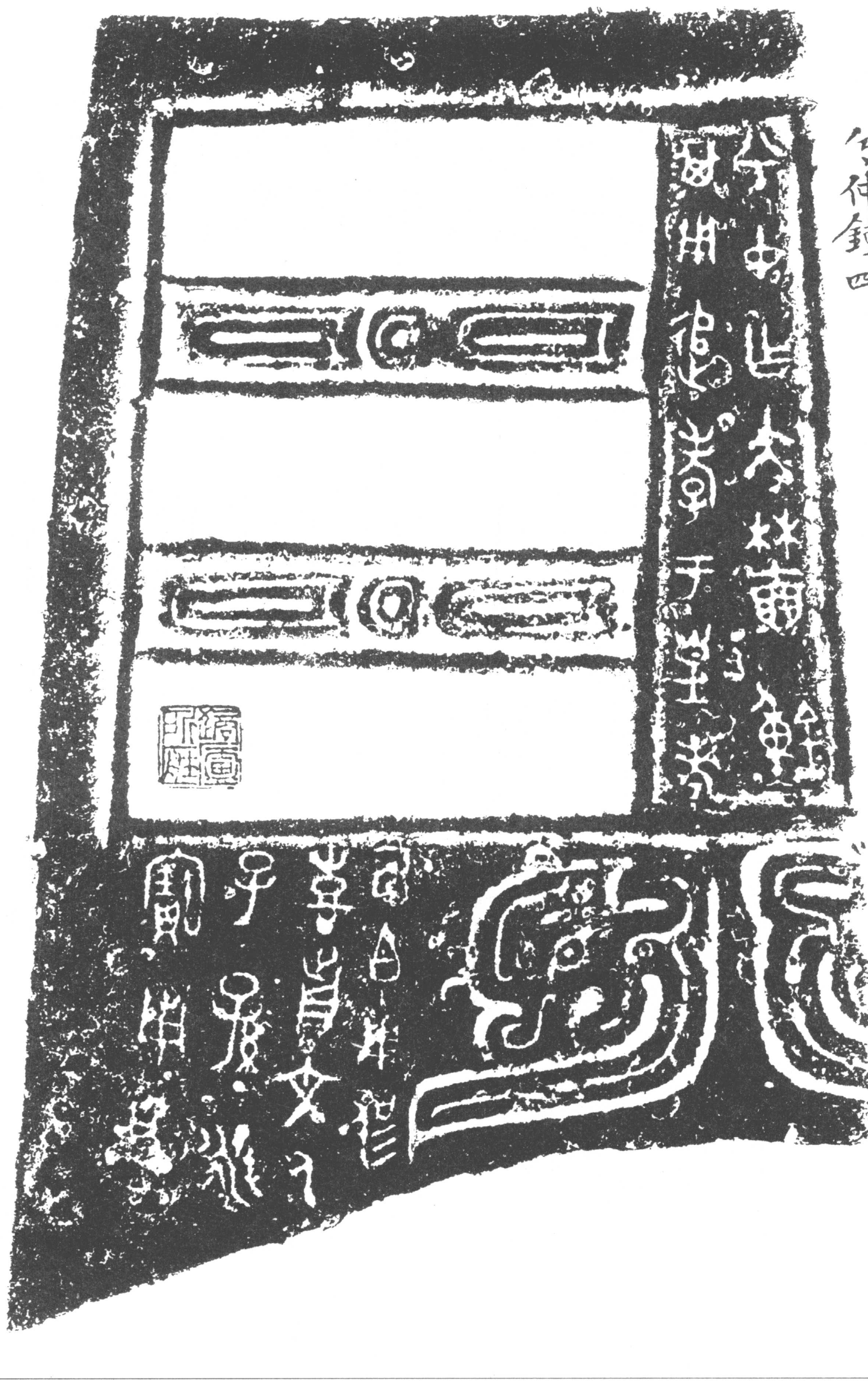

𪓕鐘二
𪓕鐘　大者爲其祖𠂭小者爲其父作文不盡同有小丁補甬
藏古冊題記

䖒編鐘三



小者甬文與大者鉦間文同當是一人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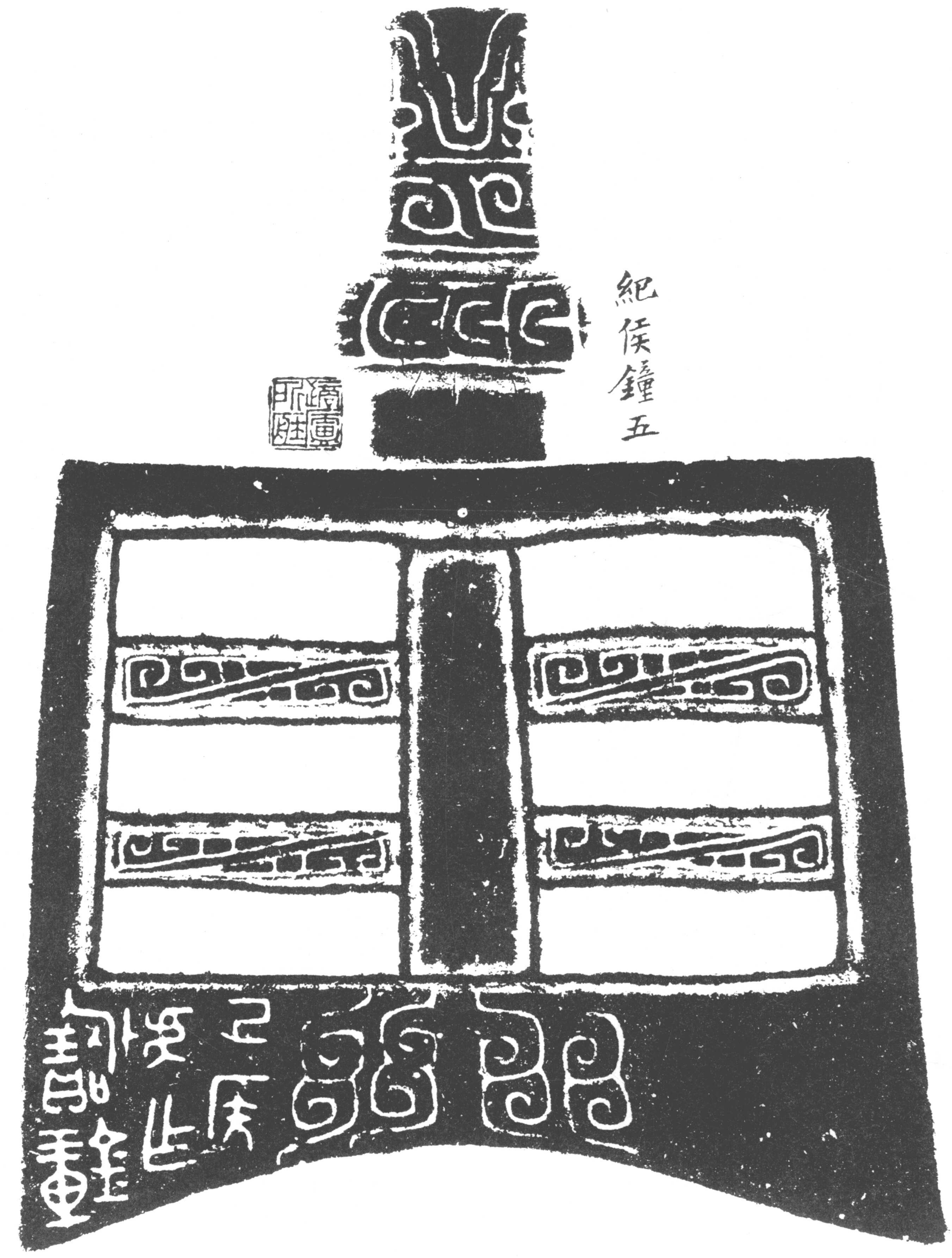
兮仲鐘四



書与鐘制俱似王朝者虢叔旅編鐘同 簠齋藏古冊題記

已紀侯鐘　見山左金石志　甬有環者唯此古鐘有銅鉤多無字唯南海吳氏所錄有從鐘之鉤四字

紀侯鐘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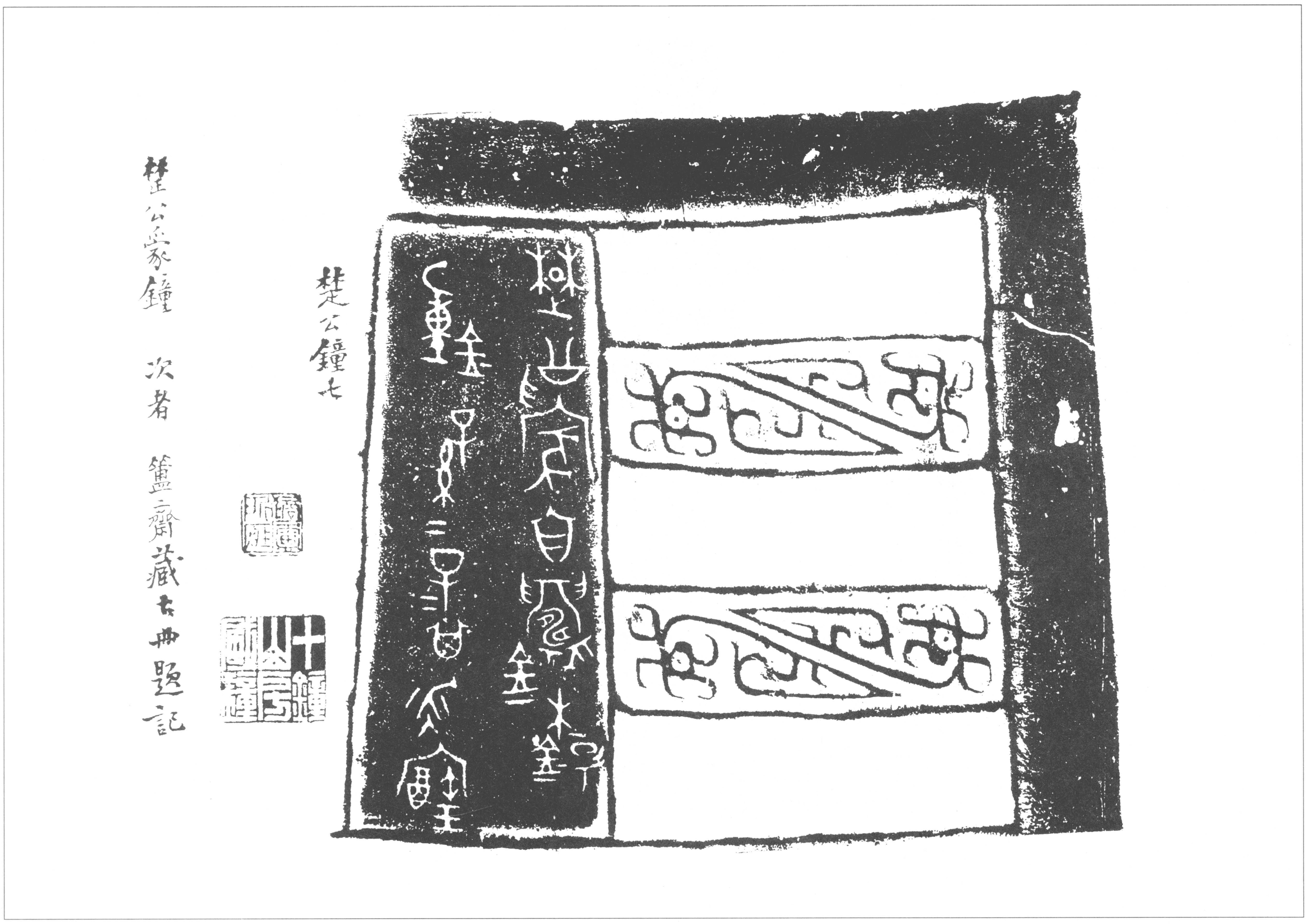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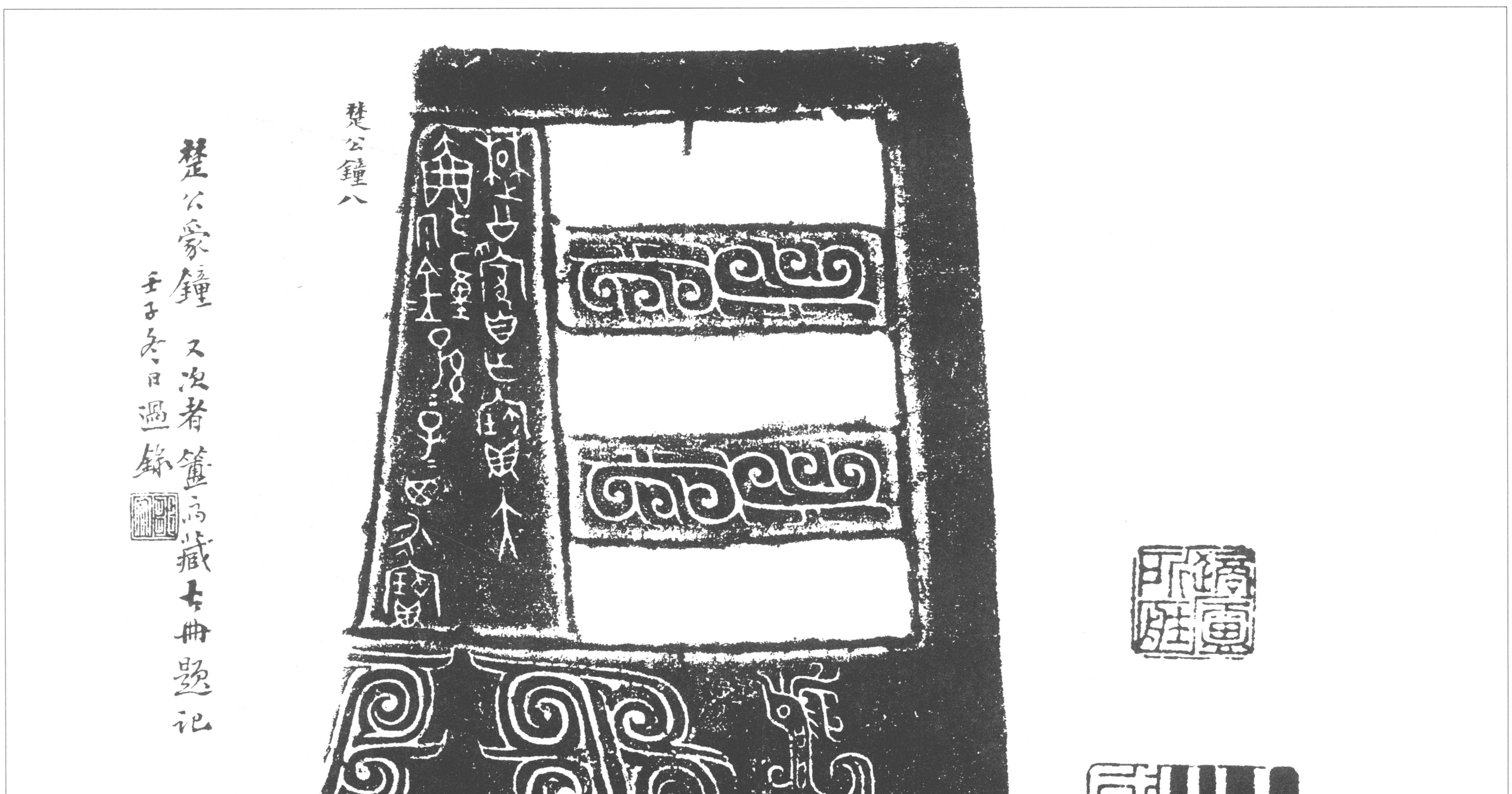
鐘小而厚倍它鐘當不中律國之所以早亡與
錄藏古冊題記　適廬

楚公鐘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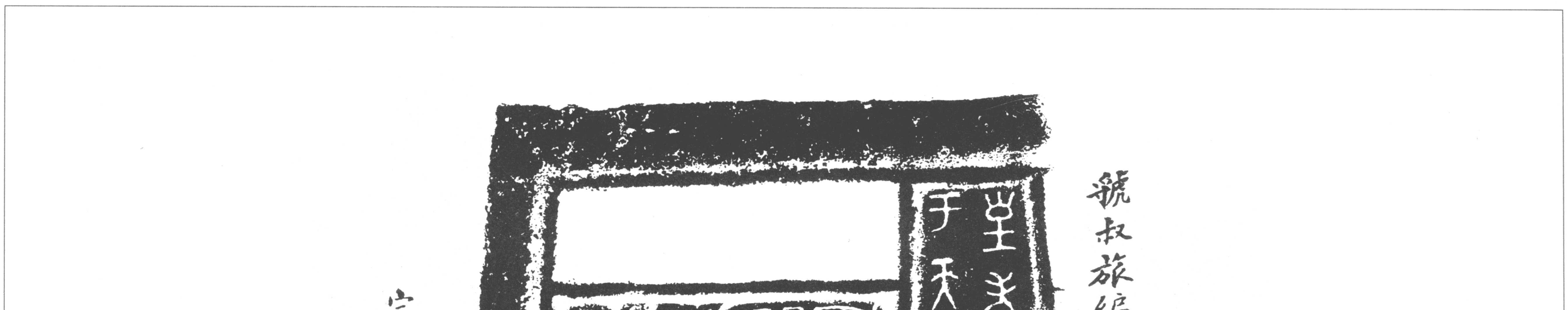
楚公冡鐘　大者
冡从爪疑仍是愛異文　簠齋藏古冊題記


楚公鐘七
楚公冢鐘 次者 簠齋藏古冊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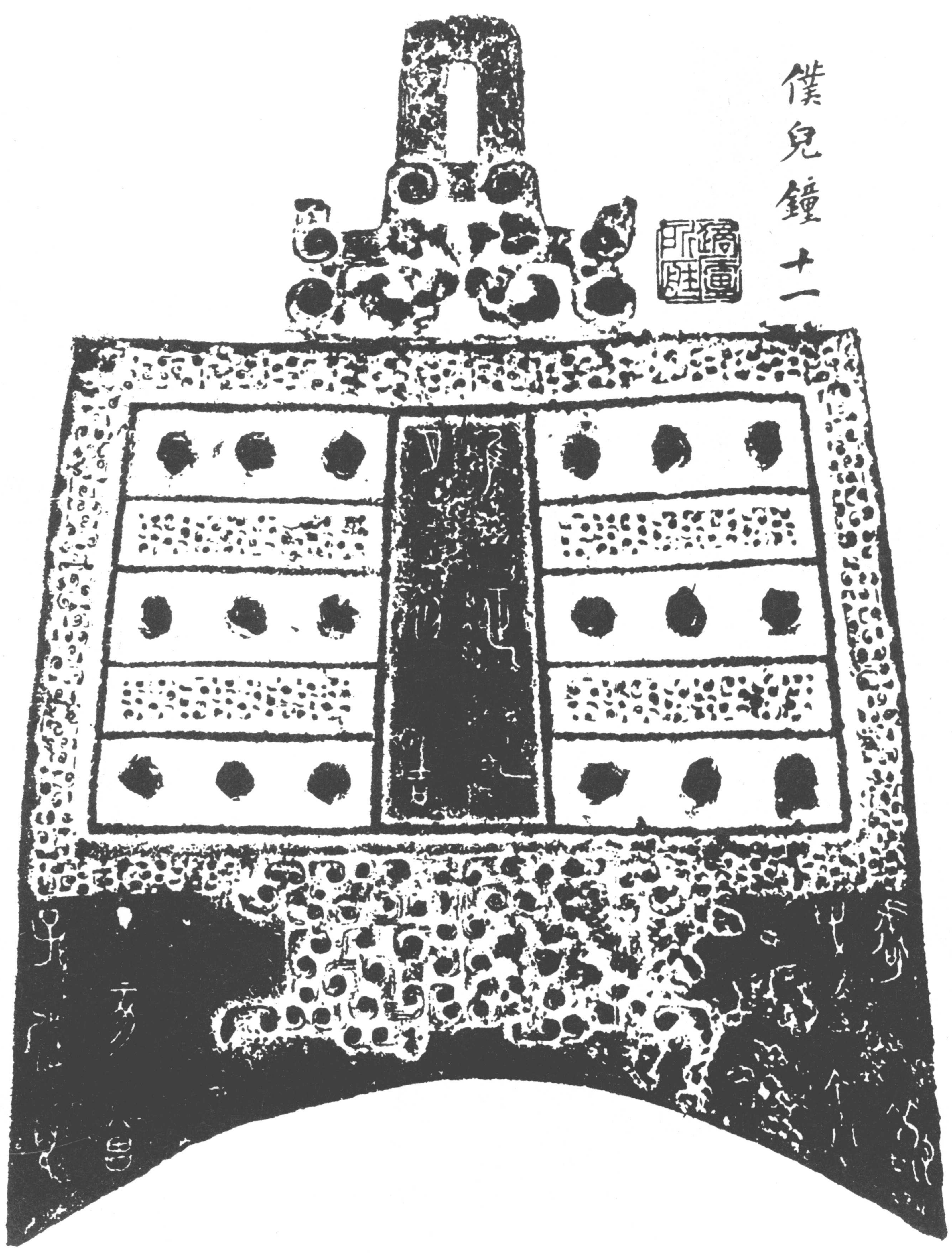

楚公鐘八
楚公冢鐘 又次者簠齋藏古冊題記
壬子冬日過錄


古奇字編鐘
補甬
其一歸蔣觀察啟勳


虘秉鐘九
鐘兩面文凡十二字與董武鐘相似商器也


虢叔旅編鐘十
宗周鐘今不知所在世傳唯虢叔旅三鐘為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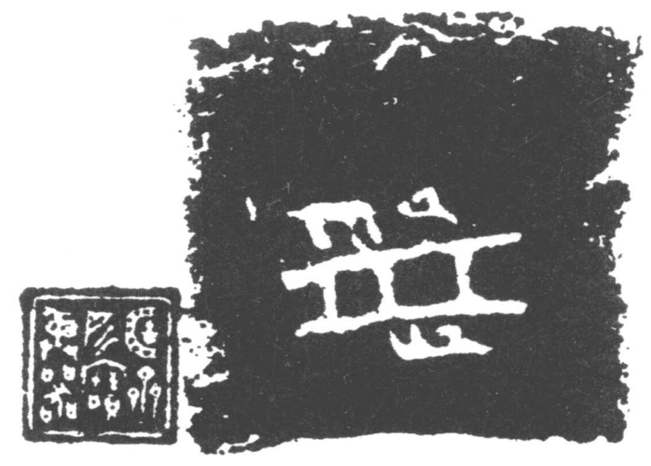
僕兒鐘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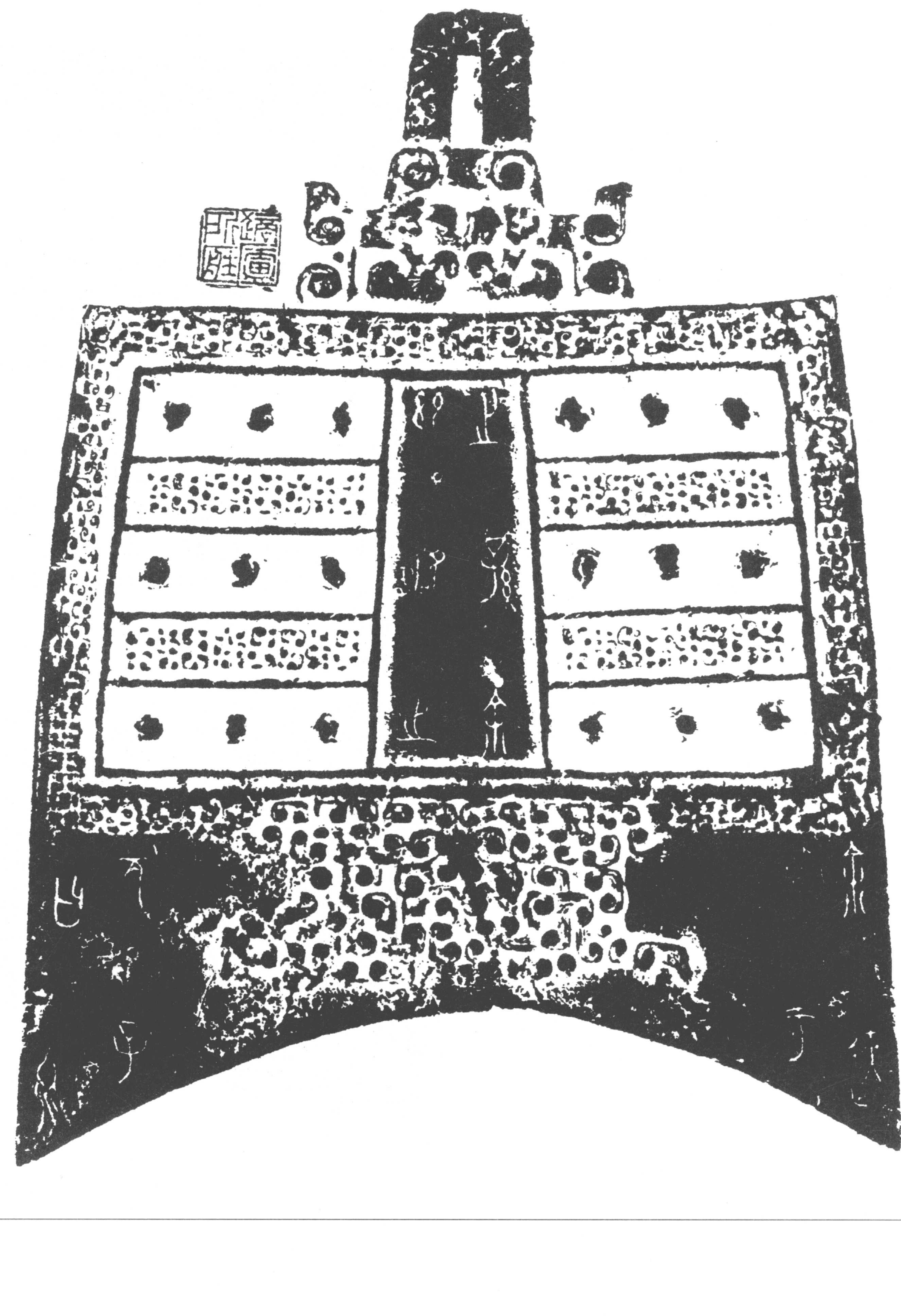
𠎣許兒倪編鐘兩面 阮錄全鐘今亦不知所在

鑑丙藏舊冊題記

鐸一



鐸 文在甬



曶鼎一





圜鼎二



鼎三

方鼎



鼎四

殘方鼎



鼎五
鼎



鼎六



小鼎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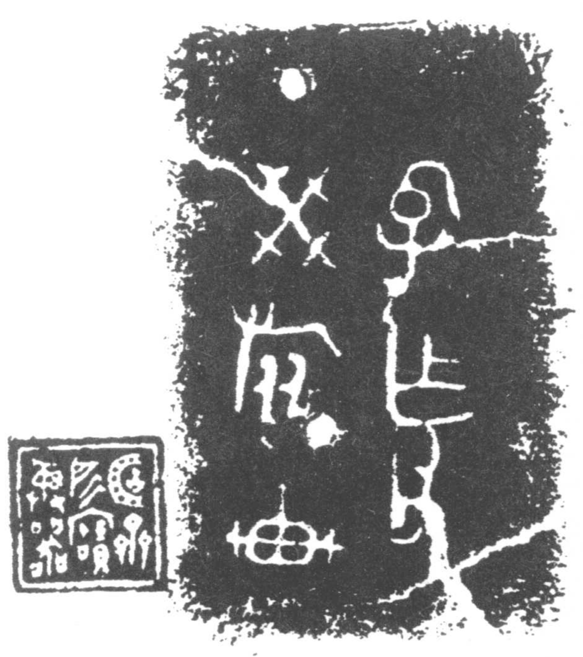
小鼎器七



鼎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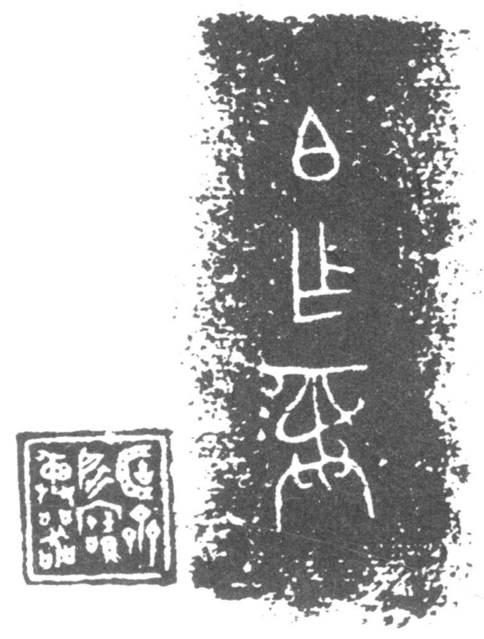
鼎九



鼎十



鼎十一



鼎十二



鼎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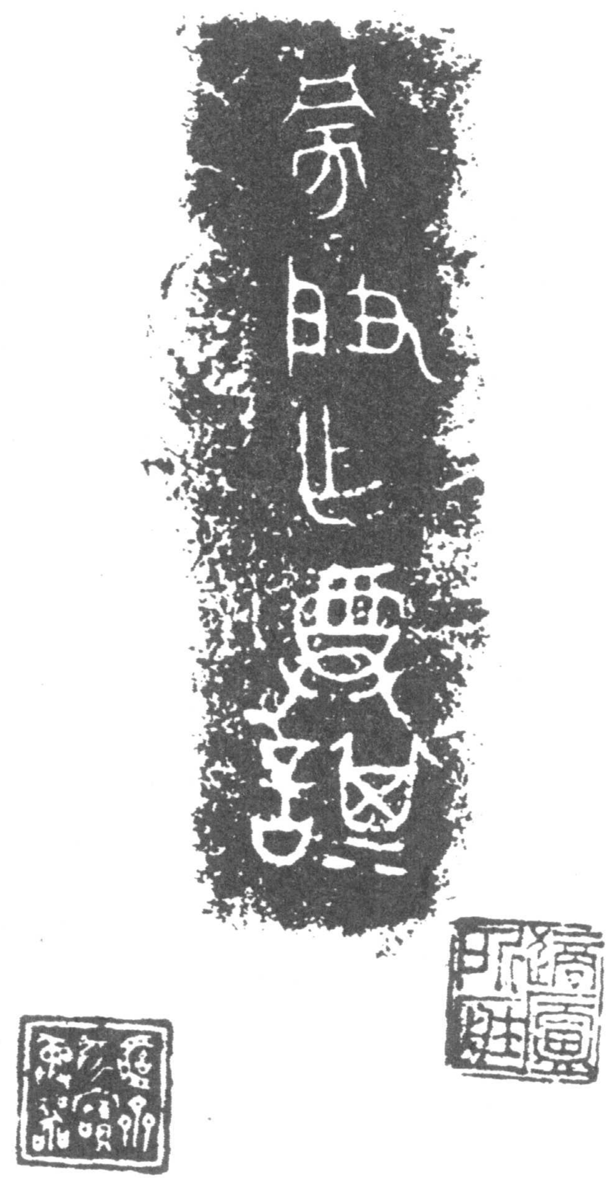
鼎十四



鼎十五



鼎十六



商字可正說文　隱鼎　簠齋所藏古彝器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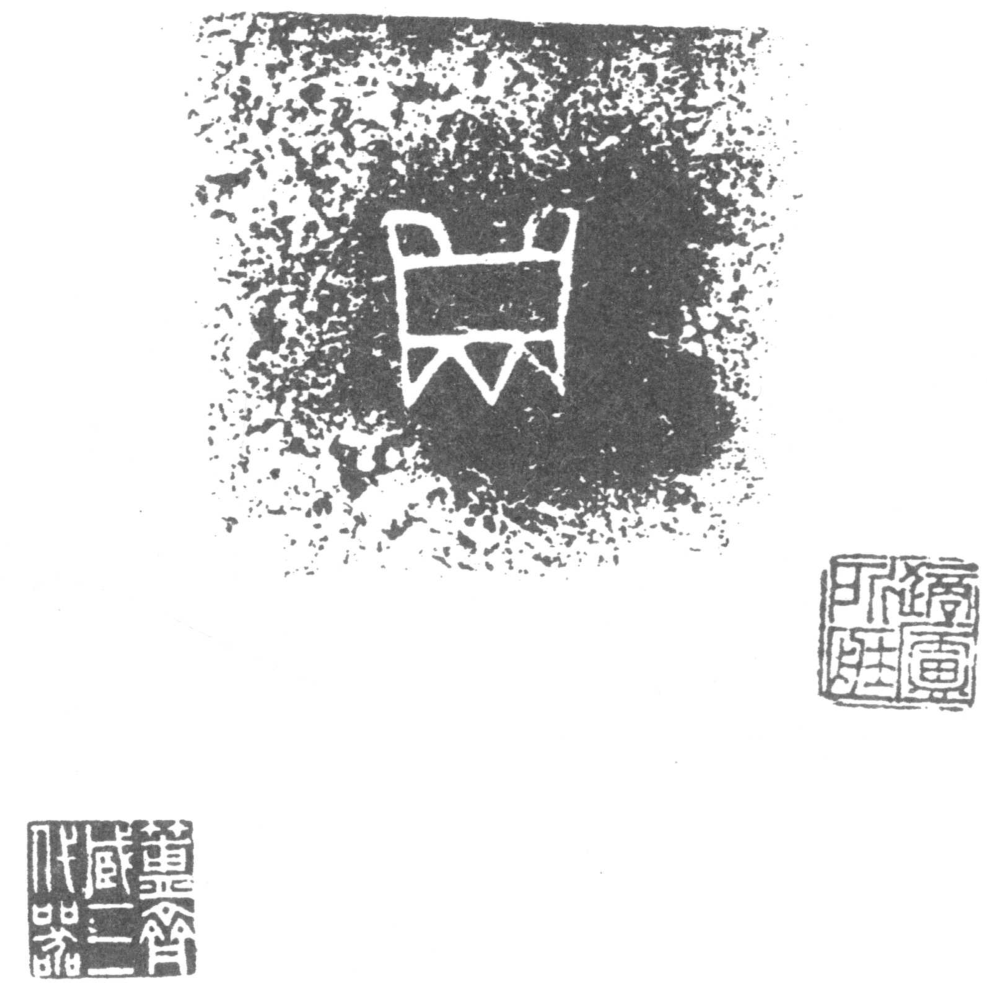
鼎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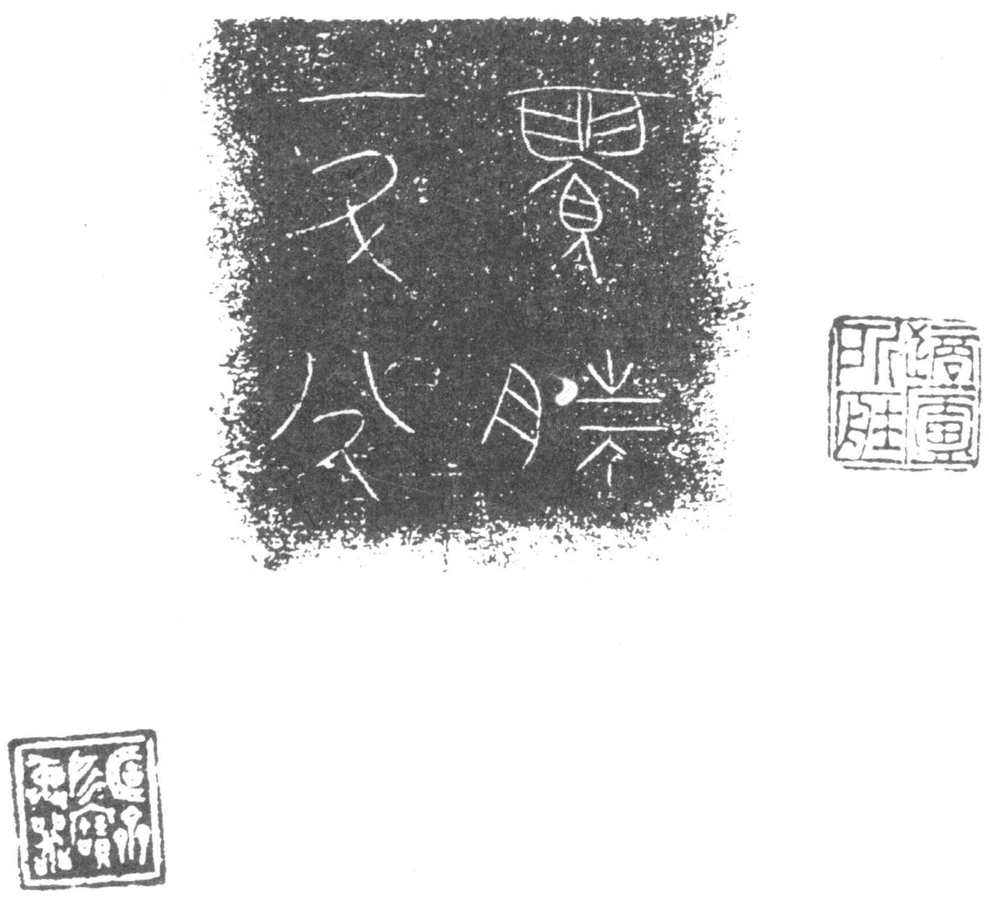
鼎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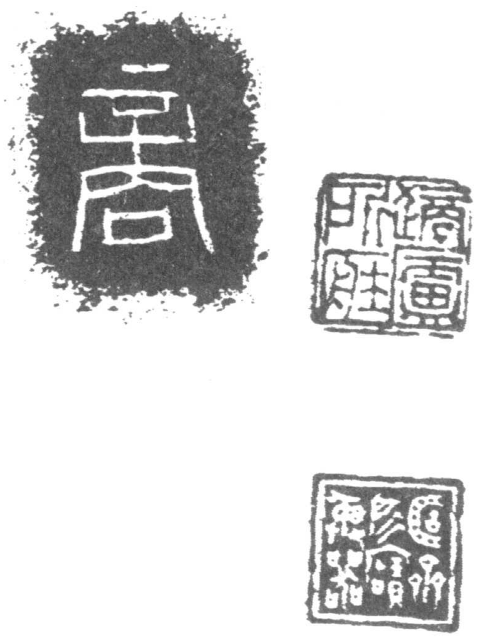
鼎十九



鼎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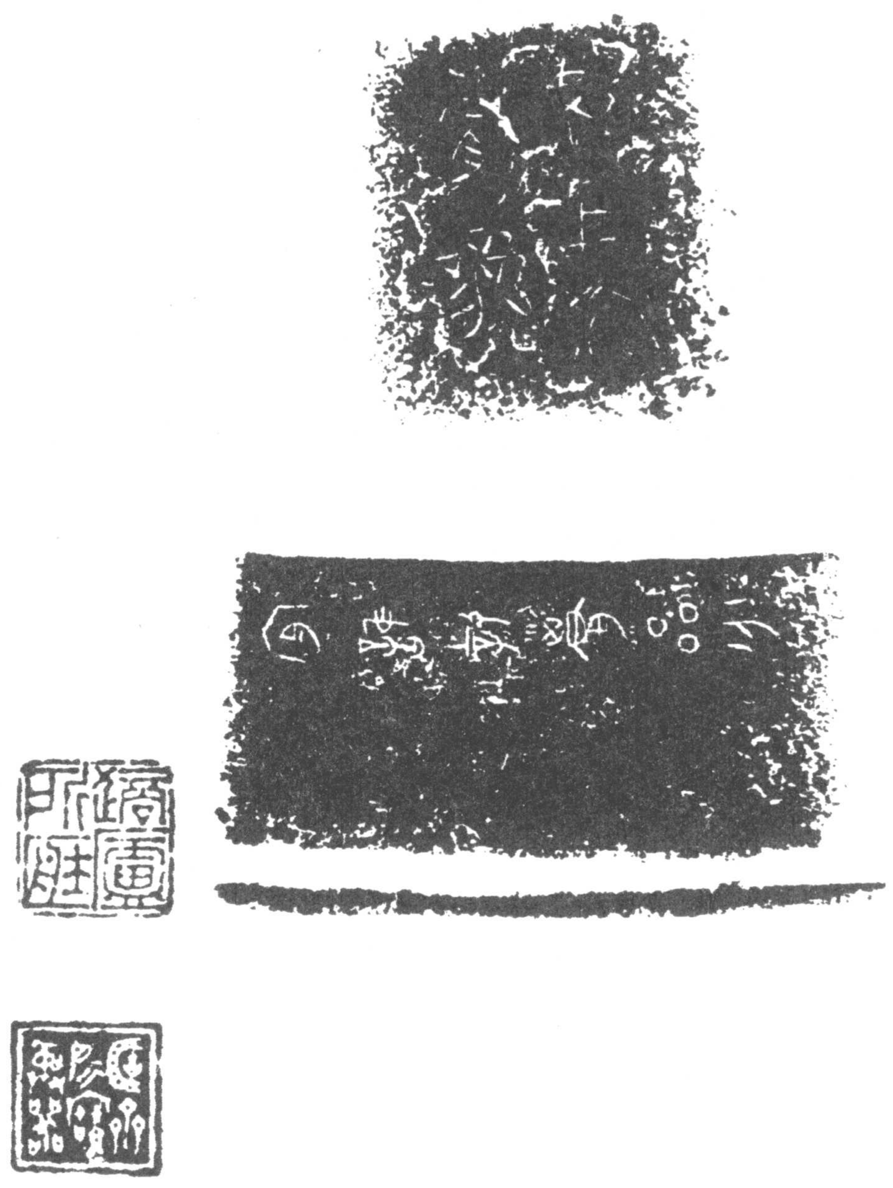


鼎廿一



叔市眉胖鼎之蓋 丁巳七月鄒安記

鼎廿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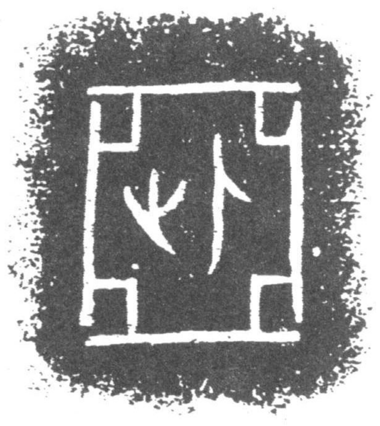
吳清卿學使平安君是一時在東武李方赤外舅鼎東皋長公鼎然同為周末梁器 君子肬鼎字 簠齋藏古冊題記

犧尊蓋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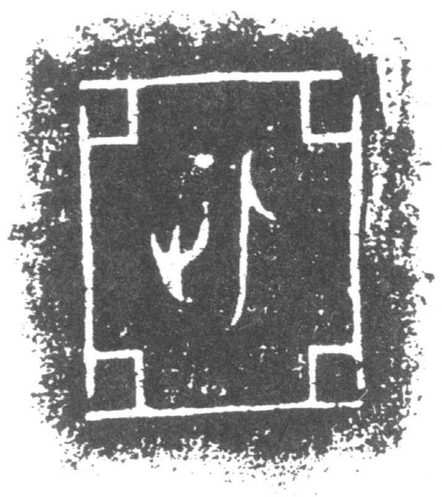


爵止者名亞中牛嚮形口中口也即古犧字也

犧尊盖 疑仿補者



亞中卜止犧尊器 二



不可釋一字爲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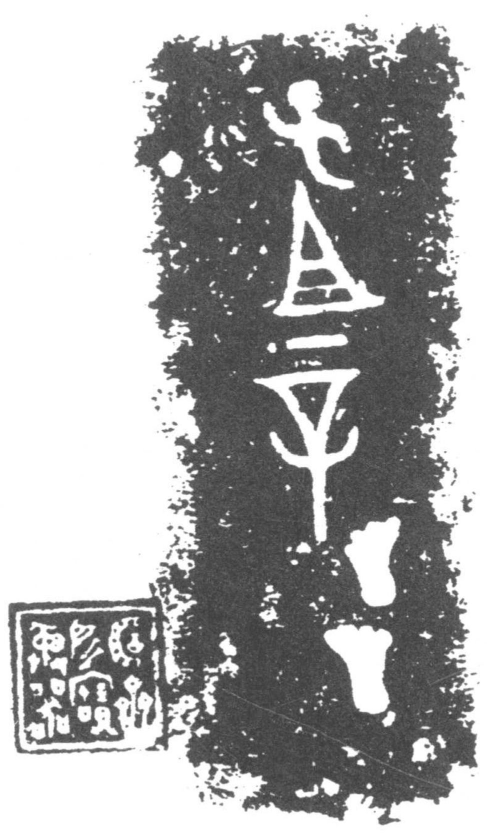
尊 三



尊 四



尊 五



尊六



序郎橐〻宗也 猩人名 𨑓邑名 佀𨑨〻當此肯此省

尊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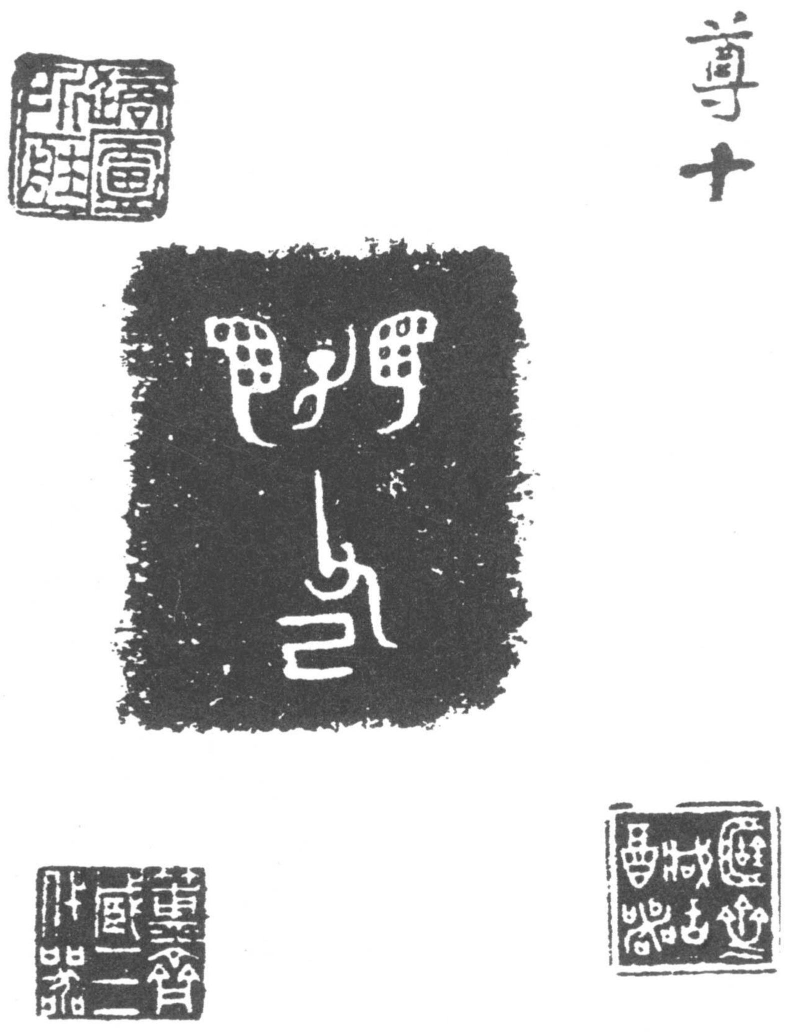
尊八



尊九



尊十



卣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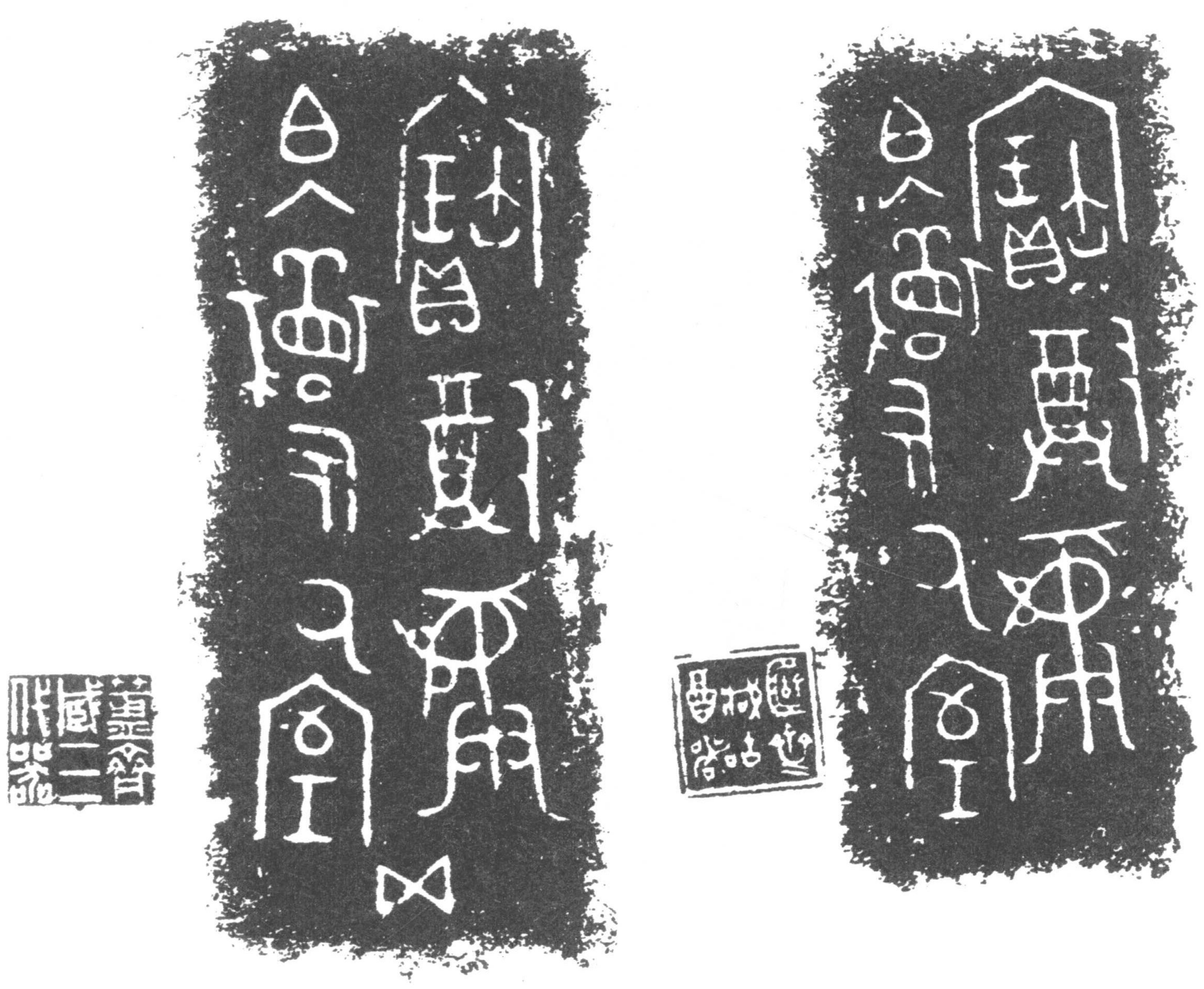


卣蓋一



卣三

卣三



小卣二



觚卣片四



卣五



宣統元年余得夨胊瓦槃拓本亦陳氏藏器也後簠齋自題謂瓦槃出柳山寨与是卣為一家之物

山左金石志載是卣文云出臨朐縣柳山寨即古駢邑地惟釋夨為孫奚為雞又以是器為縣不免承誤夨即夨當古字夨之官以官為氏者奚疑古奪字

卣五蓋



卣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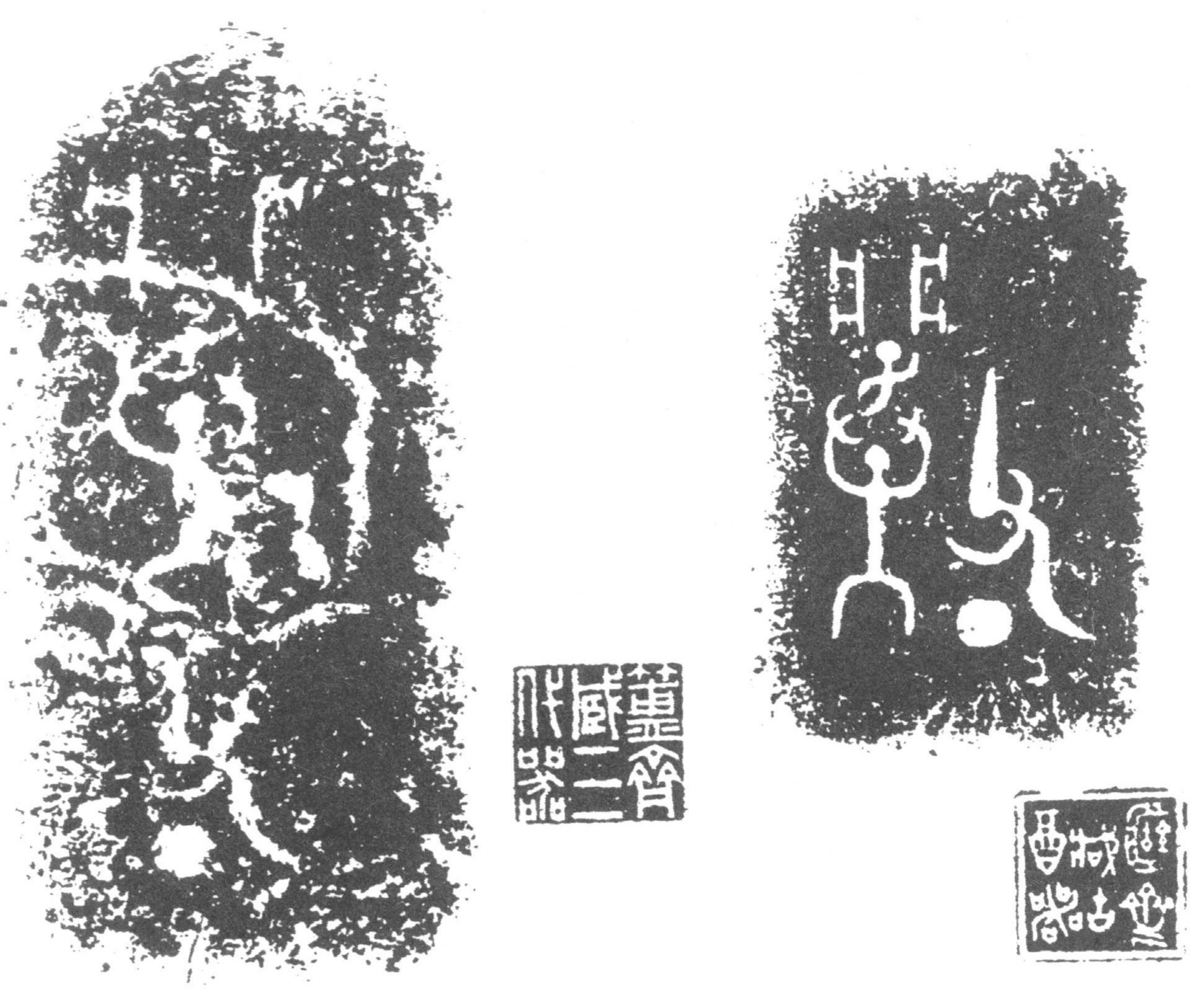


卣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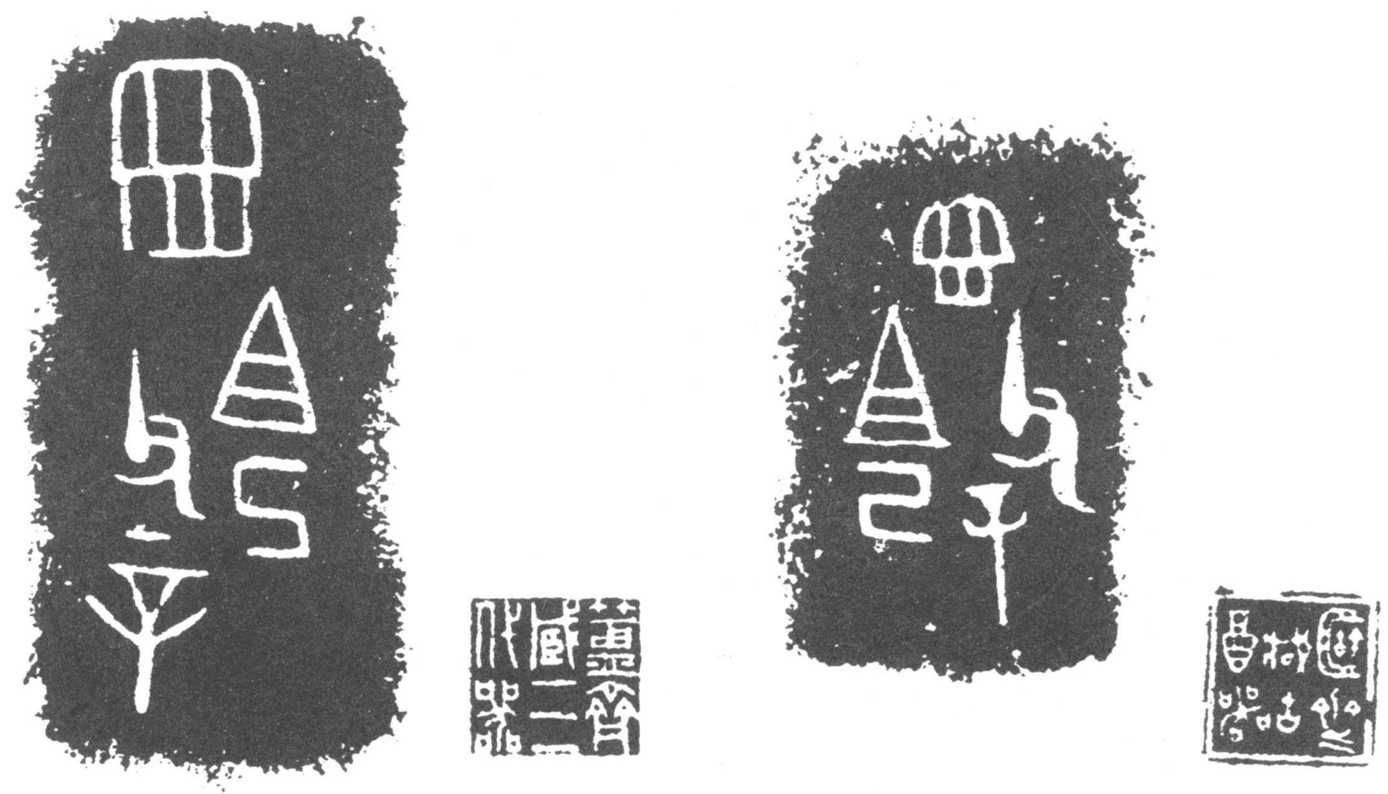
卣 八

父丁卣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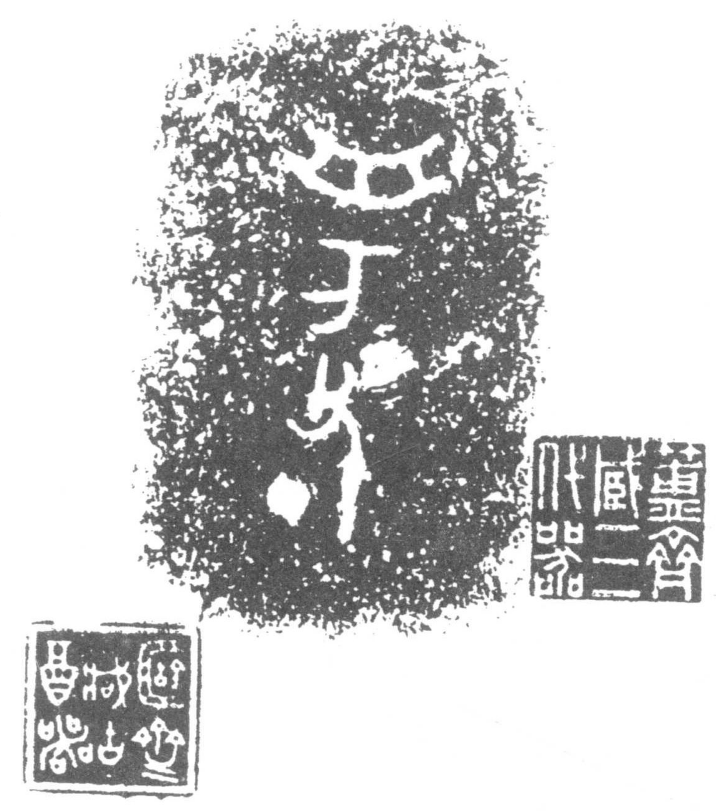


卣 七

卣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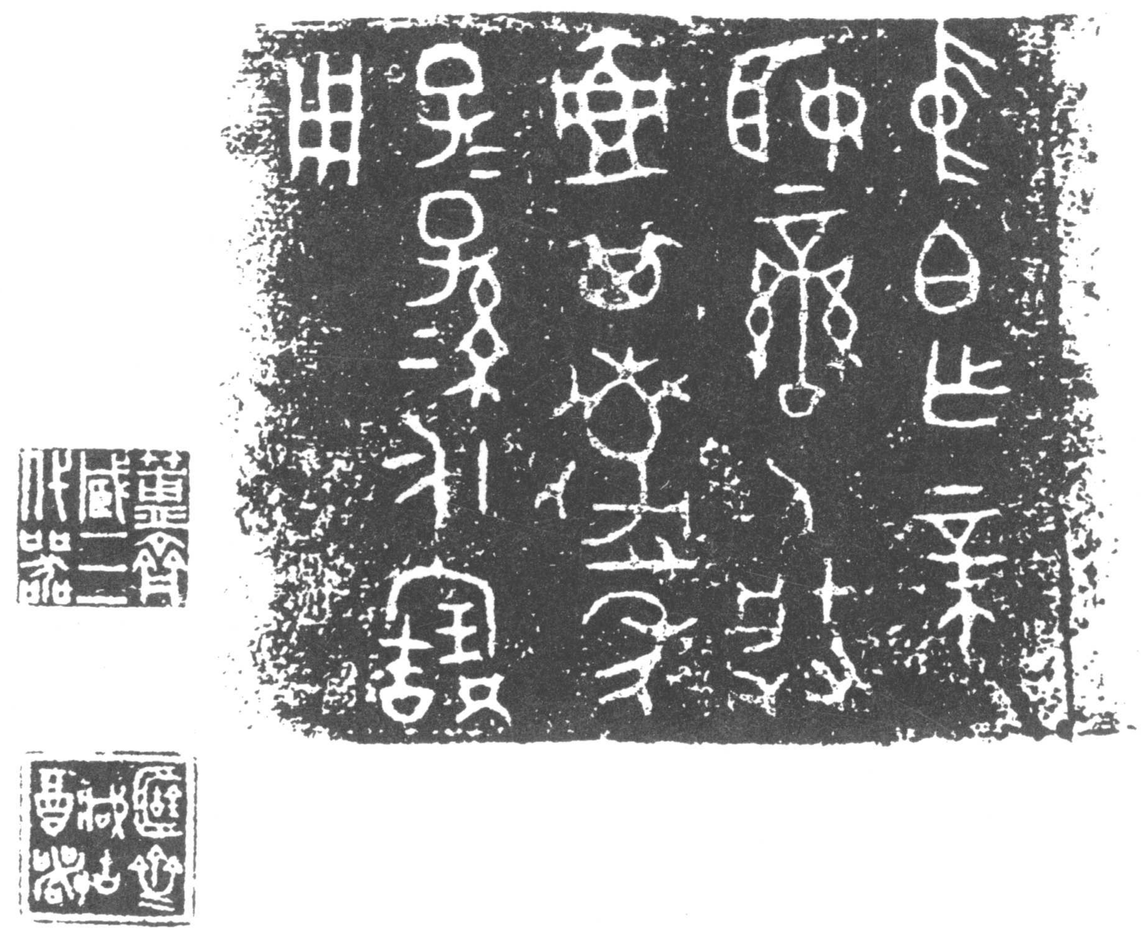
卣 十



妓卣器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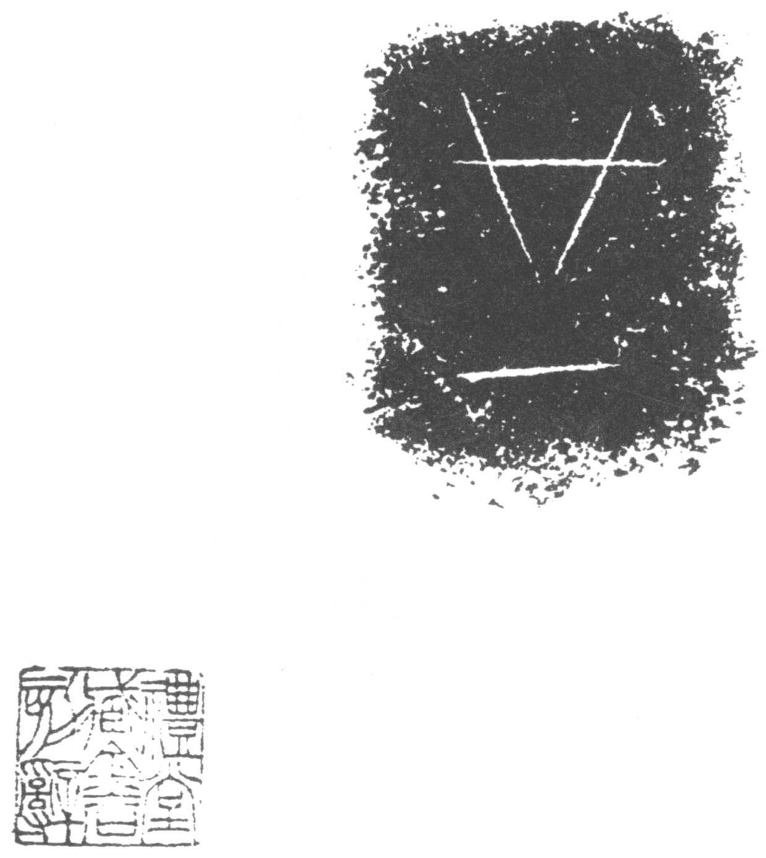
仲伯壺蓋一



卣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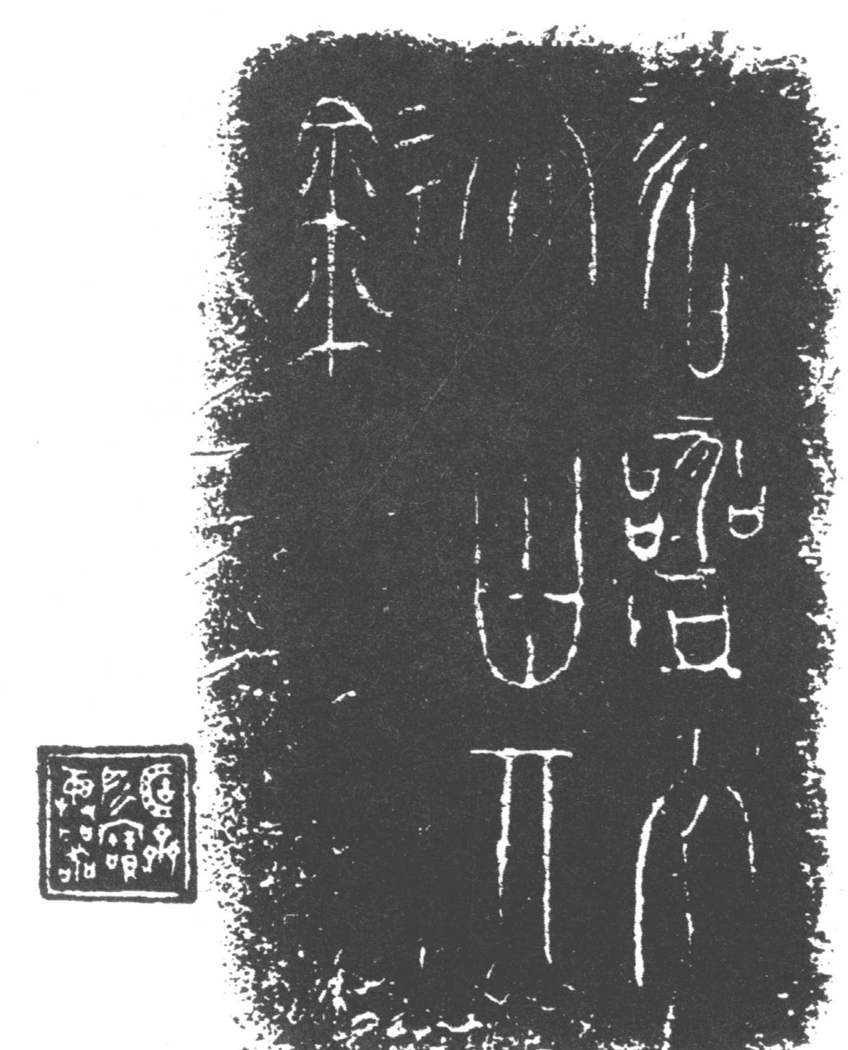


罍字俱在外



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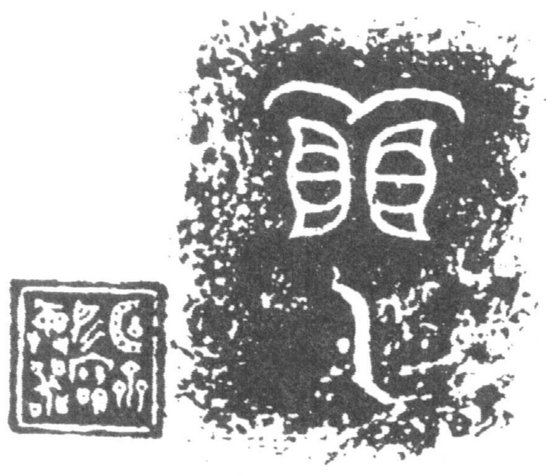
罍 有後鑿廿一字二



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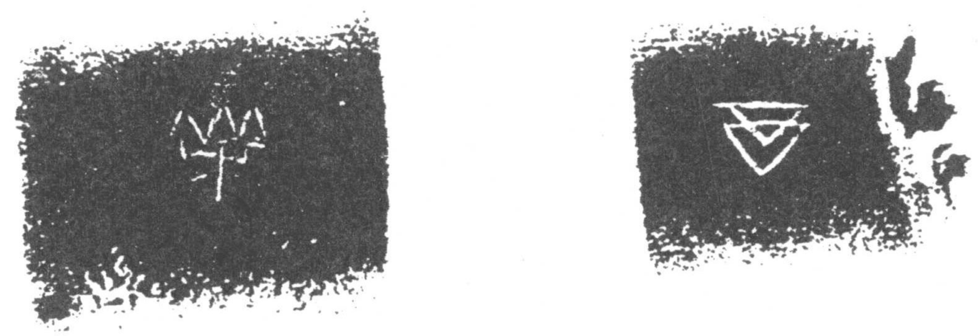


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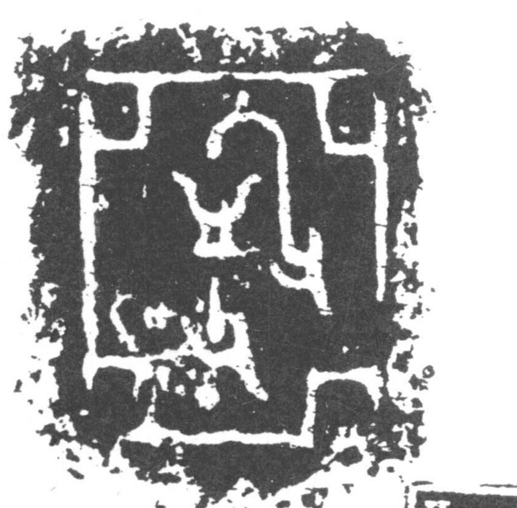
彝案是器文字方直漸近小篆當是秦代或戰國時物

鉼一





觚二



觚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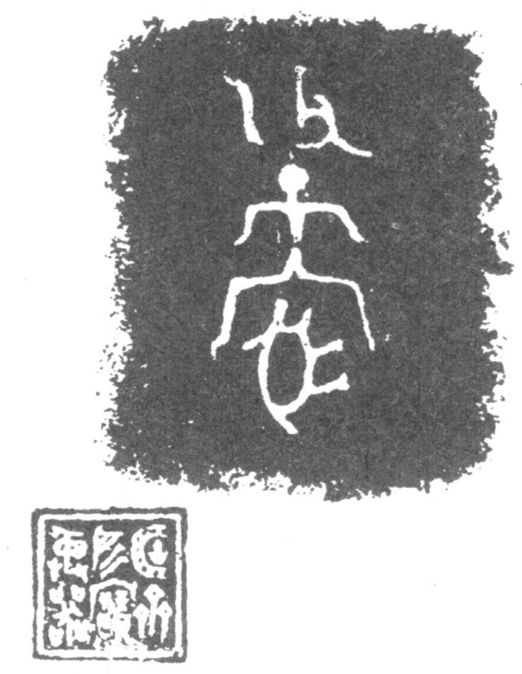
觚一

觚有棱則古矣 班者須金而匕器也



弟三字疑班〻卽須大保四耳段弟五字余亦疑班〻師也故亦疑此壺末字爲須也

鬲 四



冟見家之古文 文康白作冟三字
敦作冟 冟 疑子家二字合文

上鬲 無棱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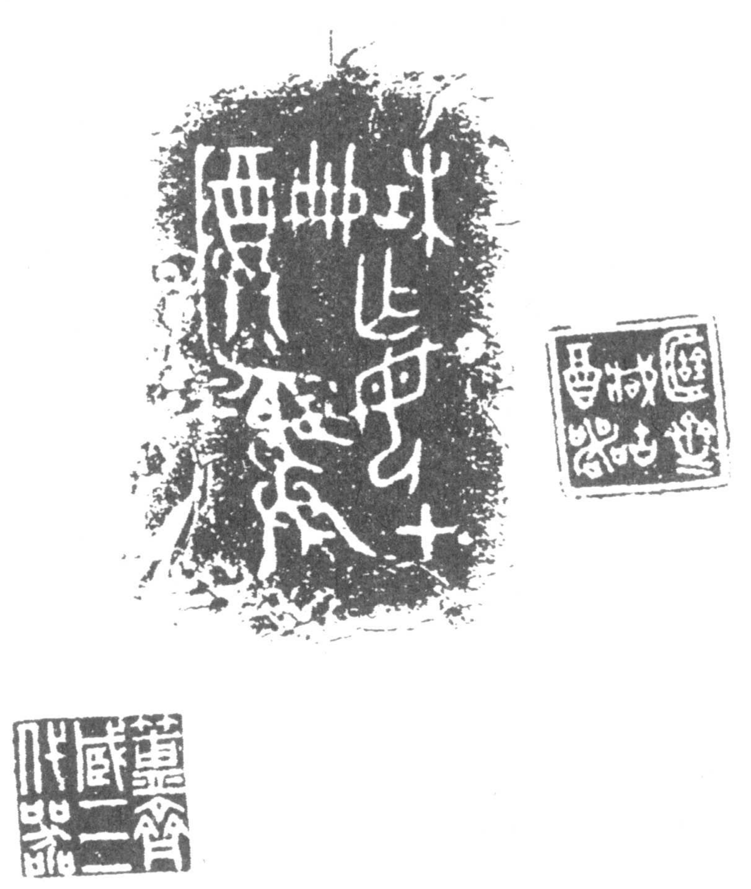


今年夏見一敦 上一
字陽識與此同
當是一家之物

鬲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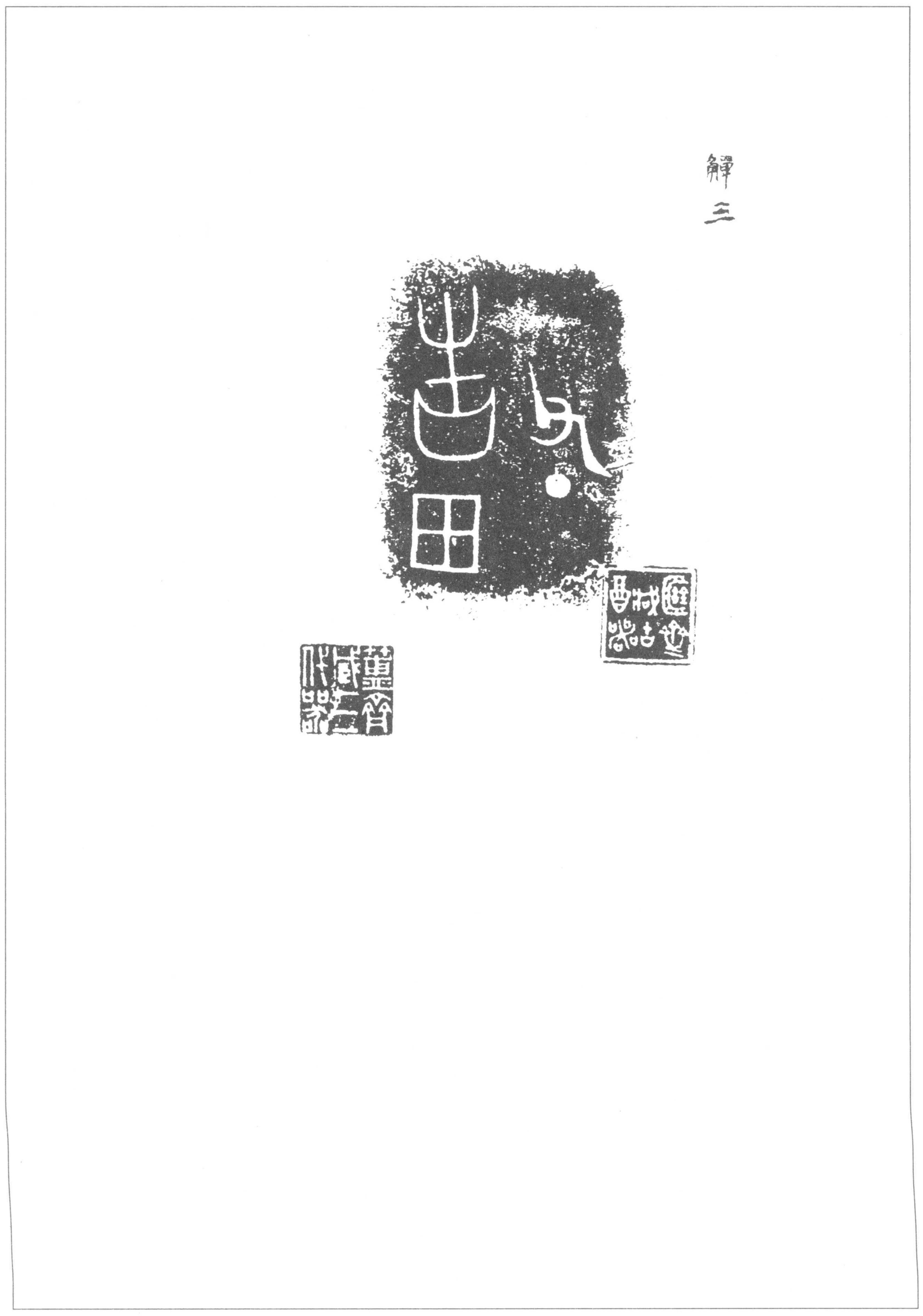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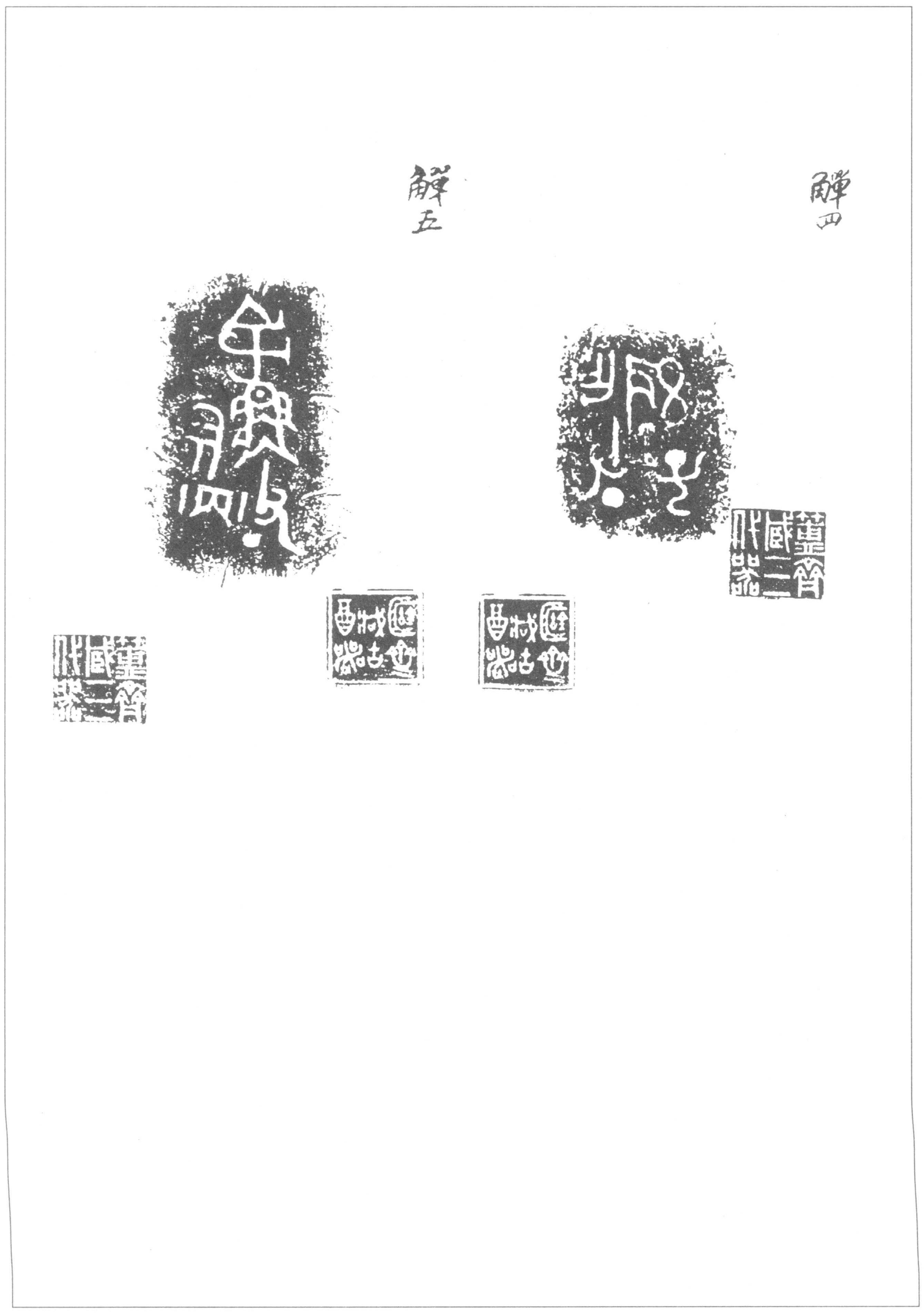
觶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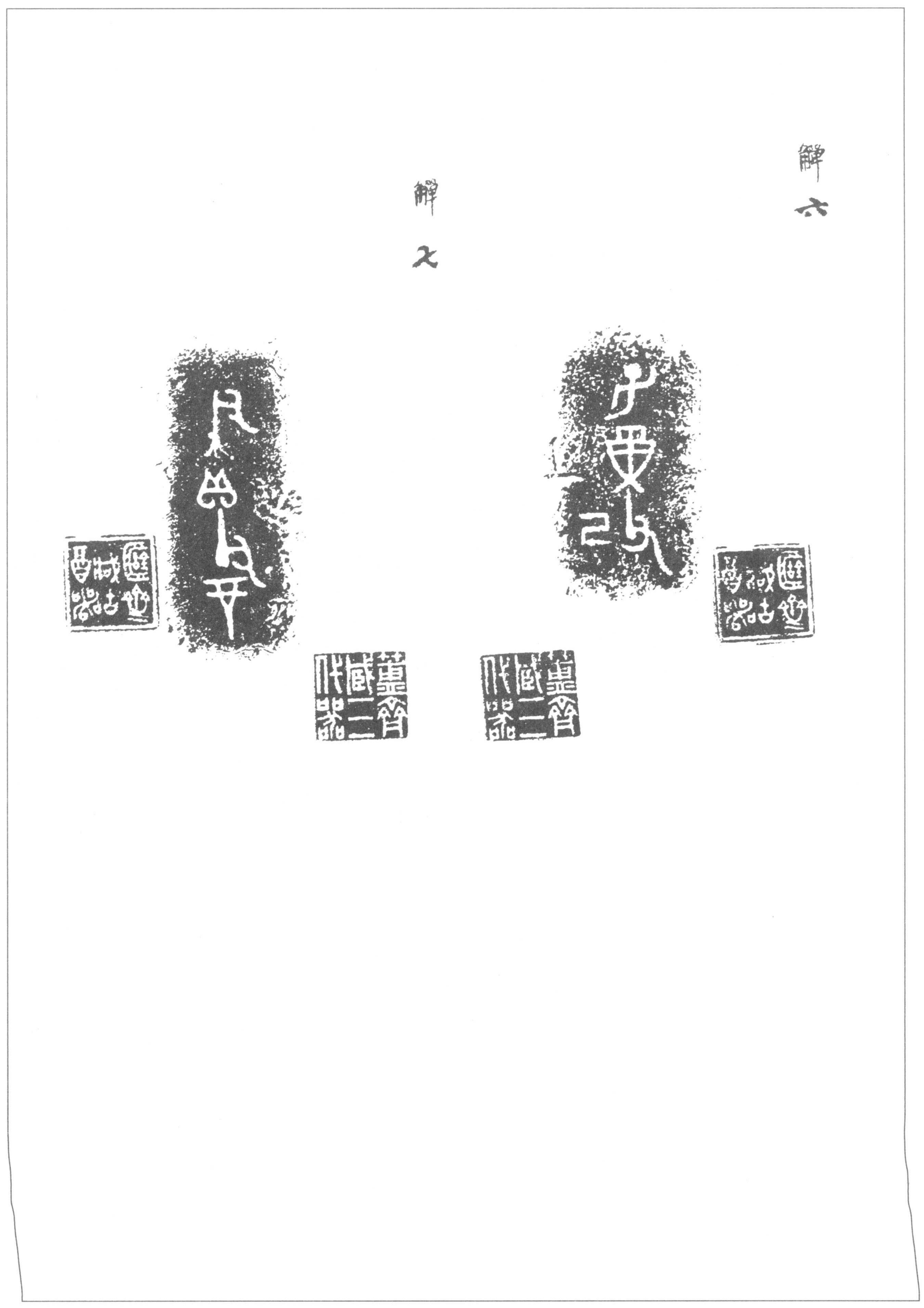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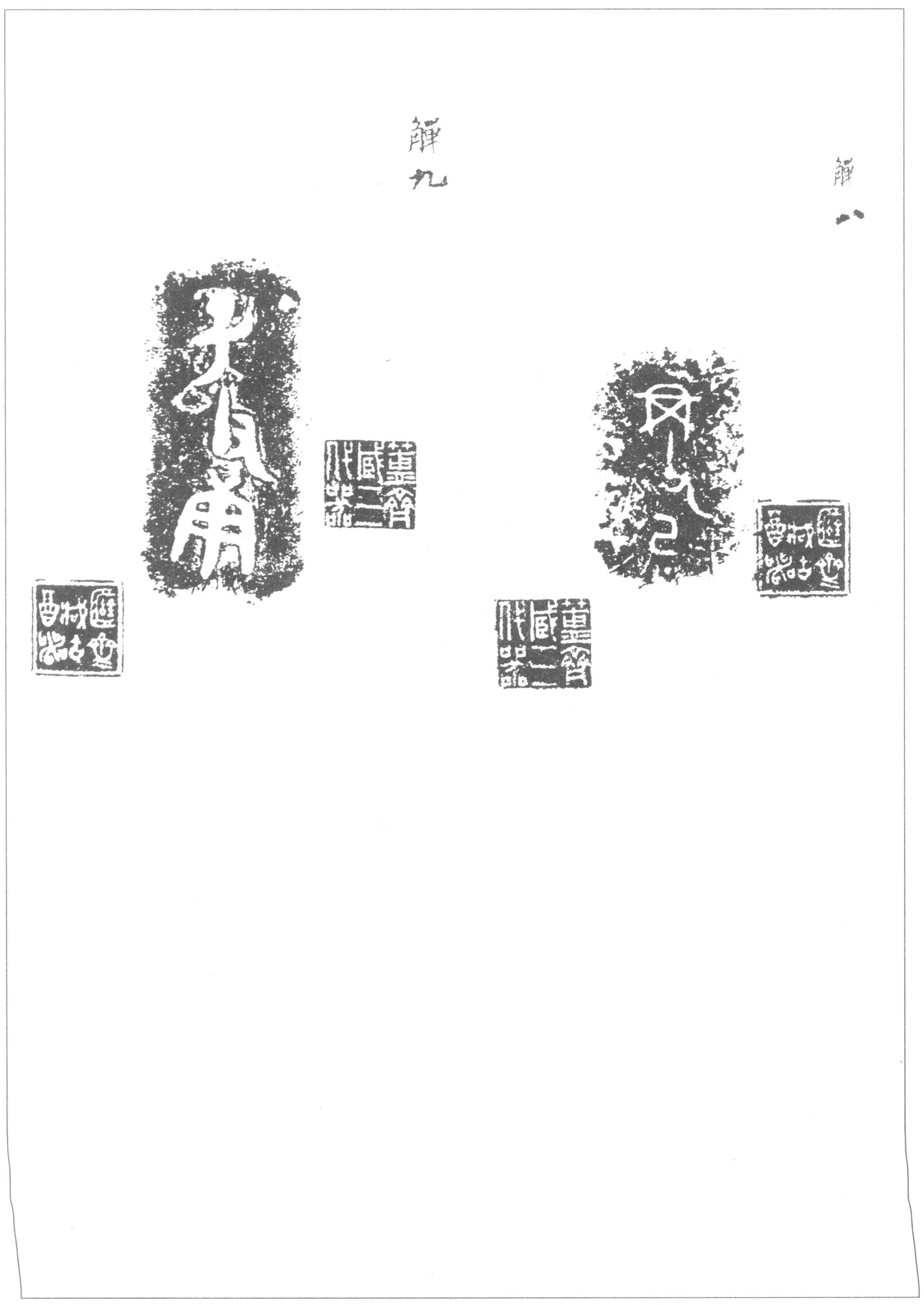
觶 二




觶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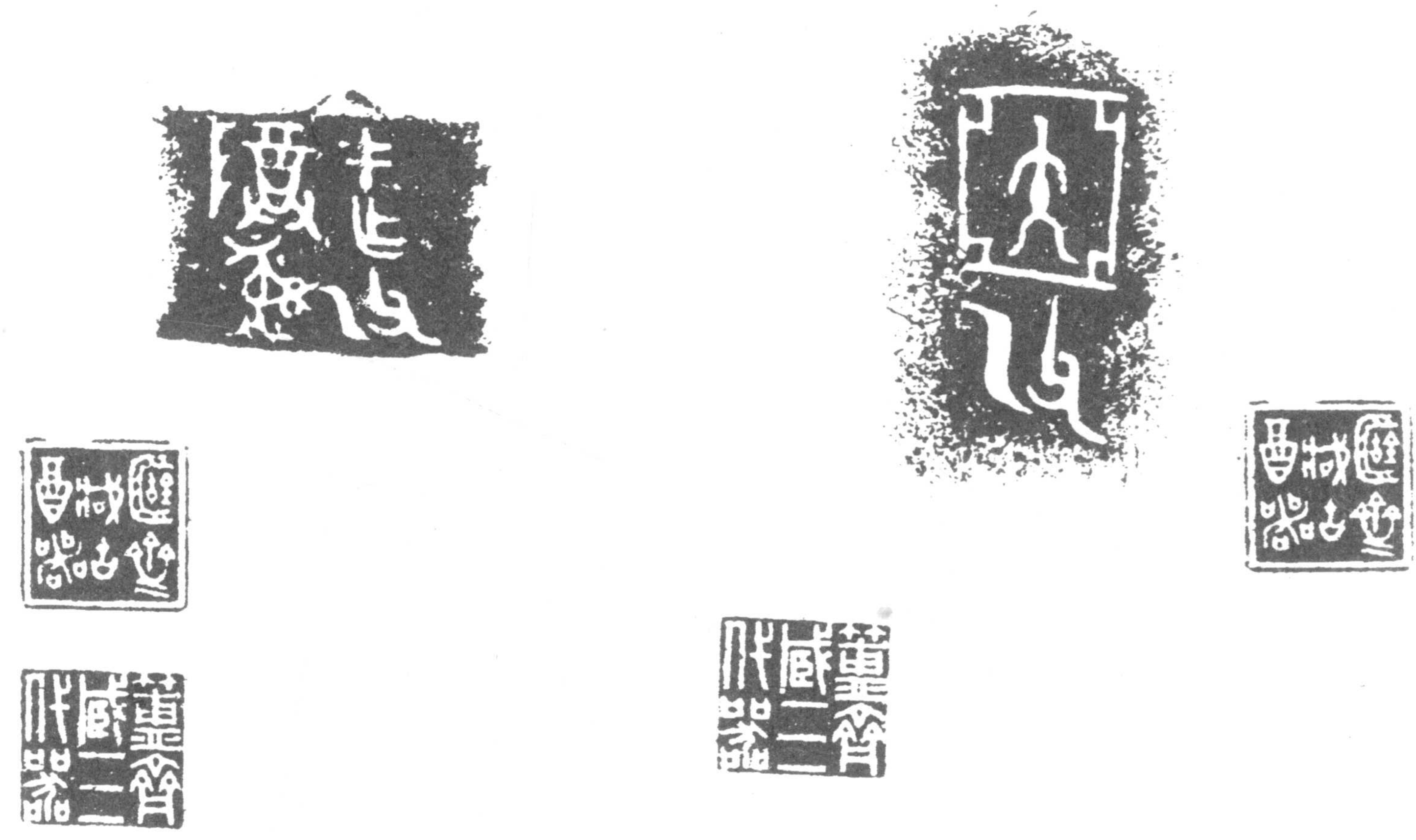

觶四
觶五


觶六
觶七


觶八
觶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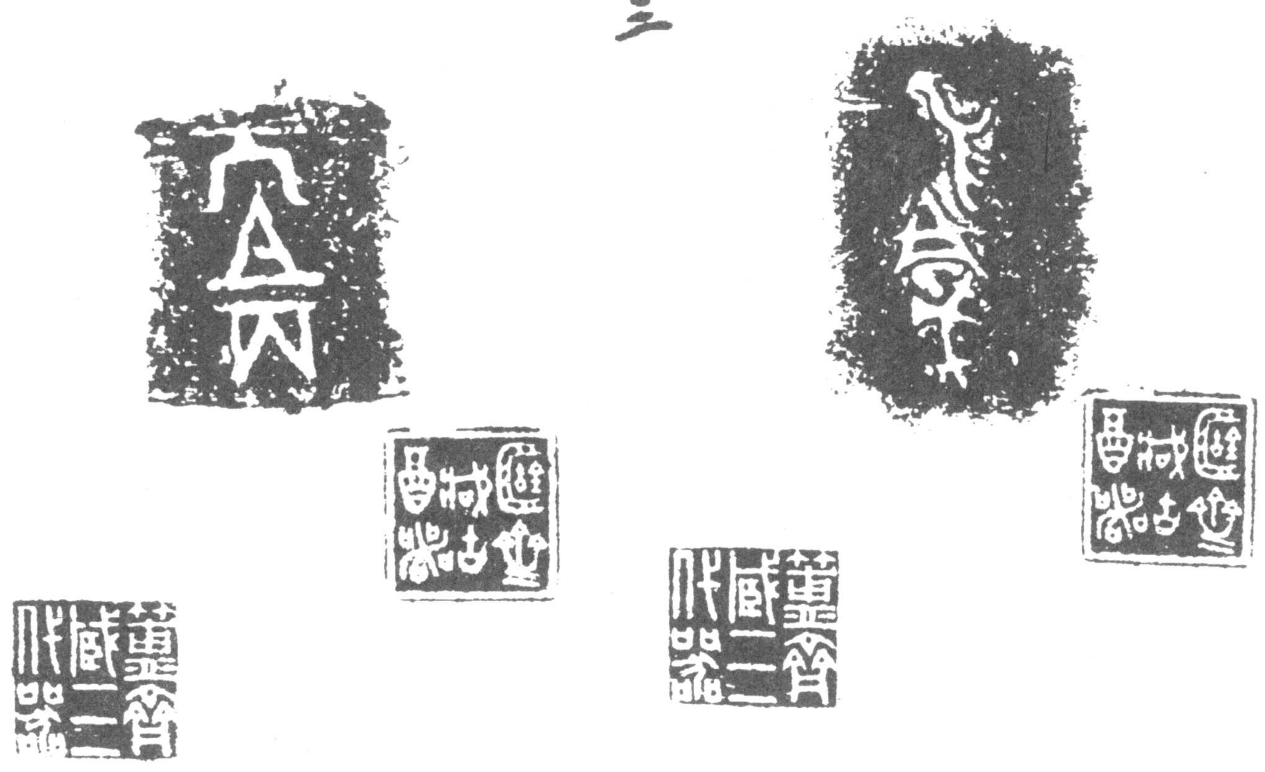
觶十

觶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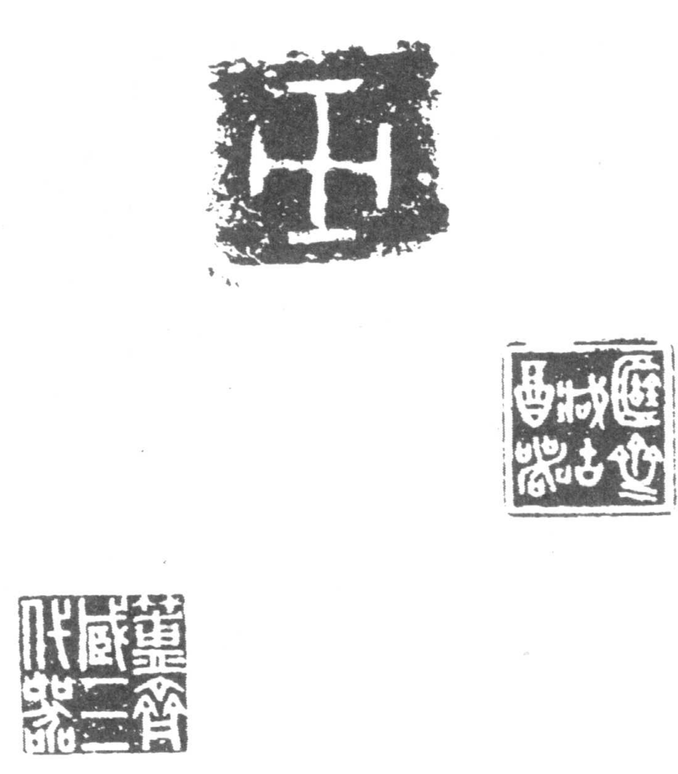


祖戊觶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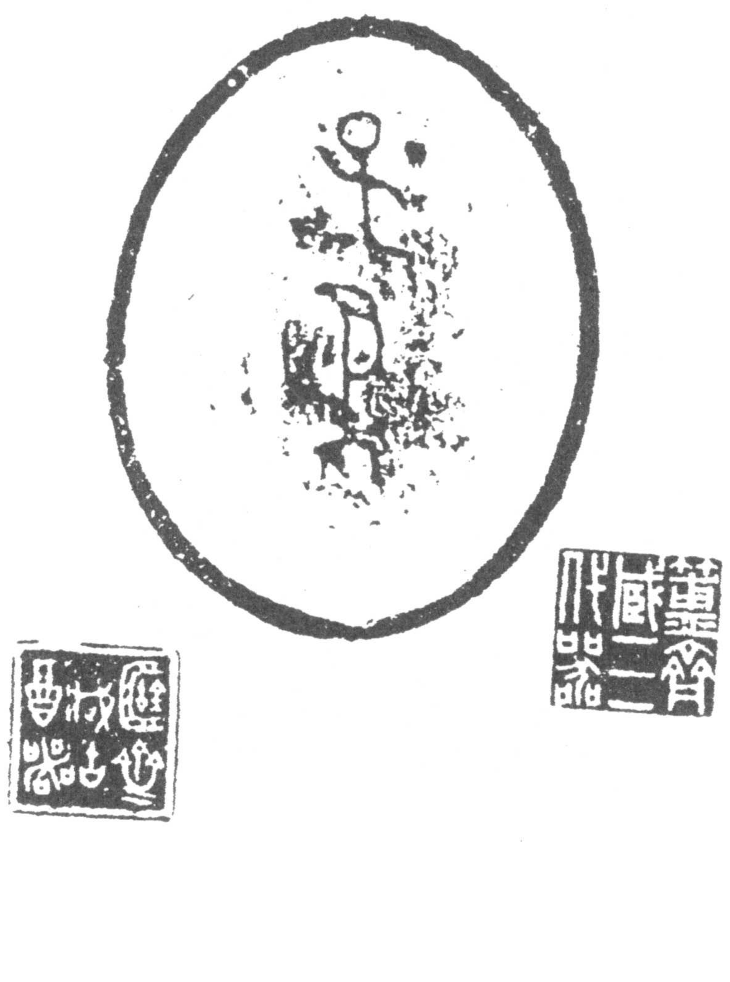
祖丙觶 十三



癸觶 十四



子觶 十五



觥一

婦門亥豩觥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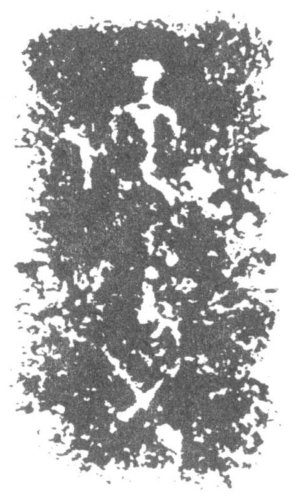


婦門亥豩觥 器



文在腹内

父癸觶 蓋



爵二



此爵文在口内與父戊爵一器同為稀見之品余近得父丁爵文在腹内近柱要為諸氏外古慶舊物載彝器款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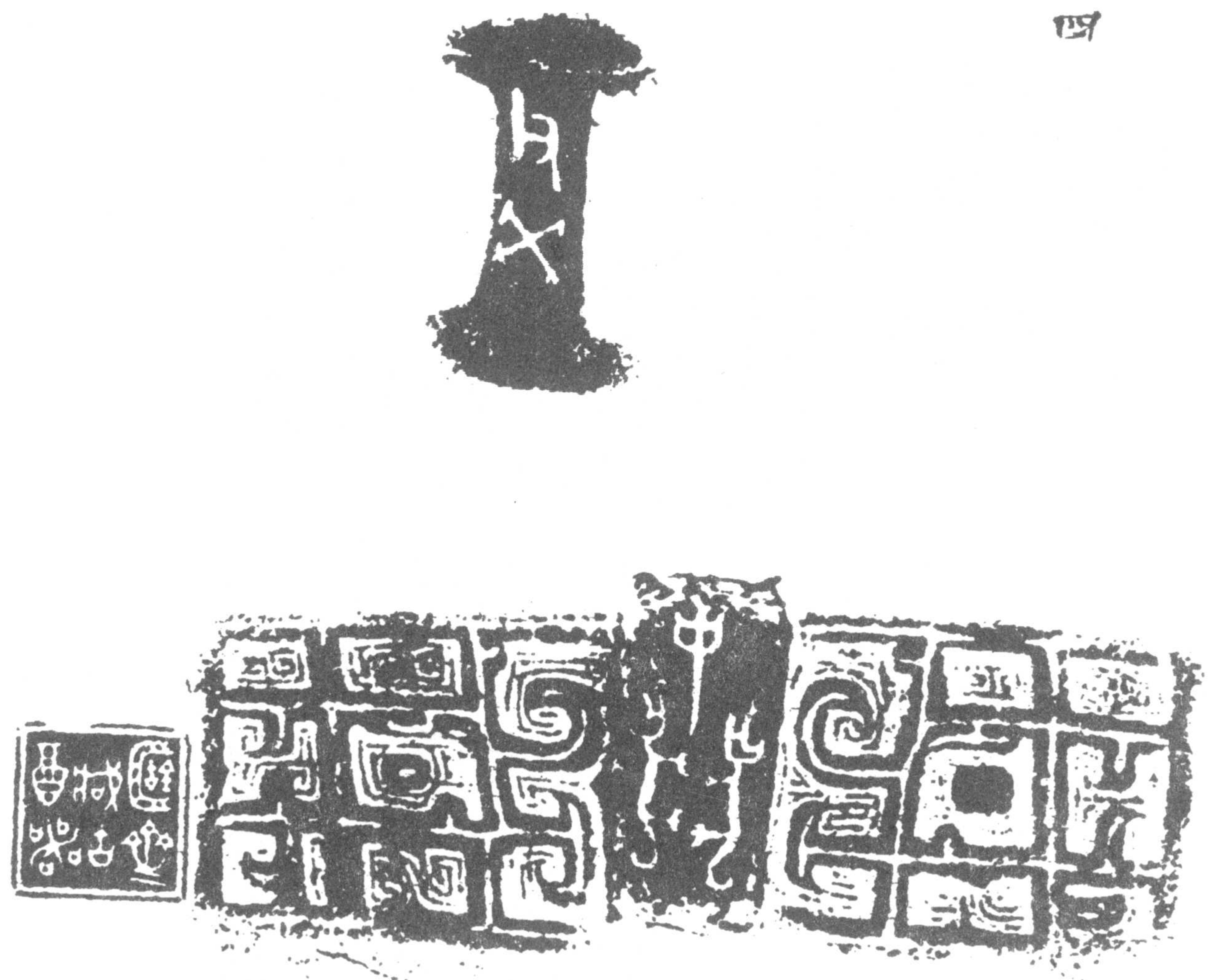
孟爵一 成王時器

泉園未南爵拓先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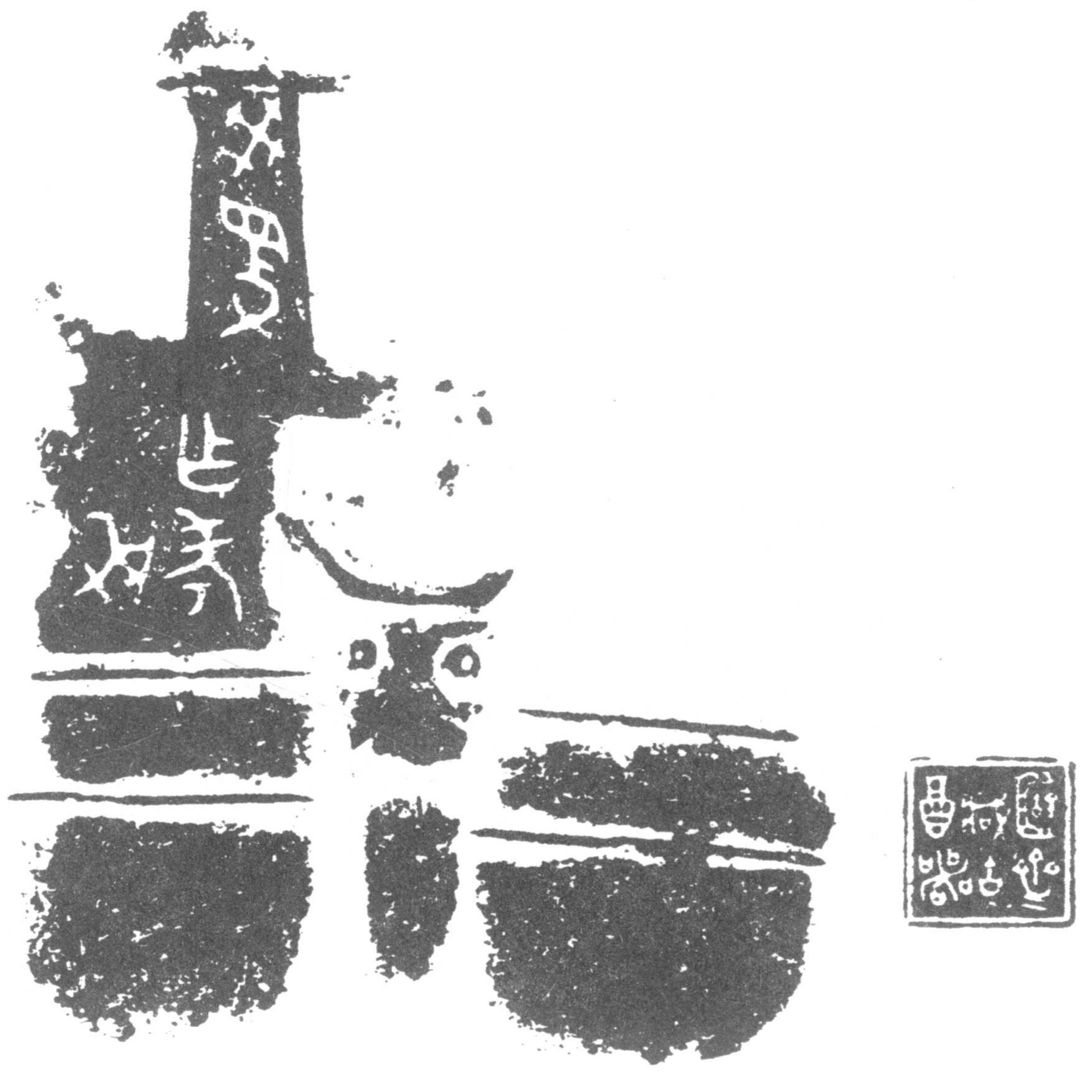
十鐘山房所藏 兩罍軒主人校此



爵四



爵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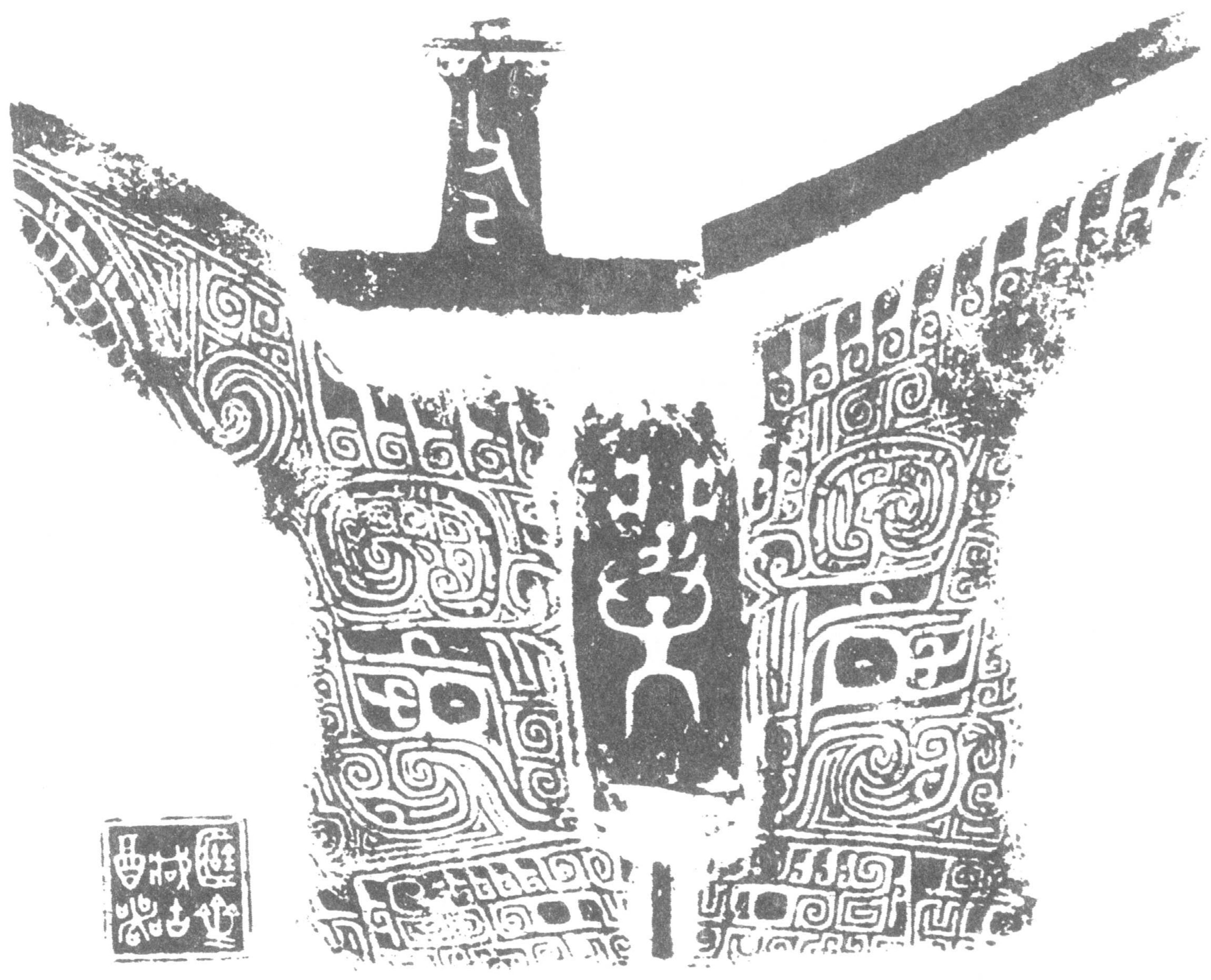


爵六



鼓文通常多在鋬內左柱者已為罕覯此鼓文在口外文字更精湛乃彝器中僅有之品丙辰夏六月香齋茅樓燒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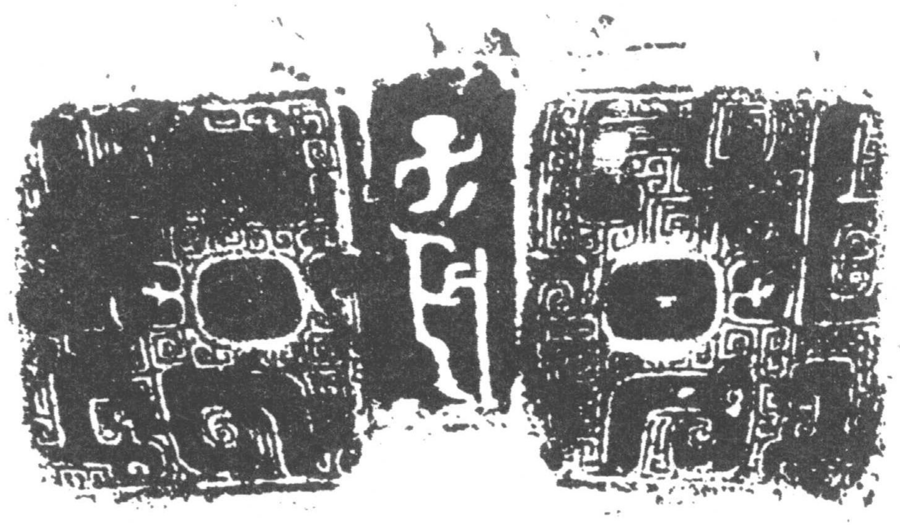
爵五



爵七



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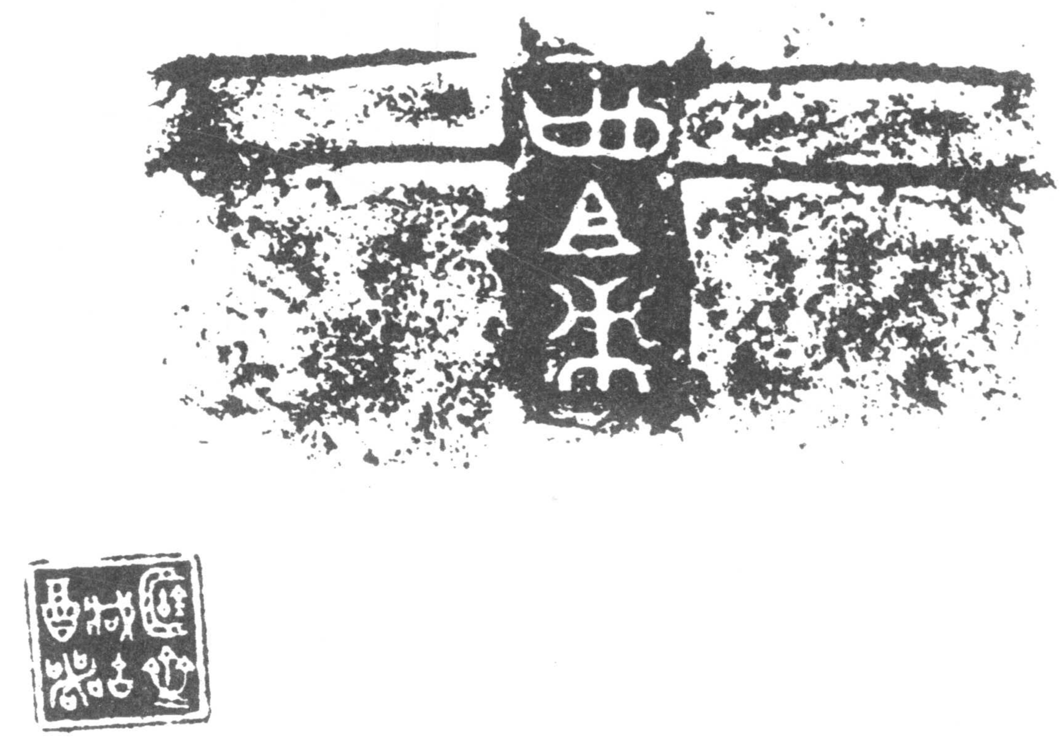
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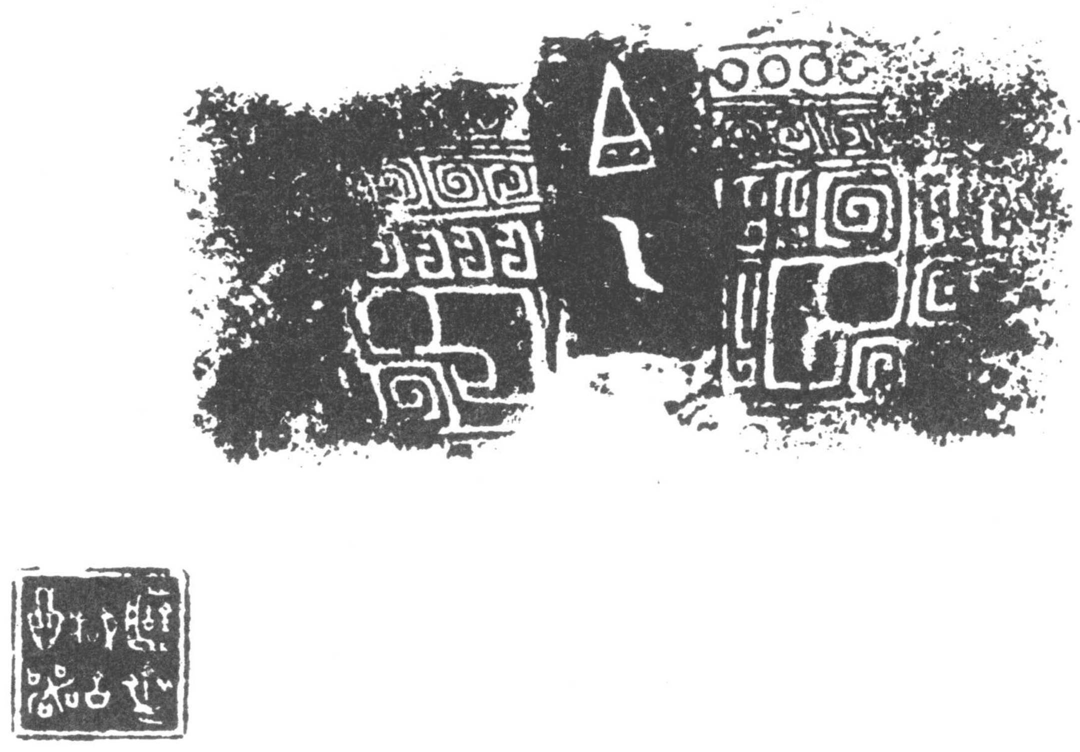
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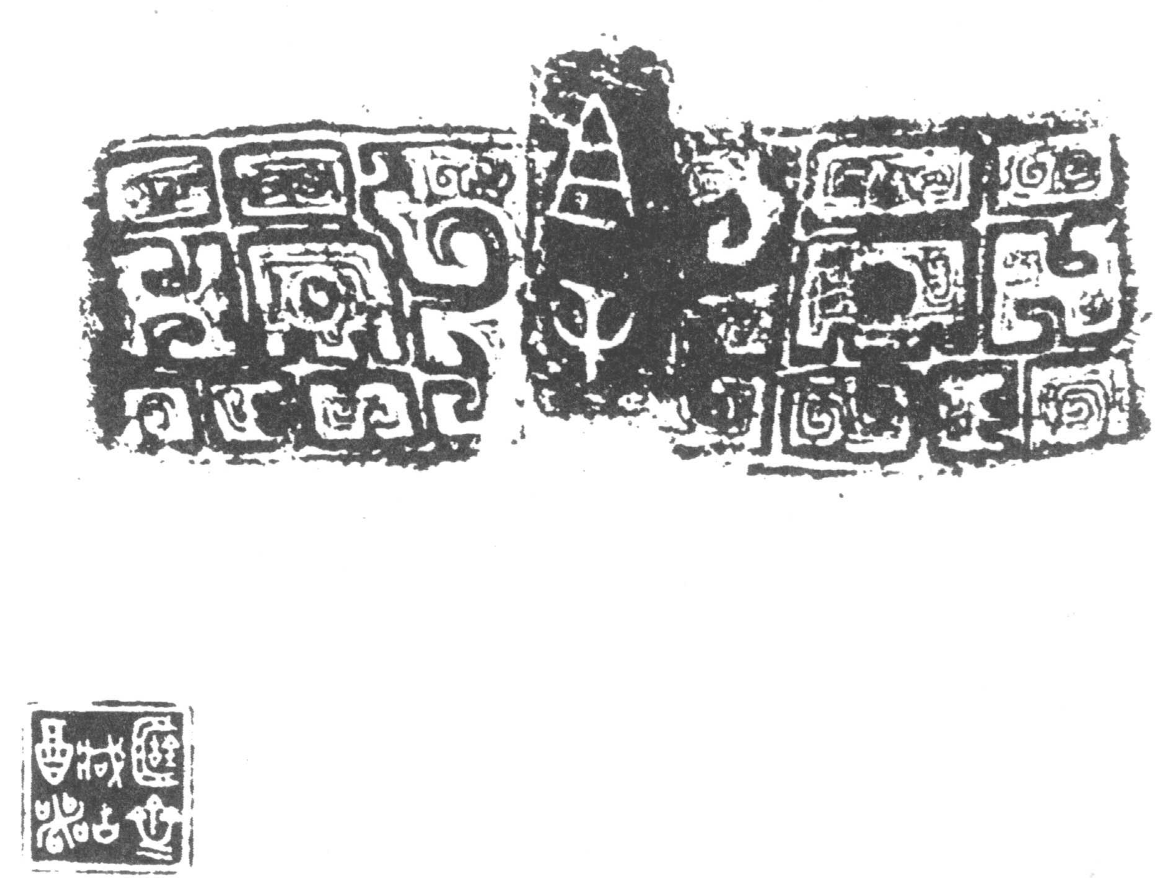
敦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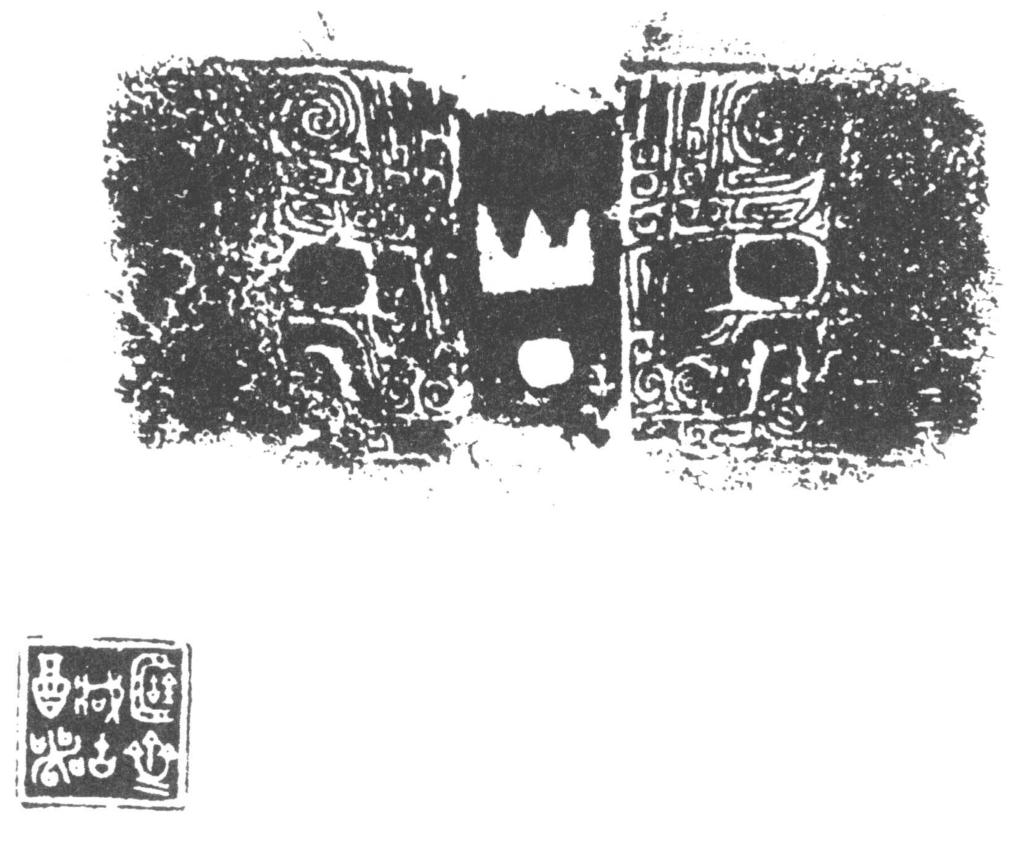
敦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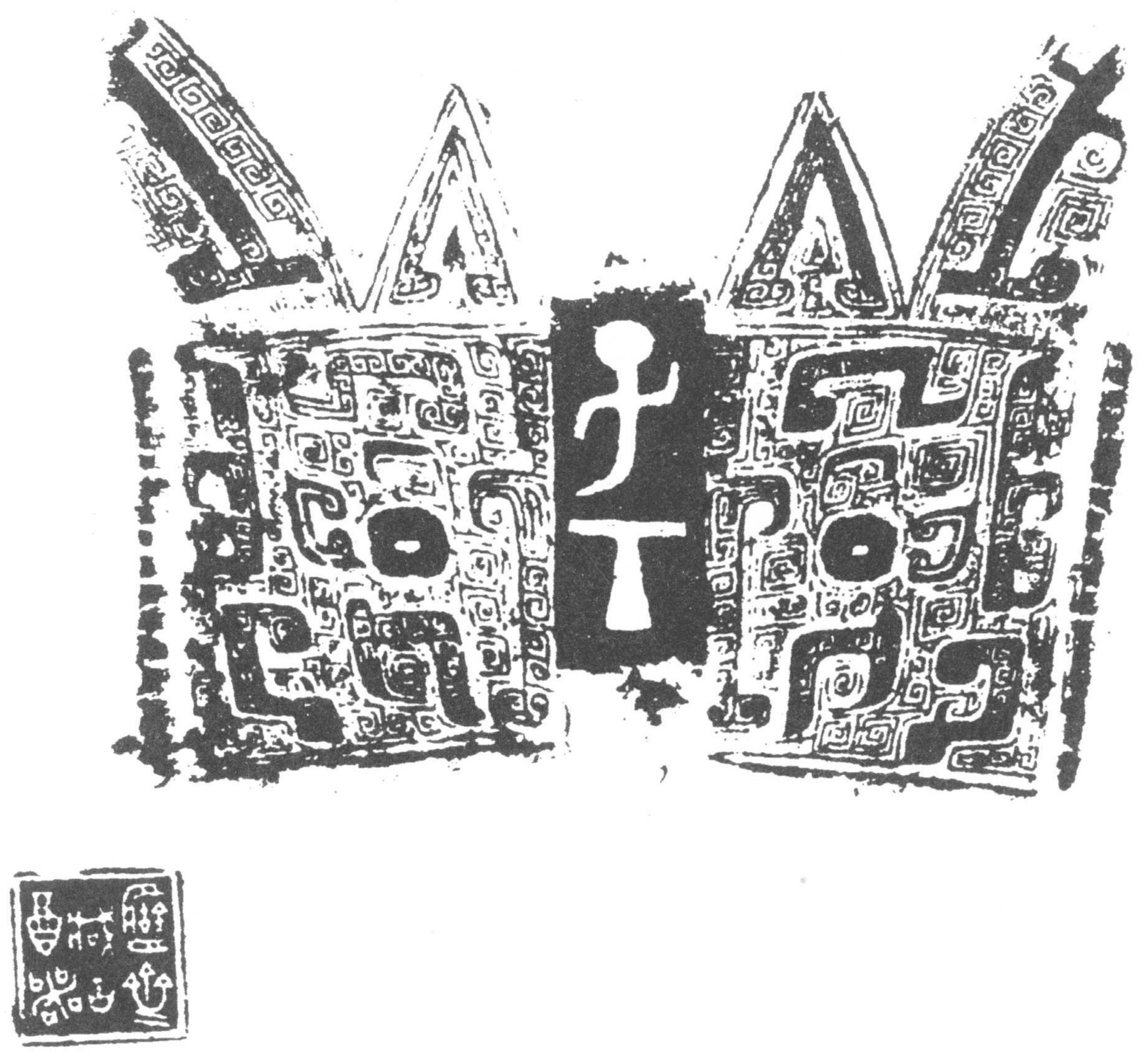
敦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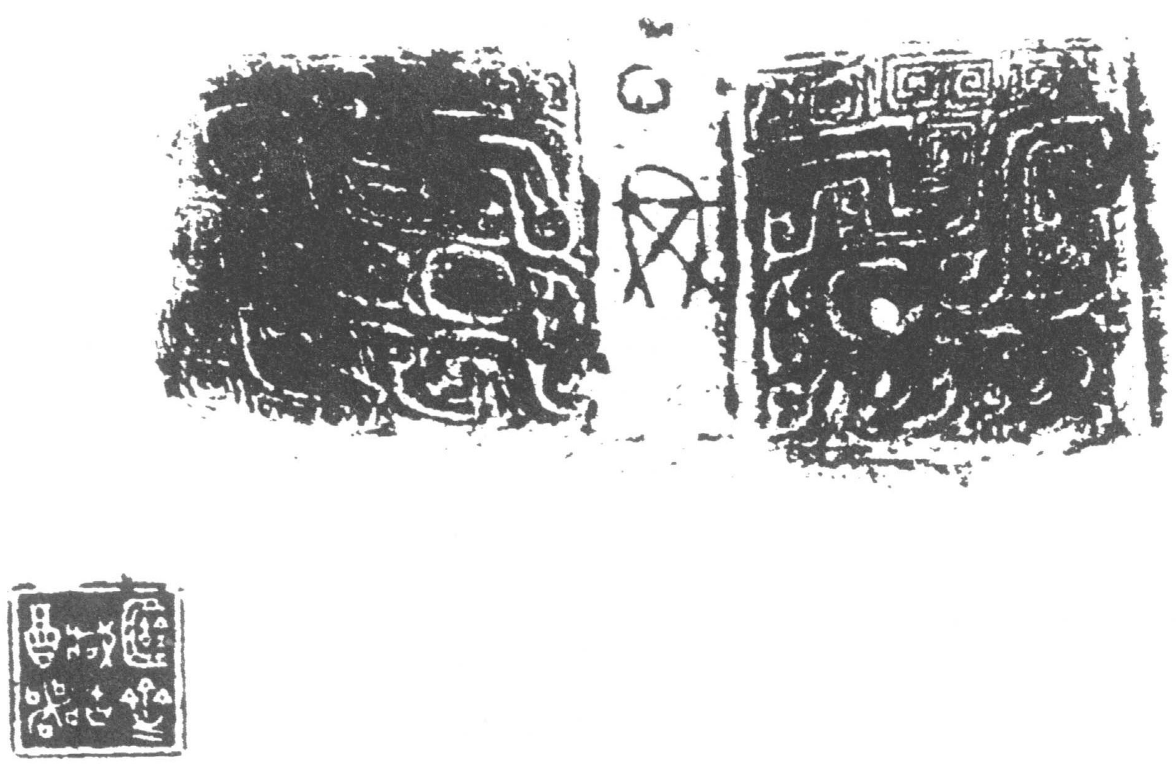
敦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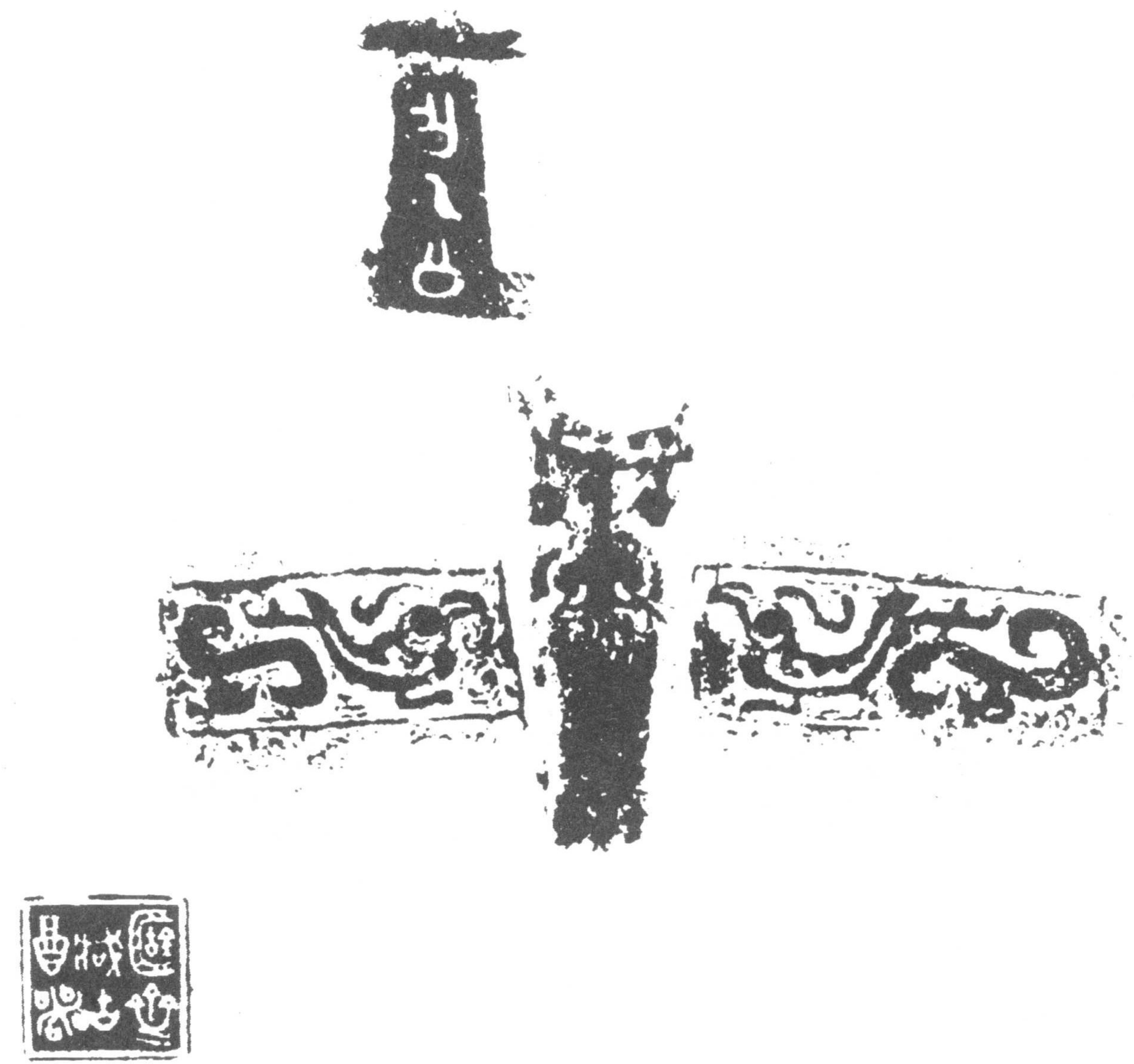
爵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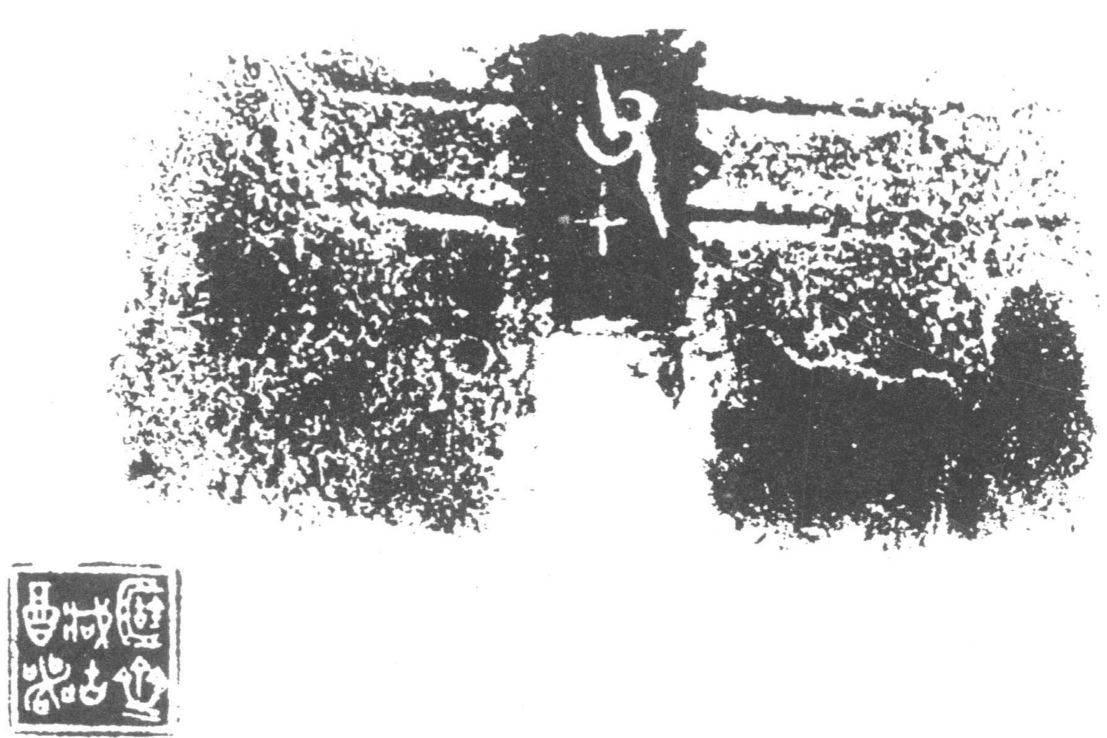
爵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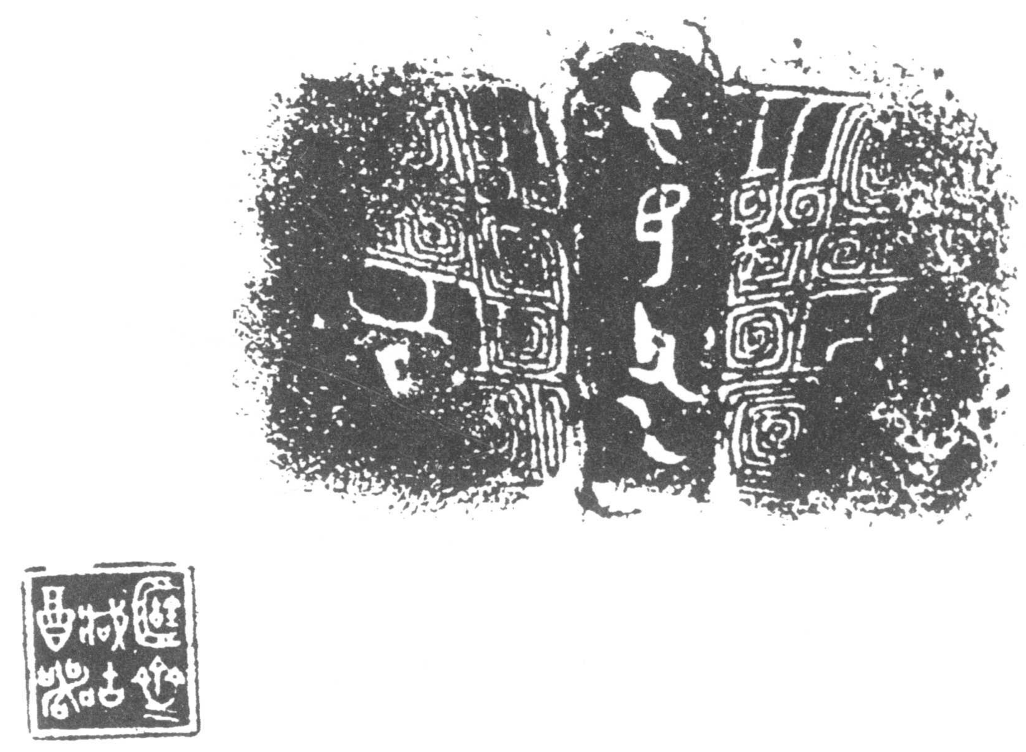
爵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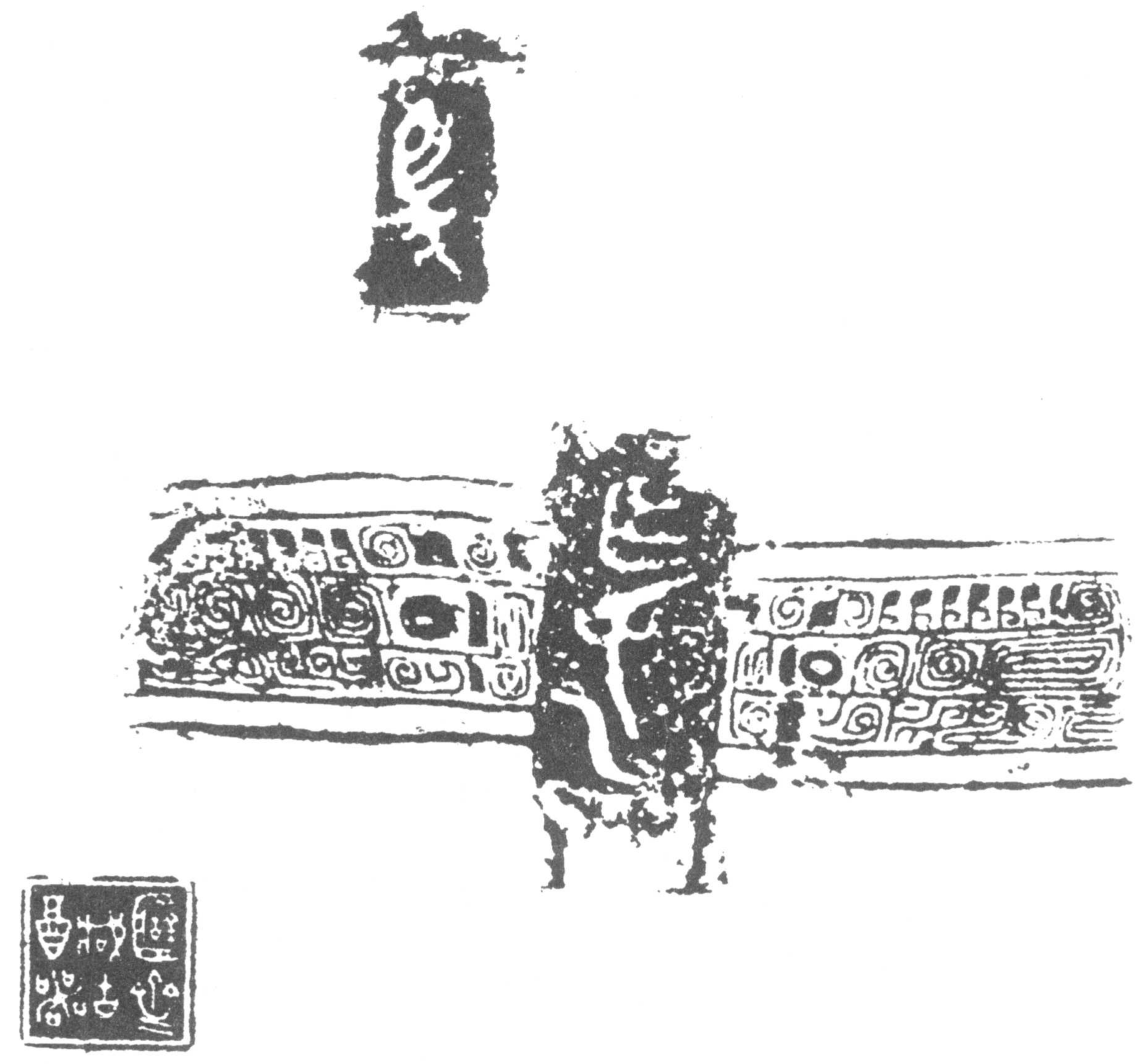
爵十八



觶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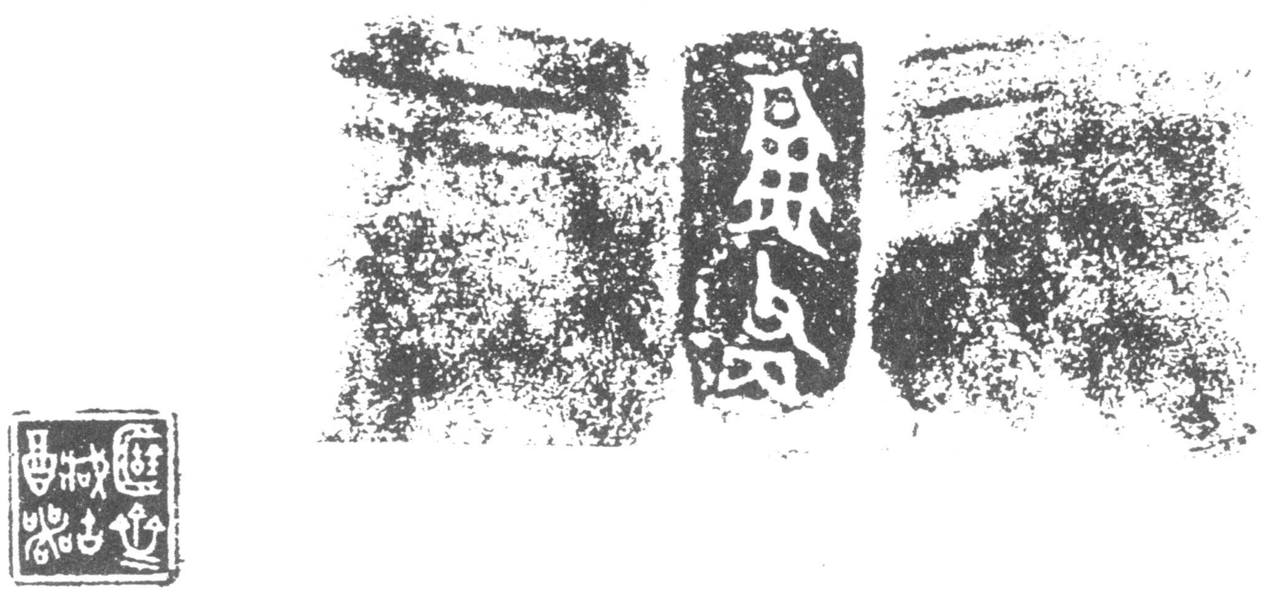
爵二十



爵廿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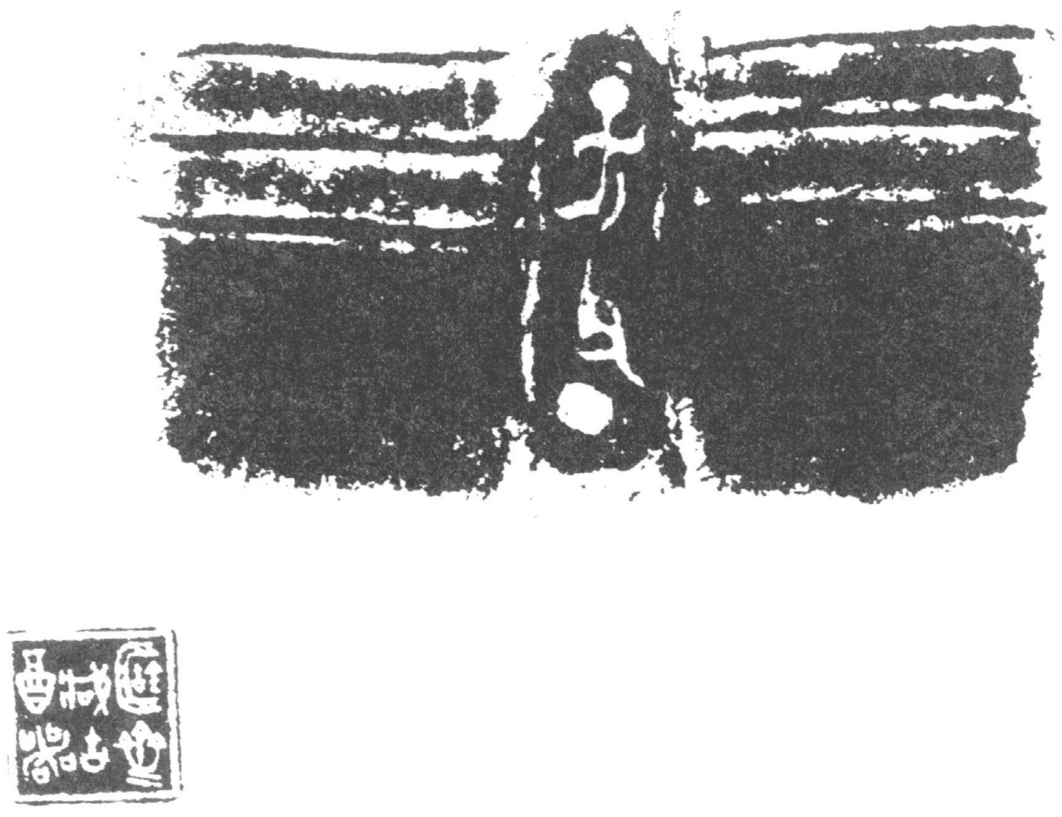
爵廿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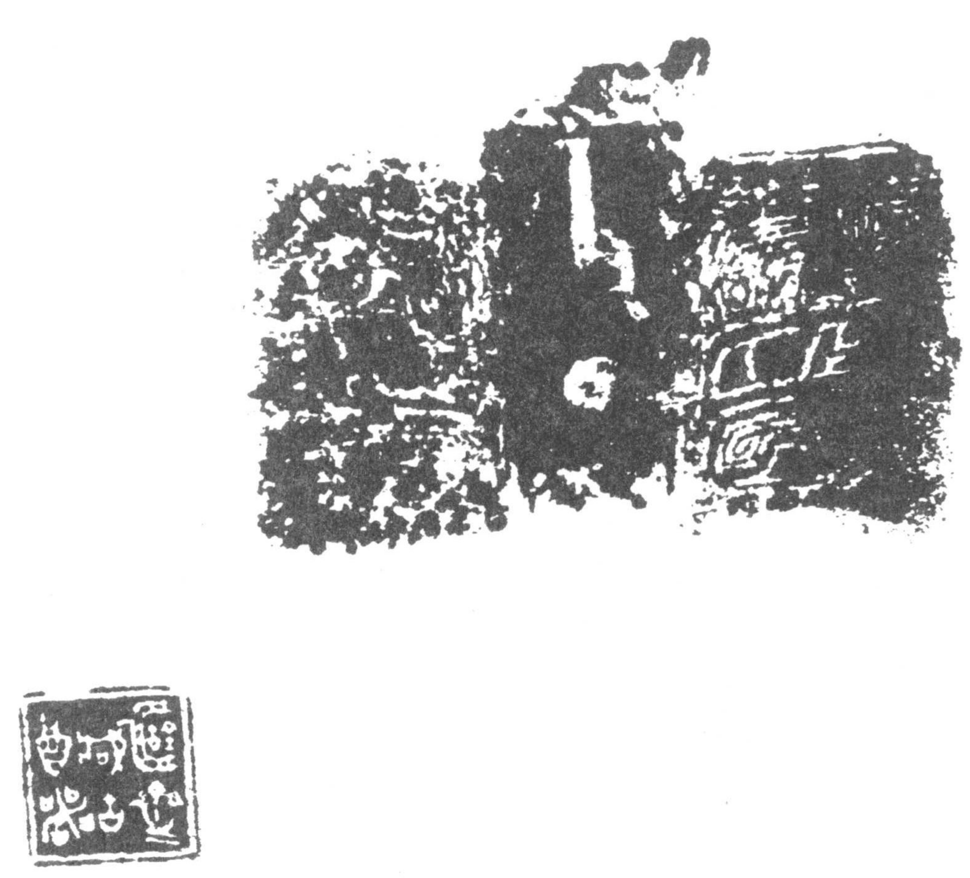
爵廿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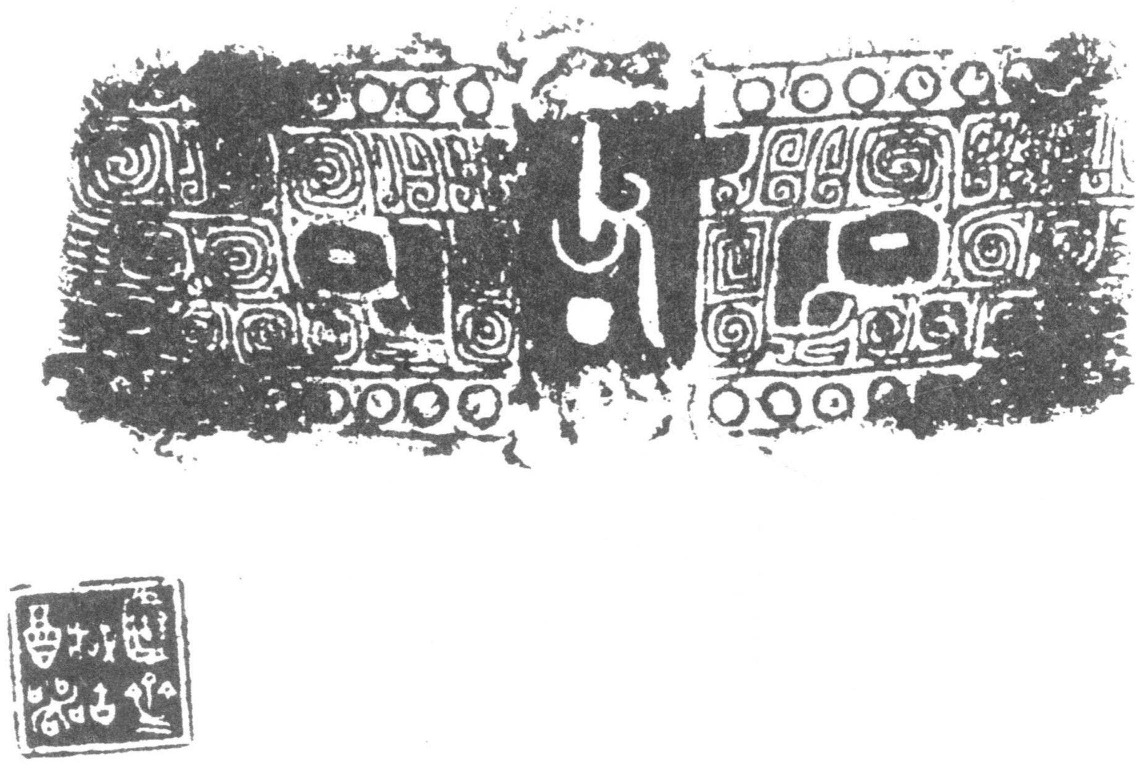
爵廿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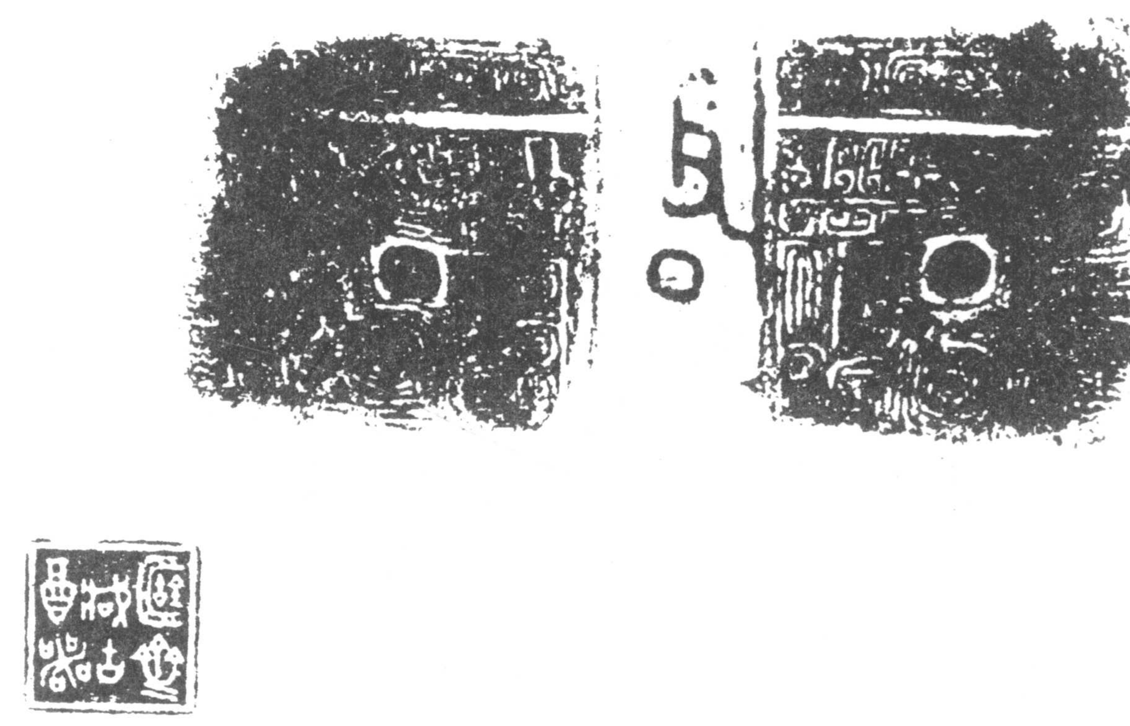
爵廿五



爵廿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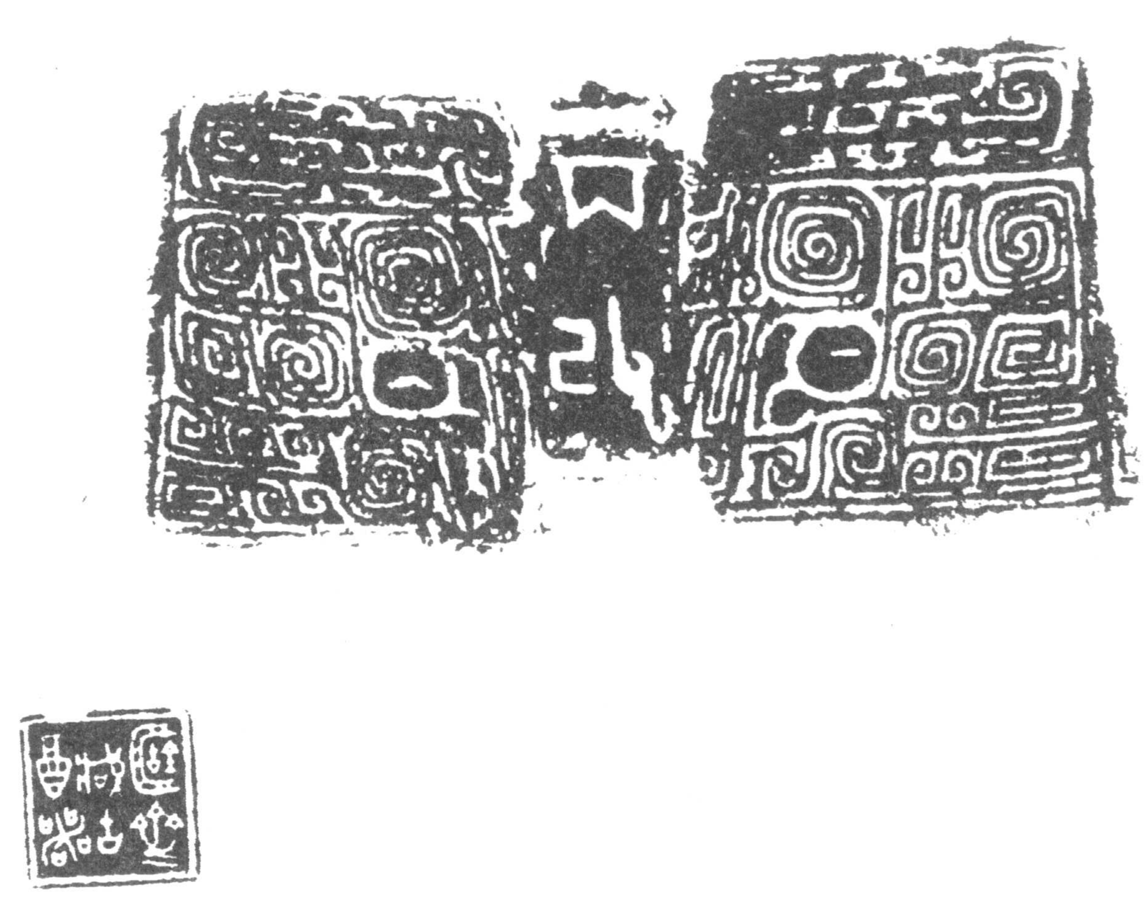
爵廿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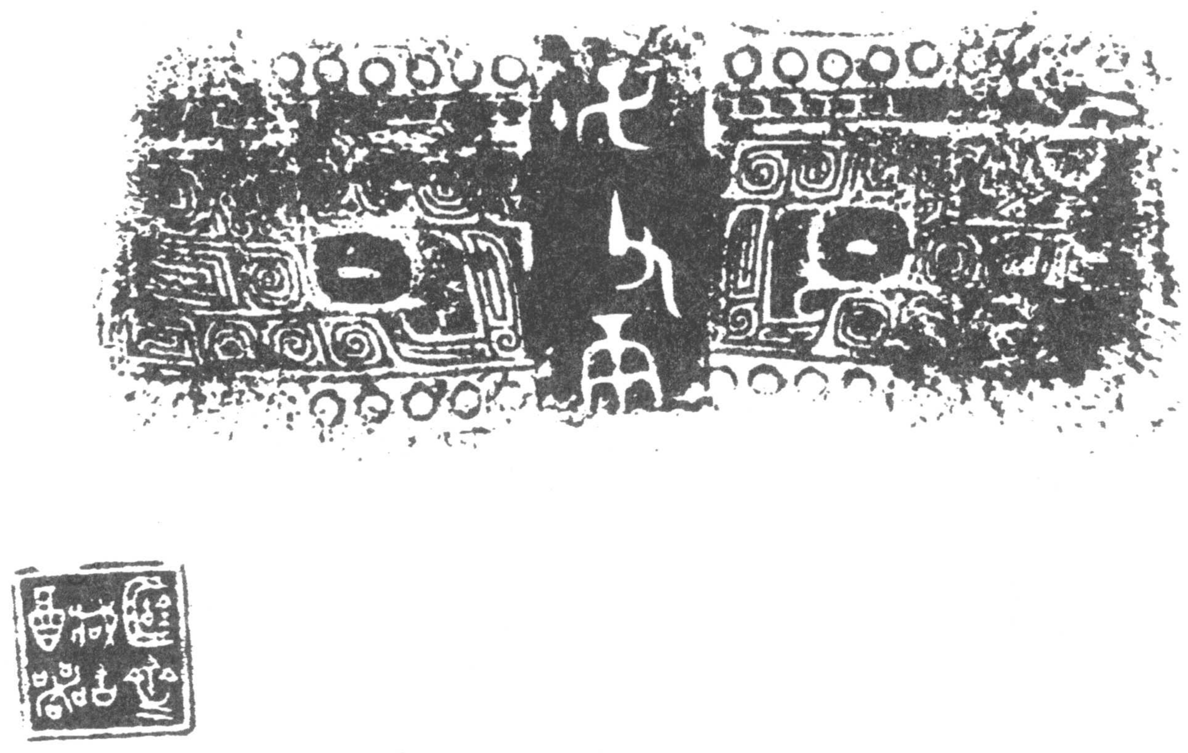
爵廿八



爵廿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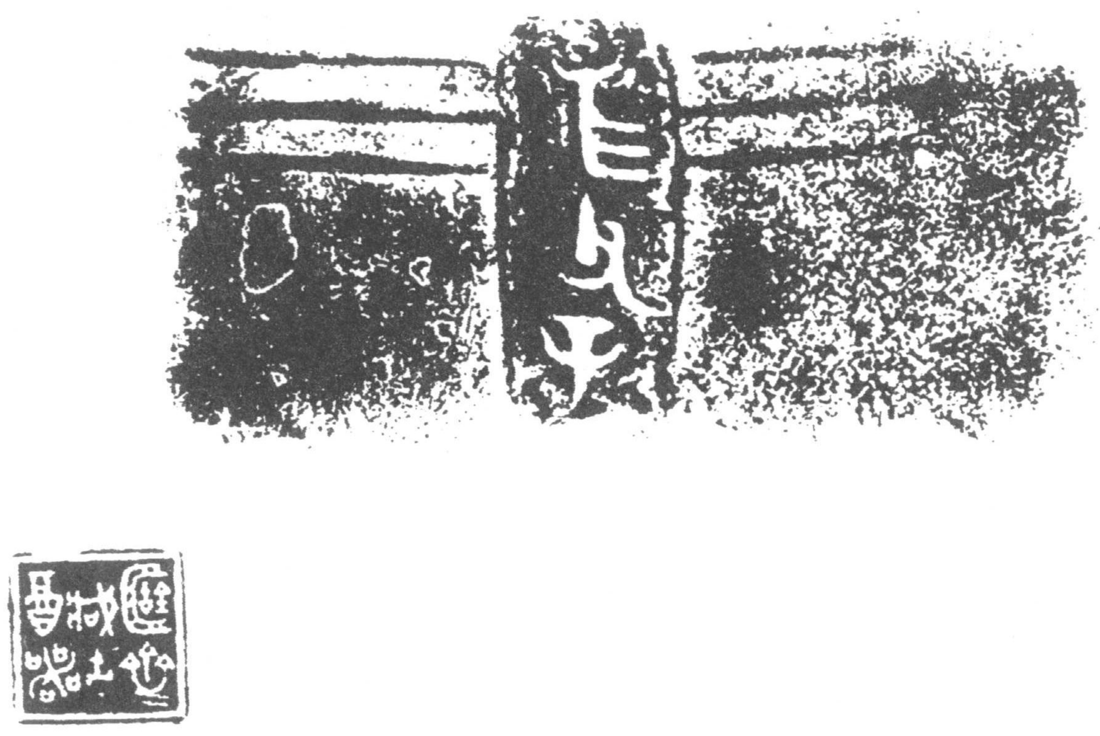
爵三十



爵卅一



爵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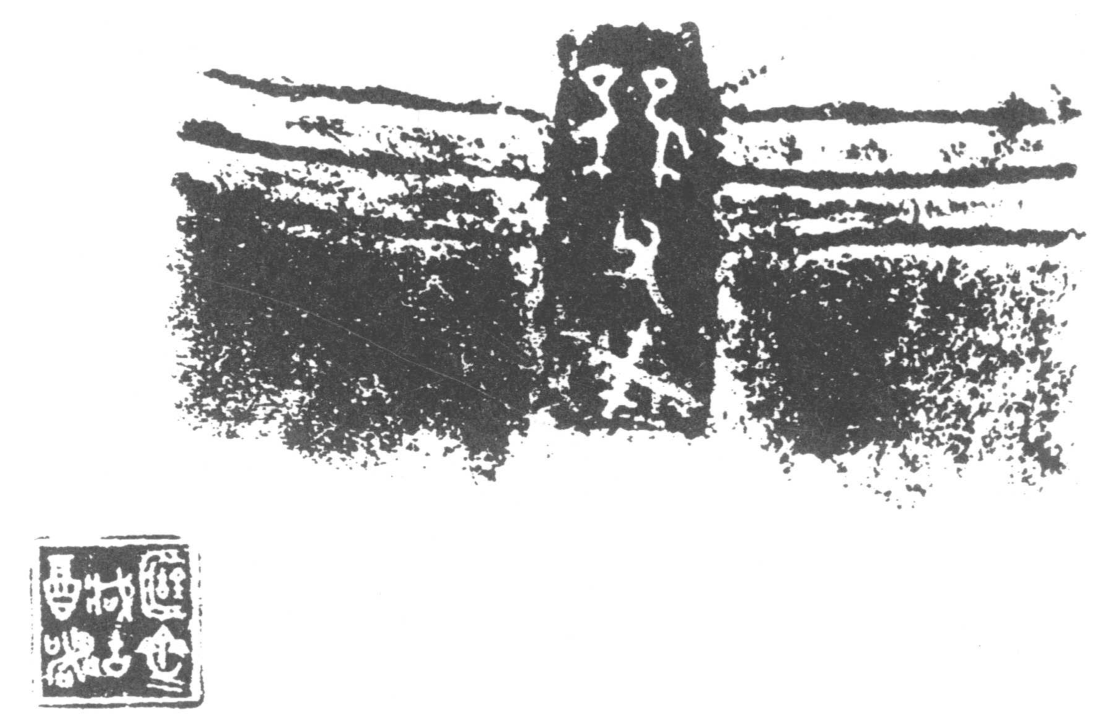
爵卅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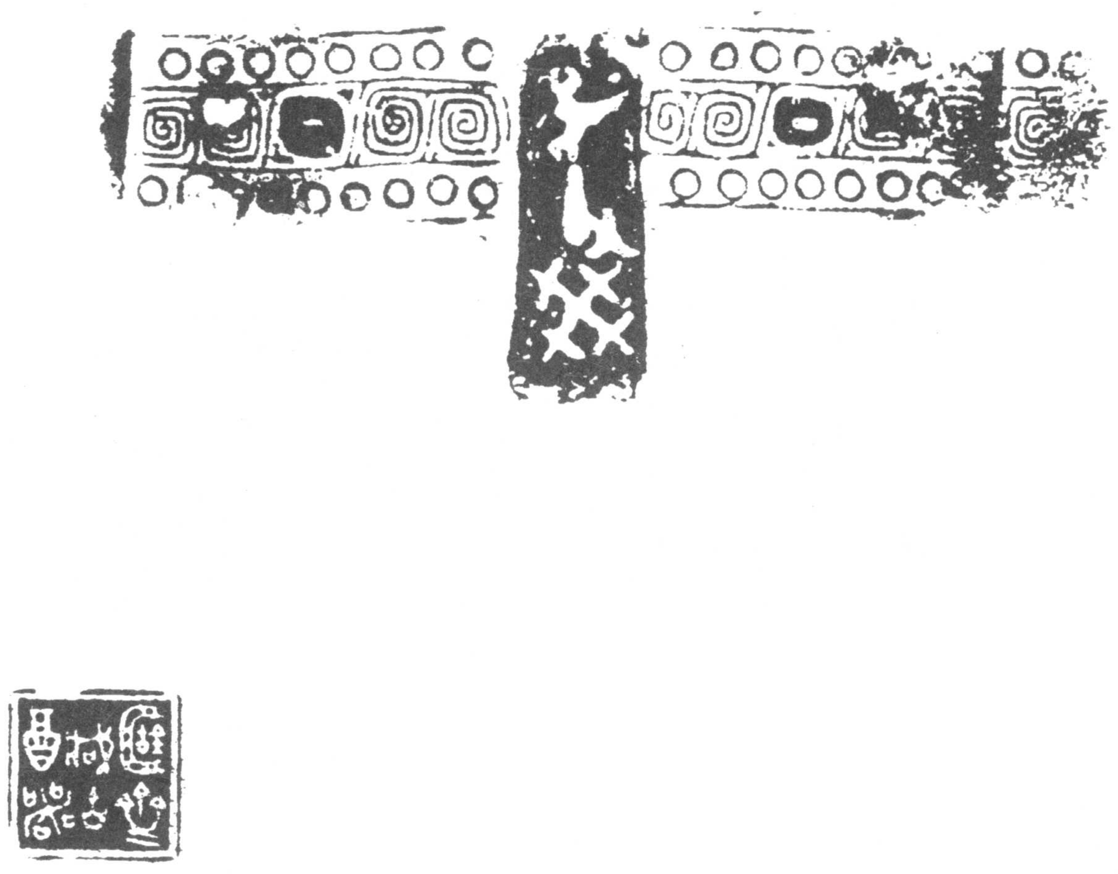
爵卅四



爵卅五



爵卅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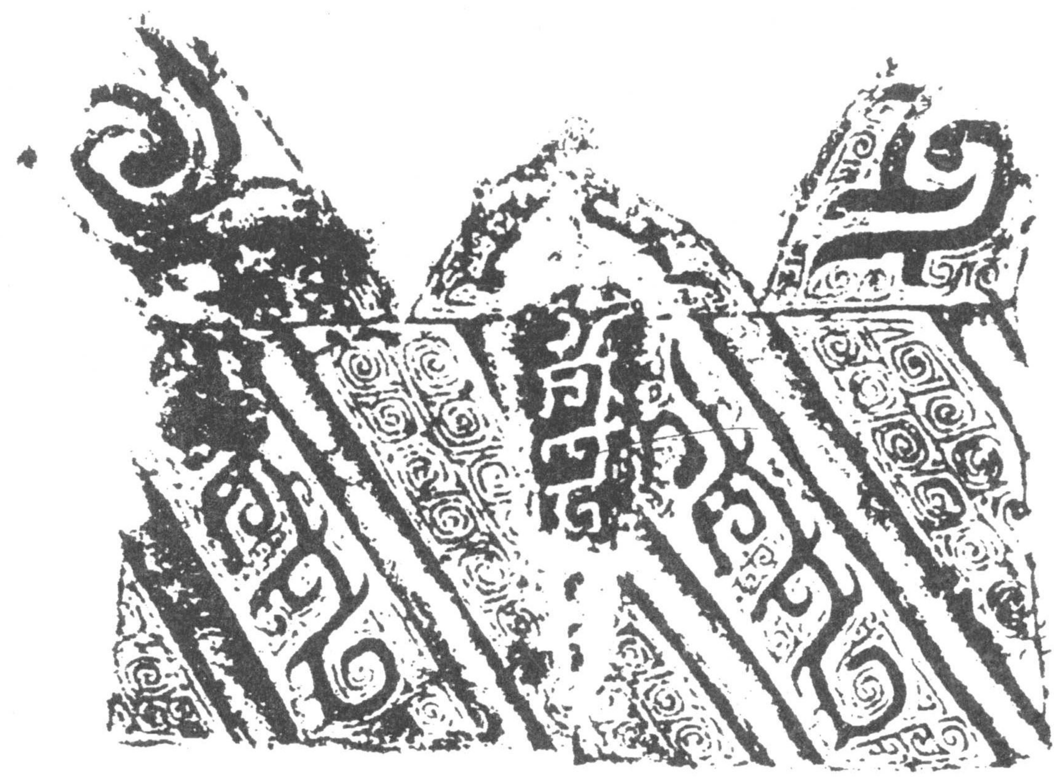
爵卅七



爵卅八



爵卅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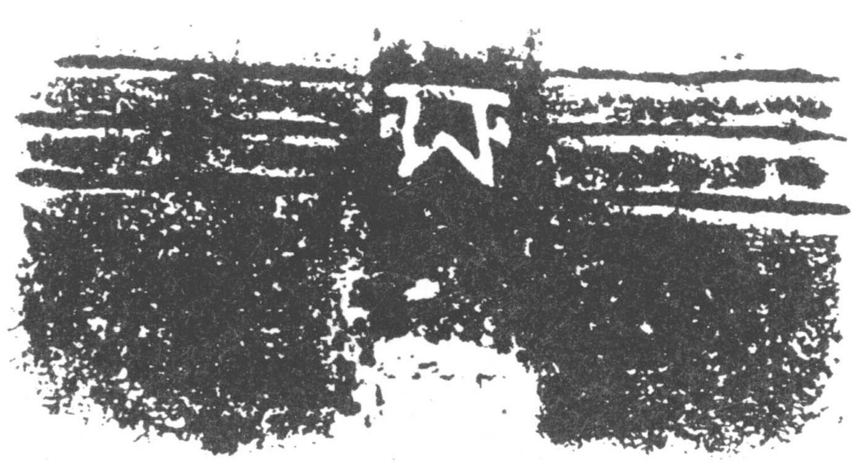
爵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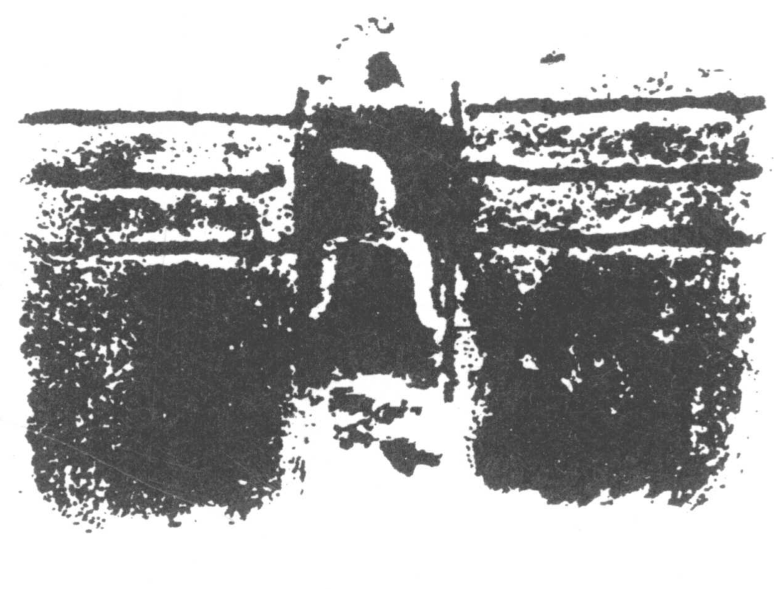
爵四十一



爵四十二



爵四十三



爵四十四



爵四十五



此四十三種皆爵文也彝器中爵文在鋬内拓墨不易故爵文精拓不易得簠齋藏古器多精品冊内爵文有在流旁者有在柱者有在腹内者古爵奇品彩畫於是而椎拓之精眇為自來藏器家所無并將近字處花文拓出尤足備後來之攷証也德彝記

敦二



敦一 𢓊王時器 四月方望𣪘 名不見文呂形稱也



余藏此三十秊今日定爲毛公聃季𣪘 癸酉七月廿九日乙亥陳介祺記

敦三



敦四蓋

周作周猶盂鼎文王武王作玟珷



敦四器



敦蓋五



敦器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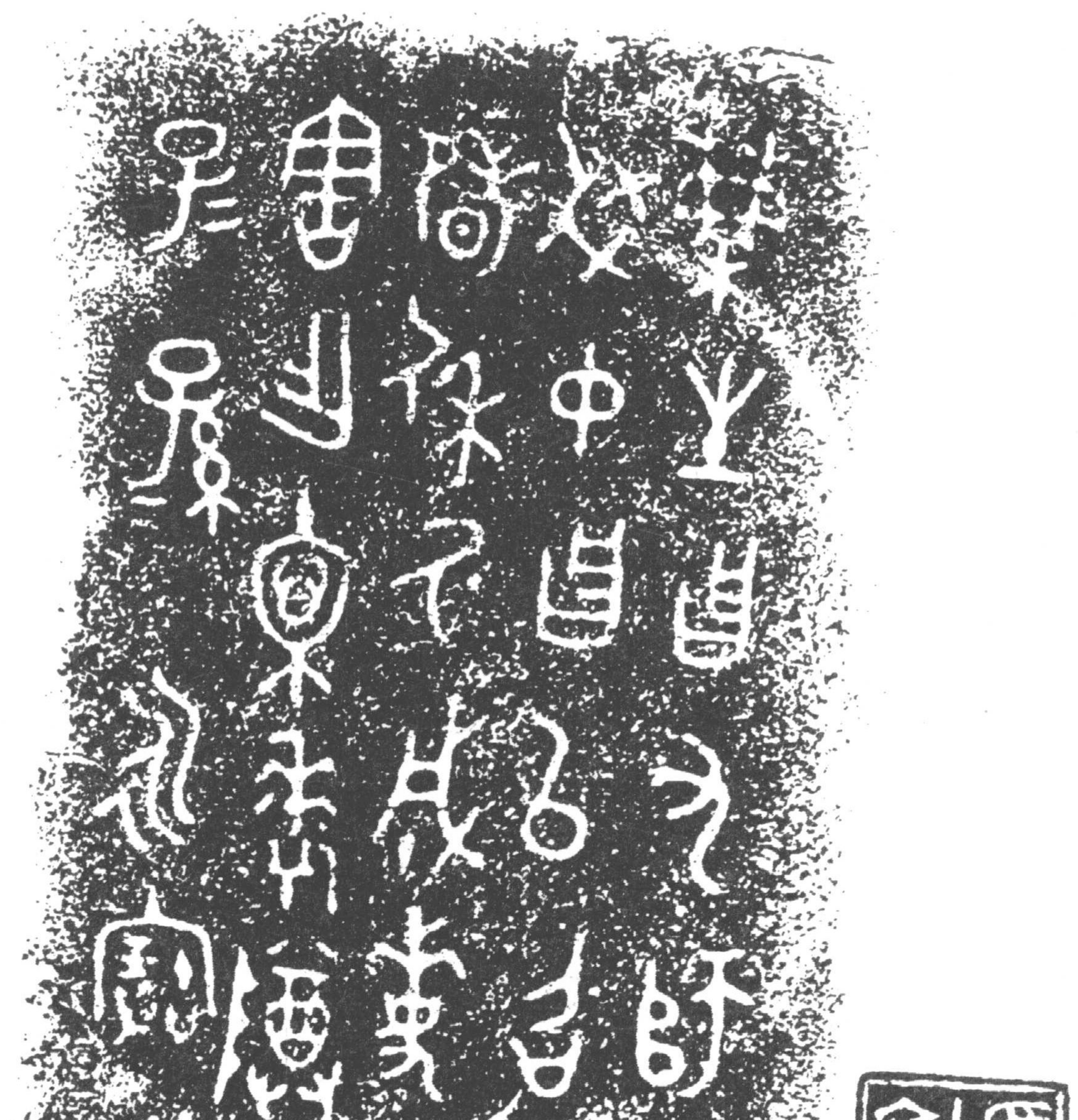
毁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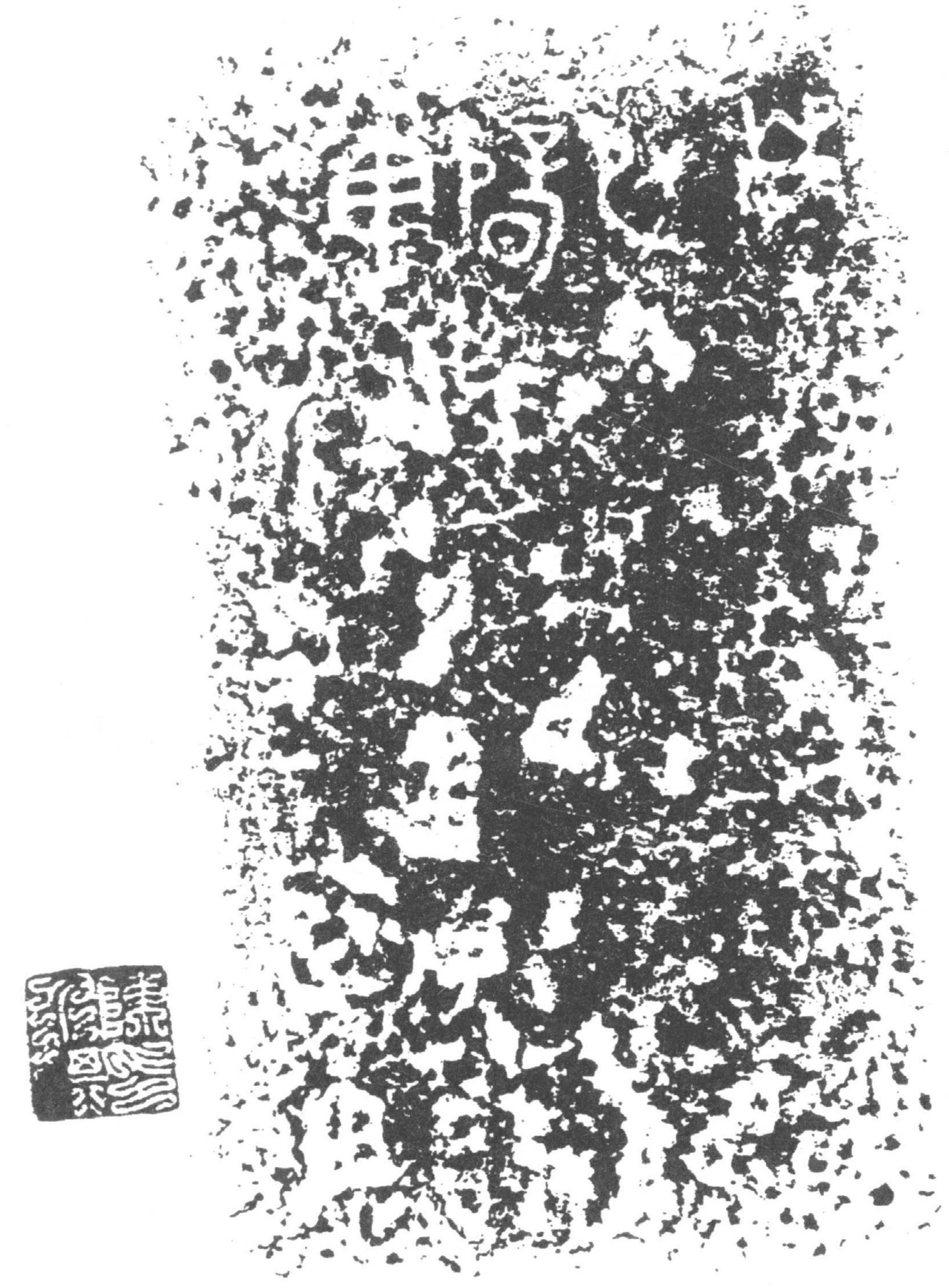
毁器六



毁蓋七



毁器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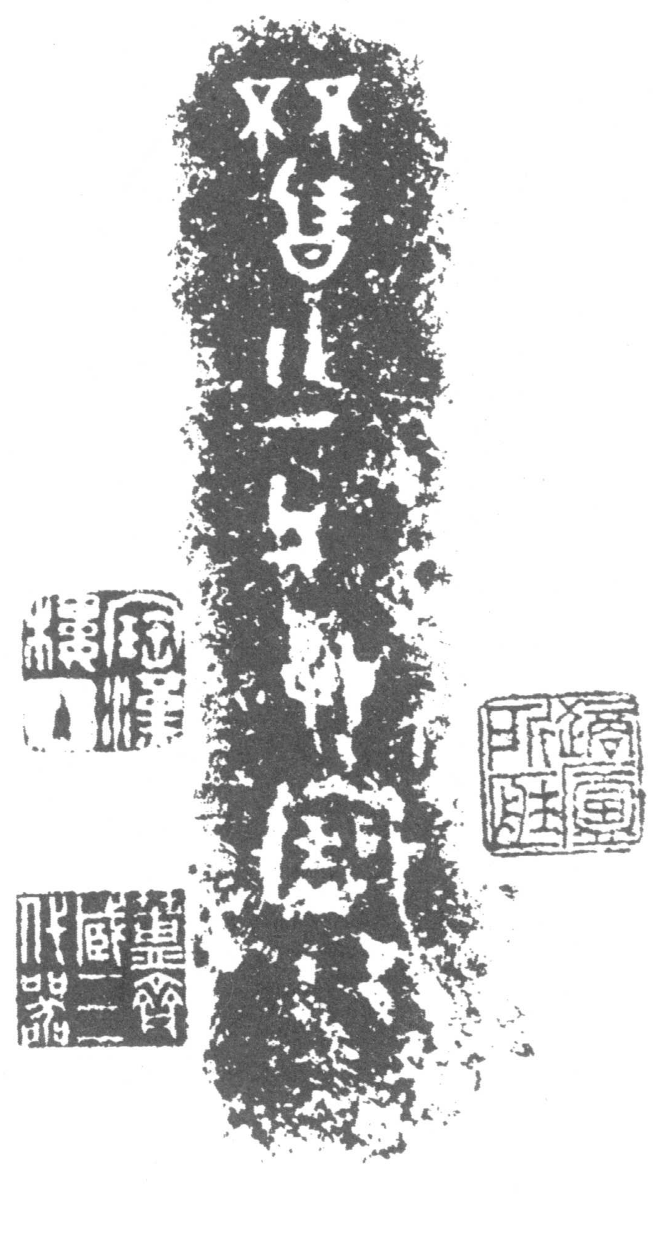
敦八蓋



敦八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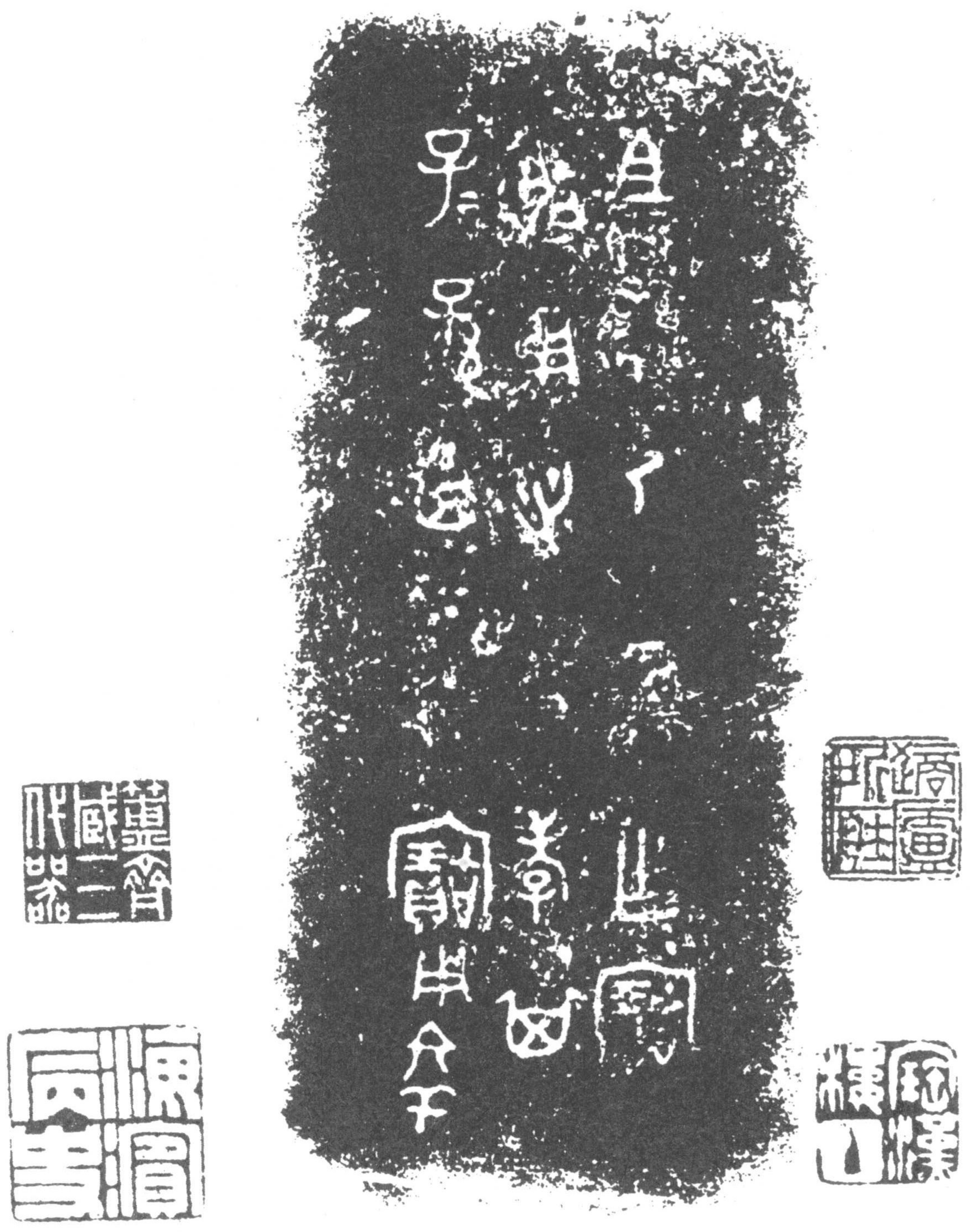
敦九



敦十



敦十一



敦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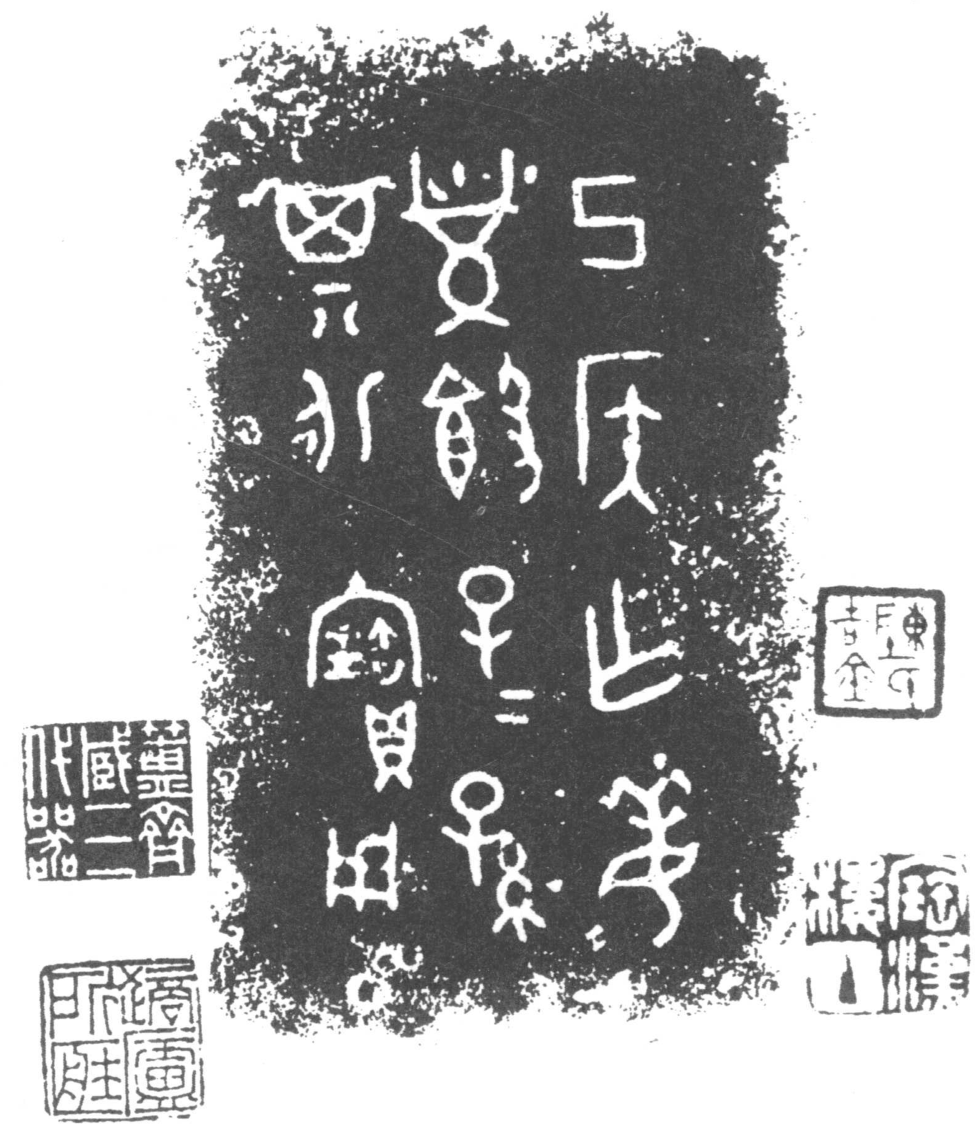
敦器 有敦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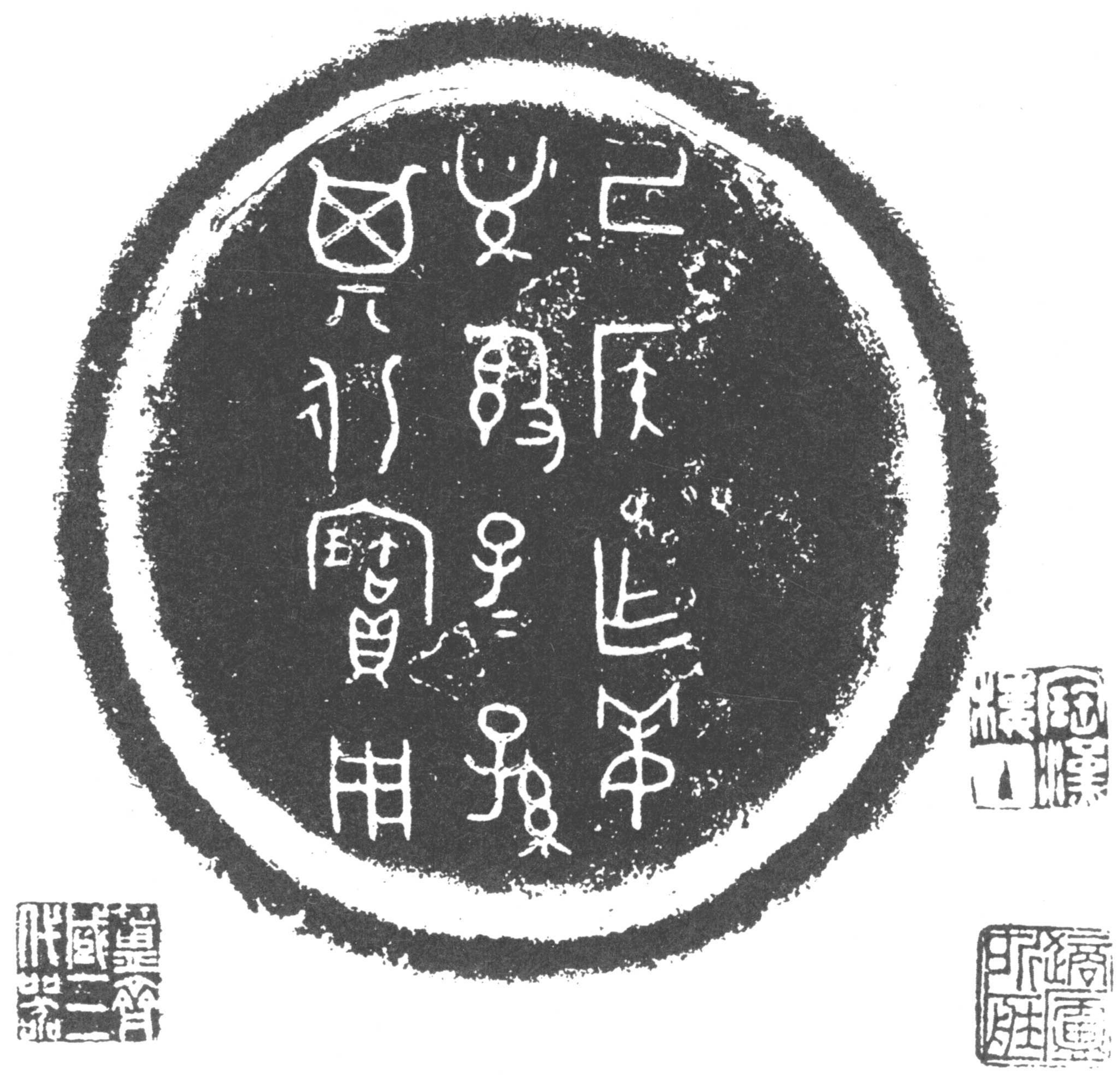
敦十四



敦十五



敦十五



敦十六



敦十七



敦十七底



敦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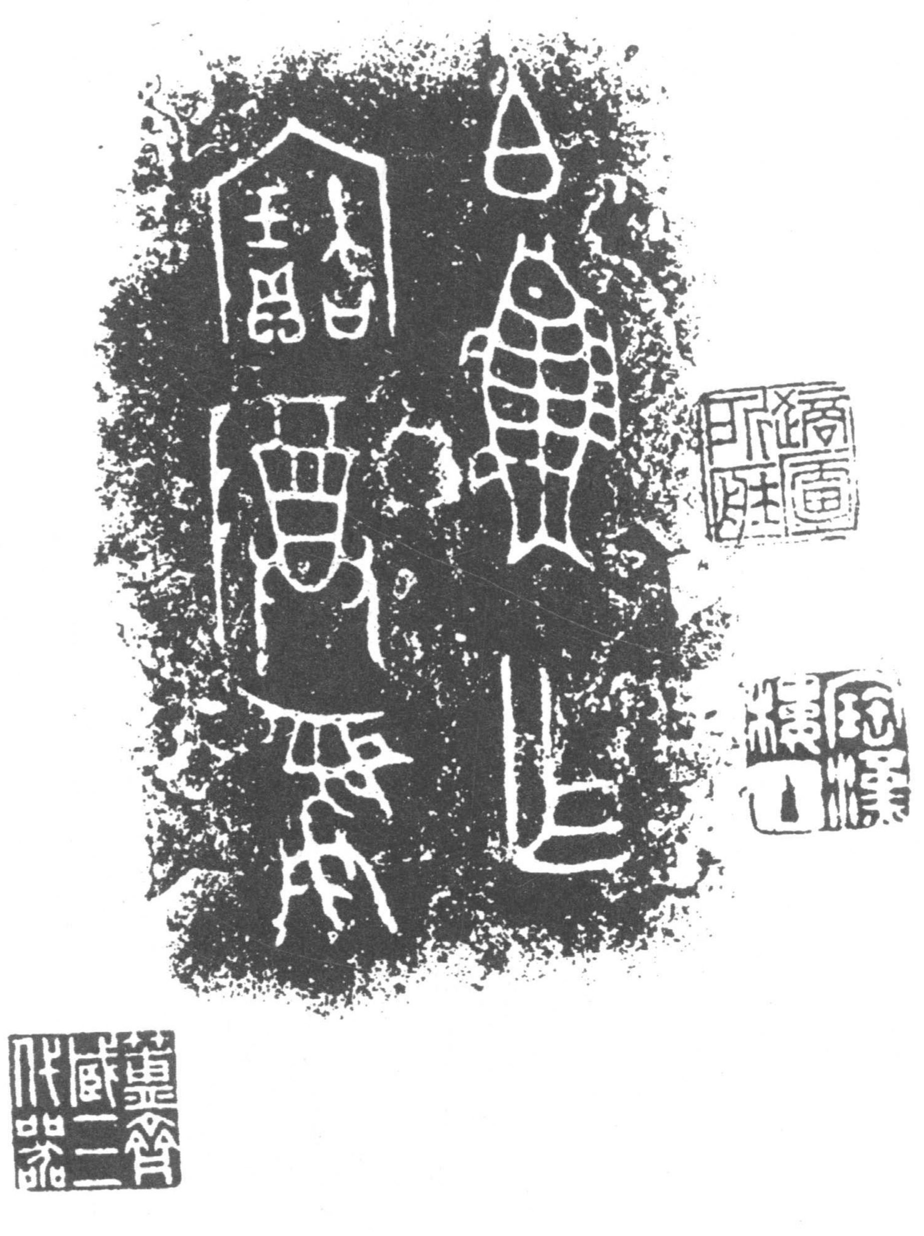
伯魚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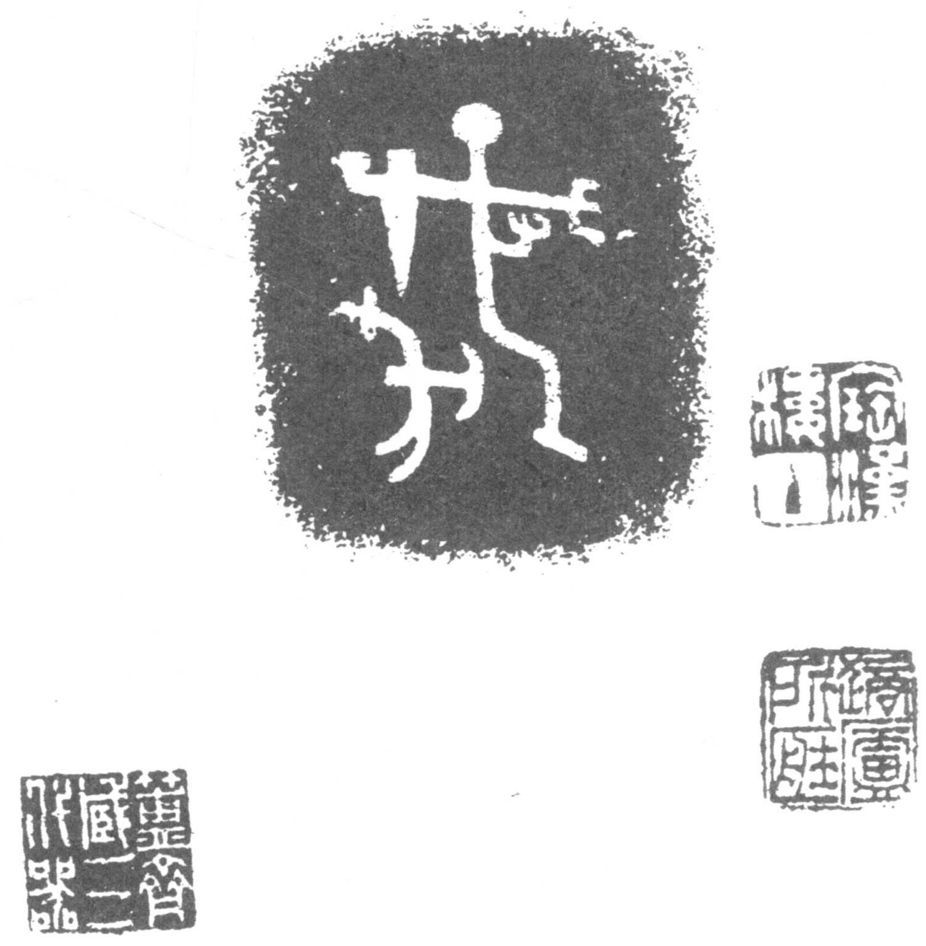
敦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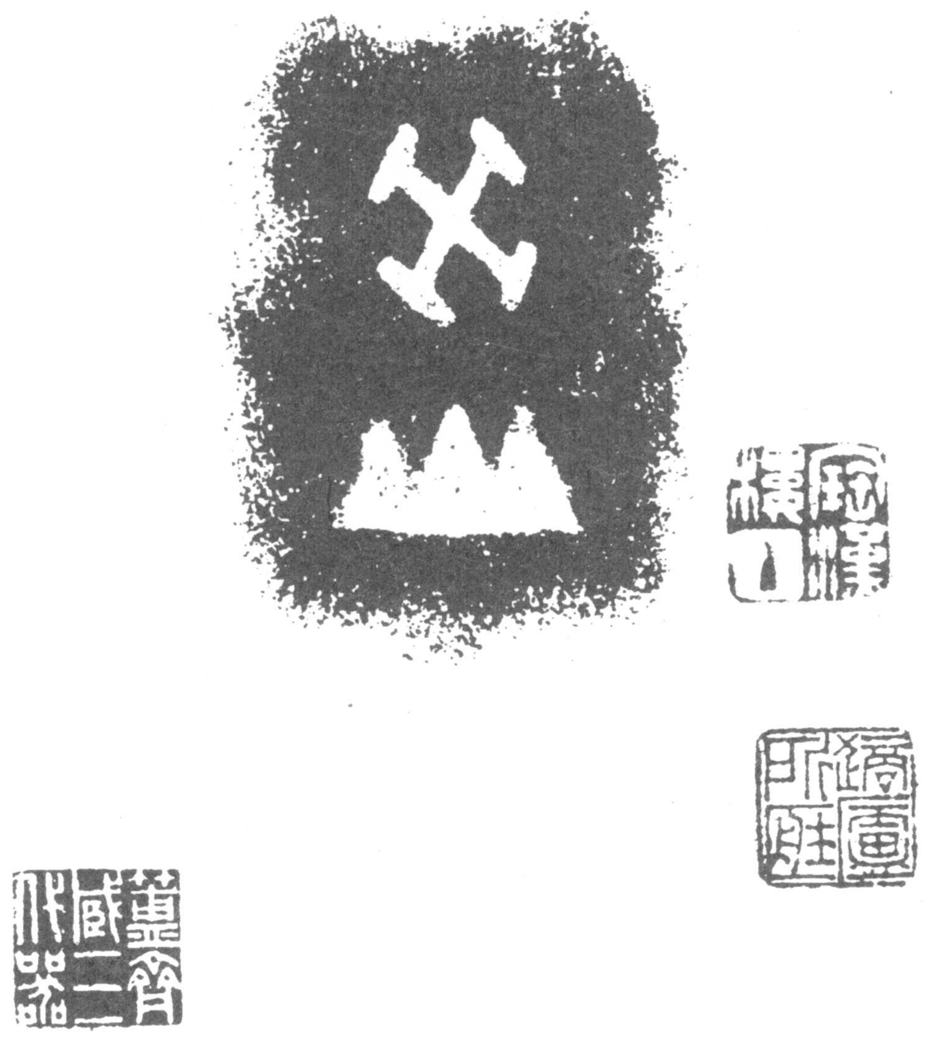
敦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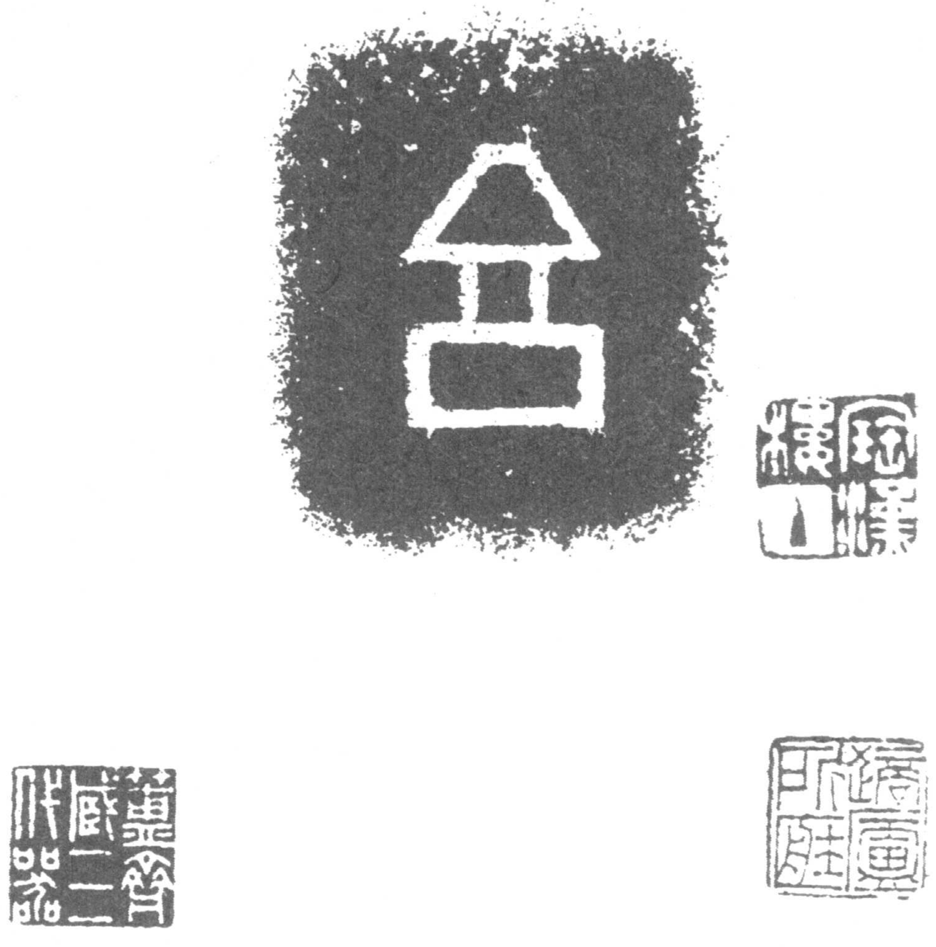
敦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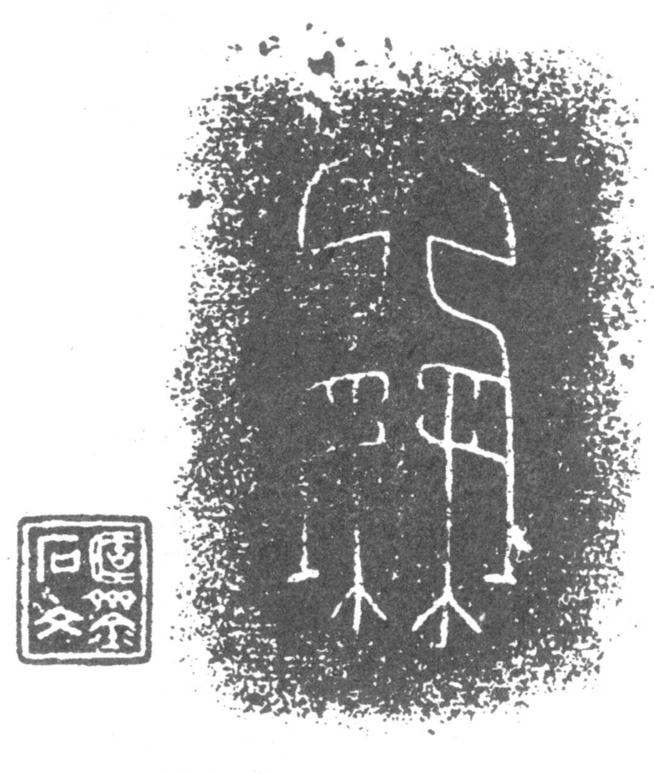
敦三十一



敦三十二



敦 今謂圈足曰彝非 卅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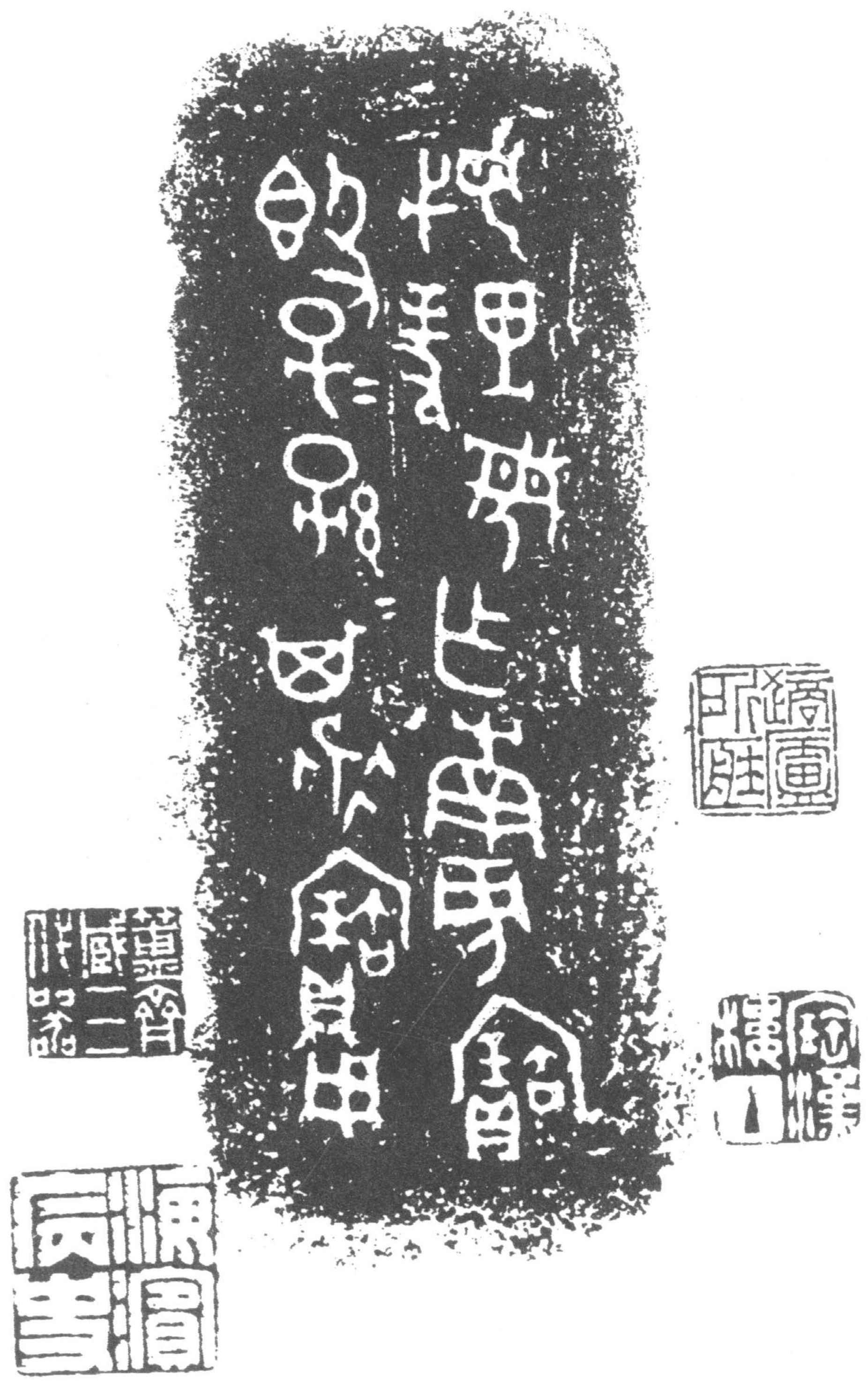


敦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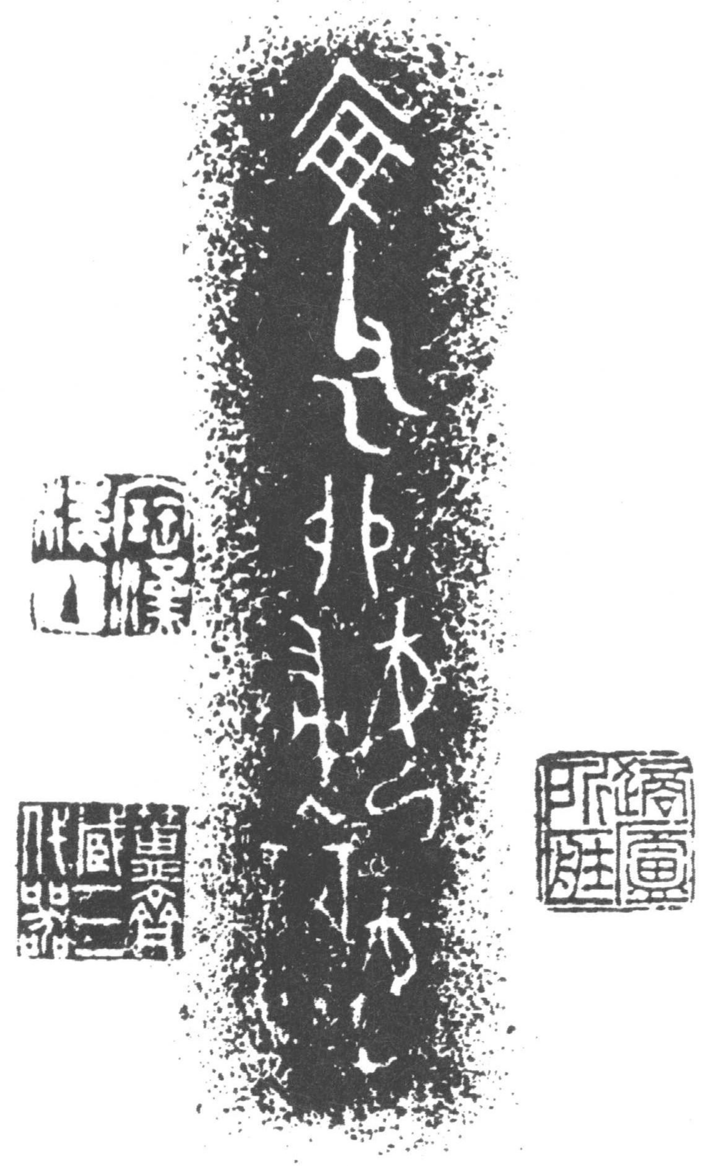
以陳侯午敦作鐏例之此亦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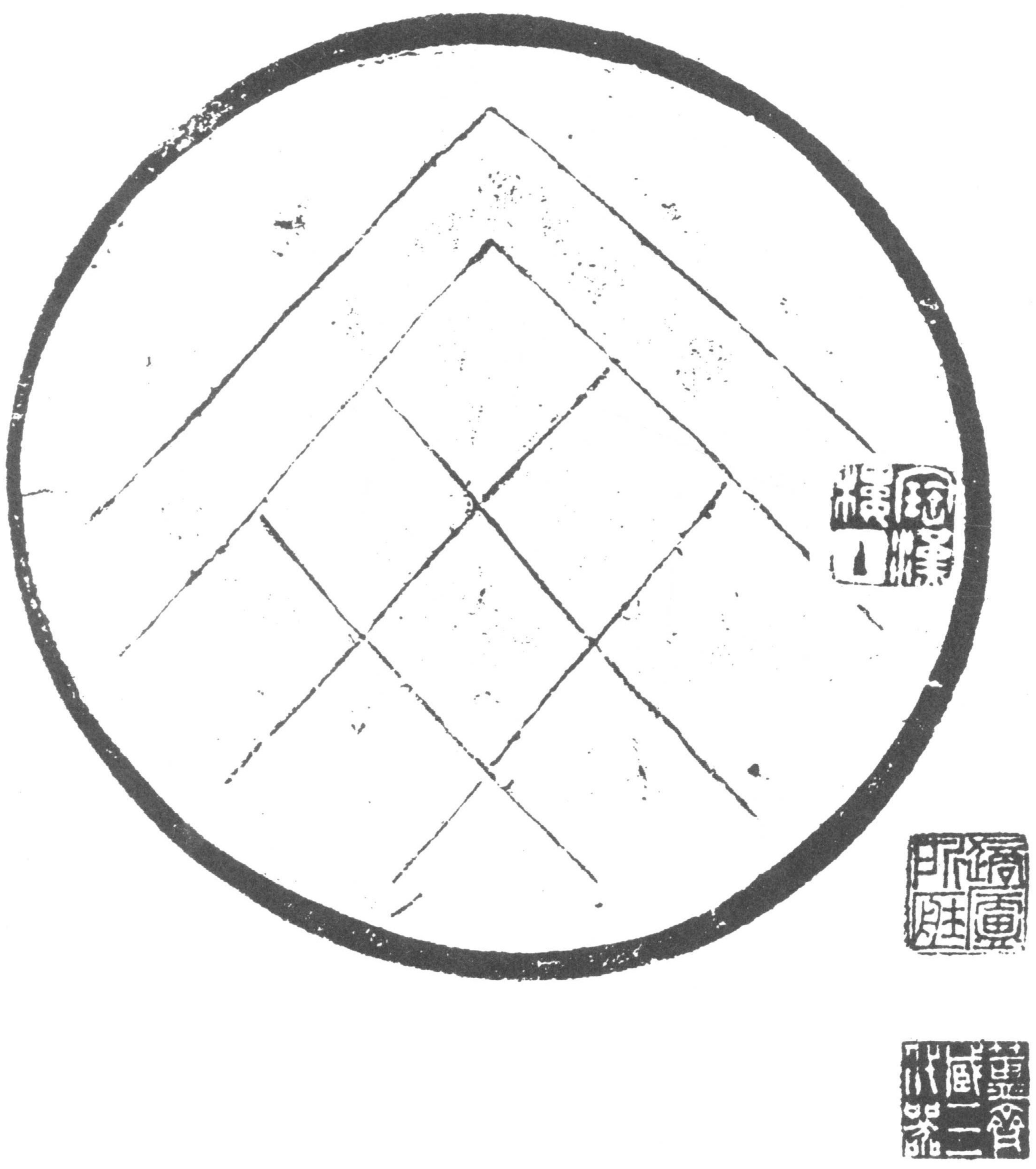
敦二十五



敦二十六



敦二十六底



兮田盤 一



此銘与余藏不嬰敦蓋合 丁巳七月 鄭安補記

臤宿盤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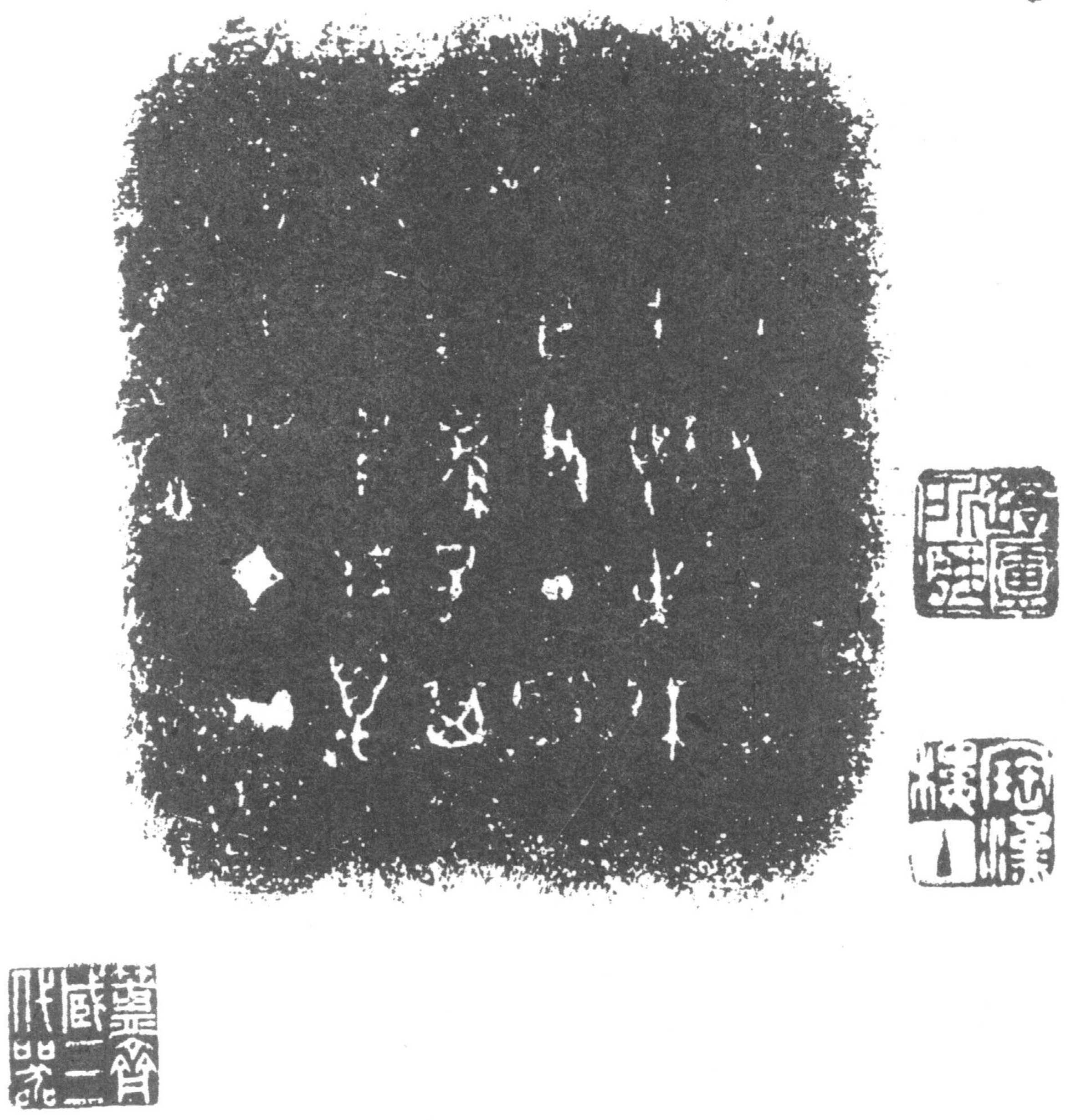
殘盤 二



盤四



父丁盤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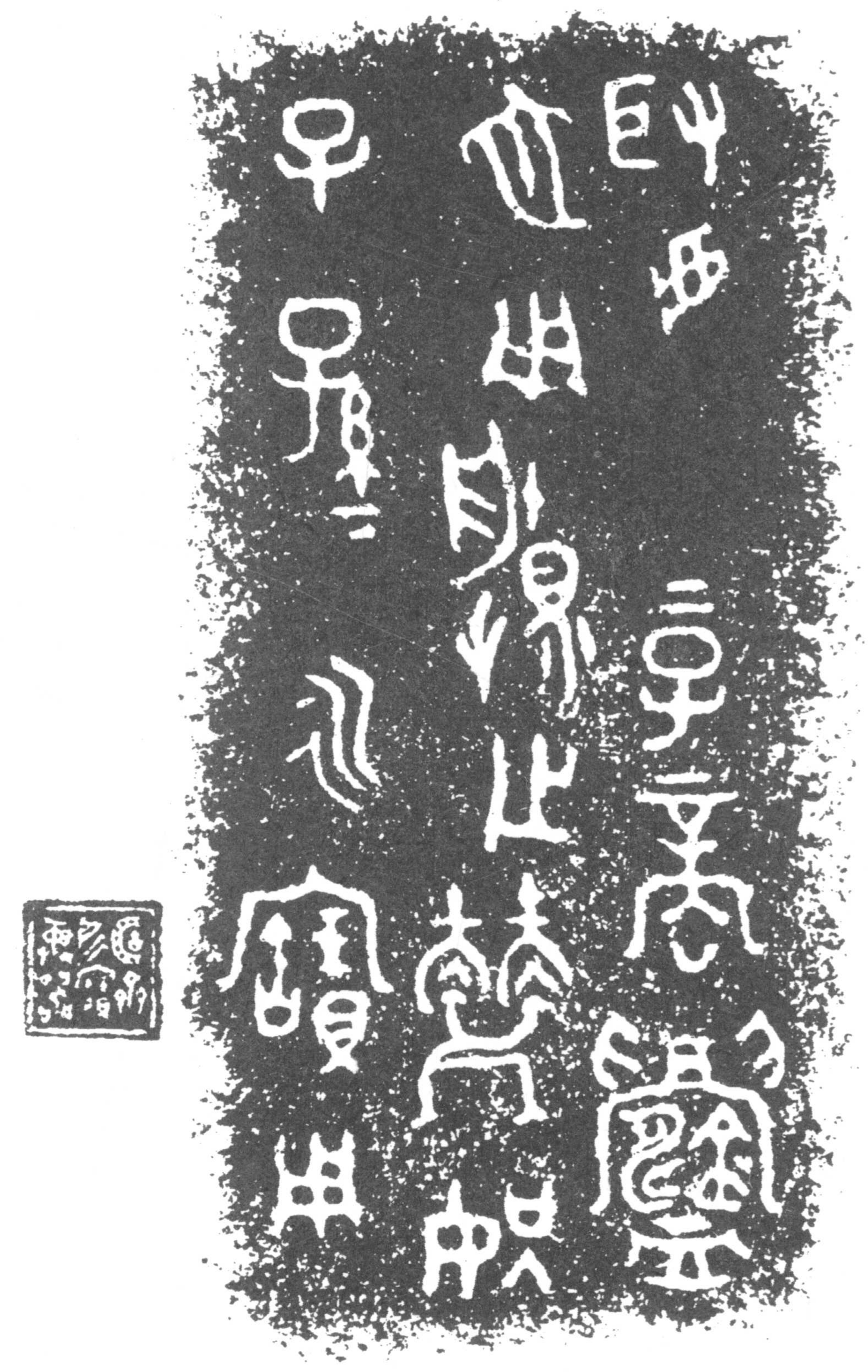
緐父盤六



匜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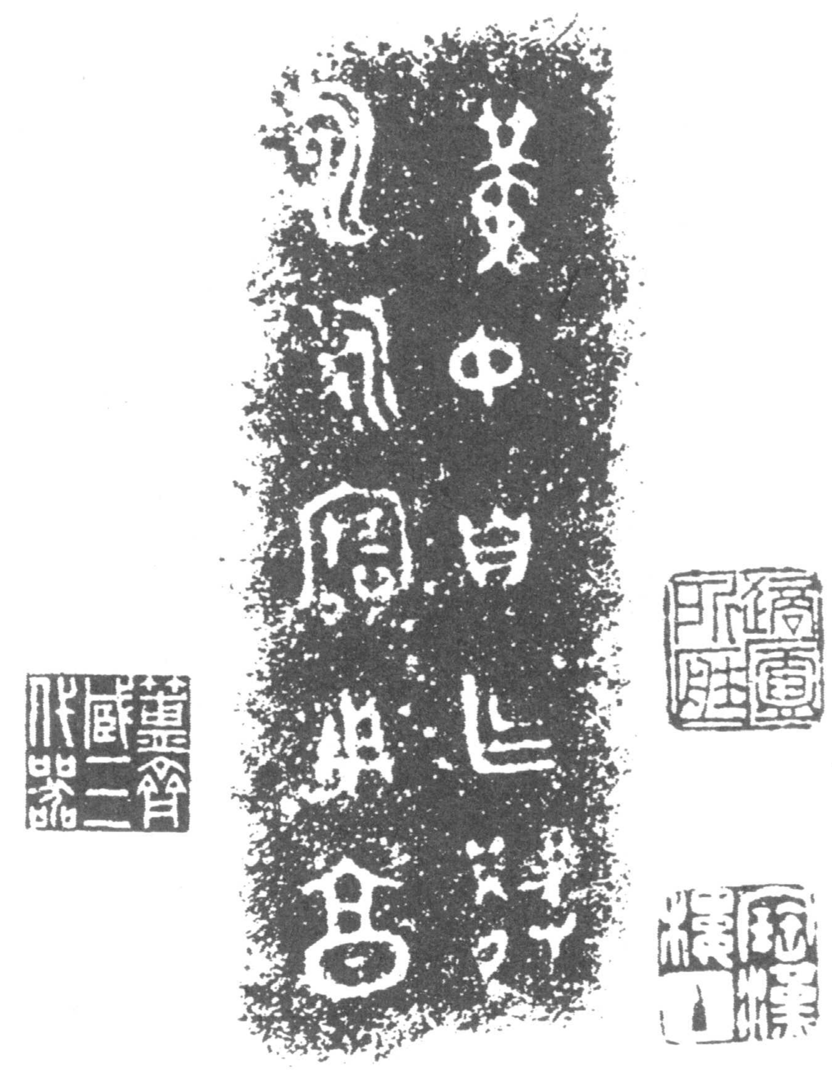
匜二



匜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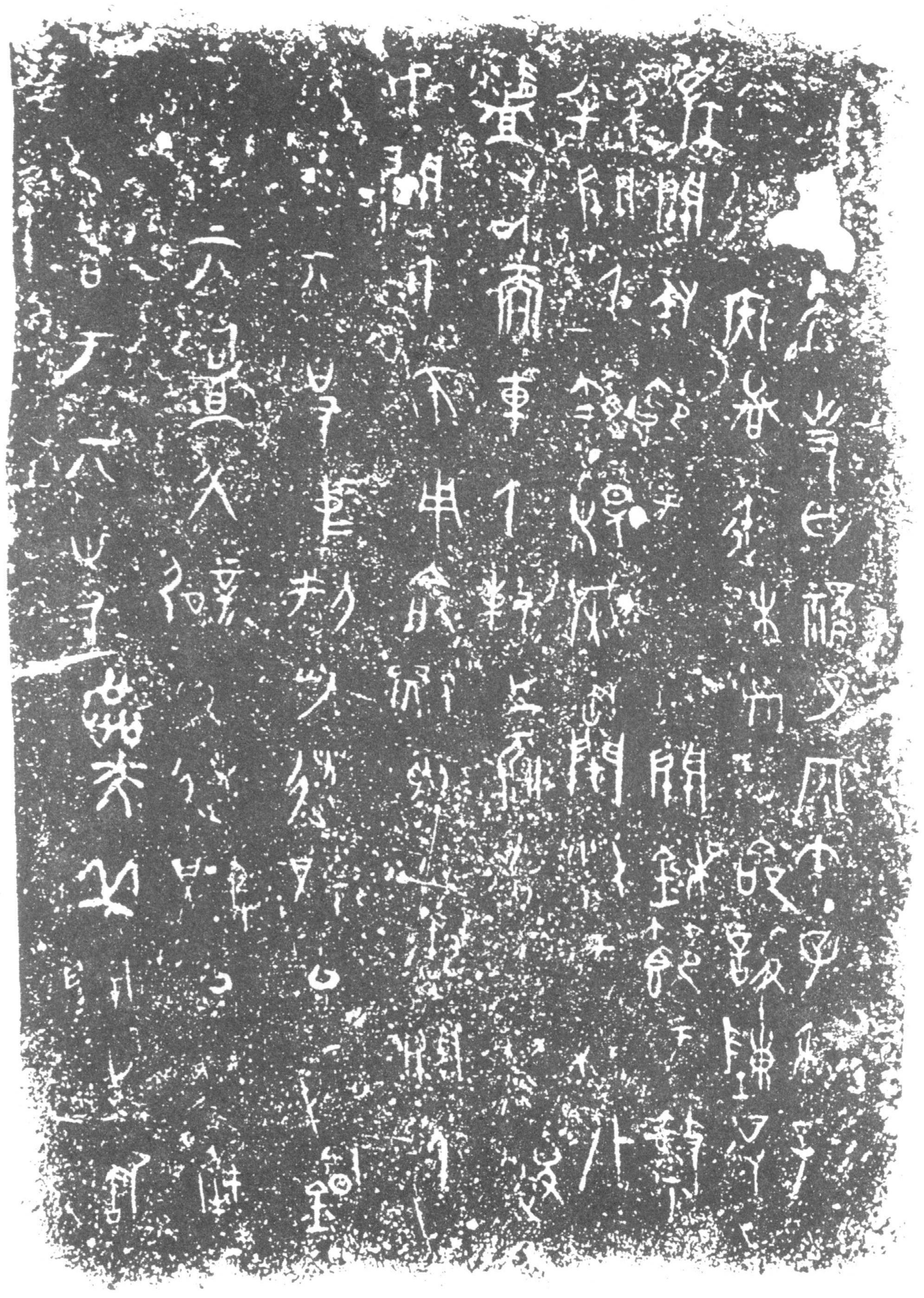
黃仲匜四



穌甫人匜五



齊太公田和區一 咸豐丁巳閒出土於膠西靈山衛古城 簠齋自有攷見藏古冊目題記皆拓姑印之 智安



王婦異匜六



左關鋘一



陳猷區二 与上同出土 吳窓齋爲題爲釜



鬲一



鄭興伯鬲二



鄂始遹鬲三



簠一



簠二



邿公諴簠 三



虢叔盨 四



遲簋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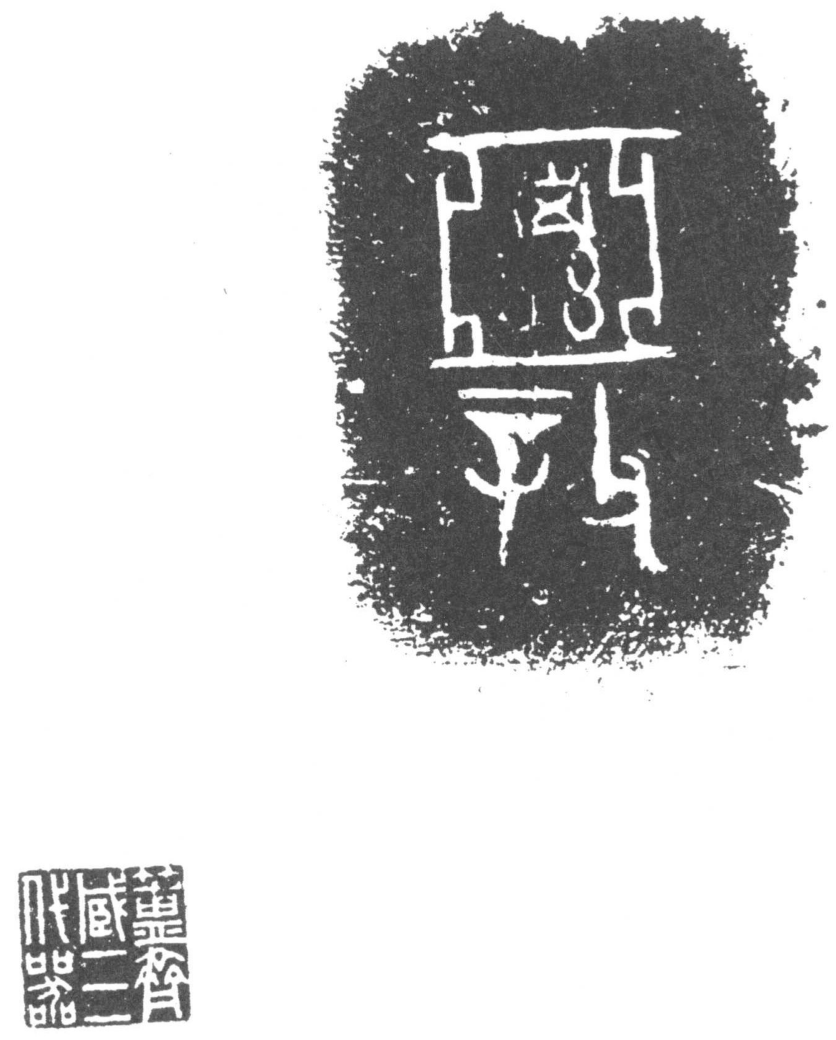
盉蓋 一



盉器 文在蓋內 一



子父辛盂 二



小和盂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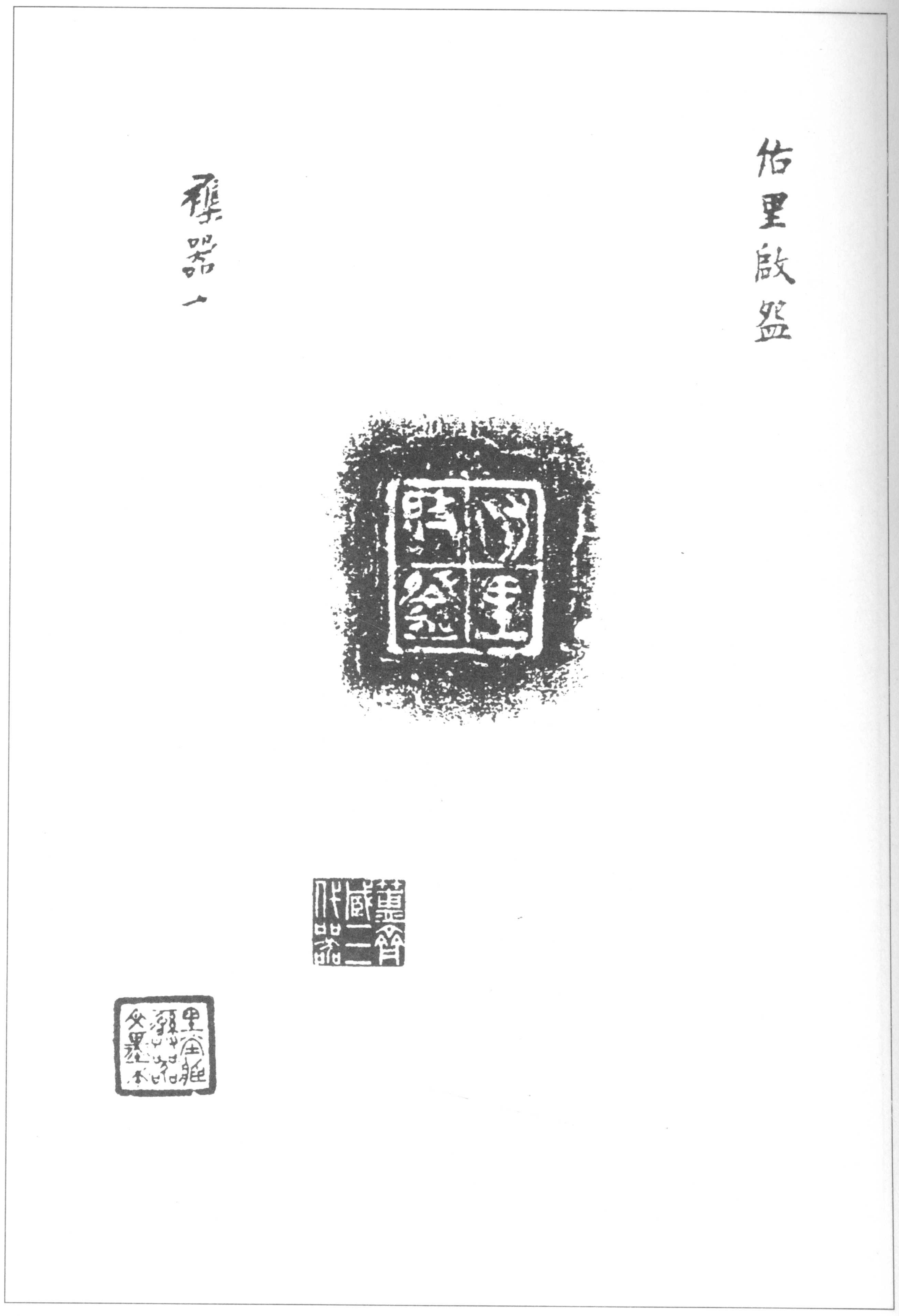


殘甗片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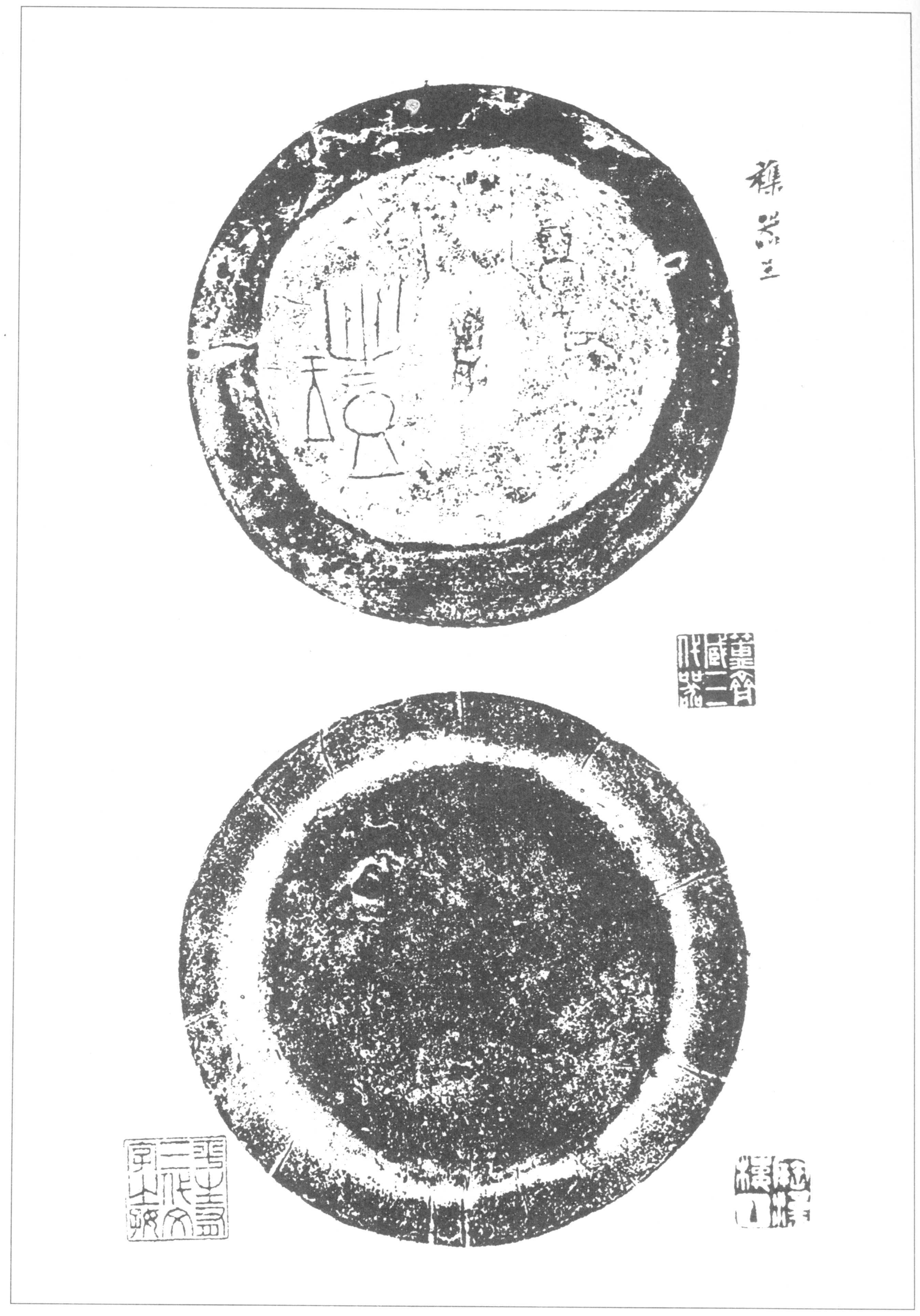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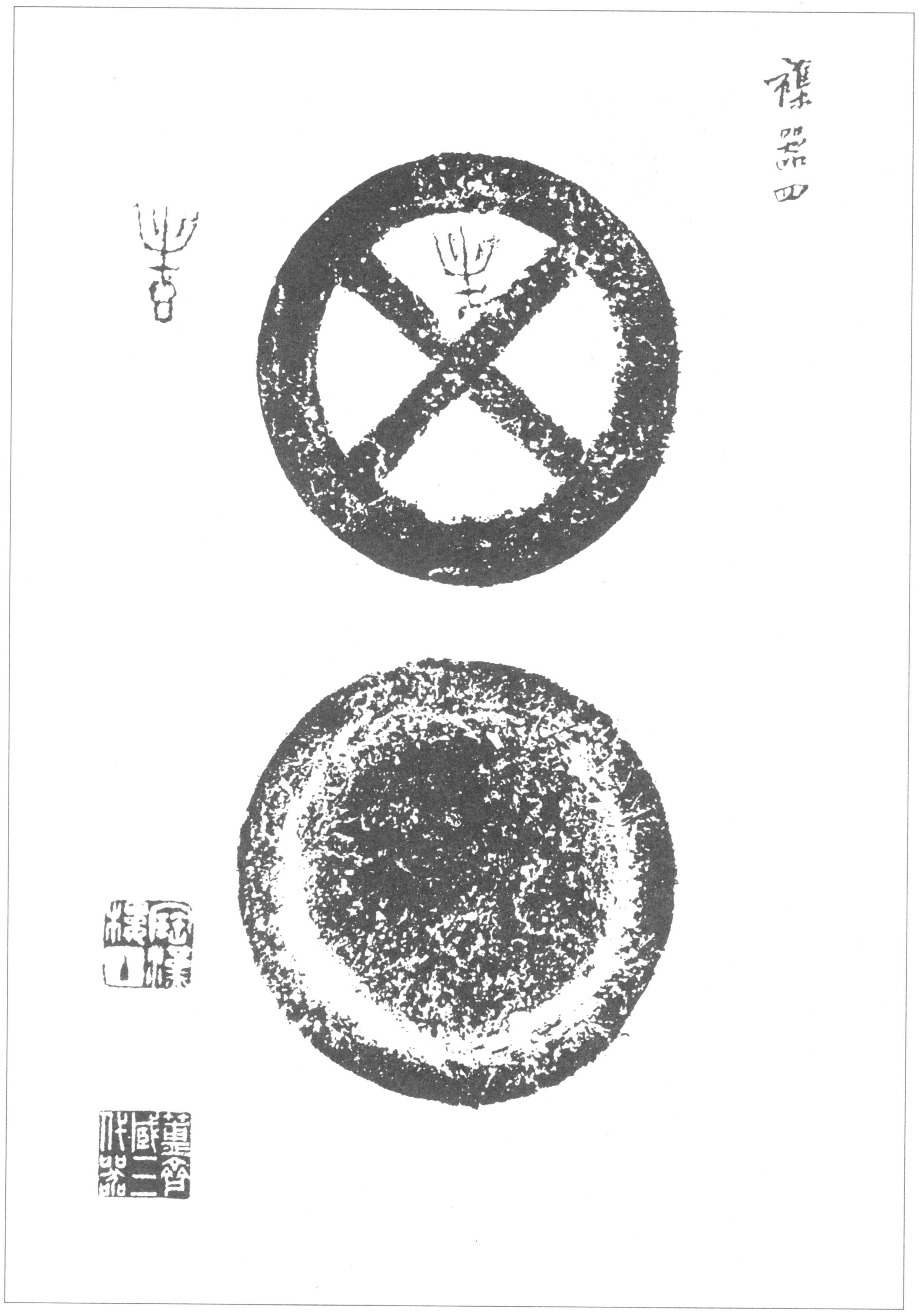
殘甗片 二




右里啟盌
襍器一


右里啟釜 二
襍器二


襍器三


襍器四

古距末

距末今傳世者唯懌此距末用整屋商國一器展轉歸歙程木菴兵燹後不知尚存否同治甲戌六月堅忽得此器文雖不及彼亦足並峙矣

雜器五



雜器六

秦宰箕鐃 簠拓者

器似箕而有柄中空可容木奇甚

彝案秦宰鐃是海豐吳式蔵

此非簠齋所藏器以傳拓之本且有手記及繪形故附後 安記

古兵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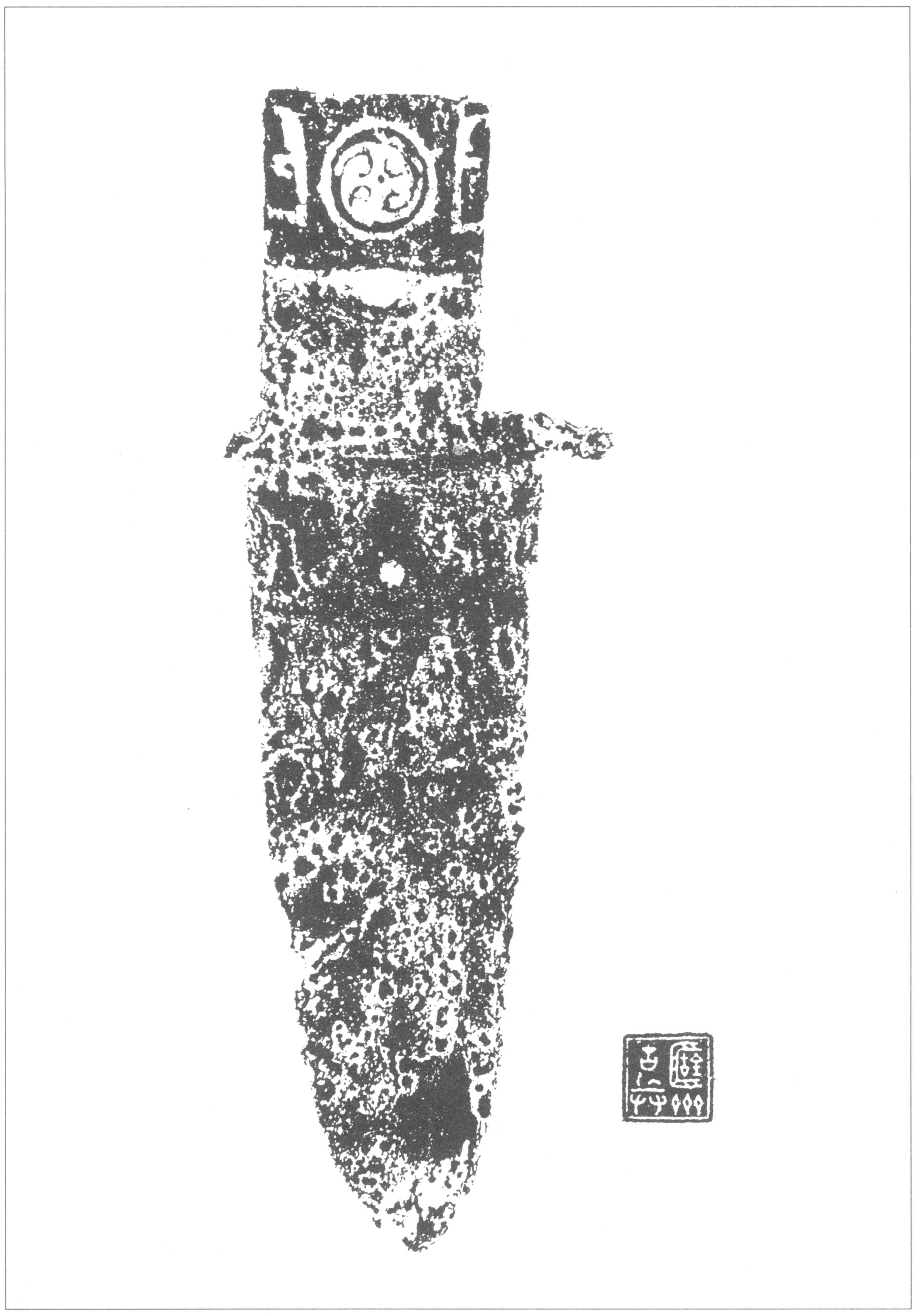
古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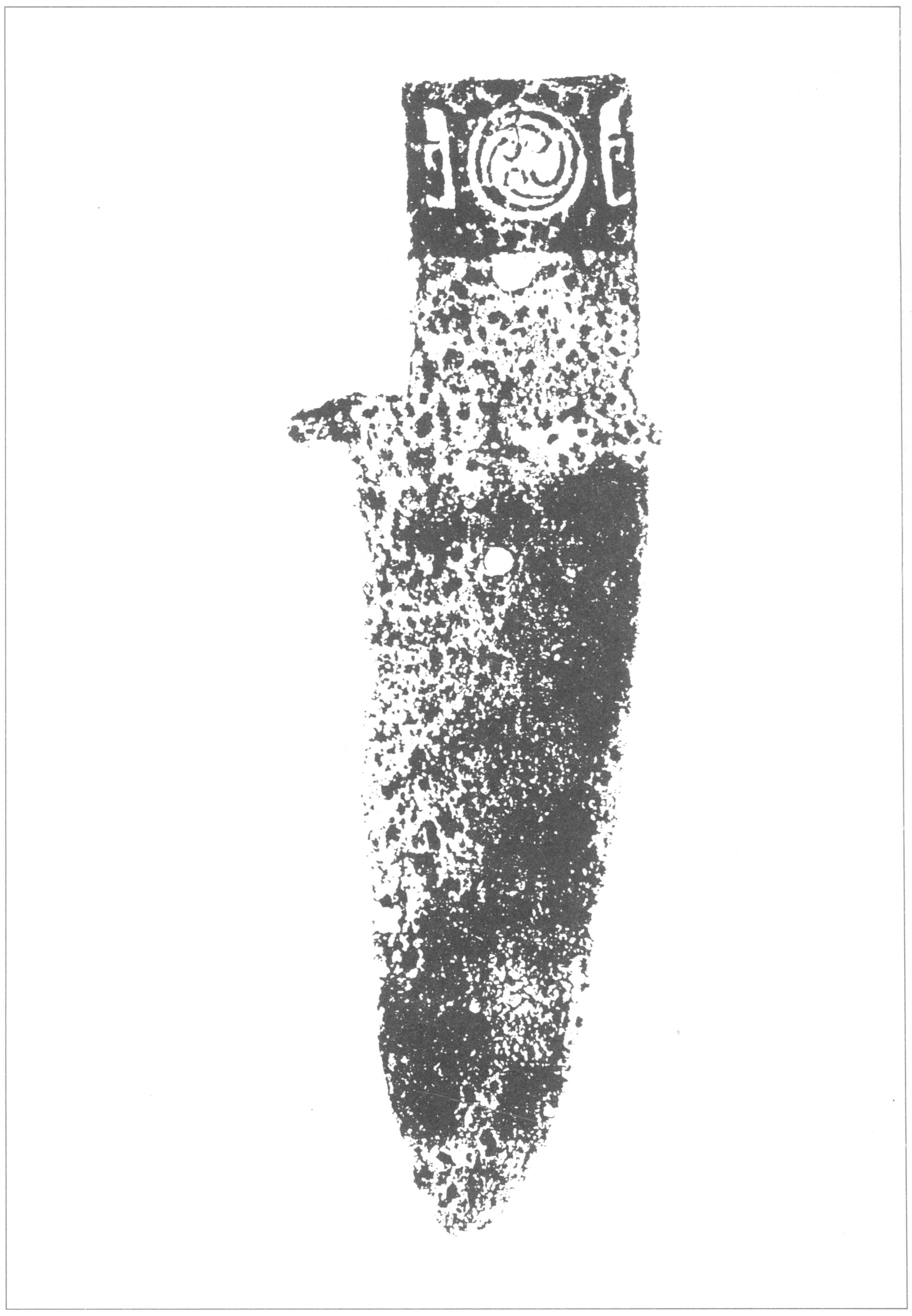
濰縣陳編修介祺藏

此戟題乃王文敏手書 德鼎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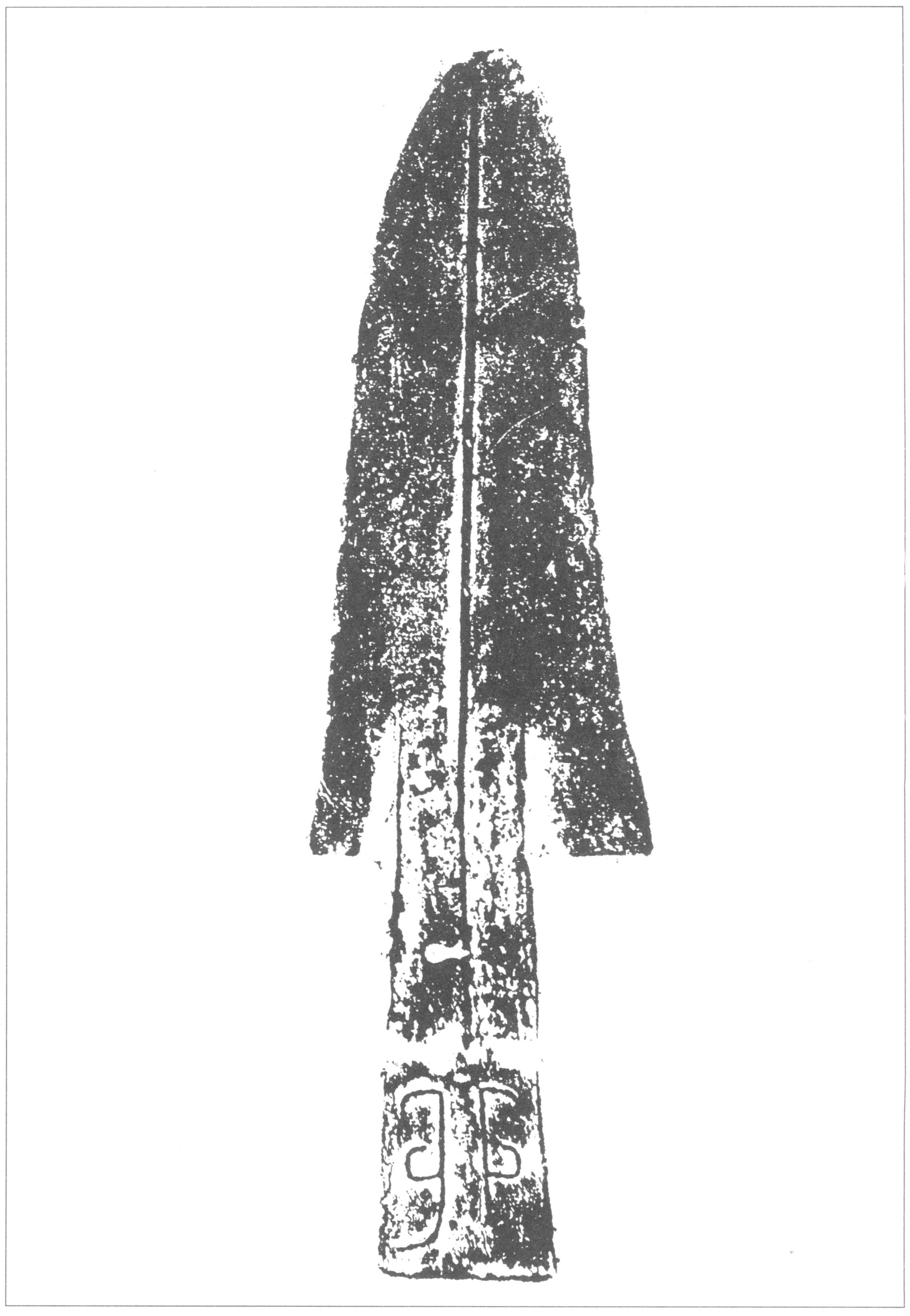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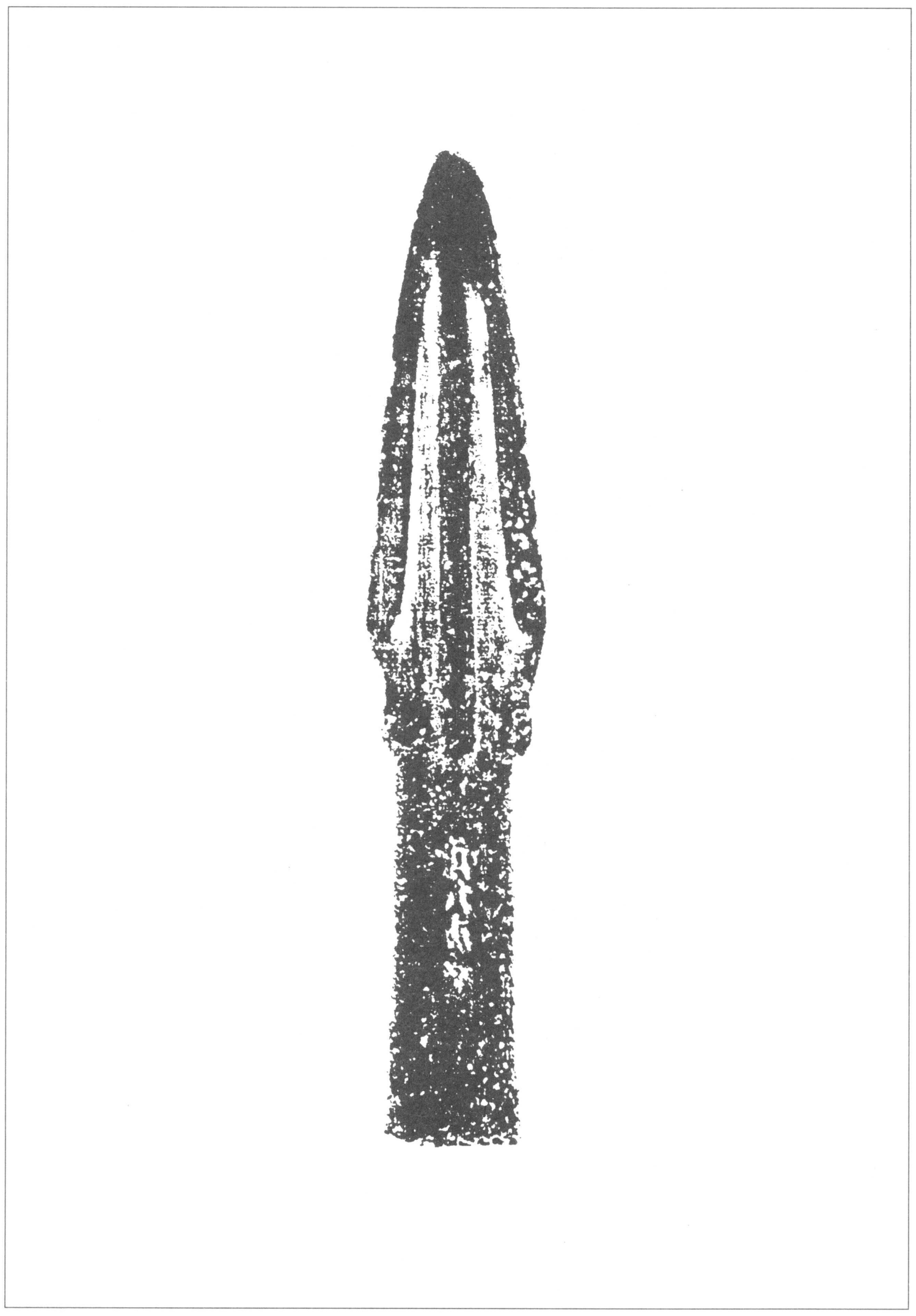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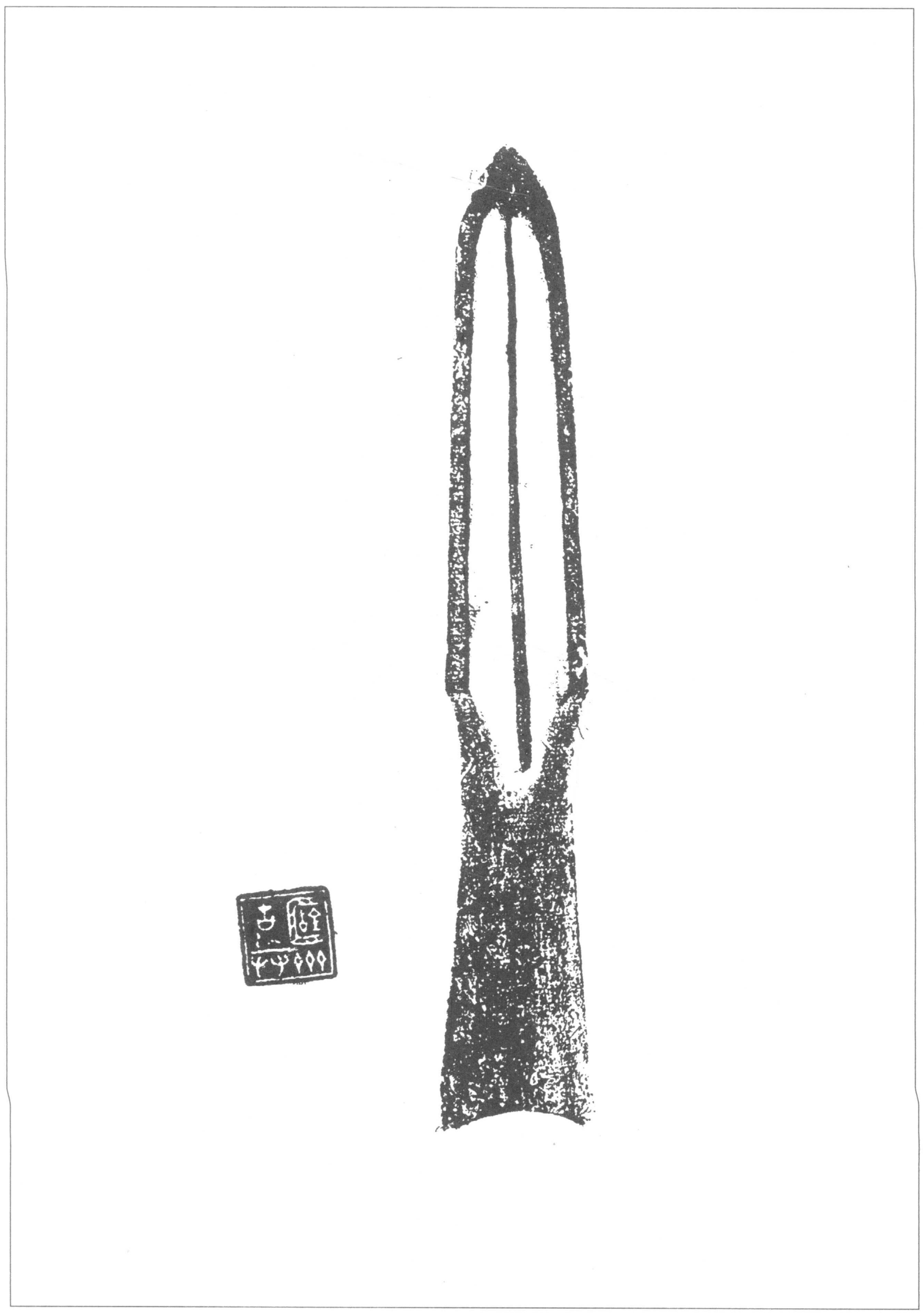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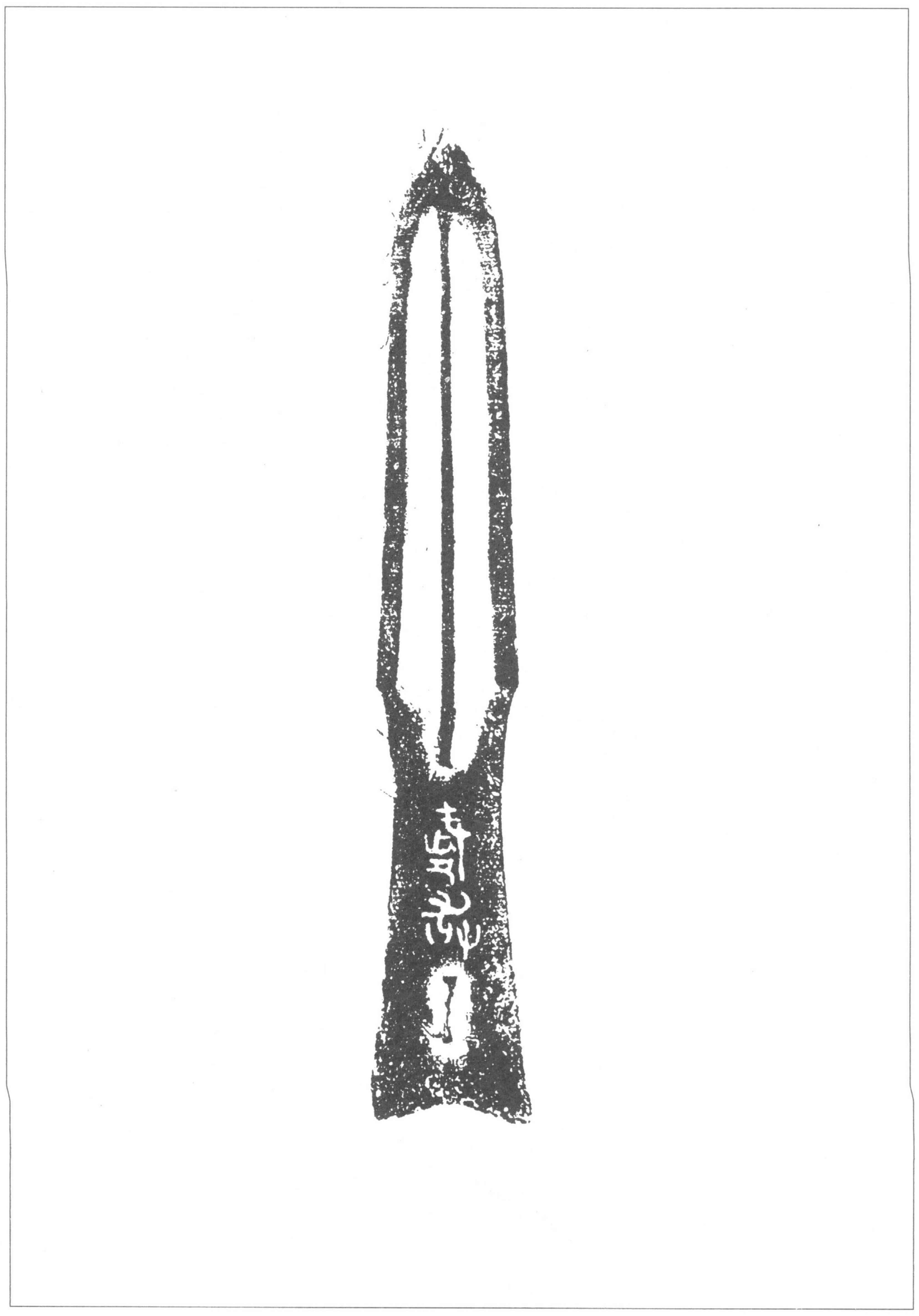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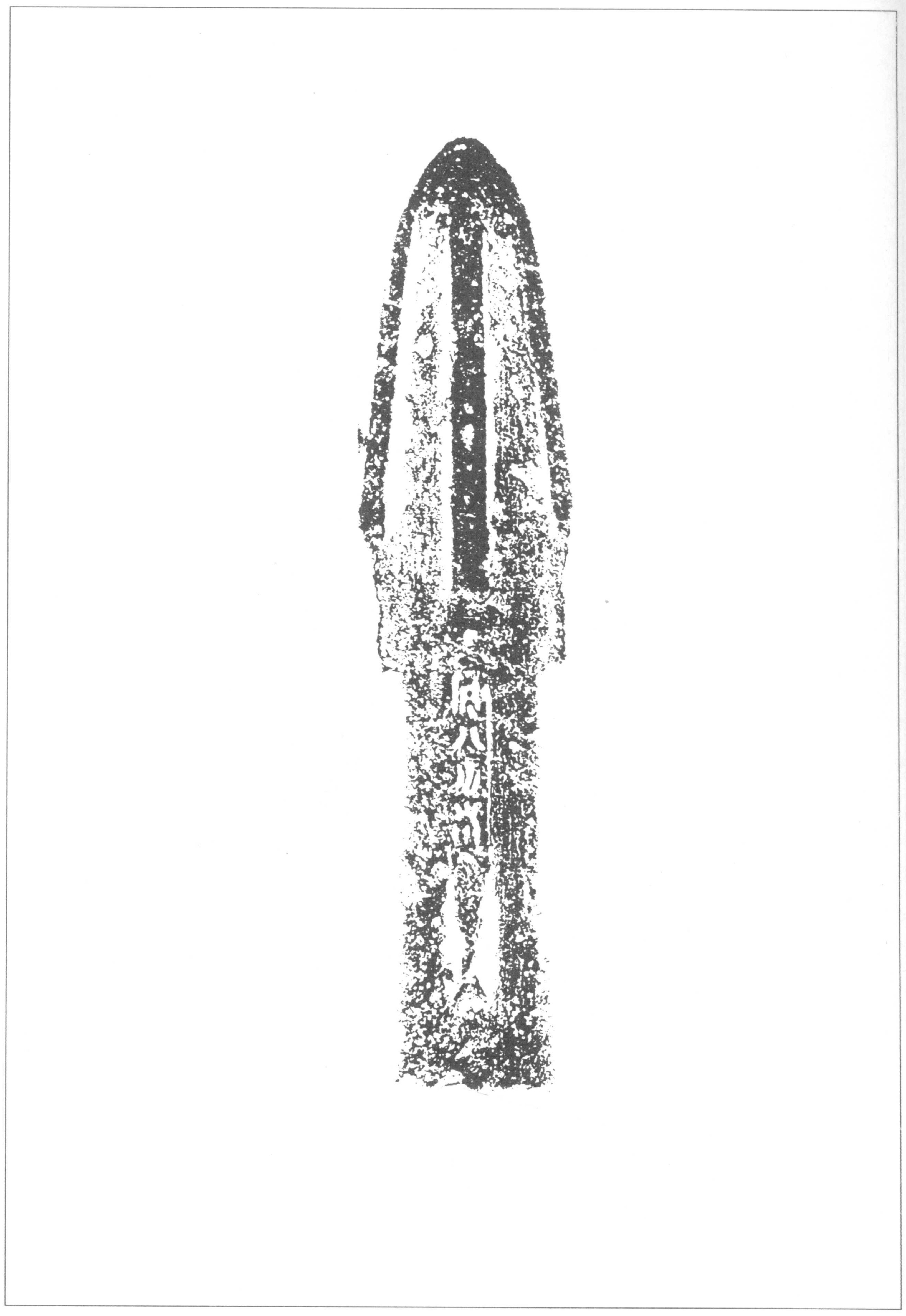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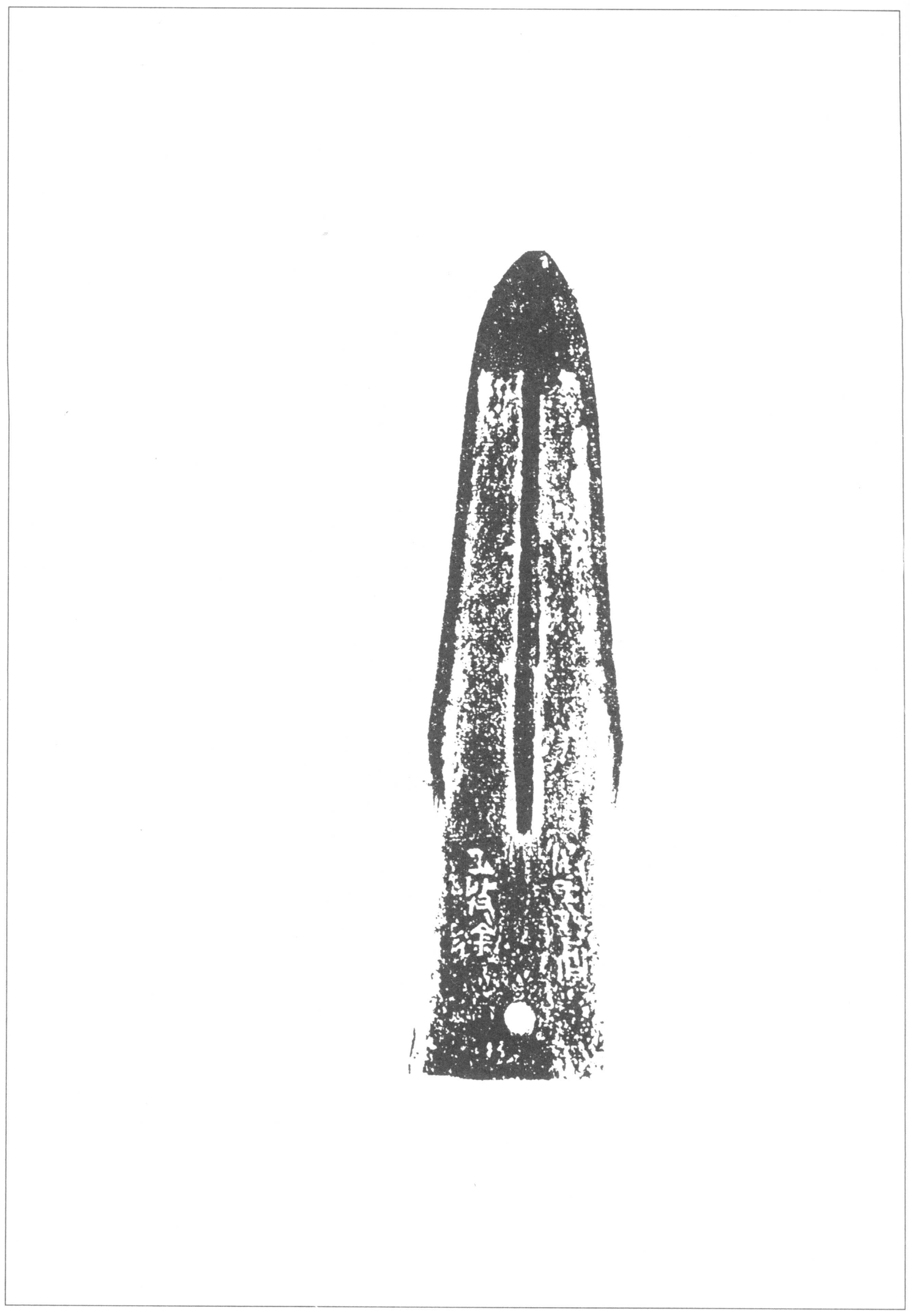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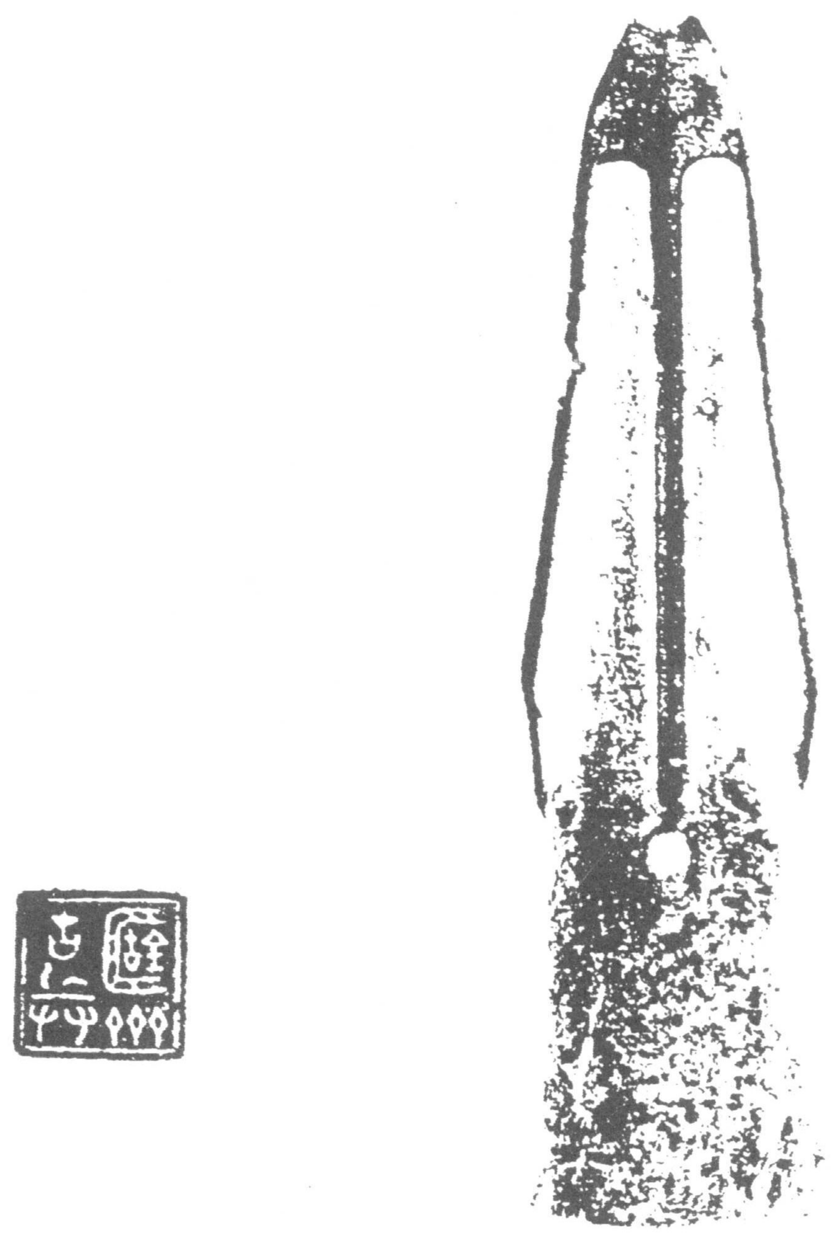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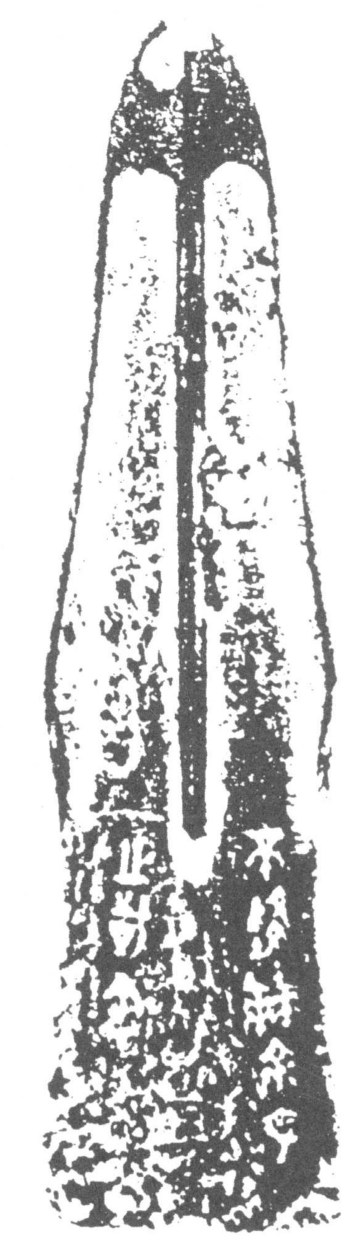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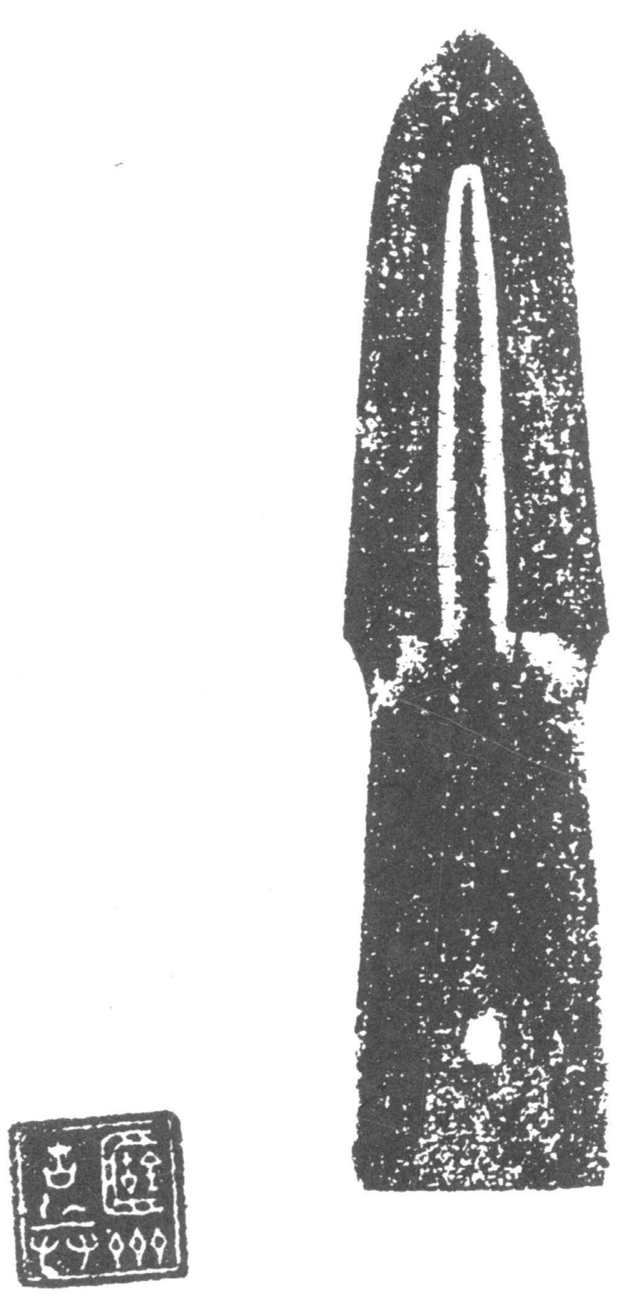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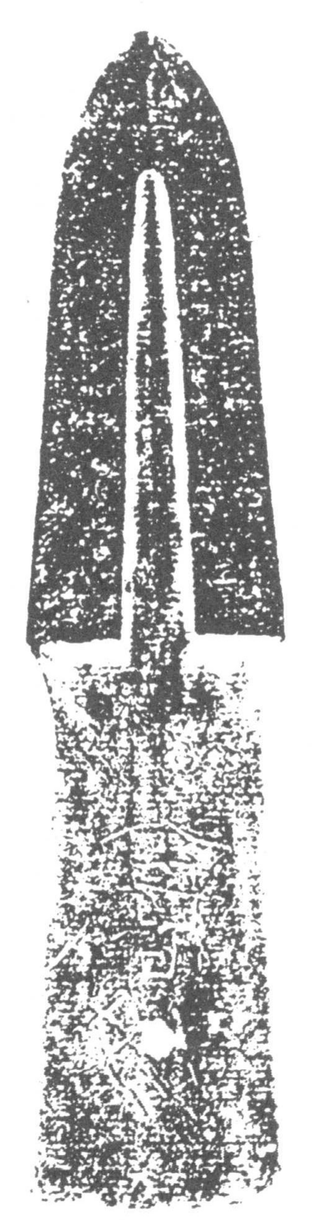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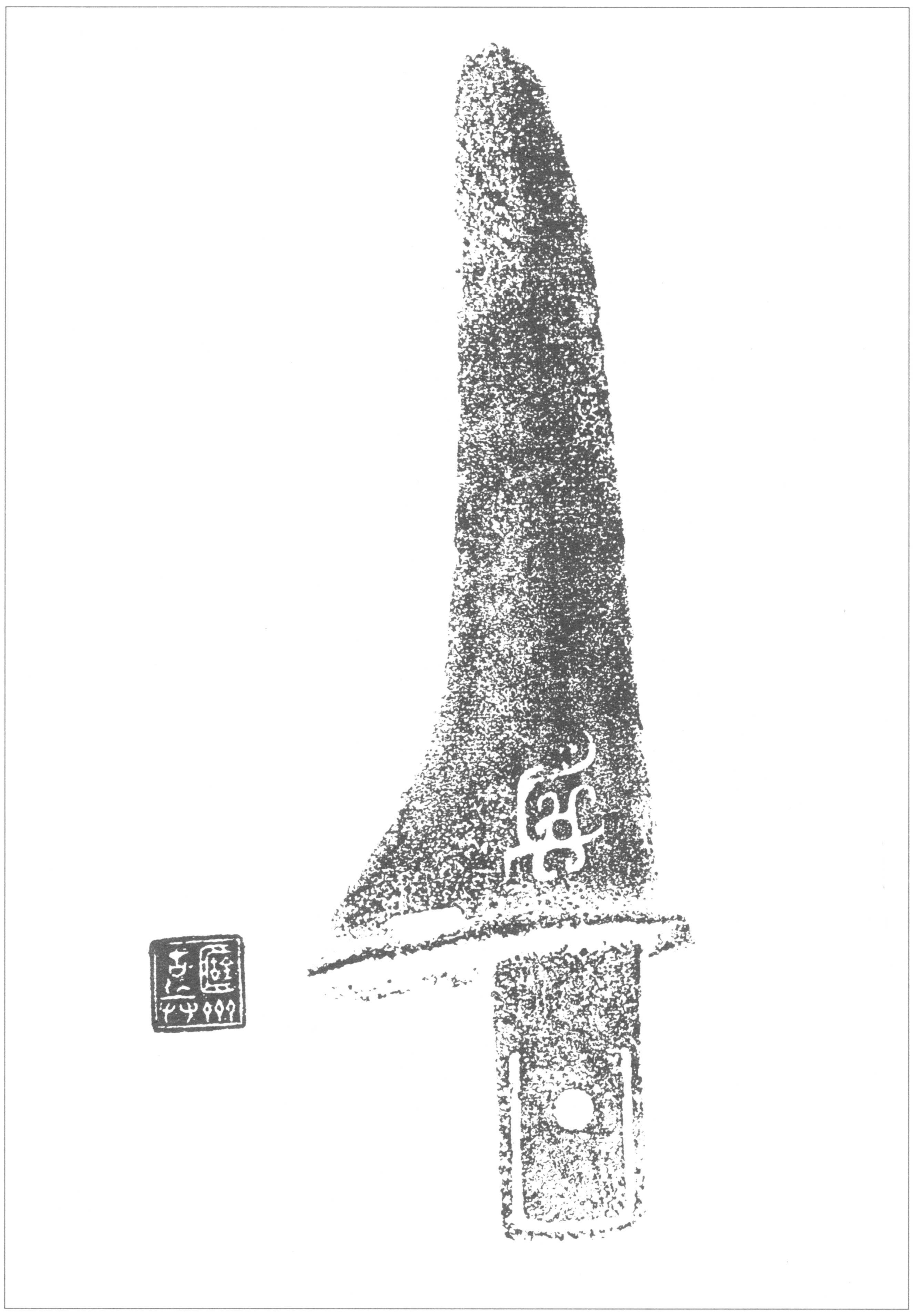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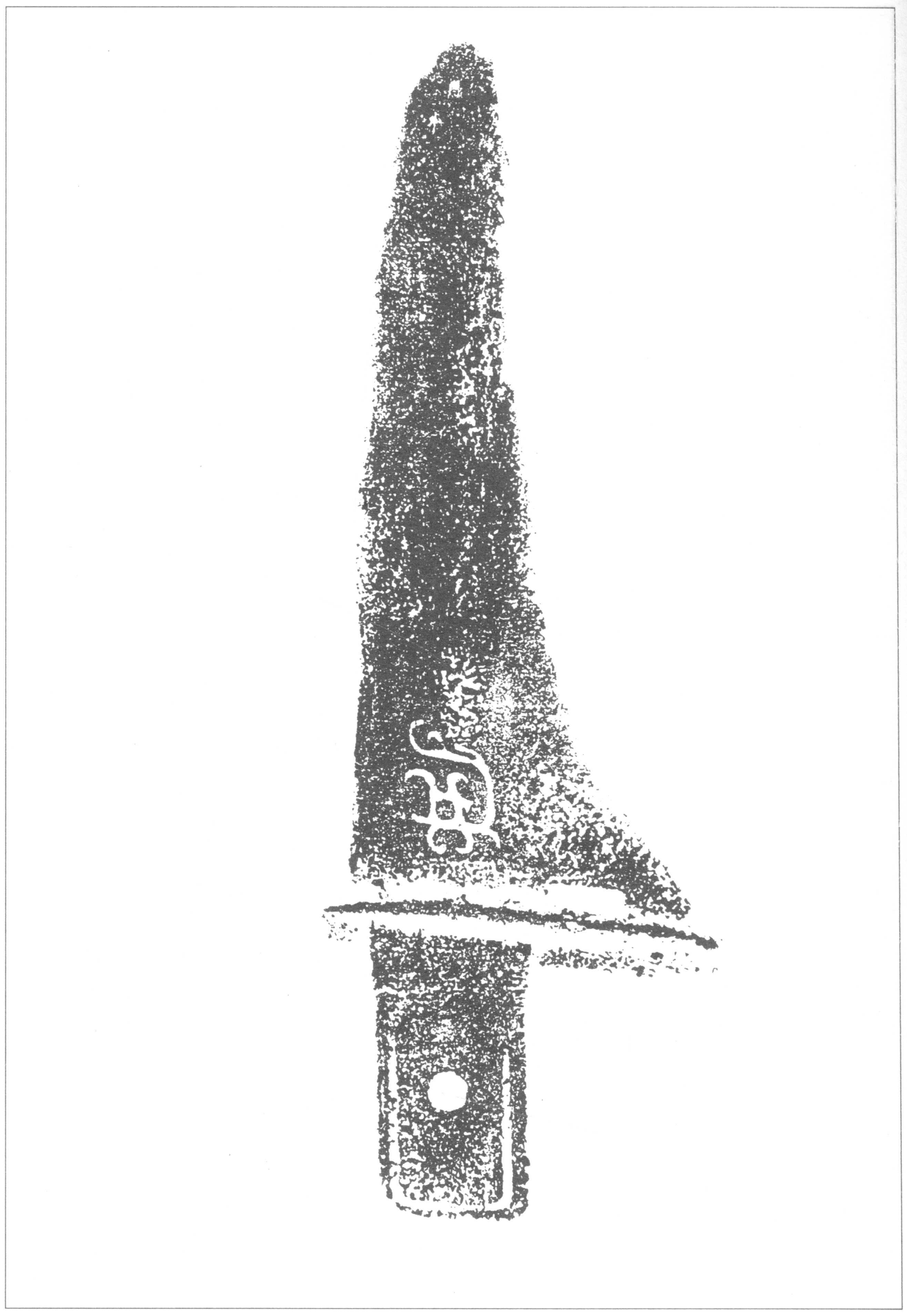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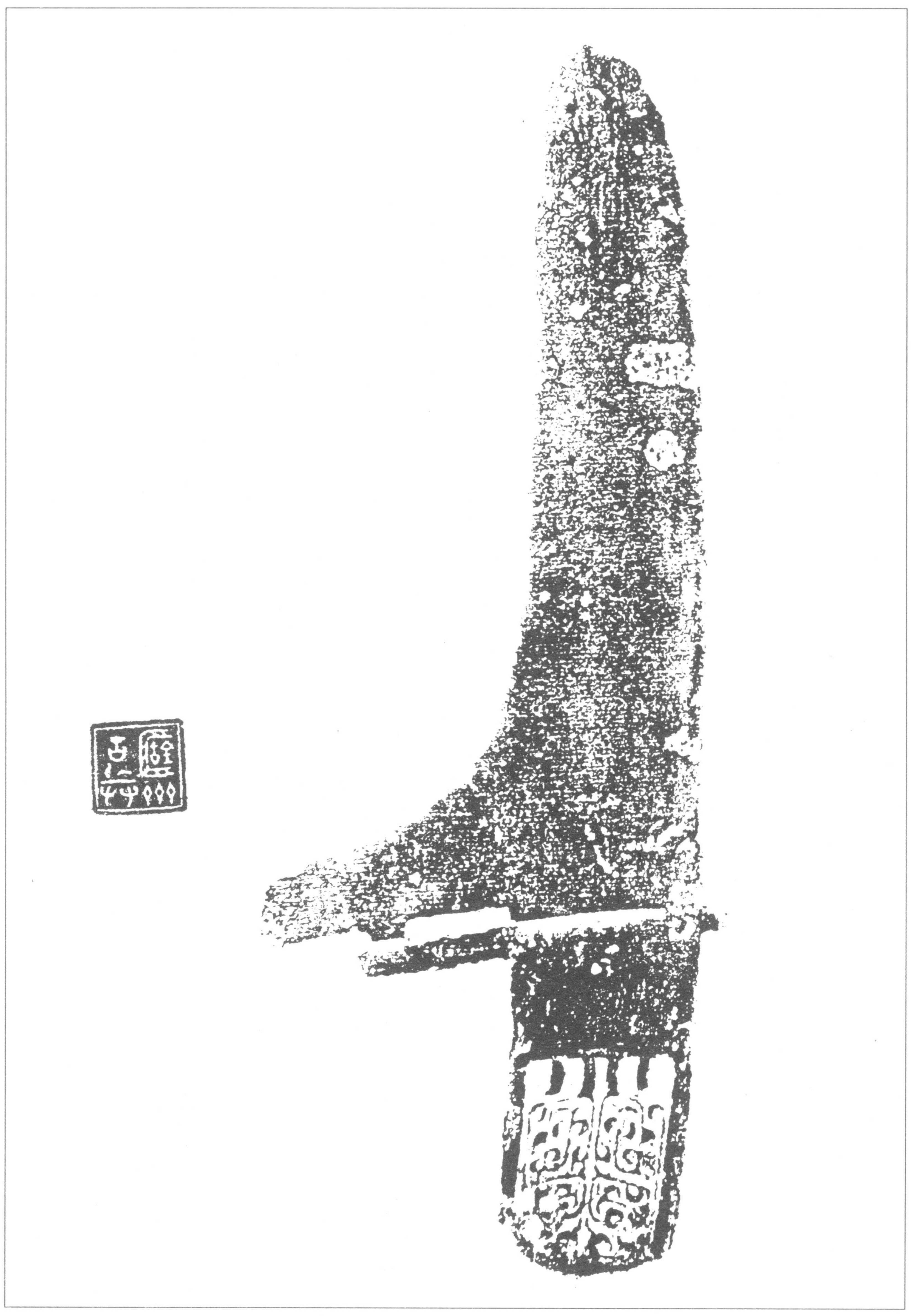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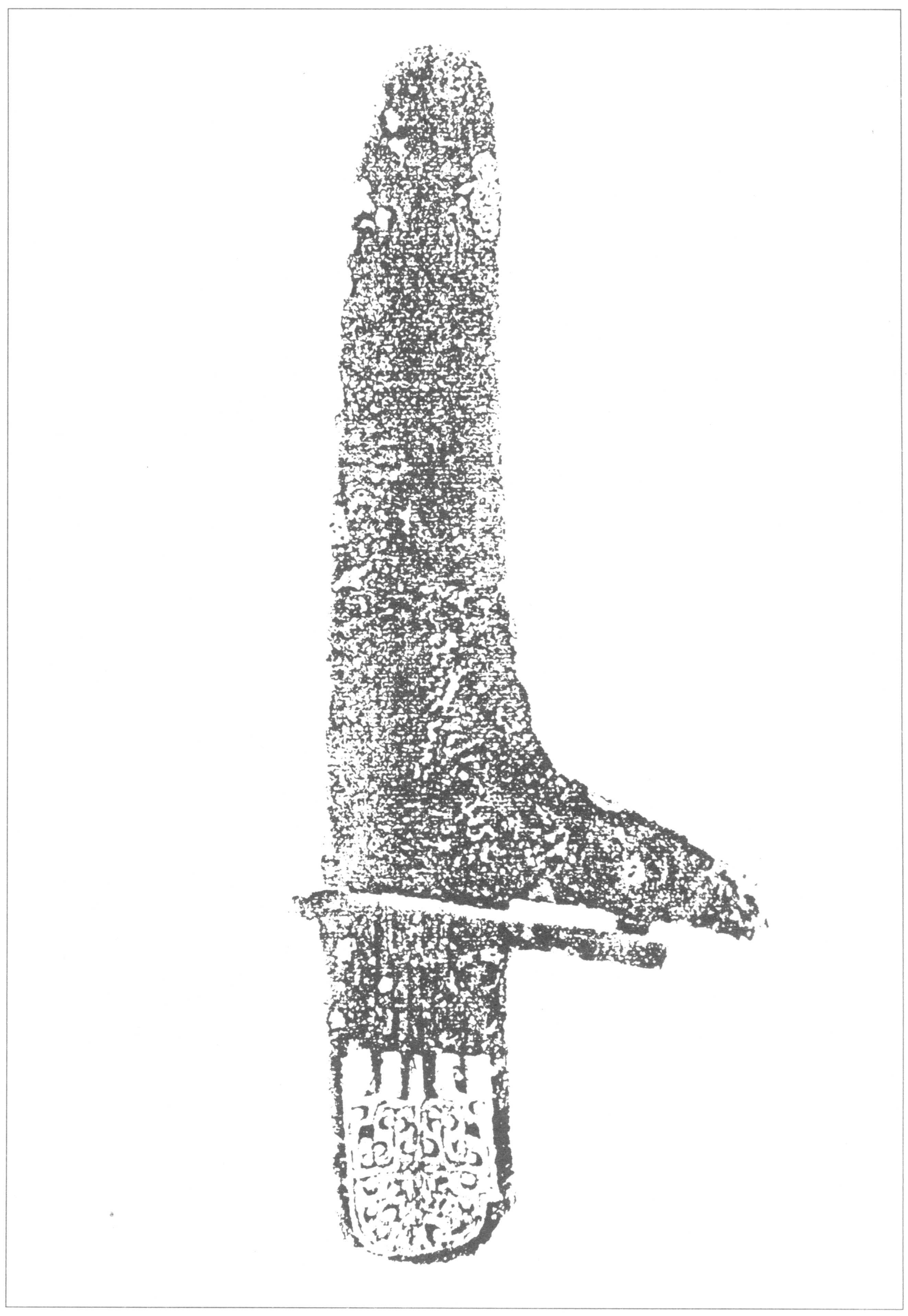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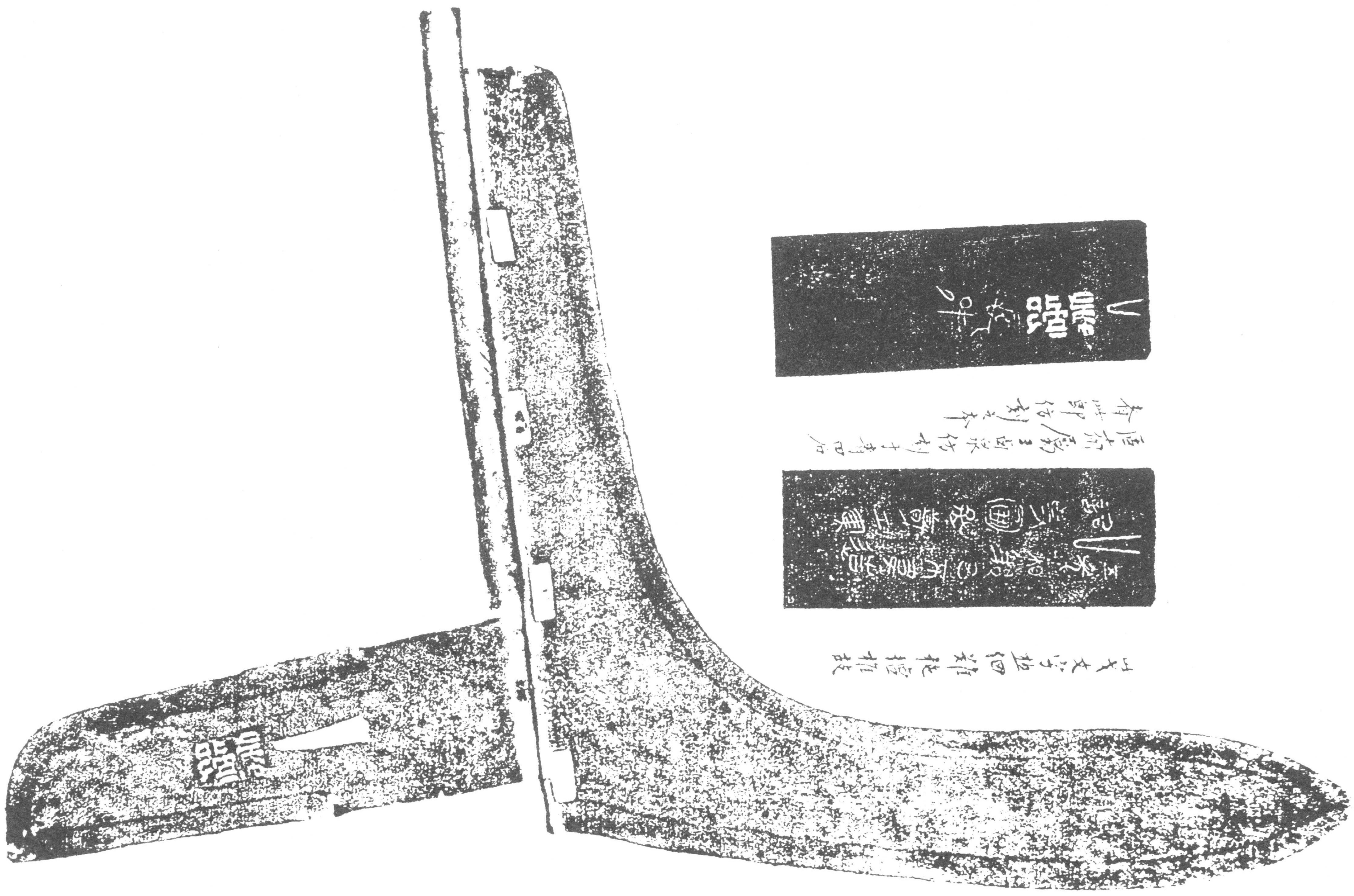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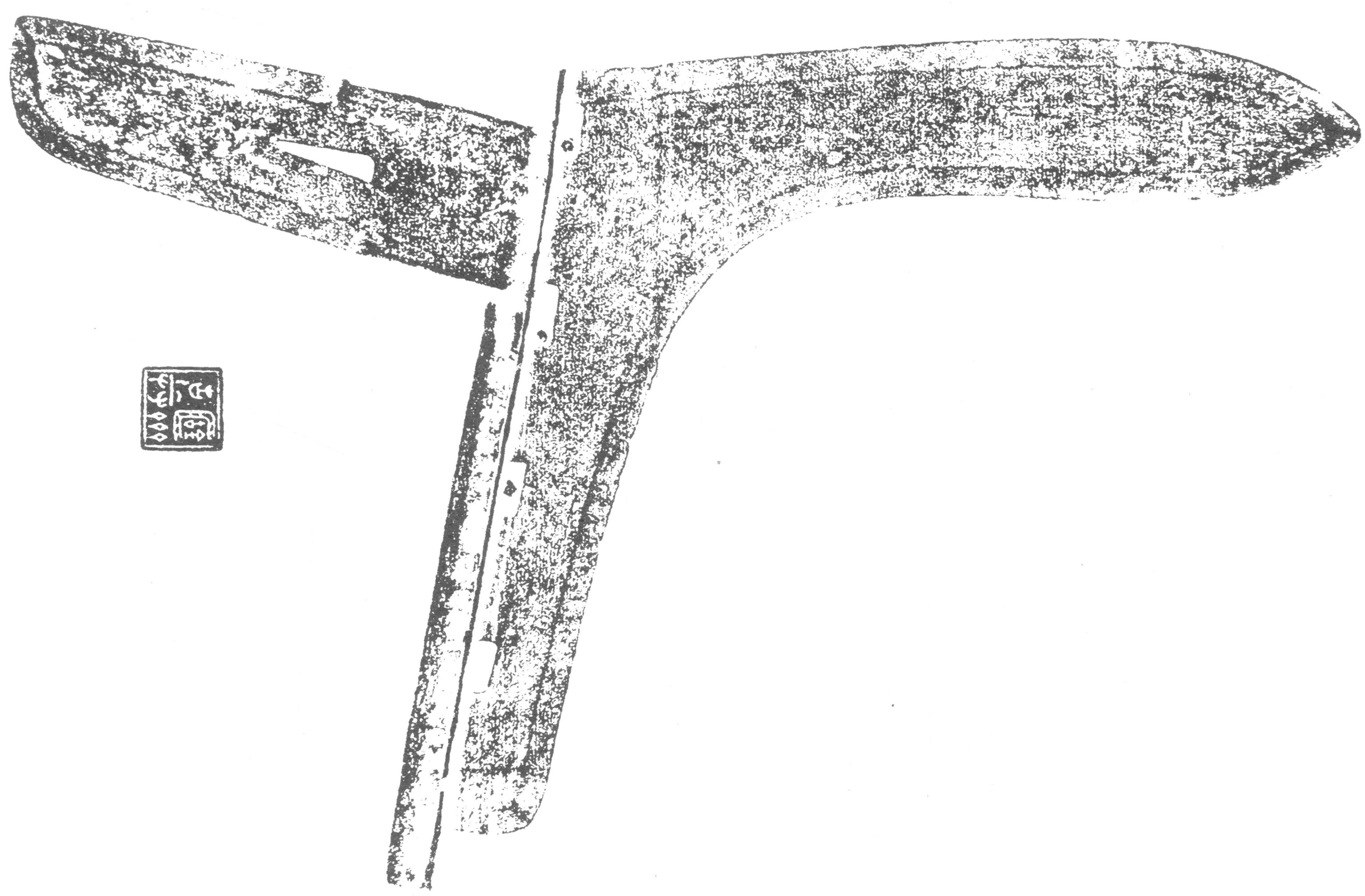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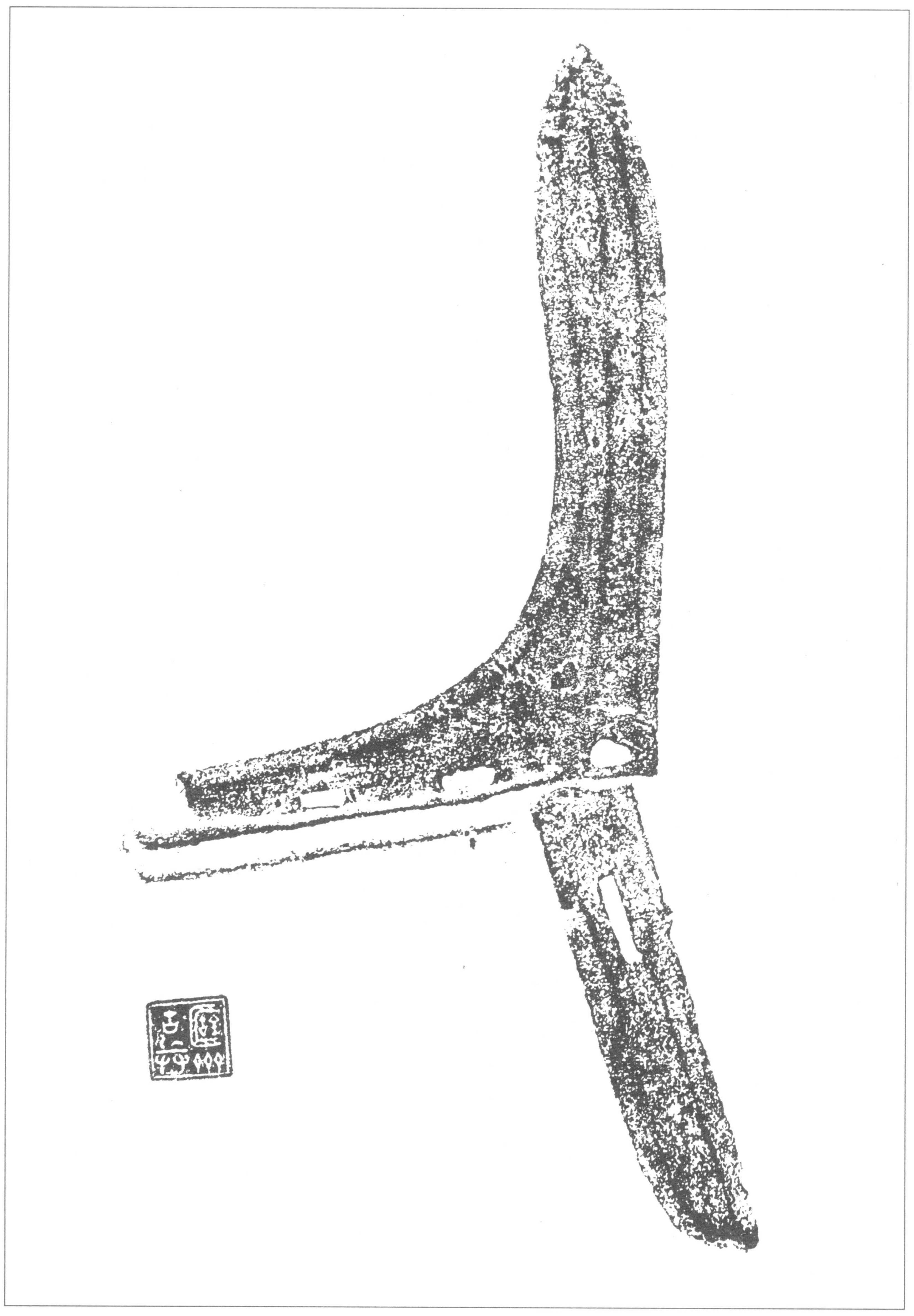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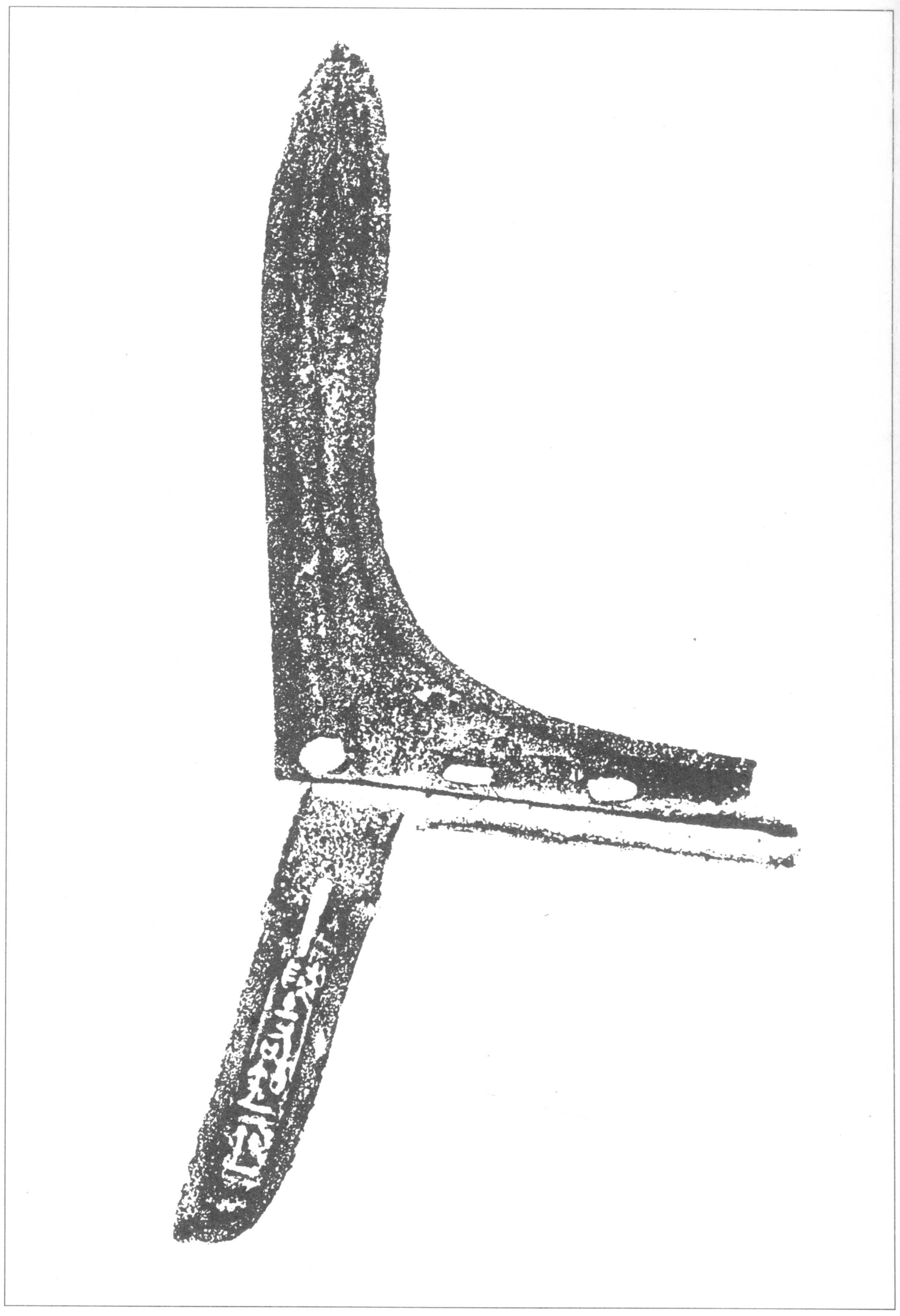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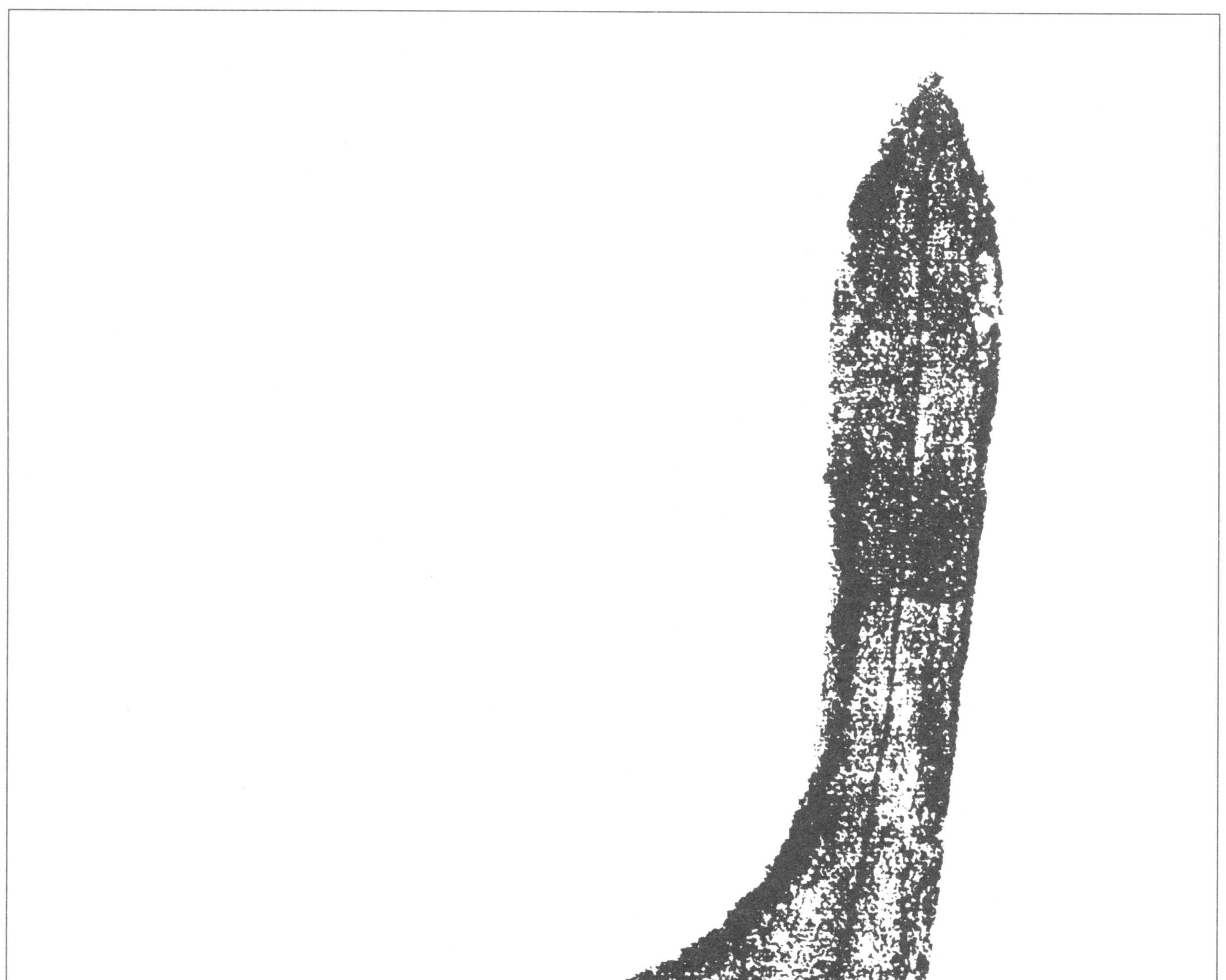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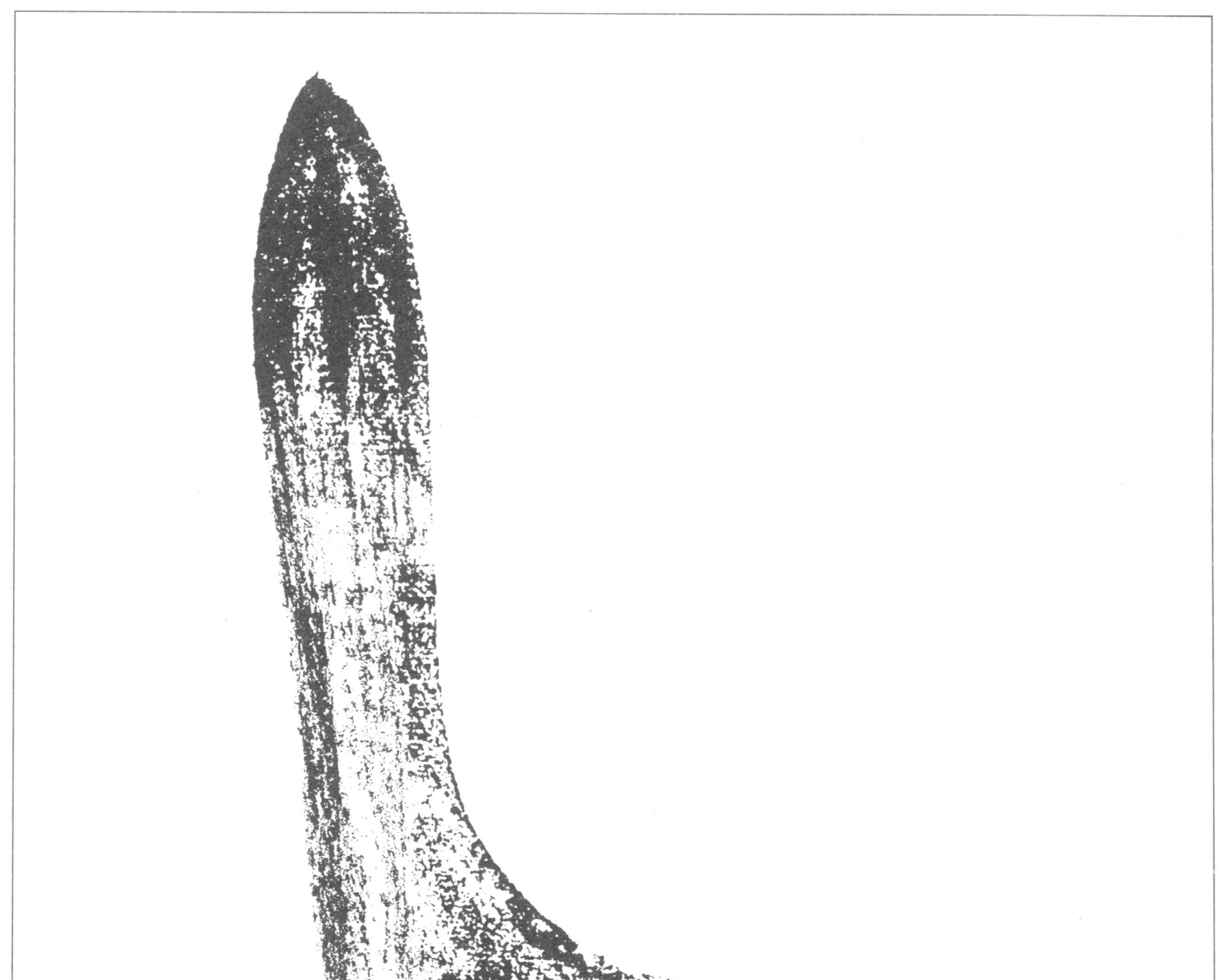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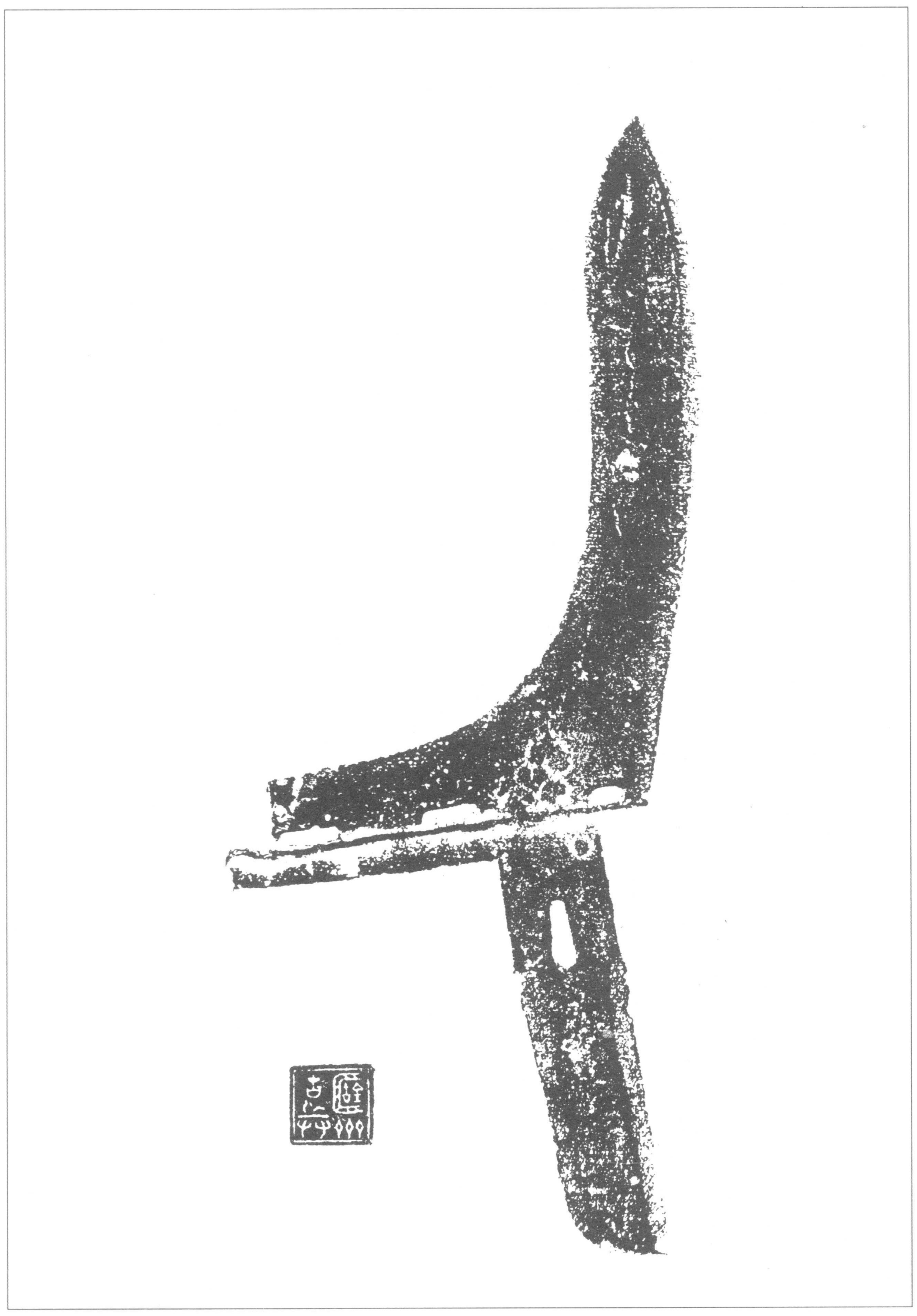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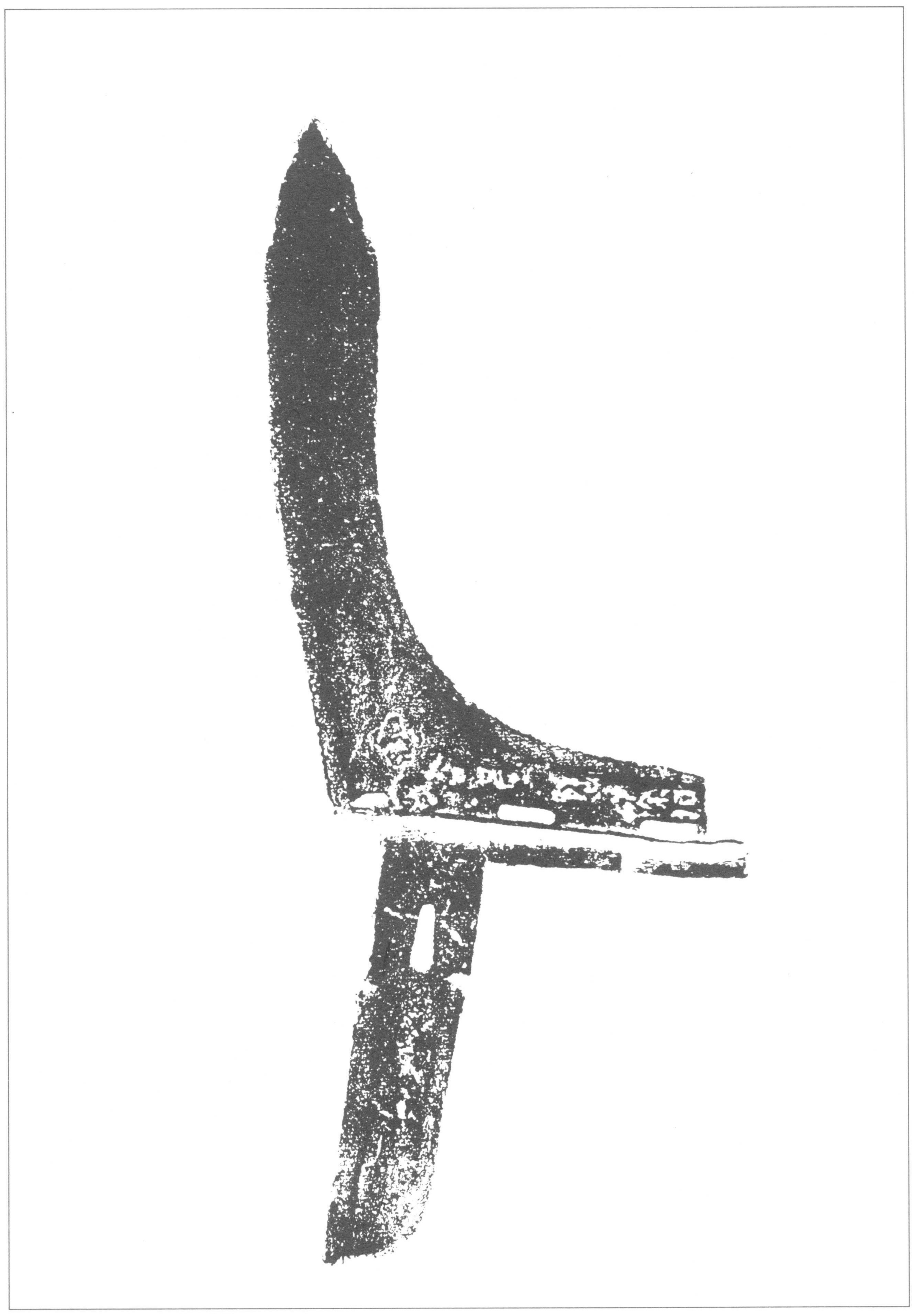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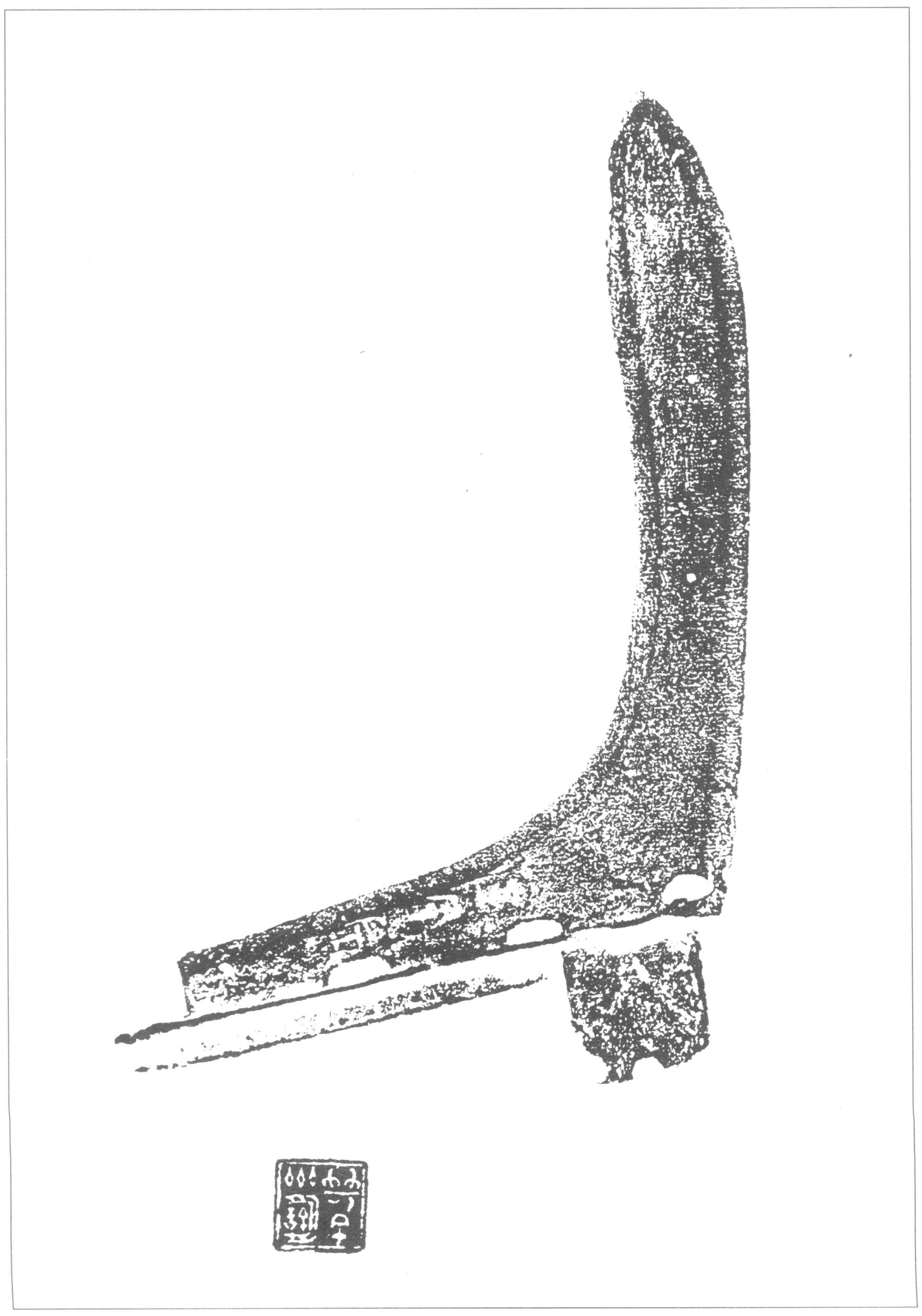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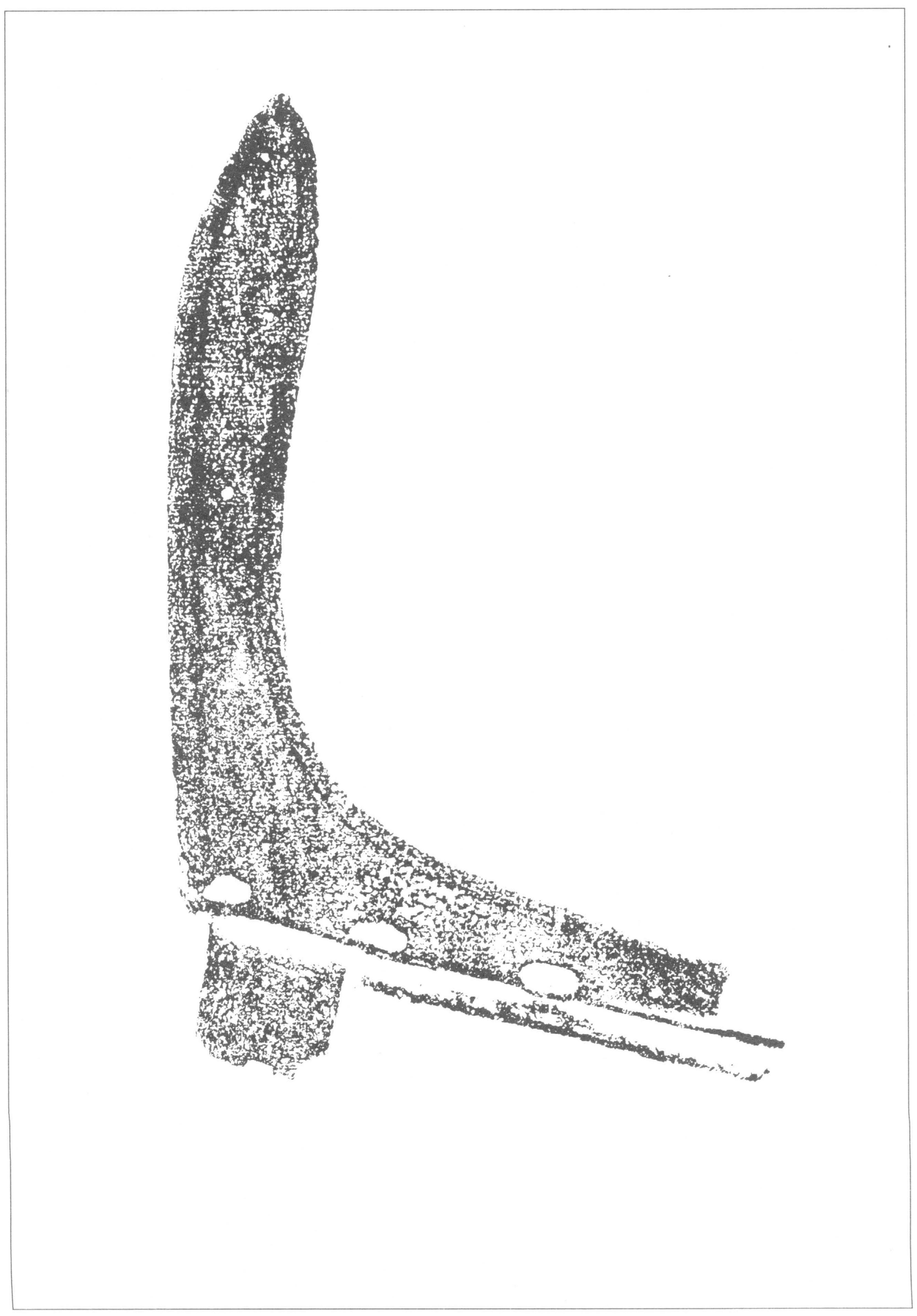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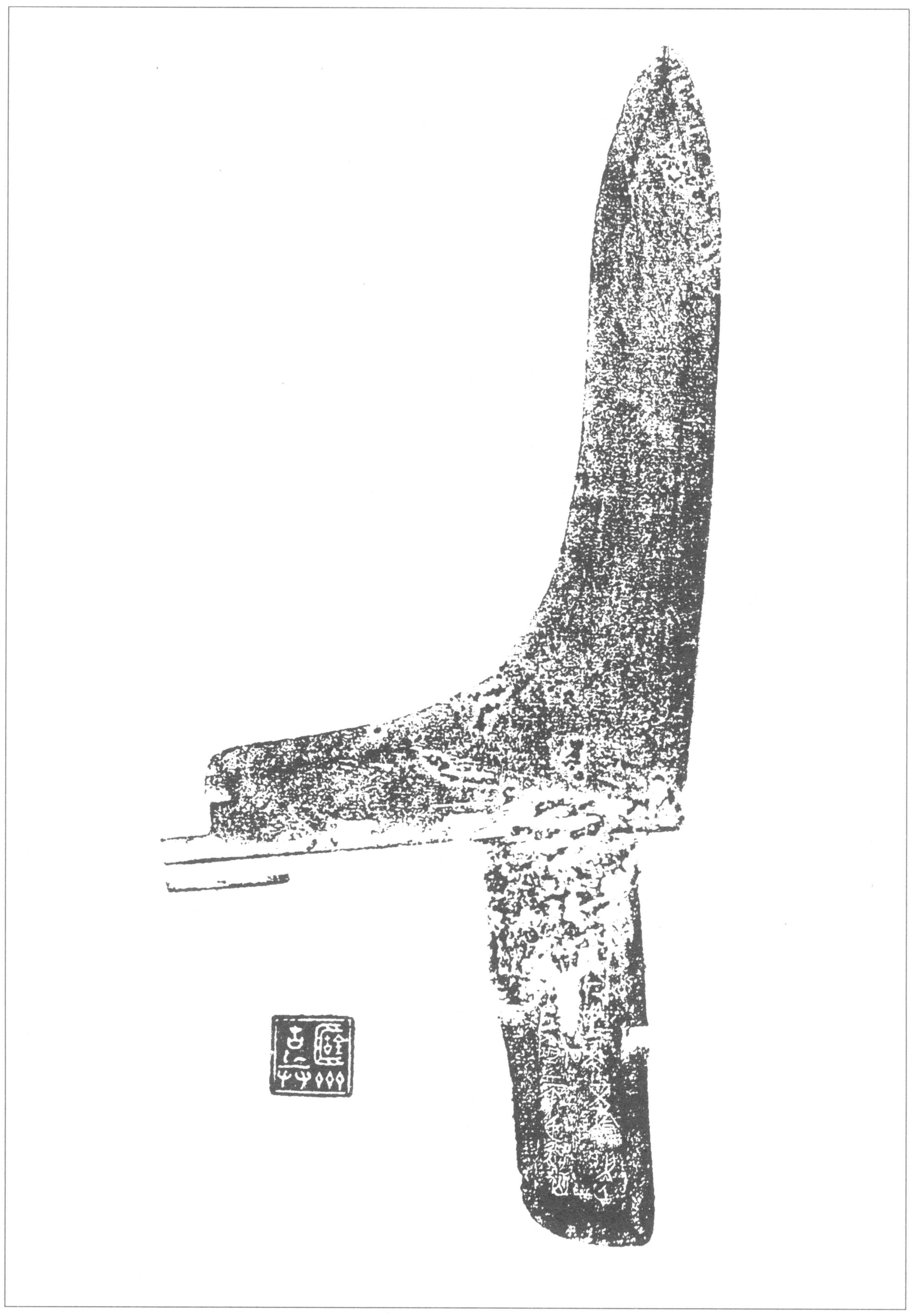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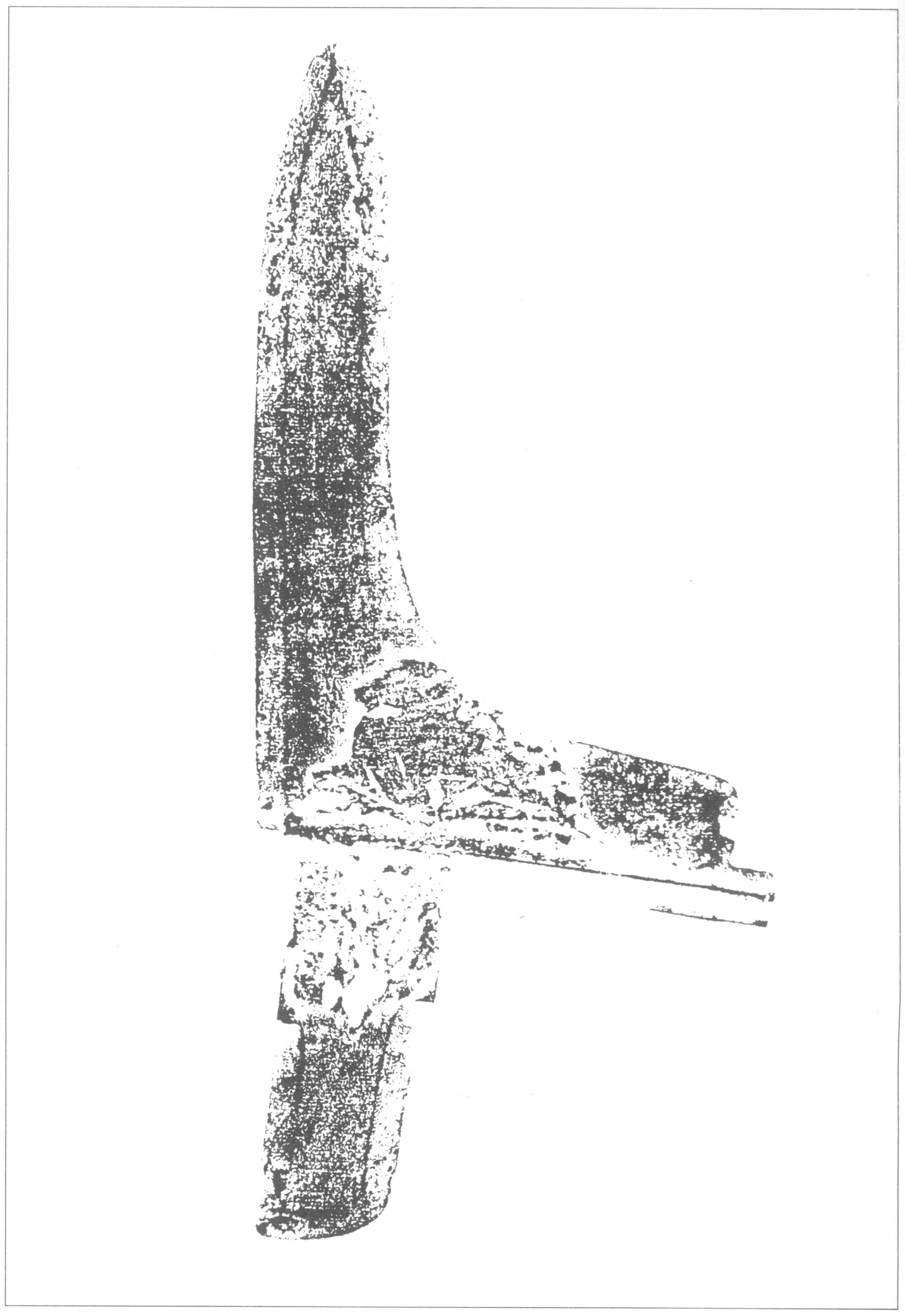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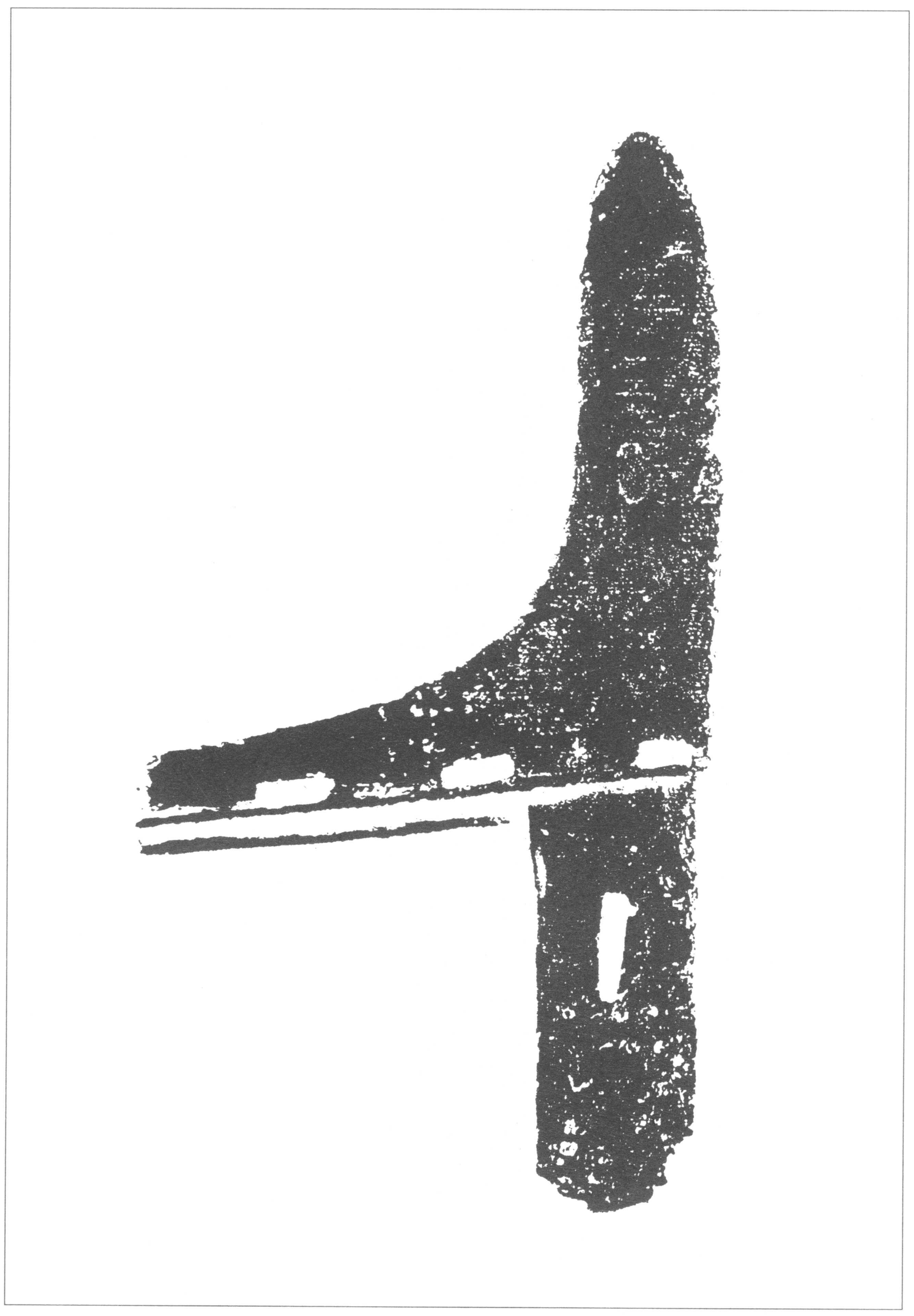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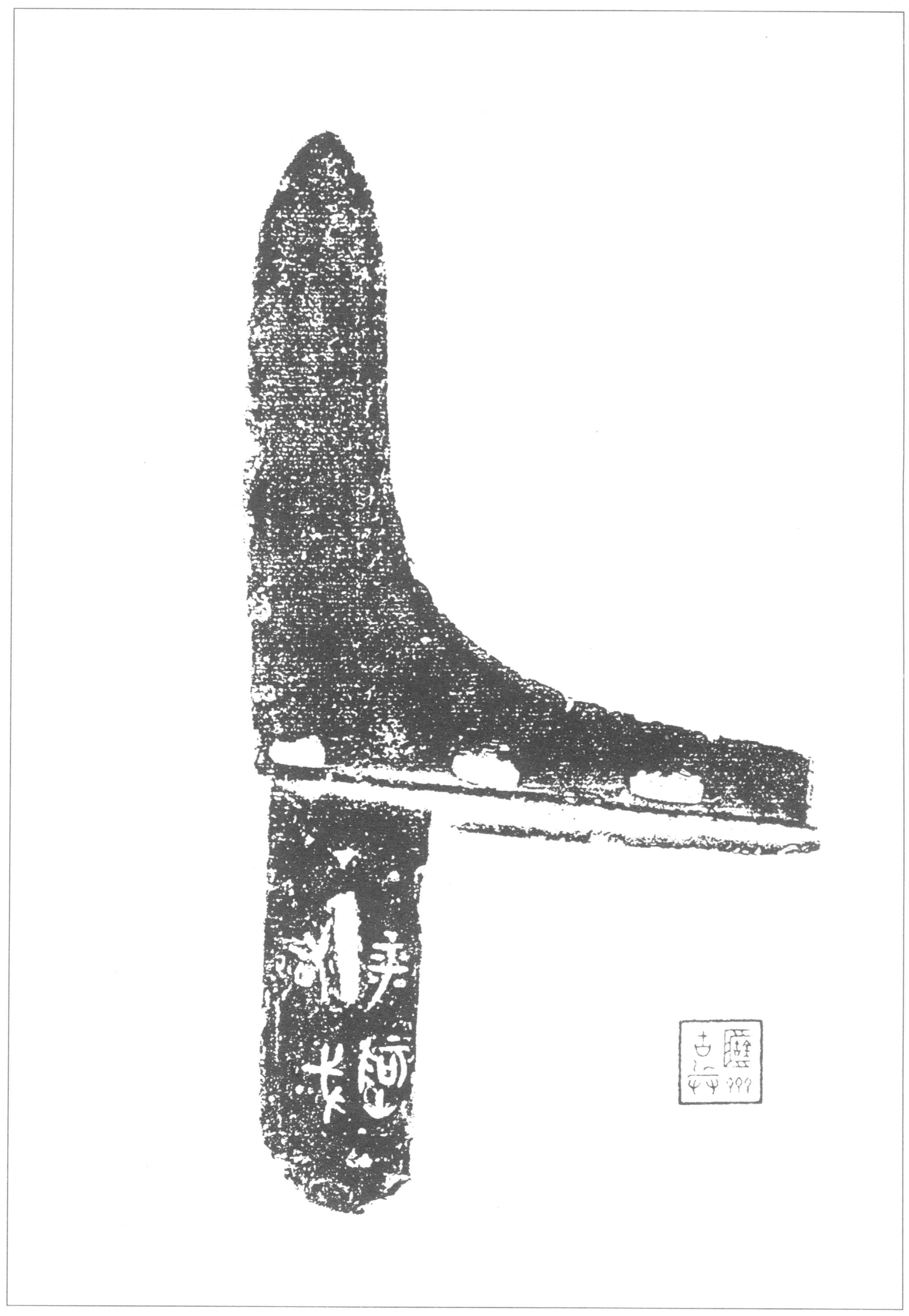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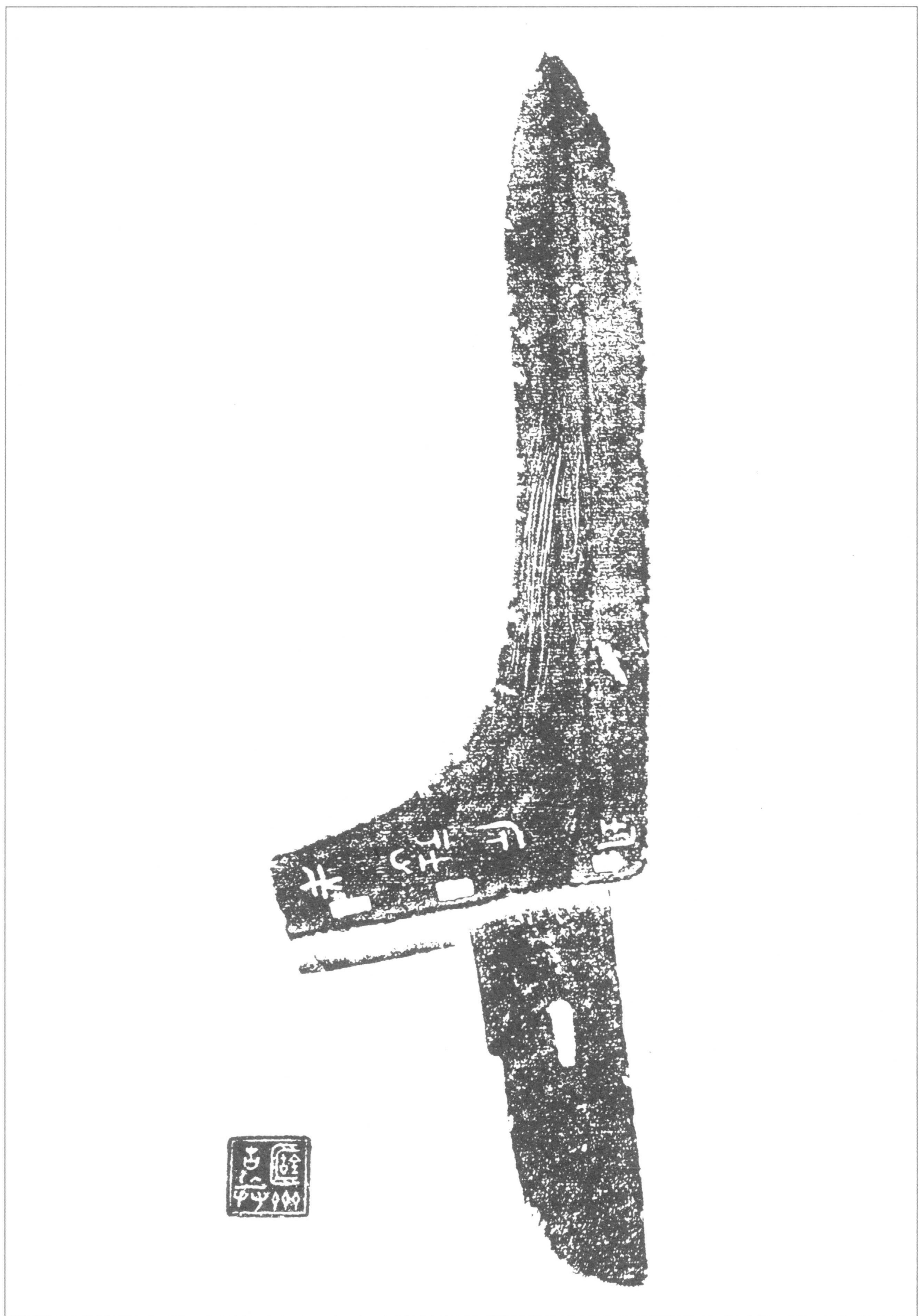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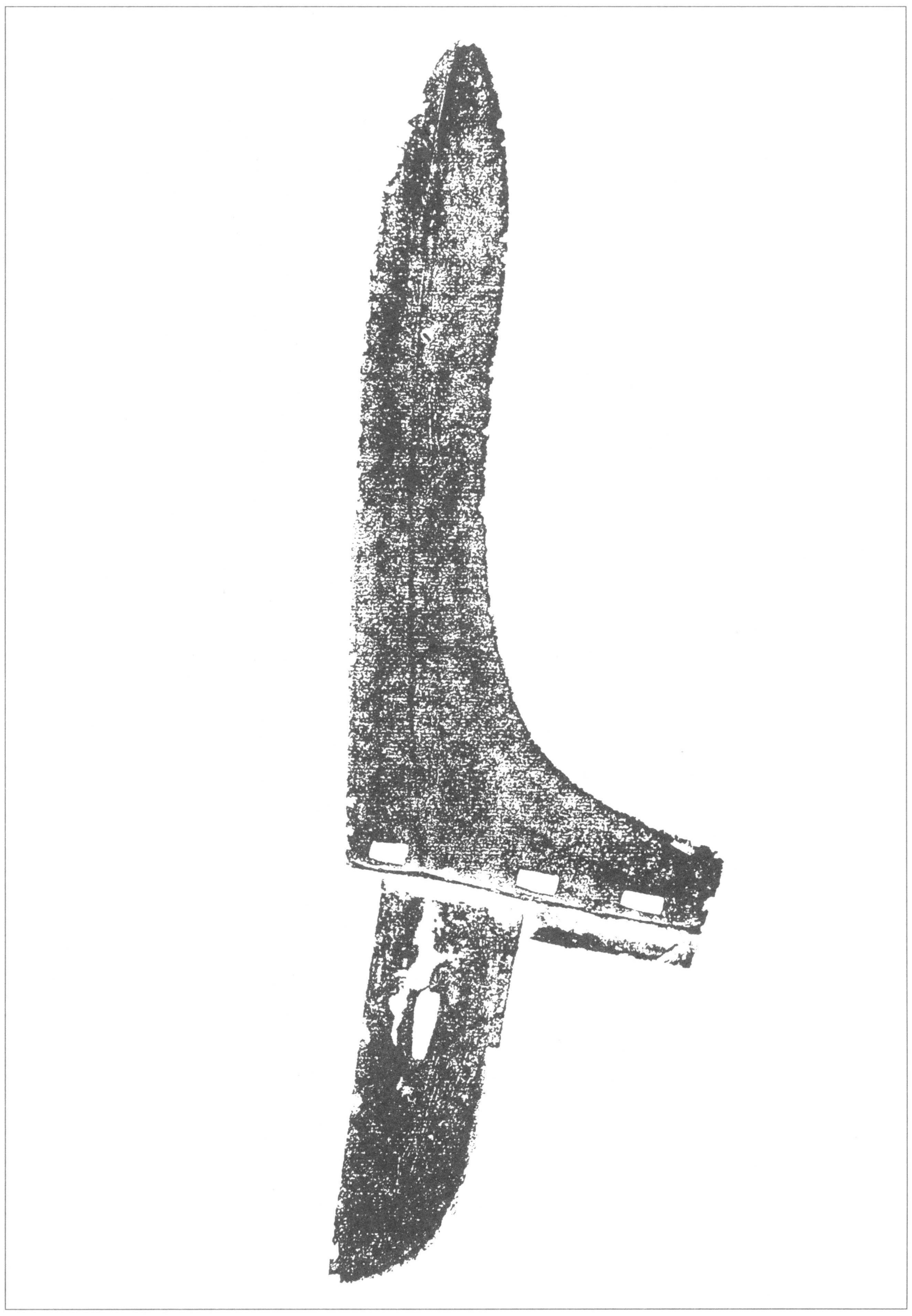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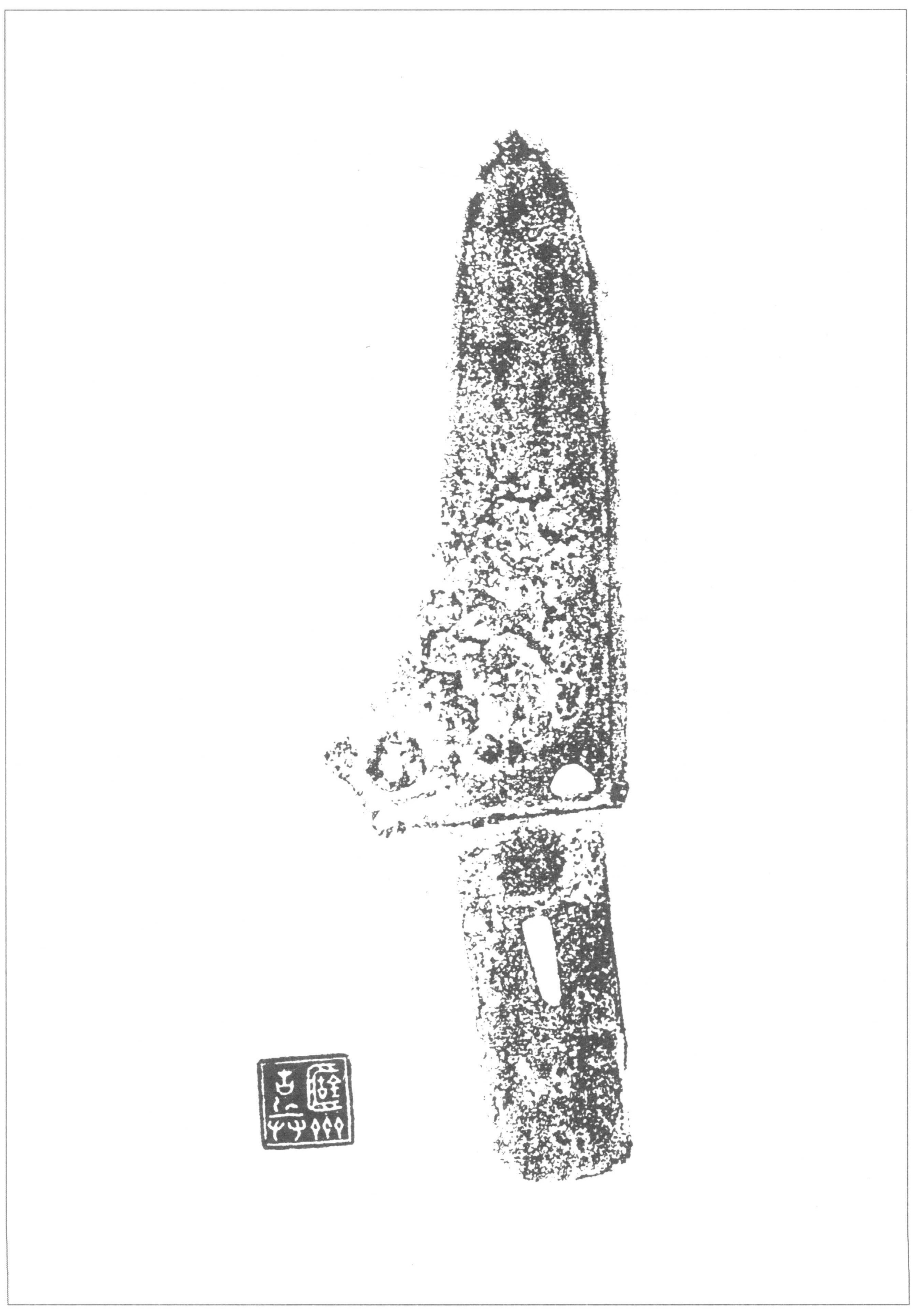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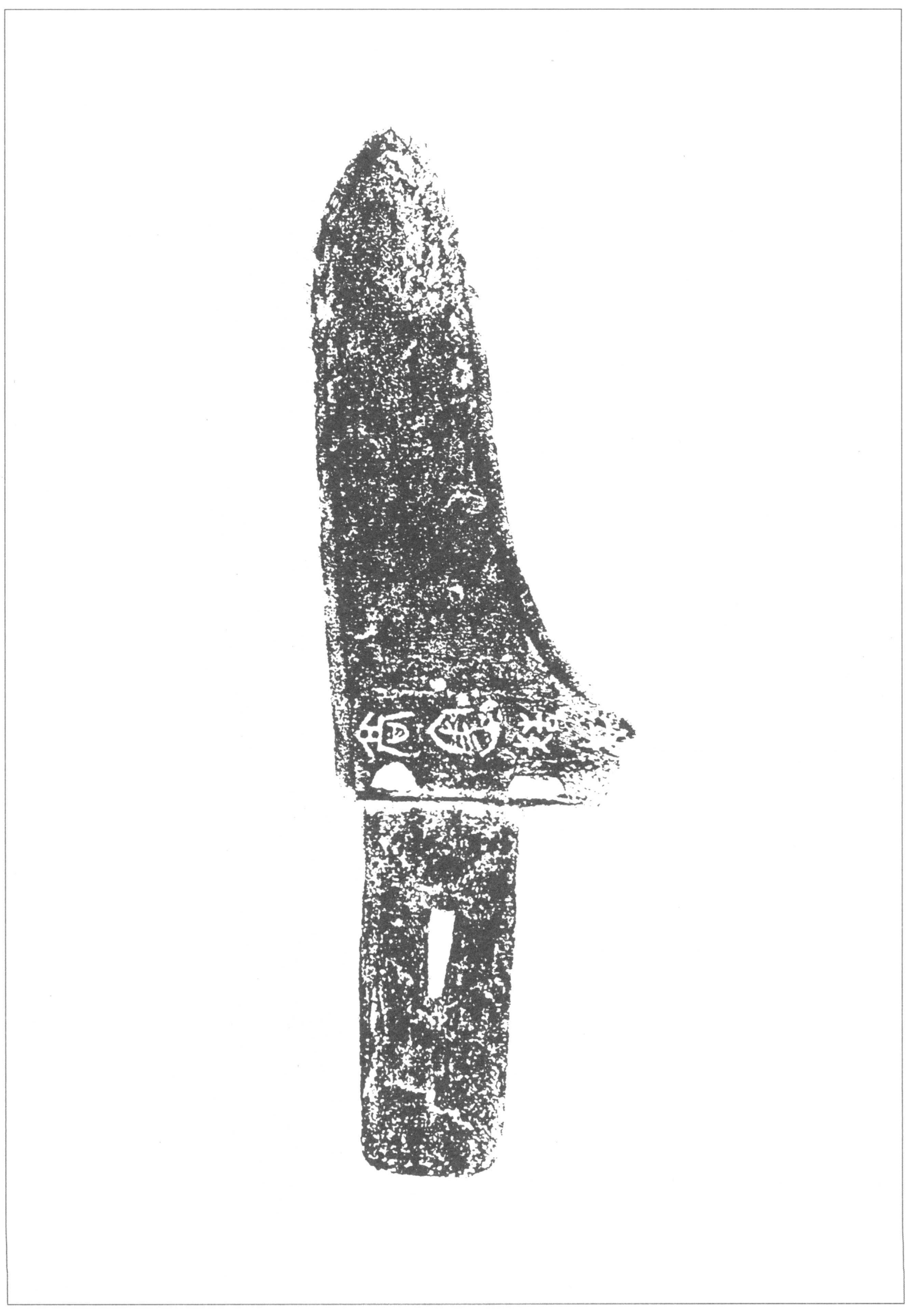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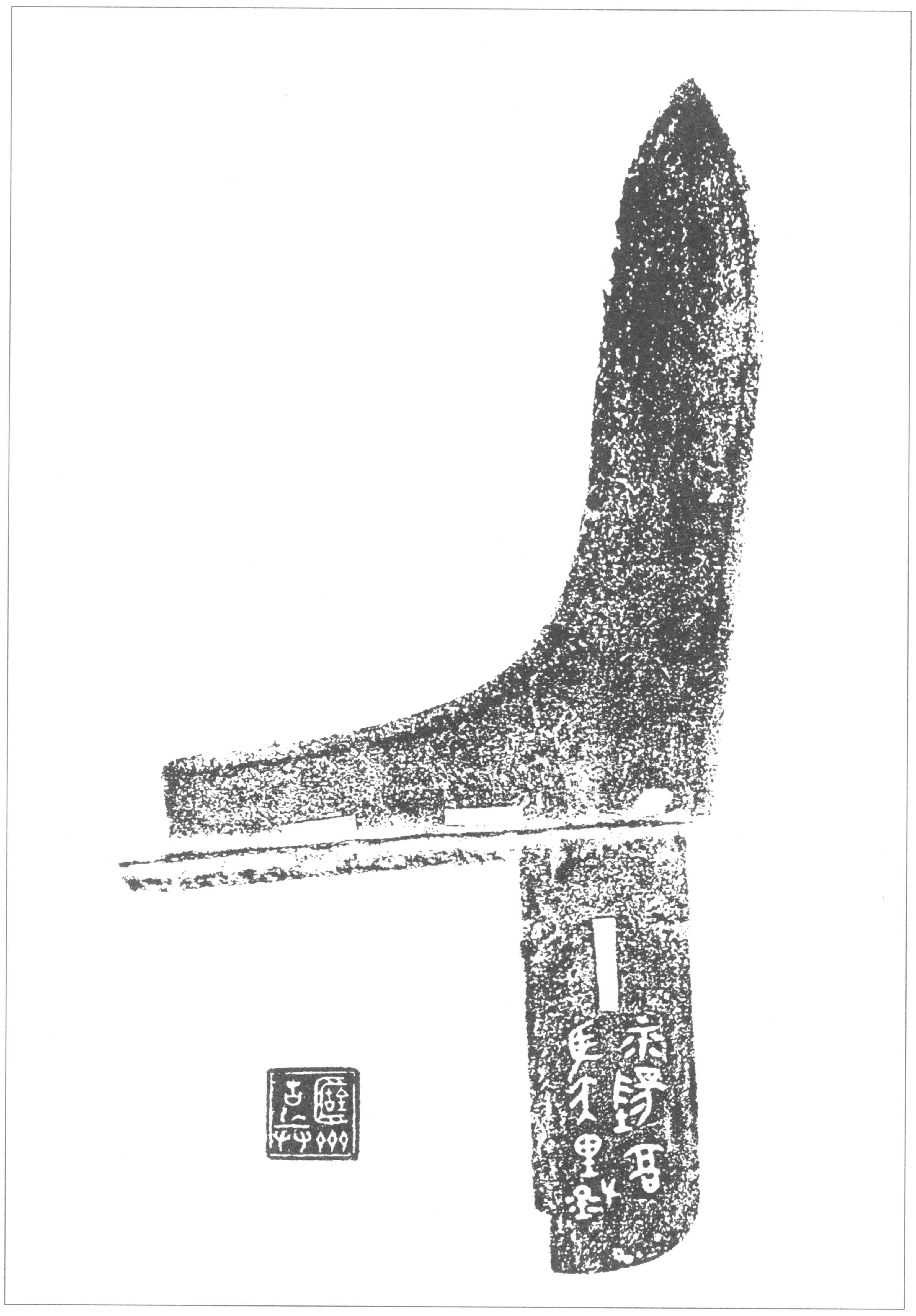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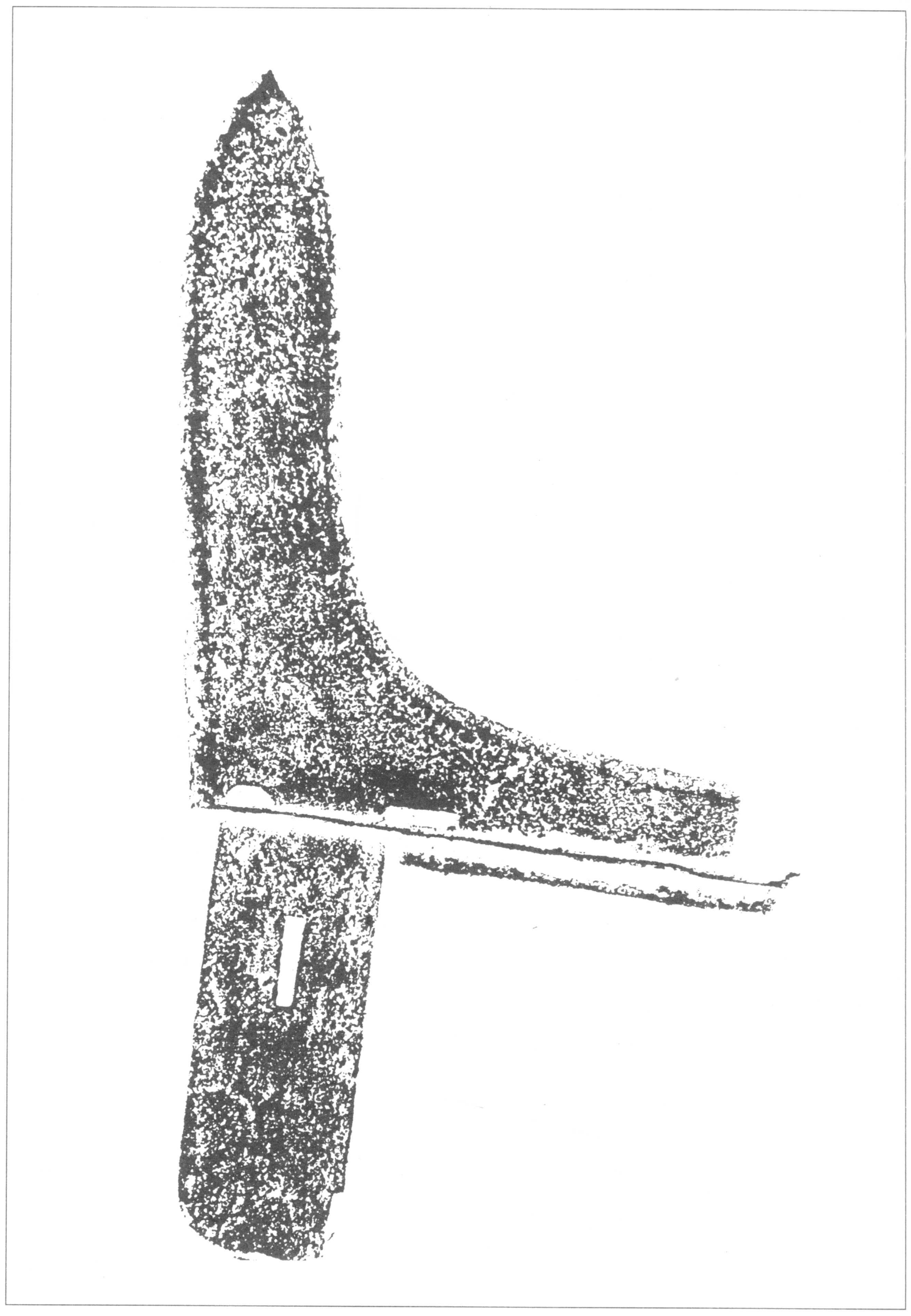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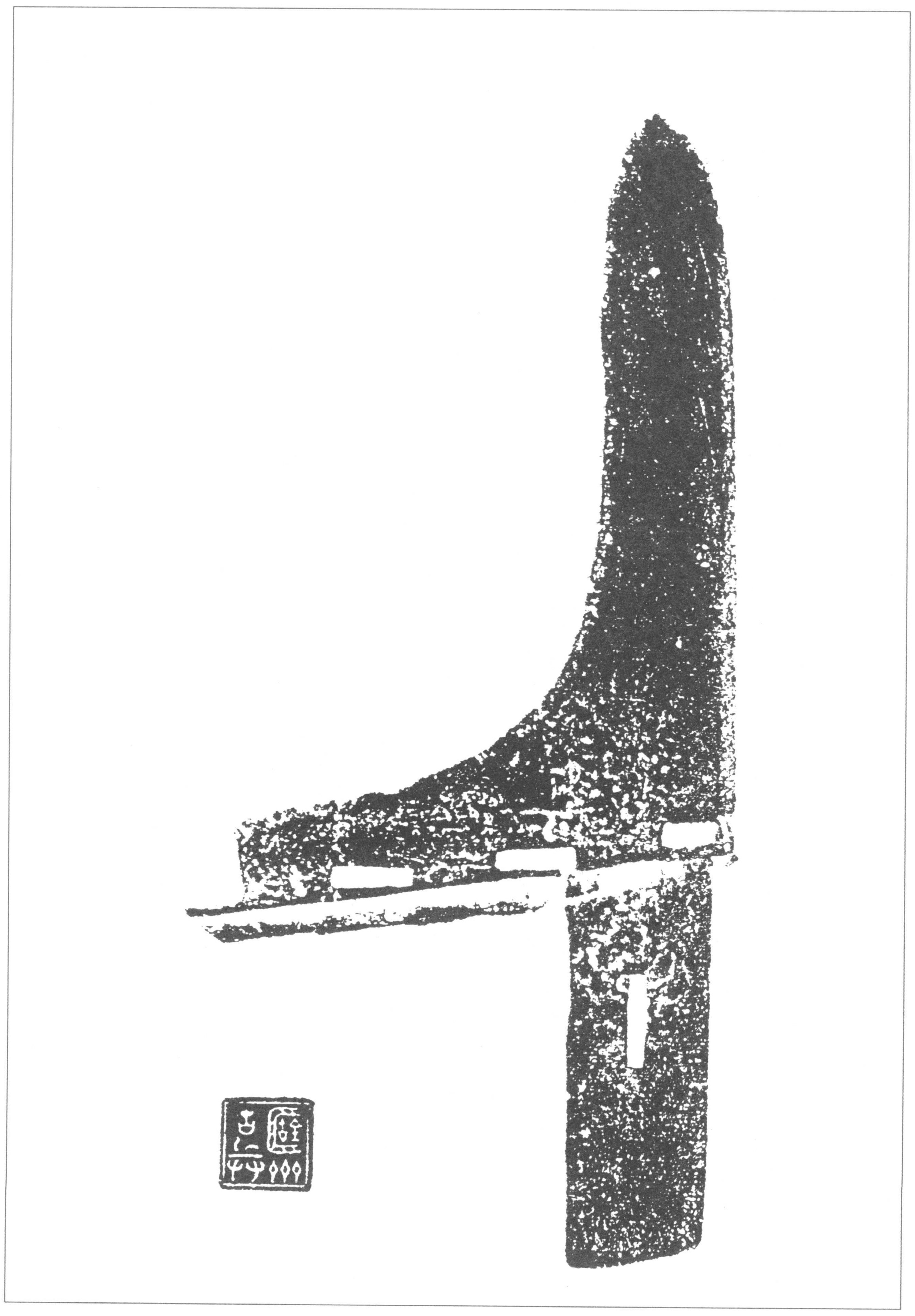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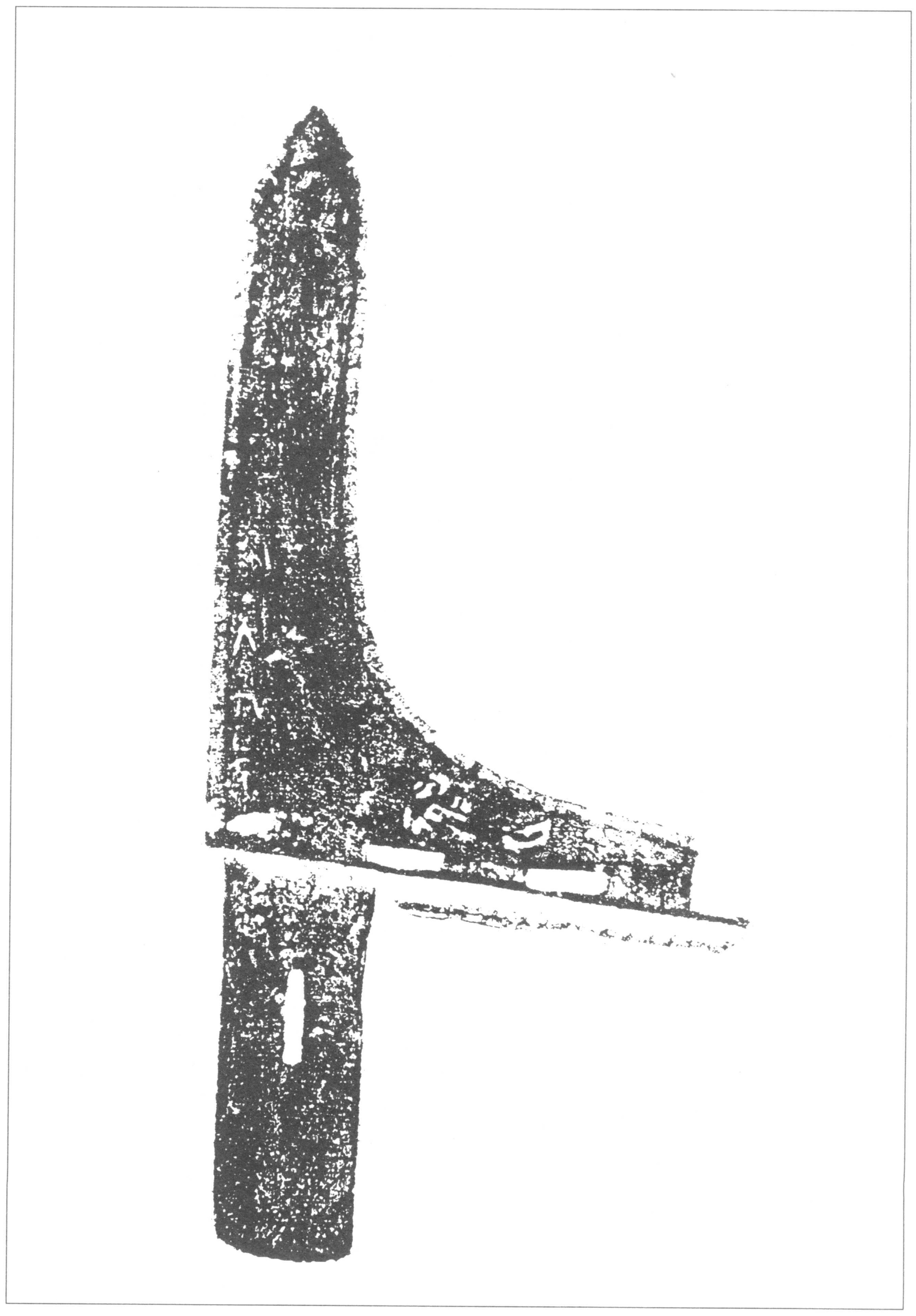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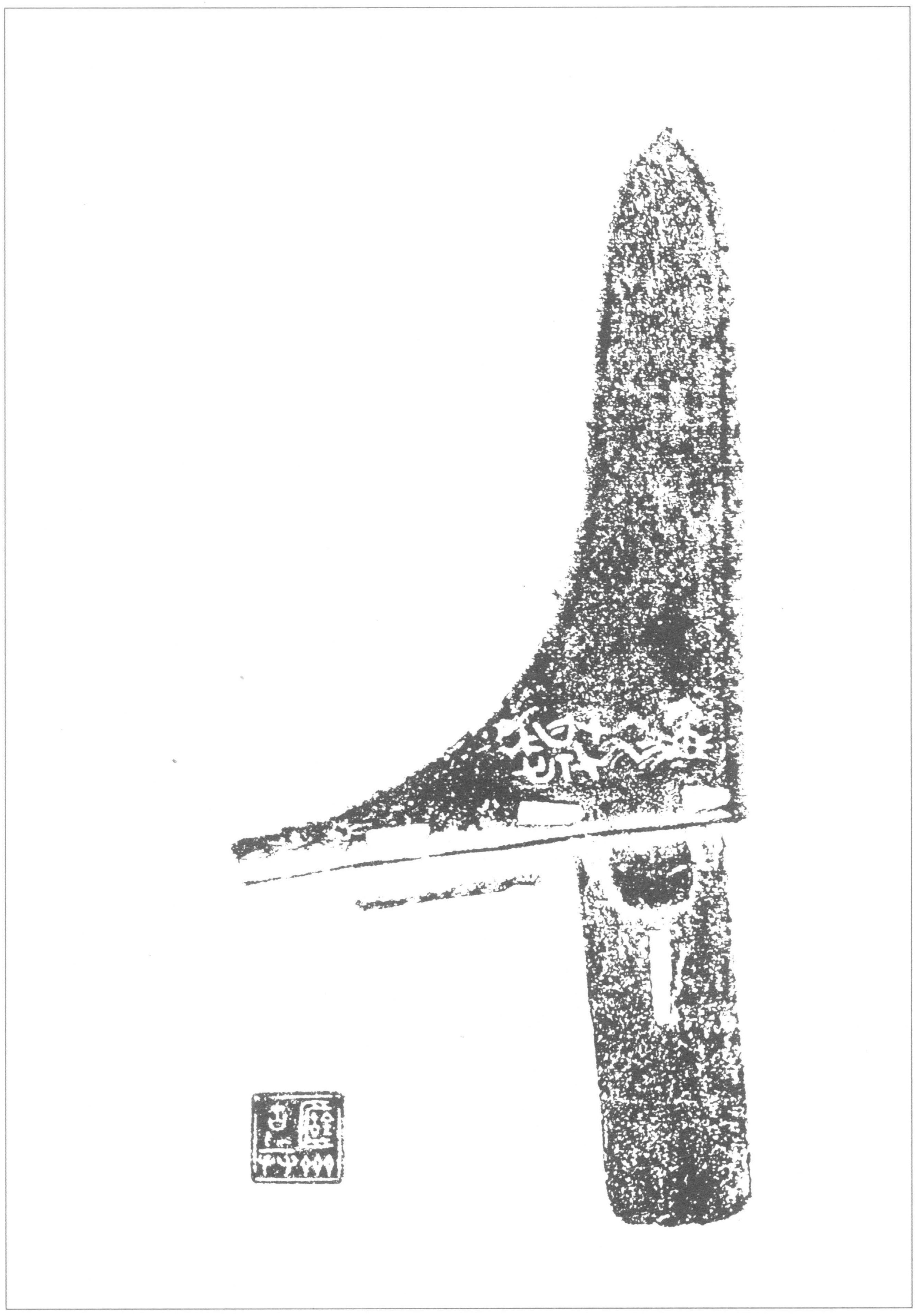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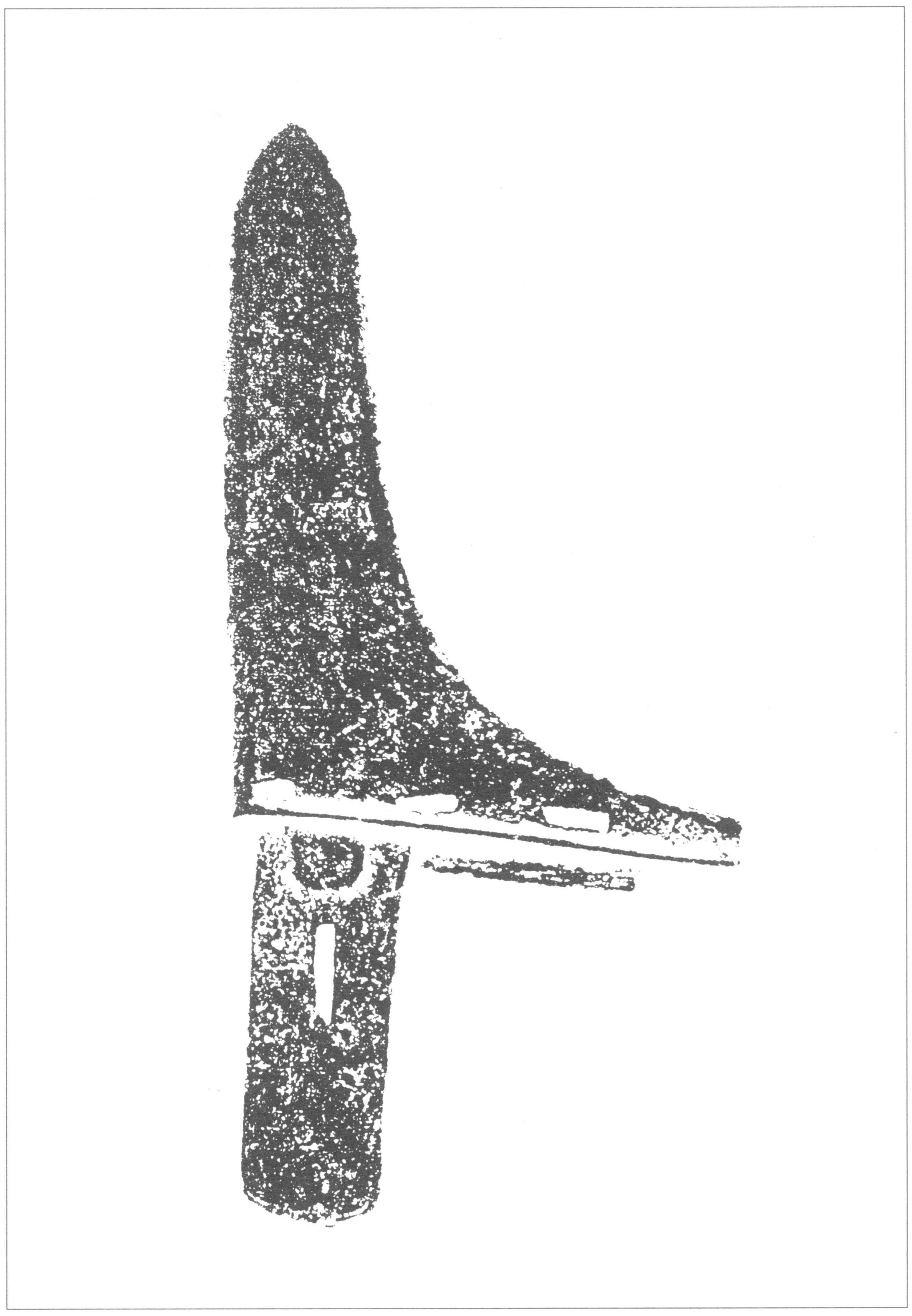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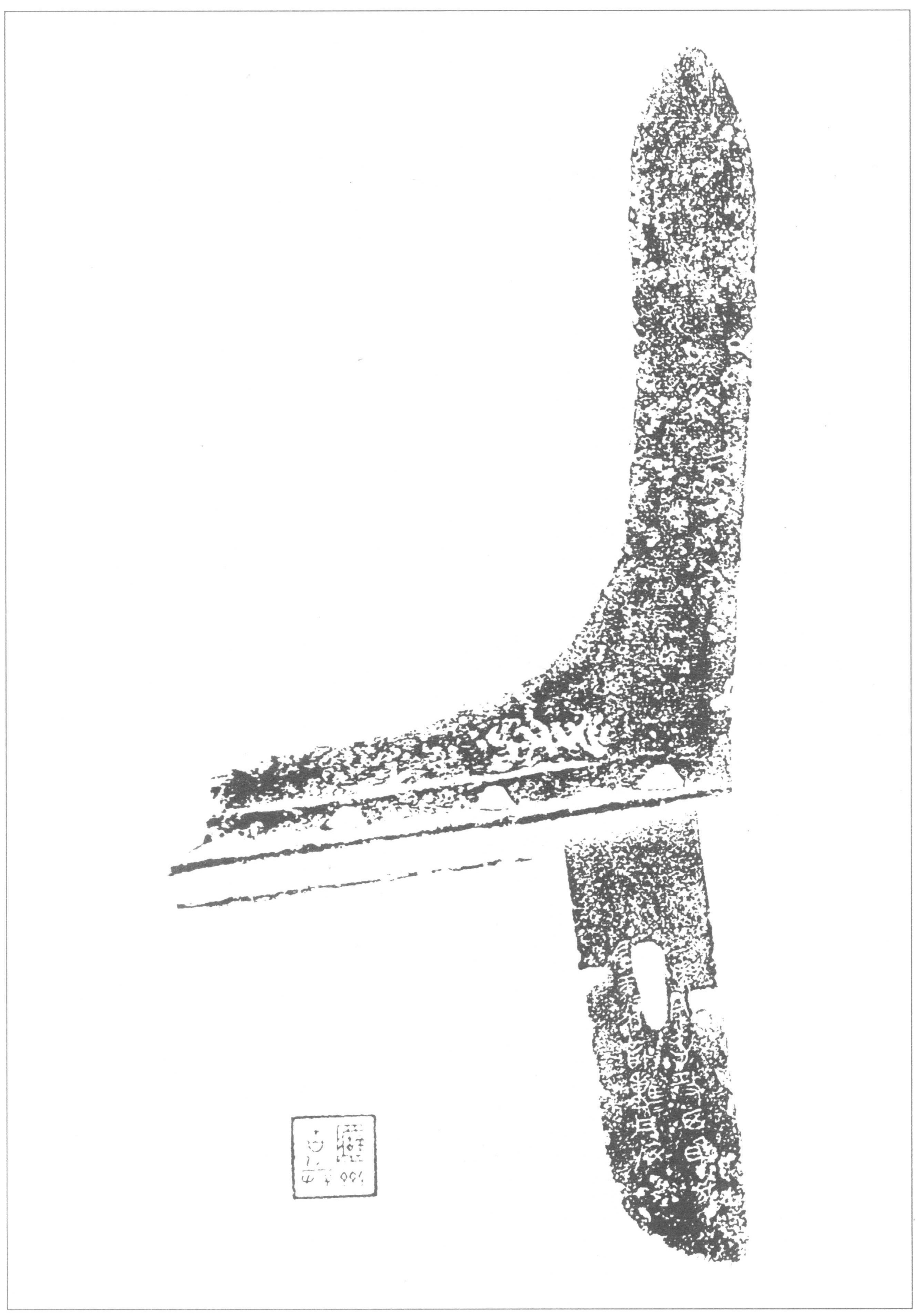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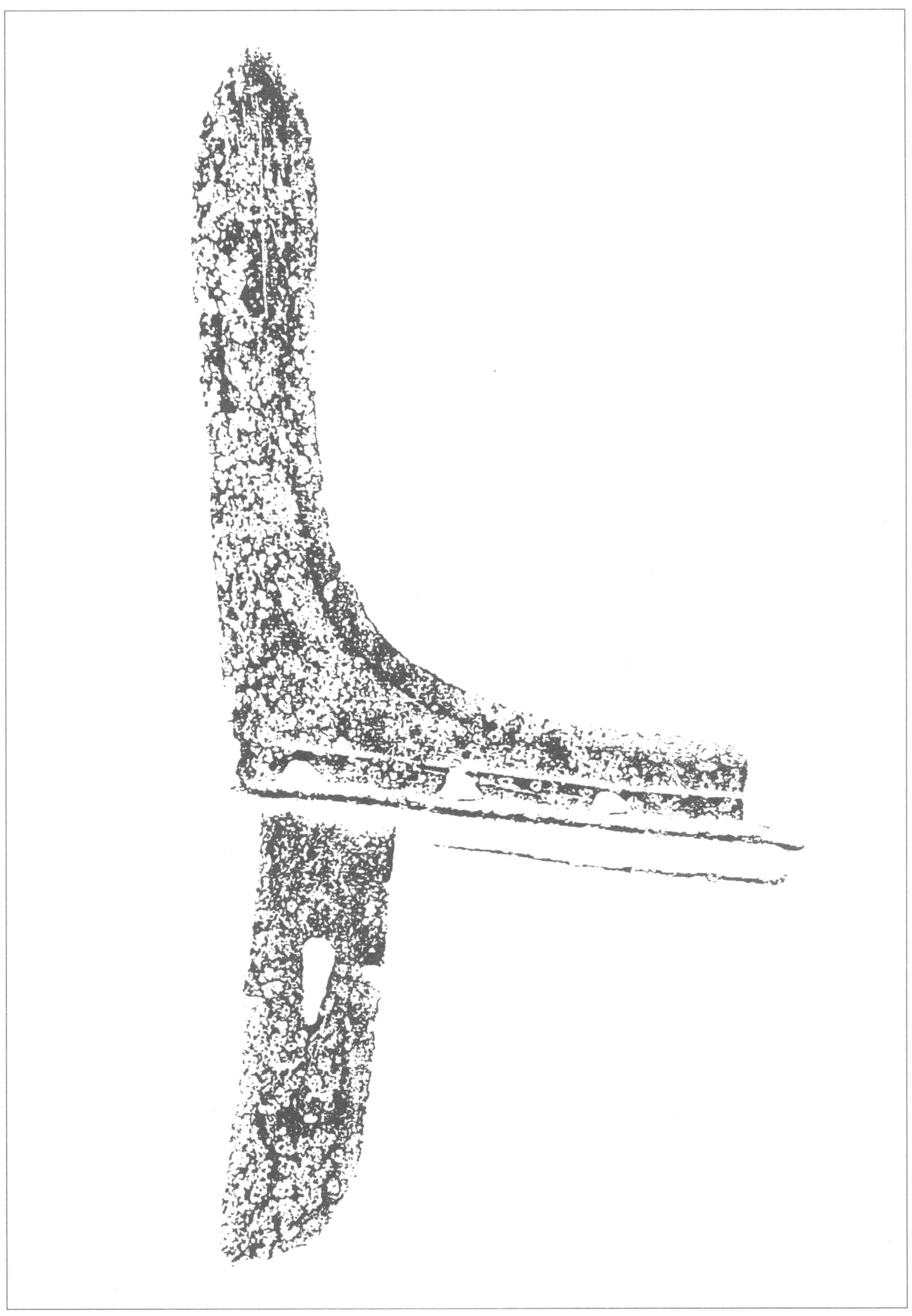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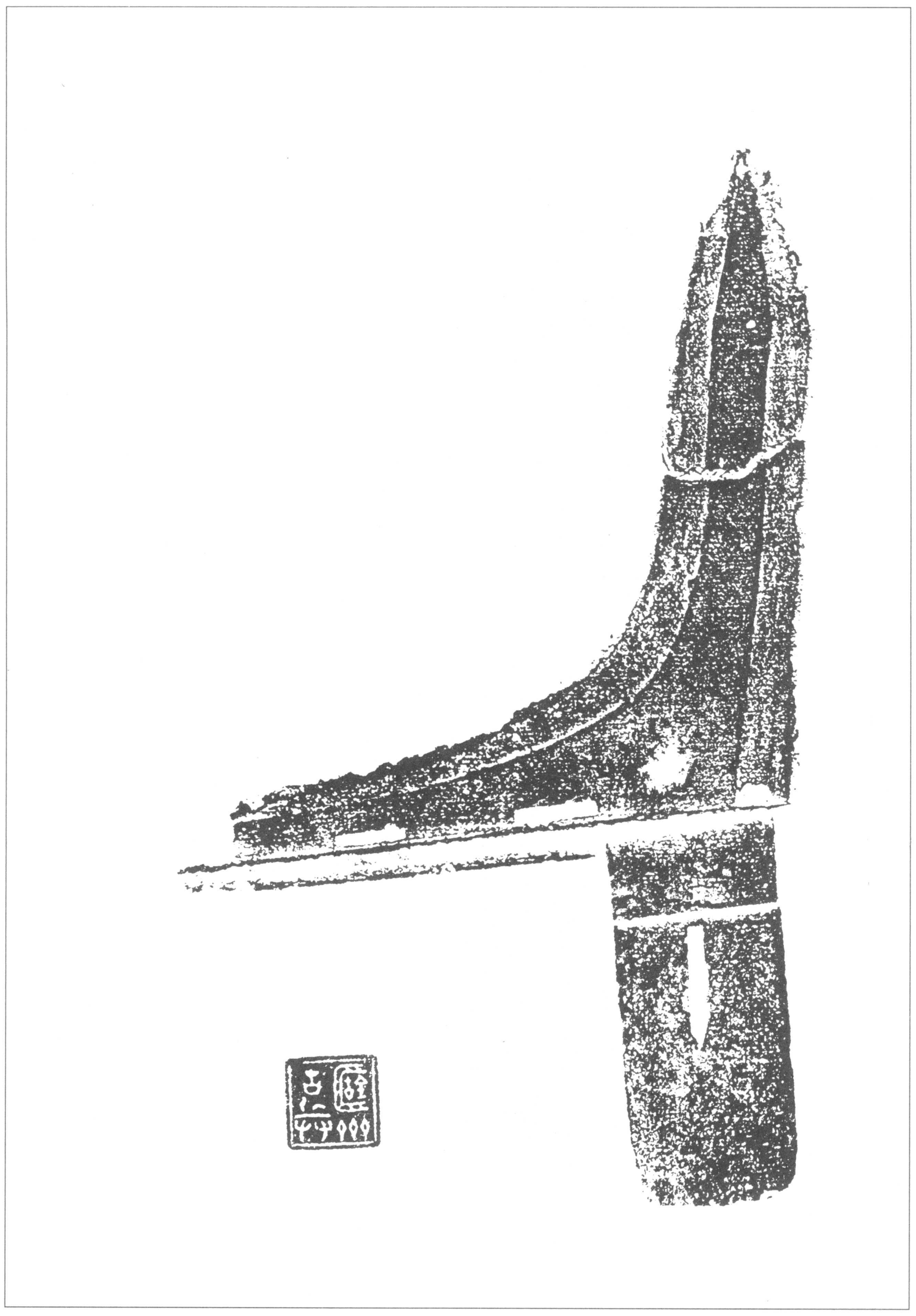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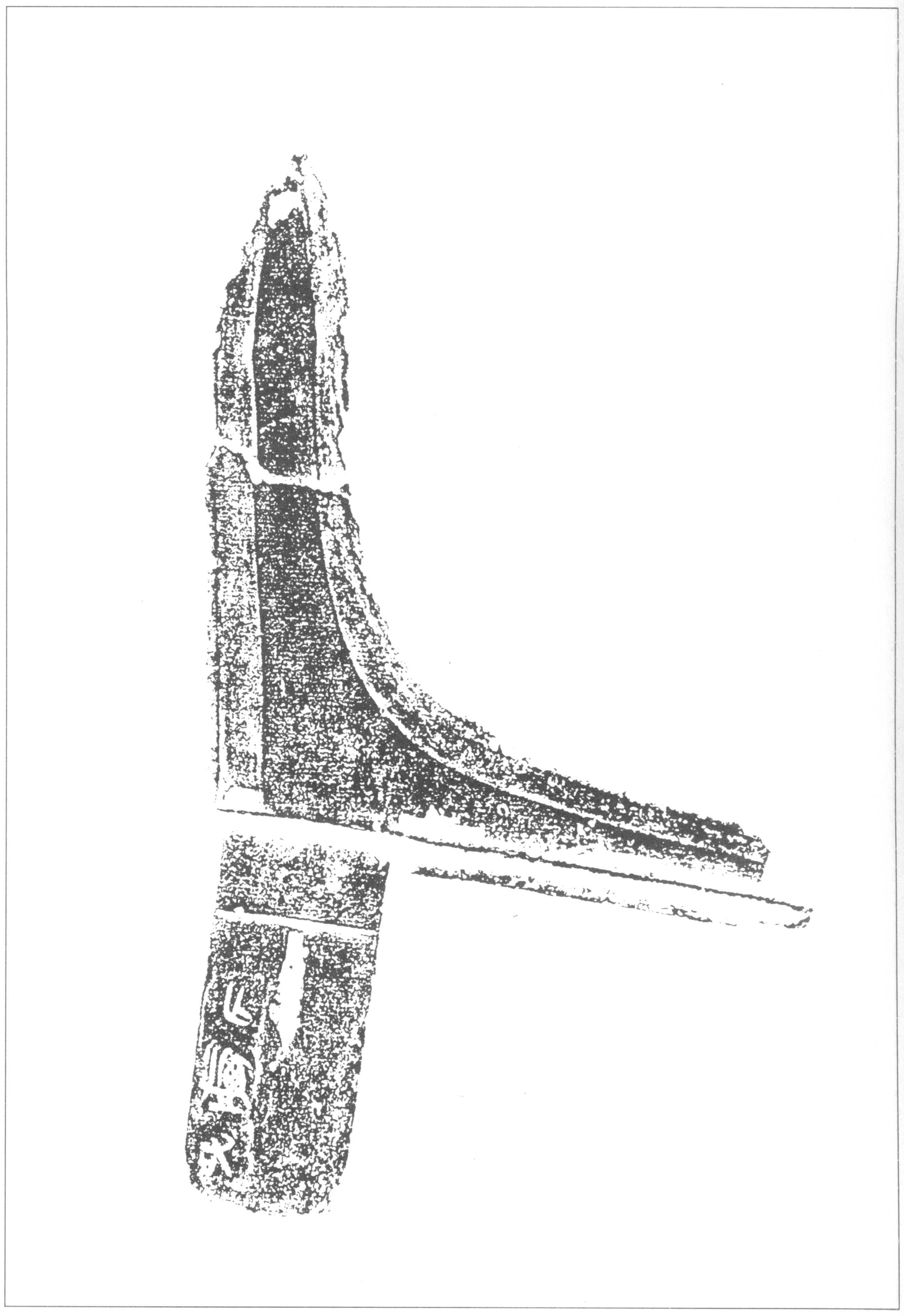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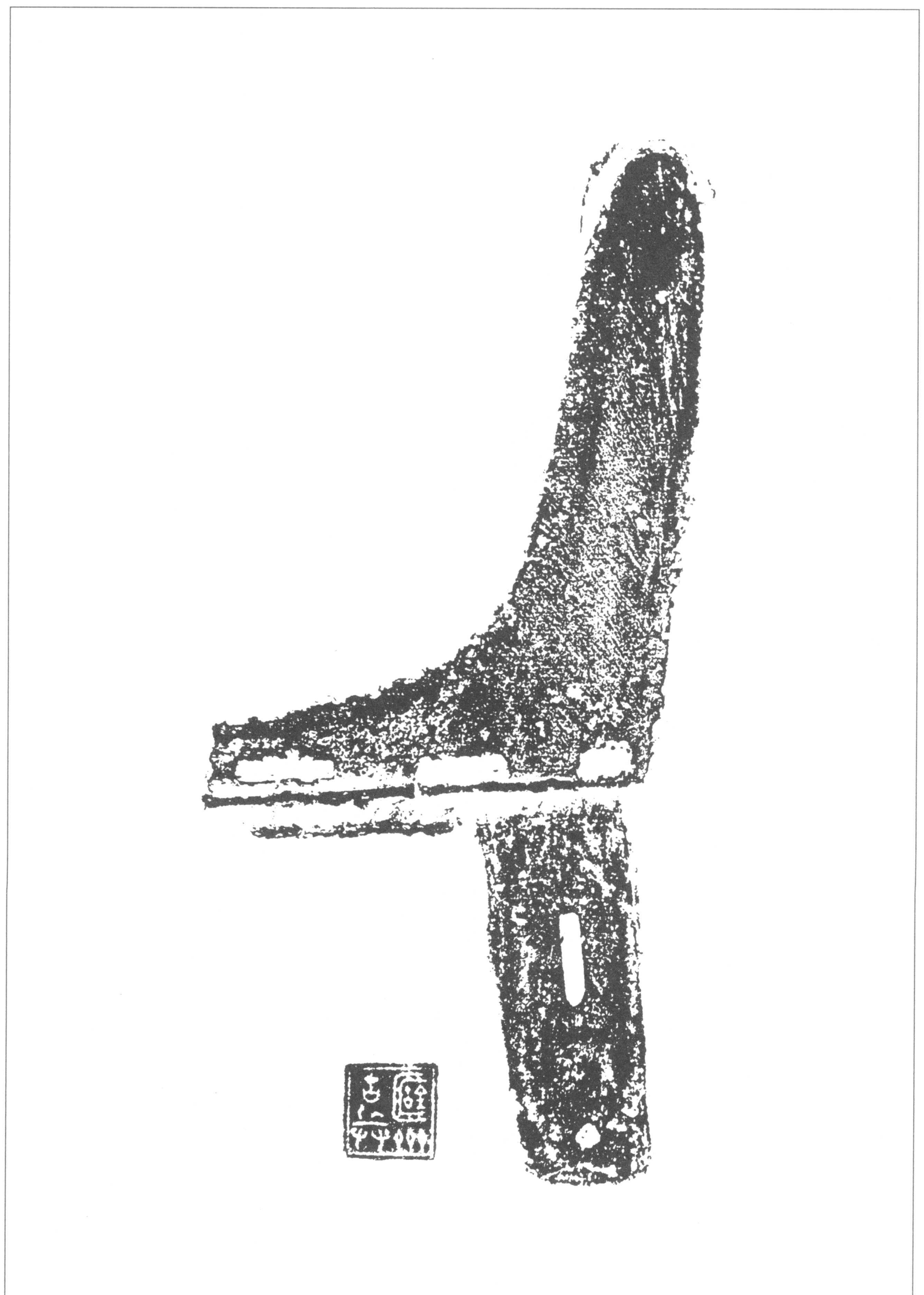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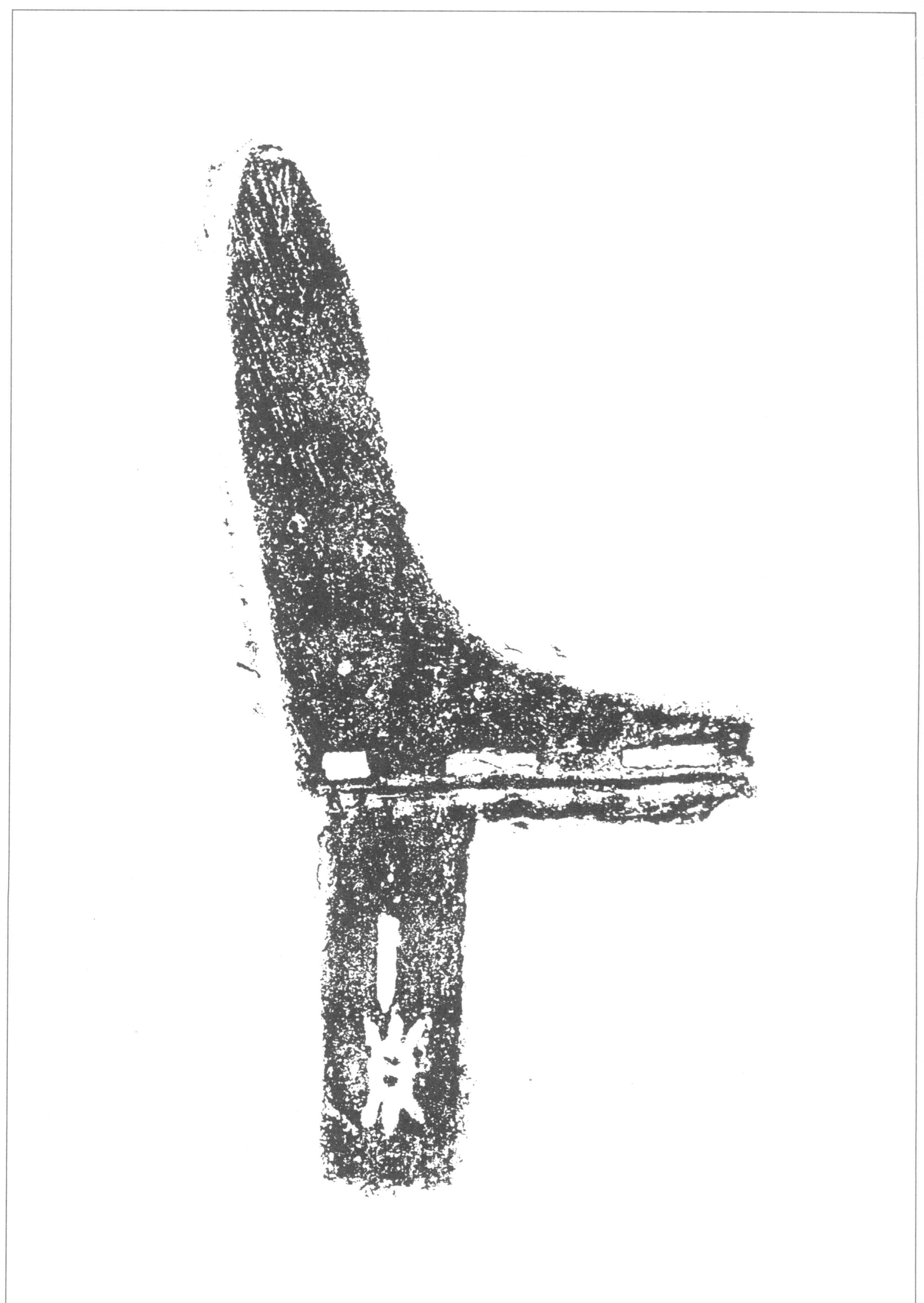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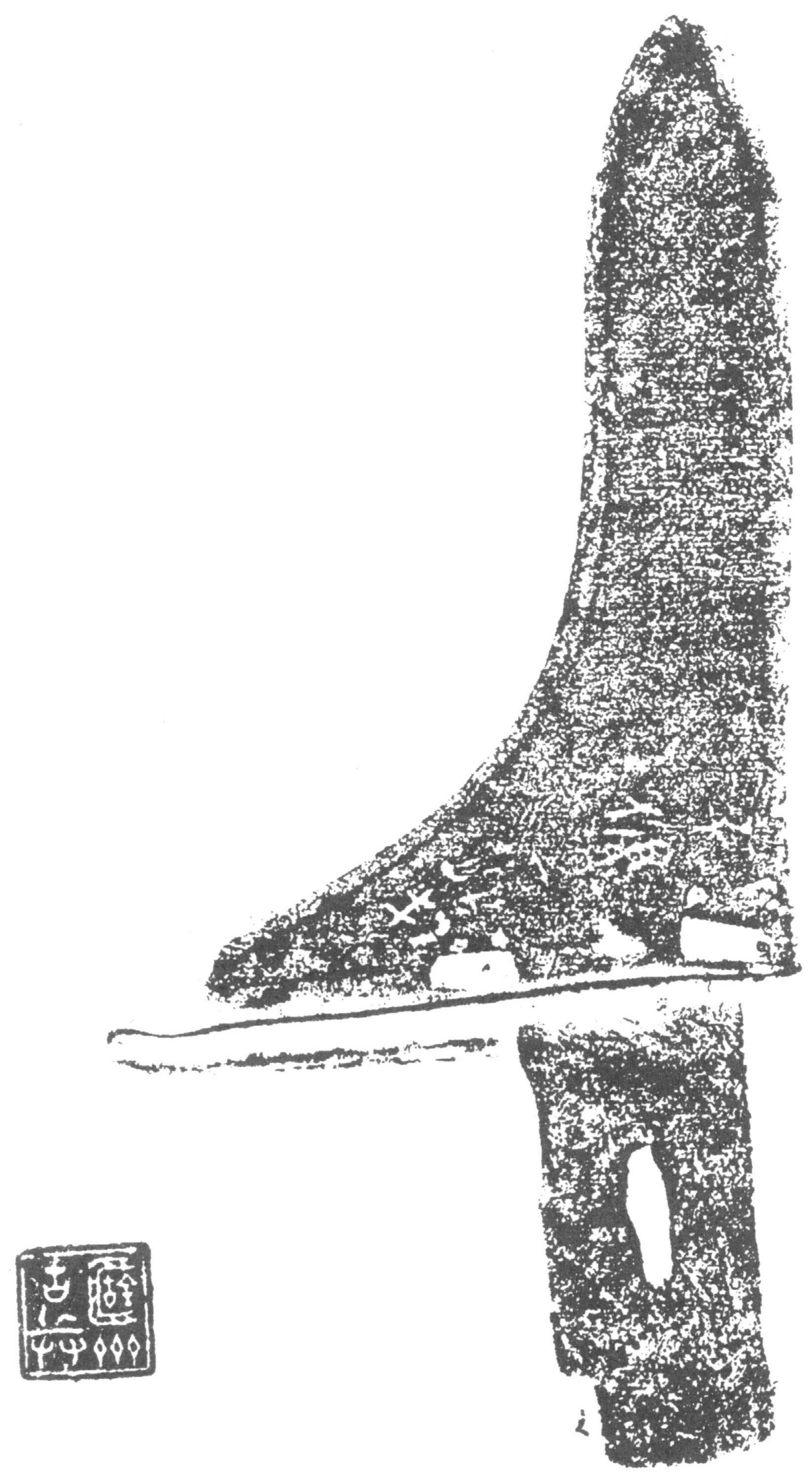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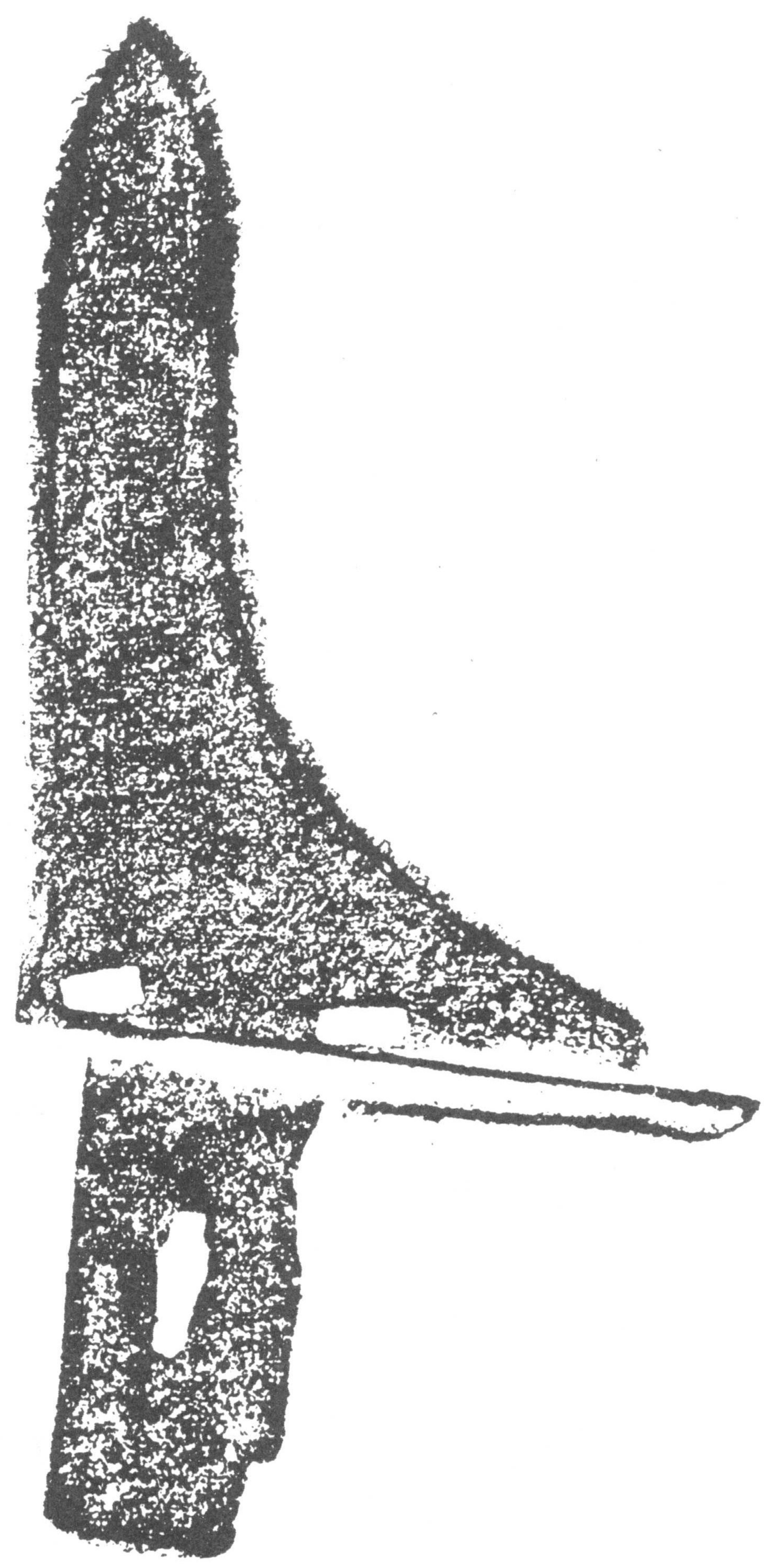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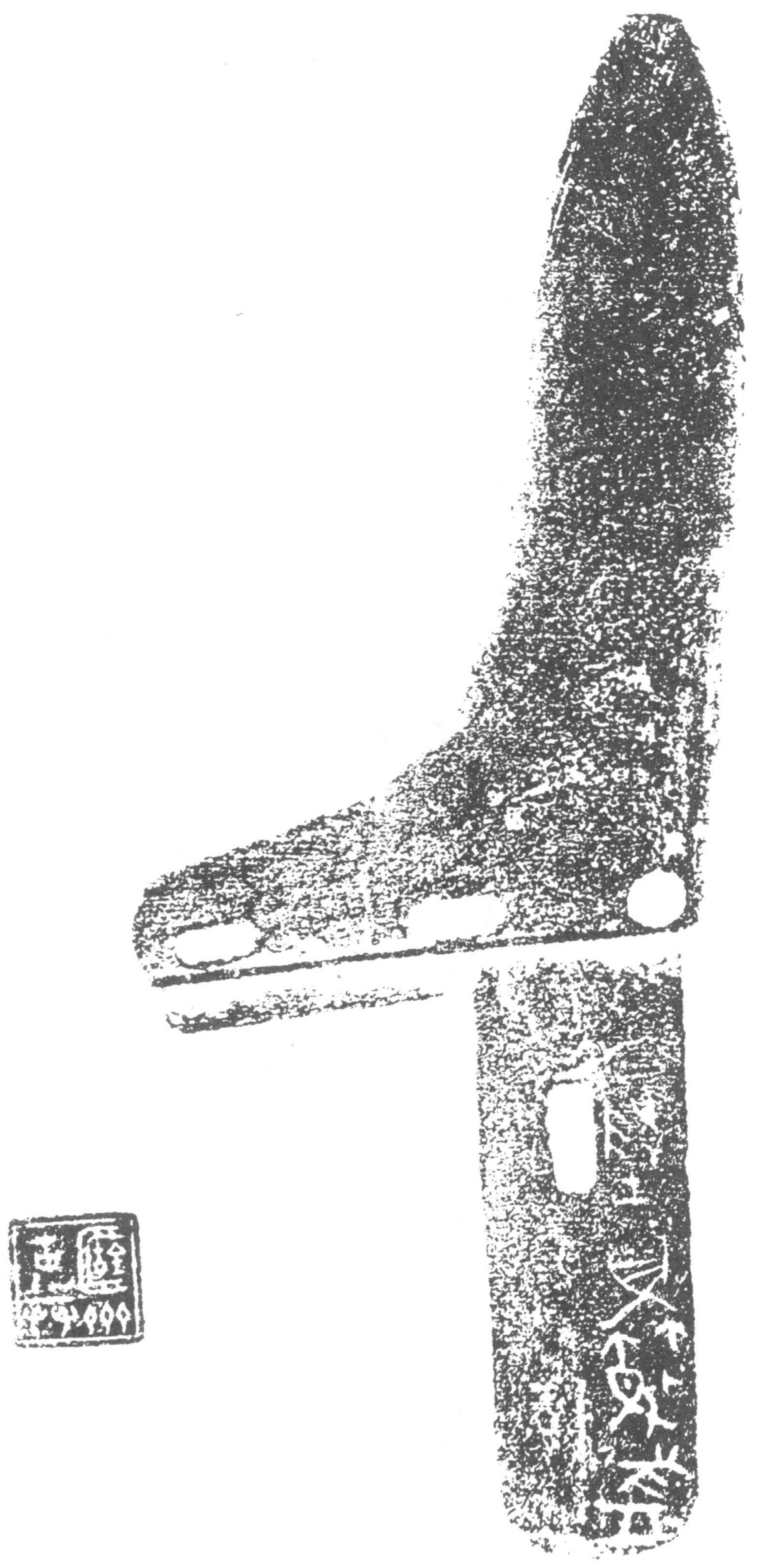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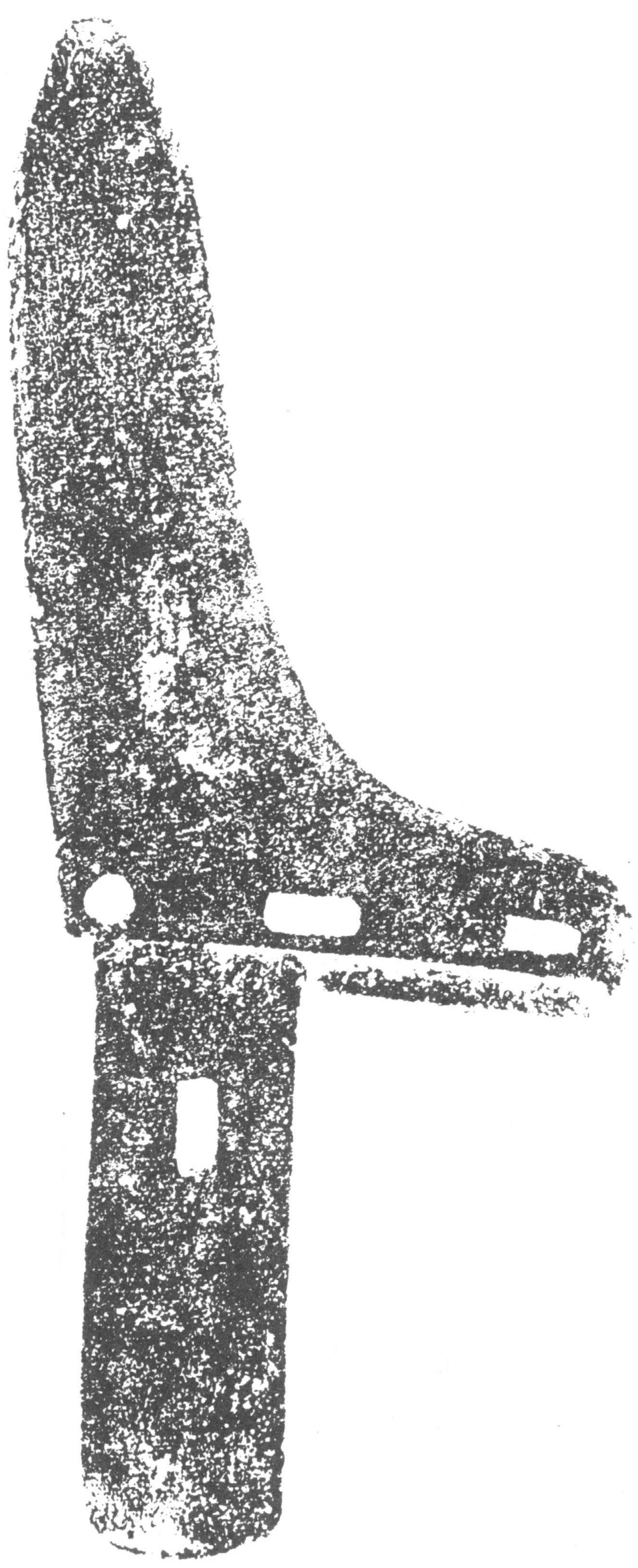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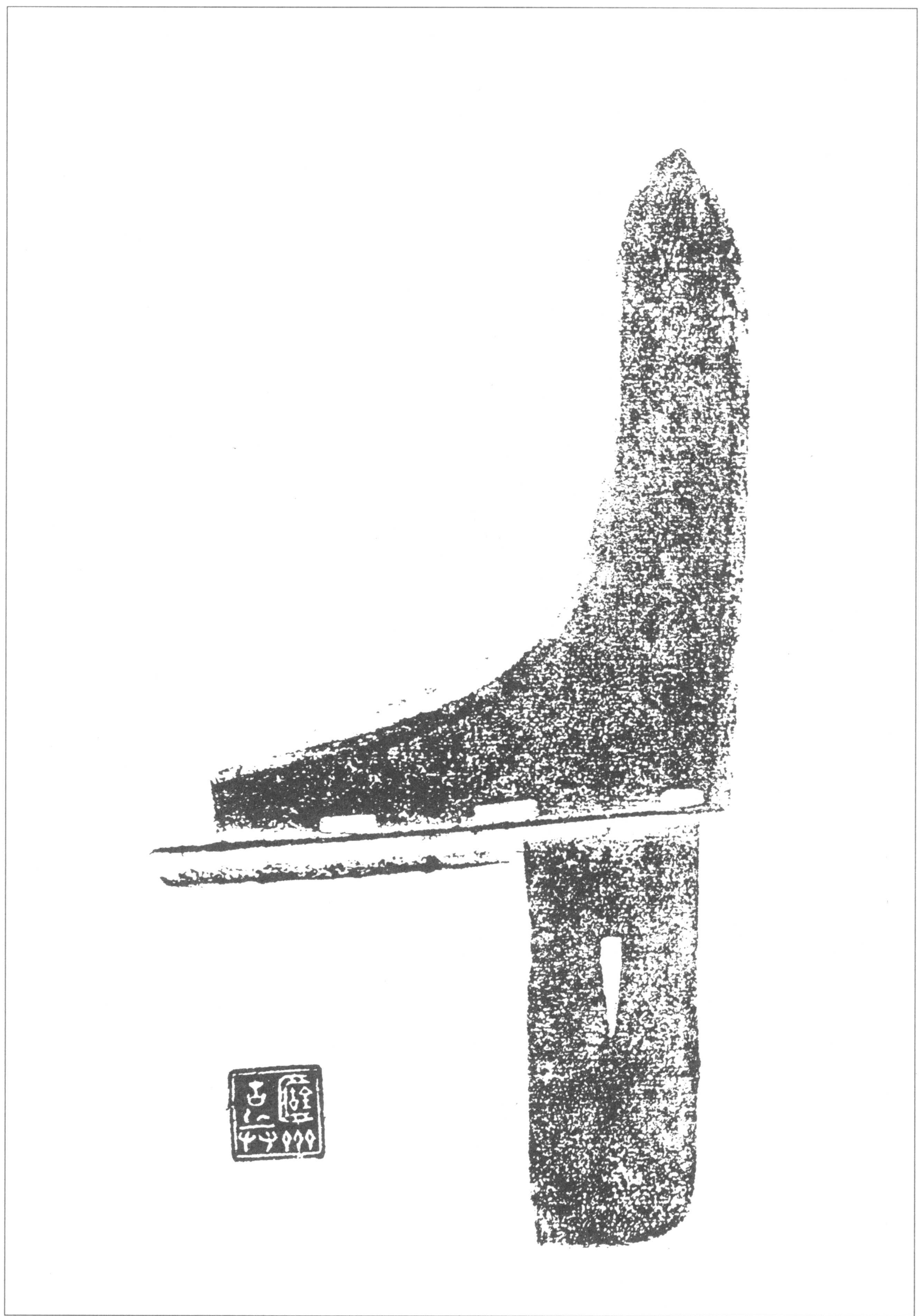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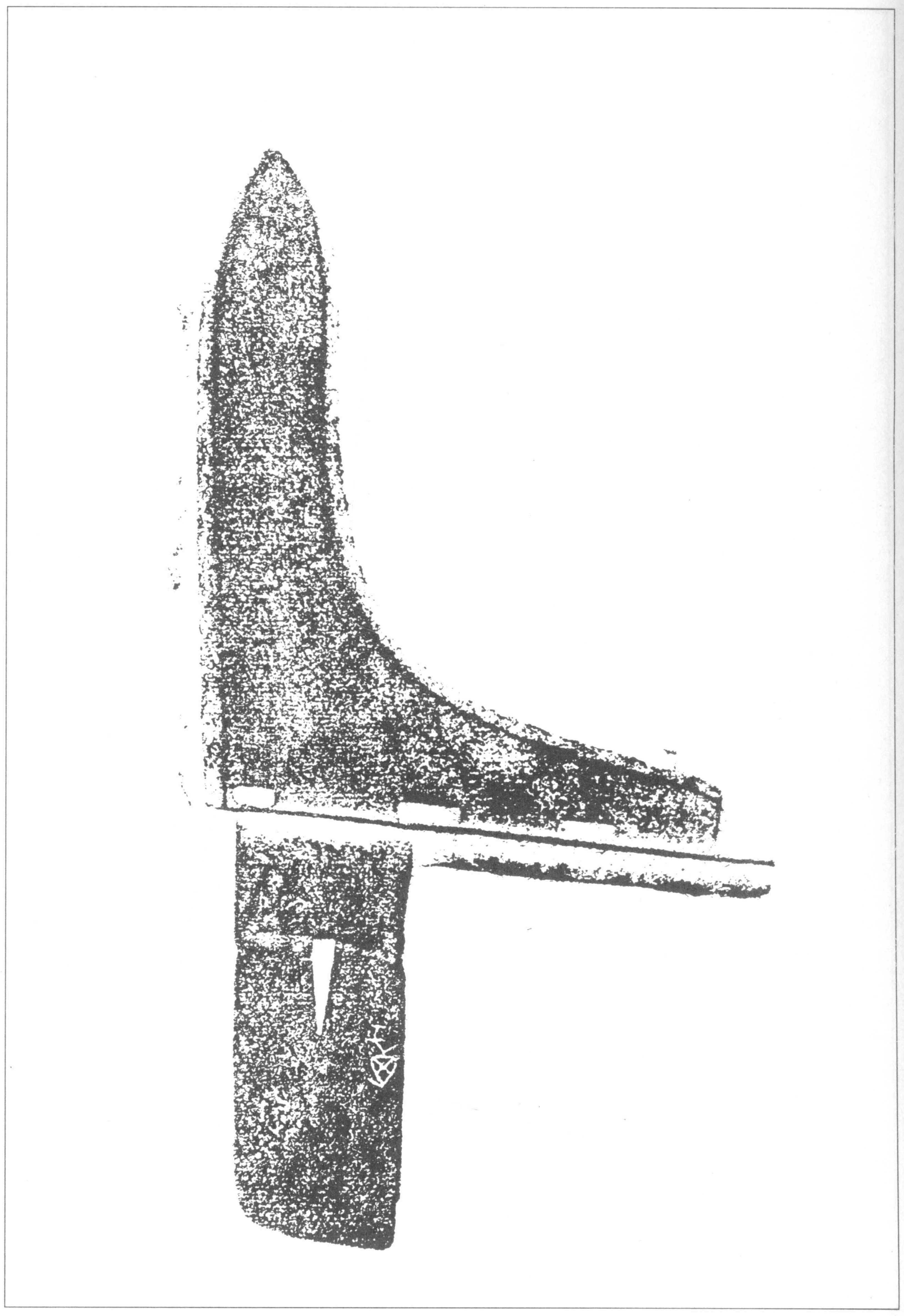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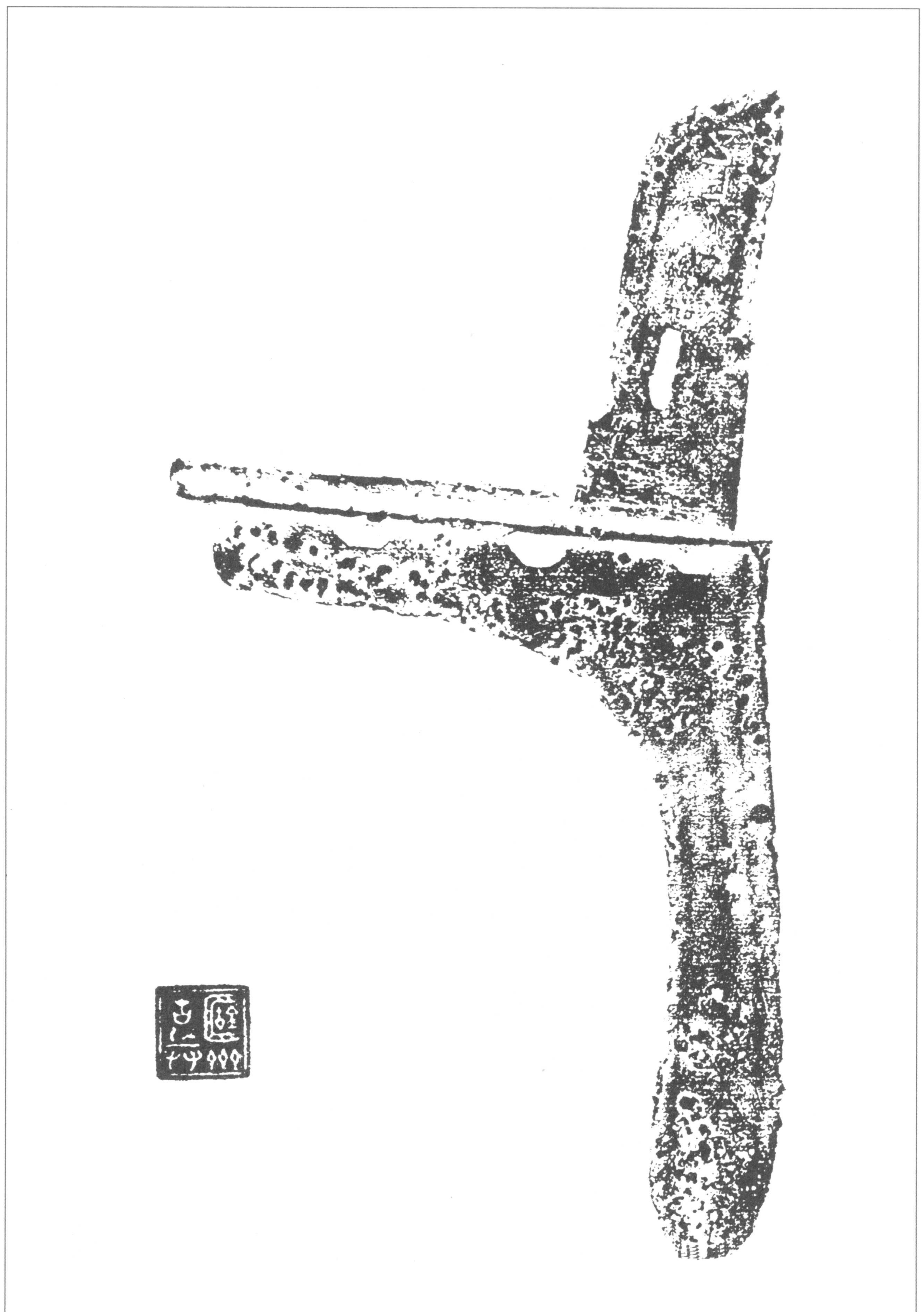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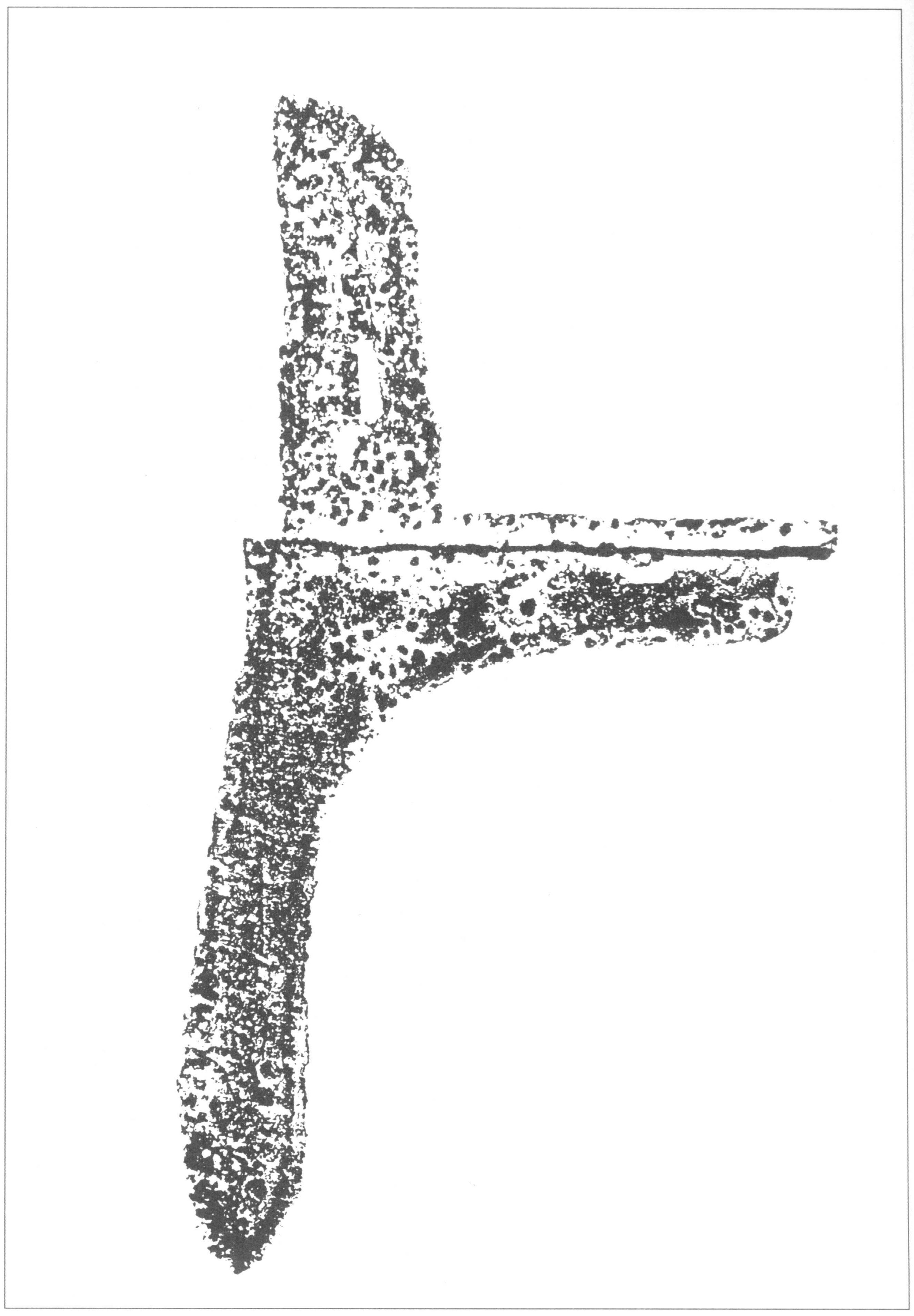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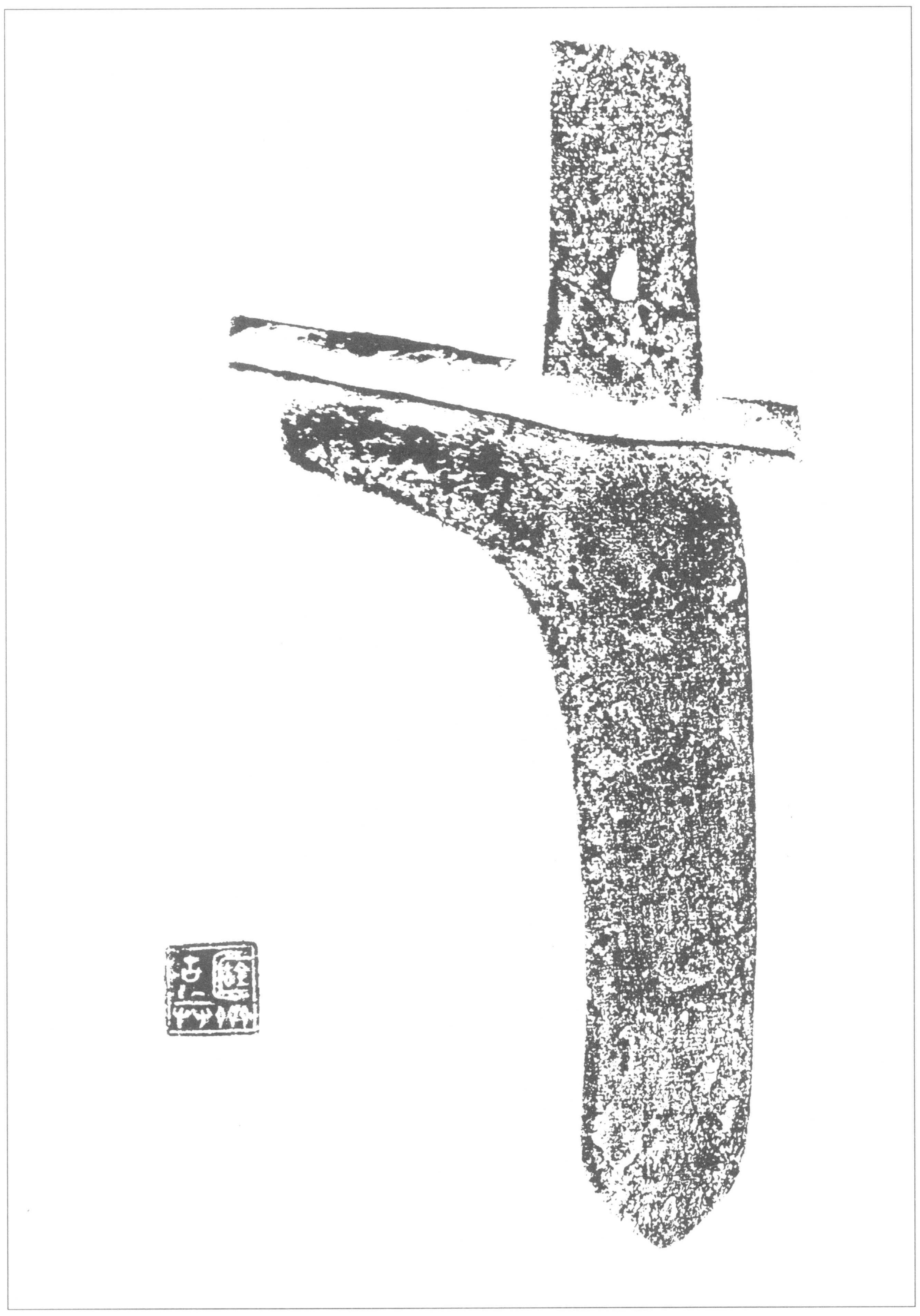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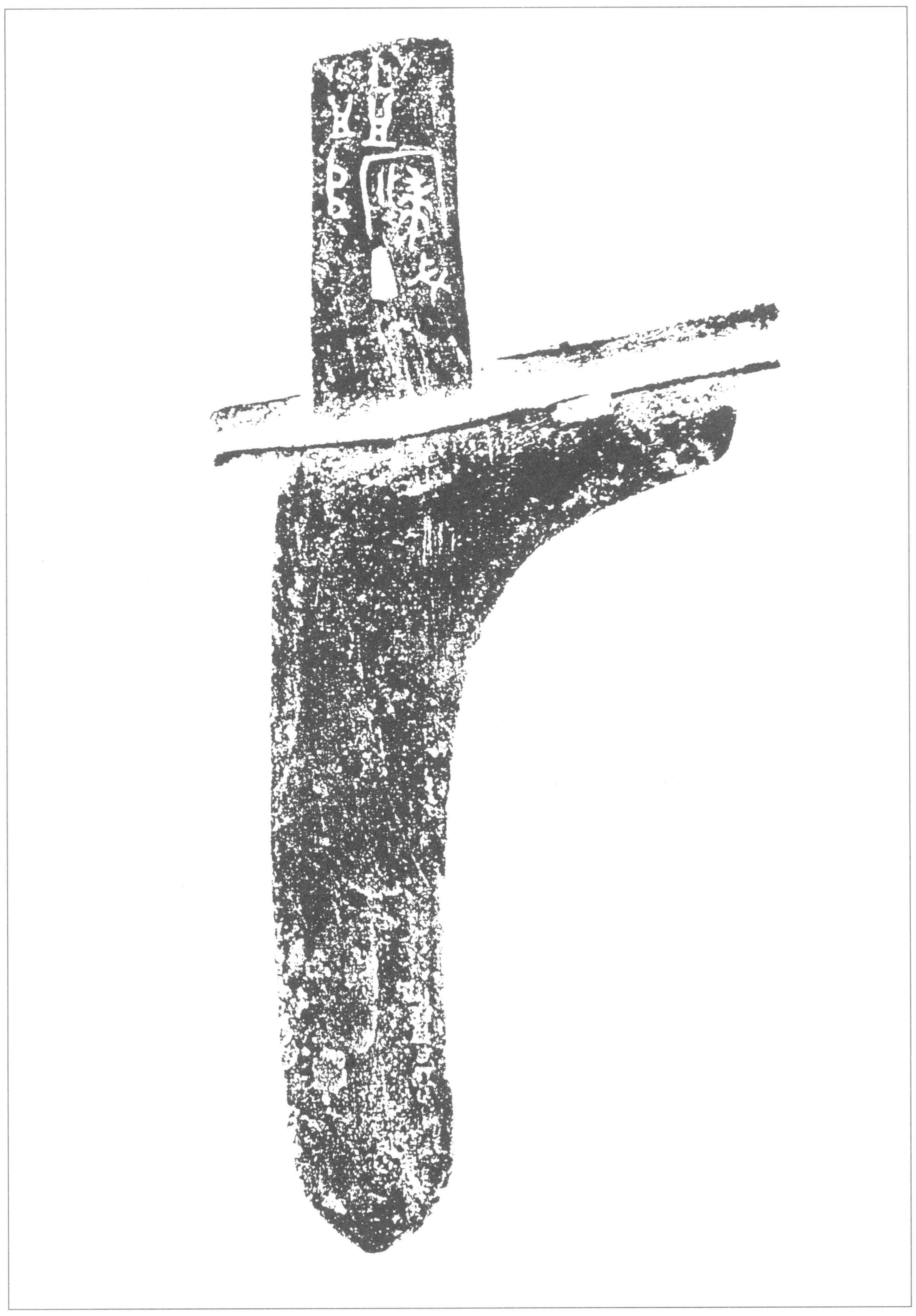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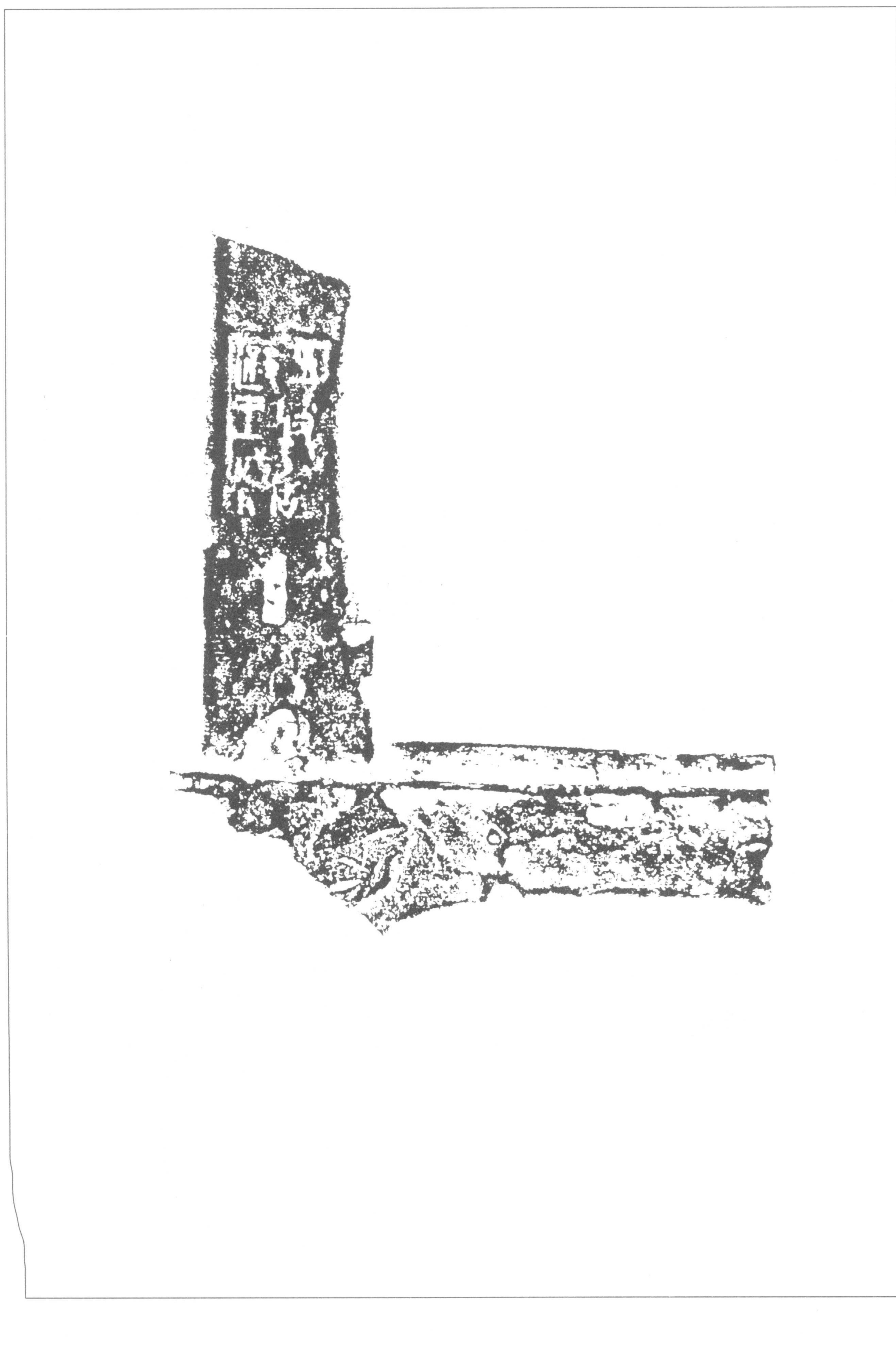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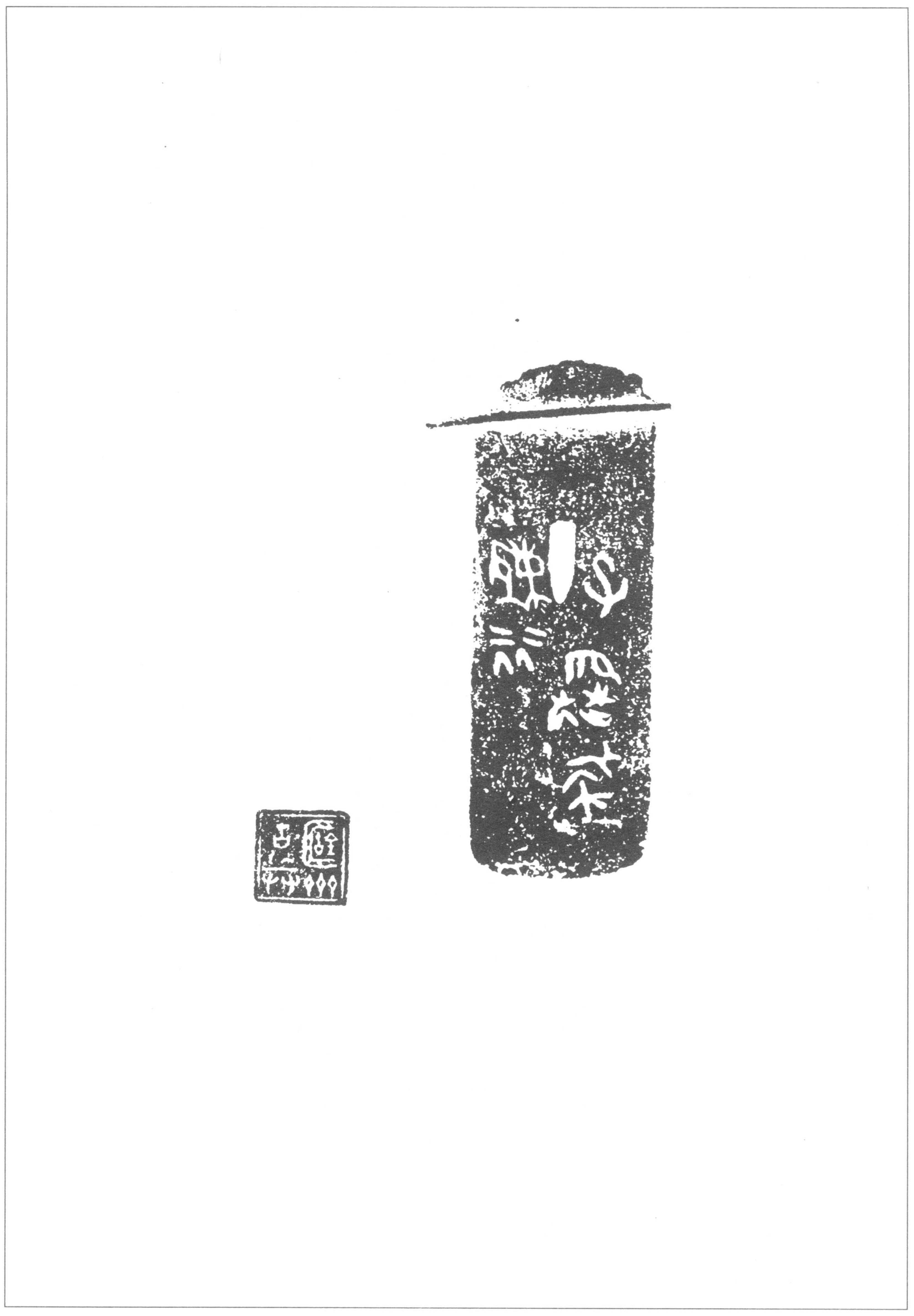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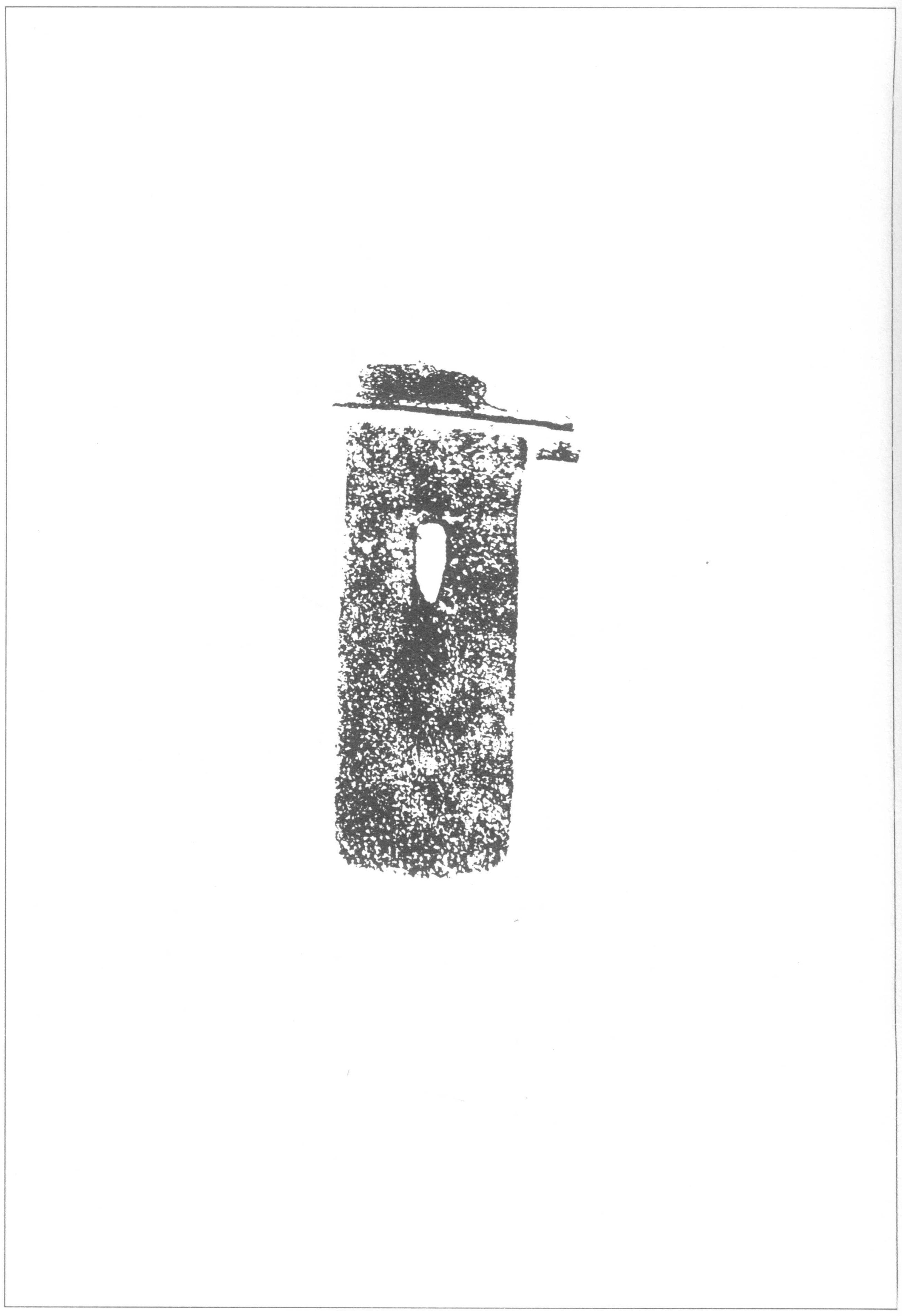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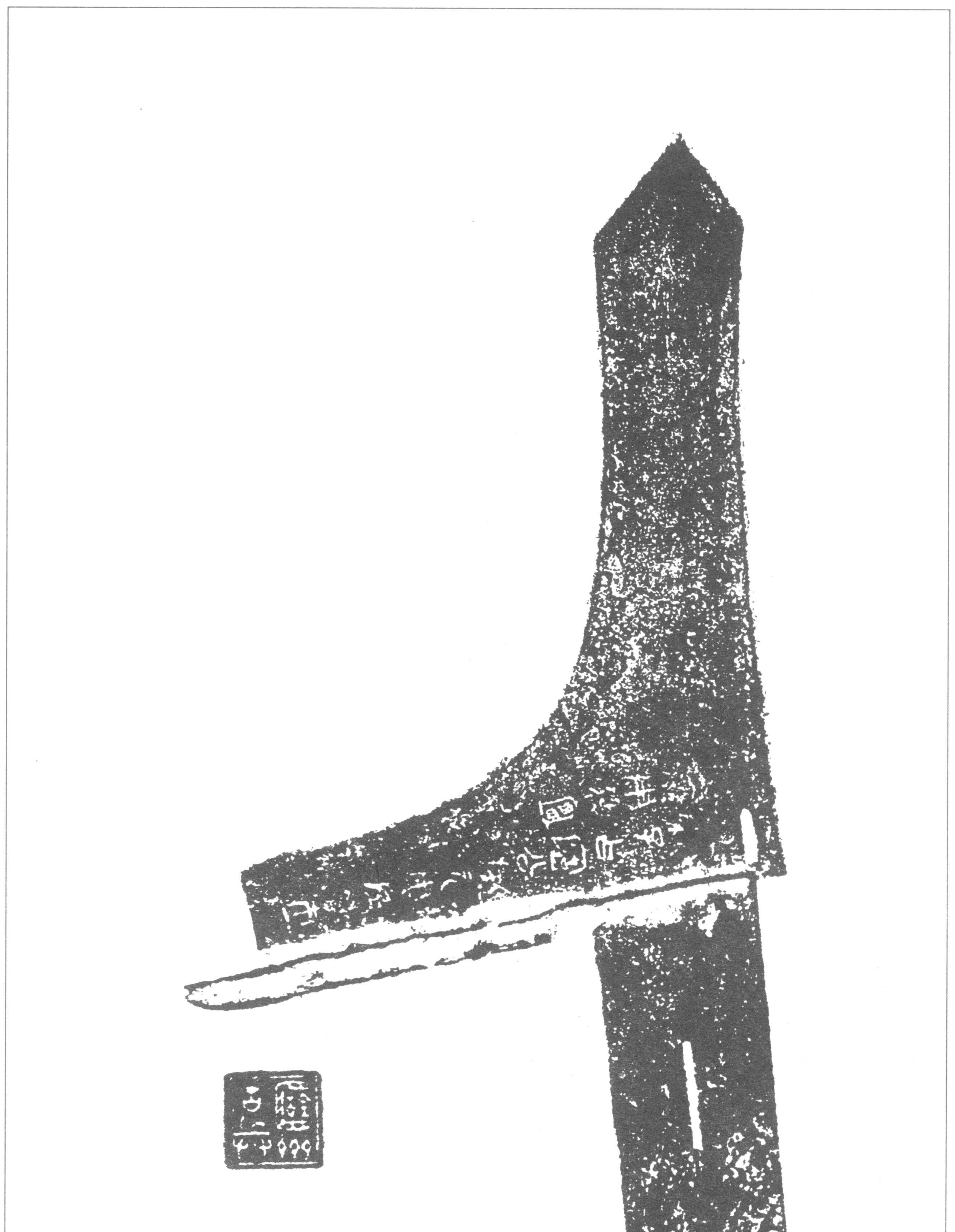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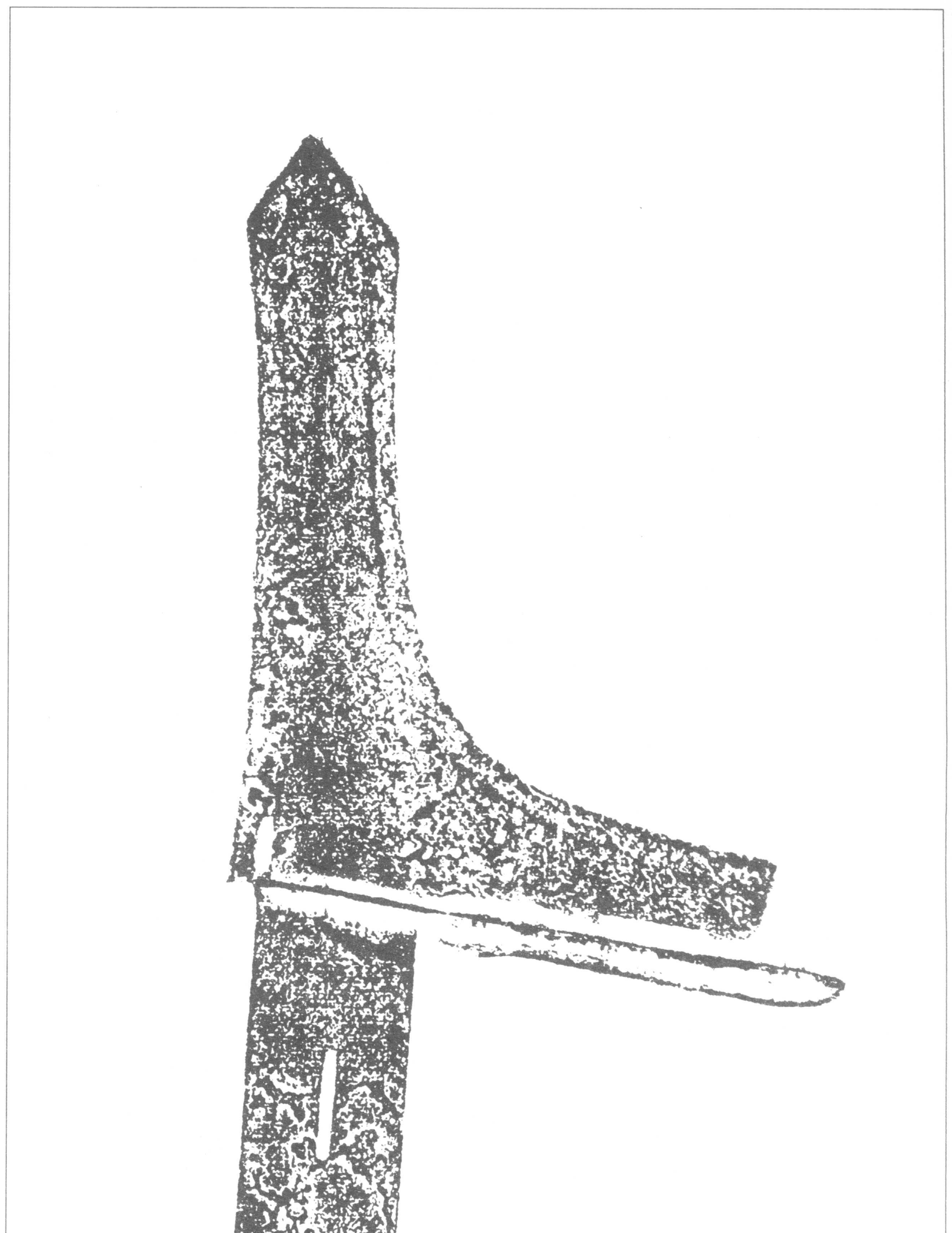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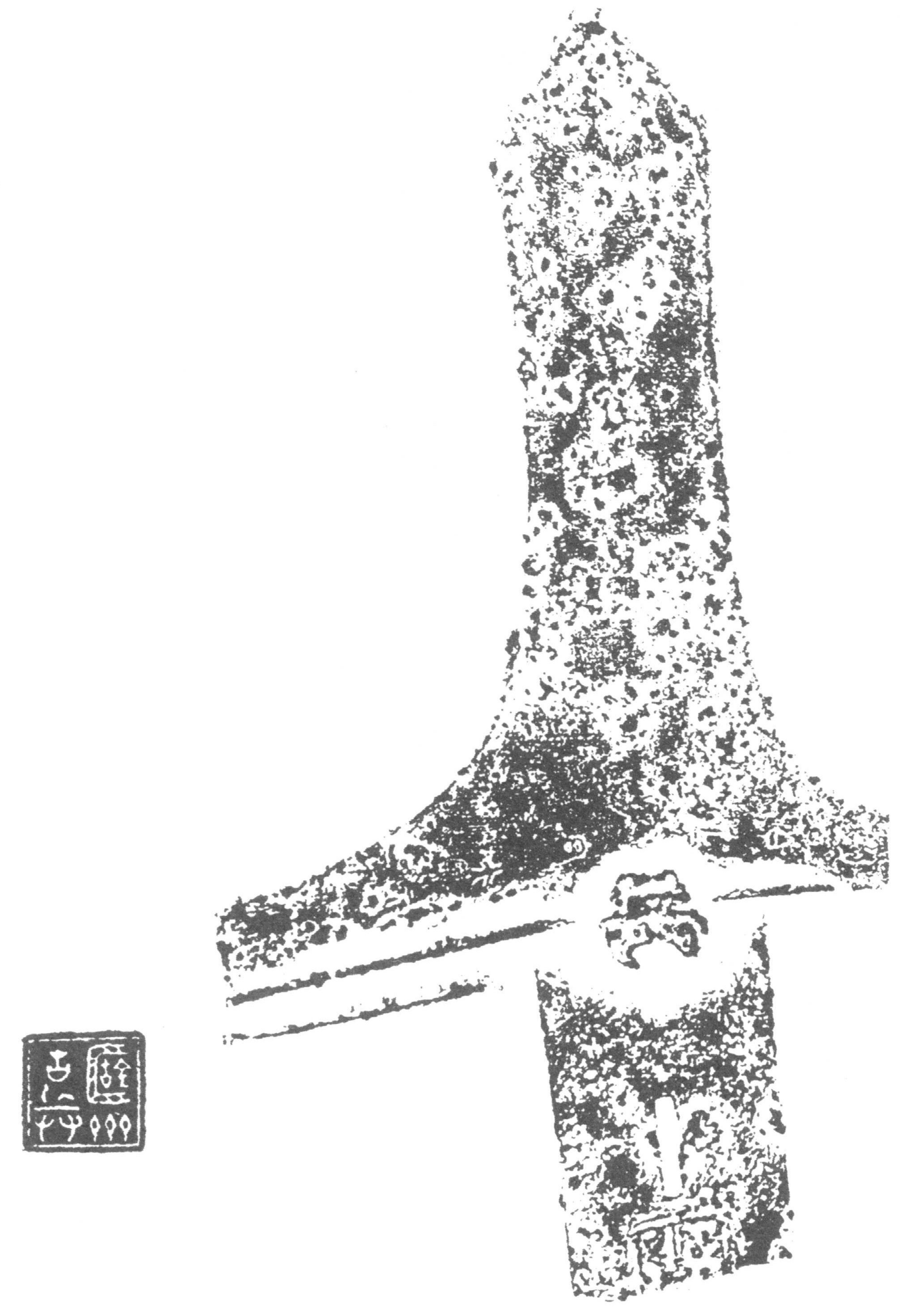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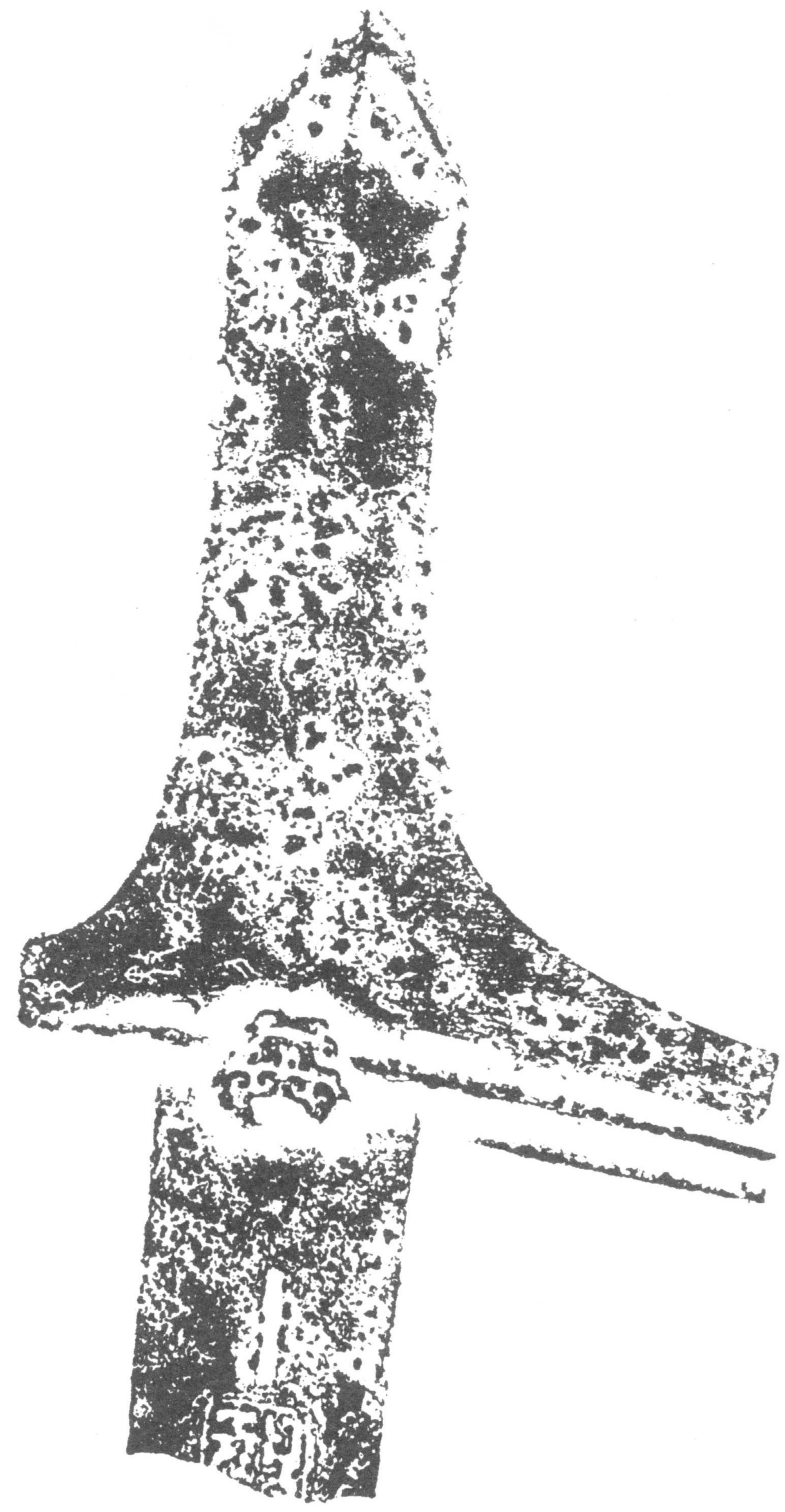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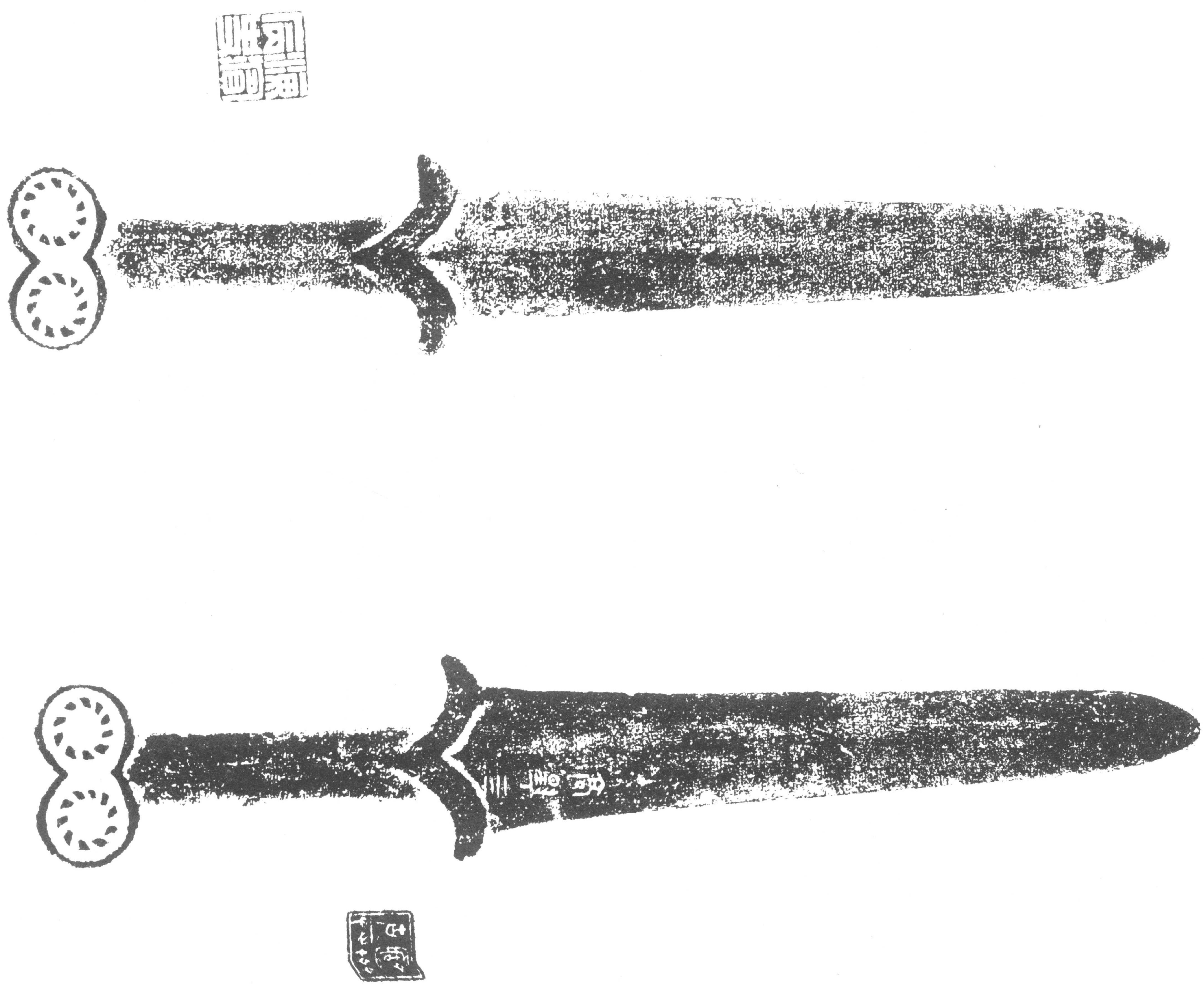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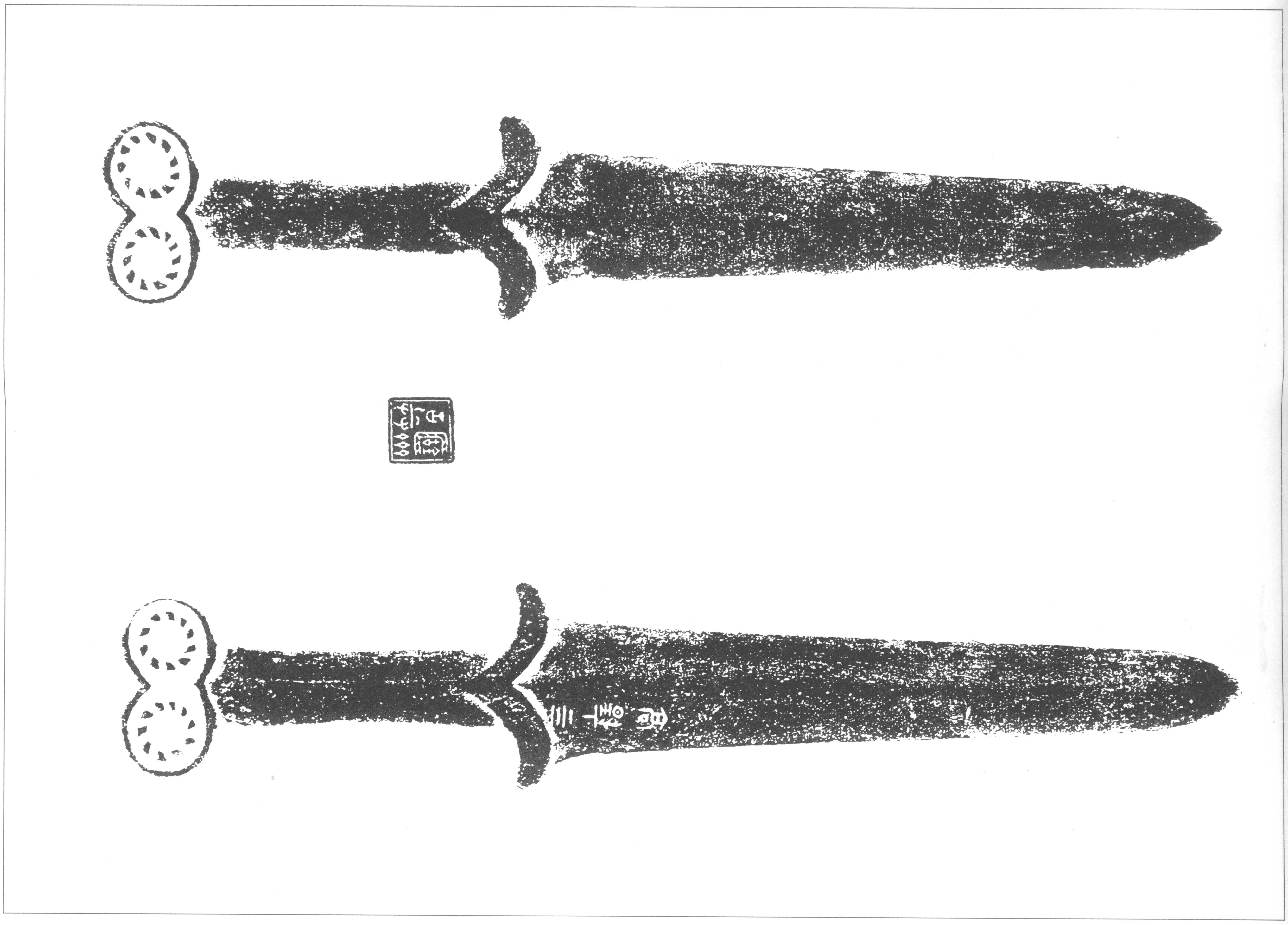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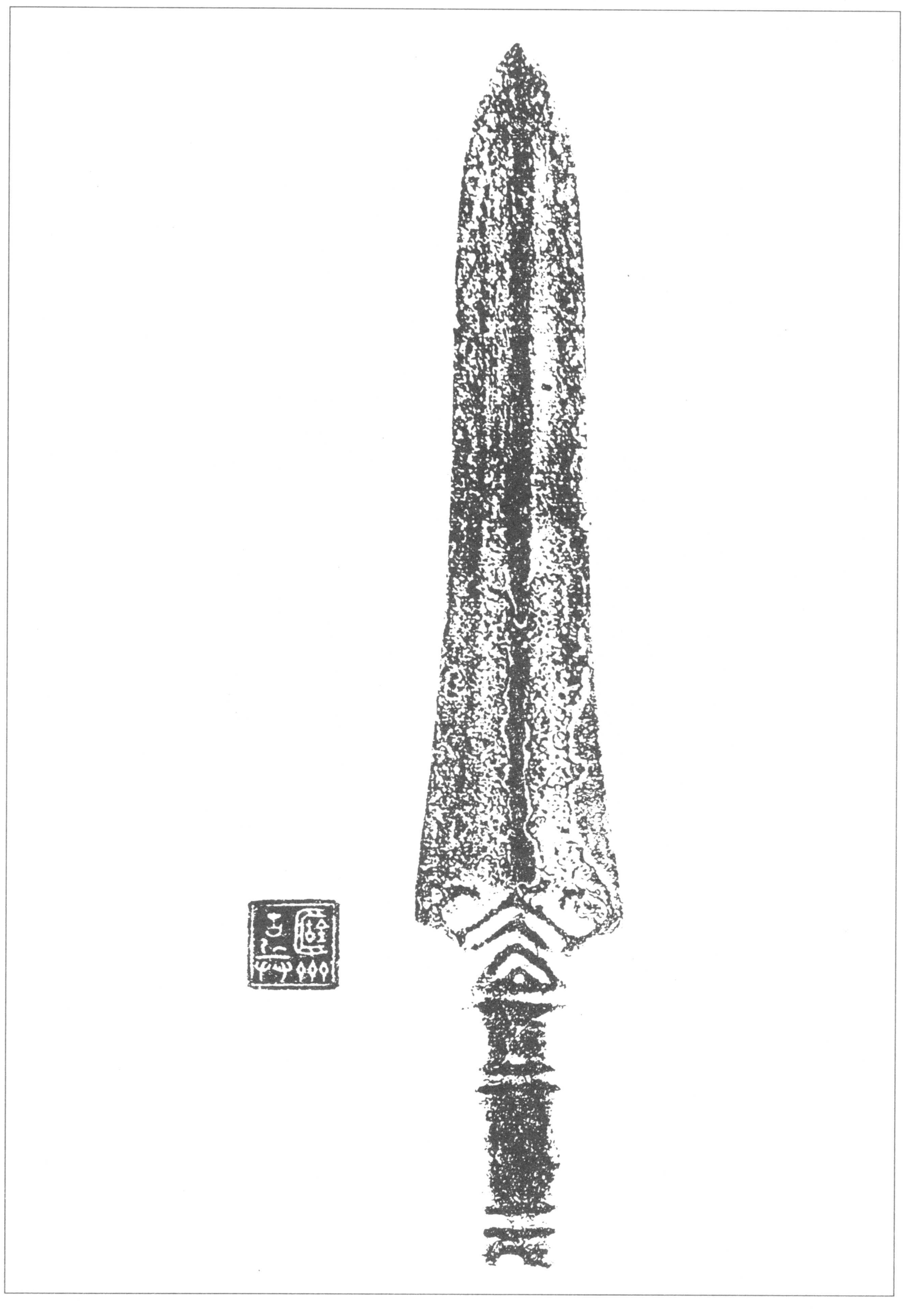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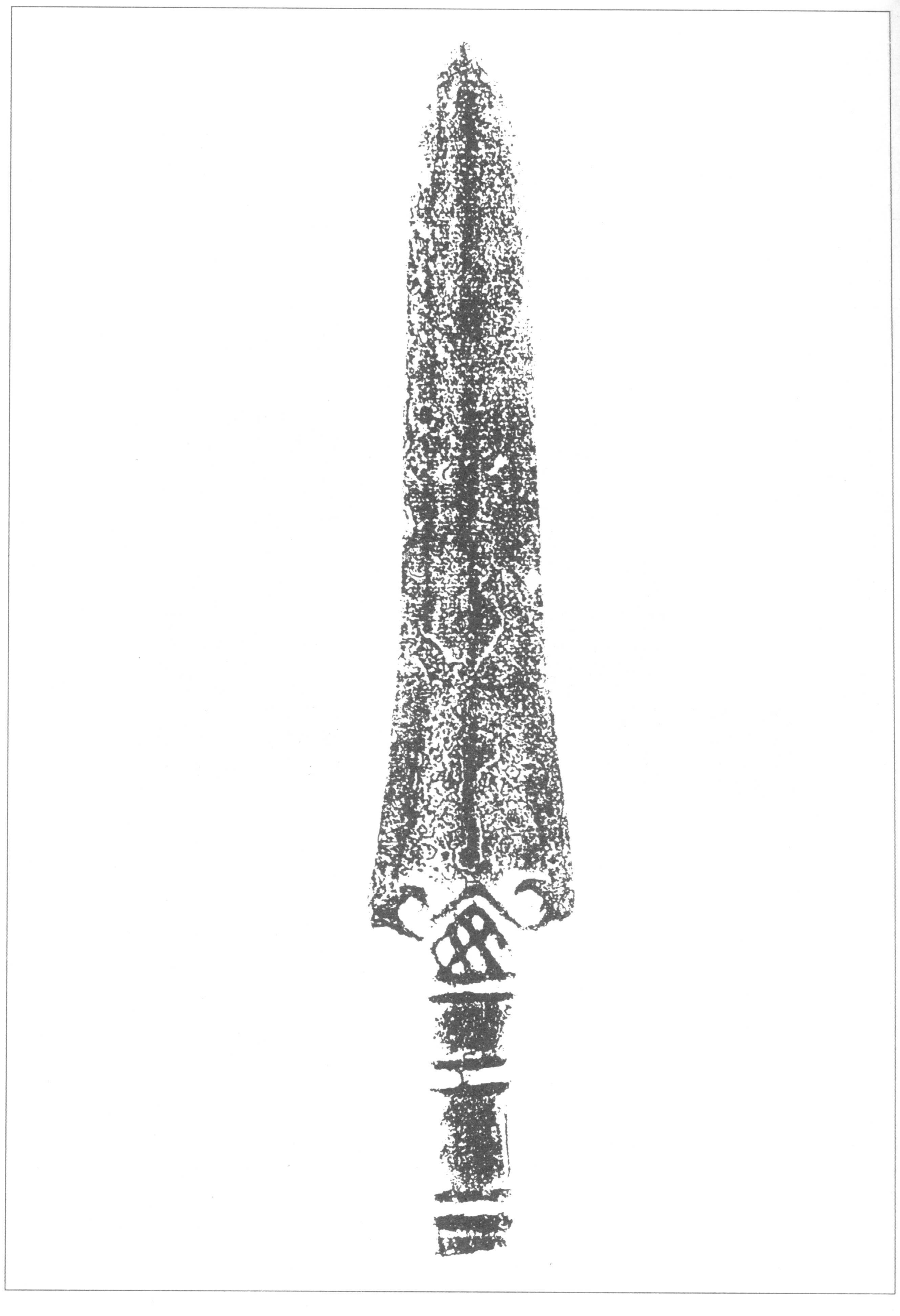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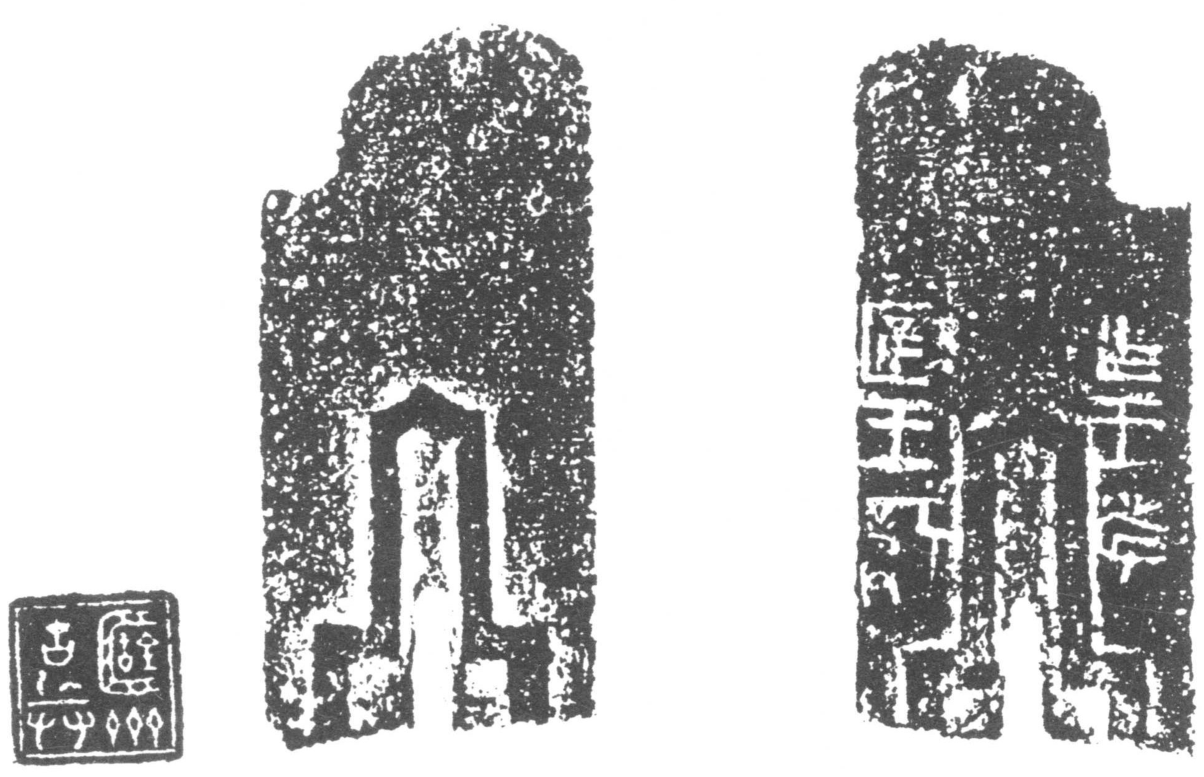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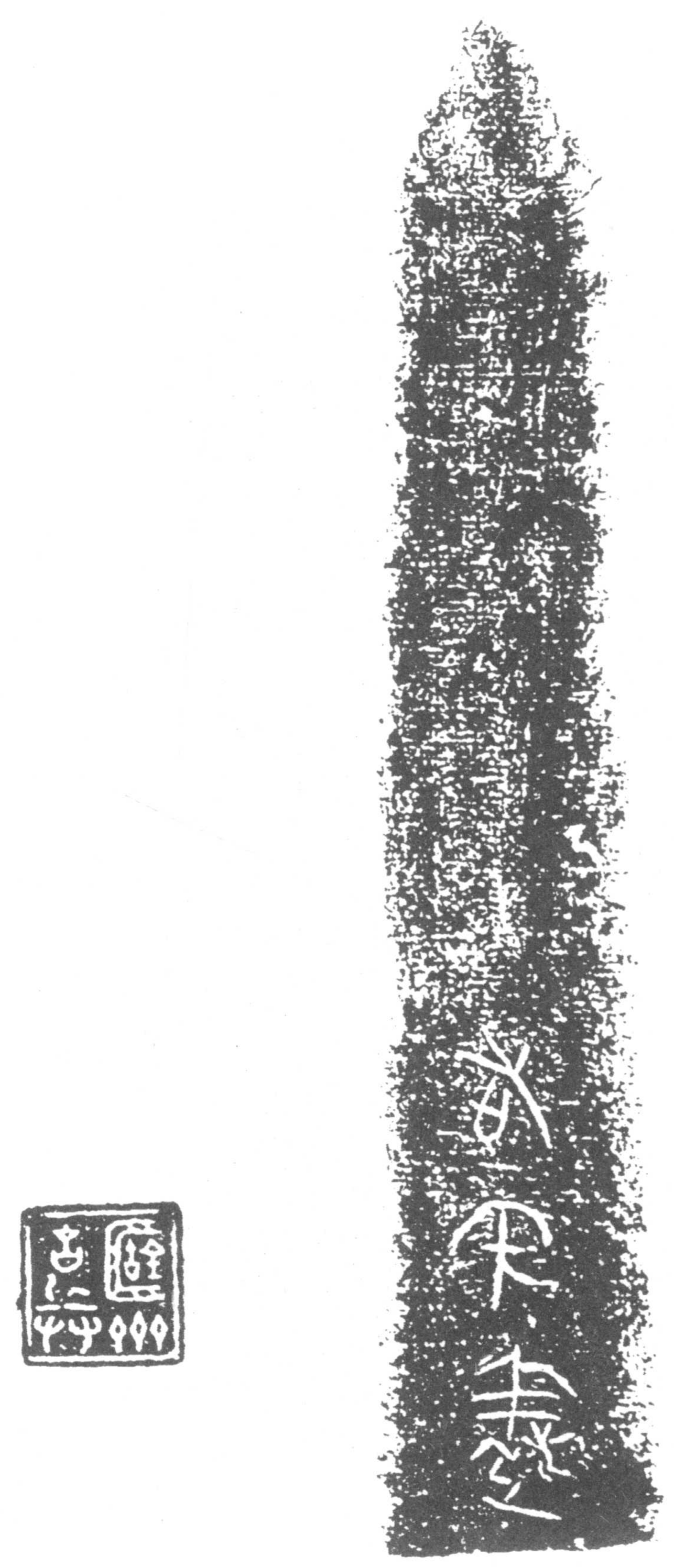






此卌艾古兵三十種皆簠齋所拓當時寄与
王文敏懿榮者王歿後遺物盡為劉鐵雲所
得余乃從劉氏得之今簠齋吉金分屬諸家
姓者半皆斥賣多為異國人所有此後陳
氏拓本將不可復得因取古兵拓本付工裝
潢附于所見陳氏古器諸拓本之後乙卯八
月十四夕褚德彝記于上海賃廡之籀簃

新得簠齋吉金拓三百餘品銅石
泉布泉范百餘品專瓦二百餘品又
五銖泉范貨文與長樂未央貿
如侯王八字陽識盡齊藏范中精
絕出品乙卯十月籀簃又記





此始皇權而二世增刻詔書者







此詔為東武劉氏臧載長安獲古编





秦篆止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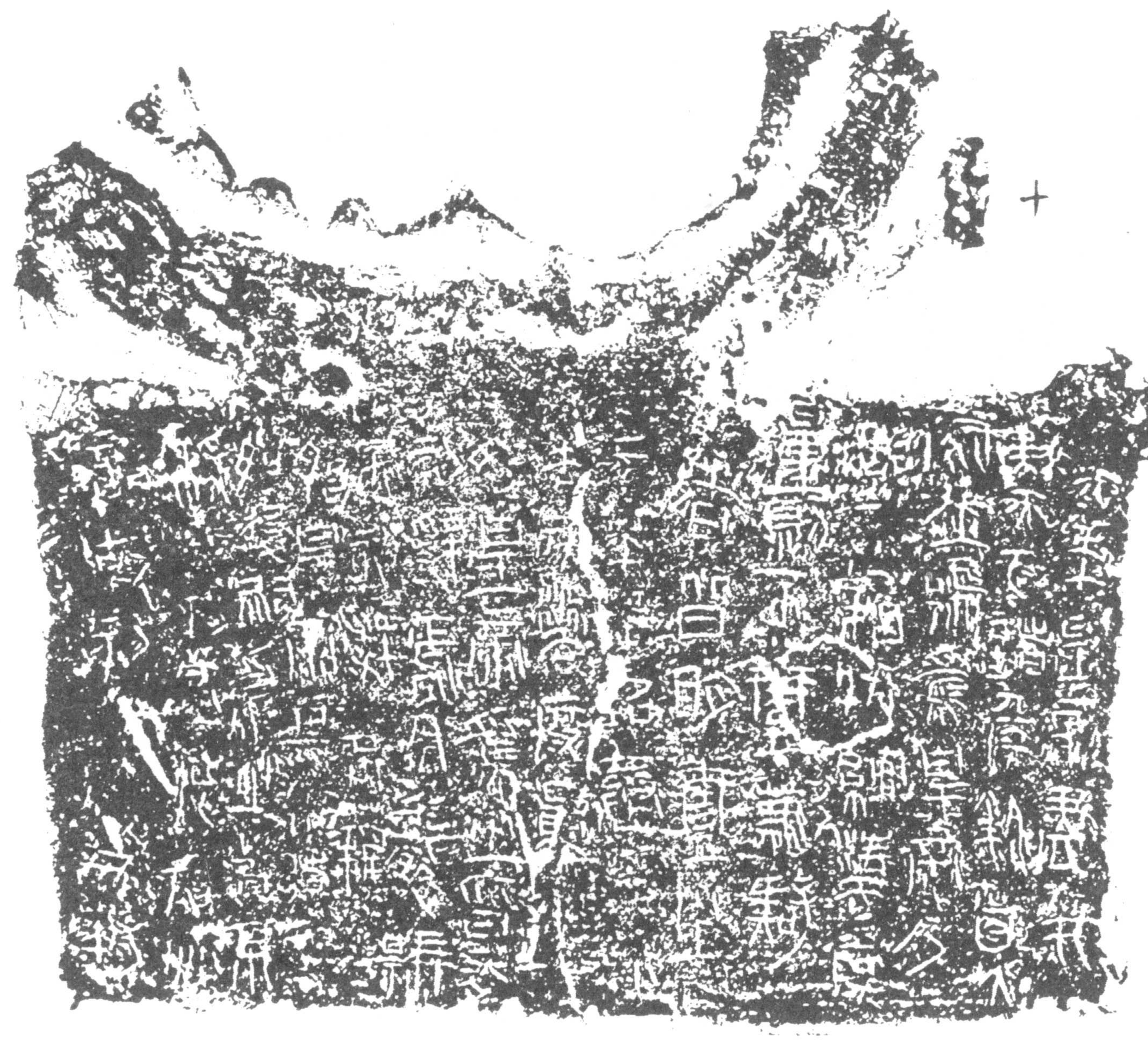
簠齋爲翰生題



此詔文字精當爲相斯手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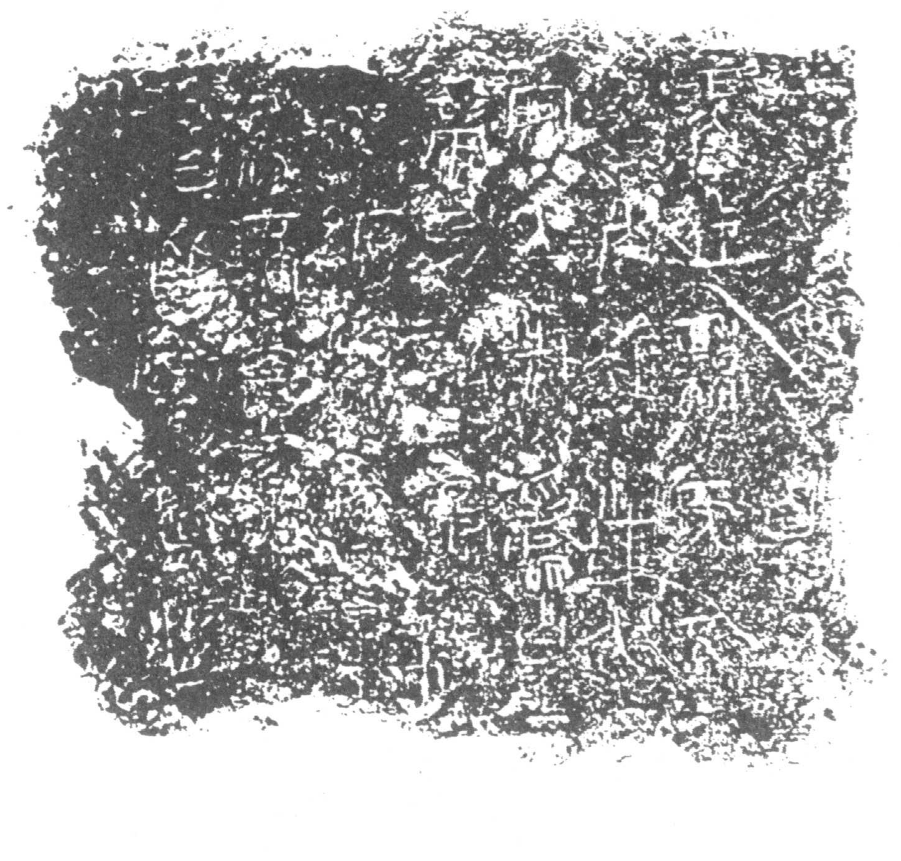
秦鐵權銅版

始皇詔剎右　二世詔剎左



秦鐵權出瑯琊閒

始皇詔剎銅版



秦鐵權銅版陰

始皇詔大字鑄款



秦木量銅版

二世詔



秦鐵權銅版

始皇詔

佀麗



秦鐵權銅版陰

始皇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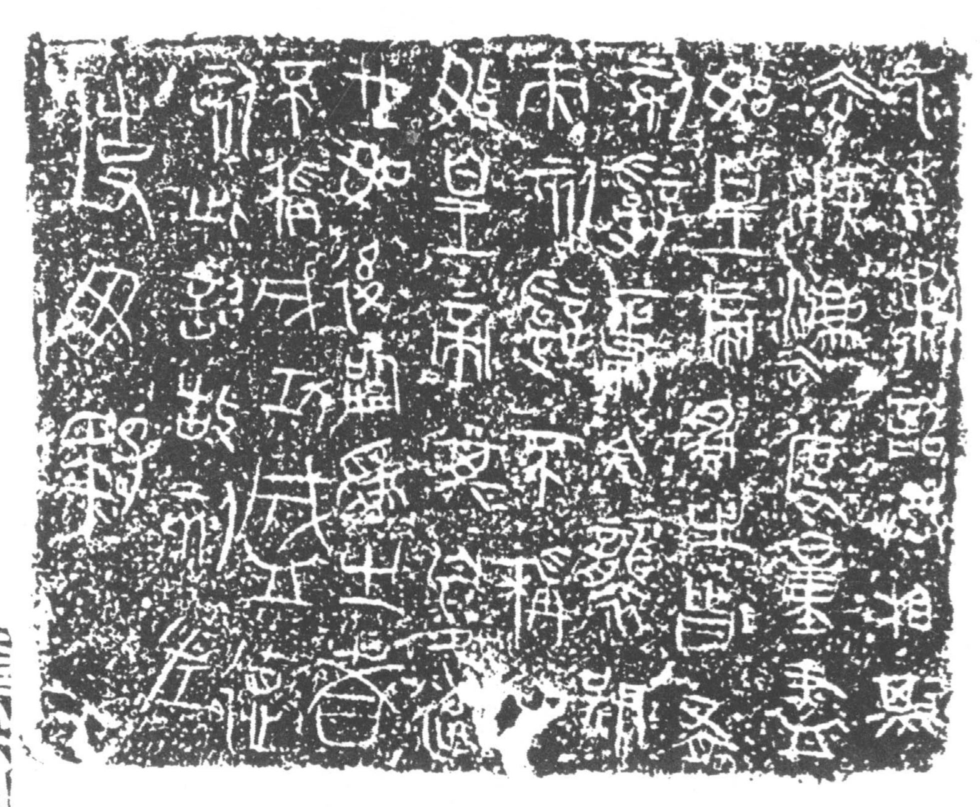
秦銅版
二世詔
海豐吳氏



秦木量銅版
二世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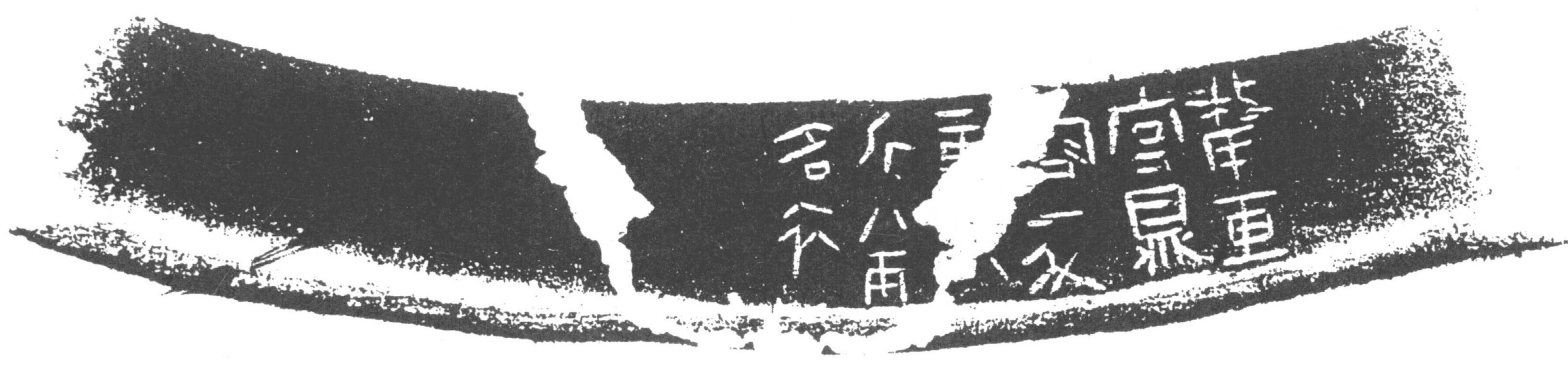
秦木量銅版
二世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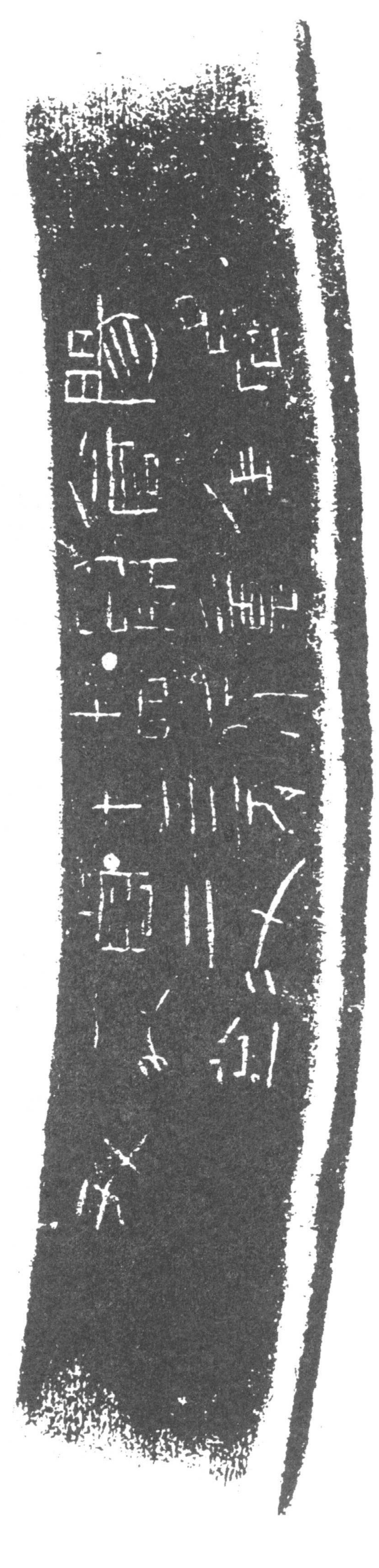
翰生姪倩自吾族弟子振手得吾集秦拓九種夢冊求題自愧歸隱卅年不能以問學道後進而古文字之玩有較先而近玩物者亦誤人不少也。翰生其勉之

丁丑九月十三日海濱病叟書

犛重宮鼎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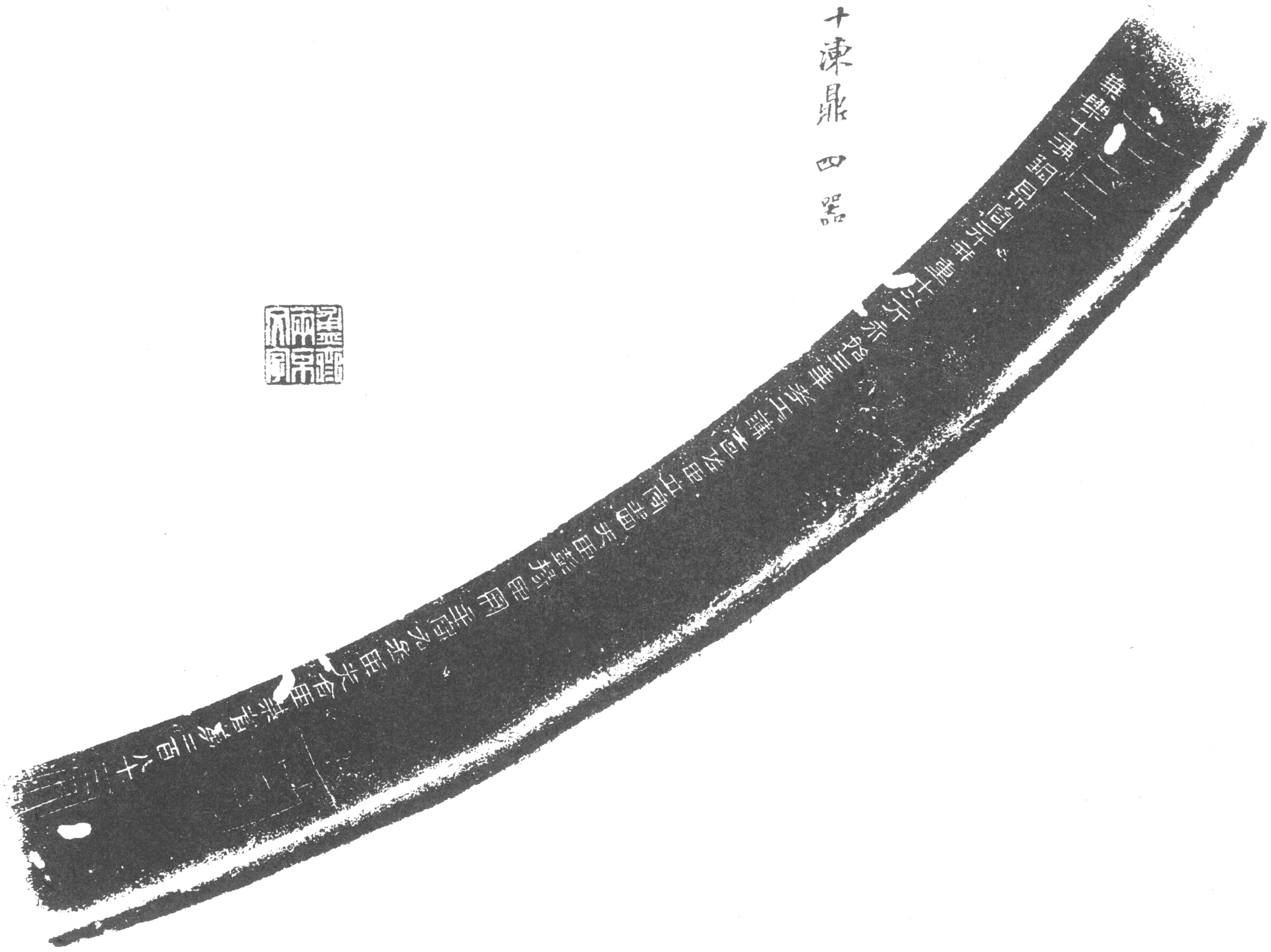
陽周倉金鼎二器



杜共鼎三 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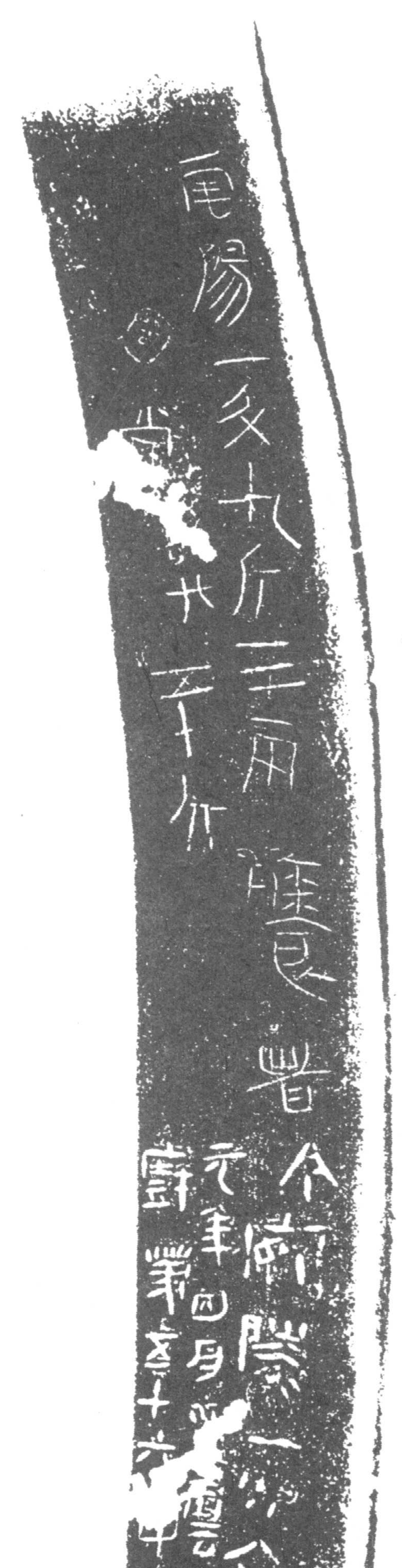
乘輿十湅鼎四器



廢邱鼎六 蓋



雲陽鼎五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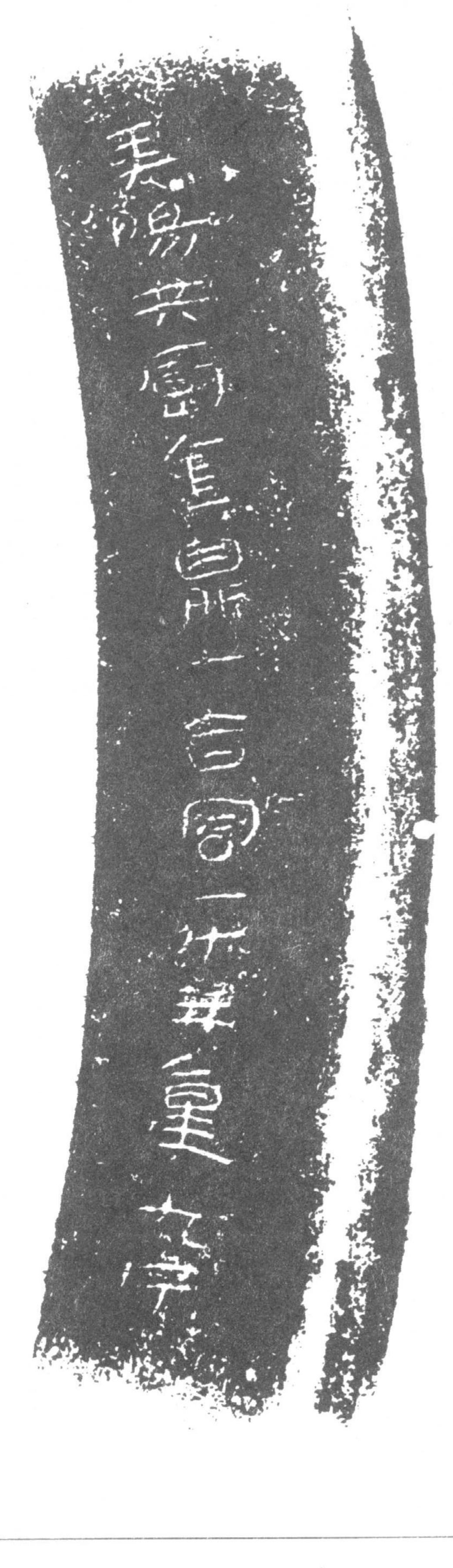
臨菑鼎七 器



上林鼎八 器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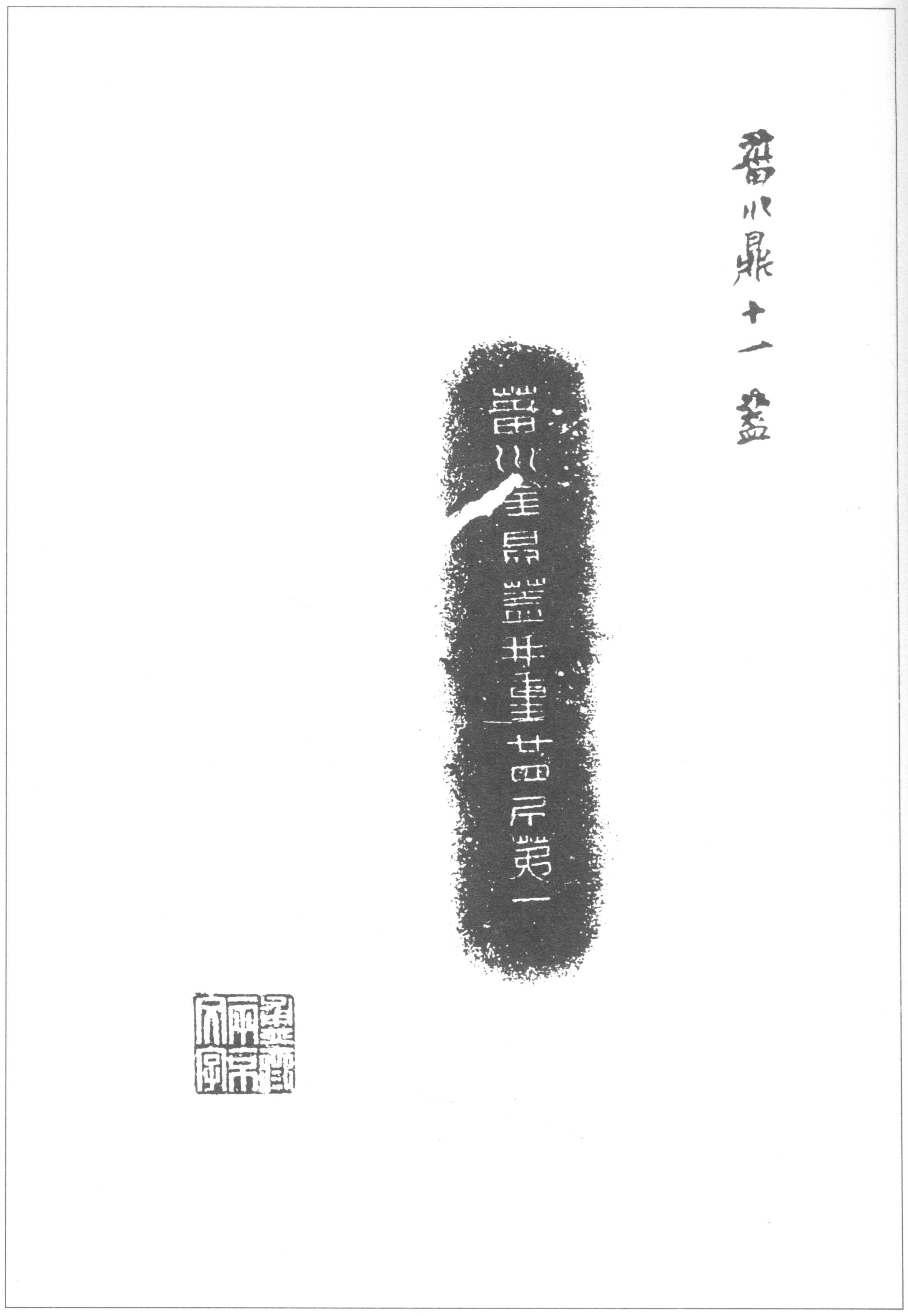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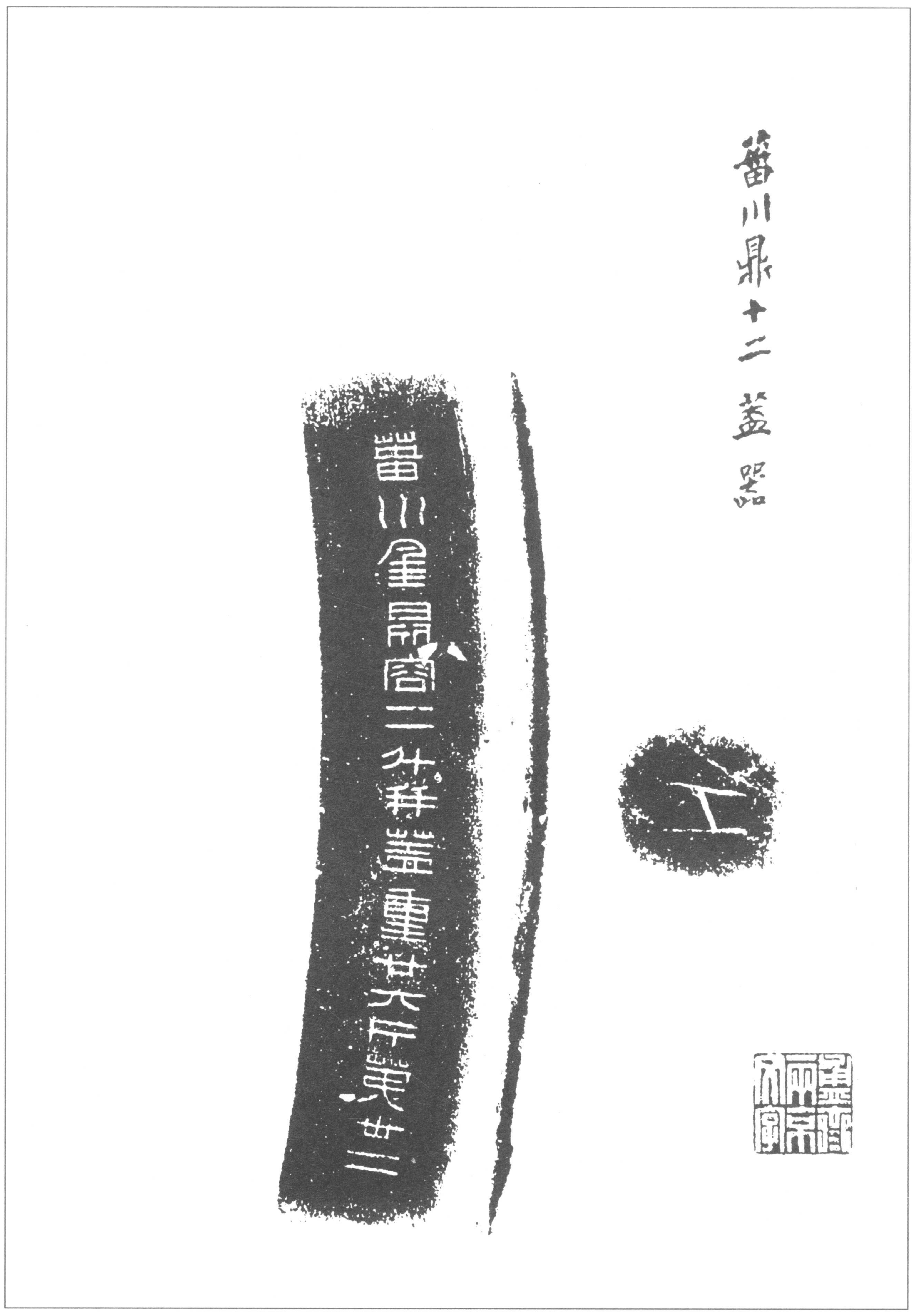
美陽鼎九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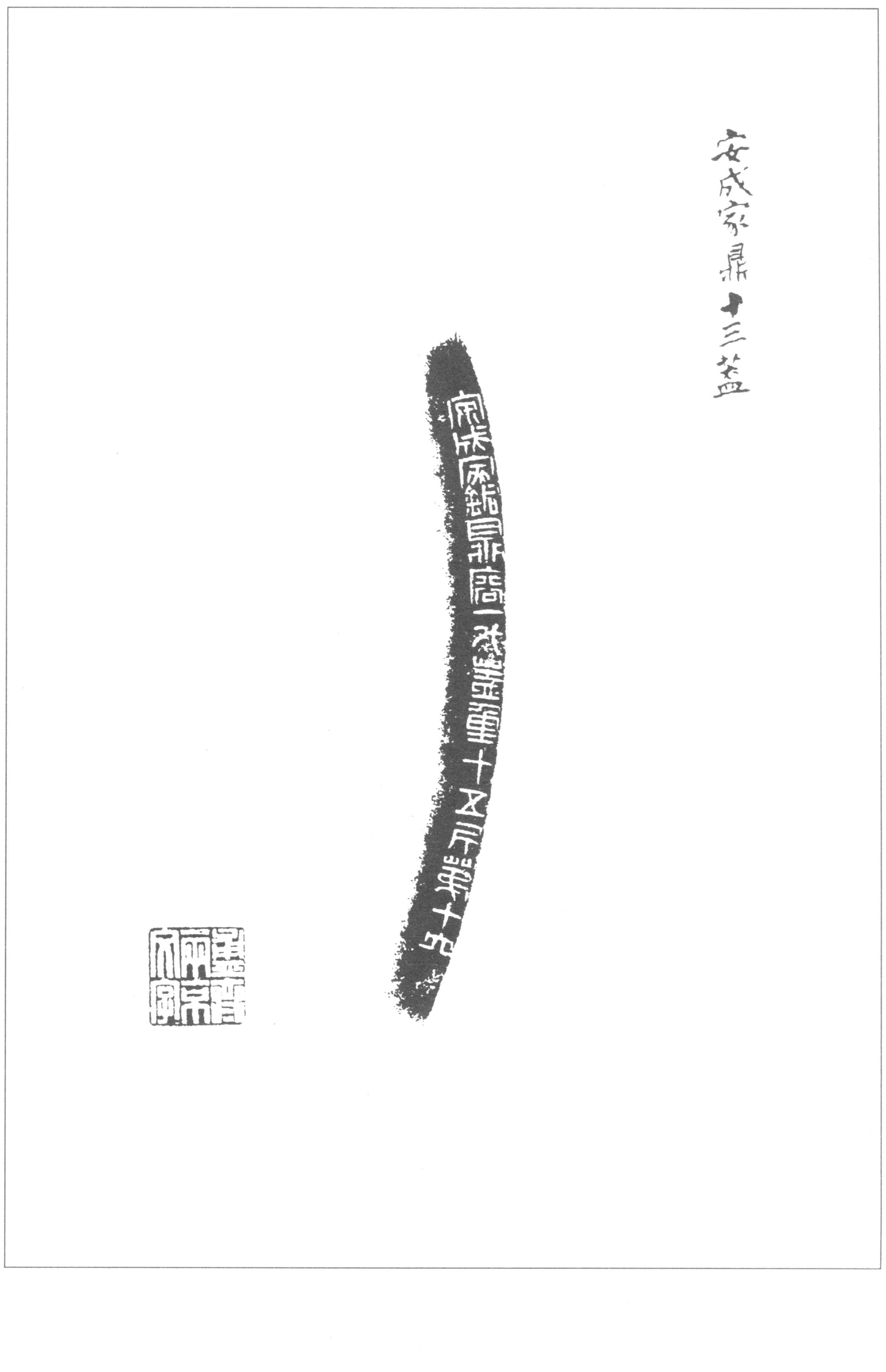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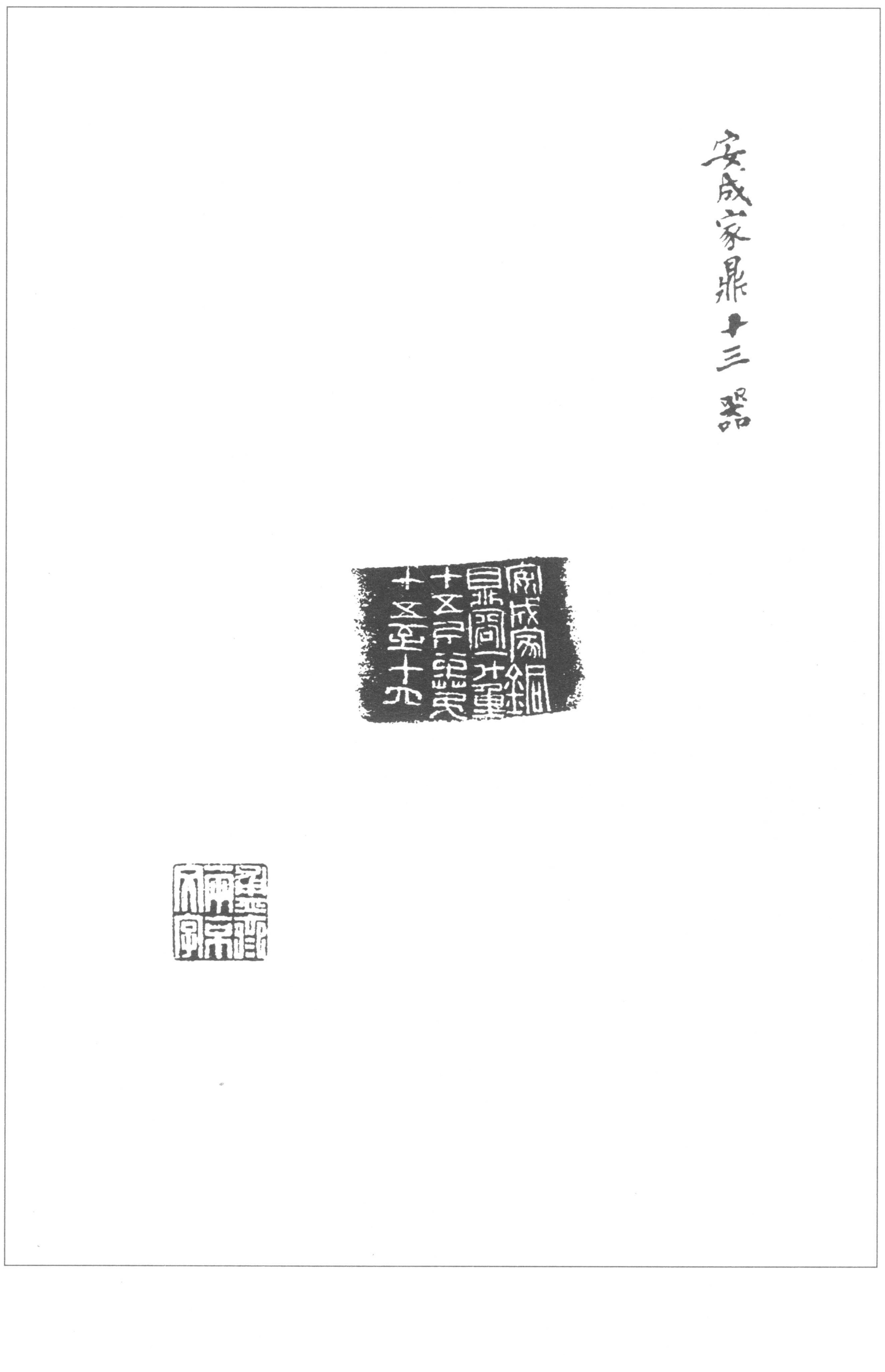
鼎十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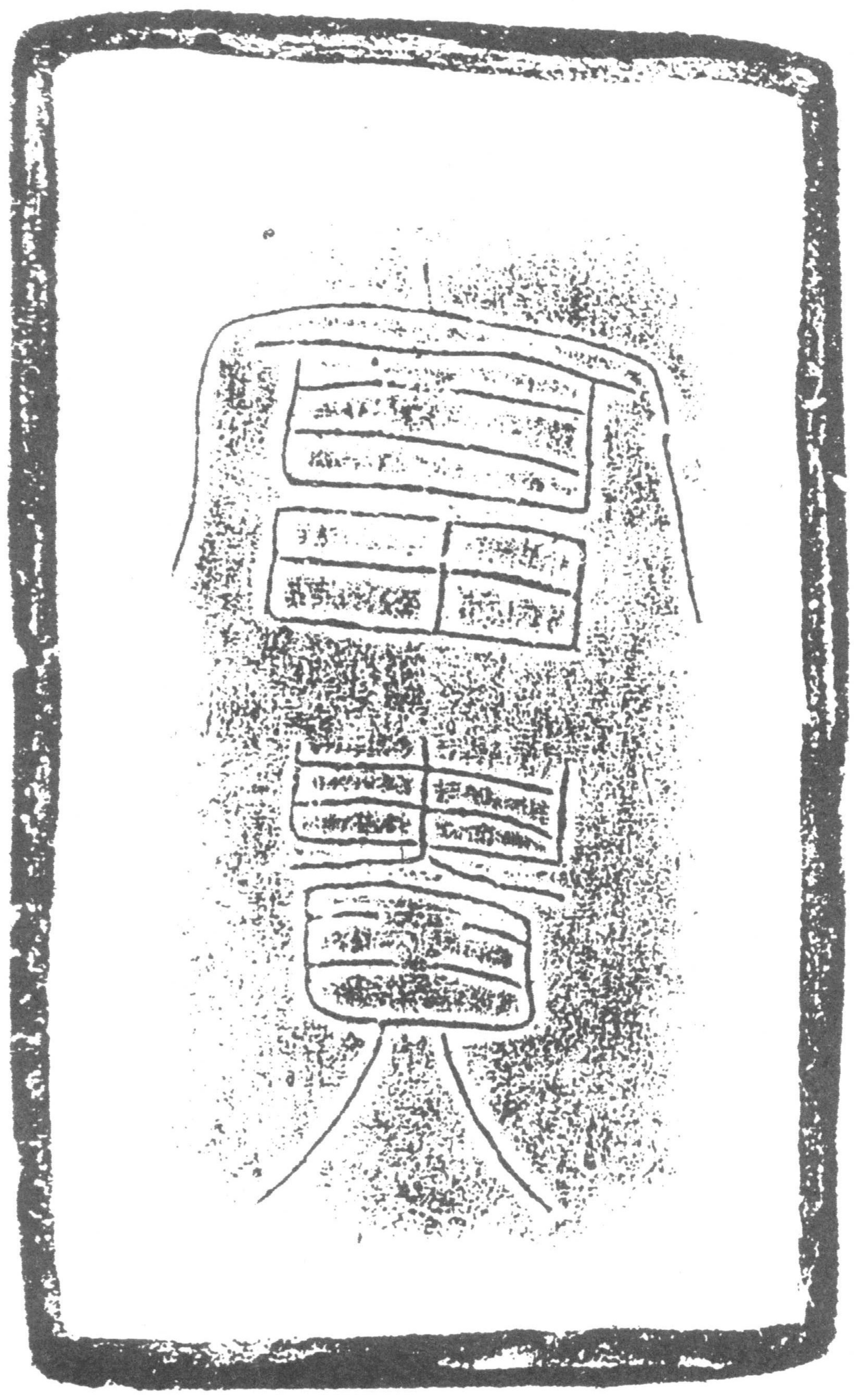

番川鼎十一 蓋


番川鼎十二 蓋器


安成家鼎十三蓋


安成家鼎十三 器

富貴壺一



孝廟銅甗鍑一



扶侯鐘一



鐘一



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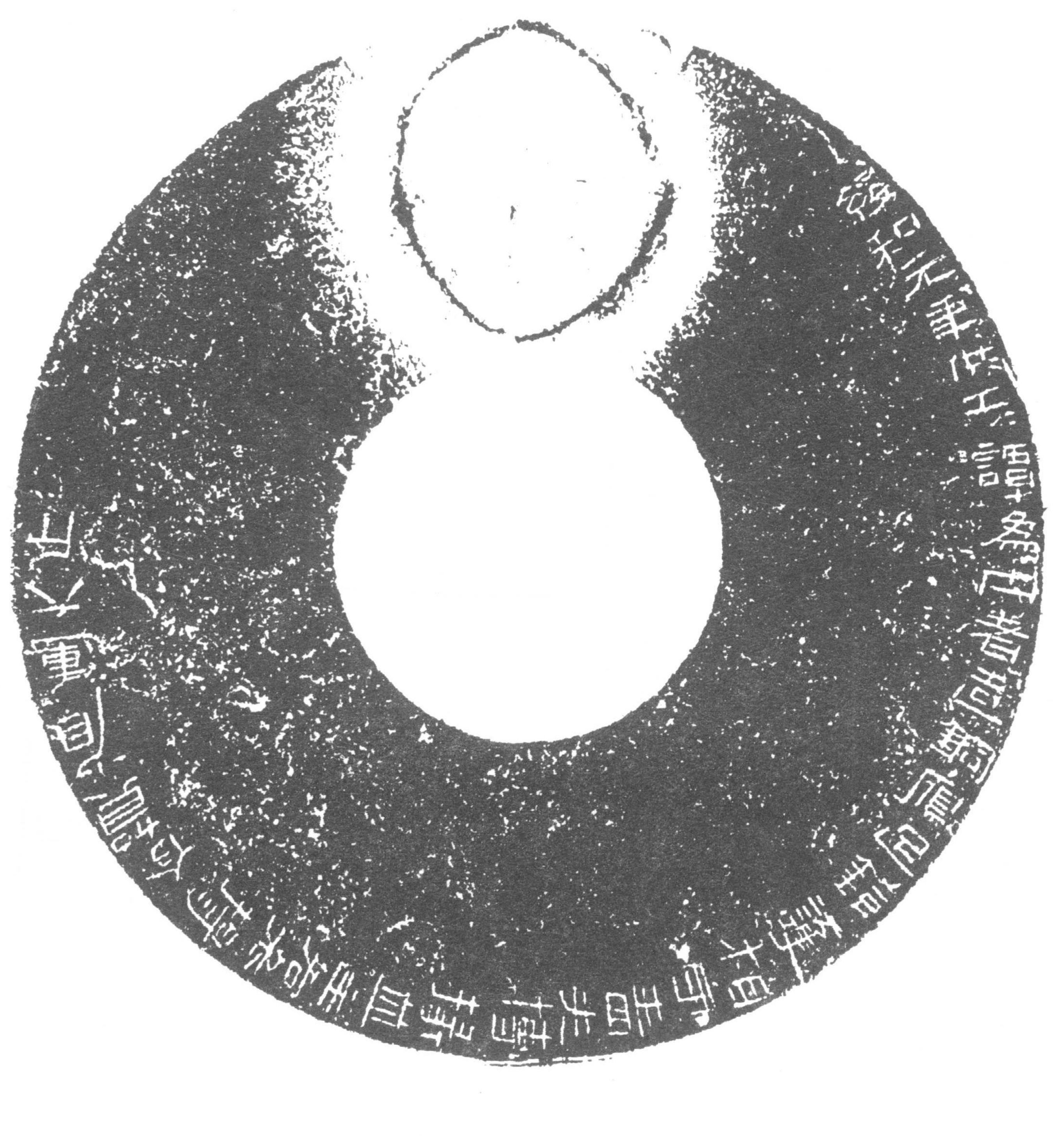
新莽中尚方鍾 三



閣呈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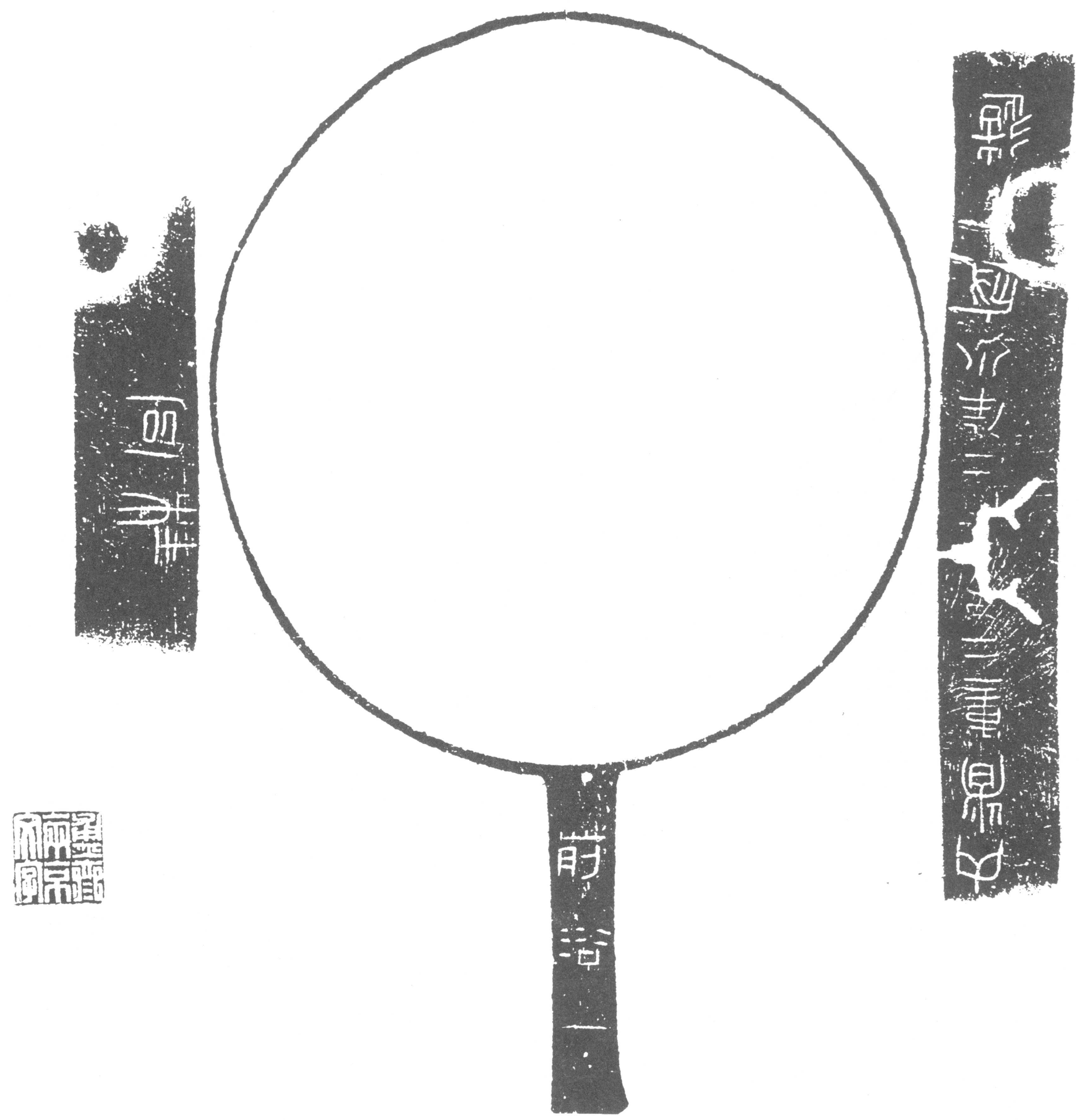
綏和鴈足鐙一



池陽宮行鐙二



桂宮行鐙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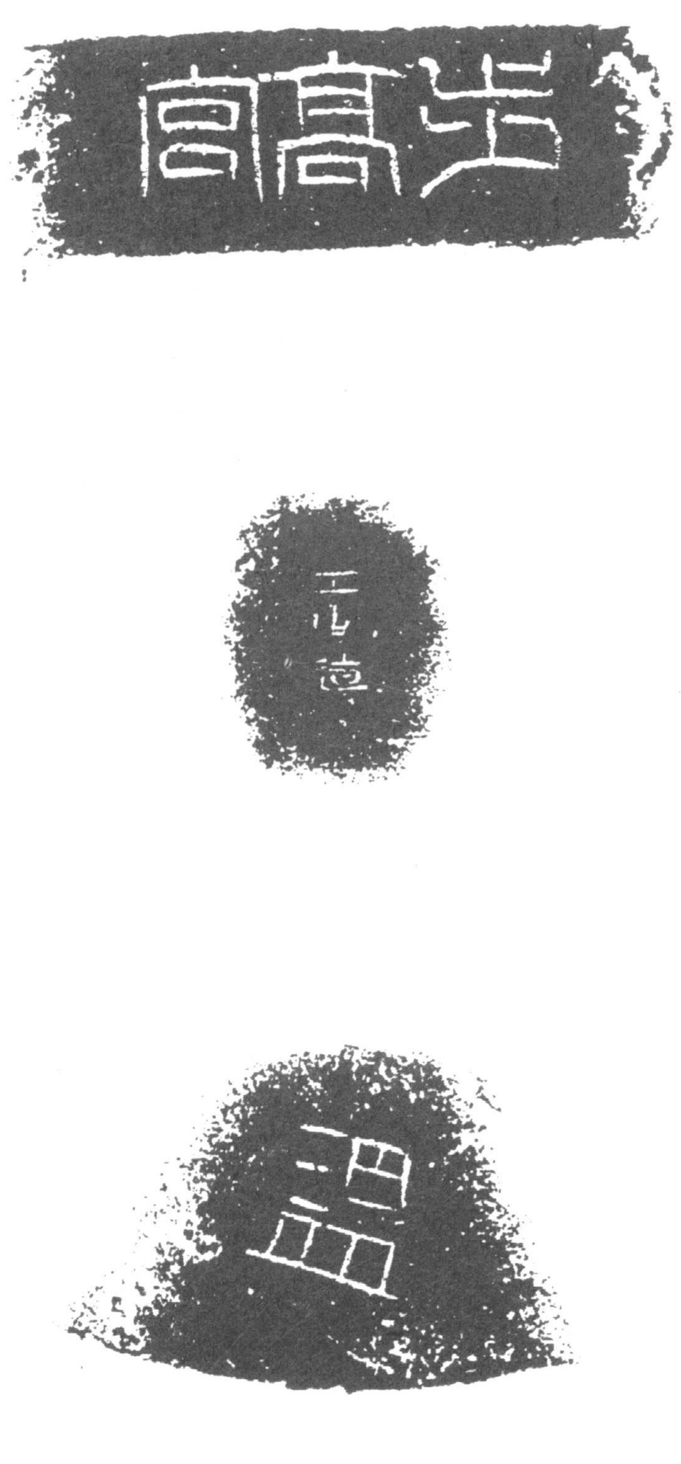
萬歲宮高鐙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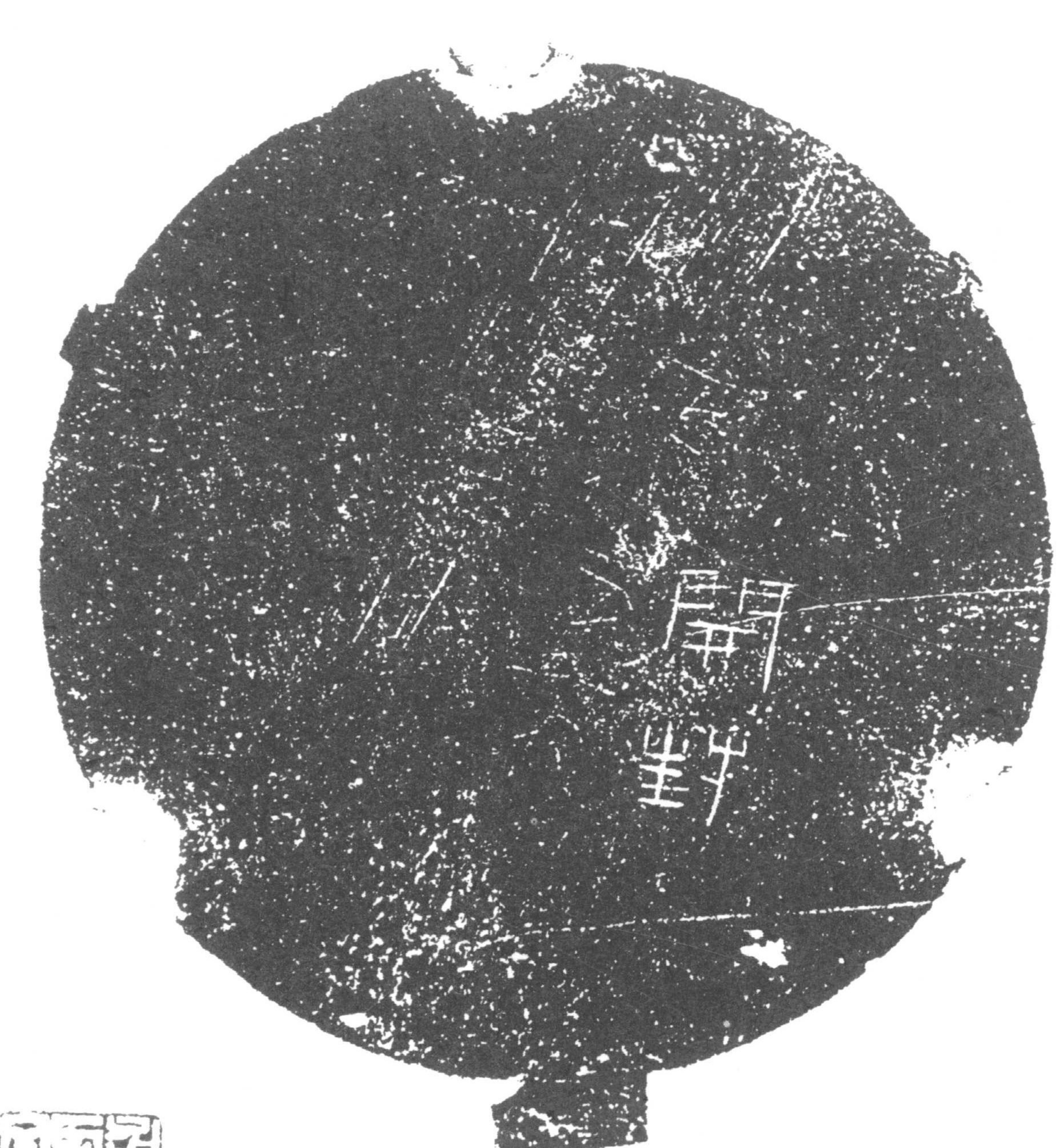
臨虞宮高鐙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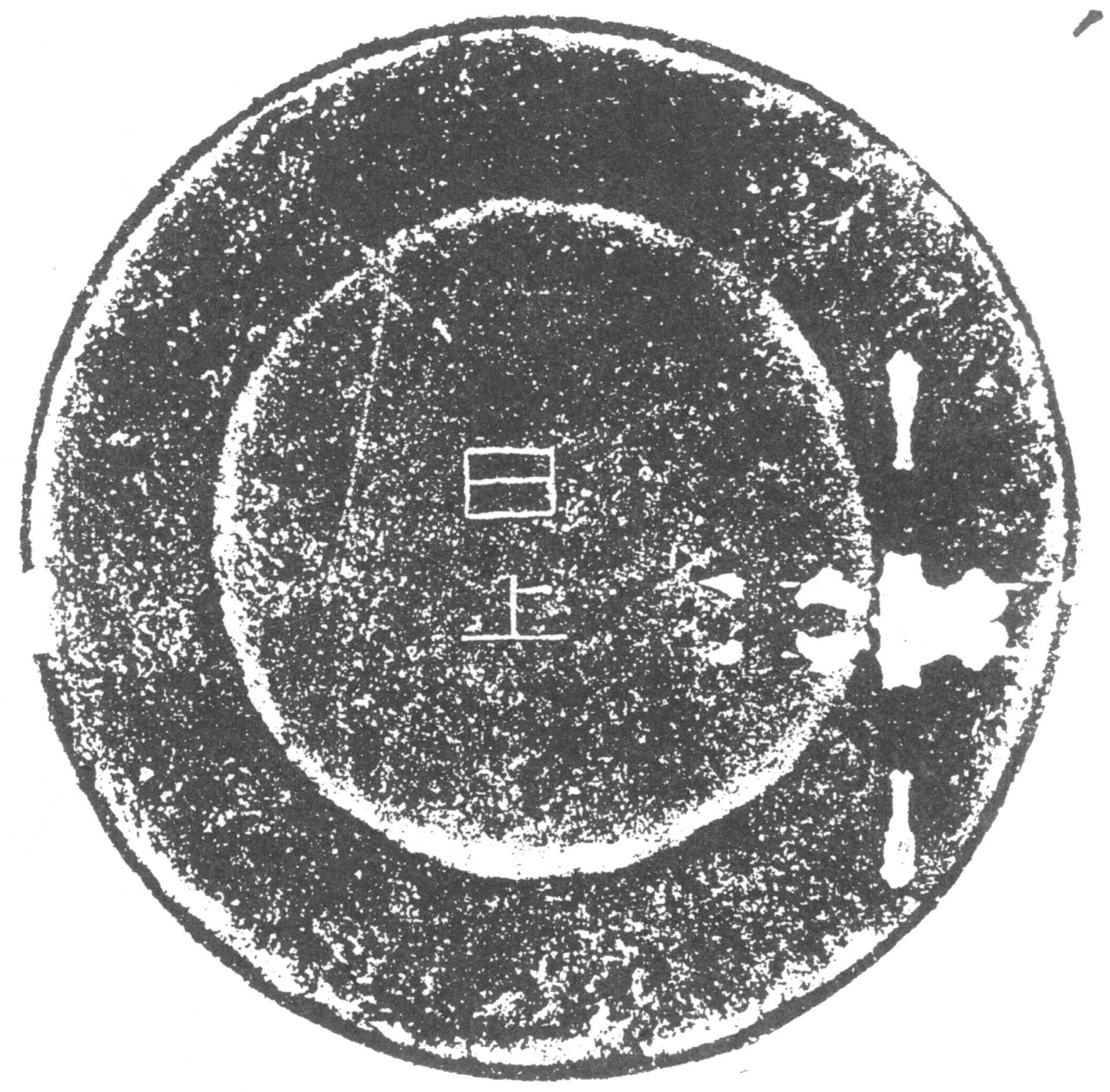
步高宮鐙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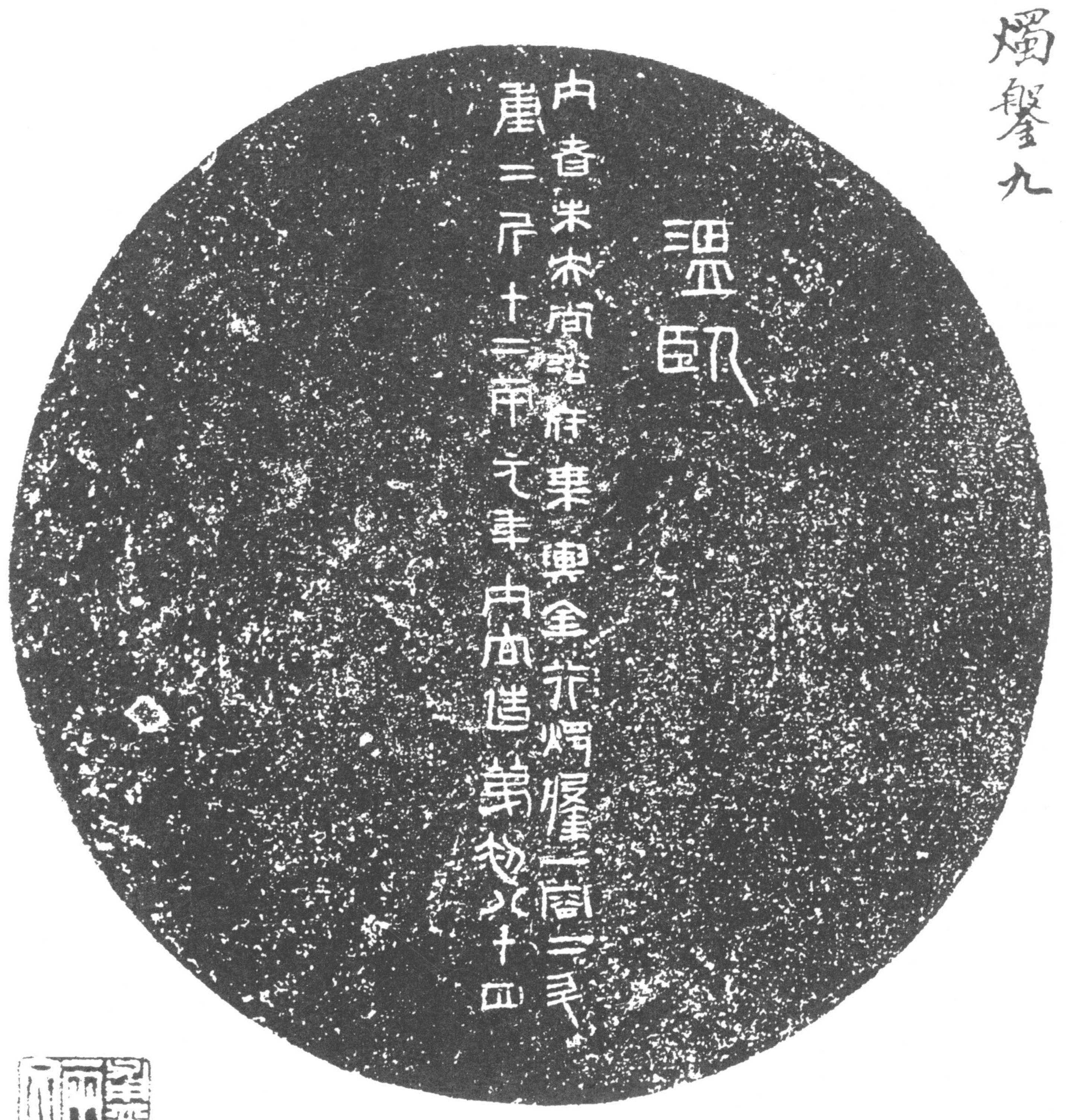
開封鐙七



日上鐙盤八



未央尚浴府燭槃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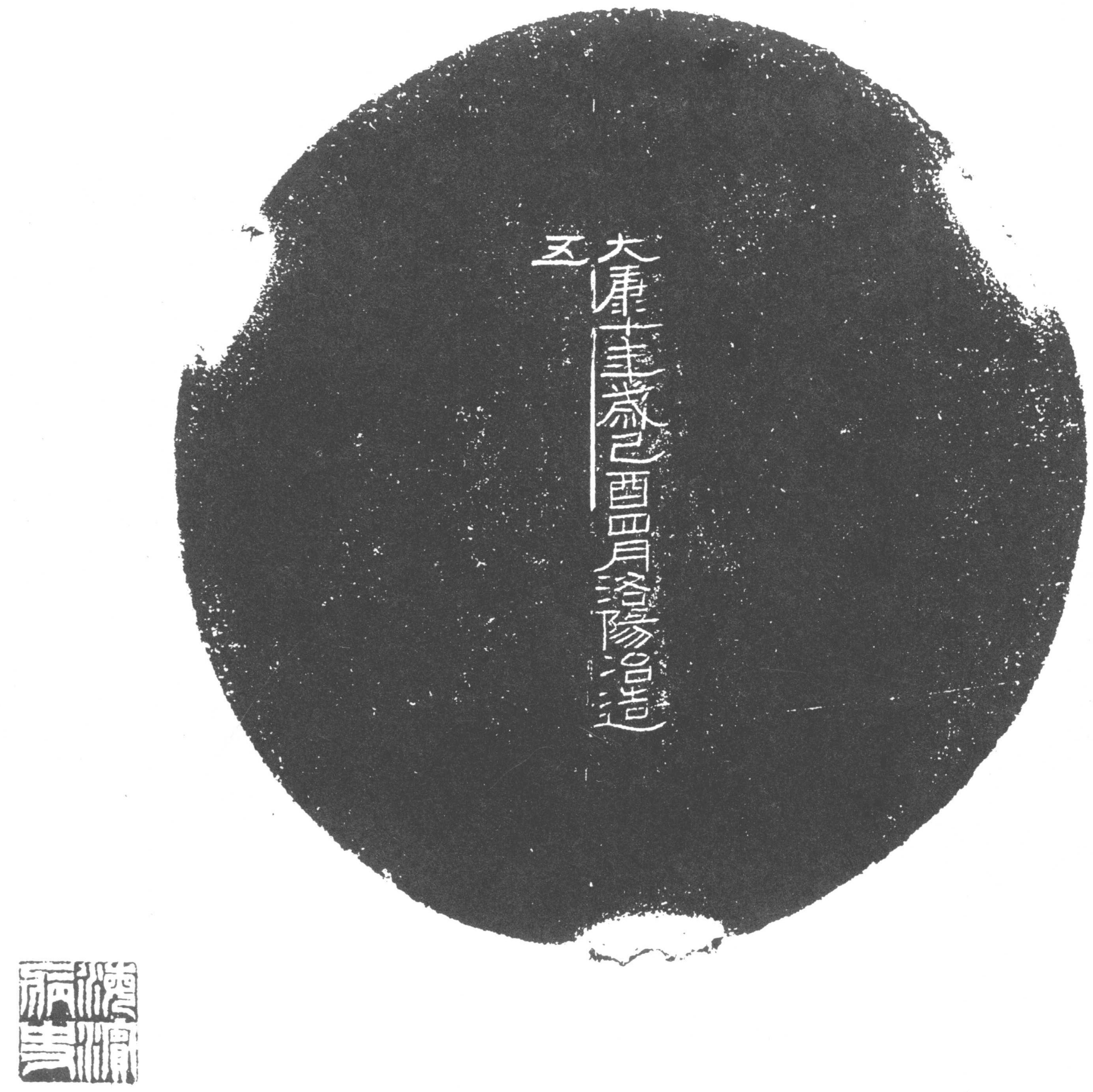
軍矦燭豆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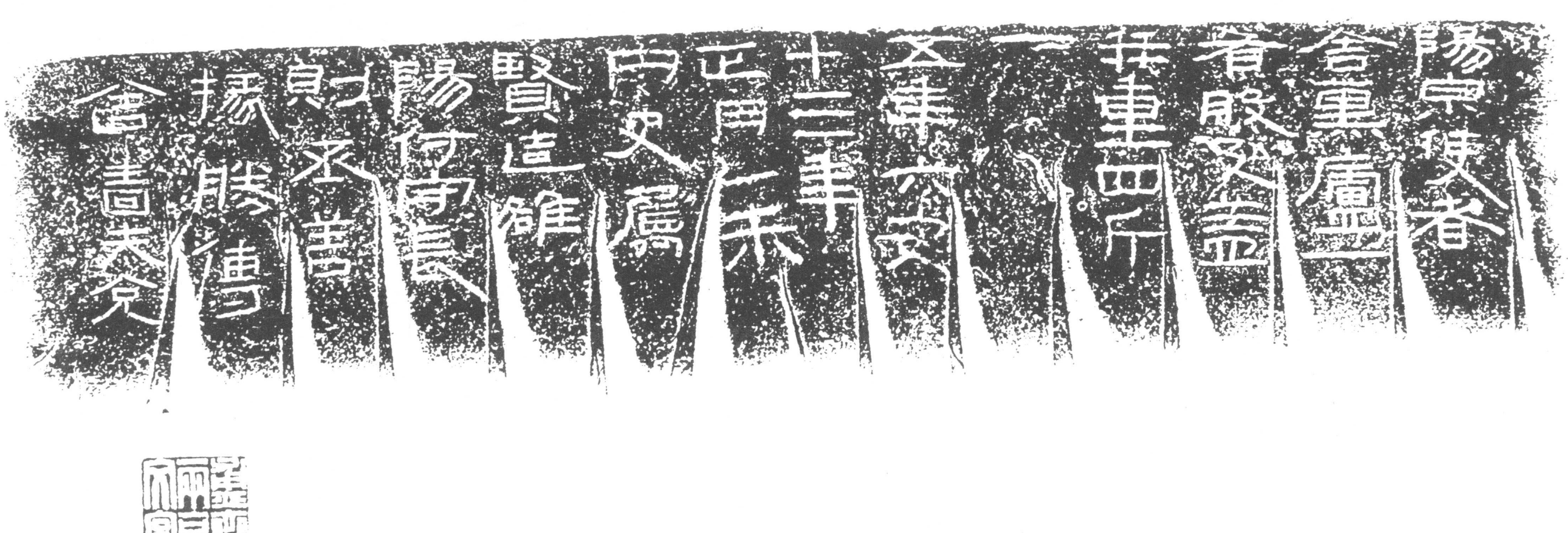
曲成家錠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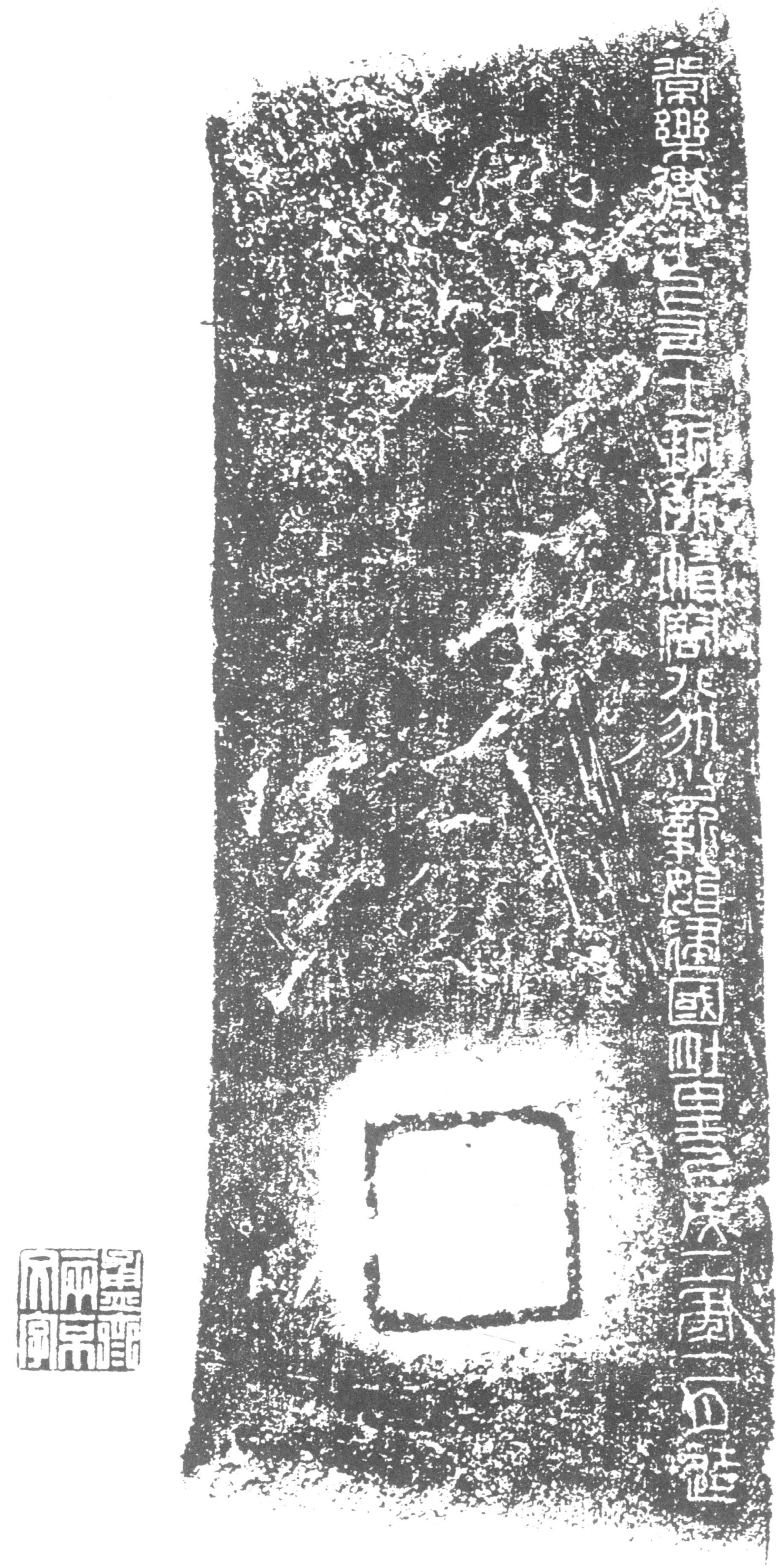
晉大康鐙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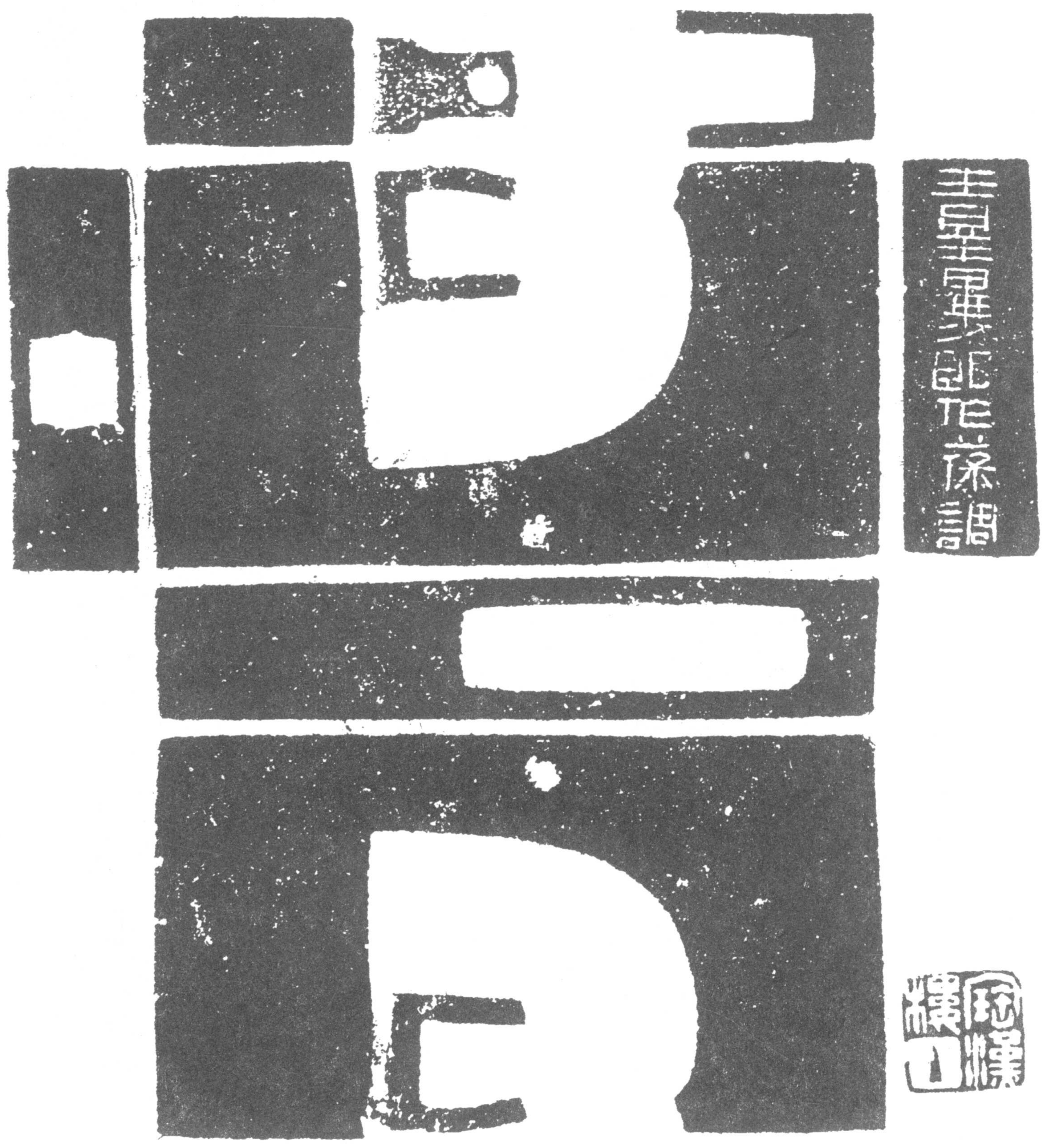
陽泉使者舍薰鑪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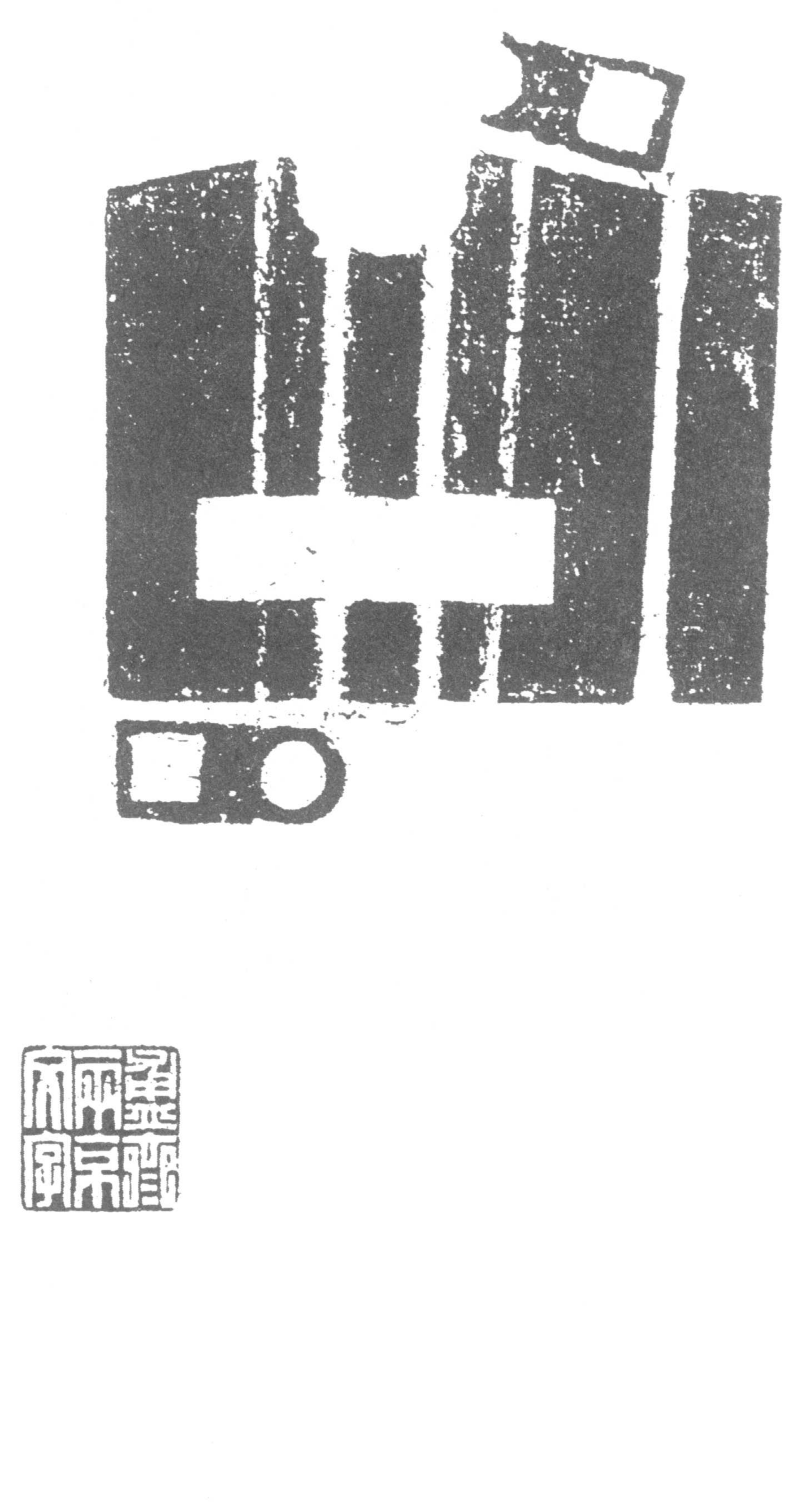


常樂衛士銅飯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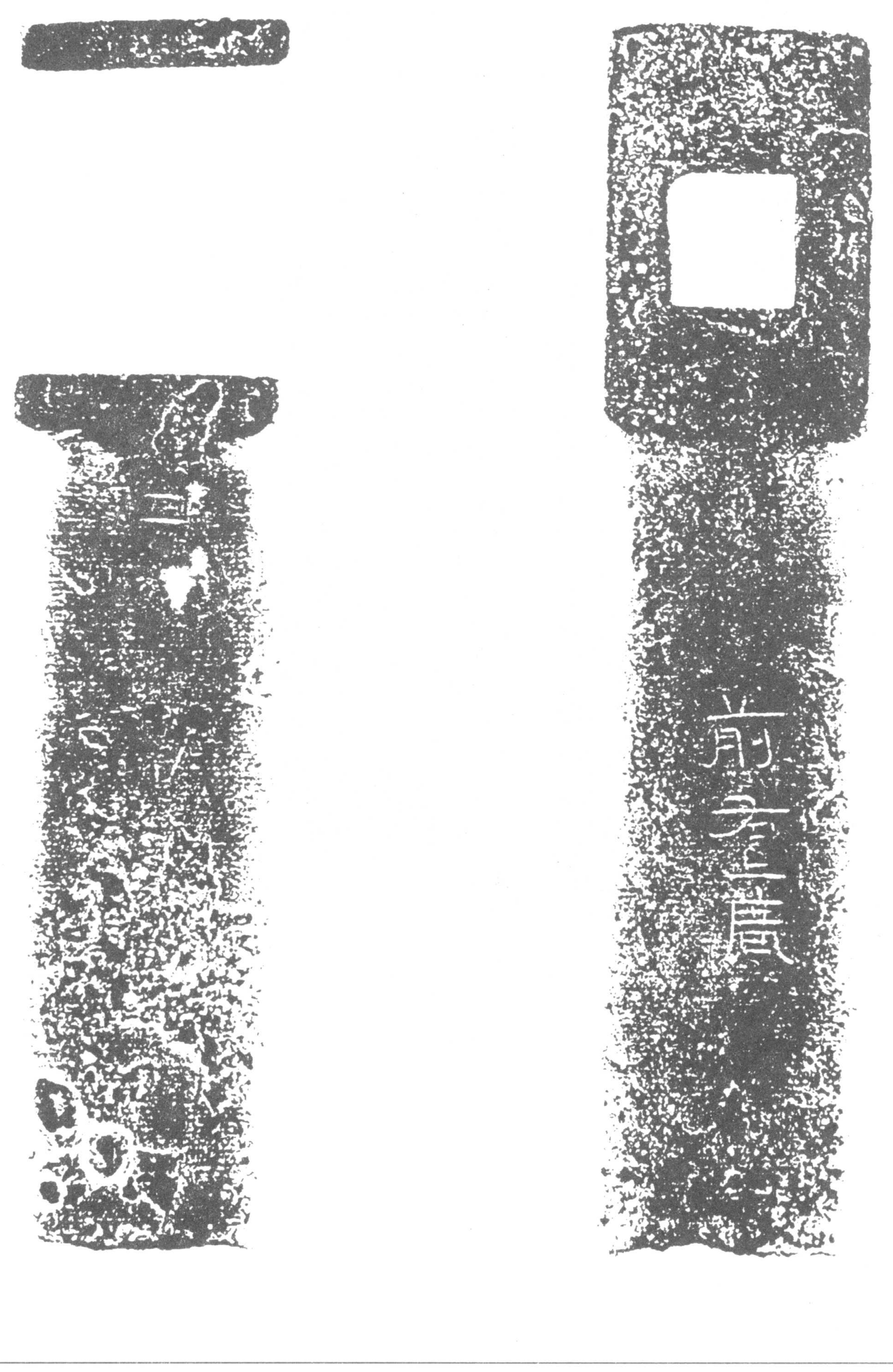


葆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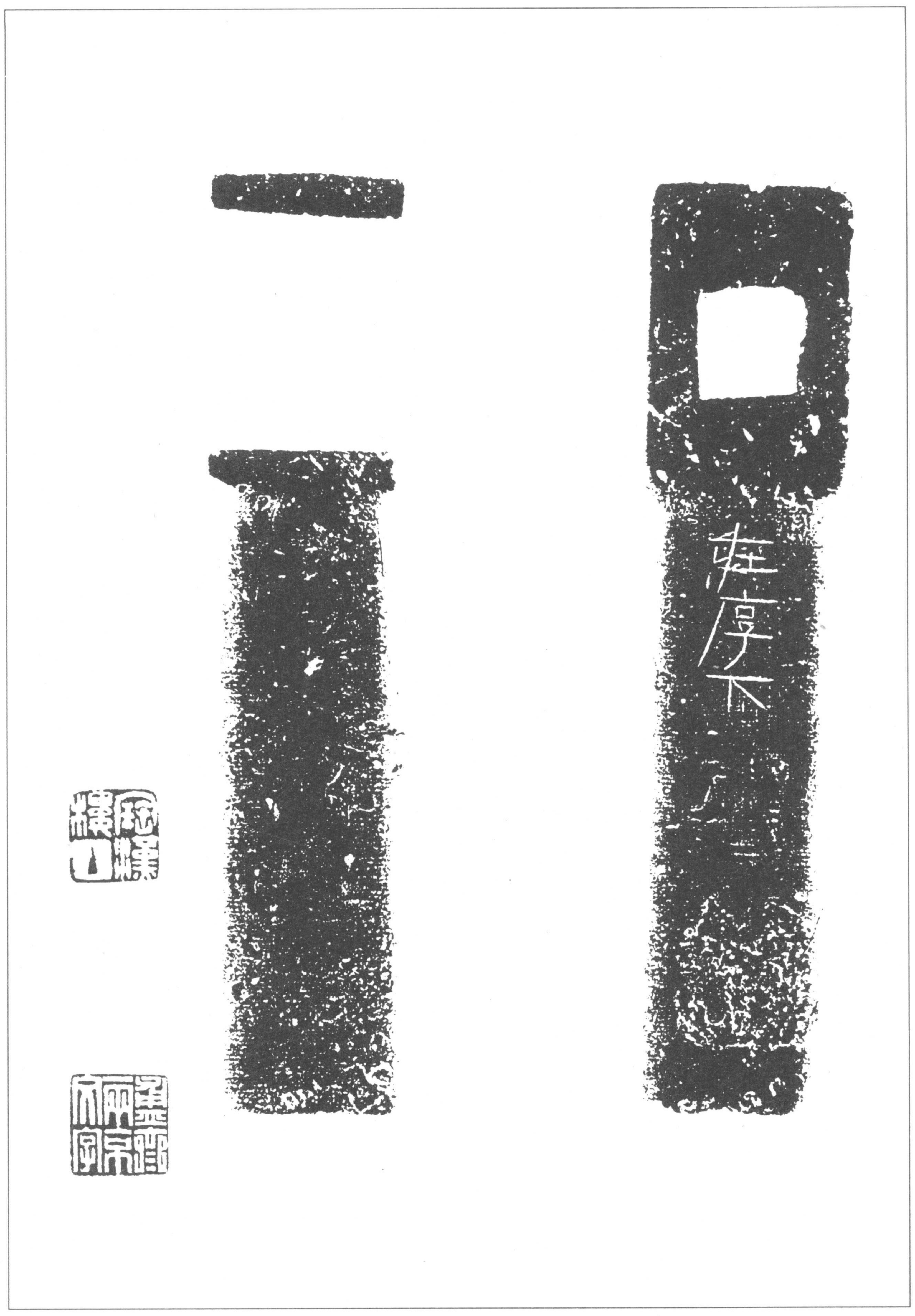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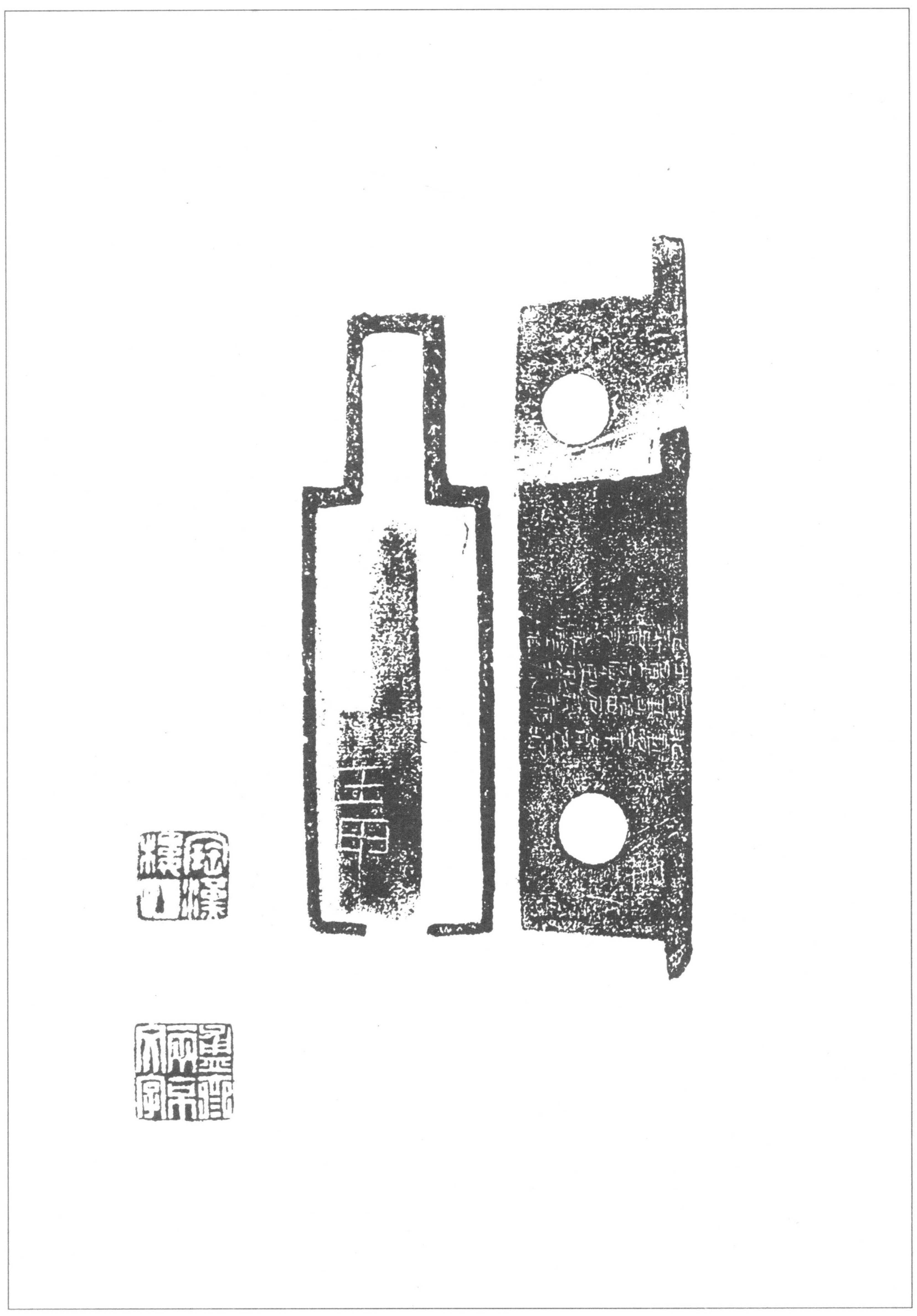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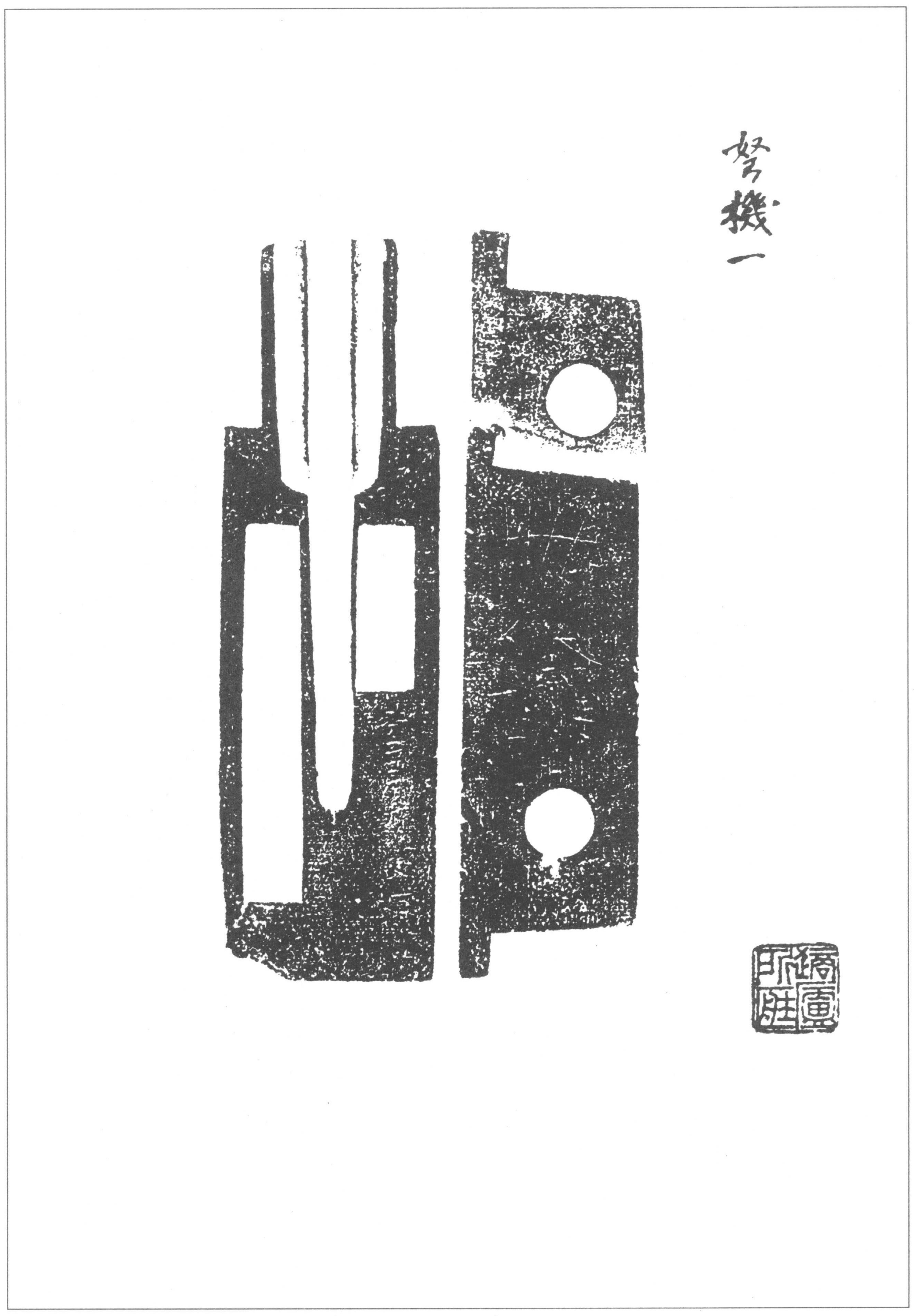
簠齋自題東飾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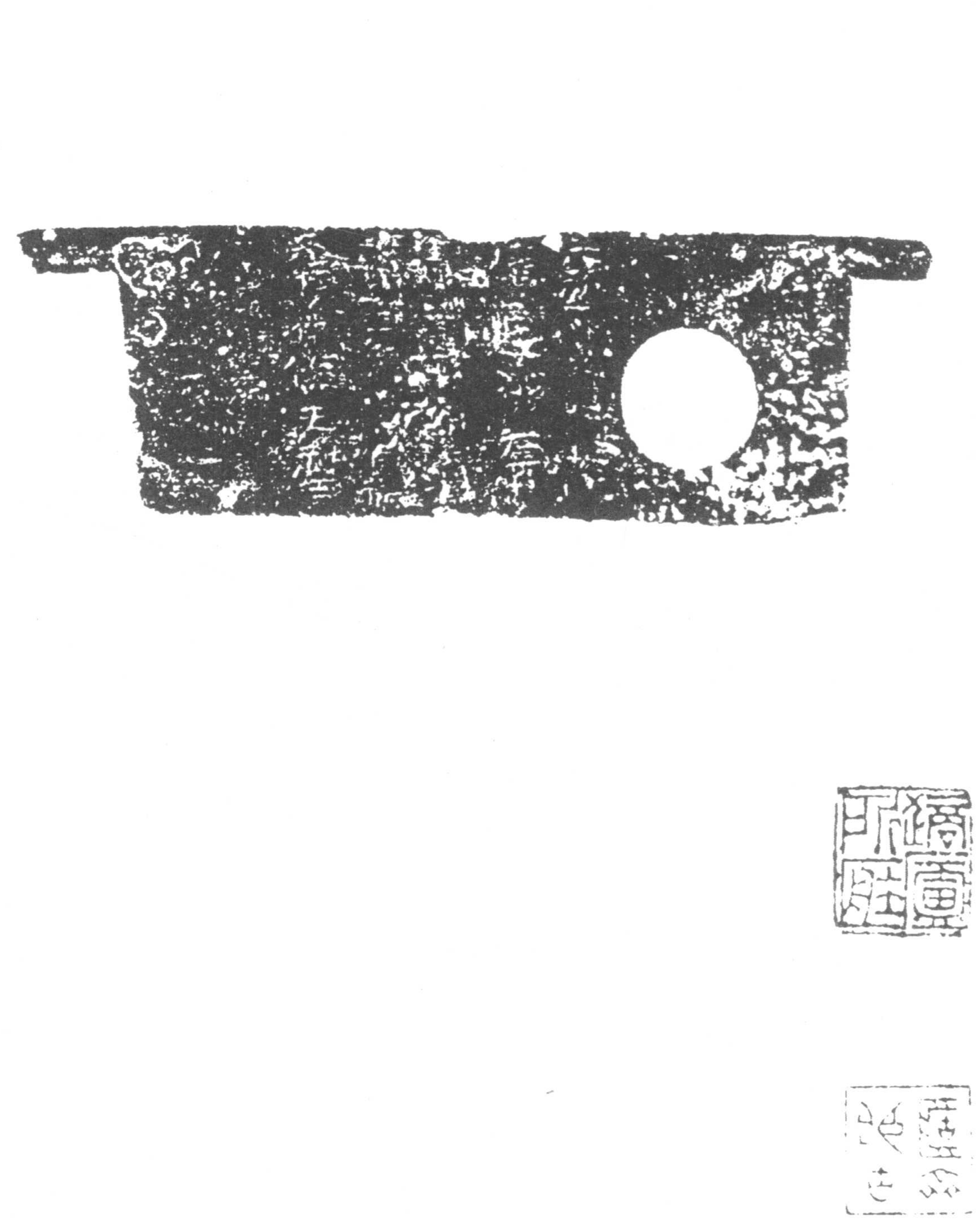

金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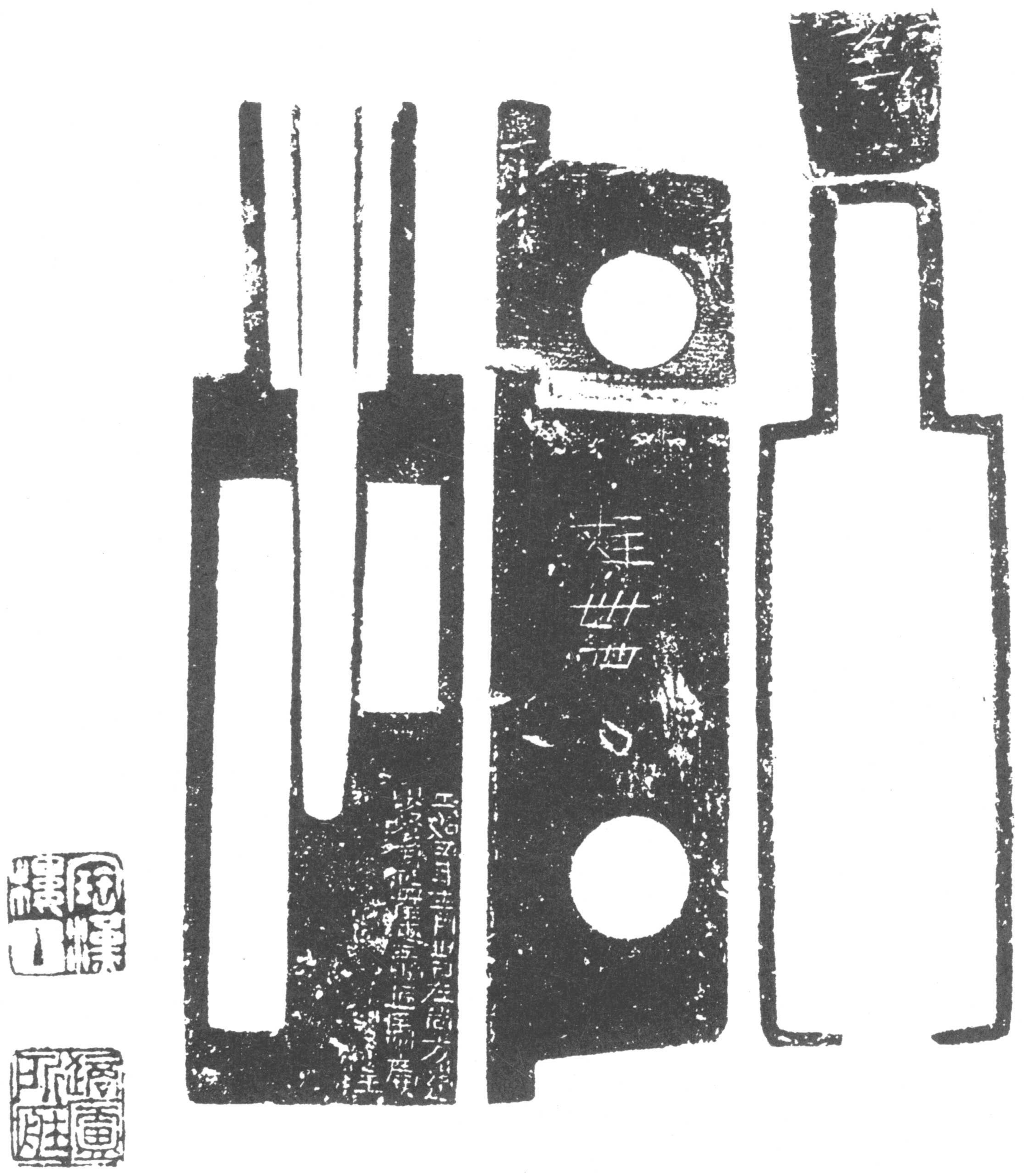



弩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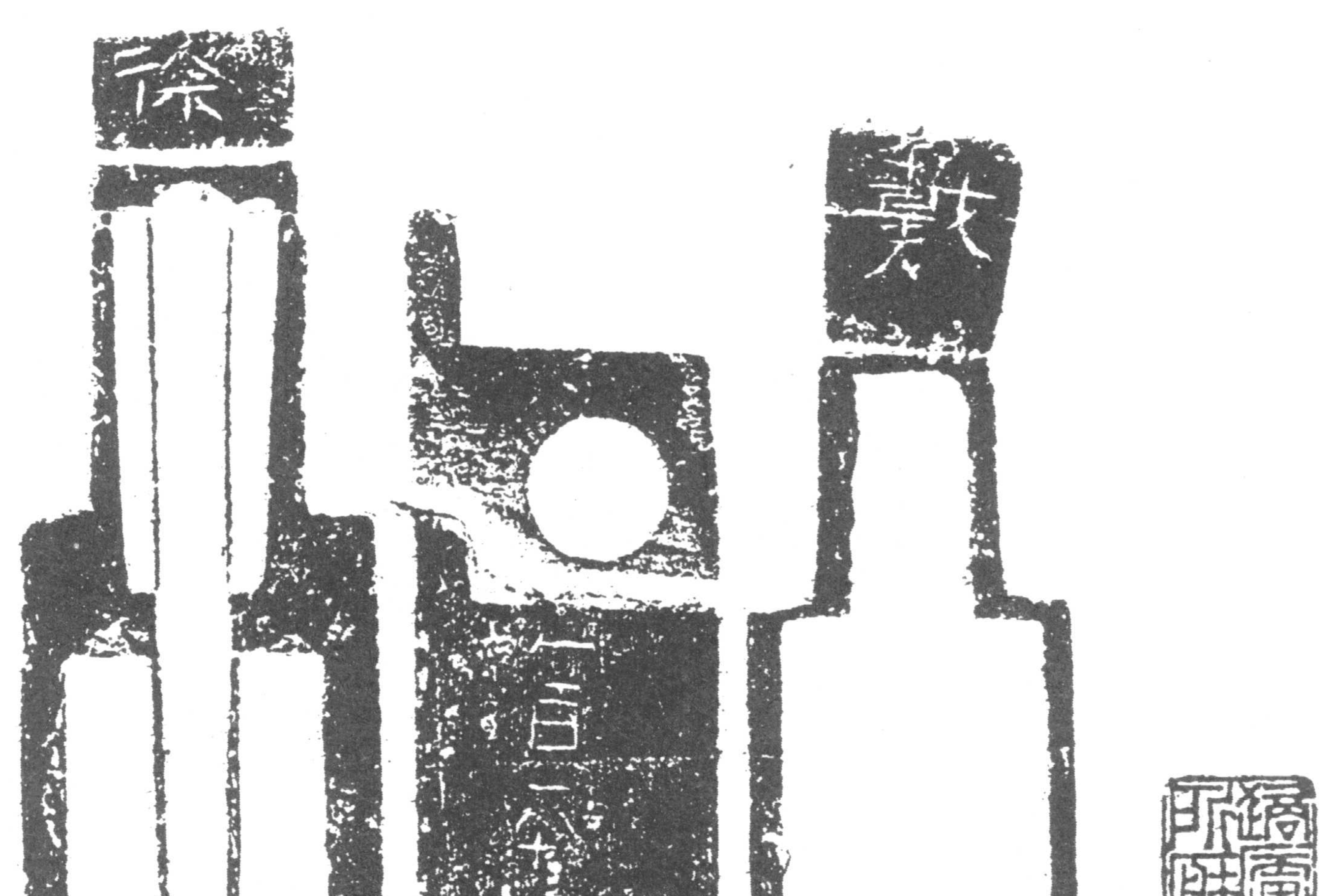
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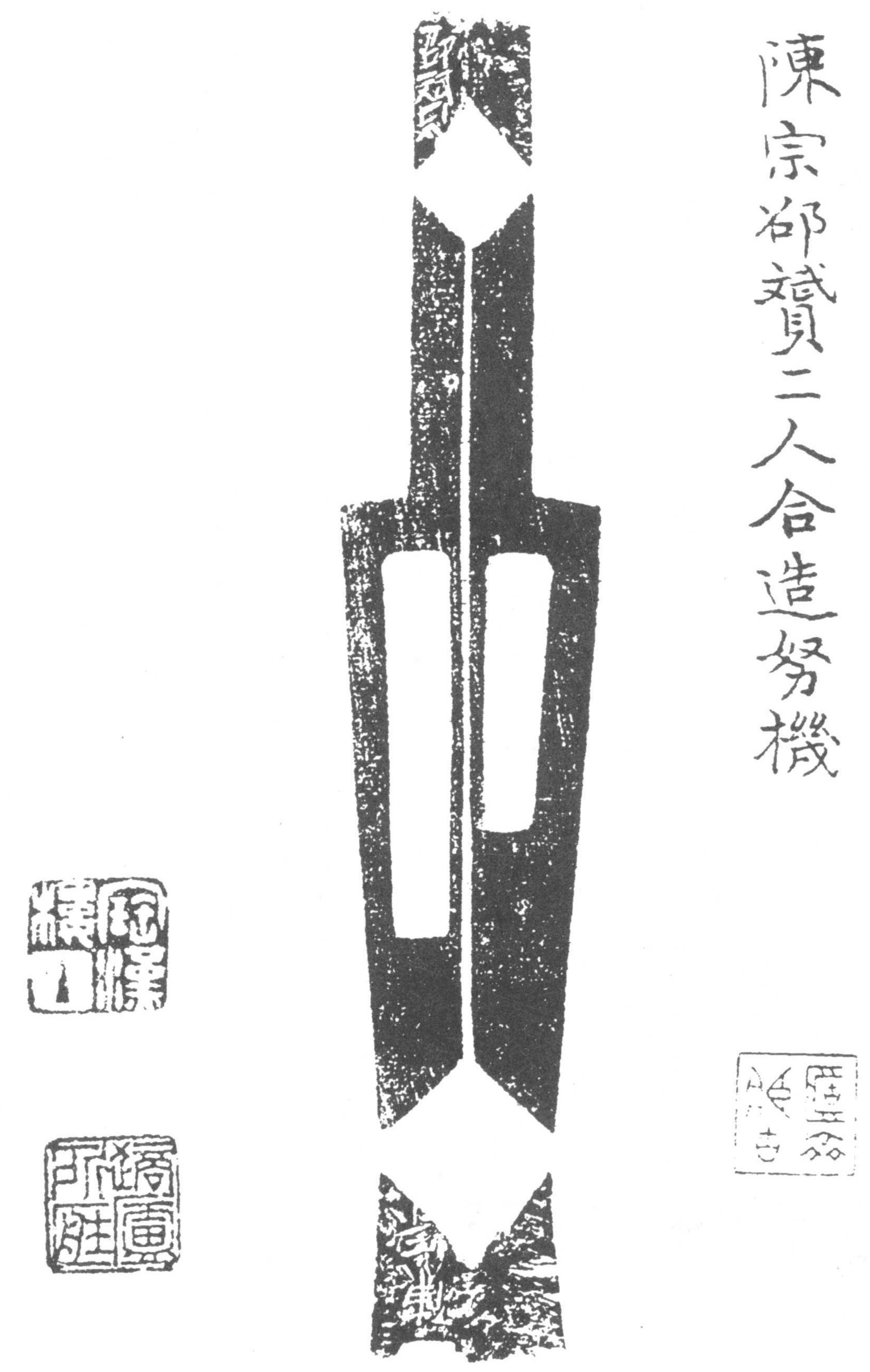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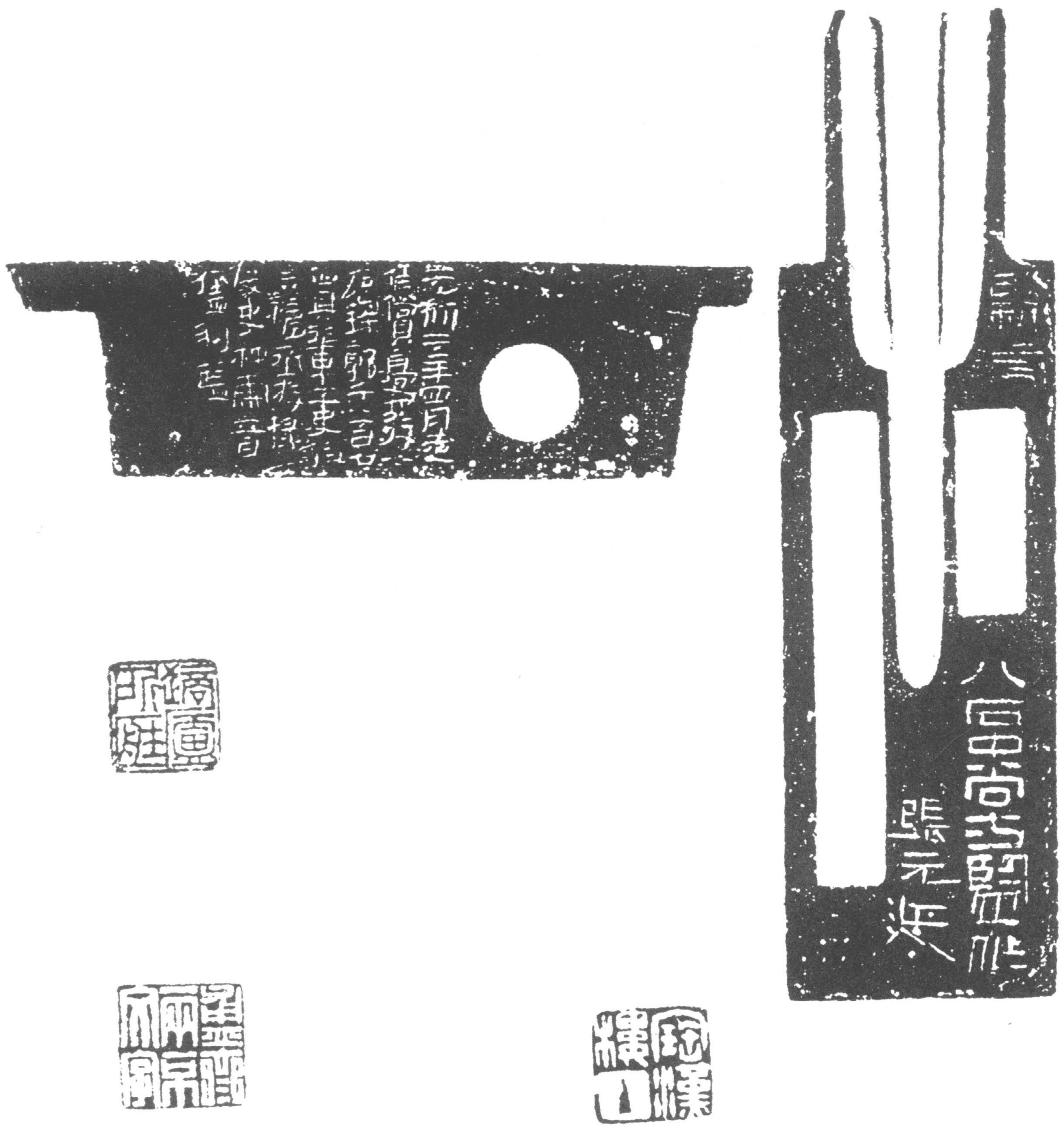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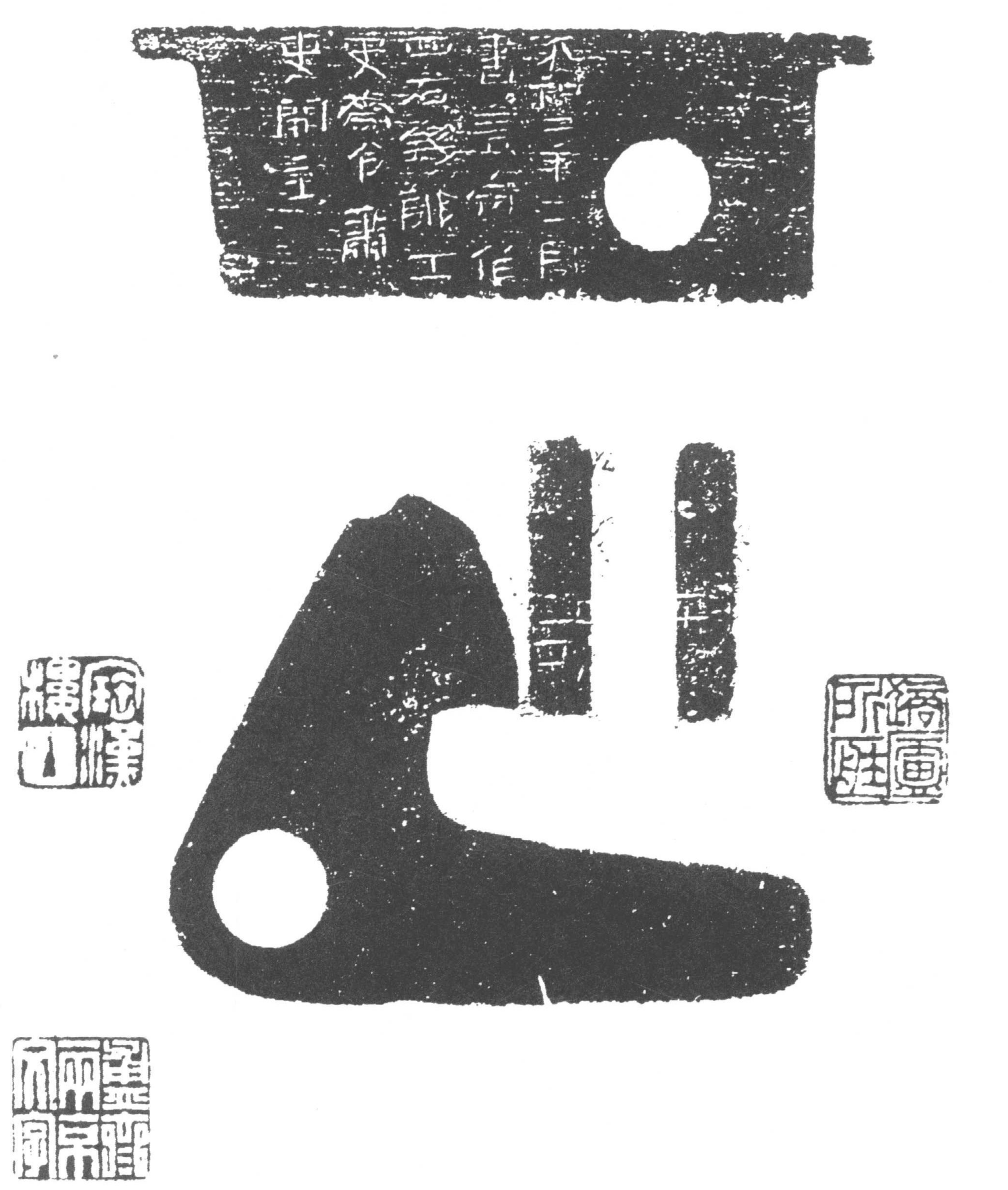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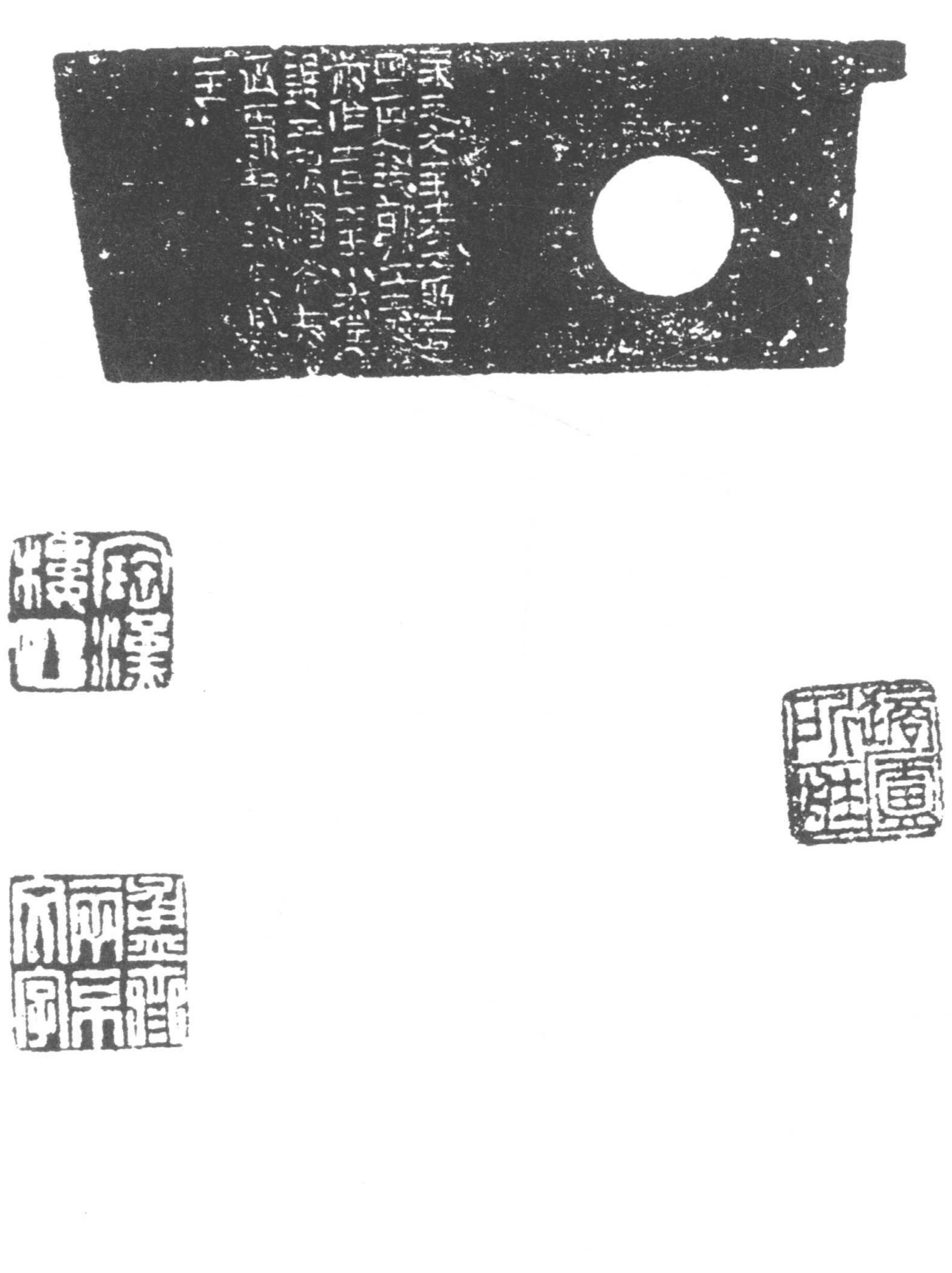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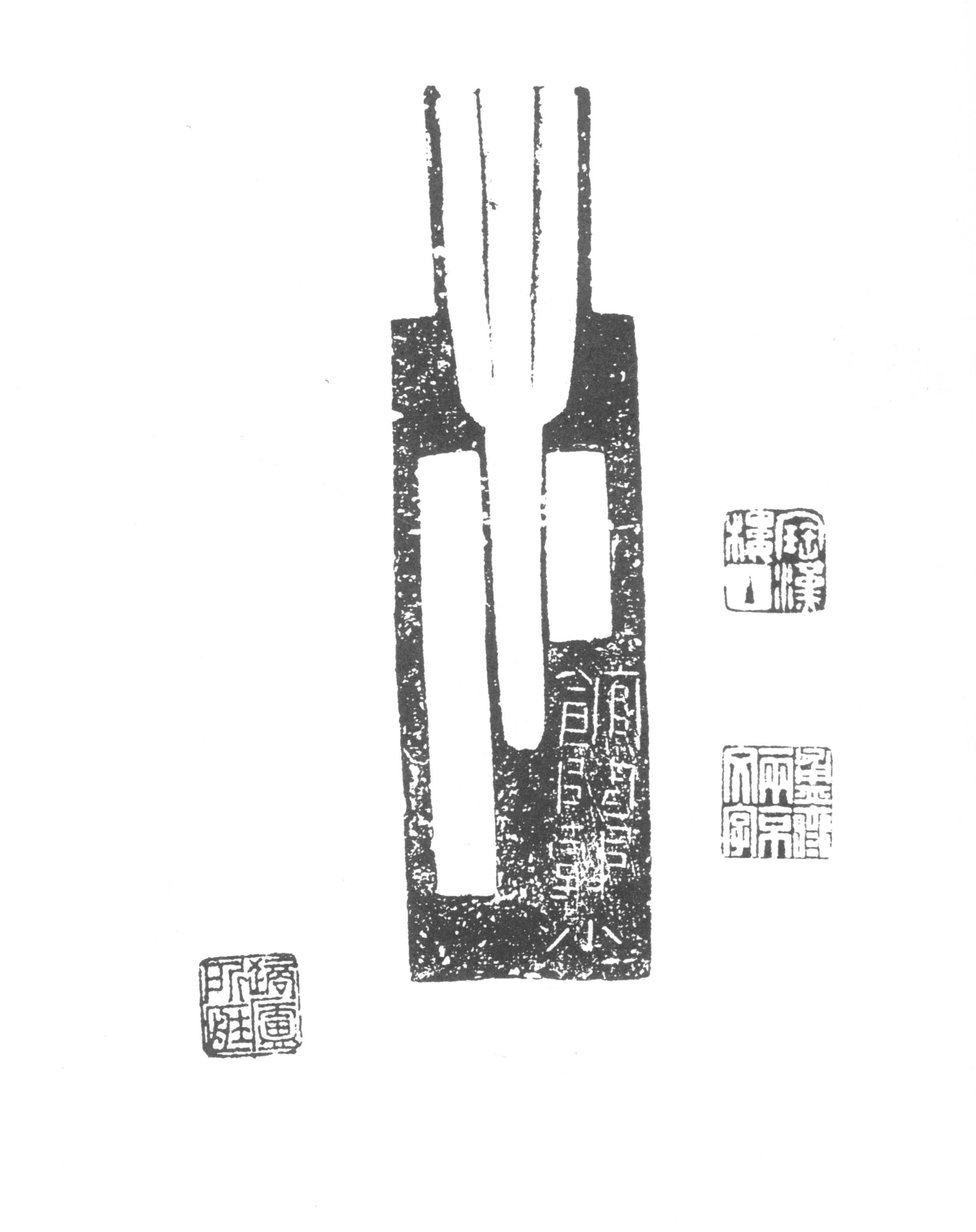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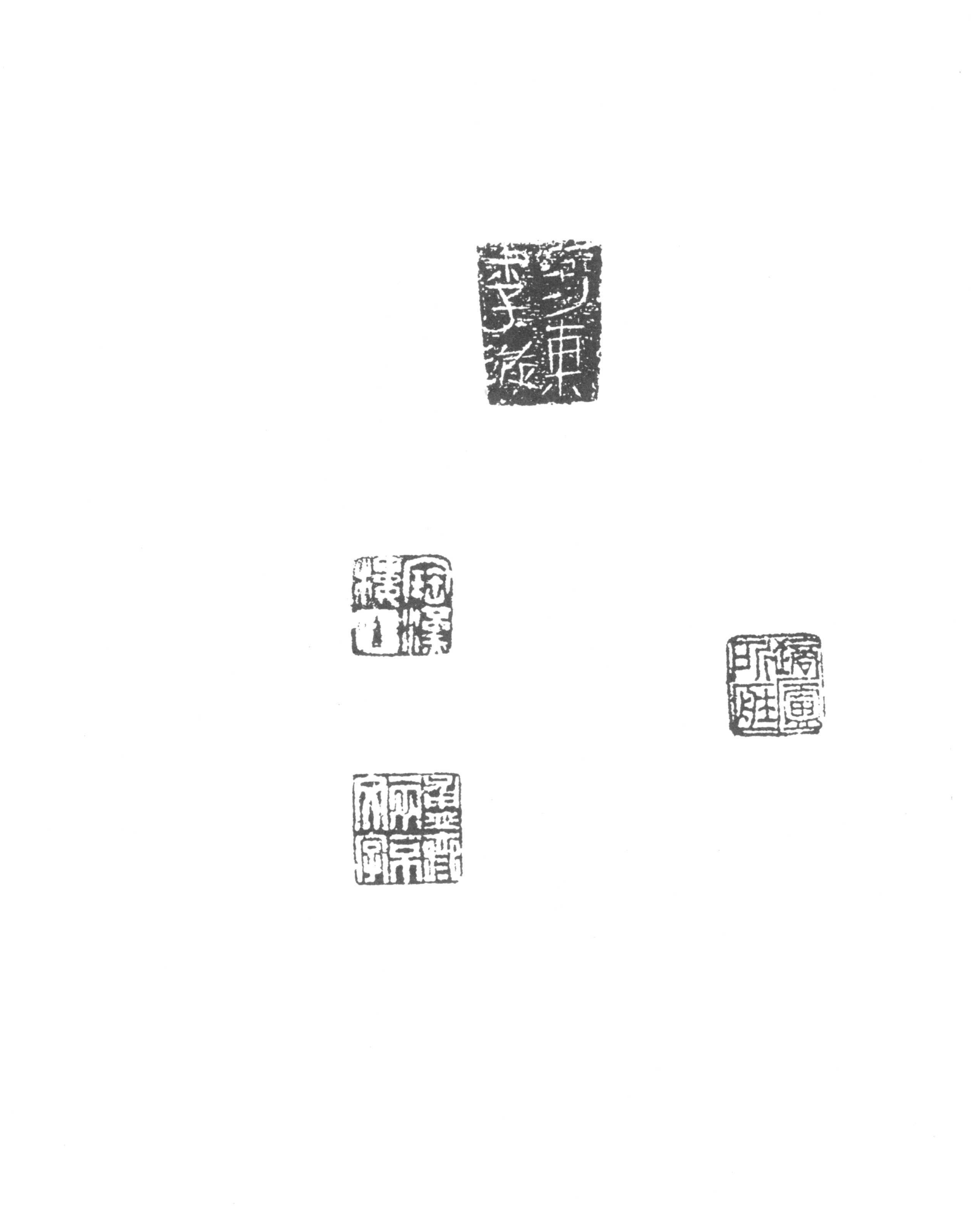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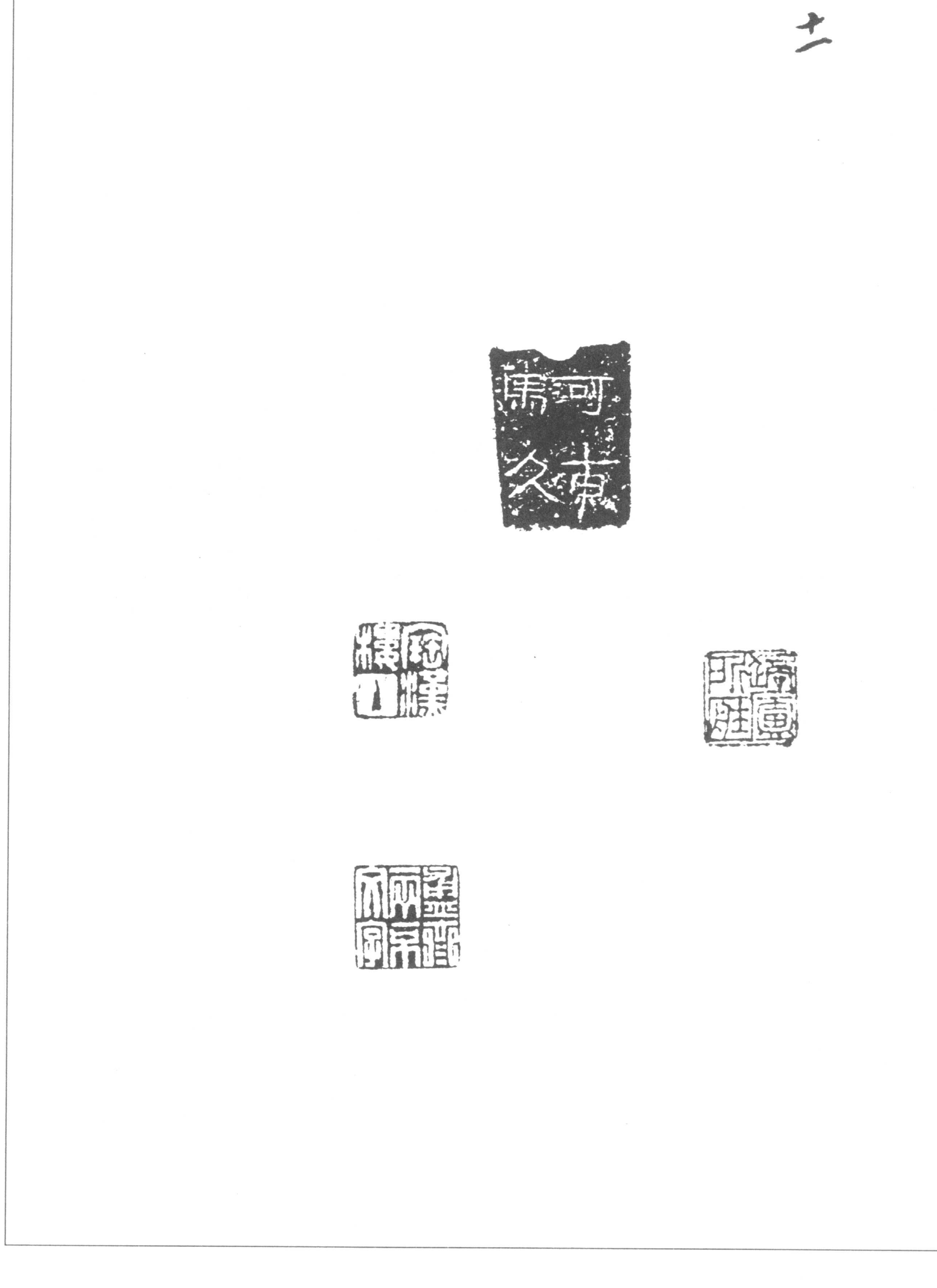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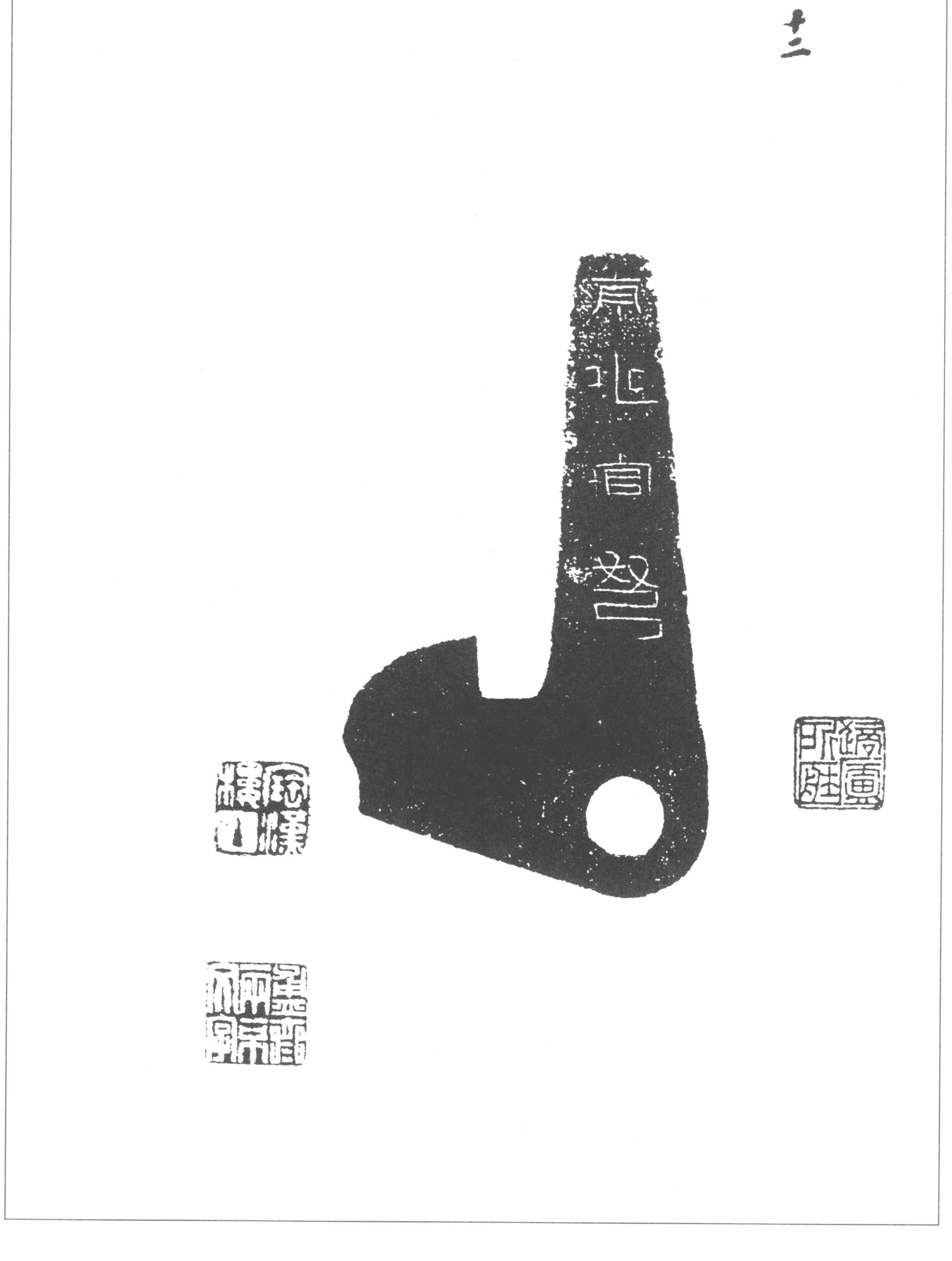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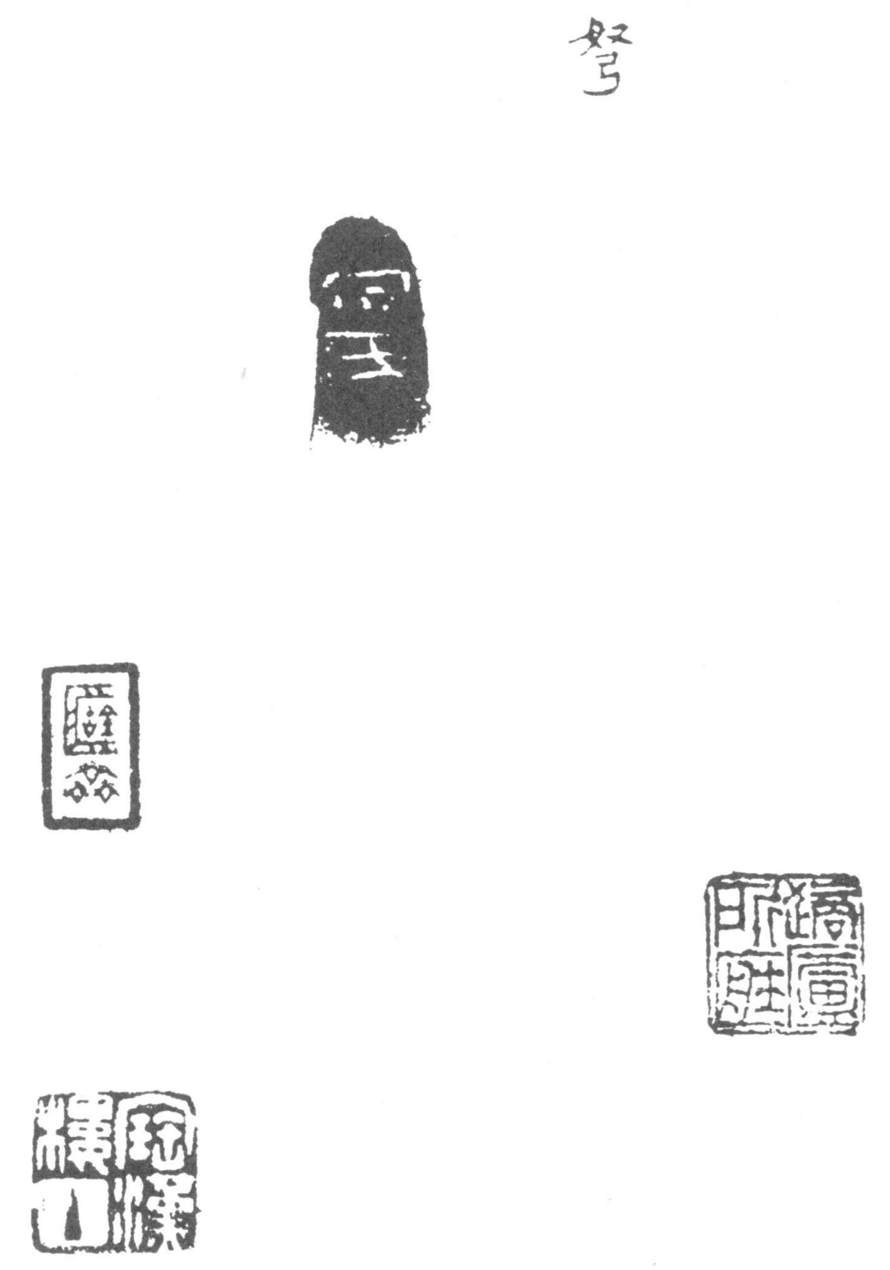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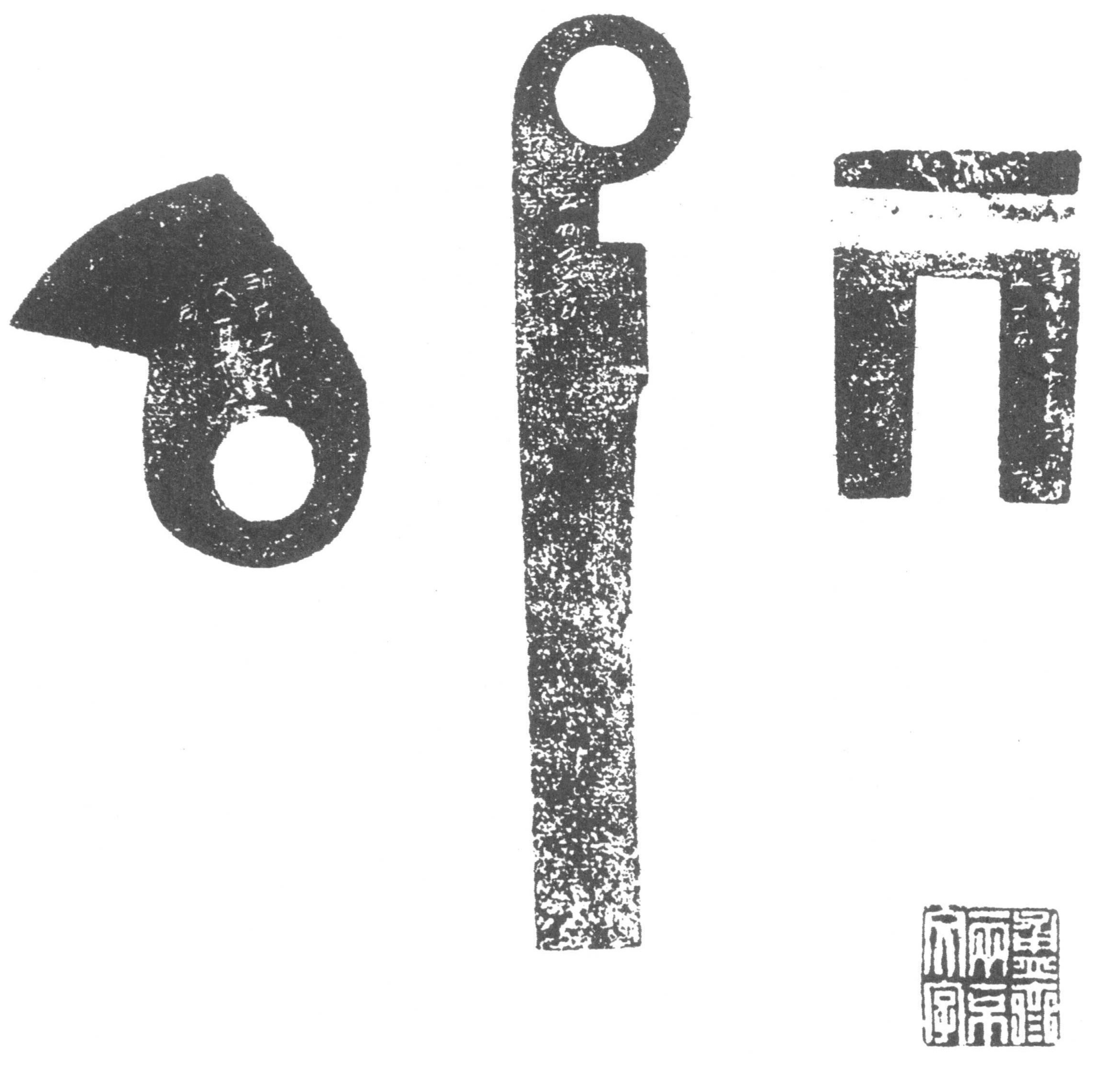
十二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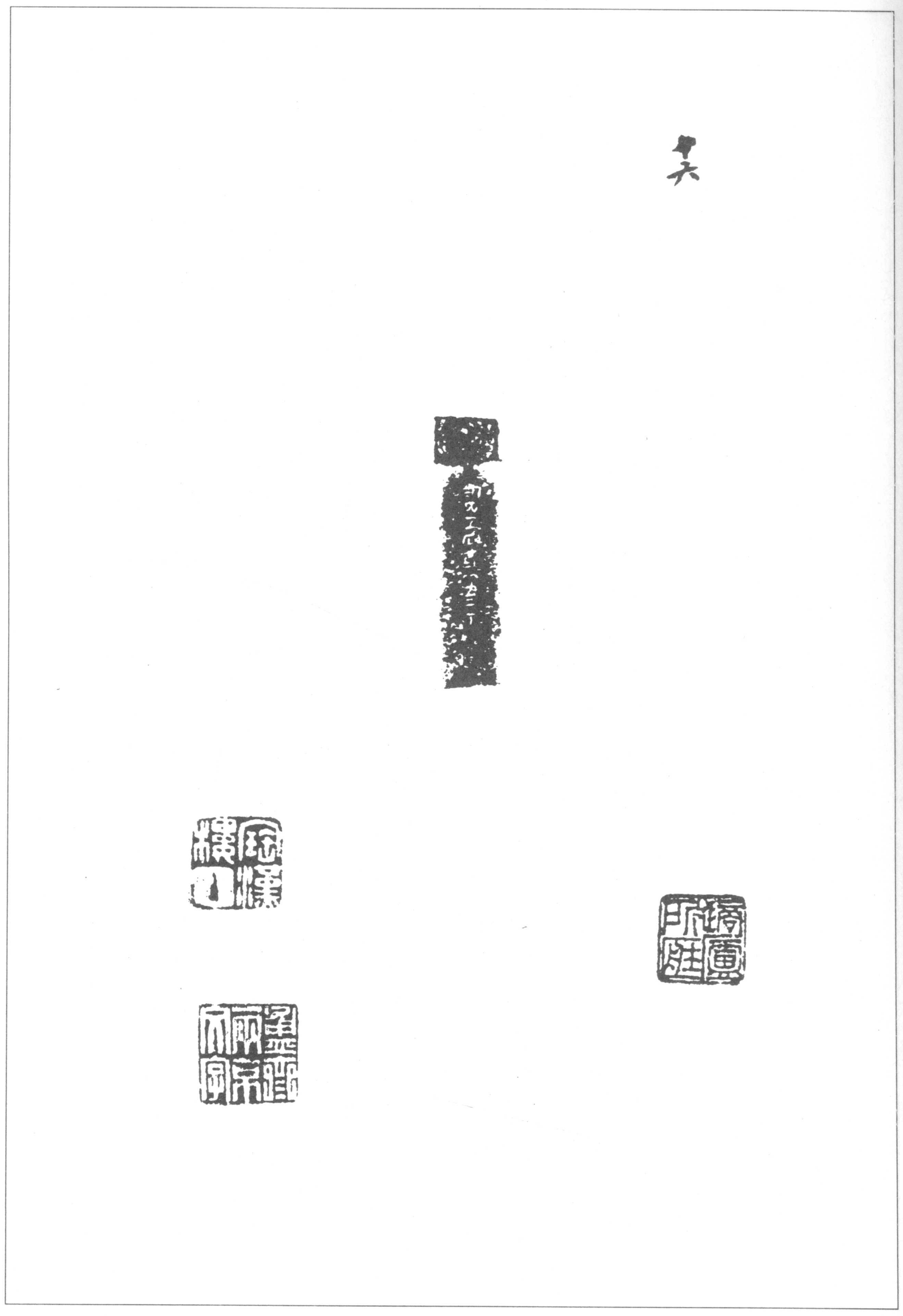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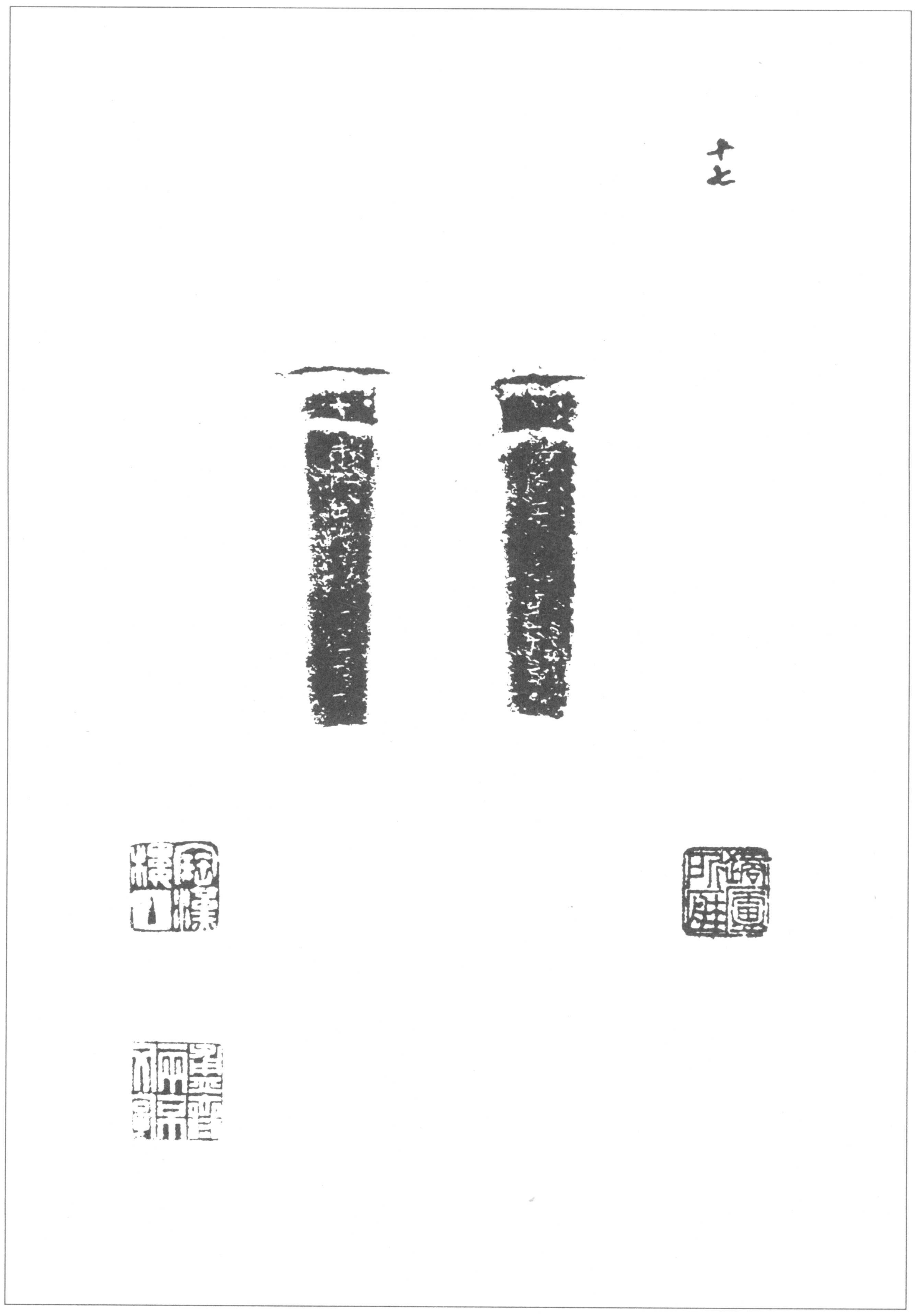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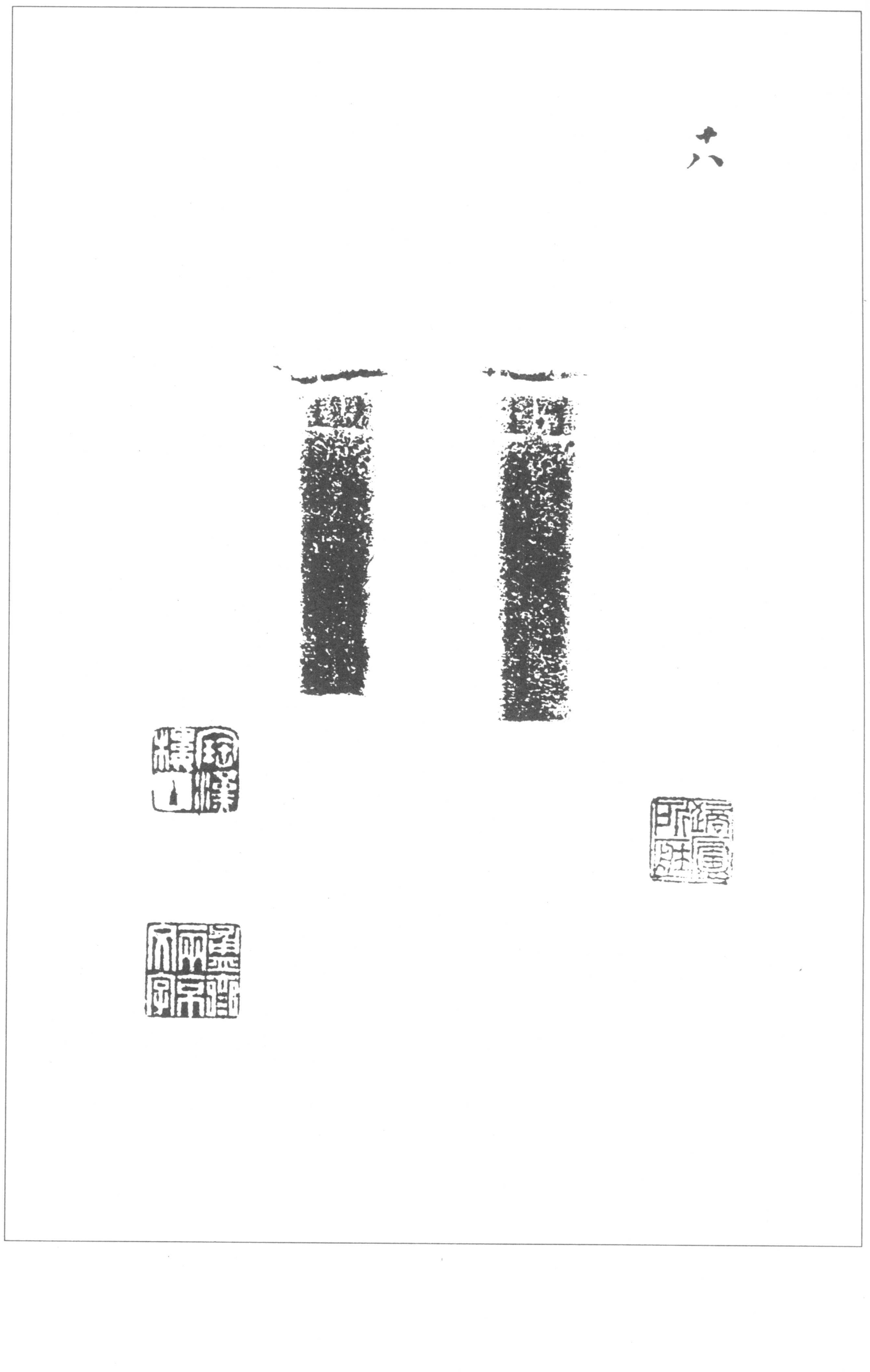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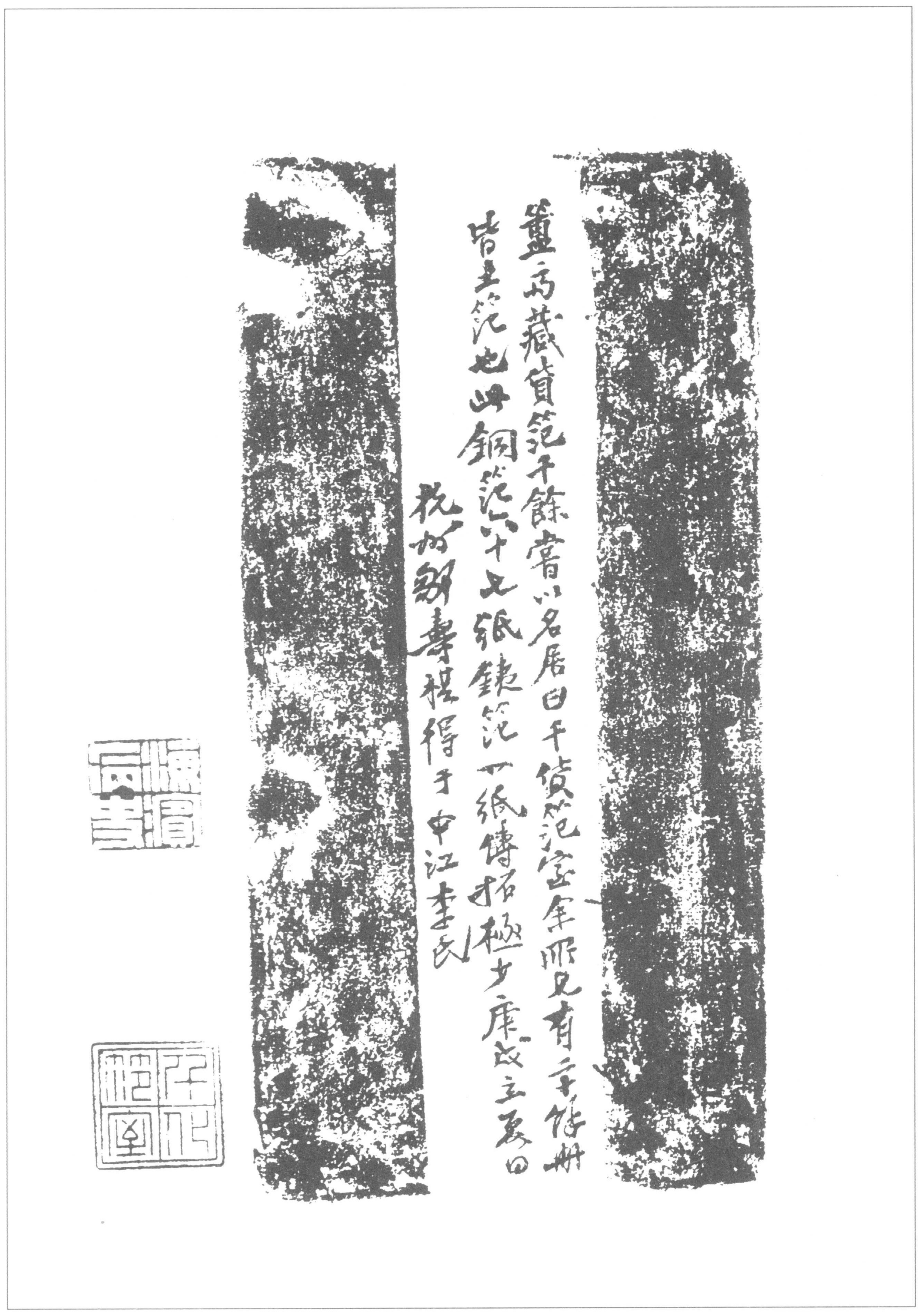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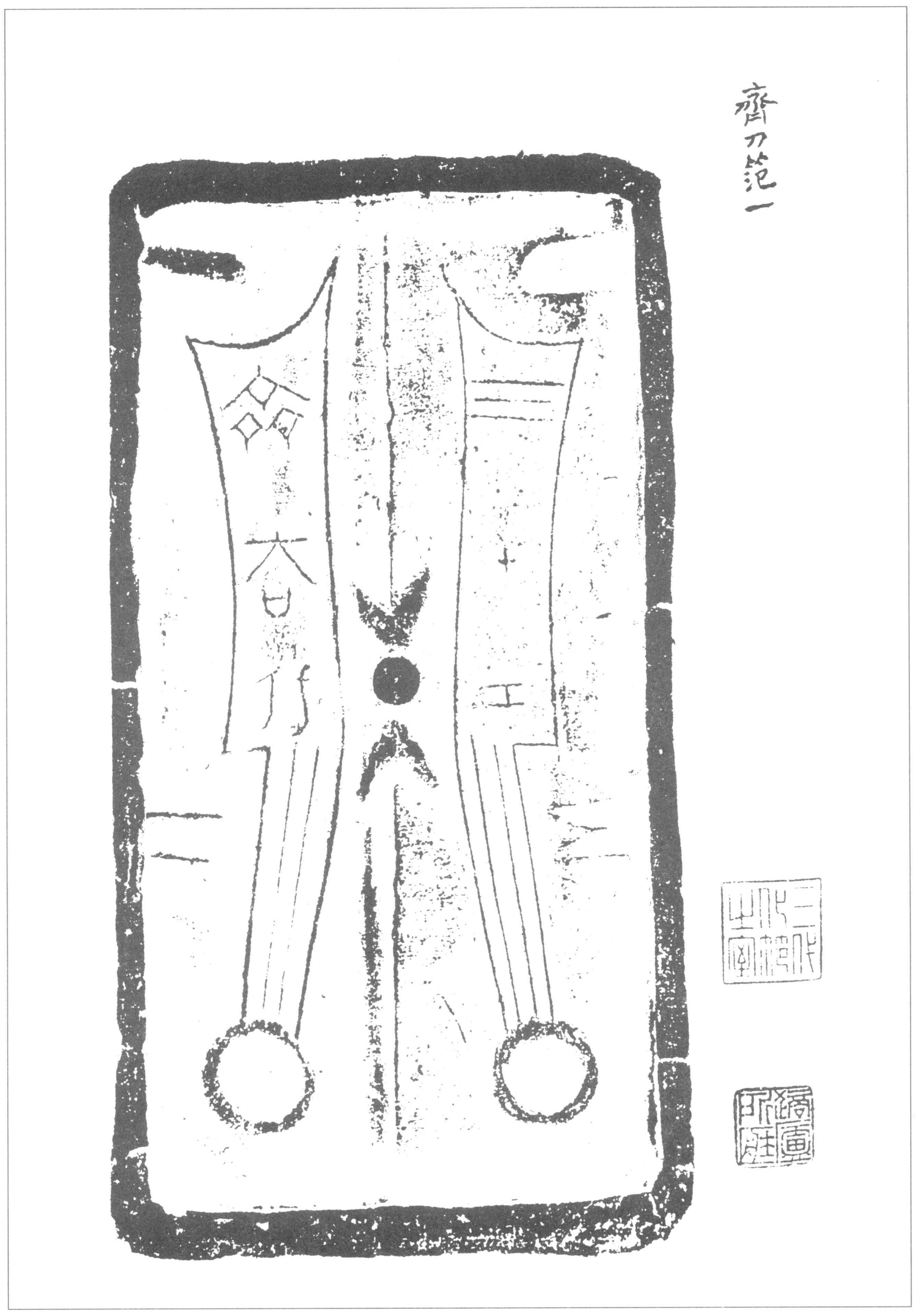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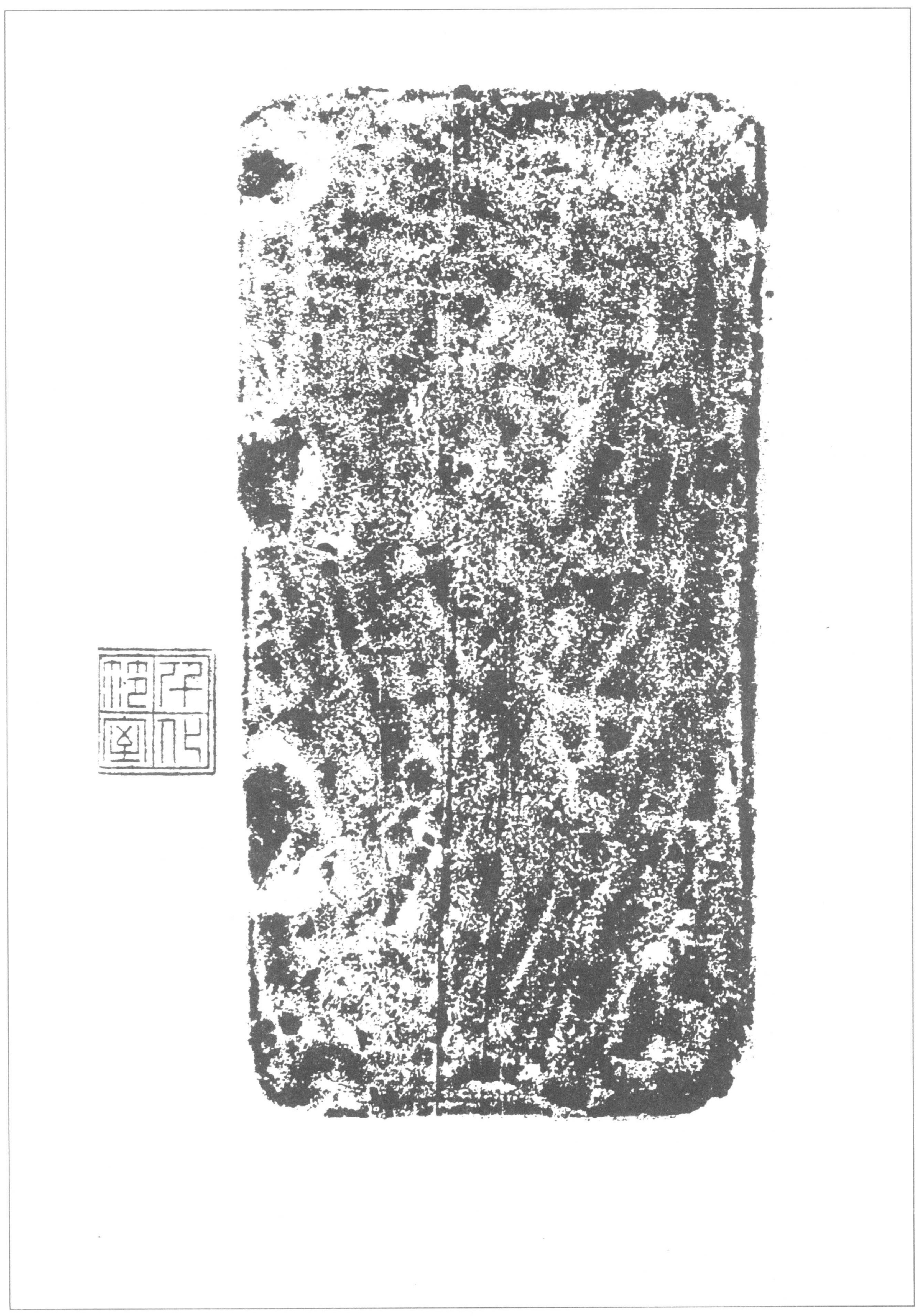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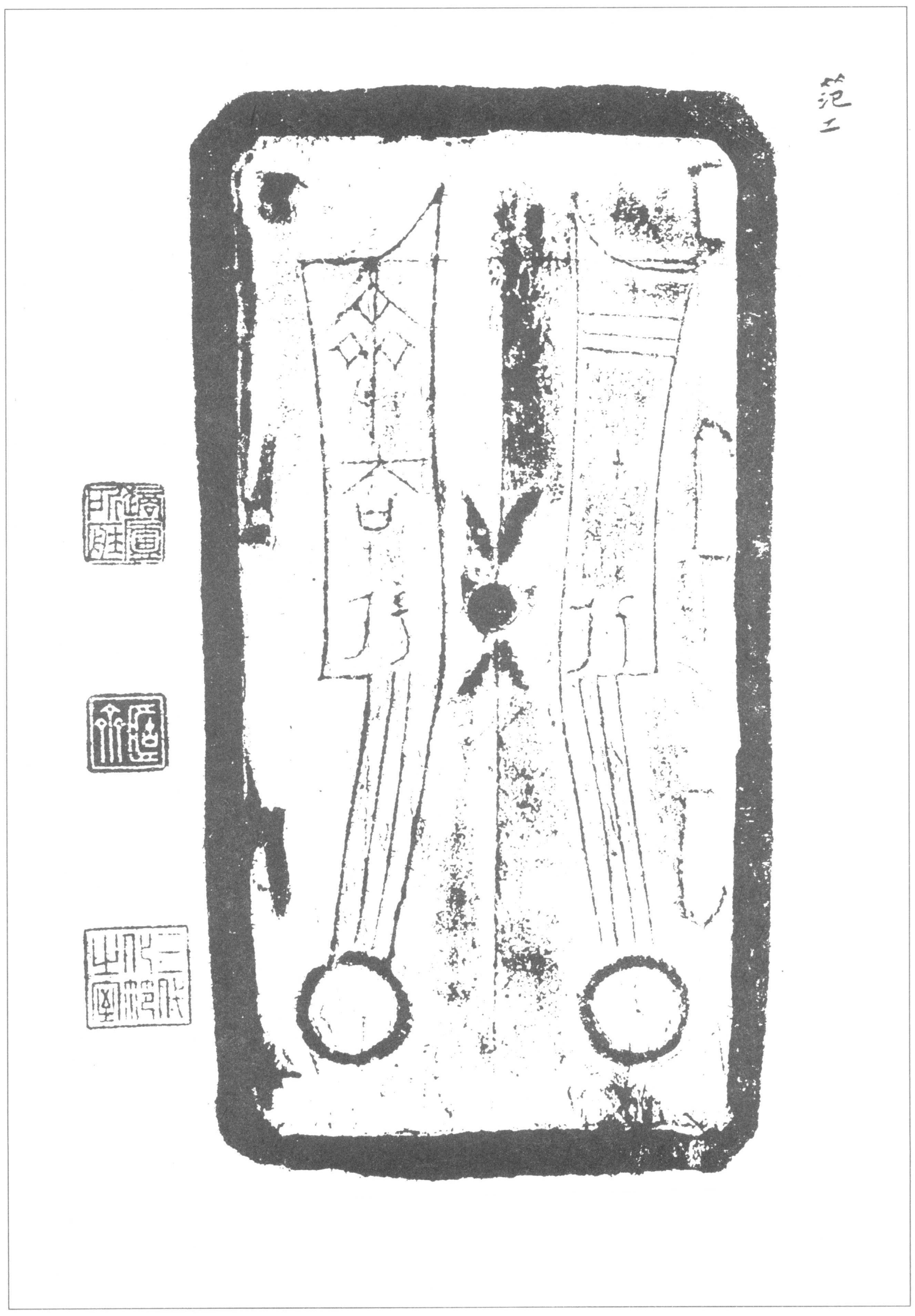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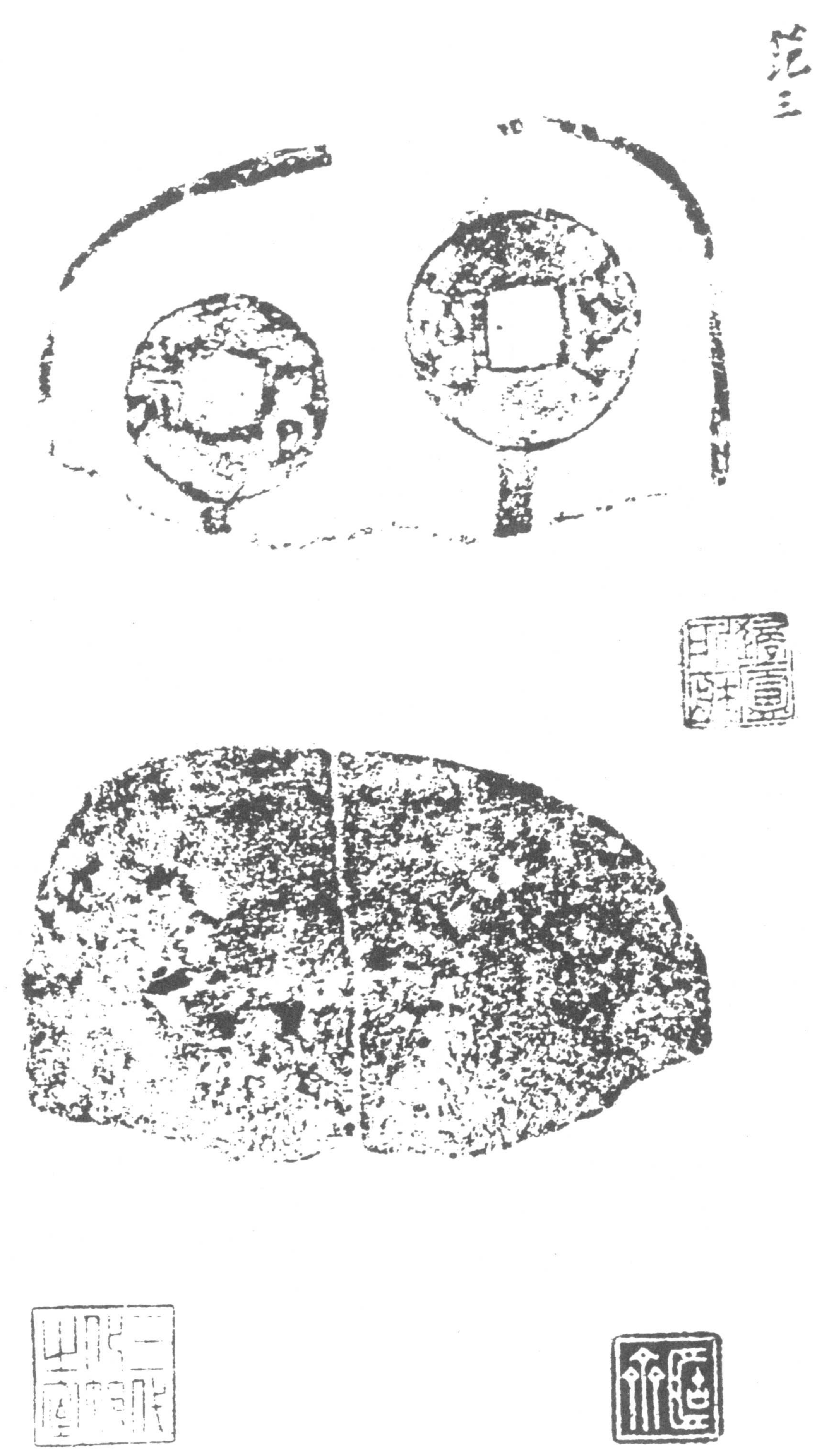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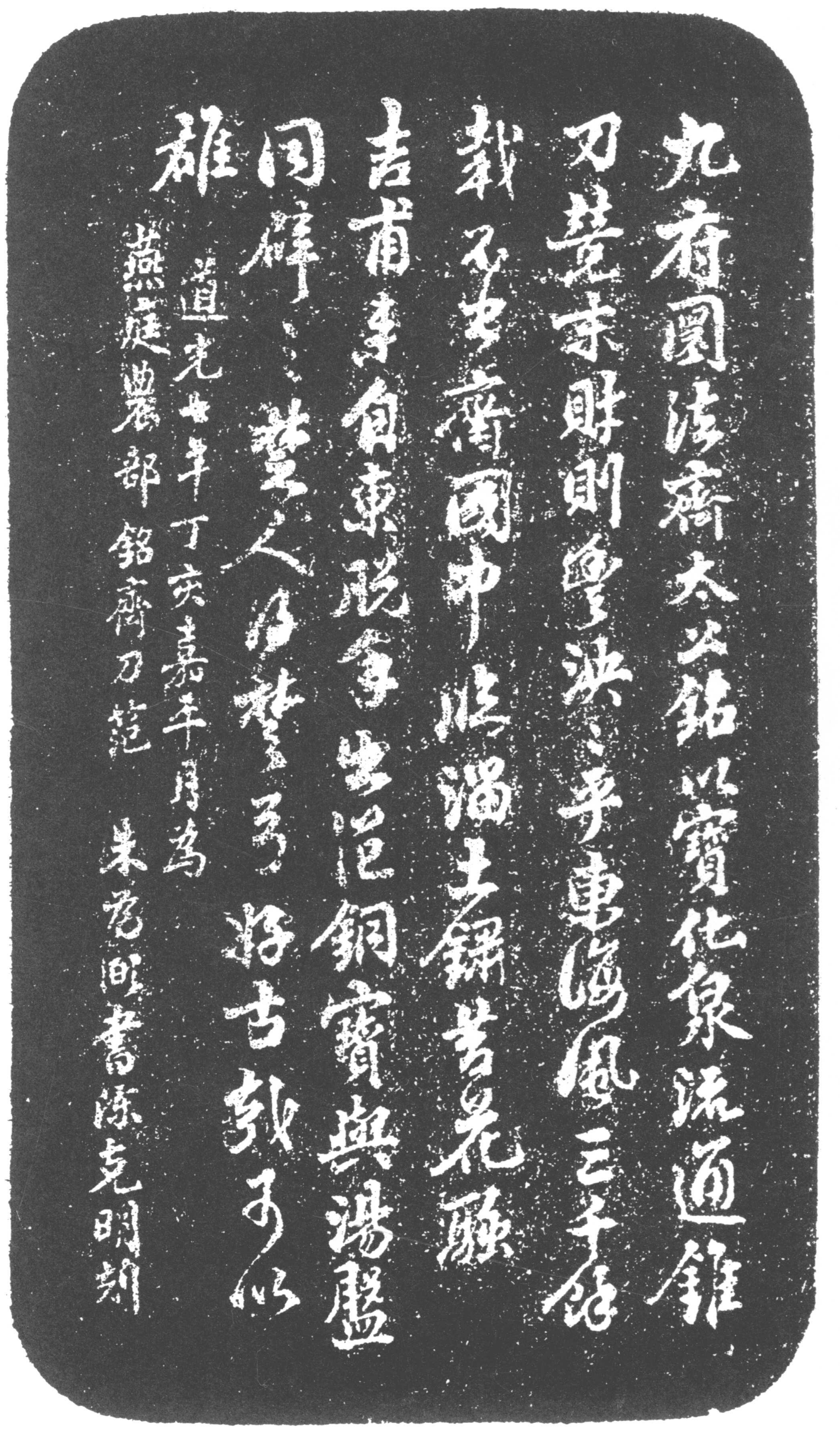

董氏藏貨範千餘嘗以名居曰千貨範室余所見有千餘冊
皆土範也此銅範六十七紙鐵範一紙傳拓極少庚戌立夏日
杭州鄒壽祺得于中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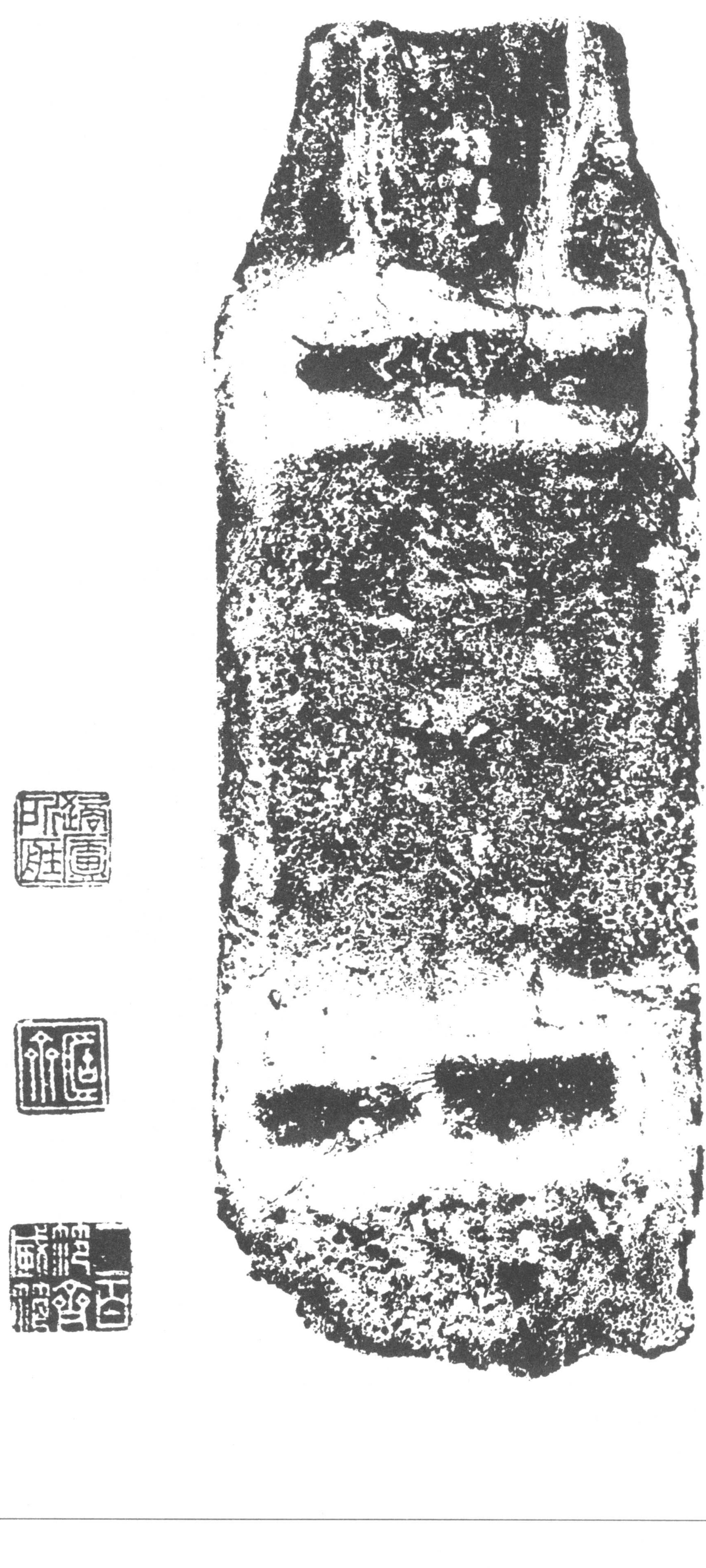

齊刀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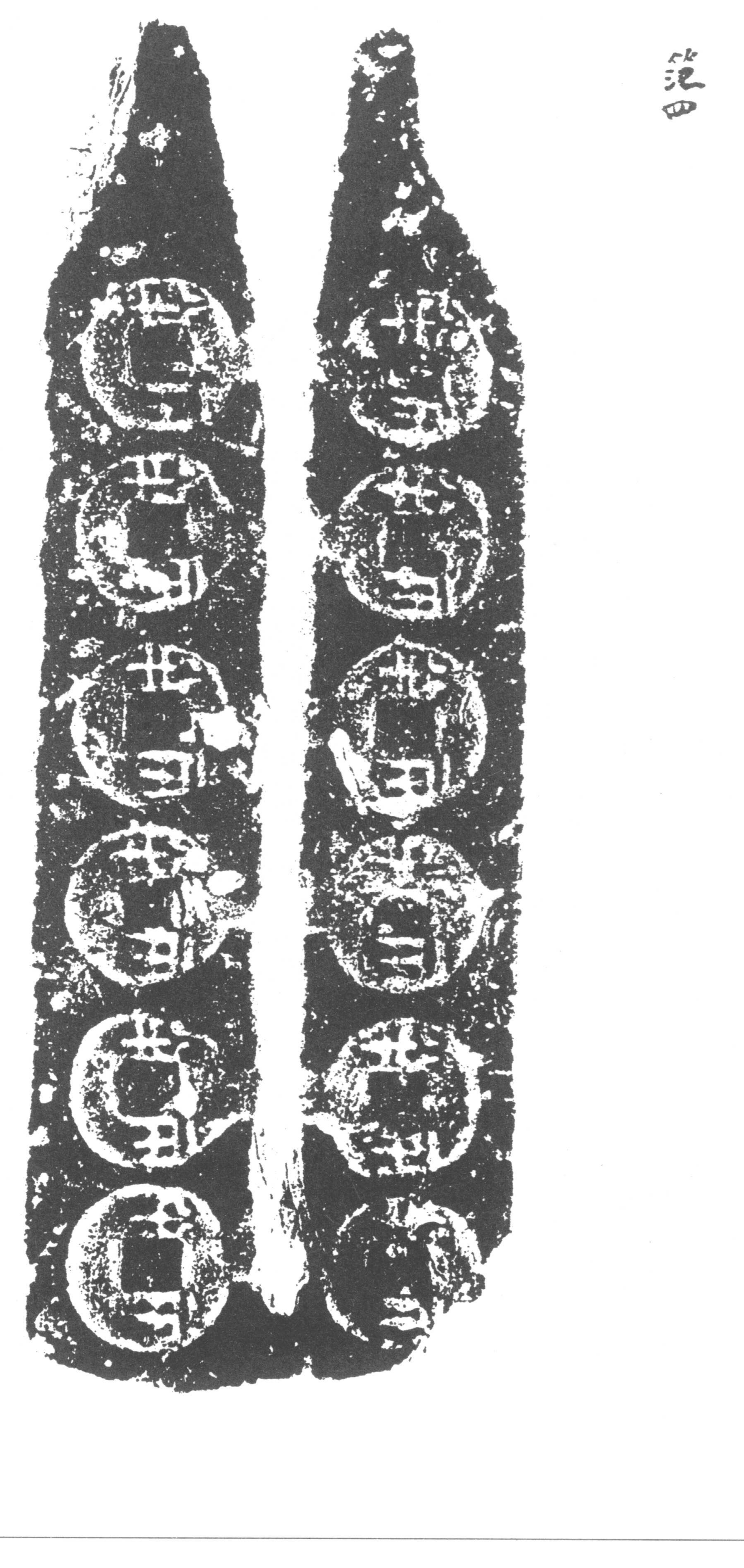



範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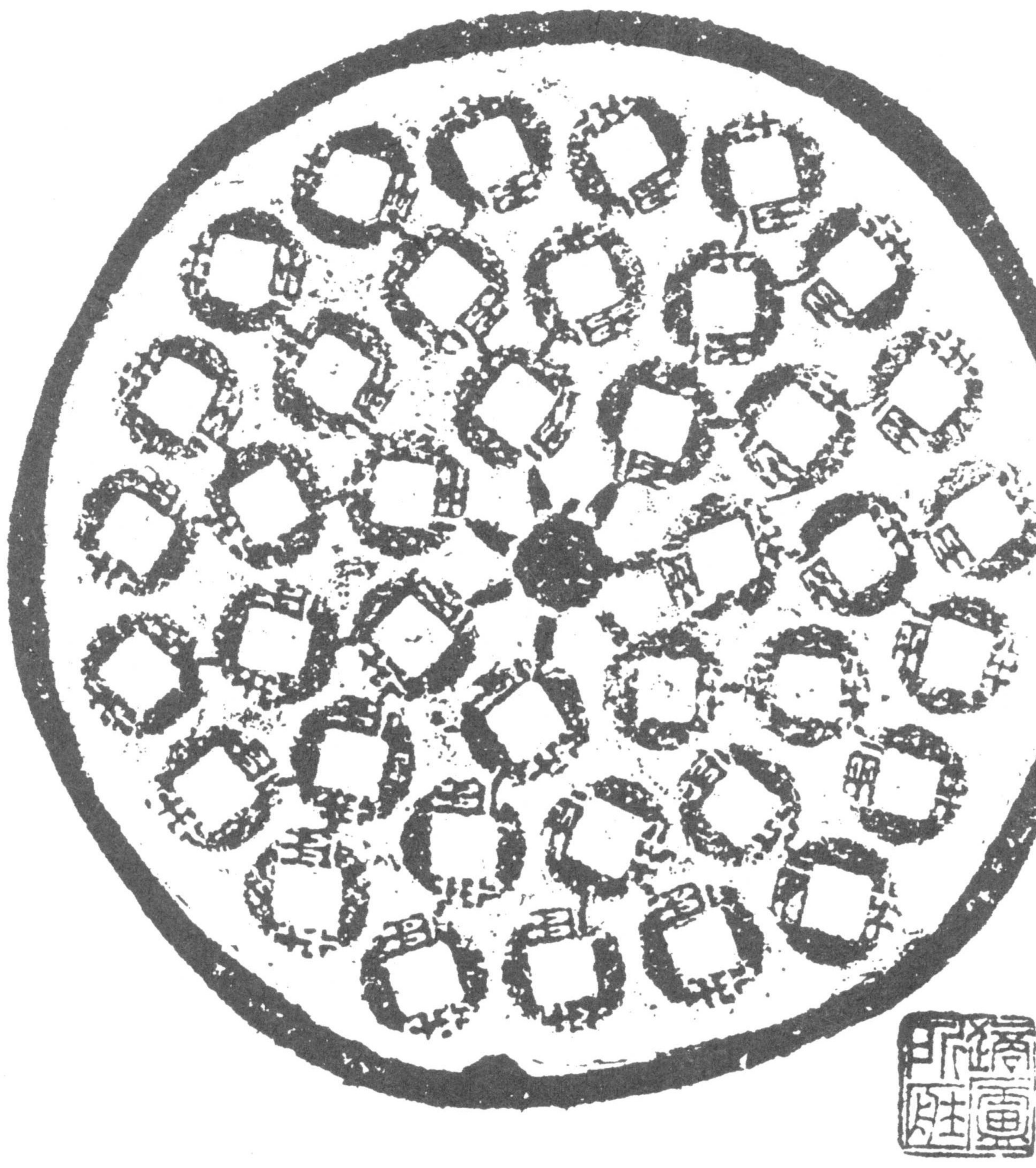

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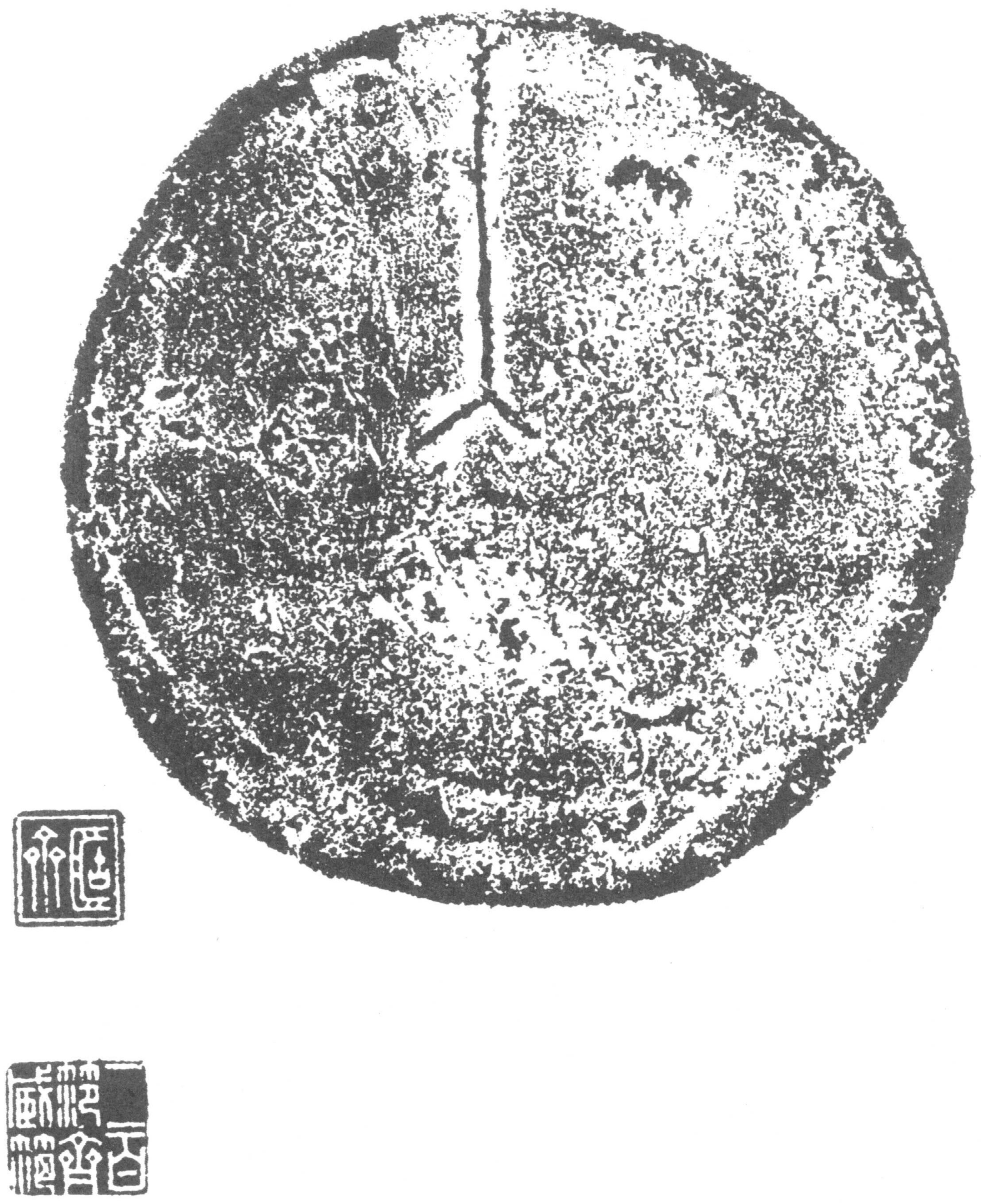

九府圜法齊太公銘以寶化泉流通錐
道光七年丁亥嘉平月為
燕庭農部銘齊刀范　朱爲弼書陳克明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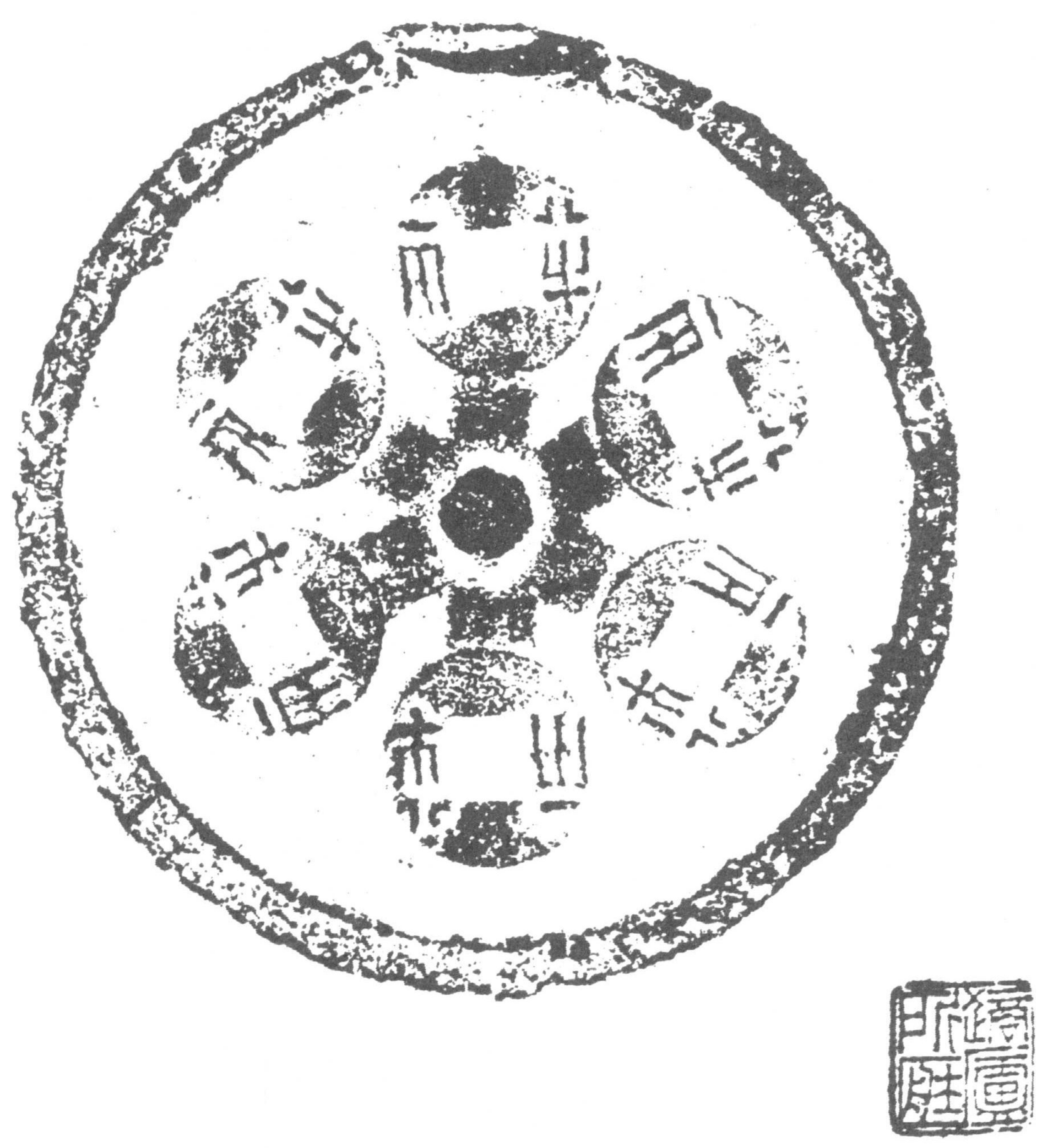

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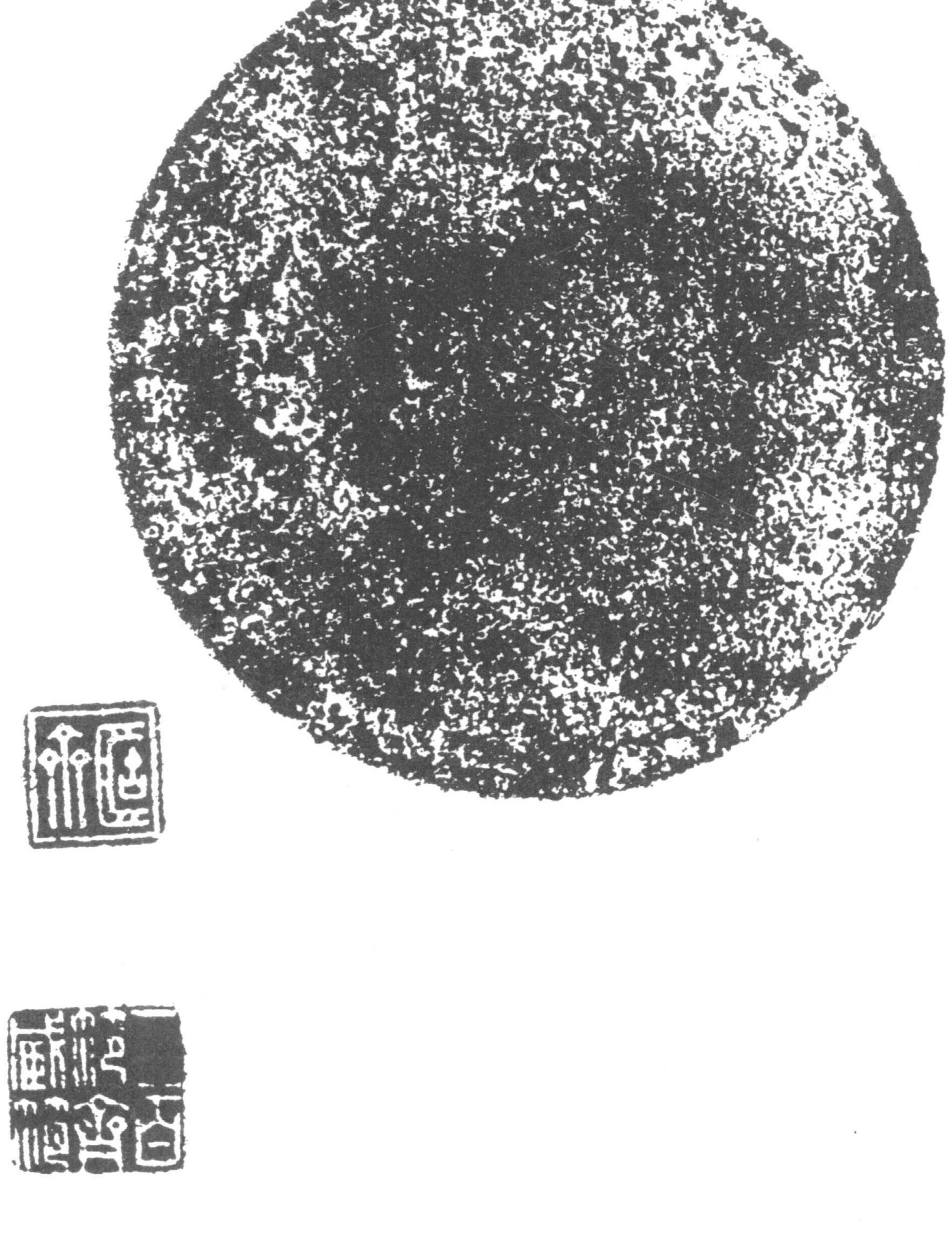
範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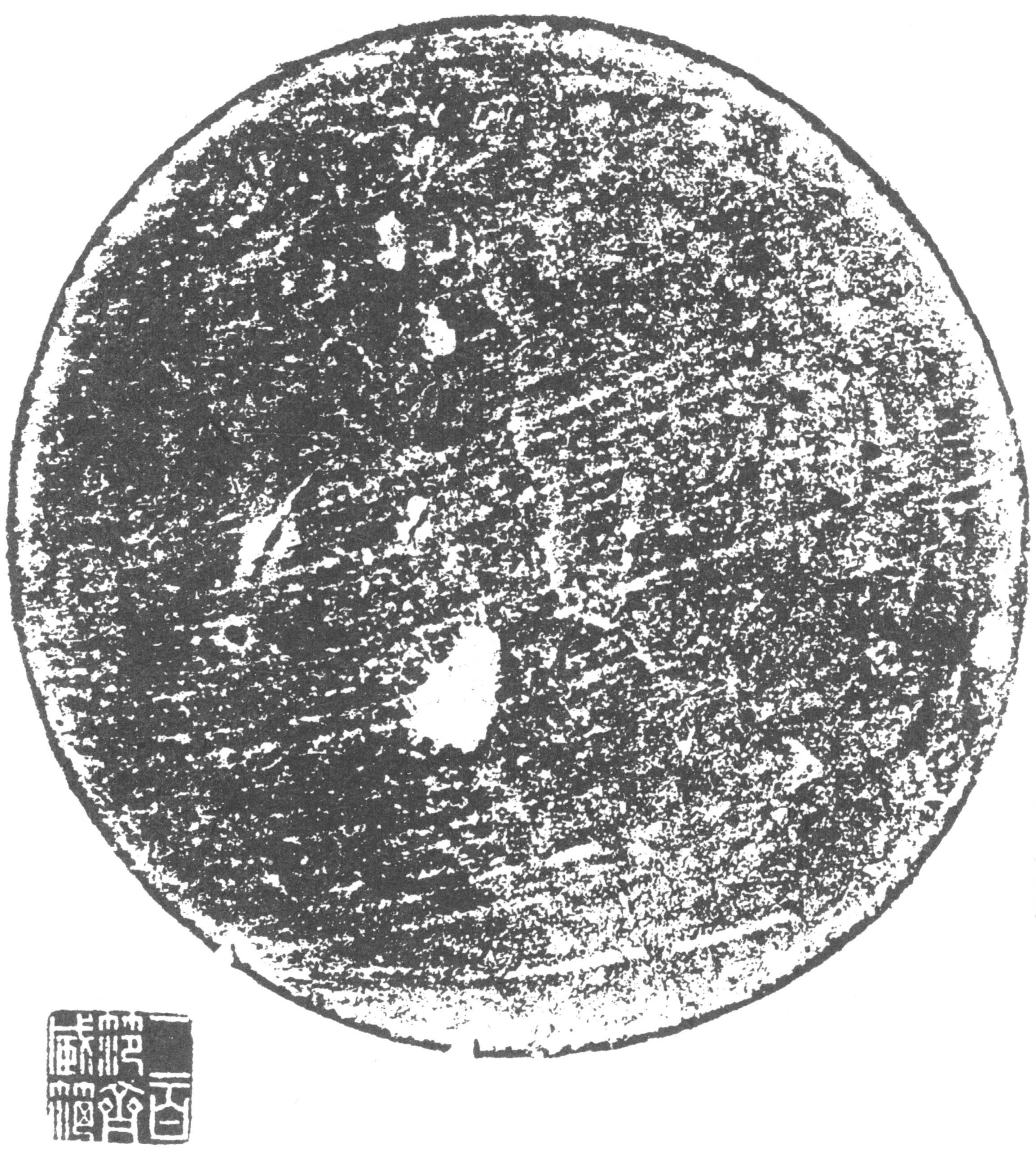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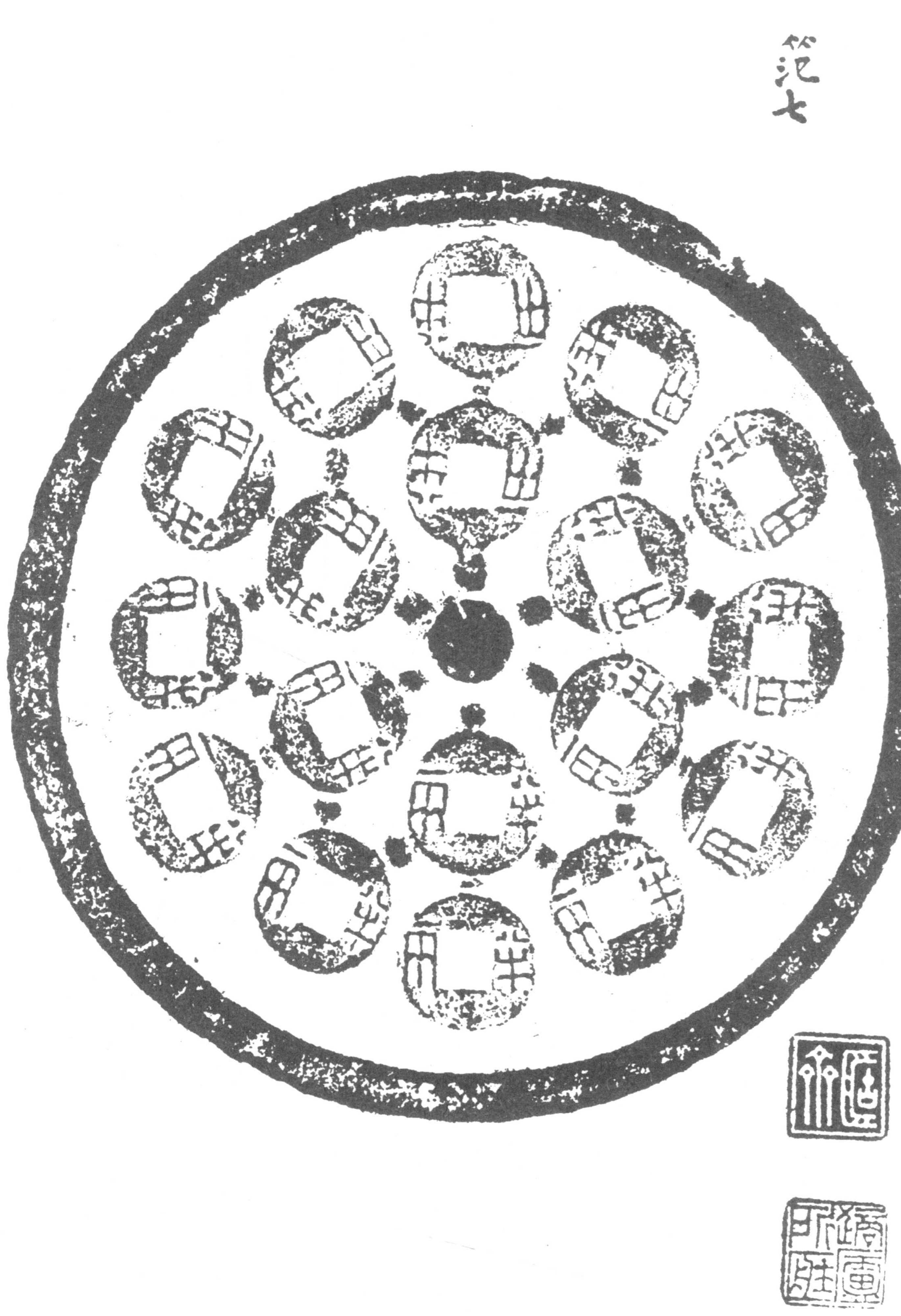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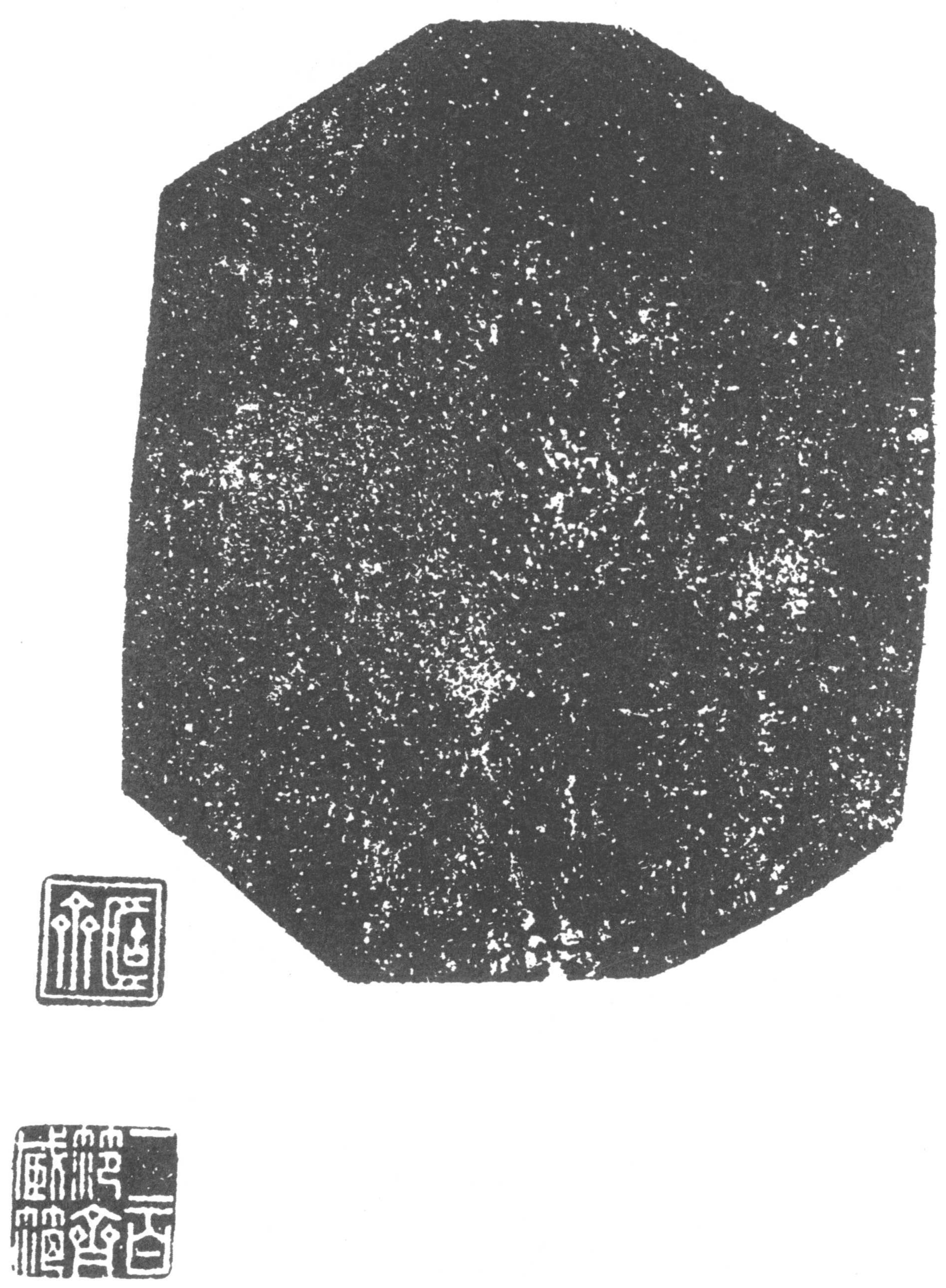
範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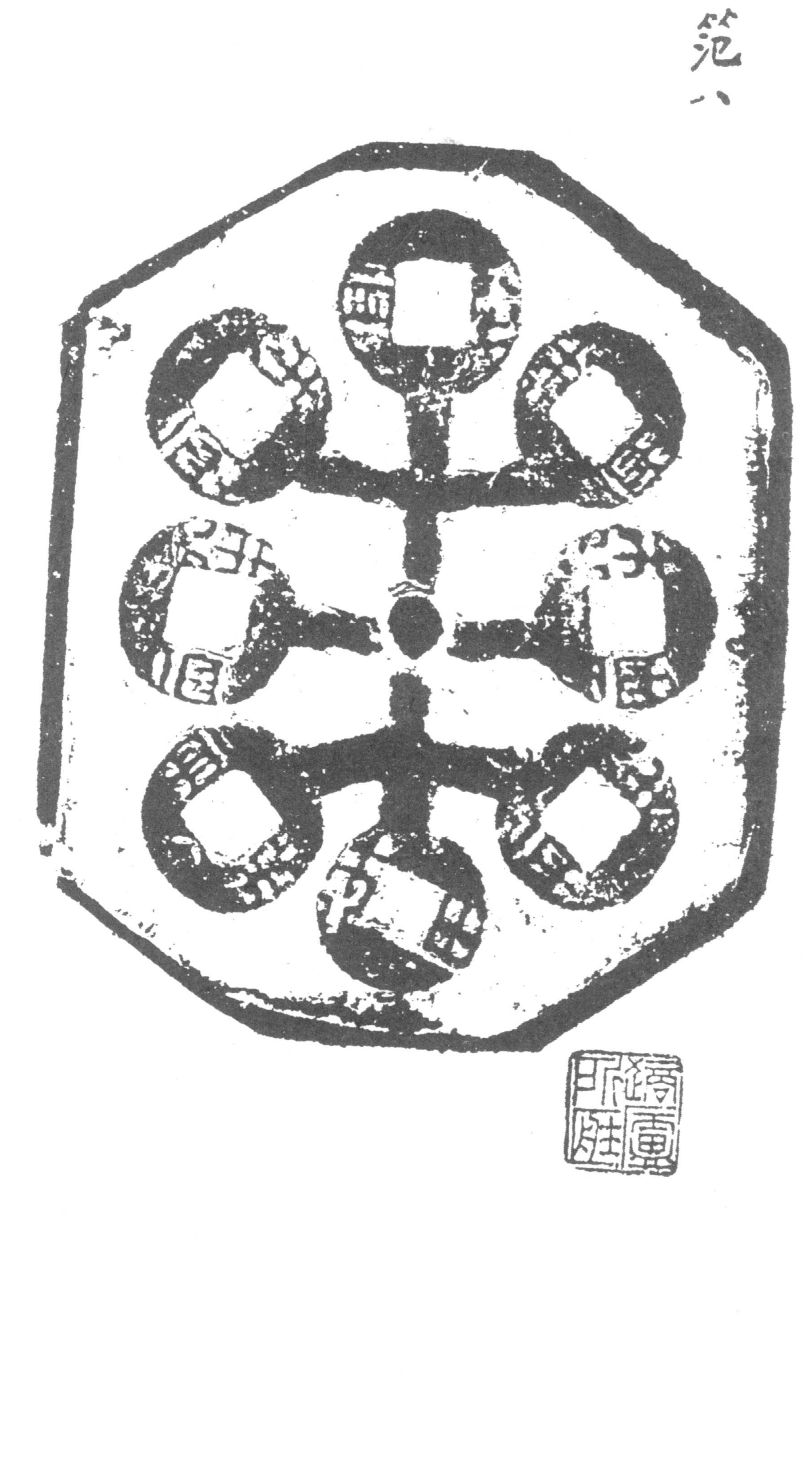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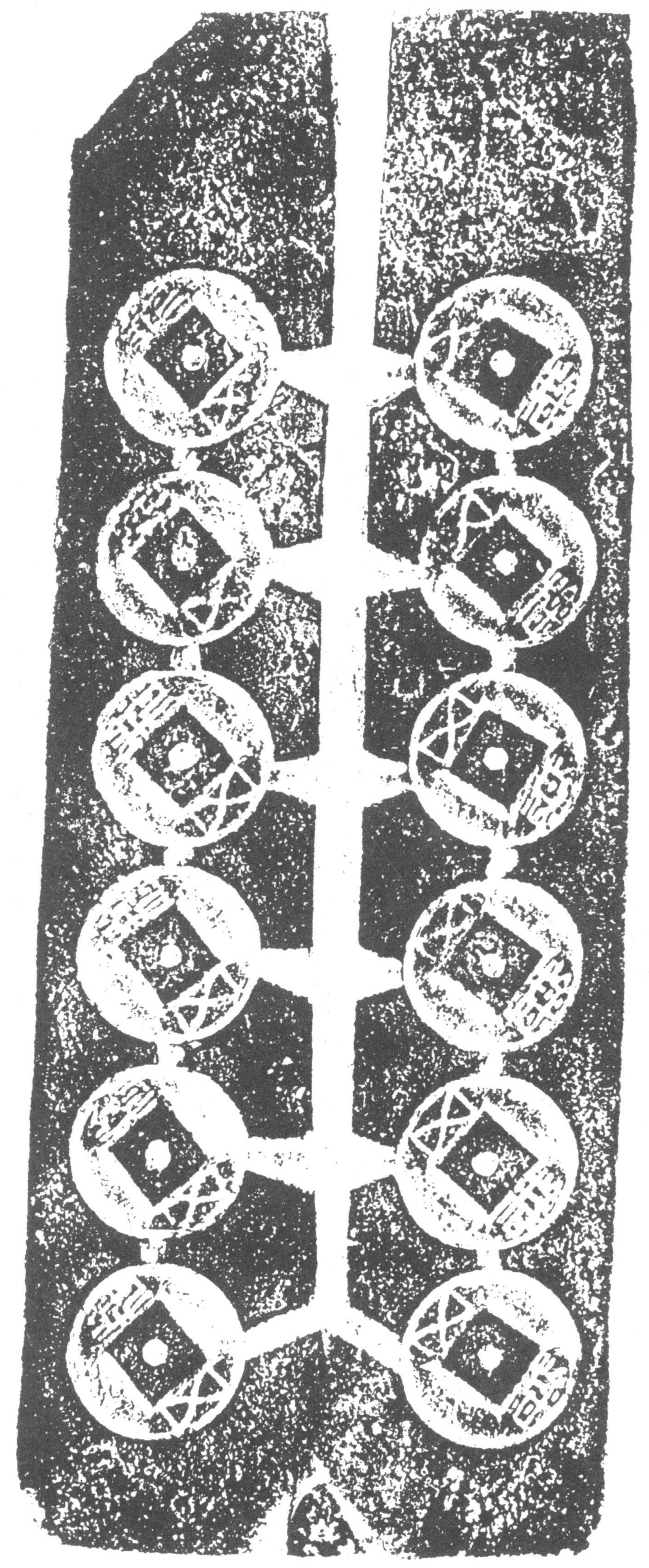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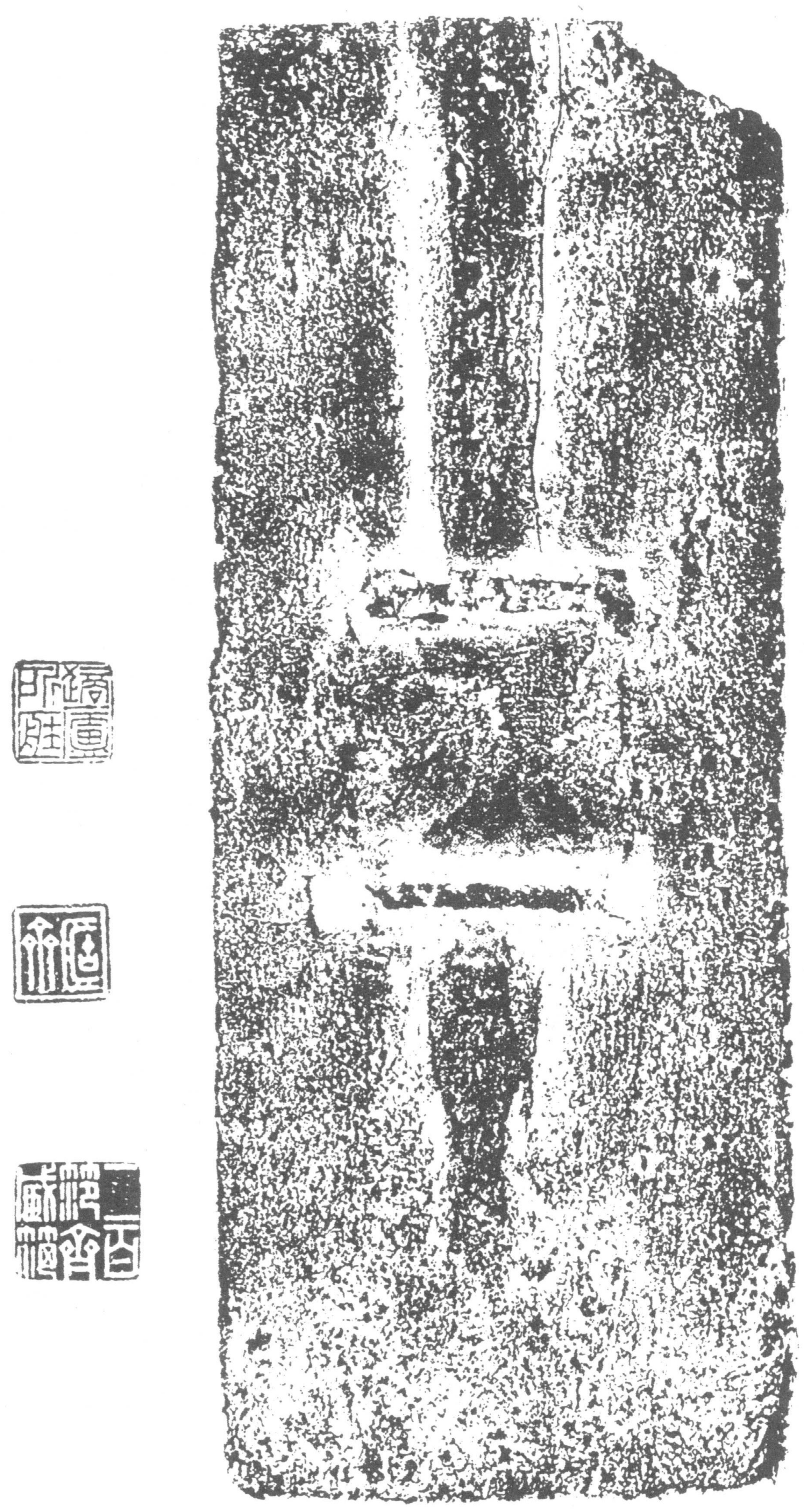

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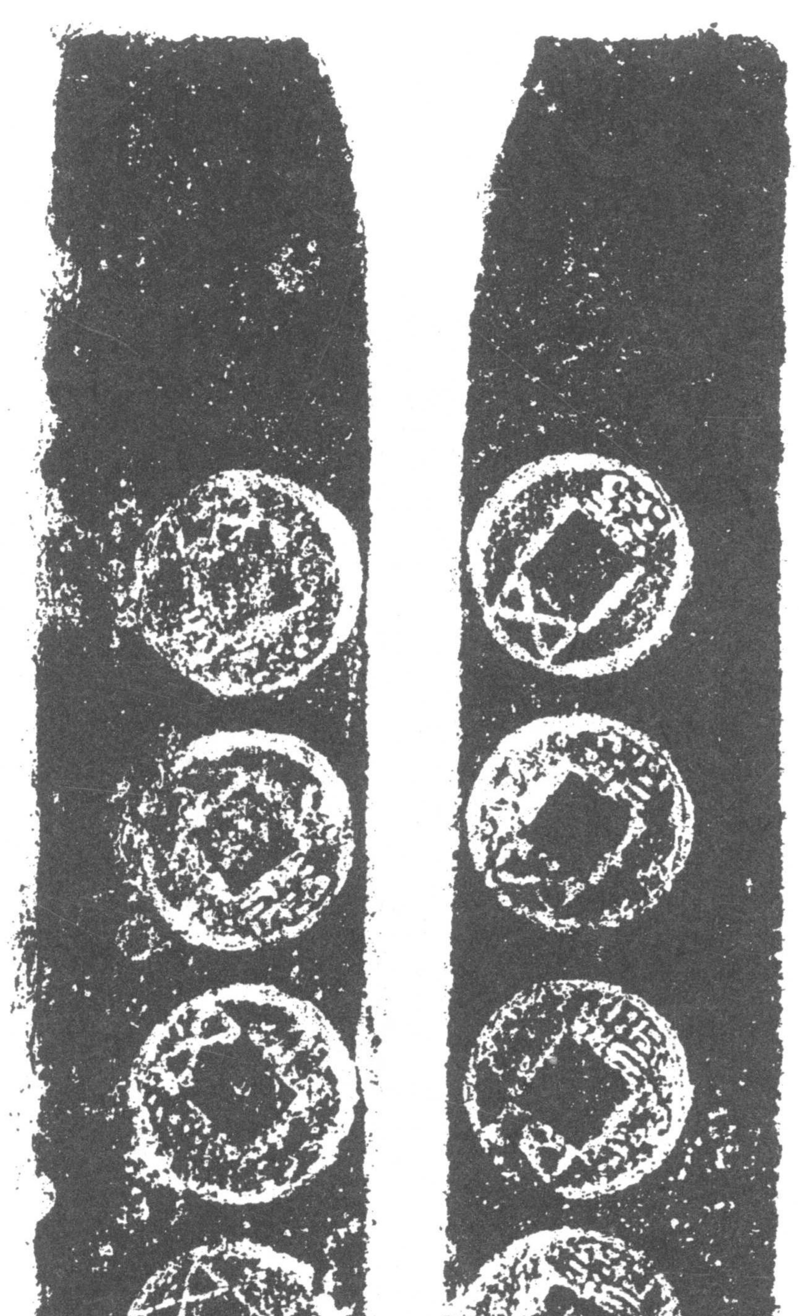

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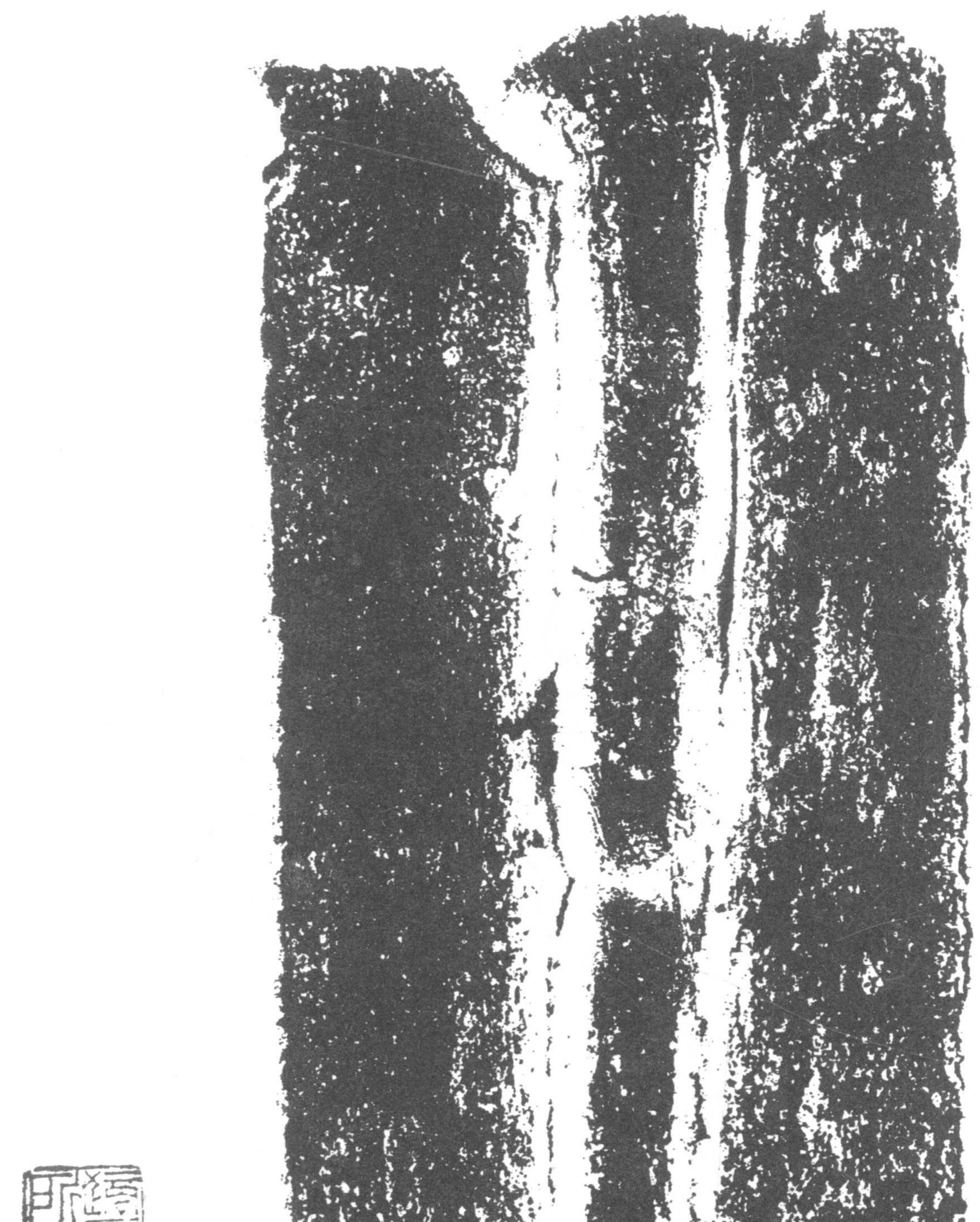
范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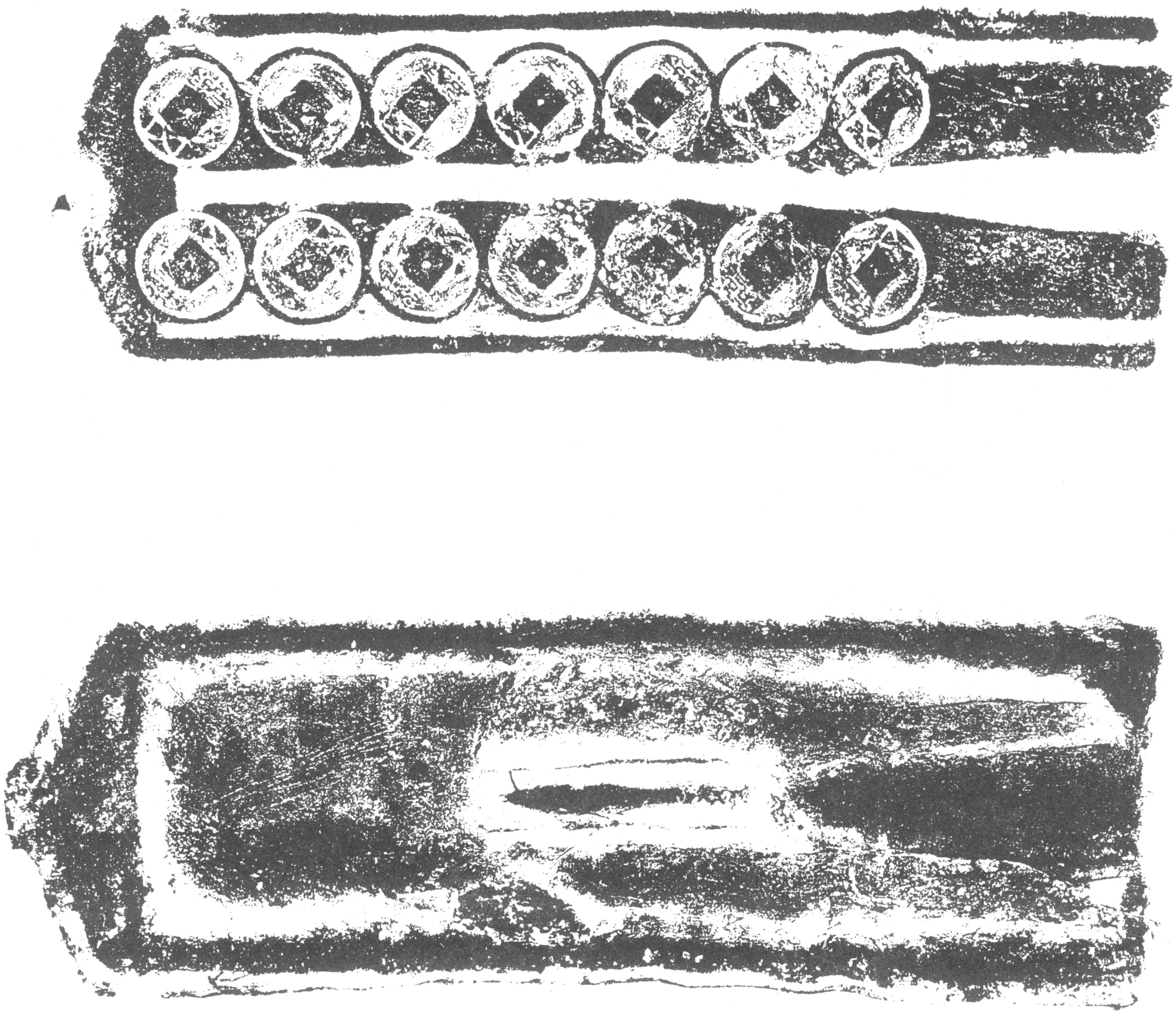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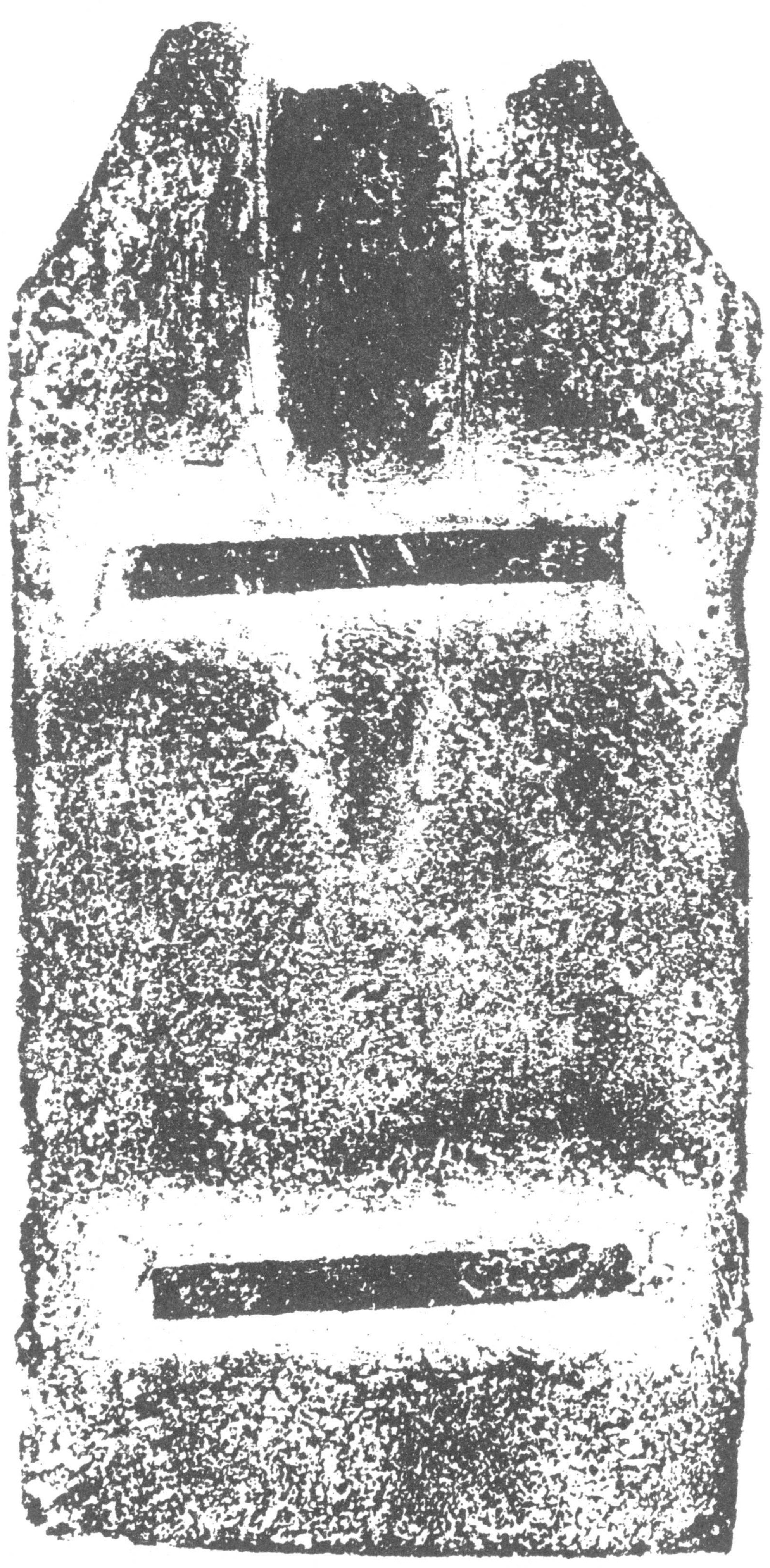
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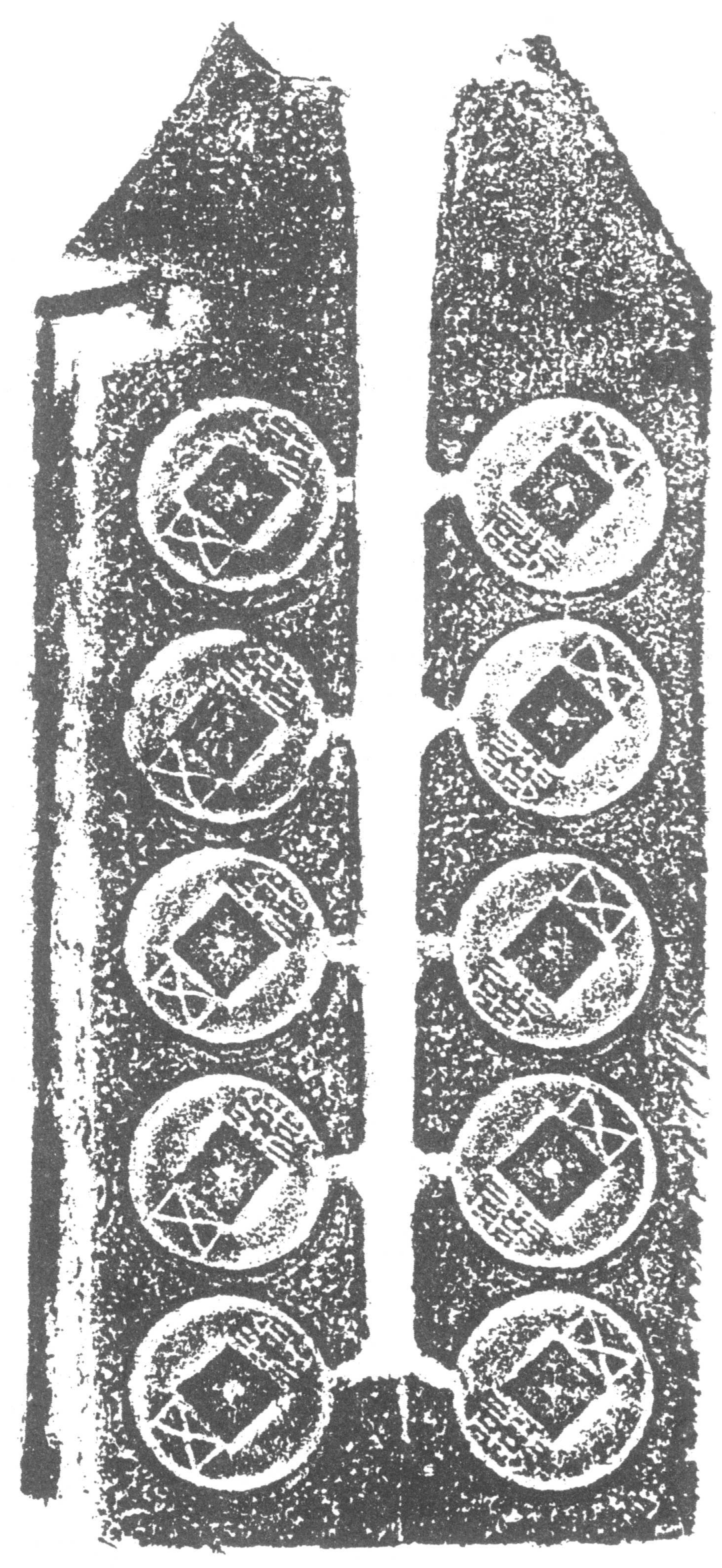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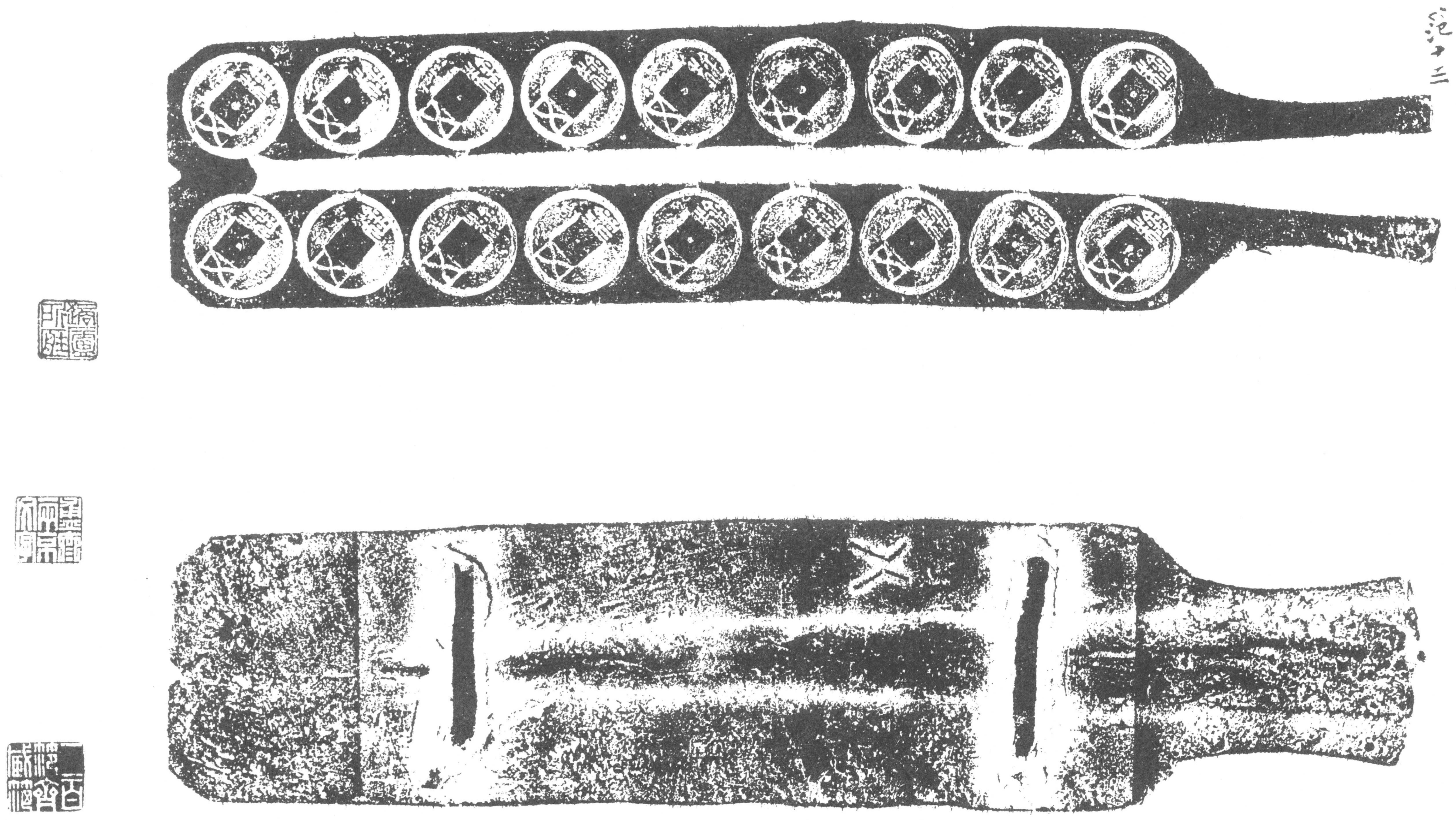
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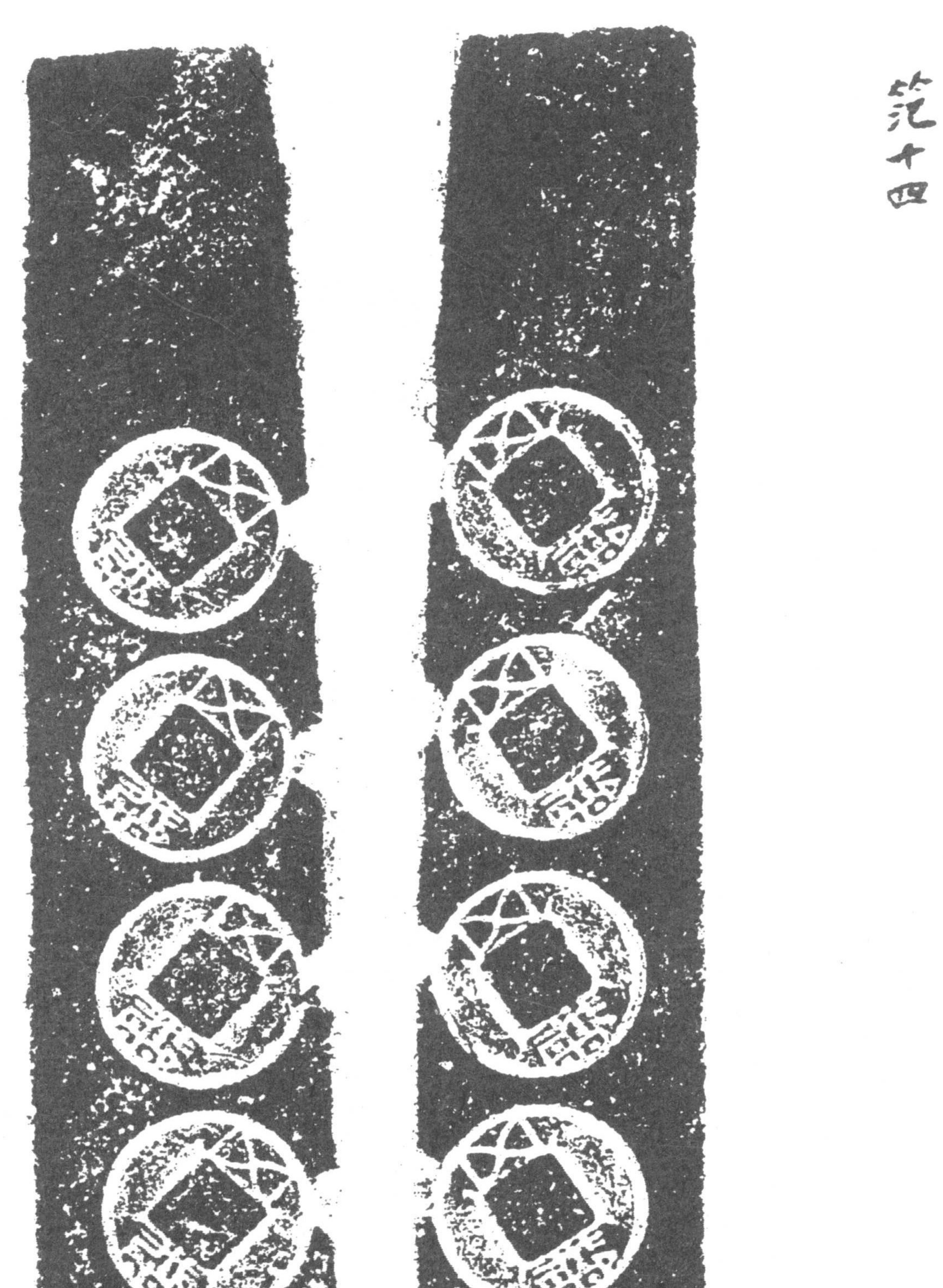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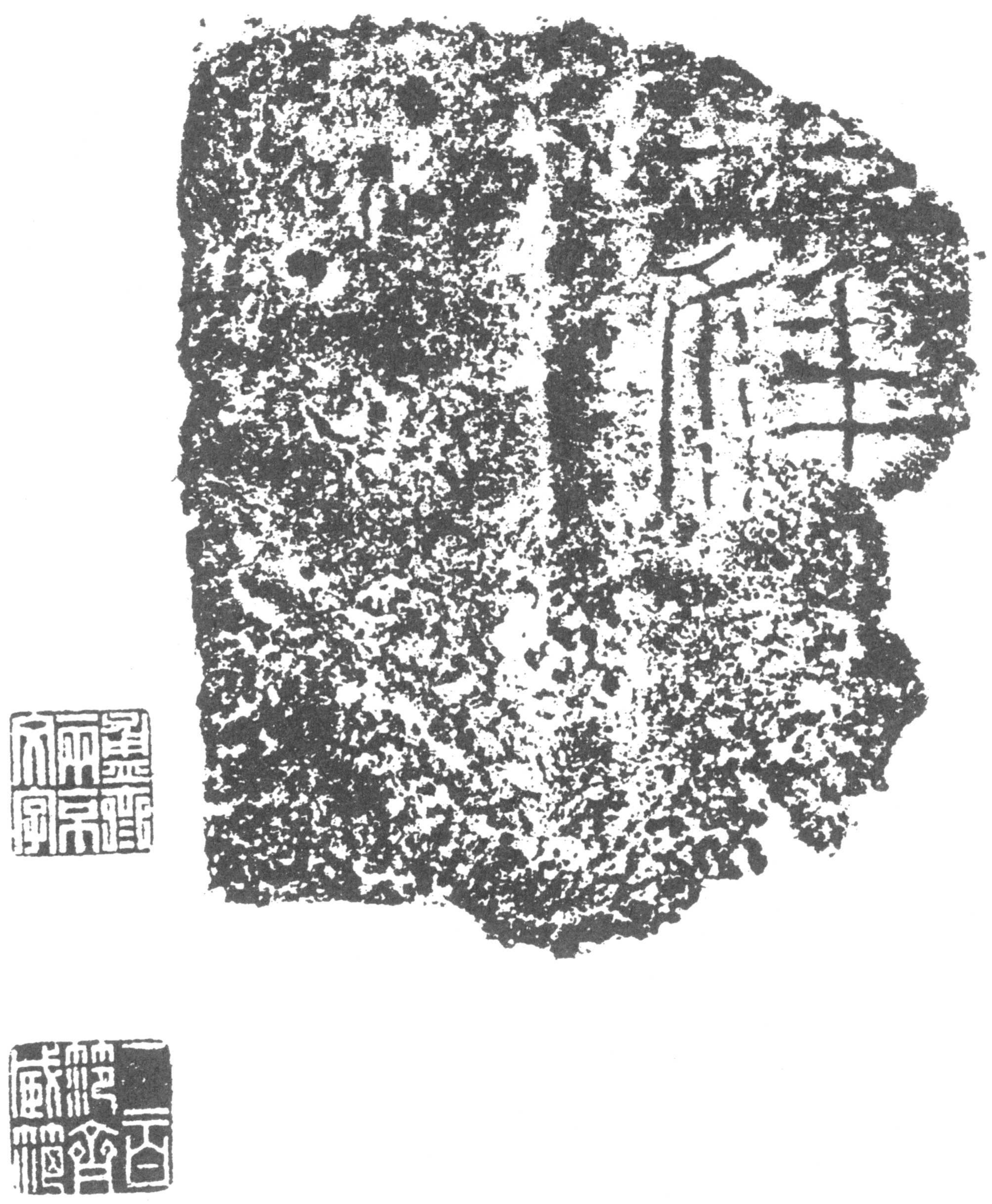
范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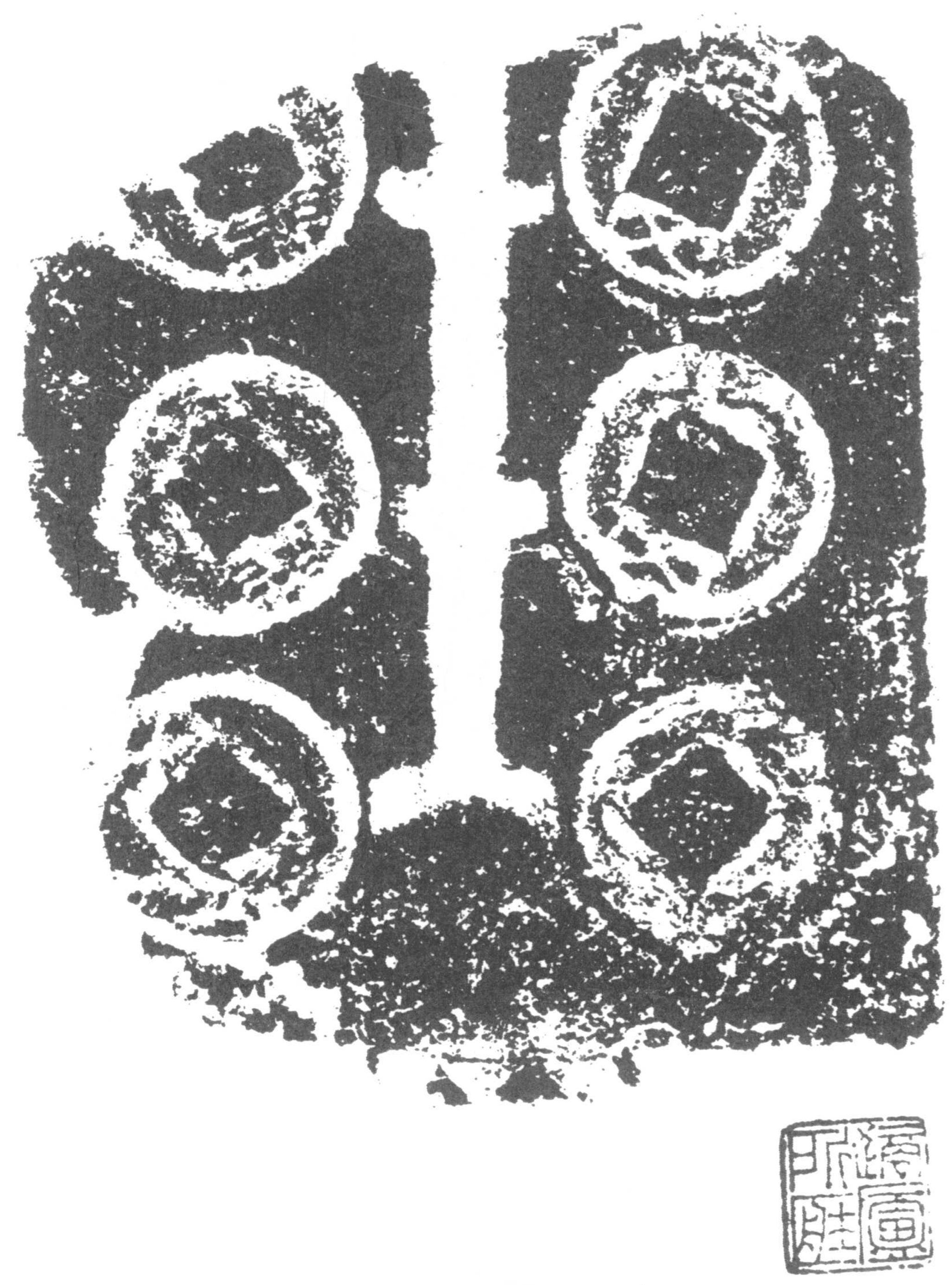

范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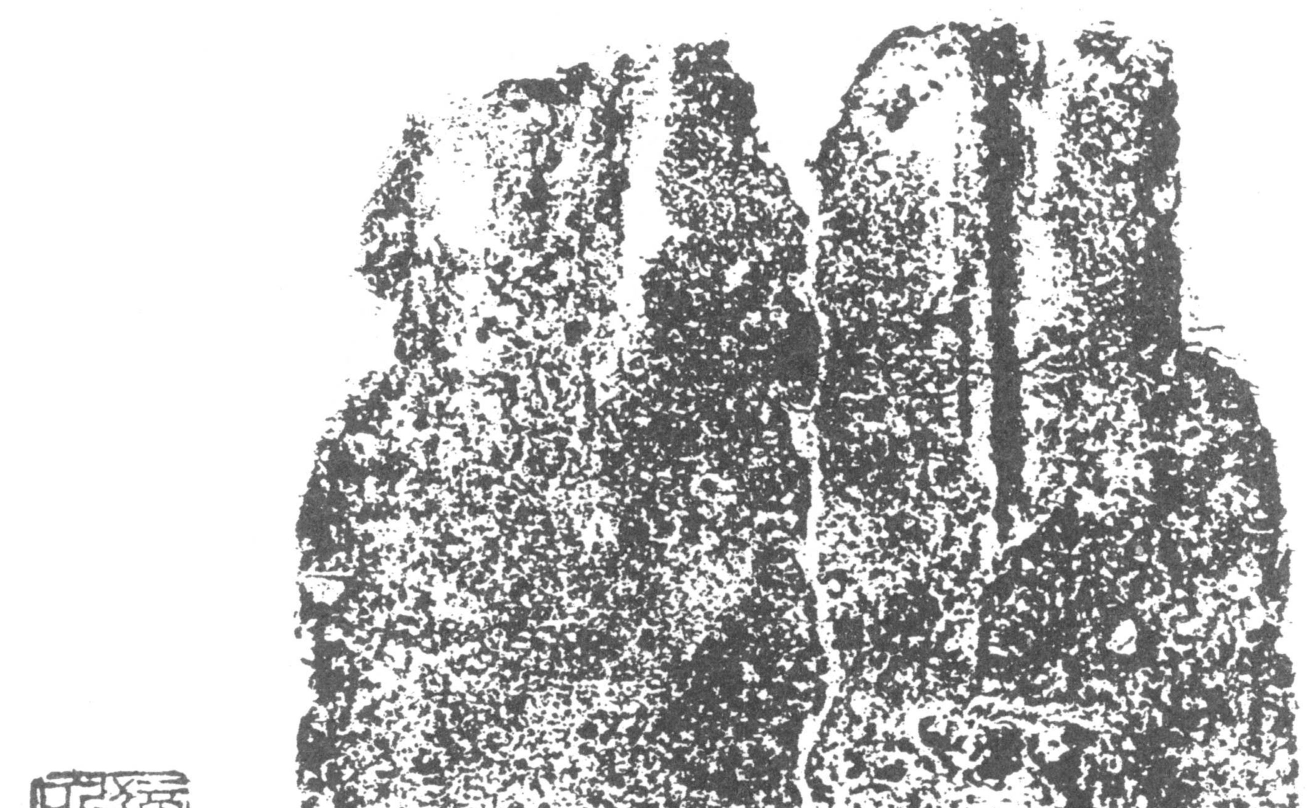



范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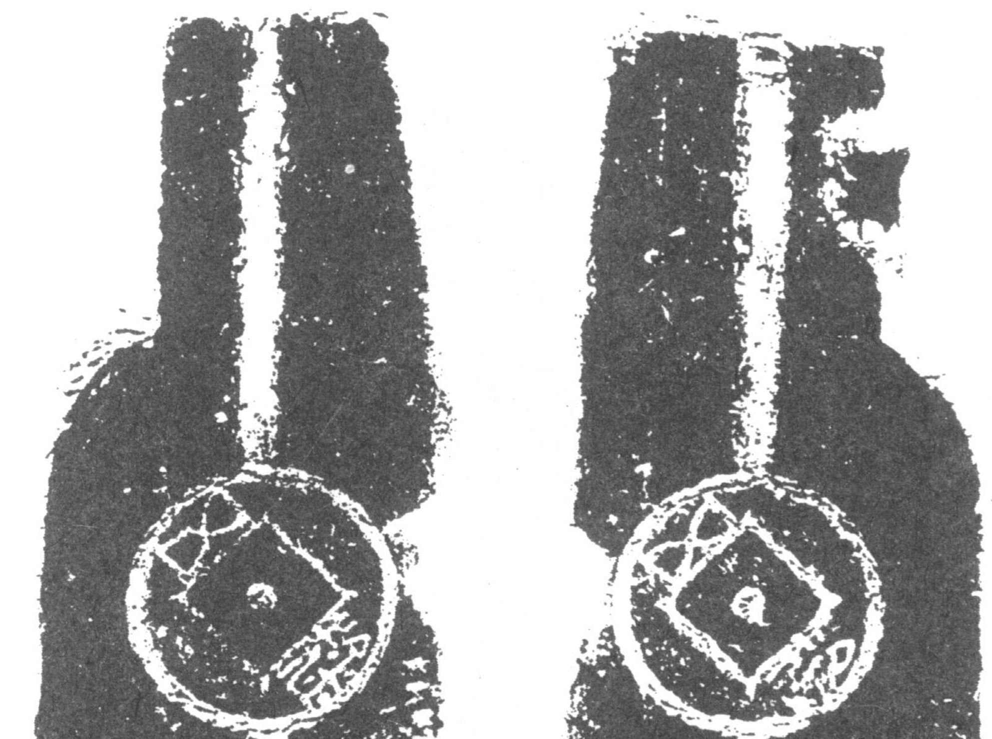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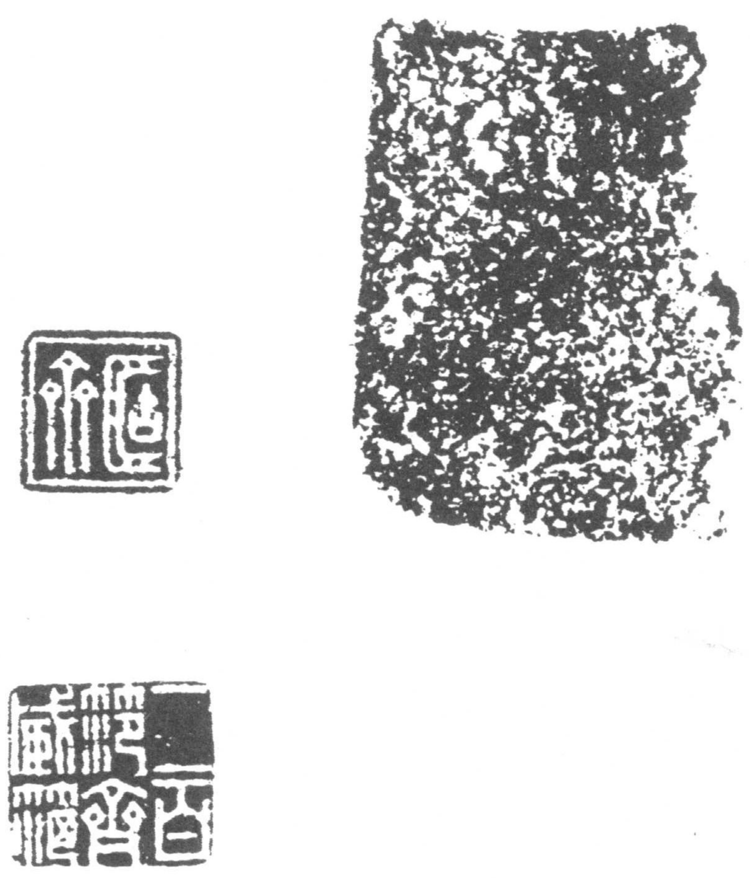
范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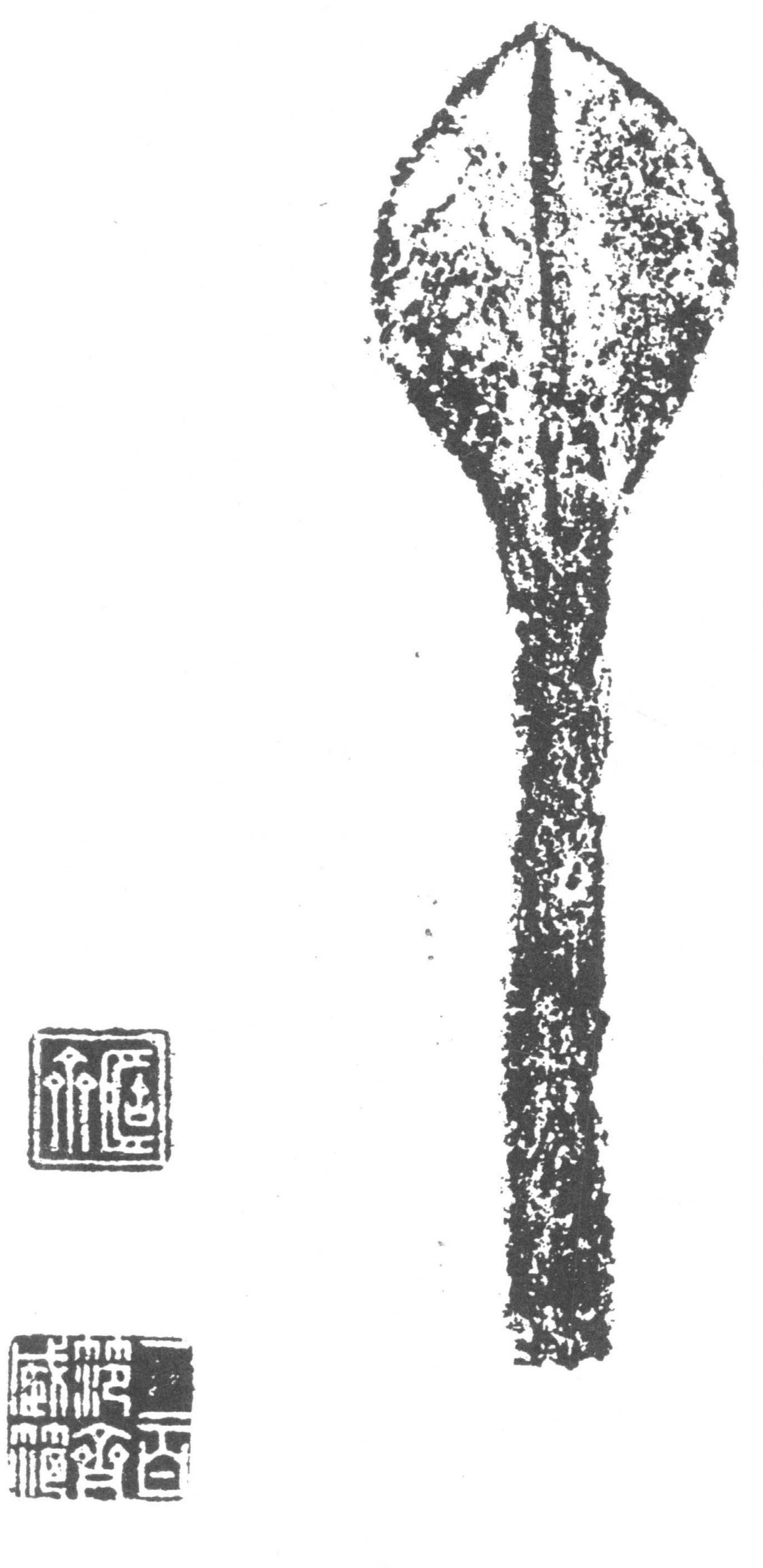
范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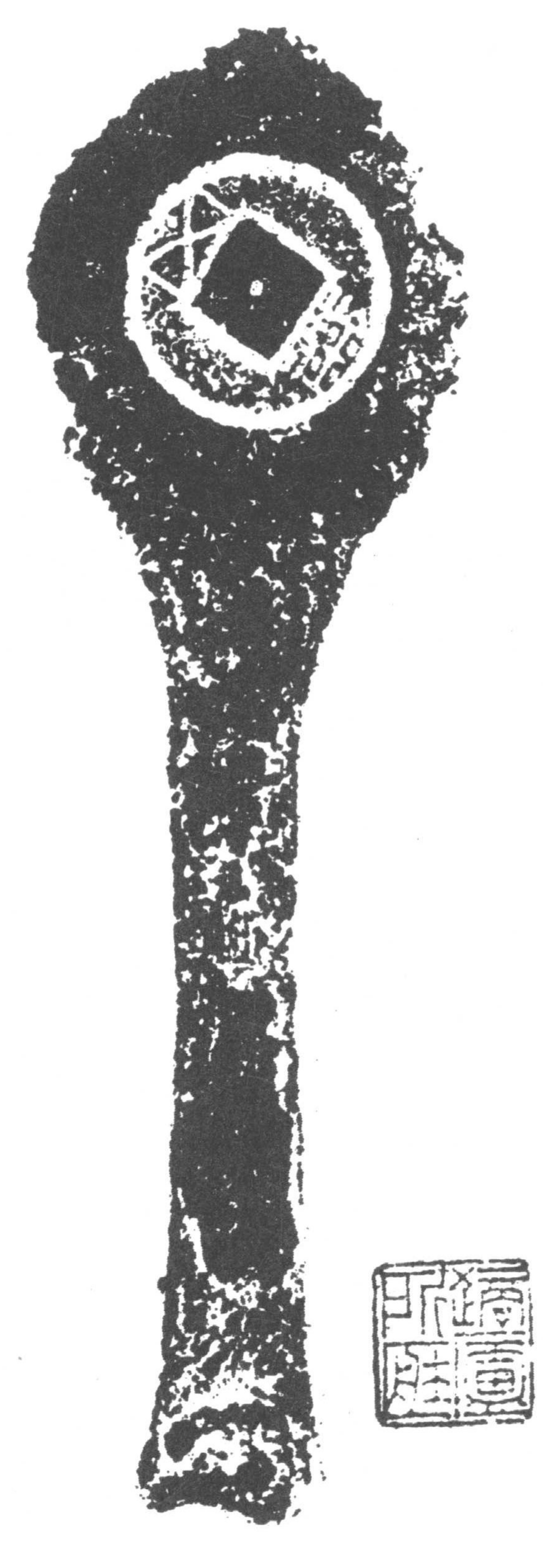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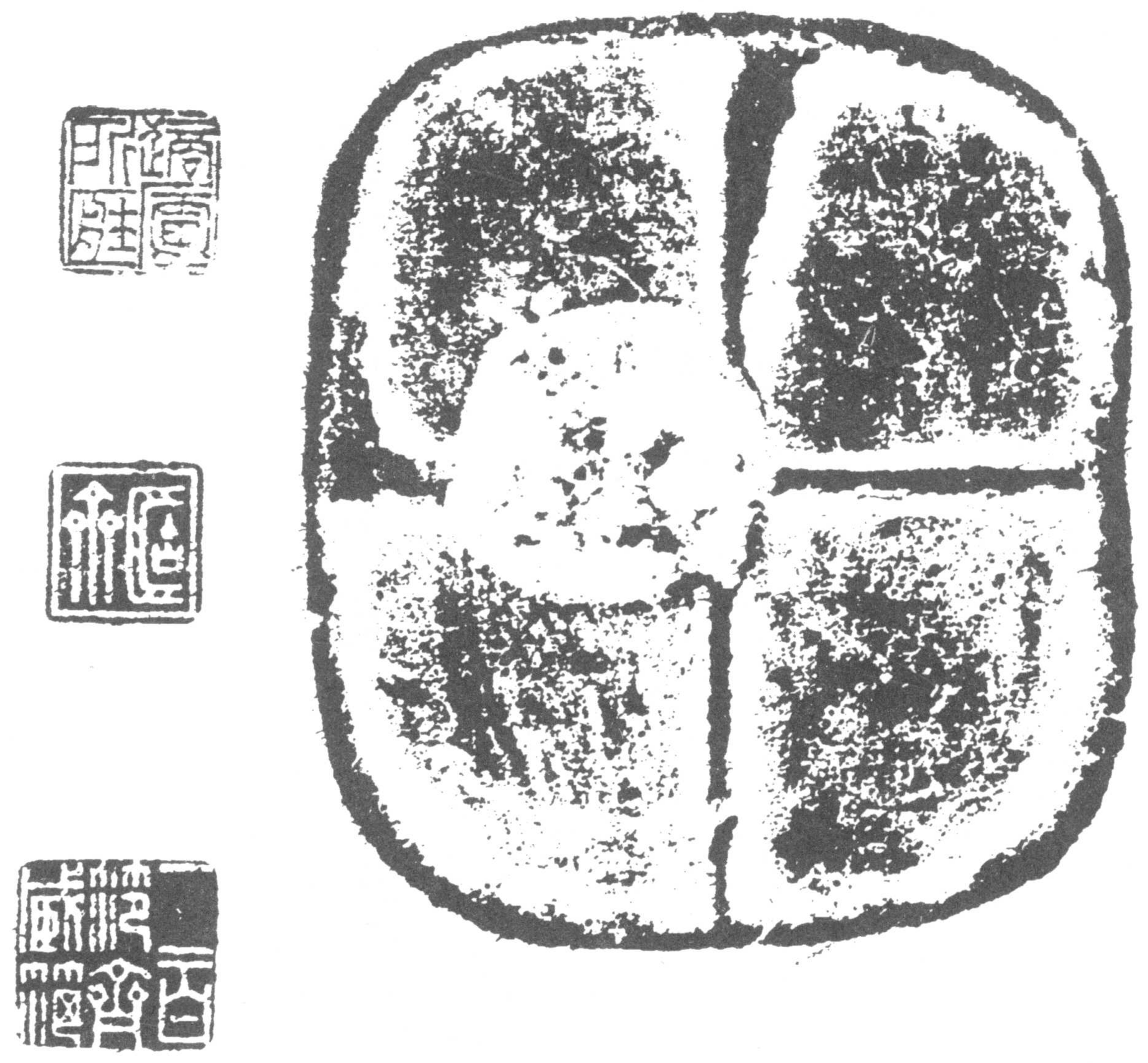
范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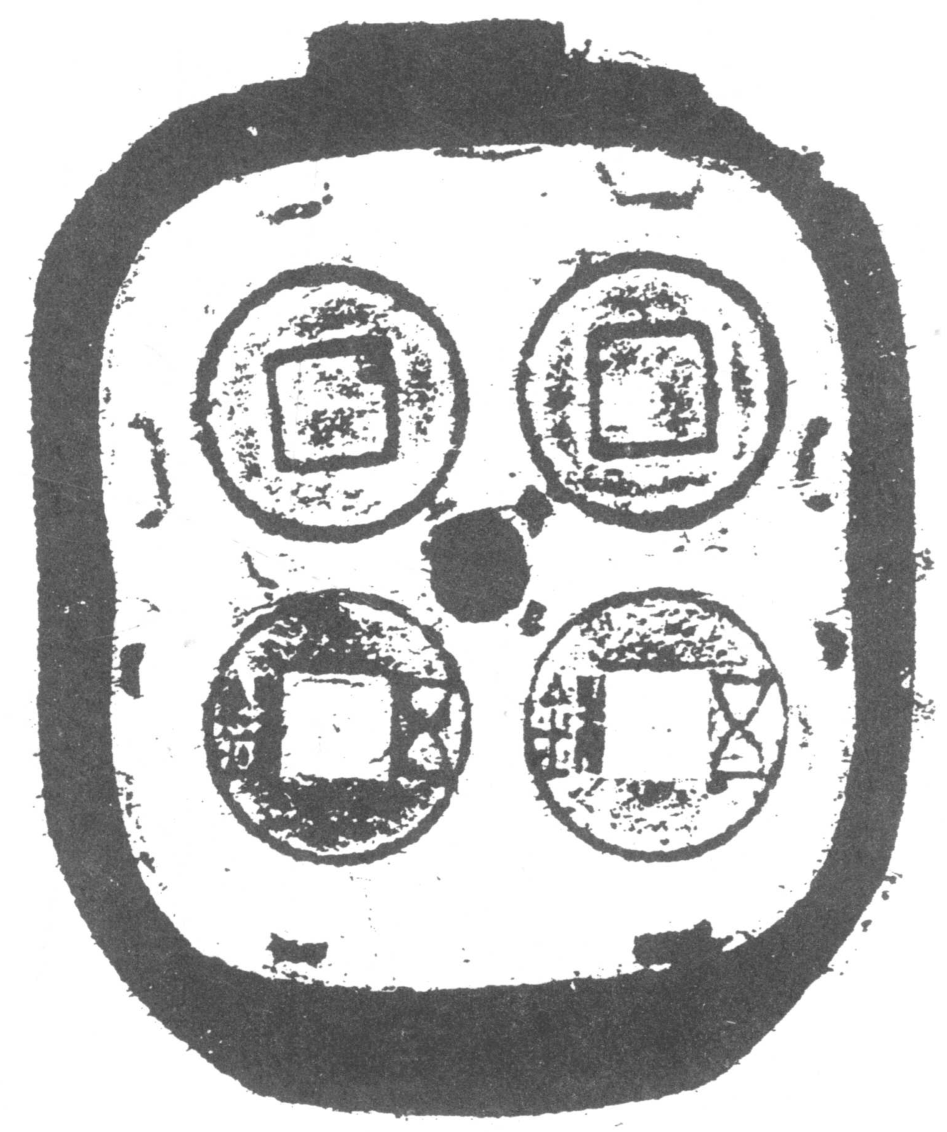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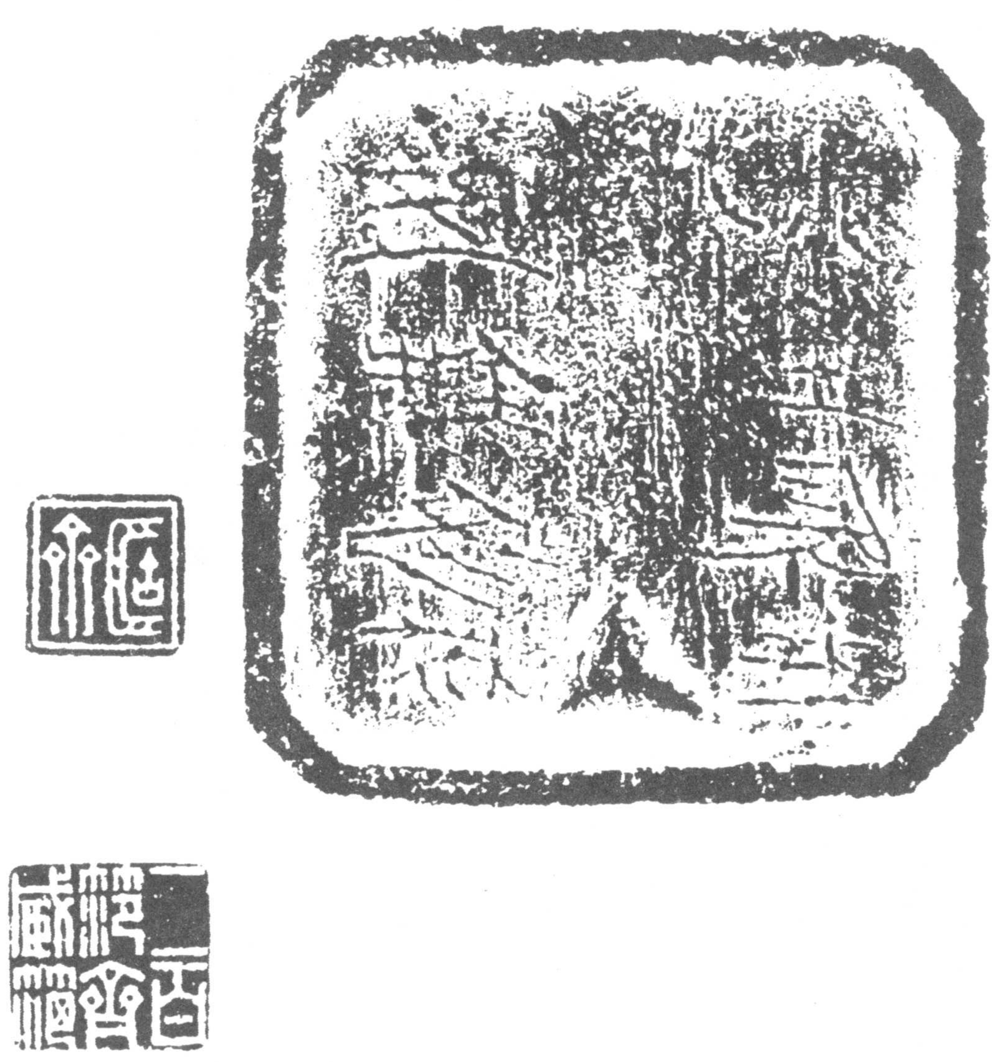
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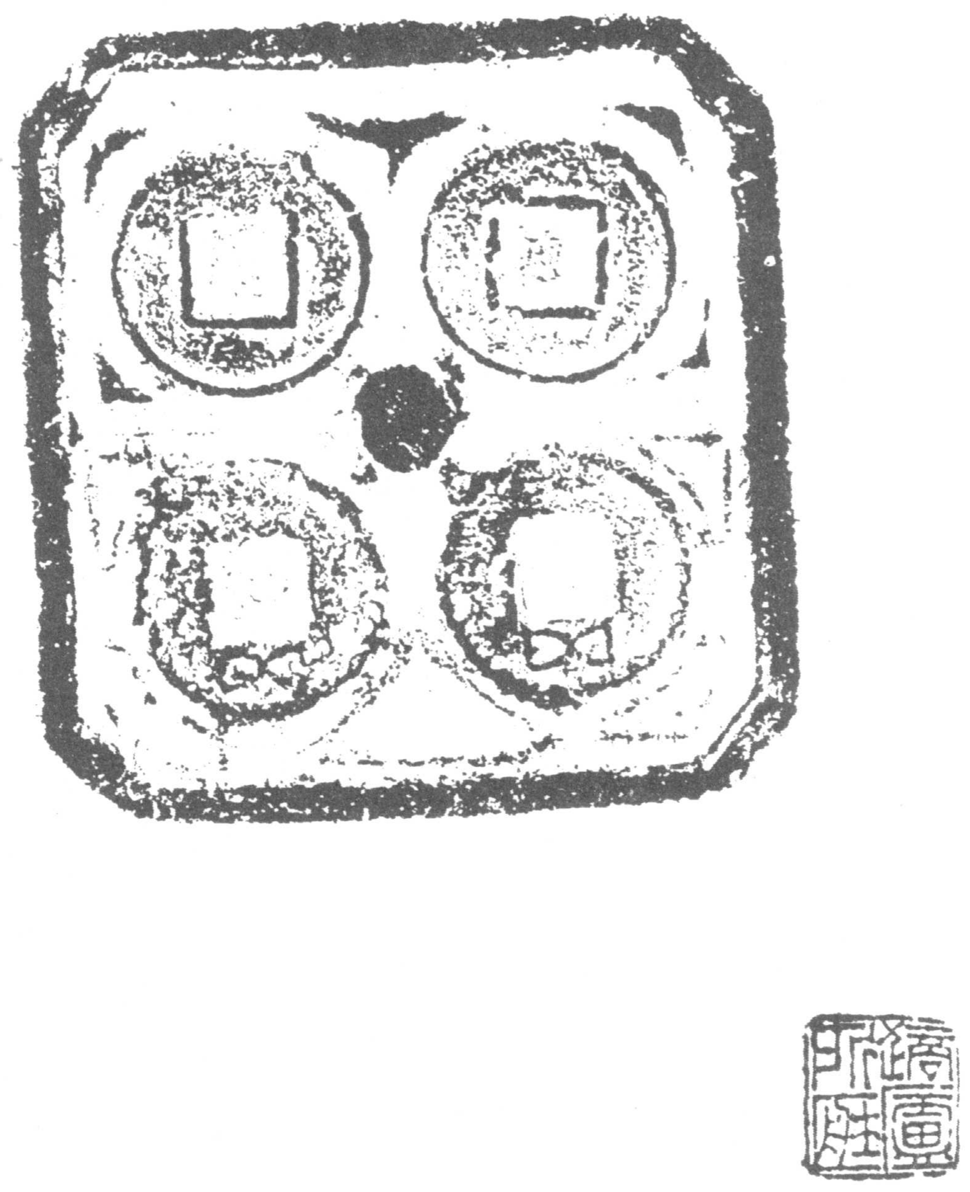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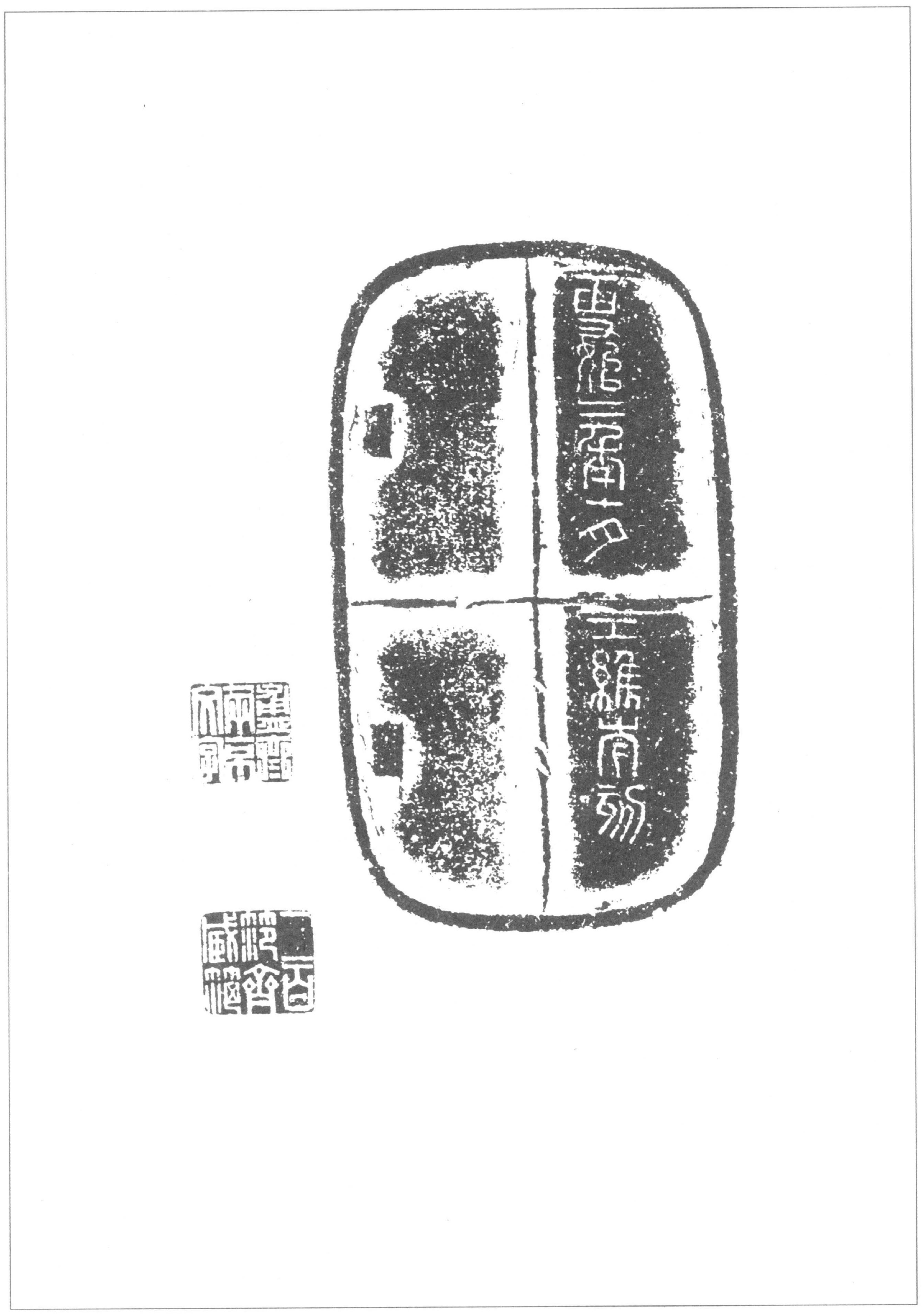
範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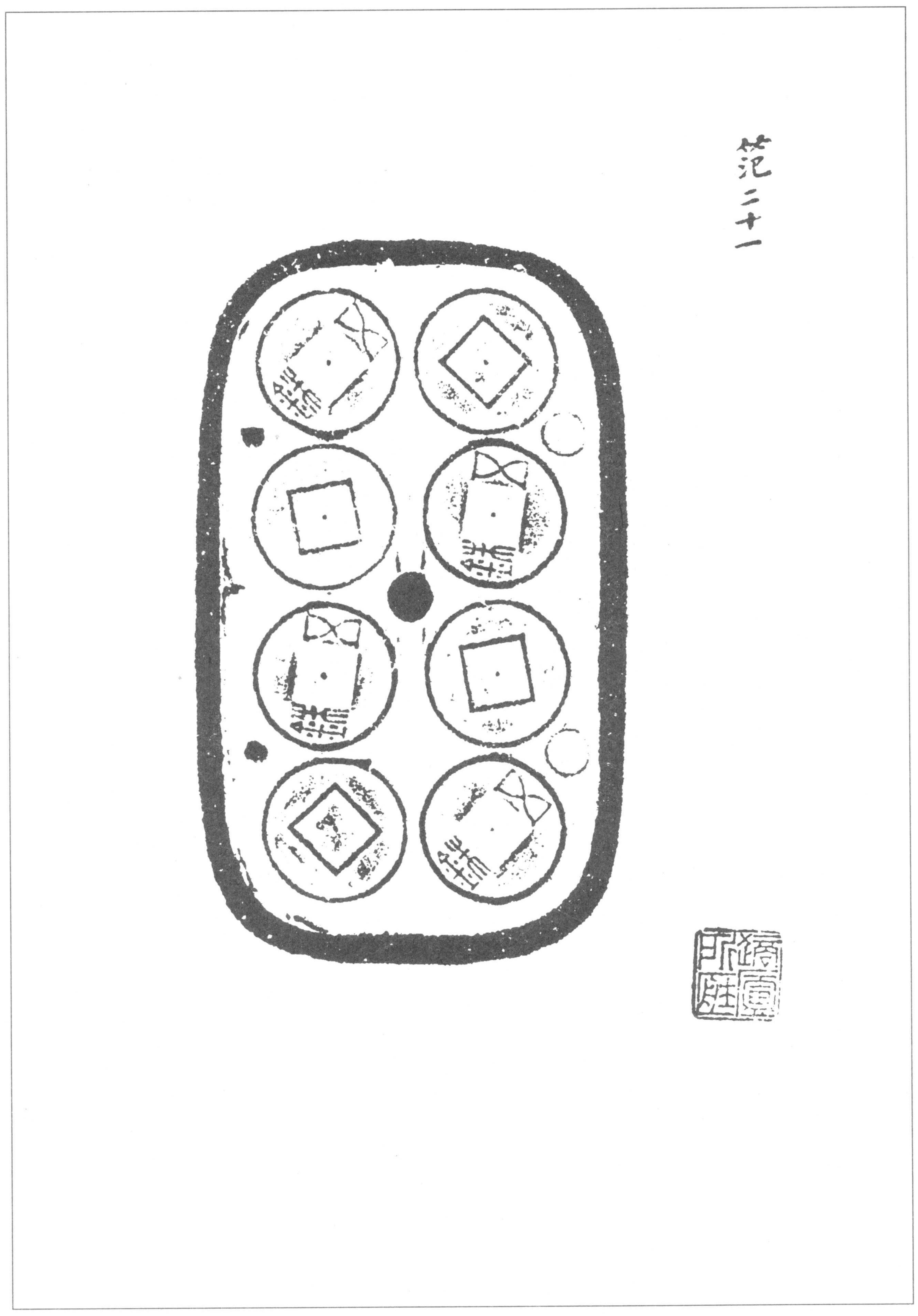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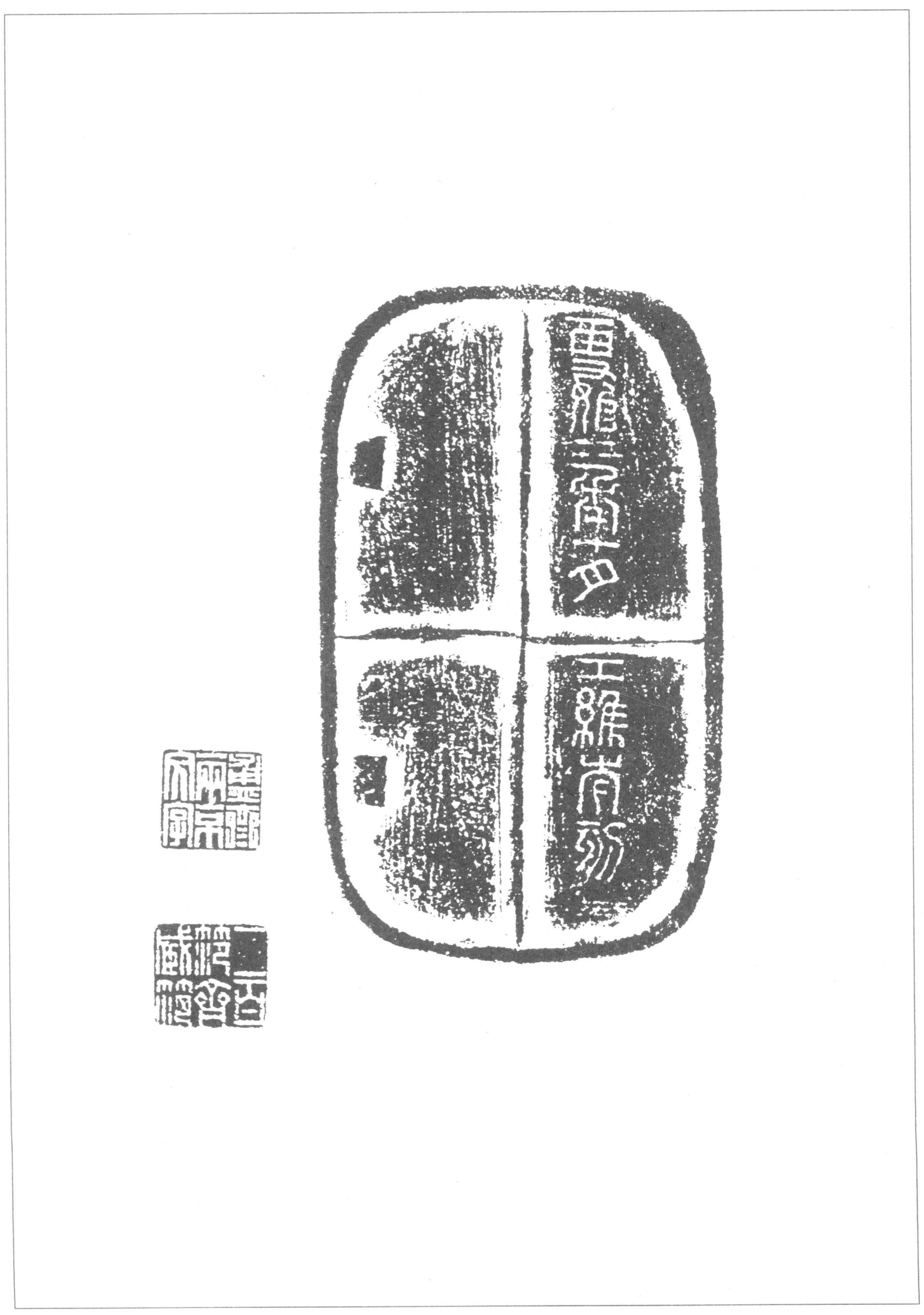
範二十





范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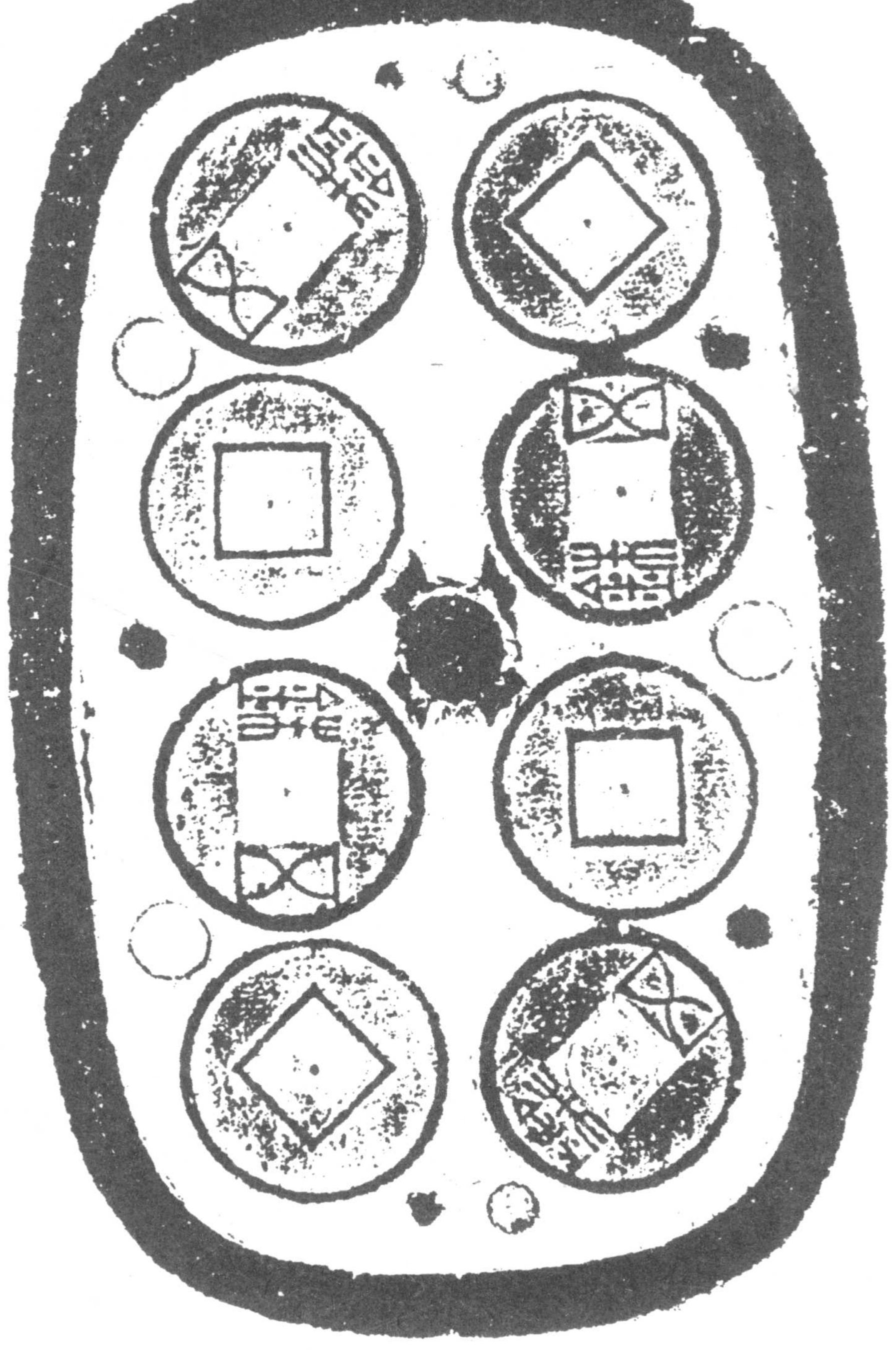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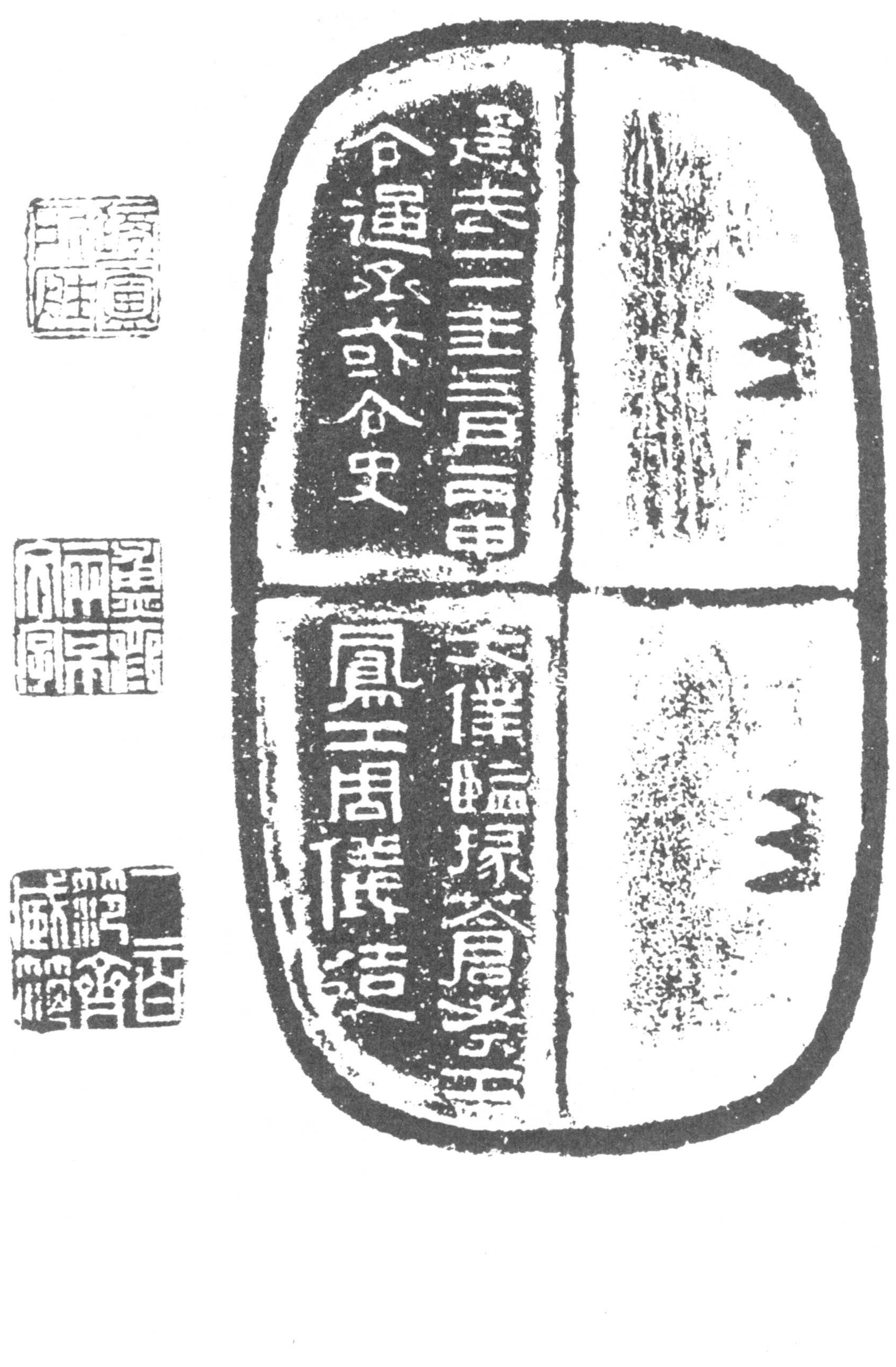
范廿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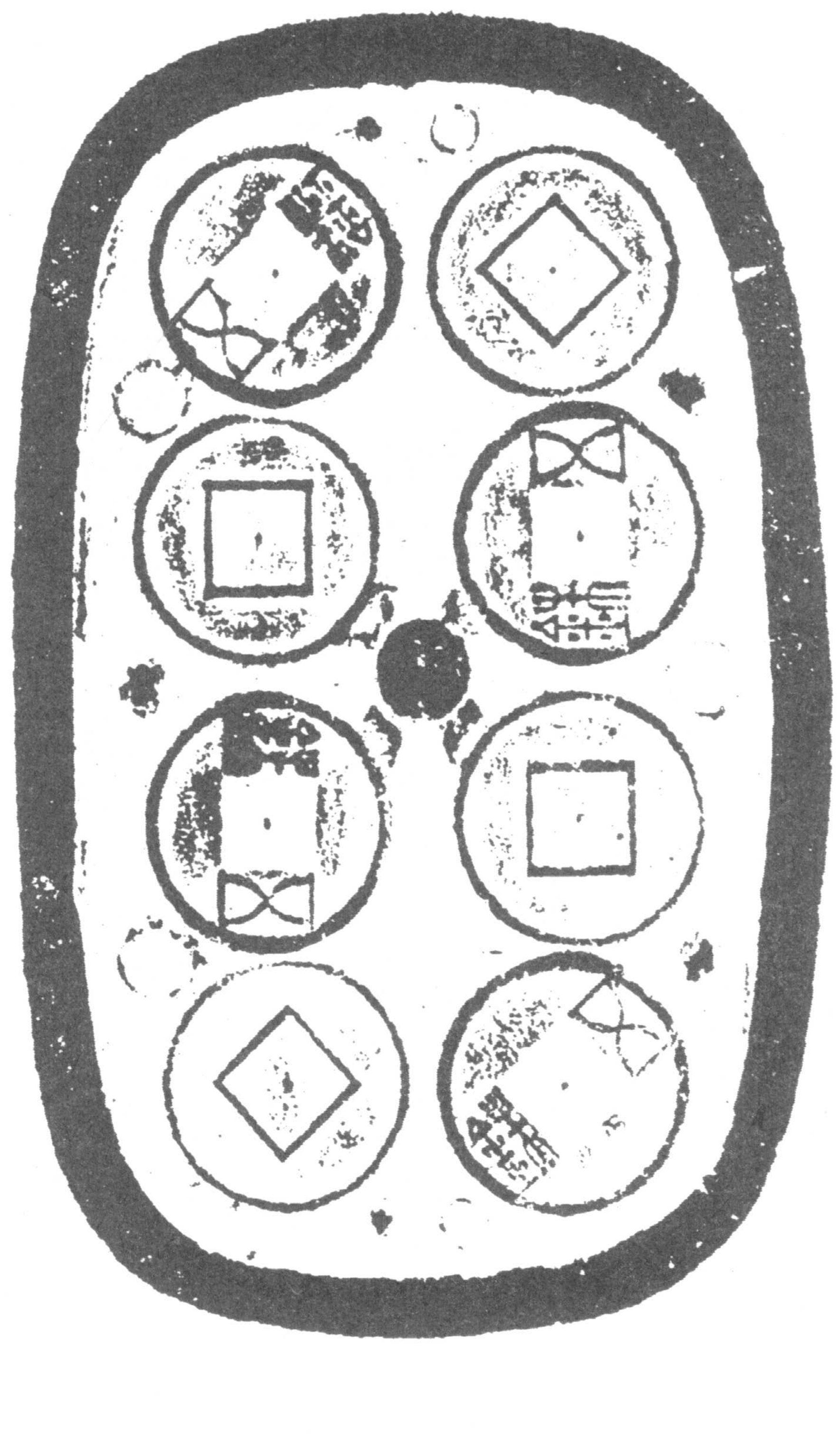


范廿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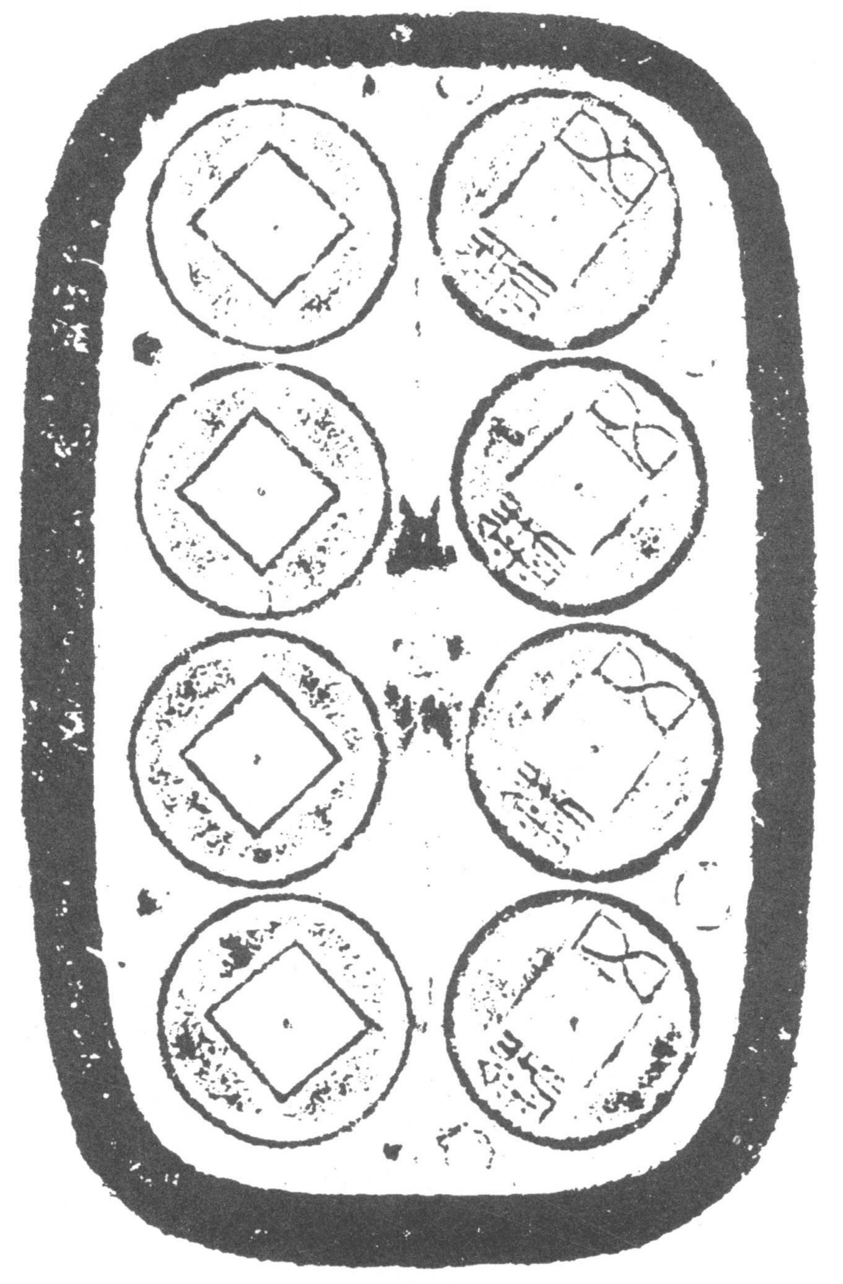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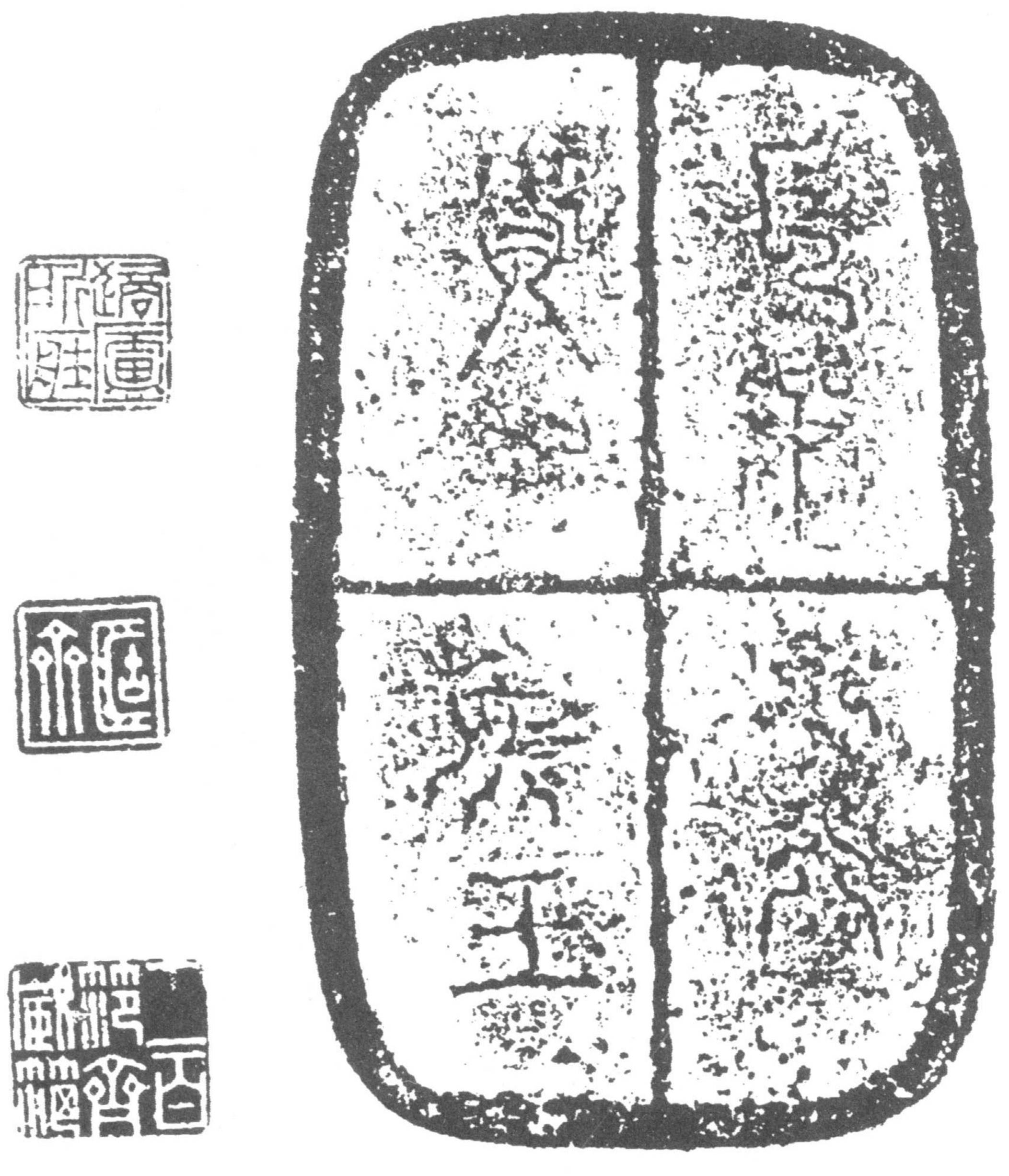


范廿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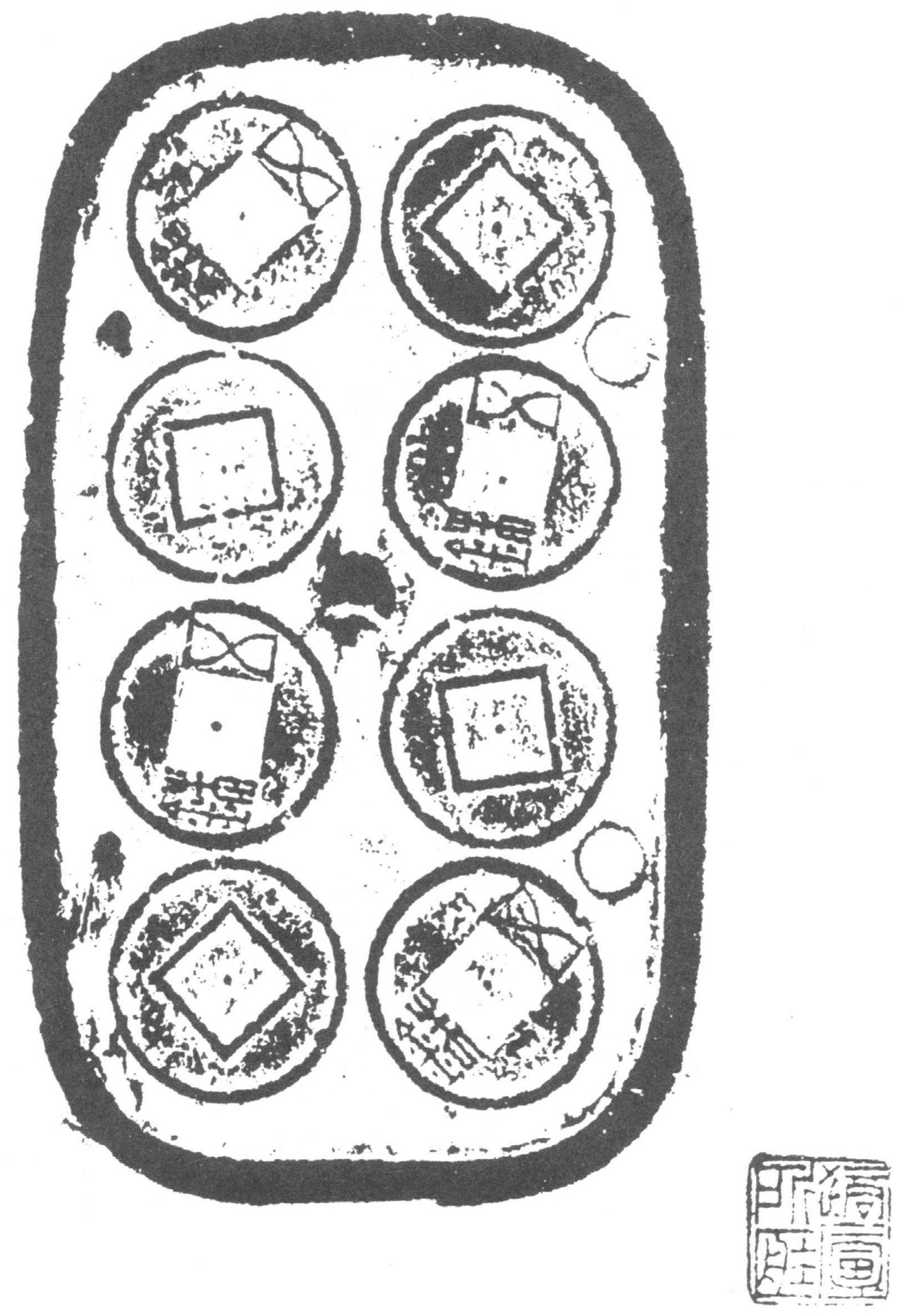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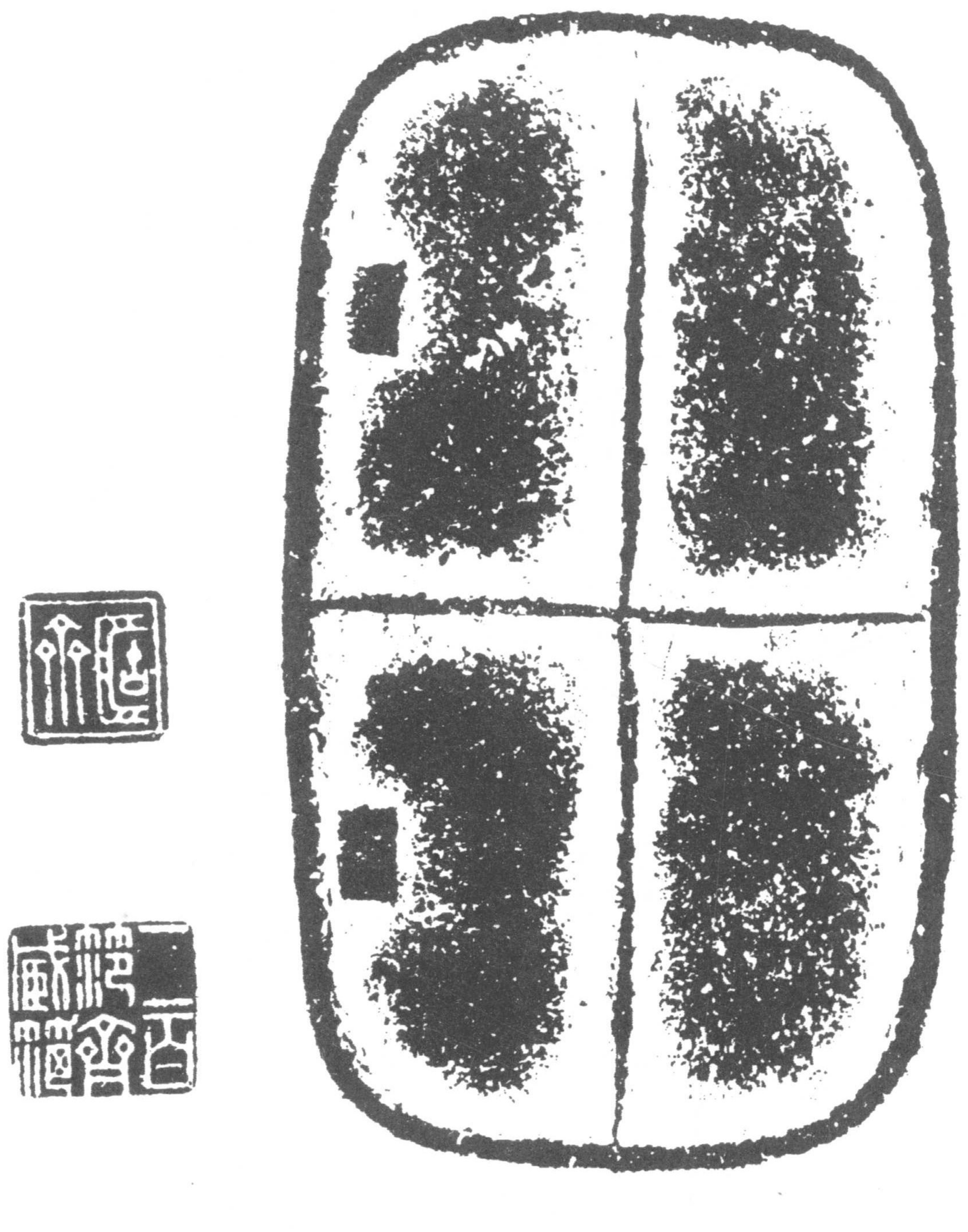
笵廿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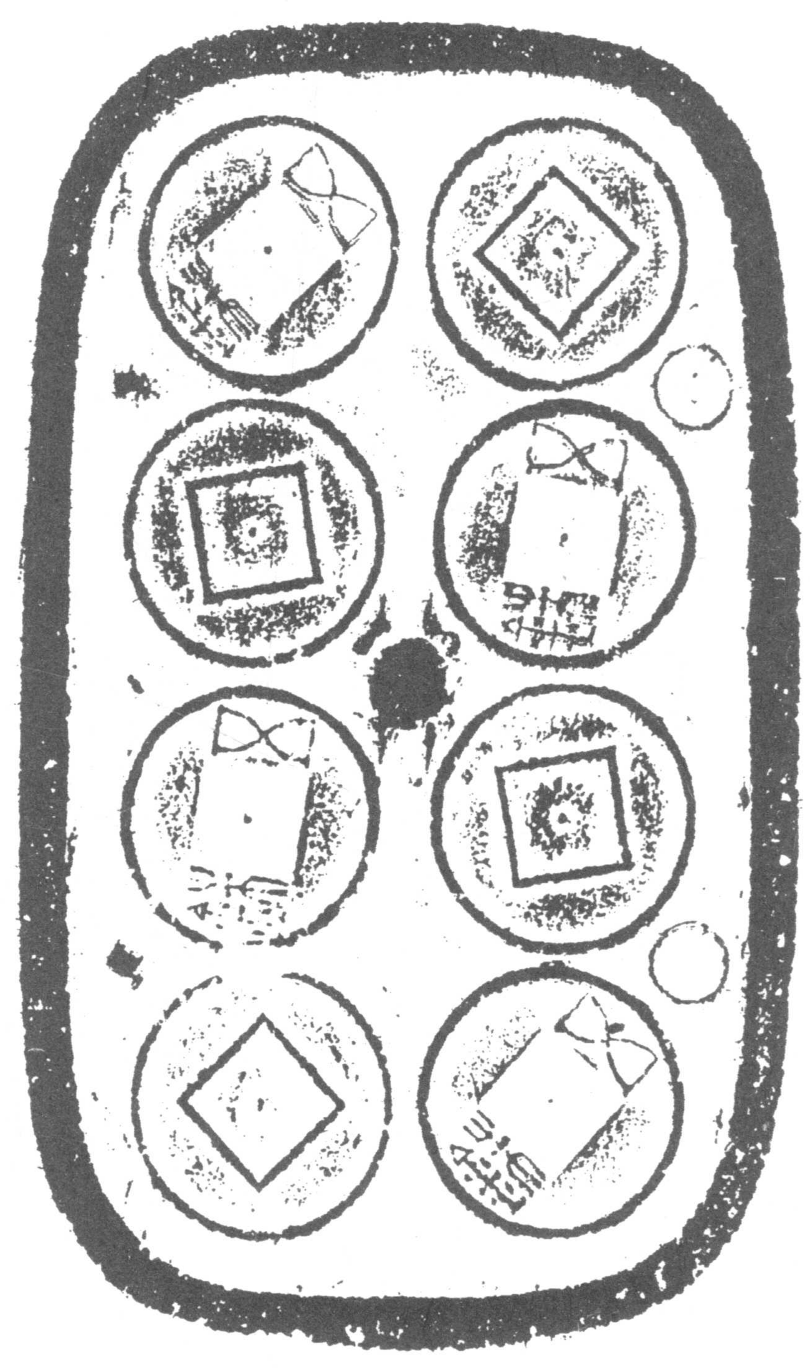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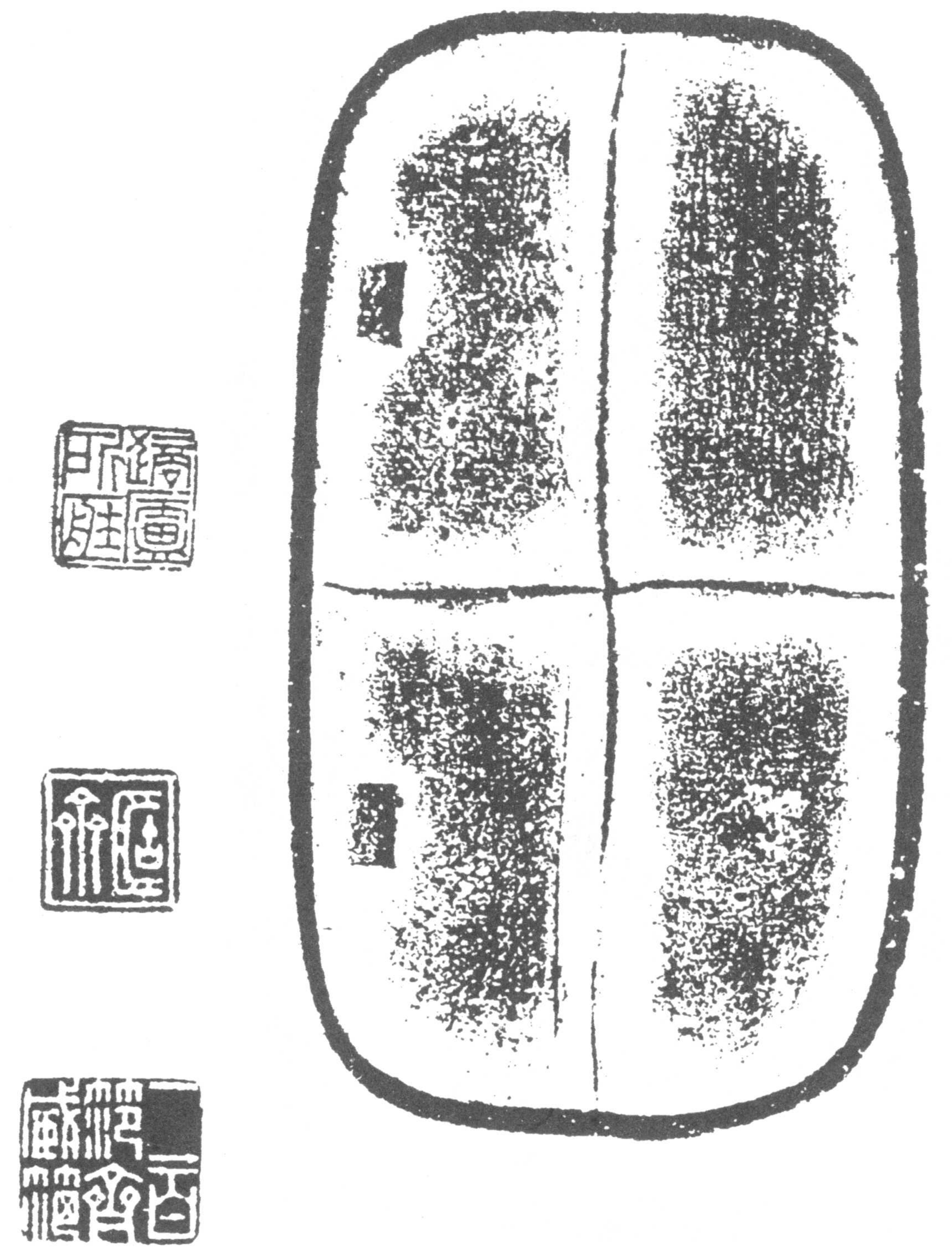
笵廿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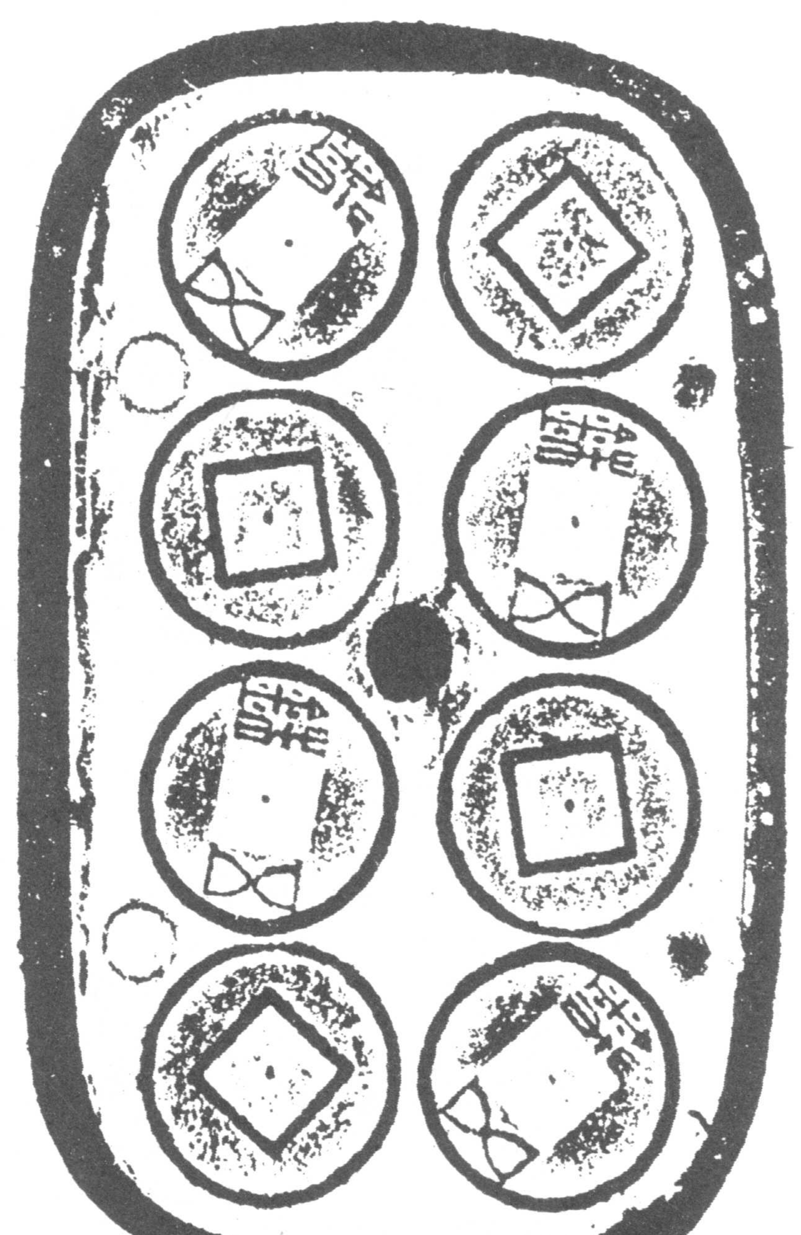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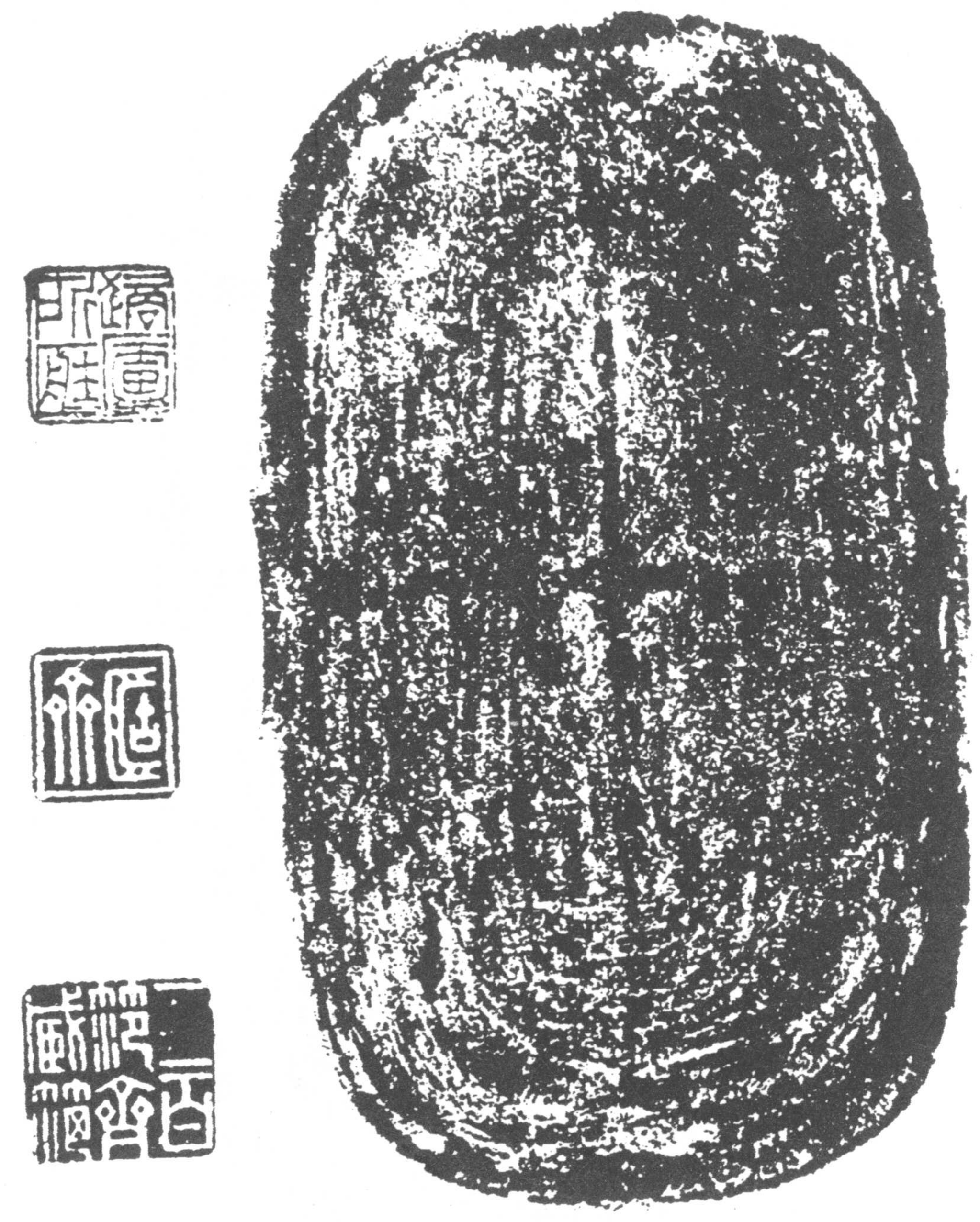
范廿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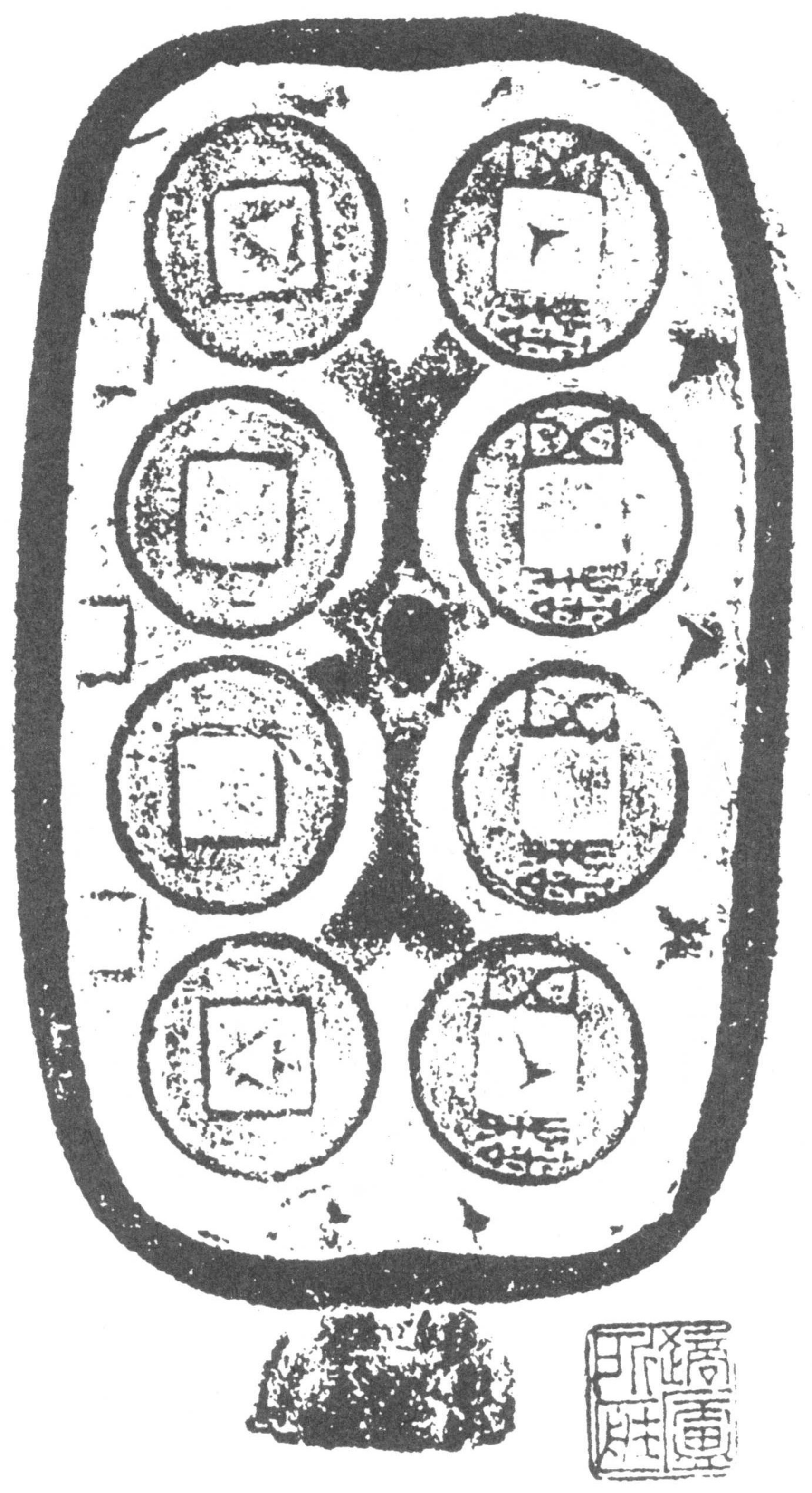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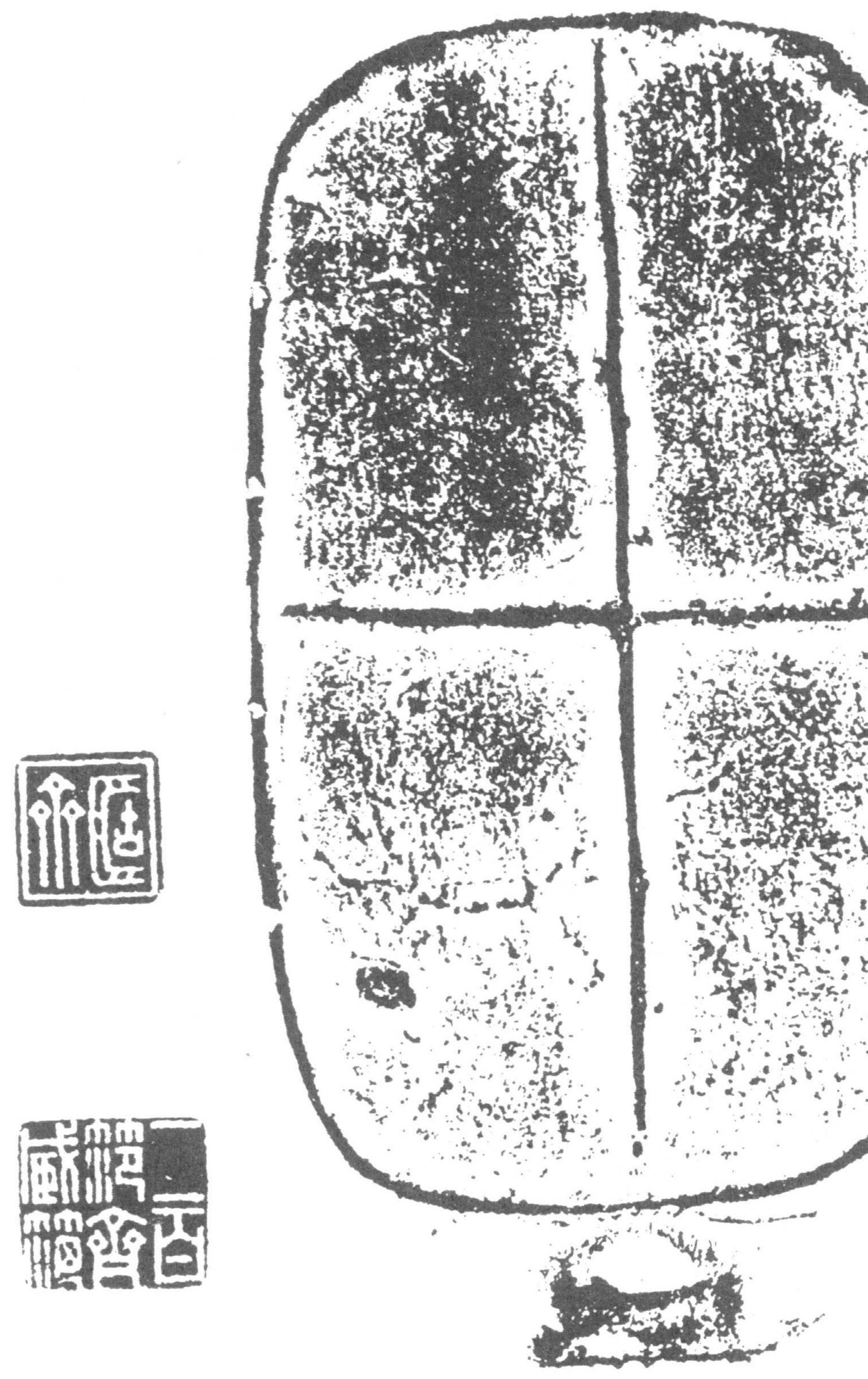
范廿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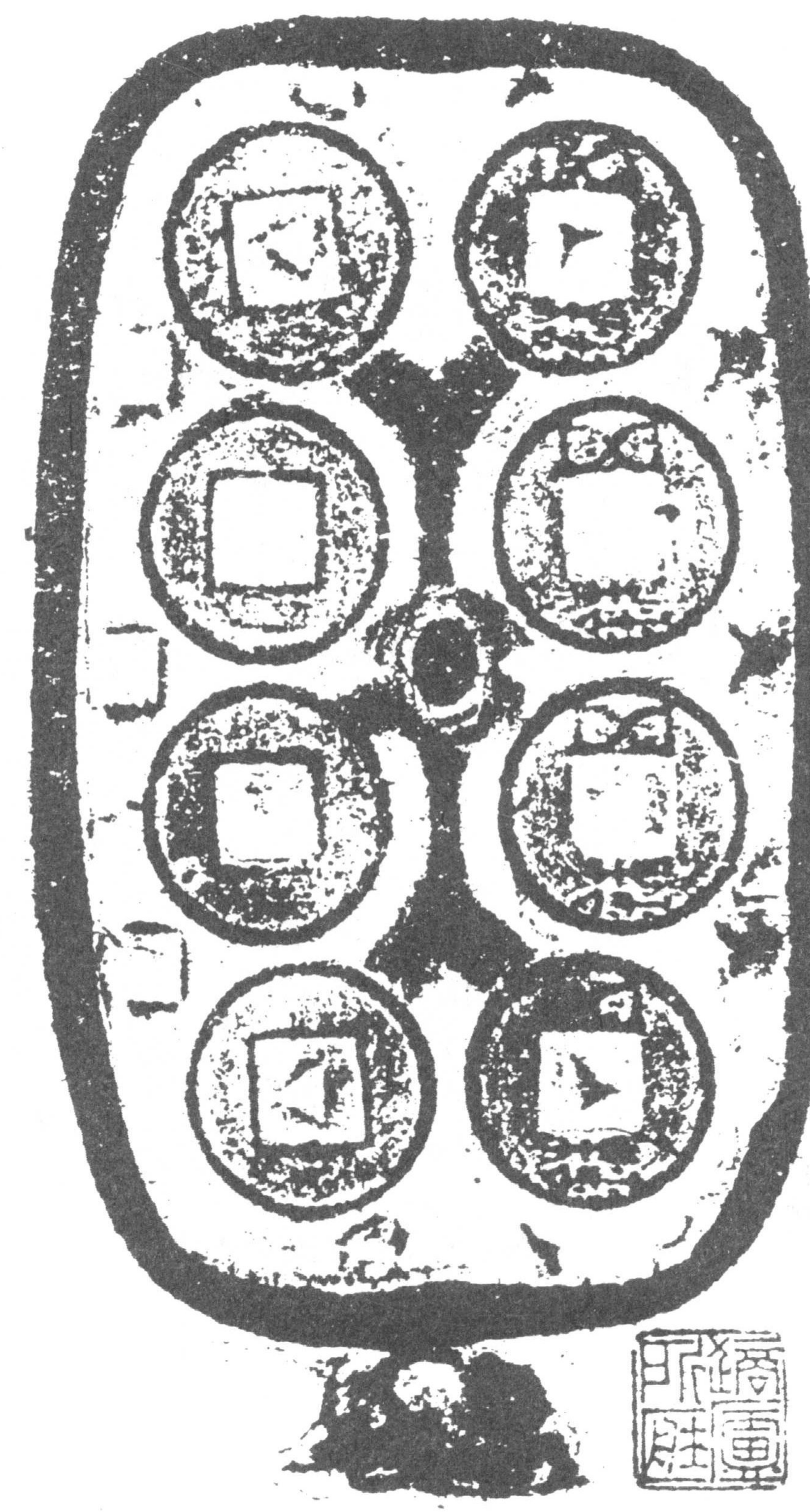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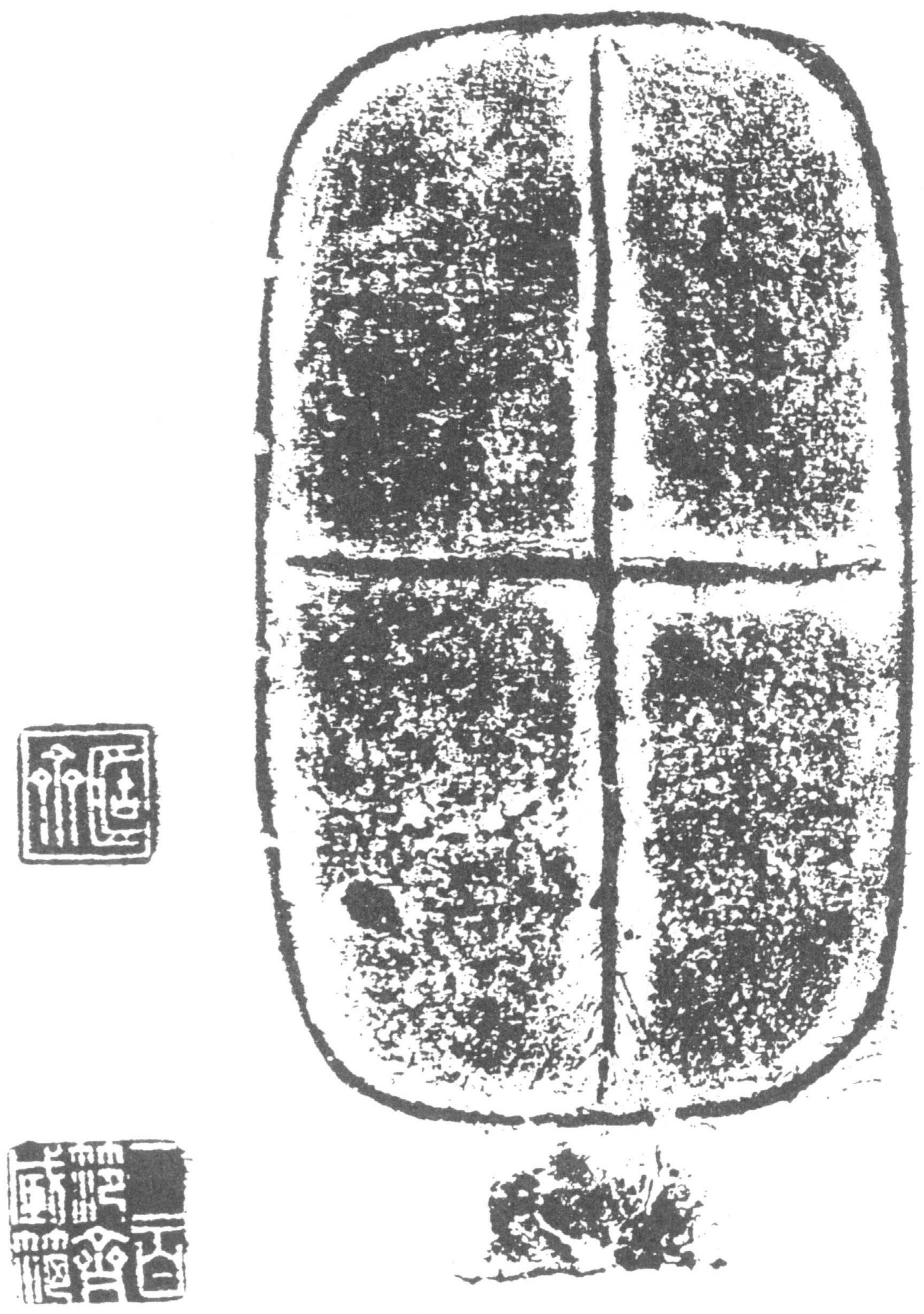
範廿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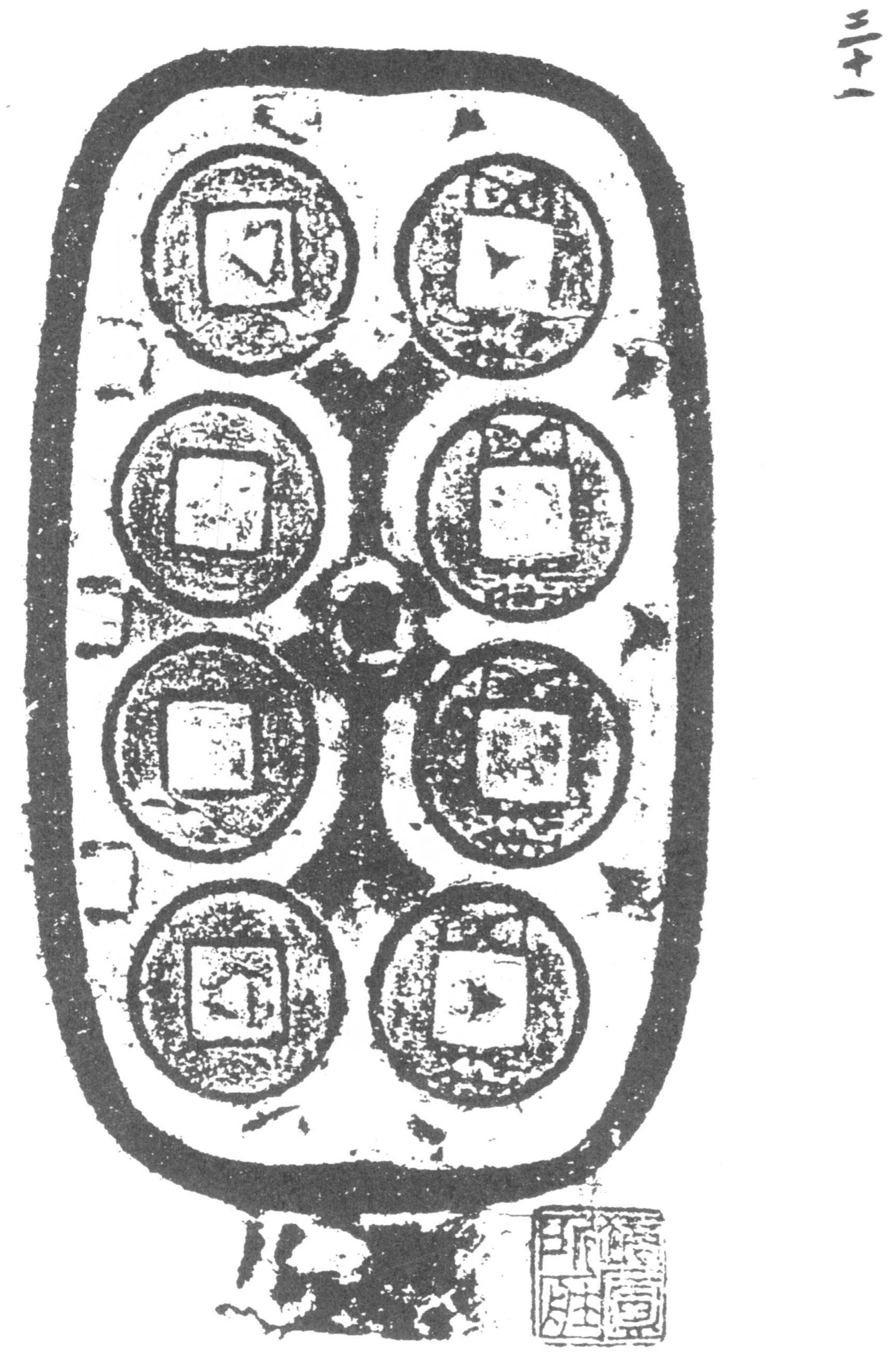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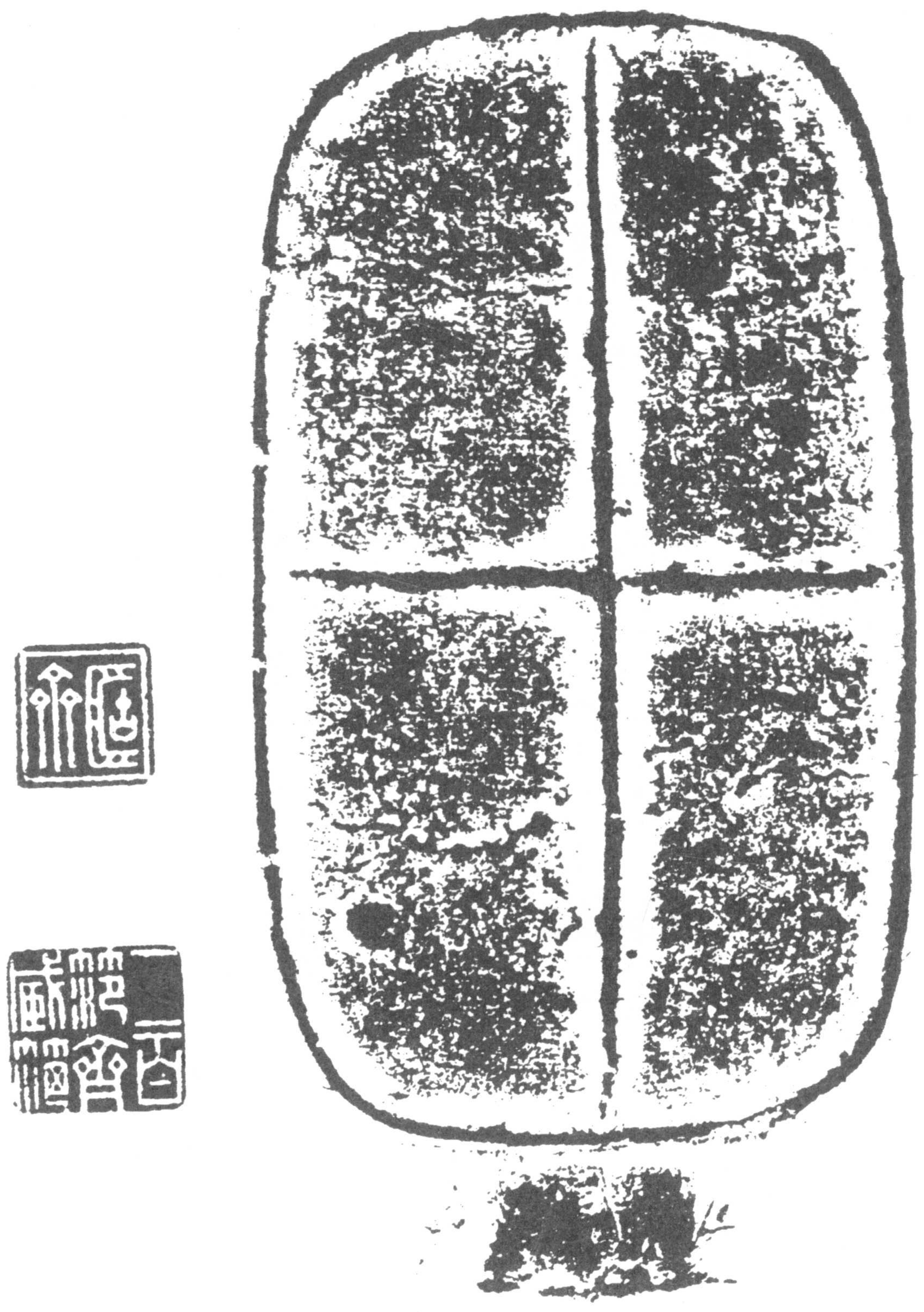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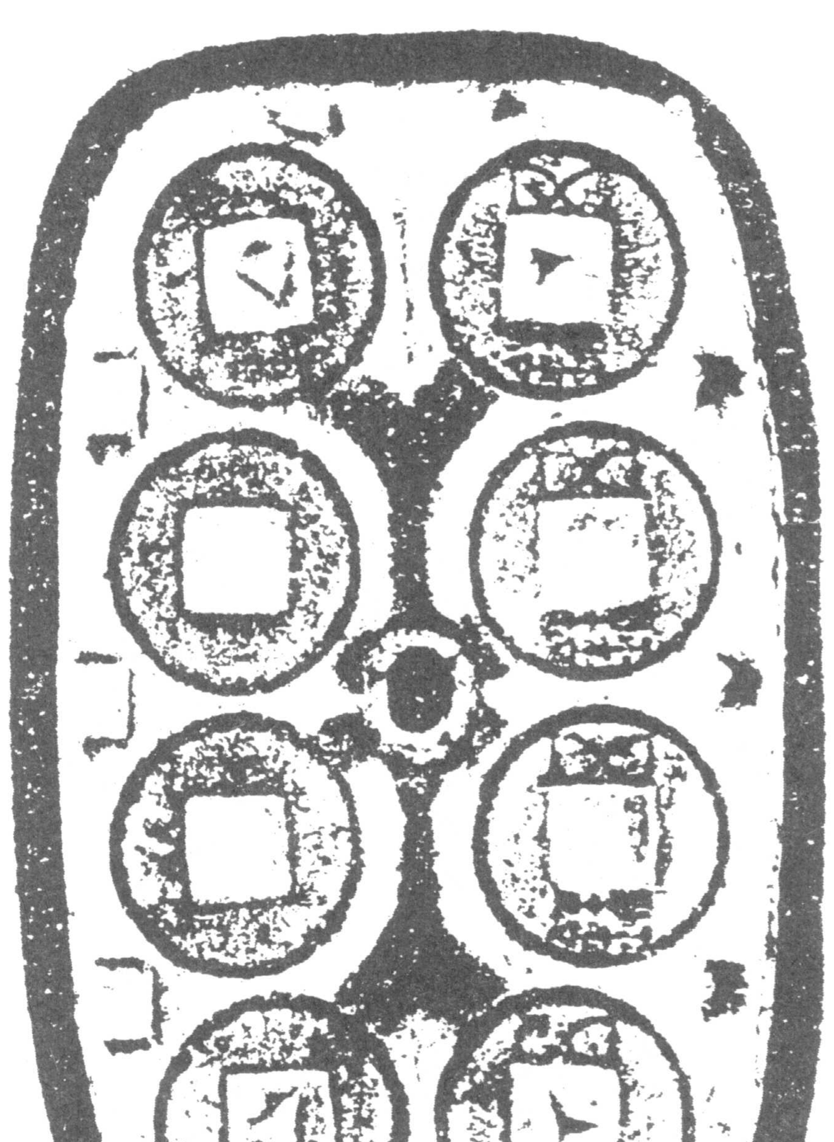
範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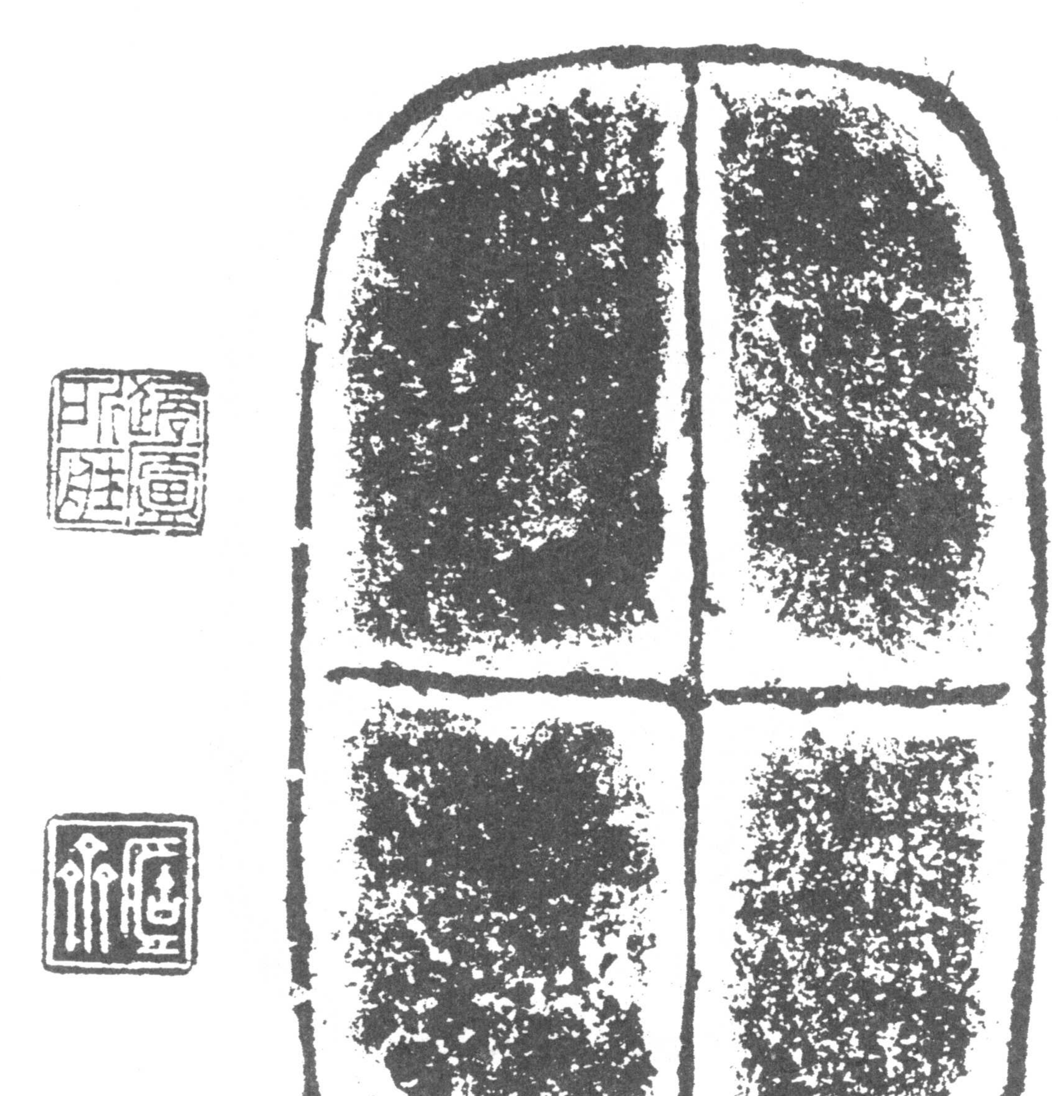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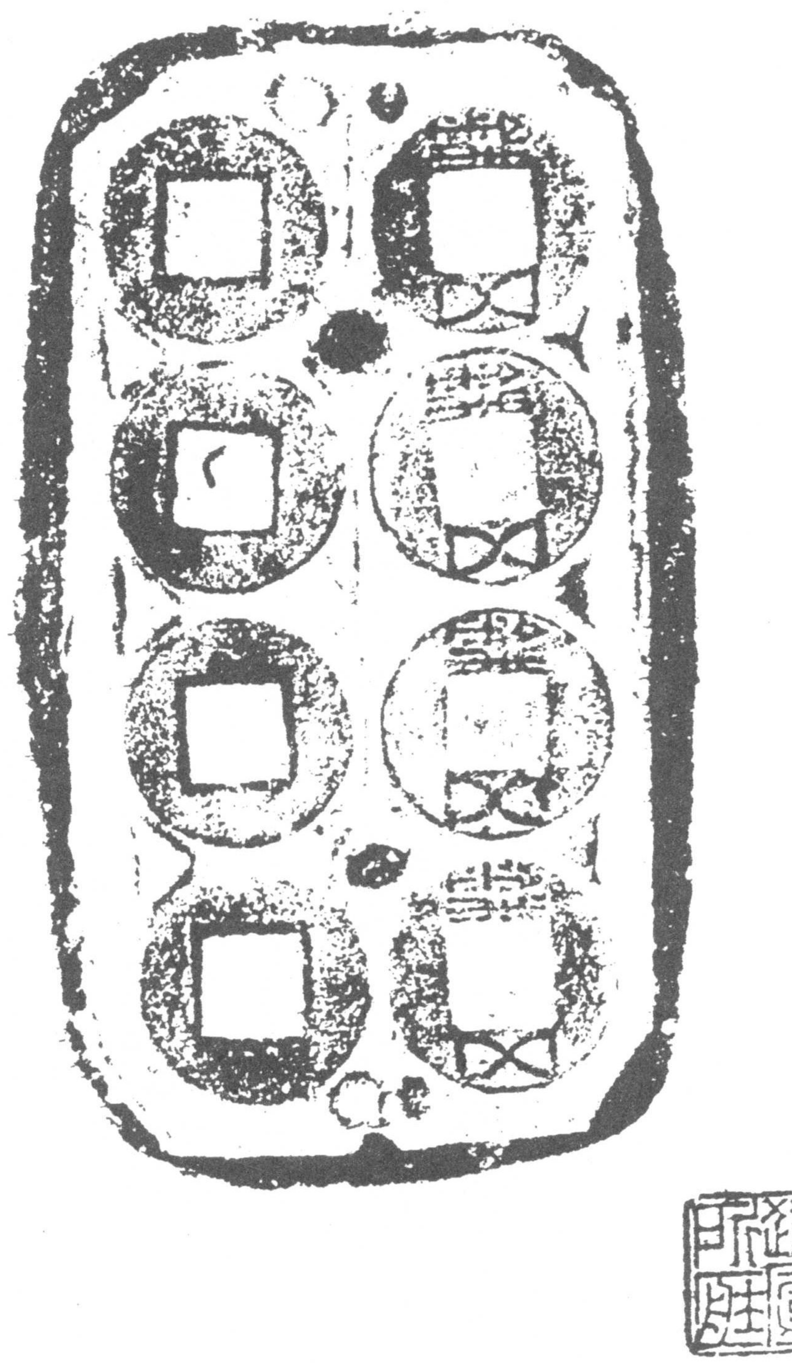

範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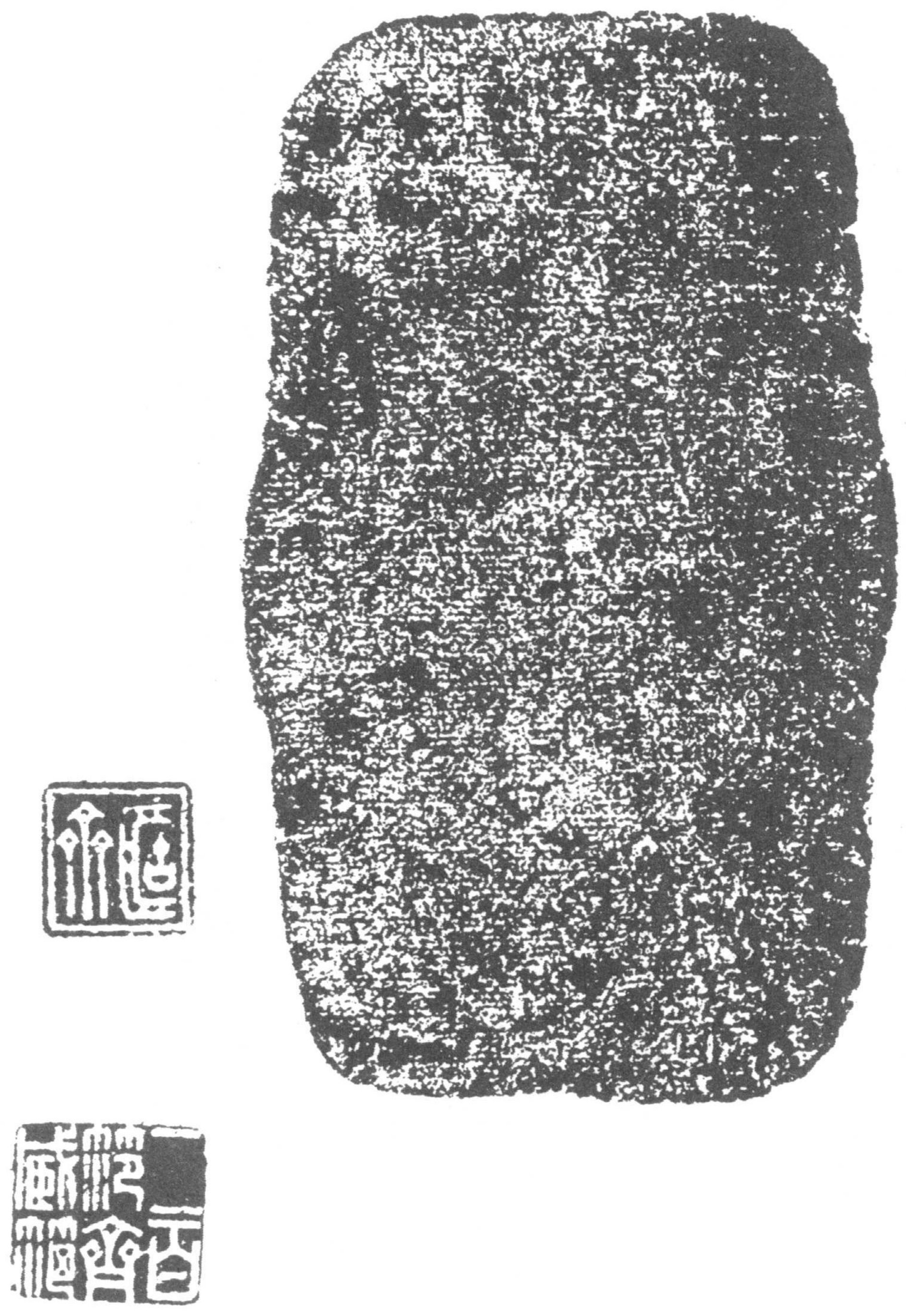



範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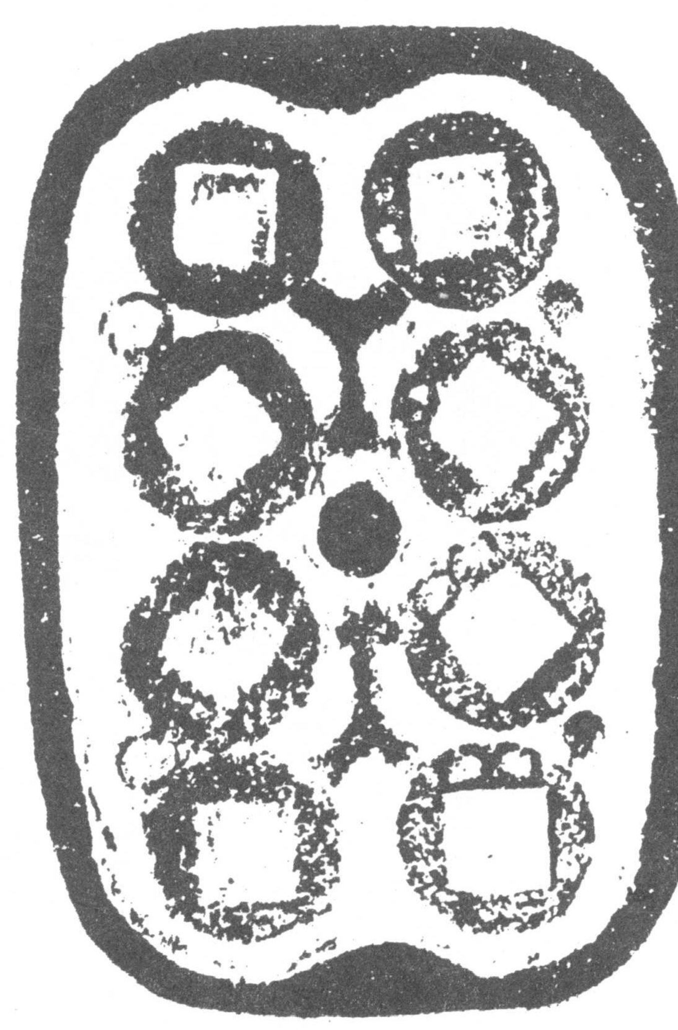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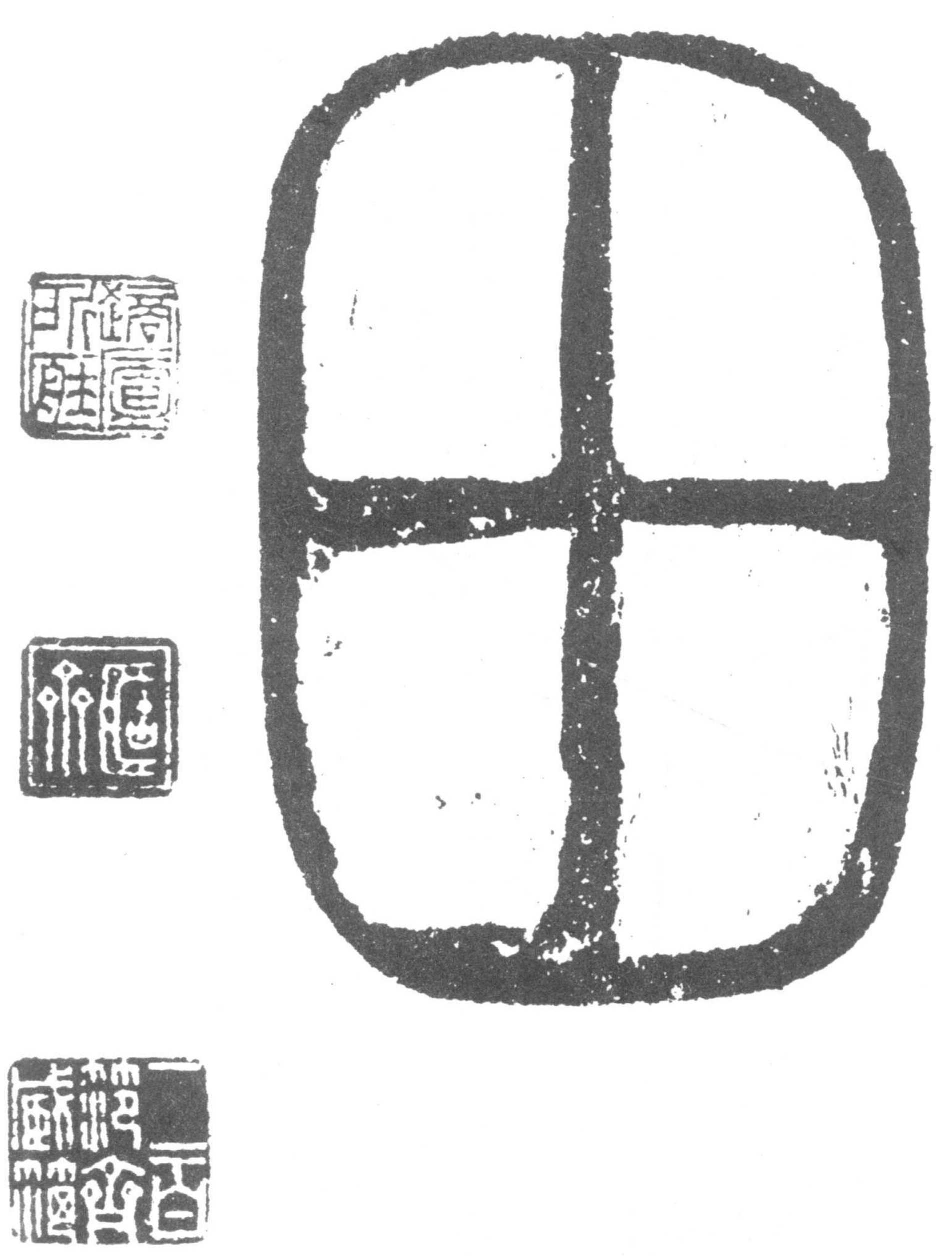
范卅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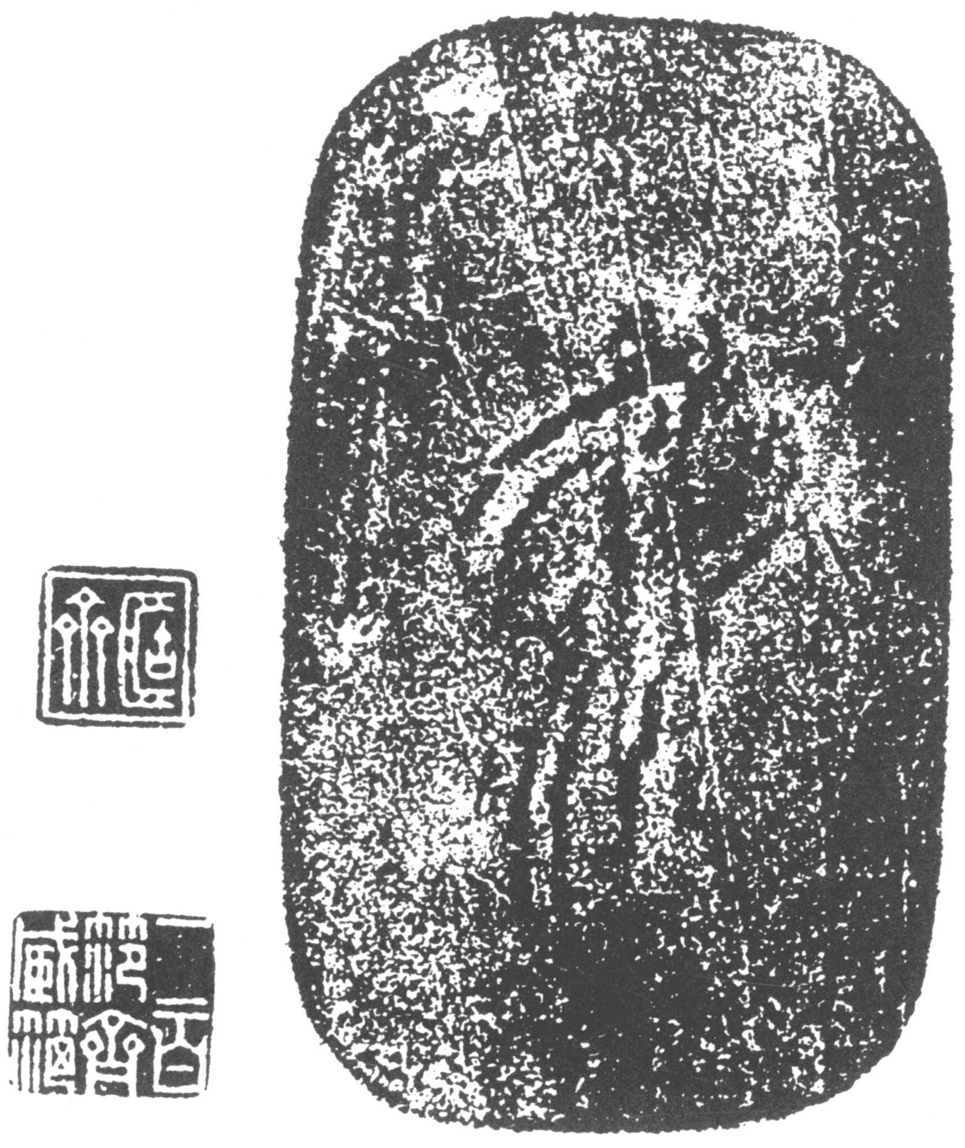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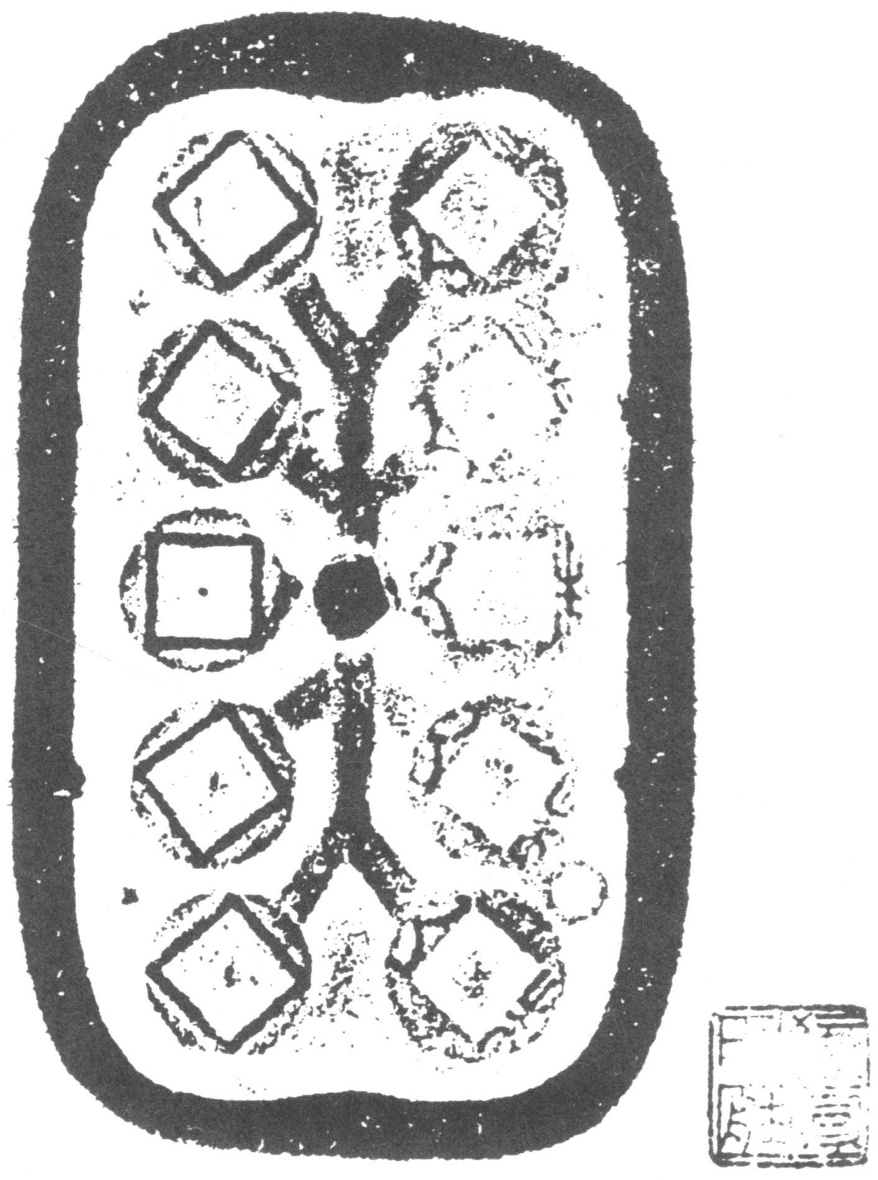
范卅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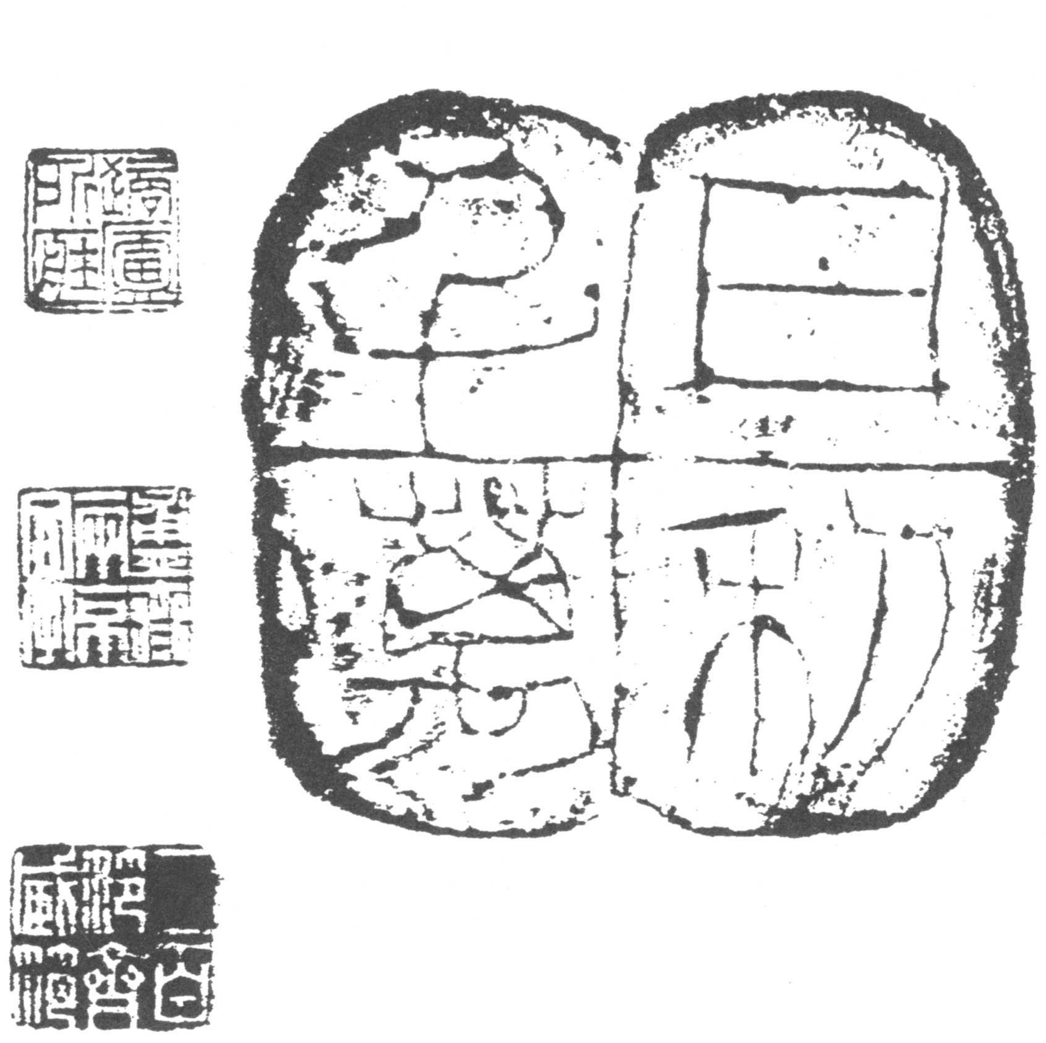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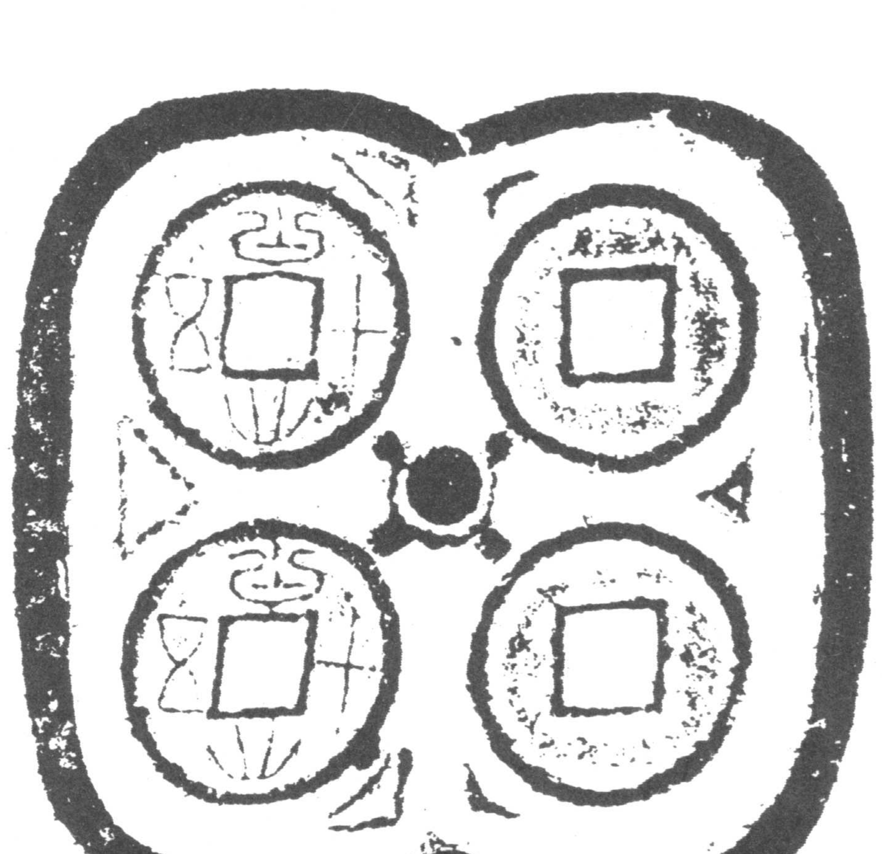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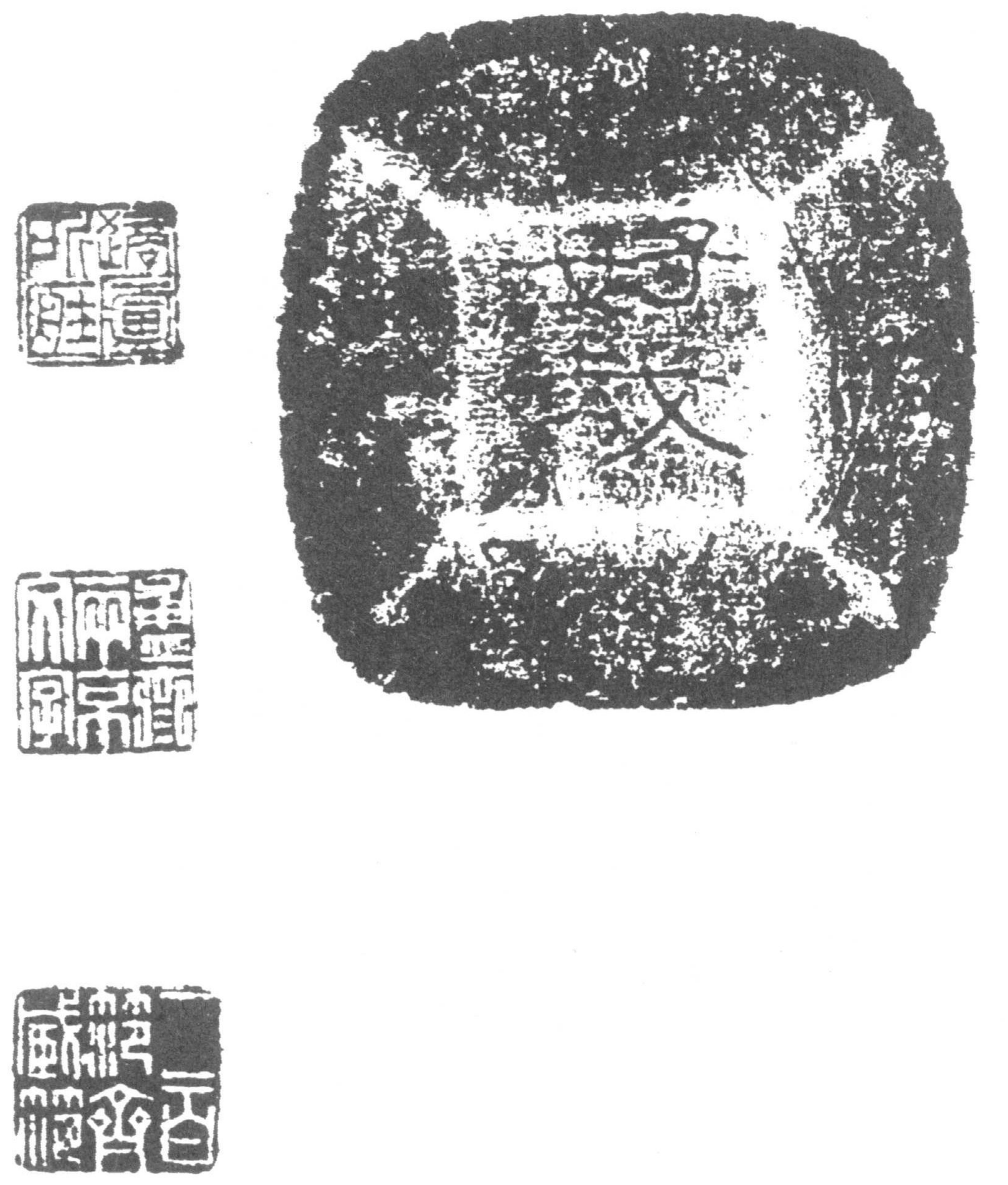
范廿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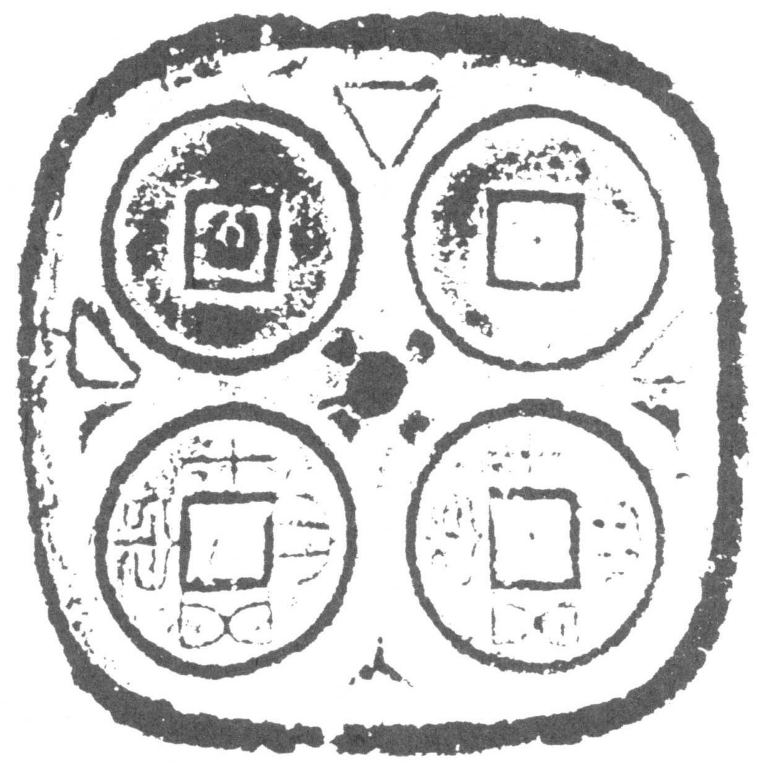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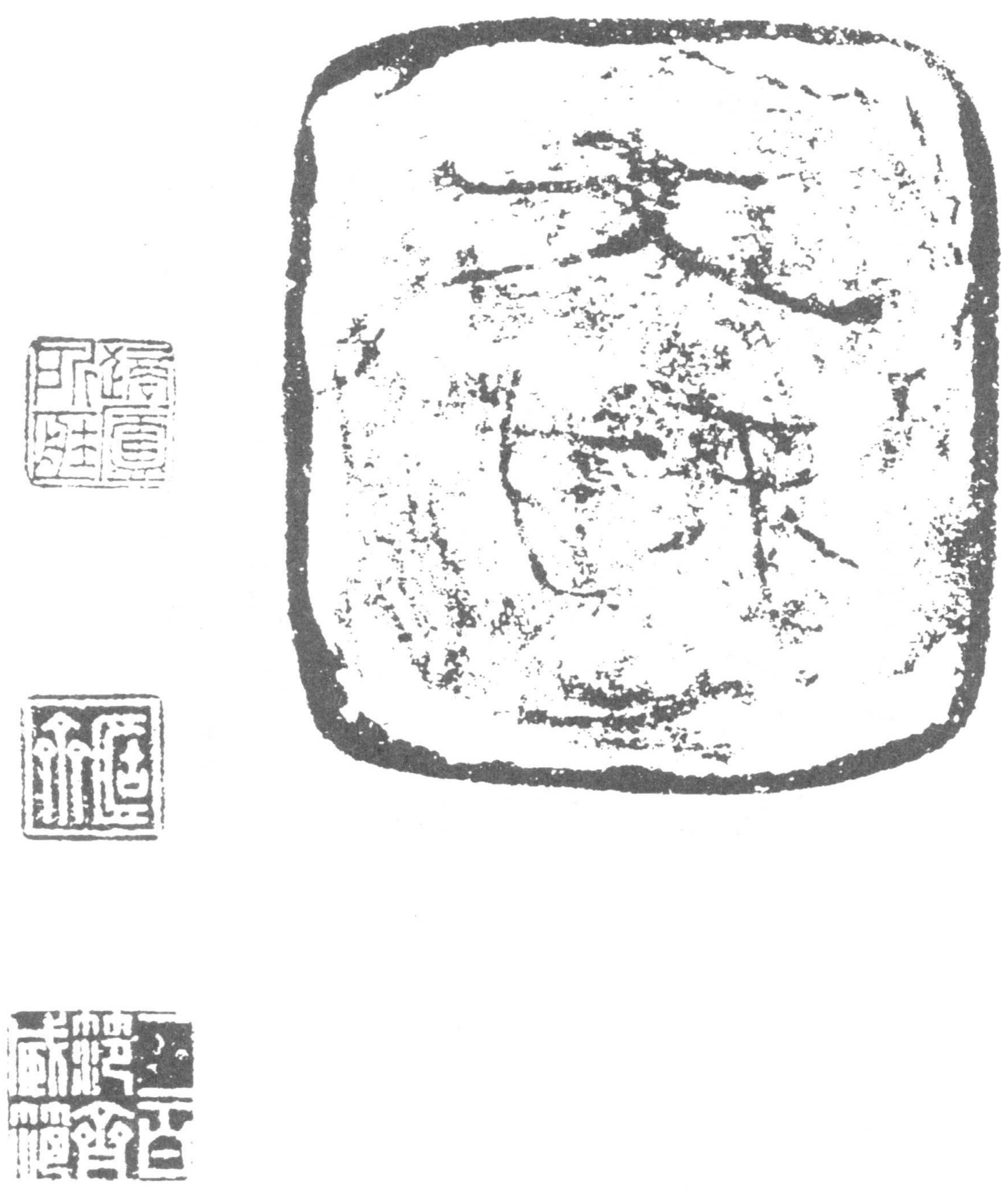
范廿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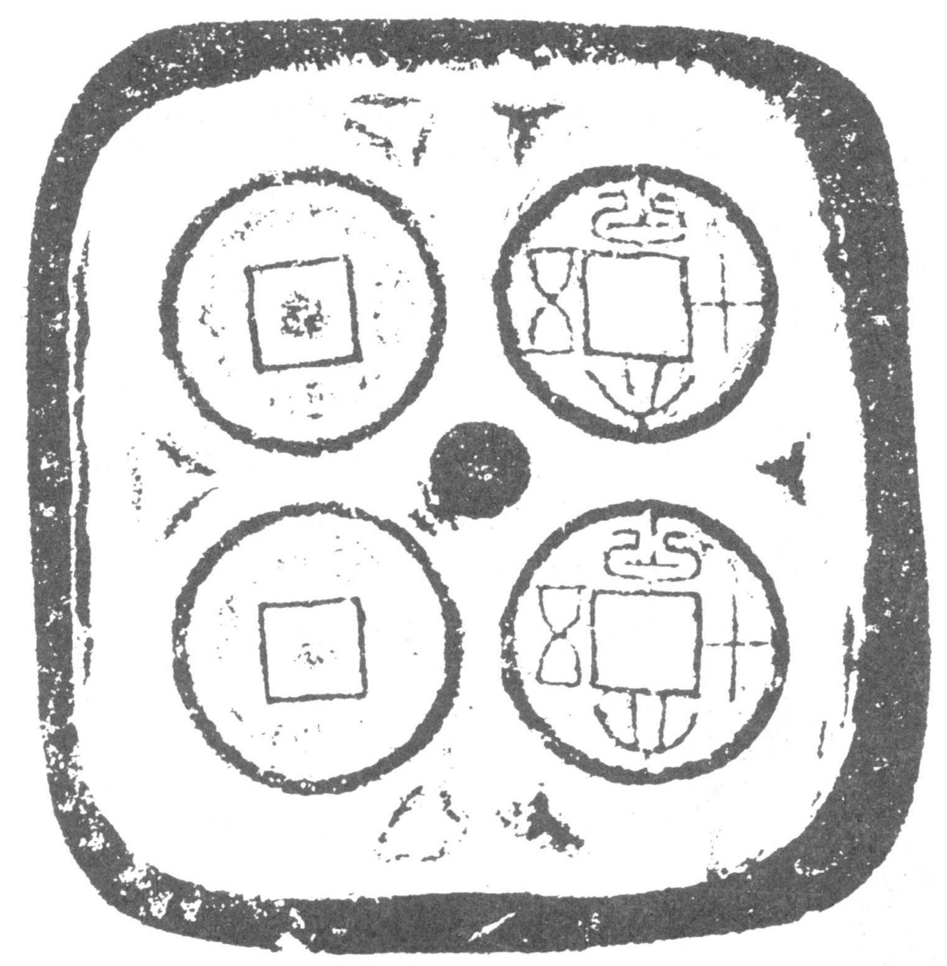


范卅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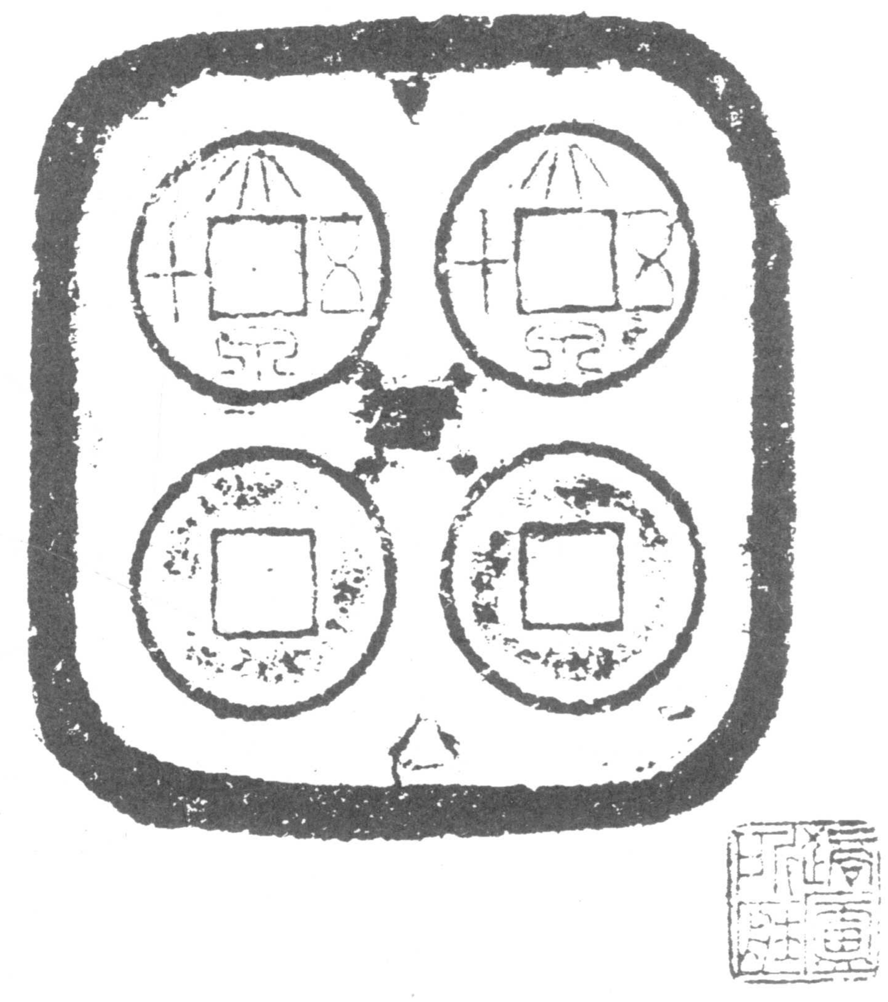




范卅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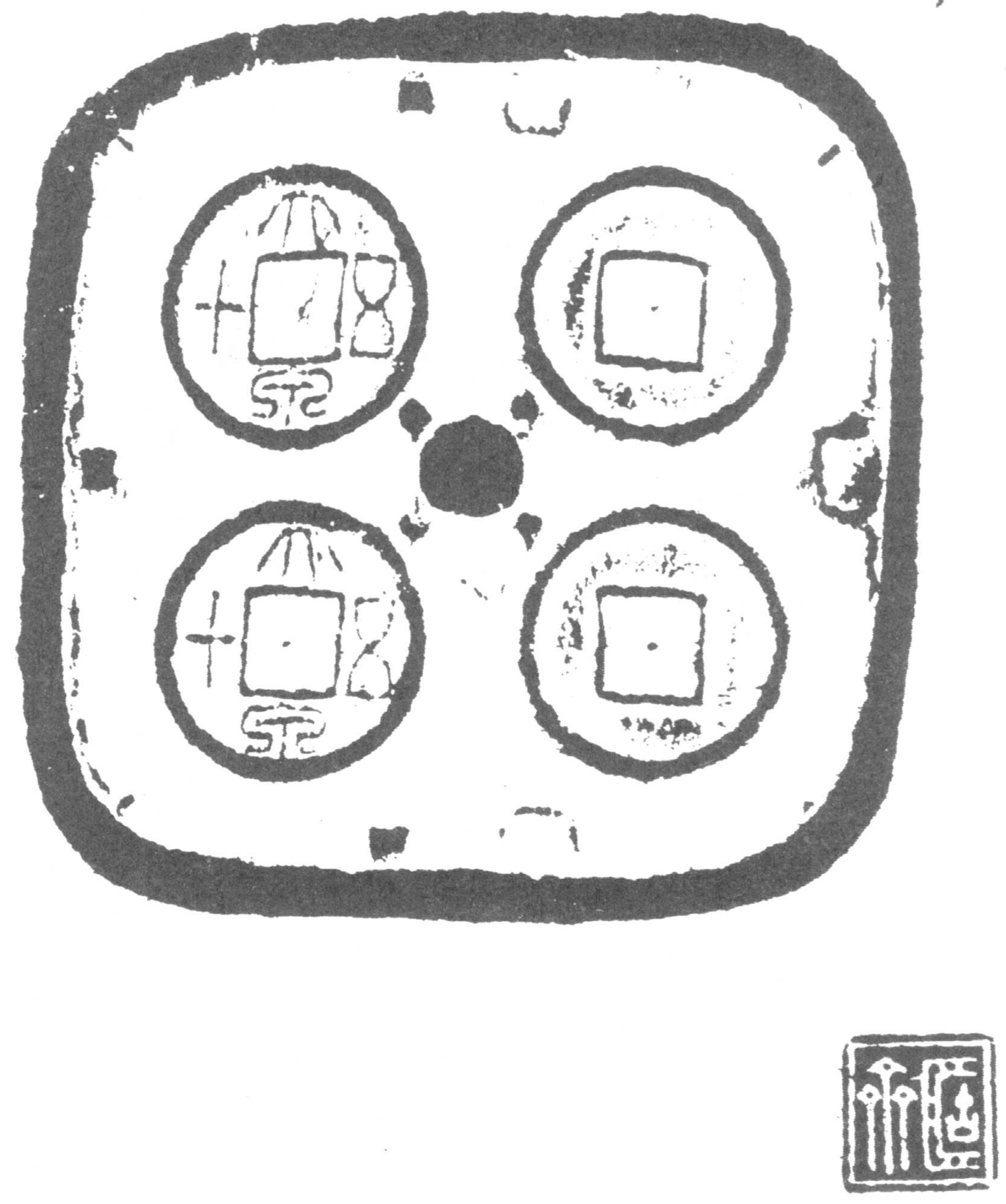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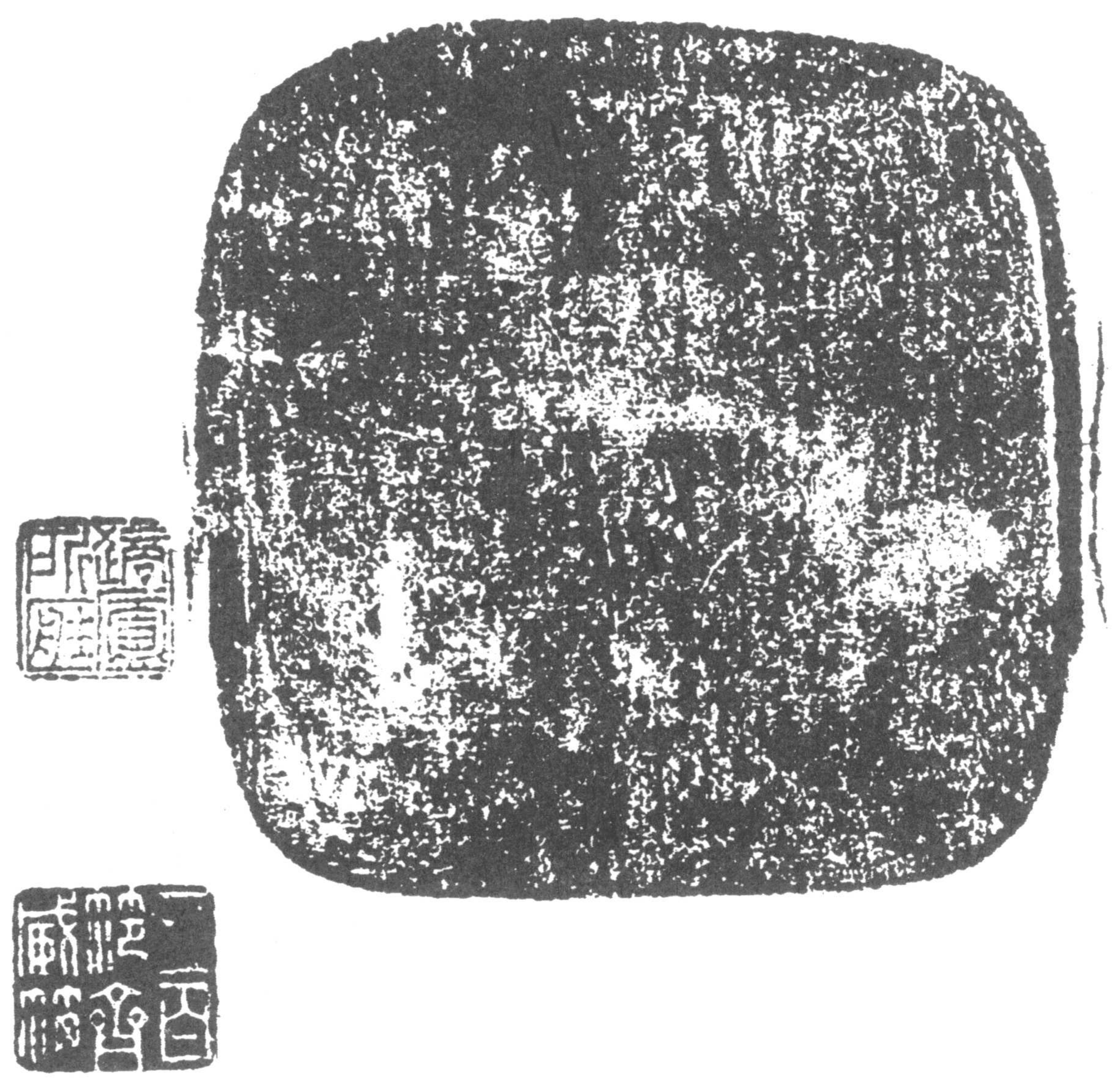
範卅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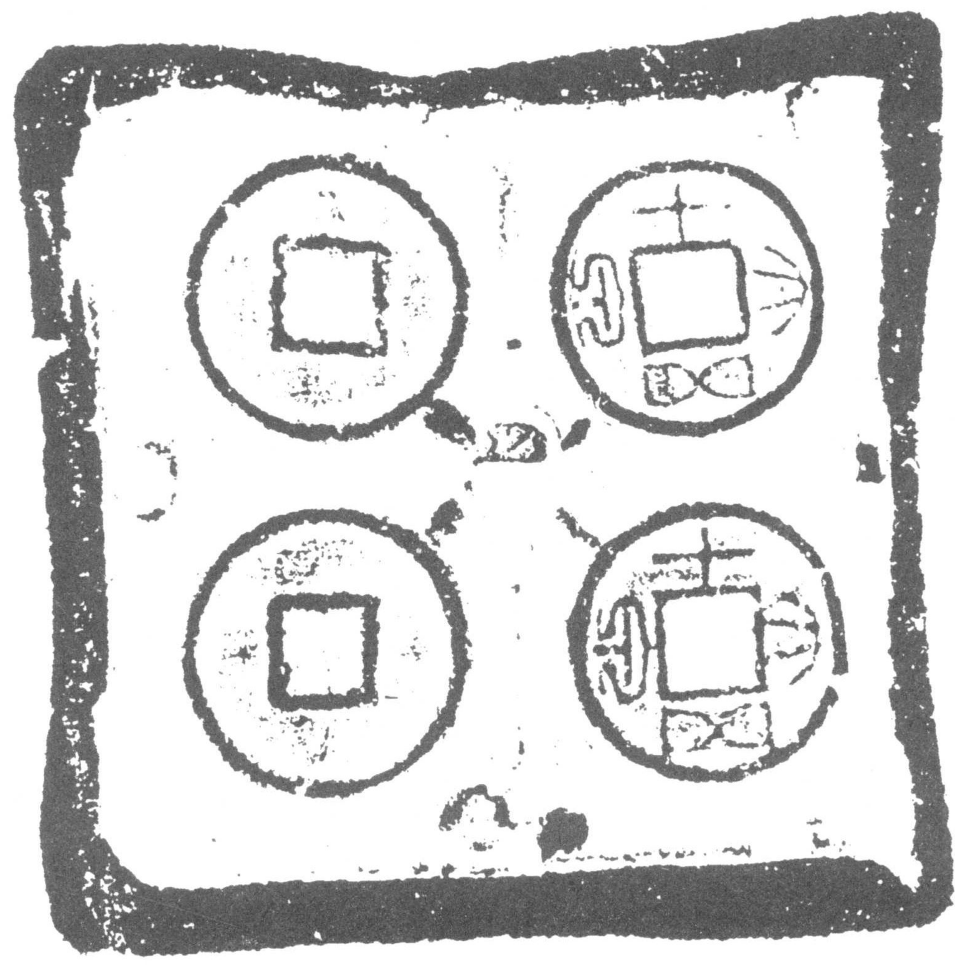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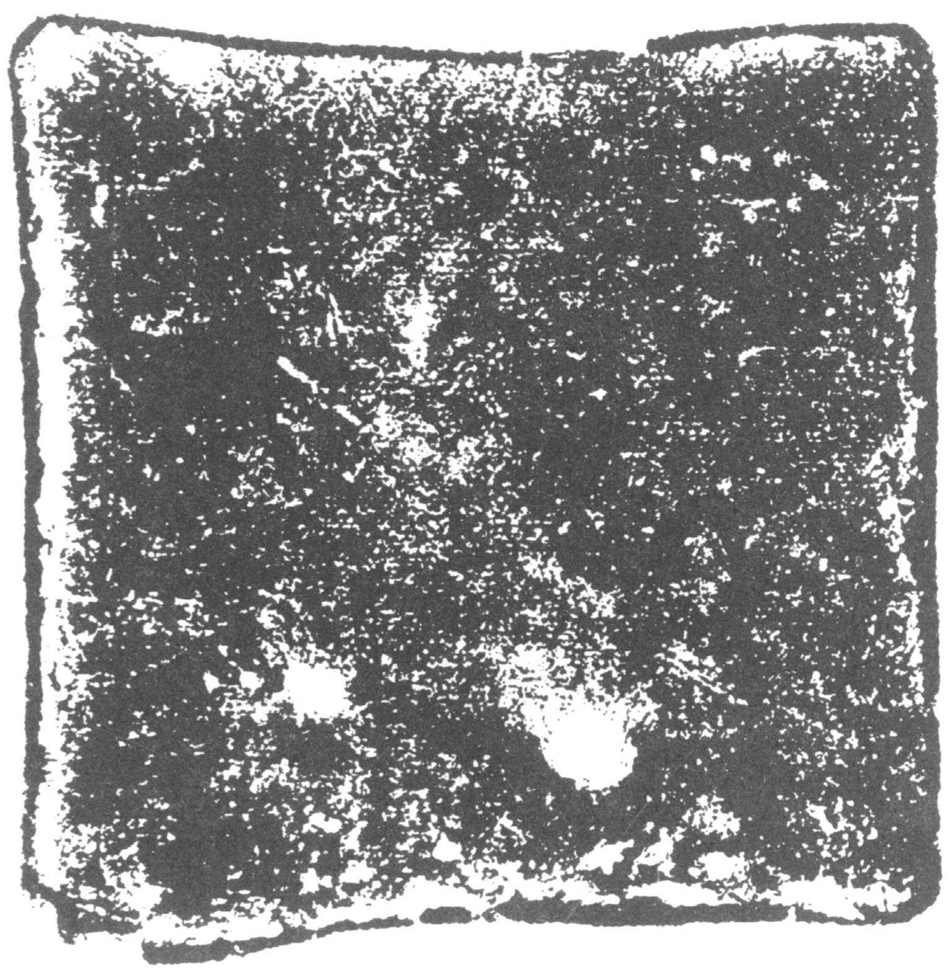
範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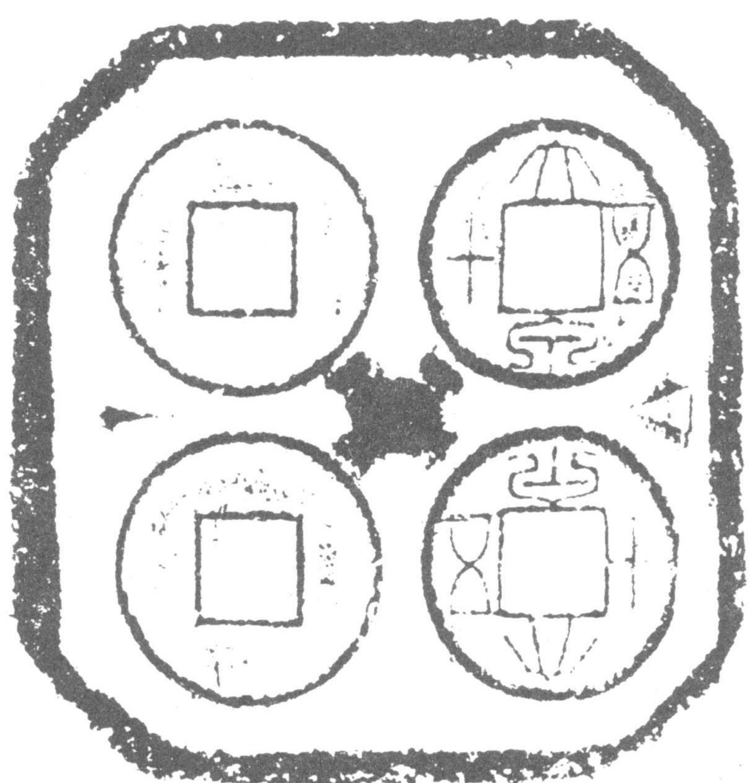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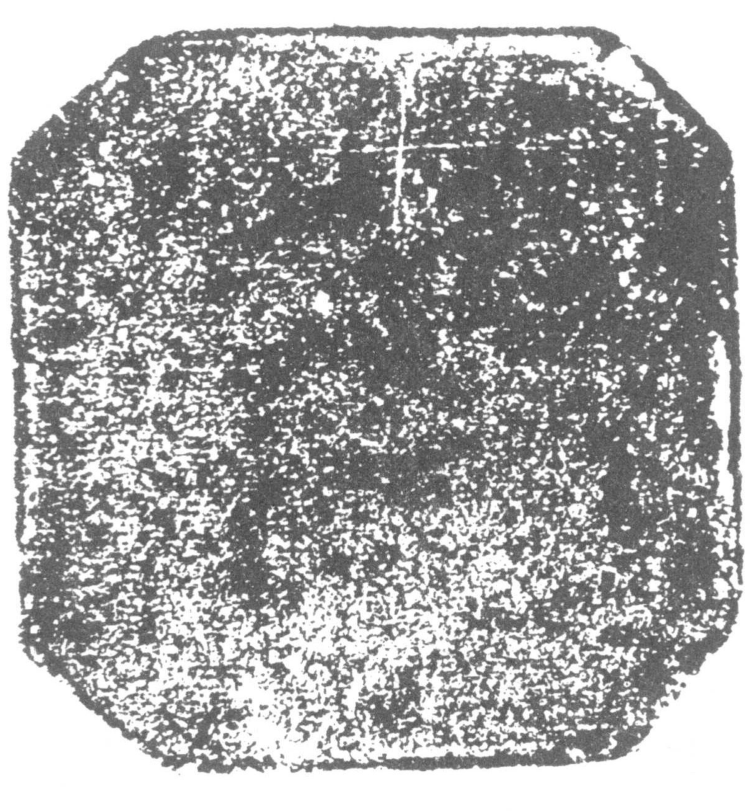
笵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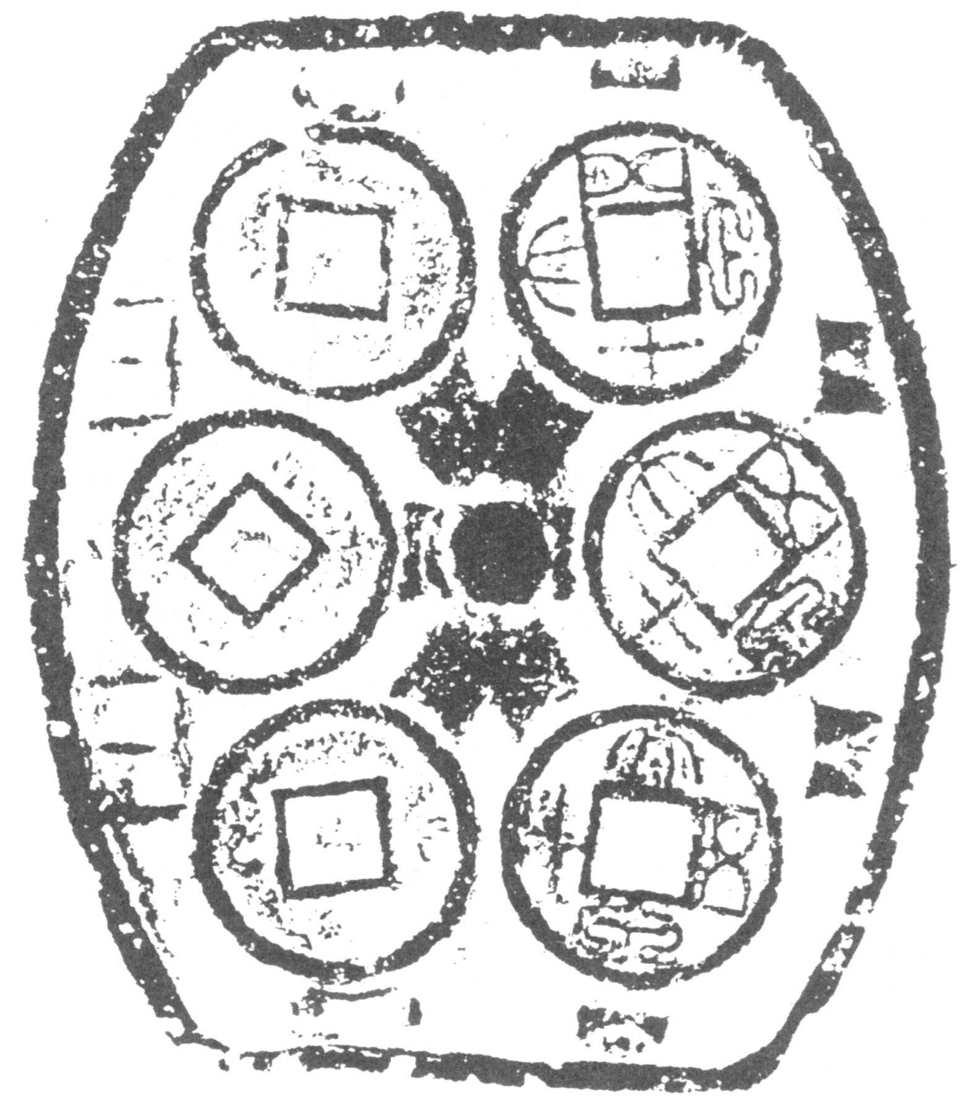
笵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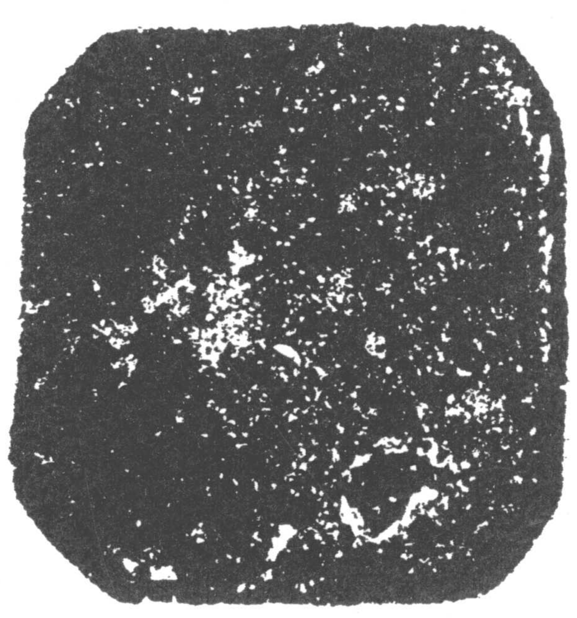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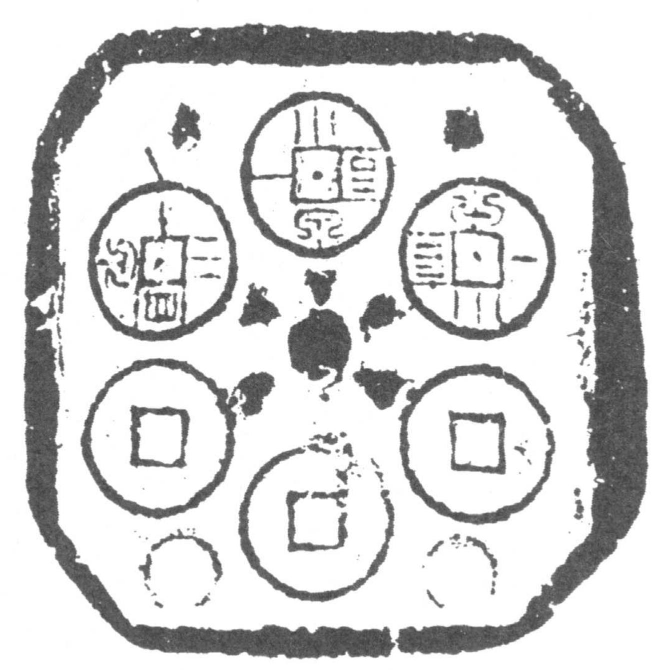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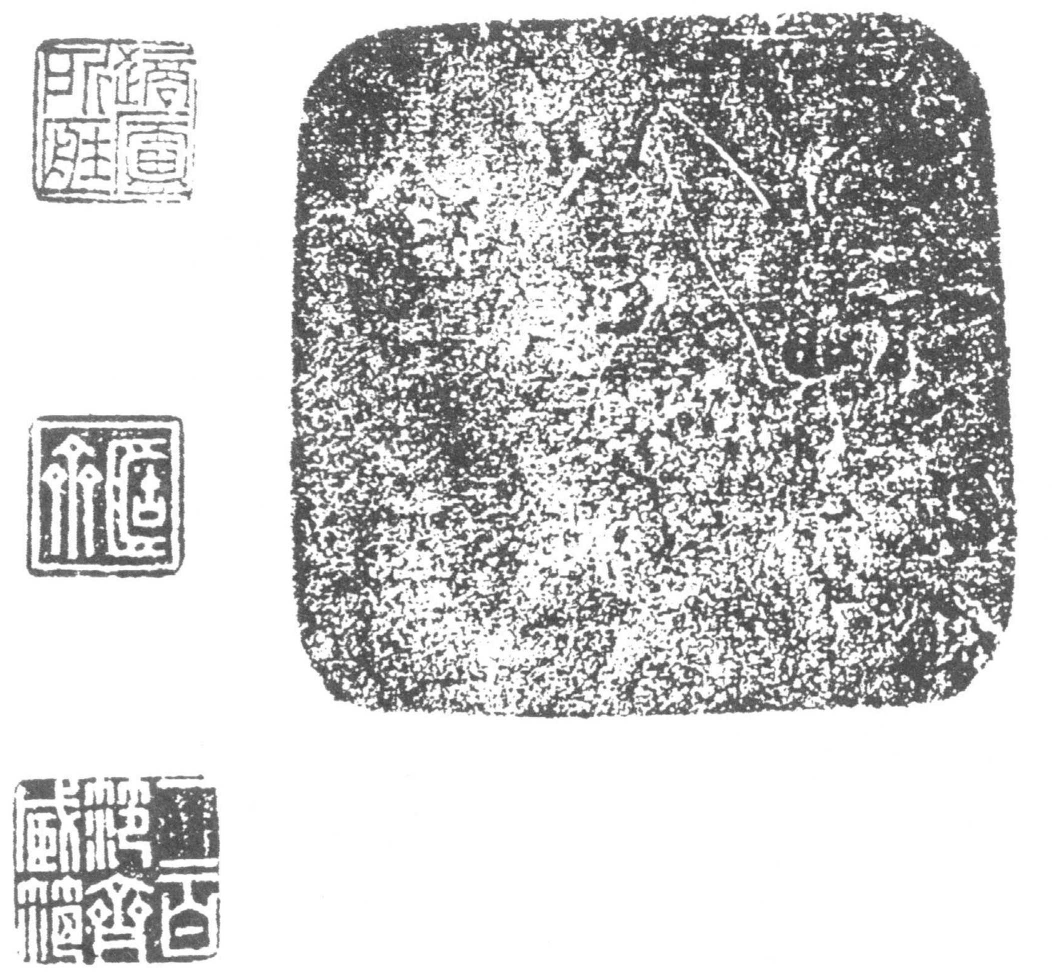
范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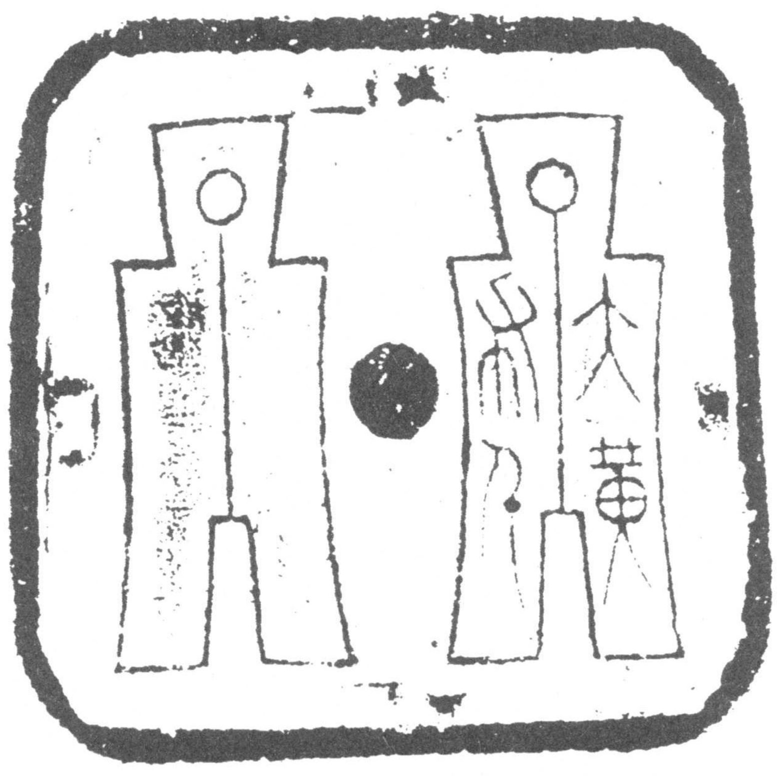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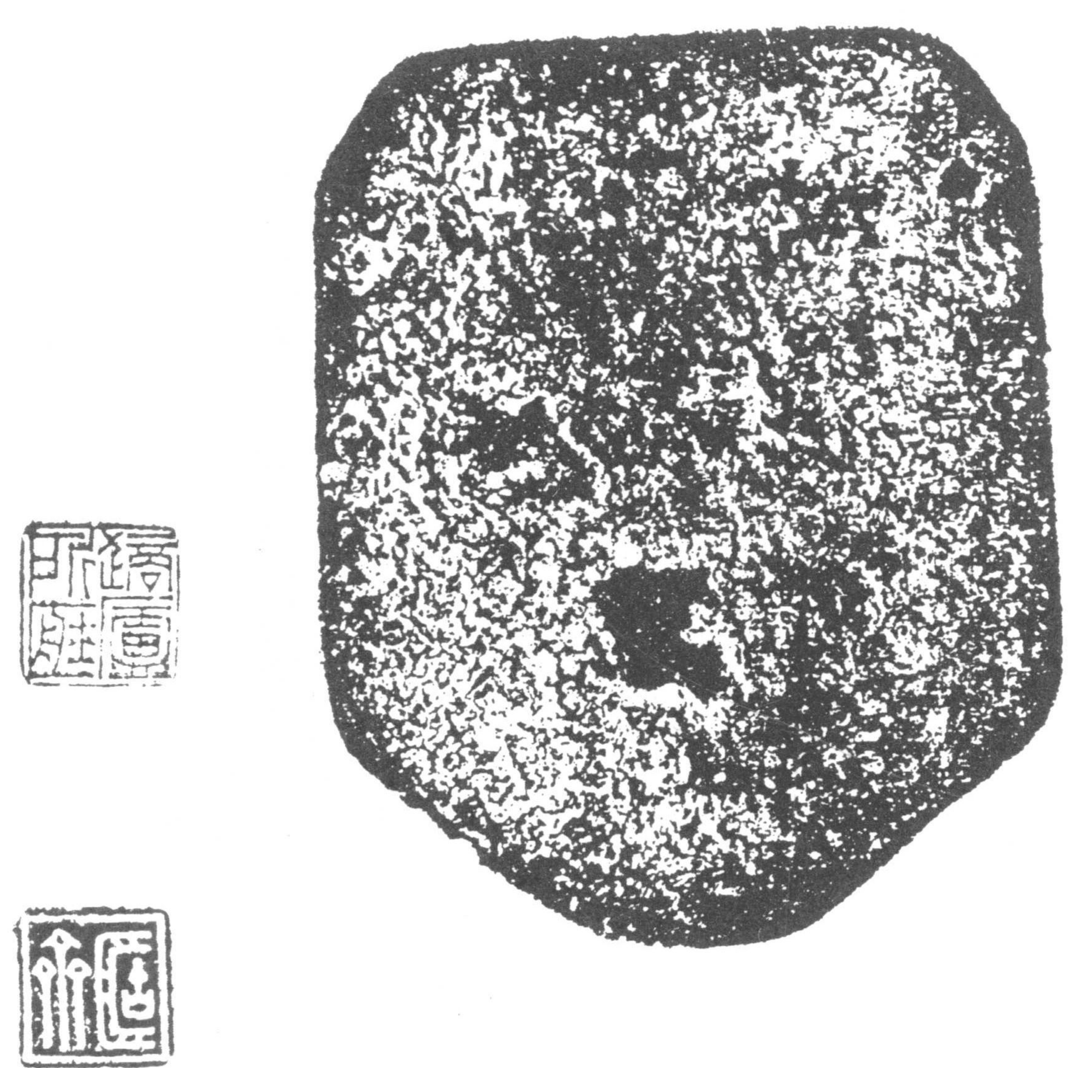
范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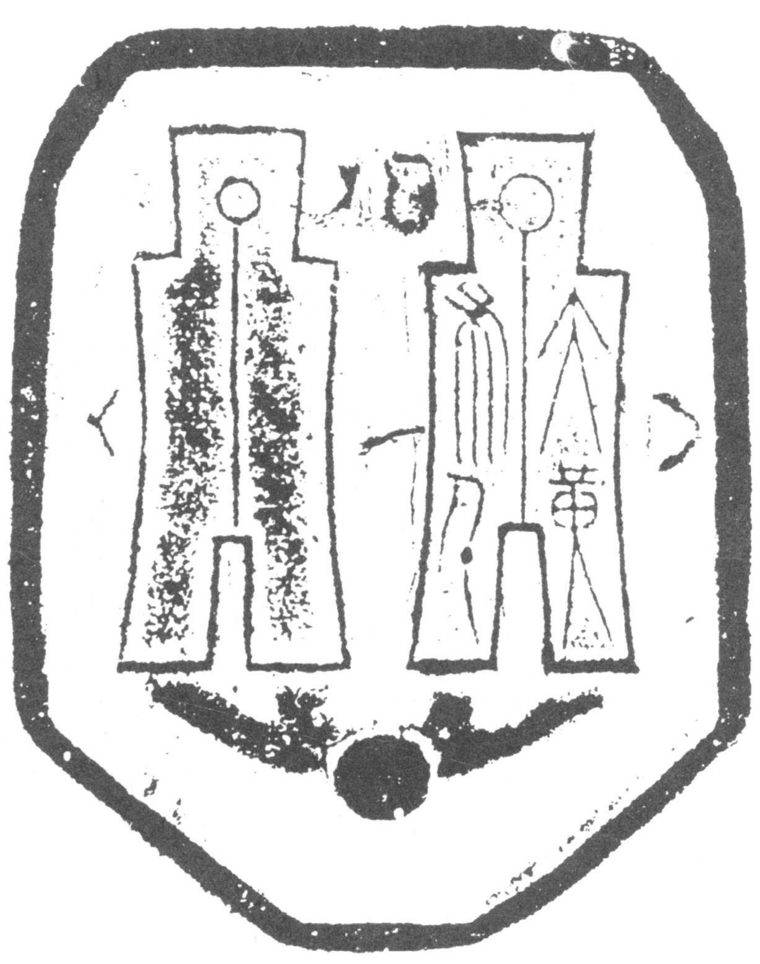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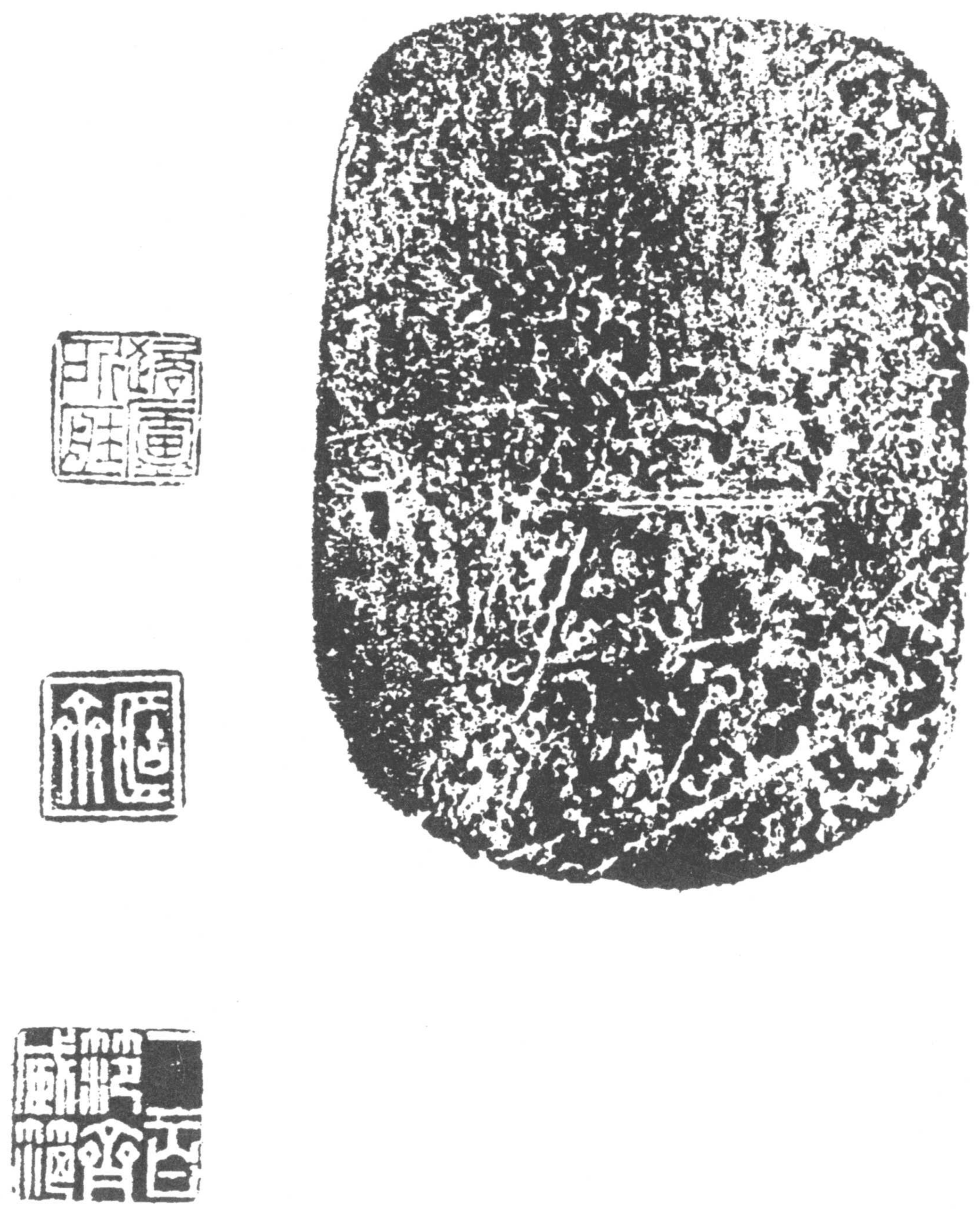
笵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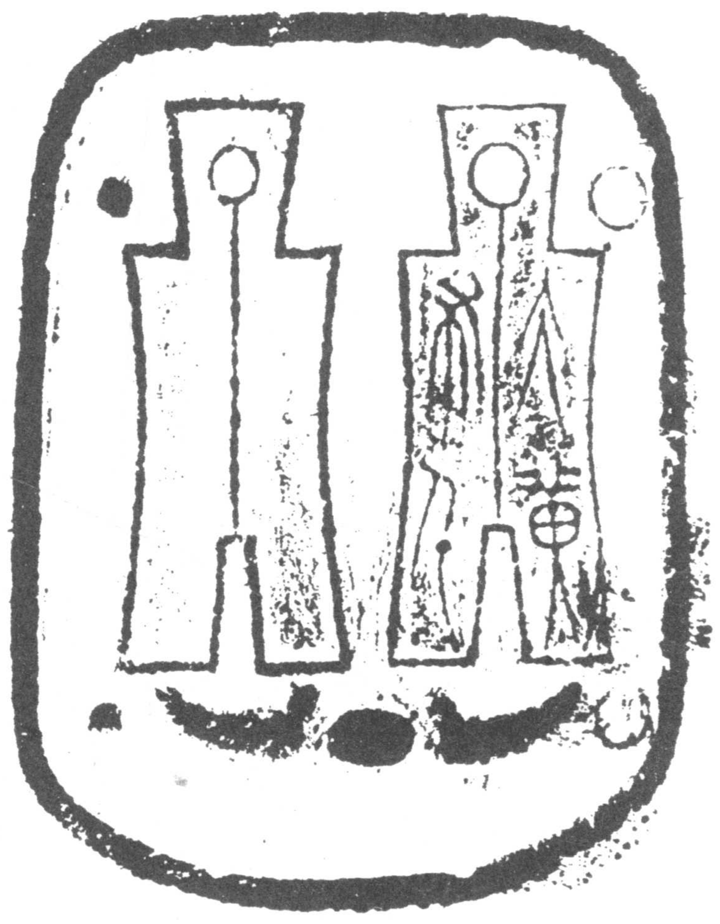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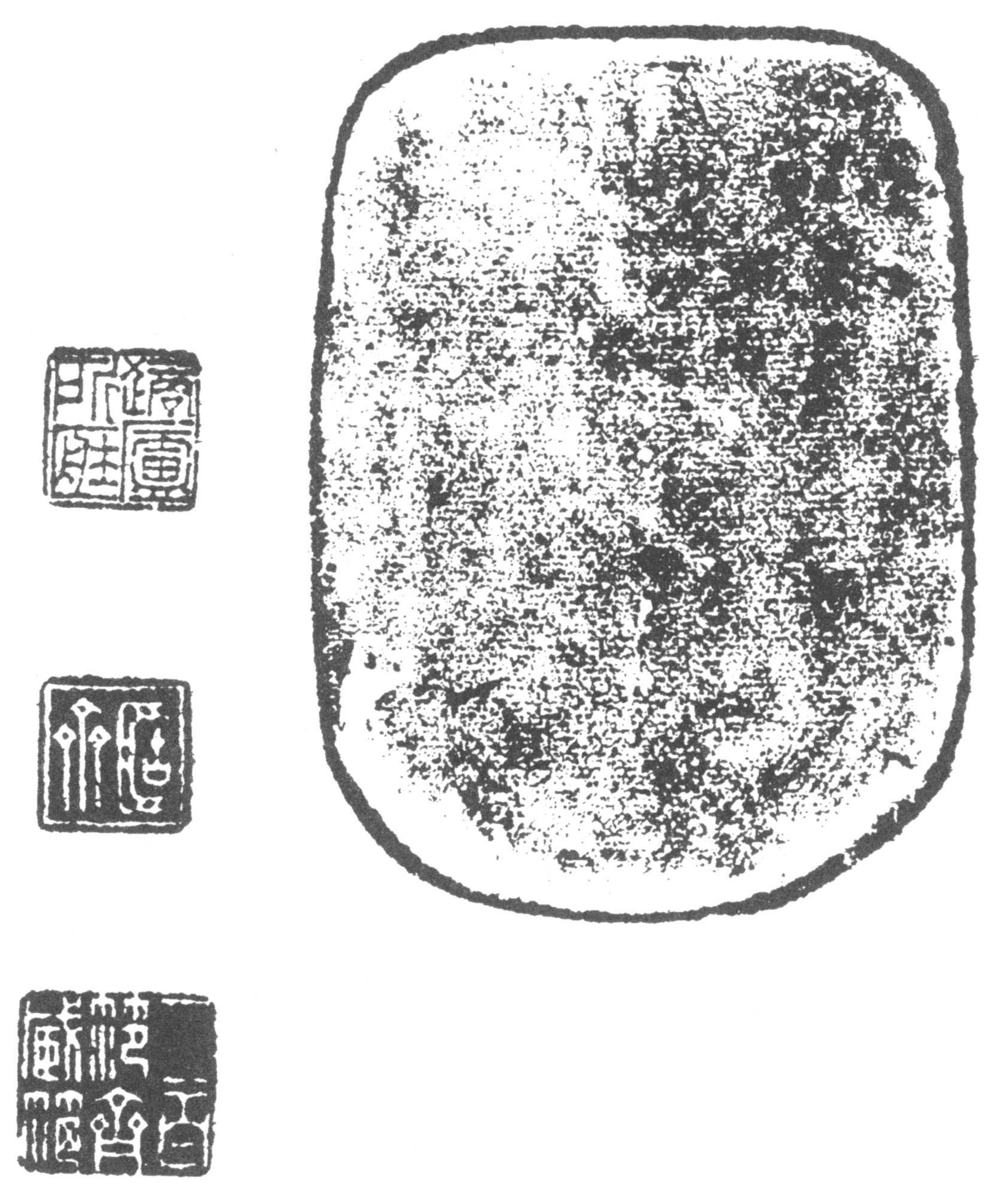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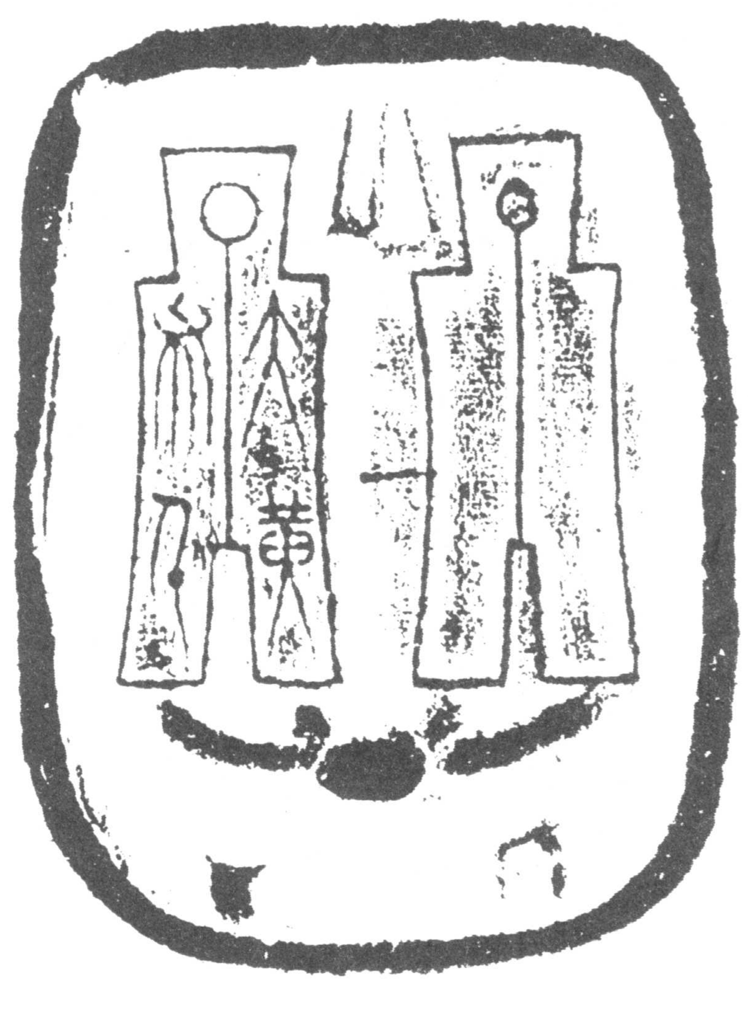
笵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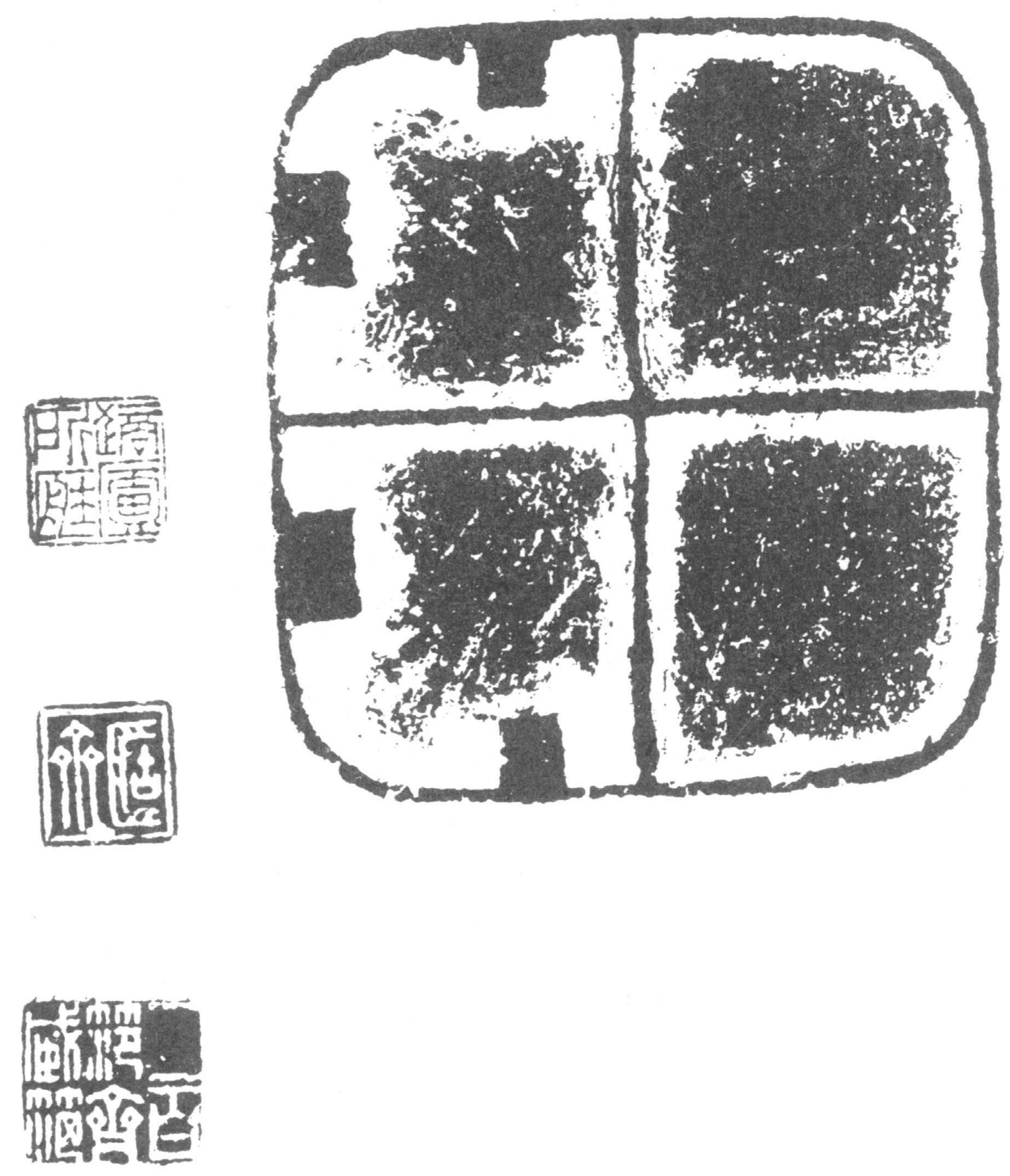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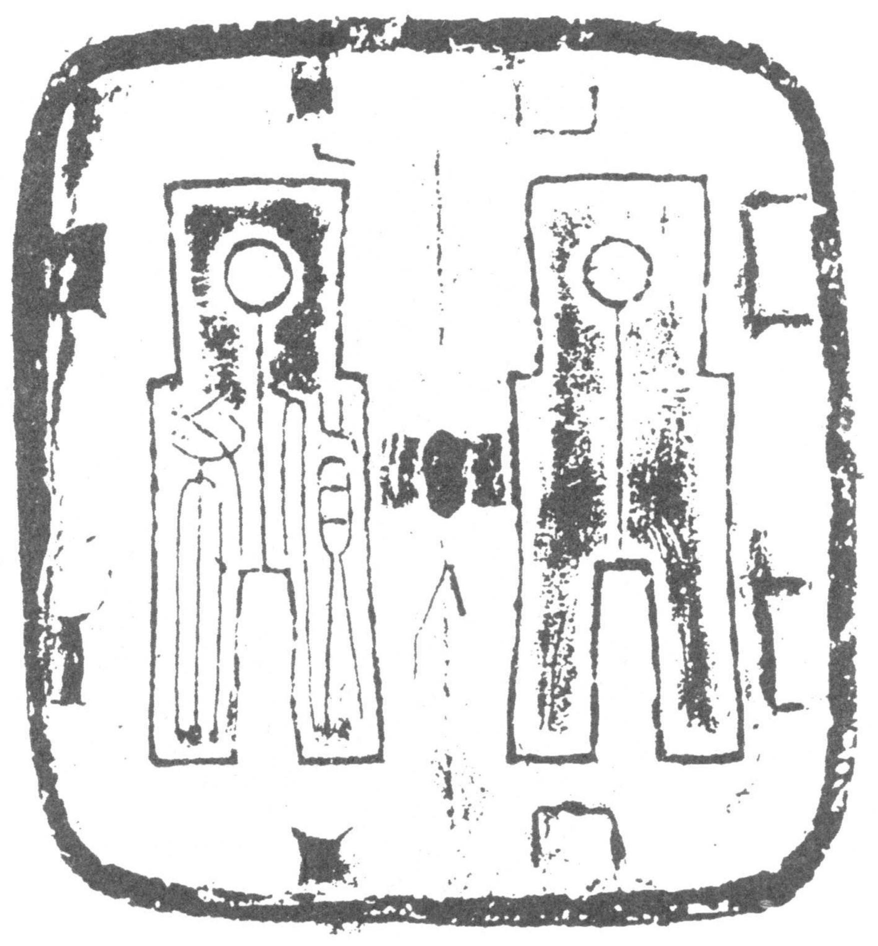

範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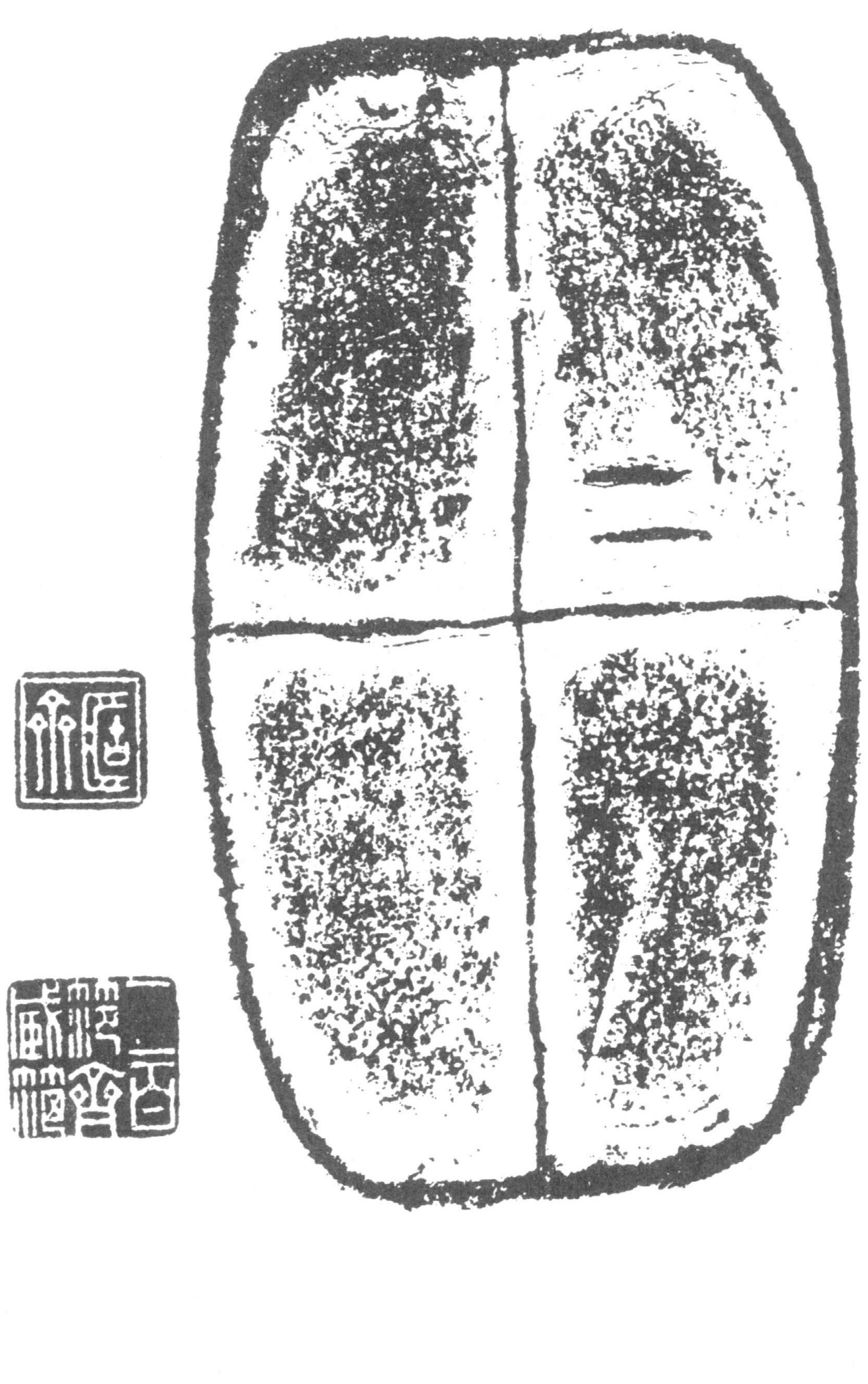



範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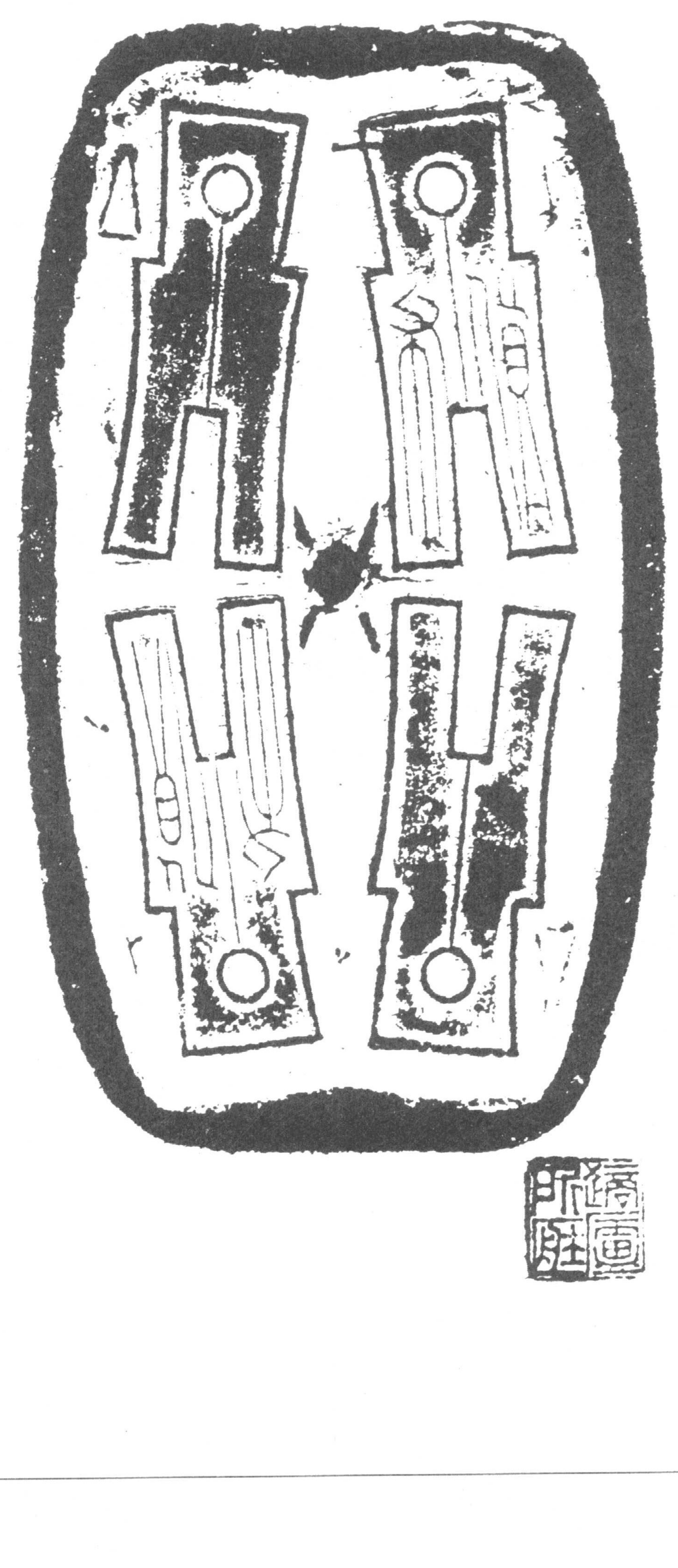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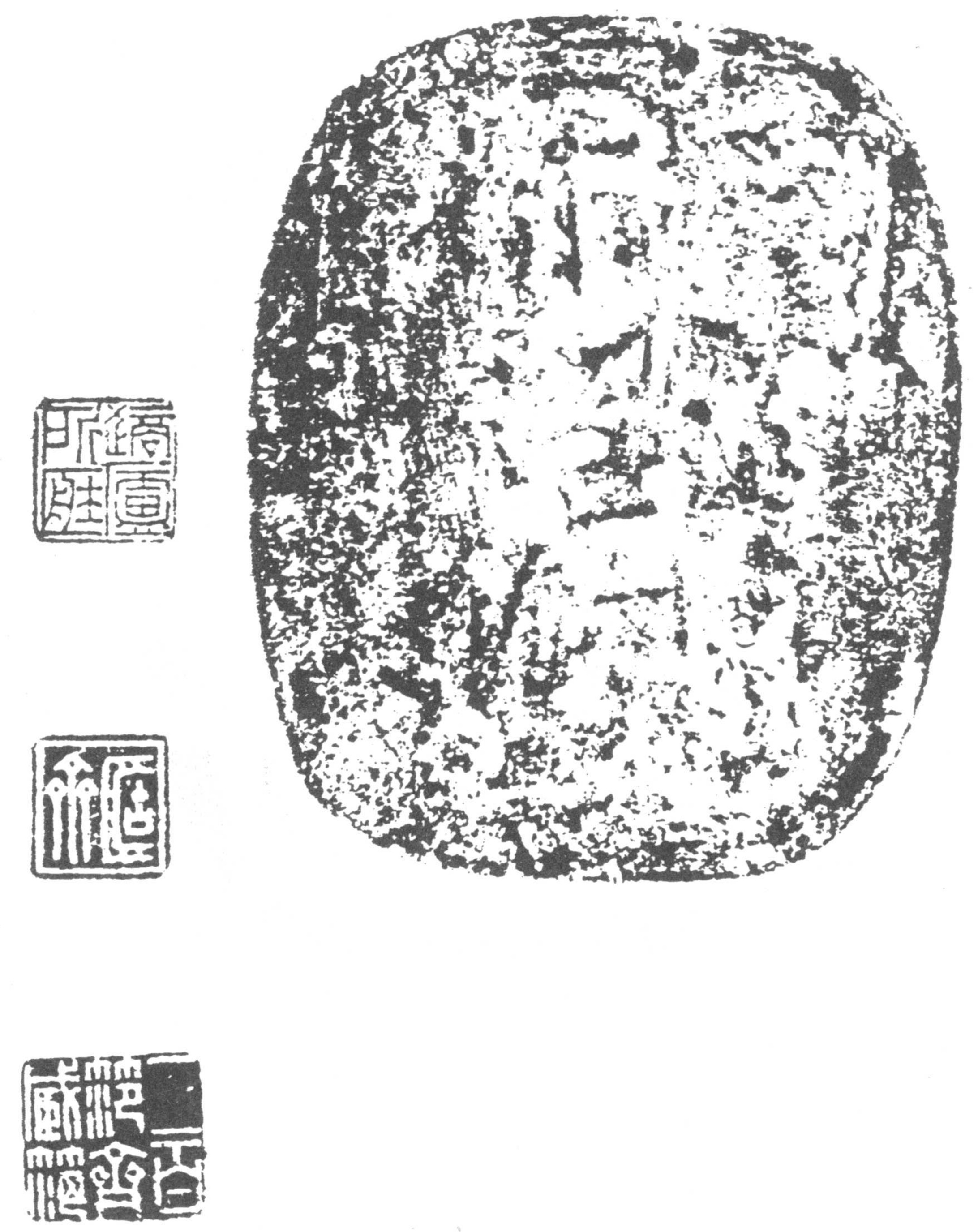
范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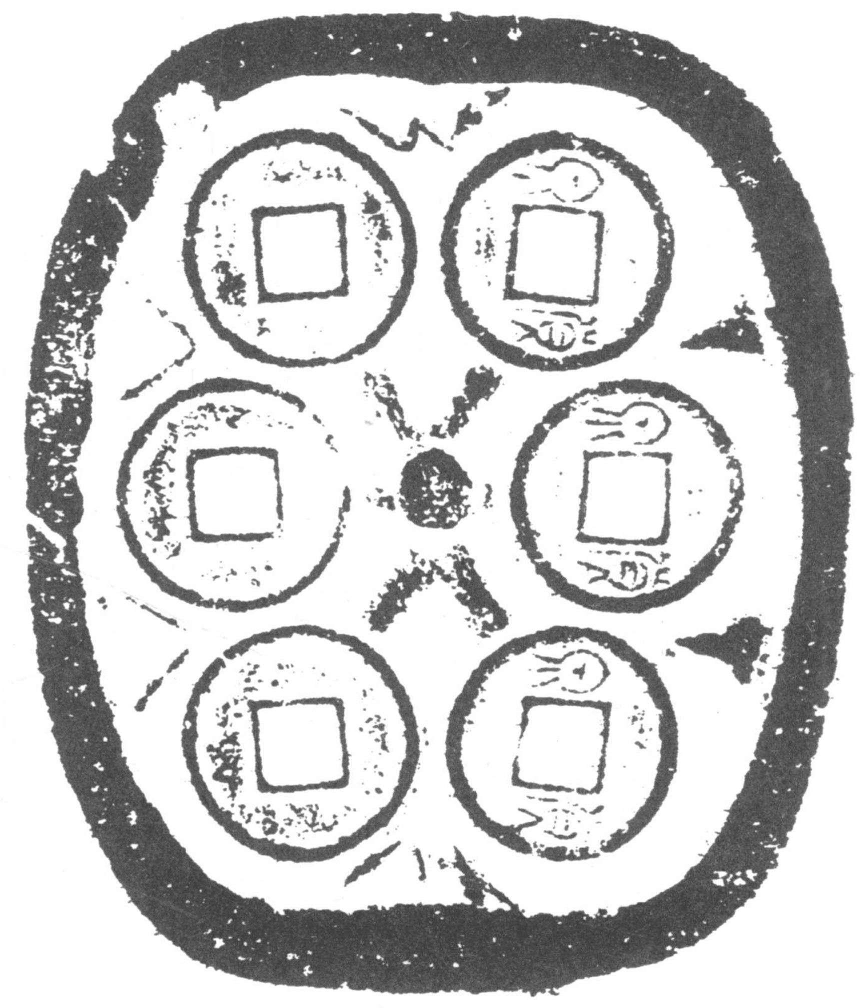


范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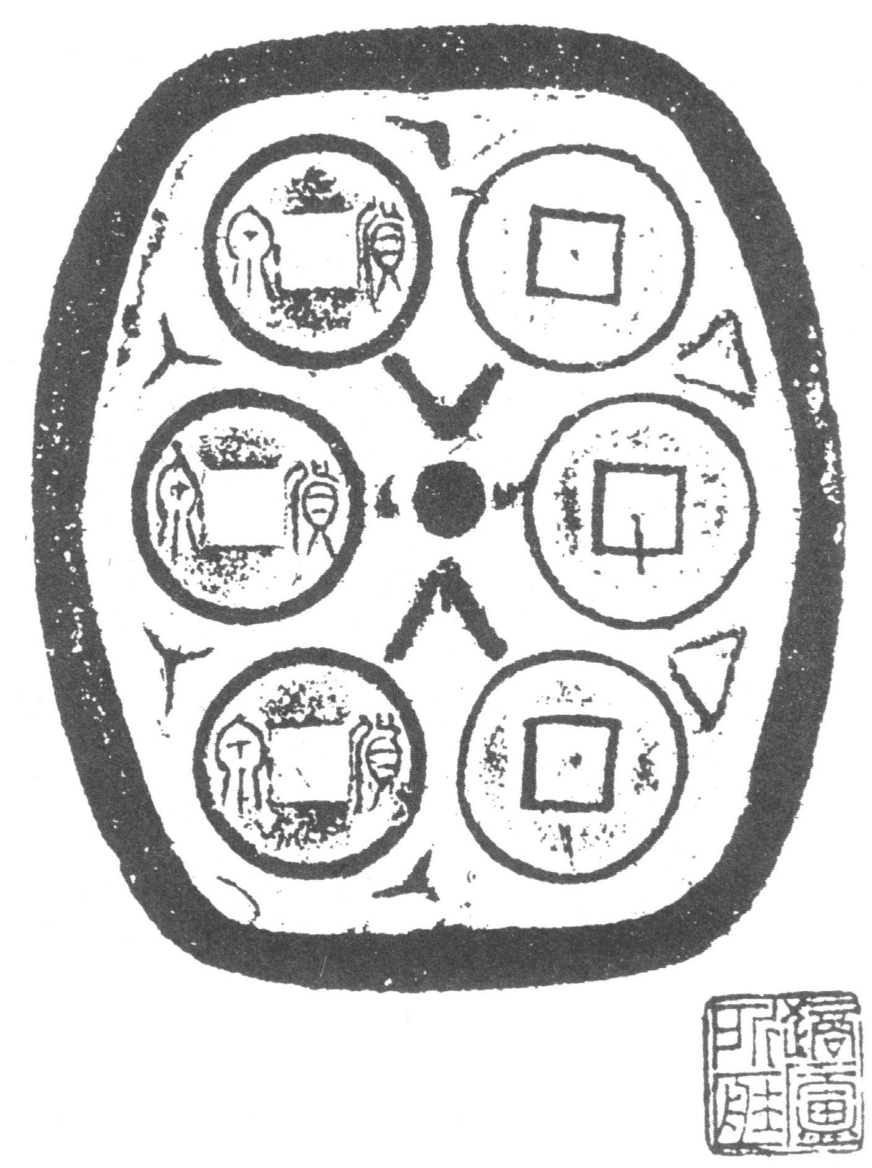


笵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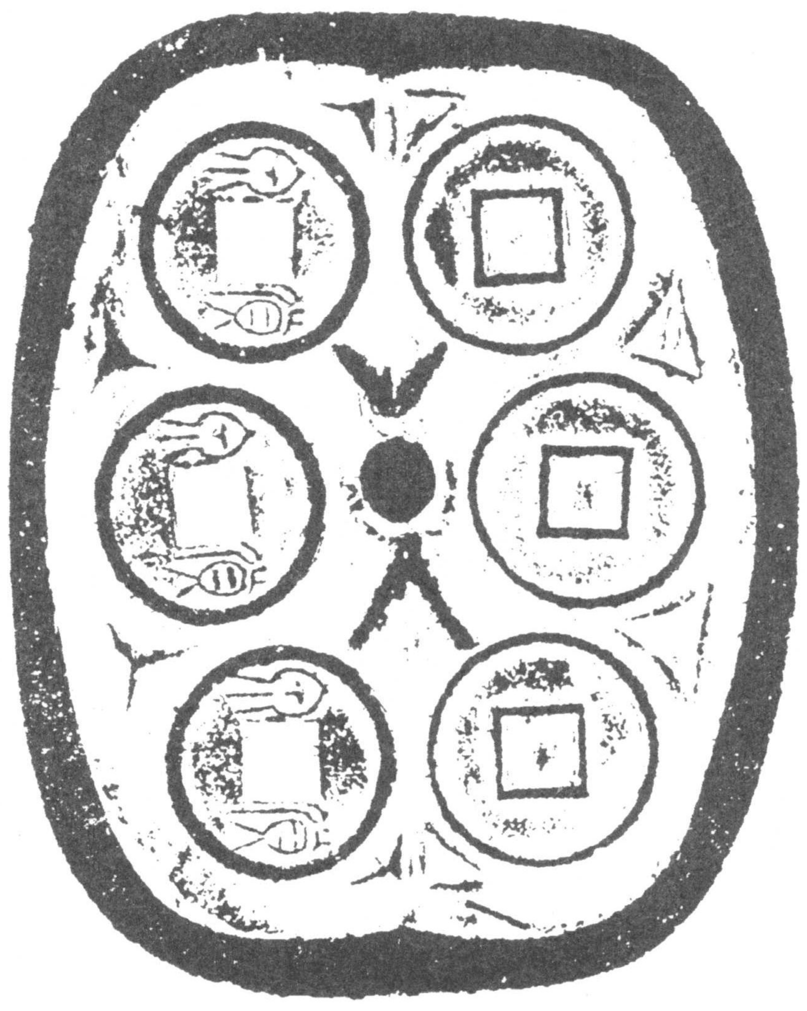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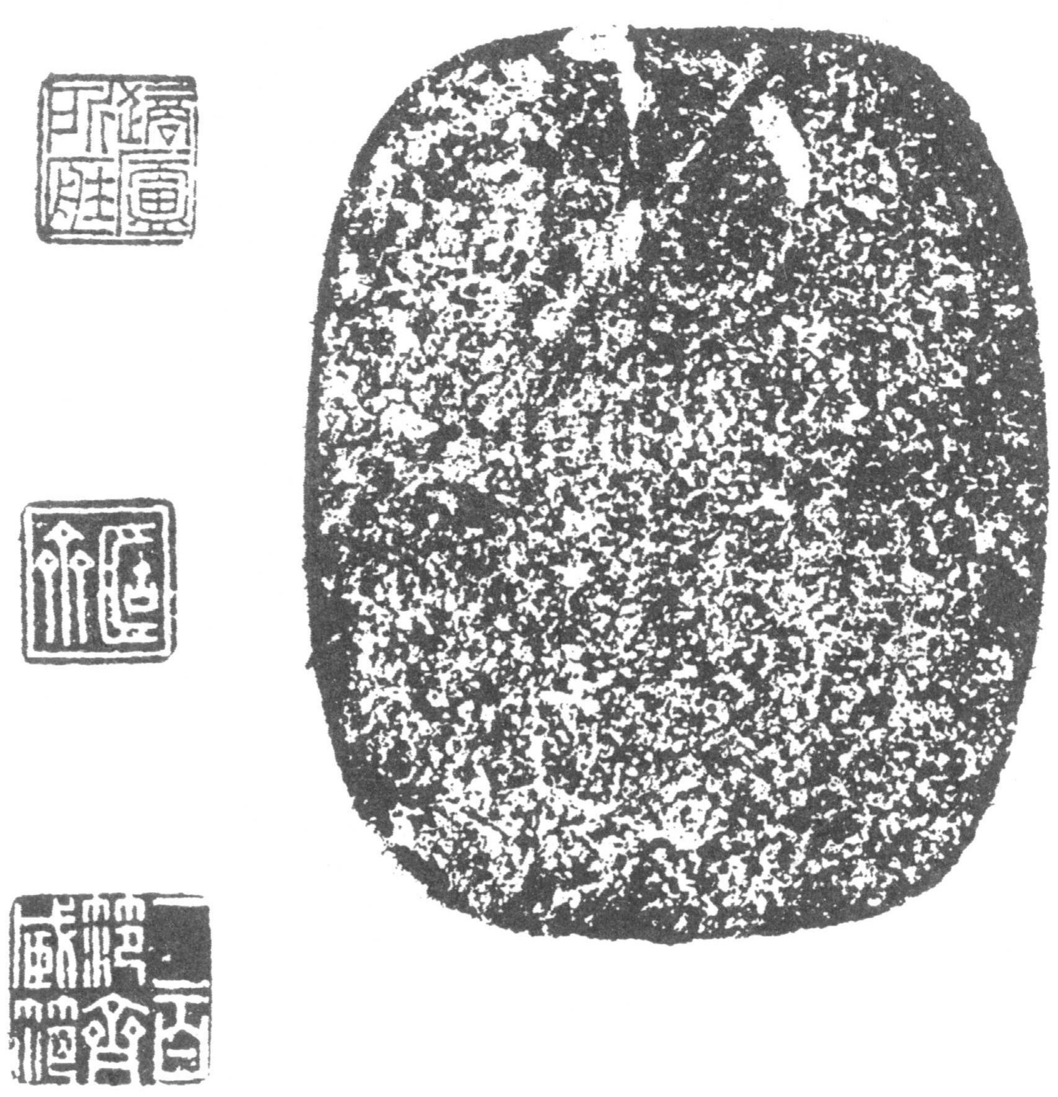


笵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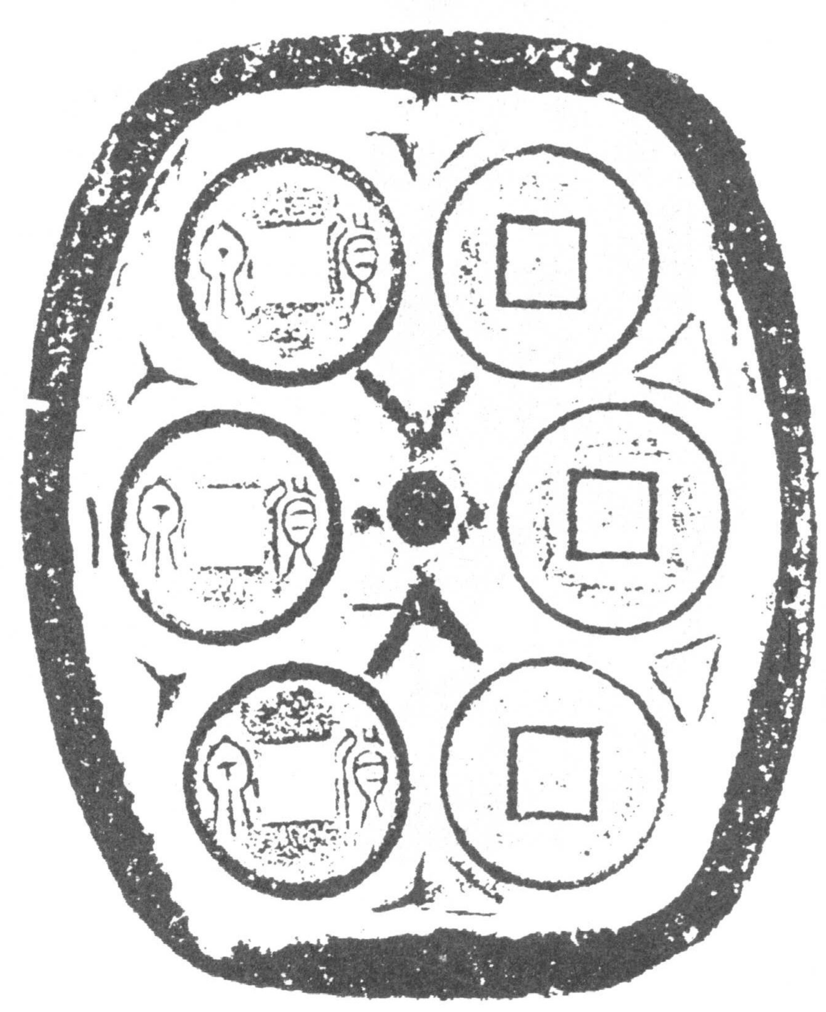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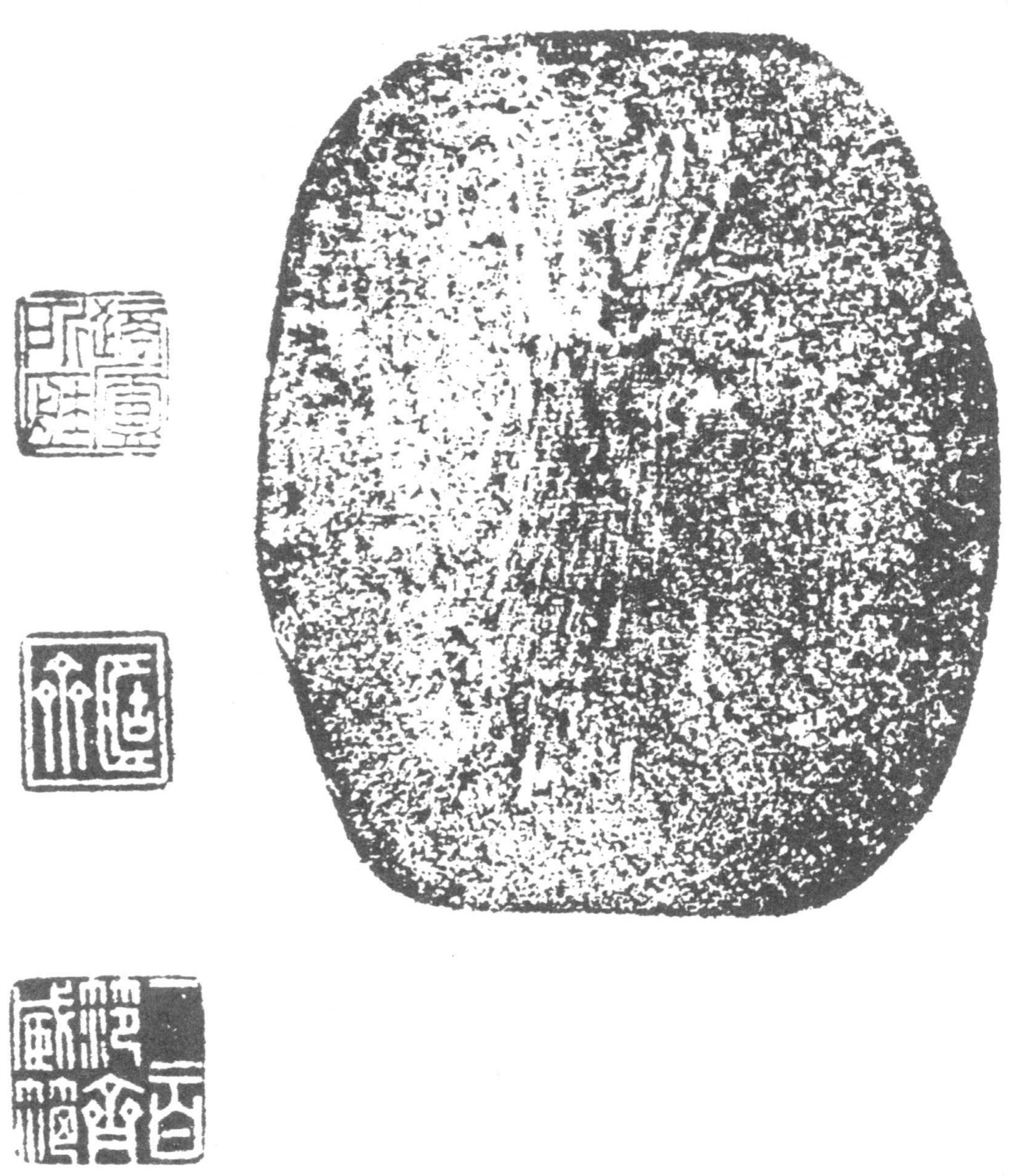
范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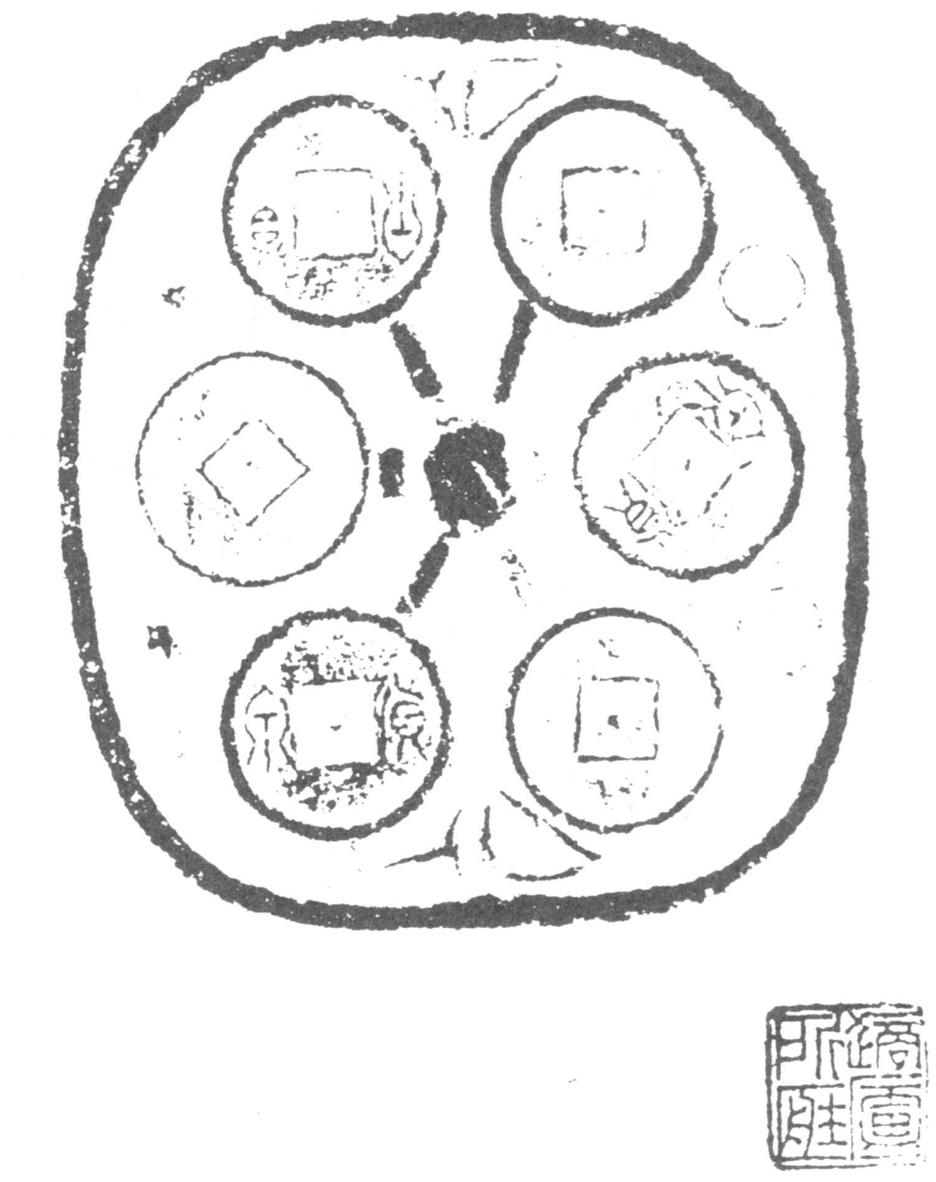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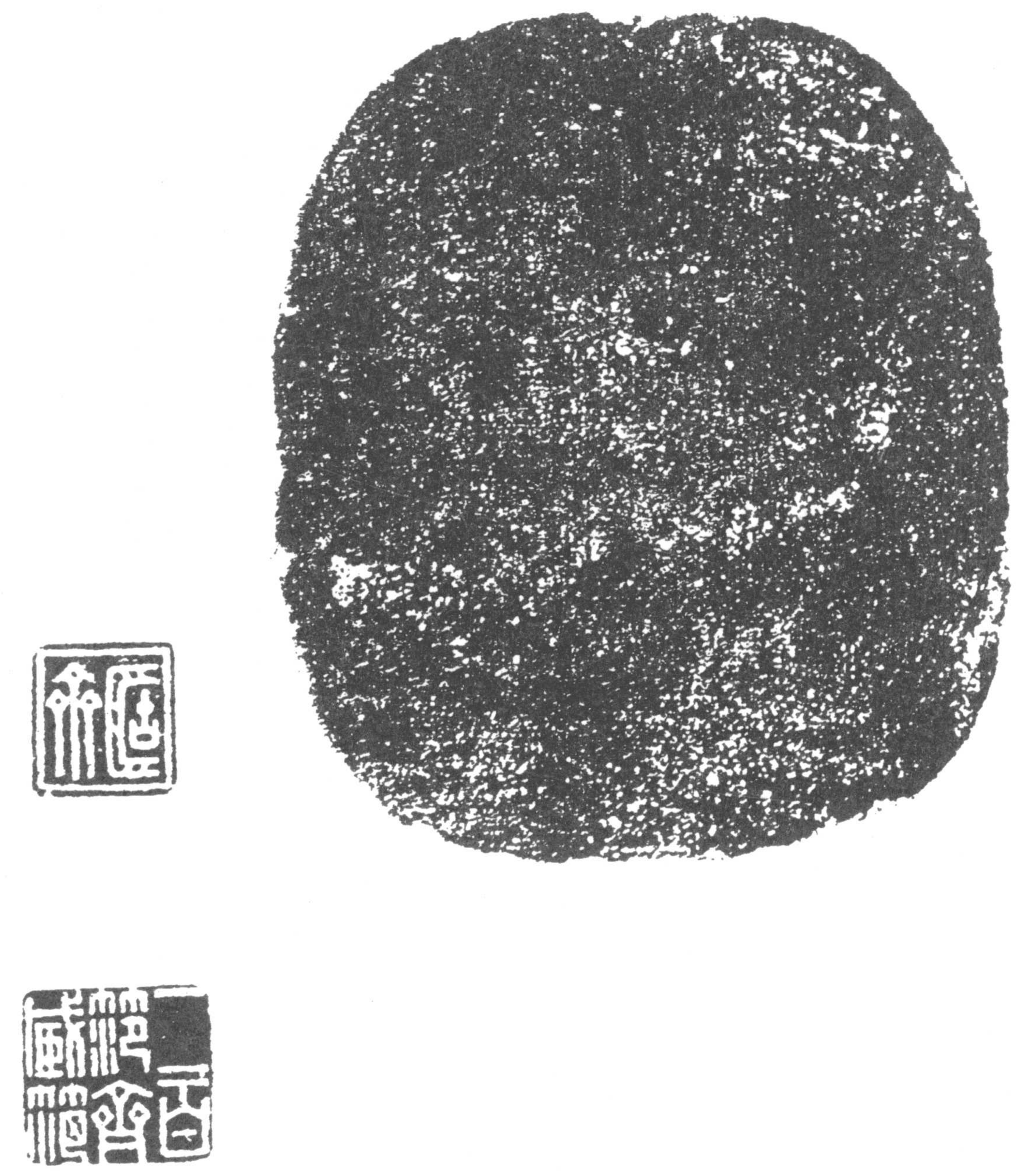
范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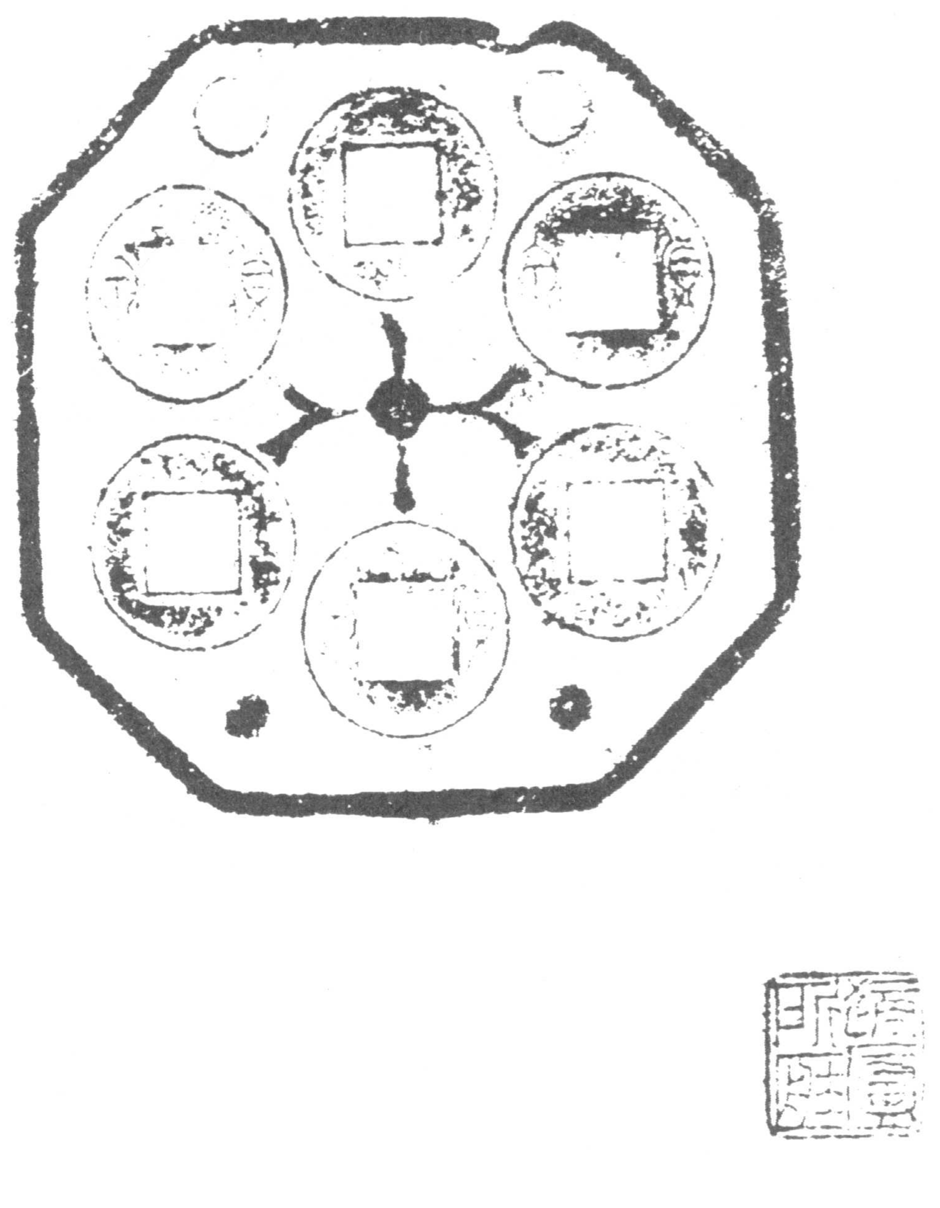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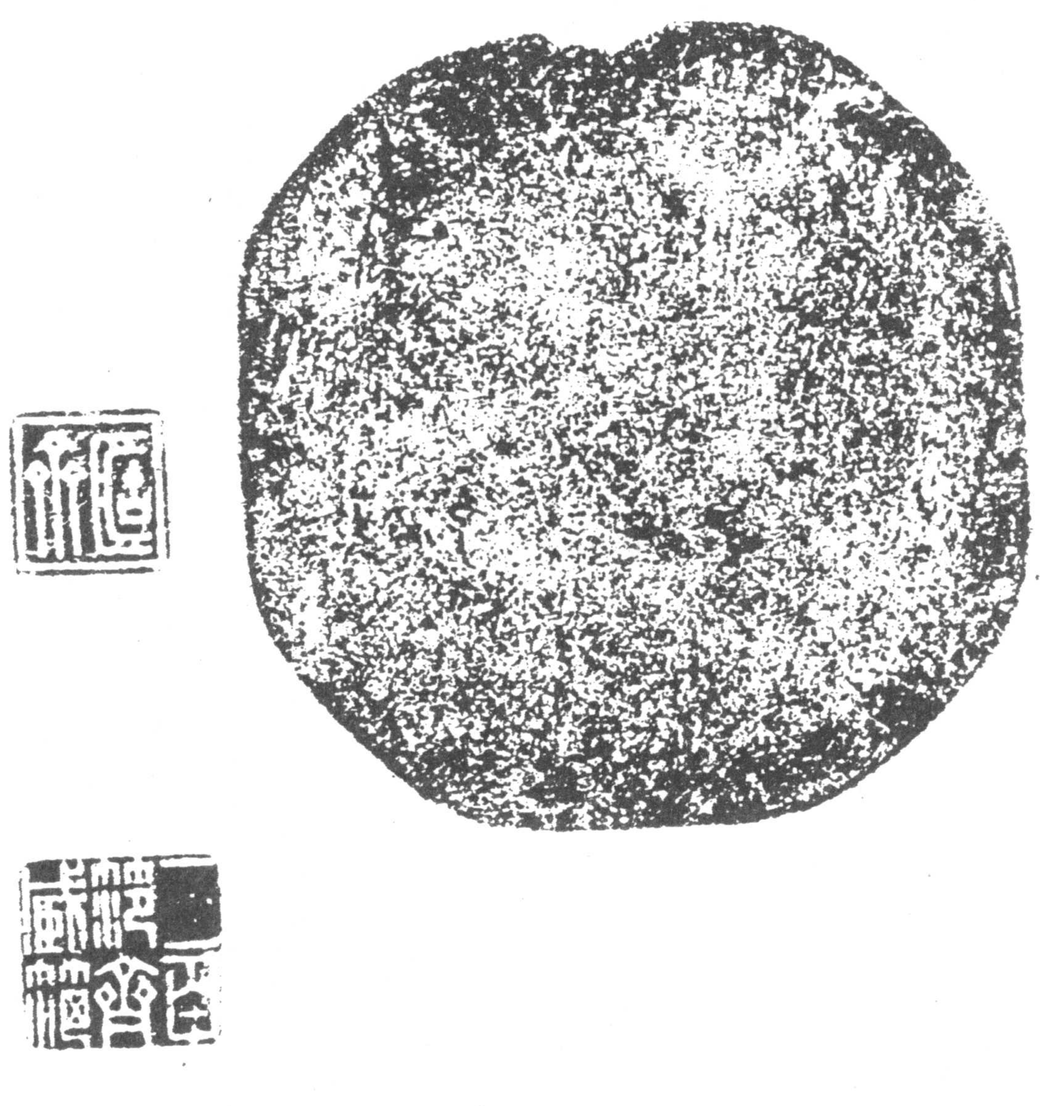
范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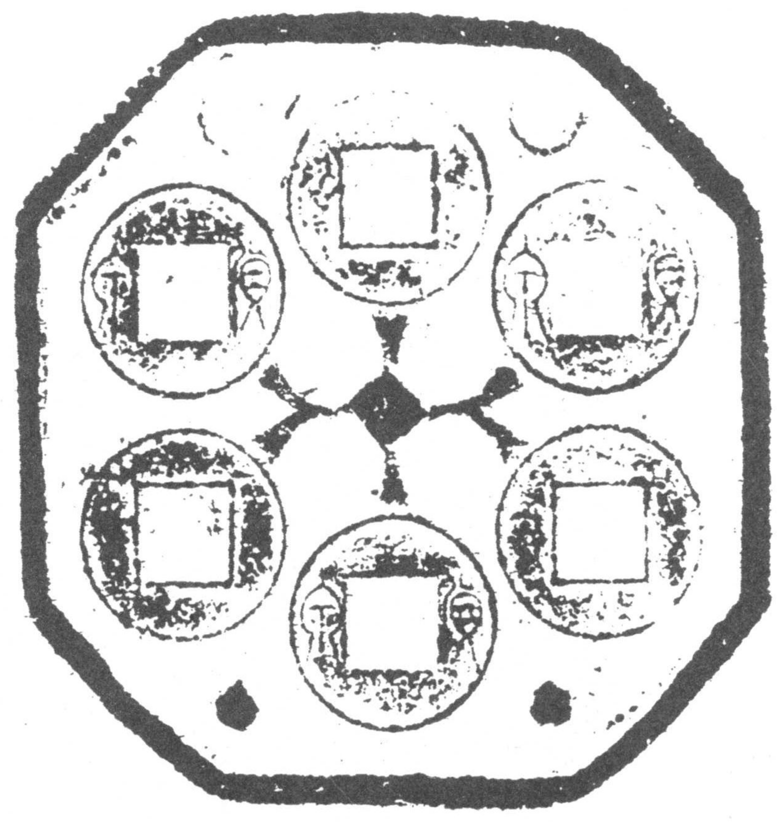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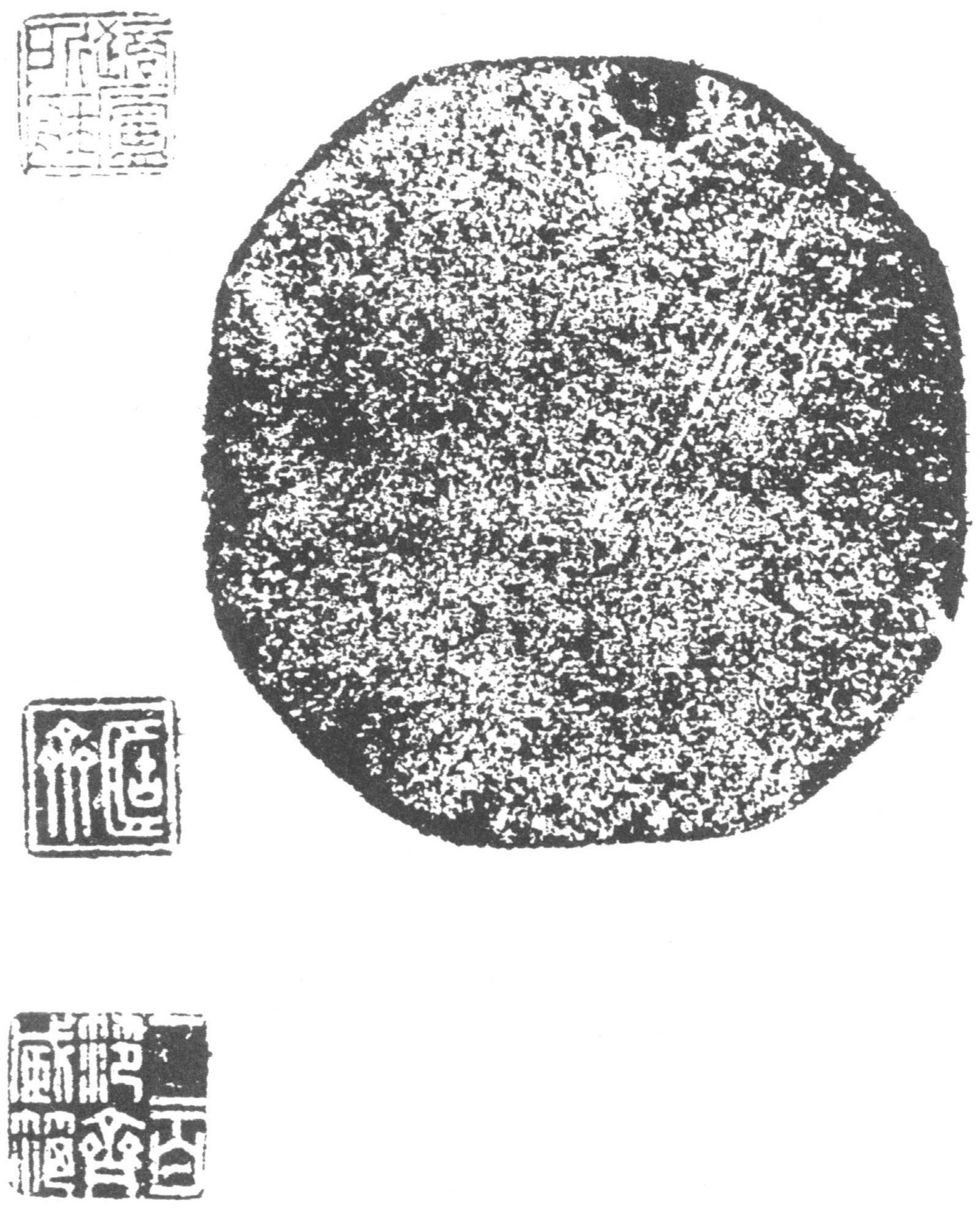
范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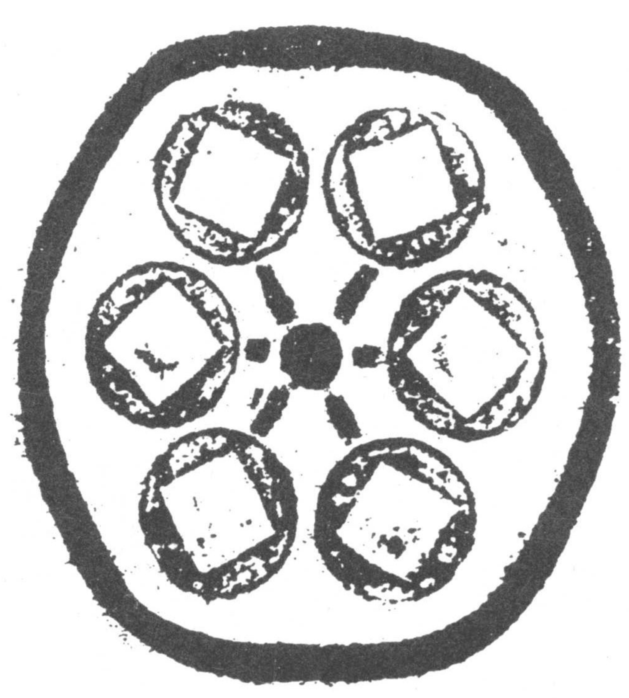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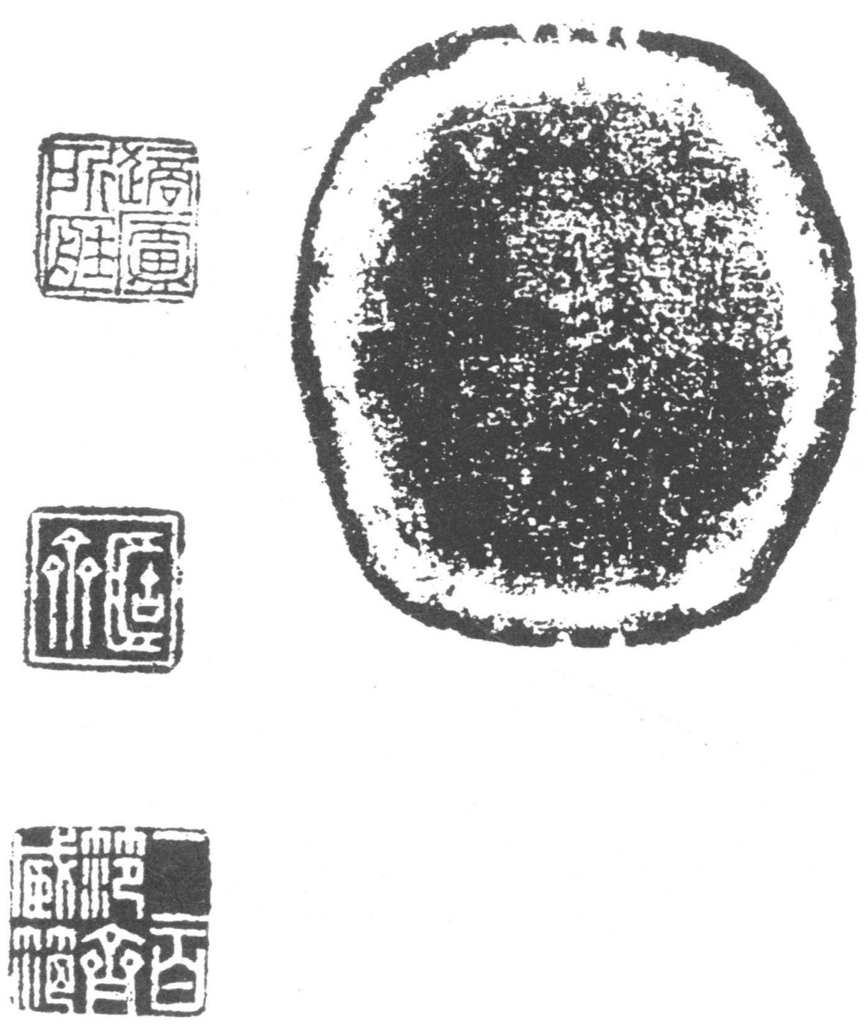
范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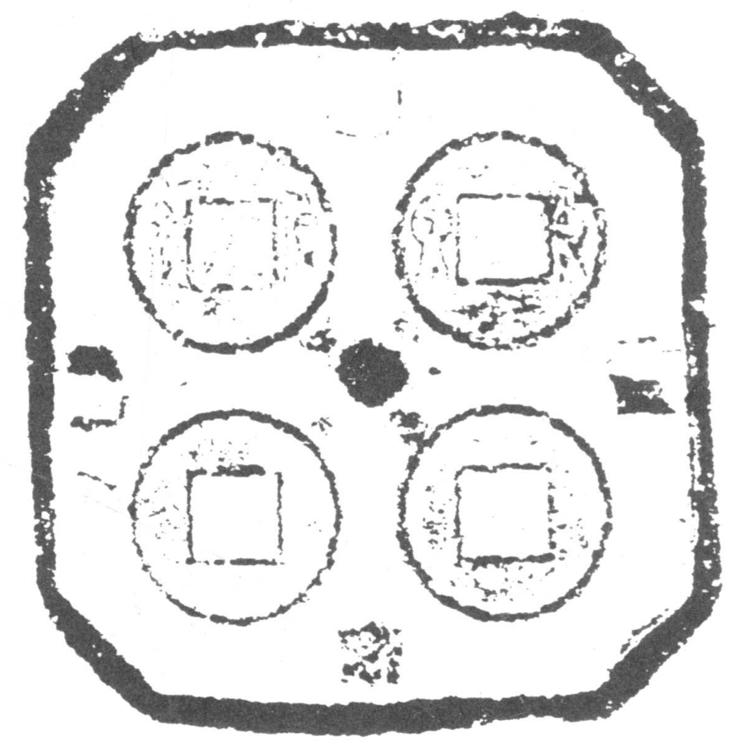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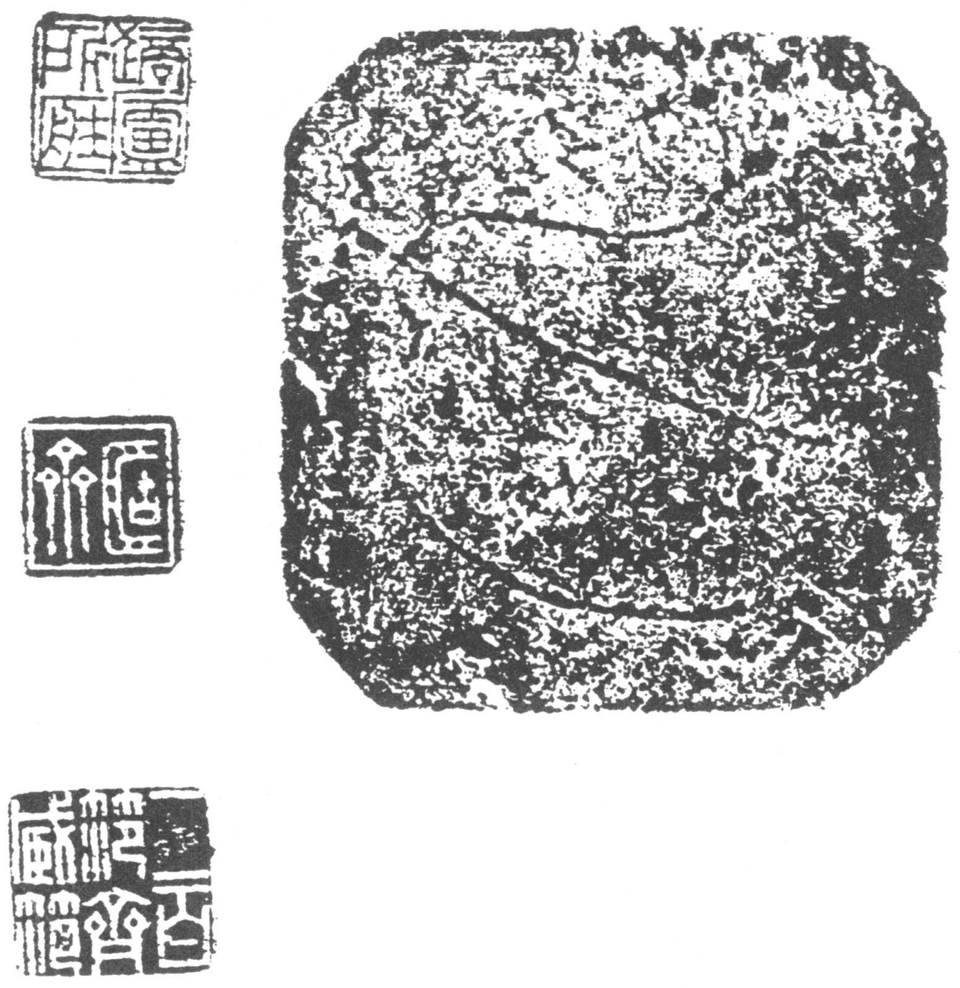
范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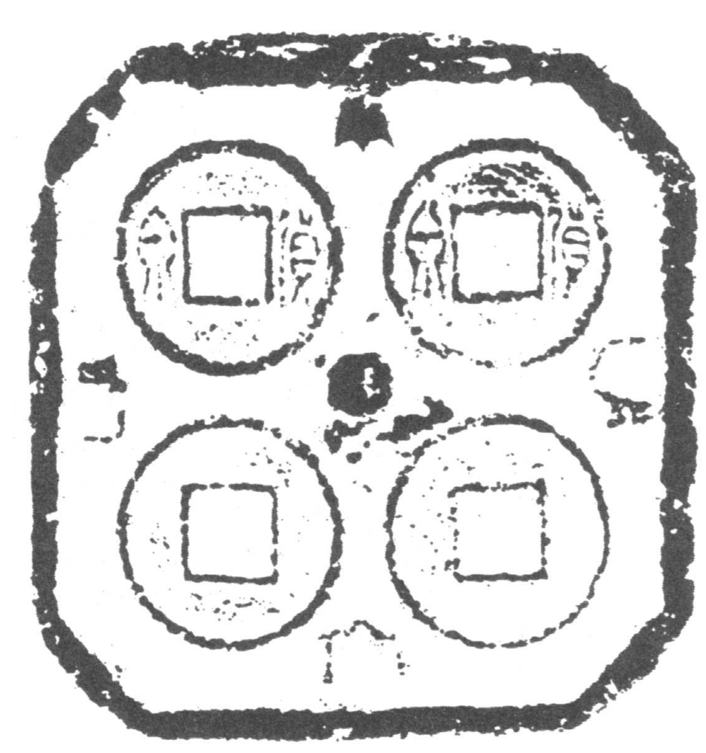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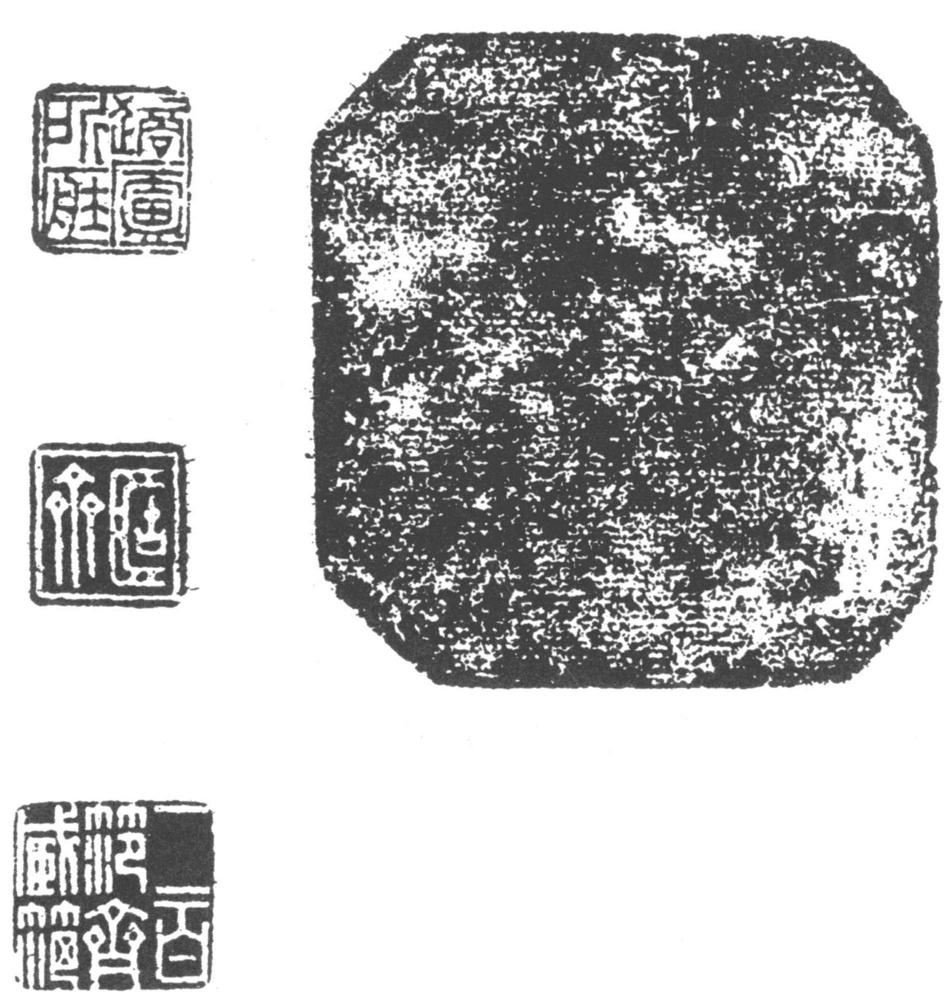
范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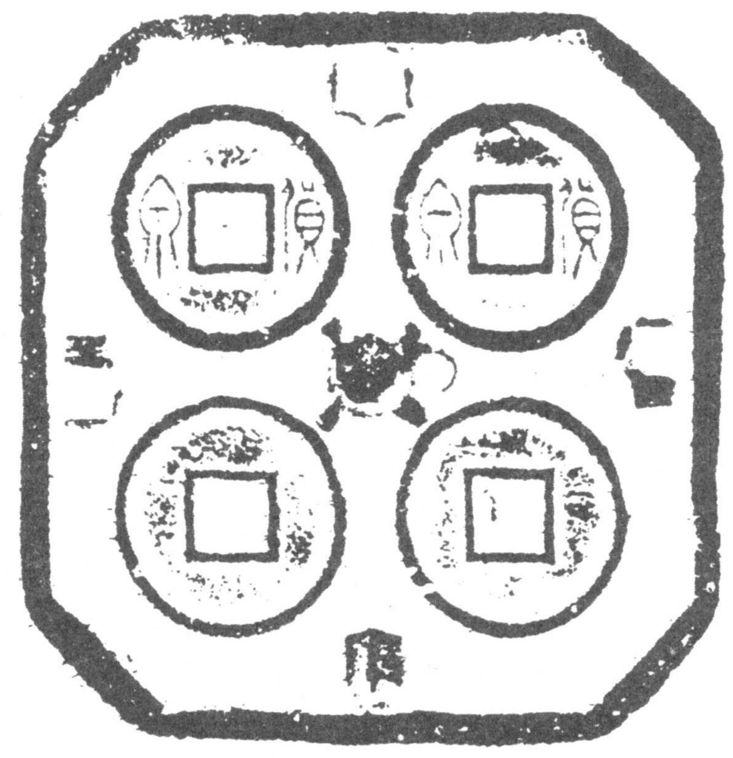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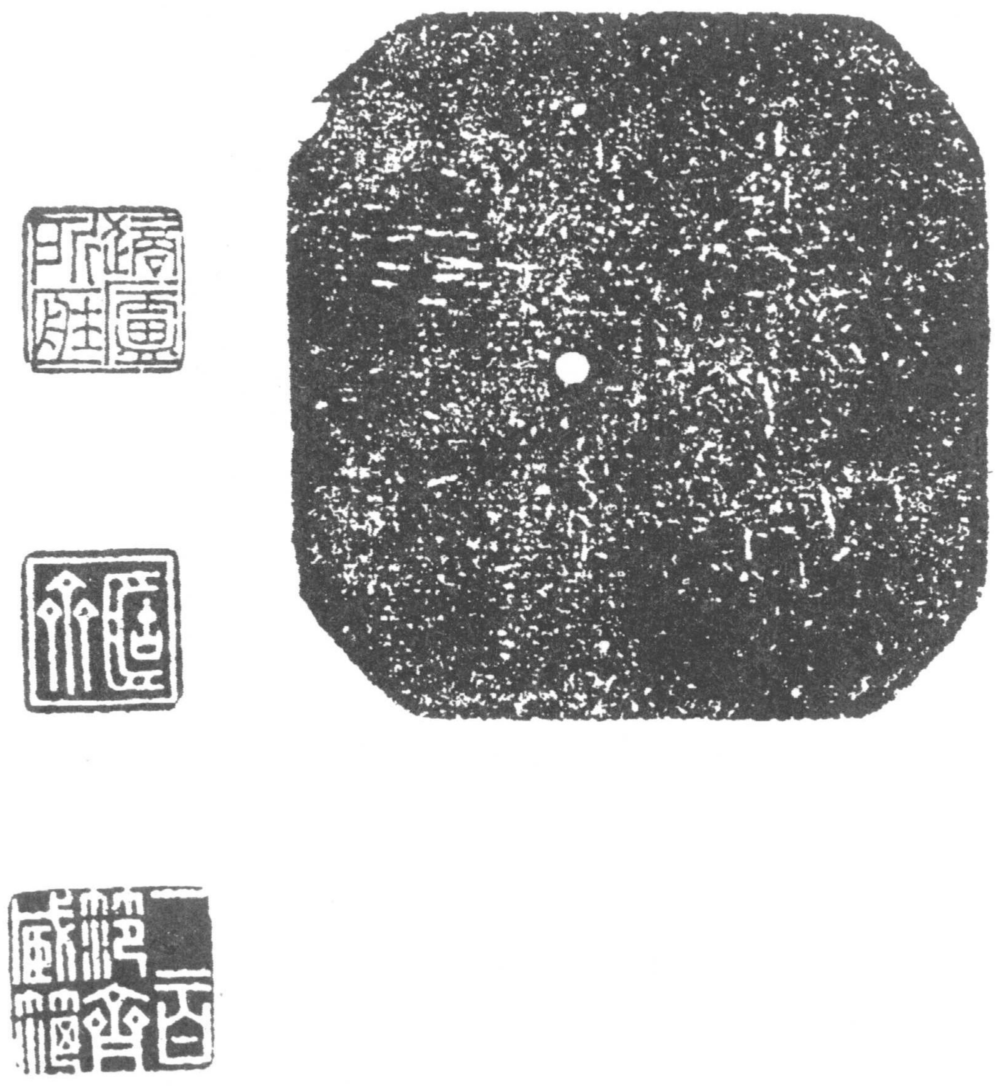
范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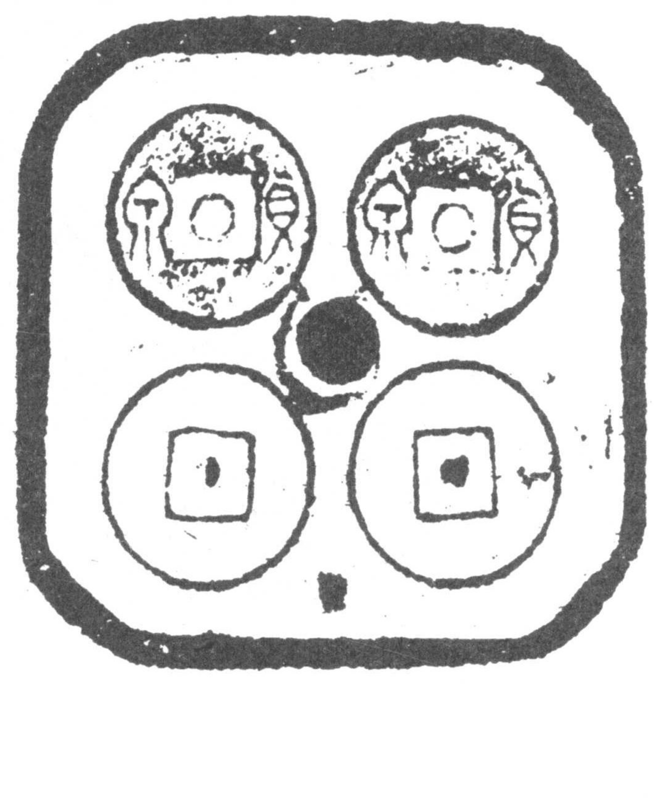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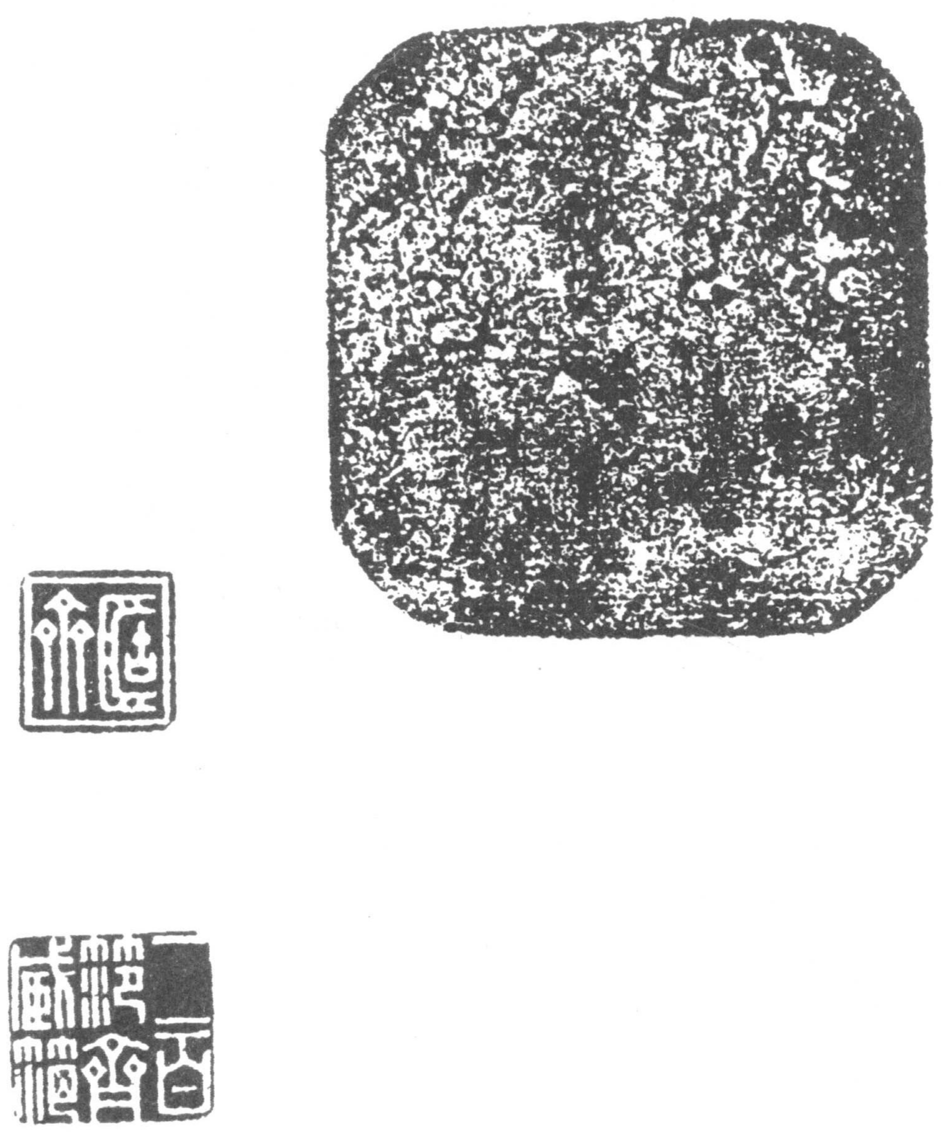
范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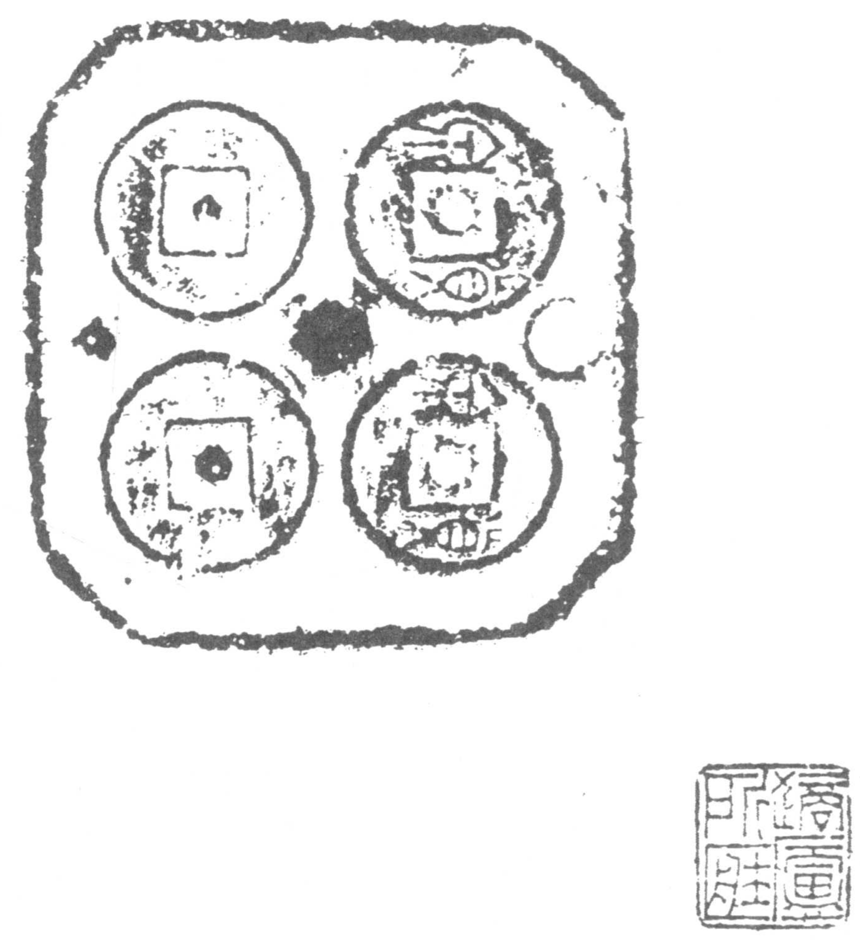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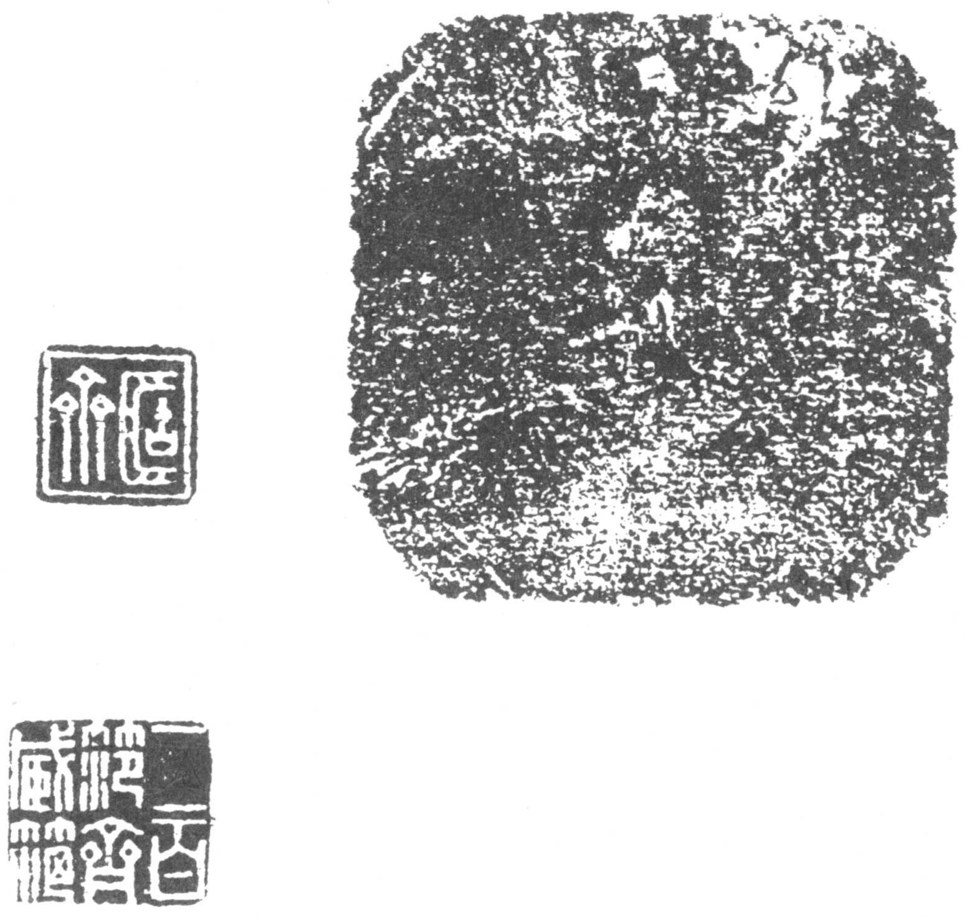
范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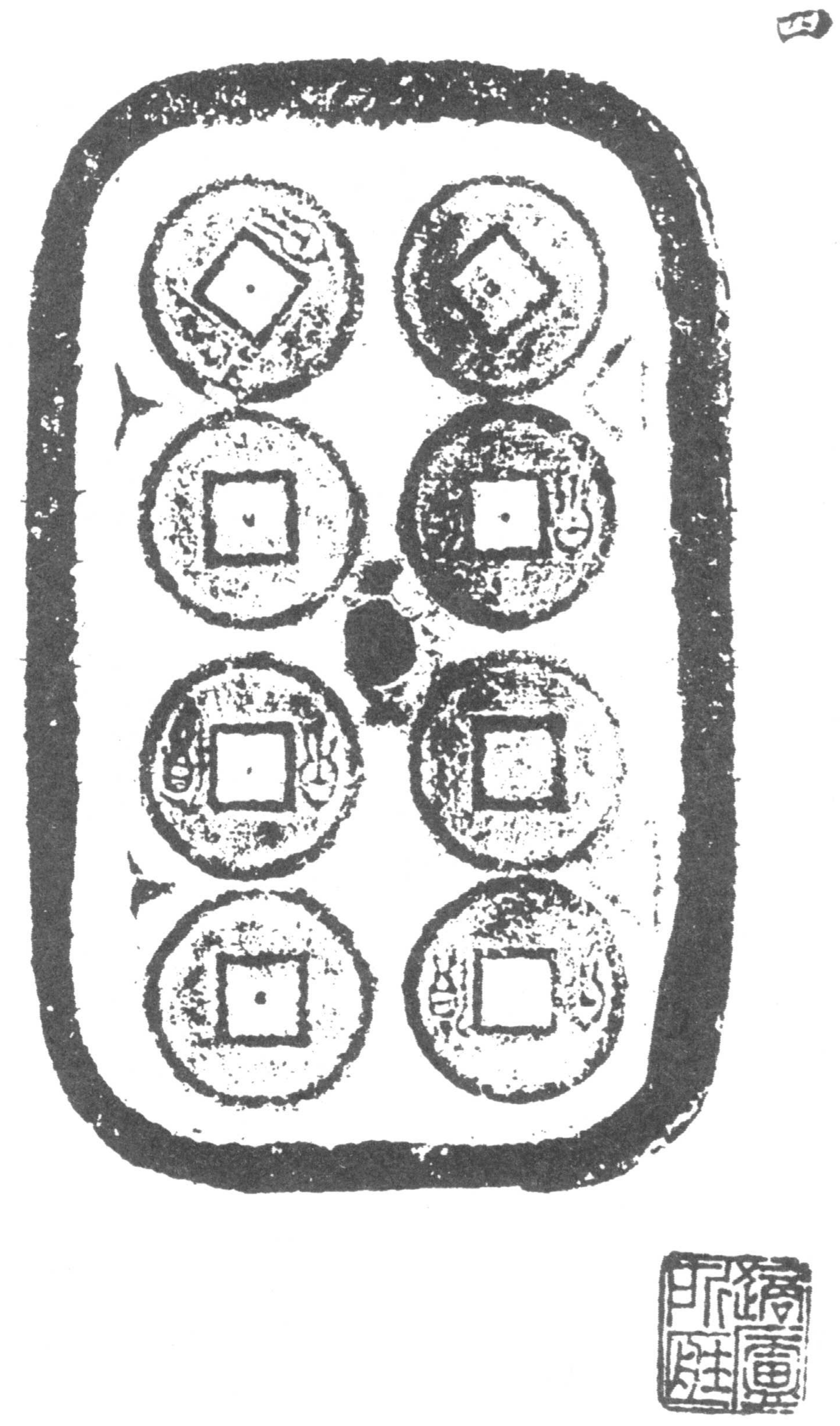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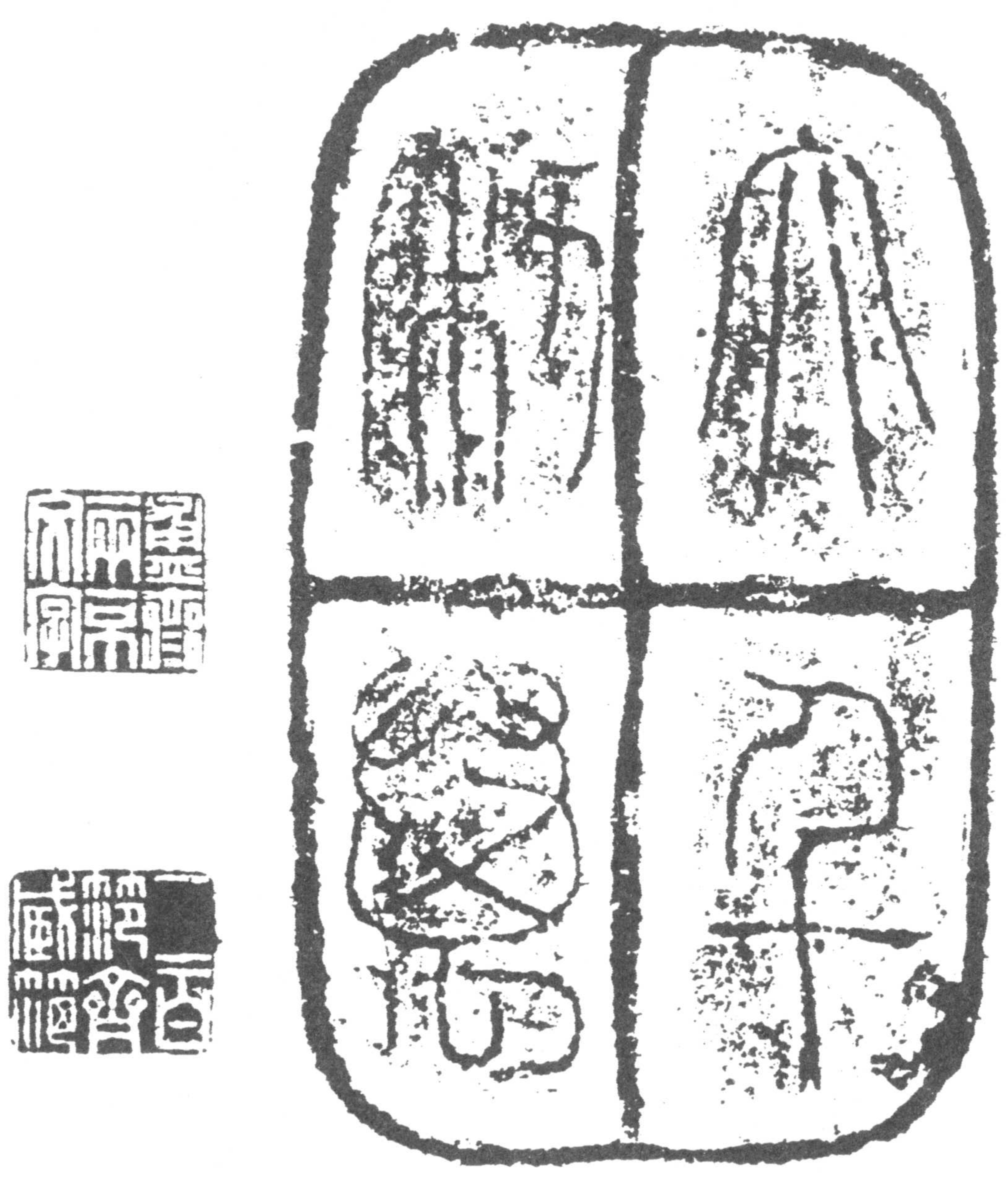
范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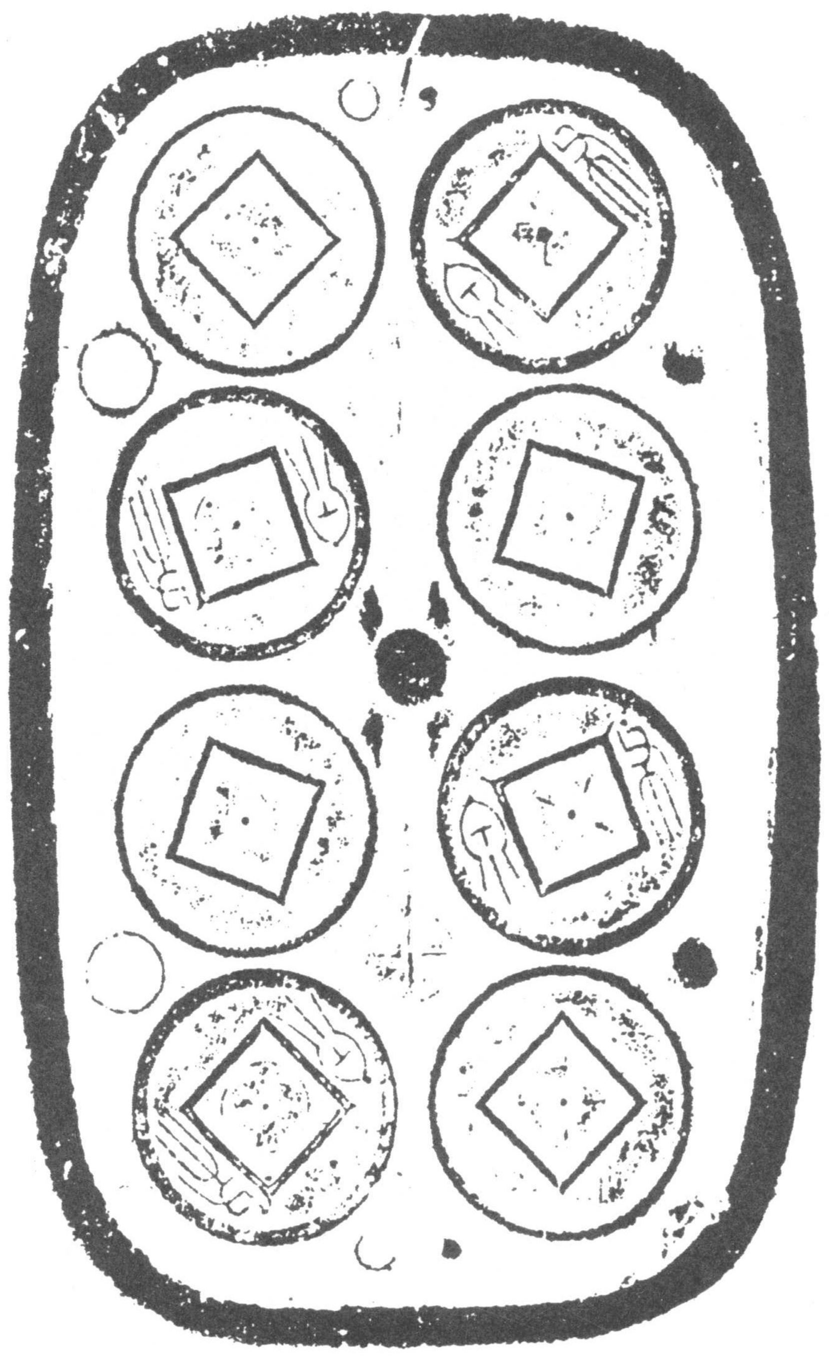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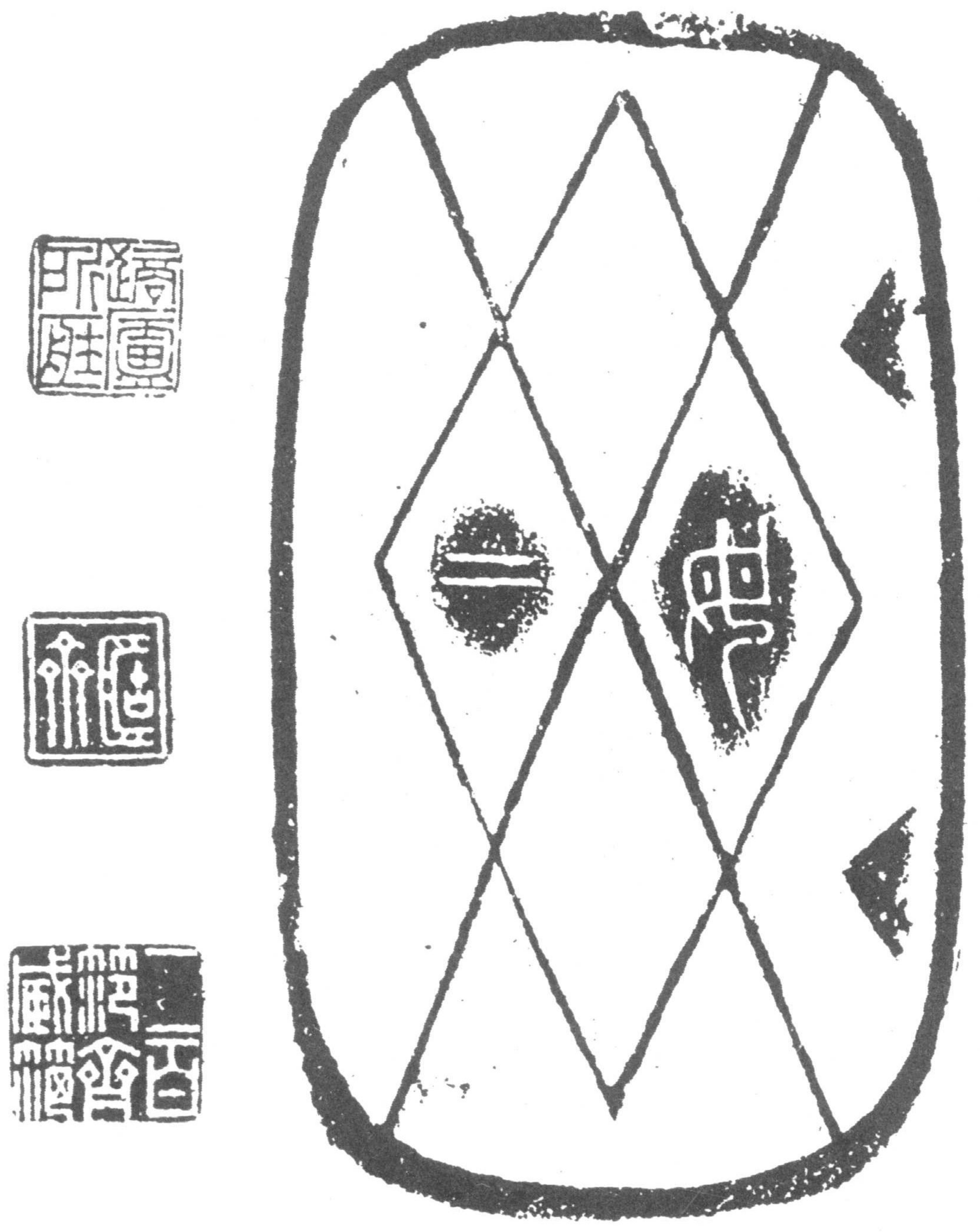
范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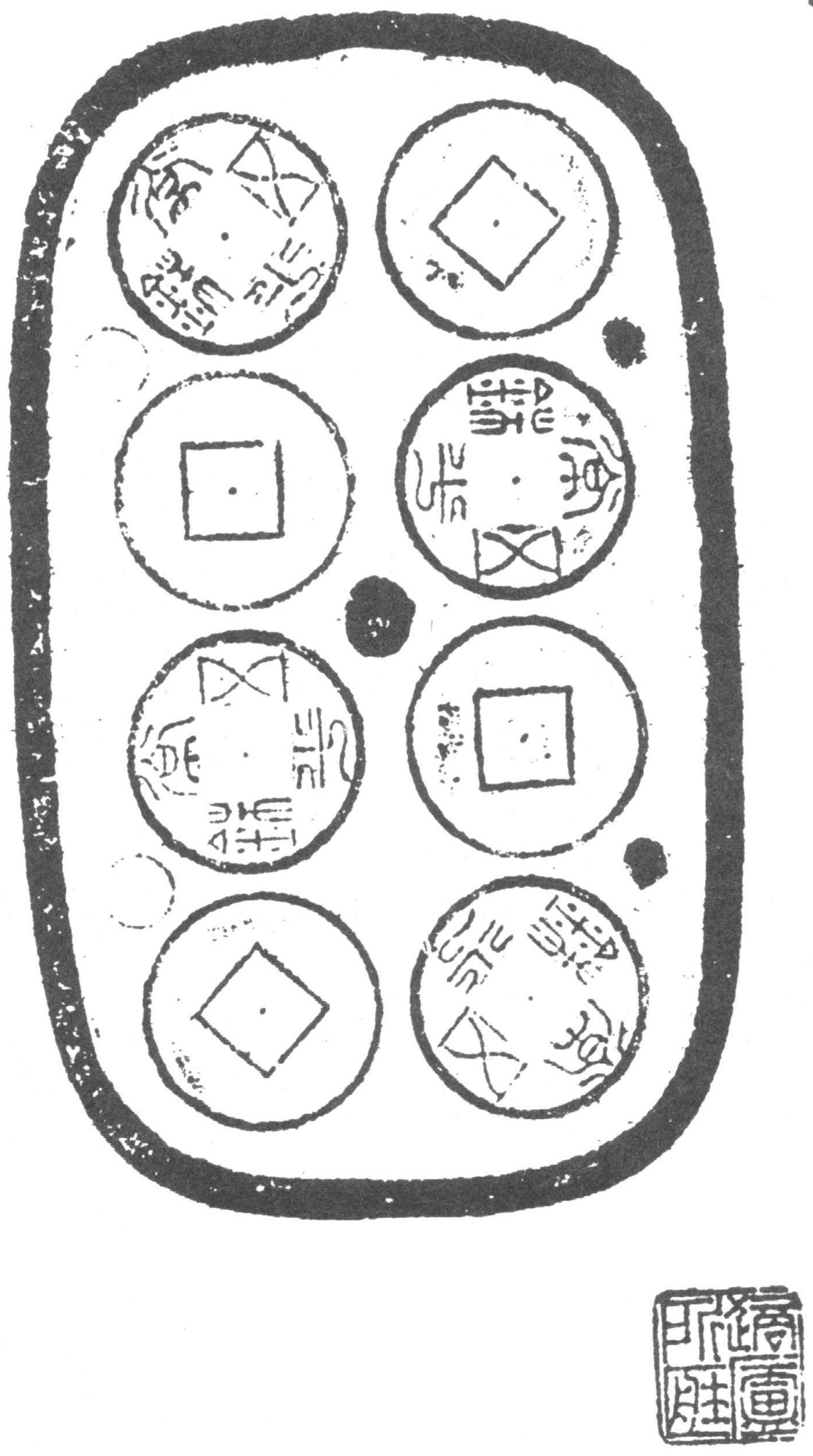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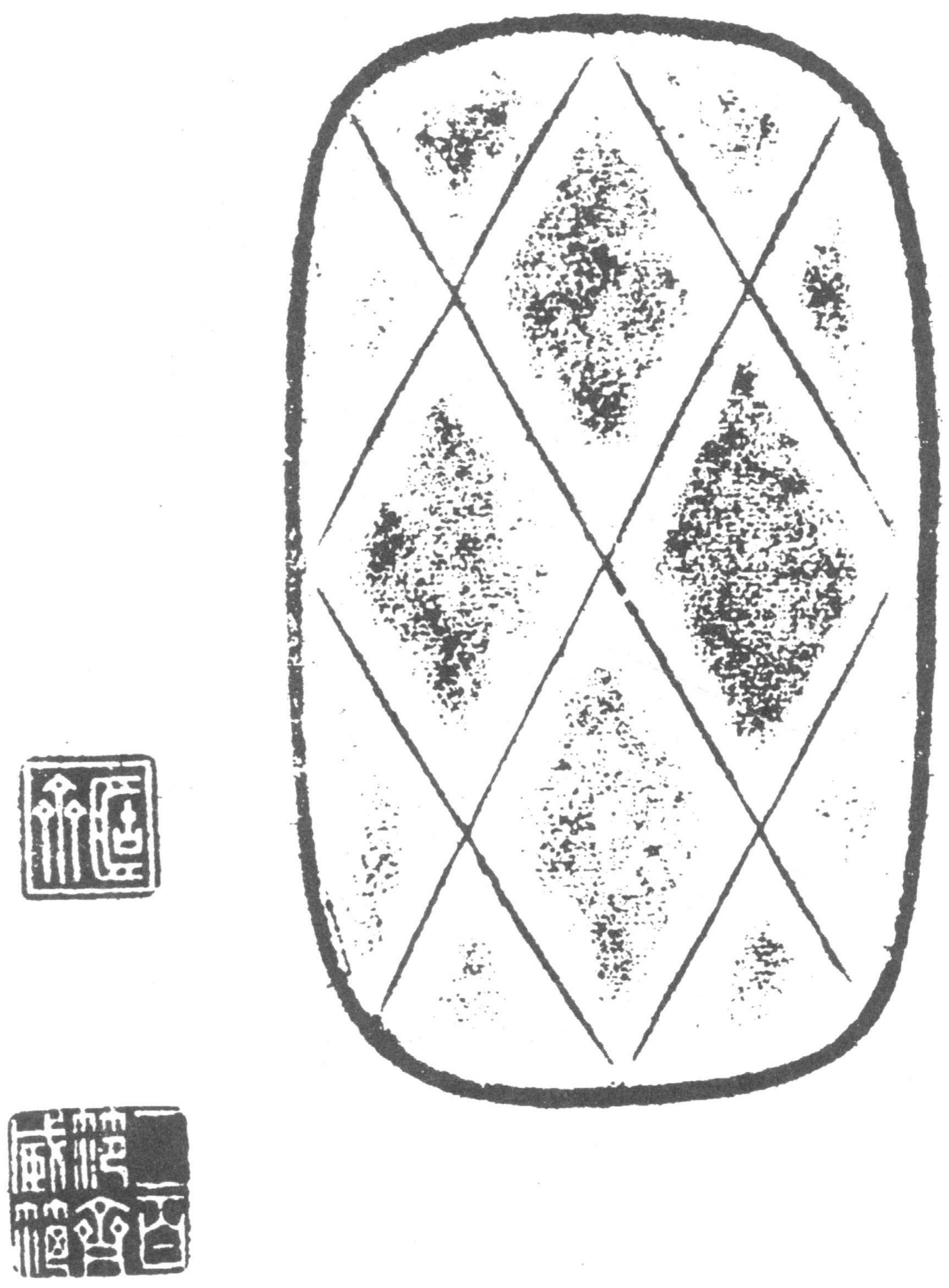
範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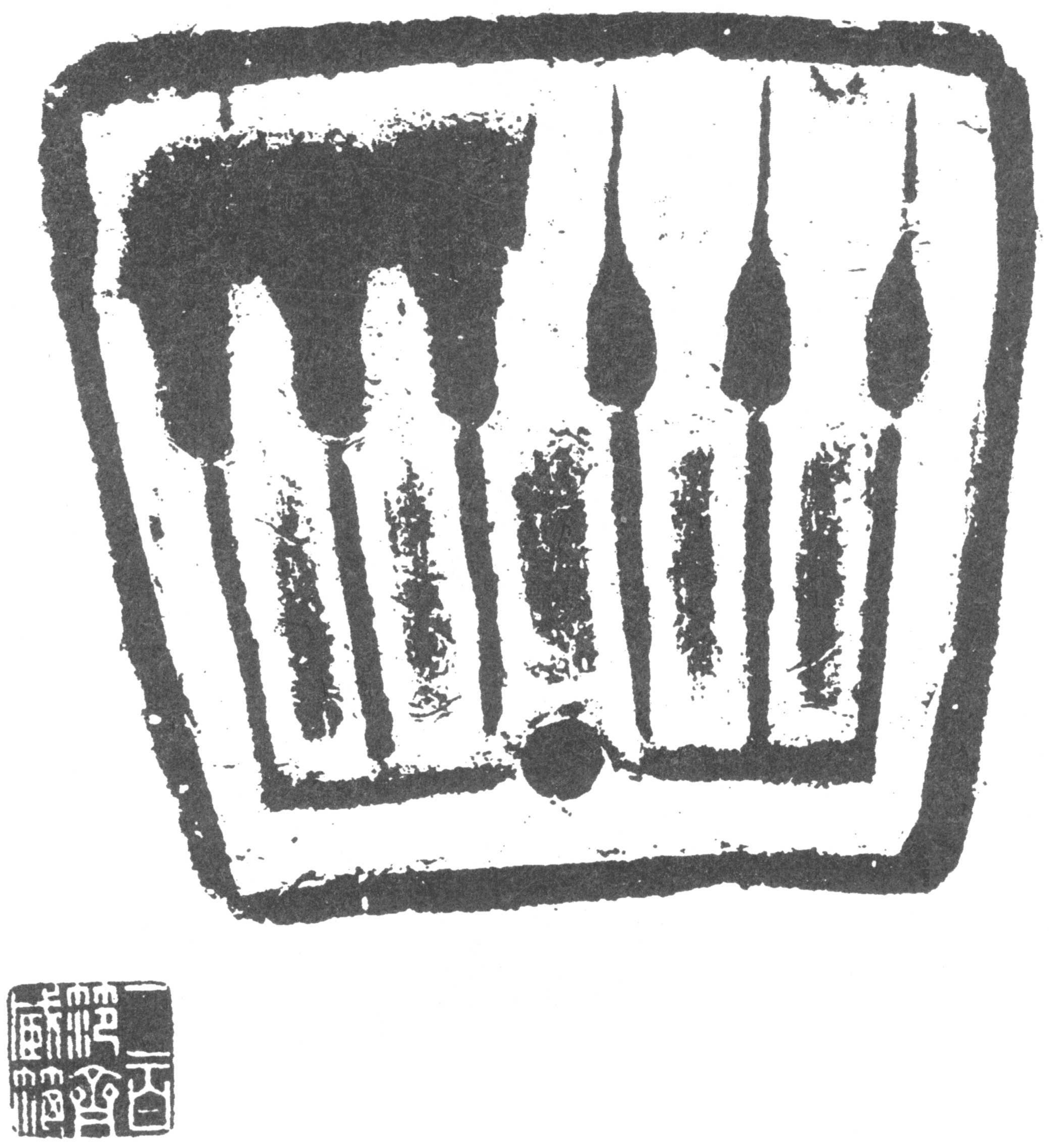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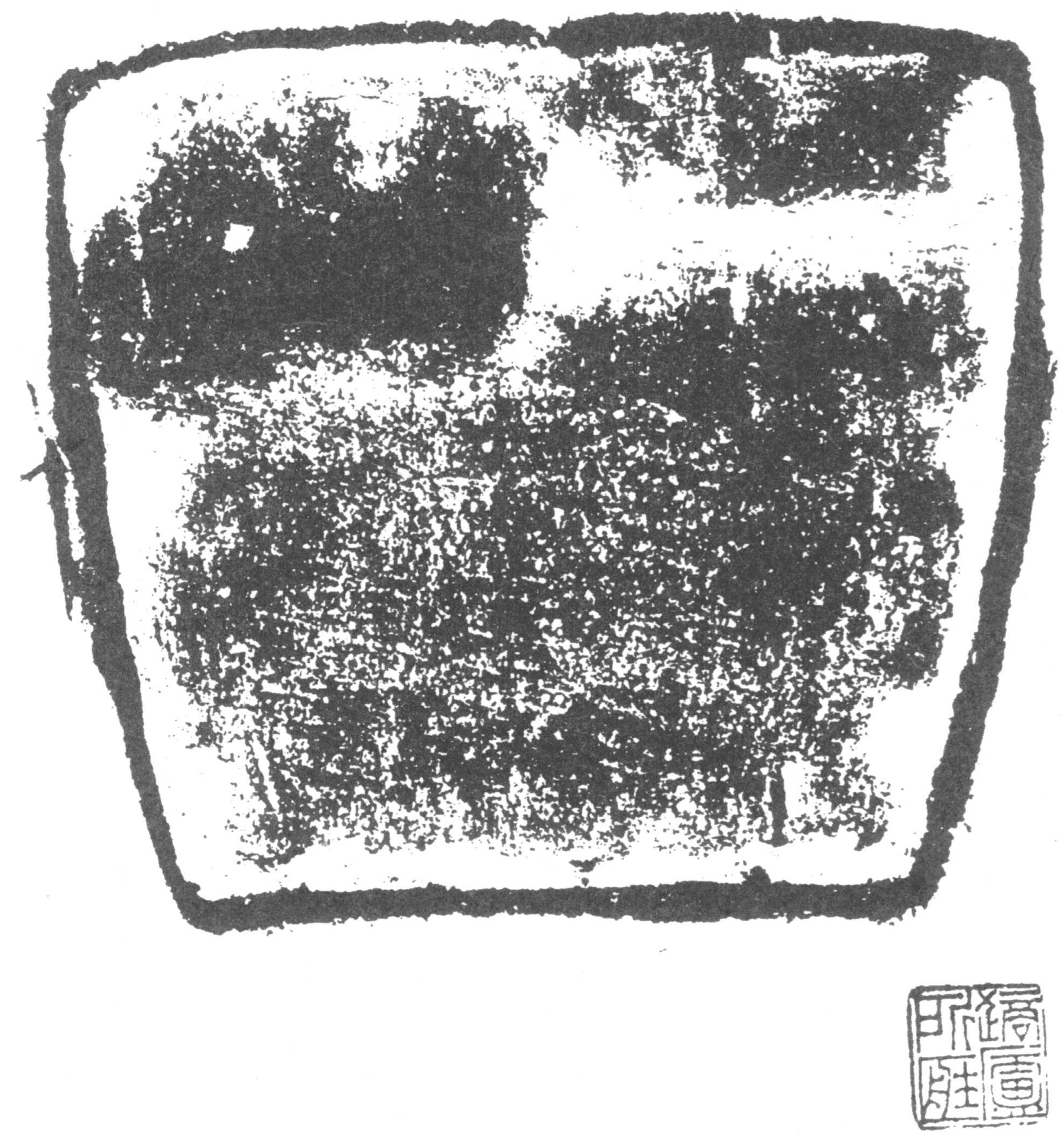
範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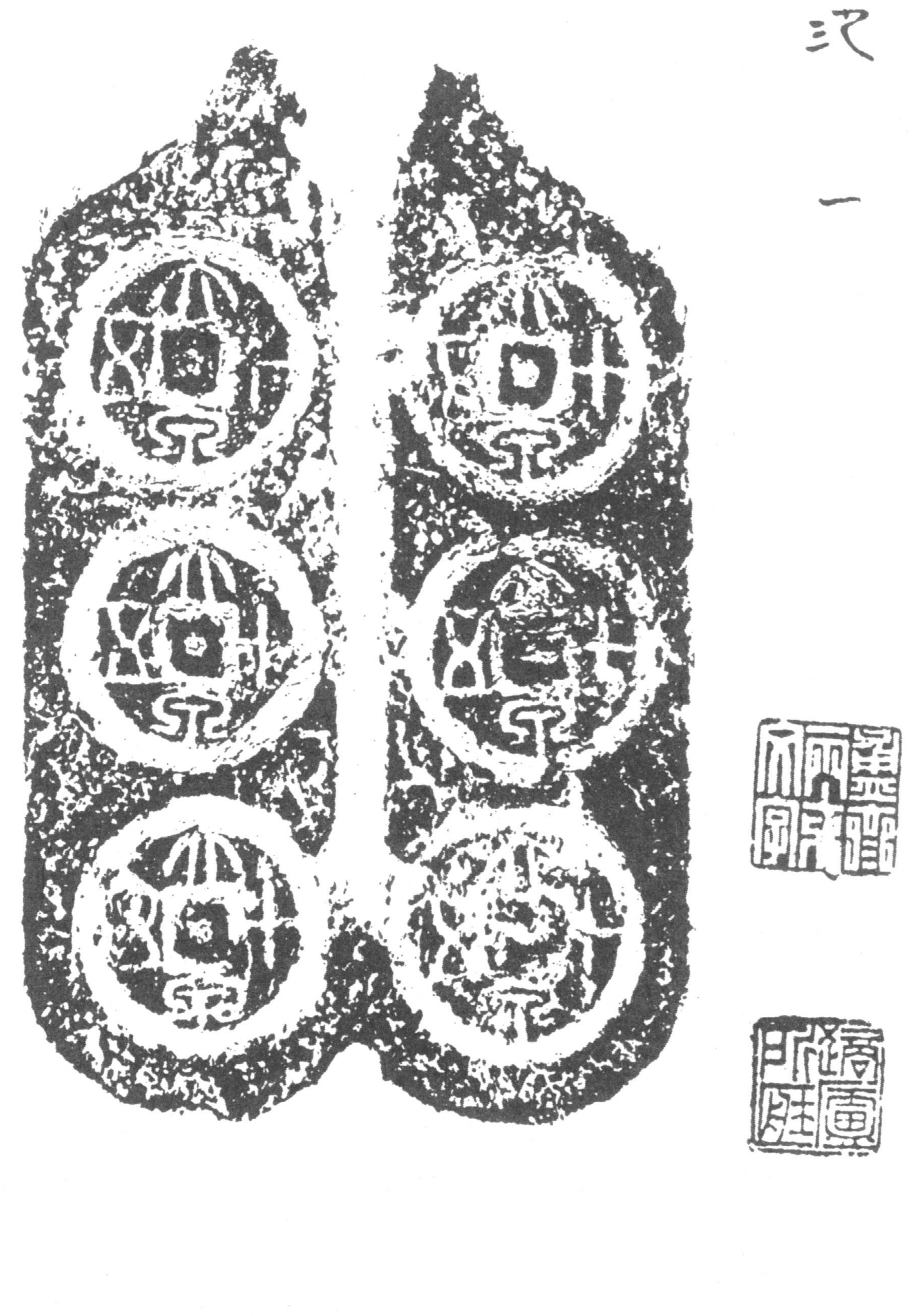


范六十七





鐵范 一



歐陽修

集古錄

據清乾隆四十六年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影印（節錄）

欽定四庫全書

集古錄卷一

宋 歐陽修 撰

古敦銘 毛伯敦 龔伯彝 伯庶父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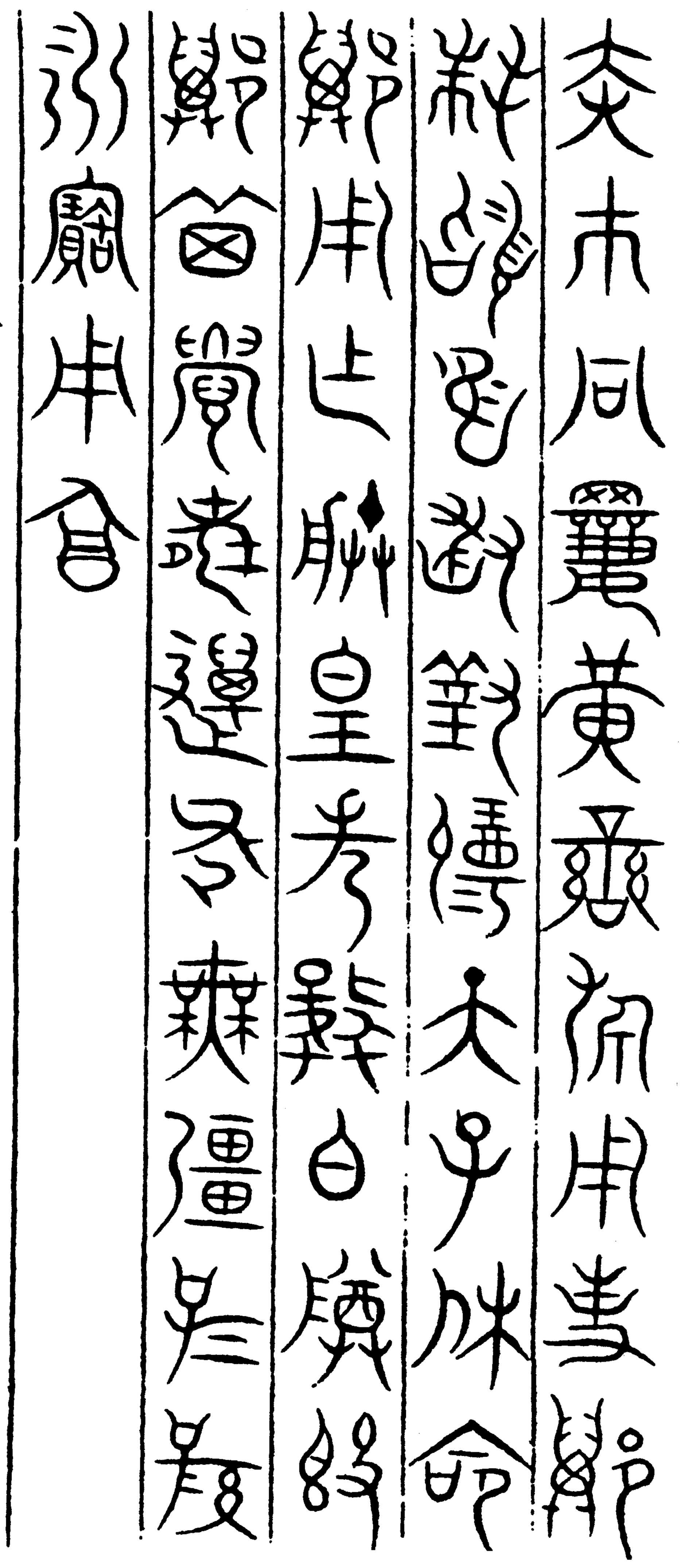
右毛伯敦銘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讀古文（一作之）銘識考知其人事蹟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方集錄古

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銘文以見遺此敦原父得其蓋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為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蓋余集錄最後得此銘當作錄目序時但有伯冏銘吉日癸巳字最遠故叙言自周穆王以來叙已刻石始得斯（一作此）銘乃武王時器也其後二銘一得盩厔曰龔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風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為何人

也三器銘文皆完可識具列如左 右真蹟

毛伯敦銘





釋文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格于宣射毛伯入門位中庭右祝鄭王呼内史册命鄭王曰鄭昔

先王既命女作邑（一字未詳）五邑祝今余佳亂商乃命錫女赤芾同冕齊黄緣旗用事鄭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鄭其鸞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薛尚功釋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召宮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内門立中庭佑祝鄭王呼内史册命鄭王曰鄭昔先王既命女作邑繼五邑祝今余惟嚏京乃命錫女赤芾彤冕齊黄鑾旂用事鄭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鄭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龔伯彝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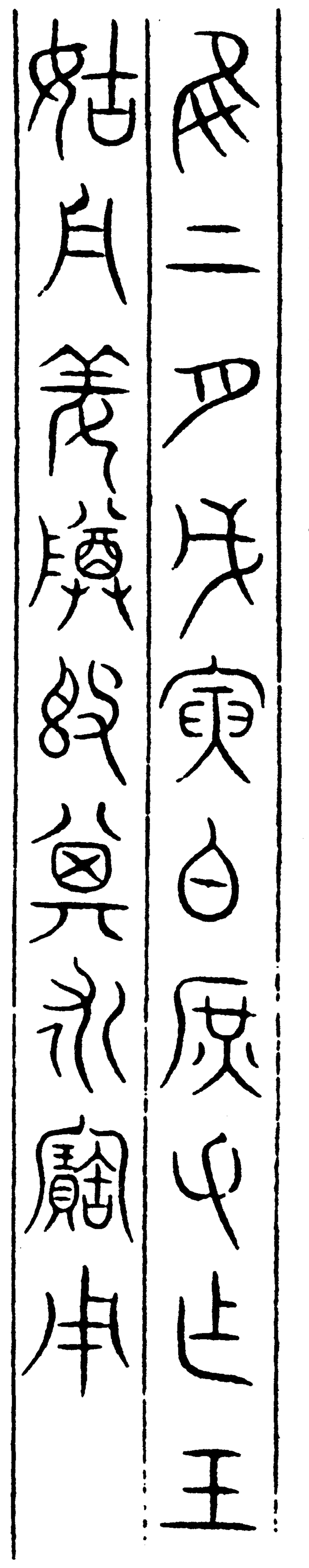


釋文

㝬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尊彝㝬其熙萬年無疆霝終霝命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室 薛尚功釋云㝬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鼎彝㝬其熙萬年無疆令終令命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

宗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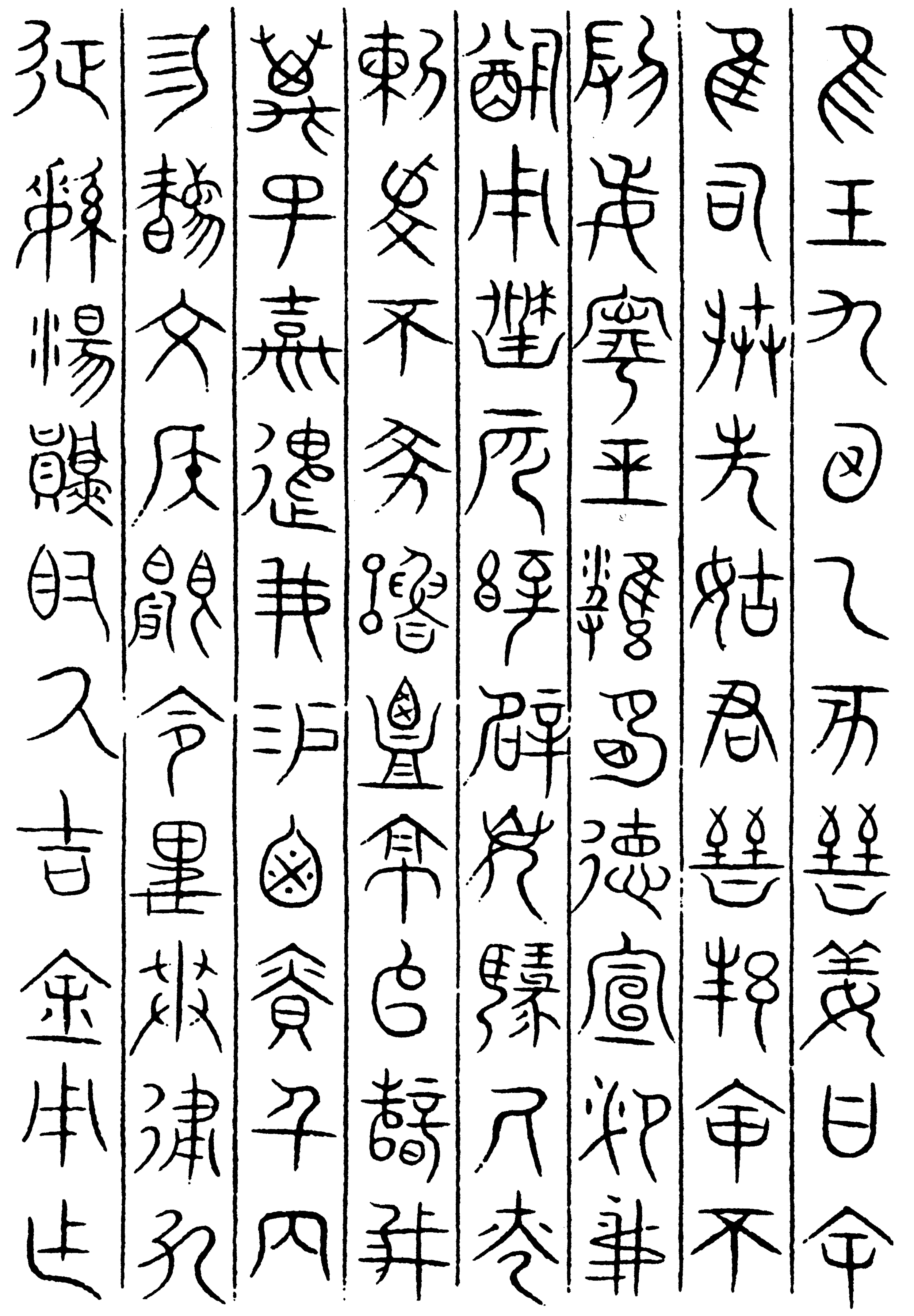
伯庶父敦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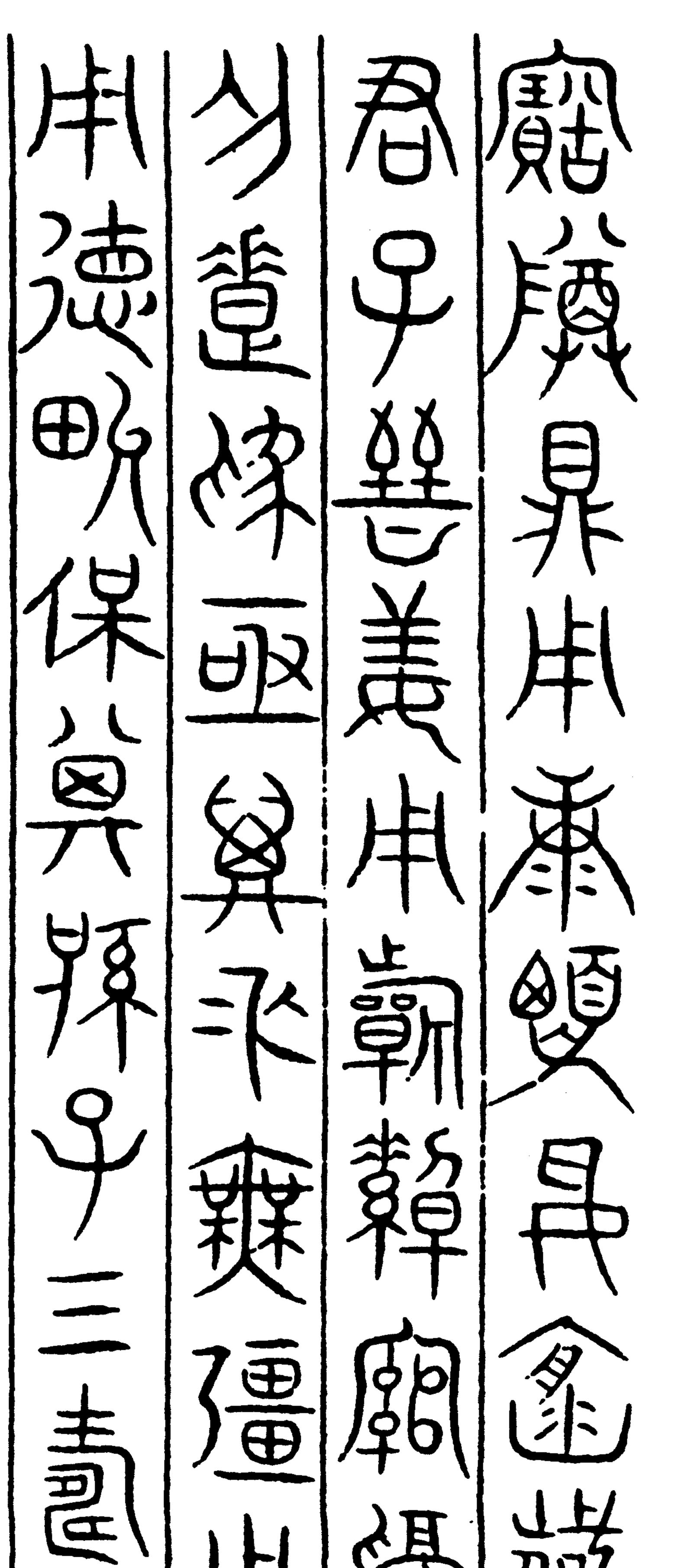


釋文

惟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其永寶用 辥尚功釋舟為周餘同上

韓城鼎銘





右原甫既得鼎韓城遺余以其銘而太常博士楊南仲能讀古文篆籀為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原甫在長安所得古奇器物數十種亦自為先秦古器記原甫博學無所不通為余釋其銘以今文而與南仲時有不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竢博識君子具之如左 右真蹟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余不缺安寧巠雝明德宣缺我猷用缺所辭辥缺剿虔不缺吕寵我萬民嘉遺我錫鹵賚千兩勿灋文侯缺征綏缺堅久吉金用作寶尊鼎用康頣妥懷遠邦君子晉姜用蘄缺麋壽作惠缺亟萬年無疆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右原父所寫如此

隹（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隹（惟）司（嗣同）朕（孚）先姑君

晉邦余不叚（敄令作敢者楷文省）妄寧巠（經）雝（雝）明德宣邲

（省隸作卿）我酬用鬮厈辟辟姬（疑即母字）䵼久兄剌虔不（疑遂）

（字讀為隧）譖（諸）蠱（覃）章（享）㠯（帥）辟我萬民亂遼我（疑易字）

㘙（㘙或胃字省）賚千兩勿灋文侯顥令畀（疑畢字）（畢疑毋字讀為貫）

（通）𠛱征緐（疑緐字）湯鐶（受）叙久吉金用乍（作）寶障（障）

鼎用康𩱧（疑西夏字）妥（妥讀為雖）褱遂（疑）君子晉姜用𩁹（疑所字讀）

（為析）𪒠綰𩓡（疑𩓡字讀為眉）壽作（為）亟（極）萬年無疆（疆）用

卷一　六

高（享）用德畯（疑允字）保𡆧其孫子三壽是利

右嘉祐己亥歲馮掖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欵識于石

樂安公以南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謹按其銘蓋多

古文奇字古文自漢世知者已稀字之傳者賈逵許

慎輩多無其說蓋古之事物有不與後世同者故不

能盡通其作字之本意也其不傳者今或得於古器

無所依據難以臆斷大抵古字多省偏旁而趣簡易

故隹司巠㠯乍等字皆假借也鄭司農說周禮云古

者書儀但為義又云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

即位為公即立者是也敄者進取也从叉故叚疑

為敄（母）从女而象乳子形故姬疑為母而䜌讀

為䜌　雝用邕聲邕从巛古文作㠯今此雝从水从

吕故疑為雝　魯字古作𣃘（即旅字）古人旅作㫃旅者

字用㫃為聲蓋古文魯旅者三字通用故譖疑為諸

易者篆文象蜥易形故𧓋疑為易而讀為錫為賜

皆以聲假借也㘙从卤（古西字）中象鹽形胃（胃）上象胃

卷一　七

中穀形故㘙胃二字　畀者从𠂇在甲下（𠂇今但用左古者尚）

右故𠂇在甲下為畀故𠀠疑為畀（亦恐借為俾讀）毋（音冠）象穿寶貨形貫

字从之𠦝或即毋字今毛詩有串夷字俗用為串穿

之串而說文不載豈非𠦝字之省也故疑𠦝讀為貫

通从辵凡从辵彳之字多通用故𧗠疑為通　古

語二字相屬者多為一字書之若秦鐘銘有𡭔字（小子）

（四方）之字是也卤古西字故𩱧疑為西夏字（秦鐘銘亦有此字）

妥字說文無之蓋古綏字省糸介其後相承讀如

婧故攸疑讀為綏㫃(音偃)石鼓文皆作㫃古之旂旂
悉載於車故疑𩰫即旂字而从車借讀為祈近嘗有
得敦蓋田者二銘皆有用𩰫萬壽之文故知然也
釁今犕為許刃而釁芑之釁(音門)用之為聲詩鳧鷖(音醫)
在釁又省為釁易繫辭釁又讀如尾釁(門)尾眉聲相
近又古者字音多與今異(徐鉉所謂如皀亦音香釁亦音門乃音亦仍它皆倣此是也)
豈釁眉古亦同音歟秦鍾銘亦有釁壽字故釁
疑為眉　為者母猴也从爪而象其形故𨻰疑為𤰞

𤰞字字書所無而於文埶宜為允蓋用𥄭省聲也它
字不可識者猶十一二與其偏旁之異者若犭馬烝
刃𠃌之類皆今所不傳以小篆參求之不能仿佛以
今挍之其間或當時書者鑄器者不必無謬誤矣姑
盡淺學以塞公命云尒
嘉祐壬寅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豫章
楊南仲識
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埶有遺思焉及得原

甫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
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
故古文所見者止此惜哉治平甲辰正月莆陽蔡襄

商雒鼎銘

右商雒鼎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雒其銘云惟十
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雝公諴作隮鼎用追享丁于
皇且考用气麋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雝公不
知為何人原甫謂古丁寧通用蓋古字簡略以意求之

則得爾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
治平元年中伏日書

右器銘(鐘銘二　甗銘二　𠤳器銘一　寶敦銘一　字疑非𠤳)

右古器銘六余嘗見其二曰甗也寶龢鐘也太宗皇帝
時長安民有耕地得此甗初無識者其狀下為鼎三足
上為方甑中設銅箅可以開闔製作甚精有銘在其側
學士句中正工於篆籀能識其文曰甗也遂藏於秘閣
余為校勘時常閱于秘閣下景祐中修大樂冶工給銅

更鑄編鍾得古鍾有銘于腹因存而不毀即寶龢鍾也
余知太常禮院時常於太常寺按樂命工扣之與王朴
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鍾皆不圓至李照等奉詔修
樂皆以朴鍾為非及得寶龢其狀正與朴鍾同乃知朴
為有法也嘉祐八年六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同前 緩和鍾 寶盉 寶敦

右古器銘四尚書屯田員外郎楊南仲為余讀之其一
曰緩和林鍾其文磨滅不完而字有南仲不能識者其

二曰寶盉其文完可讀曰伯玉般子作寶盉其萬斯年
子子孫孫其永寶用其三其四皆曰寶敦其銘文亦同
曰惟王四年八月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弟姜寶敦散
季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並一敦而二銘余家集録所
藏古器銘多如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以服樂假
家居書 右真蹟

自余集録古文所得三代器銘必問於楊南仲章友直
暨集録成書而南仲友直相繼以死古文奇字世罕識

者而三代器銘亦不復得矣治平三年七月二十（一有八字）
日（一有以字）孟饗攝事大廟齋宮書 右真蹟

終南古敦銘

右終南古敦銘大理評事蘇軾為鳳翔府判官得古器
於終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禮圖所畫及人家所藏古
敦皆不同初莫知為敦也蓋其銘有寶尊敦之文遂以
為敦爾 右集本

叔高父煮簋銘

右煮簋銘曰叔高父作煮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原父在長安得此簋於扶風原甫曰簋容四升其形外
方內圓而小墮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
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為龜形
（一有爾字）與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一有也字）君謨以謂禮家傳
其說不見其形制故名存實亡原甫所見可以正其謬
也故并録之以見君子之於學貴乎多見而博聞也治
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周穆王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一有山字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為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又別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一作山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為馬蹬山以其亡字形類也慶歷中宋尚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模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遽命工鑿山取其字龕于州廨之壁聞者為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 右真蹟

敦匜銘 周姜寶敦　張伯煑匜

右伯冏敦銘曰伯冏父作周姜寶敦用夙夕享用蘄萬壽尚書冏命序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則此敦周穆王時器也按史記年表自厲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數共和以後接乎春秋年數乃詳蓋自穆王傳共孝懿夷厲五王而至於共和自共和至今蓋千有九百餘年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遠也古之人之欲存乎久遠者必託於金石而後傳其堙沉埋沒顯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陽石鼓今皆在而文字剝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銘在者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銅取其不為燥濕寒暑所變為可貴者以此也古之賢臣名見詩書者常為後世想望矧得其器讀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寶而藏之邪其後張伯匜銘曰張伯作煑匜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張伯不知何人也三銘皆得之原父也 古集本

敦医銘 伯冏敦　張仲医

嘉祐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而咸鎬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冢耕夫牧兒往往有得必購而藏之以余方集古錄文乃模其銘刻以為遺故余家集古錄自周武王以來皆有者多得於原父也歸自長安所載盈車而以其二器遺余其一曰伯冏之敦其一曰張

仲之匜其形制與今不同而極精巧敦匜皆有銘而云匜獲其二皆有蓋而上下皆銘銘文皆同甚矣古之人慮遠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若此之煩也其於一用器爲慮猶如此則其操修施設所以垂後世者必不苟二子名見詩書伯冏周穆王時人張仲宣王時人太史公表次三代以來自共和以後年世乃詳蓋自共和元年逮今千有九百餘年而穆王又共和前五世可謂遠矣而斯器也始獲於吾二人其中間晦顯出入不可知以其無文字以志之也蓋其出或非其時而遇或非其人者物有幸不幸也今出而遭吾二人者可謂幸矣不可以不傳故爲之書且以爲贈我之報歐陽修記 右集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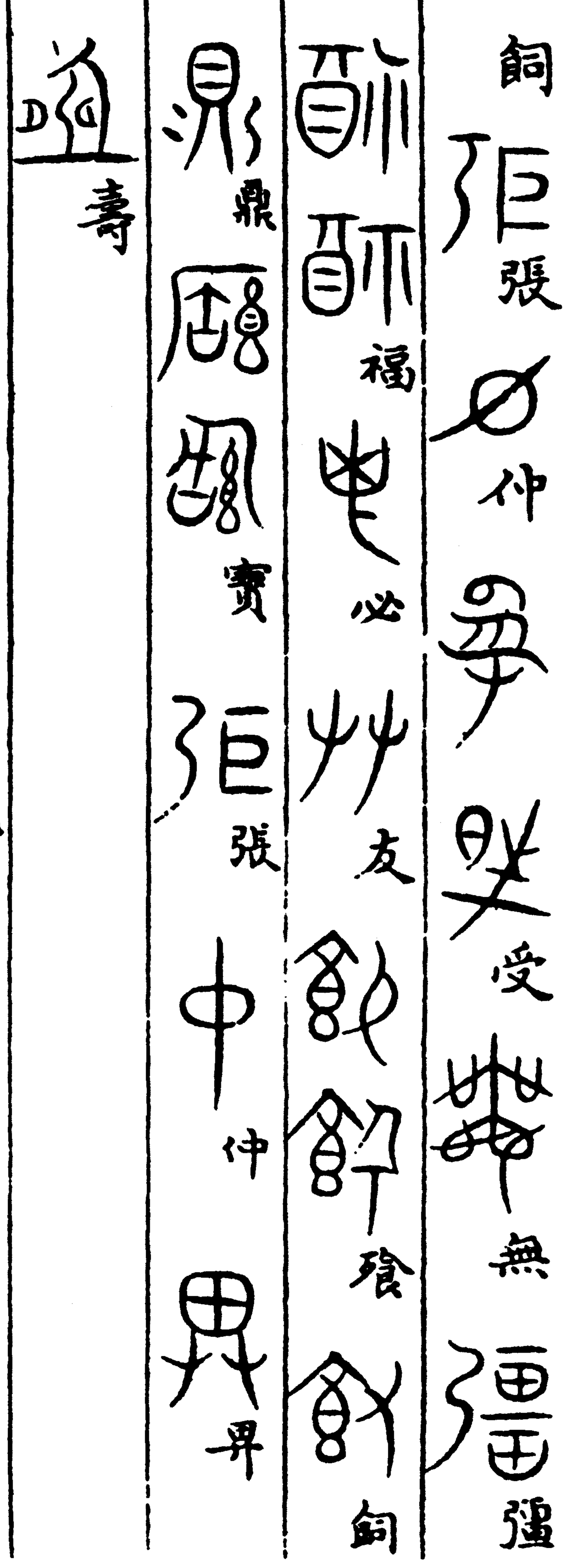
張仲器銘 集本

張仲作寶匜
奉之金錢

其其其
光用授
熊用饗大
正商王寶饗
鼎召飲張仲
受無彊福
飲飲鼎鍚張
仲萬壽

匜銘雖四而文則一今類轉注偏傍之或異者分注釋文四十一字於其下

張仲作寶簋
奉之金欽欽
欽鈚其熏
其玄其黄用盧諸
受熊來
用饗大正音
王寶殞具召



薛尚功編鼎彝款識有此釋文五十一字附見于此

右張仲器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傍左右或異蓋古人用字如此爾嘉祐中原父在長安獲二古器於藍田形制皆同有蓋而上下有銘甚奂古人之為慮遠也知

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没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一作復）若此之煩也詩六月之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周宣王時人也距今實千九百餘年而二器始復出原甫藏其器予録其文蓋仲與吾二人者相期於二千年之間可謂遠矣方仲之作斯器也豈必期吾二人者哉蓋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爾是以君子之於道不汲汲而志常在於遠大也原甫在長安得古器數十作先秦古器記而張仲之器

其銘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

石鼓文

右石鼓文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一有至字）宣王刻詩（一有爾字）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一有十鼓二字）適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

五（一有唐滅二字）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録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眞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

多其志所録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録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廬陵歐陽某記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 右眞蹟

秦度量銘

右秦度量銘二按顔氏家訓隋開皇二年之推與李德林見長安官庫中所藏秦鐵稱權傍有鐫銘二其文正與此二銘同之推因言司馬遷秦始皇帝本紀書丞相隗林當依此銘作隗狀遂録二銘載之家訓余之得此二銘也迺在祕閣校理文同家同蜀人自言嘗遊長安買得（一有此字）二物其上刻二銘出以示余其一乃銅鍰不知為何器其上有銘循環刻之乃前一銘也其一乃銅方版可三四寸許所刻乃後一銘也考其文與家訓所

載正同然之推所見是鐵稱權而同所得乃二銅器余意秦時兹二銘刻於器物者非一也及後又於集賢校理陸經家得一銅板所刻與前一銘亦同益知其然也故并録之云嘉祐八年七月十日書 右眞蹟

秦昭和鍾銘

右秦昭和鍾銘曰秦公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按史記秦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為大夫卒莊公立卒襄公文公寧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相次立太史公於本紀云襄公始列為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為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鍾為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為十二公而銘鍾者當為景公也故並列之以俟博識君子治平元年二月社前一日書 右眞蹟

秦祀巫咸神文（一作秦誓文）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

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為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横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横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謬但史記或失之爾疑相傳寫為横也 右集本

之罘山秦篆遺文 集本

右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為真李斯篆爾此遺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邪

秦泰山刻石 一作書李斯篆後 集本

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矣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賢聖之作也蚩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一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篆字 二字一作小篆 之法出於秦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欲滅先王之法而獨以已之所作刻石而示萬世何哉 十四字一作至已之所作則為萬世不可朽之計何其愚哉 按史記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于 一作於 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 一有此字 詔僅在所 一無二字 存數十字爾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 六字一作其字特大 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 一無此六字 又有別本云 一無此字 出於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 一無此十一字 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皆不足貴也 一無此五字 余友江鄰幾 一作休復 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

也然而（二字一作其）四面皆（一有石字）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一有也字）然風雨所剥其存者纔此數十字（一無此三字）而已本鄰幾遺余也比今俗傳嶧山碑本特為眞者爾（一無此十九字只作休復字隣幾）

秦嶧山刻石

右秦嶧山碑者始皇帝東巡羣臣頌德之辭至二世時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有傳者各有所自來昔徐鉉在江南以小篆馳名鄭文寶其門人也嘗受學於鉉亦見稱於一時此本文寶云是鉉所模文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遂以鉉所模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余家集録别藏泰山李斯所書數十字尚存以較模本則見眞僞之相遠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右眞蹟）

同前（一作秦二世詔）

右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較之字之存者頗多而磨滅尤甚其趙嬰楊樛姓名以史記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而泰山之石又滅盛德二字其餘則同而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附録于（一作於）此者古物難得兼資博覽爾益集録成書後八年得此于（一作於）青州而附之熙寧元年秋九月六日書（右眞蹟）

前漢二器銘（林華宮行鐙一 蓮勺宮博山爐 歲月見本文）

劉原父帖

近又獲一銅器刻其側云林華宮行鐙重一斤十四兩五鳳二年造第一今附墨本上呈

右林華宮行鐙銘一蓮勺宮銅博山爐下盤銘一皆漢五鳳中造林華宮漢書不載宣帝本紀云困於蓮勺鹵中注云縣也亦不云有宮蓋秦漢離宮别館不可勝數非因事見之則史家不能備載也余所集録古文自周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之久而不獲每以為恨嘉祐中友人劉原甫出為永興守長安秦漢

古都多古物奇器埋没於荒基敗冢往往為耕夫牧豎得之遂復傳於人間而原甫又雅喜藏古器由此所獲頗多而以余方集古文故每以其銘刻為遺既獲此二銘其後又得谷口銅甬銘乃甘露中造由是始有前漢時字以足余之所闕而大償其素願焉余所集録既博而為日滋久求之亦勞得於人者頗多而最後成余志者原甫也故特誌之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日書 右眞蹟

前漢谷口銅甬銘 歲月見本文

右漢谷口銅甬原父在長安時得之其前銘云谷口銅甬容十其下滅兩字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後銘云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甘露元年十月計掾章平左馮翊府下滅一字原父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始元甘露皆宣帝年號一有也字余所集録千卷前漢時文字惟此與林華行鐙蓮勺博山鑪盤銘爾治平元年六月九日書 右眞蹟

前漢鴈足鐙銘 此跋本與漢二器銘銅甬銘共為一卷

裴如晦帖

煜頃嘗謂周秦東漢往往有銘傳於世間獨西漢無有王原叔言華州片瓦有元光字急使人購得之乃好事者所為非漢字也侍坐語及公亦謂家集所闕西漢字耳煜守丹楊日蘇氏者出古物有銅鴈足鐙制作精巧因辨其刻則黄龍元年所造其言縈宮二史閒未始概見遂摹之欲寄左右以為集古録之一

事會悲苦不果昨偶開篋見之謹以上獻亦聞原甫於秦中得西漢數器不知文字與此類不煜再拜 治平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後三年余出守亳社而裴如晦以疾卒于京師明年原甫卒于南都二人皆年壯氣盛相次以殁而余獨巋然而存也熙寧壬子四月 右眞蹟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尚完可讀其述自漢以來云

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祀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寖用丘虛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弘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一有甬字）則余之集錄不爲無益矣（一無此十字）治平元年閏五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後漢樊毅華嶽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樊毅華嶽碑云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親自巡省暨夏殷周未之有改秦違其典壁遺鄗池二世以亡漢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亡新滔

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頑凶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命守斯邦孟冬十月齋祠西嶽以傳窄陿不足處尊畀廟舍舊久牆屋傾亞特部行事荀班縣令先讜以漸補治此其事也又云功曹郭敞等遂刊玄石銘勒鴻勲其字畫頗完其文彬彬可喜惟以周禮職方氏爲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訛缺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益識誌其義皆通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右真蹟）

同前

右漢樊毅修華嶽廟碑云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祀躬親自往齋室逼窄法齋無所於是與令巴郡朐忍先讜圖議繕故二年正月己卯興就刻兹碑號吏卒挾路據此碑乃即時所立而太守生稱諱者何哉治平元年末伏日書（右真蹟）

後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按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祀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臣以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輙遣行事荀班與華陰令先讜以漸繕治成就之又曰讜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用穀藁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小民不堪有饑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内民租田口算臣輙聽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漢家制度今不復見惟余家集録漢碑頗多故於磨滅之餘時見一二而此碑粗完故録其首尾以傳臣毅者樊毅也 右集本

後漢北嶽碑 歲月見本文 集本

右漢北嶽碑文字殘滅尤甚莫詳其所載何事第其隱隱可見者曰光和四年以此知為漢碑爾其文斷續不可次序葢多言珪幣牲酒黍稷豐穰等事似是禱賽之文其後有二人姓名偶可見云南陽冠軍馮巡字季祖甘陵夏方字伯陽其餘則莫可考矣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無極山神廟碑文字磨滅斷續然尋繹次序其可見者尚可成文云太常臣躭丞敏頓首上尚書謹按文書男子常山葢高上黨范遷為元氏三公神山去年五月常山相巡詣山請雨山神即使高傳言白國縣即與封龍靈山無極山共興雲雨常山相巡元氏令王翊各以一白羊賽復使高與遷俱詣太常為無極山神索法食臣疑高遷言不實輙移本國今常山相巡書言郡督郵言無極山體可三里所立石為體長二丈五尺所山周匝二十餘里其三公封龍靈山皆得法食乞令無極山比三山祠牲出王家以珪璧為信愚臣如巡言請少府給珪璧故事須報臣躭愚戇頓首頓首上尚書制曰可尚書令忠奏雒陽宮太常承書從事光和四年八月

十七日丁酉尚書令忠下太常躭丞敏下常山相其奏章如此其後遂言造廟事而有銘其文多不載按漢奏章首尾皆言臣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而此碑所載太常（一有奏字）章首尾不稱死罪而丞敏又不稱臣莫曉其制碑後又列常山官屬云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元氏令王翊字元輔云治平元年四月二日書（右眞蹟）

後漢桐柏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桐柏廟碑磨滅雖不甚而文字斷續粗可考次蓋南陽太守修廟碑也其辭云延熹六年正月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奴下正闕一字當是其姓又云尊神敬祀立廟桐柏春秋宗禜災異告變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一作宗）太守奉祀二十餘年不復身至遣丞行事簡畧不敬明神怫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來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望增廣壇場又云執玉以沈為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其大意止於如此

其後有頌亦可讀第不見太守姓名爾然不著他事惟修廟祀神爾桐柏淮瀆廟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右眞蹟）

後漢殽阬君神祠碑（光和四年）

右漢殽阬君神祠碑在鄭縣慶歷中樞密直學士施君為陝西都轉運使為余模此本云碑文已磨滅初不可辨以麪填其刻稍尋其點畫命工鐫治之乃可讀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不完故斯碑歷歷可見也惟裴曄姓名為鄉人鐃去矣殽阬所以畜洩水患據碑文云自亡新以來廢之則前漢時已有之矣光和中曄為鄭縣令始修復之事見水經及華州圖經殽阬君祠今謂之五部神廟其像有石隄西戍樹谷五樓先生東臺御史王翦將軍皆莫曉其義施君名昌言今為涇原路安撫使（右集本）

古敦銘（錄目元第九百四十一）敦乃武王（下二字一作文武）

韓城鼎銘（元第七百六十一）亦自（一作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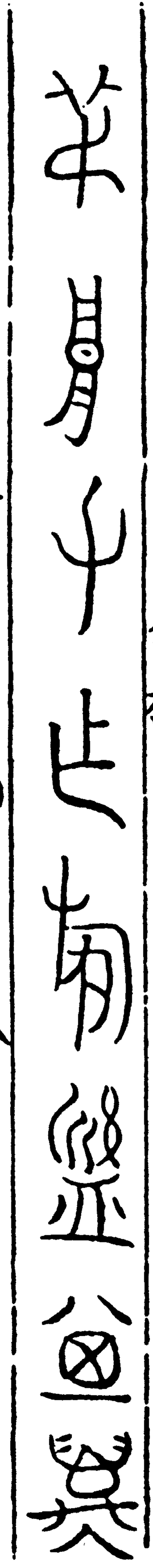
商雒鼎銘 元附九百四十一

古器銘 元第三百七十一 存而 一無而字

同前 元第五百九十一 般子 款識法帖無子字 斯年 款識法帖無斯字 八月 款識法帖此下有初吉字 暨集錄 一作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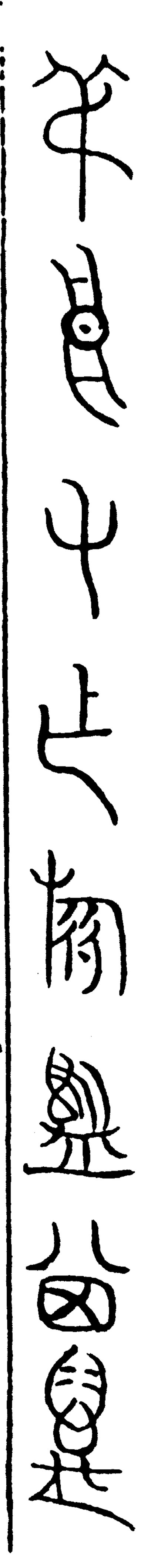
終南古敦銘 元第二百四十一 初莫知為敦也 一無此六字

煮簋銘 元第四十一 煮 款識法帖作旅





此蓋銘





此腹銘

右一器其銘云叔高父作煮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其容四升外方內圜而小堉之望之略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腹有甲也今禮家作簋內正圜外正方刻蓋正為龜形猶有近也不全與古同耳

此銘劉原甫在永興得古銅簋模其銘以見寄其後原甫所書也

禮家作簋傳其說不知其形制故名存實亡此器可以正其繆也甲辰正月十二日襄

周穆王刻石 元第七百六十一 天子登 上二字一作三 此山 一作北山 癸巳至如此而 十三字一作圖經云癸巳誌其日也 鑿山 一無山字

敦匜銘 元附八百九十一 匜 一作匜款識法帖作匜 史記 此下一有本紀二字 治平元年正月二日書 一有此九字

敦匜銘 元無卷第

張仲器銘 元第八百九十一 古人 一作古之人 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書 一有此十二字

石鼓文 元第二百一 右石鼓文 此下一有在字 千有 一無有字 獨無石鼓 此下一有文字 猶有 一作獨有

秦度量銘 元第六百六十一

秦昭和鐘銘 元第三百四十一

秦祀巫咸神文 元第四百一 熊適 一作商

又別本秦祀巫咸神文 祀朝那文附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者 一無此字 以其

言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楚自成王以後王名（一無此二字）有熊疑熊良夫熊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詛（一作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一無此二字）倍十八世之詛盟則秦（一無此二字）自穆公十八世為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平王娶婦於秦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屢相攻伐則秦所詛者是懷王也但史記以為熊槐者失之爾槐相二字相近蓋轉寫之

誤當從詛文石刻以相為正又有祀朝那湫文其文（一無此一字）與此同今附于後熙寧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書

秦篆遺文（元第三百六十一）嗣馬（石刻作為）臣斯（石刻作德）此遺（一有文字）或云（一作曰）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一有此十字）

泰山刻石（元第一百二十一）賢聖（一作聖賢）泰始（一無泰字）此詔（一作詔書）余友（一有人字）嘉祐八年五月十日書（一無此九字）

嶧山刻石（元第九百五十一）而附（一無而字）

漢二器銘（元第八百一十一）茲久（一作滋久）得於（一作得之於）

銅甬銘鴈足鐙銘（元附八百二十一）

華山廟碑（元第八百四十一）如此（此下一有其記漢祠四岳事見本末十字）

華嶽碑（元第七百二十一）享（古碑作亨）班（古碑作班）同前（元第三百一）

復民賦碑（元第二百一十一）西（一作華）嶽廟（山下一有請字）荀班（古碑作班）就之（此下亦有後仍兩廿有五字）口（一有笄字）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一有此十字）

北嶽碑（元第七百三十一）考矣（一作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一有此九字）

無極山神廟碑（元第四百九十一）愚臣（古碑作吕）請少府（一作請以少府）

桐柏廟碑（元第一百九十一）又云（一無此二字）災害（一作異）

殽阬神祠碑（元第二百九十一）在（一作今在或作在今）斯碑（二字上一有獨字）復之（此下一有時字）治平元年二月一日書（一有此九字）

集古錄卷一

趙明誠

金石録

據清乾隆四十六年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影印（節録）

欽定四庫全書

金石録卷十一　　宋　趙明誠　撰

跋尾一　三代

古器物銘第一

古鐘銘

右古鐘銘五十二字藏宗室仲爰家象形書不可盡識以其書奇古故列于諸器銘之首後又得一鐘銘文正同一鐸銘字畫亦相類皆録于後

方鼎銘

右方鼎銘藏岐山馮氏張侍郎舜民云夏時器也字畫

奇怪不可識

蠆鼎銘

右蠆鼎銘藏祕閣銘一字象蠆形呂氏考古圖云即古文蠆字

祖丁彝銘

右祖丁彝銘藏蔡肇天啓舍人家呂氏考古圖載李氏録云祖丁者商之十四世帝祖丁也余案夏商時人淳質皆以甲乙為號今世人家所藏彝器銘文如此類甚衆未必帝祖丁也李氏名公麟字伯時父有古器圖一卷行于世云

古器物銘第二

凡癸彝銘

右凡癸彝銘藏潁昌韓氏蓋底皆有銘凡商器款識多者不過數字而此器獨二十餘字尤為奇古

古器物銘第四

甗銘

右甗銘案眞宗皇帝實録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詔儒臣考正而句中正杜鎬驗其款識以為史信父甗中正引説文甗甑也又引墨子夏后鑄鼎四足而方春秋傳晉侯賜子產二方鼎云此其類也余嘗見今世人家所藏古甗形製皆圜而此器其下正方故中正等疑為方鼎之類然方鼎與甗自是兩器名今遂以為一物非也楊南仲曰史當讀為中音仲

秦鐘銘

右秦鐘銘云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歐陽文忠公集古録以為太史公史記於秦本紀云襄公始列為諸侯而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為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鐘為莊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為始則桓公為十二公而銘鐘者為景公也余按秦本紀自非子為周附庸邑于秦至秦仲始為大夫仲死子莊公伐破西戎於是予之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卒子襄公代立犬

戎之難襄公有功周室於是平王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遂能攻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而詩美襄公亦以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蓋秦仲初未常稱公莊公雖追稱公然猶為西垂大夫未立國至襄公始國為諸侯矣則銘所謂奄有下國十有二公者當自襄公為始然則銘斯鐘者其景公歟

周敦銘

右周敦而下器銘五皆藏御府初皇祐間修大樂有旨付有司攷其聲律制度而模其銘文以賜公卿楊南仲為圖刻石者也然其器尋歸禁中故模本世間絕難得余所藏公私古器款識畧盡蓋獨闕此求之久而不獲有董之明于上者家藏古今石刻甚富適有此銘因以遺余之明云即皇祐賜本也

古器物銘第五

文王尊彝銘

右文王尊彝銘紹聖間宗室仲忽獲此器以獻有旨下秘閣考驗而館中諸人皆以為後世詐偽之物不當進于御府於是仲忽坐罰金然其器猶藏秘閣初仲忽以器銘上一字與小篆卣字相類遂讀為魯因以文王為周之文王曰此魯公伯禽享文王廟器也其言頗近于夸故當時疑以為偽然茲器製作精妙文字奇古決非偽物識者當能辨之惟遂以為魯公器者初無所據爾

宗公緐餗鼎銘

右宗公緐餗鼎銘元祐間得于南都藏秘閣底蓋皆有銘按史記世家宗公無名緐者莫知其為何人也

寶龢鐘銘

右寶龢鐘銘藏太常凡四鐘款識並同初景祐間李照修雅樂所鑄鐘其形皆圜與古製頗異時又別詔胡瑗自以管法製鐘磬會官帑中獲此鐘其形如鈴而不圜馮元等按其款識以為漢魏時器於是令瑗倣其狀作新鐘一縣十六枚然不獲奏御但藏諸樂府而已今按

此銘文字皆古文為周以前所作無疑而元以為漢魏時器蓋失之矣

楚鐘銘

右楚鐘銘政和三年獲于鄂州嘉魚縣以獻字畫奇怪友人王壽卿魯翁得其墨本見遺按銘文云楚公（下一字不可識必其名也）自作按楚自周成王時封熊繹以子男田居楚至熊渠乃立其三子為王後復去其王號至熊通始自立為楚武王則是楚未嘗稱公不知此鐘為何人作也

古器物銘第六

毛伯敦銘

右毛伯敦銘凡四其一惟蓋存藏劉原父家其一底蓋具藏京兆孫氏其一不知所從得銘文皆同原父釋祝下一字為鄭遂以為司馬遷史記所載毛叔鄭器曰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文武時器也今究其點畫殊不類鄭字而呂氏考古圖釋為郱皆莫可考

簠銘

右簠銘本兩器底蓋皆有銘文悉同其一原父以遺歐陽公案集古録以中上一字為張字引詩六月篇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曰此周宣王時張仲器也呂大臨考古圖以偏傍推之其字從巨不從長以隸字釋之當為弫弫字雖見玉篇然古文與隸書多不合未知果是否

匜銘

右匜銘劉原父既以前一簠為張仲所作又以此匜為

張伯器曰仲之兄也尤無所據原父於是正之學號稱精博惟以意推之故不能無失爾

商洛鼎銘

右鼎銘劉原父得於商雒銘云維十有四月蔡君謨嘗問原父十有四月者何原父不能對呂氏考古圖云古器銘多有是語或云十三月或云十九月疑人君即位居喪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余常考之古人君即位明年稱元年蓋無踰年不改元之事又余所藏牧敦銘有

云惟王十年十有三月以此知呂氏之說非是蓋古語有不可曉者闕之可也

周姜敦銘

右周姜敦銘本二器其一原父以遺歐陽公伯下一字集古錄讀為冏曰此書所載伯冏穆王時人也而呂氏考古圖訓作百皆未詳

古器物銘第七

大夫始鼎銘

右大夫始鼎銘案說文對字本從口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以從士今驗茲鼎銘及周以後諸品款識對字最多皆無從口者然則古文大篆固已不從口矣又疑李斯變古法作小篆對字始從口至文帝復改之耳然書傳不載未敢遂以為然也

季娟彝銘

右季娟彝銘藏洛陽趙氏銘字畫與大篆小異蓋古文也當是周初接商時器余徧閱商周諸器銘所謂古文者大率如此而唐人所書皆別作一體筆畫疎瘦與彝鼎間字絕異雖李陽冰亦為之不知何所依據余以謂學古文當以彝鼎間字為法

金石錄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金石録卷十二　　宋　趙明誠　撰

跋尾二　三代　秦漢

古器物銘第八

父丙彝銘

右父丙彝銘舊藏祖擇之舍人家後歸故人王偁唯蓋存已破缺此周器也而猶稱父丙者當時周初接商時器

宗君夫人鼎銘

右宗君夫人鼎銘其文云宗君夫人之餗釪鼎呂氏考古圖云藏秘閣今乃在宗室仲爰家而秘閣所藏自有宗公緐鼎蓋考古誤也

古器物銘第九

敦銘

右敦銘藏宗室仲爰家銘文凡二百餘字余所録諸器銘文字之多無踰此者

宗穆公孫盤銘

右宗穆公孫盤銘元祐間臨淄縣民於齊故城得數器此其一也藏趙元考內翰家驗其文蓋送女器

散季敦銘

右散季敦銘藏長安呂徵仲丞相家底蓋皆有銘考古圖以太初歷推之為武王時器未知是否又云武王時散氏惟有宜生季疑其字者亦何所據哉士大夫於考

正前代遺事其失常在於好奇故使學者難信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古器物銘第十

井伯敦銘

右井伯敦銘云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格于大室師其父即位井伯右内史冊命錫赤芾對揚王休用作寶敦其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古器銘文字難盡通故時有斷續不可次第處今此銘四十餘字所不識者一

字而已因并載其語按左氏春秋傳有井伯然古人姓名或有同者未可知也（師下一字不可識）

古器物銘第十一

鼎銘

右鼎銘藏蜀人鄧氏銘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銘凡言即立或言立中庭皆當讀為位蓋古字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泰泰山頌詩刻石猶如此

古器物銘第十二

楚鐘銘

右楚鐘銘藏方城范氏銘云惟王五十六祀楚王（下一字不可識）章按楚惟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又其名為章然則此鐘為惠王作無疑也方是時王室衰弱六國爭雄楚尤強大遂不用周之正朔嗚呼可謂僭矣鐘背又有兩商字一穆字其義未曉

中姞匜銘

右中姞匜銘與後兩器皆藏李伯時家初伯時得古方

鼎遂以為晉侯賜子產者後得此匜又以為晉襄公母偪姞器殊可笑凡三代以前諸器物出于今者皆可寶何必區區附託書傳所載姓名然後為奇乎此好古者之蔽也

車敦銘

右敦銘其文云作旅車敦莫詳其義

古器物銘第十三

齊侯盤銘

右齊侯盤銘政和丙申歲安丘縣民發地得二器其一此盤其一匜也驗其文蓋齊侯為楚女作

古器物銘第十四 秦漢器

秦權銘

右秦權銘今世人家所藏秦權至多銘文悉同余所得者凡四銘其二不知所從得其一藏王禹玉丞相家皆銅權也其一近歲出于濟州以石為之歐陽文忠公集古録載祕閣校理文同家有二銘其一乃銅鐶上有銘

循環刻之不知為何器余嘗考之亦權也按班固漢書律歷志五權之制圜而環之今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周而復始無窮已也孟康注以謂錘之形如環也然古權亦有與今稱錘相似者蓋形製不一各從其便爾

汾陰侯鼎銘

右汾陰侯鼎銘舊藏劉原父家今歸御府按漢書周昌以高祖六年封汾陰侯至其孫國除

銅釜銘

右銅釜銘云長信賜館陶家按漢書外戚傳竇皇后女嫖封館陶長公主又百官公卿表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張晏注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也居長信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則曰長樂少府然則景帝時宮名長信則竇太后居是宮無疑銘雖無年月然知其為竇太后賜館陶公主亦無疑也

武安侯器銘

右武安侯家器銘不知所從得按漢書景帝後三年封田蚡武安侯又楚思王子悛元壽元始中再封武安侯銘無年月未知果誰所作又按帝紀楚懷王嘗封高祖為武安侯然驗其刻畫款非高祖時器

周陽家鐘銘

右鐘銘藏歐陽公家其器壺也銘云畔邑家今周陽家金鐘容十斗重三十八斤第四十云

上林供官銅鼎銘

右上林供官銅鼎銘不知所從得銘有監工季貟刕按

後漢人絶無二名者此鼎蓋西漢器也

平周金銅鉦銘

右銅鉦銘云平周金銅鉦重十六斤八兩背文云平定五年受圜陰士大夫頗疑前代年號無為平定者余常考之蓋非年號也按西漢書地理志平周平定圜陰三縣皆屬西河郡圜陰漢惠帝五年置此鉦先藏平周家歸圜陰復以授平定故再刻銘爾所謂五年者當是景帝以前未有年號時也前世既無平定年號而三縣皆隷西河故知其如此又漢書地理志圜陰王莽改曰方陰顔師古云圜字本作圁縣在圁水之陰因以為名王莽改為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為圜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爾其説出於酈道元注水經今按玆器漢時所刻乃為圜字然則師古何所依據遂以為圁乎恐亦臆説也

古器物銘第十五

谷口銅甬銘

右谷口銅甬銘舊藏劉原父家一器而再刻銘始歐陽公集錄金石遺文自三代以來法書皆備獨無西漢文字求之累年不獲會原父守長安長安故都多古物奇器原父好奇博識皆購求藏去最後得斯器及行鐙博山香鼎模其銘文以遺歐陽公於是西漢之書始傳于世矣蓋收藏古物實始於原父而集録前代遺文亦自文忠公發之後來學者稍稍知捜抉奇古皆二公之力也

律管銘

右律管銘藏晁元咎學士家云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按晉書律歷志律古以竹或玉為之至平帝時王莽始易以銅又漢書莽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二説皆合也

金石録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金石録卷十三　　宋　趙明誠　撰

跋尾三 三代 秦漢

安州所獻六器銘

右六器銘重和戊戌歲安州孝感縣民耕地得之自言于州州以獻諸朝凡方鼎三圜鼎二甗一皆形製精妙款識奇古按此銘文多者至百餘字其義頗難通又稱作父乙父巳寶彝若非商末即周初器也

齊鐘銘

右齊鐘銘宣和五年青州臨淄縣民於齊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數十種其間鐘十枚有款識尤奇最多者幾五

百字今世所見鐘鼎銘文之多未有踰此者驗其詞有余一人及齊侯字蓋周天子所以命賜齊侯齊侯自紀其功勲者初鐘既出州以獻于朝又命工圖其形製及臨倣此銘刻石既非善工而字有漫滅處皆以意增損之以此頗失真今余所藏乃就鐘上摹拓者最得其真也

家藏古器物銘上

父乙彝銘

右父乙彝銘其器鼎也而謂之彝者按説文彝宗廟常器然以古器款識考之商以前凡器通謂之彝至周以後有六彝之名於是直以盛鬱鬯之尊為彝其名與諸器始分矣此鼎蓋商器云

爵銘

右爵銘大觀中濰之昌樂丹水岸圮得此爵及一觚按考工記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氏云豆當讀為斗）而漢儒皆以為爵一升觚二升今此二器同出以觚量之適容三爵與考工記合以此知古器不獨為玩好又可以決經義之疑也

戟銘

右戟銘其器得于青之盆都傍枝為鉤形製作甚工與今世人家所藏古戈戟形製不同按揚雄方言戟其曲者謂之鉤孑鏝胡郭璞注曰即今鷄鳴句孑戟也春秋左氏傳欒樂車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吕氏春秋晏子與崔杼盟直兵造匈句兵鉤頸高誘注曰句戟也賈誼過秦論云鉤戟長鎩此戟蓋古所謂鉤戟也

家藏古器物銘下

孟姜盥匜銘

右孟姜盥匜銘余所録古器款識有叔匜銘匜字作鉇後又得伯公父匜銘字作盨今此銘作鎜蓋古書不必同文然三字意義皆通

田鼎銘

右田鼎銘云自作田鼎疑田獵所用也

漢廩丘宮鐙銘

右漢廩丘宮鐙銘得于澶淵云廩丘宮銅鐙重二十斤八兩甘露三年工郭從都吏李定造蓋宣帝時物也所謂廩丘宮者不見于史蓋秦漢離宮别館所在有之故史家不能盡記廩丘在漢屬東郡

石本古器物銘

右石本古器物銘余既集録公私所藏三代秦漢諸器款識畧盡乃除去重複取其刻畫完好者得三百餘銘

皆模刻于石又取墨本聯為四大軸附入録中近世士大夫間有以古器銘入石者然往往十得一二不若余所有之富也

吉日癸巳字

右吉日癸巳字世傳周穆王書按穆王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此字筆畫反類小篆又穆天子傳史記諸書皆不載以此疑其非是姑録之以待識者

石鼓文

右石鼓文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歐陽文忠公以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此為可疑余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如今世以為碓臼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亦易剝缺又往往為人取作柱礎之類蓋古人用意深遠事事有理類如此況此文字畫奇古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到文忠公亦以謂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

秦詛楚文

右秦詛楚文余所藏凡有三本其一祀巫咸舊在鳳翔府廨今歸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久湫藏于南京蔡氏其一祀亞駝藏于洛陽劉氏秦以前遺蹟見于今者絶少此文皆出于近世而刻畫完好文詞字札奇古可喜元祐間張芸叟侍郎黄魯直學士皆以今文訓釋

之然小有異同今盡録二家所釋于左方俾覽者詳焉

玉璽文

右玉璽文元符中咸陽所獲傳國璽也初至京師執政以示故將作監李誡誡手自摹印之凡二本以其一見遺焉

秦泰山刻石

右秦泰山刻石大中祥符歲眞宗皇帝東封此山兖州太守模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其後宋莒公模刻于石歐

陽公載于集古録者皆同蓋碑石為四面其三面稍磨滅故不傳世所見者特二世詔書數十字而已大觀間汶陽劉跂斯立親至泰山絶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模以歸文雖殘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于是秦篆完本復傳世間矣以史記本紀考之頗多異同史云親巡遠方黎民而碑作親軏遠黎史云大義休明而碑作著明史云垂于後世而碑作陲于後嗣史云皇帝躬聖而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而碑作體順史云施于後嗣而碑作昆嗣史云具刻詔書刻石而碑作金石刻皆足以正史氏之誤然則斯碑之可貴者豈特玩其字畫而已哉碑既出斯立模其文刻石自為後序謂之泰山秦篆譜云

秦琅邪臺刻石

右秦琅邪臺刻石在今密州其頌詩亡矣獨從臣姓名及二世詔書尚存然亦殘缺熙寧中蘇翰林守密令廬江文勛模搨刻石即此碑也從臣姓名五大夫作夫夫泰山秦篆亦如此或以謂古大與夫同為一字恐不然余家所藏古器款識有周大夫始鼎及秦權銘黔首大安皆用大字蓋古人簡質凡字點畫相近及音同者多假借用之別無它義東漢時碑刻尚多如此

秦之罘山刻石

右秦之罘山刻石按史記本紀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山凡刻兩碑今皆磨滅獨二世詔二十餘字僅存後人鑿石取置郡廨歐陽公集古録以為非眞又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眞者耶此論非是蓋杜甫指嶧山碑非此文明矣之罘在秦屬東萊今屬登州

秦嶧山刻石

右秦嶧山刻石者鄭文寶得其摹本于徐鉉刻石寘之長安此本是也唐封演聞見記載此碑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拓之以為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

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今人間有嶧山碑者皆是新刻之本而杜甫詩直以為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歟按史記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而其頌詩不載其他始皇登名山凡六刻石史記皆具載其詞而獨遺此文何哉然其文詞簡古非秦人不能為也秦時文字見于今者少此雖傳摹之餘然亦自可貴云

金石録卷十三

東觀餘論

黃伯思

據南宋嘉定三年温陵莊夏刻本影印(節録)

秦昭和鐘銘說

此鐘蓋慶曆中葉翰林清臣守長安所得上之大樂孜之音中大呂胡恢題云世家言秦侯至穆公十三世而中間出子遇殺豈不得列於世數邪歐陽文忠題云據史記年表始秦仲至康公爲十二公此鐘則爲共公時作也據本紀始襄公至桓公爲十二公此鐘則爲景公時作也予按本紀周孝王命非子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号曰秦嬴嬴生秦侯次公伯秦仲莊公襄公文公靖（史記作竫）公不立寧公出子武公德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以銘所謂十二公考之若以非子始爲附庸則至成公爲十二公若以秦仲始爲周大夫襄公始爲諸侯則如歐陽說至康公以桓公爲十二公然據銘云不顯朕皇祖奄有下國十有二公言皇祖奄有下國蓋謂始有土之君則當以非子爲始雖曰附庸蓋亦國也況有周錫今分土之文得不爲奄有下國乎自非子至成公十有二世則是鐘爲成公作無疑矣又所謂十有二公蓋自始祖而下至今爲公之數而歐陽公以爲十二公者先公也而言作鐘者爲十三世亦非也案銘之首稱秦公曰則知見爲君者固自稱公春秋時列國皆然不必言先公方謂之公也

商著尊說

案兩器皆皇祐中得之是時阮逸胡瑗等議以謂此器有脰無足據有脰則可名壺尊著地無足則可名著尊是時逸與瑗未能必其主名今案凡以尊名者未嘗無脰則脰不足以別尊之

上 七七～七八
上 七八～七九

名而足之有無乃可爲異此器旣無足自可謂之著尊不必因其有脰而以壺尊致疑也鼎之無足者曰著鼎義亦如此禮明堂位商尊曰著今觀内府古器中有周之著尊文飾華巧脰作夔龍蟠屈之勢腹著雲雷回旋之狀而足皆著地蓋因於商禮而加文耳今此二尊形模古質殊無蟲鏤弟以獸飾腹以雙耳挾肩此周物爲樸正商代之著尊也腹之獸首若傅翼而飛舉然觀古寶器有爲蚩尤之象者皆爲飛獸而傅以肉翅昔人著其狀於彝器者以示貪虣之戒此尊之飾蓋蚩尤也

商素敦說

案古敦之存于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牧敦戠敦虢姜敦之屬率皆有款識言時稱伐比他器爲詳大底皆周器也此敦中無款識外無文鏤質古不華疑若商器然又諸敦之有銘者往往皆宗器也此旣無銘豈非燕饗所用與周大方鼎同義乎其制爲兩雌首以吞吐雙耳下有兩珥承之猶其尾然蓋若宗彝之章以智爲義傳曰知人者智夫智足以灼見佞心而知之故得忠臣嘉賓而饗之然後得盡其心而成其禮然則燕饗之敦設飾以雌其意或寓於斯

商山觶圜觶說

案禮爵一升觶二升此三觶容受宜其比爵爲多山觶之脰飾以四山下爲觶稜圜者但觶而已昔人所謂破觚爲圜故或稜或否具此二者不獨稜者謂之觚也此器用以酬酢故脰足之閒可握可拱蓋臣拜君酢跽而受之端而飲仰而奠於地復拜與圭勿日相爲用（自與至用川本去此七字姑存以俟知者）故其爲拱握之制而其腰閒有穿若交午然蓋奉執之際貫之組以防墜失與圭之必璧之好同義亦於宴飲之閒象君臣之志通而無沈湎之失也三觶制作合度而鮮文飾蓋商器耳

商雞首豆說

案古寶器之有豆往往小殊而大同若姬寏母豆則鏤以山雲疑生豆則承以四拱螭足豆之

制有會可仰祖癸豆之像其足無趺此豆之足殊類祖癸雖冶鑄非精而模矩質素蓋商代所作云側其獸面若貍首者案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貍首之詩逸矣其義弗可知然即名以求其義蓋取所田之物爲名貍獸之小者言小獸則大獸可知故國君用射於田以所獲禽一爲乾豆蓋以祀事爲先此豆飾以貍首義或出此其廟享之器歟

周史伯碩父鼎說

右二器形制款識悉同而文字刓缺以二鼎參讀而互辨之可識者四十有三字不可見五字而已案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鄭桓公爲周司徒問王室於史伯史伯具以諸國及晉楚所以興對春秋外傳是之而漢書古今人表於厲王宣王時皆書史伯疑非二人蓋羡文耳此二鼎銘文著史伯碩父所以作鼎曰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而周器之拓文有曰史穎作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款識字畫大致皆

同則知穎者蓋碩父之名三鼎之文互相見耳考之經傳周有史佚衛有史鰌晉有史趙率以官爲氏故碩父之名與字皆冠以史曰伯者蓋五十所加猶伯陽父仲山父之類是也又幽王之臣號石父而晉有伯石於碩父亦近之然號石父號公也未嘗爲史而晉之伯石乃楊食我耳非天子之命卿弗可稱伐於鼎是知史伯碩父非此二人也古文舟與周同史伯周臣故稱其王母曰周母猶周之妾任大姒号曰周室三

母亦以國著也以斯銘考之釐仲者史伯之皇考而周母其王母也今先釐仲而後周母則釐仲實王父耳下言王母則上爲王父可知故但曰皇考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以己配子則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刻若此者尚多有之兄癸彝文曰丁子周敦文曰乙子今此鼎文曰己子是也或曰戊與己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己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己合

上

古亦未分則所謂己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銘之卒章曰用蘄綽綰眉壽晉姜鼎銘亦有此語蓋祈天永命俾弗中絶故曰綰垂裕後昆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也鼎唇之文鏤爲龍與饕餮之象而腹皆作龍鱗與周寏父鼎頗相類皆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之義所謂龍文之鼎蓋取諸此

周舉鼎說 銘款一字

八三～八四

案舁古文舉字也三代彝器有此文者頗多如爵有己舉卣有丁舉之類是也戴記晉杜蕢洗爵揚觶以規平公時人因謂之杜舉蓋爵觶之屬可舉以獻酬之器故或目以舉今此鼎亦銘以舉而但一字又非可舉以獻酬之器則此所謂舉乃人名也與杜舉已舉異矣以載籍考之宋之僖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下蔡有史舉燕有唐舉雖皆周人然史舉賤而爲監門唐舉微而爲相者又皆周末人而此鼎乃非晚周之器

上

今驗其銘款若非宋僖公舉則伍舉也僖公微子之後與周始終伍舉莊共之大夫爲楚聞臣宜其制作傳永而不忘然傳以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爲銘之灋而此鼎特著名而不紀績亦猶公非之鼎弟銘以非公孫薑之鼎弟名以薑亦一字尒

周宋公鼎說 銘款六字

有蓋銘六字案此鼎銘曰宋公緣之餗鼎緣者宋景公也以史記年表考之則名頭曼以漢書

八四～八五

古今人表考之則名兜欒獨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緣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緣爲正然頭曼兜欒音讀相混漢書稍近之弟不知何據而云兜欒或景公初二名而後一之若漢昭帝初名弗陵而後但弗也此鼎與宋君夫人之餗釪鼎字畫體一而釪鼎之蓋文鏤繁縟此鼎則樸素無華豈當時以是别君與夫人之器邪以文字稽之乃一時物也至於周緣女及欮緣亦人名弟字畫意象視餗鼎爲古則欮緣與

䜌女之器疑非景公作盉前此別自一䜌耳微欵識作𢼸與微同妙也

周方鼎說

案古寶器鼎之方者多矣以其銘款考之魯公文王方鼎則謂之尊彝單子方鼎則謂之寶盤惟陀貞庚申方鼎乃謂之鼎然則諸器制度大槩相類以其可尊而爲瀳故曰尊彝以其陪貳而非正故曰從彝以其或用於齊盛若九嬪之贊王齍故曰寶齍其實皆鼎也故鄭公孫僑辨黃熊之夢晉平公賜以莒之二方鼎亦止謂之

上 八五~八六

鼎今此二器制度與諸方鼎同蓋周器也故曰以周方鼎其大也幾可以函犧牛之全體其文鏤也淳美而不太華其中也略無款刻蓋用於王之燕饗而已與銘祖考之功而爲祀器著自作之時而爲養器異矣他器無款刻者殆此類也此鼎腹之四周皆飾以乳其數比他器爲多蓋示推己以致養之義夫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宴饗以厚羣臣以仁嘉賓亦以養之也易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

上 八六~八七

聖賢此鼎形特大而乳極多蓋大亨以養聖賢之意得不爲宴饗器乎鼎之四足皆銜以羊體所謂羊鼎也又養於文从羊庠也美也亦如之皆有致養充實之義此飾以羊意亦寓此鼎之脣緣其文縷也合則爲饕餮以著貪曑之戒散則爲應龍以見居上澤物之功凡龍之有翼曰應龍此器之龍如之至于足之中空上徹於底而無礙則以瀹肉洎之滓濁兼取其易飪耳三代制器其寓於理也詳其適於用也周故曰百

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不然何以底此

周寶龢鐘說

右二鐘銘皆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鐘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案尔疋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以此銘考之祝以萬年蓋周器也走之名於經傳無見蓋昔人自以稱謂猶孤寡不穀臣僕愚鄙皆謙損之辭故司馬遷自稱曰太史公牛馬走班固自稱曰走漢書作僕文選作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說者謂以猶今自稱下走之

類此器所謂走者如此然則走之号非獨始於漢蓋亦上矣此銘上言走下言朕與左氏所謂吾祖也我知之同意其曰皇祖文考者案左氏衛莊公之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此所謂皇祖文考者亦猶衛侯所謂皇祖文王也走者周之宗室亦文王後故稱文王曰皇祖昔武王伐商以造周嘗稱文王曰文考至其子孫距文王遠矣猶曰考者蓋推本而言之至若屓之文考尊師艅之文考彝戠之文考敦但曰文考而不曰皇祖其皆周初之器乎與此鐘異矣是鐘於于鼓之間飾以雙鳳側著一字亦象鳳形若周鳥鐘之制昔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蓋在周文王之世而君奭有曰我則鳴鳥不聞孔子亦思鳳鳥之至皆有懷於文王鸑鷟鳳類也二鐘之飾其鸑鷟歟所謂作寶龢鐘者案國語冷州鳩之論鐘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作樂所以成政也故秦銘勳鐘名曰昭和鐘而此名

上　八七～八八

曰寶龢鐘意蓋若此文王以徽柔懿恭之德脩和有夏後世於禮樂聲容之間皆象其德故相禮於清廟則曰肅雝作樂於鐘則謂之寶和和平則久克成厥政宜子子孫孫寶用以傳永也

周雷鐘說

案此鐘形製與諸雲雷鐘同特於于鼓之側別飾以一雲一雷亦猶周鳳鐘鳥鐘於于鼓之側特為一鳳一鳥以代銘款則知是鐘蓋周器也雷動而風行所以鼓萬物雲族而雨流所以澤萬物先王作樂崇德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鼓而澤之莫大於是故雲雷之象不特識於鼎彝以設義於飲食之間而作樂之意蓋亦有寓乎此者

周罍周洗說

案冠禮設洗直（士冠禮音值）于東榮水在洗東燕禮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說者以謂水器尊卑皆用金罍此罍與尊罍之罍名同而用異夫行禮之始務於自潔故以罍洗為先洗於文從先用是故也罍洗設於東南而雷鼓以春

上　八八～八九

夏罍於文從雷用是故也古之制罍旣用金洗亦當然此罍也洗也其制皆金洗之飾以龜魚以消潔爲義罍之飾以雲雷以潤澤爲義是二器也形製淳妙意象高古非周人不能爲也又其出也同地其得也同時以罍承洗合若符祭而祕閣舊籍以洗爲瓮以罍爲缶初未知其爲是物也臣等因受詔檢校而考辨之　主上聖心灼見其然命有司取其制度以備新作禮器之一乃知此器自周訖今載祀千餘隱祕弗見以待聖人制作而後顯於戲豈不韙歟豈不韙歟

周一柱爵說 素爵附

案古爵皆設兩柱用以反坫則相承而安此前二爵製皆一柱覆則欹倒豈以一於飮而不知節則有顚隮之患用爲彝酒之戒歟亦猶欹器以覆戒滿之義也四器皆無銘款其一腹篆隱起爲饕餮雲雷之象文鏤深明蓋周人所作其一差簡於前亦同時也後兩柱爵樸素無文然亦周器弟非燕享所用耳

周雲雷斝說

案禮爵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三器之名雖殊其實皆爵也以其三足象戈故曰琖以其兩柱文以禾稼故曰斝以其形若飛爵然故曰爵形若爵者取以猶爵集以春夏仁且有禮也柱以禾稼者取其飮以養陽而資於尊所以上之也戈其足者所以示飮之戒傷斯爲下矣斝之制與爵同但多無味尾此爲小異耳其義則一也此斝腹柱皆飾以雲雷柱則略爲禾稼腹則雜以饕餮饕餮之爲物食人未盡還害其軀又其目在腋下山海經所謂狍鴞者故多以飾器之腋腹象其本形示爲食戒而杜預謂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以此器觀之則是象非特爲財與食之戒亦以儆彝酒也後一器文鏤差簡然皆周器周具三代禮所以兼用商爵

周螭足豆說

案此豆體中素質無文與姬寏母無異然器之足篆以盤螭是亦周器也其蓋則可覆可仰可

用以食古之簠簋盨鼎敦之蓋亦如之其名曰會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啓會卻于豆南此謂佐食者取會卻而奠之以待尸入而會也公食大夫禮曰賓卒食會飯此謂取飯於敦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餕也豆雖以盛菹醢其食也亦仰會取而嚌焉非特於義爲安蓋亦適於用

周素盦漢小盦說

案說文曰盦覆蓋也蓋盛滫飯之器加蓋以密之其蓋可卻以分食若鼎敦之會然觀晚周之

上　九一～九二

器有卬仲孫伯戔之饋盦與此前二盦形製略同然彼有蓋文鏤繁縟此亾其蓋而復無文亦周物也後一小盦雖有文鏤而無古韻蓋漢世所爲

宋䪫鐘說

右宋䪫鐘六其銘款曰宋公成之䪫鐘崇寧三年甲申歲得於南都之崇福院尋貢之內府考其文則宋鐘原其出則宋地　聖詔有曰得英䪫之器於受命之邦即此鐘也是時帝作大晟即取以爲鐘濩謹案樂緯叶圖證曰帝顓樂曰六莖宋均注曰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也䪫即古文莖爲帝顓而後歷帝嚳唐虞夏商以及于周六莖之制其傳可謂遠矣然周備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皆存特五英六䪫無之惟宋商之後故宋公猶得其傳成者平公名也宋自微子啓二十六世而至平公其名始見於魯昭公之十年春秋書曰宋公成與此鐘銘合而其立也以周簡王之十年乙酉歲距　皇朝

上　九二～九三

崇寧三年甲申凡一千六百八十年而䪫之器出于受命之邦適丁　聖上駿惠先烈登崇耆英制作之盛際也大晟既成神人以和治音洋洋際天蟠地豈特爲五行之道立根莖哉且莖鐘雖鑄自宋公而實帝顓之樂今也地不愛其寶爲時而出蓋以昭

聖上盛德茂功比隆五帝夏商以還弗足儷也又古鐘之得於今者惟周爲衆其制類多上設衡甬旁傳旋虫或內實而側垂之或仰通而中

貫之率皆振掉弗安惟瞪鐘也雙螭蹲踞以爲平鈕大晟之鐘實取則焉故其垂之也正其鼓之也和而無振掉弗安之患此其制作所以過於三代也非五帝之樂何以及此

漢金錞說

案周官鼓人以金錞和鼓說者以謂其形圜如碓首上大下小今此器制度如此一名淳于南史稱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有以淳于獻者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圜如筩色如漆

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系馬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則聲如雷清響良久古所以節樂也今此器上有蹲獸可系以縚與南史之說同但錞首巨而圜下乃寖小非若筩也及春之於地則聲自上發回旋鍧礚於錞之首磅礴不散甚大而宏亦若雷然清響良久不必注以水而振以芒也此器本六長短相弟其三已歸內府制作尤工皆周器也今此三器其一有漢泉文蓋漢器耳周錞之

系獸卬首卷尾爲蜼之狀蜼智獸也智於方屬北陰陽相辨之時也王安石以錞於文从金从敦謂陰與陽和而敦故曰和鼓以義考之和則可否相濟辨而和和而敦陰陽辨於北之時如之宜和鼓之器飾以智物是器也秘閣舊籍目之爲鐘初未知其爲錞臣等受詔彙分而物辨之稽經而合庶可備採擇之一焉

漢螭文瓿說

案說文瓿甂也大口而卑用以食此器如之劉歆

戲揚雄有覆瓿之語雖出於善謔然當時覆此器必以巾冪之屬爲無蓋故也今此器但可出納而無蓋又設飾纖巧頗乏古象正漢世物也

漢象形壺說

案壺之象如瓜壺之壺豳詩所謂八月斷壺蓋瓜壺也上古之時窪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因壺以爲壺後世彌文或陶或鑄皆取象焉然形模大致近之不必全體若具物也今此壺形羨若眞壺然殆漢世取象太巧故尒

漢小方壺說

案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令此壺形製絕小非所以尊於階楹銅薄而弗精非三代上齊之品與武安侯鈁相類葢漢世物也鈁即方壺之別名海上之山亦謂之方壺其象如此古之爲器必具方圜壺之有方壺猶鼎之有方鼎葢備乾坤之象辨君臣之義故說者謂燕禮之方壺爲卿大夫而設以臣道直方義葢地道也臣道也舉一器可以兼之宜其用於燕禮

漢漏壺說

案漢器有丞相府漏壺與此形製同而上有葢葢有方空所以出納箭下有流筩若渴烏然所以節水也此亾有(疑是其字)葢餘製皆同然彼器脩九寸耳而此乃長倍蓰之者葢孔壺爲漏浮箭爲刻水之循環有升降則器之出納有大小視今之漏壺制大小長短相次若陛墄然則漏之有壺宜不一而足

董逌

廣川書跋

據一九一五年南林張氏適園叢書本影印(節録)

廣川書跋卷第一

父乙尊彝

董逌

李丕緒得古彝銘曰作父乙尊彝其下爲蜼形或疑其制余曰此古宗彝也其在有虞氏之世不然自商以前其制得於此未可知也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孔安國以會爲繪謂彝尊亦以山龍華蟲飾之鄭康成曰宗廟之器鬱尊虞氏以上虎蜼而已聖人以飾尊則於服以宗彝所飾而爲絺繡自漢至今學者嘗疑之以父乙尊彝考者可以信也方虞氏尊用虎蜼則非一器矣丹陽蔡氏得祖丁彝爲虎形考古圖不能推見虞氏宗彝之制迺謂兕形古人飾器各以其意虎爲義蜼爲智觀其飾可以知其

意蜼寓屬其尾歧出今於彝可考而見也或曰乙丁商人尙質其稱葢云考之於禮幼名冠字死謚自周以然其在商夏則以丁壬癸甲爲別知虞氏之世亦若是也記者猶曰辛壬則於名可知矣

蜼敦

祕閣有敦其實鼎也政和三年內降宣和殿古器圖凡百卷考論形制甚備於是館下以藏古器別爲書譜上校書郎黃伯思以圖示余曰商素敦者其高五寸五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七分其受八升重六斤有七兩皆今之權量校也其制兩蜼首耳下有珥葢其尾歧出且曰古敦之存於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郝牧敦戩敦虢姜敦皆有款識此器特異疑爲商人製也余考之蜼寓屬其尾歧出古之宗彝也自虞舜已然豈特商邪於是定以爲蜼鼎

罍尊

王得君藏山罍且世寶之嘗曰昔梁孝王有靁尊戒後世善寶卽此器也或曰尊罍異制不得同名余考之漢謂罍尊葢彝卣罍器也卣中尊也然則罍大尊可知也古之酌酒皆取之罍故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則罍謂之尊可也應劭曰罍畫雲靁之象以其爲䨻故飾以雷者此其文也鄭康成謂上葢刻爲山雲靁之象如此則孝王之罍葢夏后氏之寶矣禮曰山罍夏后氏之尊也

伯作父丁寶尊彝銘

傳言人年二十有父之道朋友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五十矣耆艾轉尊又舍其字直以伯仲別之此周公定禮以變殷制如此今曰伯作父丁殆以名著不諱其死此殷禮也殷人無字見者又伯仲之稱不必五十故以生號仍爲死後之稱則父丁是也若二十稱伯則以甫某配之五十之後直呼伯仲殷禮異矣

仲作辛鼎銘

伯仲之敘別長少自堯舜以至三代盡然惟耆稱則異夏商不待年五十凡長則稱伯次則稱仲周人必待五十而後稱伯仲此其制文也仲作辛鼎其可考者以名知之辛壬丁甲惟殷爲序而伯不配甫者亦殷道也禮緯曰質家稱仲文家

稱叔又益知其說信然

貍首豆

祕閣古豆制作甚樸趺爲函獸或以其實曰商人豆也政和三年祕書考定古器以函獸爲貍謂射以貍首爲節其制以豆示於小獸不遺故以備乾豆宴賓客因曰商貍首豆或以問曰貍首爲豆禮乎曰非也昔之制禮諸侯以貍首樂歌也射以樂歌爲節故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夫如此故詩以時會爲義而且有燕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燕禮所用饋食之豆薦羞之豆 恆豆水物加豆陸產其用則燕器也燕器無異制則又有貍首以爲別邪且刻畫祭器博庶物也

雖卻爪連紆之行脰注旁翼股胸之鳴求以備物爲飾不有遺也故雖翼而飛廉爪而饕餮攫而兕虎惟所宜而設焉其以小獸而自私哉余恐議者未嘗得其形制也如騶虞采蘩且又寓之籩豆簠簋之間邪

著尊

內府古尊昔嘗出示於朝故人得圖之無足無銘刻腹爲獸首附肩著耳安定胡瑗曰鏞無脰有足著尊有脰壺尊無足嘗疑其名又謂尊以罍壺是其制也今考周官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以壺尊盎祀器也古者饗用祀器爲禮之重自用著尊不類引以爲据誤也禮曰著殷尊也著尊爲著略尊故說禮者言著地無足如此定爲著尊可以考矣古者著鼎無足則凡著地無足皆以著名之

商觚

祕閣有觚二其一高七寸七分深五寸一分口徑四寸五分受一升其二高七寸深五寸三分受九合其制無四廉樸素不文或定以爲商觚古量比今纔及三之一則其受一升當古之三升不得爲觚也孔子曰觚不觚觚之所以爲觚者以有觚也觚以廉制得名則無廉隅者非觚也漢世以周之文敝而欲得三王循環之政且謂救僿以忠則質尚矣故曰破觚爲圜漢不知觚爲廉苟以尚質趣便則去其廉隅此漢人之所爲也後世不考其制以爲此但取喻不知破觚可無其事而假以爲說邪古者操觚執簡以有記也惟有隅故可以

書今觚無廉而以圜成者此豈知古人之立制哉

象觚

祕閣有觚高八寸一分其容六合有羨上下爲雲靁飾足爲四象或以問余對曰此象觚也禮射人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觚之別如此或謂以象飾者爲象觚然觚亦爲象飾邪曰觚容三升是亦觚也特容受有差故以名異鄭康成曰觚有象骨飾也故爲象觚竊爲當漢之世古器存者盡矣其在丘墓者未出故不得見之則飾以象骨者漢人制也康成推漢之制論之故不得於古

一柱爵

祕閣有爵一柱以度校之高六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五分闊二寸七分容八合飾以雲靁下爲饕餮狀崇寧三年余至館下識之歎曰禮之廢久矣二千年後誰復傳此器也方今天子以興禮樂爲務意者天以三代之禮行乎不然此器何爲出也或曰爵必兩柱猶鼎敦之有會簠簋之有蓋也必三柱加上以覆持之爵有坫反而加其上者以有柱也今爲一柱意以滿必覆其著戒乎曰非也爵有舉舉必反酬故更爵易觶此禮之用於獻酬者也若夫燕禮進受虛爵降奠于篚則以君尊不酌也虞禮以虛爵入于房則以不貴酒也虛爵無坫故不反反者以坫示其釂也然後受洗則虛爵不易且不反也故一柱爲主古之爲器以雲靁爲飾非特謂

氣烝而澤潤其以爲物之需者如此至于饕餮異獸也以是文之爾貪財爲饕貪食爲餮古之著戒至矣不必以自食其身爲太甚也

牛鼎

牛鼎無名識昔内府出古器使考法定制工官圖其狀求余識之曰深八寸六分徑尺有八寸其容一斛刻文塗金世不知所本乃考禮圖圖有牛鼎羊鼎豕鼎其足以牛羊豕爲飾可以得其名矣鼎足盡爲牛首知其爲牛鼎也荀爽曰鼎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則撫育百姓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黄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目爲飾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黄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諸侯大夫飾之如羊鼎士以鐵飾之三鼎形同以足爲異然則豕鼎則天子諸侯大夫士所得共用也羊鼎自大夫以上有之其別以飾至於牛鼎大鼎也惟天子諸侯有之其飾以金者天子器也以爽説考之合矣其三代之所用也

二方鼎

祕閣方鼎二其一高二尺二寸八分深一尺三寸九分口徑尺有七寸三分受太府之量一秳七斗五升又一高減一寸二分深減四寸四分其受量損二斗三升足四承其下形方如矩鼎之制其見如三禮鼎器圖者最古謂以銅爲之三足者鼎也其後劉向謂湯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漢得魏脽適三足故有司得以藉其説謂泰帝興神鼎一黄帝作寶鼎

三禹鑄九鼎象九州皆嘗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諸儒許慎蘇林如淳顔師古輩皆謂禹之鼎惟其三足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説莒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方矣其下則圜與祭用鼎鬲無所異方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工龐者未出故不得其形制然亦不知考於古也昔禹使飛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昆吾使翁難乙灼自若之龜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遷自行而古之爲鼎四分其足以有承者雖禹猶然知鼎之方者亦得衆見矣今世之有魯公文王方鼎有單癸方鼎有王伯方鼎有陀員庚子方鼎惟祕閣方鼎其大受斛其飾爲羊此古之所謂羊鼎也或曰魯公方鼎其銘爲尊彝單癸之鼎其銘從彝王伯之鼎其銘爲

寶齍其制與祕閣方鼎相類特容量不同其名異者何哉余考之曰禮有六尊六彝六尊以待祼六彝以待祭祀賓客及祭之日衮齍盛告絜故逆齍以受膳人之盛視鑊以受亨人之腥古人於此雖異制矣然彝卣罍同器而尊則與彝同薦太祀六號器同謂之齍蓋以彝器爲常器齍以持而獻也故黍稷稻粱醯醢牲牢同謂齍者惟所用以有别也傳曰以壺爲尊故謂壺尊然以鼎爲尊以鼎爲彝以鼎爲齍其謂尊彝與齍同制有所本矣今考父癸方彝其制鼎也孔文父歆鼎其制尊單槼從彝其制鼎盉與瓠皆具蓋彝常器也尊鼎常薦也其從以享者隨器以名之古人於宗器其重如此

古豆

祕閣有豆其制甚備中直而下承有跗如盤禮官疑之政和三年詔盡出古器俾儒官考定蓋朝廷講禮既備將大革器物以合三代或以問余豆之制不同何哉余曰禮之所設其器異也詩曰于豆于䍐傳曰瓦豆謂之䍐豆之制則同毛氏謂瓦爲䍐木爲豆不知古者銅爲蓋有制也夫五齊七醢七菹三臡此豆實也清廟未食則爲朝事以菹臡爲薦至于薦孰則嬴𧓍蚳魚尸既食矣后夫人亞獻故有加豆房中之羞主婦右之則有羞豆加豆有鐙有抆故禮曰夫人薦豆執醴者授之執鐙此加豆也豆今存者已衆其鐙不具者朝事及賓客饋食之器也若后夫人當獻口于尸則執醴者供之故受夫人以豆而執鐙禮有嚴其分者雖一器猶有存也鄭康

成曰豆以木爲之受四升此宜梁正阮諶相承以自絕於禮者蓋漢世其器未出故諸儒論之如此

螭足豆

上方出銅豆螭蚨有蓋蓋有柱無銘可考禮學號螭足周豆足爲盤螭其名以此然高九寸一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四分其容三升見於禮文此周豆之制也嘗考古豆之見於今者可得而存之矣惟此有蓋存焉其與簠簋之制同也傳曰蓋謂之會會有柱可仰以食故饋食禮曰佐食啟會卻于敦南先儒謂佐食者取會卻置而奠之以待尸入而食公食大夫禮曰賓卒食會飯先儒謂取飯於敦蓋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餕也夫豆宴豆嬴𧓍蚳魚其爲加豆芹蒲箈筍羞房中之豆酏食糝食不爲飯器也呂靜曰飯器謂之簋古之爲敦甗盤杅亦或用以爲飯之薦然仰會以飯自豆以分古之食禮如此（特牲饋食禮曰筵對席佐食分簋鉶注曰分簋者分敦黍于會爲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以從周制也）

犧尊

將作監李誠出古銅牛以示曰此謂犧尊於禮圖考之不合余謂古之制犧尊如此後世不得其制故禮圖者失之鄭康成曰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此器當禮家錄禮器則依康成爲据昔劉杳號博識雖知康成爲誤猶謂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酒昔魏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作犧牛形晉永嘉中曹嶷發齊景公冢又得二尊亦爲牛象杳蓋未嘗見犧牛

分其首受酒則又胳合如全牛特受酒受飯則開而出內之以是爲異杳乃謂鑿頂及背誤也康成當漢世此器固未出宜不得考其制如阮諶聶崇義則二器已出雖未嘗見魏晉梁齊書盡得考之矣乃畫牛負尊何其愈陋也今世此器多見禮器故可知或曰杳謂以木爲之何也余謂古者亦以木爲尊故曰溝中斷木以爲犧尊知有其据木久則壞世不復傳今人見者皆赤金也謂古不得以木爲尊是待目見而後信者可與論禮制哉

著尊

著尊殷制也其形範樸古無復疑者昔內府出周著尊文采繁縟夔躍龍翔靁回雲紜有旋動之勢此固爲周制也又有獸傳翼而飛或曰蚩尤之形也榆剛蚩尤銅頭石額飛空走險故古之鑄鼎象物則必備之或曰蚩尤著貪暴之戒不以此論也鋭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古之所謂羽屬刻畫祭器以備制爲薦所以致飾也

虎彝

廬江李公麟得彝於新鄭銘三字余求得之并圖其器京兆呂大臨曰兩耳飾以虎首葢虎彝予攷於書宗彝謂虎蜼也方虞氏世宗彝之文如此其會於裳則蜼備舉矣嘗見父乙尊爲虎然虎蜼雖飾宗彝非一器盡備疑宗彝之飾各得其一以見當是時二者皆見於宗彝故古器之存於世無二物備載一器知舉宗彝以見二物也伯時虎彝則異父乙尊爲虎以飾耳非虞氏制也昔周人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自爲二器葢周所制也

蜼彝

考古圖曰祕閣所藏大小七器形制略相似其二大者上爲行獸二首及身有斑文似虎而歧尾如蜼腹下空可以縣故爲錞崇寧三年余就館中求之信然後得王氏古彝其制如此則古之宗彝也方唐虞時宗彝之制如此其以爲絺繡倣此而已後世作器文采日以加縟故有隱起雜飾不復樸質如古故今之所見蜼彝虎彝或器各自別知三代皆用此至周其制漸改於古余嘗求宗彝未見有二物同一器者葢嘗疑古不必一器具此或二器同爲宗彝故書舉虎蜼但曰宗彝其說在祖乙之蜼彝至此余竊疑之其爲斑文者虎也歧尾者蜼也此豈古之備二物於宗彝制邪

罍洗

祕閣有罍其高若干容若干有洗若干其徑尺有六寸口按罍洗皆水器也燕禮設洗於阼階東南當霤罍水在東冠禮設洗直於東榮罍水在洗東葢古者祭祀燕會皆用罍洗所以盥也罍貯水洗受水凡行禮者盡然君尊不就罍故有匜盤皆以致潔也洗飾以雲靁與罍同器也或謂洗以龜魚爲文取精潔之意不然龜魚皆水蟲而或又飾以藻荇此皆以類取也不必過求且又以藻荇可羞於鬼神邪

烏鍾

祕閣烏鍾自上降出其高八寸二分口徑六寸三分其重若干鍾之制甚質鼓閒容六舞閒容四于閒不及鼓二無旋蟲繞獸疑周初之器文未縟也其銘作烏形祕閣謂畫烏爲象以自別鼎余考古文大抵皆畫也畫以象形則古之所謂書如此昔籀文烏象烏形烏象烏而點目以烏目可見烏目不可辨篆文曰從烏而鳴亦烏之聲也古人制字可以類得之矣或曰流火伏屋爲烏此周受命之符也鼎著以烏玄宜本於此余考虆鼎鳳鼎皆以銘器安知烏非其以名著邪

雲靁鍾

御府有鍾無款識可考然鼓閒一雲一靁此銘也古文畫以象形而爲之說者以爲周鍾理或然也祕閣以權度校得高

六寸三分衡甬高三寸三分兩舞相距五寸二分横四寸兩欒相距六寸横四寸四分考其制于鼓鉦舞其體也甬衡其柄旋斡其所縣也篆有四以介其面也枚三十有六所以鎭其浮也周之制以其鉦之長爲甬之長以其甬長爲之圜是故大鍾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今考其度略相合矣然余信以爲周人之所作也

古盤銘

古盤銘得之河南鞏氏其銘爲舉蓋而進之此其義也朴質不飾有足以承此殆古之匜盤也匜以注水承水於盤不使水散於地尊者之所用也

叔郭父簠銘

臨江劉原父得銅簠考其識曰叔高父作鬻簠余按古文高當作郭鬻當作旅郭象城郭相通旅猶爲中爲眾與今文無異蓋人三眾也簠形圜而橢如龜原父因歎禮器散亡得此可以證禮圖誤謬且今所用簠疑禮家無所据依崇寧五年紀城得銅器數十物有內圜外方如桶其形者其蓋正作龜形容量不及今六升纔三合余考之知爲簋也傳曰豆實三而觳豆爲四升則簋容一斗二升以漢量校之周一斗一升有奇魏齊權量於古二而爲一周隋則三而爲一今之量法猶當魏隋之中則不及六升者正周之斗二升也古人制器隨時則異後世偶得一物卽据以爲制不知三代禮器蓋異

形也又諸侯之國得自爲制豈必盡合禮文哉今所見宗器自爲多制鄭康成謂制之同異未聞蓋古人愼疑如此

伯考父簋銘

陳氏得古簋其文曰伯考父作此寶簋形制與原父所得甚異不知其爲何代器也然古以敦璉瑚簋爲同物漢儒考定皆黍稷器也前世禮官謂簠簋以銅而後世以木者非也鄭康成曰敦有首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則所論已異賈公彦唐人名知禮其論簠簋曰以木爲之容斗二升上刻以龜如是而已豈不知旅人爲簋其用以銅者自周有之而夏商則或以玉今簠簋有幸而存者皆銅也若旅瓦刻木則宜世久不得見周之簠簋大夫

刻爲龜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則橢而圜以象龜葢者諸侯制也刻以龜而爲飾於葢者大夫制也後世以大夫之制行於天子且用以享帝則非矣禮家不論於此

伯夒父銘

古甗皆有葢有秝其下可爨其上可鬵以爲烝塵者也許愼言後改爲甑甑甗形相類不可便爲一物特後世甗廢而甑獨存也觀稟人溉甑甗司空濯豆籩便知甗非甑矣甗在漢讀若言在隋音彥今人作偃不知聲類所以改者何也古者鼎俎簠簋皆有數故其次者謂之旅旅言其衆又曰亞也獨甗不見上下之等與其數如何今其銘曰伯夒父作旅甗知古之爲甗以備薪烝者非一器也考古圖以夒作温今校籀書温之文若此孫炎翻以余廉謂進也王存乂濾水篆字亦若此然則字當爲瀘

旅匜銘

此器類觚但容受勝爾孫炎翻字作移尒隋韻始爲頤音古今之言異也昔人得於萬年坰中歐陽文忠釋其文曰張伯作賚匜考之古字賚當作旅以王存乂書考之匜則沱字今文以沱爲池宜世不加考也禮器有匜而無沱匜爲方中也則此器爲匜可知古人於書凡器用則外從方古人方爲匚若缶爲匩杯爲匼籩爲匽簋爲匭其取類衆矣篆文匜从方而古文不用疑昔人作字務從簡古或去其方故後世疑之禮家論匜謂爲盛水器陸澧言劉臻以爲類椸葢古所用以

酌也漢人或謂形類羹魁中有道可注以水故懷嬴奉匜公子揮之今考其制與羹魁異矣是匜之類不一疑漢人所見異也

鬻簋銘

先秦古器有鬻簋楊氏古器圖有鬻甗丞叔集古皆存其名不廢或曰以火亨鬻也不知簋盛黍稷且又可亨飪耶考其文協當爲旅今字學諸書有据可考不知諸公皆以爲鬻何也古之食禮有正鼎又有陪鼎而進黍稷者以簋進稻粱者以簠故有八簋六簋又有一物而二簋者皆旅陳於席則以衆列而進者皆謂之旅其甗言旅者亦用以亨亨非一器也

尊鼎銘

李保季得鼎於長安耕者其銘曰集作尊鼎萬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夫尊鼎異形其制以鼎者此鼎尊也呂大臨疑孔文父歆鼎爲壺尊之屬而銘以鼎葢古之制器自有据而鼎之制亦不一矣惟其用以名之唐開元十三年萬年人王慶獲寶鼎五銘曰𠂢作尊鼎與保年鼎同文但𠂢字刓缺不可識疑此鼎是也

廣川書跋卷第一

廣川書跋卷第二

董逌

石鼓文一

田車既安鋚勒馬□既簡左驂旛旛右驂騝騝(其連反)避(我)吕𪗇(隮)于邍(原)避(我)戎世𨸏(陸)宮車其寫(褚)□秀弓□寺(侍)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有旃(神)其□趮(奔)大□出各亞□(異)□執□而勿射□庶(庶)䜌䜌君子逌樂

石鼓文二

避(我)水□衛(導)既平□既止喜封□劓(則)□天子永寍□佳(維)丙申避(我)其用馬既□康二駕□左驂□驖二(驖)

石鼓文三

天霝(靈)雨□淋(流)□迄湧盈渫(溝)濕(滋)君子卽䢵(涉)馬□

淋汧殹(翳)洎二淒二□舫舟囱逯(歸)□鄽(廊)徒馭(蒐)佳舟吕道我陰我陽极(其輒反)湙吕□戶水一方勿□止其奔其敔(敔)其叓(事)吳八(虞)𢊁(怜)亟(極)□執(救)□敬□𢦏(載)北□勿鼉(奄)勿伐之而出□獻(獻)用□大祝𩫏(高)□𧁭(藝)孔□鹿寍逢𠁩(中)孔□闢(囿)鹿二我其□𪉈二(曈)□求又有□是

石鼓文四

皮(被)□走驕驕馬薦(薦)哲茻(卉)敹(徹一作放)雉立□其一□之

石鼓文五

避(我)車既工避馬既同避車既孜(好)避馬既駐(駒)君子鼎鼎(員)斿麀鹿速二君子之求□函(首)弓茲吕時避既殹其未趩(許建反)籑(戾)□卽時避卽時避麀鹿遨遨其來囱既避

殹其樸其射□其豬(豚一作狧它獵反)蜀

石鼓文六

汧殹(翳)沔沔皮淖淵鰋(鰋)鯉處之君子澫(漁)之澫澫(漫)又(有)鰟其斿𣴠二帛(白)魚鱳二其盜氏鮮黃帛(白)其鱅(魚容反)又鯾(鮒)又鮊(午亞反)其朝(炙)孔庶臠之𩓚二(生異反)汪二(涯)𩥄二(遄)其魚惟可(何)佳(惟)鱮鯉可(何)吕橐(普到反)之佳楊及柳

石鼓文七

而師□弓庶二左□滔滔是戴(熾)□不具徠(信)溆□具盱(許子反)來□其寫(褚)尖(兊)具□來天子來□嗣王始□古來猷作邍(原)𢊁(序)作衛(道)逌(遄)我𩒨(詞)除帥(帥)皮(被)𢊁茻(莽)

爲川里微戠(徹)迺罟䲧(栗)柞棫其樜榕(公芝反)𣙙(蕾需作)鳴亞箬(若)其𠷎(華)□所遊𩱦(憂)鹽衛二□𠂤封合(箬)孫

石鼓文辯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碣以形製考之鼓也三代之制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征伐之勳銘於兵鉞其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山刻石自是昭一時功績唐世諸儒以石鼓爲無所据至謂田獵之碣蓋未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於古遠唐迺得於韓愈韋應物以其文爲疋頌亦恨不得在六經推大著說使學者肄業及之其驚潛動蟄金繩鐵索特以其書畫傳爾顧未暇掎摭其□文列之部類中後世得考詳方唐之時其文隱顯未盡

缺落徵詞索事或可得之而愈應物徒知校獵受朝宣暢威靈懾讋夷夏故愈謂此爲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爲文王鼓當時文已不辨故論各異出也嘗考于書田獵雖歲行之至於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命令則非常事也故四王二公後世以爲絕典然則宣王蒐于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當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虢奇字如甄豐輩定作史籀書竇蒙以爲宣王獵碣而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張懷瓘以此本車攻詩因考合前說且曰諷畋獵之所作也愈應物其書藉之則有据矣然爲諷爲美其知不得全於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于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方楚合諸侯求大蒐禮者不知宣王嘗狩於岐山以合諸侯況小疋所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則不得爲盛節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据以此便謂宣王未可信也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科斗書則謂篆爲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懷瓘以杜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而籀文蓋以其名自著宣王世史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篆又與籀異則不得以定爲史籀所書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當時以爲重禮故後世不得泯沒豈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頌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迹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爲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于亳故後世有亳亭宣王

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著敖亭詩曰選徒于敖其事可以考矣周書紀年於蒐狩之大皆書則合諸侯而頒大命亦一見於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嘗怪自漢以往好奇者不道此書廼不得秦文若者猶得人入錄藏之當漢号史書則以刻畫奇崛蓋亦不得盡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宜獨怪愈於唐中世得之乃謂勒勳以告萬世又恨聖人於詩不得見之石鼓之詘自杜甫尙歎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或曰此成王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不知邪曰蠻之柔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繫不足施後世者不得著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爲成王頌何前世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于岐陽書傳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爲敖此可謂無所據乎此余考於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吾說者知考古而索其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

毛伯敦銘

龔伯宗器其子郱所作也郱以功受天子命服赤芾彤冕黃裳鸞旂則作彝器以奉宗廟因以載其寵靈可以求其禮也皇祐中長安民得於渭上銘曰毛伯內門立中庭右祝郱王呼內史冊命郱王曰郱昔先王既命汝作邑今惟亂商乃命錫劉原父以毛伯爲毛叔鄭歐陽永叔書以爲據楊南仲呂大臨以鄭爲郱說文弁作舁因以爲證古字絫省雖不可盡考然鄭則從奠不應至此而弁不從曰其文異甚不知何以

信之許愼顧野王書有郥鄬等字呂忱謂郥爲周大夫名鄬爲畿內地名惟名不可以字義知之而地邑或以爲名亦不可知然則呂忱獨以鄬爲周人名者恐或自得有据傳曰原伯毛伯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世爲王臣仍爲伯爵或本封絕滅食采畿內故以采邑稱春秋時毛伯錫魯文公命說者文王子封爲畿外之國考其時諸侯無毛國而毛叔乃文王子其受封在滅商後今曰皇考龔伯則非毛伯鄭矣周之制食采畿內者皆以地著姓則毛伯亦其食采於毛者不必以毛國尚存而号於王畿也銘曰乃惟商亂知周之冊也周之商亂其在成王世三監之變矣然此時毛伯國未絕故知非以存其本号者然赤芾鸞旂本以錫命諸侯至于畿內之伯得

以爲寵者知爲王之加賜者也

魯公尊彝銘

古篆魯旅同文劉炫謂有文在手爲魯疑不得若此其後得古文岂字傳模既失又改爲尗字李陽冰以文當如圂葢爲魯也祕閣有銅尊銘作圂公諸儒不能考定或以爲邑者非也以古文考之其書以鹵爲魯在漢猶然其作圂者葢古者簡質其省文亦自有据宜世不得而知學者每謂諸侯不得祭天子而魯獨用天子禮樂二戴爲書謂其說可信至於非二王後而得稱公此周之所以崇魯也故魯公拜後不以爲過葢自周公時伯禽稱魯公矣今考此銘合於禮書其尊彝則自有制也

龔伯尊彝銘

龔伯尊彝臨江劉原父得於長安制形類敦而大其重若干其容若干附耳爲竒獸口圜上周以回文下畫爲雲气以禮考之罍也用之廟獻其上㓨尊彝故刻銘以此彝尊自是二物有彝則有舟有尊則有罍其制如此㞉之之制宗器自宜有序則彝舟尊罍以次㓨矣其銘曰彝尊舉其大也傳曰彝卣罍器也又曰彝爲上尊卣爲中罍爲下形如壺大受一斛但此器亡其尊彝惟罍存爾考於禮書犧象著壺大山此尊也雞鳥斝黃虎蜼此彝也若罍則一矣其制皆爲雲靁狀其上飾以回下飾以雲回爲古文靁字故以雞彝盛明水以鳥彝盛鬱鬯以犧尊盛醴齊宗廟七獻二祼爲奠不歆朝踐尸

歆五獻卿卽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祼爲奠則尸歆七可以獻諸臣故子男則五獻是尸歆三可以獻卿大夫三獻無二祼直有酳尸三獻故王酳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后酳尸用饋獻之尊盎齊其臣卑尸酢賓長卽用罍尊禮曰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然則古人自以罍彝尊同名葢相序以成禮也固廷設罍諸臣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口耳其自諸侯卿大夫則無金飾也韓子曰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其說雖異然今世所見惟銅則其說或可信龔伯尊彝考於禮則大夫制也其稱盖（當作益）公原父以爲非謚法所見且古文益作坎卦自隷書始變而今文或異然古謚（音益）爲益自當以古文定也㬧顧野王曰大也乙

悳翻篆文㬎與顯同古文作醜自當從篆

叔䜌鼎銘

叔䜌作鼎考其制形則宗器也銘曰二十有三年王在宗周王命叔䜌余考於書周既營成周以居商民而以王城爲宗周卜宅土中復歸西周故周官曰王還歸在豐多方曰王在宗周其後十一世犬戎攻宗周而平王始遷故黍離閔宗周宮廟之廢周自是不復居宗周矣其曰王在宗周則知其在幽王之前可以考也史自共和前其世數最長而可知者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昭王雖不見居位歲月然穆王五十受命改元則知昭王在位之年久也昭穆皆有二十三年則叔䜌作器葢在二王之世矣銘之所書有鼎彝尊鼎葢宗廟之器

說者以木橫貫鼎而舉之謂鼎然易之鼎象則爲金鉉豈叔䜌之鼎以爲金鼏者耶尊彝有六器矣則用本朝踐獻踐不可考也三代鼎彝有銘多矣而曰需終者今見於此釁鼎之銘又曰需始需終古者以需爲善其文與今同此其謂善頌者也

伯庶父尊敦銘

劉原父得古敦其銘曰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世或疑舟爲丹又以爲井者其文可考朱育集字舟爲古文周字顧野王謂舟爲周詩言舟人之子則周也古文不一其體減增上下隨其形異不能盡以點畫校也如伯百父伯郭父鼎上下二體文皆異也此猶可以參考至寍爲丁丁爲丁省文示意豈可盡求於點畫閒耶庶父知爲名矣以尊敦求其制其爲有葢飾者豈庶臣得用哉知周無丹氏井氏列於侯國者也齊在周爲大國世與姬爲媾以國聘者在名則爲太姜少姜在謚則爲文姜宣姜穆姜在國則爲齊姜晉姜衞姜葢以國繫姓者不特諸侯之國其在大夫以采地著者猶得稱之然則其謂周姜者可以知也周之世諸侯無以周爲謚者王畿周公則得号之其他非王子弟母妻則其君王后也伯庶父於書不可考然謂吾之姑者知其爲姪矣禮有王父母無王姑其以大稱者或得号而兼之知伯庶父爲齊子也或疑爲王之姑者則以周爲謚矣若王之姑姊妹則爲姬氏或當以異姓爲姑姊娟者又非周制也尊敦失其葢不知形制所本

然文飾備盡至於揜也尊敦上分趾皆作獸形此其爲有飾者也惟諸侯則得用之

商洛鼎銘

此鼎制甚大校以今太府權量爲斤若干其容若干銘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雝公諴作尊鼎原父以丁爲寍其說是也周既都洛而以成周爲下宮所以異宗周也諴周古史考曰周公營作下都則今洛陽何休曰周成王所都也其曰十四月者蔡君謨嘗疑之此葢自王之卽位通數其月爾或謂周之十四月爲夏之二月元命苞曰夏以十三月爲正故管子有十三月令人之魯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之語如此自是古人書時不必月嗣

君未改年以月數計之邢子才曰四十二月之科一依恆式彼自其君卽位後以月爲數其時則已再改年矣葢循用古制服制小傳盡書以月此正未成君之制故昔人謂時王未改年者其說得之

盉銘

伯王敦子作寶盉其制異哉禮學未嘗考也昔許愼以盉爲調味器顧野王直以盉爲味陸灋言以盉爲調五味鑊葢自周官儀禮竄失本文後俗襲誤莫知所本也今考於書則以鑊爲鐫而以鑴爲鬵鬵爲器盆之大者盌則小於盆而同制矣則盉不可謂鑊孫强亦以盉爲大鑊又曰鑊大鼎也劉臻呂忱以鐫爲大鍾皆非有據少牢饋食禮曰羹定雍人陳鼎

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而禮經改盉爲鑊則失其制久矣灋言雖能辯其名而不知鑊非可用割烹則亦誤也古之饗祭爨在廟門之東故初陳鼎於盉西後陳鼎於阼階爨爲竈盉卽烹薦體之器也升食者自盉以受於鼎鼎陳阼階則薦食於上矣故實鼎曰脀實俎曰載肩臂臑謂之前體膊胳謂之後體正脡橫脊謂之體薦短正代脅謂之體解故體各異盉盉別一鼎盉中肉孰各升於鼎故取於盉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然後可以饗食可以薦孰禮之成也後世不知俎鼎之制雖具簠簋籩豆有事於祭祀有司庀事謹守舊文而器名物體皆不能辯則盉廢已久其名又改尙得求其制而用耶

史伯碩父鼎銘

史伯碩父鼎二至和元年虢州得之嘗命校其權量所極幷其形制圖焉其一高尺有七寸八分深尺有一寸二分徑尺六寸九分受一斛二斗重若干其二高尺有六寸五分深尺有八分徑一尺五寸八分其受一斛重若干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史伯碩父追孝於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凡四十三字其六字刓缺不可識或謂支干相配無巳子也余按商兄癸彝爲丁子周散敦作乙子其類甚多葢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則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爲配之五行之用然也戊巳爲土戊爲土生巳爲土滅剛日不用而以巳配者葢用其剛必卽柔以成之今術家猶然在甲

子六年正月朔當辛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然碩父正宣王時其曰史伯則史臣而位大夫者故得作宗器以薦祖廟班固以史伯爲厲王世昔鄭桓公宣王司徒問國於史伯則不得爲在厲王時矣今官庫有史頵鼎銘同其皇考舟母或以碩父爲頵字者雖然必口與其字爲配至其作宗器於廟則不得以字著也頵或與碩父爲兄弟此不可得知矣今二鼎以釐仲爲皇考而以舟母爲王母釐葢其王父則以舟爲王母其周女也稱王父以皇考則周固有之矣古之爲史者書傳直以名配之而不著姓此其世代不得考也然銘有用蘄綽綰眉壽或爲說曰綰如祈天永命綽如垂裕後昆以其書考之恐不盡得其文古人於書直有不可意得者況以秦

文考之耶

弫仲寶匧銘

古人之制灋其書已亡不可得考今惟幸其器時有存者可以察也京兆民得古器爲銅方匣其大若干其深若干文飾緐縟世不能考以灋數惟其銘曰弫仲作寶匧劉原父釋曰寶医医於禮爲櫝凡所以盛弓弩矢也而方中矢字又不與古文合不知何據而言也今考篆文集字當作匧其書尙與篆合但古文匧不从竹後人因之从竹者誤也小篆雖秦文然亦存古文不廢其同者甚衆若匧从夾其文可以得矣惟方字爲古文然小篆自不得从竹其用竹者或體也世或疑篋未有範銅爲之此猶以从竹爲古之器矣嘗見諸書說金箱石篋無不備也延康中上黨抱犢山功曹李及於巖得書四十卷盛以金箱然箱篋以載而藏之爲名用金用竹隨其所爲也豈但盡用竹哉弫之忍翻訓曰弓强也余以自漢以後諸書考之集古以爲張仲誤也

弫仲寶医銘

上方所藏旅簋至衆獨無旅簠呂氏考古圖所載備矣大抵皆簋也昔嘗考其銘切有疑於此矣簠簋古人所共用之器也雖廢棄已久不應獨存簋而無簠矧藏所得不應盡藏旅簋以故世不得其制禮家乃爲一器但方圓異爾嘗見紀城得器方圓雖異大抵類桶惟蓋爲龜此古医之制也大觀元年劉仲馮以其家藏古器上之適余在館始盡模其銘併得原父釋考之其曰弫仲寶医原父固以爲張仲所作器也医又作医於計反余按弫伯之器既曰匧矣今而則又以医爲医其說異也考其文方中作赤以古校之則爲医與簠同其文古也後世禮學既廢簠簋之制尤失至以方圜論辨而不知天子諸侯卿大夫異制苟爲傳誤襲謬方且歷世守之不敢議者何其異也

杜嬬鋪

禮器無鋪古者陳獸謂鋪以金飾物亦謂之鋪說者以其形制類豆疑古又有此器也余考簠从甫自古文如此然其以金爲之或從金此不足怪也或曰簠稻粱器也漢之釋禮經方曰簠圜曰簋簠內圜外方簋內方外圜余竊疑漢人不知何所據耶古器存於今者簋不圜則簠不方口可知矣今曰鋪尊則以簠爲尊受飯爲簠受歓爲尊以受飯之制爲受歓之制器則其制固宜異矣

方甗銘

李氏甗無秝銘曰方鬳或疑其制余爲考之古者謂鼎上下大小若甑曰鬶亦鬵器類甗古文作鬳今仲信父之銘則作甗知字有兼存古人用之不一其制矣紀有甗齊晉以爲重器然其用不過行於饗食今舉國爲重號於天下則必有異者將國君之器自異而紀侯之甗則又其尤異者也

紀城敦銘

紀城在齊之東古裂繻之國齊桓公既滅之矣崇寧元年民

有得古器數十於城者惟敦之制異甚其大若檠可受今二斗二升昔嘗考之鄭康成以敦爲檠類賈公彥曰以木爲之今世所得古敦制形大類鼎鬲鬴甗乃知其說異也盟會王敦當以玉爲之不在飾也且祭祀之時有黍稷故以敦盛黍稷若合諸侯盟誓則不用黍稷矣故敦中盛血夫以銅爲敦用以烹飪也則其制宜與鼎鬲類若以玉爲敦則不可用以爨矣當謂有待於盛血者是也然則其形制自當相類不然則不可以敦名也

廣川書跋卷第二

廣川書跋卷第三

周姜敦銘

伯百父作周姜尊敦其器無文飾則自命士以上得用殆與秦漢閒器無以異也周之世齊姓重天下故當時語曰姬姜觀原父所得敦三皆爲姜氏則世以爲貴姓可知周之諸侯與大夫卿蓋無以周爲謚者惟伯禽弟守采地居王之畿內世以周自別後世如宰周公類可以考也其謂姜則王畿之公也 疑 或言王之支庶子弟亦得以周號者且王子弟則或自有封矣支子分屬王畿者則以采地著其受姓命氏則子孫各以其姓自顯蓋不以周自稱知彼既別於周矣若平王之子封汝川初以周爲氏此其以周著者古之宗廟不出四封然得自長安知非汝川之周也

晉姜鼎銘

晉姜鼎以今權量校之其重若干其容若干以合周律當爲權若干爲量若干周自中世天子不得考度量協彝器侯國得自爲制則當晉國不知其爲權量輕重多寡也銘曰維王十月乙亥晉姜曰余維嗣先姑君晉邦余不敢荒寧知其爲晉鼎矣然則其謂晉姜則齊女也春秋時齊歸晉女者獻公則齊姜文公則大姜平公則少姜其在春秋前則穆侯夫人書傳雖闕有遺缺不得盡見然其著者此爾少姜蚤死齊姜不得主祀穆夫人不盡穆侯世惟文公夫人當襄公世猶不秉祀事 疑 此大姜鼎也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

謹始以正其端故舊史以示成法今晉人作鼎則曰王矣是當時諸國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也考於禮制鼎者或以宴享亦或以饗祭其數亦異矣故有正鼎者謂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也其在羞鼎則膷臐膮矣蓋食禮無膚祭禮則有之故其大者爲膚鼎惟鼎則亨備體也晉姜之作殆膚鼎謂耶

孔文公歙鼎銘

孔父公鼎其制異也昔呂大臨嘗疑之謂制度蓋尊壺之屬而銘謂之鼎余嘗考之有足爲尊而著尊無足魯公方鼎銘爲尊彝敦必三足如鼎而伯庶父敦則足如杅彝卣同器而父癸彝寶爲方鼎夫鼎之大亨謂以木巽火然旅鼎陪鼎雖不受爨有亨養之道故鼎以有載也且有舉而行也受食爲食鼎受歙爲歙鼎食歙之異重醴稻醴清酒黍醴清酒粱醴則致歙於賓客豈無器而節厚薄之齊哉春秋傳曰尊以魯壺此器爲似其謂之鼎豈醫酏糟蓋有火齊而節之謂耶

大夫始鼎

大夫始鼎其銘曰惟三月初吉壬寅王在砅宮大夫始錫作彝又曰王在辟宮獻工錫彝錫章又曰大夫始敢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寶鼎孫孫子子永寶用按禮四命受器則上大夫也故冊祝於錫命將之博士呂大臨問曰古者受命作器祝冊命書必載之宗彝子孫寶用惟永永無忘以無忘其初古人於此以侈大王靈而著昭寵其章大矣又以告後之人其以致戒者此以禮乎取之何哉余曰此神之約也自商以

上則不刿於此矣夫與神約者非必命祀郊社羣望以盟詛而存也蓋以祖宗爲祀而求使子孫不廢用享者此與神約者也故大約劑書於宗彝使神監焉使人畏敬不敢違也故不能守其約而廢器者其刑墨公法治之此其爲約耶先儒以彝爲宗廟六彝蓋尊之制爾余謂凡宗廟常器皆宗彝也虞氏宗彝至周分爲二者豈可以宗彝盡宗廟之制哉今考古器存者鼎敦尊鬲等衆矣皆著銘曰彝則宗廟之器其常用者皆得銘之矣不必六彝之所書也

宋公䪫鍾銘

崇寧三年應天府得古鍾六於崇福院其一爲黃鍾之宮高一尺三寸六分鈕高三寸九分闊九寸五分兩舞相距一尺橫六寸六分兩銑相距一尺一寸七分橫九寸四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三十三斤銘六字其二爲大呂之角高一尺二寸八分鈕高三寸九分闊九寸三分兩舞相距九寸五分橫七寸五分兩銑相距一尺一寸三分橫九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五分重三十二斤銘六字其三太簇之徵高一尺二寸二分鈕高三寸七分闊八寸八分兩舞相距九寸一分橫七寸一分兩銑相距一尺五分橫八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五分重二十八斤八兩銘六字其四夾鍾之商高一尺一寸鈕高三寸八分闊八寸四分兩舞相距八寸橫六寸五分兩銑相距一尺橫七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五分重二十六斤有半銘六字其五姑洗之羽高一尺一寸鈕高三寸七分闊

八寸七分兩舞相距七寸五分橫五寸五分兩銑相距九寸一分橫六寸七分校三十六各長四分重十有八斤一十兩銘六字其六口口口口高一尺三分鈕高三寸七分闊八寸六分兩舞相距七寸一分橫五寸一分兩銑相距八寸六分橫六寸三分校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一十六斤有半銘六字銘曰宋公成之䛢鍾按史記平公名成當周簡王時共公卒華元魚石立少子成是爲平公立四十四年當魯昭公時見書春秋宋本商後而商出自帝顓頊當高陽氏之世樂號六莖今考于書曰䛢樂名其字與莖同列子以爲瑩其實一也宋均曰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此說恐不然古人以英爲華以莖爲實高辛氏既發其英則高陽氏實之其莖所以反本流根以宣暢咊氣使天下咸得而遂焉夫是故以名云當周之世樂用六代獨不見英莖之作於時疑宋爲商後於其國而用之以存其禮樂茲故得而作也嘗考之襄公世作商頌以祀成湯故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其那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夫以校而輯之則考父所作也太史遷曰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作商頌韓詩章句曰商頌美襄公作也馬昭曰宋爲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者異於先王故詩詠契之德宋無圜丘之禮惟以郊爲大祭且欲別之於夏禘故云大禘夫能祀契湯高宗有道則其臣宜作頌歌以薦之廟是宋用商之禮樂其作頌者無可怪也

考其詩大禘春初則祭用殷也食嘗有樂則禮用殷也錯衡三等同之非周制也鞉鼓楹貫於宣王時考父效之如考父不作頌且謂睎尹吉甫者何哉余故謂頌成湯作莖樂則宋之制得以考矣天子方作大成樂以紹百王絕業故嘗求鍾之制不得周之舊鍾存者眾矣側衺則陸而不應橫貫則扶搖而不得定考擊備設則震掉而或不得盡其音聲有司患之翌日制詔丞相御史以䛢鍾爲正故今鍾得調焉乃下詔曰得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非天相之其能盡盛德之事哉

宋君夫人餗飪鼎

余既爲編修官畢完書宋公䜌之鼎矣蓋餗爲八珍或曰有菜之鼎也翌日校書郎黃伯思持宋君夫人餗飪鼎以問君與夫人竝爲餗鼎此何制也余曰古者祭祀饗食饋羞薦獻各有制不得相亂則饋餗鼎用於房中之羞此夫人之禮也少牢曰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侑主人主婦故君與夫人宜各有餗也餗在禮爲糝食糝一爲菜烝牛羊豕糝稻爲餌則糝以相參爲名自是別鼎呂氏圖曰飪於字書不見疑爲鉶蓋古鉶爲鉼此以書名求之非也夫人龔謂之鉶鉶湆也其可謂之餗哉古文臂鎧爲釬似鍾而長頸爲鉼飪鼎有蓋不得形制疑鼎之長頸者也

餗鼎銘

祕閣至和舊鼎其銘曰宋公䜌餗鼎少監羅畸摹其款識以問廣川董某曰史記宋世家無公諱䜌者豈宋自爲謚或以

宋地舉耶某曰周世惟二王後稱公而微子啟實封於宋宋非畿內地且不爲謚其曰宋公果商嗣也竹書有宋景公緣而史爲頭曼孫炎以緣爲頭曼合聲以辨周秦之語今考班固漢書猶有兜緣葢亦著其聲如此或曰餗鼎食鼎也今飤鼎亦曰餗者用以饔食其禮異乎曰古者天子諸侯食禮鼎俎各有數故有左鼎陪鼎特鼎然謂餗鼎者糝鼎也傳曰糝謂之餗又曰筍之爲菜則餗也古謂八珍漢儒論者以八珍有肝膋無糝鄭康成考於周謂糝在八珍中而周官筍俎與此自異故薦食不同古之食饔若糝有菜則入八珍不須肝膋若糝無菜則入羞豆今直曰餗鼎則糝有菜之鼎也

宋公寶簠銘

河南王氏得銅簠六其制各異銘曰宋公作寶簠或疑其器在一時而制不同將無所考於禮耶葢禮則有之後世不得其制而但守一物而爲據者鮮或不亂於禮也元豐三年詔禮官考據典禮定爲奉祀禮文其書大備禮官請依古作簠簋器上難其事謂禮制無明憲今偶得一器即用爲據古之禮豈盡此一器嗚呼聖鑑遠矣今考宋公簠知禮器未可以一而據也

卬仲頮盤銘

卬仲之子伯戔作頮盤銘曰惟王月初吉丁亥卬仲之子伯戔自作頮盤用蘄糜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昔人以正月初吉爲疑葢古文以王爲口則其爲正可知按說文頮作沬馬融曰頮面器也傳曰洗手謂之洮洗面謂之靧古之事親者垢燂潘請靧頮與靧同古今文異也卬中茱地當周畿內疑爲王子弟古有卬疏即其後也余怪古人於用器自期眉壽欲子孫永永用之不窮不知後世子孫不憚口澤者能朝夕用乎或謂父詞如此至子孫之詞不得用此也

周舉鼎銘 高九寸二分深五寸九分口徑八寸二分容一斗六升二合重十四斤一十一兩

祕閣既定作古器圖并考論其制上之或以問曰ナ爲古文舉然此爲舉鼎謂可舉耶且三代之器言舉者衆矣已爵爲舉丁卣爲舉凡可舉以進者謂得名之今按此鼎名舉其器非爵可舉而大且容斗六升重十四斤其得舉哉曰晉平公有臣杜舉酌公以罰又罰其二臣且自酌也後之爲制者設之於庭以待直言皆謂杜舉其後改爲白獸尊設於庭以示百官其昭大矣不必爲一爵而存也葢因名而得以有作矣然制器簡古文字特異葢晉之當世或其後人所作以示於衆非秦漢之君所爲也觀古之制器類有所本而揚觶洗觶一時有見乃傳後世不忘況其器猶傳此其可貴者豈偶然一古物供耳目之玩好哉余願得附其言於此竊有慕於古焉

癸舉器

新平張氏得古銅物或以爲瓠其容三升則當古之一斗余知非瓠之制矣銘曰癸舉以癸爲名疑爲商之時而器乃周之制矣其形范與瓠異者以無四隅而廉稜皆廢不得爲瓠

傳曰觚之爲觚以有觚爲廉不爲廉者非觚也或謂舉器名疑古人之制名者也曰癸爲名矣而舉又爲名定誰名耶今鼎有舉爵亦有舉謂可舉也昔杜蕢揚觶其實爲觗後世以爲舉者本此或古人以自有舉於書不可得考燕禮主人坐奠觚於篚古文觚爲觶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作觗鄭康成曰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觚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觗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當漢之世二字相混然癸非商人則此當爲杜舉或曰何知非商之器曰吾考之禮媵爵者洗象觚今癸舉則爲四象者以其形制索之知周人之作也

亶甲觚

始余得亶甲城觚其高八寸四分容一升考其制蓋古所謂

觶也又得李氏觚高一尺一分其容六合無壇宇廉隅其足爲四象考其制則觚也梓人曰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爲一升禮家於此疑矣考於古器無有合也昔韓嬰謂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散如此則觚定二升觶定三升古者權量三不當今之一則其容六合李氏之觚是也若亶甲城所得校之周量三升有奇則當爲觶矣傳曰觚之爲觚者以有觚也今亶甲器無觚與觶得以觚名矣昔鄭氏謂梓人之觚字當爲觗觗與觶同制則其言是也禮器制度曰觚大二升觶大三升饋食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於阼階上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則觚倍於爵其實當二升古之論者盡如此余是以知梓人之書誤也

齊豆銘

考器之形知爲豆矣而曰齊豆呂氏以銘得之曰作太公郭公孝公豆蓋齊世家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始立如郭公以下三世至孝公始見於史記去呂伋十四世矣今考齊世家無郭公曰孝公則其世數甚遠雖一豆之薦不如是偏於宗廟然自一時作器書以有別不知諸侯享廟其得至十四世邪當周之時泰有太公其後世爲孝公田氏亦有太公而後世無以孝公爲謚者雖世有相類然以太公號求之孝公皆遠在十世後可考也

蠆鼎

祕閣有舊鼎祥符初齊郡上之其銘作蠆形余以書傳校之

疑爲公子蠆也春秋時如鄭穆公孫與陳祥之族雖皆以蠆制名然自昔古器得者多子尾所爲自送女器不苟作皆考合禮經存當時制度知子尾爲器其衆且不勝舉也古之爲書者盡於象形傳曰書者畫也故凡有形之物必寓之象至無形不可以象類得者然後寓之意而會焉意不能會而形類隨變則轉注以相授指事以相辨諧聲以相合故知字本象形且曰孳乳以相生也其變於此者形不足盡然後廣取以備物各有本也許氏說文解字雖本秦篆然蠆之字猶爲象形蓋秦人改書文以作故其原亦本古字惟點畫少變服虔曰蠆長尾謂之蠍特其尾之名爾又曰蠍毒傷人曰蛆（張列切）則蠍其毒之及人者也今既以蛆爲蠅種則不復以螫爲

蛆矣以蠆尾爲蠍則還以蠆爲異文宜其古字廢也

甘鼎

余考此鼎無銘識有刻在蓋曰甘以書文考於古在篆爲箕在籒爲期在古文爲箕然未少異也刻畫朴古款識深重與蠆鼎相類書至精工非後世書篆家可議自漢以後功力漸改無復款文如三代時故悉刻鑿爲之今視其文如木蠹蟲行以此知爲周秦閒寶器也嘗考於古齊公孫竈生欒施施字子其至其後世以王父字爲氏故漢有況箕古者廟器以名宴器以字此其爲燕器者與疑欒施氏嘗作此器後世守之不廢按其籍至和中齊郡上之齊無其姓與名可索而知也今考古文孝經其爲尊古文老子其爲亓或體爲尊王存

乂爲丌古書亦無爲甘者惟顧野王以甘爲箕後世共疑於此林罕以甘爲其蓋本鼎銘以考書法當古文廢絕後罕能以古學自名不徒爾也昔走作寶和鍾銘與季姜敦盂及石鼓皆从甘爲其則林之說是也今人不知古字或議罕不能據古而自多臆說觀鼎篆所存乃與罕合孰謂不知而妄有作也

王子吳歛鬲

潞國文公守京兆得鼎其銘曰惟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吳擇其吉金自作歛鬲其糜壽無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書家考古謂無鬲而鬲見三巻知爲鼎也古者以尊壺受酒而鼎亦屢見取用一時此得爲之余見古器衆矣非宗彝以祀則其功庸所在故有銘也計功稱伐於此乎陳之矣曰自作歛鬲蓋惟宴私用之抱朴子以辱金不可用以爲藥且爲器皆有避然擇吉金是慎其所養也古者敦𣪘卮匜非飮莫敢用之又以口澤不可用器而謂子孫永寶用之其何據耶意者用以爲享乎或以此戒之可得銘也

寶龢鍾銘 高八寸一分衡甬高四寸四分兩舞距七寸七分橫五寸五分兩欒距八寸九分橫六寸六分重一十五斤五兩

祕閣寶龢鍾銘曰𧺆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鍾𧺆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昔呂氏說曰太史公稱牛馬走其後班固蔡邕亦皆以走自見於書蓋卑以自謂託於此也或謂託於下走自漢如此周人未嘗有此嘗考之夫以作宗器薦之祖廟

宜刻名以自列其曰走爲賤稱非言懼名禮此昔人所愼也走自是著名以別支子況於子孫其可以名廢耶古人於書𧺆足𤴓疋同文在今其有據者如此又如不可據者尚多此皆未有可考也禮官曰銘稱皇祖文考謂祖文王也世數雖遠蓋推本原不然昔人衞莊公曰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古人稱文祖文考不必舉謚如襄公曰文祖則可以考矣豈必文王之子而謂文考以其皇祖稱考又不可附其說古器刻銘若賡作文考尊師艅作文考彝戠作文考敦豈皆以文王享乎且諸侯不可得通天子其得通天下而享之非周制也

寶龢鍾二

寶龢鍾二與前一器同制禮官考其權量度數高七寸五分衡甬高四寸二分兩舞相距七寸橫五寸三分兩欒相距八寸四分橫六寸重十三斤十二兩以今太府法制求之如此其鍾以雙鳳爲飾又其旁刻字作鳳形若鳥鍾飾鳥爲名舊號鳳鍾古者字本象形故凡有形之物必寫象以見欲其有識也至於形不可得與無形象而可求則凡有意可會有事可指皆爲別類以見若其事可假其聲可諧其意可轉而相授皆字之變也嘗考古文鳳字但畫鳳尾爲之小篆轉以爲朋司馬彪曰鵬者鳳也然則鳳形爲銘知爲鳳也或曰周之興鸑鷟鳴於岐陽疑周人著瑞以示後世此余不得而知也

虢州古鍾銘

虢州所上古鍾其高三尺二寸有奇口徑八寸三氂其頂徑一尺六寸銘曰王叔伯高作其字摩滅不可復識皇祐三年改造樂律內出古鍾命有司考詳聲韻安定胡瑗得古鍾四參定尺度明年樂成還之御府迺俾工圖之因得其名以傳廣川董某書其後曰考鍾之制於古有稽其度量或不能合者又往往其器皆出三代有識可證蓋書之亡失不能備盡則器之幸存猶有明訓是不可按圖而盡也今考其制在上無枚其擊無隧銑甬雖備而袪鼓不辨有舞外承有衡上剡無旋蟲繞獸以飾其外此其異於經也夫金尚羽其器有六以樂論者皆鍾也故曰中者爲宮其大爲鏄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曰錞如鍾爲鐃如鈴爲鐸此古人所用以和樂者也今其制則然矣此殆周人所謂錞于者耶故曰以金錞和鼓于寶謂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以手震芒其聲如靁當寶之世其器與灋猶世習之不廢故得備剟於此宜其考擊不受而無鑑隧也漢什邡縣段祖得鍾高三尺二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史臣不能盡考故書如此不知其器可考亦異此說矣方後周時本玉斗以宋度則蔡邕古龠合校晉前尺大一寸八氂其灋與今黍尺適等則徑至八寸有奇者以徑一圍三校之當三尺四寸矣此或周節樂之器也

景鍾銘

御府藏大鍾不知其出何時銘曰景鍾景祐中諸儒議樂出自上方參考度量初得其器圖之其高三尺二寸徑一尺二寸其下刻識皆滅沒不可辨或曰此古景鍾也有功則銘其上古人貴於書名金石謂此也後世鐫金之工既廢世或不能知其制矣管子曰黃帝作五鍾以正五聲所以分五行也而有景鍾則景鍾自是寶器若夫晉人之銘魏顆自爲晉景公鍾不知其制與古同異許愼辨鍾爲酒器而鐘爲樂器今考景鍾和鍾其銘皆作鍾不從童也惟寶和鍾作鐘是知古人於此不一其書矣當漢世書文已譌而鍾鼎或藏厚地墹冢閒未出愼不得見之故論書如此也

銅敦銘

楊氏圖古器有銅敦銘曰宰辟父右周立王冊命周周頓首

奉揚王休命用作文考寶敦其制與周姜敦異葢圜不作龜形亦無刻飾著耳附腹不與簠簋形同亦不爲蟲獸狀而擠至上飾畫雷火今既受命於王爲文考廟器此必考於制度不敢遺舊章也其制如此者疑禮文椒缺不能盡考傳禮曰有虞氏之敦周士制得用之又曰諸侯飾以龜大夫刻以龜天子飾以玉而還象其形則敦雖通於上下惟其刻飾異爾豈其爲此圖者不識當時蟲獸文而誤爲草木之英華者邪周之世有太宰內宰宰夫在禮在春秋皆書曰宰若宰周公宰孔父宰文公宰皆官也譙周曰成王作辟宮其言王在於此則既異於夷宮武宮矣葢王之瀍宮也肆命王臣必親卽辟宮則其禮重矣錫戈琱斉華荼絲衣此命大夫賜非士得受之其制則與禮不合葢享敦祭敦制度不同故上得以兼下其形制則亦已辨也

臨淄戟銘

或得戟於臨淄故城趙氏售之臨淄故全齊以兵威雄四方征戰不息其兵利器堅固宜有傳於後其銘曰闕書文猶爲科斗形葢周之末衰也戟有鉤其曲甚利或謂矛戟以衝陷入物洞胸貫腋以利相向今其狀如鉤旁出而內向者此於用不亦廢哉豈爲鐓者固如此耶余嘗讀字林鐓平底也葢矛亦銅也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鐓銳底曰鐏平底曰鐓以其平底鐓地故謂鐓則鐓者戟之末其與戟竝存也昔欒樂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王何以戈擊子之斷其右肩齊氏以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古者戈戟之屬爲句兵酋矛之屬爲刺兵葢戈有胡孑戟有句援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則戟有堅其重在句牽者所用也昔楚授師子焉以伐隨故曰句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閒謂之孑或謂之鏔吳揚之閒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閒其大者謂之曼胡其曲者謂之句孑曼胡今見古戟有無刃而句者此其異也

延陵墓字

延陵季子墓字世傳仲尼書今入潭化官帖中其字如書篇牘不類豐碑石柱上所刻也而書亦少異於籀文疑當吳季子時書文宜盡從籀學不得有所異同又夫子未嘗至吳其書是非不可考也唐人於季子墓刻此十字張從申書其後而籀字極大不知一書而傳於世者大小不同此竟誰當其傳哉李陽冰書篆奄數百年人常謂初學嶧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是陽冰所從得法不可謂非古也此當自有妙處今人不到陽冰地安能議其是非所極哉

佳城銘

葛洪雜記序夏侯嬰得佳城銘世無知者惟秦博士叔孫通能讀其文此科斗書也後世疑自孝惠時上推三千年當在洪荒之世葢未有書契今其文乃與秦小篆相類嘗考其銘此殆有數存者如大同古銘其事亦可推也後人不知世紀

惟史記爲據史記年自黃帝至堯舜纔二百年以世紀推次中間相授幾數千年矣史特舉其至顯者失其序不能盡通然與佳城銘類故甄豐定爲六書一曰古文則魯壁書與此銘矣是時傳者不可謂無據昔臨淄得桐棺前髹外隱起爲銘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是古文餘同漢隸乃知書文相變不能逃古但數窮卽改自然相合葢性中本有因變以出是夙智分也知釋氏海藏傳經千佛同說則知此矣

廣川書跋卷第三

廣川書跋卷第四

秦公敦銘

商人堈中得敦銘曰秦公作敦其制簋也當秦之世敦制尙存可以考之按禮器有敦謂有虞氏之制也周制則士用之大夫以上則簠簋矣皆黍稷器也楊氏圖古敦與簋無辨異矣將周人所爲不得盡用有虞氏之制耶敦音頓漢人謂頓設也玉府讀如對今轉爲平聲非也先秦古器與此圖敦皆無葢傳曰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葢象龜故經曰敦南首明象龜蟲獸之形則古者形制亦不一特尊者有飾故與簋類其無飾者則不以龜爲葢知爲上士之器也

太公寶缶銘

謚書無太自周書定法後世雖有附入然不著此也昔齊有太公則謂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假以自見然則太上爲古非考行而傳也後世雖不以此考謚如田和輩皆取以自號於世秦自夷公後太公繼之其子代立是爲惠公夫惟子代其位故以太上自稱秦齊皆有太公秦紀失傳其故世不考之其以謚爲太公惟秦則然矣其曰太公寶缶則秦之廟器也楊南仲以其書爲缶呂氏圖爲古且古非器名則其說不可據也今考於小篆則爲缶者類矣雖秦篆固有與古文類者其不類者則亦眾矣豈可盡據以求合耶傳曰盎謂之缶鄭康成許愼服虔皆以缶爲瓦又曰汲器又謂缶無以五金名者今考弡伯作匜銘殆與此類故知其爲簠也古之爲簠

者本或作匜亦或作医則匜字爲医書畫類也然則古者缶簠同文特後世不知考故識者疑也

秦和鍾銘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隊上帝嚴龔夤天命保大業故秦虢事或釋作使䜌夏曰余雖小子穆穆師秉明德獻敷明刑虔朕祀以受多福綏和萬民唬夙夕剌桓桓說文曰桓田易居也羽元反以文或作桓萬生是敕咸畜百辟胤士趫趫善緣木丕之才讀若王子蹻文武鎮靜不廷優攸音避變古文變从言籒文變从羊羊音飪讀若淫秦文作變从辛百邦于秦執事作匭古文簋咊鍾故曰書柯頷翻枝柯也古文與格同邦其音耽耽雝雝孔煌文作其音銑雝銑雝孔煌以昭零說文音落謂零落也楚詞曰水凍於零澤音鶴鐸顏之推以零音鶴今此字當作格古今字異也孝亨以受毛魯古文作旅

多釐眉壽無疆畯惠在位高引有慶匍楊南仲匍作薄借讀今以文考定當爲撫百四方永寶用宐

秦咊鍾皇祐元年春自內府降出俾考正樂律官臣圖其狀以黍尺度之口徑衡尺有五寸縮尺有三寸九分深二尺二寸六分項徑衡尺有二寸縮尺有一寸柄高八寸銘曰秦公奄有下國考秦之先蓋秦嬴受地西戎爲國附庸至秦仲始大逮襄公賜岐西地名在諸侯其世數可考而知也今曰丕顯皇祖十有二公則秦公不自列於世矣史自襄公後十二公爲景公自非子始邑則十二公後當爲成公自秦仲十二公則爲桓公秦至成公世號爲强大其稱受命蓋追本所始而諸侯有國則推大前世率以公爵自劉周自后稷十五王

又諸先王不窋非王而後世以王號推之則秦嬴稱公可以知矣嗚呼咊鍾之作吾知其在成公世矣楊南仲乃謂襄公十二世爲桓公非子之後十二世爲宣公非也昔嘗考鍾律於前之世鍾其大曰鏞小曰棧中曰剽編於虡者鍾師掌之其大曰鎛此皆用於樂而可以度數考也聖人制律以定樂則鍾之大數以律爲度黃鍾之律長九寸以律計身倍半爲鍾是其數得於尺有咫矣其半損之得四寸半合爲二尺二寸有半以爲鍾餘律如是其以律爲廣長圜徑也鍾閒方六鼓閒亦六舞閒容四上下十六以十爲率不盡於世此黃鍾之制也口大十者其長十六合自尺五寸準之當得二尺四寸而秦鍾其深當二尺二寸六分其項當一寸四分自外度

其高則合於二尺四寸自內度其深則得於二尺二寸半而合於周之黃鍾律矣古今尺度雖不可一至律始一龠則皆周尺也漢制鍾律自昔考信而景祐樂尺所從宷者以黍得也若夫以玉尺論周以鐵尺論齊以水尺論隋其長率一寸八釐或至二寸三分皆不足用以和樂無怪其不能定律也夫以秦之辟在西裔禮文樂制無傳諸夏考於鍾律之度則皆本於律而深於法數其於昭著勳庸告事宗祧明示得意皆深款重識蓋將以變調萬邦使工人告和以謂作器而民樂之矣則銘其鍾曰咊豈亦劉在三庭而盡備樂物以待鍾求和衆樂者耶若吳楚勾越辟陋在夷不知紀法欲鍾鎮鼎光華采飾著象異物變前之大章至有九龍百獸其大千石

其重萬鈞不得用於樂者非鍾也將以昌庶踊大肆爲觀美以夸震一世者後人沓異侈誕相從故延賓之重至二千八百鈞嘉德之量至受千斛太極之廣至二十二圍豈曰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哉周至景王嘗作無射大林史不著斤鈞觀其政害財匱以逞其昭昭大矣功庸棄絶使著事者不得述焉是不若秦人著瀘庸器而本於法制則銘唆功以示後世秦有得也

詛楚文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鼛布愬告於不顯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 一云大神亞駝）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辠昝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繆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婚姻袗以齊盟曰枼（世）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卬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 一云大神亞駝）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失甚亂宣奓競從變輸盟刺内之則虣虐不姑（巫咸亞駝本竝作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者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 一云大神亞駝）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者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我百姓求蔑灋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 一云大神亞駝）之卹祠圭玉羲牲遂取吾邊城新郢及鄔長親吾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恚（音府巫咸本作悳）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吾邊競將欲復其兇蹟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鞈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巫咸亞駝本作殹）亦應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 一云大神亞駝）之威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箸者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湫淵

大沈故湫地志以爲在安定朝那秦并天下祠官所常奉大沈河沔江是爲四川牲用牛犢具圭幣其神爲中祠秦故就質雖用祝告然其制猶本堯舜舊典女几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五璧禱山少牢嬰毛一璧驄山太牢具巫祝舞嬰毛一璧今用吉玉宣璧而不言數有祝去巫其禮已異當秦漢閒湫淵之靈或喧呼輒興雲仁壽中宜君湫水移於始平故輿册有靈應而朝那無聞

巫咸

巫咸河在女丑北其神威靈震耀得在祀典世圖其像右手摻青蛇左手摻赤蛇在保登山羣巫所以上下故安邑有巫咸祠其地袤五十二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誓在石章所以沈於此而告也石麤可礪當時不擇美石以傳豈誓於神者有取於此將圖其可久而存哉要不得而渺也

亞駝

王存乂以亞爲烏今考鍾鼎銘惡或爲亞古人於書葢假借從聲其書自當如此周禮曰其川滹池古人駝作馳字池故沱也詩曰江有沱其字本沲後世不知書學故以沱爲沲以駝爲沱此宜讀惡池爲亞駝不足怪也烏池在周爲滬夷水

起北地東入河一名滱水九澤一也顧野王考其地在靈丘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丘則秦誓於此所以夸大其功而求定於晉也黃伯思學士以烏駝爲在烏氏按烏氏在安定郡烏水所出觀秦方得晉地恐不盡質於安定一郡故知在靈丘爲是

書詛楚文後

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詞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畫奇古閒存鍾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歲久漸以刓缺因據舊本得其完書此秦人底誓於神敘國之信作盟詛之載詞者也大沈故湫在朝那當漢安定郡方四十里巫咸祀在安邑巫咸山下臨鹽水亞駝則在晉爲滬夷其傳自周秦爲著祀則厎而致信於禮則然其在盟詛於主要誓大事在盟小事在詛若詛誓而求厭則惟後世末俗行之非古也秦楚之會著於書者不詳見不知其同盟者凡幾何歲而質於神者如是衆也當其時唯岐陽之盟最盛且顯餘不見於書今考其詞若出一時又不知其一日會盟安得親質秦都又徧朝那靈丘耶前世疑楚無熊相而秦楚初未相媾豈有相趣以十八世之盟誓哉然春秋時楚本熊穴後世以熊爲號又以其傳自熊霜又謂熊相其閒如熊相祺熊相宜僚熊相祈而姓書熊相爲芈姓方其盟質於神楚亦再世失秦則詛盟宜非一人古者列國有書類不主名

其告於神亦惟曰嗣王則楚以其姓此其稱也然自成王後其見於經者蓋平王以無忌取秦女昭王亡而秦使子蒲子尾赴難其在威懷閒始合盟然則謂十八世者亦可得而見也今曰昔我穆公及楚成王親質大沈故湫夫以其時考之楚成王十三年而秦穆公立其相與假尊周者蓋二十三年雖不知其在何時親質然知其會盟之日最爲長且久也然質於惡池安邑湫淵果知非一時其爲詛且宗祝分致以告於神矣且楚自成王十八世爲莊襄王其頃襄時楚猶盛故秦以連衡爲雄楚以約從爲霸當此時天下諸侯不歸秦則歸楚楚使諸侯析符求合亦可謂威强盛大宜秦人之畏也張儀以地詐楚則齊與楚合今視其詞則有新郢及郝是則商於也其後秦虜屈匄楚悉國兵復與秦戰則所謂刬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而秦猶分漢中以和楚然則背犯盟而詛於神者此其爲秦惠文時也懷王死頃襄王立當時猶以天下之勢在楚故謂楚之故地漢中林酈可得而復山東河內可得而一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於是襄王復與諸侯約從則所謂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然則秦之詛楚爲頃襄也嗚呼武關之詐則沒而不書及郝長敎猶謂楚人倍犯盟詛忘其神而公怨之其自以爲求信於神者妄也然文辭簡古猶有三代餘習非之罘瑯邪可況後先此其爲可傳也

秦權銘

秦權銘曰二十六年皇帝盡幷兼天下者矦黔首大安立號

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壹明之此始皇帝詔也又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詞焉今襲號而刻詞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此二世詔也昔開皇二年長安得秦稱權旁有銅塗鐫字卽此銘也家訓所傳則從鼎而此從貝爲異許愼說文兼有二字葢籀書文異壹從壺昆吾圜器其從吉聲也壹爲專非數也其以權量專明之所以一度量於天下秦無道則甚矣其制法立器葢不苟如此字尤奇古如三代鼎彝舊文顔之推嘗被詔寫讀謂史記隗林當從權作狀書傳久遠或轉譌至此今世得此銘者其器不一皆法度之物也故得著焉

秦權銘

李元吉得秦權銘前詔與世所見盡同其後詔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詞焉今襲號而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則與世所見字異其後又曰平陽斤平陽爲晉邑則所置隸守也按史記秦紀二世元年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此詔今見於金石不一其詞故自不同太史氏所記亦其一也按權一物具前後詔書皆刻金爲之古者鐫刻金石有其灋漢後惟見刻石有存於今而刻金之工殆絶世不得傳然世亦有鈞同此而無刻字秦雖刱法立制其權量固同天下而刻銘疑內府所守其餘官府具得受之故能備前後詔然今時所見猶有數器皆刻此詔當其時其在四方應官府所在得受以爲制此詔民間以此爲數而準取其平未必盡有刻也

秦銘

京兆田氏世得銅鍰一其制卽始皇帝權銘又得方板纔三寸有奇校以漢度得五寸其刻銘則秦二世詔也往時文與可得此二物葢其一時所制而鍰爲前詔方爲後詔疑兩代異器偶相合於此余考之卽古規矩之器也古者定法立制始於權平於衡衡運生規規爲矩規矩自是器名故以寓方圜之灋後世不知其灋徒守其名率至不知規矩所在此其爲方圜者且得有法數度量可考於其閒耶孟子曰規矩方圜之至也爲規矩以待天下之方圜則不可無器以寄其灋使人就而正也韓子曰規有礳荀子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夫規之圜也其至於礳則失其圜也此名法之所守也矩方也不失其方故能盡夫天下之方古之制器左旋見規右折見矩規矩準繩四者皆器也故曰大匠與人規矩夫自規而出之使知圜也自矩而得之使知方也當以授人故大法可存至於委繩墨而得斲削之利棄規違矩而天下之方圓隨所得之此運斤成風而鷩猶鬼神固非匠氏之法可以告也（夫自規以下何改從校本批改謬妄三字）

嶧山銘

陳伯脩示余嶧山銘字已殘缺其可識者廑耳視其氣質渾重全有三代遺象顧泰山則似異疑古人於書不一其形類也嶧山之石唐人已謂棗木刻畫不應今更有此然求其筆力所至非後人摹傳搨臨可得放象故知摹本有至數百年者夏鄭公嘗得此本益可信也嶧山今謂鄒其記曰始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卽邾文公所卜繹地酈道元曰始皇觀禮於魯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銘山嶺名曰畫門其文考於史記多不合豈傳者誤邪魏太武帝使人排倒猶有求者不已秦則無道而篆刻顧後世不及故世以爲法取之不窮其後村落供命不給聚薪其下縱火焚之遂至剥缺然不應遂無存字昔唐人嘗取舊文勒石故謂後世所摹皆新刻然碎碑未絶故是好奇者猶得搨本余有之不逮此本完也

泰山篆

泰山篆秦丞相李斯書慶歷庚子歲宋莒公惜其殘剥摹石於東平郡凡四十七字江鄰幾治奉符患四方求者日至厭於供命則又刻其字於縣廨按其文秦二世詔也史記載始皇帝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父刻所立石詔書其敘巡狩以時不書封禪事立石書詔非緣封禪發之疑史記自誤二世元年東行郡縣竝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如此則泰山刻石始皇詔書刻其三面二世詔宜在其陰今石南面爲二世詔書始皇帝刻詔書乃在西北

東三面蓋石仆而後人起立植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鄉此其故也河間劉跂嘗披抉剔去其翳蝕處得字九十有八班班可知以史記考之其詞可讀明年余至泰山就視其石高纔八九尺方面二尺餘以亂石培其下昔所建立蓋鑿石爲穴下寢其中歲久擢仆則後人累石固其趾以存至字則止此未可以久遠期也考其詞親輈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民大義著明史作休明陲于後嗣史作垂於後世皇帝躬聽史作躬聖男女體順史作理順且刻詔書金石皆史誤以詞可得證之然昭隔內外或謂爲融古字相借不然則恪與隔不可兼用也陲爲邊陲若垂後世則當作垂說文甚辨愼不應爾見泰山篆字疑其字誤愼書雜以古字論檢押也曰施于後嗣石尤可考益爲昆字昔衞宏嘗謂古一字有兩名者就注之御史大夫則夫夫也莒公亦曰夫中有大如千人書千千今考禮記檀弓曰夫夫是也則字蓋如此此李斯所得據也大人貫簪爲夫則大夫同文義亦可知嗚呼三代書名至秦焚滅盡之後世不得知先王命書之意惟秦文是習此其禍天下後世其有窮耶後世無所考書名論辨字意則猶以是爲據蓋亦敝也篆文於後世爲工然況之三代此其爲夷狄異俗之法以亂中國者君子則宜過而不問也昔漢儒謂秦廢先王書李斯欲以其書傳後世以愚黔首然黔首卒叛秦而不可愚至於其書在者後世諸儒方共解詁以傳而三代書名幸有存者則隨棄不錄然則秦之爲患其足以

愚後世者余於此知之矣非秦能愚人諸儒葢自愚而不知也

金人銘

李次升示余金人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謂得之卬中金人脇下余考之此秦金人銘也何以至此昔秦以長狄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餘以爲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坐阿房宫前當漢而徙之未央宫王莽嘗鐫其膺文則此銘知不得傳矣其後董卓以其九鑄錢而石虎以其三置鄴宫苻堅取之後置長安以其二爲泉其一適至陜而堅亂民以其勞苦患之乃排陷河中戴延之曰翁仲所投故河流

湧起然金狄之亡久矣爲此書者其自秦權而成之寄於金人然字奇而古猶在銅鍰伯仲間也

程邈篆書

李季忱示余程邈篆四簡簡十二字余考之自漢以後書篆書所不至也篆灋貴得爾區應勢故筆力常有餘此書盡之或謂書家但言邈在雲陽獄初從簡便作書主於隸徒故號隸文當多事時用之適當遂公行之邈不更爲篆文篆自史籀後李斯因之作爲小篆由漢逮今不能改豈邈與斯嘗秦之世固嘗爲此篆文不可考也張懷瓘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史程邈作也隸書程邈所獻也初未信此言逮得季忱所藏刻銘於是信之知唐世書多懷瓘自有據也

紹興内府古器評

張掄

據明崇禎年間毛晉汲古閣刻本影印

紹興内府古器評卷之上

張掄才甫

商婦康鬲銘七字

柬者莫知其爲誰曰子孫婦則言承祖考之祀者固在乎子孫而婦之從夫亦當相其祀事耳故采蘩之美夫人采蘋之詠大夫妻皆莫不以祭祀爲先焉甲庚丁者紀其日也商之辭略故止言日而不言辰至周則見于銘載者如尊曰丁丑彝曰巳酉葢又兼辰而言之矣

周文王鼎銘七字

古文多以形聲假借如鄉作許咎作臯繆作穆之類不可槩舉知此則以鹵爲魯葢無可疑魯公者周公也文王者周文王也按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克商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魯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以是推之則此器乃周公所作以祭文王者也此鼎也而謂

之尊彝舉禮器之總名而已

漢鳧尊無銘

詩人以水辟禮謂水玩之則溺犯之則濡而鳧之爲物出入于水而不溺以況則習於禮者也飲酒者苟能以禮自防豈有沉湎敗德之患乎鳧尊之設其意如此

周單癸卣葢與器銘共五十八字

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爲賢卿士其族有襄公頃公靖公獻公穆公凡數世特景者不見於經傳豈亦斯人之族與宣和博古圖載單從舟單從盉之類皆有單景字必一時物也

商欽姬鬲銘五字

古之氏族或以王父字或以謚或以世系所封之地此曰欽姬者葢其氏族也如以繇公之謚爲言則曰繇女以娀國爲言則曰有娀氏之女以姜姓爲言則曰孟姜皆其類也

周父戊甗（銘八字）

前三字漫滅不可復辯後曰作父戊尊彝世人但知十干爲商之號故凡彝器有曰父甲父乙之類者皆爲商器誤矣要在識其製作則雖無銘載三代固已判然是器旣曰父戊疑若商君之號且純素無文鬱有尚質之風儻不以製作攷安知其爲周物也

周公卣（蓋與器銘共十字）

古之彝器銘載不一或但紀其壽而不言氏族姓名者如周寏卣曰伯作寏尊彝此器曰公作寏尊彝是也觀其紋縷華縟爛然溢目非成周文備之時疇能臻此精妙耶

商立戈鼎（銘一字）

戈有傷物之意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或立之或橫之皆所以存乎戒也

商父乙敦蓋（銘五字）

上爲孫形中畫爲兩冊下言父乙古者人君錫有功彰有德必有冊命以書之故商之彝器凡著此象者皆所以紀君命也

商祖庚爵（銘二字）

祖庚商號也博古圖載庚囗之字作鬲又有庚爵作芃與此庚字形皆不同蓋世之相去先後故字畫亦因時而爲損益耳

商若癸鼎（銘八字）

若者作器之人也旁畫旗旆書功太常之義也兩手執物著薦獻也布癸丁甲乙於四隅紀其日也中作子字明子職也商人制字類取諸物以爲形象蓋書法未備故耳

商父丁舉卣（蓋與器銘共六字）

器之名舉者多矣類皆取獻酬而舉之之義若父丁則商號也是器文鏤簡古有尚質之風其商人之爲乎

商子鼎 銘一字

歷考諸器款識有曰子有曰孫有曰子子孫孫者雖詳略不同然要之皆欲傳之後世相承寳用俾無失墜之意也

商持刀父癸彝

父癸者成湯之父號也于父癸而言孫者蓋孫可以爲王父尸耳兩手持刀以明割牲之意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彼血膋凡以此

辛父辛卣 蓋與器銘共八字

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錫晉文侯曰用賚一秬鬯一卣繼之以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今此器銘象三矢之形而以一格立之者豈非紀君賜耶古者貨貝五貝爲朋復以貝銘之者是非象矢之義也商父乙鼎曰賜賚貝殆與此同意父辛則指其人而已

周亞乳彝 銘二字

古之彝器凡作亞形者皆廟器也蓋亞形所以象藏主之石室耳

周山靁爵 無銘

是器兩面作饕餮而間以雲雷上爲山形以牛首爲□三足純素柱上復以雲氣爲飾雖無銘載眞周物也

周祖巳爵 銘二字

按商之君有所謂雍巳者故凡曰父巳祖巳者皆商器也是器文鏤制作皆出於周而銘曰祖巳何耶既不載於經傳殆有不可得而考者

商祖丁盉 蓋與器銘共十二字

瞿不見于經傳而商有瞿父鼎亦作兩目相並商祖丁卣銘載與此毫髮無異豈皆一時所作耶祖丁者商君之號也中爲犧形取犧牲享食之義蓋盉爲調味之器數耳下爲兩册所以言册命也古者人君錫有功必爲册書以命之故康王命畢公

而曰冊畢周人有内史冊命之臣然冊之爲字說文作𠕋雖冊意備其要之終不若商畫爲純古也

周䍜尊 葢與器銘共十二字

按宣和博古圖有䍜敦其銘款與此無異惟彼曰王旣命汝而此曰王尊命汝彼曰寍尊敦此曰寍尊彝所不同者二字耳爲一時所作無疑其間辭意與商周雅頌之文相爲表裏揚雄所謂周書噩噩耳殆有見於此也其詳已具䍜敦玆不復云

商持刀祖乙卣 葢與器銘共十四字

先王之事親於羞嚌則執鸞刀於舞則執干戚凡於祭祀未嘗不親執其勞以示孝子竭力從事之意此商之彝器所以多作子象以持刀者殆謂是歟祖乙則河亶甲之子也

周召父彝 銘七字

召父則召公奭也召公奭時去商爲未遠□□□□□簡設飾不繁制作有商之餘風焉

商山花尊

是尊狀頗類觚上作山形通體爲□□饕餮宛轉相間設飾甚華而氣韻極古眞商盛時物也

商尊 銘一字

銘一字不可識商人制字大抵多取諸物以爲形故間有不能以偏旁辯者葢書法尚未備耳若此之類皆闕疑以待博識君子云

商人辛尊 銘三字

亞形者廟室之象辛者商君之號見於他器者不過曰祖辛父辛而已而此獨曰人辛何也商器銘文簡略淳古有難以理義推者士大夫於考正前代遺事其失常在於好奇故使學者難信如曰人辛之類又豈可以臆論穿鑿哉

周犧尊

犧象之制尚矣或著紋鏤或形於蓋耳未有若此比者是器兩牛首相背屈角偃蹇徧體如鱗其狀

可駭膊間各蟠一虺口拱起於兩牛首之間積歲土蝕幾無銅色而脆缺不任手觸是必宗廟之器所謂犧尊者餘文縟釆粲然如此宜歸之周也

商父癸尊 銘三字

干者武舞所執也干盾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人以爲舞樂在商之時號癸者惟成湯之父故商物銘癸者皆歸之主癸然則用武於癸廟宜以其子之所有而薦之也

商子爵 銘五字

商之彝器以子銘之者爲多然其說不過有二一則傳子孫之義一則著國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周鐘 銘二十字

欵識字形頗類博古圖所載周蛟篆鍾而此又奇怪不可識然考其制作當是周物無疑

商父庚觚 銘二字

按商有大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必出于

是說文云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今此尚字與商庚鼎尚字筆法小異然皆彷彿有垂實之形古篆取象命意之妙如此

周單從盉 銘二字

昔叔向嘗謂單靖公曰吾聞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故知單所以爲姓單自襄公至穆公凡六世世有明德所謂昃者豈其族類哉

商父乙觚 銘三字

亞之爲義或主於獻或主於器又曰凡器之有亞形者皆爲廟器蓋亞形所以象廟室耳父乙則商君之號商人以此銘器者多矣固可以類推也

周䥴鬲 銘十三字

是器不著名氏但紀歲月設飾無華藻唯作直紋上下通貫而已制作純古有商之餘風焉

商持刀父巳鼎 銘三字

商器銘載多持五兵非著伐功則明子職著伐功

則如樂之武舞是也明子職則如羞嚌則執鸞刀是也父巳則雍巳耳

周四山饕餮觚 二

右二器純緣之下拱以四山而兩面則爲饕餮間以雷紋中又爲四夔制作無小異但一則色幾渥赭一則黝如鉛色爲不同耳

周彝 二

右二器一則純緣與足皆爲雷紋饕餮一則徧體作雷紋盤夔設飾雖不同然其爲戒貪則一也

商横戈父癸鼎 銘四字

按父癸商號也而或者以爲禹後常有戈氏遂以戈爲姓今考斯器飾以横戈銘以父癸則所謂戈者非禹後之戈氏明矣蓋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故於爵有立戈爵甗有立戈甗於尊有立戈癸尊於卣則有執戈父癸卣然則飾以戈者皆商物也王安石字說謂戈戟者刺之兵至於用戈爲取小矣

其取爲小故當飾飲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古人託意茲亦深矣

周季姬鬲 銘六字

昔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季康子之妹亦曰季姬而文公母乃翟狐氏之女太史公嘗以狐季姬稱之則此曰季姬者必有一於斯焉夫鬲之於鼎雖致用則同然祀天地禮鬼神交賓客修異饌必以鼎至於烹常飪則以鬲是以語夫食之盛則必曰鼎盛語夫事之革則必曰鼎新而鬲特言其器而無斯義焉奉祭祀者夫人之職此以季姬自銘蓋其職歟

周淮父卣 器與蓋銘共八十二字

案諸經傳悉無穆與淮父戈則如詩言遺戈役之戈謂穆從淮父以戈役於古也按曲禮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此曰文考者蓋追享之器耳夫卣非燕享之物惟祀宗廟之神則用之其所盛則秬

鬯也且君錫臣以秬鬯之祼其始則盛於卣其終則祼於彝所以求神於陰也曰日乙者舉其日之吉也亦猶大夫始鼎曰日巳寶鼎文考尊曰日癸尊彝之類舉日之吉者所以嚴其事也

商木觚 銘一字

昔之作詩者嘗借仁於樛木而王安石以木為仁類則木者仁也觚爵飲器而取象如此蓋嘗禘與鄉射與夫燕享之間未嘗不以仁為主耳先王創

一器必有名指必有戒以為敗德者莫若酒而觚有孤義故制觚者所以戒其敗德而孤歟

周虎斝

是器鑒端有虎首之狀三足若鬲而銳雷紋飾其兩柱三面著以饕餮鼎彝之屬致飾無所不用而此用虎者虎於五德為義於五行為金金與義皆主乎剛而有斷所以制於酒也或曰斝為商器而周亦謂之斝何也蓋成周之時禮樂庶事襲周四

代之制則又豈特用商一代之器而已耶

商祖辛尊 銘十一字

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自微始至十四代君曰祖辛蓋祖乙之子沃甲之兄祖丁之父也在商之世以質為尚而法度之所在故器之所載皆曰彝此器文鏤純簡沁暈黯漬而間以赭花斕斑知其所以為商物又豈待考其銘欵而後辯邪

商虎乳彝 銘一字亞形內著虎象

是器銘一字亞形內著虎象周身皆飾以乳乳有見於致養虎所以取其義如司尊彝用虎彝以為追享之器蓋亦取其義之至耳亞形所以象廟室宗廟之有室如左氏所謂宗祏而杜預以為廟中藏主石室是也故作圖若亞形者皆廟器也古人尚象豈無意哉

周季婦鼎 銘四十九字

昔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則成周者西周

也說文以林屬於山爲麓則徙於楚麓者豈謂其山之林麓耶王欲徙楚先命小臣夌往見以相其居王至於居復遣錫貝錫馬及兩所以賞之曰季婦者按說文婦通作妘祝融之後姓也富辰有曰叔妘而韋昭以妘爲妘姓之女則婦乃其妃也曰季者則又如詩所謂彼美孟姜仲氏任則有齊季女皆指其序而言之爾

商合孫比爵

是器銘著形爲兩生子子孫孫詩人必重言之者示所傳無窮之意也古人制器尤在於遺後世而傳守不失合孫之意艮有以哉

商父庚爵 銘二字

按商紀有大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者必出於是又曰父者以明子爲父作於祭祀燕享之間著庚以正其名耳

周南中宮鼎 銘三十九字二器

三鼎款識後二器皆同前一器則異而形模製作大略相似以南宮爲氏者在周有之如書所謂南宮括南宮毛是也其曰中者恐其名耳

商癸鼎 銘一字

按今篆法癸之字從四艸而此癸則一艸而三包葢癸於方爲北於時爲冬與丑相次萬物至此紐而未達艸者少而包者多所以爲癸焉此河圖洛書之遺意而書畫之法猶未分也歷觀商周之器

或古色凝綠或綠花萍綴或赭暈斕斑或土漬黯沁而此鼎獨燦然若精金紋作龍虎姝爲美觀是商以前物豈班固所謂洛修貢兮川効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現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者耶

商舉巳卣 器與蓋銘共四字

以舉銘器者多矣在彝則有巳舉而尊之銘則有中舉李公麟得古爵於壽陽銘亦曰巳舉以是知

斝者非特是卣蓋斝之字從手從與以手致而與人之義彝也尊也爵也卣也因獻酬而斝之故皆銘曰斝如杜斝洗而揚觶以飲平公因謂之杜斝是也已則商之雍已焉

商瞿父鼎 銘二字

商器以父銘者多矣而瞿者質諸經傳訖無所見固未易以名氏考也然與商瞿祖丁卣皆作兩目相並正與此同當是一時之制也

商淵卣

是卣文飾銘載與商卦象卣無異所別者器之大小銘之從横無耳與提梁耳當是一時所作也聖人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故奇以象乎陽偶以象乎陰一陰一陽而乾坤之道備矣是銘也外爻皆奇乾之象也實其外而虛其中器之象也凡奇偶之畫其數皆八揚雄所謂一方三州三部一家者豈出於此乎

商貫耳弓壺 銘一字作弓形

按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則知古之射也未嘗不飲而壺者酒之下尊也非特爲宗廟之器凡燕射昏聘無適而不用焉銘之以弓意謂是歟觀其兩耳通貫可繫以挈制作渾厚而文飾精緻蓋商盛時物耶

商亞虎父丁鼎 銘四字亞形內著虎象

商以丁爲號者六而此曰父丁者未知其爲何丁也亞者廟室之象故凡著此象者皆廟器曰虎取其義而已矣如司尊彝用虎以爲追享之器則虎之爲義其或取於此歟

周伯尊 銘六字

按寶器以伯爲名者多矣尊敦彝舟爵卣皆有伯作之銘觀古人或以伯爲謚或以伯爲名或以伯仲第其叙或以侯伯列其爵所稱非一而此曰伯

者殆未可以私智決也然是器乃尊而識曰作寳彝何也蓋先王之於器用未有不以常法爲貴者耳

商卣

是器蓋於絶緣及足皆作夔龍而以雷紋間之制作典古眞商物也夔一足山林之異獸一名神魖古人作字以象其手足蓋所以防其爲害也提梁作絢紐狀則又有禁維之意取象設飾良有以哉

商祖戊尊 銘五字

按商九世君曰大戊蓋雍巳之弟仲丁之父也雍巳時商道已衰至大戊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此尊爲大戊作祖者因其孫而言之也商之銘識未鑿于世俗之習故位置或左或右點畫或緐或省如以白爲祖翻爲尊之類殆非書家八法所可議也

周車罍 銘一字爲挽車形

車軑則致敗而酒之流足以敗德器以載銘銘以立義視其器而求其義則知古人所以制作豈徒然哉是器以犧首爲耳爲鼻腹著饕餮下作垂花蟲鏤隱起間錯雲雷與宣和博古所載犧首罍大略相似實周器也

弡生敦 銘十八字

弡者恐其姓也如曰弡仲作寳簠弡伯作旅匜則又知其爲一族耳皆周物也稱生者亦猶鈴敦曰屈生龍生鼎曰龍生之類歟

商父巳角 銘三字父巳上爲人形持弓

按商十世之君曰雍巳此曰父巳者則是子銘其父之祀器也然繼雍巳者弟大戊也而曰父者豈非繼其後者乃爲之子耶夫男子生桑弧蓬矢亦以射天地四方蓋以示先有志於其所事大戊之世商道復興諸侯歸之號稱中宗則器之設飾良有以哉

周言鼎 銘一字

在易之頤曰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夫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蓋言語之出也可以興邦又可以喪邦不可不謹飲食之入也能養人又能害人不可不節也古人觀象玩辭舉斯二者併寓意於烹飪之器既已形諸饕餮又復銘之曰言則所以戒之之意可謂至矣

商兄癸卣 器與蓋銘共五十字

按癸者成湯父號而此曰兄癸者當是其弟爲兄作也取兄弟相承之義故曰兄癸商之銘款或稱祖若祖戊尊祖丙爵之類或稱父若父癸鼎父丁爵之類或稱兄若兄丁尊與此卣之類辭之雖不同要之皆祀其先王之器也畫作鬲形者鬲空三足氣由是通上下則用鬲識氣凡欲交通而無間耳鬲之取象於父巳尊作[illegible]而此則作亞是皆河圖洛書之遺意非書家八法所可議也

商父巳甗 銘三字

按商十世之君曰雍巳此曰父巳則是其子銘其父之器也又曰見者豈記禮者所謂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者耶商人號爲尊神於祭祀曲致其盡而銘者所以立義考其銘而求其義則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不待較而後可知矣

周巳酉方彝 銘三十七字

按爾雅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此周

器而曰祀何也武王克商箕子作洪範亦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說者以爲不忘本今觀是器形模方正文鏤華好而中藏簡古意尚有商之遺風蓋去商未遠而作銘者亦知所謂不忘本者耶

商巳孫敦 銘二字

按商十世君曰雍巳故凡言巳者皆雍巳也此曰巳孫者有以見其孫之所作耳孫可以爲王父尸

則又知其爲祭享之用商之銘文言簡而易備大率如此是器足與純緣周以虁龍又著兩螭以聳其耳通腹列饕餮之形文鏤形質悉與丁巳敦同但款識欠一丁字耳當是一時物也

商父乙甗 銘三字

按商以乙爲號者六曰報乙曰天乙曰祖乙曰小乙曰武乙曰太乙而此曰父乙者未知其決爲何乙也然必子爲父作以追享之耳舉則取其以手

致而與人之義蓋亦示用之於父盡力以致享而不敢虛美其先者也是器製作文鏤與商父巳甗殊相類其爲商無疑

周觚稜壺

古者用壺亞於尊彝爲用雖一而其制則有方圓之異此方壺者蓋燕禮與大射卿大夫所用之器以示爲臣者有直方之義故耳觀其古色凝碧觚稜四出腹著饕餮間巳虁龍郁郁之文粲然溢目

眞周物也

周緜女鼎 銘二字

按緜索諸經傳訖無可考獨於緜鼎蓋有銘曰宋公緜作餗鼎以是推之其爲周物無疑而曰女者蓋言緜之女作是器以享於考如商女乙觚之類是也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則知女亦預祀事也

周尊

是器純緣皆素腹足被饕餮之飾與雷紋相間錯形製文鏤頗類周饕餮大尊而又銅色漬染如藍田古玉非久於潛壞者不能如此宜乎爲周物也

商亞父癸觶 銘四字

主則商之主癸也主癸子天乙是爲成湯亞乃藏主廟室之形以是推之此觶爲湯宗廟孝享之器明矣夫觶在飲器中雖所取最寡而昔人于此防其沉湎猶以饕餮示其訓則知列鼎盛饌未嘗不

有戒心此亦防微之意焉

商提梁兕卣 器與蓋銘其六字一字未詳餘作兩兕形

昔人嘗取兕角以爲觥曰兕觥郭璞有山海經圖贊曰皮克武備角照文德古人取於兕者如此是器提梁爲綱紐蓋與純緣之外飾以雷紋環以連珠規模文鏤頗類商父舉卣而又通體皆作赭色綴以綠花在商器尤爲美觀者也

周尹鼎 銘六十四字

是器乃尹休高對揚君命而作父丙窑尊彝也昔人作器未嘗不尊君命而謹其時日故曰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又曰辰在庚申言旁者如書所謂旁死魄是也庚申則又指其日辰矣又曰尹其亘萬年受乃永則受當讀作壽古人借用字或如此觀其銅色黯黑間以赭暈斕斑古意可愛非三代無此物也

秦鐘 銘十六字

是器字畫皆作鸞鵠蛟螭之形頗類周蛟篆鍾銘多有不可辯識角比周制短而無旋且無鉦鼓枚篆之飾形製若鐸而絕小按周鳧氏所鑄有所謂大鍾有所謂小鍾爾雅謂大鍾曰鏞中曰剽小曰棧而不言其量數樂律所有之數由是觀之此鍾豈棧之屬歟

商彝

是器純緣圈足皆作雷紋與夔龍相蹂歷夫夔龍之起蟄必以雷而雷之興苟非其時則爲害矣彝者法也著之於文飾亦法之所在焉觀其銅色黯淴文鏤簡古雖無銘識可考要之非商人不能辨也

商夔龍彝

是器純緣間及圈足皆作夔龍相環若循走之狀說文謂夔神䰠也如龍一足蓋殘物之獸著之於器將以防患耳觀其文飾甚簡而制作典古渾厚

固不待較其銘載然後知其爲商物也

周彝

是器純麗之質朴而不雕土花沁暈紅綠相間殊爲美觀雖曰周器尚有商之遺風焉

商乳彝

是器通體皆作雷紋純緣及足飾以夔龍而腹間有乳環之制作精妙文質彬彬眞商盛時物也夫乳所以養人者也過則失所養矣故又著夔龍以戒其貪雷則取其動作以時而已舉一器而衆理備古人取象於物之意豈不美哉

周蟠夔彝

是器兩旁作四夔蟠屈之狀間以雷紋足間亦作夔龍飾之制作奇古土花青紫斕斑非周全盛時不能有此夫夔獸之殘物者也今蟠而不伸則所謂禽獸可係羈而遊蓋盛德之事也彝之爲器所以享神于宗廟非盛德成功無以享也由是觀之

先王取象命意豈徒爲文飾而已哉

商子孫父辛彝 銘七字

商之君以辛名者多矣曰祖辛曰小辛曰廩辛而此言父辛者未必其決爲何辛也曰祈子孫則貽厥子孫之義歷觀古之彝器多以子孫名之豈以其承祖考之祀者有在於是乎

周獸足鼎

是器耳腹純素緣與足皆作獸形素以示其朴歟以戒其貪鼎之爲象盡於此矣觀其制作頗與周獸緣素腹鼎相類其爲周物無疑

周鼎 銘八字

是器銘載雖未詳然觀其制作渾厚略不加文鏤之飾雖曰周器頗有商之遺法豈去商未遠餘風尚未泯耶不然何以純素如此

周叔液鼎 銘二十二字

叔液者索書諸經傳訖無可考惟周之八士有叔

夜焉豈其族歟曰饋鼎者如飼鼎餗鼎之類古人
於器用所寓各有攸當饋則取滫飯之意焉是器
耳作當形純緣飾以立螭首作蹄狀形制篆鏤皆
周物也

商父巳鼎 銘三字

是器銘三字一字作禾形二字作父巳歷觀商器
類取諸物形似以爲銘識葢書法未備而篆籀未
分故耳禾有養人之實凡取以爲飾者當以是爲

義父則商之雍巳也

商象形饕餮鼎 銘一字

商之器銘多取象於物故有爲蠆形魚形之類於
鼎者爲犧形兕形之類於卣者爲龍形之類於甗
者爲蜼形之類於尊者雖曰書畫未分固應如此
然古人取象命意莫不有理非徒爲也

周南宮鬲 銘十二字

古之器銘以萬年子子孫孫永寳用爲辭者比比

皆是也葢昔人制器尤在於遺後世且欲傳守不
失故以子孫爲丁寧耳是鬲也而曰尊者與尊鼎
尊彝尊敦同意觀其制作文鏤殆與周仲父鬲相
似其爲周物無疑

商齊鬲 銘八字

古者殆字則曰伯仲叔季及其德劭則又稱父焉
其曰作齊鬲者葢於祭祀之齊而用之耳周帛女
鬲亦曰齊鬲豈效法于此乎

周貫耳壺

是器脰足飾以雲雷饕餮紋鏤觕古色若蒼玉兩
耳通貫上下可繫以挈考其制作非周人不能爲
也

周饕餮立戈壺 銘二字上爲立戈形下作鳥形

上古彝器著以五兵者往往有之其意固可以類
推也烏性至孝而反哺之德豈用宗廟之器所以
致孝享歟觀其文鏤精緻通體作雷紋饕餮實爲

周物而規模制作頗類商弓壺殆有所祖述耳

周方壺

古者用壺亞於尊彝爲用則一而其制則有方圓之異是器銅色紅綠間錯蟲鏤如古玉劒璏郁郁之文粲然溢目必周之精工所爲也

周壺

是器色幾渥赭而綠花泙綴純緣及足皆作雷紋文飾簡易鬱有古風周初器也

周虢叔鬲

按春秋左氏傳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然則虢叔蓋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虢以言其國叔以言其字耳

周宰辟父敦 銘七十五字

按晉有公子周是爲悼公此曰周者必悼公也悼公文襄之後故有用作文考之辭古者錫有功則必紀於彝器且以告於家廟如秬鬯一卣告於文

人是也故敦之銘亦曰用養乃祖考者謂此

周父癸尊 銘六字

按太公呂望實封於齊其子曰丁公伋伋之子曰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慈母之子曰哀公臣然則是器之作其在哀公之時歟且銘者自銘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後世者也故於父癸而言子者亦自名之而已

周季姬敦 銘十一字

按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季康子妹亦曰季姬而文母乃翟狐氏女太史公嘗以狐季姬稱之則此曰季姬者必有一於斯也

周犧首鼎 二

二器皆以犧首爲耳爲鼻制作亦略相類唯大小色澤有異耳蓋周物也

周刺公敦 銘二十八字

刺公雖不載於經傳然考諸彝器則有刺祖乙伯

見於卮敦之銘按太公望子丁公伋伋子乙公得以是推之剌公必乙公族也曰用亨用孝則又知其爲宗廟之器耳

周獸耳罍

是器形方而微匾與他罍異文鏤簡古制作去商未遠必周初物也

周寶敦 銘三字

是器敦也而識曰作寶彝葢先王之於器用未有不以常法爲貴耳觀其制作精巧文鏤精華非周盛時不能有此也

周孟皇父匜 銘六字

昔魯威公之後折爲三族曰仲孫叔孫季孫仲孫於三威氏爲長乃曰孟氏此孟族所由出也故春秋每書仲孫則傳必謂之孟如昭公九年仲孫貜如齊而傳謂之孟僖子如齊之類是也是則孟乃仲孫之氏而姓則姬也十月之交詩曰皇父卿士而釋者謂皇父字也此曰皇父亦豈孟之字歟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之上 終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之下

張掄才甫

商祖癸鼎 銘七字

按癸者成湯之父號此曰祖癸有以見其孫之所作耳是器口圓而體方四稜屹然制度與他尊特異皆商盛時物也

周雷紋饕餮甗 二

二器腹與足皆飾以雷紋饕餮所異者前一器古

色凝綠後一器土花黯漬耳甗之為器戒心巳默寓其名復以饕餮為飾則又欲懲其貪婪而將之以德也

周茂敖鬲 銘九字

按宣和博古所載銘十有一字敖上彷彿是茂字今此器乃少於前兩字何也楚之君有霄敖若敖杜敖而其名官亦曰莫敖所謂茂敖者殆出於此耶

周父乙敦 銘六字

世人但知十干為商號過欵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誤矣如周召公尊曰王大召公之族作父乙寶尊彝而謂之商器可乎蓋父者所以尊稱乙者乃其名耳而太公望再世有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然則此言父乙者豈癸公為其家廟而非耶

周乙父鼎 銘五字

按成湯字天乙後世以乙為氏鼎是周器也而謂

之乙父者豈其苗裔尚存為家廟而作耶然則乙其氏也父則德劭之稱也與父乙異矣

商冀父辛卣 銘七字

冀者國名唐虞之都也昔人受封于此後世采食於所封之地故復以為氏父辛商君之號也旅彝者旅以言其衆實其非一器耳如張伯旅匜叔作旅匜之類是也作圖若亞形者所以象廟室則又知其為宗廟之器矣

周饕餮敦

夫敦之名見於虞氏之時而特無其制至周兼用四代之禮而敦亦不廢然而時不相襲故器形類皆不一此器圈足而下連方座通體飾以饕餮足有著以夔龍考其制作皆周物也

周舉巳尊 銘一字

器之銘舉者多矣葢取其以手致而與人之意則知用之於宗廟盡力以致享而不敢虛美其先者也是器脰拱四山自腹而下飾以雷紋饕餮其周器也

商父巳觶 銘五字

父巳者商之雍巳也在昔彝器之銘有止言父以明其子者而止言子以昭其皇考者唯此器既言其父又言其子又言其孫特與他器不類何哉葢古人不相沿襲自爲一家之語雖詳略不同然究其義則一耳

商父丁尊

父丁商號也商尚簡嚴故其文一二言而足是器純足皆素當其中爲從理兩端飾以夔龍土花紅綠點綴古意可愛非商無此物也

商父辛彝 銘五字

辛者商君之號也亞者廟室之形也既曰父辛有以見致孝享于廟明子職矣而又曰子孫者葢欲貽厥子孫俾傳守不失耳古人制作豈徒然哉是器色備衆彩爛若古錦非智巧所能到在商器中特爲觀美者也

周弡生敦 二銘一十八字

弡生者恐其姓也如曰弡仲作𥫔簠弡伯作旅匜則又知其爲一族耳皆周物也稱生者亦猶郤敦曰屆生龍生鼎曰龍生之類考二器銘載制度文鏤略無少異當是一時所作也

周仲丁壺 二一器銘八字一器銘三十七字

按周有召伯召虎最爲著姓此曰召仲丁父豈其苗裔乎壺字小篆作壺上爲蓋中爲耳下爲足皆象形也今此壺字作𡔷體類大篆文省而意足尤爲奇古二器雖形制圓匾或異銘識詳略之不同然作器之人則一也

商雷紋觚

此器純緣不加文鏤腹足間飾以雷紋饕餮觚爲飲器故取象制義皆存乎戒雖無銘款以考世代

然制作淳古非商無此物也

商旗孫觚 銘三字

是器銘三字爲二孫聯比之狀前一孫則執旗焉夫銘之以二孫者蓋與所謂子子孫孫同意示所傳無窮也周禮司勳凡有功則書於王之太常此作旗者豈亦取太常之義以昭其功耶

周蟠虬瓿

是器肩腹之間爲綯紐糾結之狀間以蟠虬形模典雅可愛雖無銘識可求要之非周文物盛時不能有也

周束𡔷 銘二字亞形内作束字

夫亞者乃藏主石室之形束則有所未喻然商婦庚卣曰束子孫婦甲庚丁周乙酉方彝亦有束字見於銘識之末豈皆其氏耶是器純素典古綠花可愛雖曰周物而有商之遺風焉

周父乙甗 銘七字

父乙則言其父名乙以明子爲父作耳曰彝則謂其器可法非六彝之謂彝也是器文飾制作與商甗相類加以銅色黯潰間以紅綠殊爲觀美必周初物也

周史卣 銘一字

史者言其官也有以史爲氏族者因官而受氏也商卣亦有銘之曰史者其意殊類是邪是器通體作饕餮雷紋設飾甚華而色若蒼玉蓋晚周精工

所製也

商父巳尊 銘三字

父巳則商之雍也上一字作鬲形者葢欲如鬲之炊氣上下交通而已古之酒器多取此以爲識者皆此意也然字畫形象則有丅丁𡗜𣎆之異唯其純質未鑿於世俗之習故或繁或簡乃所以爲古耳

商虺觶

是器制作朴質唯以虺飾其腰文鏤甚簡其商人之爲乎

商夔龍觶

是器腰足皆飾以夔夔貪獸也觶在飲器中所取最寡昔人猶以示戒葢亦防微之意耳

商父巳觶 銘六字

父巳則商之雍巳也凡人君錫有功必爲册書以命之故康王命畢曰作册畢周有內史册命之臣

此銘作兩册者葢所以紀君命耳商之彝器類多作此

商象形饕餮鼎 銘一字彷彿象饕餮形

商畫多取諸物以爲形似如魚鼎以貝爲魚蔥鼎以黽爲蔥之類皆是書法饕貪獸也自商至周凡爲彝器者往往取以爲飾所以示飲食之戒而呂氏春秋獨謂周鼎著饕餮何哉

商龍鳳方尊

是器尊也而形模近類方壺制作純古其上爲龍㔸虬然下卷四稜作鳳形徧以黃目饕餮雲雷爲飾在商器中文鏤增華葢其盛時所作也

商執戈父癸觶 銘四字上作孫形手執戈

商人作器多著戈象或立之或横之至此乃執焉葢戈者所以刺而傷物銘之於器既以戒其過而執之於手則又有持久不忘之意焉古人垂訓玆

亦至矣父癸則商號也

周虢叔鬲 銘八字

按春秋左氏傳虢叔王季之穆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葢文王之母弟而武王之叔父也封於西虢今之弘農陜縣東南之虢城是也然則是器爲周物可知

周父巳觶 銘四字

巳則獨見於商之帝號葢商以十干爲名故耳至周則有丁公仮乙公得癸公慈母於巳則未之見焉是器素質純古雖曰周物而商之遺風猶未殄也

周簠 銘一字

簠盛加膳葢熟食用匕之器也今禮圖所載則內方而外圓穴其中以實稻粱又刻木爲之上作龜葢制作之興乃如是耶以是考之然後知禮家之學多出於漢儒臆度非古制也

周伯匜 銘四字

古之彜器多有伯作之銘所謂伯者名耶謚耶伯仲之序耶侯伯之爵耶葢未可執一而論之也是器足與純緣之下皆著饕餮文鏤簡古其爲周物無疑

周伯吉父匜盤 銘一百三十三字

曰惟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以年繫月以月繫日也既死霸則如書所謂旁死魄者是也曰從王[illegible]首書勳績也曰錫馬駒軒紀君惠也曰敢不用命則即刑載誓詞也伯吉父雖不見於傳記然考其銘識頗有周書誓誥之風豈周家有功之人賜作此器以昭其功耶

周犧尊

是器規橅甚大制作純古其上作兩犧突然而起通體飾以雷雲饕餮眞周物也自漢儒釋犧爲莎制器者遂至刻以鳳皇之象其形婆娑然曲從臆

斷遷就其義今觀此器知漢儒爲陋矣

周公命鼎 銘二十五字

昔人作器未嘗不尊君命而謹其時日故曰既死霸又曰公命既死霸者如書所謂哉生魄旁死魄之類是也曰叔則如虢叔榮叔之類曰姜則如京姜孟姜之類是也雖字有不可識者然考其銘載參以制作其爲周物無疑

周方鼎

是器通體作夔龍饕餮之象間以雷紋足有垂花制作形模全與商亞父虎丁鼎相類但無款識耳殆亦周監商而有作焉

商伯申鼎 銘五字

伯申索諸經傳訖無可考然觀其通體純素不加文鏤之飾制作朴古商世尚質其商人之爲乎而又二器銘識皆同形模大率相似惟前器銅色凝綠後器土花黯漬爲小異耳必一時所作之器也

商立戈父辛鼎 銘三字上一字作立戈形

戈於五兵爲利器有傷物之意焉商之彝器多著此象者蓋所以戒示也故於是有立戈爵立戈觚有立戈癸尊有立戈父癸卣之類皆與此同意父辛則商君之號也以是推之其爲商物明矣

商父辛鼎

商之君以辛名者不一此曰父辛者蓋子爲父口燕享之間著癸以正其名耳歷觀三代彝器款惟愈簡則愈古此夏商周之辨也是器銘款既簡世次可推加以文鏤精純色備衆彩非周以前無此物也

商夔龍饕餮鼎

夫夔龍害物饕餮性貪併著於鼎所以示戒者至矣昔禹之治水非惟水之爲治凡爲民害者莫不去之及其已事則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以知神姦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故雖有魑魅魍魎莫

能侵之今此鼎三面皆為夔龍饕餮之形豈倣此乎

周乳紋鼎二

二器形模制作皆無少異通體不加雕鏤惟飾以乳而已鼎烹飪之器乳所以養人者也制器尚象厥有旨哉

周節鼎 銘一字曰節

鼎烹飪之器銘之曰節者豈非示飲食之戒乎是鼎耳足純素純緣之下起六觚稜為三獸面以蟠夔雷紋為飾腹間又作垂花中著蟬紋蟲鏤精巧後世極鑄冶之功不能彷彿寔晚周良工所制也

周冊爵 銘一字曰冊

說文謂象其扎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諸侯進受於王者也古之器多著此象豈皆當時受賜於君以昭其功者耶

周中鼎 銘四字曰中作寶鼎

中不知其為誰然按所藏彝器有曰南宮中鼎制作典古不加文飾與此鼎若出一手特形模方圓款識繁簡有異耳以是考之所謂中者必南宮中也

周婦氏鼎 銘十三字

婦說文通作妘以謂祝融之後姓也今〇伯雖不載於傳記豈亦祝融之後姓歟畫以兩冊葢冊命也亦猶康王命畢曰冊畢制器尚象其義如此

周孫父丁爵 銘三字曰孫父丁

夫世人但知十干為商君之號凡遇款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誤矣按周之太公望再世而有丁公後世以為丁氏是爵周物也豈丁氏子孫為其家廟而作耶曰孫則又以言孝孫作之以奉其祖者耶

商父巳爵 銘五字舉父巳其下象二矢之形而以一格立之

父巳者雍巳也凡鼎彝用享其父則必識以其子

繼雍已者弟大戊也而謂之子者豈非繼其後者乃爲之子耶夫男子之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今著以矢意其在茲乎

商父乙爵 銘七字

商周之器類以尊彝銘之何哉蓋先王之意戒在於作淫巧要使其器可尊可法耳非六彝之謂也乙者商君之號又言父者所以明子職歟

商牛頭爵

是器以牛首爲鑒夫牛之爲物能輿民功致民力出作入息而服猷乱之事先王之於物用所寓莫不有理瞿祖丁卣銘識作兩牛形亦此意也

周立戈爵 銘一字作戈立形

戈爲兵器戡戮戰伐皆從之蓋有傷物之意爵雖於飲器爲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古爵悉爲此狀者示酒戒也今又銘以著之則昔人謹微防患之意可謂切至矣

商孫爵 銘一字曰孫

夫名者自名以稱揚其祖考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此特言孫以見意者蓋孫可以爲王父尸則又知其爲祭祀之用耳是器通體純素不加文飾與商子孫巳爵商巳舉爵大略相似以類考之必商物也

商伯爵 銘三字

夫所謂伯者其類不一分等之爵則有侯伯之伯建諸侯之國則有方伯連率之伯而又于謚于名于字于序皆可稱之古之彝器多銘以伯者必有一於此也

商提梁田鳳卣 蓋與器銘共二字曰田

昔成王寧周公之功而賜之以秬鬯二卣平王命文侯之德而錫之以秬鬯一卣詩書所謂秬鬯者蓋取其一秬二米芬香條達而田者粢盛之所自出是卣銘之曰田豈追本而言耶

周𦺞仲㝨父敦 銘十七字

𦺞仲㝨父不載於史至晉始有大夫𦺞得漢有齊辯士𦺞徹豈其苗裔乎

周乳鍾

考之周官鳧氏所以鎔範者有兩欒而爲銑銑間則有干而鼓鉦舞與之相似次其上爲衡角旋蟲以屬於簴而體備枚篆攡隧之飾此飾爲環紐不作衡角較之周官制度固已小異矣然究其形模參以宣和博古所載知其爲周物也

周仲申敦蓋 二銘皆十三字

仲申經傳無所見而曰旅者蓋取其旅衆之義以明非一器也考諸彝器如甗曰旅甗匜曰旅匜簠曰旅簠彝曰旅彝義率如此但惜乎二器皆不見其口耳

漢麟瓶

此古僕御供給之器也左提右挈奔走奉承無滿溢之失古人制器良有旨哉麟之爲物昔人取以爲聖時之瑞以此飾器殆不徒設宣和博古圖云吏部尚書穉頌言頃使虜於帳中嘗見之亦類此然則當時所鑄必非一器也

周帚女奩 器與蓋銘共六字

帚女疑宮女之主繒帛者然考之周官自九嬪世婦之外所可見者司服縫人而已初無此名豈非自周之東典禮不存因其職而命之歟況奩者粧奩之具宜乎以帚女自銘也

周兕匜盤 銘一字

是器銘文上爲屋宇之狀而下作兕形與周兕敦欵識略無少異蓋宗廟之器也

周鳧盉 銘一字作象形鳧字

是器銘一字作象形鳧字蓋之上亦以鳧爲飾蓋鳧出入於水而不溺以況則習于禮者也著之于調味之器所以示飲食必由於禮古人卽器以寓

意卽意以見禮卽禮以示戒者乃如是耶

周甗

甗之爲器其上則甑而無底其下則鬲以通氣蓋炊物之具也此甗而銘之曰彝者非周官六彝之謂特以法度之所寓而有常耳

周虬紐鍾

是器銘文磨滅不可識故作旋螺之狀間以蝸紋糾結交錯隧攠與舞之上亦如之不識衡角以虬爲紐變古制也究其形模鑄冶之功非秦漢所能及其爲周物又何疑焉

龍勺

按禮圖龍勺用挹六彝之鬱鬯以注於圭瓚者也柄長二尺四寸受五升士大夫漆赤中諸侯以白金飾天子以黃金飾又明堂位曰夏侯氏以龍勺註云爲龍頭今此勺漢物也考其制度與夫尺寸容量視禮圖所載迥出兩途豈去古既遠無所考

証諸儒各起臆說浸失其傳耶良可慨歎

周樂司徒卣 銘二十二字

周官六卿之職分總天地四時曰大司徒者實掌地事蓋六卿之一也此曰樂司徒則樂者姓也按樂出子姓宋戴公生公子衎字樂父後世子孫因以爲氏又曰司徒子之象之子作旅卣則作是器者必司徒之孫也考其規模有鼻無足特異他卣當是卣之別耳

周官有司徒之名列子方氏其爲大司兵者卽其所事也亙年之一也此曰鄭司兵則兵者姓也按此器銘云作卧剿軒字字書所不載其形制則鼎也字體與鄦字鍾則似蓋周末接戰國之物高尺有三分深八寸有半徑尺有三寸半容四十二升

○此一段見秦太守家藏抄本似與周樂司徒卣不合恐是别條姑存之簡端俟考

漢羊鐙

按說文錠謂之鐙張敞東宮舊事載銅鴨頭鐙之類則知漢人之鐙往往取象於物是器爲羊形腦後作轉軸反背於首以承燈腹虛可以貯水創作巧妙非智者孰能眞漢物也

熙寧中得於鳳翔盩厔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徑五寸六分容二升銘十有二字曰仲父作尊鬲子子孫孫永寶用葢仰以承燭羊鐙同制即羊鐙也其巧妙非漢氏孰能然哉奇物 亦秦本所載

卷之下 二一

漢宜子孫鐙

嘗見漢鑑多以宜君公宜侯王宜子孫爲銘正與詩所謂宜君宜王宜民宜人宜爾室家之類同意皆善頌之辭也是器彷彿龜形上設關紐反其背屹立以爲鐙虛其腹容水以沃燼制作銘載眞漢物也

漢辟邪爐

此薰爐也通體爲辟邪形折其半爲葢反覆開闔之口鼻目皆通氣香之所從出也規模甚小可以置諸懷袖漢人制作之妙有足稱焉

卷之下 二二

漢摺鐙

是器形質純素無所取象分其葢之半作轉軸之反於上以爲燃膏之所其下則虛而有容可受以水漢人作鐙制度大率如此

周敦葢 銘九字

彝器銘載凡曰寶鼎寶尊寶彝寶敦之類而不銘功不載揞者皆自寶用之器耳此器既自寶用又欲遺之後世使子孫傳守之不失然則古人制器豈徒爲觀美而已哉

按此敦與卣同制同文則知古人作器勒銘非一物器皆有是銘也邢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爲古考作祭器也宣榭者葢宣王之廟也

周持刀寶彝 銘五字

是器銘作孫象形而手執刀孫又疑爲子字古之

彝器多著此象葢欲示孝子親職其勞以明割牲之意云耳詩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凡以是也古人之於祭祀致其盡者如此

漢小方壺

是器與宣和博古圖所載漢獸耳方壺相類惟大小不同無連環耳亦漢物也夫見於鼎之屬者則大曰鼐中曰鼎小曰鼒此壺也比他器爲最小豈亦如鼐鼒之有別耶

商父舟爵 銘二字

爵於飲器爲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曰在禮實大先王之時凡誥戒於酒者無所不致其嚴葢銘之以舟則豈無其義蒸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譬之酒能成禮亦能敗德取象垂訓顧不美哉

漢六環獸耳壺

是器既以兩獸啣環以爲耳又附四小環於脰與它器特異賁飾繁縟精麗可觀然氣韵非古殆漢工所造也

漢鳳壺

按熹平漢靈帝時年號也鳳之爲物有其時則見非其時則隱故孔子嘗興嘆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方是時漢祚已衰宜無此瑞而乃以此飾之於器則其思治可知矣

漢魚壺

魚麗之詩美萬物之盛多能備禮而魚之爲物滑

逃深眇難及於政至於盛多則王者之政成而薦享之禮備此器以魚爲飾意其在是歟

漢獸耳圓壺 八

八器雖形模大小有所不同然皆以獸爲耳體圓而純素不設賁飾比商則質有餘比周則文不勝葢亦體古而僅能形似焉漢去古未遠故也

漢獸耳方壺 五

五器規模制度大抵相似惟精絶差不同耳古者

用壺亞於尊彝雖惟用則一而其制乃有方圓之異此方壺者蓋卿大夫所用以其有直方之理故耳

漢提梁壺

是器通體純素不加文飾耳作獸口銜環復以連環爲提色若碧玉氣韻甚古殆漢精工所爲也

梁博山罏

按中大通二年太歲庚戌梁武帝時也王仲達於

史無傳莫能考其世系博山罏不聞于前代惟張敞東宮故事云皇太子納妃具博山香罏二豈始於此乎是器蓋爲山形通氣於上下作螭虎仰首以承之復載以盤雖若甚巧然較之古制殆未可彷彿也

漢牛鼎研滴

是器爲一牛形腹虛可以納水背出兩管爲止水之具蓋研席間物也復有作龜形與蟾形之類者

制度雖不同其爲用則一而已

漢雲雷壺

凡壺之制其別有二曰方曰圓也是器乃作十二稜與他壺特異大抵後人制器出於臆見務爲新奇故不純乎古耳

漢雲螭奩

是器奩也徧體以螭爲飾而蓋作屯雲之狀仍間以螭穴其末可以通氣豈非香煙之所從出乎昔

人以奩爲香氣者意有得於是也

漢素巵

巵之爲器雖不載於六經然玉巵無當之語見于韓子而戰國策亦有畫蛇賭酒巵之喻則知巵之所從來久矣

漢唾壺

唾壺不聞於前古獨世說載王敦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而此乃漢器

也豈晉以前已嘗有之但湮沒無傳耶

漢盤

按湯盤之銘曰德日新則知盤之爲器其來尚矣古人用盤或以承觴或以授物雖爲用不一然皆率鑄銅爲之故見于史者若毛遂與楚定從奉銅盤歃血漢武作承露銅盤之類是也是器體圓而質素不加文飾考其制度其爲漢物無疑

漢提梁小匾壺

是器設飾不一殊無三代制度大抵去古愈遠則愈爲奇怪正如汙尊杯飲之後而繼之以大巧也

周淮父卣 銘四十字

穆與淮父之名不載於經傳戍則詩言遣戍役之戍謂穆從淮父戍役于古古必地名也父死曰考此曰文考則追享之器耳曰乙則舉其日之吉所以嚴其事也

商父巳爵 銘二字

父巳商君之號也是器銅色黯黑如鉛可見其埋瘞之久而花紋明白如印印泥非後世畢精覃思所能到也

商單從尊 銘三字

單姓也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爲賢卿士其族有襄頃獻靖穆公之類則知單者有出於此作從謂從器如品之有從也與所謂陪鼎者同意

周單父乙卣 銘亞形中爲單父乙字

單則叔向所謂周其再興乎其有單子也故知單所以爲姓乙不特爲商君之號而齊亦有乙公此曰乙者豈單氏之父祖乎

漢金銀錯弩機

是物金銀間錯細若絲縷漢宣帝贊以爲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此弩機也不苟簡如此豈宣特物耶

漢慰斗

或曰刁斗非也刁斗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持以行如銷鍋而無緣此器頗與今之所謂熨斗者無異葢伸帛之器耳故以熨斗名之

周壺 二

是器設飾綵縟葢作四獸對峙蟲鏤精致非周人孰能爲之

商祖丙爵

丙者商君之號而商人銘器則又往往配以乃祖乃父如父丁父乙與此祖丙之類是也弧矢者男子之事此爲矢形於孫字之旁豈無意乎

商子孫巳爵 銘四字曰析子孫巳

商君之號曰雍巳凡銘曰巳者皆雍巳也折子孫乃貽厥子孫之義古之彝器多以子孫銘之豈以其承祖考之事者其在如是耶

商立戈父辛爵 銘三字

商人銘器爲立戈之形者多矣辛則商君之號也

按士虞禮主婦洗足爵釋者謂有足無文是器純素略不加飾豈所謂足爵者歟

漢儀仗劍

釋名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儀杖設劍意謂是歟薛燭論歐冶子之劍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乃知古劍通以銅錫爲之其來尚矣

漢鎗

古之兵器不特以鐵爲之葢亦有銅錫者焉此鎗也精緻乃如許大抵古人凡作一器未嘗苟且故能傳之久遠使後人歎仰不可得而企及也

周仲偁父鼎

凡彝器不可得而專有必賜於君然後敢制焉謹君命而銘之故於是書其名伯皐及仲偁父有伐淮南之勳則賜作寶鼎乃其宜也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之下 終

大司馬范質翁好蔵異書出張掄紹興古器評上下二巻示余云是于司直抄本囙概論司直介行績學未介上壽著述罕傳其手抄眼正祕書數種凡我同好争弆而珍焉余亟梓之附于宣和書畫譜之後案張掄字材甫南渡故老好填詞應制極其華艶每進一詞上即命宮人演入絲竹譜中嘗同曾覿吴琚輩進柳梢青西江月壷中天酹江月諸篇上極稱賞賜賚甚渥曾見汴都之盛故多感慨草堂花庵諸選惜不多録雲山毛晉識

金石古文

楊慎輯

據清光緒七年廣漢重刻本影印（節録）

金石古文敘

西蜀楊子專精載籍窮索闓奥所著丹鉛餘錄古文韻語韻林原訓及所選采樂府律祖諸篇踵蹟增華變辭加厲開多昔賢所未發茲裒集金石古文凡十四卷歐陽子讀漢鄐閣頌醳散關之潮潔徒朝陽之平慘莫究厥旨楊子類引分解焯然可曉豈非質有純賦參用苦力者哉衛泉孟子摹本未善予茲巡行之暇更綴班畫謀諸漢中李守重刻兼褖飾皇猷其能無裨助乎明嘉靖三十三年仲冬望日賜進士第奉勅巡按陝監察御史永嘉省菴孫昭書

周齊侯鍾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陲公曰汝及余經乃先祖余既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墜夙夜宦執而政事余命汝政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旟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敢弗敬戒虔卹乃死事穆和三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爭率乃敵僚余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毋曰余小子汝敷余于艱阻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城差正饗繼命於外內之事中敷溫刑汝以敷戒公家應卹余于命刻伐履司敗乃靈師保少臣惟輔咸有九處禹之都不顯穆公之孫其配𡟝公之妣而鍼公之女雩生叔是倘于齊侯之所是小心共齊靈乃考虎謹恪其政事有共于桓武靈公之所桓武靈公錫乃吉金鐵鎬元鏐鋈鑪乃用作鑄其寶鍾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用祈眉

壽令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魯和協而九事畀若鍾鼓外內斷辟都俞造而屏梟毋或承類、

周齊侯鎛鍾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陲公曰汝及余經乃先祖余既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墜夙夜宦執而政事於宏厭乃心余命宏政于朕三軍成朕師旟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敢弗敬戒虔此乃死事穆和三軍徒御雩乃行師慎中乃罰公曰及汝敬共辭命汝應肅公家汝恐恪朕行師汝肇勳于戎攻

余錫汝釐都膰爵其祿三百余命汝佑辭釐造國徒
僕爲汝敵寮乃敢用拜手稽首弗較不對揚朕辟皇
君之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事率乃敵寮余用
登純厚乃命汝及母曰余季汝敷余于艱卹虔卹不
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差釁爲大事繼命于外內之
事中敷溫刑汝以敷戒公家應卹余于溫卹汝以卹
朕壽命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魯
和協而九事俾若鍾鼓外內開辟造而屏皐母或承
類汝壽考萬年承保其身俾百斯男而執斯字盡義
政齊侯左右毋央巳至于葉曰武靈成子子孫孫永

保用享

姜鼎銘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政先姑公晉邦余不
辱安甯經雍明德宣邲我猷用招君辭辟委揚乃先
烈虔不墜諸覃享以寵我萬民嘉清錫我虎賁千兩
勿廢文侯顯命俾貫通宏征緐湯原取乃吉金用作
寶尊彝用康西夏安懷遠廷君子晉姜用蘄綽綰眉
壽作敷爲亟萬年無疆用享用德畯保其子孫三壽
是利

毛伯敦銘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格于宣榭毛
伯內門立中廷佑祝鄦王呼內史冊命鄦正曰鄦昔
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今余惟曈商乃命錫汝
赤芾彤冕齊黃鑾旂用事鄦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
命鄦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鄦其眉壽萬年無疆子
子孫孫永寶用享

韓城鼎銘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
旻妄甯巠雝明德宣邲我猷用㽞㞒辟辟姬易久光
剿虔不墜諸覃享以瞽我萬民嘉遺我錫胃責千兩

勿法文侯顯令俾貫通宏征繁湯員受久吉令用作
寶尊鼎用康西夏綏懷遠邦君子晉姜用祈綽綰眉
壽考缺爲極萬年無疆用享用德晥保孫子三壽是
利

周郊鼎銘

王命尸臣官此郇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
稽首曰敢對敭天子丕顯休命

衛靈公沙邱石槨銘

不憑其子靈公奪而里

楊用修金石古文十四卷刻于明嘉靖年有永嘉省菴孫昭序按升菴是編釋禹碑石鼓及秦漢諸刻收羅最富然其中有因訛傳誤不可不爲訂正者如以史晨碑之夫子冢爲大子家魯公冢爲魯公家此承洪适隸釋之訛也以張遷碑之籌策爲蕭何承都穆之訛也今碑刻具在可驗又如韓勑碑陰升菴頗譏隸釋之誤今攷漢碑文與隸釋所載本相合而碑之兩側尚有題名适固失載升菴偶未之考也至于五鳳墳壇居攝諸刻皆存夫子廟係漢碑之近古者俱不錄則又不無遺漏譋生雖晚不敢以胡應麟輩爲戒而遂附之一辭莫贊也羅江李調元童山跋

跋

金石錄補

爾琮署

據清光緒十三年朱記榮槐廬家塾刻本影印（節録）

金石錄補卷第一　跋尾

槐廬叢書

崑山葉奕苞九來著　吳縣朱記榮校刊

古器物銘第一

夏商鐘銘

右夏鐘一商鐘二大禹以九牧之金鑄鼎及他器物皆鈿紫金爲文庚肩吾所謂鵠首仰立蛟腳旁舒者是也鐘之上六字下兩旁各二字商鐘祇一鹿字象形松雪云舒州太湖縣取土得之歸王崧壽茂家又一鐘曰父作旅旅衆也非一鐘可知說文云鐘樂器也呂氏春秋黃帝命伶倫作十二器考工記鳧氏爲鐘故六律以鐘名之予謁曲阜至聖廟適遇秋丁見奠獻時所陳樂器其中古鐘高尺餘與三鐘相類而夏鐘口銜雙龍商鐘迴文周徧刻鏤精巧殆非後世可及

古器物銘第二

商父乙鼎銘

右鼎藏吾邑李氏相傳爲文王鼎予手摹其文共二行九字云口山口作父乙寶尊彝第一第三字不可識壆子曰夏禹制鼎四足而方此彝兩耳四足其制同鼎而曰彝蓋如考古錄父癸方彝之類祖丁父已薛尚功皆名爲商器則此非周鼎可知昊[illegible]上二字未詳

商爵銘

右六爵父丁三已辛癸各一皆趙子昂氏松雪齋拓本薛尚功釋祖已父乙爵謂商之成湯雍已廟中祭器以見其孫與子之作竊意商雖尚質無子孫直呼祖父之名刻于禮器而相傳已久終失其解則以爲商之器而

已

古器物銘第三

周南仲鼎銘

右銘鼎在鎮江府焦山寺中高一尺三寸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闊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銘九十三字其文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如于周丙子烝于圖室司徒南仲佑世惠僉立中庭又曰世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敬休云云按薛尚功釋毛伯敦銘位爲立而楊氏謂古立位同用周禮小宗伯掌神位註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又古文尚書公卽位爲卽立則是銘亦當作位揚州程穆倩從薛

氏讀爲立吾邑顧寧人金石文字記引嘉興朱錫鬯跋曰鼎銘其人莫考戊午秋予適京師登焦山摩挲鼎側拓其銘詞後遇錫鬯于阮亭王先生邸中謂之曰銘中有司徒南仲即其人也曷云莫考況銘之末云用作尊鼎用享于烈考萬年子孫永寶用此必司徒家廟之器無疑蓋禮部之兄吏部子底從焦山拓歸俾穆倩讀之可識者七十有八字存疑者八字不可識者七字吏部賦長歌禮部和焉以是傳聞于世錫鬯又云古之勲在王室者既受之册歸必銘其器論撰其祖父之德善功烈以示後世與予意合直可名爲南仲鼎也又云詩書所載僅千百之一而銘諸器者無窮自秦銷金咸陽爲歐冶改煎不可勝數世徒知秦燔書之禍不知銷金之禍最烈也錫鬯善讀書尤好金石文字足跡所至于荒山窮谷中訪得一碑必發土出而搨之知予有同好多所資益云

周師旦鼎銘

右周師旦鼎旦周公也營洛遷殷之後召公爲太保見于尚書而史記則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鼎銘云惟王元年八月丁亥師旦受命作周王太姒寶尊彝蓋文王廟中祭器也文王于公爲考他鼎有文考文母之稱而此云周王太姒者公受命造鼎不敢自致其子道之所宜稱也武王追王太王以後文考得稱王冠之曰周不特于家人有嚴君之義亦以別于魯之廟也夫

古器物銘第四

秦平陽尺銘

右銘詞所與薛尚功所錄秦權銘不同者七字後題云平陽尺長谷山人徐獻忠金石文以爲權而予直定之爲尺按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說苑云度量衡以粟生之十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此平陽較量法度所用之尺也平陽在河東杜預曰衛地也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左傳曰成七年諸侯盟馬陵又云在魏郡元城堯始都晉陽後遷河東平陽即其地漢有平陽侯國蓋此尺在平陽如趙録金銅鉦藏于平周之說是也

漢器銘

右銘云五年三月廿日造七字而其器不詳自漢武帝建元紀元以後凡器物無不用當時年號者此必建元以前之物故止稱五年也字畫精妙用以冠漢諸器云

漢元嘉刀銘

右刀銘云元嘉三年五月丙午日造此(闕一字)官刀長(闕一字)尺二(闕三字)宜侯王大吉羊范史輿服志佩刀諸侯王黄金錯環挾牛鮫黑室意即古之容刀也公劉詩鞞琫容刀朱註容飾之刀毛傳云言有武事也范書注引鄭箋既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也春秋

繁露云佩劍在左青龍之象刀之在右白虎之象劉昭補注以為自天子至庶人皆佩劍故蕭何履劍上殿而此志止言刀為未備觀是銘曰造此官刀復有宜矦王大吉祥之祝似漢世重賜刀故范氏獨著于篇歟按列傳虞延馮石應奉馬嚴鄧遵皆有佩刀之賜至唐貞觀中猶沿其制賜房元齡魏徵是也虞喜志林云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其本諸此歟春秋繁露云羊之為言祥也此羊字作祥解

漢延光壺銘

右壺銘云延光四年銅二百觔直錢萬二千隸書朱文字左行按昆吾紂臣作瓦器為壺說文云壺昆吾圜器

也禮記禮器門內壺君尊瓦甒註壺大一石瓦甒五斗周禮涿壺氏掌除水蟲註壺為瓦鼓涿擊之而疏又云是盛酒之器故周禮司尊彝有壺尊左傳昭十年尊以魯壺又投壺註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徑脩一寸半容斗五升喪大記狄人出壺乃漏水之器則壺者其用非一初為瓦器未知何時始範以銅也此壺用銅二百斤所容必大疑非祭祀盛酒之具薛氏商弓壺註壺酒之下尊也尊而居下則其所容或越于鼎彝之外視古瓦甒五斗未可知

漢啟封鐙銘

右鐙銘云啟封一斤十二兩十二銖容一斗小篆之上品歐陽公得蓮勺宮鑪林華觀鐙為漢書所不載而此鐙曰啟封亦無可考未知趙文敏何據乃題為漢鐙也銘傳字佳不忍棄錄之

古器物銘第五

漢犧尊象尊銘

右犧尊象尊在曲阜夫子廟大成殿案上全作犧象形而背上負尊旁各有字云孔子廟祭器漢元和二年造韓敕造廟禮器碑有雷洗觴觚爵鹿柤梪籩柉禁壺之物無不載而不及尊豈非兩尊完好不待更造邪說文云尊酒器也周禮小宗伯六尊註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之禮周官司尊彝春祠夏禴

其再獻用兩象尊是也魯頌閟宮詩犧尊將將毛傳云犧尊有莎飾也正義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于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即毛傳所謂飾也朱子註云尊為牛形鑿其背以受酒而王肅劉杳云魏太和中魯郡發地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直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為象形可知已禮器云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皆器之貴重者也故孔子曰犧象不出門蓋古人制器必肖象此全仿犧象之形之謂也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而薛氏商器款識有象尊頭目尾足皆具銘一字曰象則周以前固有之矣予同雲南雷公子玉衡謁廟下雷語予

云大成殿象尊兩牙具八音予疑其謬試之左清右濁果然命搨碑人張太和摹此數字如右

漢雷尊銘

右尊在曲阜大成殿案上犧象兩尊之中銘文十一字同其文陽其篆古餘作雲雷回互之形梁孝王傳有罍尊注鄭司農云上蓋刻爲山雲雷之象按漢祭器有山罍馬融廣成頌山罍常滿宋沈括云銅罍之飾皆古雲雷字相間博古圖罍間錯雲雷舊圖無雷止畫雲氣爲近是

古器物銘第六

漢銅虎符銘

右朔方太守右第三銅虎符銀錯小篆極類秦碑藏關中郭允伯家

新莽權銘

右權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按漢志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爲斤一百二十故謂之權石莽號新室權銘晉末校尉王和掘得圜石其銘如是葢同時所造也

古器物銘第七

晉尺銘

右尺背銘云周尺漢志鎦歆銅尺後漢建（闕一字）銅尺晉前尺並同其十八字作小篆其面分寸如畫按古人治律一曰審度度長短者不失豪釐度有五分寸尺丈引而尺居中減之爲分中之爲丈故黃鐘而下率以尺起數焉班志曰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五度具雖孝武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條奏寖詳即此銘所謂劉歆銅尺也鎦作劉後漢建字下所闕必初字肅宗元和元年待詔殷肜上言官無曉六十律者待詔嚴崇之子宣補學官生治律不能寵又九十四年爲熹平六年太子舍人張先等閱舊藏乃得其器必尺在其中卽所謂建初銅尺葢建初九年八月改元元和尺爲未改元時所造故稱建初也晉志云起度之法漢志言之詳矣故此銘以漢志爲準又云武帝太始九年中書監荀

朂較大樂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于古四分有餘朂乃令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校五法有七品其七曰建武銅尺則予前疑建字下闕者乃武字非初也朂之時用魏杜夔尺而人稱朂精密惟散騎侍郎阮咸譏其聲高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會咸病卒武帝以朂律與周漢器合用之卽此銘所謂晉前尺並同也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長朂尺四分人皆服咸之妙又按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爲尺謂之漢官尺校朂尺短四分比始平尺度同如杜夔所用調律尺比朂尺得一尺四分七釐又魏景元年劉徽注九章

云王莽時劉歆斛尺弱于今尺四分五釐比魏尺其斛深九寸四分五釐卽勗所謂今尺長四分半也蓋勗尺爲調律之用未甚流布于人閒元帝後江東所用之尺校勗尺得一尺六分二釐而後知此尺之短止于調律也

晉銅滲槃銘

右槃銘云泰始九年口月七日右尙方治將作府故二斗五升銅滲槃重九斤八兩第云說文槃爲承槃而篆作盤俗用之此銘作槃隸書也晉將作有事則置而此云右尙方治將作府則宮中所用之槃也滲下漉也封禪書滋液滲漉則此槃爲漉水之用無疑尺與槃皆藏

趙氏

古器物銘第八

趙氏模本

右松雪摹本三十三器皆從器上拓下非石本也去其爲博古圖鐘鼎法帖歐陽永叔劉原父趙明誠所釋者存三之二而獨爲跋者又去其半松雪見聞廣搜討精所有止此信乎古器之存于世者少也夫有形之物雖金石而必弊昔人紀績鼎鐘亦一時自炫之事其所以不朽者惟三立是尙使徒恃堅金巨石卽秦碑斯篆又何庸哉

秦氏拓本

右秦氏摹本題云畢良史少董得古器于盱眙榷場摹十五種寄秦熺熺乃檜之子伯陽也錄其六皆非薛尙功款識所有者舊藏于嘉興項墨林今歸曹侍郎秋嶽侍郎好古等于飮食出其所藏助予錄補爲多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金石錄補卷第一

金石錄補卷二十六　槐廬叢書

崑山葉奕苞九來著　吳縣朱記榮校訂

傳疑

弡仲寶医

劉原父先秦古器記作張仲寶簠歐陽公集古錄云張仲器四其銘文皆同薛尙功欵識云原父藏其器予錄其文張仲周宣王時人郎詩所謂張仲孝友是也吕大臨考古錄圖以隸書偏旁釋之從巨不從長當爲弡趙明誠金石錄云弡字雖見玉篇然古文與隸多不合黃順伯東觀餘論云弡其勿反董彝廣川書跋云弡之忍翻皆以張仲爲誤董氏又云方中医

字不與古文合原父釋曰寶医医于禮爲櫝所以藏弓弩矢也董又云古文匢不從竹後人從竹者誤此器爲方銅匣類桶蓋爲龜古匢之制也予按医又作□弡伯医以医爲医而欵識弡伯医又作匢考古文医字方中作从近匢廣川云以古較之與簠同

伯庶父尊敦

銘曰伯庶父作王姑周姜尊敦考古云稱姑婦辭也王姑夫之母也欵識云或謂王姑者王父之姊妹廣川曰謂吾姪者吾謂之姑禮有王父母無王姑伯庶父必齊之子也齊與姬姓世爲婚媾凡以國聘者在名爲太姜少姜在字爲孟姜叔姜在謚爲文姜宣姜穆姜在國爲秦姜晉姜衛姜此以國繫姓故曰周姜使疑爲王之姑則以周爲謚矣而周之世未有以天子之國號爲謚者原文周字作月或釋井或釋丹詩云丹八之子顧野王所謂即周字也

毛伯敦

集古作毛伯古敦欵識曰郱廣川曰龔伯宗器其子作也盠敦銘有毛伯內門立及內史冊命□又郱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集古引史記武王克商尙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此名鄭者毛叔伯者爵史稱叔者字也薛云此字從弁從邑弁史籀作□敦曰□其郱字無疑原父則同集古爲鄭考古云郱周大夫也廣川曰傳云毛伯原伯文王之子原毛之後春秋毛伯錫魯文公命說者謂文王之子而當時無毛國使毛伯仍爲文王之子其受封在滅商後今曰皇考龔伯則于鄭爲可疑

史伯碩父鼎

鼎二黃氏曰形制欵識悉同參讀之可識者四十有三字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史伯碩父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史伯周宣王臣伯碩父其字鄭桓公問王室于史伯者是也漢表于厲王宣王時皆書史伯疑其一爲羨文耳古文舟與周同史伯周臣故稱其王母曰周母先釐仲而後周母則釐仲實

王父矣且周器有史頵作朕皇考釐仲王母周母尊鼎頵必碩父之名于三鼎之文互見耳廣川曰班固以史伯爲厲王時而鄭桓公乃宣王司徒則不得爲厲王之臣史頵鼎在官庫中或以爲伯碩父之名其作宗器不得以字著也頵與碩或兄弟耳薛氏云惟六年八月初吉己者以年繫月以月繫日者也子史伯頊者稱于父曰子舉其官曰史而伯頊則其名也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乳母孝享其考妣也釐謚仲字王母乳母因皇考而及之也黃氏曰戊與己同類古尚未分所謂己子乃戊子也或者易之五位相得而名若甲與己合則甲子也兄癸彝曰丁子周敦曰乙子義同廣川曰制器之日用剛則配以柔用柔則配以剛戊己爲土戊爲土生己爲土滅剛日不用用剛則以柔配之在甲子六年正月朔辛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也薛氏旣以己子斷讀屬上下文又一鼎爲史頊而非碩爲乳母而非舟其銘文相同又何也

微緐鼎

鼎銘曰惟王廿有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微緐薛氏曰古器有宋公緐之餗鼎緐女鼎及此鼎凡三見緐字按緐不見于經傳與繁同博古曰緐者宋景公也春秋帝乙之後微子爲宋自微子至景公葢三十六世爲獲麟之歲董氏曰叔緐作鼎考其文曰惟王二十有三年王在宗周王命叔緐尙書營成周以居商民王歸西周十一世犬戎作難平王始遷曰王在宗周知其在幽王以前也周之歷年久者惟穆王五十五年昭王雖不見其在位歲月以穆王五十受命知昭王在位亦久也此鼎作于穆昭二王之間黃氏曰史記年表宋景公名頭曼漢書古今人表名兜緐孫炎云緐爲頭曼之合聲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緐昭公子也與此鼎合至于敓欵識作微廣川作叔未知孰是然黃氏以爲微字妙也

秦昭和鐘

鐘銘秦公曰丕顯朕皇考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按史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爲大夫卒莊公立襄公文公寧公出公武公德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相次立于本紀襄公始列諸侯至桓爲十二世銘鐘者景公也若據年表以秦仲爲始則十二世爲康公此鐘乃共公時作薛氏曰犬戎之難襄公夾輔王室平王賜岐以西之地爲諸侯葢秦仲初未稱公莊雖稱公猶然西垂大夫未立國也所謂十二公者自襄至桓作此鐘者惟景也黃氏曰奄有下國葢謂始有土之君當始非子雖曰附庸亦國也況有周錫命分土之文耶至成公爲十二世是鐘爲成

公作且十二公者由始祖而下至今爲公之數歐陽以爲先公則作鐘者十三世矣銘之首自稱曰秦公春秋時列國皆然不必以先公爲公也楊南仲謂襄公十二世爲桓公非子十二世後爲宣公董氏曰秦嬴受地襄公名在諸侯其世數可考也秦至成公號爲強大諸侯有國推大前世率以公自列周自后稷十五王不啻非王而亦稱之則秦嬴稱公無疑和鐘之作其在成公之世與（煦按文公下當有静公出公當作出子德公下當有宣公）

叔高父簋

銘曰叔高父作煮簋原父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堶之似龜有首尾足甲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蔡君謨曰禮家傳其說不知其形制故名存實亡此簋可以證其謬廣川云古文高當作郭煮當作旅郭象城郭相通旅猶爲中爲衆盎人三衆也欵識云叔高父如伯碩父叔邦父之類旅簋不一器也王楚云簋作彘象嘉穀之實三黍稷馨香之氣也

周姜敦

古器記曰此敦得于藍田其銘曰伯冏作周姜寶敦葢穆王太僕正周畿內食采于周者皆周之裔孫耳集古云此敦周穆王時器也史記年表自厲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數共和至春秋年數乃詳自穆傳共孝懿厲五王而至于共和其和至今葢千有九百餘年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近也古人欲存久遠必托金石然岐陽十鼓皆在而文字剝落惟古器物銘皆全古人用銅不爲燥濕寒暑所受爲可貴也原父又云敦者有虞氏之器周禮有金敦玉敦玉敦盛血天子以盟諸侯金敦盛黍稷大夫主婦以事宗廟此敦是也董氏云按銘文伯百父作周姜敦其器無文飾自命士以上皆得用之夫周之世齊姓重于天下故當時語曰姬姜惟伯禽之弟守采地在王畿內世以周自别如宰周公之類是也其謂姜則王畿之公也平王有子封于汝川亦以周爲氏此之周姜安知非汝川之周乎伯下一字欵識作𠂤集古讀爲冏考古訓作百與廣川同

宋䤵鐘

鐘六其銘曰宋公成之䤵鐘黃氏曰崇寧三年甲申得于南都之崇福院貢之內府考其文則宋鐘原其出則宋地聖詔有曰得英䤵之器于受命之邦是也樂緯叶圖證曰帝顓頊之樂曰六莖宋均註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也博古謂䤵卽莖周備六代之樂惟五英六莖無之宋爲商後猶得其傳成者宋平公名也自微子二十六世而至平公其名始見于魯昭公之十年春秋曰宋公成與此合其立也以周簡王之

十年至今崇寧甲申凡一千六百八十年而韶之器復出本朝受命之地大晟正樂之時豈特爲五行之道立根莖哉薛氏曰韶鐘五其銘畧無少異特宋自微子有國二十世而有共公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公成所謂宋公成者不知其爲誰也廣川曰宋本商後而商出自顓頊周樂用六代猶缺莖英疑宋存其禮樂此鐘得而作也襄公作商頌以祀成湯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太史公曰襄公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以作商頌韓詩章句曰商頌美襄公也馬昭曰宋爲殷後郊祭天以契配宋無圜丘之禮惟以郊爲大祭且欲别之于夏禘故曰大禘然則頌成湯作韶樂其宋之制乎

乙毛鼎

博古曰鼎爲芼羹之用于是乙毛目之薛氏云毛言其姓乙乃號耳

舉鼎

欵識曰晉杜蕢洗而揚觶以飲平公謂之杜舉見于獻酬之際其名一字曰舉義或在此黄氏云此鼎非可獻酬之器銘之曰舉乃人名也宋之僖公名舉楚之大夫姓伍名舉蔡有史舉燕有唐舉然史與唐不甚貴又皆周末人驗其銘欵非宋則伍也董彥直以爲杜舉所作且謂古之制器類有所本晉設觶于庭以待直言其後改曰白猒尊豈止供耳目之玩而已

按爵有已舉卣有丁舉舉之爲類不一自諸家紛紜而鼎舉竟誰屬耶

秦權

顔氏家訓曰隋開皇二年之推與李德林見長安官庫中所藏秦鐵稱權有銘二因言史記丞相隗林當依此銘作隗狀集古曰秘閣文同自言游長安得二物其上刻銘一乃銅鍰循環刻之不知爲何器一乃銅方版可三四寸許亦有銘詞其文與家訓正同欵識載前銘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號爲皇帝詔丞相狀綰後銘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考古云丞相綰者王綰也徐廣曰去疾姓馮古器物銘云世傳秦權至多歐公所謂銅鍰循環刻字者亦權也廣川云田氏有銅方版纔三寸以漢度較之得五寸刻二世詔其銅鍰刻始皇詔予考之卽古規矩之器所以爲方圓者也一權也顔氏爲鐵文氏田氏爲銅而趙氏得秦權四其一出齊州又以石爲之何耶

崑山葉九來先生金石錄補二十七卷視續金石錄金石續錄其博洽不啻倍蓰誠趙氏後第一功臣惜世鮮傳本是冊爲海鹽張君開福寄贈云自九來先生手稾傳錄竊窺其中譌亂頗多未敢擅易故卷帙之多寡標目之羼雜悉仍其舊又鮑淥飲趙晉齋二跋未知從何本闌入亦姑存之然張君亦非親見手蹟意世間當自有善本如同志者得示以所未見俾無疑義是則此書之幸豈特煦拜其賜哉戊戌秋日海昌蔣光煦跋

跋　一

金石錄補續跋

據清光緒十三年朱記榮槐廬家塾刻本影印（節録）

葉九來先生金石錄補余既刊入別下齋叢書其續跋則未之見也去年春管君芷湘來言肆中有書二冊題金石錄續跋者未知誰氏所作余意或劉青藜葉石君書耳亟購歸乃先生著也前書收藏家尚多錄本此則并未有稱及之者惟金石萃編載作金石後錄亦不著作者且時羼列金石錄補前意蘭泉司寇亦未深悉也而余一旦獲全書於里閈豈與是書夙有緣耶抑先生之著述將顯而以棗梨相感召耶後有周氏仲槤跋言讀書敏求記載金石錄補云云然今所見僅有趙錄而無葉補余嘗徧假敏求記之諸善本薈萃錄之增補缺漏較刊行者多十之四五亦無此條知也是翁當日所記猶不止此益歎勘書之難窮而又何怪此書之未見稱述乎於其刊成聊志數語焉

道光甲辰春暮海昌蔣光煦跋

金石錄補續跋卷一

槐廬叢書

崑山葉奕苞九來著　吳縣朱記榮校訂

古器物銘

楚鐘銘

楚之僭在王而不在乎自紀其元春秋書隱公元年豈亦不用周之正朔乎三代之時侯國之爲史者但書本國之年而不書天子之年春秋隱公元年者何自魯人書之也秦誓十有三年春者何自周人書之也以上皆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中語謹摘錄之

甗銘

眞宗咸平間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詔儒臣考正而句中正杜鎬以爲史信父甗考古圖云好畤令黃鄆獲是器以獻句中正杜鎬驗其文楊南仲以史字不必讀爲史當作中音仲寻按墨子夏后鑄鼎四足而方則此甗爲夏商之器當時人多以伯仲甲乙爲號未嘗有史姓者楊說近之說文云甗甑也

秦權銘

宋祕閣校理文同家有二器其一銅鐶上有銘循環刻之歐陽公云不知爲何器趙氏以爲秦權據班固律歷志五權之制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孟康註錘之形如環也寻按爾雅肉倍好爲璧好倍肉爲瑗

肉好若一謂之環李氏云邊曰肉中空曰好邊大而空
小璧也此之肉倍好者如璧趙氏引康註如環者誤

商雒鼎銘

宋劉原父得鼎于商雒其銘有云惟十有四月蔡君謨
嘗問原父十有四月者何原父不能對呂大臨云古器
多有是語或云十三月或云十九月疑人君卽位居喪
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趙氏云古人君卽位明年稱元
並無踰年不改元之事呂說非也但古語誠有不可曉
者予按史記代王歇二十七月齊王十九月小司馬註
云因舊月而數也如前鼎銘或因卽位之月數起故不
稱某年其義亦易曉耳

銅釜銘

三輔黃圖長信宮漢太后居之太后宮在西秋之象也
秋主信故宮殿皆以長信長秋爲名漢書天子之女下
嫁不自主婚以公主之故曰公主亦曰翁主王曰王主
侯曰侯主天子之姊妹爲長公主外戚傳文帝立數月
封竇皇后女嫖爲長公主顏師古曰年最長故爲長公
主然則顏之說自父封之也姊妹皆得稱長者兄弟封
之以別于已之女也歟魏徵云皇帝之姑姊爲長公主
皇帝之女爲公主是也

周陽家鐘銘

漢表趙兼以淮南王舅封周陽侯田蚡傳弟勝爲周陽
侯按太子稱家故公主亦曰家如館陶家平陽公主家
是也侯亦曰家如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是也
此曰周陽家未知爲誰氏之鐘呂氏考古圖有周陽侯
甗可知周陽家卽周陽侯也

新莽候鉦

洪氏隸續止釋候鉦重五十桼斤桼字爲七字借用而
不言候鉦所出按考工記鳧氏爲鐘鼓上謂之鉦註云
鼓者所擊處也鉦在鐘腰之上鐘體之正處采芑之詩
有鉦人伐鼓註云鉦音征鐃也鐲也鼓以動之鉦以靜
之鉦與鼓各有人焉則鉦另爲一器之名而周禮鼓人
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又若鼓人所執之物與采芑

之詩互異此云候鉦足以証鉦人有專司矣說文云候
伺望也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博古圖有周雲雷鉦
其形似鈴鐸有柄可以持而擊之

光緒歲在強圉大淵獻春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刊

金石錄補續跋卷一終

近今金石文著錄作者如林求其目覩碑刻款識精確可信未有如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兩漢金石記也葉九來先生著金石錄補在錢翁二書前以補趙德父之所未備其書採摭甚廣攷據頗精末列集異碑題立碑處傳疑襍記五門爲著錄者另啟一例後附續跋若干卷樹議迥出前賢亦可補德甫之所未及乃其家子孫不振未能鏤版書幾淹沒無傳惜哉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葉九來著金石錄補學識遠在明誠上留藁余處將爲整齊其書垂之久遠然亦未能刻也此書乃九來壻丹臣許君從原本抄出者其子甚珍之有題語在卷首九來子札中有勿檢齋先生研究經史好古若渴其能更假他人語故云寶藏此書也宜哉余因借錄一過漫跋於後以俟世之能刻是書者可與錢翁兩家後先輝映云

嘉慶十七年歲在壬申二月香嚴周錫瓚識

金石存十五卷

嘉慶二十四年[illegible]

[illegible]題

據清嘉慶二十四年山陽李氏聞妙香室校本影印（節録）

金石存目錄

卷一 篆存一

金石存卷一

淮安吳玉搢纂

篆存一　　聞妙香室挍本

商祖癸彝銘

郚匕且癸旅尊彝冊冊

右商祖癸彝銘九字祖作且古文也彝下竝作二冊字言其為王所冊命也首一字不可識其右从邑葢作器者之名也旅者帑也言如此彝者非一也薛用敔曰咎人謂有田一成有帑一旅則旅舉其帑也攷諸銘識甗曰旅甗敨曰旅敨匜曰旅匜簋曰旅簋義率如此

案郚疑即鄀字左僖二十五季傳秦晉伐鄀杜注鄀本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于南郡鄀縣薛氏款識有鄀子斯簠

周父丁彝銘

隹十又三月王宅（補字）葊京小臣□敢事王錫貝五朋揚天子休用乍父寶尊彝

右父丁彝銘三十字王下二字臣下一字不可識按古器物銘凡吕支榦命名者皆稱為商器文字簡質初未有載其錫予之物識其對揚之休如周器之文且縟者此彝文詞字畫絕非商器而云作父丁尊彝豈周人亦有从支榦命名者與不肰則其父為商人

而子仕于周作是器之時始去商未遠也　十又三月其義未詳劉原父得商洛鼎其銘有十又三月之文曾南豐从爲三乃二字之複篆如內作芮人作允之類肰古器銘又有十又三月十又九月者則未可概云複篆也呂大臨云人君卽位居喪踰秊未改元故从月數趙德甫云古人君卽位明秊稱元秊蓋無踰秊不改元之事又投敦銘有云隹王十秊十又三月从此知呂氏之說爲非肰則十又三月之義固不可強爲之說也

案太公封齊其子曰丁公伋伋之子曰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慈母之子曰哀公臣薛氏款識有父癸匜斵是哀公所作肰則此器安知非乙公作邪故凡以支榦命名者不必盡屬接商之器

葬古文旁儕作邦葬京卽邦京如邗鼎銘邦人作旁人也

周龔叔壺銘案箸錄家丛作頌壺

隹三秊五月旣朔霸甲戌王在周康昭原書作卲案古昭卲二字篆文相同此當讀昭爲長康昭宮者卽康王昭王之廟薛氏款識伯姬鼎康穆宮可證宮旦王格太室卽立宰□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虢主冊命頌王曰頌命女官嗣成周用宏家監嗣字補新□□用宮御字補錫女幺衣帶束二字原書倒互赤芾朱黃鑾旂攸勒用吏頌拜䭫首受命冊佩字補㠯出反入覲寵二字補

頌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作朕皇考龔叔皇女龔姒寶尊壺用追孝蘄匄康虔屯二字補右通祿永命頌其萬秊眉壽畯字補臣天子霝終子〻孫〻寶

右周龔叔壺銘一百五十字三十七行行四字末行六字十一字音讀未詳蓋龔叔之子頌新受王命作爲此器以祀其考妣者百龔叔未詳何人龔姒疑爲姬姒之㝵文皇女者亦疑卽皇母之眉也朱太史竹垞跋此銘題爲司成頌寶尊壺云司成分職不載于周官又引文王世子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之文以爲周官實有是名余按銘云王呼史虢主冊命頌王曰頌命女官司成周用宏家監司本作嗣通作司亦作治言使頌爲成周治事之官百當以官司成周爲句非命頌爲司成之官也大司成之名雖見于戴記而周禮實無此官故注疏皆莫能決不可以此銘偶有嗣成二字相聯遂坿會以證周官之缺文也

周敔仲敨銘

敔中乍朕皇考猸中鬻彝尊敨用昌用孝蘄匄眉壽其萬秊無疆子〻孫〻永寶用

右周敔中敨銘三十二字五行行六字末行八字敔卽封寸又皆取義于手古字偏旁多通中卽仲也猸字音義未詳晉姜鼎銘宣字作亶則此疑爲狟之異體百鬻音商與鬺同詩何以湘之韓詩作鬺漢郊祀

志禹鑄九鼎皆嘗鬺亨上帝鬼神注鬺烹也古彝器銘多有云鬻者皆盛孰食器也

周丣敲銘

隹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共（三字補）季入右丣立中廷共（字補）白呼命丣曰飤（字補案飤嗣之假借或釋作既）乃先且考从嗣共（字補）公室沓乃且亦既命乃父从嗣莽（字補案古文丯俗作邦）人不（字補）盄（原書譌叔案盄俗作弔）孚我（二字補）家室（字補）用喪（字補）今余非（二字補）設□先公又隹（字補）遠余懋（字補）□先公官今余隹命女从嗣莽（字補）宮莽（字補）人女毋設不善錫女尊三（二字補案三古文四）龍（原書譌章）穀宗彝一將（四字補）寶錫女馬（字補）□牛十（字補）錫于彐（案彐止之反文即阯字）一田錫于室一田錫于阪一田錫于□一田丣拜手𩒨手設對𢽎共（二字補案𢽎揚之反文）白休用乍寶尊敲丣其萬季子=孫=永寶用

右周丣敲銘一百四十九字損壞者三疑不可釋者二十八先述其祖父从事之勛後敘其土田錫予之盛而終之曰用作尊敲丣其萬季子子孫孫永寶用春秌傳曰夫有勛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撫之以彝器子孫不忘所謂福也丣之名不箸于經不詳其族氏官閥而以先世之德受王錫命銘勒彝器以遺後人則猶班班可攷焉可以知周德之厚而从事者之食報遠也

周世惠鼎銘（案世惠當作鼄尃說詳正文下）

隹九月既望甲戌王格（原書譌如）于周廟（原書譌丙子二字）述于圖室嗣徒南中右無叀（二字銘文作林萬案林即無字俗作鼄鐘鼎文作鼄字每省邑鼄即叀字叀古文尃原書譌世惠二字今改）內門（二字銘文合寫作冏翁氏方綱釋作內門原書譌釋僉字今正案內門者入門也說文入內也內入也內字从入得聲古字通用盖入門北鄉中其廷立从承王命也伯姬鼎褱入門立中廷須壺須入門立中廷可證）立中廷王呼史翏（原書譌端據銘文作翏當是翏肖說文翏古文友）冊令無叀曰官（原書作宣古官宣字篆文相同此當讀官爲長須壺命女官嗣成周義與此同）嗣佐王頫側弗乍錫女幺衣帶束（二字原書倒互）戈琱戟縞必（原書作繟據字形是必必即古繟字攷工記天子圭中必鄭云讀如鹿車繟之繟）形矢攸勒鑾旂無叀設對揚天子丕顯敬休用乍尊鼎用亯于朕（原書字脫）剌考用周䈞壽萬季子孫永寶用

右周世惠鼎銘今在焦山凡九十四字弟九行弟七字殘泐不可識（案今補朕字）王西樵焦山古鼎歌敘云韓吏部如石爲余言鼎故京口某公家物當分宜相枋國時某公官于朝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獻因嫁禍焉鼎竟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某公以禍由鼎作謂鼎不祥捨之焦山寺中程崑崙云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闊四寸二分足可六寸一分深可八寸二分按釋文今有數本程穆倩汪鈍翁顧亭林皆各有同異此據石刻後有鄒儀周跋語未知與三家何如大抵古文奇字之學今已絕響不過攷之鐘鼎篆韻及博古攷古等圖取其偏旁形似髣髴注釋耳非能眞有

依據確知爲某字某字也故同與亦不必深論云

山上石刻鼎銘嵌置牆上从應求者余所得此本似

亦石刻本从鼎中拓出者不如此字字清白也

乙卯鼎銘案箸錄家竝作般散氏盤當刔祖癸彝下今仍原本

用大□散邑逌卽散用田□自瀗洮二字補吕南至于大沽一表字補下表字竝同吕□二表至于□奔復洮瀗二字補□雩□𦊓字補案卽邍字陕吕卤表于□櫨桂二字補案櫨𩰫之反文籀文城作𩰫桂古文杜木表于□□表于□衜內□□發于厂□表□□陕陵字補剛□表于單字補衜表于原衜表于魯案原書譌周據字形作𡇒當是魯之古文魯公鼎魯作𡇒可證衜字補吕東表于□東彊右還表于□衜吕南表于郤□衜吕卤至于堆莫□井邑田自槁

木衜屮至于井邑表衜吕東一表還吕卤一表□剛三表降吕南表于□衜□州剛發□降棫二表大人有𤔲□田羛字補案卽義字說文魏郡有羛陽鄉墨翟書義从弗且歔戉父原書譌又卤宫襄字補豆人虞字補案卽虞字丂原書譌丁案說文丂古文以爲亏字□貞師氏原書譌于下氏字竝同右杏小門人繇字補原人虞字補莽原書譌莽案說文莽艸之相丩者此俗爲糾淮𤔲工□孝𤔲豐字補父堆人有𤔲刑丂□十又五夫□□大舍散田𤔲土原書譌上案土俗作徒𤔲土者司徒也牧敦銘司徒亦作𤔲土□□𤔲馬字補□□挹字補人𤔲工□君宰德父散人屰□田戎段父效□父□㞢有𤔲□州京攸二字補□嚚凡字補散有𤔲十夫隹王九月辰在乙卯大卑羛二字補且□旅誓曰我字補□付散氏田器有爽字補實余有散氏心

字補□則爰字補千罰千□□㞢羛二字補且□旅則誓逌卑卤宫襄戉二字補父誓曰我既付散氏□田□田余又爽𤔔爰千罰千卤宫襄戉原書譌戎父則誓乃爲二字補圖大王于豆新字補宫東廷乃屮執釁五字補叀㞢字補中鬲字補

右鼎銘三百四十九字文字奇古不可盡識卽其存者亦斷續不成文理唯隹王九月辰在乙卯八字可讀亦無眉壽萬秊子孫永寶等語與它器銘頗不相類不知其爲何代之器惜世無楊南仲莫能爲之注釋詳盡也

案銘爲散氏表正疆域而作是時諸矦封域互相侵奪故表正之以播告于衆文凡六節用大□散

邑至二表紀散氏封域之畛大人有𤔲至十又五夫紀侵田之人大舍散田至十夫紀散氏之人隹王九月至爰千罰千紀義祖□旅誓詞迺卑西宮至爰千罰千紀西宮襄戉父誓詞末則總記作圖作器之由文字邃古金石家定爲般物　發籀文登字厂說文云山石之厓巖人可居𣕃卽棫字且卽祖字歔古文微西宮複姓廣韻引何氏姓苑有西宮氏屰古文子段疑段字效古文敎嚚卽鬲字卑俗作俾爰卽鍰字書吕荆其罰百鍰傳六兩曰鍰鍰黃鐵也𤔔卽䜌字吕賢切說文云亂也

彝銘

可白介□匕彝

右彝銘六字一字不可識刻畫天邪疑非古器姑錄于此以竢知者

齊刀銘 案原書齊下有公字今刪說詳後

齊杏化

右刀銘三字曰齊公貨齊公者太公也黃帝采首山之銅制爲刀此貨幣之始也太公立九府圜法則變而用泉肰刀亦竝行不廢漢食貨志曰貨寶于金利于刀如淳注不明言泉本爲刀形而但曰名泉爲刀以其利于民也誤矣王莽叚造契刀錯刀猶用古制後以剛卯金刀爲劉氏之讖乃禁佩剛卯除刀泉而刀之制遂亾雍正癸卯余客金陵因宣城沈處士楙厓晤桐城方旣谿先生處士言余篤者金石篆隸之學先生驚喜曰小子乃究心于此邪因出所藏書數十葉俾余鈔之又出其所增訂洪氏泉志相示并得見其篋中古泉數十品錦囊鈿匣位置精好先生一一摩娑把翫不釋手其閒以此刀爲最質輕而色瑩首作一環可貫韋索銘字細若絲髮瘦硬圓健精妙絕倫先生曰此稻芒文也款識中最爲上品亟命余以越楮拓之汔今垂十餘季閒先生已歸道山而余方匿迹海澨爲童子句讀師學殖不加有負屬望之意偶撿諸鍾鼎款識得此片紙乃追記之

案此刀近出土最多銘杏字乃古法之省卽太公九府圜法也原書釋作公金石家亦釋吉竝謁化卽貨字書懋遷有無化居化居貨居也

戟銘

吉用□金匕□□用

右戟銘八字三字不可識藏程氏師意齋余摹得其銘說文戟有枝兵也攷工記廬人句兵欲無彈句同鉤句兵卽戟也管子葛盧之山出金蚩尤制爲劍鎧矛戟戟之制其來遠矣大戴禮丞王踐阼篇有劍銘薛氏款識有夏琱戈銘又平陸戈及書言府弩機銘洪氏隸續有漢元嘉刀銘蓋古人服御之器莫不各有銘識不獨鍾鼎甗敦之屬其文字彬彬可頌卽戈戟刀劍亦必有字或記其歲時或識其工作之人與鼓鑄之地且或以箸其除戎器戒不虞之意鏤刻精工字畫渾古非若後世之物徒以纖巧華飾相尚也

槍銘

□□邦上𠦑□司寇壄㦸□□□□

右槍銘凡十餘字唯邦上𠦑司壄㦸數字可識餘者刻畫雖全竟莫能辨亦莫詳其爲何時之物但字畫端好與秦斤秦權上字相類始亦非漢以後器也槍字从木六書故曰剡木爲刀蓋古之槍初但以木爲之後乃易之以金古之以金爲兵者類用銅後乃降

而用鐵尒此槍从銅爲質兩刃而銳上中空有穿長不及咫其制與今不殊从其有篆籀文字乃獲與鼎彝同列不則長槍大劍且不得與毛錐子炏利矣文字顧不重哉

張氏吉金貞石錄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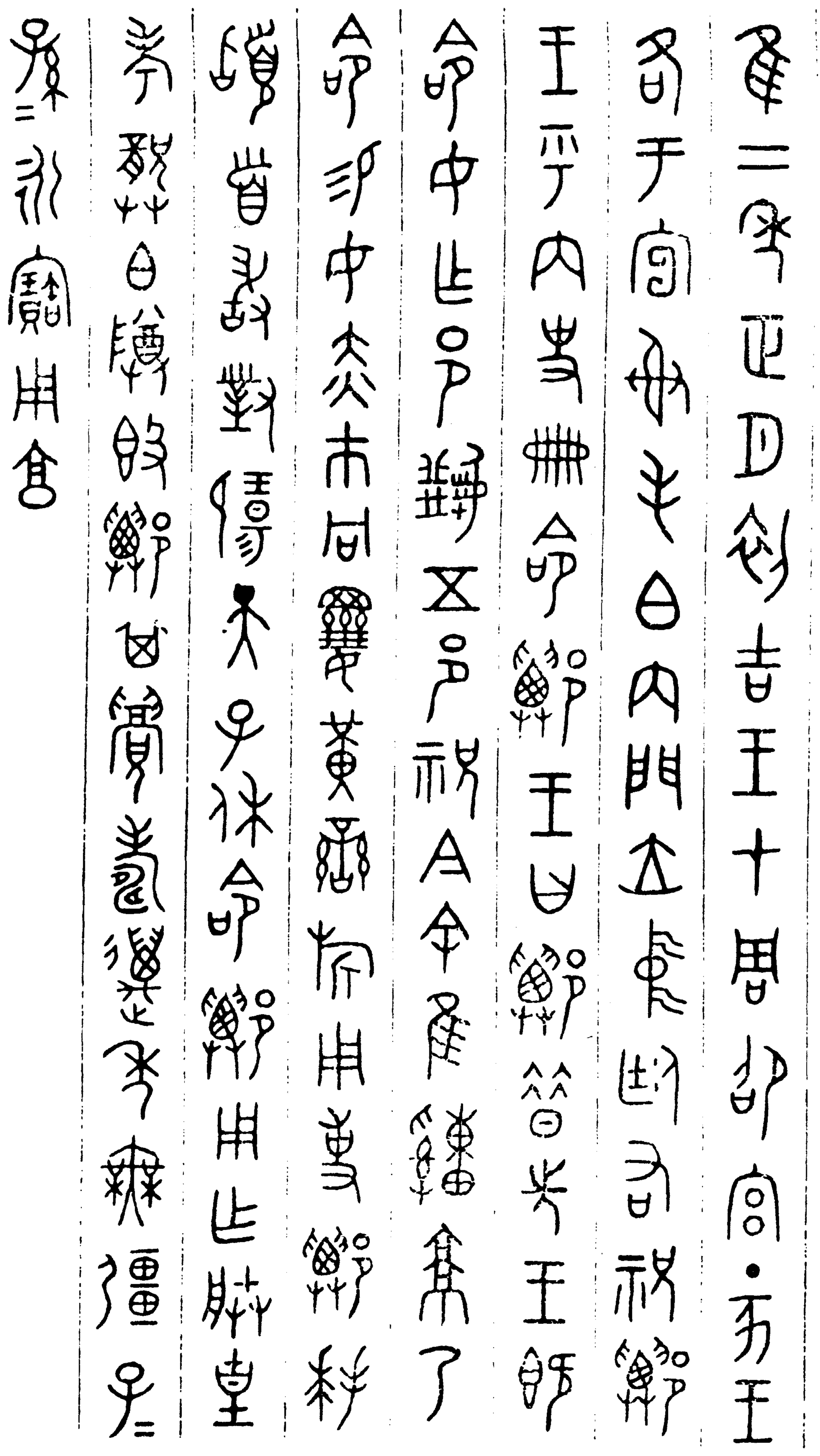
十八年冬 容庚書耑

據一九二九年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木刻本影印（節録）

張氏吉金貞石錄卷第二　扶風志橐上

古毛伯敦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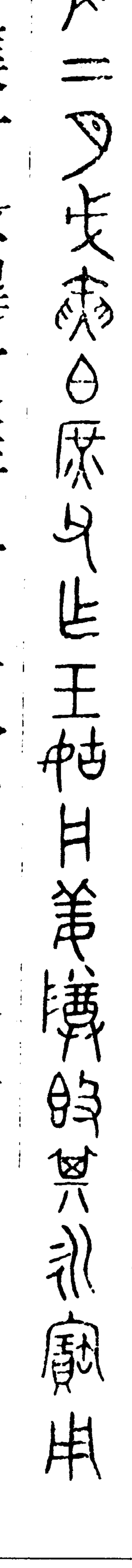
三銘見集古錄言俱得之扶風



集古錄釋文隹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于宣射毛伯入門位中庭右祝鄭王呼內史冊命鄭王曰鄭昔先王既命女作邑□一字未詳五邑祝今余隹亂商迺命錫女赤芾同冕齊黃絲旂用事鄭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鄭其釁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薛尚功釋文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召宮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內門立中庭佑祝郱王呼內史冊命郱王曰郱昔先王既命女作邑繼五邑祝今余惟曈京迺命錫女赤芾彤冕齊黃鑾旂用事郱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郱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郱其釁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古伯庶父敦銘



集古錄釋文隹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其永寶用

薛尚功釋文釋月爲周餘同

古叔高父簠銘

叔高父作煮簠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古尸臣鼎銘

此見冊府元龜云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

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

右敦簠鼎俱不傳吕宋得之扶風漢得之美陽故錄其銘詞春秋有尸氏漢有尸鄉故知尸是姓臣是名也周無栒邑或是郇字傳寫之譌然漢之栒縣迺近美陽又匪伐晉之郇矣

金石文跋尾

據清光緒年間長沙龍氏家塾重刻本影印（節録）

壹 焦山鼎銘

右焦山鼎銘京口三山昔人比之蓬萊方丈瀛洲焦最僻左而名特著者以此鼎及瘞鶴銘在焉宋人好辨識鐘鼎文字此銘獨未著於錄其出於何時何地不可得而知矣古器銘多用鋚勒字惟石鼓及寅簋文正作鋚勒伯姬鼎則作攸勒宰辟父敦又作攸革薛尚功王俅諸家皆釋攸爲鋚此文亦但作攸蓋古文之鋚勒即詩所云鞗革也詩鞗革凡四見鄭氏箋或云轡或云轡首或云轡首垂毛公則訓鞗爲轡革爲轡首說文無鞗字而有鋚字訓爲轡首銅明乎鋚之即鞗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景純曰轡靶勒也詩如鳥斯革韓詩作勒明乎勒之即革也詩鞗革有鶬鄭以鶬爲金飾古文鞗从金與許叔重訓轡首銅合孔疏謂以鞗皮爲轡首之革似未達古制矣伯姬鼎師毀敦竝有緺必字薛氏釋必爲縪案攷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注讀如鹿車縪之縪是必縪古文相通此銘亦作必與康成注合

利卯敦銘

右卯敦銘文十二行百四十九字首云惟王十有一月既生霸又云卯立中阼共伯乎即呼字令卯末云卯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文字奇古不能盡通大約述其先祖考之勳令卯嗣厥職錫以彝器土田之詞其云拜手䭫手即稽首春秋曹公子首二傳或作手聲同假借也

利西宮槃銘

右西宮槃銘凡一十九行行十九字第十八行十八字末行十字共三百五十字詞甚奇古似紀田獵之事西宮襄字凡三見似是人姓名周有南宮氏北宮氏則亦當有西宮氏何氏姓苑有西宮氏或即襄之苗裔乎亡友吳山夫撰金石存以文有惟王九月辰在乙卯字題爲乙卯鼎今此器尚存廣陵人家乃銅槃非鼎也予改題爲西宮槃云

五

授堂金石文字續跋

武億

據清嘉慶元年自刻本影印（節録）

授堂金石文字續跋目錄

卷一

周

授堂金石文字續跋卷一

偃師武億錄　男穆淳編

周

西宮襄戎夫盤銘

盤銘予收得拓本後入京師又閱孫季逑集諸家釋文讀之始了晰其題西宮云者古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因所居以爲氏乃有西宮之目襄則其謚而戎夫爲其字也又云自瀡涉以南至於大沽一表以陟二表至於微柳復涉瀡陟雩阻原隊以西表於散淳桂木表於艾逬表於艾衛內陟艾登於厂淳表剢麻隊陵剛脟表於單衛表於原道表於魯道以東表於遊東彊右還表於莧衛㠯南表於卻逬衛㠯西至於堆葬莧井邑田自稿木衛左至於井邑表衛以東一表還以西一表陟剛三表降㠯南表於同衛陟州剛登脟降棫二表皆記爲標表田之事禮記郊特牲八蜡內郵表畷謂於田界畷連處樹表銘所指卽其事春秋左氏傳襄二十五年表淳鹵正義云淳鹵地薄故表之輕其賦稅然則表所施又以分地之瘠腴爲恤民艱計也古制湮晦以此銘所識涉原歷岡猶可彷相如是金石刻之流傳安可不爲護惜耶後云乃敢圖大王於豆季逑謂稱大王者六國時器案大讀若太周有號大王者盧侍中禮記注美大故號之又詩韓奕汾王之甥傳汾大也正義引釋詁曰墳大也傳意以墳汾音同故亦爲大也王肅云大王王之尊稱也則周時固有稱王爲大者此爲周器無

疑也

己侯鍾銘

己侯鍾銘近人在壽光舊紀城得之今爲益都李孝廉廓收置藏于家鍾高五寸圍一尺一寸上有柄長五寸柄間有環徑一寸二分腹作乳釘形凡三十六質厚五分皆以工部營造尺度之文凡六字云己厌㑴乍寶鐘案桓二年穀梁傳秋七月紀侯來朝注隱二年稱子今稱侯蓋時王所進及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則紀稱侯至失國僅二十一年此名㑴者卽于此時矣公羊傳莊四年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追書爲文也又(穀梁傳云)己卽是事而朝之注己紀也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不知非之爲非貪愚之甚紀不擇其不肖而就朝之范氏注己爲紀與古文合漢書律歷志理紀于己廣雅釋言紞己紀也(案文當作紞紀己也傳刻誤)紀義訓皆爲己是紀與己爲一字㑴爲紀侯名未審的作何字或曰古文虎也

虢叔大林和鐘銘

鐘銘拓本何夢華所藏云得之故友司馬達甫其文稱皇考虢叔旅曰丕顯皇考惠叔穆秉元明德御于乃邦稽首作對旅敢啓帥刑皇考威義爲御于天子迺天子多錫旅休旅對天子魯休用作皇考惠叔大林和鐘皇考嚴在上異在下鍠鍠越二降旅多福其萬年子二孫二永寶用享(依阮詹事釋文)案外傳周語周景王鑄無射而爲之大林蓋卽此鐘所由名然攷其時虢亾已久安得復有虢叔爲之效尤此殆其後續封也唐書宰相世系表西虢地在虞鄭之間平王東遷奪虢叔之地與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伐周責王滅虢于是平王求虢叔裔孫序封于陽曲是爲郭公表文雖舛然言序封者要有据依則與予所証相符楚簡王十四年越旣滅郯及頃襄王十八年復有鄒費郯邳四國春秋時小諸侯絕而繼世類如此者不可僕數也叔初封于虢子孫因之世世稱叔猶樊仲山甫後有樊仲皮亦襲樊仲智氏世稱伯如荀罃與瑤同稱智伯趙氏世稱孟見之哀二十年傳趙孟降于喪食注趙孟襄子無恤國語后子謂其徒曰趙孟將死矣卽指文子皆足以見虢叔之後封得稱叔此鐘銘是也若虢雖亡其子孫仕于王朝亦可銘功取效大林之名冀州從事郭君碑云興自于周口蕃虞郭在河魏之間遭晉荒彊乃喪厥土亦世孳孳職思其勳子孫纓布家于樂土然則此虢叔當景王後爲王朝卿士亦或然也(時人以虢叔已亡不當在景王後爲大林鐘獻疑)至稱皇考威義周禮大司徒以儀辨等鄭注故書儀或爲義肆師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義詩其儀一兮箋云儀義也疏儀義理通故轉儀爲義漢碑引詩蓼莪作蓼儀亦作蓼義范式碑儀問靡述儀卽義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有義儀故此稱威義者義卽古文儀蓋一字足爲經文證明如此予旣訂其實仍歸此本于何氏

青浦王述菴先生纂

金石萃編

吳俊書眉

據清光緒十九年上海醉六堂石印本影印（節録）

金石萃編卷二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夏

岣嶁碑（諸家刻本高廣行字不等）



承帝日咨（沈郎並云嗟）翼輔佐（楊云頤）卿洲（沈云水）渚（沈云處郎云降）與（郎云與）登（郎云發）鳥（楊云萬）獸（楊云有）之（郎云交）門（郎云行）參身洪（楊云魚郎云若）流（沈云池）而（郎云析）明發（郎云癸）爾（郎云酉）興久（沈云以）旅（沈郎並云此）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裒勞餘（楊云祇郎云錫）伸（楊云神）禋鬱（沈云嬴郎云嬴）塞昏徙南瀆（沈云暴）衍（沈云昌）亨（沈云言）衣制食備萬國其（楊云）寧（楊云字郎云道）與（楊云窴）竄（楊云鼠）舞永（沈云蒸）奔

右楊愼釋文參採沈鑑楊廷相郎瑛三本

承帝令襲翼爲援弼欽塗陸登島瀉端鄉邑仔麓流船暗歇遲眠即夙訖冬次岳麓庻（音田）陌裂君析昭（音教）罔壓邏往求出竅華恒泰衡嵩歷專裒獻稃挺禋鬱濬塾徙南暴幅員節別界聯魑魅夔魍竄舞烝彝（音辟）

右長山刻本釋文

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鎼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能道也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岳尋訪不獲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爲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爲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岣嶁峯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于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模刻於岳麓書院者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升菴集）

酈道元水經注云禹治洪水血馬祭衡山於是得金簡玉字之書按省玉字通水理也或曰此即金簡玉字之文云（升菴外集）

余來爲禮部尚書之明年傳聞衡山有神禹碑發於地中即欲往觀之而未能又明年爲嘉靖乙未之秋楚士有摹神禹碑來遺者快覩而諦觀之旣不可識其中所云獨於碑末有小楷書右帝禹刻四字考韓昌黎岣嶁山詩劉禹錫寄呂衡州詩及盛宏之荆州記云南岳周回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徐靈期南岳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南岳文云高四千一十丈由數說合禹貢而觀之則大禹由岷山導江歷湖入海過南岳登祭而刻石此山即此碑無可疑者（湛若水甘泉文集）

禹碑釋文楊殿元靖陽生俱有刻矣但寸餘字不同據游宦紀聞云癸酉二字難識二公皆未釋之然則癸酉二字無耶無則此碑今據紀聞而明紀聞亦僞者耶殊不知字特奇古非秦漢以下碑文之可證不過擬其形似者釋之耳如較廬山紫霄峯刻法帖禹書亦皆不類是所謂古書不必同文意也予因二字欠釋及以此二字楊釋爲久旅非古文語故擬其相似者更其十一字亦庶幾文義之通也（郎瑛七修類稿）

按岣嶁碑非篆非蝌世多疑其僞然路史云述異記空同山有堯碑禹碣淳化閣帖云有禹篆二十字（今閣帖止出令辟子星記齊其尚九字羅氏不知何據）輿地志江西紫霄峯下石室中有禹刻篆文七十餘字止鴻荒漾余乃撵六字可辨又云夏禹撰眞靈之要集天官之寶書以南和繩封以金英函檢以元都印原禹之先得元女之法開鑿洞天盡立五岳名山形撰靈寶文是則禹書閟在名山者最夥今所見僅此雖已再模亦可寶貴（庚子銷夏記）

按夔門觀中之本今已無存然稱七十二字則較嶽麓本少五字嶽麓本乃自前明張季文僉憲長沙得之蜀士未詳其名而後人遂以明之蜀士訛爲宋之蜀士也周櫟園云嘉靖甲午長沙太守潘鎰得於書院後小山草莽中即宋人摹刻者其說不同未知孰是至衡山本則自明嘉靖閒發於地中在今岣嶁峯下雷祖殿後湛若水有記或云此亦摹本其眞者在一山洞內須人仰臥搨之而知之者少故無流傳者雖有此說其是否莫可定也至釋文亦不獨楊升菴本尚有沈鎰釋者其中字多不同如以洪流爲漁池以永奔爲烝奔之類又有楊時喬釋者則不同處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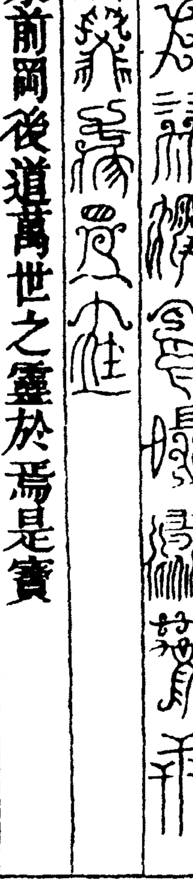
古代文獻·銘文及考釋·綜合(跋尾)·金石萃編(節錄)

多前半多以三言爲句因之用韻亦異又有郎瑛釋者葢升菴與沈異者十一字沈與郎異者二十二字至楊時喬所釋同者僅十八字或云衡山本郎取岳麓本翻刻其言出自潘稼堂果爾則其爲宋刻耶不應得自山中而又刻諸山中其爲明刻耶不應同在嘉靖間而既刻之旣埋之又即發之湛記中何茫然不知也恐稼堂亦是臆度耳（汪師韓韓門綴學）

按祝所藏峋嶁碑有四一在雲南昆明一在四川成都葢皆楊愼所摹愼蜀人又謫戍雲南故也一在長沙不知何人重勒據顧璘跋乃明嘉靖初太守潘鎰所得今在書院之旁一在西安康熙中毛會建所刻祝皆親至其下摩挲審視拓而藏之後見一拓本乃明安如山等依楊氏本所摹其石闕在紹興禹陵石墨鐫華及金石存謂楊時喬嘗刻於棲霞嗣後容璘刻于甘泉張翼刻于新泉精舍見甘泉文集又有高氏刻本見墨林快事汲縣刻本見黃叔璥重立峋嶁碑記康熙中通江李藩刻于黃縣亦見所撰記則不止五石矣攷虞夏帝王皆嘗南巡故舜葬蒼梧二妃沈於瀟湘洞庭閒而今辰州大酉山爲夏禹藏書之所水經注亦謂禹得王檢於衡山證之昌黎道人登山偶見之語是峋嶁禹碑無可疑者第此碑自南宋始出故歐趙皆不著錄後來攷据家如楊愼楊時喬安如山郎瑛諸人深信不疑餘皆斥爲僞物今亦究無確證惟古今樂錄載禹治洪水上會稽山作襄陽操云嗚呼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咨三過吾門不入父子道衰嗟嗟不欲煩下民云云其文與此碑大旨相似然會稽衡嶽地旣懸隔且三代樂章類皆後人附會未可援以爲據也葢唐虞時去古結繩未遠周禮所載三皇五帝之書其形制已不可攷卽較之科斗籀文亦當有異以四千餘年後之人欲辨四千年以上摧殘剝落之字豈能別識而好古者或附會穿鑿或塗改竄點致失本眞自所不免是書姑依時代編次其釋文以楊愼本爲正沈楊郎三家各有所長參注於下又近日錢唐姜氏家藏無名氏刻本按李藩碑記知石刻在濟南長山後列釋文當卽楊時喬所釋之本與諸家異者五十餘字則不能逐一分注附著楊釋之後以廣異聞

殷

比干銅盤銘（石高四尺九寸廣二尺四寸四行行四字下刻周思宸跋今在汲縣比干墓上）



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寳

書曰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若銅盤銘則傳自汝刻久矣元延祐閒衞輝路學正王公悅曾臨摹石上推官張湫記之其釋文云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寳此墓傍之舊刻也按一統志云墓在衞城北十五里卽武王所封有石題曰殷太師比干之墓後魏孝文帝南□親幸弔祭刻文墓上又云一在偃師唐開元中縣人耕地得銅盤篆文奇古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寳則是墓有二而文不同然亦未嘗無辨也大抵衞爲殷墟本商王所都比干葬此地里不遠無論漢魏以來歷代追崇而夫子亦嘗□而識之曰殷比干墓今石刻尚存則此墓爲無疑矣而况開元之前偃師未聞有比干之墓卽設若有墓則魏孝文之祭弔何于此而不于彼夫□銅盤以立疑似之□豈若求古來之墓爲眞耶卽中州通志亦云偃師之墓因銅盤以立信然哉今觀斯墓前有土岡右有泉源則延祐石刻之釋文地形得之特字畫與汝刻稍異而剝落失眞斷碣已臥荒草閒矣若藏茲二字據字形當從志釋此不必強爲之說今竝載之而重摹石上旹萬歷十五年夏五月（周思宸跋）

比干銅盤銘張湫釋其文爲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保高似孫緯略以右爲左左爲右前後二字亦如之靈爲寍保爲寳據篆文求之高說當不誤獨靈字當從張湫葢篆文微近寍字寍之與靈寳之與保古字多借用耳（吹景集）

銅盤銘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寍茲焉是寳似非三代語第銘字頗類漢淮南王故宮所出古戈銘而輒謂武王封比干墓抑何據耶余故集金石古文彝器外斷自岐陽石始而不以鼓名他如衡岳壇山比干季札墓題諸書皆妄自附會不能隨人悲笑也（金石史）

衞輝府志曰周武王封比干墓銅盤銘碑石殘斷字畫失眞萬歷十五年知府周思宸重摹汝帖立石於墓前薛尚功鐘鼎欵識言唐開元中偃師縣土人耕地得此盤篆文甚奇古其釋文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寳一作前岡後道藏一作靈一作寍茲一作於寳一作保今考之張邦基墨莊漫錄曰政和閒朝廷求三代鼎彝器程唐李朝儒遣人於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欵識一十六字獻之於朝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罷朝儒退出其盤然則此碑之得自鳳翔不自偃師卽其爲何代之物不可知而比干殷人必無葬鳳翔之理也（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比干墓在汲縣北十五里宣尼題字或出後人傳會魏孝文唐太宗碑文具在可證其不在偃師而薛氏遂題爲封比干墓銅盤系之周時毋乃信之太過乎張邦基又謂政和中得自鳳翔按汝帖刻于大觀已丑已載此銘政和紀年乃在大觀之後其不足信明矣元延祐閒衞輝路學正王公悅臨摹汝帖刻于墓上推官張湫記之公悅秋澗之子也墓之有此銘實始於元時今所傳者明萬歷中重摹本又非公悅之舊矣此銘文字奇古自非漢以後物其以爲封比干者則無確證（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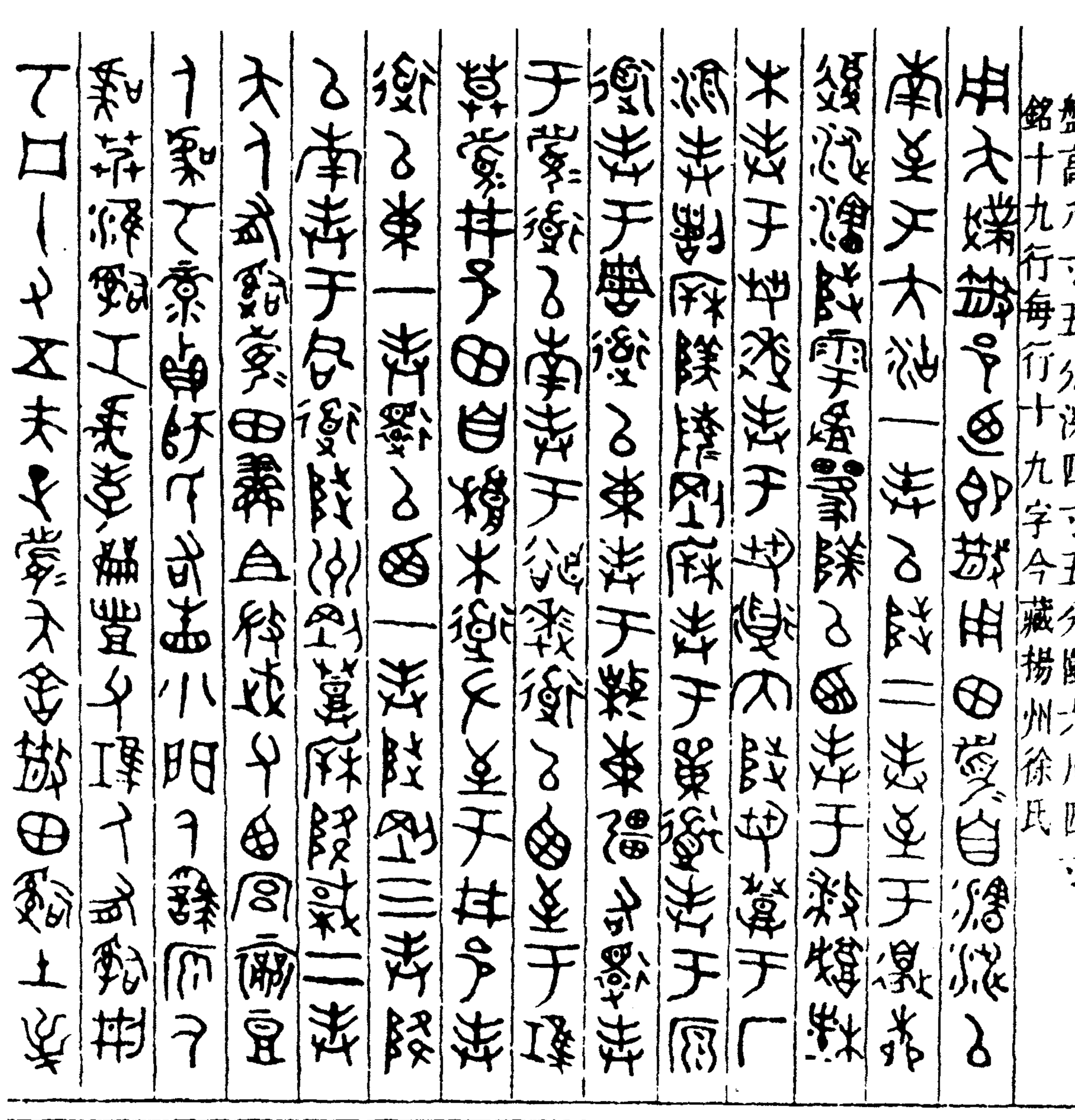
按諸書傳比干墓在汲縣而太平寰宇記云偃師縣比干墓在縣西北一十五里疑已譌傳鳳翔之墓尢謬其文頗似李斯傳國璽繇帤茂美當是秦漢人所爲亦必非商物也（畢沅中州金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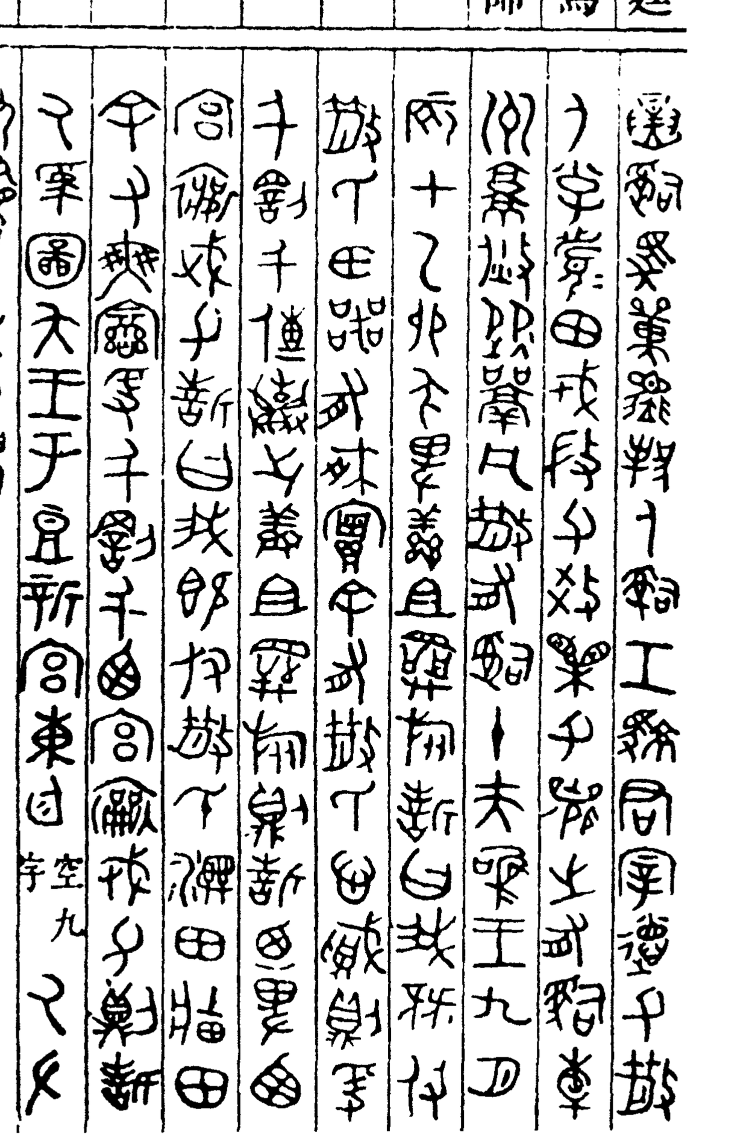
按一統志及金石志以爲偃師有比干墓銅盤銘所謂比干墓者非殷比干乃漢何比干也偃師志何比干汝陰人漢武帝時廷尉墓中以銅盤爲誌出于唐開元中後傳自汝刻延祐閒王公悅摹石張湫記之明周思宸又重摹上石皆在汲縣是誤以何比干故李濂通志以爲孔子手書梅鼎祚以爲武王所作皆非事實且嘯堂集古錄金石古文皆作右林左泉而汲縣石刻作左林右泉以爲按地形故正不知右林左泉本偃師之地形不得妄改左林右泉從汲之地形也釋文集古錄作萬世之寧一統志作藏金石古文作靈集古錄作于焉是保餘俱作茲焉是寳（河南府志）

億按漢書百官公卿表武帝建元二年有大理信見表自此以下至後元二年凡爲廷尉者十九人皆不見何比干名字未審縣志何據（武億偃師金石遺文記）

億按何比于事附見後漢書何敞傳云六世祖比干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縣志引此脫正字敞傳注引何氏家傳惟載爲汝陰獄吏決曹掾後爲丹陽都尉又載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家傳鋪揚事蹟容過其實而歷官占籍宜不致有誤是比干爲廷尉正果在徙家後上距張湯之自殺已四十二年焉得同時况先家汝陰後徙平陵其墓亦不當在偃師皆志附會之過也此意補自康少山云（武億重修偃師縣志）

散氏銅盤銘（盤高八寸五分深四寸五分闊六尺四寸銘十九行每行十九字今藏揚州徐氏）





（空九字）

用（江云周下同）大𤜴（孔樊江並云僕汪云鄰江云說文獵放獵逐禽也文上作巛旁从犬疑是獵狙）

（按獵字或作獵古从鼠字多作葛菁與葛形亦相似江說是也）散邑迺即（樊云既誤）散用田

履（孔云觀樊云爵有重文江云季娟鼎麦作耆此銘第四行第九字皆缀二或非重文下並同）自濇

（孔汪並云濾樊云渭江云瀆說文瀆邑中溝古尚書作瀆下同）涉（樊云洮汪云沛恐誤下並同）㠯南

至于大沽一弄（表江云小雅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傳云毛在外陽裏在內陰箋云裔不得父皮膚之气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說文衣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衣裘以毛爲表漢史晨孔廟後碑東行道表南北各種一行梓是皆借毛爲表也此銘第十行第十六字耂孝也說文耂从老省是牛即毛也周禮大司馬職有司表禍誓民又廣人萊所用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大司徒王國法鄭司農云以夏至日立八尺之表考工記謂之臬周禮謂之辟又謂之竿亦謂之表國語望祭山川有望表此弄當釋作表蓋既正疆域宜立表以爲識）

㠯陟（樊云降下並同）二弄至于微（石鼓文有）

此字薛氏釋爲徵孔江江竝云遷樊云遷柳江云說文柳小楊也从木丣聲此从丣與下乙丣同吳志廣翻
傳注古大篆卯讀爲柳古柳卯同字宋鼎文筆記劉卯
本柳字後借爲辰卯字詩召南昴與柳猶爲翻手傳昴
畱也疏引春秋元命包昴之言畱言物成就繫畱也丣
柳聲一堯典昧谷或作柳谷是卯昧聲之轉也𠂤鼓柳
作淵从卯𢔶復古从系从彳之字通用涉濾陟雩䖒反文左从𠂤古文邑作𠬪樊云厕江云
說文虘取也从又虘聲實鼎許子鐘俱釋作䖒許子鐘作𠤳4在左反文與此銘同恐亦誤也豦遼侯
樊云陵江云隊同壁下同吕西弄于散孔云散說文古文播吳云𢽿樊云數江云黎江云黎史黎
蓋黎作𣪠又作𣪠王庶子碑作數此从攴當亦若或从卩从兒云𩫏城古文墉作𩫏說文从土之字義近
垣作墉者籀竝从墉籀文城作𩫏垣作𤔣墻作𤔣也此墉字反文柰柰誤樊云木弄于癸
郎叒字與若同說文叒日初出東方暘谷所登叒木也象形江云从艸从又右又通按說文若从艸右右手也
此或若字从右省口說亦通也孔云艾樊云孟竝誤下竝同𢓶江云說文遞古文作譌禾鼎禾作𥝩此从
釆加八疑是遞字按此字左旁从彳與辵通孔云迷樊云堵竝誤下同弄于癸叒尊內陟
癸叒𤼷說文登籀文作𤼷从𠬞下同于厂說文山石之厓巖人所居樊云岸涾源孔云流
弄𨚵都江云書序旅天子之命史記魯天子之命孔穎達云石經古文魯作㳄說文㳄古文旅古文以爲
魯衛之魯集古錄楊南仲云魯字古作表古衣旅皆作宋而各字用眷爲魯蓋古文魯旅者三字通用書當是
者字齊侯鎛鐘都作𨚵張仲卣諸作𧦝他如堵作𡋸諸作古皆可證此𨚵爲都字从卩或从另肖者耳𥙊按此
說頗確晉姜敦諸字楊南仲釋爲諸孔云劊誤麻孔樊竝云麻江云从斥木疑是斥下竝同陕陵有疑
重文江云季娟鼎卷下亦㲋二剛麻弄于㯥孔汪竝云㯥樊云單江云說文單作單嚳作冋此下
作个當是單字衛弄于原樊云厚誤下同衛弄于𩰫魯江云魯公鼎魯作图孔吳竝云周
誤衛吕東弄于㹞孱東彊𨋕右𨗆還从彳反文下同弄于虞衛
樊云徵誤吕南弄于卻㚔逃樊云孟誤衛吕西至于唯說文唯鳥肥大唯唯

父效說文敎古文作效汪云效㬎說文眛目不明此从兩目父殿未詳樊云旗恐誤之有
𩁹司東說文𣒚从東省匋聲符宵切樊云陶誤州京京𤆉樊江竝云依遷江云從
萬禺只未詳孔云樊云父誤丹散有翩司十夫唯王九月辰江云古文
奇字作㡿辰才在乙卯大𢍰俾𦍌義樊云兹誤且祖𤔲疑𤔲字下同旅
斷誓樊云新誤下竝同曰我朕江云既付樊云攸誤下同散氏吳云千樊云乃竝誤下竝云
同田器有𣏟爽樊云吳誤實余余江云毛伯敦余竝作余有散氏心賊孔云
貨樊云咸誤𠛱則爰鍰樊云受誤下同千罰千傳𧹞誥說文誥古文作𧦝之弟
義且祖𤔲旅𠛱則斷誓迺𢍰俾西宮𩁹武樊云戎誤父斷誓
曰我既汪云卽誤付散氏濕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續漢郡國志有濕陰漢書地理
志作濕陰與下濕之濕有別樊云溪田𤳣孔云𤳣樊云將誤田余余又有吳樊竝云父誤
爽𤔲變爰鍰千罰千西宮𩁹戎吳樊竝云戎誤父𠛱則斷誓乂
孔云曰樊云久汪江竝云舉按辛酉鼎舉作丫江說近之爲樊云受圖大王于豆豆新
宮東自廷江云邦敦廷作𢌿又作𠈃敉敦作𢍰師𥫗散作冊龍敦作且古文奇字作𠚤樊云入誤乁
舉孔云疑是久字借爲故樊云左竝誤𠂇左執樊云右誤𠭯樊云櫟史子汪江竝云足
中仲𩰫鬲
右釋文參採孔廣森吳玉搢樊明徵汪肇龍江德量
五本
十四行五字起唯王九月辰在乙卯大俾羹且𤔲旅誓曰我既
付散氏田器有或實余有散氏心賊則爰千罰千末行十一
字接天王于豆新宮東廷九行五字接羹且散西宮和武父五字

也孔云卽爲字樊云邦誤下同莫鄭疑卽慶井樊云邢江云毛父敦作井邑田自相
楛朱高父簋高作𡆥孔云石鼓碧落高竝作𡆥樊云𢍰誤木𢍰𠂇左至于井邑弄𢍰
吕東一𢦔𩀏還吕西一𢦔陟剛三弄吕南弄于凡咸江云師
遹鼎咸作凡孔云同樊云右竝誤衛陟州剛𡉚登麻降棶棫國樊云誤二弄
大人有翩司江云說文司理也義通汪云辭誤下竝同𥂝田弟義汪云魏邵有𠂤陽鄉墨
𦗢書義从弗說文弗从ノ从乀从韋省ノ云左戾乀云右戾是弟卽義也下同且祖𢼸徵江云說文數
妙也妙耿古通玉篇引書序側微媞也鼎作敄敄變鼎皆然石經作敄樊云放誤氏戎戎樊云誤父
西宮見廣韻西宮複姓何氏姓苑襄孔云云是衣字汪江同樊云下竝同袒按實敄裹作
𩁹南宮仲鼎襄作𩁹爲元字之譌孔說得之告可豆說文豆古文作𣅀人𩁹𩁹樊云江云鑊
誤己樊云下丂反文孔云人吳云丁汪云考下同索孔云克江云克云雝伯駒敦作𣪘樊云鼎
姜敦作𣪘德鬲作𣪘按江說是也𣪘作𩁹貞貞樊云鼎爲貞字一日鼎省聲京
房所說師氏吳云千孔云誤右𣪕相小門人𩁹樊云誤原人𩁹唯虞樊云汪云
娸竝誤茻芳孔云說文从艸𦬘吳云芥樊云承江云字大篆多从淮翩司工作偖
空下同吳云上誤鹿樊云爲誤孝翩江云說文嗣从冊从口司聲徐鍇曰史讀其冊故从口
俞樊云和竝誤豐父唯人有翩司刑己云丂孔云于汪月月孔云丹疑本作中漫漶耳樊
云圖江云己卯戍命彝月釋作圖十又五夫子樊云父汪江竝云足𧻚大舍散
田翩司土士借作徒牧敦云先王既命女作𧻚土卽女作司徒也考古圖釋爲治土誤吳樊汪竝命
云上半出樊云年𥁕未詳云𥁕樊翩司馬醫孔單云單𦤟未詳樊邦孔樊云牧
誤人翩司工駺孔樊竝云馬誤君宰遹吳樊江竝云德父散人半說文子古
文作学从巛象髮也古文𡿪字亦作𡿪孔云二字合寫虞田戎孔汪竝云武誤散徵樊云敄誤

顛倒登師氏右尾行補遺七字接及左執𢆶史正中十行第三字接見小
門人奚唯二并字原人𡿪寒淮借入前行第十四字以下五字補接人虞丂
襄貞十六行第四字接傳誥之羹且𤔲旅則誓迺𢍰西宮和武
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濕田𤳣田余有爽𤔲爰千罰千西
宮和武父則誓乃𤔲圖十行十三字接司工虎之子二文并和豐
父唯乃有司刑考田此字旁添已漫井十有五夫正𤳣二大舍
散田司土若𦥑司馬單𡿪易生二文并入司工駝君宰德
父散入小子𤳣二田戎敄父敎㝅父𡿪之有司包州京
攸遹𩁹皿字形側散有司十夫首行接用太僕尾行補遺末二字接𦽆
衞散邑迺卽散用田𤳣二自濾涉以南至于大沽一封
巳陟二封至于徵椰復涉濾陟雩䖒原陟以西封于散
城櫨木封于若逑封于若道內涉若登于厂源封都析
陕陵上岡椰封于單道封于原道封于𢓈道以東封于
疑東疆右還封于𤳣二道以南封于御逑道以西至于
鴻莫𤳣上邢邑田自𡚶木道左至于邢邑封道以東一
封還以西一封陟岡三封降以南封于同道陟州岡登
椰降棫二封大人有司𤳣二田
且代祖字　或同國　爰同鍰　雩同于　彝代法
字　丂同考　濕同隰　𤳣同壯肥也　爽古讓字
緣同縊　衞同治　工同空　鳿同鴻　𤳣二乃壙

上兩字　土同徒　駝同馳　君同羣　器同器
用同周
散氏本有邑益以十五夫之邑則成國故云有國十
五夫掌田井之官卑微故稱人奚唯原等皆邑族名
邢邑五夫已具器皿故須予十夫
古人質樸文中有遺佚字或行末或後二行或補于
尾往往銘辭有之尚書洛誥武成之不可讀亦此例
孫皓天璽碑猶蹈爲之由臆見依文義定文如右未
敢云是定本也
右吳穎芳釋文
右古盤銘文疑者四字賡疑頤麻疑斥𥃩疑豪𤳣疑
莊不見字書者二字沖騄文凡六章章末繫以分題
與文閒連書之曰二表曰十又五夫曰十夫曰𦍌祖
某旅則誓曰西宮襄武父則誓凡經傳篇內分題繫
章下題或別簡其不別簡者如禮記文王世子篇文
王之爲世子也句鄭君注云題上事教世子周公踐
阼注皆云題上事又荀卿子賦篇雲禮等漢書禮樂
志桂華美芳之類皆不別簡俗儒乃謂誤衍字句證
之此銘益可以識古書而袪其未寤矣此蓋小邦諸
侯壞接而相與爭田亦若虞芮之爲者既而得講于

其所出文有云散邑則以邑爲氏者也是銘爲散
氏表正疆域而作故文中詳紀地至其見于經史
者曰濆漢志千乘馬車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
槐入海水經注濆水今淄水也今在樂安縣曰椰
屬勃海今鹽山縣地曰鄘漢志作鄚屬沛郡說文
及江統祖淮賦作鄘與此同今永城縣地曰黎屬
魏郡今濬縣地曰東疆疑卽東疆屬清河卽今棗
疆縣曰鄭屬涿郡今任邱縣地曰傿常山有鄗王
子侯表作𠷎後漢書注今高邑縣也今柏鄉縣地
曰𤸷漢志山陽橐莽曰高平臣瓚音拓後漢書東
平憲王傳作橐按州郡志高平前漢亦名橐莽易
爲高平當以橐高聲近則橐字乃橐字之譌瓚音
非也今鄒縣地曰鬲屬平原今德州地曰濕卽漯
字又作隰左傳哀公十年趙鞅伐齊取犁注犁一
名隰濟南有隰陰縣二十三年晉伐齊取犁邱注
犁邱隰也今臨邑縣地漢志千乘又有濕沃今蒲
臺縣地皆在齊魯燕趙之閒又井邑字凡兩見井
通作邢邢國亦卽今寧鄉縣地其餘諸名雖無從
考見然總在近地可知蓋是時諸侯封域互相侵
奪故表正之以播告于衆殷入作誓此其證矣江

是正別疆域而盟焉盤則𩰫以歃血者文字遼古且
記曰殷入作誓其亦殷季物與　汪肇龍跋
銘文十九行三百四十八字歙方輔君任云器重四
十斤銘在腹中德量按銘文多不可強通其略蓋虞
田邢邑田皆散氏之田西宮襄𦍌祖敄二人始侵而
復歸之散氏因表正疆域叙兩造之人於九月乙卯
俾西宮襄𦍌祖敄誓而銘于器散氏未侵二人田故
散氏無庸誓也自首至降棫二表記表田之事自濾涉至
虞乃虞田邢邑田至降棫二表乃邢邑田就其銘文迹之蓋虞與邢邑壤接中界剛𣐀邢邑殆在虞之北
虞田南至大沽西至黎城柾木北至剛𣐀東至𢓈邢邑田南至咸道西至𡚶木東至道以東北不可知日
涉涉水也日涉降登隊皆原阜也虞田日吕南吕西吕東東疆右還邢邑田日左日吕東日還吕西日吕
南卽銘文反覆互證隱然可尋自大人有司至十夫記莅盟與盟之
人𦍌祖敄西宮襄以下十五夫俾田之人足虞大舍散田以下十夫皆散氏之人蓋兩造也唯王
九月辰在乙卯記其時大俾以下記二人之誓辭舉
爲圖大王于豆記表正田界之圖籍于器新宮東廷
記其地末云執𢆶史蓋記作器之人散氏西宮武父
皆氏也蓋周畿內大夫因輯諸君釋文閒有所見條
記存之其不可識者不敢傅會求合也　江德量跋
按銘中數見表字云一表二表三表蓋立木爲表
卽周禮土圭測土深正日景之法散于氏族不知

氏以爲周畿內大夫所作周都鎬京安得畿內有
此地名乎孔吳樊汪江五家釋本皆就文著釋惟
江本較爲精審茲並採之吳穎芳釋本以已意旋
轉句讀謂古人文多如此然按古器款識往往有
合并及左右讀字此商周簡易之識則然若文至
數百字斷無淩亂參錯如此者至謂洛誥武成所
以難讀則緣當時方策不一故前後易于倒置不
得執以爲例也此說袒未敢信特其釋字亦有精
確不可廢處因附錄焉

金石萃編卷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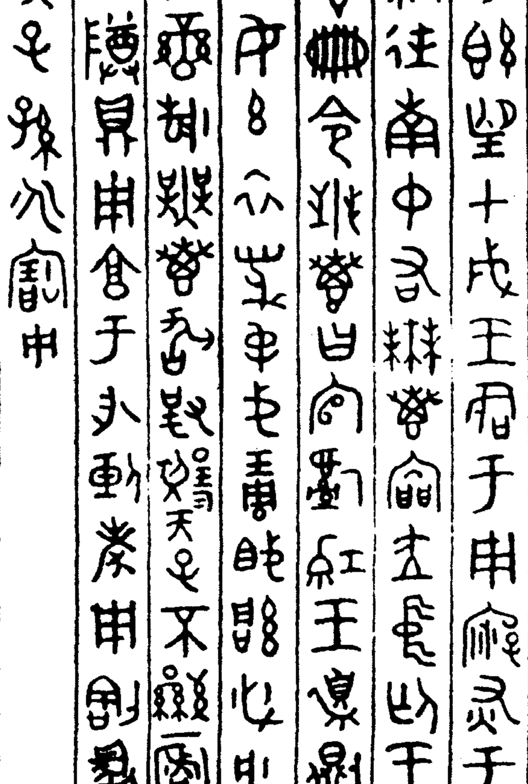
金石萃編卷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周

焦山鼎銘

（鼎高一尺八寸深九寸一分圍一尺九寸六分銘十行行九字十字不等今在丹徒縣焦山寺）



隹（惟）九月既望十（甲）戌王同（各古格字程注及還二字汪云還鄭云如並誤）于用（周說文周从用口）廝（丙子二字徐云廟程云宓子）丞（徐云）于圖（周徐云）室嗣（司程云疑）治征（徒程云疑征）南中（仲）右（程鄭並云佑顧云古佑字）楙（無顧鄭並云世下同）叀（古叀）（專字古文專又作叀程顧鄭汪並云惠誤下同）閛（徐云賓顧鄭並云僉恐誤翁氏釋作內門二字合并其說較確當從之說文入內也內人也內字从入得聲古字亦通用）立中𢆶（廷）王乎（呼）𠭯（史）㕛（友程汪云受顧鄭云端林琮金石釋文云徐本釋爲友說文習古文友字則徐本是）冊令（爾雅令命也國語注命令也二字古通周禮則令爲壇三成儀禮注引作則命左傳令不及魯莊子先君之令經典釋文並云本作命）𢦔（無）𤔲曰官（云宣顧鄭並）嗣（司徐汪翁並云司程注司治二字顧鄭並云治按古文孝經治作𤔲）紅（徐云空顧鄭並云佐素此乃紅字古與工通見漢書酈食其傳董仲舒傳兩注嗣紅者治工也說司空也）王（徐云道顧鄭並云顧）側（徐云則）戌（徐云氏顧周並云）巨（徐云）（以程顧鄭汪並云作）沪（錫）女（汝）幺（玄）衣黹（帶東二字諸家釋爲東帶並誤倒也）戈𢦔（琱）戜（說文戟有枝兵也讀若棘棘也亦讀若棘二字音義同）𢇍（縞）必（古韠字）彤沙（古矢字見𦍒辟父敦）攸（鋚古通）勒（古勒字象形）䜌（此字與鑾同）旂（籀文从从之字並从）（作）𦓤（無）叀（敢）叙（對）揚天子不（丕）顯（敷徐云㪯顧鄭並云）休用乍（作）㥁（尊）鼎用享于朕（翁云）剌（烈）考用割（周）𥁰（程注簋簋二字）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焦山鼎故京口某公家物分宜枋國時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獻因嫁禍焉鼎遂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因置焦山寺中（王士禎池北偶談）

右周鼎銘詞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其人莫攷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初器也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敢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爲立而楊氏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即位爲公即立則是銘曰立亦當作位程穆倩定爲立從薛氏讀也（曝書亭集）

焦山周鼎銘有曰司徒南仲疑亦宣王時物也銘文與集古錄毛伯敢銘相類周人器物銘多用此體（牛運震金石圖）翁方綱云此云宣王時者用毛傳之說詩大雅常武篇毛傳云王命南仲于大祖皇甫爲大師鄭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故毛以爲王今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大祖之廟又命爲太師之公者皇父使此二人爲將爲監鄭以南仲爲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吕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太祖故本言之又小雅采薇篇疏昆夷之患文王於時事殷王也命其屬爲將帥其屬謂南仲出車經稱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并禦西戎及北狄之難也又本篇君子之車箋君子謂將率正義曰將帥則命卿南仲南仲雖爲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又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於周宣王之世列召虎方叔南中中山父申伯尹吉父韓侯蹶父張中程伯休父則班氏以南仲爲宣王大將矣

周鼎銘諸家釋文以爲九十三字蓋全軀不可辨久矣鎮江守門人謝蘊山屬工精拓得其全文則第九行列考上隱隱有字詳其篆勢朕字也宋竹垞跋以立爲位固無不可然銘辭本是立字不須假位且當合上下文讀之又顧亭林跋以右爲佑此應以歐陽永叔之跋鄭敢正之也周官大宗伯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禮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是二條皆右字立字之證所命者延登北面卽所謂立中庭也內史由王右卽所謂右也稽古吉金之文宰辟父右見于辟父敢邢伯右見于毛父敢毛伯內門立中庭右見于邢敦永叔釋之謂中其庭立而祝與邢皆在其右此二語明晰甚矣穆公入右戠立中庭北嚮見于戠敦宰入右牧立中庭見于牧敢宰頵右寰入門立中庭北嚮見于伯姬鼎宰忽入右尨立中廷見于尨敦王呼虢中入右見于何敦宰宏右頌入門立中庭見于周司成頌寶尊壺諸如此類有一足以知右之文對中庭而言之也蓋立於王之右者宣王命者也入門北嚮立于中庭者承王命者也立于王右者有宰有司徒有公有伯有內史不必其一人也立于中庭者則惟茲作器之人爾立中廷之上一字其爲內門二字合寫無疑矣而亭林乃從諸家釋爲僉是衆人皆立于中庭豈不思大宗伯祭統之文與歐陽集古跋尾是器也可以昭見周家假廟祝冊之儀式禮經訓所未言不特篆文之足寶矣內門既爲二字若依釋者又謂丙子爲二字則是銘凡九十五字也末行周簋周字旁作り形則七向內之文象主𡉈執匕之義蓋亦持刀立戈之類非別有一字也故錄諸家釋而備論之（林吉人得徐興公家藏釋文所釋惟實字顯然非是徐則程汪所釋皆不逮也程穆倩釋本於時最著而及還字佑字皆顯然之誤金石文字記惟佑字僉字顯然之誤益以林必先見諸家釋爲僉而遂仍之耳汪鬼峯釋文惟還字顯然之誤寺中石刻鄭氏釋本內如字佑字皆顯然之誤翁方綱焦山鼎銘考）

宋人好辨識鐘鼎文字此銘獨未著於錄其出於何時何地不可得而知矣古器銘多用鋚勒字惟石鼓及寅簋文正作鋚勒伯姬鼎則作攸勒宰辟父敦又作攸革薛尚功王俅諸家皆釋攸爲鋚此文亦但作攸蓋古文之鋚勒卽詩所云鞗革也詩鞗革凡四見鄭氏箋或云轡或云轡首或云轡首垂毛公則訓鞗爲轡革爲轡首說文無鞗字而有鋚字訓爲轡首銅明乎鋚之卽鞗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景純曰轡靶勒也詩如鳥斯革韓詩作勒明乎勒之卽革也詩鞗革有鶬爲金飾古文鞗从金與許叔重訓轡首銅合孔疏謂以鞗皮爲轡首之革似未達古制矣伯姬鼎師毀敦竝有縞必字薛氏釋必爲韠案攷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注讀如鹿車縪之縪是必縪古文相通此銘亦作必與康成注合（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昆守鎮江之明年拓此鼎銘呈覃溪先生踰月先生以銘攷相示且曰卷中於詩僅錄數首者以其有關攷据爾若薛鉉歌云千年自鎮隱君山一銘猶識宣王字郭梅歌云維昔宣王振周紀頗側弗作天顏喜湯之龍歌云憶昔周宣中興年吉甫爲作崧高篇方叔召虎得見否圭瓚秬鬯今猶傳嘉爾世惠有成績用作尊鼎藏圖室太史端冊蹌陳詞九月既望惟甲戌是意以此鼎爲宣王時作矣今年夏袁州李奠基進士謁選來京與共論此奠基博稽羣書謂此九月既望甲戌是成王初年而愚終弗敢信也子盍爲我跋之昆不敏因述來書語以爲跋乾隆三十八年謝啟昆（焦山鼎銘攷跋）

按鼎銘九十五字其文有司徒南仲牛氏以爲宣王時物翁氏著焦山鼎銘攷論其非是祖攷常武詩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毛傳誤解太祖爲命將于太祖之廟故漢書以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數詩爲宣王征伐詩人美大其功所作古今人表遂以南仲與召虎方叔並列宣王之世蓋其沿誤已久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尚書大傳四年伐犬夷逸周書文王五祀西拒昆夷備玁狁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年昆夷氏侵周後漢書西羌傳及通鑑前編引衛氏詩序云昆夷玁狁之難命將遣戍皆文王時事足與鄭箋孔疏相證又出車詩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傳云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亦與采薇詩序鄭箋吻合則毛氏之說矛盾顯然其爲文王時人無可疑也是銘釋者甚多林佶得于徐𤊹家者不知何人所釋程氏邃本見池北偶談汪氏琬本見堯峯集顧氏炎武本見金石文字記鄭氏儀周本刻于焦山寺合翁氏鼎銘攷中釋文共有六家今並採注于下又有寺中重摹本字畫訛謬之處不可悉舉則翁氏已詳辨之矣

壇山刻石

（石高　尺　寸廣　尺　寸共四字右刻李中祐記額題吉日癸巳之記六字正書今在贊皇縣學）

吉日癸巳

贊皇縣壇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字曰吉日癸巳筆力遒勁有劍拔弩張之狀地□□□□數千年鮮有知其奇古而往寓目者雨激風射日銷月鑠幾何其不遂堙滅廣平宋公皇祐四年秋九月自亳社之鎮陽趨其屬郡也過趙日嘗訪此字於士大夫間郡守王君使縣人尋訪得之巖石之上令劉莊者因督工鑿取輦置歸我時人始驚□觀者日盈集又從而摹寫者亦何可支哉噫在寒山絕壁昧昧然人不知識埋沒□千年因宋公一言今遂出幽晦取愛重于時石雖不能言其亦感公之知□□□□德矣中祐遂以爲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又別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云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爲馬蹬山以其字形類也（集古錄）

右吉日癸巳字相傳周穆王書案穆王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此字筆畫反類小篆又穆天子傳史記諸書皆不載以此疑其非是（趙明誠金石錄）

吉日癸巳四字趙明誠以筆畫類小篆爲疑今用周宣王時石鼓文攷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兼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爾明誠已信

昔聞其妙近幸權守于此而覩其眞且懼經歷久遠一旦圮剝（或）墜于地（失）前古妙絕之迹遂俾（闕）石糊灰括以堅木鑱龎事右壁而陷置之覆蓋固護庶永存而無他時五年孟夏二十一日權郡事李中祐記

并題額

嘉祐己亥歲秋七月丁未望日□石于郡之廳□壁

令趙□□誌　　匠人王和刻字

吉日癸巳

右周穆王刻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以望臨城置壇此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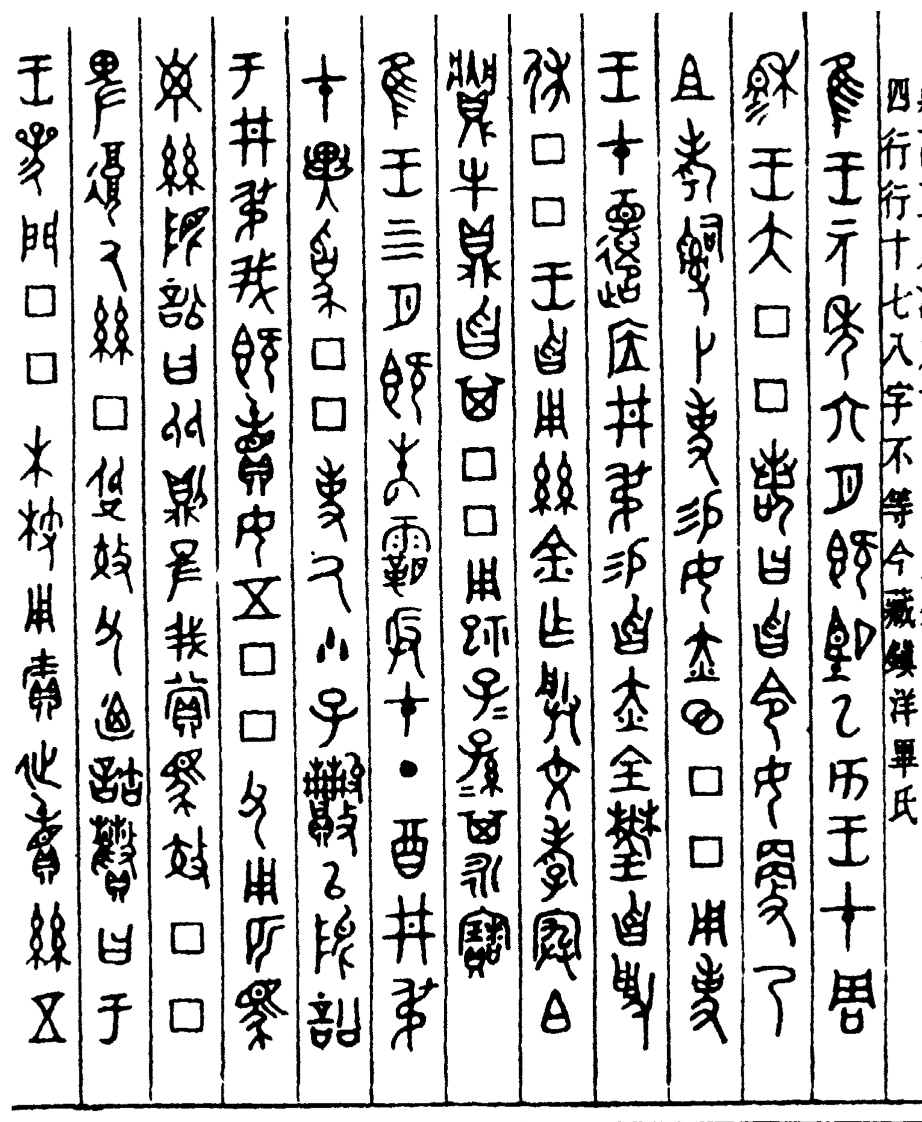
石鼓爲周人之書何獨於此而疑之邪濂既手摹刻
於浦陽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辯 宋濂潛溪集
吉日癸巳四字余從博古堂得一紙乃政和以前搨
本後又得三紙一爲贊皇翻刻本一爲中書謝從寧
刻本一爲吳恭順惟英刻本聞宋景濂曾刻于浦陽
書院未見其本 庚子銷夏記
晉衛夫人謂李斯見穆王書七日興歎益即此也宋
仁宗皇祐四年九月尚書宋祁自亳社之鎭陽遣人
求取此字郡守王君使人尋訪得之岩石之上州將
劉莊因鑿取以歸龕置廳事壁間宋與施宿謂舊
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則今所存者乃皇祐五年
權軍事李中祐所刻別本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宋公
祁在鎭陽嘗摸此字今按李中祐記則摹石者乃李
中祐非宋祁亦在皇祐中非慶歷也又顧炎武金石
文字記謂石今移置儒學戟門西壁乃中祐所刻石
非原石也曩于泉南秦太史道然齋閣見其所藏舊
本謂是穆天子舊刻雍正辛亥春將繡谷出一紙見
示吉日癸巳正與秦同而前有李中祐記記石平正
而吉日癸巳四字石多鑱損始知向時所見乃是李
本不復可得矣 王澍虛舟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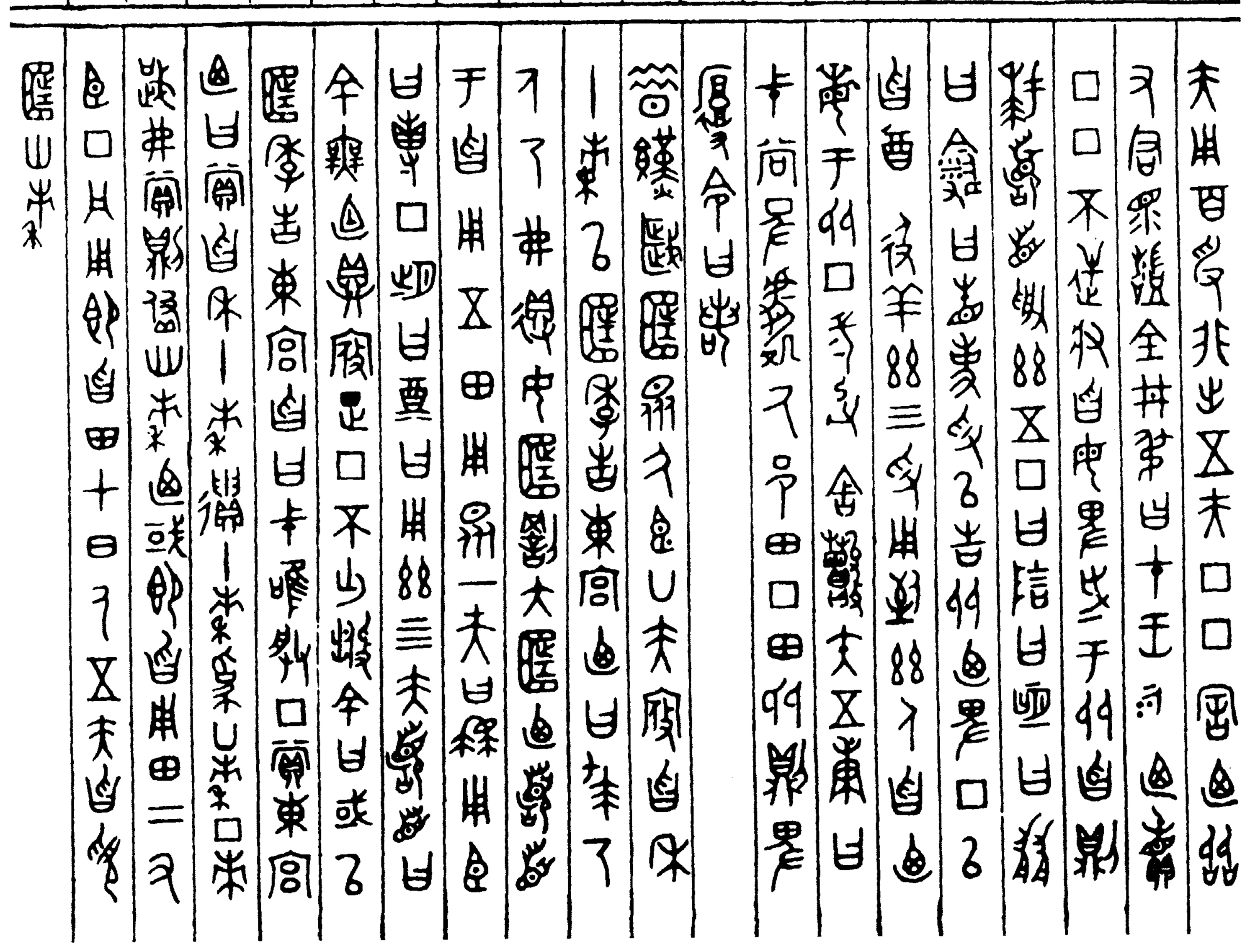
按石刻本在贊皇山後爲劉莊輦至趙州廨李中
祐陷置廳事記中述之甚詳而集古錄以爲宋祁
所得蓋誤讀李祐二字爲宋祁遂稱爲宋尚書潛
溪集又稱爲宋景文其輾轉傳譌如此中祐所刻
石今亦不存世所見者南宋重刻本也穆天子傳
載當時刻石有云升于弇山乃紀丌跡於弇山之
石郭璞注謂銘題之又傳紀癸巳日凡二一癸巳
至於羣玉之山一孟秋癸巳天子命重𨘨氏共食
天子之屬以其地證之皆與今刻不合傳又云乙
酉天子西絕鈃隥注卽鈃山之阪一云癸巳游於
井鈃之山吉日癸巳 文皆注 考井鈃在常山石邑縣
去贊皇尚遠其一云癸巳以下當是後人商榷之
詞非當時別本有如此者且傳稱吉日不一如天
子命吉日戊午吉日辛酉天子升於昆侖之邱吉
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吉日甲申天子祭於宗
周之廟吉日丁酉天子入於南鄭吉日丁亥天子
入于南鄭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鄭皆以四字成
文卽使傳有吉日癸巳之句亦與前後諸吉日同
例不必因刻石之後始爲此語也遍檢傳文皆無
確證惟云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東至於房注云

房子屬趙國地有巏山拔巏卽贊皇也漢以後皆
爲房子屬常山隋開皇中始析屬趙郡爲贊皇縣
至今猶仍其名壇山刻石當卽斯時其紀日不同
者是時穆王方於圃田爲苑囿置虞守盤游無厭
淹留逾月計丁丑至癸巳不過十有六日或如弇
山故事題石紀跡而傳偶略之歟

曶鼎銘

鼎高二尺深九寸圍四尺銘三節二十四行行十七八字不等今藏鎭洋畢氏





隹惟王元年六月旣朢古朔朢字從臣望遠字匹不同此用正字乙亥王
才在周穆王太口口此行十八字蝕兩字𡨦許愼說文𡨦字日籀曰曶論語有仲
忽漢書古今人表作仲曶許愼說文解字無曶字有𦣞字曶應亦𦣞字古文令命古令字用女受
更乃且祖考𤔲嗣卜事易錫曶赤𡴘古爾雅以爲卽環字戠敦作𡴘同
口口上同用事王才在遝此字从卩从口從辵省文𠂤中作𤞷又從未能析辨或卽古
文字遷㡯居井鐘鼎家皆以井爲邢案周公子所封邢侯字從井從井者爲鄭地邢亭二字不同攷
穆天子傳有井利桼有井伯是古有井氏應讀本字叔易錫曶赤全禮天子用全純玉也㸚
卽瑪字采玉名三曶受休口口上同王曶用絲金𠤳作朕文孝考字
通解字有宂云古文作𡿺此從宂從用收收與又同義當卽𡿺字之異文䨼白伯𩿨玉篇云𩿨鬻也
亦作鬻案解字有鬻字古文然則鬻卽鬻字古文牛鼎曶其萬口此行一字蝕用祀示字古
作示子子孫孫其永寶
右共八十一字蝕者七字存七十四字疑者一字
隹惟王三四月旣生霸霸字從月從𩁹所謂月始生霸然也經典多借𩁹爲魄字爲之此
用字正辰才在丁酉井叔才在異應是地名而無考敢口口此行蝕二
字事𠄢玉篇云古文及小子𩂣應是徵字此字三書皆異而義總同以限訟于井
叔我旣賣贖女五口口上同父用斤馬𤰇絲限訟曰比則
𠬝我賞古無償字卽用賞馬效口口此行十七字蝕兩字𠬝復乃絲口字此
蝕效父迺訟𢿿徹曰于王參門口口口此行共蝕三字本枝用貢
𢓊從賣贖絲五夫用百爰鍰卽鍰字鍰者鋝也古者以二十兩爲三鋝故攷工記戈重
三鋝鄭康成注許愼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案尚書呂

刑其罰百鍰僞孔安國傳六兩曰鍰陸德明音義馬融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劒重九鋝俗儒爲是
鄭不用六兩之義故以許書及東萊云云爲証許氏之學卽出于逵故逵亦以六兩爲俗說馬融則直用之矣
小雅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
鋝鋝謂之鍰亦承馬融之誤史記周本紀鋝作率是借
字又平準書有白選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亦並卽鋝
字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饌亦
與選字同蓋饌卽選選率卽鋝而鋝與鍰同義也古者
贖罪每云鋝亦云鍰此小子𢿿與井叔作罰罪之詞故
亦用此𠬝字卽別出五夫口口上同罰迺口又君衆壹全井
字耳叔曰才在王口此字蝕迺賣贖口口此行共蝕三字不造造从
從又又與手同卿解字之將字曶毋𠬝𨒪從式下二疑咸字于比皆則拜䭫首
受兹以爲卽兹字王存乂切韻五口此行一夫字疑蝕曰𤾊卽𤾊字古書作曰頭
恒曰龍曰口此字未詳曰相事𡉚以告比迺𠬝口此行共蝕兩字以
曶尊𨒪仲𠈌父鼎有𡉚云古文及字與此同羊絲兹三爰鍰用到絲兹及
曶迺每借爲晦字于比口口此行十九字蝕兩字口口字蝕舍散徹夫五
乘曰才在尚𠬝處處乃邑田比則𠬝復令命曰𢀛諾
右共百有八十二字蝕者二十一字存百有六十一
字疑者一字
𥃝昔鐘歲匡衆及臣厶私夫寇曶禾十秭韓詩曰陳穀爲秭解字曰
數億及爲秭以匡季告東宮迺曰𢇛乃及乃弗退尚書殺與受其敗解
字引作退女匡罰大匡迺䭫首于曶用五田用衆一夫曰𠷎
卽益字解字有嗌云籀文作𦐱漢書百官表伯益字亦作𦐱用臣曰𦥑𦥑口朙恒曰
奠𡖊又古文以爲卽鄭字曰用兹三四夫䭫首曰余卽余字解字云余從

舍省𢆶以此論之是從古文余不必從舍省矣𡔐無迺則寇是口此字蝕不丏字之
𧷤此字未詳余曰或以匡季告東宮曶曰才在唯朕口此字蝕
賞償東宮迺曰賞償曶禾十秭遺十秭𣪘敢厶私秭口
此字蝕秭或弗賞償則口此字未詳蝕山此字未詳秭迺或卽曶用
田二又有臣口此字蝕月尚伯庶父敦有月字功讀爲舟字薛用卽曶田十
曰乃五夫曶受匡山此字未詳秭
右共百有三十七字蝕者四字半蝕者一字存百有
三十二字未詳者四字 鼎足作牛首形藝文類聚
引三禮鼎器圖云牛鼎容一斛者是也銘分三節第
一節益因王錫曶赤環赤金璊等而用金作牛鼎以
祀文考宄伯也第二節則小子𢿿與井叔訟以金百
爰贖五夫曶受五夫而爲誓詞也第三節則匡衆寇
曶禾十秭曶告東宮因與匡季爲誓詞也合四百字
乾隆戊戌歲巡撫畢公得于長安屬坫爲釋文土花
歷祿不盡識也既命工鐫剔字蹟顯露因以偏旁證
之古籀而可辨者咸得焉若夫字畫難稽或磨泐未
析則從闕疑之例云壬寅二月錢坫記
右曶鼎嘉定錢獻之釋文元案銘文第一節錫女赤
𡴘釋文誤女爲曶第二節乃絲下一字蝕尚有付字
未詳釋文闕付字臨疑從𠷎之省文釋文竟作臨非

也邑田下尚有田字釋文闕第三節季是季字非尨
字言歲時有季當卽償之否則女匡之罰大也朙從
心從月恒之省文不從止丰疑非在字束戠弗償古
𤵸字作痎束是痎之省文言歲歉不能償釋文以束
爲秭以歲爲或非是｜口山山皆在秭夫字上皆其
數目卽十二三四字也釋文｜作十是矣至于口作
私山山皆云未詳是不然矣 畢沅阮元山左金石志

高克尊銘

尊高二尺一寸深一尺八寸五分圍四尺銘十一行行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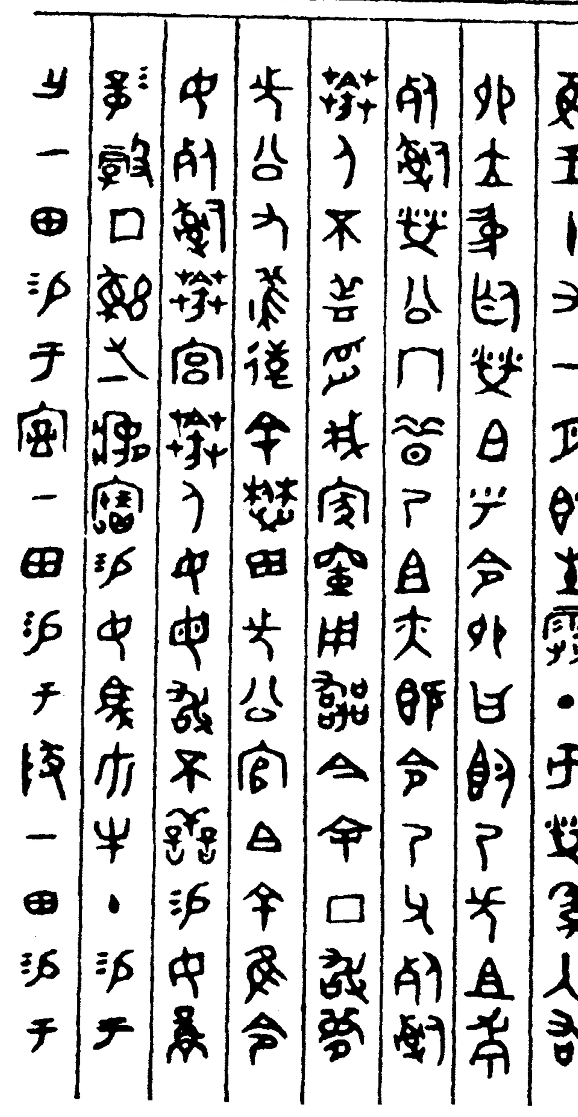
隹惟十又有六年十月旣生霸霸說文𩁹雨濡革也从雨从革讀若所霸月始生霸然也从月𩁹聲周書曰哉生霸博古圖錄鐘鼎作霸古文作此省文未白伯
太師口作𠂤博古欵識並作錫白伯皁說文作克僕山口博古作夫白伯
皁𣪘對口作𡘇博古欵識並作釋爲揚天右佑口口口作王白友博古欵識並作用
睦作朕口並作𤔲博古欵識考後中仲尊𡔷碧落碑作𡔷高作皁用匃博古
匄云䁖考無疆皁皁其子孫永寶用
右銘五十八字曰克敢對揚天佑用作朕穆考後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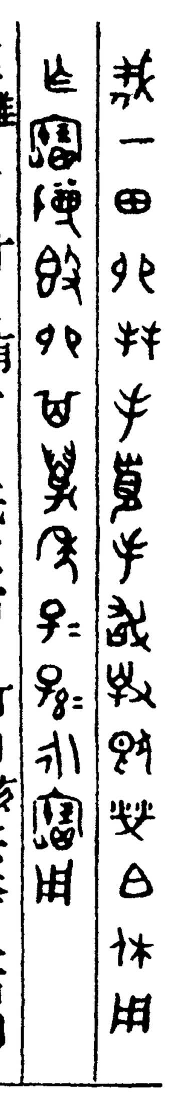
尊高克用丐眉壽高克者不見於他傳惟周末衛文公時有高克將兵後卒奔於陳疑克者迺斯人歟若爾則是器葢衛物也其曰作朕穆考則又言宗廟之制也葢天子有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有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至於言考則不特止其父而已故謂其大父曰王考謂其曾祖曰皇考謂其高祖曰顯考此其言穆考之法也周室至於春秋諸侯分裂之時其世雖衰而至於典刑文物者尚在於是立言有如此者（王黼宣和博古圖錄）

按高克尊銘門人孫子星衍所貽拓本凡五十七字欵者八字其文皆突起與他器陰識者不同博古圖錄鐘鼎欵識並有此器大小相等文每行五字惟末行六字作永寶用享與此微異欵識所錄第九行眉考作眉𦒱釋爲眉壽其第八行穆考之考別作𦒱字今審銘文穆考眉考同書作𦒱顯是一字與博古同而博古釋爲考又釋爲壽則欵識摹寫之譌而博古釋文未當也壽字本从老省𠃬雅老壽也說文老考也考老也義得相通詩有眉壽之稱或古人亦有稱眉考者歟博古云周末衛文公時有高克是器盉衛物袒攷清人詩序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此文公謂鄭文公也是時狄人伐衛鄭衛隣國懼其來侵故使高克禦狄閱三年左傳鄭人惡高克注高克鄭大夫也博古乃以克爲衛人斷爲衛物其謬顯然欵識引其說逕改衛字爲鄭信有据矣鄭文公卽位在惠王之世去周初不過四百餘年亦非周末也古器銘首誌年月多有惟王二字否或云惟某月某日此尊紀年而不稱惟王嘗是鄭文公之十六年後克帥師河上止四年耳克後奔陳或在陳所作亦未可知

卯敦銘

（敦高　寸深　寸圍二尺四寸　銘十二行行十二字）





隹（惟）王十又（有）一月既生霸丁亥共季入右卯立中廷共白（伯）乎（呼）令卯曰既乃先且（祖）考死𤔲共公宀昔乃且（祖）亦既令乃父死𤔲楚人不[illegible]（董未詳）我家室用喪今令（余）口敢䓯（未詳）先公又（有）隹（惟）徝（未詳）令（余）懋田（未詳）先公官今令（余）隹（惟）令女（汝）死𤔲楚宮楚人女（汝）毋敢不善沪（錫）女（汝）僕妾敫口彝弌[illegible]寶沪（錫）女（汝）馬市（未詳）牛十沪（錫）于当（未詳）一田沪（錫）于室一田沪（錫）于阪一田沪（錫）于㦸（未詳）一田卯拜手𩒨（稽）手敢對𤰈（揚反）文其白（伯）休用乍（作）寶尊敢卯其萬年子〻孫〻永寶用

右卯敦銘百四十九字首云惟王十有一月既生霸又云卯立中作共伯乎（卽呼字）令卯末云卯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大約述其先祖考之勛令卯嗣厥職錫以彝器土田之詞其云拜手𩒨手卽稽首春秋曹公子首二傳或作手聲同假借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仲駒敦銘

（敦高一尺六寸深九寸二分圍五尺一寸　銘二文同一在蓋一在器並四行行四字）



彔旁中（仲）駒父乍（作）中（仲）姜敦孑〻孫〻永寶用享孝

仲駒父其國氏及世次皆未詳功臣表有騏侯駒左傳有駒伯爲郤克軍佐則駒其姓也若曰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駒奔衛則駒其名也豈非公子駒以伯仲而曰仲駒父耶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稱周道也子生三月父名之二十而冠尊其名而立其字五十爲大夫則尊其字而呼以伯仲也仲姜者葢仲駒父之母或祖也或以爲仲駒父妻則禮曰夫不祭妻是以知其爲母或祖也按春秋凡婦人皆以字配姓伯姬仲子季姜之類是也仲姜亦字配姓也齊許申呂皆姜姓此則未詳其何國女夫器有用器有祭器凡銘有享孝追孝祀禪者皆祭器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盞而玉齍之制不見於傳注今宗廟中乃與瑚璉是爲關器豈鄭元所謂敦瑚璉簠簋皆黍稷之器者歟（宣和博古圖錄薛尚功鐘鼎款識）

按前後二銘文字相同前銘在蓋者皆反文左讀後銘在敦口內者則正書也正書中駒字作𩣑與寅簋同此器流傳頗多博古圖錄鐘鼎款識有三品其二葢器皆全　西淸古鑑亦有此敦又有仲駒尊銘文並同唯大小輕重不等耳（山左金石志）

載此敦云是方式則形製亦異矣仲駒之名不見經傳博古圖錄引駒幾駒伯公子駒爲證是姓是名不可遽定古者以字爲氏仲駒公子駒之後卽可氏駒襄十四年左傳將執戎子駒支注云駒支戎子名國君之名未必命氏且下文姜戎氏注云四岳之後皆姜姓仲駒齊之公子亦出于姜同姓無婚姻之禮則仲駒不得爲仲姜作敦當非齊戎二國人也

金石萃編卷三終

書餘

梁廷枏

據清道光十年滕花亭十種本影印（節録）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陲公曰汝及余經
乃先祖余既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墜夙夜
宦執而政事余宏厭乃心余命汝政于朕三軍
肅成朕師旟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
不敢弗敬戒虔卹乃死事謬和三軍徒䢓雩乃
行師慎中乃罰公曰及汝敬共辭命汝應鬲公
家汝恐愘朕行師汝肇敏于戎攻余錫汝釐都
朕爵其縣三百余命汝治辭釐造國徒三千為

汝敵寮乃敢用拜稽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
之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九事率乃敵寮余
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毋曰余小子汝敷余于艱
卹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緘差饗為大
事繼命于外內之事中敷明刑汝以敷戒公家
應卹余于明卹汝以卹余朕身余錫汝車馬戎
兵釐僕二百有五十家汝以戒戎作及用或敢
再拜稽首應受君公之錫光余弗敢廢乃命及

典其先舊及其高祖虩成唐又敢在帝所敷受
天命刻伐履司敗乃靈師凡少臣唯輔咸有九
州處禹之都不顯穆公之孫其配壩八之妣而
⿰食皮公之女雩生叔及是辟于齊侯之所是小心
龔齊靈力若虎謹恪其政事有共于公所敎擇
吉金鈇鎬鏴鋁用作鑄其寶鎛用享于其皇祖
皇妣皇母皇考用祈眉壽令命難老不顯皇祖
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魯龢協而有事俾若鐘

二

鼓外内闢闢都都俞俞造而朋剸毋或承類汝
考壽萬年永保其身俾百斯男而執斯字肅義
政齊侯左右毋央毋已至于葉曰武靈成子子
孫孫永保用享

此周齊侯鎛鐘銘或爲齊勲舊之臣受賜於
齊侯而作始治軍旅卹死事穆和三軍錫以
釐都縣三百國徒三千繼命以内外之事左
右公室錫以車馬戎兵釐僕二百五十家因

擇吉金鑄寶鐘鎛叙其世冑而紀其錫予之
蕃庶如此其曰師于淄陲即臨淄也曰咸有
九州者齊封域有臨淄東萊東海高密膠東
大山樂安濟南平原云九州則誇大之詞也
曰處禹之都者齊爲四岳之後四岳佐禹有
功封於申呂也按博古錄齊侯第四鐘云謹
恪其政事有共于桓武靈公之所桓武靈公
錫乃吉金其銘雖分合詳畧不同然同爲一

三

人所作知此鐘鑄於中葉後矣小心二字博
古錄合擇作忠兩明字並作盟而⿰食皮公之而
作乃于葉之葉作業墜王氏集古錄作佞肅
成之肅作綴庶民之庶作乃穆和之穆作戮
朕爵之爵作雀其縣之縣作系三千之千作
畀不易之易作錫刻伐之刻作删龔齊之齊
作濟鎛作鎮肅義之肅作綴

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太室王
若曰曶命汝更乃祖考司卜事錫汝赤環口口
用事王在遷居邢叔錫曶赤金琳曶受休口口
王曶用絲金作朕文考宄伯䵼牛鼎曶其萬年
用祀子孫其永寶惟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
井叔在異爲口口事及小子𢧵以限訟于井叔
我既賣汝五口口父用匹馬龜絲限詔曰質則
卑我賞馬效口口卑復龜絲口質效父廼詔𢧵

四

曰于王參門口口木枝用償徙賣絲五夫用百
寽非之五夫口口詞廼質又詞衆豈金井叔曰
王及廼賣口口不造收曶册卑越于質曶則
拜稽首受茲五口曰隋曰恒曰𪊨曰𧺝曰相事
寽以告質廼卑口以曶尊逆羊茲三寽用到茲
及曶廼每于質口口口舍𢧵大五秉曰在尚卑
處乃邑田口田質則卑復命曰若昔饉歲匡衆
及臣廿夫寇曶禾十秭以匡季告東宮廼曰求

乃及乃弗退汝匡罰大匡乃稽首于曶用五用
用衆一夫曰益用臣曰𦔻曰恒曰鄭曰用茲四
夫稽首曰余無廼具寇足口不丐鞭余曶或以
匡季告東宮曶曰在唯朕口賞東宮廼曰賞曶
禾十秭遺十秭爲廿秭口來歲弗賞則附卅秭
廼或即曶用田二又臣口舟用即曶田十田及
五夫曶受匡卅秭

此周曶鼎銘分三節自惟王元年六月至

五

子孫其永寶爲第一節盖因王錫曶赤環赤
金璑等而用金作牛鼎以祀文考宄伯也自
唯王四月至復命曰若爲第二節則小子𢧵
詔于井叔以金百寽贖五夫曶受五夫而爲
誓詞也自昔饉歲至受匡廿秭爲第三節則
匡衆寇曶禾十秭曶告東宮因與匡季爲誓
詞也一節更賡通續也絲茲通宄即殳之異
文二節異冀通地名𢧵人名限旁也賣買也

周官司市賈師並以賣爲買以儥爲鬻卑俾
通參門當讀參問禮所謂參聽也非之五夫
猶云非此五夫也讕卽讋之省古讋字也迻
古文羊卽詳之省每卽悔之省舀與䞛得亯
效父乃悔於質也曰若者順其復命之辭三
節退同敗賞卽償之省文

六

用大蔽散邑迺卽散用田竟竟自瀗涉以南至
於大沽一表以降二表至於邊柳復涉瀗降雩
𪊧邍𨸏以西表于𢼸城杜木表於若菜表于若
導內降若登於丁渟表割楡𨸏陵陵剛楡表于
單導表于原導表于周導以東表以𦤎東疆右
還表于竟竟導以南表于𨛫莱導以西至于𡵨
莫竟竟井邑田自橸木導左至于井邑表導以
東一表還以西一表降剛三表降以南表于同
導降州剛登栫降棫二表大入有司竟竟田義
祖微武父西宮襄豆入虞丂彔貞師氏右相小
門入辭原入虞𩁹淮司工虎孝𥃲豐父鳿乃有
司荆丂口十又五夫之竟竟大舍散田司土必
周司馬單𢀛牧人司工騍君宰德父散人小子
竟竟田戎段父效㽙父㱃之有司橐州京攸從
鬲凡散有司十夫唯王九月辰在乙卯大昇義
祖買旅誓曰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實余有散

七

氏心蔵則爰千罰千傳徹之義祖異旅則誓迺
畀西宮襄戎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溼田牆田余
有爽䜌爰千罰千西宮襄戎父則誓乃象圖大
王於豆新宮東廷口口口口口口口乃右執
𤔲史作中𩰲

此周散氏盤銘銘分三節蔽散邑以下紀田
表之四境微武父以下紀微武父暨諸有司
考田境定封略也惟王九月以下紀義祖異

旅及西宮襄戎父之誓詞并紀作器之由也
蔽斷也蔽散邑斷其田境也竟卽境之省文
濾洮沽皆水名表者田間分界之木數導字
皆讀爲道地名也丂古考之省文彔麓通林
麓虞人所司故就而考之貞讀如正𣁋借爲
糾司工司空之屬鬲卽䌛之省文口卽圍字
說文訓爲回必周必㝛也騬卽掠字通略言
師馬單卒牧人司工爲散氏略土也略者爲

之封畛也尅卽剋字剋之有司剋期命有司
也異旅者人名氏兟說文解云兟銳意也易
盍簪鄭注云速也此言速付散氏田器也爽
差忒也有不有也言苟有差忒是不有散氏
心蔵則其罰千鍰徹之古文達也牆卽牆
字䜌說文云亂也執𤔲史主𤔲器之史也

惟王十年十有三月既生魄甲寅王在周在師
保父宫格大室即文公今口入佑牧立中廷王
呼內史吳朋命牧王若曰牧昔先王既命汝作
司土今余惟域廬故命汝辟百寮有同事口口
迺多辭不用先正作西列多虐庶民及傒庶右
器不刑不中迺侯之明以今嚚司偪乃辠召故
王曰牧汝毋敢口口先王作明刑用粤乃傒庶
右器毋敢不明不中不刑乃申政事毋敢不尹

其不中不刑今余惟曈京乃命錫汝秬鬯一卣
金車桼車畫軒朱虢卣口虎冟練裏旂余口三
所服口口爭敬夙夕勿廢朕命牧拜稽首敢對
揚王丕顯休用作朕皇文考益伯寶尊敦牧其
萬年壽考子子孫孫永寶用

此周牧敦銘司土即周官土均之職屬司徒
牧先官司土復命之辟百寮申以慎刑之意
錫之彝器車服文考古圖釋作位司作治廬

作寂故作旼乃作夂粤作雲桼車作華軒畫
軒之軒作葦朱作米三所作四匹廢作法

王若曰師簋丕顯文武膺受天命亦則于汝乃
聖祖考克□佑先王作乃丁用夾丞乃辟亶大
命盭和雩政皇帝亡昊臨保我乃周雩四方汝
無不康靜王曰師簋哀哉今日天殃俾降喪首
德不克盡古无忝于先王卿汝□□卹周邦安
立余小子載乃事惟王身鎬今余惟瞳京乃命
命汝惠雝我邦小大猷邦宏潢孽敬明乃心率
以乃友于□王身谷汝弗 以乃辟□于艱錫汝

秬鬯一卣圭一面節邑三百人簋稽首敢對揚
天子休命用作朕剌祖乙伯咸益姬寶敦簋其
萬思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作世宫室惟元年二
月既望庚寅王格于太室艾內右延

此周師簋敦銘師其官簋其名也剌祖乙伯
稱剌與剌公敦同太公望子丁伋伋子乙公
得以此知剌公乃乙公之族此云師者當爲
齊官汝乃聖祖考益謂太公也天降喪亂命

簋惠雝我邦故首述文武受命以册之

成曰不顯走皇祖穆公克夾釁先王曰左方穆
成公亦□歷望□□自考幽太叔繼□命成允
□祖考政于邢邦宏□□大□□賜朕般右作
命臣工哀哉用天降亦喪于上或亦唯畧屋□
方率南□節東□廣□南域東域至于歷寒王
□命迺六𠂤□八𠂤日晃成恭侯□方□眉壽
于右𠂤□客欲□每克我□罰武公迺□我率
公朱軒百桼□□百徒□作王□□□□□揚

一四

六𠂤□八𠂤□□侯□□勿□壽率雩□以□
□□□至于□京我□□□□□方□□成□
□□□□□□用作□寶□□其萬年子子孫孫
寶用

此周穆公鼎銘鼎得於華陰爲秦故地秦世
次先武公次成次穆銘乃先穆次成次武博
古錄謂長發先言有娀以及禹至於相土成
湯而下然後及阿衡自上及下原其始而知

王業所由興雝詩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自烈
考上逮文母自下及上舉其近而昭王業所
以成此鼎世次亦有所法曰不顯走不顯豈
不顯也走自卑之稱兩域字王氏集古錄釋
作國京我之我作伐

一五

惟元年既望丁亥王在雝位日王格廟即立宰
忽入佑龍立中廷王呼史大册命龍王若曰龍
昔先王既命汝作宰司王家令余惟曈京乃命
命汝眔曰繼足對格從司王家外內毋敢有不
敬司百工口人姜氏命乃有眔有即命乃非先
告龍毋敢侯有入告汝汝弗善效姜氏人勿事
敢有侯正從獄錫汝元衮衣赤舄敬夙夕勿廢
朕命龍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作寶

尊敦龍其萬年眉壽子孫永寶用
此周龍敦銘鄭有大夫公子龍此云作宰司
王家錫以元衮赤舄則爲鄭之公子龍否固
未可知也

有進退學邦人正人師氏人有辠有故廼馭朋
即汝廼繇宕威復虐從故君故師廼作余一人
服王曰寅敬明乃心用辟我一人善效及友大
辟勿事獻虐從獄受雜且行道故非正命廼敢
矢侯人則唯輔天降喪不廷唯死錫汝秬鬯一
卣及斧芾赤舄駒韋華軒朱號卣靳虎冟練裏
畫革畫韋爵金甬馬三所鋚勒敬夙夕勿廢朕
命寅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寶簋叔

邦父叔姞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此周寅簋銘司服五冕無虎冕然毳冕之章
宗彝爲首宗彝有虎蜼謂之毳此云虎冕即
毳冕也如龍衮有山龍文亦謂山冕㕛考古
國作雩朋作服從作逐及作故大作內矢作
疾畫革之革作韋三所作四匹廢作法

惟王十有一月既生霸丁亥艾季入右卯立中
廷艾伯呼命卯曰飤乃先祖考死治艾公家昔
乃祖亦既命乃父死治旁人不盄孚我家室用
喪今余非敢夢先公又惟遠余懋肉先公官今
余惟命汝死治旁宮旁人汝毋敢不善錫汝尊
三龍瑴宗彝一將寶錫女馬十四牛十錫於乍
一田錫於宮一田錫於陂一田錫於裁一田卯
拜手稽手敢對揚艾伯休用作寶尊敦卯其萬
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此周卯敦銘艾商諸侯侯爵曰艾伯者其子
孫入周降封伯也路史三武王俘艾侯故曰
俘我家室卯世爲艾官艾伯再造家室册而
命之也字多借聲如嗣作飤尸作死邦作旁
弔作盄室作室昧作夢寵作肉首作手肉或
作思三古四字言錫汝尊四龍尊瑴尊宗彝
尊各一也瑴乳也楚人謂乳爲瑴瑴本作瑴

一八

有養之義將奉也將寶奉祀之寶也裁織之
省文乍宮陂裁皆地名也

一九

惟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昭宮旦王
格大室即立宰宏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
命書王呼史虢生册命頌王曰頌命汝官治成
周貯廿家監治新艁貯用宮御錫汝元衣黹束
赤芾朱黃鑾旂鋚勒用事頌拜稽首受册佩以
出反入覲寵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
皇考龔叔皇母龔始寶尊鼎用追孝蘄匄康虔
屯右通彔永命頌其萬年眉壽畯臣天子霝終
子子孫寶用

此周頌鼎銘康昭宮康王昭王廟也監治新
造貯用宮御者命掌積聚以充宮御之用朱
黃朱衡也受册佩朱衡以出葢君賜服服以
拜賜之禮也反入覲寵受册既出反入覲寵
光也康安虔固也屯右即純佑也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
公不墜上帝嚴恭寅天命保業故秦虢事蠻夏
曰余雖小子穆穆師秉明德叡敷明刑虔敬朕
祀以受多福協和萬民呼夙夕剌剌趄趄萬生
是敕咸畜百辟允士彬彬文武鎮靜不廷西夏
爽百辟于秦執事作盄和口故名曰哲邦其音
銑銑雝雝孔煌以昭格孝享以受純魯多釐眉
壽無疆畯惠在位高宏有慶溥及四方永寶宜

此周秦盄和鐘銘云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
十有二公史記秦本紀云襄公始列爲諸侯
而諸侯年表又以秦仲爲始如據年表則由
秦仲至康公爲十二世作銘稱秦公當爲共
公如據本紀則由襄公至桓公十二世銘當
作于景公時然秦自襄公始受平王封爲諸
侯莊公雖稱公然猶爲大夫自以景公時作
爲正不考古圖釋作丕敕作賴辟作邦宏作

弦及作有

惟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節遷及內伐浪昴參
怡裕敏陰陽洛王命敔追迎于上洛炂谷至于
伊班長傍戠首百執俟白雜孚人三百鄙于攵
伯之廝于炂衣諦復付乃君維王十有一月王
格于成周太廟武公入佑敔告禽馘首俟曰王
蔑敔厤事尹氏受釐敔圭鬲幣貝五十朋錫田
于敋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敔敢對揚天子休命
作尊敦敔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此周敔敦銘惟王十月言王以尊主言月以
謹時王在成周猶詩言王居鎬京也內伐浪
昴猶詩薄伐玁狁執俟白雜孚人三百猶詩
執訊獲醜十一月格于成周太廟告成功於
廟也敔告禽馘百俟白所謂獻馘獻囚也尹
氏受釐告廟而並受其福也圭鬲幣貝五十
朋錫以圭璧彝器幣帛以著其功而將其意
也錫田于敋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敋早地名

五十所錫田數也長薛氏款識釋作馬戠作
戠謫作歸僕白之白王氏集古錄一作口一
作田攸作攸傍薛王兩本並作榜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朕先姑君晉邦
余不辱妄寍經雍明德宣郯我猷用招所辭辟
威揚乃光烈虔不墜譖覃亭以龏我萬民嘉遺
我錫虎賁千兩勿廢文侯顈命畀貫通宏征綏
湯原取乃吉金用作寶尊鼎用康西夏綏懷遠
廷君子晉姜用觀綽綰眉壽作惠爲亟萬年無
疆用享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此周晉姜鼎銘姜齊姓齊侯宗女歸晉文侯
故曰晉姜曰君晉邦猶稱寡小君也其叙文
侯畀貫通宏征綏湯原鋪叙功烈見已有內
助之力也嗣劉氏古器記釋作司辱楊南仲
釋文作敢妄考古圖釋作宎劉氏作安雍博
古錄薛氏款識並作雝劉氏作雝郯考古圖
作叉所楊氏作庇考古圖作君威博古錄考
古圖薛氏並作委楊氏作毋乃楊氏作久烈
考古圖作值劉氏作剿譖楊氏作諸考古圖

作謂覃薛氏作畢亭楊氏作亭以楊氏作師雝劉氏作寵考古圖作薛楊氏作瞥遺博古錄劉氏薛氏楊氏並作遣虎考古圖劉氏並作卣楊氏作賀勿劉氏作参廢考古圖劉氏楊氏並作灋命王氏集古錄楊氏並作令考古圖作今畀考古圖王氏並作威楊氏作卑貫楊氏作毋征劉氏作徃綏楊氏作繁湯薛氏作蕩取楊氏作受乃劉氏作堅楊氏作久

西夏博古錄劉氏王氏薛氏並合作䤈考古圖作醙綏博古錄考古圖薛氏王氏劉氏並作妥廷劉氏作邦考古圖作豩眉劉氏作麋楊氏作爨亟楊氏作極畯楊氏作允

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龢父若曰師毀乃祖考有婚于我家汝佑惟小子余命汝死我家繼治我西偏東偏僕馭百工牧臣妾東裁內外毋敢不善錫汝戈矛戟緺彤矢十五鋍鐘一磬五金敬乃夙夜用事毀拜稽首敢對揚皇君休用作朕文考乙仲䵼敦毀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此周師毀敦銘伯和父衞武公也衞開國至康叔已歷三世武公修康叔之政以平戎功平王命之爲公若曰者代王言也乃祖考婚于我家葢王室姻婭舊族治東西偏故錫以戈矛鋍鐘之物以章其善毀乃作是敦以銘恩賜焉臣妾之妾薛氏欵識王氏集古錄並作年五金之金兩本並作全形上一字博古錄作必

唯王元年正月王在吳格吳太廟公族鳰釐入
右師酉立中廷王呼史秎門册命師酉司乃祖
商官邑及虎臣西門節能節奉秉節京節𢍰人
節新錫汝赤帶朱黃中㬎攸勒敬夙夜勿廢朕
命師酉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命用作朕文
考乙伯宄姬尊敦酉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此周師酉敦銘古書周王無適吳事左傳虞
仲吳越春秋作吳仲吳古虞字也武王封周
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穆天
子傳天子南發於薄山寘軨之隥宿於虞此
云王在吳蓋穆王也古者諸侯始封得立出
王廟於其國虞太廟太王廟也天子適諸侯
舍其祖廟故王云格吳太廟也秎和通鳰釐
和門皆人名也或云公族在廟祝鳰釐而入
右王呼史於和門而册命酉和門卽軍門他
器右者與史皆舉其名此但舉其官也司讀

爲嗣商商通帥酉之祖爲商官所食采邑周
初不改卽命酉嗣守之也虎臣宿衛之職西
門節門關之節也能熊通秉說文訓爲禾束
从又持禾秉節當是圭委積之節卽貨賄之
璽節也京王都京節守都國玉節也人節土
國使節也奉𢍰皆執持之義也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卲宮丁亥王格于宣
榭毛伯內門立中廷右祝鄁王呼內史册命鄁
王曰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今余惟瞳
京乃命錫汝赤芾彤冕齊黃鑾旂用事鄁拜稽
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鄁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
鄁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此周鄁敦銘也鄁周大夫宣榭宣王廟春秋
記成周宣榭火是也毛伯執政之上卿人廟
門中其庭立祝與鄁皆在其右內史掌諸侯
孤卿大夫之策者贊王命以告鄁故云王曰
也齊黃馬齊色也邵考古圖釋作似榭作射
呼作乎繼作維瞳作亂京作商彤作同

惟二十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宮
旦王格太室卽立宰頵右寰入門立中庭北鄉
史共受王命書王呼史減册錫寰玄衣帶束赤
芾朱黃鑾旂攸勒戈琱戟縞韠彤矢寰拜稽首
敢對揚天子丕顯叚休命用作朕皇考鄭伯鄭
姬寶盤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此周寰盤銘康穆宮康王穆王廟也寰人名
作器者頵宰名減史名共受王命書者恭敬
受王册命之書也叚古假字通嘉毋鄭姬與
王同姓則鄭伯非宣王弟友所封之鄭國矣

惟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成太室旦王格廟宰
胡右作册吳入門立中廷北鄉王呼史戊册命
吳司旃眔叔金錫䰜鬯一卣元衮衣赤舄金車
桼䋣朱虢𩍐虎冟朿裏桼車畫轉金甬馬三匹
攸勒吳拜稽首敢對揚王休用作青尹寶尊彝
吳其之子孫永寶用唯王二祀

此周吳彝銘䋣紼爵祼必賜於廟此廟蓋卽
太廟也旃古㫋字衆逮之省文及也叔淑通
善也命司㫋兼職邦國所貢之善金也桼賁
通䋣滕之省文約也金路所以賁車之索約
之賁車攻城圍邑之車周禮巾車金路以封
同姓此言金車則吳爲天子同姓矣虢郭二
字古通用朱虢卽朱鞹冟从口从皀當以皀
得聲讀爲虎韔之韔甬古鐘字

三二

惟六年四月甲子王在旁召伯虎告曰余告慶
曰公乃鄙賚用徵榰爲伯父庸父成亦我考幽
伯幽姜命余告慶余以邑誥有司余典勿敢對
月余既誥有司曰侯命月余既一名典獻伯氏
則報璧琱圭對揚朕宗君其用休作朕剌祖召
公寶敦其萬年子孫寶用享於宗

此周召伯虎敦旁䡍通廟門也旁借聲邦召
伯虎疑卽召穆公虎人名召伯之族賚積之
省文獻鬳通月粵通發語鬳侯命者維命也
召伯以鄙積及邑與伯氏且爲錄其典於鬳
伯氏報以璧琱因作敦也

右書餘一卷予弱冠時所錄少年狡獪無
當大雅棄儆隱十餘稔矣今春南漢書刻
竣有餘板並梓附所著碑文摘奇後原錄
以器分先後今乃以文之多寡爲次焉道
光庚寅首夏之望延相記

三三

嚴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據清光緒年間黄岡王毓藻刻本影印（節録）

商銘

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祇離咎也。晉語一郭偃曰商之衰也其銘有之

嘉量銘

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考工記

崑崙柱銘

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水經河水注一引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故其柱銘曰云云今本神異經無

希有鳥銘

有鳥希有。綠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惟會益工。水經河水注一引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其鳥銘曰云云今本神異經無希有鳥名

許子將鐘銘

隹正月初吉丁亥。鄦子盟𠂤睪其吉金。自作鈴鐘。中𨈭𣄃揚。元鳴孔煌。穆和鐘。用匽𠂤喜。用樂嘉賓大夫及我朋友。斅斅越越。萬年

無諆。釁壽母已。子二孫二，永保鼓之。（薛尚功鐘鼎款識）

齊鐘銘

隹王五月。辰才（在）戊寅。師于淄涶。公曰。女及。余經乃先具。（祖）余既尃乃心。女小心愄（畏）忌。女不彖（墜）。夙夜宦埶而政事。余弘猒乃心。余命女政于朕三軍。箭（䌛借爲肅。舊釋緻非）成朕師旟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母（毋）諱。乃不敢弗憼戒。虔卹乃叺（伊）事。戮龢三軍徒遣。雩乃行師。昚中乃罰。公曰。及。女敬共辞命。女雁鬲（厤同，借爲歷）公家。女恐（恭）褮（恪）朕行師。女戢敢于戎攻。余易（錫）女釐都𩂈（霸借爲伯。舊釋劓非）。劂（罰）其縣二百。余命女𤔲辝釐。遙（迪）或（國）徒三千。爲女敵寮。乃敢用拜䭫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易（錫）休命。公曰。及。女康能乃有事。率乃敵寮。余用登屯厚乃命。女及母曰余小子。女尃（專）余于艱卹。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女裁（織。舊釋戠非）差饗爲大事。兓（疑兢。舊釋緇非）命于外內之事。中尃盟（盟借爲明）刑。女台尃戒公家。雁卹余于盟卹。女台卹余朕身。余易（錫）女車馬戎兵。釐僕二百又五十家。女台戒戎钗。乃用或敢再拜䭫首。雁受君公之易（錫）光。余弗敢灋（借爲廢）乃命。及典其先舊及其高具（祖）。虩二成唐。又敢才（在）帝所。尃受天命。剶（剗）伐頭（履）同。敗于靈師。伊（舊釋倪非）小臣隹輔。咸又（有）九州。處禹之堵。不顯穆公之孫。其配襄（堫同嫄。郎威字）公之妣。（出舊釋夢，公之妣非）而鍼公之女。雩生叔及。是辟于齊侯之所。是小心龏適。靈力若虎。堇（謹）䟃（恪）其政事。又共于公所。敝（敕）羼吉金（一鐘作又共于桓武靈公之所，桓武靈公易乃吉金）鈇鎬鏻鋁。用作盤（鑄）其寶鎛。用亯于其皇具（祖）皇妣（妣）皇母皇考。用旂眉（眉）壽。靈命難老。不顯皇具（祖）。其乍福元孫。其萬福屯魯。龢歡（歡借爲協）而九事。俾若鍾鼓。外內剴辟。都二譽二。逾（這郎誤。舊釋造非）而朋劃。毋（毋）或承（舊釋或兵非）頪（類）。女考壽萬季。永保其身。卑百斯男而𡠀（執）斯字。箏（肅）義政。齊侯左右。母央母已。至于枼曰武靈成。子孫永保用亯。（鐘鼎款識。又考古圖）

秦鐘銘

卷一二　九

秦公曰。不顯朕皇且（祖）受天命。竈（竈借爲造，舊釋龜非）又（有）下國十又二公。不彖（墜）上帝。嚴龏夤天命。保業乃秦。虩事緣（蠻）夏。曰余雖小子。穆（穆）二帥秉明德。叡尃明刑。虔敬朕祀。呂受多福。𥃩（𥃩亦款字，借爲協）龢萬民。唬夙夕。剌二趄二。萬生是敕。咸畜百辟胥士。𧼀二文武。鎮靜不廷。虔（舊釋西夏二字）燮百邦。于秦執事。作盄龢鐘。乃名曰𣌭（未詳）邦。其言（音）銑二雝二孔煌。目卲𢿚（借爲昭格）孝亯。目受屯魯（借爲純嘏）多釐。眉（眉）壽無彊。畯（畯）疐才（在）立（位）。高弘有慶。匍（借爲溥）及三方。永寶宜。（鐘鼎款識）

遲父鐘銘

遲父乍姬齊姜龢鎣（鍈）鐘。用卲乃穆不顯龍光。乃用旂匃多福。侯父眔齊萬季釁壽。子二孫二亡彊寶。（鐘鼎款識）

楚鐘銘

隹王五十又六祀。返（疑起，舊釋徙非）自卤陽（疑即易。漢志江夏有西陽）。楚王酓（訡即吟，借爲熊）章乍曾侯乙宗彝。寘之于卤陽。其永旹（時）用亯。（亯見王復齋鐘鼎款識。又鐘鼎款識）

宗周寶鐘銘

王肇建相文武。堇彊土。南或（國）艮（服）要。敢爲虐我土。王辜我其至。戮（撲）伐乃都。艮要迺遣閒來逆卲王。南人東人具見廿又六邦。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又（有）成亡競。我隹司配皇天王。對乍宗周寶鐘。倉二忩二。雝二雝二。用卲各（格）不顯且（祖）考先二王。其嚴才（在）上。能二數二。降余多福。二余泊孫。參壽隹琍（頼）。㝬（㝬借爲匄）其萬年。畯（畯）保三或（國）。（拓本）

虢叔大𣚥鐘銘

虢尗旅曰。不顯皇考叀尗。穆秉元明德。御于乃辟。导屯亡斁。旅敢啓帥井（刑）皇考威義。爲御于天子。迺天子多易旅休。旅對天子魯休揚。用乍朕皇考叀尗大𡚒（英）龢鐘。皇考嚴才上。異才下。𤏕二能二（熊）降旅多福。旅其萬年。子二孫二。永寶用亯。（拓本）

卷一二　一〇

邾公牼鐘銘

隹王正月。初吉乙亥。鼄公牼睪乃吉金。玄鏐赤鋁。用鑄乃龢鐘。台乍其皇且皇考。曰余畢龏翼異同威忌。忠穆不彖墜于乃身。鑄其龢鐘。台卹其祭祀盟祀。台樂大夫。台安士庶子。眘為之恴。聽元器其舊哉。公牼眉壽。鼄邦是保。其萬年無疆。子二孫二永保用亯。拓本案此鐘大學士紀昀所藏。

邾公塱鐘銘

隹王九月。初吉辰才乙亥。鼄公塱睪吉金。玄鏐膚呂。乍龢鐘。曰余畢龏威忌。鑄辝龢鐘二鍺。台其宖于龢乍天。台喜者士。至于萬年。分器是寺。拓本案此鐘巡撫阮元所藏。

楚義鐘銘

隹王九月。初吉丁亥。曾孫儃未詳舊釋僕非或釋偃兒。余迖斯于之子。余丝䠱未詳之元孫。曰。於虖敬哉。余義徙之良臣。而偖迖之字父。余蔑遺迖兒。㝵吉金鎛鋁。台鑄龢鐘。台追孝侁且。樂我父兄。歙飤訶遌。孫二用之。後民是語。拓本

楚邛仲嬭南和鐘銘

隹正月初吉丁亥。楚王賸邛仲嬭南和鐘。其眉壽無疆。子二孫二永保用之。博古圖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二終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闕名二

金華山鼎銘

眞金作鼎。百神率服。虞荔鼎錄。金華山黃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篆書三足。案此鼎屬黃帝。未審何據。今編列闕名鼎銘之首。

讒鼎銘

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左傳昭三年。案韓非子亦作讒鼎。杜預曰明堂位之崇鼎。呂氏春秋之岑鼎也。古者讒崇岑聲近。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

枸邑鼎銘

王命尸臣。官此枸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漢書郊祀志下。美陽得鼎獻之。張敞上議。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

仲山甫鼎銘

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後漢竇憲傳。南單于於漢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

楚鼎銘

楚武王之鼎。續漢郡國志二。汝南鯛陽侯國注引皇覽曰。永平中。葛陂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銘。

汾陽鼎銘

壽考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鼎錄

大夫始鼎銘

隹三月。初吉甲寅。王才在龢宮。大夫始易錫友口䖒。王才華宮宅。王才邦宮。始獻工。易口易章。王才邦。始易友曰考曰攸。大夫始敢對䚄天子休。用作文考日己寶鼎。孫二子二永寶用。鐘鼎款識

南宮鼎銘

隹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或國串行埶執王应居杜𢜲二字未詳。舊釋射圃不確。貞山中𡭔呼歸生對䚄颺刊王㚔刊寶彝。鐘鼎款識。又王復齋鐘鼎款識。又拓本。

散絲鼎銘

隹王廿又三年九月。王才宗周。王令散絲𤔲疑𤔲舊釋總非𤔲九服。絲乍朕皇考𩡙𦯍隮鼎。絲用亯孝于朕皇考。用易康𩛥魯休。屯右眉壽。永令霝冬。終其萬年無疆。絲子二孫二永寶用亯。鐘鼎款識

晉姜鼎銘

隹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隹司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叚讀舊釋長㝵非。妄寧。巠雝明德。宣邲我猷。用召所辟辟。妥揚乃光剌。烈虔不家墜。譚諸覃克吕𨐲我萬民。嘉遣我。易𣞤賁魯積即魯績舊釋虎賁非虎賁豈得云千兩乎。千兩。勿灋廢借為文侯䫇令。畀𩊍徧弦。征緌湯𩡧。遷取乃吉金。用乍寶隮鼎。用康𩓾舊釋為西夏二字妥褱遠𤿳疑邇之殘字君子。晉姜用𣪘𩗩綰眉壽。乍疐為亟。萬年無疆。用亯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鐘鼎款識

又考古圖又有新出土鼎其銘陽文聯綿糾結人不能識謂之草篆謂之乙亥鼎審覷拓本即晉姜鼎也

寰鼎銘 鐘鼎款識作伯姬鼎

隹廿又八年五月。既朢庚寅。王才周康𥏮宮。旦。王各大室。即立。宰頵右寰入門。立中廷。北鄉。向史𦉢受王令書。王乎史減冊易寰玄衣黹屯。赤市朱黃。䜌旂攸勒。戈琱戚𢦏必彤矢。寰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不顯叚休令。用乍朕皇考奠鄭白姬隮鼎。寰其邁年子孫永寶用。鐘鼎款識 案新出土有寰盤銘同惟銘末作奠白奠姬寶般寰其邁年子二孫二永寶用為異

師旦鼎銘

隹元年八月丁亥。師旦受命乍周王大姒寶尊彝。敢拜稽首。用蘄眉壽無疆。子孫其萬億年。永寶用亯。拓本

叔夜鼎銘

叔夜鑄其饙鼎。吕征吕行。用鬻用𩰫。用旂眉壽無疆。拓本

頌鼎銘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才周康卲宮。旦。王各大室。即立。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令書。王乎史虢生冊命頌。王曰。頌。令女官𤔲成周。貯廿家。監𤔲新寤貯用宮御。易女玄衣黹屯。赤市朱黃。䜌旂攸勒。用事。頌拜稽首。受冊。佩吕出。反入堇章。頌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乍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姒寶隮鼎。用追孝旂匄康虔屯右通彔永令。頌其萬年眉壽。畯臣天子。霝終。子二孫二寶用。拓本 案別有頌簋銘同唯隮鼎作隮𣪘為異

仲偁父鼎銘

唯王五月。初吉丁亥。周白邊及中偁父伐南淮人。孚金。用乍寶鼎。其萬年。子二孫二永寶用。拓本

鬲攸比鼎銘

隹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王才周康宮辟大室。鬲比吕攸衛牧告于王曰。女受我田牧。弗口許鬲比。王令相史南吕口虢旅。迺事攸衛牧誓曰。口弗具付鬲比其且射分田邑。則口。攸衛牧則誓。比乍朕皇且丁公皇考叀公隮鼎。鬲攸比其萬年。子二孫二永寶用。拓本

國諸鼎銘

或者乍旅鼎。用匄偁魯福。用妥眉彔。用乍文考宮白寶隮彝。拓本

曶鼎銘

隹王元年六月。既朢乙亥。王才周穆王大口。口若曰。曶。令女更乃且考𤔲卜事。易女赤㊉口口。用事。王才𨙶应。井叔易曶赤金鐈。曶受休口口王。曶用茲金乍朕文考弈白䵼牛鼎。曶其萬口用祀。子孫其永寶。

隹王三月。既生霸。辰才丁酉。井叔才異。為口口事及小子𢿌吕限訟于井叔。我既賣女五口口父用匹馬束絲。限許曰。所則俾我賞馬。效口口俾復乃絲口質。效父迺許𢿌曰。于王參門口口木榜。用債征賣茲五夫用百寽。非出五夫口口𧦝。迺𧦝又𧦝眔𠭯金。井叔曰。才王人迺賣口口不逆付。曶毋俾越于所。曶則拜稽首。受茲五

口曰口。曰恆。曰𩫴。曰彝。曰相事。爰曰告所。卤俾口曰留奠彶羊。絲三爰。用致丝人。留卤毒于所。口口口舍散大五秉。曰才侚俾處及邑。田口田。所則俾口復命曰。若。昔饉歲。匡衆及臣廿夫寇留禾十秭。曰匡季告東宮。卤曰尨乃及。乃弗退。女匡罰大。匡卤䭫首于留。用五田。用衆一夫曰嗌。用臣曰疐。曰朏。曰奠。曰用丝三夫。䭫首曰。余無卤具寇足口不少口余留或曰匡季告東宮。留曰。丰唯朕口賞。東宮卤曰。賞留禾十秭。遺十秭。爲廿秭。口來歲弗賞。則倍卌秭。卤或卽留用田二。又臣口𠘧用卽留田千、曰人五夫。留受匡卌秭。拓本。案此鼎在靈巖山館。

無叀鼎銘

隹九月。既望甲戌。王各于周廟。𤇾于圖室。𤔲徒南中右。無叀內門。立中廷。王乎史友冊令無叀曰。官𤔲左王退側弗乍。易女玄衣黹屯。戈琱戓縞必彤矢。攸勒䜌旂。無叀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乍䵼鼎。用享于朕剌考。用割眉壽萬年。子孫永寶用。拓本。案此鼎在焦山。

正考父鼎銘

隹三月初吉。正考父作文王寶䵼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享。拓本。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左傳昭七年。

麥彝銘 鐘鼎款識作季娟鼎銘

正月。王才成周。王休于楚彔。麓 令小臣麥先省楚应。王至于休应。無。借爲廡 遣小臣麥易鼎。貝 易馬乙。兩 麥拜䭫首。對易王休。用乍季𤕌寶䵼彝。鐘鼎款識。又一拓本作易鼎馬乙不重易字。當別是一器。

尹彝銘 鐘鼎款識作尹卣銘

隹十又二月。王初𩛥 祭 旁。唯還在周。辰在庚申。王酓卤宮登 登。舊釋熹非。咸釐。尹易臣雉㚸夕颺。尹休高對。乍父內寶䵼彝。尹其萬年受

乃永魯亡競。才服其長侯。其子二孫二寶用。鐘鼎款識

𠭯彝銘

𠭯從師淮父戍于古𠂤。蔑曆。易貝卅寽。𠭯拜䭫首。對颺師淮父休。用乍文考日乙寶䵼彝。其子孫永寊。寊借爲寶。𠂇未詳。本亦作乐。或作形。博古釋爲立戈形。或釋茂。並非。復齋鐘鼎款識

又彝銘

隹二月初吉丁卯。公故令又𤔲田。乃又蔑曆。易馬易麥。對颺公故休。用乍寶彝。拓本凡二器。皆同。又或釋邑。非。

靜彝銘

隹三月初吉丙寅。王才葊京。王易靜刀。靜拜䭫首。敢對颺王休。用乍宗彝。其子二孫二永寶用。拓本。

隹十又三月。王宅葊京。小臣靜卽事。王易貝五十朋。颺天子休。用乍父口寶䵼彝。拓本。

虘彝銘

虘頟拜 䭫首。休朕匌保。借爲 君公白。易乃臣弟虘井五朵。囙易衣衮 冒干戈。虘弗敢望公白休。對颺白休。用乍且考寶䵼彝。拓本。

吳彝銘

隹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周成大室。旦。王各廟。宰𦈢右。乍冊吳入門。立中廷。北鄉。借爲向 王乎史戊冊令吳𤔲旃。借爲者都 眔叔金。易𩰫鬯一卣。玄衮衣。赤舄。金車。車 𠦪𠓷。未詳。或釋衆。朱虢𩏂。未詳。或釋旂。虎冟。借爲𩉿 朿裏。𠦪戟。戟 畫轉。金甬。馬三匹。攸勒。吳拜䭫首。敢對颺王休。用乍青尹寶䵼彝。吳其世子孫永寶用。隹王二祀。拓本。

韋彝銘

遣小子韡。𦓬郞章 衛從此。曰其友乍魯男王毆𤰈 𩰫 彝。拓本。

毛伯彝銘

隹正月吉日乙丑。丑 𡕾 讀爲毛伯二字。舊釋𢴮非。乍朕配平姬𩰫宮祀彝。𢆶 隥

毋吐用祀。永枼母毋出。拓本

隹八月初吉。王才在宗周。甲戌。王令毛白更虢𨟻公服。甹王立乍

三方亟。未詳秉緐蜀巢未詳令易錫鈴鋚咸成。王令毛公吕邦冢君土

馭或國人。我東或國痛戎咸。王令吳白曰。吕乃自師各左从毛

父。王令呂白曰。吕乃自師各右从毛父。遣令曰。吕乃族從父征造

𨟻衛。父身三季靜東或。國亡不成𡉚天畏。否里屯純陟。公告乃事

于上。隹民亡造才在彝恣愁天令。故亡。允才在顯。隹苟敬德。亡逌

違。班拜䭬首曰。隹余不孙即顯省覭皇公。受亯宗彝齍敏文王二始

爲孫。障于大服。廣成乃工。文王孫亡弗褱井。刑亡克競兢乃剌。烈

班非時䙬。覓未詳舊釋覜隹乍卲昭考無盆曰大政子二孫二多世其永

寶。拓本

散氏盤銘

用矢𤼈散邑。迺即散用田覲二未詳舊釋觀自渭未詳舊釋或釋瀘涉。吕南至

于大沽。一弄。奉或釋表吕陟。二弄。至于邊奔。還涉湡。陟雩獻䢼邊陕吕

卤。弄于𢽿鳩䧅桂木。弄于艾若速。弄于艾衛內。陟艾𡋓于厂源。弄

都都或釋割麻析陕陵二剛麻。弄于單單衛。弄于原衛。弄于周衛吕東。

弄于㳉未詳或釋游或釋邢東彊。右還。弄于覲二衛吕南。弄于卻速衛吕卤。

至于唯莫覲二井邑田。自橿木衛ナ至于井邑。弄衛吕東一弄。還

吕卤一弄。陟剛三弄。降吕南。弄于同衛。陟州剛。𡋓麻。降棫二弄。大

人有𤔲。覲二田。𦡼且散武父卤宮襄豆人虞丂。彔貞克師氏右相

小門乃絲原及虞𦊊芳淮𤔲工虎孝𤔲豐父唯及有𤔲荆丂。凡十

又五夫正覲二。大舍散田。𤔲土羊未詳舊釋必或釋出疑棫舊𢓊未詳疑歷舊釋周𤔲即𤔲

馬單罝或釋單𢨷未詳舊釋𢨷或釋𧢲釋牧舊人小子覲二田戎段敢父效𣪘

襄父𢽿敢即克之有𤔲橐州京攸從𤔲凡散有𤔲十夫。唯王九月。辰

才乙卯。矢卑𦡼且𢧁也舁繇旅誓曰。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實。余有

散氏心賊。則爰千罰千。傳棄之。𦡼且𢧁𢧁旅則誓。迺卑西宮襄戎

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溼溼田牆田。余又爽䜌。變爰千罰千。西宮襄

戎父則誓。乃爲圖矢王于豆新宮東廷。乃ナ執𦉢史正中農。拓本

吉父盨銘

口吉父乍寶甫。拓本甫借爲盨案

陳逆簠銘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少子陳逆曰。余陳𧰼子之裔孫。余𤔲未詳事齊

厌。𢘅懽血卹宗家。𢍏乃吉金。台乍乃元配季姜之祥器。鑄𢆶寶𥫗。

盬台亯台養孝于于大宗。皇未詳𢗼未詳皇爪。未詳皇于皇。母乍𠂇未詳永

命頮壽萬年。子二孫二羕保用。拓本

叔朕簠銘

隹十月初吉庚午。叔朕𢍏𤔲吉金。自乍薦匩。盬借爲簠吕𣪘乳稻粱萬

季無疆。叔朕眉壽。子二孫二永寶用。拓本

曾伯𩵦簠銘

隹王九月初吉庚午。曾白𩵦哲聖元二武孔黹克狄雉淮人女

𤼈燮𦀚讀爲邑緐二字以邑字屬上句湯金衜鑾。讀爲睗金二字行具。既卑方。余𢍏其吉

金黃鏞。鋪余用自乍旅旅匩。吕征吕行。用盛稻粱。用孝用亯。于我

皇且文考。天賜之福。曾白𩵦叚段䊮。段䊮即假嘏樂讀爲嘉樂考工記黾氏兩䊮注故書䊮作樂

黃耇萬季。𥚁壽無彊。子孫永寶用之亯。拓本

𨟻君簠銘

𨟻君𨟻招乍饙匩。用亯用賞。商借爲賞用𣄰𩒨壽。口孫永寶用。拓本

伯其父簠銘

隹白其父鹿乍旅𥮠。匿借爲簠用易盨壽萬年。子孫永寶用之。拓本

格伯簋銘

隹正月初吉癸子。癸子乃癸亥甲子二日王才成周。格白受良馬乘于倗生。乃

賁貯卅田。則析。格白履𨟻殹妊彶佀乃從。格白安彶甸殷。乃𢓊雩

零谷杜木。爰谷旅涉菜。𣎴涉東門。乃書史戠誌武立𥁰成

二哭土簋伄(未詳舊釋征)𠨘。用冏(舊釋期)畫(省)典格白田。其衛季子孫永保用。(本拓)

虢姜毁銘(鐘鼎款識毁作敦非。案毁借爲簋，簋毁字皆從皀也)

虢姜作寶䵼毁。用禪追孝于皇考叀(惠)中。𣂚匄康虔屯右。通彔永令。虢姜其萬季𩁹壽。受福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亯。(鐘鼎款識)

𢦏毁銘

隹正月乙子。(謂乙亥甲子二日)王各于大室。𣪕公入右𢦏。(𢦏)立中廷。北鄉(向)。王曰。𢦏。令女作𤔲土。官𤔲耤田。易女𢦏玄衣赤⊗(未詳舊釋環)市。䜌旂。楚徒馬。𤉲債五服用事。𢦏拜䭫首。對䍃王休。用作朕文考寶毁。其子子孫孫永寶用。(鐘鼎款識)

𡧊辟父毁銘

隹三月初吉。王才辟宮。𡧊辟父右。周立。王冊命周曰。易女𡧊朱帯。玄衣黹純。㫃攸革。易戈琱戒彤矢。用餴(舊釋饔)乃且考事官𤔲𠬝僕

小躲底䱷。周䭫首。對䍃王休命。用作文考寶毁。其孫孫子子永寶用。(鐘鼎款識)

龙毁銘

隹元年 月。既朙丁亥。王才㴬(未詳舊釋雝)虘。旦。王各廟。宰曶入右龙。立中廷。王乎史冘冊令龙。王若曰。龙。昔先王既令女作宰。𤔲王家。今余隹醽京乃令女眔曰。𤔲(未詳)足對各从𤔲王家外内。毋敢又不𨕥。(未詳)𤔲百工。出(未詳)入姜氏令。乃又眔又即令。乃非先告龙。毋敢疾。又入告女。二弗善效姜氏人。勿事。敢又疾止從獄。易女玄袞衣赤舄。敬夙夕。勿灋朕令。龙拜手䭫首。敢對䍃天子不顯魯休。用作寶䵼毁。龙其萬季𩁹壽。子子孫孫永寶用。(鐘鼎款識)

鄆毁銘(舊題邾敦誤。案銘文從鄆正。䝿字舊釋弁字)

隹二年正月初吉。王才周卲宮。丁亥。王各于宣(宣)射。毛白内門立中廷。右祝鄆。王乎内史冊命鄆。王曰。鄆。昔先王既命女作邑。𩁹(疑鑾舊釋非)五邑祝。今余隹醽(疃)高(京)乃令易女赤市。冋冏𡢁(借爲衡)黄。䜌旂。用事。鄆拜䭫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鄆用作朕皇考龏白䵼毁。鄆其𩁹壽。邁季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亯。(鐘鼎款識)

師訇毁銘

王若曰。師訇。(舊釋馗非。吕郎言)不顯文武。孚(舊釋庶非)受天令。亦則於女乃聖且考克乎右先王。作乃𠃌攴。(二字未詳)用夾寶乃辟。亶大令。盩(盭)龢(借龢爲)雩政。𢦏(未詳)皇帝亾昊。臨保我乃周雩三四(郎)方。民亾不康静。王曰。師訇。哀才(𢦏)。今日天疾(疾同)畀降喪。首德不克盡。古亾承于先王。鄉女乃父卹周邦。妥立余小子。𩁹乃事。隹王身厚𩁹。(未詳疑𩁹)今余隹醽京乃令。二女𡨦(惠)雝我邦小大猷。邦弘潰辟。苟(敬)明乃心。達吕乃友干𡩄(擣)王身。谷(欲)女弗(同䢅)吕乃辟⊕(戬)于𩁹(艱)。易女醫鬯一卣。圭一用(用)。卩邑三百人。訇䭫首。敢對䍃天子休。用作朕剌且乙白君益殹寶毁。訇其德⊕(借爲䓿。㥁同斯)季。子子孫孫永寶用。作冊(世)宮寶。

隹元年二月既望庚寅。王各于大室。艾内右廷。(鐘鼎款識)

師𣪕毁銘

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龢父若曰。師𣪕。(毁)乃且考又𡚵(登成也。舊釋婚非)于我家。女右隹小子。余令女𠭯(借爲尸主也)我家。𩁹(疑靜。舊釋繼非)𤔲我𠧢扁東扁僕馭百工牧臣妾。東裁内外。毋(母)敢否善。易女戈㦸戚。厚(高借爲緱)必。彤𠩺十五。鍚鐘一。殸五金。敬乃夙夜用事。𣪕拜䭫首。敢對䍃皇君休。用作朕文考乙中將毁。𣪕其萬季子子孫孫永寶用亯。(鐘鼎款識)

牧毁銘

隹王十季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王才周。才師汓(舊釋保非)父宮。各大室。即立。公爲(舊釋令非)紀入右。牧立中廷。王乎内史吳冊令牧。王若(若)曰。牧。昔先王既令女作𤔲士。今余隹或𢼄(殷)改令女辟百寮口有冋事。包(包)廼多亂。不用先王作井。亦多虐庶民。乃𠻝(誤)庶右𠷎。(齒)

不井不中。囟（借爲思，同斯）庆之𤇾（𤇾同栽）从。今餡（未詳，疑既，舊釋饗）司飼乃皐召
故。王曰。牧。女母（毋）敢口先王乍朙井。用雩乃嗾庶右鄰。母敢不朙
不中不井。乃申政事。母敢不尹丌不中不井。今余隹𢉖（𢉖）京乃命。
易女醫鬯一卣。金車、桼車、畫車、朱虢、白𣃔、（未詳）虎冟、（冟借爲幎）熏裹、旂。余
口三所。服口口孚。敬夙夕勿灋朕令。牧拜䭫首敢對䱷王不顯休。
用乍朕文考益白寶隩毀。牧其萬年壽考子二孫二永寶用。（鐘鼎款識）

敔毀銘

隹王十月。王才成周。南淮乃遷及內伐洭昴參泉裕敏陰陽洛。王
令敔追御于上洛㸒（未詳，舊釋烬）谷。至于伊。班。長榜（榜）戴（戈傷也，即下命敔百）首
百。執嗾卌。奪（襄）孚人三百。𩰫（啚）于艾（艾）白之所。（旂不即於張仲，盤此形相近）于
㸒衣謚（謚即讞）。復付乃君。隹王十又一月。王各于成周大廟。武公
入右敔。告禽馘百、嗾卌。王蔑敔曆。事尹氏受贅（釐）敔圭鬲、幣貝五
十朋。易田于敨（敨）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敔敢對揚天子休。用乍隩

卷一三　一〇

毀。敔甘（其）萬年子二孫二永寶用。（鐘鼎款識）

伯虎毀銘

隹六年三月甲子。王才䔵（葊）。㪱（召）白虎告曰。余告慶。曰公乃𣝣（未詳）
貝。用獄𥝢（未詳）爲白。九𠷎（舊釋𠷎，釋庸非）九成。災我考幽白幽姜令余告
慶。余弓邑𠬝（未詳）有𤔲。余典勿敢對。今余既口。有𤔲曰。厌（厌）令。今余
既一名典獻。（獻）白氏則執壁琱主對揚朕宗君其休。用乍朕剌且
衡（未詳）公宕毀。其萬年子孫寶用亯于宗。（拓本）

卯毀銘

隹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𤔲（艾）季入右卯立中廷。𤔲白乎令卯
曰。𩚬（借爲䱷）乃先且考。𩚬𤔲（𩚬借爲尸，𤔲主治也）𤔲公家。昔乃且亦既令乃
父𩚬𤔲𦘔人。不盄（盄）。𢇛我家𡩜（𡩜借爲室）用喌（喌器，或釋寶）。今余非敢夢（借爲蔑）
先公。又隹造（造，或釋遣）余㥯毋（毋借爲龍，或釋思）先公官。今余隹令女𩚬𤔲𦘔
宮𦘔人。女母（毋）敢不善。易女𤔲（未詳）三。（此字舊釋章，或釋龍）𤔲宗彝一。䉵（未詳）

將（或釋）寶。易女馬十匹。牛十。易于乍（未詳，或釋乍）一田。易于宮（宮）一田。易
于陔一田。易于戠（未詳，或釋栽，即材）一田。卯拜手頁（頟）手。敢對𢅙𤔲白休。
用乍寶隩毀。卯其萬年子二孫二永寶用。（拓本）

師酉毀銘

隹王元年正月。王才吳。（虞）各吳大廟。公族瑪𩰫入右。師酉立中廷。
王乎史𢦏（未詳）門冊命師酉。𤔲乃且啻官邑及虎臣西門尸、能尸、奉
秉尸京尸、𢦏𠂇（未詳）尸。新易女赤市朱黃。中㬎攸勒。敬夙（夙）夜勿灋
（廢）朕令。師酉拜頧首。對𢅙（揚）天子不顯休令。用乍朕文考乙白究
𡚬隩毀。酉其萬年子二孫二永寶用。（拓本）

貞毀銘

𧊒從王伐𠛚。（𠛚借爲梁）孚（借爲俘）。用乍饙毀。（拓本）

伯囧父毀銘

白囧父乍周姜寶毀。用夙夕亯用。𣂔徧壽。（拓本）

卷一三　一一

陳侯毀銘

𨻰侯乍嘉姬寶毀。其邁年子二孫二永寶用。（拓本）

伯虡毀銘

白虡虘戱乍皇考剌公隩毀。用亯用孝。萬年釁壽。畯才立（位）（畯在）子
二孫二永寶。（拓本）

鄧公子毀銘

𢍉公子白余曰。薦新。乍我姑𢍉孟媿賸毀。永壽用止。（拓本）

室叔毀銘

唯王五月。辰才丙戌。𡩜（室）叔乍豐姞憝（憙）旅毀。豐姞憝用𡨦（宿）夾（夜）
亯孝于諔公于𡩜叔。𦣞（未詳，疑匪）友幺毀。𩓥（未詳，疑既）皀亦壽人。子孫其永
寶用。（拓本）

曼龏父𥂴銘

曼龏父乍寶𥂴。（𥂴舊釋𥂴，疑得借爲盨）（𥂴是盨字，說文有之）用亯孝宗室。用匄眉壽。子

二孫二永寶用。拓本

遲盨銘

遟乍姜浬盨。用亯孝于故姑公。用蘄眉壽純魯。子二孫永寶用。拓本

單子伯盨銘

單子白乍朩姜旅盨。其子二孫二萬年永寶用。拓本

立盨銘

立爲旅須。子二孫二永寶用。拓本

鬲叔興父盨銘

鬲朩興父乍旅頁。頁即首。借爲盨。此蓋銘。其器銘作須。與上立盨銘同。其子二孫二永寶用。拓本

史燕盨銘

史燕乍旅盨。其永寶用。拓本

甲午盨銘

隹甲午八月丙寅。帝盥清廟。乍礼監。吉蠲明神。神鑒叟殷借爲馨德畏。畏借爲威帝邁年永𢀜受命。拓本。案此與下一銘皆稱帝。當是戰國時齊湣王或秦昭王所作。以干支紀歲。又神字重文不作二。亦爲變例

天錫盨銘

帝受元命。天易帝蓋。用𢀜于神祇。网弗各。隹邁卅無口。拓本

喪史圓鈃銘

䛗史賓或釋鄂史賓三字。非。古有喪姓。廣韻引楚大夫喪左自乍鈃。鈃用征用行。用蘄眉壽。萬年無彊。子二孫永寶是尚。拓本

伯克尊銘

隹十又六年十月。既生雨。霸乙未。白太師易白克僕卅夫。白克敢對揚天右王白友。用乍朕𥘅考後中隮亯。克用匄眉壽無疆。克其子孫二永寶用亯。鐘鼎款識

嘉禮尊銘

帝戲再嘉禮乍壺隮。用薦神保是亯。隹休于永世。拓本。案此戰國時齊秦稱帝所作

周冢壺銘

周冢乍日乙隮壺。其用亯于宗。其子孫邁年。永寶用口。拓本

宂盉銘

隹五月初吉。王才周。令乍冊內史易宂鹵百隻。未詳。或釋蒦宂穫靜女王休。用乍妝并盉。其萬年寶用。拓本

王子申箋壽銘

王子申乍嘉嬭盞蓋。其眉壽無碁。期永保用之。拓本

張仲盄銘

弡中乍寶匽。㮚即栗。尚書作囧。求其同聲。是盄字。舊釋簠。非。弃羿之金鎬鏊鉈鋁鐈鐙。鑪其冥熏其玄其黃。用成盛朮稷糕糕粣。粱用饗大正。歆王賓。餴鼎具召飤。弡中受無彊福。福者諸友飲飤具飽。弡中畀壽。鐘鼎款識。又復齋鐘鼎款識

國差鐈銘

國差立事。歲咸丁亥。攻帀借爲工師侶鑄西亭寶鐈三秉。用實旨酉。酒矦氏受福眉壽。卑旨卑瀞。矦氏毋毋㾏毋瘍。齊邦寅昕靜安寍。子二孫二永𠈃保用之。拓本

劍銘

吳季子之子逞之永用鐱。拓本

距末銘

忢。吁。或從口。忓聲。舊釋悍。非。乍距末。用雺釐商國。國案。距末。弩機之類。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番岳閒居賦曰。谿子巨黍。異絭同機。距來鉅黍。巨黍即距末也。拓本

晉夷則鏡銘

惟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

年萬一作後一作在世博異記天寶中金陵陳仲躬住洛陽清化里宅有井善溺人一日水涸竭見一女子自稱敬元穎飾鉛粉衣綵綫介其淘井得古銅鏡夜復見元穎云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其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於鼻題曰夷則之鏡按唐人小說自不足據其銘與周時辭例不合且于鼻題曰夷則之鏡語尤可疑唐鏡始爲大鼻前此未有也今姑錄之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三終

籀經堂鐘鼎攷釋題跋

己未端陽 樓邨題

據一九二一年西泠印社聚珍版輯籀經堂類稿本（節録）

籀經堂鐘鼎攷釋跋尾目錄

籀經堂鐘鼎攷釋跋尾

晉江陳慶鏞頌南著

商乃作器觚攷釋

[illegible][illegible]止入

器作乃三字當自下讀之爲乃作器說文乃曳辭之難也

商執戈其父鼎攷釋

其當爲箕箕子之先箕伯之國也姓纂云商之圻内今太原晉敗狄于箕者春秋僖三十三年杜注太原陽邑有箕城地形志云古箕城在遼山此爲商之封邑與琅邪箕國益都箕山異地

寚伯彝攷釋

闕作寚伯寶尊彝此器積古齋鐘鼎款識已收入周卣卷内首釋作門狄二字今按上从門爲門下从非爲缺合爲一字卽闕字左昭十五年傳闕鞏之甲闕當卽其所受封者寚本釋作寚說文宄古文作宄器作寚未詳何字檢鐘鼎文邑旁多作[illegible][illegible]近[illegible]定爲寚字殷侯國有鬼侯班氏彪曰鄴西鬼侯國也隨經圖臨水縣有九侯城鬼九宄皆音相近羅泌謂誕生誤音仇或

卽作阢非疑古本作宦後省宀作九又誤邑爲㠯故或作阢因而作阢耳九本侯爵稱伯者吉金多稱某伯某甫薦字之義也然則此器當定爲商尊但拓本筆畫稍軟弱或古有此器後人仿作耳

周格伯殷銘攷釋 爲澧卿朱菽堂爲澥題

隹正月初吉癸子王在成周格受服馬乘于朋封乃貯世田則析格伯遣殹妊彶似乃從格伯安彶甸殷 乃 系 零 谷杜木禺谷游菜淼東門乃建史戠武立䜌成壘簋保殷用典格伯田其萬

年子二孫二永保用册銘文如右按此器余所見摹本一積古齋鐘鼎款識一錢氏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一杭州朱彥甫所藏及此拓本凡四文皆大同小異銘中癸子二字據莊氏述祖反癸爲戊之說初疑爲戊子檢博古書載商兄癸卣有丁子周伯碩鼎有己子與此例同則款識釋作癸亥甲子二日是也朋卽古鄘字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于鄘說文鄘右扶風鄠鄉沛城父有鄘鄉漢書地里志鄠酆水出東南酆卽文王所宅豐邑也鄠東五里有酆宮是爲文王

廟觀此知鄠卽周朋地朋爲古文鳳以鳳鳴西岐得名朋豐音近故亦名豐朋之改爲鄘也猶豐之改爲酆其本字乃朋也王在成周格伯受服馬乘于朋者言王在成周格伯拜受服馬乘于朋之文王廟也封舊釋作生屬上朋生爲人名今按朱彥甫所藏器作坒蓋作主此拓作㞢㞢乃坒之省文說文封古文作坒今定爲封字封乃貯世田則者周禮大宗伯鄭注五命賜則王之下□出封加一等是封所貯世田則之事也則讀爲畱鄭司農考工記注畱讀如雜厠之

厠厠則畱古音同尒定田一歲曰畱地未成田之稱也析下格字舊釋作相今按此拓作格與上下格字皆同定爲格遣舊釋作過日照許氏瀚云上从虍下從辵中從古且字一到一横定爲遣字今從之遣退之籀文或文爲徂詩侵阮徂共魯詩謂阮徂共三國名春秋襄十五年會于柤水經注引作鄌鄌柤徂同聲通用此遣當爲郋遣鄌籀文古今字退郋篆文古今字說文郋右扶風鄠鄉是也殹爾雅醫無閭陸氏釋文引李本作毉按毉當爲殹巫兩字顏師古漢書

注作醫巫閭李所見本作殹巫閭是爾雅名地已有作殹者石鼓文汧殹沔沔汧殹並舉爲岐陽二水與詩江漢浮浮句相似水經注汧水出汧縣西北又有楚水闟駰以爲汧水亦出汧縣世謂之長虵水虵聲近殹（楚詞以蛇韻夷殹夷全在段氏古音十五部）疑俗呼者代遠訛殹爲虵長虵水卽隃麋澤元和郡縣志後魏於長虵川置長虵縣本漢隃麋縣縣東八里有隃麋澤殹麋虵皆一聲之轉疾言之爲殹徐言之爲隃麋爲長虵則殹亦鄠近地也乃薛氏釋殹爲也而郭氏讀如緊語助

均失之宋鄭樵謂殹字始見詛楚文及秦斤則又未之考耳妊當爲任東平國有任城爲故任國太昊後風姓左傳任宿須句皆風姓也案此與鄠相去太遠春秋襄三十年鄭皇頡奔晋爲任大夫杜注晋地哀四年齊國夏伐晋取任晋近王城當卽其處彶漢書新汲闟駰云本汲鄉也疑本周之彶地汲彶聲同段氏玉裁亦謂汲汲乃彶彶之叚借案彶篆此拓作甬似庸春秋傳廬□侵庸及庸方城杜預注縣東有方城亭後漢書上庸屬漢中郡但諸拓皆作俑未能以

此拓爲定也似卽姒爲夏后氏封邑鄠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馬融書甘誓注云有扈姒姓之國是也似之爲姒猶妊之爲任隸續司農劉夫人碑任似爲某是其證析格伯云云者言析格伯此五邑之田也甸舊釋作旬今按此拓从田不从日定爲田字甸田也治也周書曰甸爾田安彶彶篆此拓作𢓊似逸字安逸甸殷者言安逸其土地甸殷其疆界亦通今从諸拓爲定甸殷者言格伯既安于彶乃甸治其畎畝殷正其疆界也殷下他本有乃糸零三字疑此挩之零

谷漢志零陽應劭云零水所出零爲水名地記洛水過五零陪尾零爲山名二處皆不相屬疑卽栗谷零栗聲相近（零音陵說文溧水史記作陵水劉氏亦謂陵溧零栗猶陵栗也）栗谷在漢鄠縣爲澇水（漢書作潏水錢氏坫云當作澇水）所出之谷杜木卽詩之土詩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漢杜陽屬右扶風是其地禺積古齋拓作禺此作禺左下多一筆舊釋爲禺丙兩字今按諸本形略同筆畫皆連屬決爲一字檢禺字字書所無初疑卽書嵎夷字嵎古文尚書作堣今文尚書作禺嵎似堣禺異文史記又作郁班書

引韓詩郁夷爲右扶風地細審不然當以禺爲義内爲聲卽芮之别體芮又作汭以其近地之隅者爲禺以其近水之隈者爲汭詩大雅公劉芮鞫之卽韓詩作芮阸周禮注引作汭泦地里志右扶風汧下雍州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爲雍州弦蒲藪芮水出西北東入涇禺谷即芮阸猶稱蒲谷弦谷也游萊𣻔亦地名游水經注淮水篇游水逕朐山利成羽山祝其計斤贛榆紀鄣故城東北入海攷所經並不到雍界古者水上流稱游淮别爲游汧别亦爲游蓋卽汧之别

流者也菜當爲萊古萊子國在青州域非其地鄭注王制云沮謂萊沛何氏謂草所生曰萊禹貢雍州沮水在岐西則萊爲沮之萊無疑𣻔欵識解爲湄最確湄郿通古从邑从水之字多通用湄之爲郿如灃水作酆波澤作陂皆是詩王餞于郿毛云郿地漢書郿屬右扶風爲成國渠東北入蒙籠渠之地是卽水艸交爲湄處也東門魯有東門襄仲晉有翼東門皆以東門名地此當指晉與鄂爲近從零谷已下至東門皆格伯所甸殷也建舊釋作書按積古齋拓作𦘔此

拓作𦘔當是建字戠舊釋作誠今按此拓从音从戈甚明白定爲戠易朋盍簪虞作戠卽此字戠武者史氏名也立蒞也釁積古齋拓作𥁕朱彥甫器作𥂝蓋作𥁕此拓作𥂝上从臼中从到火下从皿檢薛氏書叔夜鼎釁作𥂝形相若定爲釁字鄭司農周禮注云釁讀爲徽或曰釁鼓之釁二義皆通乃建史戠武立釁者乃建設史官戠武新鑄器以血塗其釁郄或立此器以表其徽識也𡏳舊釋作𩰬土二字細審篆文从𩰬从土蓋一字疑鄉之别體鄉饗也饗簋猶薦簋

也保殷殷卽器名言當保此殷也用典格伯田者典鎮也主也言用主格伯所受之田如上文遣殹妊彶似是也銘末册字積古齋作㒳釋爲期訓斬在七行末稍低半格疑鑄器者移置此作𠕁在八行銘末考商尊册作𠕋形相近定爲册字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册者言保用此册命之田

書格伯殷敦銘攷釋後

右格伯殷敦銘攷釋余既鉤稽詳證頗有條緒錄以奉政建卿矣兹復出曹氏所藏拓本屬題竊

按銘中邑田考之地里諸書皆有左證（詳前釋）唯格伯不知誰氏古者人臣有功受地賜則自有定限今觀零谷杜木等處且合宏農馮翊扶風河内廣平諸大郡而皆有其地幾幾乎盡岐以西而加廣焉矧雍岐爲周王業所基雖有大功亦不能以王畿之地賜人觀其事當是周賜秦襄公之地格當爲駱史記秦本紀秦自大駱生非子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王孝於是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生公伯公伯生秦仲宣王以爲大夫誅西戎戎殺秦仲宣王乃召其子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邱并有之爲西垂大夫莊公卒其弟襄公代立犬戎與申侯伐周秦襄公將兵救周周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

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與誓封爵之銘中封邑事適相合稱駱伯者以其世居大駱犬邱之地故稱駱伯也竹書紀年平王元年辛未東徙雒邑秦伯從王入於成周是時同從王者晉侯衛侯和鄭伯掘突及秦襄公二年賜秦晉以邠岐之田（案邠岐之田唯賜秦不聞賜晉竹書蓋誤連之）此器卽紀周所賜之田唯其賜地遼廓各分器於其處故格伯敦傳於今者甚夥文皆大同小異據造器之年當是平王二年壬申是時王正在成周正月初吉癸子以長歷推之則得矣

道光二十年八月中旬書

秋濤案前篇内已將屬廣平郡四字删去則此篇内似亦當删去廣平二字廣平本漢國後爲郡地去岐豐甚遠似非賜秦伯之地

⿱宂臼崨甗銘攷釋

王及⿱宂臼崨歸雚鑄其寶其萬年子=孫=永寶用貞

⿱宂臼舊釋作舊今按篆文上从宂下从臼字作⿱宂臼卽旣之異體說文舀抒臼也从爪臼或體作抌

作眈今按毛詩或春或揄許解字揄引作舀鄭注禮引作抌皆三家詩異文是揄舀抌眈爲一字崨舊釋作輔今按篆文左从疌右从甶字作⿺疌由卽疀之異體說文疀𣂁也古田器也从甾疌聲甾崨皆以器命名此甗當是周匡王器匡王弟定王喻王子捷喻史記作瑜韋昭國語注作揄宋庠補音云本或作渝人表又作揄據此甾卽喻瑜揄渝揄之正字春秋宣十五年王札子杜注王札子王子札也左傳作王子捷孔疏札捷一人公羊傳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何休云天子之庶兄也札可通爲捷亦可通爲崨崨卽札捷之正字王及甾崨者是時定王未爲君與王子捷皆匡王之弟故皆稱名爲二人故言及也雚舊釋作牛馬二字今案篆文筆勢相連上从从中从吅下从鳥从鳥與从隹同意卽雚字古祇作雚作蔦後以二字合作鸛雚灌之省灌祭畢也言王及甾崨歸而祭灌於祖考鑄作寶器也或曰雚當爲⿱艹羲卽犧之省歸與饋通歸羲者饋其犧牲如歸脤是也於義亦通器末一字當爲貞字貞卜也言永用以卜祭也

周孟姜簠攷釋

隹正月初吉丁亥鄦子臧擇其吉金用鑄其簠用媵孟姜丞其子二孫二永寶用之

案鄦子下一字當爲臧字臧从爿得聲義雲章臧作匨从壯从匸此作⿰爿虎从妝从匸形相若定爲臧字古莊妝通用莊古文作𦡯妝古文作𦞶从士从女古時多互用鄦子臧者鄦子名臧也考許世次自文叔封於許九世至莊公其名見於左氏傳者有許男新臣許男業許男錫我許男甯許悼公買許世子止許男斯許男成而臧之名蓋不見于經傳云

周季奴鼎攷釋

中師父㠯季奴始寶尊鼎其用享用孝于皇祖帶考用蘄眉壽無疆其子二孫二萬年永寶用享

案中當爲仲奴通作姬姬爲周姓故稱季姬始卽姒古始姒通用字

櫨妘鼎攷釋

按弟五字左从虘右从木當是櫨字讀爲楚毛詩衣裳楚楚說文引作衣裳𪓐𪓐楚𪓐𧇫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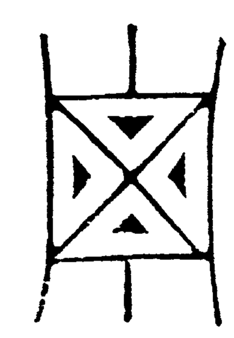
通用說文楚叢木一名荆也楚爲木名故借爲
櫨亦名爲荆皆从木得義也弟六字𣪠卽楚姓
說文妘祝融之後姓也籀文作𣪠櫨𣪠姬卽楚
妘姬無疑末一字㊉疑爲享永寶用享蓋鼎彝
常語

王在室尊銘攷釋

隹十有九年王在室王姜命乍册睘安从句酉
賓句睘貝布揚王美休句用乍文考癸寶尊器
按此當是成王祭文王廟之器王在室者室卽
清廟中央之太室洛誥王入太室祼祼爲獻尸
禮尸尸獻而祭畢王祭將畢在室行獻尸之禮
故王姜得行祭禮而命作册也令命通睘安史
氏名从或釋乍人人今按从人从二二人爲从
定爲从字睘安从者从王姜在廟也酉或釋作
伯伯今按从百从二二百爲酉定爲百字酉卽
奭之省文說文奭此燕召公名史篇名醜酉賓
者時召公助祭王以賓禮禮之書王賓殺禋咸
假王賓謂諸侯助祭者禮記郊特牲諸侯爲賓
灌用鬱鬯謂諸侯來朝王以賓禮禮之是諸侯
有賓于天子之誼故稱賓也睘貝布揚王姜休

睘受王命以貝布揚王姜休也文考卽文王癸
古彝器□□常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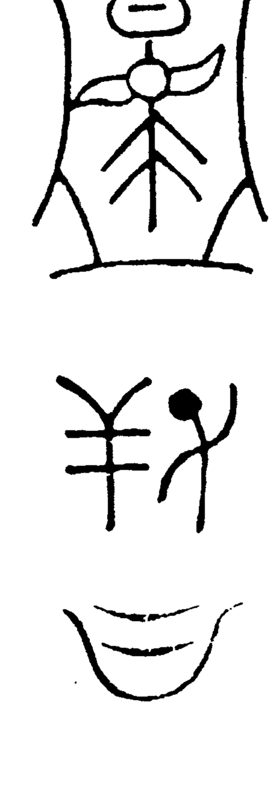
鬯卣攷釋



陳壽卿藏器

壽卿曰㘝从宁中从米合盛米之義卣爲酒器
而曰宁米者酒亦米所爲也如鬯爵皆从米也
說文貯卽今俗囤字昂按从※之字與从米之
字不同義※非專指米穀从※之字如⊠鹵胃
等字乃另有意義鬯又有他指非以米爲酒之
盛器而然盛酒之器如尊壺彝斝等制不一而
足豈僅指鬯爲藏酒哉今之俗囤字卽說文之
笓字篅也淮南子守其篅笓乃耑爲屯米之器
貯不入由部獨附宁下者可知貯爲宁之所孳
後又孳作貯也說文訓宁爲辨積物貯爲載盛
米貯爲積也總之不外盛積之義豈積物獨不
與乎抑米不得爲物乎殊不可豸

廟形器攷釋



廟形中庚

子辛月形

元謂凡廟形冂四面之堂也八乃四堂之後相連之牆也即考工記所謂白盛者城也

秋濤案此是代阮雲臺先生作

古銅直錢攷

儀徵相國太夫子出所藏積古齋鐘鼎款識并示以延光壺古銅及錢相值之數謹按古權不可攷今以漢鼎諸器求之孝成鼎文云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蓋一合鼎容三斗一合并重廿六（薛本作八設）斤而宣和博古圖云容七升九合共重九斤好時供廚鼎文云長樂飼官二斤十

一兩又云今好時供廚金一斗鼎蓋重二斤十兩鼎容九升重九斤一兩而圖云容二升六合共重四斤定陶鼎文云定陶廟容十（十當作一）斗共重九斤二兩而圖云容二升六合共重三斤統計漢之一斗約宋之二升六合而漢之三升約宋之一斤漢權之輕蓋與量同延光壺載銅二百斤直錢萬二千以漢志言絫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計之二百斤積七萬六千八百銖而漢通行五銖錢（鄭注周官外府亦云漢惟五銖錢久行）計所直當得萬五千三百六十而云萬二千者

漢斤權輕小故銅數強而錢數弱今錢以庫平法碼秤之斤約百五十而漢斤當六十疑漢錢重於今錢抑知武帝時所鑄五銖世尚有傳度以建初尺逕一寸有輪郭較今錢尚弱一二分則非漢錢大於今錢實漢權輕於今權也以錢準錢其一斤蓋當今之五兩大半兩云又按公羊傳隱五年百金之魚注云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漢書食貨志亦云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直一千五百八十今據延光壺銅價知漢時金銀銅相值

之數通率銀一斤抵銅五十八斤金一斤抵銀三斤三兩而抵銅一百六十斤有奇古書淪亡幸有漢壺可證吉金之有裨於考古也如是至史記言白金三品（據如淳注雜鑄銀錫爲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十二曰重差小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則又銀品高低之不同耳道光十有七年冬十一月六日書于實事求是齋

曲成家銅錠攷

漢書王子侯表載曲成侯萬歲下注中山靖王

子功臣表載曲成圉侯蟲達二皆得稱曲成家器當屬其一銘内鐙作錠說文錠鐙也鐙錠也二字相爲轉注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呂靜韻集無足曰鐙有足曰錠廣韻錠下亦云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鐙是錠鐙二字以有足無足爲別而丁度集韻四十六徑錠一曰豆屬有柎曰鐙無柎曰錠下復出錠字云鐙也上屬祭器下屬膏鐙其云有柎無柎與呂說互譌按禮記祭統鄭注鐙豆下跗也跗卽闌足博古圖所載王氏銅虹燭錠器亦有足則錠鐙皆有足云無足者

非也禮經祭器皆言鐙其作錠者見于漢虹燭一器而後世膏鐙如建昭鐙竟甯鐙上林甘泉鐙亦皆作鐙不作錠鐙行而錠廢黄氏韻會云燈本作鐙錠中置火故謂之鐙則錠其本稱鐙其後起之稱許君錠列鐙前非無故也今考此器下有跗知錠鐙爲轉注義皆同

臨虞宮銅鐙攷 爲劉燕庭觀察題

臨虞宮銅鐙高二尺重十六斤四兩元延四年正月工張博造掾武守令史實主解右尉賢省

銘文如右臨虞宮闕元延四年爲漢成帝卽位之二十四年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考工室又中書謁者黄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七官令丞皆屬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爲考工其屬有九丞兩尉大官七丞昆臺五丞樂府三丞掖庭八丞鉤盾五丞兩尉漢時造器皆出考工臣瓚謂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者是此器所稱掾守令史主解右尉蓋皆考工屬官張博卽造器人姓名掾官不見於班表漢官儀司徒司空皆有掾正曰掾副曰屬公府亦有掾秩至六百石然則考工亦當有掾職

爲崇故居首表於考工屬有令丞無令史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此器成在更名之後令史或卽其官稱守者如今署事然表稱守京兆守少府漢官儀太常太祝之屬學事下有守舉事也右尉卽兩尉之一表各官屬每言掌某事續志則或言掌或言主主解右尉蓋主解此器之尉猶表稱主爵中尉其官卽上林苑均輸辨銅之類是也省蓋同相省察漢器如大官壺元康斗竟甯建昭諸鐙末皆言省是其例又按文言高二尺今以建初尺度之

高二尺二寸弱則元延尺每尺又短建初尺一寸弱也

尉斗跋尾 前一篇乃沈西園先生作

文曰大和三年二月廿三日中尚方造銅慰人慰斗重卌四斤十二兩弟百六古以太和記年者二一爲曹魏明帝一爲後魏孝文帝皆有三年此字近漢隷定爲曹魏時物晉書職官志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尚方積古齋載永元鴈足鐙款識即有中尚方造之文蓋魏襲漢制晉又襲承魏制耳熨斗見帝王世紀及淮南許慎

注御覽服用部引通俗文火斗曰熨是此器由來已久北堂書鈔服飾部引晉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人蓋熨人所以安斗首作饕餮獸不知何以名爲人古熨慰二字通用此又省火作尉博古考古諸圖皆不載此器惟紹興内府古器評中有漢熨斗一條云或曰刁斗非也蓋伸帛之器云云然則當日内府所藏但有熨斗而無熨人故不見款識因有刁斗之疑耳器重今權一十九斤每秤漢器一斤率得今權七兩有奇魏去漢未遠其輕重宜與漢權等道光丁卯招搖指亥望後一日就李焜濤跋於恒山郡舍

說文火部尉从上案下也从𡰥又火以尉申繒也則尉斗其來已舊文本作尉別作熨其作慰者隋書李穆在并州奉熨斗於高祖曰願以熨安天下唐歐陽詹引說文曰尉畏也亦慰也从尸示寸 今說文挩此條 則尉亦有慰義故遂譌而爲慰或謂尉斗即鈷鉧 李時珍說 考玉篇鈷鉧小釜或謂尉斗即威斗漢書王莽傳威斗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製皆與此異慰人於書無

所考御覽引東宮舊事仍作金塗熨斗姑闕之以俟知者道光戊戌閏四月壬申朔書于實事求是齋

漢竟甯雁足鐙跋尾 爲六舟僧題

竟甯鐙舊爲青綠所掩譌傳作建安鐙儀徵師修積古齋鐘鼎款識時猶未見及故不之錄今爲六舟金石僧鍼剔甦印字字明嫿能使千百年之物朗若列眉誠吉金中一大快事也其文則何君子貞釋之詳矣按鐙爲古者祭器專名說文鐙錠也从金登聲儀禮宰右執鐙禮記祭

統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注鐙豆下跗也跗說文作柎訓闌足是鐙本有柎之稱吕靜韻集謂無足曰鐙有足曰錠非是何休公羊傳注云豆祭器名狀如鐙鐙亦豆屬也後人因其式制爲膏鐙猶冒鐙爲名與祭器之鐙原爲二物徐氏鍇乃引尒疋瓦桓謂之鐙注卽膏鐙楚辭所謂蘭膏明燭華鐙錯是以祭鐙爲膏鐙矣其實尒疋自主祭器言郭以膏鐙形狀略似禮器之鐙故以膏鐙釋之詩生民傳曰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登薦大羹（登說文作豋禮器也讀若鐙同是登鐙通用證）之箋云祭天用瓦豆陶器尚質也段氏謂瓦登亦唯用於祭天宗廟之器則范金爲之故其字从金說文以鐙次錠鏶之間其義可見若膏鐙之鐙不見於經賈公彦周禮司烜氏疏曰古者未有麻燭依慕容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蜜飴灌之若今蠟燭然然則古時用炬以人執之不用鐙（郭璞爾雅注曰古以人執燭後易之以鐙）說文苣束葦燒之是也祭鐙之鐙廣韻作瓹膏鐙之鐙廣韻作燈集韻鐙或从火作燈韻會燈本作鐙錠中置燭故謂之鐙因而凡置膏者亦謂之鐙祭鐙

膏鐙本一字後別以瓹代祭鐙以燈代膏鐙而鐙專爲馬鐙字瓹燈行而鐙之本義廢矣雁足鐙敘自宣帝摯以雁足益知鐙爲有柎猶略存禮器遺制傳于世者有黃龍鐙永始鐙建昭鐙永元鐙而建昭鐙載今陽平家畫一至三陽朔元年賜款識此鐙無之知彼以賜諸臣此爲宮中所用之器尤爲寶貴也

此銘惜未見何太史子貞考釋云何他日須全讀也通篇釋鐙字確瞻之至（弟爲弼注）

周軜末金飾辨

朱建卿四門近得周軜末金飾拓本據後漢書輿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雲虡文畫軜黃金塗五末大貴人等文軜金塗五末五末徐廣云末詳疑謂前一轅及衡端轂頭此器以周尺度之長六寸四分博五寸一分正面兩端各有鑿背面楕下有小乳每楕各三乳四楕共十二乳定爲軜末金飾余謂軜末之飾徐闕無從辨證此器當是較非五末之末說文較車騎上曲銅也器上曲下隋象耑字形以銅爲之所以安車騎上正合許氏曲銅之訓詩猗重較兮重較卿士

之車兩較上出軾者較較同在軾前人所倚者銘中三字建卿釋爲佋來馬余按疑到當是相車節三字古相多作畣車从兩人到向正人立車中之義象形兼會意也節从卬古卩通古者登車則有鸞和之音立視五巂式視馬尾必相車節然後不内顧不親指銘於較較在軾前得以常目瞻視亦參前倚衡之意也若是輈末周禮國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去人遠古人顧不過轂輈末不當有銘卽以爲招騋馬輈所駕不必一定之馬於招字又無義

書册已收篋笥無從查檢爰卽肊見所及俟高明商之

籀經堂鐘鼎攷釋跋尾終

清儀閣金石題識

蝶呂楊峴署

據清光緒二十年觀自得齋校刊本影印（節録）

吳札

坿嘉興吳璲僊廣文受福書

清儀閣題識得閣下極意捼羅厥功甚鉅委塡篆文格小眼昏殊未匀佣恐不堪逕付鋟氏卷二各紙無從著筆未能應命今一抖寄繳希詧之寫樣本弟亦坿校數處標於眉端未審當否其中恐尚有譌誤似當子細參詳也將來刻成能餉我一分爲所感盼

吳跋

金石之學有二曰攷訂曰品隲吾鄉叔未張先生之說金石也以品隲爲主攷訂亦閒及焉出其精鑒廣爲搜儲聲佣播海內而清儀閣之名遂與阮氏積古齋吳氏筠清館相頡頏矣顧自庚申兵燹以來不特閣毀而彝器碑版蕩焉無存卽先生手訂遺箸若金石奇緣金石文跋尾諸稾不知尚在人閒否也嚮覯李金瀾明經金石學錄曾采清儀閣集古款識攷迄亦未見其書葢名流箸述艱於流傳如此亂定後遠近好古之士網羅散佚偶獲先生遺墨往往誇示於人於是邑中鮑氏有金石屑槀本四會嚴氏有張解元所藏金石文字脫景本安石碎金時露寶氣然祇帷葢縢囊所遺儕諸斷爛朝報已耳近錢唐丁修甫孝廉得其外舅魏稼孫鹺尹所輯清儀閣題跋排比梓行未必卽先生手訂之舊而薈萃成編亦頗匪易吾友陳君桂廎留意鄉邦文獻垂三十年見而韙之猶慮其未備也復爲之旁甄博采凡遇朋好中有先生書蹟涉金石者半簡必錄益承魏輯之緜蕞而增幾培之惟去其論雜器及論書畫諸跋以歸畫一會石埭徐君子靜熹刊羣籍迺委之校付手民前年夏曾以繕正之前二卷郵眎余受而讀之竊意先生題記金石之文庶幾什得六七哉覈其體例雖與阮吳

二公之書少殊而於寶物之遷流墨拓之先後剖析尤詳要可茲垂不朽也獨惜鉛槧未畢陳君遽歸道山今徐君書來則已踵成其志屬綴數言以識崖略用是既爲先生幸復不禁重爲吾友慨已光緒二十年歲在甲午其春之月邑後學吳受福跋

清儀閣金石題識目錄

卷一

清儀閣金石題識卷一

嘉興陳其榮桂廎編輯
石埭徐士愷子靜校刊

商父母丁尊

商尊青綠在骨色澤黝潤葢經宋時磨蠟者文在底之側曰父母丁舊爲曹友恬叔所藏嘉慶丁丑十一月朔日余先觀於平湖錢子嘉齋中十二月廿日徐友蓉塘攜過竹田以番銀廿六餠尋之偕季壬戌於京都琉璃廠見重屋父丁尊其文亦在底之側余偕拓數本後爲初頤園大中丞以二十金購去葢尊之文或在腹底或

在底之側觶文或在腹或在底觚文則都在底之側余所見大氐肰也 壬午二月廿一日記

附識

母猶當也當主也言此器主祭父丁也徐同柏

商重屋父丁尊

重屋父丁尊文在器底之側嘉慶辛酉之冬余客京師從琉璃廠肆中偕至虎坊橋趙寓邸濡脫數本後歸初頤園大中丞肆中人云乾隆年間以百金購尋謂可利市三倍己未以後値不過十之二三今京城內外又値水災此中聲希味澹叓無人過而問矣 壬戌二月二十一日

其榮案李氏過孫金石學錄云未翁藏有商
尊一文曰冊斑作父乙寶尊彝未見題識

商立戈人癸尊

右商尊一王琴泉三兄得於吳門故家蓋即宣和博古
圖所載立戈人癸尊也以建初尺度之尺寸亦相符朱
碧古潤係經宋磨蠟後而又歷數收藏家忞翫拂拭故
光燄淩亂乃爾洵可寶也余夙耆金石古品足跡所至
先後得三代兩漢古器十餘種秦漢瓦甎錢印數十種
將合吾鄉沈竹窩葛枚陂葛見巖王子愚家蓬園諸藏
者爲里仁鄉金石文字今琴泉得此吉金中又增一珍
品矣

博古圖以是尊爲成湯孝享之器似尙未安琴泉云是
尊舊爲陸白齋先生所過眼鑒定者先生鉤稽精審今
琴泉將持墨本以正知先生必有確論抑余所友趙謙
士翁宜泉宋芝山何夢華趙晉齋吳芸甫朱椒堂家文
魚皆通材達識郵筒辨論疑義可析它日當幷寄琴泉
彙爲是尊一考耳 嘉慶癸亥正月望日

商⿰亻舁父甲爵

⿰亻舁舉也舉爵以祭也舁⿰亻舁同文知左是人不當釋子字
者吾家有⿰亻舁父癸爵文仳[illegible]⿰亻舁上亦有日字文仳[illegible]
丨日旁光氣與此正同也讀商周古文廣見而取證庶

少誤耳蓮卿大兄世好購於秀水文氏後山齋索爲識
之 道光十七年丁酉冬日

商子父己爵

商爵純漆無華色黝潤好事家所謂黑漆古者文在鋬
內字畫刻露外奄內闊[illegible]象子形脅脊指趾皆具尤
子孫象形文中所罕見者徐籀莊云是燕字葢古燕飲
之器嘉慶甲子三月十八日購於湖州潮音橋嚴合章
家其直番銀八餅 壬午二月廿一日

附識

燕字象籥口布翍枝尾形本燕亂字讀若燕歆之燕

燕安也樂也銘之爵者爵歆器也徐同柏

商守冊父己爵 高今工部營造尺五寸八分深
二寸六分口徑長五寸闊二寸三分重一十九
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鋬有銘曰[illegible]冊冊[illegible]己凡
四言

王旭樓少府原跋云鯤案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
識載是爵云據陳仲魚摹本編入葢未采其爲先君
語雨樓藏器耳阮氏云冊者君所錫命世世守之示
不忘也鯤案說文守从宀寸寸灋度也此銘守从又說
文又手也葢寓持守之意是爵四周刻雲雷文

商冊丁酉爵　高五寸八分深二寸九分口徑長四寸三分闊二寸二分重一十六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鋬內有銘曰冊・凡三言純緐

無文

爵文或在柱或在鋬內有甲乙字者咎人俱定爲商器余犇後曾尋七爵一曰贈儀徵阮師一曰與季勤弟一與讓木從子今清儀閣中尚存其四惟周爵字有數行而形方且高大踰於常者則僅尋其一商爵多而周爵少是不可解也右二爵旭樓先生世傳之器器文俱精眞堪藏弆郵筒題識德必有鄰矣道光三年四月五日書於郡中試寓

其榮案王旭樓少府居吳江之盛澤其尊人爲勺山上舍名楠收藏金石書畫墨刻甚富著有金石辨證話雨樓碑帖目錄

又案先生所云七爵自藏有商㷔父己爵弟季勤上舍藏有商日父癸爵喆嗣稚春解元藏有商畐父辛爵此載諸舊府志者塵尋其三以外無可攷見矣

商父戊觶

商觶高建初尺七寸有奇朱碧斑連光采奪目外雷回文極淺細文在腹曰子作父戊彝又龍形山形手執刀形蓋器極小而文極精他未有過於是者五月廿四日從海昌許喈音購得其値錢十八千壬午七月十一日

附識

龍寵也山宣也手執刀者禮王制云賜鈇鉞然後殺蓋卽寵宣之意徐同柏

商瑚字句兵

嘉慶庚辰二月廿四日自常熟回舟訪舊友陸直之繩於蘆墟東沽陸朗夫大中丞之丙舍直之出此見貽余報以銀四餅

程易疇通藝錄冶氏攷句兵戟屬司馬達夫所貽器積古齋據以箸錄爲周象形句兵者與此文同而器異蓋程所圖是有內者此則無內有銎以受柲與程所圖馬形立戈又兒癸子執旂止形弛弓形之二句兵制同文字奇古當覂在二句兵前卽不屬之有夏要是商初之器程云此周字與瑚通秦書八體中之大篆亾新六書中之奇字也

程所摹是一面而文少大此則兩面同文而不相穿透蓋當時鑄此款不止一器也此種文字絕無僅有當爲金款中太古之品壬午二月廿五日

周虢叔大棽鐘

周虢叔鐘鉦閒文四行四十字鼓左文六行五十字陽湖孫淵如觀察不知得於何時何地嘉慶丁丑秋海鹽質夫從子泉其甥沈龍門過冶城山館手自拓歸貽余

一本未幾孫歸吳山尊鼒吳掌教揚州梅華書院常陳設院中斌笠耕觀察艮思得之不果後歸兩淮鹺使阿克登布得白金一千二百兩阿既受替復送歸吳誌別吳殁後償歸張廣德銀號値如歸阿之數張又歸潤州某以上轉徙之迹杭州故友趙晉齋言之最詳道光辛卯春初蘇州鄭竹坡以銀二百餅從某買得是鐘二月九日偕陳茟汀徐蓉村來售於余値銀二百七十餅別酬徐十四餅是時每餅易大錢九百三十文

是鐘朱碧入骨極絢爛而極潤澤當由鑒藏家摩挲積久所致三月廿二日鄭以其架至高七尺廣三尺餘方

三寸餘紫檀木漆黝如桼是一二百年前物則鐘之出土旣久可知而前人卻未有箸錄者

號叔鐘傳世凡三今使相儀徵師所藏載入積古齋款識者文最完善剝蝕僅三四字汀州伊墨卿秉綬所藏者鉦閒四行蝕損過半字亦少弱此鐘蝕八九字阮師藏者最大重六十六斤此重六十一斤伊藏者更小

旹歲丙子九月安邑老友宋芝山來余齋云儀徵之號叔鐘舊時曾見於天津衞後歸杭州某姓其人遠出閩中賈之覓售於潘某潘語芝老爲何某攜入節署售銀二百兩何潘各得四十兩伊所藏者海昌故友陳受笙均在馬秋藥履泰陝西學使幕所以銀八兩買於西安肆中伊官揚州太守時得之貽以百金是鐘之質之文遜於阮而勝於伊其價値亦恰相當

古金有文字者鐘最難得余日驗鼎彝之屬數百於鐘僅見積古齋三器蘇米齋一器余藏古器亦將及百向惟一水字小鐘辛卯十二月十七日以五十金購吳門汪心農所藏之孔璋鐘有四十三字者至是獲此大鎛可謂厚幸

積古齋說是鐘極確鑿徐甥籀莊近又考釋數千言殆

無賸義余故不贅釋文字但詳其流傳之端緒云癸巳十二月四日

其榮案徐籀莊明經同柏爲叔未先生之甥能識古文奇字居同里閈先生每曻款識之難辨者屬其細意融會卽豁然通解著有從古堂鐘鼎款識學槀本四冊惜無人爲之栞行者又案是器於咸豐癸丑春爲海昌蔣生沐廣文光煦從張氏購去繼歸秀水金蘭生明府鴻保自經亂後聞爲歸安沈仲復中丞秉成購得之

周叔氏寶棽鐘 舊釋叔丁徐籀莊藏本

周叔丁寶棽鐘畢秋帆督部藏器旣箸錄後翁宜泉比部以六千錢得於官貨局中搜剔累日字畫盡露置酒邀余泉宋芝山陳仲魚陳雲伯陳瀫水共賞之各得墨

本一蓋辛酉冬杪事已巳春余再至京詣蘇米齋索觀令工拓數本此贈壽臧徐甥其一也今宏泉化去諸古物聞悉歸葉東卿搨致大不易矣是鐘文義奧古與阮儀徵師所藏虢叔鐘同爲眞正古文按阮虢叔鐘與陳受笙得於關中今歸伊墨卿太守者文字相同此與素方伯藏鐘司馬達甫藏鐘亦皆同文古人一文不僅一器此其證也余收集鐘鼎彝器文不下四百種而鐘文合新舊本止十數紙知古器中鐘最難得吾甥能識古文奇字此得寘諸古籀書簏可謂得一知己 甲戌三月三日

又 黃椒升藏本

叔下一字已損證以素方伯訥藏鐘當是氏字積古齋釋作丁字蓋宏泉初購是器亦題作叔丁耳 丙子閏六月廿九日

周舀鼎銘 吳侃叔攷釋本

是眞古文尙書是眞孔安國傳墨緣鴻寶希有奇珍雖易以義之眞蹟亦當視爲俗書 道光辛巳七月廿一日

舀鼎爲天下吉金中弟一重器弇山尙書身後籍產時曾未入於簿錄好事者懸金挍訪究無蹤迹流傳數墨本大率當時幕中客孫洪諸君子所爲有日減無日增宏鑒家奉爲至寶

周遂啟諆鼎

漢陽葉東卿臺郎志詵所得送置金山甘泉羅茗香士琳以三分周術又證以漢三統術推得焦山無專鼎九月既望甲戌爲周宣王十六秊九月之十七日此鼎成於十有三秊正月則又在前三秊也

周無專鼎

焦山古鼎得　國初諸老題記爲三百秊吉金中弟一有名之器乾隆丙午冬竹林里沈紀鴻姊壻歸自京都過江登海雲堂拓回二本分一以餉余齋中始有此一片姬周文字今所致商周秦漢之文不下千種然每讀是鼎銘輒神移不忍釋手年少宿耆經目最久卅餘年

舊友非新相知者所能移其眷戀也椒生此本蓋嘉慶改元之初文魚徵君屬門下士涉江所搨余從子讓木甥徐壽臧所藏皆是時物耳

周三家彝 爲方蓮卿司馬題

文曰昜丙曰趞𣏟休

小臣貝三朋臣三家對乃

休用作父丁尊彝

周三家彝𧮫讀其文未見其器枯坐竹田正在寂寂適郡中蓮卿大兄遣使見眎色質俱佳文字尤精妙無比眞鑒碻稽古物精靈若相感召追思四十秊前禾郡中

收貯子姬古金有文字者指僅一二屈今愛古朋輩相率購賞而彝齋主人又尋如此寶器獲驪龍頷下珠鄙人當避三舍已

是彝載相國阮師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蓮鄉世講購得之索余書其齋

周曶伯霰簠蓋

曶伯霰簠蓋甬東周小匡茂才世緒臧物海鹽質民從子手拓見貽質民云小匡之尊人遊秦中所得丁丑十二月十五日

小匡字壽蓀工塡詞其題質夫國山撊碑圖詞得北宋人法戊寅八月余偕質夫訪之武林試寓見其貌甚英爽不數月竟物故己卯冬日質夫攜是器過淸儀閣旋爲作緣歸長白斌笠耕觀察是器余先摩挲竟日今春二月過常熟糧儲署爲觀察跋識拓本復審視於壽金庵其文字小蝕上龍文垂首向下是蓋而非器無疑未審與積古齋所錄之本積古齋據趙晉齋所藏拓本摹入果即一器底蓋否也𠬝即段通叚段下趙本余淸儀閣亦有藏本泐一字積古齋誤摹作□遂有樂借爲樂之釋說頗核而其實非也此𠬝不文甚明晰當即假丕二字彊字趙本不全皇下文上此較趙本少一且字庚辰四月十一日

周齊侯罍釋文

齊侯罍爲器樂器其攷从考陳氏修備部樂齊侯爲之考成齊侯命扶从夫手杕从大木扶杕大夫名往从罟匿之變賚从邑假作賚往請賚于天子重其事也宗伯聽命于天子曰謩謀也則反文爾謩余不其事無作女古文母毋無通受言爾爲陳氏謀則爾謀之是矣然余不事其事爾亦無有所受故命爾也爾遄速也弁冕御爾其躋受奉以上天子命辭齊侯拜嘉命于天子用璧二玉佩作備二于大舞紹作紹韶本字誓于大司作詞與紹字相涉命用璧兩壺八鼎于南宮疋讀若囪疏之疏用璧二佩玉二韶亦作紹鼓鐘躋以上齊侯受天子命有事于司命南宮也桓子陳桓子洹桓假借字孟姜器其攷省作丂見都邑天子之邑上文云往賚也堇陳子彊名桓子之子堇古文堇夏舞大舞用旅爾大樂韶樂用鑄爾養羕讀爲養鈃用御天子之吏謂齊侯對上文天子言桓子孟姜器其攷見都邑堇夏舞用旅爾大樂用鑄爾養鈃用御天子之吏以上陳子彊告桓子廟重疊其文如樂之有成也桓□□子孟二字蝕姜用乞嘉命用祈眉壽萬年無彊用御爾事以上陳子彊自禱之辭

道光二十二年癸卯夏承儀徵相國阮夫子命謹釋是文

周頌壺

古尊彝之屬器蓋皆有文者字體有異而語句則無異所以志器蓋之相符不至離異牽合此見古人用心之密從無一器著兩段語句相同之文而蓋上反無文也

曝書亭集載王太僕益朋家所藏頌壺項腹皆有銘云云今朱檢討之遺拓二篇及手跋眞墨具在吾家當是一爲器文一爲蓋文竹翁竝未目驗不過據墨拓箸錄之耳是壺久無蹤迹莫君遠湖遊山陰得之項口周遭僅存數寸而百五十文字完具據文在項外當是蓋之四周必高數寸器之文仍不外露也莫君足迹甚廣是壺之蓋安知不尙在人閒珀芥磁針行有遇合則竹老項腹有銘一語之疏亦從可訂正云

周散氏槃 徐籀莊藏本

周散氏槃銘分三節凡三百五十七字康熙時廣陵徐

約齋以萬金購於歙州程氏徐繼歸洪氏嘉慶十四年鹺使某貢入

天府墨本在人閒者日少而覆鑄髣鐫不止一本此是原器精拓可珍也考釋是槃者舊有黃松石方南塘吳山夫樊明徵孔潢谷俞楚江汪稚川江秋史王蘭泉孫淵如吳西林諸家今兩粵制軍儀徵阮師説載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尤爲精當籀臧徐甥能識古文奇字於此器亦有攷證其速輯成書以爲耆古者助可耳 癸未十二月十八日

周史頌盤

司能任嘉興縣志卷三十四史頌盤銘史頌作般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篆文十四字今藏新行里王氏李金瀾廣文遇孫金石學錄卷四王幾藏有周史頌盤幾卽子愚上舍也朱椒堂漕帥爲子愚之子諏齋上舍錫壽作寶盤齋扁并跋王心畊上舍福田有寶盤齋蘇詩刻石子愚諏齋相繼物故盤爲余所獲頌字盤字爲靑綠所淤受之姪辛凟以醯洗刷多徧文盡顯徐籀莊明經㮚同柏釋曰頌作龔叔龔姬敦是方爲史時頌德蘇蘇儐寵作敦是既爲史時頌作盤在爲史後甚碻 案先生於丁酉十二月有跋云周史頌盤海鹽汪氏售歸吾里王氏當積古齋收輯款識之時此器祕不肯出故未入錄

又戊戌三月一日題何夙明藏本云此與頌爲龔叔龔姒所作之敦頌得蘇蘇賓龍而作之敦同爲一人之器去冬歸余余名軒曰三頌茲因是跋稍詳存此一則

周史頌敦

嘉慶癸酉四月廿七日文魚徵君來信竝史頌敦文二紙此文係郭璟燕拓本與積古齋文同器異 來書作師酉敦誤

右史頌敦十五行百五十字山西安邑老友宋芝山學正葆湻贈本芝山云此敦余得之揚州惜失其蓋古人爵尊鼎罍莫不有蓋全者鮮矣後歸曲阜顏運生今在孫淵如處 嘉慶丙子七月二日

周子仲敦

嘉慶壬申十月購於嘉興何曉山家何係仲謀明府之弟同其兄官於秦中所得者失其蓋其值番銀六枚（癸酉八月四日）

兮仲敦蓋

文云兮仲作寶敔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兮通傒通猗錢氏坫釋作平

兮仲敔蓋何仲謀振權官秦中時其弟曉山帶回者嘉慶壬申九月余以番銀六餅易得錢獻之於秦中得兮仲敔其蓋作孫孫永寶用積古齋摹其文以蓋銘爲譌余疑或子旁青緑所掩摹者未審得此足以正矣（癸酉九月廿三日）

追敦銘

追敦銘五十九字積古齋據陳秋堂豫鍾本采錄不詳其爲器爲蓋也癸卯季冬十三日余買得追敦之蓋係長洲曹秋舫吉金圖中物文字精深雄湛視此遠勝（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六月廿八日）

吳彝（阮錄標作吳彝）

上海趙謙士太常秉沖所藏不知何器之蓋形方兩旁直而下奄如磬折外皆作雲雷回文觚棱四出與吾家諸女方爵等色淡黃間有青綠繡鏽入骨文在內一百

有二筲歲辛酉壬戌余館其虎坊橋邸寓摹拓數本次年癸亥初夏儀徵阮芸臺師索余所拓錄入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誤鈹二點□下脫一字□誤作□（此字阮摹不誤）□誤作□遂誤釋作叅□誤作□鈹左中一小横□誤作□□誤作□止是世字从卅猶曶鼎□秭□秭□秭今誤作止遂誤釋作之也太常云筲以白金十兩買得近聞在諸城劉吉甫處（道光十年庚寅七月四日）

周劍搨本

北平孫少宰所藏周劍竹垞稼堂諸老采釋未碻吳兎牀山人與吳侃叔明經釋作吳季子之子逞永用劍寔爲突過前人明經名東發澉浦鐵匠村人

秦度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一灋度衡石丈尺此即度也全文四十字載顏氏家訓歐陽集古錄董廣川書跋（道光二十年庚子七月廿三日）

漢元康鐖斗

鐖斗海鹽家文魚徵士燕昌物金石契圖其形并釋曰元康元年考工=賢友繕作府嗇夫建護萬年股長當時主令長平右丞義省重一斤十四兩攷漢宣帝晉惠

帝皆以元康紀號此當是漢制翁氏兩漢金石記云股是縣字漢書地里志曰左馮翊萬年縣高帝置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戸以上爲令減萬戸爲長皆有丞尉又云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此建當時平義皆人名上一人云繕作者工之職下四人摠言省者官所司也

積古齋止據金石契摹本編入丞上脫右字蓋是器眞本近已不可得矣金石契初刻摹文脫右字釋文有右字第二刻則幷釋文亦脫右字阮刻款識時張未刻弟二本也 道光七年丁亥十一月十七日

石經閣金石跋文

金甬珍題

據清光緒十二年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本影印（節録）

石經閣金石跋文

槐廬叢書

嘉興馮登府雲伯著　吳縣朱記榮校刊

商丁父尊跋

銘云子兆父商彥貝三朋用乍丁父尊彝爲劉燕庭水部喜海所贈拓本釋之曰留从兆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於留周人有留子嗟留子國見王風邱中有麻詩毛傳後爲劉康公劉文公食采于此子留當卽子嗟之裔周有留君簠此其類也小臣繼彝錫貝五朋遽伯睘彝用貝十朋又三朋三家彝貝三朋此器乍貝彝並同江侍御德量曰銘用貝此碑陰記出錢之祖余考鐘鼎文有書賜貝者重君所賜也但書貝者非君錫之也商彥者人名子留以商彥貝乍器也

邢尗鐘跋

銘文在鉦四行行八字文曰邢尗母曰髀叔文祖皇考對揚乃德㝵屯用魯永終于吉母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三十二字又文在左鼓十字惟和秉錫母魯㽞長七字可辨積古齋據趙晉齋脫本無此十字亦疑詞意未畢乍是用字阮氏釋爲祚失之此器今爲劉吉甫太守所藏以拓本詒余因記

周虢叔大林鐘跋

右虢叔大林鐘以慮俿尺度之欒高一尺七寸鼓相距一尺八寸三分舞高六寸五分鉦高八寸三分旋蟲高六寸五分與阮芸臺宮保所藏銘詞無異特器略輕銑有鳧形爲稍殊耳鳧取周官鳧氏爲鐘之義景王始鑄大林虢亡已久不應有此叀惠字虢姜敦正乍此字惠疑嗣之省陳均釋作勿未確旅諸家多訓作衆攷鐘鼎文每稱旅亦假作魯字秦和鐘以受毛魯多釐董逌曰魯古文旅書序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史記作魯天子之命漢有旅鼎卽魯鼎是也此鐘下文云魯休則旅當是虢叔名也荆法之荆从井刑剄之刑从开𢦏卽儀型字帥率之假字聘禮帥大夫注古文帥作率覲禮注今文帥爲率敢嗣帥型卽所謂儀式型文王之典也屯純之省虢姜敦屯佑通彔霝和鐘屯魯多釐皆是攸修之省凡鐘皆以和名所謂垂之和鐘是也江氏沅釋爲和較之和鑿矣此鐘得見於墨卿太守令子念曾處因手拓一通以冠閩中金石之首

周戎都鼎跋

鼎亦叔未所藏釋文云戎都乍旅鼎用匄偁魯祉用妥䏍彔用乍文考宮伯寶尊彝積古齋釋云戎都乍器者氏與名都一釋乍諸說文云祉以豚祠司命从示比聲漢律曰祠祉司命此从从从示者比从二人北亦从二人特形有向背之異史記天官書隋北端兌之北漢天文志作比二文每以形似通假爲祉字無疑偁舉也偁魯祉猶言舉吉祭也妥古綏字余案埶或字下从土齊

侯鏄鐘有或字即國字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从一一守地也从土是後人所加即國字之省亦即域字有字詳見余三家詩攷沓卣文作米說文古文沓作𢾁即番字亦之鄱潘字路史虞氏後有沓國字从米从田此从口者省漢縣屬魯國沓即鼎下云魯宗正合𠷎即𠷎之變番屬魯故偁魯宗文考也旅鼎亦作魯鼎古魯旅通字泰和鐘以受毛魯多釐董逌曰魯古文旅

周遣小子敦跋

積古齋有此器釋云遣小子䵼以其友作招男王姬䵼鼎云小子父在之偁䵼其名以與也與其僚友為招男王姬之器蓋招男之配遣氏招國經傳無徵或釋作召

然召於周為同姓不當取王姬䵼从末汻簡古末字之𣎳此之五省文也余案敦文𠤎化字即貨字虞書懋遷有無化居即貨居呂刑惟貨惟來古文作惟化可證以其貨之尊彝者鐘鼎文每言王錫金百寽錫貝五朋用作寶彝即此義也若云以其友則不辭矣招敦文𢀖已酉戌命彝之𣪊招父丁𣪘作𣪘晉姜鼎作𢀖

周瞿癸敦跋

敦為長白斌太僕艮得之津門市有蓋無器自來金石家所未錄其文曰唯十有二年三月既望霸丁亥王在寒㑴宮王呼吳師召大錫趞瞿癸里王命善夫㚖曰趞朋癸曰余既錫爾乃里朋癸賓㚖章帛束朋癸令㚖曰天子余弗敢𦧇事以朋癸稽首大沪里大賓賓㚖龍章眾兩賓朋癸龍章帛束再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之朕皇考烈伯父尊敦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古文奇逸都百十六言余按趞字趣馬也詩十月之交蹶惟趣馬萬惟師氏仲允膳夫竝王之近臣善夫即膳夫趣馬只稱趣者如師遽敦師氏但曰師頌敦冢宰但曰宰允簋牧人虞人但曰虞牧也朋癸臣名商有瞿父鼎瞿祖丁卣字竝作𥃩朋癸殆其氏族以癸名者當是商末周初之人里者錫之地也沪即錫字吳師即虞師𦧇事即債事竝古通假兩賓善夫吳師也

周吳彝跋

彝為趙謙士侍郎所藏劉燕庭水部拓以見餉共百三字積古齋釋之詳矣惟吳當作虞古吳虞通字文王之子也桼疑杢字桼車彤車也官冕字說文之冕牧敦寅簋竝有冕字一之𠀠一之𠀠正同故與東裏同列甬周官鳧氏舞上謂之甬集古錄有谷口銅甬

周牽伯尊敦跋

敦為張解元廷濟所藏蓋失張釋文云唯十月初吉甲戌惠作朕文考牽伯尊敦惠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案阮宮保元積古齋本牽釋作允考盄和鐘有𤔲字正作𤔲釋為牽非矣

退菴金石書畫跋

梁章鉅

據清道光二十五年自刻本影印（節録）

退菴金石書畫跋卷第一

福州梁章鉅撰

商子孫父爵

余撫廣西之四年爲道光己亥小除日安平判官余應松以銅爵一具來獻形製渾朴古澤斑然非近器所有以今尺量之通高六寸五分口寬二寸二分腹深三寸容五合前後流相距五寸耳高一寸五分足高二寸二分鋬高一寸五分腰有素帶環焉以今量度之重一斤又六兩余一見卽定爲商爵按之宣和博古圖所載商爵凡三十器有銘者二十四無銘者六形製皆與此相仿此器鋬內有子孫父三字商人類以子孫父銘其器如子孫父丁冉子孫父癸冉子孫父癸卣子孫父乙卣皆見薛尚功鐘鼎款識而儀徵阮宮保師藏有子孫父癸匜趙晉齋魏藏有子孫父癸盤江秋史德量藏有子孫父庚角皆與古合據薛氏釋爲子與孫同爲其父作器其丁癸乙庚等字則皆商君之號此爵不及號者蓋子冉父子冉之例亦見薛氏款識又通器無雷紋及他飾惟鋬首作饕餮形益徵商制之素朴若周器則不如是矣博古圖所載二十四爵皆商器銘

字自一字至五字而止此銘亦僅三字商人尚質故文字亦簡字作禾穗形商器大都類此唐唐元度謂湯時仙人務光製倒薤篆皆嘉禾秀穎之狀此銘字正可相證紹興古器評有商禾已冎銘字作禾形謂禾有養人之實當以是爲義博古圖有商父庚觚銘字亦作秀實形葢書法未備篆籀未分之際故商器多取物形若周器又不如是矣此物皮骨董肆者月餘日物主不識而廉其值過客識者欲愈廉得之遂展轉歸余亦金石緣也因畧爲審訂而以詩約觀者和焉

附拙詩

桂林肆中有銅爵物主但擬金叵羅我初聞之心已動或是古物堪摩挲余生好事購用獻藉此欲以詩相磨絜量高深辨跟肘定爲商製非依阿高六寸強腹三寸長脅隻耳平不頗雙柱齊張挺瘦菌三趾下鋭森蒲荷鋈首饕形裡有字曰子孫父餘無佗子孫合作乃父器薛尚功釋當無訛務光仙人製倒薤恰當景亳藁干戈是時六書尚未造但取濯濯秀嘉禾貪天之功我滋愧四年屢聽綏豐歌川嶽効珍應候出願卜玉燭長調和

蠻荒競尚新息鼓頻煩鉿閣聯聲哦賞奇更前千百載如此至寶藏豈多韓甸積古齋中所未備詎論朱趙秦錢何近時撰訂古彝器款識之書以阮氏積古齋爲最富而朱爲弼趙魏秦恩復錢坫何元錫諸家次之政餘且吟且詁訂漫比胡穆挑東坡

南伯彝

此器得自常熟故家由蔣伯生邑侯因培物色而來以慮俿尺度之高五寸徑寬九寸厚三分有餘橫腰作雷回文兩耳作饕形銘在腹裡凡三行三十字文云唯三月初吉丁亥庚作文考南伯寶彝之子子孫孫其永刑寶按庚人名南國名南伯以國為氏者蓋周大夫也莊子有南伯子葵豈其苗裔歟之字見吳鼎其文云其之子孫永寶用之此也言此子子孫孫永寶也井古文刑字刑法也言寶此法器也程春海侍郎恩澤曰此彝銘與積古齋所錄康鼎畧似惟彼缺此省耳康鼎末作奠井二字釋者以為康人名奠即鄭井即邢蓋鄭國守邢邑大夫也豈此器亦康所作乎則庚當為康字刑當為邢字矣

伯彝

右器以慮俿尺度之高四寸深二寸五分腹徑五寸兩耳有珥銘在腹裡云伯作彝謹按 西清古鑑中有此器曲阜文廟有乾隆年間
欽頒內府周器十事中有伯彝一器銘云伯作彝用人永六字彝字闕其上半人上似亦有闕
聖製考釋云周禮六彝注彝亦尊也以其同是酒器但盛鬱鬯與酒不同故異其名茲其銘曰伯作考博古圖有周伯英彝叔彝皆以為名茲器亦其類顧周制伯為五等之爵又為伯仲之次則亦未可概定為名也此器銘衹三字嘉慶年間得自都城琉璃廠肆拜石讀畫齋中歙縣金蘭移郎中為余評估值僅四金物主吳南薌自負博雅而不識此物源流但以古香爐論價故廉其值耳阮宮保師積古齋款識中有伯彝銘曰伯作彝與此器款式正同吾師稱器在平湖據搨本摹入殆即此物也

鄭姜簠

按周禮舍人共簠簋注方曰簠又儀禮公食大夫進稻粱者以簠禮家以簠爲刻木爲之外方而內圓說文云簠黍稷圜器也考驗諸器知簠多方而有圓者簋多圓而有方者許鄭之說可並存也古簠簋多用木亦有用瓦用土者二字並从竹故後世亦或編竹爲之然銅製爲多非銅亦何由傳留至今也此器中惟酉姜二字甚明酉爲鄭之省文與阮氏積古齋所定太師虘邢叔鐘同義姜字蓋作器者之名下二字似係作簠二字而不甚可辨形製古樸其爲周器無疑薛氏款識收周簠十一阮氏積古齋收周簠九亦云富矣而不及此可見金石顯晦各有其時吾齋獲此非偶爾矣此蔣伯生家舊藏物云得自桂未谷未谷又得自曲阜顏氏者

⿱宄口伯卣蓋

此器見積古齋鐘鼎款識題作門犮卣蓋釋云右門犮卣蓋銘八字據朱右甫手搨本摹入周有下門子宋有門尹般此門氏未知何屬犮字⿱宄口字字書所無按門犮二字相連或一字或二字似尚待考積古齋所藏師酉敦有宄字蕭山王宗炎釋云宄字从門从口从九口者國邑也九鬼古通用商時有鬼侯國與侃叔則云宄古宄字古宄軌通从口者古文以口爲規故以爲聲義宄古亦作弃肙鼎云弃伯弃法也與宄姬同義仲𠭁父敦云皇考辟伯王母辟姬義亦同辟辟軌並法也今考古文宄作⿱宄女亦作窓以前二器徵之似宄字之九可上可下此器九在上口在下當亦是宄字其作重口則古文重文者甚夥如宜作⿱宀多宣作亶之類又宄既與軌通則軌字之車古文亦作疊車亦是一證此器由姜小枚皋物色而來其釋文亦姜所擬也

晉義母匜

此匜見薛氏款識銘在其腹朱桐生於吳中元妙觀得之以歸余銘云仲姞義母作旅匜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凡三行十字薛氏釋曰博古録云國語晉公子重耳過秦秦穆公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韋昭以嫡入於室媵御奉匜盥是器銘曰仲姞義母作旅匜者蓋晉文公重耳娶齊女姜爲正嫡次杜祁次偪姞次季隗然杜祁以姞生襄公故巽而上之居第二是爲仲姞以隗在狄所娶故巽而已次之是爲季隗而祁自居第四昔趙孟

嘗曰母義子愛足以威民則義母者杜祁也禮曰銘者自名以顯揚其先祖之美則所謂仲姞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按據此是仲姞爲義母作此器故仲姞自名而以杜祁爲義母旅者陳也蓋不一匜也

東洲艸堂金石跋鈔五卷

據一九一六年西泠印社聚珍版輯東洲草堂文鈔本影印（節録）

東洲艸堂金石跋目錄

吳隱編次

卷一

卷二

東洲艸堂金石跋卷一

道州 何紹基 子貞

跋阮相國藏齊侯罍文拓本

說文讄禱也絫功德以求福也誄諡也按讄誄古通用絫功德以求福與絫其行事以作諡其義一也許氏於讄字下引論語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今論語正作誄是一字矣自王后國君夫人有諡大夫妻不得有諡則亦不得有讄矣此云齊侯女讄者特爲表異也齊侯爲喪其□喪字从㗊从犬从亡無可疑者惟𢀜字不可識其爲姑爲姊其左佀㐭其右又佀古

字難以言之葢卽指孟姜孟姜陳桓子無宇之妻也齊侯有孟姜之喪然禮諸侯絶期齊侯於孟姜不當有服以其夫與子相繼執國命君不能不爲之服也曰命大子□□告□宗伯聽命於天子者重喪服且陳氏固欲得請於天子也曰期則爾期余不其朿者言爾欲服期則服之余不汝違也女受□歸□□者女謂使人曰爾𤅊受御者爾指齊侯令其齊衰受御也裳下緝曰齊禮喪服疏衰裳齊說文作齍此作𤅊從止正裳下緝之義𤅊受御者謂期服也齊侯拜嘉命於天子者得服期何爲嘉命陳氏則宜以爲嘉命

也因而大舞鼓鍾皆得請也璧玉玉之善者備玉者備之言服古備服通玉可佩服者也此備下脫玉字司于大舞司誓于大司命者大舞大司命皆天子官言受職司於大舞者請得賜樂受誓戒於大司命者請得賜命也大舞司命周禮易其名耳用璧兩壺八鼎于南宮者齊侯祭桓子孟姜也子用璧二備玉二司鼓鍾一肆者桓子之子祭其家廟也齊侯既𤅊桓子孟姜喪其人民都邑堇□者言君爲臣喪服齊衰期則人民都邑益彊盛也舞用從爾大樂卽所請於大舞者也用鑄爾羞銅卽請於大司命者也羞銅二

字脫失不可識用御天子之事直㠯陳氏爲王臣矣桓子孟姜用乞嘉命用匄眉壽萬年無彊用御爾事者爲陳氏頌禱無窮之詞也陳桓子無宇蓋先卒此齊侯自爲孟姜服期而云齊侯既𤅊桓子孟姜喪者恃權怙寵之詞也此齊侯蓋景公景公之時陳桓子無宇已卒陳僖子乞事景公得齊衆心宗族日彊景公不能制詳見左氏傳及晏子春秋此器之作亦無忌憚之甚矣悼公之立簡公之弒端見於此余昔釋器爲喪字龔定庵謂古無因喪而受嘉命者亦無以喪祭而匄眉壽者豈知陳氏正因齊侯服孟姜之喪

而後言其貴盛奚問禮之吉凶哉因孟姜而作是器器歸陳氏不得復屬之齊侯亦不得竟屬陳氏余因定爲齊孟姜壺舟行搖兀作此釋文攷訂一豁從前紛蔽使許印林陳頌南徐問蘧曹秋舫吳子苾諸君見之當同稱一快也壬寅六月二十六日邳州閘次

阮相國藏齊侯罍文堇字攷 二則

許書洹字下云水在齊魯閒此叚爲桓字如檻泉亦作濫泉朽亦作污泭亦作桴之例耳堇下一字相國師定爲夏字精確之至然則堇一字爲人名如陳君說子上是支字竊意支子堇卽武子彊也按許書堇黏土也从黃省从土古文堇从黃不省因黏土故从土則从黃爲从其聲矣內則塗之以謹塗鄭注謹當爲墐也墐塗塗有穰草也墐卽堇字鄭讀必與穰爲疊韻則是堇字古音正與彊同字本从黃从土黃本从田彊字亦从田从土形近音似得相通叚此銘从古文作堇卽彊字也巨斤切之音於古籍無徵蓋起於後世矣又許書畺下出彊云或从土彊聲按彊从弓畺聲則畺是或體不得轉从彊聲當是从土作壃俗誤爲疆耳武子之名蓋本作堇通作壃俗作疆或竟壃字移土於下作畺里因形聲皆似

堇而誤作畺轉誤作疆未可知也金石文字往往足訂六書經史之譌敢坿肊見請正戊戌夏

按左傳昭二十六年冉豎射陳武子以告平子平子曰必子彊也杜注子彊武子字夫名堇而字子彊音義皆相近史記田敬仲世家作武子開按開从幵聲古音又與巨斤切之音同部是武子名堇亦名開而字子彊也或作武子疆者誤字爲名又誤彊爲疆耳又齊世家索隱引世本陳桓子無宇產子亹亹產子獻獻生鞅是陳桓子之子開與乞之外尚有子亹也惟云子亹子獻而下第云鞅疑亹獻亦是名非字子字連上讀

又按魏文侯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此器有天子之事云云竊意田太公始爲諸侯告於桓子孟姜之廟奉天子之命而作是器也惟太公名和不名曶姑記之以俟有會通其說者

跋積古齋藏王復齋款識摹本

按弟一鍾首一字似魏字下從土猶從山之意弟三字似擊字右殳字甚明右上作畐下作ヨ古又手一也右欒末上似舞字（□似半字 □似舞字）上半 𠕁 之省下半

亾之變古觅字下从亾也季娟鼎疑當作季鼎尊□字合於□爲□字古揚字作□之省上云錫鼎馬兩故作季鼎寶尊彝一器兩□字不得前以爲貝後以爲員合女爲□也楚公鐘自左而右弟一行□是甲申字楚公下一字□似旅字按旅古文□□說文小篆作□从㫃从从从旌旗之斿㫃蹇之皃此上作□正象旌旗㫃蹇下則古文□之省也弟二行□吳靁是器之名□卽戠立戈在上□古文克或作□此其省也弟三行□似仲字楚公之字公下□卽旅字斷非

狂字也弟四行□疑卽不亾字按旅者莊王名莊王滅舒蓼盟吳越而還見左傳宣公八年據經文事在六月其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杜氏云月三十日食然則八月朔爲乙丑二十日爲甲申此云八月甲申正八月二十日也卽此作鍾之日因始盟吳故器名吳靁凡器有雷雲者皆可稱靁也戠克云者蓋卽滅舒蓼事稱楚公者或自問鼎後暫去王號如熊渠畏厲王亦暫去王號也是爲楚莊王鍾似無疑義矣孫淵如觀察所藏敏敦亦記楚王平吳是其類父已鬲首行□是戎字左略象立戈形丨仲偁父鼎□是乃字下師艅鼎正證也

儀徵相國師出示此册卽所見記請誨定他日並乞將宋拓原册賜觀不勝冀幸時丁酉小雪日

秦公䡅鍾文攷爲程蘭川作

自程氏瑶田見是鍾於河間紀氏定爲周公䡅鍾爲之釋文攷訂且據以攷皃氏爲鍾之制文載通藝錄中阮太傅師據拓本載入積古齋鍾鼎款識釋文皆從程氏惟乙亥誤作丁亥易鐐爲錯易釁爲鑄易悌爲愗易佞爲彖錯字鑄字愗字皆當从阮佞彖則皆誤也程蘭川兄見示初拓本有桂氏未谷江氏秋史孫氏淵如題記桂氏既手錄程氏釋文而訂之曰□

非䡅字□非擇字□非龔字錯非鐐字江氏釋□爲邾定爲邾悼公䡅之器謂畏威義複改釋□爲畏義同肅訂□字爲愗訂□字爲墜又引莊氏述祖云古文龍从□象形或加彡象鬣此□上有□蓋象角孫氏改釋□爲聖字不知从耳从心之聽字已見於汗簡也桂氏自謂附程氏諍友之末江氏又云附未谷諍友之末余生也晚若程氏莊氏桂氏江氏孫氏皆不及爲之諍矣昔過揚州見阮師而質之曰此秦武公鍾也厥左證在秦本紀阮師深然之且曰盍作一翔實文字糾吾積古齋之誤乎余

唯唯退因循積年未著於篇今見此精拓請申繹其說曰首曰惟王正月初吉乙亥者武公卽位在周桓王二十五年二年爲莊王之元年十七年爲釐王之元年此所稱王不知於桓釐二王何所係列國器罕繫王月者若楚曾侯鍾云惟王五十有六年且直稱惠王紀年矣獨此器書王正月者秦自非子以圭馬爲附庸封秦厥後西戎反王室秦仲誅之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襄公救之平王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之平王封爲諸侯賜以岐以西之地至文公收周餘民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周太史儋曰周故與

秦國合而別其書王正月與魯史同意宜也[秦]字爲秦字無疑从半从臼从禾甚瞭上从艸者與古文从[艸]同意也武公之名不見於史記本紀年表及世本幸得此器著其名矣罼其吉金叚罼爲擇者艸象兩手與一手字得通用也玄鏐者爾雅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說文璗下云金之美者與玉同色況鏐更其美者乎禹貢鏐作璆蓋與璗同義璆爲梁州之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地與雍州連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宜得此美金矣韋昭郭璞皆以鏐爲紫磨金此云玄鏐玄紫色近也說文錯金涂也

玄鏐爲質赤金涂之謂之赤錯也用鑄乃龢鍾知是鑄非鬻者汪氏鍾鼎字源於鬻下重文出[鑄]字而鑄字重文有[鑄]字[鑄]蓋[鑄]之渻矣字典皿部盨字注云字彙補與鬻同見石經所謂石經不審何指未可據也呂乍其皇祖皇考者乍卽胙字說文胙祭福肉也儀禮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此得以孝孫胙其皇祖皇考者戒且慶之詞也秦文公四十八年太子卒賜謚竫公竫公之長子爲太子五十年文公卒竫公子立是爲甯公立十二年卒長男武公爲太子此皇考卽甯公皇祖蓋竫公而上

及文公也竫公雖得謚而未爲君固當祖文公矣甯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立出子出子立六年三父等復賊殺出子立故太子武公武公三年誅三父等此云余畏龔威忌者畏字有德公鍾可證龔字渻作龏非叚龏也威忌者威壘弗忌也皆二名舉一如左傳晉重檀弓言在不稱徵之例三父蓋宗族故諱之畏龔威忌有戒於前事也居華下三年始誅威忌等其謀深矣故云爾也江氏改釋周字爲邾又云畏威意複可謂善疑惜未一檢秦本紀也惄穆不弔於乃身[弔]字於弔字爲近爾雅惄思也穆穆

敬也惄穆猶怵惕惟天不弔儆懼之至也鑄其龢鍾
以卹其祭祀盟祀祭祀正祀也盟祀盟詛之祀也春
秋尚盟誓秦楚尤重之觀呂相絶秦書及秦詛楚文
可知言卹者仍戒懼之詞也以樂大夫以安士庶子
按秦風車鄰箋云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
樂也駟鐵公之媚子傳曰能以道媚於上下者箋云
謂使君臣和合言襄公親賢也黄鳥序云國人刺穆
公以人從死也晨風序云康公始棄其賢臣權輿序
云刺康公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無終也秦風
十篇皆言君臣之際其君臣同心教俗自然故一鍾

之銘不忘大夫士庶子也眘爲之聽者國語單穆公
曰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閒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
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故聖人愼之又曰
聽和則聰伶州鳩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
此愼爲之聽之義也元器其舊武公本以太子廢復
立誅亂得守故物故云然也哉公眉壽哉古通載通
茲通自此音義當如自哉自皆有始義伊訓朕哉自
亳哉自字連用則自爲語詞此哉字獨用則兼自字
義哉公眉壽者使君壽考之意也秦邦是保以下幸
且美之詞舊壽保爲韻若以哉字連上句則公眉壽

三字爲不文也阮師藏周公望鍾嘗賜拓本余細繹
之蓋武公之弟德公之鍾也其文曰惟王九月初吉
辰在乙亥秦公□（此字不可辨然非望字）羼乃吉金玄鏐□丑
自作龢鍾曰余畀（此字直作畀與前鍾異）龏威忌盄辪龢鍾二
鍺台□□吕□大夫吕□諸士至于萬年分器是寺
阮釋亦誤秦爲周玄鏐下作昔呂未確吕其屯於龢
乍天七字亦未確也按武公卒德公立元年初居雍
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立二年卒其元年當
周釐王之五年二年當惠王之元年惟王九月不審
何屬亦云畀龏威忌者親見威忌等弑立之旣故此

語與武公鍾同然事隔已遠故戒詞不甚也分器是
寺寺卽時字蓋祠鄜畤時所作卽以是器分置焉非
初封之分器也武公云元器其舊可作初封分器解
矣兩鍾相證厥義益審矣日辰皆乙亥者少牢饋食
禮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鄭注引禘於太
廟禮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則
苟有亥焉可也賈疏引月令云乃擇元辰注云元辰
蓋郊後之吉亥也陰陽式法亥爲天倉祭祀所以求
福宜稼於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用餘辰鍾鼎日
辰多用亥蓋同斯恉也

攷工記鳧氏爲鍾若欒銑于鼓鉦舞甬衡旋幹篆枚景隧諸名釋者詳矣惟銑閒篆閒鼓閒之說注疏家皆未了了戴東原氏攷工圖亦視閒字爲贅文至程氏自立圖說而兩銑之閒兩鉦之閒兩鼓之閒始有的解其言云鍾口空無物可指以寫其縱橫大小之徑於是指其兩銑之下端與其兩鼓之下端而命之曰銑閒鼓閒此實得古聖賢立言之妙至謂此鍾銑十銑閒八鼓閒六舞脩六皆與鳧氏合惟鳧氏鉦八以銑十除之其二當鼓與于共也今則鉦與鼓共八于之空處專得二微有異耳按古人制器之灋本不能齊同況此秦鍾非周鍾焉得概以鳧氏法繩之乎程氏又云凡器有內外則銘在內有底則銘在底此銘當爲鍾之後一面也按鳧氏于上之攠謂之隧注云攠所擊之處攠敝也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佀乎隧鳧氏又云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注云厚鍾厚按鍾既橢圜明有兩面所擊處必正面也近所見鍾銘拓本於上靁紋全見無隧形知古鍾制惟正面有隧背面無之刻銘在背無疑義矣

跋秦公朢鍾文拓本

積古齋釋此爲周公朢鐘蓋非也□字明非周字實是秦字無疑蓋秦德公所鑄器也史記秦本紀武公爲太子甯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賊殺出子立武公三年誅三父等武公卒立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祠鄜畤卜居雍積古齋所載周公□鐘余既據畏龔威忌爲指威壘弗忌定爲秦武公鐘此亦有畏龔威忌之言而其詞較彼爲簡緩者德公親見威忌之專及武公之誅邪定亂特其事已遠故無惄穆不家于乃身及元器其舊等語也德公始作鄜畤此鍾蓋爲鄜畤而作故云分器是寺武公德公之名不著於本紀賴此器以存然此朢字尚未甚明瞭古鍾鼎皆鑄款此乃鑿畫爲之其細如絲與中原制度殊矣宿遷舟次

跋秦公□鐘文拓本

余既辨正周公□鐘周公朢鐘皆爲秦公鐘矣不意復得此秦穆公鐘也此秦公下一字作□經傳中載穆公名任好不知此合二字爲一字乎抑經中誤分一字爲二字乎叔重於壬字下云象人褱妊之形然則人之褱妊義已具於壬字中矣不當復用从女之妊字以此□字推之蓋孕女爲妊孕子爲□許書於

妊字下云孕也既从俗解而於子部復遺孖字孕褢子也𤵃生子免身也壬象人褢妊也何勞復有妊字以見惟婦人能褢孕乎明妊爲孕女之正字卽孖爲孕子之正字也許書於妊字下出娠字曰女妊身動也據毛詩載震載肅昭元年左傳邑姜方震太叔妊身動之字止當作震娠亦俗字許氏因俗有娠字遂牽連以孕釋妊賴此孖字以明妊字之正解兼著娠字之俗也古男女皆稱子然子究男子之事稱故男直曰男子亦徑曰子女則曰女子又子爲男子之美稱又子女王帛尤分別明瞭故雖孕字𤵃字皆从子仍不妨分別孕女爲妊孕子爲孖也德公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其名孖者蓋取得幼子之祥歟其詞曰畏龔威忌猶武公德公銘鐘之意以樂其民以口口大夫以喜諸士較之規模視武公德公爲遠大宜其得食善馬者三百人之力以脫韓原之難卒霸西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也穆公未嘗特立畤所云分器是畤者蓋其兄宣公所立之密畤歟鑄字下蓋是辟字文選千辟萬灌言鑄事也積古釋爲辞字無以言之喜字甚明顯德公鐘下口字漫損積古遂釋爲豈字矣壬寅六月廿五日過馬莊闈

書

跋秦公牼鐘文拓本爲吳平齋作

弟一字是古文秦字畏龔威忌事見史記秦本紀余昔爲程蘭川作秦公牼鐘攷甚辨蘭川狃於成說與余爭執今蘭川已殉難金陵其拓本極精乃桂未谷舊藏想燬於賊氛矣此秦公牼鐘余所得於六舟上人者與此蓋近年同時拓本也平齋藏齊矦罍故以名室然其字从三田定非罍字古器銘亦無起句卽著出某人某器之例沿阮師舊說如吳罍析爲夜雨雷三字耳同治乙丑仲春月

跋師酉敦拓本

按西陵京秦箕皆近二京開地名此吳國得有之者如殷民七族之類既嗣商官則並虎賁及各遺民而繼治之也虎臣虎賁也以吳爲古虞字似矣又按職方氏雍州山鎮曰嶽山鄭注曰吳嶽也嶽山之下得無有國名吳者乎觀弟二拓本字上从矛豈矞字耶秦之祖有中潏徐廣曰潏一作滑肉肉形似相叚借此當爲潏人矣潏水乃上林賦八川分流之一潘岳關中記所謂涇渭灞滻豐鎬潦潏者也亦容水旁國名謂之潏矣

跋邿季敦拓本

班書地理志東平國亢父縣下云詩亭故詩國卽春秋襄十三年取邿之邿也杜預云任城亢父縣有邿亭是詩邿同字此止作寺乃兼有詩邿意矣寺季故公者蓋國爲魯所取其君邿季歸於魯爲故公若奔它國則爲寓公也小國之君多稱字故云寺季國亡矣猶云子孫寶用享有王者起存亡繼絶矣

跋卯敦拓本

卯作敦而叙艾伯命卯而錫之之詞也飤款借爲載始也卯蓋世職葬事故曰始自乃先祖考於其父艾公之奴而治其穸也昔乃祖考命乃父奴治葬人不淑爰我家室用喪者言卯之父爲其祖治葬時葬人不善致喪敗家室也今余非敢□先公佑惟遠者言余今日不敢比先公庇佑之遠也余懋用先公官伯今余惟命女奴司葬宮葬人女毋敢不善者言已嗣先人之職故命卯於已奴時爲治葬宮及葬人女毋敢不善言毋得如乃父也以下錫器錫田字不盡可識不能强爲之訓矣艾伯蓋卯之祖父行繼先人官職者卯則餘子族人也世爲冢人墓大夫之職者也葬宮如後世之地宮葬人卽偶俑之屬舊釋葬字爲

旁旁宮旁人義既難通而前後詞氣亦全不可董理矣葬不善而致喪家室不知所指何事想兆域被侵伐如墓大夫言爭墓地者之訟或墓厲耳必非如後世青烏家言吉凶禍福也

跋叔觥簋拓本

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又生部曰生進也此云乳稻粱乳有進義又乳字从孚孚者覆卵之意稻粱之在簠中藏覆而進之祖考乳字實兼二義叔觥者人字與名也積古齋謂乳養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於義未盡又云觥我也古人無以此爲名字者無論命名之義不必定前人所有且豈有不著名氏而稱叔我者乎若單稱字曰伯曰叔者則可耳

跋子祝禽鼎拓本

子者對祖父之詞祝禽者人名氏也

跋追敦拓本

依積古齋釋文然積古又自一器兩行天字皆排在行首餘同

跋張仲簠拓本

說文磺銅鐵樸石也今石之樸有璞則金之樸宜有鏷字矣釰錫也爾雅錫謂之釰郭注云今白鑞也攷

工記云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云云注云凡金多錫則刃白且明也蓋純金非以成器必以錫和之故擇其金鏷釕鏷也鑢說文云錯銅鐵也按其字周禮注作鐧此篆作金从虍下□蓋从呂也□字不可識蓋金錫之粗滓故云鑪其口也□是熏字故小篆作□其光其纁段熏爲纁鑄金之色也□字禾米形在上當爲黍字□字有□似□當爲稷字□字禾米形在左其右似爪臼意當爲稻字用盛黍稷稻粱者按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

於俎西又云賓左擁簠粱故鄭氏於掌客注云簠稻粱器簋黍稷器也按曾伯霥簠云用盛稻粱是也然統言則不別故秦風傳曰四簋黍稷稻粱也周禮舍人鄭注曰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也此簠也而云盛黍稷稻粱亦統言則不別之意容當時用簠簋亦得通變或作簠者必兼作簋銘詞則同亦未可知也按之原釋鋑改鏷鈗改釕鑪改鑢勳改□黃改熏朮改黍糕改稻據說文秫或省作朮稷之粘者則既言稷不得復言朮且以朮載簠於古無徵也大正尚須考此器詳言擇金鑄造及用之之法詞彌文矣張

仲與史籀同時此器中亦有籀書否乎饌具之饌疑當爲載具石鼓文載字从□此固似之矣鄭云方簠圓簋許叔重云圓簠方簋恐方圓亦無定制隨所命名也

跋𠭯霝彝拓本

子者諸侯未踰年之稱也𠭯字見許書又部此逘又於左方古器中恆有之例霝字不見於許書雨下作中蓋卽仲字之古別□字不可識下○蓋象環形其蓋此字上有●疑象珠形丁師當是𠭯霝之祖若父

跋商岠末拓本

愕乃物勒工名之人名然湝叩作口尚可疑弟六字似是賚之或體未必是釐字也弟八字蓋卽域字說文有或無國又謂域爲或之或體此叔重好奇之論耳或字从戈从口一囗是守土之義不過如邑之从口从卪尚是守之小者國字有内口外口乃合五十里七十里百里之義（内口象國都外口象四境）或字不足以賅之也域字别从土作疆域解今謂域卽國則肇域彼四海正域彼四方可作肇國彼四海正國彼四方乎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可作國民不以封疆之界乎商頌

頻用域字此或字容卽域字

程木庵藏竟甯銅鴈足鐙跋寄六舟上人

六舟上人爲程木庵拓輯彝器文字中有此鐙相傳爲建安鐙也六舟鍼剔氈印字畫明朗若器之新脫於型者其文云竟甯元年考工二護爲內者艁銅鴈足鐙重三斤十二兩護武嗇夫霸掾廣漢主右丞賞守令尊護工卒史不禁省又一行云中宮內者第廿五受內者按班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考工室又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七官令丞皆屬焉武帝太初元年更考工室爲考工是

考工爲少府之屬此器所稱工護嗇夫掾主右丞守令又皆考工之屬武霸廣漢賞尊不禁其人名也說文護救視也護有視義工護卽監工矣表惟縣令長之屬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其實各官屬主出納簿者皆有嗇夫如張釋之傳虎圈嗇夫對禽獸簿之類此則考工之屬也漢官儀司徒司空等皆有掾正曰掾副曰屬公府掾至六百石秩亦崇矣而表不之及殊不可解表於各官屬下言掌某事續志則或言掌或言主此主右丞者主此工之右丞也各官屬有令丞而見於兩京器銘者或先令後丞或先丞後令其

職蓋相等也令稱守者如今署事表稱守京兆守少府漢官儀太常太祝之屬學士下有守學士也卒史不見於前後表志而班書儒林傳有內史大行卒史郡太守卒史郡國置百石卒史是各官屬俱有卒史也行末省字蓋同相省察孝成鼎大官壺杜陵壺皆言省也內者本少府之屬續志云內者令一人六百石又引本注曰掌中布張諸衣物中者中宮此中宮內者正其職若甘泉內者等則置於別宮也內者不主艁器故考工艁之以受內者說文受相付也從上下相付之受授予也從手受此云受內者正相付之

義今專以承受爲義非古也第廿五者一笵不僅艁一器故記其第目兩京於用器之微者往往有此以易於作僞故謹之木庵藏是器余未悉其所自來檢厲樊榭漢銅鴈足鐙歌爲馬半槎賦者注有釋文知此鐙卽半槎物而流轉至於木庵也樊榭釋文考工二三字缺此三字不當泐故知鈌也三誤四尊誤麋卒誤衣省誤首中誤山因將首山二字連讀又誤中之誤固由當日考索之疏抑以見拓本不能明嫿也鴈足鐙見於薛氏欵識者二一黃龍元年一永始四年見於阮師相國款識者二一建昭三年一永元二

年建昭鐙又詳箸於王氏金石萃編翁氏兩京金石記張氏金石契獨此器雖有樊榭之釋文並詩而訛謬已甚翁氏始爲箸錄而元年令賞等字俱缺今乃收遁證謁誠吉金中一大快幸也六舟深自矜喜屬陳月波作剔鐙圖縮已像於盤底之閒作握鍼剔剝之狀郵寄京師索同人題記又別作一幅見貽余爰爲考證如右

題竟甯銅鴈足鐙款識拓本爲潘玉泉作

說文足疋兩部首相承疋下云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弟子職曰問疋何止古文以爲詩大疋字亦以爲

足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記也許君於此字可謂翔實自隸變後足疋兩形迥殊而管子弟子職篇作問所何止益不可通此拓[illegible]字瞭然乃确知疋字之形且疋部止[illegible][illegible]兩字義取疏通與足部八十五字从足爲義者迥別可知許君云古文亦以爲足字者明其實非足字乃古文叚借也古無四聲足疋胥所皆一聲之轉耳曲禮雞曰翰音雉曰疏趾雉飛三丈雞飛不能三丈飛高者見其趾此器三趾卓立亦可謂之疏趾疏趾卽疋之本義矣疋與疏同音同義而別用胥所又別爲用古文字少意在以簡御繁故叚借

特多然一字數叚如疋字者於部首中尤爲僅見大雅雅字本叚鳥短尾之雅又叚象腓腸从止之疋至今雅疋並行竟無正字周禮笙師春牘應雅樂記訊疾以雅雅本樂器所以節舞叚爲雅頌字此義不見於說文可想見古人作字其難其愼而孳乳浸多不料後來如此之支蔓無窮也然則疋之爲用何廣乎據厲樊榭翁覃谿汪容甫所攷訂此器曾在馬半槎處後歸巴予籍最後又歸吾友程木庵六舟上人客木庵家爲釐訂金石文字因此鐙款識字多難辨爲剔清精拓道光戊戌寄拓本至都余用厲樊榭原韻

作詩三篇後木庵之子守恭執摯門下曾爲題所藏彝器拓本有云卻笑木庵心佀木閒中雕盡古來蟲時余年方壯盛海內稽經諏古之儒罔不諧際摩挱金石攄發詩文幾於無日無之廿餘年來軍興不息東南文獻凋秏特甚故人宿艸彝器晨星余亦年逾古稀老與病俱後生輩有持古匱求爲題記者視爲過眼煙雲而已今春至吳門余病少瘥漸有吟事養閒主人出此拓屬題知是器又從木庵歸鴛湖范稺禾今自范氏歸艸堂時賢題詠甚盛余乃就足疋二字義演成一篇以補三十年前鏬漏且亦翁汪及今

日諸君所未經道及也時同治庚午立夏後三日對
兩並識於金獅橋巷寓齋

東洲艸堂金石跋卷一終

東洲艸堂金石跋卷二

道州　何紹基　子貞

校定阮氏積古齋欵識釋文一百五十四則

董武鐘　弟一字佀魏字弟三字佀擊字但手字作又耳又卽手也末字上佀㐄舞二字㐄其舞以為末言鐘制也

虎父丁鼎　亞為廟室較可據信黻為兩弓相背可也謂鐘鼎非亞字則不必矣

申鼎　寶字下作毋貝之形鼎象其耳至為奇古申字為名者楚有葆申見人表又楚鄭皆有公子申此字勢與吳罍及楚公鎛鐘近似可定為楚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後復改紀其政作器或在此時歟

成父癸鼎　文十一年左傳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此或其銘功之器歟成字古文小篆改為□而叔重仍之古義晦矣

兕父癸鼎　兕蓋犀之屬一角此象其形

秉仲鼎　按析木形不甚佀蓋為文飾如亞字兩已字之類耳秉字作□作又禾字象禾形如葉穗

之形他器中禾字作[illegible]非必如小篆作偏穗也又字别置於旁小篆易爲[illegible]矣

穆父丁鼎　穆自是人名侃叔之言甚謬

婦女鼎　按此或是歸氏之女所作器魯昭公母齊歸胡國之女也又或逸婦字女旁於帚下則謂之婦彝可也古文比類合誼偏旁兩體往往相離不屬

立矛父辛鼎　兩旁亦當是犀兕之形一角兩角或者犀一角而兕兩角歟中有立矛與前兕形旁作執弓形同意

阜禾鼎　此當爲反陵字名陵者如逢伯之類

母乙鼎　商人尚質非必遽有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等辭以祈黄耇綏我眉壽萬壽無疆皆周公述前王之語而商頌中固無之彝器銘詞當與詩頌相近

戊寅父丁鼎　按月字不完卽是闕義疑[illegible]是古闕字也説文[illegible]从月半見然則[illegible]爲月闕卽可叚爲闕字矣喪字多口象衆哭之形餘畫不能識然繁而不殺小篆省約从哭从亾耳見酎蓋周制此亦不甚佀商器也

庚午父乙鼎　辰字一夕字俱疑侯攷[illegible]史蓋卽右史二七仍爲[illegible]六書中此例甚多言則右史書之故宜掌册命事它器有作友字義者不相妨也古又右叉可相通叚錫下絶非賴字當是橐字易石爲[illegible]形小異耳束省去下截鐘鼎古文[illegible]字多省下二筆作[illegible][illegible]固可作[illegible]也有底曰橐取盛貝多之意然則貝固可貫而亦可橐矣石鼓文可以橐之此橐字腹中象缶形或卽是橐字也田四品之一夕殊不佀古人語尊下[illegible]恐是廿字造器之都數也乃小篆廿字所本末作二册字形鄭重

策命後世王言末大書敕字此其先導矣

宥父辛鼎　宥寬也侑勸也助也經典中閒有叚宥爲侑者此宥字自是作器者名宥無侑食之訓儀禮祝侑注不言古文宥作侑也此是肊撰與穆父丁鼎解同一謬説文女部[illegible]耦也或从人作[illegible]是婔侑皆取人相比耦意與宥字从宀無涉亞形中象弓矢形與戊寅鼎亞形中象架構形同意禹鑄鼎象物尚無文字商周彝器於銘詞外或有象物者亦夏造殷因存古制也

㫃鼎　按[illegible]乙當釋爲白乙秦三帥有白乙此名㫃

者或其子也左傳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然則錫臣下以僕殆是秦法九錫中有虎賁三百人恐亦秦制曰乙不成名字上甲微何足證之析木形無所取義然無說以解之恐與)(形亞形等同爲刻畫之飾未必有意義也

敃㲻鼎蓋　按越絶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今甯波府鄞縣卽因堇山得名又字勢佀黄字或今徽州之黄山黄山佀嶽又去商都不遠尤宜爲神巫所棲也巫賢爲巫咸之子若作器祀父則乙固非其父名且祀父者豈宜作器而名其父乎又諸器中

父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屢見而罕有父甲父丙父戊父庚父壬者作器必偶數此卽二四六八十耳父戊閒有之五爲中數作器亦可用爲數也古筭法亦以十幹紀數蓋與彝器銘同意

象形父丁尊　持勺父癸尊　立鉞尊　以上三器銘皆象形爲字弟一器卽尊字弟二器是匜字不甚佀勺說文匜柄中有道可以注水酒弟三器立戊卽戉字與山形父壬尊立山卽山字皆可類推象形爲六書之本鑄鼎象物卽神禹時文字也惜不得而攷矣

山形父壬尊　古器多作雲雷而山爲雲雷之所自出又山罍爲夏后氏之尊蓋取隨山治水之義今云山之言宣也云云太迂迴矣

子孫父戊尊　按孫象跪伏形耳胚胎語太鑿

亞形父丁尊　祭爲手持肉亦此意必躬親之之義也

西宮父甲尊　西宮疑

册父乙尊　按如此說則班布字本从竝不从玨从竝而以刀分之故曰班班卽从竝得聲从玨則無可得聲也凡分布皆爲竝而班字專爲分瑞玉其

字蓋从竝省得聲說文有班無竝者誤也竝从竝故仍有並義孟子若是班乎注云齊等之皃是也册字或作𦈡或作卌蓋以縢約簡之形較小篆作𦈡者亦有致

王主父丁尊　按王主無據ㄧ當連下曰爲字卽自字也說文白此亦自字也白鼻也鼻有始義亦有主義此作白者豈非自之古文乎兩龍四虎姼言田所獲之盛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御龍氏龍既可御卽可田而獲之月令命漁師伐蛟叔重曰龍屬無角漢武帝周處俱射蛟田獲兩龍四虎爲

事所得有矣或指王所乘馬亦可通馬八尺以上爲龍說文馬怒也武也是亦可稱爲虎要之較譬服二虓虎之解爲安耳舩字亦罕據疑不能明也

東彝　按特爲練祭造器於經典無徵此與酎父乙尊釋爲飲酎而作祭器同一肊解不如以東爲人名之安也

子執旂彝　按爾雅素錦綢杠又有纅旒等制此旂形豐其上叚及橫處象綢旒等也其意精矣

史彝　按射器有中所以盛筭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詳鄉射禮此蓋象執中之形射事所用也若是史字不應上下細大不均若此

褱彝　褱字未安字剝其半也

雕伯癸彝　雕字尚宜審

好父辛彝　立戈形之下當是旅字好字亦未確下尚有ㄅ宜更詳之

立矢父戊彝　按[glyph]非元卽兀古元兀蓋通用名元者多矣名兀者罕見此定爲元字可矣不必爲立矢也

虎父戊卣　按此卣與𢍏彝蓋一人所作器[glyph]卽元字說文無[glyph]字其實橫之爲一引之爲丨爲く乚頓之爲丶皆此字也元爲物始从[glyph]尤合可補許書之闕

丁琥卣　按說文琥發兵瑞玉爲虎文此琥字亦佀虎形想發兵瑞玉亦瑑此形也禮器琥璜爵此器豈卽以配琥玉者乎周禮以白琥禮西方亦當以爵配之也蓋與器孫字下截一肖跪伏一肖嬉恣而子無兩形也

丁師卣　按[glyph]疑是𨛜字說文𨛜沛國縣𠂤字在左恐是𠂤字𨛜當是山𠂤之名因以爲地名後世遂有鄘縣也古从雨从水字多通叚霝卽沖字且可叚借爲仲也此人名或是𨛜仲耳但𨛜或是名字不必定是沛地也玗或是玉名或是寶珠之名或作○以象璧形要是一物不必謂玗一珠一也

余爵壺　余下一字未敢信爲爵字

亞舟爵　下當爲丌字所以薦物與舟同義其字甚明顯非必爲舟字之泐也

糸爵　按以繶釋糸附會之至篆文彌飾未必定作8形也因思古文彝字皆作[glyph]雖閒有變化然大致不離此形小篆改爲[glyph]从糸糸綦也廾持

米器中實也彝中實米無此事理糸象綦飾則□
形似之豈因左方略佀□形故易爲米字耶此
字於古文二篆遞變之理未能解也坿記於此

辛父辛爵　□未必定是辛字當仍是子字變易
耳

守册父已爵　按册之札長短不一中有二編蓋以
繩横毋之小篆共五直擧大數古文中或四直或
五直或分兩形要止作一册字讀此左右各三直
亦止是一册字它器有分左右釋爲兩册字者非
也册命止一豈有二乎

子父已爵　按說文族矢鏃也束之族族也从㫃从
矢㫃所以標衆衆矢之所集以㫃爲衆矢之所集
語殊未安古人制器必作文飾矢鏃制雖小然橢
圓出鐵鏃蓋肖旌旂之斿故其字从矢从㫃耳此
肖雙矢有架矢形倒庋於架上與族爲矢鏃無涉
謂□之用與□同者非也爾雅矢雉引延陳也永
羕引延長也矢有陳義卽與引延同有長義矢由
近及遠也正鵠一而矢聚焉矢又有集聚義左傳
親集矢于其目雖一矢亦言集族字引伸叚借爲
宗族字族屬也由長義集義引伸也形弓一形矢

百旅弓矢千束矢其搜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宗屬
字所以叚族爲義歟

庚觶　按說文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
庚承己象人齎投注謂小徐騃李陽氷說象人兩
手把干立不可從今各本篆皆從陽氷非也中口
者象人齎投氏之說精矣然無以解从干之義乃
觀鐘鼎古文下多从人已非干字矣此器上从●
下从人其非干字更明瞭小篆□字直是誤耳
或叔重本不誤而後人改之今隸體作庚不作干
形想亦有自來也

召夫角　召夫之釋實不可據不如闕疑也如此下
截明是子字

庚申父丁角　按宰下當卽是虎字木字蓋爲文飾
耳古以虎名者多矣宰虎則或是召虎或是王子
虎未可知朝朝夕夕容夕亦有册命也祀上不佀
乙字王錫貝令作祭祀之器角有五耳角之數豈
卽因貝五朋耶庚字下垂雙歧如前庚觶不必定
是庚丙兩字此器文甚乃定爲商物不可解

亞敦　按作足迹形者手持之變也兩又爲□内向
兩止爲𣥠外向此兩足迹形皆内向與□同意龜

主守貝主用說甚確主用故从手持形主守故从足迹內向形也守必手足共之也

㝷敦　此上爲貝字非見字㝷字未爲確也

子商甗　按春秋時可稱宋爲子商在商時不能自稱爲子商也此必非商器矣羞字亦未確

琱戈　如此說八寶平餌可謂既精且鑿矣

子執旂句兵　面作執旂形背不當作兒字

楚公鎛鐘　按夜雨雷鐘余既釋爲吳靁且定爲莊王旅器矣此鐘當是共王審所作審古止作宷此古文未得其篆法楚在其國稱王而作器尚稱公

也□字是尃與否未可定亦佀龢字也或是魯字耶

楚良臣余義鐘　僕字疑余下一字當釋爲若字余萬迹解得太費力

祿康鐘　惟純佑賓啟朕身甬字下七字當如此釋也寅身不必爲韻

叔丁寶林鐘　按豈下字不可識原釋為能或它有所證也古能字讀如台與豈字疊韻豈豈能能成句無庸易爲熊熊也古文魯旅同字皆作㫃降余魯多福卽降旅多福見虢叔大林鐘惟康右屯爲

句旅用寅啟士身爲句旅者衆也祿康鐘銘云寅啟朕身龢于永命此銘同之朕字易士字耳天子之士猶士也朕與士無二也皇帝自稱朕者秦法非古也

邢叔鐘　按毋不可爲名當是叚啨爲敉爲敏也鼏亦非字或𩁹或顯不能定也屯上非㝷字疑是賁字也賁飾也大也亦有錫予意弟二行文祖接三行皇考是下無闕文也毋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帥字非句不得與德吉爲韻

宗周鐘　按此昭王南征不復宣王征蠻荊紀征伐

之功而作鐘也曰王肇建相文武堇疆土者史記周本紀厲王及難太子靜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太子長於太公家二相共立之是爲宣王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是此銘之發端也南國服要敢臽虐我土王𦎫伐其至戮伐乃都追言昭王之南征也服要猶言要服左傳言昭王南征是興師討楚矣與此文合史記謂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豈有巡狩盛典而楚無故害王者乎曰服要迺遣閒來逆昭王遺閒者非善使來逆者卽南征不復之事或竟

行弒逆或膠舟沈江如左傳所云問諸水濱也諱其事故稱來逆昭作邵者古文通叚也曰南人東人具見廿有六邦言東南諸矦共見此事所謂聲罪致討也釋乙爲節頗費解矣曰惟皇上帝明神保余小子朕猷有成無競我惟嗣配皇天者言命將行師期于成功乃克嗣先業以配天也曰王對作宗周寶鼎云云者宣王中興天下復宗周不別命名而謂之宗周寶鐘且極言鐘聲之盛美頌禱之詞至云割其萬年畯保四國宜王於是有侈心焉傳至幽王而敗於驪山周室益衰豈非盈滿爲

災歟采芑詩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正指昭王南征不復之事執訊獲醜蠻荆來威即此銘所謂有成無競也昭王不復歷穆共懿孝夷厲六王至宣王始行征討然此銘及采芑詩佀亦未有大創者宜乎齊桓創霸尚云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也釋文俱依原釋惟造改釋逆畯疑是允烹它豈三字難瞭利穷工害穷夬未審所从耳戕字疑寫者有誤

虢叔大林鐘　按此釋解大林鐘義甚核虢叔當是周之卿士愷字作□恐从說文古文□非必

愷字也帥荆皇考威儀帥字非句不得與德辟爲韻卣天子多錫旅休卣字不得與上爲御于天子爲句謂卣與假休爲韻亦未安也

楚公鐘　更定釋文曰惟八月甲申楚公旅自作吳雷鐘乃名曰身其克□□公旅其萬年壽□□□孫子其永寶　按此楚莊王作鐘名曰吳靁也甲申字旅字吳靁鐘字乃名字皆甚明確不知原釋何以未見及莊王之名史記作侶春秋作旅旅字說文作□古文作□鐘鼎文或作□此作□□與說文㫃象旌旗下从从象人在旌下義正相符古文鐘字或作□此鐘字佀之蓋有省渻

處耳乀爲乁字反形正是乃字名者銘曰說文無銘字古文更可知觀此知箴銘字古止作名矣鐘名吳靁者左氏傳宣八年六月楚伐舒蓼盟吳越而還是爲莊王强大之始故歸作是鐘以紀功如雷如霆以象其威必著之曰吳靁者亦猶共王得魯之賂與盟於蜀歸而作鐘謂之寶大魯鐘也銘文倒讀字亦反向蓋作鐘笵時係正書鑄成後遂成倒勢凡鑄銅器須兩番模笵方得正文此乃略之霸國粗疏轉成古異十朱屮等字藉作點綴非關文義原釋必欲坿會甲拆應爽鐘之律然則鐘

高二尺豈亦中夾鐘律度乎昔年見阮儀徵師出示復齋款識宋拓本且曰中惟夜雨雷鐘最奇歴任封圻屢以祈雨有應余讀而易其釋文如此阮師笑曰如此奇確可謂入室操戈矣即命書所釋於册今此册已燬於火吾師乘箕尾亦忽忽八年矣記此曷勝愴惘時丁巳仲春月朔濟南旅寓

楚曾矦鐘　按楚世家自周成王封熊繹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至文王熊貲始都郢昭王畏吳去郢北徙都鄀其後自鄀還郢不見於史記班志若下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似還郢亦昭王事矣此銘云徙自西陽不知即由鄀還郢否然明云徙自西陽即決非徙自鄀如云西陽有先君廟不應鄀無先君廟也或中閒又有由鄀徙西陽事而史略之大約楚都屢遷皆在班志江夏南郡閒即左傳熊摯有疾自竄於夔亦不見於世家也曾矦猶先公語亦未確楚本子爵後僭稱公稱王莊王共王作器尚稱楚公此銘稱王不知始於何時而先公稱曾矦别無證據禮記射義詩曰曾孫矦氏乃諸矦泛泛自稱之詞亦於此處不相涉也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此其晚歲矣時已入

戰國去史籀已遠況有古文乎宜其近小篆也大司樂注祭尚柔商堅剛故樂無商之語望文生義殆無足辨

木鼎　弟四字當是鬲字後癸亥父已鬲鼎可證

包君鼎　弟三字亦佀女旁者

東鼎　東字未安

太祝鼎　首字當是子字釋爲太未安祝禽當是人名也

各鄰鼎　[illegible]當是旅字下鼎字未完或是尊字亦可

市師鼎　蕎字未甚安或是羞字也鼎上作艸太奇宜再攷

戎都鼎　漢書作比者誤本也不誤之本仍作北此自可定爲祧字不必據此也

羌鼎　羌死二字疑羌字不佀死讀爲尸更不安

番君鼎　按畱當係留字丣酉本一字留獨不可作畱乎

庅父鼎　永字亦疑遠字尚疑

唯叔鬲鼎　按在下一字未必是[illegible]或是顧之省當是地名誨乃人名首字恐非惟字口叔從征歸居

於畕誨爲作此器意或其子弟歟

叔姬鼎　首一字疑係孟字有剝損耳

癸亥父已鬲鼎　按徙刊收三字皆未確[古文]乃古文命字弟二器[古文]字係馬字之剝損[古文]是畀字之剝損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馬尚大猶貝尚豐也既畀以貝故用作器而馬固不可作器也

師艅鼎　[古文]字徑可釋作射不必从夜通也夜字亦太不相佀

季娟鼎　小臣下當是陸字古文陸作[古文]此正佀之釋爲麦先二字俱不安也

仲偁父鼎　周伯未確俘上當是乃字

壹鼎　[古文]當是我字

康鼎　按班志趙國襄國故邢國說文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此鄭邢不知所在諸侯大夫命於天子康其名也艾伯或是共伯古文共作[古文]此或有剝落耳艾伯內右康爲句王命女嗣王守爲句嗣其先人爲王守土也又□□幽黃𠋫勒□□當是錫女二字也

無專鼎　按[古文]于圖室當是恢于圜室也叚灰爲恢較之改爲燔者勝矣圜室即明堂太室明堂四達法海員亦可稱圜室殿謂之重屋縱言之此圜室平言之且其字中从四在下與四在上一也官司鴋當是官司工古借紅爲工者多矣較鴋字爲妥也時蓋修明堂之室無專司其工告成之後有此寵錫王逌側虎方虎字當是成字逌側方亦俱未確逌字篆形佀嘉字未敢凢改此蓋宣王中興重修明堂圜室時器也專字舊釋作惠亦可通

鬲攸从鼎　[古文]當釋作比

頌鼎　按[古文]字既絕不類貯字即證以頌敦其形作[古文]下字形作[古文]蓋中有剝落亦非賓字也古積貯字止作宁耳命女官司成爲句周□廿家爲句未爲不辭疑[古文]字乃賁字大鼓謂之賁詩賁鼓維鏞樂器莫尊且重於賁鼓故特命頌作司成而監船之用宫御者天子宫縣諸侯軒縣用鼓作樂定非一處一處又非止一鼓言廿家者或船賁鼓二十面也反入覲章即載見辟王曰求厥章也求章鄭注謂求其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覲章如此說乃有實事覲寵殊難安也

曶鼎　按此銘古𦒻不盡可解原釋捔可從矣惟羊

字不必釋作詳尊及羊固可通

亞尊　按下象二弓之形毛詩傳曰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又曰重弓重於韔中也此正佀重弓孔氏謂交韔爲顛倒置之因其簫弣而顛倒之實亦卽重弓也

虢叔尊　叔殷者疑虢叔之女適宋者也敦尊取宜子之祥又著其爲媵器在齊子尾嫁女器之先矣

邑尊　按此人名是㕚字說文手足甲也信汗簡不如据說文也若腹肩拳手皆可名矣豈㕚獨不可名乎裘本止作[glyph]象其毛此作[glyph]令毛在衣外

甚有致夫人當國故偁公姞三代王侯不聞有女主公姞亦奇矣哉

臤尊　按周書篾席說文引作莫席而於蔑字下解云勞目無精也此不知古止一字也篾席馬融王肅皆釋爲纖蒻席又文王蔑德鄭注爲小德僞孔傳訓爲精微之德然則蔑義合精微柔弱而有之矣蔑德之稱惟文王當之文明柔順小心翼翼凡言文王之德者皆蔑德之實也其字當有从竹从木者惜不得其確證曆字在許書甘部和也當从甘厤聲方與全書例合今乃云从甘厤厤調也甘亦聲讀若函係後人竄附無疑蔑曆者疊韻字合訓之卽所謂微柔懿恭咸和萬民也鐘鼎中用此二字皆言其精細任事耳此原釋車彝車字未确[glyph]字非服卽般卽受解爲臤字亦未盡安古阜亦侯攷銘文倒行亦罕見公阜佀是晉阜或秦國器乎

邑卣　按司田可通不必釋爲治田也

稚卣　按[glyph]卽釋爲稽字可矣古文與小篆不能盡佀且較稚字爲勝也小篆稽字从尤取稽閡之意此古文从丮丮持也亦有拘止意古阜未確依

前臤尊銘當是晉阜疑泰臣之防晉者於此置戍亦猶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今潼關左右山阜連緜蓋其地也旂鼎稱文父白乙蓋白乙生時作器此云文考白乙蓋白乙死後作器稚與旂或是兄弟耳永下釋作福字爲安寶字巳見上文不比𥃘字原與稽不同也

門犮卣蓋　按[glyph]止是一字疑是闕字也[glyph]字不可識或竊之異體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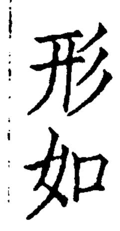
嬗妊壺　按安壺之名堇堇見此蓋取安吉之義此與敦尊同意皆女子之物說文从壺之字惟壼與

壹耳於臺曰壹臺也於壹曰嫥壹也安之一字盡
壺之義矣

伯壺　按酓者飲之㴰飲从酓可㴰爲酓猶尊从酉
可㴰爲酉也以爲奮字之古文不知所據謂壺有
葢故曰奮壺語尤肊造古器有葢者多矣獨此以
葢命名耶壺旁有攴者尊敦彝爵等字或从艸或
从又皆象人手持之此壺旁攴字正其旨也

頌壺　按據此則貯字明顯詩靈雨箋云靈善也靈
省作霝霝終卽令終同於張老之善頌矣

彭姬壺　彭姬彭國之女也則彭爲周同姓矣按彭
本水名國蓋因之然地名彭者不一處疑古國名
亦非止一彭也

史僕壺蓋　按旂鼎僕字作上段與此正相佀
雖難定所从然形如一蓋从菐之上有此形
說文僕古文从臣作恐有誤上段形與臣字
相佀也

史賓鈃　按左傳鄂卽晉之鄂矦賓者蓋卽欒共叔
賓也時曲沃已盛矣共叔之爲是器其尚在未傅
曲沃桓叔之先乎

鳳爵　按三代時未聞以鳳命名者鳳朋同字隰朋

其卽隰鳳歟

招觚　首一字蓋作[illegible]失其義矣

手執中觚　弟一卷之史𨍏與此何異乃不釋爲子
執中乎

子夔兕觥　蔡亦有公子夔見左傳襄公二十年

燕姬彝　按燕字不甚確古文魯旅同字此或是魯
字

[illegible]王彝　此字甚奇下著王字又難解

田彝　按蓋卽鼎字

庚姬彝　按亦可釋爲唐姬

三家彝　三家同作器堇堇見之追字可通敦亦可
通雕

泉伯彝　字勢甚明泉字固未甚確羞字尤疑

禽彝　按弟三字或是楚字禽視蓋人名或周公謀
於伯禽及視伯禽謀之而視往成功故曰禽右啟
視王乃錫禽金也又祭公謀父亦周公之後亦當
可稱周公如周公次子之例昭王南征不復穆王
伐之謀父禽其渠魁得王賜而作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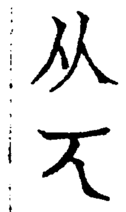
寓彝　按春秋幽爲宋地幽尹其邑長乎

霸女彝　按伯女亦未安女旁當有剝落蓋姬妊姞

等字也

大保彝　按予字固不佀共字亦勉强南字其庶幾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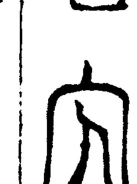
印父彝　按印字不相佀或是升字或是丹字丹字从井以弟二卷拱井形例之亦可矣又或从孔旁作牛非卽飛字乎於字勢則飛近之

小臣繼彝　按字从宀从又當是守字下段爲从寸之變體从廾廾从者炏之省蓋葬字也字蓋倚廬之名天子雖無廬墓之法然王至葬所如遠不能卽返其有墓廬宜也王守墓廬而小臣以卽事錫貝是冢人墓大夫之屬也書顧命恤宅宗自來皆注爲憂居爲天下宗主按之經文實爲未順蓋宅宗者卽宅於倚廬也宗字卽此字之形誤若宗字非誤者此亦當讀爲宗字也卽此而得宅宗之義又因顧命文而得此銘之義旁舟之訓眞竔會過甚矣小臣之名亦非繼字

父丁彝　以卿爲慶又訓爲賜太迂回

繼彝　按此與前器出一人所造葬下當是亭字說文亭民所安定也王所暫居故亦稱亭人名是靜

字下一字尤瞭然前器有剝落耳不知何以釋爲繼字

宄彝　按此鄭厲公器也左傳莊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鄭得有宣王之廟故曰格大室說文郱鄭地也此郱叔卽鄭卿命於天子者故得贊王禮也厲公名也春秋史記載厲公名突按說文突犬在穴中也宄椒也从宀人在屋下蓋以形近岐誤耳鄭武公名掘突莊公之父厲公之祖也豈有周之懿親而祖孫同名者乎是足以定厲公之名是宄非突矣作突者皆譌字也鄭在周爲司徒此作司工者蓋司空也殆本作司徒而兼令作司空以寵之乎𢦏字是否東字未可定王者惠王也

吳彝　古吳虞同字此其唐叔虞之器乎又楚靈王滅陳五歲而平王立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爲陳侯時周景王之十六年也必當復請命於周故錫車亥如初立國乎然何得曰惟王二祀也則不如仍屬之唐叔爲少安矣

梢妃彝　按戲蓋借爲譍字

敶侯敦　陳胡公娶元女太姬其後多娶姬姓女嘉

者謚也

郜遣敦　不甚佀遣字

遣小子敦　按䪝蓋韍字也說文市韠也韍篆文市俗作紱說文之例古文爲建首則篆文之从古文者次之其俗作某字者亦別出篆文今韍字不从市紱字無篆文見此銘乃知許書脫一[illegible]篆韍者篆文之市而韍則俗字也男上一字半作[illegible]說文[illegible]部有[illegible]而此字下半作酉竟不可識左傳哀十七年宋有酁般酁者地名豈酁可作𨟚本宋附庸國乎俟再攷

長生敦　長字佀矣然亦佀㐱字[illegible]从彡人聲

魯伯大父敦　大字上半有剝損未可徑釋爲大字

師田父敦　王在京殊未安柒誓我商賚女商貝其即錫貝歟

豐姞敦　以朊度之豐姞蓋𡨦叔之妻故叔爲作敦以享孝於諴公又云於𡨦叔𡨦有茲敦□□亦壽且云及子孫永寶用也諴公蓋姞之父或其舅也

師遽敦　顯字蓋止从㬎而又㴔作[illegible]

㮚敦　㮚字未確

召伯虎敦　此虎字明白召字古文亦佀其曰六年四月自是宣王之六年也[illegible]舊釋爲旁按仍當爲葬字中有屋形或是葬處居宅之名而後失其音義也[illegible]舊釋爲愛按當爲慶王制云則有慶月令曰慶賜遂行也[illegible]舊釋爲徵枱按當爲獄訟獄字甚瞭析訟字从言从工聲與从公聲同又从木者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也[illegible]舊無釋按當爲號有剝損耳[illegible]即物字司常大夫士建物說文作勿是物勿一字也[illegible]舊釋爲月按當爲曰[illegible]舊釋爲矦按當爲侯[illegible]舊釋爲報按當爲執王在旁者在於葬厲王之所也按史記厲王奔

彘十四年而死共和立宣王以此器度之宣王之立厲王猶未死也召伯虎告曰王告召伯虎也康誥唐誥之例也曰余告慶曰公及□□用獄訟爲伯父庸有成者王告所以慶賞之意也亦我考幽伯幽姜命余告慶者以王命告於考妣也余以邑號有司余典物者至采邑令有司稽其典册器物言典物者即左傳云備物典册也敢拜曰余既□有司曰侯命者召伯與有司相授受之詞也余既一名典獻伯氏則執璧琱圭對揚朕宗君者言以册獻於幽伯復以璧告於其始祖之琱圭始祖故

稱宗君瑚圭者叔重所云大夫以石爲圭也享于宗器爲宗君作也剌祖不得其義若以剌爲謚不得偁剌祖豈初字之訛誤歟所偁召伯之功蓋卽共和行政之事也乃堇堇曰獄訟者堯薦舜於天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虞芮質成文王受命傳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此謂知本卽召伯之先召公以聽訟甘棠之下致勿翦勿伐之思蓋自典章文物之外治天下之事未有大於獄訟者也余既下字不可識或是嚴字口形敢形尚可辨審也

留君簠　此商字疑叚爲觴字

宂簠　宂者鄭厲公名也作司土卽司徒鄭在周之職也曰嗣鄭者厲公既出復入國也得復爲卿士者其在魯莊公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之時乎[illegible]字明是周字佀古魯字而實非且周王何嘗有在魯之時乎虞人牧人皆司徒之職之屬還□衆虞衆牧非鄭伯在周之詞而何時惠王將居鄭矣[illegible]字不可識恐非散字周作[illegible]古器銘中用點文飾字畫閒者甚多如𣅀字往往作[illegible]也錫以戎衣明爲令伐子頹之黨也春秋鄭厲公名突按武公名掘突厲公是其孫不得同祖名也宂形近突而誤得此器足糾寫經誤字矣

叔䑣簠　乳養義太隔或是捊之别體乎䑣自是名字不得訓爲我

曾伯霥簠　霥疑从雨从桼或从沐不佀霥字石鼓文自作[illegible]不得據爲證也[illegible]當是革字革者急也∞象韋革形絛勒字往往如此不佀業字[illegible][illegible]二字難識不佀𣪘緐字

陳逆簠　按諸器中於簠字皆从匚作匡於簋多从皿从[illegible]則謂簠方簋圓者較簠圓簋方之說爲可據匚卽古方字也[illegible]葢彌字之通叚猶輔也不得

釋爲[illegible]字[illegible]事於文隔也[illegible]疑是圓字笑不盡圓也簠簋从竹而諸簠中無作簠者惟此从竹尚存本意葢初皆以竹爲之也壽上當仍是眉字有剝損耳近出齊矦罍亦陳氏器余亦辨定數字阮師爲作後齊矦罍歌者也

魯矦簋　簋字尚疑

史燕簋　此燕字疑按石鼓文有[illegible]字此略佀之矣

甲午簋　甲午莊襄王之四十年是字疑

天錫簋　[illegible]卽格字

宂盉　此亦鄭厲公器也葢魯莊公之二十一年鄭

伯享王王以后之鞶鑑予之此云用作般盉卽其事矣阮師商周銅器說辨鞶鑑之鞶爲盤之通借引左傳定六年定之盤鑑及昜鞶帶兩處釋文駁杜注帶飾之訓之謬今定是器屬厲公又得一天然左證矣鐘鼎文字足裨經傳若此

㲉父甗　以古文握作[illegible]例之此字疑从手从厥蓋撅字也撅蹶相叚豈卽詩之蹶父歟

司甗　說文蜀葵中蠶从虫上目象頭形中象其身蜎蜎此豈蜀字歟

齊鬲　以旅尊禮簋安壺例之齊鬲之齊當爲齋戒字古銘器義尚廣大不必定爲粢用也

王母鬲　此王母其西王母乎當考穆天子傳

鄭羌伯鬲　姜字从芉而笑从卆未必是羌伯也

曾中盤　得無是曾申乎

品父盤　品从三口此字豈是从三口耶

拍盤　惟字象短尾鳥故長其足精甚

寰盤　寰字當作寰

周龍伯戟　龍蓋古國名成二年左傳齊師伐我北鄙圍龍杜云在泰山博平南豈卽古國地歟

周距末　愕字𡙡字俱不甚的此末字亦佀與國爲

韻

秦斤　按此權斤量刻字自元年以下爲二世所刻者凡始皇刻石皆有二世此詔刻於後今世流傳翻橅之本有繹山刻石會稽山刻石其原石傳至今日者泰山廿九字及琅琊臺石刻皆止存二世詔且或不全其始皇刻字則無之矣始皇於金石刻中皆止稱皇帝無始字故二世詔以金石刻皆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爲皇帝而金石刻如舊傳之久遠也若後嗣之所爲者無以稱頌始皇之成功盛德故皆令刻此詔焉其石刻有丞相臣斯等之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言既刻二世詔書則始皇所刻金石因得明白也金刻無丞相等云云故云刻左使無疑與刻石異詞不得以此疑史記刻石之石字爲誤也此數器實足補史記之闕且互相證明焉殹之爲也毫無可疑

好畤鼎　地理志好畤縣屬右扶風

汾陰矦鼎　汾陰屬河東郡

大官壺　此建武二十年也[illegible]字乃年字橅刻失其眞耳不得釋爲選字主太僕下不佀監字蓋人名也

永建洗　按如蘇林說又證以此洗班志作提字者
疑誤也
漢安魚鷺洗　班志於朱提下注云山出銀
吉羊洗　羊下作口蓋古詳字段爲祥也从言之字
古多作口
耿氏鐙　此鐙想是大者故曰比二言一可當二也
書言府弩機　朱博傳云長吏自繫書言府
晉左軍戈　疑是寶戈二字
漢染桮　染桮蓋染人所用器

東洲艸堂金石跋卷二終

校經堂金石跋

據一九二一年西泠印社聚珍版影印（節録）

書後

金石之學權輿歐洪諸家其後雖不乏人要以我
朝爲特盛
國初崑山顧氏秀水宋氏嘉興曹氏皆有專書乾嘉之交畢秋帆阮文達提倡於上王蘭泉錢竹汀孫淵如黃小松附翼其閒搜羅幾於無遺而冥心鉤考各是其說卒卒無定論也壬戌仲夏小東仁兄忽出是編見示援引甚博折衷甚精足以補諸家之缺而嘉惠後學矣舉業累人不獲細讀惟就南宮中鼎銘跋後稍參鄙見以求是正焉學弟長洲宋祖駿偉度拜讀并識

金石之學我
朝爲盛著錄之多難以枚舉顧攷證之難也以歐陽公之學而西嶽袁逢碑不知集靈宮此劉原父所以云歐九不讀書也嘉定錢氏韭字瓦僞造也翁覃溪王蘭泉阮文達皆以爲眞李崧殘字後唐石也錢竹汀以爲漢石若金石萃編之誤尤不一而足至近時所出八濛立馬勒銘蔭嘗疑其不類今見小東先生是跋適與鄙見相合精審如是書安得不傳乎時蔭奉

命典試歷下撤棘後倚裝匆匆書此以誌銘佩同治元年閏八月初七日吳潘祖蔭拜識

金石之學歐趙導源洪董衍緒迄於元明之閒寖以繁焉然或眞贗相糅考据不精至我
朝中葉古法物日出於土好古之儒接踵而起而辨其款識著其瑰奇粲然超軼乎往代美哉富矣山東自翁阮兩使者提唱黃易馮雲鵬佐之由是講金石者不絕以余所知如方子曉東與吳子筱亭皆專門有述而曉東之題跋多已鋟刻成書余昔年曾有志於是而從政以後更不暇爲然讀其研討之文輒爲欣賞不能置蓋其審古核而義理深非姝姝乎徒矜攷据者比也爰書其集後如此越峴宗稷辰

徵實之學莫如金石然錄成文而不見眞本則謬舛難憑摸拓本而未臨其地則存佚莫攷惟身歷其境手摩其文訂以六書偏傍證以史傳事實用備掌故於斯爲盛余昔守松江讀王蘭泉先生金石萃編所載一千五百餘通移建康世所稱漢校官吳天璽紀功唐明僧紹元靖先生諸碑皆近在咫尺閒九成宮帖舊存南雍見於金石待訪錄久燬余覓拓本重摹勒石於府學中此外碑揭所獲甚夥然困於簿書末

暇究心也迨陳臬山西家舜卿巍皆避地來晉云擬續蘭泉萃編蓋搜剔有年矣幾及千通獨闕黔省余乃出所獲盡畀之中有貴州摩厓大字相傳爲殷伐鬼方時書舜卿喜甚將以續編授諸梓惜未果茲讀小東刺史金石題跋考證詳明評騭精確遠追歐趙近亦希蹤蘭泉攷蘭泉成萃編時年八十有二余今年適與相符回憶數十載風塵碌碌筆墨荒蕪而又不得見續編之成也彌滋愧歉焉同治甲子二月天津沈兆澐拜識

枕經堂金石跋目錄

吳隱編次

卷一

枕經堂金石跋卷一

懷甯　方朔　小東

商立戈尊銘跋（王子梅大令所藏器）

王子梅大令出一手拓藏尊銘文屬爲審定予一視即定爲商器蓋兩弓相背形中有一子立戈執丮形此與薛氏款識中之周雙弓角斝銘文同薛云銘識典古全類商器予玩是銘之下有祖乙二字平列蓋商君之十一世即祖乙是器當其子孫爲祖乙宗廟祭享而作兩弓相背以銘武功正如阮文達公所謂與執弓執戈矛族上立矢皆同一義且是器正銘尚有兩弓兩册之形與商時諸器象形無一不合薛氏標爲周器又云全類商器亦未細爲核耳程易疇云古戈字下作巾者乃木柄有根之形文達又云古云立戈形内之末每作三垂文疑古制必有物下垂以爲飾如旌旗之有斿以今所得古戈驗之内末皆有圜空去柲甚遠别無所用殆鑿穿以懸示歟程阮二公之論如是足探六書之源薛氏所云執丮者未曾複釋以予觀之既云祭享之器則執丮當係蘋蘩薀藻之菜類也予之此論足窺子氏千古之心足補尚功未言之闕質之大令不知以爲然否

商象形爵銘跋（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吳曉亭大令手拓一爵銘郵寄見示上標周爵予審視之柱上作一雀形鋬内鏤寶彝二字予遂定爲商爵蓋商器無不象形者宣和所錄爵文三十五斧爵斧象形車爵車象形中爵中象形素爵子象形即子爵爵雷篆爵爵亦無不象形薛氏所錄龍爵龍子父丁子舟父已舟即父乙爵爵子作爵爵亦無不象形也誠以爵之字通於雀宣和錄云雀小者之道下順而上逆也俛而啄仰而四顧其慮患深也今攷諸爵前若噣後若尾足脩而脫形若戈然兩柱爲車所論如此可知當日作器之本意矣大令標爲周爵當由在夏曰琖在商曰斝在周曰爵諸論說故定之耳予則援据以上諸銘定爲商器薛氏謂彝者法度之器非六彝之彝阮氏亦謂彝者常器也器之總名二公所論皆在釋商器文下商器故多有寶彝二字不獨周器層見疊出而遂定之爲周也大令通訓詁學者還以此論轉質

商父丁卣銘跋（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右一銘文亦吳曉亭大令由東阿寄示審定予玩其腹内一銘如積古齋之爵父乙尊亞形中作格上三

矢形父乙尊上於格左係作一尊形此則作二田字案說文雷字下有三田字其古文有四田字二田字不等罍字古文亦訓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三代彝器故多用雷紋爲飾宣和圖中亦有雷紋斝二雲雷斝五斝形如兩節此二田字分爲上下而上田字之上如另有首當係作器者象斝上雷形斝口之上復作二柱之狀也此商人著斝之名至於鍪內一銘亞形中明明作父丁二字蓋作器者爲父丁之後取雷者爲薦酒於祖而昭其澤物之功也亞形北宋以來多釋爲廟室阮文達公則謂兩弓相

背謂之弗經典中弼佛弗每相通假音亦近轉說文弼解曰輔也重也輔者以輔戾弓之不正者作器遺子孫當銘之以武作二弓在輔形者與執弓執矛族上立矢皆同一義文達此解極爲精當予常取玩亞字之文大令精於六書者不知以予論爲何如當仍質之

商立戈父癸觚銘跋 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吳曉亭大令由東阿寄一觚銘上亦標爲周觚予一見即決爲商器蓋宣和所錄周觚一十九器內皆無銘薛錄竟無周觚

本朝儀徵阮氏搜羅可謂大備而積古齋本亦祇有招觚手執中觚二器然皆與商觚不似也宣和錄載商觚一十六器有銘者至十三薛錄亦有十三銘文阮氏雖祇得四而第一則即與此半面相同自來商觚之銘無一不有象形者此銘右方上即有立戈形下連父癸二字與阮本所收器同而立戈之下有二册字與商册册父乙鼎又同阮文達公謂兩册者紀君命也在禮有爵祿者始作祭器而爵祿之賜必受册命故周器銘往往有王呼史册命某某等語商人尚質但書册字而已予爲父作則稱父以十干爲名

字商人無貴賤皆同不必定爲君也文達之說如此可以定爲商器矣銘之左方有一亞形內有一守字一夫字亞字示武之意不必重申守字則如宣和錄中商守父丁爵銘同宣和云守者示其持盈守成善繼志述事之義易所謂守器者莫若長子也宣和所論如此予觀守下即接一夫字說文建首夫丈夫也從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此銘守下即接夫字可見父癸之子孫示以守成之念右方立戈者所以旌祖功也二册者所以紀君恩也守夫者見子孫當爲丈夫以守祖

宗之業不墜也一器焉數字焉而諸善之義具備非商人象形制器不能決爲商觚同人當爲首肯爾

商孫觚銘跋

宮子行之弟玉甫本昆於友人處見一觚拓其銘屬爲審定予曰此商孫觚也上作一孫形孫之下加二畫如祖字薛尚功云孫者謂其爲王父尸者也故有象於尸焉商尚質字多象形而取義簡如此

商析父已觶銘跋 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右銘純作畫象上列析木之形下列孫子之形左下有父已二字於六書亦象形唐唐元度謂湯時仙人務光製倒薤篆皆嘉禾垂穎之狀此銘析字子字父字無不如此蓋商器也是時書法未備不能不假物以寫其形然觀此亦可知書法源流矣商之君二十有八世皆以十干命名以已稱者惟一雍已言父已則雍已之後爲雍已尊酒來福而設甚明凡曰析孫子者皆貽厥子孫歛之在我析之則在下意耳銘文渾樸非商之人不能僞爲予舊見是銘於積古齋本知張叔未有此器近日東阿吳曉亭大令以手拓新紙見示不知即叔未所有否大令其寶藏焉爲鼎堂吉金文字之冠

商琱戈銘跋 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東阿吳曉亭大令以所藏吉金文字拓本十數種見示有一銘文縱橫不過二寸上如獸面大令來書并云此器形似刀而短似匕首而寬或戈戟類予曰此戈也細爲審視其銘非獸面乃一周字其首三面爲夔紋不計外其首先作一冂字中如土字下如口字與薛氏法帖開卷所載夏琱戈之銘周字乃鳥書除去首尾正與此同而積古齋本中載商之琱戈形甚相類其餘周器各字不可勝紀大致俱約畧可會蓋周即琱之省宰辟父敦銘足證周琱一聲古文亦相近也合夏與周前後周字比例推詳予遂定此器爲商琱戈云

周南宮中鼎銘跋 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周南宮中鼎博古錄有三器二三器銘文如一此爲吳曉亭大令所藏器與三鼎銘文不同予就其拓本審視之得五十七字其銘云惟十有三月初吉壬寅王在寒師保太室王命太史括懷土王曰中茲懷人內史錫于珱王作臣今括里汝懷土對揚王休命惟臣尚中臣用作寶鼎字畫精隱亦與石鼓同較之王復齋阮文達二家所藏其篆法瑣碎不足法眞相去

天淵矣復齋定爲方鼎文達仍之鼎固可寶予謂此銘文字尤足寶也大令得此鼎後卽增號鼎堂二字囑予刻一陰一陽二小印紀之大令可謂知所寶已薛尚功云鼎爲南宮中所作南宮其氏也中其名也南宮爲氏在周有之如書所謂南宮括南宮毛是也前一鼎曰錫于琖玉集韻云玉琖小杯也如此予謂中得王錫當其對揚之後卽作此鼎以紀恩兼示後耳細玩銘意大致似不出此大令學古功深尚乞正予陋而郵示之

宋偉度貳尹曰按逸周書呂他伐越戲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惠定宇註呂他南宮氏越戲方一作反虎方見南宮中鼎銘明楊升菴謂南宮括卽論語周有八士之伯适又克殷篇有南宮曶南宮百達顏師古曰曶與忽同百達卽伯達又按中字即古仲字漢書人物表仲突仲忽作中突中曶可証據此呂他當是仲突而此銘壬寅剛在獻俘三十日之後或因功受賞遂銘於鼎以垂示子孫未可知也妄議如此質諸博雅以爲然否

周宰辟父第三敦銘跋（吳曉亭大令所藏器）

周宰辟父敦共有三宣和殿舊曾藏之卽呂與叔亦

標爲內藏也予於去年在厚載門得一拓本水墨過溼不甚明晰已卽定爲第三敦今吳曉亭大令自東阿郵寄一本見示椎拓精細乃知此器爲其所得予遂案博古攷古二錄及薛氏法帖釋其原文云惟四月初吉王在辟宮宰辟（此拓缺此字予案上三簋補之）父佑周立王冊命宰（博古攷古皆釋周薛氏獨釋爲宰不誤）曰錫汝華朱（朱字糢糊予補）芇元衣東帶於鋚革錫戈琱戟彤矢用養乃祖考（此拓缺祖考二字予補）事官嗣節僕小射底敷周稽首對揚王休命用作父考寶敦其子子孫孫永寶用計七十四字內缺三字剝泐半字蓋北宋距今六七百年疊經兵燹非入水入土不能保全苔花鏽澀勢所必然祇就其完整之字而細玩之結構緊嚴筆畫精隱雅與石鼓文爲近太學爲天下共仰之地朝夕搥搨所存之字早失原形何如得此而肄習之將以上追周史不遠矣然近日江艮庭所書釋名疏證曾經經訓堂傳刻其篆法大有此銘意度以此更服艮庭篆籀之學特深也考古圖在宣和以前其圖尚繪有蓋與前二敦無異至宣和已無之與叔成書在元祐七年距宣和纔一二十年耳而變失已如此後來牛首之鑄泗水之亡豈有定哉觀者當作煙雲過眼觀可也宣和錄

載敦高六寸一分深四寸三分口徑六寸七分腹徑八寸七分容七升二合重七斤二兩兩耳有珥三足闕蓋銘七十五字較與叔所載以黍尺黍量校之微有異因其蓋已失故不錄惟言銘七十四字與余按銘所讀同薛氏載宣和錄云周者晉公子周悼公也悼公文襄之後故有用作文考寶敦之詞古者錫有功則必有彝器以紀其事且以告於家廟焉如秬鬯一卣告於文人是也卣飲器敦食器其爲銘一也是敦之銘亦因用養乃祖考者謂此至於晉字宣和所無薛氏補之詳矣用養乃祖考呂與薛皆釋養爲饌

予審拓本仍從宣和之釋爲長

周魯伯將父簠銘跋 王子梅大令舊藏器今歸揚州汪氏

王子梅大令舊隨其尊人宦游曲阜得一簠贈汪孟慈太守留其銘見示予爲審視得十六字曰魯伯將父作姬叔簠其萬年眉壽永寶用魯國也伯其行次將其名也姬其氏叔其位也案魯哀公名蔣姬叔者周公也簠乃盛稻粱之器魯伯將父作姬叔簠者當是哀公奉祀周公宗廟所作之器也大令又有一拓本與此無二云尚藏於曲阜劉氏可見此器周時所鑄不少曲阜爲魯公始封之國又爲宣聖托靈之鄉

典禮所在兵燹少經倘時搜采古物重器定當隨代而出蔣字今文有草頭讀上聲卽兩切然實平聲子良切古文多無草頭並省寸字下文不獨篆隸中之牂牆等字然此將字亦一時無可取證予取宣和博古錄南宮中鼎第一器王復齋法帖孟申鼎之二銘中𪔁字上半文以證之大令藏此拓本久所接博古之士亦多不知歷年大家所論有與予合者否

王子梅大令曰汪孟慈太守釋第三字爲服字因此上下文義不能如尊釋之明確今釋蔣字則哀公名矣定爲魯國祀周公器毫無疑也又一器係

鼎銘同曲阜劉佩芝茂才得於耕地農者今不知仍存否俟訪之前器卽劉子所贈鼎則須善價故未能得耳

周散氏南宮大銅盤銘跋

周散氏銅盤高八寸五分深四寸五分圍六尺四寸銘十九行行十九字初藏揚州徐氏後歸洪氏嘉慶九年甲子儀徵阮文達公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成此器尚在揚州迨歲丁卯兩淮都轉乃獻於朝東南遂不見此重寶文達公因模鑄二器無微不肖一藏揚州府學一藏文選樓蓋數倣造建初銅尺

重刻泰山華山等碑且以存其鄉之舊有吉金遺範嘉貺後學耳予自道光丁酉鄉試至壬子每至江甯見揚州書賈携來拓本見售予嘗購歸以贈同學然其中有舊器原拓亦有重鑄新拓二者皆佳知者不難立辨自癸丑遭兵燹後文達二器則不知其存亡深悔前此所得新舊拓本俱以贈人既念江鄉文物之盛復思收藏古蹟之難搔首天涯屢經於邑今來濟上得交宮子行大令常與攷論金石實獲素心頃出此銘見示如逢故人子行蓋得之歷城舊家予再三審視見其字畫渾樸氣味淵深卽定爲百餘年前舊器原拓誠屬可寶子行爲之裝成屬爲作跋予遂以近今此器之遷變予身閱歷之盛衰而書以歸之至於孔廣森吴玉搢樊明徵江德量四公之釋文皆不細載江肇龍王昶二公之定爲殷物亦無庸深辨矣

觀古閣叢稿

據清同治十二年刻本影印（節録）

潘伯寅少農見余所作泉說堅欲付梓並屬其門下士徐君翰寫以精楷雖不爲魏公藏拙而厚誼良可感也余因檢叢稿凡稍涉泉幣者亦彙錄之但頗有散失僅得二卷卽附刻於後冀博同癖諸君一笑昔鍾士季撰四本論欲使嵇公一見懷不敢出於戶外遥擲便囘疾走今余之手自編次並災棗梨其膽過士季遠矣同治十二年春二月臆園野人自識

劉燕庭丈著古泉苑一百一卷余曾爲序詳言之其稿本今歸陳壽卿處壽卿屬余刊行以有圖無說不克成思之爲悵惘余曾手錄其目潘伯寅亦得嘉蔭簃藏泉目一冊勸余盍合兩本校而梓之以志梗概亦目錄之學也余念其言良是爰詳加訂正屬陳寅生寫以精楷付之手民俾世之仰慕先生者讀之亦足見平生蒐索之勤收藏之富卽作全豹觀也可

劉氏長安獲古編序（辛丑年原序前編所載乃壬申年補刻時後序）

當代稱賞鑑家者余獲交二公一爲姻丈劉青園觀察一則燕庭先生也先生爲文正文清公孫文恭公子韋平之閫室無長物惟手輯金石文字逾五千通之多服官中外廿餘載所至不名一錢而篋中泉幣尊彝載之兼兩繁富莫可單究蓋博古君子也先覺生世父出文清之門文恭爲先大夫知貢舉師先生復與先子堅兄同登秋榜余神交有年恨不獲一見己亥夏先生奉諱過長安余甫過名刺旋悤悤應京兆試壬子夏余禮闈不第旋秦先生尙流滯未行每造謁必請觀法器奇情異采目不給賞如窮子之入寶船驚喜讚歎莫可名狀聞先生有長安獲古編之著未及讀時歉於懷辛丑秋先生觀察延榆車騎復蒞陝相見卽索是編甫開卷則

以余所獻小詩褎然弁其首先生交徧海內獨於鯫生辱忘年之雅若是其久且渥披讀再三亦誠有不能已於言者夫古人攷證圖書博采金石譜錄不下千百種率裒輯諸家所有彙而成編藏不必一人出不必一地眞贋參半踳誤襲譌掇拾瑣細者摭星宿遺羲娥研精攷據者詳碑銘略彝器後之人或因以詬病今先生審訂之精蒐羅之富允推近代第一舊藏巳不可枚數矣又出其餘力萃關中古物之新出土者一一羅而致之辨其異同摹其款識臚載其大小輕重日新月異多前代所未窺自來一人之力一地之所獲洪纖賅備未聞

若是之美且多者物之聚於所好固如是哉先生嘗謂余日幼時嘗蓄私願每度一歲必購一器今年甫五十所得已倍之沓來紛至有延年益算之徵其他若秦之詔版若新莽之十布若唐善業泥之造象其爲物也雖小然皆海內鑒古家或僅獲一見或竟未之見獨先生於詔版得其四愈出愈奇十布多至廿餘一洗洪氏泉志之誤游慈恩寺者日不知凡幾矣先生一至其地即拾得唐泥造象尤數百年未經著錄者且長安爲古器薈萃之區先生宦轍所經若有宿緣再至三至詢風問俗之暇輒偕二三同志披榛翦棘蒐斷碣訪遺宮倐然

來往見者不知其爲大僚不數年間洋洋乎蔚爲巨觀乃歎造物之所以厚先生若獨留是以有待而先生之力之識復足以濟之雖遲之數十百年不以付他氏之手必俟績學多通如先生者乃爲斯物一洩其奇精神所結卓然有不可磨滅者存古器之幸以不墜冥冥中殆有默司其劵者邪余久居寶山歲無一得是編將付剞劂又不獲與校字之役然猶幸得聆緒論增生平未見之眼福縱鑒別寡識亦復竊名卷末蠅坿驥尾未可云非厚幸矣

題吉金彙拓册

李竹朋頻寄拓所得吉金以俗冗久未之檢陳壽卿潘伯寅近復時貽墨本堆盈案頭三冬多暇日一一取而帖之又成兩册仍如前册例旋得旋入無復次第盆梅乍放活火添紅斗室中春意盎然藉娛老眼一樂也

題金石彙拓册

金文拓跋尙有金石雜拓百餘紙復彙作兩册其可疑者亦坿載之紛然雜陳取便披閱而已殘臘無事挑鐙拂紙藉以送日月殆亦六十年未有之境乎

爲吳清卿跋彝器拓册

清卿太史與余訂交獨遲顧一見如平生歡學識淵雅

賞鑑尤精兼工繪畫潘伯寅所刻攀古樓款識悉出其手觀者歎爲精絕一日出示所繪底本二册屬題余不欲以惡札寫之清卿委屬再三雖只窺豹一斑自藏者尙未之載而摹拓工妙或細如毛髮古香異采對之如獲寶書海內收藏家罕有能過之者余留案頭晨夕披讀不忍納還清卿視學秦中行有期矣不獲巳跋數語奉歸清卿宜愼旃他日酒開缸面吾恐不免爲蕭翼之賺也

爲石查題盂鼎拓本

此盦乃道光庚子辛丑間劉丈燕庭屬余書者實則先

子遠兄代寫者也丈逝後所藏悉散佚石查農部得之於廠肆藏已數年一日忽持示余余已不復記憶惟愴念至交復傷同氣俯仰身世忽忽已卅餘年其感慨可勝道邪

跋毛公鼎摹拓本

秦中出土銅器不可枚數要以虢季子白盤盂鼎毛公鼎三器爲最一時罕有其匹盤出寶雞村人以之飲馬徐傅兼明府燮鈞見而異之購得以專車載歸南中兵燹後爲劉省三軍門所有盂鼎乃岐山宋氏物周雨蕉明府賡盛豪奪去雨蕉逝鼎復出仍在秦中獨是鼎較

小而文至四百八十一字又重文九字空格二字前半尙隱隱有闌自來文字之多無逾於是者咸豐壬子蘇億年載入都時陳壽卿尙供職詞館以重資購藏秘不示人初出土時余在秦曾拓存一紙顧不緻壽卿復拓贈一紙此外無獲覩者李竹朋爲余褒池遂分去其一同治壬申潘伯寅始見之愛弗置屬胡石查鈞摹鐫版以傳洵大快事余乞搨十餘紙分餉同好都人士尙有疑其贗者余亦不與辨也

遂啓諆鼎出土時余在蘇兆年處曾目擊僅中間兩行九字前後百餘字則出補鐫今在金山寺

題陳氏區鍨拓册

鼎彝盤敦自宣和以來譜錄所載多矣近時所出實有前人所未見者膠西靈山衞古城旁出土銅器三俱爲陳壽卿所得拓以寄余其一似甒形如□壽卿釋爲區云史記作嫗誤吳清卿則釋爲釜一爲陳太公田和制凡百字有奇殊細勁繹其文義上言制器之用下言犯命之刑猶晉之鑄刑書也一爲陳猷制凡三十餘字頗適古淸卿疑猷爲盤之或體即田襄子名兩文中左關字頻見二君並有攷釋綦詳其一似半匏有流形如□文只左關之鍨四字十鍨僅及區之頸案陳氏之豆區

釜鍾但有是說未見是器乃越二千餘年而出土俾後之人得以攷其制讀其文審其用並史所謂以大斗貸以小斗收者亦可想見物之顯晦固有時而茲數器不落鄉民之手悉歸諸博物嗜古之君子拓墨著說以傳之詎不幸與詎不快與

題陳氏十鐘拓册

古器惟鐘最艱覯以非尋常彝鼎人盡可用也當時作者鮮故傳者亦鮮其重或數百斤或數十斤取銅者又往往銷鎔遂益不可得陳壽卿號十鐘主人以所收至十枚足以自豪也癸酉冬余乞得全形拓本十紙計楚

公鐘大中小凡三虘鐘一兮仲鐘一己侯鐘一虢叔鼞伯余義編鐘各一奇字編鐘一裒爲一册美哉其巨觀乎同時惟潘伯寅有齊鎛邵鐘談者皆豔羨余於兩君交最摯獲觀所藏雖不能叩之而知古律然盡乞其墨本表而珍之明窗淨几間對瓶花啜苦茗鑪芬未歇開錦帙出以展玩辨識一二奇字人生清福孰逾於斯

題潘氏九鐘拓册

汾河岸崩出銅器無算率無文只一鐘重百餘斤鉦間暨鼓左右悉有文但刻畫甚淺復繡蝕不可拓尋管香之弟桂巖以賤直得之載至都潘伯寅購以重貲剔視

得百七十餘字所謂齊鎛是也刻入款識余乞其墨本裒滙藏之伯寅先後尚得邵鐘八陳壽卿釋爲郘八鐘大小不同而文悉同字僅大三分許精整無匹壽卿歎爲攈古廔款識之冠余旣乞得壽卿十鐘之全形者復向伯寅乞齊邵各鐘全形九紙裒成兩册屬胡石查爲題識偕同志傳觀歎賞老年眼福豈淺鮮哉

再題毛公鼎拓册

虢季盤最大長近六尺闊三尺許中深一尺許高亦如之四足八環凡百十有一字乃有韻之文也兩舊盂鼎

堅不以示人聞亦高二尺許凡二百九十有五字毛公鼎小而字獨多半在最深凹處斷非近人所能僞拓出則紙凸起非裁翦不能付裝文屈曲如環翦帖之則神致已失余寓秦久與蘇兆年張二銘輩時相見凡作僞之器亦不復諱如葉丈東卿之遂啓諆鼎補鐫百餘字卽余所目覩者是二鼎文字實出土時所有而近日都下疑者紛紛宜壽卿有一言以爲不知之慨與

爲潘伯寅跋彝器款識

余與伯寅論古獨遲而誼乃倍摯伯寅有所得必先拓贈余使者往往踵相接近刻攈古廔款識二册精好無

匹一日復以自藏及同人墨本汏其可疑者裒爲巨册十有二屬余一言余雖藏弆泉幣者有年而於古器無深知特識謝不敏伯寅必欲留爲異日鴻爪痕爰置案頭旬餘時時展觀但有讚歎爲器凡五百有奇多自來譜錄未見之器都下收藏家不聞若是之精且多也凡物有聚散況一人之力安能徧收天下之古器惟拓而彙存之開帙則歷歷在目其文字足以證經其制作足以訂史古香墨采復娛目而醉心他日儻悉以壽棗梨如陳壽卿教余精刻之法將萬本流傳騰貴洛陽之紙余亦得竊名卷裏坿驥以傳詎止雪泥之跡已哉

再爲伯寅題彝器款識

伯寅復以續得墨本裒爲巨帙二持示余凡一百六十餘器殿以陳壽卿之周印十有五美矣備矣歎觀止矣壽卿書來每以古人文字爲至重若精摹以傳洵不朽之盛業教余摹刻之法數百言極精審云數十年心得所屬望於余者良厚顧學識譾陋復老嬾懼不克副所期伯寅之才不可一世他日精選所得眞本六七百種鏤版傳之與所著攀古廔款識方軌並駕俾海內學者因古人之字攷古人之文其足補正經史者匪淺詎止若宣和博古之但供雅玩已哉

坿 陳壽卿書

刻書固是極勞心力之事刻古人書尤甚古人書只是有法有力今人不解所以易失其眞然不必畏之也苟有眞本在鈎旣用心校之刻再用心校之勿惜試刻之小費勿憚校勘之精心得一良工則書可成矣野人自著則未必久傳精心爲古人傳之則必與古人共不朽矣勇退之高一生好古之篤焉可不以俸餘刻幾卷古人文字付令姪印亭守之邪

題葉氏殘拓本

寅生復於市上零星爲收得半鈎印大小官私銅印廿餘事皆出自燔餘殊有人琴俱亡之感並拓本兩束亦復斷爛姑檢取數十紙取小册帖而存之其中弩機拓較多惜無甚完美者留此焦尾懷我故人

記陳氏古兵

陳壽卿復以所得古兵拓寄王廉生凡三十三紙廉生

持示余悉有款識爲戈二十有二瞿五矛四干首一鈹一吕不韋一戈字尤精其出齊地者十之七巨觀哉戈瞿僅古器之一種自來款識所載寥寥乃所藏之多若是壽卿蓄古四十餘載無物不精且多近代收藏家允推第一拓本尤緻惟得之者鮮若不彙輯爲一書摹刻而傳之俾海內嗜古者一擴眼界詎不可惜壽卿書來所屬望於余者余正以望之壽卿矣

觀古閣叢稿三編

光緒丙子孟秋　胡義贊題

據清光緒二年觀古閣刻本影印（節録）

兩年來爲同人題識拓冊又積有數十首敝帚不忍棄彙爲叢稿三編略以類排次便檢閱耳惟紀事之文多無甚攷據定爲博雅所笑緣生平不喜鑿空古文奇字之不可識者必以一己之臆見定之質諸古人果許我否其他詩墨題跋尙約可一卷不以闌入獨李竹朋同年至契曾爲撰二跋載及一時情事故坿於末覽者幸毋嗤其雜也光緒二年夏五子年自識

觀古閣叢稿三編卷上

歙鮑康著

雜題泉冊四十二則

余爲李竹朋刻續泉匯手寫定本有不能無言者輒贅說於後並重定爲十六卷增益者四百餘品余藏者十之六七然本竹朋極愼之意僅見拓本未經審定原泉者仍不載吳平齋寄拓其戚過雲樓藏泉間有新異以未敢深信姑置之

翁氏古泉匯攷余所見稿本未嘗繪圖繼幼雲所得者聞圖亦並載幼雲謂諸拓有泉匯未備者宜入續編然老輩誠篤易欺且著譜不宜好奇庶不失信以傳信之意

𣥺一金化倒文已不數見吳淸卿於長安得一陰文小銅笵尤精絕長二寸闊寸許上下並有圜孔三復得𣥺二金化一品均自來藏泉家所未有此番使秦寶山不虛行矣二金者余載入續泉匯竹朋釋作頴省陳壽卿云其下从木不从水當釋梁乃梁省竹朋云此布作梁則乘字布之𣥺不應又作梁釋矣

壽卿欲更定泉匯有續評本爲前評所未及者復以寄示余余亦照錄於卷中以資參攷竹朋有辨論並以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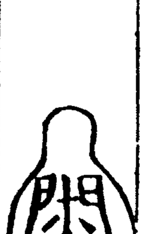
墨分別書之壽卿釋文時有新解前編尙未盡載再坿錄一二如小布中魯陽□字壽卿云下不从火乃尾形□乃其省□泉匯釋䣙壽卿云仍□邑之省□金化泉匯釋茲壽卿云與畿氏之釋兩歧當釋北畿□泉匯釋邪山壽卿云當釋䢼珢邪本以山得名加山亦可□卽□乃新省空首布□乃□祁省□泉匯釋商壽卿釋作高云鎬省□釋未云未安應釋李如□美不僅美富義美陽亦地名□不僅貿易義乃鄭省亦縣名□古虞省古吳字作□□古莫字□古參字□古丑字□乃寶省□三六化可證□疑乘省□泉匯釋室壽卿云是窒古印有窒中

複姓或古宓字□古定字□疑寍字

圜首圜足幣首及兩足往往作圜孔三皆兩面有文余藏一衡陽幣背作十二朱者初尙疑其贋近壽卿拓寄新得安陽圜幣二品惜足皆闕損亦有圜孔三其一安字傳形背均作□其首近圜孔處一作𠦄一作卄自來譜家所未見時續泉匯已刋成殊以未及載爲憾

諸幣不乏流傳獨圜首圜足者罕靚余僅收兩種其一尙壽卿所贈胡石查有釋數則甚可存坿載於左

离石舊釋萬石釋礪誤國策蘇厲謂周曰章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程春海國策地名攷曰離石縣東北有離石水又有離石山贊案古幣多紀地名此幣□爲□之繁文說文厹部□字下云山神獸也从禽頭从𠂆徐鉉曰从𠂆義無所取疑象形此幣离字从□正取象獸角形必小篆省爲从𠂆鉉謂取象形猶能窺見古人制字之義

又一品閃卽闟舊釋魯釋黃爻釋郟均誤初氏吉金錄有藺字一釋顧亦無說贊案是閃卽闟也藺戰國時屬趙見上說文火部閃字下云火皃从冂省聲讀若粦徐音良刃切佳部闟字下云今闟段氏曰今闟鳥名玉篇作含闟似鴝鴿而黃从佳从冂省聲徐音亦良刃切門部冂字下云从門从二二古文下字讀若軍敶之敶是閃闟二字俱从冂省聲義異音同趙地名闟其取義不可詳要必古文作□小篆隸又變作闟至藺則俗字耳藺芫屬此幣作□又作□方足幣作□者尤多其中乃火字非□字其門上之一畫卽从冂之二尤足爲說文从冂之證此古文之僅存者古幣有禓字學如此

离石閃同屬趙邑兩幣當是一時鑄故形制相同

衡易趙地水稱易如漢易涓易之類□卽㒳易加廾廾下加二借爲衡字如泰刻石□下加二借爲大夫二字亦其例也　是幣大小二種小者背文十

二朱大者背文兩舊釋宰釋鬲均誤贊審是兩字二十四朱爲一兩小者十二朱大者倍之故云兩皆紀幣之輕重也案説文㒳再也从冂闕兩二十四銖爲一兩从一㒳朱氏説文通訓定聲訓㒳字云或曰从再省會意贊初疑朱氏之説第因説文㒳訓再故定爲从再省會意今觀此幣兩字下半正从再始歎朱氏精於六書而古文古義藉刀幣以僅存尤可寶也幣文作兩不作㒳正合説文二十四銖之訓義贊

空首布諸譜罕載蓋最後出當日惟劉丈燕庭有百數十枚余藏僅百餘其複者復以贈潘伯寅緣伯寅曾以

四十八枚易余之秦量也竹朋伯寅所收均只數十獨幼雲有二百廿餘枚燕庭舊藏亦歸之幼雲目爲鎛幣壽卿亦云確係錢鎛之錢屬余專著一譜余未遑也

幼雲之空首布有四字一品文作半朿川ㄋ與余之面作丂背有夕屮二字者俱一時無兩幼雲初釋其布爲棘甫（蒲省）小匕（化省）續泉匯亦仍之近復語余曰如釋作垂棘似更勝其第二字與余藏背文之第二字亦相似或係一字範久不晰惟首一字不同究不得確釋耳

空首布形似鏟故俗呼鏟幣幼雲有一品無文制小而方首空處下通及腹之半且兩面皆凸起與習見者異

壽卿謂當是上古無文字時之品然茹毛飲血之世安用泉爲（錢至今日一日不可無但三代時市肆尚大率交易泉布偶一用之何況上古）此種殆不必是泉泉匯所載尚有類此而絶大者寬三寸長五寸許首寬幾及寸亦下通及腹上下並方若竟作鏟用殊相宜作泉用則過形重大殊不相宜（安得有此等大泉）仍謂之古田器可也特壽卿之説亦宜並載以質博物

壽卿云此眞是庤乃錢鎛之錢以其至利於民故上古取而象之以爲貨非有此則今日錢之名胡爲乎來哉仿古之泉爲圜制而名以古貨之錢此漢以來之誤非有詩有今呼爲鏟幣空首幣之古貨又有直

象田器上古無文字之貨何由知錢之制與名展轉之譌而得其眞乎昔見張叔未所藏古田器拓同此而大則四五倍焉惜今不得見竹朋泉匯所收亦有無字田器形大者二種不可不以此冠古貨之首謂爲上古第一之品也（以田器冠泉幣究未安子年註）泉也錢也刀也布也幣也其義皆取其利其統名則皆謂之貨至太公始謂之法貨也又可證鐘之名鎛亦因其形似田器而起不可謂之鎛也今臆名曰空首而不知其象受柄名曰鏟幣則習見今鏟鍬之器而不知其正合古錢之稱爲人心自然之知覺也見此則古錢貨之

名蒙不得受謬妄之咎矣錢之名可遵但無文之田器不必與泉牽合爲一耳
子年註
以鏄鐘推之則下不齊者爲鏄下齊者爲錢
幣之形無可攷當是圜首圜足者爲幣以象幣之柔
方首方足者爲布以象布之方内外俱圜者當爲泉
之古制外圜内方者當爲泉之變制始於太公之圜
法與海濱病史
世傳大禹書洛字及岣嶁碑皆奇古何以泉幣之文率
易識卽此可想見其時代或折之曰子安知其非上古
及唐虞時物余則曰文字平易非明徵乎

蕭何於漢高祖僅羸奉二錢足見當日鑄錢之少亦必
非事事物物非錢不辦也我　朝銀與錢並重明以前
銀只五金之一不似今日非以銀卽無由易錢者比故
以近代之事理揣度古初斷未有能合者余癖泉五十
餘載於刀布絕不臆斷時代亦不強分後先其形製大
小之不同則列國自沿其制作耳爲唐虞爲商周安得
因泉文之一字而遽定之乎
孫春山云商周彝器傳於今者夥矣皆時有奇古不
可識之字何以昔人所謂堯布禹布篆皆平易近人
乎初氏斷自周列國以後最爲允當

劉文青圜著虞夏贖金釋文余覓得舊本爲重刻之聞
得虞字幣而其論始定余初作泉說亦云古布斷自唐
虞然平心思之虞夏之虞與虞芮之虞又奚以別乎余
故曰刀布可寶者在文字不必臆分時代也
方足布雖極薄而錬銅頗精覗尖足者勝尖足每易折
何鏡海以舊藏數百品寄余皆昔年晉中出土者不特
青緑沁骨且土花殊厚拂拭之亦復古香襲人
涅金大布流傳甚少銀鉤鐵畫制作最精無不紅綠爛
然至可寶玩想當日此種亦必矜貴
齊九字刀壽卿終疑之近日廠肆所收且有絕無文理

者不足深論也六字刀余惟藏一枚倘壽卿所贈泉匯
釋建邦壽卿云宜从初氏釋造邦[古文]省口加厂耳第四
字[古文]舊釋作始泉匯釋作就壽卿云立旁耑首未可以
下[古文]遽定爲就一字之難釋如此
春山云第四字當釋作京質之石查亦謂然左半作
[古文][古文]實皆京之省惟右加邑旁變體倘未安耳若[古文]
[古文]幣釋作梁京則無可疑梁京如云周京漢京也或
作[古文][古文][古文]均與京一釿之[古文]字不甚懸殊觀古閣泉
拓有一品背凹文[古文]字尤近
王廉生云京不得濫稱此字確非京梁齊安得擬周

漢郇其偺稱亦不見經傳鄭之京城乃地名非通稱
也
廉生云笏臣廉訪長賡所收小布頗有異品時續泉匯
已成遂不復索拓僅拓得節墨刀一品云色澤極佳背
三横畫下復有建邦□法化五字一刀備列兩刀面文
於義無所取若云誤范則五字小且弱迥不逮習見之
六字刀殆出添刻與舊泉改刻置土中一二年則色澤
如故
續泉匯載三字齊刀背文□字一種云最罕見廉生云
恐仍是□字范不足又背文上字云之字不完然齊刀

面文之字皆作𣥂廉生謂是㞢字之省說詳後
廉生云三字齊刀背文◎非日乃易字之省○又◎
之省万非万亦易之省才万並易之省□非正乃□
之省乇乚匚並安之省以背文本有安字易字兩種
也厺乃六字刀面文□之省厺又厺之或體㞢非之
乃㞢之省屮乃㞢之省㞢乃六字刀面文□之省大
非大口非口並面文杏之省節墨刀背文大□大亦
非大仍杏之省
春山云秦印往往有㞢字㞢字乃是㞢封字省文
三字齊刀率不緻自是常用之品故流傳亦獨多有添

刻𣥂字作四字刀者但四字刀及安陽節墨諸刀外郭
皆及柄而止三字者則下通於環制作微異識者一見
郇能斷之陳寅生示三字刀環不透者甚異其色赤石查曰李寶台所作也
明字刀背文首一字爲左右□外凡四類壽卿云□或
易字之省外字一種有作□□□□者壽卿云金上一
字乃丑亥酉壬字外字傳形尤罕覯惟廉生所收獨多
余所藏亦廉生分贈至四類刀背文多有作ㄗ者壽卿
云亦ㄗ之省耳
廉生云明字刀一變而存其環爲泉此圜泉◎☽之
所從出其稍大作◎彡者彡非四字仍著刀柄之斜

直文存其舊以志其爲明刀之遺若◎☽二字則直
言其爲明刀之變仍書其文曰明刀言以此一泉抵
一刀至再小而爲一☽則並省去明刀舊文直言以
一小泉抵一刀耳明刀止列國至列國之末及秦初
則變而爲◎彡◎☽成圜法故率與秦漢半兩同時
出土先秦泉不皆官鑄每沿用舊泉之文榮所獲榆
莢半兩泉中有極小◎☽泉亦是一證故☽字釋月
固非釋化亦無當得此說庶合◎彡◎☽一☽而兼
通之矣◎彡一種最少石查近獲一枚
續泉匯補載泉范至百十七枚合前編計之近二百許

從來無此巨觀而清卿新得之永一釿銅笵壽卿續獲刻字未全之五銖石笵尚未及載壽卿舊藏五銖二銅笵背有建武十十年款者尤足珍竹朋備載諸說云釋作二年者固非釋作十六年者亦埘會本紀十六年始行五銖之說惟釋作十十者可从緣漢器多有作十十者卽二十也廉生云漢人隸書七皆作七似十字而下微乚向右出小尖孔廟百石卒史碑雖大字尚如是其尖鉤甚微今有拓本可證銅器字小而淺其下鉤易鏽滿或笵本未足且經多年始出土遂竟作十十故凡作十十者不一又有作二十十者證之本年皆爲七字此

笵釋作十七與十六年之說正合所論殊精

余作笵說謂古布無笵皆工人以意畫字故雖百十枚筆畫無同者幼雲則謂安陽乘邑二布之大者實出模笵往往相類亦惟此二布有合背同文者是製笵之一證

齊刀笵惟東武劉氏有之壽卿續獲一笵亦相似倶載入泉匯續泉匯陳寅生近持示節墨刀笵形製並同背文三横畫下作丨⊙亦略有青綠而不甚入骨質地厚重聞濰縣最善仿作卽此類矣幼雲云是王戟門故物當日購以重資旋卽悔之

鐘鼎銘勳自出學士大夫之手刀布則小民日用物古又無私鑄之禁故文字變化離奇如空首布松字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著譜者不妨一一臚載賞其神致若一點一畫爲之辨論無乃太迂

廉生云古人文字增減挪移上下左右惟便所適古圜法穿孔亦圜至寶三化六化始有輪郭外圜而內方壽卿目爲孔方之祖

董小池洵多野齋印說錢塘丁傅序之云朱排山在秦見村民掘得莽鑄幺泉一恐官長攫取祕不示人排山曳杖往訪得見之其圜不過一粒黃豆許穿之左右幺泉二篆文精湛古秀莫可名狀鏞張太過子年註余案此說未足信精於泉幣者不作是語也幺泉文皆四字且不在左右亦未嘗如是之小余寓秦四十載目擊莽泉逾萬其貨泉有極薄小如榆莢者或篆文不晰有類幺字耳盡信書固不如無書

南宋銕泉舊譜所載皆無幾青圃丈得嘉定全寶云從來未見自燕庭丈宦蜀始一洩其奇蓋塵埋市肆中七百餘稔矣余有其全拓泉匯悉選載之凡二百八十餘種余在蜀續得者復補入續泉匯數十亦富矣哉及門呂犀青近復爲購數百以道遠莫致其中必猶有可補

者造物之無盡藏也如是

大宋當拾錢吳我鷗所藏吳冠英亦曾貽拓本雖嘉蔭簃亦無之石查竟於廠肆得一枚劇佳想當日未經行使不若嘉定折十湻祐當百之易覯惟燕庭丈慶元通寶背有慶當二十文者不知流落何所矣

毛丈季海官西安清軍同知因鑄錢收廢銅得元銅鈔殘版一角付其子子靜藏之子靜持示余爰拓存數紙闊僅三寸許中一行僅餘四字曰壹拾貫口右一行僅餘字字自係塡寫某字第幾號者兩旁近邊處似有篆書兩行不晰四圍亦作花文闊不及五分上横列壹拾

貫三大字右斜列大字三行曰中都合同口子合同口口口合同制作與貞祐寶券（詳見續叢稿）極相似特制小尙不及寶券之半元鈔世少流傳得此二版尙可想見當年制作也

壽卿伯寅但收莽以前泉唐蓉石舍人寶鑑收泉甚力亦至六朝而止有所得必屬余審定余之副本亦時以贈之一日語余曰聞同閣吳東竹震家築屋掘地得古泉數百緡東竹擕千餘至都選之得四銖一枚殊精好詢其餘則悉已銷燬爲悵然許入土千餘年幸而出土仍歸火刼古物之傳不傳亦有數存邪

朱建卿善旃藏泉余未獲見僅春山贈余拓本一巨帙不審悉出所收否余舊存拓本尙有陳受笙均吳冠英雋之物兩君並工繪事受笙曾及世父覺生公之門與余竟未曾一面

余於近代藏泉家無不識作泉說時石查屬備載姓名於卷尾續聞者亦補入叢稿中後來之雋復有徐小芙鏡淸張吉人度毛子靜鳳淸王戟門之二子希祖緒祖周小山麟勳張翰臣寶忠其所藏余或未之見小芙之泉在南中値兵燹胥失之吉人則因石查興起者

葉丈東卿平安館藏器甲戌年悉燬於火廠肆有售者

率黯淡無色泉幣亦然近日僞鑄之泉不能驟致靑綠則藉口葉氏燼餘之物藏泉家宜愼之

好古者必好勝每以己之所有傲人之所無因而巧偷豪奪其甚者至交生隙往往互相詆諆泉幣亦何嘗不然然一人之力斷不能盡收天下之瑰奇或藏泉僅數百竟有一二品爲同人所無者亦一定之理也余藏泉最久無妒羡心春山目爲不忮不求廉生戲呼爲廣大教主緣同人得異品無不擕示但乞其墨本藏之卽與自藏無異古物藉以娛懷何事自尋煩惱邪

廉生以桂未谷曾取漢以來之工篆書者十二人繪象

懸一室瓣香奉之目爲十二篆師精室謂都下藏泉家宜推余爲祭酒亦當師其意繪一圖名曰泉師余居首同人悉坿繪卷中傳之他日亦一佳話聞者粲然標榜之習賢者不免若此

春山云若果如此廉生亦合居末席何則其齒穉也

余目擊古泉不下數萬彙輯諸家拓本亦六七十冊之多自謂能辨眞贋獨辨釋文字之作少以未嘗精通六書不敢妄下一語也惟同人有新説輒喜載之

余增定續泉匯合之前編近六千品足以空前只明刀尖首刀尙有割愛未載者伯寅亦云近見芴臣所收古布異品殊多惜無打本補遺因思昔官藥省時曾輯皇朝謚法攷　熙朝宰輔續錄漢票簽中書舍人題名內閣撰擬文字悉梓行或笑謂皆了無完期之書今泉譜亦若是也艮堪一哂

淸卿在秦收古泉不少有補泉匯之願壽卿每謂前兩編摹刻不精美猶有憾淸卿最工鉤勒他日編成定屬後來居上矣

人若專精一技必聞名於時卽如泉幣小物秦中善改刻之薛重泉都中善翻沙之小錢李（卽李寶台）幾於無人不知然則學士大夫果自樹立何患没世而名不稱邪

余刻泉説叢稿及爲同人刻金石書輒偕恩綏姪校勘數過刻成仍有譌字校書如掃葉信然憶曩輯謚法攷五卷至同治八年止付梓後索者紛至不數載坊間已有翻刻本更不知譌字幾許矣

嗜古者賴有古緣有同一泉求之數十年不獲而無心遇之者抑或竟不得或旋得復失不盡關人力也余則謂有拓本卽如見其泉故藏泉三十函每喜人借拓若扃之篋笥祕不告人與無是泉何異

靑園丈逝其家人以東周騶虞峙錢等十泉爲殉余嘗戲語燕庭丈曰吾輩宜戒之錯刀環一品無輪郭者初聞已殉近知續歸竹朋處

楊勰卿侍講紹和家有宋版書數百函爲海內第一皆至堂先生舊藏也余僅獲窺十數種勰卿方强仕卒於生辰前一日無疾猝逝棄此縹緗而去聞者悵駴然則古物益當作雲煙過眼觀矣

勰卿之書沈韻初之碑版書畫壽卿之金石皆近時收藏家不能有二者今兩君盛年玉折獨壽卿老而彌健日事摹拓攷訂伯寅嘗歎曰福人

以上各條宜與續叢稿中雜題泉冊僞泉冊笵冊之廿四條並改定畫一坿泉説後

自題金石拓冊

一年來諸家惠貽拓本堆積案頭又二三百紙矣雨窗無事一一翦帖之復成四帙並裒池者及新舊泉拓冊計之殆逾百帙泉幣居其七金居其二瓦甎造象居其一亦富矣哉秋菊百餘盆爛漫一室花下獨坐時一披讀覺心神爲之俱曠且他年有好事者得之必曰此鮑子年臆園中物亦足博一笑也

再題金石拓冊

余集諸家金石拓本續帖成十有一冊矣念五十餘年來專意於泉幣至金石一門不過中心好之初未有眞

知特解足發前人所未發也然月夕花晨一室虛白焚香開帙怡然曠然不復知戸以外事詎非歸來蔗境乎顧世之好古者必謂蓄古器乃所以攷文字辨制度非同玩物夫玩物亦何傷視彼口講程朱身許稷卨而方寸間營營於財帛華衰者其喪志也孰甚

爲伯寅跋盂鼎拓冊

鼎乃嘉道間岐山出土初爲宋氏所得置秘室不以示人周雨蕉明府偵知之遽豪奪去余曾乞其打本請觀則不可詭云已送歸南中文凡二百九十有五字陳壽卿歎爲史佚之作其心醉如此劉丈燕庭輯長安獲古編亦以未得是鼎及虢季子白盤爲憾也雨蕉逝鼎復出左季高相國購以重資擬舁送關中書院置中天閣上旋聞伯寅愛之卽慨然持贈鼎尙未輦致一日伯寅以舊裒拓本作長歌紀事並屬余一言余念鼎文攷證諸家已備言之可弗贅獨鼎之自出余所深悉輒幸識如右且三十餘年乞一見不可得者今幸歸寶藏他日詣攀古廔瀹茗焚香偕二三同癖摩挲歎賞一償夙願不圖垂老猶有此眼福其愉快詎減於伯寅邪

跋遂啓諆鼎拓

是鼎乃道光末年秦中出土余目擊時尙折一足未補完中有文二行曰遂啓諆作广叔寶尊彝九字广字泐故改作廟字蘇氏得之屬鳳眼張者雜取虢盤諸文前後添刻一百廿餘字以三百金售之葉丈東卿然劉丈燕庭與余均有當日兩行原拓本稍辨其贋東卿不懌爰舁送金山寺此尙是平安館昔年舊拓雖出燼餘卻完好試取繹之文義神致不逮世傳諸巨器遠甚識者諒自有定評也

爲董雲舫跋高麗鐘拓

（高麗人以是鐘贈呂堯仙朱建卿手拓傳之鑿款稱高麗國南原府川下里居住前副正劉弋京云云大安二年庚午十二月造）

劉丈燕庭著海東金石苑八卷寫以美濃紙備載全碑

殊精審惜咸豐庚申燬於火潘伯寅錄有諸碑跋甲戌春余爲刻之原本余亦曾假觀手錄其目彈指廿餘年老而健忘不復記有是拓否而碑目則未之載也攷金石苑所載鐘四皆諸寺供奉之巨鐘是鐘殊小疑好古家藏器故或以之寄蕘仙非彼國所共知打本流傳絶少蕘仙與燕庭復宦轍分馳或當日偶忘拓示抑補入在後偶未跋及雲舫前輩屬一言釋疑伯寅所題余亦未可武斷姑疑以傳疑可也

爲幼雲跋陳氏十鐘拓冊

收藏家以鐘鎛爲艱覯近時惟陳壽卿太史號十鐘主

人距復得邢仁毋鐘且不止十矣余有其全拓幼雲見而愛之亦致書索墨本精裒成巨冊屬余一言余思同時潘伯寅少農亦有齊鎛一部鐘入入鐘字小而至精壽卿歎爲攀古慶款識之冠顧大小雖不一其文則同又不若壽卿之鐘各饒神致秋雨初過盆菊已花余戢影廳園方集諸家彝器拓帖爲數帙而是冊適至揩老眼亟披讀數過不覺紅日之西墜塵海中獨余與幼雲最閒乃所居相去十數里僕從往來必以墨拓互相示雖見者笑爲癡絶未始非清福之一端也余札雖惡其可避著穢之誚而不勉綴數語於冊尾乎

爲毛子靜跋虢盤拓

秦中曩出虢季子白盤爲徐傅兼明府載歸南中今歸劉省三軍門爲築盤亭一時名流題詠殆徧子靜得是拓乃必索余一言蓋以余寓秦久知盤所自出村人初以之飲馬塵封者不知幾經歲月始遇傅兼拂拭出之物之顯晦固有時而余與子靜獲讀其文字攷定歎賞亦殊幸古緣之不淺也

跋伯寅酒器拓冊

潘伯寅收藏鐘鼎號稱繁富有所得必先拓以貽余余隨得隨帖入小冊中備檢查免遺失也一日復精拓其

爵觶廿種見贈爰屬王亷生別裒爲一冊存之陳壽卿近悉取藏器拓寄伯寅凡二百三十三紙而秦漢不與焉爵觶各種多至七十有五伯寅所收雖不逮然精好足以相埒他日當並索壽卿諸拓彙裒成帙庶墨花輝映亦三代酒器之一巨觀乎乙亥十二月

數十年歲事逼人輒苦無佳况近獲息影廳園不復問家人事小除夕午窗多暇對唐花漫筆志之

爲許丈少珊跋阮氏家廟彝器拓本

世父覺生公與阮文達公同登秋牓比已未成進士文達已爲總裁余生也晚不及奉杖履顧審知積古齋藏

器爲嘉道時第一款識一編海內翕然宗之惟所藏一燬於火再失於兵燹零落幾盡而家廟彝器數事乃巋然獨存殆果有呵護者邪潘伯寅贈余大林龢鐘一拓續復得君宜子孫洗一拓終以未窺全豹爲憾光緒紀元乙亥殘冬少珊丈出示孝通所貽拓本四紙始獲縱觀殊自詡老來眼福欣然書數語志景仰云

前跋題就少珊卽索得周鄭寰盤格伯簋二器拓本見貽俾余亦獲完璧坿志之

為幼雲跋焦山鼎拓

吳平齋觀察以所著焦山志寄余於周漢二鼎定正加詳備載諸家釋文復自著攷釋余讀之神往漢定陶鼎乃阮文達所舍器與蓋非一器傳聞已失周鼎雖屢經兵燹巋然獨存舊讀世惠自以讀無專爲勝憶髫齡讀林吉人焦山古鼎攷卽心醉今已五十餘年迄未獲一墨本念之輒惘惘幼雲所得二拓漢鼎尙出朱建卿之手爛然可珍顧余亦南人乃足迹未到江以南諸名勝皆託之夢想不若幼雲隨宦江浙獲登焦山寺摩挲法物兼有其全拓今漢鼎雖不知所在而平齋時通翰箚猶可馳書索拓周鼎俾償夙憾對是冊彌惓惓焉

是跋書就幼雲適以昔年所拓周鼎之副本貽余再書以志快廉生則云焦山之漢鼎亦未失

爲幼雲跋辟雍彝器拓冊

欽頒辟雍彝器十世父覺生公肄業成均時曾用東坡石鼓詩韻作長歌今集中所梓是也余於十五年前値上丁偕同闈袁杏村曾一往瞻器列長几上古光黝然顧祭畢卽藏諸櫝思一拓不可得潘伯寅僅貽余二拓幼雲此冊乃葉氏平安館中物墨香襲人讀之爲稱快余於彝器雖無深識而中心篤好年來乞得諸家拓本亦數百紙有不遠千里而至者獨辟雍諸器近在咫尺求之廿年而不獲天下事難者有時而易易者有時而難幸不容以人力致昔袁簡齋不佞佛獨取佛家因緣之說余亦信之

爲幼雲跋銅器雜綴冊

翁宜泉先生與余無一面之雅而景仰素久所著古泉彙攷尤詫爲巨觀原本今在幼雲處余僅獲其泉拓二三紙至以爲憾幼雲復持示銅器雜綴一冊亦先生手輯楷識甚工雖並鏡洗瓦當計之僅十餘種猶是嘉道時舊拓墨采爛然良可寶玩末載銕磬一拓殆唐以後物云余外王舅何蘭士先生所藏余顧未之見或晚年已轉贈他氏與

爲芸龕題彝器拓冊

道光朝都下收藏富有者推葉丈平安館爲最余亦嘗過從以年少乏學識未敢率乞其墨本而中心藏之不曾一日去懷芸龕得其同里吳敬之所收款識一冊悉葉氏舊藏凡八十餘器雖間有可疑者率精妙足資寶玩以示余披讀不忍釋平安館近燬於火精拓悉化雲煙余頗悔當日失之覿面一無所獲僅於灰燼中購藏一二零珠碎璧何若芸龕開帙而暢然愉快也乎

簠齋金石文考釋

陳介祺

據一九一三年雲窗叢刻袖珍本影印（節録）

簠齋金石文考釋

周盂鼎釋文

濰縣　陳介祺

是鼎出關中道光閒皖人李君令陝者載以歸云實今官斛八石又有一大者云容十二石當皆毀于粵匪矣

桉南公名不可知公三公之稱愚疑即書南宮括宮爲公之誤字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徐廣曰保一作寶）玉凡兩見疑與史佚爲寮友如古鼎銘之太史寮也

大鼎二十行行約二十字幾四百字矣夫盂所作首云隹八月末云隹王廿又五祀則後此鼎二季所作者文甚泐未精剔僅數見盂字又多父字雩字前段俘車馬俘牛羊字後段屢見賓字自是盂嗣南公職後有武功獻俘于成

一

王受賞報功饗以賓禮勒銘于鼎以紀其事者惜文竟不可如此眼眼可讀耳

三代以來古鐘鼎文字不第資識其字也資乎能通其義尤資能求其行文之法書事之例雖不足以賅古史而其施于彝鼎書于宗彝者亦可得其大槩徵信于數千載下而可無少疑矣此銘文起止曰唯九月唯王廿又三祀者紀時也王在宗周命盂盂用對王休用作祖南公寶鼎者紀事也皆周史之書法也王若曰者史書王言之辭也若者恐書辭之未能達王意也史文之謹也盂者王親命之呼其名而誥之也不顯文王至有四方云云者言文之受命武之造邦皆天命之也稱天之一也天之所以命文武也畯正乃民至無殷酗醻云云者即酒誥文王誥敎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之意言此先王之法即天所以翼輔嗣子王之法使之以是保文武所受于天之四方者也稱天之二也天之所以命成王也我戲殷墜命至故喪師云云者言雩邑之地遺風未殄由于殷之諸臣百工率民以習于酒至于殷之喪師也巳汝妹云云者巳者歎妹俗之移變美康叔之敎化也余之命汝治雩夾唯是述我父作唯朕父武王是殺（敉）如酒誥之命康叔（本書集德）而欲汝勿達（克字向左手形向古相背疑古達字不从韋）余乃辟一人也今余唯即型云云者言今余之命汝夾唯是繩我祖武王勉于文王之正德若文王之命二三先正者以法我祖而已今余唯命汝盂云云者言今余之命汝夾唯是紹乃祖舊德之常朝夕敬諫彝奔獻言以盡厥職使天使余曰永命汝法乃祖而已稱天之三也天之所以命盂也王者之命即天之命也命汝法祖即我之法祖也成王之命

二

盂朏朏叐所以致其至識者文至此而止矣其下則命錫之事故又加王曰以明之再呼而再誥之紹夾敏諫罰訟至受民受疆土者命盂官司諫之辭也錫鬯卣冕衣市舄車馬錫南公旂用守者蓋盂即位除喪士服入見奉其守器圭玉之屬聽命成王命使繼世復以其車服與其祖紀績之旂錫之仍命之世守而有土也夫成王之命盂一篇之中稱天者三稱文王者再稱武王稱父者各一稱盂之祖者再呼盂者三名盂者二其命之之義可謂重矣繼之以錫邦司至乃土者既錫臣民又錫土田以廣其封邑如詩韓奕江漢所云也蓋君以臣之賢受民受疆土即以人民土田報之而與之共也終之以勿廢朕命者命辭已畢又總全篇之意蔽以二言重言申命又加王曰三呼而三誥之之辭也其反復丁甯之意至爲深切著明朱子論詩

大雅所謂平易明白正大光明者庶幾得之矣嗚呼斯文之至於斯也豈今本之尚書汲冢之竹書所得儗哉眞秦以後人所得目覩古人銘金之第一篇文字也已

大豐𣪘釋文

余得是器於關中蘇兆年三十年矣諸家俱衆定釋餘籒莊名㠯祀刊𣪘夫未辨乍者名𨽸釋朕之字余久疑臣子乍器紀武王有天下祭告武成于天于父于太祖事而自稱朕衆名必不如是之不敬謹後疑朕字㠯冊而未敢定同治癸酉七月三十日丙子復審釋之決是冊字則是器為毛叔所乍明矣文八行行十二字者一十一字者二九字者三八字七字者各一共七十六字爲句二十其曰乙亥㠯紂亾于甲子推之則是後七十一日也其曰王有大豐有者㫖商有令周有之文即武成王來自商至于豐之

日也文之廟㞷豐受命文考故反命而先至豐也其曰王域三方正天下之經界也猶詩商頌元鳥正域彼四方此曰三方西土舊㞷域中也此言有天下之始事也其曰王祀于天室天室文見史記周本紀書王入太室祼疏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桓譚新論夭稱明故命曰明堂內有太室體象天地天大字佀或太室爲天室之譌與竊𦙶明堂中央當下方如壇㠯象地上圓牖明㠯象天因名曰天室與魯公祼于天室降而祀周公臣而不臣周公必不饗之孔子所㠯不欲觀魯禘之自既灌而往也此言武王至豐告武功成于天而祀天于明堂中央天室之事也其曰降王降自天室也其曰天左右王能左右之曰㠯言天佑王使受大命也其曰衣祀于王不顯光文王衣戎衣也告武成而戎衣㠯祀也不顯顯也德之所㠯配天也宗祀文王于明堂㠯配上帝之禮也其曰事𩛥禘事有事也𩛥見詩天保吉蠲為饎字夫乍糦商頌元鳥大糦是承傳糦黍稷也宗祀之祭曰禘配㠯文王是明堂之祭禘之一也禮大傳禮不王不禘之義也王者德合天人之禮也此言禘告文王之事也其曰文王德㞷上詩文王之文也其曰不顯王乍相不墜言武王夫有不顯之德克相上帝受命不墜也其曰王乍賡賡和也猶易中孚其子和之也或曰賡即庚新也其命維新也其曰不克三衣王祀不丕同王文王三三獻言大能衣戎衣三獻㠯祀文王也此言文武之德也此㠯上紀至豐之事也其曰丁丑乙亥之越一日由豐至鎬而郊社也其曰王饗太祖太祖始祖禮記祭統注太廟始祖廟也后稷周之始祖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即書之柴望大告武成前已言祀天室故此不言郊文簡而事備

也此言受命之事也其曰王降降自郊也其曰作賜爵錫爵也爵㠯爵形从木加栖篆之最古者也四方諸侯皆于周受命定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封制㠯命羣侯也此言封建之事也其曰退事畢也其曰櫜詩周頌時邁載櫜弓矢禮樂記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示天下之不復用兵也此言偃武之終事也此㠯上紀至鎬即位之事也其曰惟朕有德敏朕朕季武王母弟八人之少者武王時㠯弟稱叔於爵為伯國邑曰毛列六卿而官司空成王時兼三公者也左定四年傳武王之母弟八人朕季為司空而五叔無官言名言官而不及封國書顧命毛公傳云稱公三公六卿次第司空第六毛公領之毛國入為天子公卿言封國言兼公言次第在司空而不及其名顧命六人皆武王舊臣自是毛叔兼公而稱公朕季位司空而次

弟六矣周禮太宰注毛聃之屬扗畿内者言封國言名而遺叔定四年傳注又有毛叔聃則誤以聃季毛叔聃為二人史記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與毛叔聃異名而其稱叔為武王之弟封國于毛則又同令此𣪘與毛公𢉅鼎同出關中自是一人之器聃名𢉅字者所為徐氏鄭古占奠奠名歆字之説甚善而史記之鄭不及此器之聃為足徵信則毛叔鄭之名自當闕疑而不必强解矣有德與詩大雅思齊肆成人有德文同傳冠以上為成人季年少非夸辭也敏敏于祀事如駿奔走之大而疾也器上如𣪘四耳下方如坐机余謂凡此制者皆盛和羹之用蓋二人四手持之或即所謂既戒下重則不蕩溢或即所謂既平肅敬之至者也抑即奉明水之器而為聃所執之事與此言以有德而得與其事也其曰肇王休于𨽨肇始也休休命也謂武王受天休命之美如對揚王休命之文也𨽨重器之統名非酒器从𣪘文之省𨽨𣪘之合文也此言受爵始得此器敬以親見武王受天休命之實紀于𨽨𣪘也是器文少于書武成文三百六十一字于伐商事為略而于受天有大命為詳至大之事括以二十言七十六字非師文王周公之文焉能至此哉丁丑王饗太祖與武成丁未祀于周廟為日不同即以武成文攷之一月癸巳自周伐商癸亥陳于商郊是師行三十一日而至四月至豐則十四五日為乙亥越二日為丁丑是克商四十日行夫當行三十一日而反從武成之丁未則三月十六七日而非四月距甲子四十四日班師行三十日先丁未至豐則在商不足十日反政釋囚封墓式閭散財發粟大賚四海之事不能如是之速武成本文已自齟齬則乙亥丁丑二日自校

五

傳寫之武成為可信惟朔望無徵不能定為何日耳

六

八瓊室金石札記四卷

長洲章鈺題耑

（印：章鈺）

據一九二五年吳興劉承幹希古樓刻本影印（節録）

八瓊室金石札記卷二

太倉陸增祥撰　男　繼煇校錄

吳興劉承幹覆校

郘鍾銘銘在兩鼓閒右四行左五行字小只分許剝泐難辨就可識者錄之得七十七字文云佳王正月初吉丁亥郘□曰余畁公之孫郘白之子余頡□事君余□□武乍爲余鍾元鏐鏞鋁大鍾八肆其寰□龤□其龍既壽□虡大鍾既龢工□鼉鼓余不敢爲高我以享孝樂我先且以蘄眉壽世世子孫永目爲寶案郘鬵縣亭名見玉篇廣韻亦云亭名蓋卿大夫食采之地後因爲氏也畁古威字又案鬵縣屬牂柯郡古非中夏所有此郘當卽呂字或卽莒字从艸从邑形異實同

楚良臣余義鍾孫氏平津館故物也孫淵如吳侃叔均有釋文阮文達折衷一是纂入積古齋款識孫氏題爲楚義鍾余又嘗得其搨貽馮魚山一本有手題分書三行係乾隆六十年所搨者別裝一幀藏之

虢叔大林鍾在揚州阮氏汪硯山寄貽搨本有阮氏家廟藏器及恩高所搨金石印章案積古齋款識載之釋其文曰虢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穆秉元明德御于乃辟𢍰屯乍攸旅敢啓帥井皇考威義爲御于天子卣天

子多錫旅休旅對天子魯休揚用作朕皇考惠叔大棽龢鍾皇考嚴在上翼在下愷愷能能降旅多福旅其萬秊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凡九十字傳相攷證詳備謂此虢叔乃滅後續封之國甶卽說文𠧪字爲由之古文𠧪讀若調調由一聲之轉古音相通故調飢之調讀如周鞗革之鞗古作攸㝵屯作攸當爲得純祚攸攸遠也威義卽威儀愷愷能能宗周鍾銘愷字从攴此似从金可知古文偏旁有變通矣阮氏金石書畫置諸文選樓者盡付回祿此刼後之厪存者

鄭邢叔鍾銘云奠井尗旅曰不顯皇考叀尗穆秉允明德御于乃辟㝵屯止休旅敢啓帥井皇考威義爲御于天子對天子魯休揚用乍朕皇考叀尗大棽龢鍾用蘄萬秊無疆子子孫永寶用享凡六十八字鍾不知所在打本得自粵東入案奠鄭之渻井邢之渻邢爲鄭邑旅其名也阮氏積古齋載有井尗毋鍾奠井尗安賓鍾康鼎內亦有奠井字皆可取以爲證不顯卽丕顯字屯純之渻止用爲至或釋作乍以爲祚之渻者誤義古儀字魯嘏之借見於古器者甚多棽林古通鍾所應律寶棽大棽其訛一也

商象形鼎銘一字曰[illegible]案申鼎作[illegible]父鼎作[illegible]言肇鼎作豆皆象形此與父鼎相似而小變之說文鼎三足兩耳

利鼎銘在腹內前牆及底其文云唯王九月缺于牧宮□□缺立中廷缺令內史冊□□□錫女亞□環市䜌□□事利拜□首對揚□子□□顯似□□用乍朕□缺利其萬秊缺用案亞當卽黹字所謂兩巳相背也亦言兩弓相背然下文又有市爲古芾字與黹字同疑亞爲玄之剝蝕字環作[illegible]象形䜌者鑾之渻利卽利之異文作器者名　此鼎及鄀子戈尊父銅器大泉五十笵銅魚宜牛羊鐸咸陽土器鄭義匜父乙觚孫魚爵大布黃千笵皆漢陽葉氏故物伊臣甥得之東老藏器最富一散於粵左再散於漢陽其存置京寓者甲戌四月復燬於火刼燼所餘盡鬻諸市蕩然一空矣

無專鼎在焦山阮文達定爲周器積古齋款識金石萃編皆載之具有釋文阮跋云無當讀爲鄦燔舊釋作丞非番古文作[illegible]此字从火从[illegible]徵有闕泐耳焉是鴻之古文舊釋作佐攸勒卽毛詩鞗革字必讀爲縪與鄭康成圭中必註相合魯休猶言嘉休舊釋作敷割匄之借割蓋聲近故可借作匄舊釋作周祥案鄦卽今之許字內門內古通入故阮氏以入門釋之史記周本紀魯天

子之命魯世家作嘉天子命故可以嘉訓之畢與必古通故可用爲縪珌亦作瓘是畢必相通之證金石文字中往往互假也

宋御亥鼎鼎存蓋佚舊藏劉燕庭處木座有丙申年題字今爲夏芝岑所得通高漢尺六寸二分飾以蟠螭鱗紋口徑九寸二分腹深四寸二分三足似鬲而不空高三寸四分兩耳在表爾雅附耳外謂之釴此即是也耳高於口一寸六分長三寸六分中空上寬九分旁寬七分色似澤桼青綠鏽蝕爛然可觀銘五行在內牆文云宋壯公之孫𢓊亥自乍會鼎子子孫孫永壽用之凡十

九字壯莊古通宋莊公名馮說文御从彳从卸皆所以御之古作馭以手御馬此作𢓊从彳从走馬所以御之極合六書之恉蓋馭之古文亦即御之古文無疑莊公子桓公名御說見史記御作禦御禦古通莊公之曾孫名禦此爲莊公之孫命名御亥古人名字不嫌同文也會字上會下口似是噲字而義不可曉或以爲禬之借字說文禬會福祭也周禮注除災害曰禬此禬祭所用之鼎也或以爲膾之借字膾曰膾鼎餗曰餗鼎其意相同余謂即會之異文儀禮公食禮坐啓簋會士虞禮命佐食啓會注云蓋也此云會鼎合蓋與器言之耳或又

以爲會同之會御亥非諸侯不得有朝會之事矣鼎字象形上加从一者象扛鼎之木也與釴制相合此鼎雖小猶存其誼

漢太宗廟鼎文曰大宗廟金鼎容一斗重九斤三兩元年十月丁亥宜成□□越庫嬰工九造凡廿九字蝕其二文稱元年而不書紀號景帝時尚未建元也十月二字合文或釋爲直非景帝元年乙酉中元辛卯後元戊戌皆不直亥宜成漢侯國隸濟南郡

商父戊卣銘在其腹文云楊隺邑父戊寶尊（四字反文）彝楊字篆法與南宮中鼎同右旁微異器爲裕旹卿所得借

揚之

商子孫卣孫字奇古息柯題爲龍虎子卣未審其詳

咎父癸卣見積古齋款識上作爵集木形彝器多作析木此不析銘云咎作父癸寶尊彝七字

漢千馬卣右作馬形左一千字舊藏阮氏文選樓今燬於火矣庚開府刀銘曰名高千馬蓋亦富厚之義

商父辛爵文在扳內曰父辛辛字微有剝蝕息柯釋爲子字誤矣古人以干爲名不以支也

乙爵銘二字曰乙寶柱上似尚有一申字

父癸爵父癸二字在柱

父甲爵矢形不有弓字再下題父甲二字弓右又有一字似舉

孫魚爵銘在鋬左題一孫字下作魚形

周嘉仲咢銘云唯元年正月初吉丁亥嘉仲父擇其吉金自作寶尊彝其眉壽萬季無疆子〻孫〻永保用

父乙觚文云興丁邑父乙彝案興古遵字此加从占疑即遵之異文或釋爲尊尊其氏也

曾侯角銘云曾灰作晉舉邑庚丁用尊□盟凡十二字案積古齋款識載曾侯簋銘文字相同而彼簋此角迴然絕異簋下舉字彼器鈌蝕庚字亦有剝泐庚丁二字

彼釋作庚尊下作簋殆因器定字也以篆法審之恐未必然闕疑可耳此本有稗松印章

父戊彝銘云叀作父戊寶旅車彝旅車二字合文

息父彝口圓徑六寸五分款在口上文曰宋□息父作彝□子□□彝搨本有翰林博士孟廣均誠方印誠即識字

事父彝銘五字文云事父作尊彝

利彝銘云唯廿又二年八月既望王在周康穆宮旦王格大室即位宰頵□(似身又似屯)伯入門立中廷北鄉王呼作命內史冊冊命利曰沪女元衣環市黃旂攸勒利拜

䭬首對揚王休用作吉君尊彝利其萬季永寶用此器完好亦葉氏故物刼後所僅有者利字與前鼎同即其人歟

燮彝通高漢尺六寸六分弱口徑七寸三分腹深四寸六分兩鋬作牛首下垂有舌舌長一寸八分兩面亦均作牛首口際四圍有六柱亦作牛首內向通身直線紋餘皆以蟠虯爲飾銘在腹內文云唯五月既生霸庚(二字半蝕)申王在周新牧(缺)室即立宰𩔳右燮(缺)呼內史冊命(缺)□王德政官(缺)□□弗敢不嗇(缺)束帶琱戟□(缺)緣旂燮拜(缺)揚天子休令用作(缺)其眉壽萬季子孫永寶

用案燮籀文燮字見說文顒即頵之異文政从古文正作政器亦葉氏所藏火後檢視破損三十餘字色澤亦復黝闇而古氣自在也伊臣甥得之乙亥春與銅鼓同運來湘奉余爲壽

伯敦銘云白作寶敦亦阮氏藏器案博古圖所錄伯鬲與此相同

頌敦二種文字無二一完好一多剝蝕銘云唯三季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昭宮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宏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虢生冊命頌王曰頌命女官司成用寘監治新造寘用宮御沪女元

衣帶束赤市朱黃䜌旂攸勒用事頌拜䭫首受命冊佩以出反入堇竜頌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作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姒寶尊敦用追孝蘄匄康虔屯右通彔永命頌其萬季眉壽無疆畯臣天子霝終子孫〻永寶用凡一百五十一字案積古齋款識載有頌鼎頌壺頌敦各一事以此對校之鼎銘監治上多廿家二字受命冊無命字敦作鼎子孫〻作子〻孫寶上無永字壺銘亦多廿家二字敦作壺子孫〻永寶用作子〻孫寶四字敦銘文字悉同而篆法多異蓋又一敦也𡩜下字以篆體審之當是引字然博古圖載樂司徒卣有此字釋作

宏阮氏從之宜從舊說畯臣字見於彝器者甚多諸家皆讀爲畯臣以篆體審之明是吮字吮卽允之古文受命冊佩以出反入覲寵阮氏舉以證易之晝日三接確當不磨古器有資於經學如此堇覲之婚竜卽龍字亦卽寵字與易何天之龍詩爲龍爲光皆同朱黃卽朱衡

襄敦敦已破損僅存腹底及半廓耳銘文十行行首亦有缺左偏銅汁歷落融積成小山黏著古泉十餘枚似皆壓勝物銘云缺九月既望丙寅王在周缺容大室王命若曰唯昔先王伐反北方之季嬰白□□□乘于包生乃令女乜□□十邑□田乃邑□嬰□□子孫王呼內史冊令曰□女乘朱芾元衣帶束□缺沪戈琱㦰彤矢用□乃缺考□嬰拜䭫首對揚缺令用乜尊敦永寶用此器蓋嬰所作以祀其先人也嬰古襄字

虡伯霥敦朱擷筠從張春陔侍御乞得搨本轉貽葉東卿故物也銘云隹王九月初吉虡白霥悊聖元丕子業克□淮卩抑燮綏邑湯金尊鏐行具既畢方余擇其吉金用乜姜浬寶敦彝霥其萬季子孫永寶用享東卿跋云虡伯霥敦銘五十三字與阮氏鍾鼎款識載曾伯霥簠同爲一人所作九月初吉庚午幹支同霥名同惟銘辭互有詳略簠爲祀皇祖文考之器敦爲祀姜浬之器自不同也所異者簠作曾伯敦作虡伯曾卽鄫虡伯合文簠元字下有重文敦無之簠作孔敦作子皆未可強解悊聖元丕似紀先德克邠淮節似紀建績之地湯金尊鏐當是賜金以備行具之餘者造器耳方字體與簠異或左或右余餘㳙文爾雅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鏐湯盪㳙文尊訓治也簠文亦是道鏐釋者誤爲賜金二字合文又以畢爲俾非是附以證之阮氏又載有遅作姜浬簠姓稱相同與此無涉竊意浬亦婦氏之俗稱如妻稱鄉里之類未敢肊斷也祥案曾伯虡伯迥異無庸強合爲一人

不𡢁敦銘松坪伯寅先後以搨本見詒題爲孟姬敦余釋而繹之作器者名不𡢁爲其皇祖公伯孟姬作也器不專屬孟姬因以不𡢁敦易之銘云唯九月初吉戊申白氏曰不𡢁馭方厥允廣伐西艅王令戍羑追于西余來歸獻禽余命女御追于畧女以我輦宕伐敹允于高陽女多折首墊傒戎大同丕追女〻彶我大𦎫敦女休弗以我輦臽于艱女多禽折首墊傒白氏曰不𡢁女小子肇誨于戎工沪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丕乃事不𡢁拜頧手休用作朕皇且公白孟姬尊敦用匃多福眉壽無疆永屯霝終子〻孫〻其永寶用享案𡢁疑嬰之異文或即期媒字作器者名也馭同禦古只作御御馭古通馭旁言捍禦于邊竟也厥允即玁狁虢季子伯盤作匽匽與厥同厥險也允阢之渻有高誼命名玁狁當以地勢險峻之故後人以其爲北狄因字从犬夷遂作犬旁之玁狁耳廣博也廣伐猶博伐毛詩以薄伐爲之艅即涂字下又渻作余戍字反文羑當即羌字地名畧不可識當亦地名或即咢字宕同蕩敹即厥字變厂从宀同誼墊古執字見汗簡王庶子碑亦見博古圖齊侯鎛鍾傒字篆法與敔敦虢季子盤同傒繫也即係字執傒猶言執俘說見前又案墊至也以本字釋之誼

亦可通丕字不可識或即永之繁文永象水巠理之長於行誼爲近何以从止不能憭矣艱字篆法亦見齊侯鎛鍾誨即綏字或釋作誨謂即敏之通借餘皆恒見

趚敦瞫城周戠卿所得庚辰二月以宅鼎易之黝而澤連足高五寸九分弱口圓徑八寸一分深四寸二分强足高一尺六分耳長如之腹底銘十二言文云趚乍寶敦其萬秊子孫永寶用案趚者蹐之異文作器者名也詩不敢不蹐說文兩引之一作蹐一作趚是其明證此𣪕也而銘曰敦古器中多有焉今仍以敦名之

召尗山父簋銘文七行云鄭伯大司工召尗山父作旅簋用享用孝用匃眉壽子〻孫〻用爲永寶阮氏宂𣪕銘跋云司工司空之屬祥疑工即空字渻文

宂簋藏阮氏銘云唯三月既生霸乙卯王在曾命宂作司土司奠還散眾吳眾牧沪戎衣䜌對揚王休用作旅齍𣪕（二字半泐）其萬秊永寶用阮云還通寰古縣字吳古虞字虞人也牧牧人也以搨本審之左旁从干非从牛明是技字技者攱之渻文然於義不甚協矣當仍舊說爲是

尗䑖簋亦阮氏所藏器款識六行積古齋釋之云唯十月初吉庚午叔䑖擇其吉金自作（此字已泐）薦簋（半泐）以乳稻

亦沵粱萬季無彊叔朕眉沵牛壽子〻孫〻永寶用案稻粱上字疑卽孚之異文尃之借字易需有孚光釋文本作尃可爲左證尃有陳誼與盛相近也阮氏釋爲乳恐未甚的訓乳爲養謂五穀所以養人誼亦迂曲

周劉公簠息柯云周靈王時有劉定公景王時有劉獻公不言諱蓋劉公自作以追享杜嬬也其文曰劉公作杜嬬尊鋪永寶用銘又名杜嬬鋪藏李伯時家余案博古圖載有劉公鋪銘十字其說曰豐似豆而卑是器形全若豐然銘曰鋪者意其銘鋪薦之義鋪雖無所經見要之不過豆類蓋銘之有或異者是宜列之於豆左也

今此器銘十一字是別一種息柯以爲簠想因器形定之抑以鋪爲簠之通假耶末一字釋爲銘未確

陳逆簠阮文達謂逆字子行見左哀十四年傳此器作于哀公廿年正月丁亥朔與杜氏長歴合攷覈詳備纂入積古齋款識文云唯王正月初吉丁亥少子陳逆曰余陳狟子之裔孫余寅事齊侯懽卹宗家擇乃吉金以作乃元配季姜之祥器鑄茲寶笑以享以孝于大宗封榠封犬封于封毌作尨永命沔壽萬年子〻孫〻羕保用案簠古文从匚作匩此从竹其卽簠之古字無疑羕保用博古圖釋羕爲永詩江之永矣說文引作羕于大宗于封丙于字未甚確永命沔壽永沔二字恐亦未的

二郜公簠銘四行文云二郜公作犀中孎義男尊匿子〻孫〻永寶用之凡十八字簠作匩古文恒見之積古齋款識有郜公敦作敦者爲二郜公孜人阮氏攷郜爲蔡楚界上小國於二字未言之此簠亦二郜公所造其卽孜人與否不可知而稱二郜公則同也竊意二爲古文上字上郜猶言上蔡之類

立簋錢十蘭藏器見積古齋款識銘云立爲旅簋子〻孫〻永寶用

盂朩匜漢尺長一尺九分强腹寬六寸深三寸八分有

牛底有銘二行蝕其一文云盂朩作寶匜其萬□子〻孫〻永寶用凡十五字其鋬在右長二寸六分深一寸六分口寬二寸高七寸二分左高三寸七分有牛鋬在其上作獸首銜之鋬長七寸七分圓折下灣内微窅手所持處也四足高二寸三分弱後二差低案春秋左氏僖二十一年經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杜注盂宋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有盂亭又前漢地理志後漢郡國志盂縣隸太原郡云晉大夫盂丙邑（後書作邗毛本前書作孟）是有兩盂邑也在宋之盂公羊作霍穀梁作鄠互相歧異廣韻盂又姓左傳晉有盂丙姓氏急

就篇注云盂衞晉邑左傳衞有盂𢑱晉盂丙爲盂大夫
廣韻作盂丙通志氏族略云盂氏食采盂邑因氏焉其
地今爲太原盂縣晉有盂丙衞有盂𢑱此作器之盂未
其卽晉大夫之族歟魯伯服匜弫伯匜末筆向右此作
左曳似異而實同博古圖載孟皇父匜亦如此作朱豐
芑（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以說文也字爲匜之本字象形
後人加匚以器證之諸匜銘文無加匚之字其說似可
信從然篆體似它而中多一筆與也字不類則亦未爲
確當矣春秋時宋晉衞皆有盂邑左氏僖二十一年會
于盂此宋地也昭二十八年傳盂丙爲盂大夫哀四年
傳盂壺口此晉地也哀十四年傳太子蒯聵獻盂于齊
此衞地也又鄭亦有盂邑後歸於周定八年傳劉子伐
盂朱豐芑謂卽隱十一年傳王取鄔劉蔿邘之邘邘盂
同音古通此盂未之盂不能强定爲何國矣又疑此盂
字亦卽邘之通借邘本殷諸侯周滅之尙書大傳文王
受命之二年伐邘史記周本紀明年伐邘是也後以之
封國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說文邘周武王子所封
在河內野王此盂未或卽邘君歟同治癸酉冬岳郡花
橋港浚河發土得之歸張文心大令（憲和）處今以贈余
出土時役夫以爲金製惡其銹蝕烈火而刮摩之腹鼓

處古色大損幸腹內靑綠無恙也
鄭義匜文云奠義茍父乍敦匜其眉壽無彊子〻孫〻
永用奠卽鄭茍卽敬並消文敦其二字半泐
諸女匜有蓋蓋器同銘亞形中作卣形左作格上三矢
形銘者女舉太子尊彝七字者古諸字舉字近泐形制
與博古圖鳳匜夔匜相類案趙晉齋有是器積古齋款
識載之唯亞形中彼作尊形此作卣形爲小異耳阮文
達云諸女卽諸子諸姬之例諸子內官之號見管子注
亦稱諸姬見漢書高五王傳阮氏又載有諸女尊銘文
無太子字
王子申盞蓋阮氏揅經室故物也文達謂申卽子西定
爲楚器案方言河濟之間謂之盌盞據此則楚亦稱盞
矣其文云王子申作嘉嬭盞蓋其眉壽無㫷永保用之
盞或釋作戔蓋或釋作蓋此從阮氏盞卽盞二戈並列
耳期古文作㫷下从日此亦同之
虢季子白盤橢方而長約六七尺可以沐浴形製未詳
毘陵徐氏舊物今在合肥劉氏壬申冬介韓賡揚協戎
索得墨本徐氏燮鈞宦於泰因事至鄉見民間以之飼
馬易以重直長官索之弗應乃引疾捆載而歸又嘗得
一鼎歸田後築室置之分列左右終日居息其間怡然

自得也兵燹後橫尸其中匜月不腐省三軍門聞而異
之輦運以去徐氏後裔乞留之弗應有貴人欲之亦弗
應珍重與夔鈞等夫省三有大功勛位亦顯赫貴人無
如之何夔鈞一縣令耳乃能抗拒長官棄組而去嗜古
甚於嗜名不負斯盤矣銘八行完好僅泐一字文云唯
十又二季(二字合文)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寶盤不(即丕
字)顯子白庸(古用字)𢦏于戎工(古通功之媎)經縷三(古四字積畫)方
博伐匽𢇲于洛之陽折首酋埶(反文)俟(字泐一)是呂失行趄
〻子白獻戎于王〻孔加(嘉渻)之子白義王各(即格字)周廟
宣廟受卿士曰白父孔覝又(即有字)光王睗(古賜字)乘馬是

用左(古佐子)王睗用弓彤矢其央睗用戉(古鉞字)用政緣(蠻之
媎)方子〻孫〻萬季無疆凡一百一十字案經縷即經
畫之異文博伐即毛詩之薄伐左从干尤得撻伐之恉
其為薄之古文無疑匽即厰𢇲即䊹字允之古文匽𢇲
即玁狁之異文酉或讀作馘亦通俟字見博古圖敔敦
銘亦見不嬰敦銘淮南子俟人之子女注云俟與囚繫
之繫同執俟蓋即獻囚之意俟與奚通孟子百里奚左
傳祁奚史記均作俟左傳衞彪俟呂覽必已注作奚奚
从繇省聲繇古文系字故囚繫之繫可作奚俟从人此
似从口上古文字偏旁不嫌變動以口計人亦合六書

之恉周禮奚訓女奴說文作㜎古只用奚从女从人从
口皆後人所加趄趄即書桓桓詩桓桓于征字威武
皃說文引書作狟趄為趄田字此蓋借趄為之廟榭之
古字覞靖之古字光王央方疆銘之有韻者政用為征
征政古通虢季子白伐狄有功王錫之乘馬弓矢乃作
器以紀其績省三蕩寇有功乃獲是盤後先輝映天殆
以之酬其庸歟夔鈞名傳劍武進人省三名銘傳合肥
人

雙燕盤同治五年得之長沙質庳以建初尺度之連足
高二寸六分徑二尺彊邊寬二寸作虬蟠紋周圍雩辦

式凡廿四出中作雙燕對舞形頗極生動之致無銘邊
背列蝠廿有一首皆內向腹外列蝠如邊之數首皆下
俛繞蝠四十二皆銜環環用鐵意綴瓔珞之飾者歲久
陊落損七蝠九環三足亦作蝠大倍之首上仰蓋所以
承盤也銅色樸茂青綠逘遣或指為趙飛燕舞盤恐涉
傅會要是漢器無疑

父乙器銘二一云子孫父乙一作兩矛相對形下題一
女字女左似一元字再下為父乙器形未詳

父丙器銘云朿(龜形)㠯父丙

父丁器銘云父丁(析木形)子孫蓋銘相同不知何器

尊父銅器銘文在腹底云揚作尊父敦用享于宗室凡十字右有鋬似匜左有柄似斗銘文稱敦博古圖無是器形文云用享于宗室當是祭祀燕饗所用者

仲子化器銘云㠱子化用□楚王用正梠用擇其吉金自作□□末二字下皆从皿曼患不可辨正作二字皆反書梠字不見於字書

師隹器銘銘六行文云師隹懋跬念王母堇□自作後王母⿸厂見賡乃文母曾公孫用貞乃□子師隹王母隹用自念于周公孫子自余□毋享又□凡四十七字其蝕四師作⿰𠂤帀異文或云帥字兄生二字合文⿸厂見疑卽⿸厂頁字賡續也紬繹文義兄生弟隹爲異母兄弟也

長久富銅器未知何器銘文三行曰長久富宜酒食樂未央又一行題一癸字分書陽文左讀末一癸字或歲陽或作器者名或記器之次弟均不可知

咸陽土器不知何名題有款識四字上平列咸陽二字下右爲巨字左一字下半爲式式上似止又似上疑巨爲岂岠之岠此其笵也或卽古之榘字亦未可定又案器中空如筒下孔較小形制似鐓用土不用銅或明器歟

周羊子戈文曰羊子之艁戈曲阜顏氏得於周公廟側

土中後歸馮氏戈重今庫平三兩八錢孔氏以貨布準之爲十八兩一分三氂視三埒爲一斤四兩者不足十之一用久故也所爲肉倍之胡三之援四之皆與攷工記合弟一字舊釋作羊周幔亭以爲芊楚姓也翁覃谿閣學金石記張芑堂金石契从之舉楚武王授師子爲證朱笥河學士仍釋作羊阮太傅積古齋款識从之以晉羊舌氏之族爲證馮晏海金石索兩存其說案國姓爵名無連稱之文朱氏所言確當不磨細審羊字實不出頭阮氏之定論也

郜子戈戈胡已斷鈌援尖亦損折銘辭惟郜子舟鑒其用行用八字爲明顯舟古通周郜本在商密秦漢界上小國後遷南郡都縣

秦右軍戈桂未谷故物後歸葉東卿處今不知存亡矣文云廿三⿰加阝陮 鈌 命右軍工戈夏丠暨積古齋款識金石索皆載之阮氏攷證詳備所釋暨下有一匚字馮氏題爲秦廿三年戈據金石志補一萬字於命上此本墨暈無由審辨

晉左軍戈文曰□晉左軍□䜌阮文達以爲漢戈云不可釋者三字左軍舊釋作左庫今諦審之末一字似䜌阮氏別載䜌左軍戈跋云䜌字古欒省左軍卽下軍其

卽欒氏之物歟此戈明明言晉蓋亦欒氏之物也

衞公孫呂戈文曰衞公孫呂之告戈告造之消阮文達
云公孫呂可補三傳所未備

郲戈黃小松司馬故物上三字疑是郲大師磨汭二字
當卽其名

蚪戈搨本有穉翁印章戈藏平湖陸氏亦見阮書上作
蚪象形下題一至字阮氏云上體作飛鳥形下體从巛
而橫之巛古坤字鳥飛至坤上是至地也此說近鑿

周齊艮劍道光丁未得此搨本於都下眞贗不可知而
篆法自精劍作鐱从金與吳季子之子劍同上方有吳
興姚廣平題周齊艮劍四分書注云梁研室收藏

吳季子之子劍鳥篆十字云吳季之子逞之永用鐱鐱
古劍字余嘗得齊艮鐱搨本亦如此作此劍舊爲孫退
谷所藏所謂一字十金者嘗爲跋尾手書之朱竹垞王
漁洋均有題詠池北偶談積古齋款識均詳載其文次
行首一字或釋作保或釋作造吳侃叔定爲逞名以逞
爲季子子之名阮氏从之今審搨本逞不誤也庚午夏
瞿經孳書來謂呂心田觀察獲此劍於長安遂走函轉
句搨本乃郵寄未久而心田已歸道山憮然

商舞戚作子孫執戈形孫亞於子尊卑之序也下作一
獸似犬然

古戚无文字桂未谷所藏金索載之

吳興金石記

楊峴

據清光緒十六年自刻本影印（節録）

序

昔者傅青主問閻百詩金石文字足以證經史之譌，此學始於何代。百詩舉王肅、劉向等七事應之。至王西莊序錢竹汀金石跋尾，又舉左傳、禮記等十一事補百詩之未及。然余讀許慎說文解字自序，謂郡國往往得鼎彝，其銘皆前代之古文，則許書亦不廢金石也。西莊又曰：青主雖稍有益經

一

史，實惟證史為要。善哉言乎，未能或之非矣。陸存齋觀察嘗選吳興詩存，集藁貫合於史材，今又成吳興金石記若干卷。蓋吳興好古之士，寓於聞見，未有專為一書者。存齋向學不勸，餘力治金石，凡絕壤窮谷人跡罕至之處，與故家大族之所珍庋鼎彝而外，碑碣之餘，無重磚瓦之細碎，一一

搜剔而出窪隱文字手拓詳載前人考訂未備則以己意究極之豈非博雅君子耶余用西莊證史之說而竊有進焉夫史部宋遼金元四史論者宜看畧詞吳嬰碑碣一門唐以下居多宜可為糾謬之助以存齋之精神學問烏知它日者不為四史功臣耶余老矣願存齋時以新著相娛且喜吾鄉古跡日引而不窮也輒灑葉而序其簡端夫余烏能序存齋哉太史公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余亦冀憑藉青雲施於後世焉耳

光緒十六年涂月楊峴并書

楊　顯

吳興金石記目錄

受業李延達校錄

吳興金石記例言

一吳興金石向無專書惟嘉泰吳興志有碑碣一卷乾隆中胡李兩府志有碑版一門僅列其目未錄全文存佚無徵叅稽未備同治中修湖州府志丁上舍月河輯金石畧始載全文事系創始舛漏尚多是編仿安陽金石記例凡吳興金石肇自三代斷手宋元注明存佚以備參攷

一鼎彝瓦磚古器雖流轉無常皆按時代編入其已有專書如兩罍軒彝器圖釋千甓亭專錄續錄者不錄

一碑版之文現存者必手摹諦審據拓本載文漫漶剝落者其文見于他書間為旁注以記其全碑既佚而文見他書者注明文見某書仍詳引前籍載明樹立之所或碑佚而有舊拓本存者仍載其文惟三費碑為吳興最古之石雖其亡已久亦據隸釋載文

一鼎彝之高下圍徑碑版之長短寬博字之大小俱用工部營造尺度其分寸取合今制且便考量

一碑有提行有空格有擡寫凡篇幅可容悉依原式間有兩擡三擡之處限于尺幅悉以提行槩之

一是編以元為斷其有後人重摹重刻者悉依原刻時代編入如明人重摹唐大光和尚神異碑宋文及翁廣靈侯廟記之類至名人眞蹟摹為法帖墓誌壙碣轉徙而來雖非盡出於湖土既為湖人收藏不容漏列

一所錄碑版前人閒有題跋及考證精確者刪其繁複標明出處悉著于編鄙見均附于後

一金石之文日出不窮續有所得俟列補遺

吴興金石記卷一

歸安陸心源伯剛甫撰

商

亞形召夫尊 鬲鼎廔藏

高一尺七寸口徑五寸四分寬六寸四分腹徑九寸寬一尺足徑五寸四分寬五寸九分深一尺四寸五分重八百兩鑄款口內子執戈曰兩手形亞形中文曰召夫

父癸鼎 沈仲復中丞所藏

高四寸五分口徑三寸二分寬四寸三分耳高八分半深二寸二分重四十一兩鑄款口內文曰[illegible]

季作父癸寶尊彝

格仲尊 同上

高六寸三分口六寸腹五寸一分足四寸五分深五寸二分重七十二兩鑄款口內文曰惟四月王工從[illegible]名仲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亯仲休用作文考尊彝永寶按[illegible]吳清卿河使以爲別字古文從木郎史游急就篇簡札檢署槧櫝家之槧[illegible]郎[illegible]與[illegible]字相近疑古別字本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也亯揚字之異文

父丁卣 鬲鼎廔藏

連蓋高八寸二分腹徑四寸五分寬五寸五分足徑三寸九分寬四寸九分深五寸二分重八十二兩鑄款在內子立形文曰父丁蓋同

鳳卣 沈仲復中丞所藏

連蓋高六寸五分腹徑四寸四分寬五寸七分足徑三寸七分寬五寸深四寸三分重九十兩鑄款在內文曰鳳作乃考寶尊彝用萬年事蓋同

亞形父辛觶 同上

高四寸五分口二寸腹二寸一分足一寸九分重九兩鑄款足內亞形矢弓形文曰父辛

且辛觶 同上

高四寸三分口徑二寸寬二寸二分腹徑二寸二分寬二寸四分足徑一寸八分寬二寸二分重十一兩鑄款腹底倒矢立戟形文曰析子孫作祖辛彝

父癸斝 丁小農觀察藏

文曰析子孫父癸

冊癸父爵 鬲鼎廔藏

通高六寸三分深三寸四分流前後徑五寸四分左右徑二寸五分足高二寸五分重十九兩鑄款

鋬內文曰冊癸父
父已爵 同上
通高五寸七分深二寸九分流前後徑五寸七分
左右徑一寸九分足高一寸五分重十九兩鑄款
鋬內文曰析子孫父已
祖丁爵 同上
通高六寸七分深三寸六分流前後徑五寸八分
左右徑二寸五分足高二寸三分重二十二兩鑄
款鋬內文曰舉祖丁父已
父丁彝 同上

高四寸七分口徑六寸三分腹圍一尺九寸七分
足徑五寸一分深三寸九分重六十六兩鑄款腹
底文曰析子孫父丁
又䵼彝 同上
高三寸七分口五寸一分足四寸深三寸重四十
四兩鑄款腹底文曰王作又䵼彝

周

鬲攸从鼎 同上
通高一尺五寸深七寸五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
寬四尺二寸五分耳高三寸五分足高六寸五分

重六百五十八兩鑄款口內文曰惟卅有一年三
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宮辟大室鬲从以攸衞牧
告于王曰女保我田牧弗口許鬲从王命相史南
以口虢旅迺使攸衞牧誓曰口弗具友鬲从其祖
射分田邑則誓攸衞牧則誓从作朕皇祖丁公皇
考惠公尊鼎鬲攸从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凡
十行一百字阮文達公曰鬲夏諸侯有鬲氏之後
路史云郡國縣道記古鬲國偃姓皐陶後漢爲縣
近鬲津攸从鬲二子也攸爲兄从爲弟知此二人
同作鼎而父祖並同攸先从後是昆弟也曰王曰

也曰上省一王字衞牧地名南史官名相史者內
史之傳王者也此言分田之事王以屬虢旅使治
之虢旅疑卽鑄大林鐘之虢叔旅也以祖分田授
攸以衞牧授从二子遂以誓言勒之尊鼎周禮所
謂大約劑書于宗彝是也心源案阮所見趙晉齋
拓本缺四字細審第四行弗下許上之字右存D
形左从昜第五行以下虢上是卽字第六行曰下
弗上之字全泐第七行則下攸上之字右旁从屮
左旁上半似心字而蝕其半下作刀似斤之省古
誓字有从折从心者則亦誓字也第四行鬲从上

一字从言从午細審確是許字阮釋爲計誤田爲
田邑牧者牧地北方之俗畜牧與田並重秦漢之
時有以谷量牛馬爲富者曰汝彔我田牧田與牧
並重之徵也此必攸从之父以田邑授攸以衛之
牧地授从而攸背之故曰勿□許鬲从也从以攸
違父分授衛牧之命告于王王使虢公治之勒誓
言于鼎兄既不友弟亦不恭此誓辭弗具友三字
所由來也嘉慶中此鼎爲秦人大木頭所藏大木
頭者秦中富人不箸其名人多以大木頭稱之其
家銅器滿屋眞僞雜糅以此鼎爲上上晉齋拓本

得自大木頭家余聞之龔孝拱孝拱聞之趙晉齋
云亂後器歸杭州胡氏余从胡氏得之此余家彝
器鎮庫之寶因乞老友楊庸齋顯題藏器之室曰
鬲鼎廔

嘉禮壺 沈仲復中丞所藏

高七寸七分口四寸二分腹五寸六分深六寸三
分足三寸七分重七十八兩鑄款底中文曰帝肇
俾嘉禮作壺尊用薦神保是㫖唯休于永世

魯公鼎 鬲鼎廔藏

高六寸三分口徑四寸三分寬五寸二分深二寸
九分耳高一寸四分重八十二兩鑄款口內文曰
鹵公作文王尊彝阮文達公曰鹵古文魯東方濱
海地多㡿鹵故以爲名字與魯通路史國名紀魯
鹵也曲阜少昊之虛此魯公伯禽之器薛氏款識
嘯堂集古錄均有此銘薛氏釋魯公爲周公非是
周公不之魯不得稱魯公嘯堂集古錄不誤或疑
魯公不當祭文王考魯有文王廟見左襄十二年
傳周禮春官都宗人注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
其祭祀王皆賜禽焉夏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
與則賜之禽注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賈疏

云魯衛之屬據此魯當立文王廟作祭器禮也

伯頵鼎 同上

高八寸八分口一尺深五寸四分耳二寸一分重
三百二十兩鑄款口內文曰伯頵父作朕皇攷辟
伯吳姬寶鼎其萬年子〻孫〻永寶用挼辟伯或
釋爲傒伯者非吳虞古通

格伯簋 同上

高七寸二分口六寸八分足方五寸九分深三寸
四分重二百十兩鑄款腹底文曰惟正月初吉癸
子王在成周格伯受服馬乘于朋生乃貯世田則

析柗谷杜木禺丙谷旂茱𦱖東門乃書史誠武立
盟成𨙶士篕征𠤰用典格伯田其萬年子=孫=
永保用期案癸子兼兩日言之博古圖商兄癸卣
有丁子周伯碩鼎有乙子與此正同則者周禮大
宗伯五命賜則鄭注王之下大夫出封加一等則
當讀爲菑爾疋田一歲曰菑郭注今江東呼初耕
地反艸爲菑則菑古音同鄭司農注考工記菑讀
如雜厠之厠公羊昭廿五年傳以人爲菑何注今
太學辟雍作側厠側皆則聲也𦱖字字書所不經
見阮文達以爲湄字誠史之名也盟當即玉篇盂
字盤也𨙶說文鄙道也其字从二邑段大令玉裁
以爲鄙道乃鄙邑之誤𨙶士即邑土也典主也鎮
也期文達訓爲蘄是也或謂以義求之當作亯字
然此器所謂大約劑書于宗彝非作祖考之器與
蘄匄義合如晉姜鼎銘取其吉金作寶尊鼎用𪒠
綽綰眉壽仲丁壺用蘄眉壽之類

頌敦 沈仲復中丞所藏

文曰惟二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昭宮旦
王格大室即立宰宏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
命書王呼史虢生冊命頌王曰頌命女官治成周

貯監治新造貯用宮御錫女元衣帶束赤市朱黃
鑾旂攸勒用事頌拜稽首受命冊佩以出反入覲
寵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皇考龔叔皇
母龔姒寶尊敦用追孝蘄匄康虔屯右通彔永命
頌其萬年眉壽無疆畯臣天子霝終子=孫=永
寶用蓋同按昭康宮康王昭王之廟朱黃朱衡也
禮君賜衣服服以拜賜故曰佩以出反入覲即左
傳所謂重耳受策以出出入三覲也虔雅訓爲固
康虔疑即康健之謂

虢叔大林鐘 同上

文曰虢叔旅曰不顯皇考□□穆秉元明德御于
乃辟□屯作攸旅敢啓帥井皇考威義爲御于天
子迺天子（以上鉦間）多錫旅休旅對天子魯休揚用作
朕皇考惠叔大林龢鐘鑄皇考器十二鼻上下𪔂
=爵=降旅多福旅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
（以上鼓間）按虢叔大林鐘鑄非一器阮文達所是拓本
逌作卣故釋爲卣以作迺爲非今此器作[illegible]當爲
迺字器十二者祭器也鼻上下者陳列於廟之義
說文𦥑舉也从廾由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隊
楚人𦥑之黃顥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許祭酒所

見古文及服虔本皆作此字杜預本改爲甚字而此字於經傳不可復見豑〻爵〻者說文豑爵之次弟也言上下有次弟故重言之豑不一豑爵不一爵也

伯卿鼎 丁筱農觀詧所藏

高五寸五分深三寸三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口徑六寸腹圍一尺九寸重六十七兩文曰伯卿作寶尊彝

增鼎 同上

文曰⿰⿷匚昌曾作寶䵼彝⿰⿷匚昌曾字从⿷匚昌从曾吳清卿河使曰⿰⿷匚昌曾即古增字⿷匚昌即昌之異文與古尉字同意

兮中敦 同上

文曰兮中作寶敦其萬年子〻孫〻永寶用按兮中所作器非一舊釋皆以爲平仲阮文達以爲古無以兮爲氏者兮通猗見于古文尚書又通傒見于史記樂書路史云河東猗氏夏世傒伯國而龔定菴以爲兮乃羲之省蓋羲仲所作器未知孰是

伯癸彝 同上

文曰析子孫牧作伯癸寶尊彝

⿷匚⿱夫皿尊 同上

文曰⿷匚⿱夫皿作父辛寶尊彝⿱亼己盫同說文⿷匚古籀文匚段大令以爲直者其底橫者其四圍右其口也⿷匚⿱夫皿爲字書所無此以人名合書於器形之中小篆相从目从木此从杕小異吳清卿河使曰从⿷匚古从⿱屮凵从大盇古相字疑箱之異文古文⿱竹⿷匚古筐皆不从竹箱之从竹亦後人所加⿱亼己舊釋作亯

旅伯卣 同上

文曰旅伯罰作寶尊彝

伯魚卣 同上

文曰伯魚作寶尊彝

保肇尊 同上

文曰保⿰目柬其作父已寶尊彝𢆶口

邢侯盃 同上

高八寸連蓋深三寸七分口縱四寸三分橫四寸七分腹圍一尺七寸二分重六十七兩有流有鋬四足文曰邢侯考乃事師亯于師宮氏錫師金作盃用从邢侯口虔用旅口夙夕亯口吳

伯矩盃 同上

文曰伯矩作寶尊彝案伯矩所作見於金石款識者器凡四五此其自作非論譔功烈之器

冢尊 同上

文曰周冢作旨己尊壺其用旨于宗其子ニ孫ニ

萬年永寶用□案說文冢厚脣貌

虢仲敦 鬲鼎慶藏

高七寸五分連蓋深三寸九分口徑六寸五分腹

圍二尺四寸三分重一百五十七兩兩耳有珥三

足文曰惟十有一月既生霸庚戌鄭虢仲作寶敦

子ニ孫ニ及永用蓋同

魯伯愈父鬲 丁筱農觀詧所藏

文曰魯白愈父作邾姬年媵羞鬲其永寶用

仲叡父盤 沈仲復中丞所藏

文曰仲叡父作媯姬尊盤黍粱來麥用夙餐中氏

饗案叡說文訓爲叉取此作器者姓名仲叡父有

作皇考遲伯王母遲姬敦此媯姬或其母氏

魯侯角 鬲鼎慶藏

通高五寸五分深三寸三分流前後徑五寸五分

左右徑二寸五分足高二寸四分重二十三兩鑄

款流內文曰魯侯作□鬯□用尊盟

叔鼎鬲 同上

通高五寸三分深三寸口徑四寸五分寬一尺四

寸一分足高一寸五分耳高一寸腹圍一尺四寸

一分重二十二兩鑄款口內文曰叔鼐作己伯父

丁寶尊彝

京姜敦 同上

高四寸七分連蓋口徑四寸五分寬一尺四寸二

分腹圍一尺六寸二分足徑三寸七分寬一尺一

寸七分重七十三兩鑄款器內文曰維正月初吉

辛卯京姜芮仲作尊敦其永壽用之蓋同

作寶尊彝 同上

高六寸深四寸四分口徑七寸五分腹圍二尺二

寸二分足徑六寸二分耳高四寸三分重九十兩

鑄款腹底文曰作寶尊彝

彔叔尊 同上

高八寸四分深七寸一分口徑六寸九分腹圍一

尺七寸足徑五寸重八十二兩鑄款腹底文曰彔

叔作寶尊彝

厖侯鼎 同上

通高一尺三寸二分深六寸九分口徑一尺一寸

八分寬三尺七寸二分耳高二寸五分足高五寸

重三百四兩鑄款口內文曰厖侯作旅鼎其萬年

永寶用愚按嘯堂集古錄有龙生鼎字作𥾝此鼎龙字上半雖徵爲青綠所掩其爲龙字無疑廣韻三鍾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後封于龐因氏焉龙龐龐古通龙侯當即畢公之後

畀永君鼎 同上

通高一尺一寸深五寸九分口徑七寸八分腹圍二尺八寸八分耳高二寸四分足高三寸七分重二百十六兩陽識腹内文曰畀永君口之飤鼎愚按博古圖有此器釋爲威洌君光之飼鼎非説文飤食糧也从人食俗作飼素問至眞要大論注飼已曰食他曰飼爾疋釋器公食大夫禮釋文本作飤則此乃畀永君宴客之器也畀永戰國時封君之號

師田父卣 吳平齋太守所藏

高五寸七分深四寸五分口徑四寸一分足徑四寸六分文曰惟五月既望甲子王口京命師田父殷成周口師田父令小臣傳析余傳口朕考𢀛師田父命余口口商伯𠛱父商小臣傳口伯口用作朕考早寶口案湖中藏弆金石以歸安吳氏爲最富所箸兩罍軒彝器圖釋已有專書今皆不錄此

器爲平齋年伯晚年所得圖釋所未載錄之以見一斑其文與積古齋款識卷六所載同惟阮文達所據拓本漫漶第一行𢀛字第二行師田父下殷成二字第三行師字皆不全小臣傳之傳从人从叀从寸是鑄器者之名上一字阮釋爲𩁹下一字釋爲惠第四行師田父命余之余釋爲孫皆誤第五行𩁹字下小臣傳三字第六行用字上伯口二字朕下考字早下寶字阮本皆缺不及此器之精石鼓是作𣅀早疑𣅀之省

即墨刀笵 丁小農觀察藏

廣四寸長七寸四分中間平列兩𠫤刀正面文曰節墨之𠆤化背文三畫漢晉錢笵流傳者多周笵則僅見此耳

平陸文 鬲鼎樓藏

高五寸三分廣二寸六分文曰平陸二字與薛氏款識所收同平陸地名見孟子

秦

方權 沈仲復中丞所藏

文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

皆明壹之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

員權 同上

文同前紐上有美陽二字

〔薛尚功款識〕攷古云按秦本紀始皇二十六年平六國號皇帝一法度衡石丈尺丞相綰者王綰也二世元年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于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言請具刻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始言金石刻而卒止刻石據權之文云故刻左則史記石字當爲左也丞相去疾者徐廣曰姓馮又古器物銘云世所謂秦權至多銘文悉同歐陽集古錄載秘閣校理文同家有二銘其一乃銅環上有銘循環刻之不知爲何器余嘗攷之亦權也按班固漢書律歷志五權之制圜而環之今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周而復始無窮已也孟康注以爲錘之形如環也然古權亦有如今稱錘相似者蓋形制不一各從其便耳

愚按據劉原父古器物銘則秦權在宋代流傳甚多不若今之罕見攷古圖所載圓權有平陽斤三字此權有美陽二字皆地名也攷漢書地理志美陽縣屬右扶風周太王所邑有高泉宮秦宣太后所起漢縣多承秦制證以此權則美陽爲秦縣可知其地在今陝西乾州武功縣西南

量 丁小農觀察藏

文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案積古齋所收襲下尚有一號字度量字辭不字也字皆摩滅不存此爲諸城劉燕庭方伯喜海所藏後歸丁氏筠清館金石記箸于錄

昌作鏡 鬲鼎賡藏

徑四寸圍一尺二寸三分花邊素鈕文曰昌作明竟幽三臣東南奏金眾王書天延亘象白示絫壹東莫大吉羊王夅李嵛昌天三孫目木早星辛臣馬凡四十二字鏡銘之內分二層外層兩飛仙兩龍兩神內層兩虎兩飛仙兩神面光如銀背黝如

漆文雖清晰多不可識非漢以後人所能爲姑照
其文摹錄以待博雅者攷焉
内清鏡 同上
徑三寸圍九寸素邊素鈕文曰内清口巧朗口光
輝象天日月口忽天地唯天不池凡二十字字畫
奇古如籀文義深奥如瑯琊會稽石刻當爲秦時
所鑄池與阤同說文阤小崩也玉篇毀也落也繹
山刻石有阤及五帝句蓋秦人習用字也
維天降靈瓦 秦當宦藏
徑五寸一分圍一尺六寸二分文曰惟天降靈延

元萬年天下康甯此余家瓦當第一品因乞老友
俞曲園題藏瓦之室曰秦當宦
〔金石索〕秦漢瓦當文字云其二宋學博錢別駕得
于長安市上其一俞太學得于咸陽篆法圓渾古
妙諸君皆斷爲秦瓦鵬按其句法亦類秦小璽
與天無極瓦 同上
徑五寸七分圍一尺八寸六分文曰與天無極
〔金石索〕史記本紀始皇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
爲極廟象天極此疑卽極廟之瓦

男 樹藩 校字

山西通志・金石記

楊篤

據一九三五年山西書局補版重印本影印（節録）

金石記一　　記五之一　　山西通志弟八十九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軍務臣張煦奉

旨監修

金石之文有裨地理極其考證之勤每足補圖史闕略文獻佚遺故道元注水經吉甫志郡縣往往指陳古刻引為故實乾嘉以來其學大盛一時山左中州粵東諸志莫不據為典要或專篇臚次或別本單行搜羅既富體例亦大備焉三晉文物創闢最先吉金樂石所在不乏汾陰出鼎茂陵因之改元靈淵得銘代京用以薦廟文字偶符動稱瑞應而漢碑自有道阡外盡除於宇文其為歐趙著錄者亦復無存

國初亭林竹垞諸人極意搜牢北朝以下名刻始稍顯於世卒無萃為專書以資數典者斯則足迹所限氊蠟莫施求之一隅既無所贏徧及州郡又窮於力也乃者洪洞董氏文燦輯有碑目一卷而故虞鄉令扶風王氏燁亦嘗鈔綴得八百餘種為金石志略兩家援據略同而王以宦遊最久多獲墨本故論說獨備若近刻山右金石錄寥寥數紙特其餘矣王又有晉泉彙錄亦前人所無茲並採入書益以舊所見聞依類編次綜一千四百餘事物以古為貴故所錄以元代為斷以少見珍故所論於金文為詳局於耳目漏遺良多尠寫原文亦所未暇甄訂之功期諸踵事知晉故者或有樂乎此也

銅器　鐵器　貨泉

商

唐子爵銘

器今不知所在銘四字曰唐子二字直書且祖乙二字平列

積古齋款識唐國名左昭元年傳云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注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是銘曰唐是商世唐君之器也

元和郡縣志故唐城在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也

綦鼎銘

器今不知所在銘三字曰□綦父乙二字平列

薛氏款識銘曰綦父乙者蓋綦國名也歷考商書雖不聞有國之名綦者然歸亳之際諸侯所會者至於三千安知其無綦也大抵為史者非因事以見之則亦不能共載矣

謹案書顧命四人綦弁釋文馬本綦作騏詩其弁伊騏亦徑以騏為綦此銘作□從其從衣蓋綦之古文也路史騏古國漢有騏侯國在河東案說文綦弁之綦作璂綦巾之綦作綥皆後起之專字其解畁字從黃顥說引左傳晉人或以廣墜楚人惎之惎作畁又據杜林說以畁為騏麟字當緣其譌為畁而綦之古文本從衣作綦與惎之從心篆又相混輾轉致譌黃氏遂以惎為畁杜林又以畁為綦而綦騏古互用為麒麐之本字騏矣此銘可證其致譌之由寰宇記謂漢騏邑在唐呂香縣縣東南六七十里有馬頭山騏馬之駿異者因以為名蓋臆說矣山西通志輯要呂香故縣在鄉甯縣東南八十里

父癸敦銘

器於光緒丁亥聞喜縣南王村出土為任茂才恆泰所得銘六字曰㦰作父癸尊彝

謹案首一字篆作□自是作器者名其字則不可識矣或云□象手持兵形左旁工當為壬乃其名也亦通積古齋山父壬尊壬正作工商人尚質以十干為名字上下皆

同

驅卣銘

與上一器同時出土銘六字曰驅作寶尊彝五器蓋並同

謹案驅作器者名說文驅篆文敺古文此作敺當是其繁文五宗廟祭品之次第也作⋈者古人反書側書無定形也同時出土者別有鼎一敦一龍勺一皆無銘而華紋色澤甚古與此卣均可定爲商器

周

晉姜鼎銘

西淸古鑑箸錄之器銘一百二十二字舊釋云隹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令余隹惟司嗣朕先姑君晉邦令不𠂤敢荒寧甯巠雝雝明德宣卹我猷用召所辟辭辟妥揚乃光剌烈虔不家墜譜諸覃覃京𠂤辥孽我萬民嘉遣我錫鹵虎賁千兩勿灋廢文侯顋命畀威事貫通宏征緐綏湯𩍿原取乃金用乍作寶䵼鼎用康𩞁西夏合文妥綏褱遠廷君子晉姜用蘄綽綽綰𩰫眉壽乍作䨝惠爲亟萬年無疆用享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博古圖錄晉姜齊侯宗女姜氏以其妻晉文侯故曰晉姜觀其始言君晉邦取其寡小君之稱以正其名中敘文侯威貫通宏征綏蕩原以顯已之有助迨其末也又言保其孫子三壽是利則三壽者與詩人之言三壽作朋同意蓋非特保我子孫而外之三卿亦冀壽考也款識條理有周書誓誥之辭而又字畫妙絕可爲一時之冠

劉原父先秦古器記此鼎得之韓城韓乃古建國有晉姜

有文侯殆曲沃宗廟器也

集古錄右原父旣得鼎韓城遺余以其銘而太常博士楊南仲能讀古文篆籀爲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楊南仲云嘉祐已亥歲馮翊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款識於石按其銘蓋多古文奇字蔡襄云得原父鼎器銘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故古文所見止此

謹案此器博古考古二圖集古錄薛氏款識並箸錄釋文有劉原父楊南仲二家據銘內錫虎賁語與尚書互證所謂文侯者當是文侯仇非文公重耳惟晉姜不敢遽定爲卽文侯夫人也

內府所藏較此缺二十二字自別一器又一鼎文相同而字爲陽識結體亦小範冶不精旣多闕泐又復參錯當是後人僞造阮氏不辨摹入積古齋題爲乙亥鼎以草篆目之無乃爲趙凡夫輩教猱升木乎

晉司徒伯𨛜父鼎銘

器今不知所在銘十八字原釋云晉𤔲徒白𨛜父乍周𡚬寶䵼鼎其萬季永寶用

薛氏款識晉以僖侯諱司徒故廢司徒爲中軍稽之周歷晉僖侯之元年實周共和之二年至周平王之四十八年魯隱公始居攝蓋百有餘年矣孔子作春秋斷自魯隱公始則前乎列國雖有名卿大夫往往無從考按是以伯𨛜父之名不見於經傳也

虞師酉敦銘

器爲儀徵阮氏所藏器及蓋銘各一百八字文同原釋云隹王元季正月王才在吳虞各吳大廟公族𤯍釐入右師

酉立中廷王乎史秝門册命師酉嗣乃且祖商官邑及虎
臣西門𡰥節能𡰥弇叔𡰥京𡰥畀人𡰥新錫女赤市朱黄
中㬎攸勒敬夙夜勿廢朕命師酉韻首對揚天子不顯休
命用乍朕文考乙白宄殴障敦酉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積古齋款識案古籍周王無適吳事此吳古虞字也詩周
頌不吳不敖史記孝武紀引作不虞不驁左僖五年傳虞
仲吳越春秋作吳仲漢書地理志云武王封周章弟中於
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又史記吳世家每以中國之
虞蠻夷之吳分別言之者亦以吳虞同字也蕭山王進士
宗炎云左氏傳云大伯虞仲太王之昭又曰宋祖帝乙鄭
祖厲王謂諸侯始封得立出王廟然則虞太廟當是太王
廟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莊二十一年傳言王

卷八九　五

巡虢守其疇號叔方爲王卿士也虞與虢皆稱公疑虞先
君亦有爲王卿士者故王巡其守知是虞非吳者穆天子
傳載天子南登於薄山寘軨之隥宿於虞當卽其事吳則
無文以應之鳿藿之鳿從孫淵如觀察釋字從工從鳥象
形與周無專鼎鳿字相類特文有繁省耳秝字從禾從片
卽牀字廣雅云柩棺也其當謂之牀字通和呂覽云見棺
之前和和門爲史名猶鳿藿爲公族名古人少二名此二
人皆二名也或曰他器右者與史皆舉其名此但舉其官
言公在廟祝鳿藿而入右王呼史於和門而册命酉和門
軍門也見周禮大司徒注此銘器變例說可附存嗣讀嗣
商通商殆師酉之祖爲商官所食采邑周初不改卽命酉
世守之也商或釋作啻以爲酉祖名亦通虎臣宿衞之職

及作𠆢見薛氏款識齊侯鐘西門節關之節也能通熊字
見虢叔大林鐘熊節疑同虎節汗簡奉字作𢍜說文奉字
作𡗝此作𣏟下𠬞亦象手承之形是古奉字也秉字說文
訓爲禾束從又從禾秉節當是圭委積之節卽貨賄之節
也京王都京節則守邦國之玉節也畀說文訓舉人節士
國之使節也日奉日畀義同執持之義也㬎卽韅字左傳
韅靷鞅靽皆所以御馬說文韅作𩌏訓爲著掖鞥鞥字訓
云轡鞥一曰龍頭繞者秦公孫縶字當爲子韅禮檀弓作
子顯省文此作㬎又顯之省也王進士云究字從宀從口
從九者國邑也九鬼古通用商時有鬼侯國吳侃叔云宄
古宄字古宄軌通從口古文以口爲規故以爲聲義宄古
亦作𢍏𢍏鼎文𢍏伯𢍏法也與此宄姬同義仲𣪘父敦云

卷八九　六

皇考辟伯王母辟姬義亦同辟軌並訓法也

謹案故虞城在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上虞山元
和志作吳山寰宇記虞坂一名吳坂在虞城北二十
三里今土人猶習稱吳坂足徵阮說之碻又一器與
此銘同阮書亦箸錄云西人秦伯崖所手搨者銘文
畀下一字器蓋並作𠆢後一器作𠆢互勘當是𢍏字
通邸邸節蓋卽路節周禮環人掌送迎客賓以路節
達諸四方注路節旌節也釋爲人似非

黄叔單鼎銘

器今不知所在銘二十一字皆反書原釋云唯黄孫子系
君叔單作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

積古齋款識叔單鼎據趙太常秉沖摹本編入黄孫子系

君蓋黄滅後子孫又續封故稱黄孫子也系說文云繫也籀文從爪絲此從爪從系從巾巾系之下體也省一幺系者繼也續也叔單爲始續封之君故曰系君可證春秋時小國絶而復續者多矣又說文云籀文以鼎爲貞字此鼎字正作貞合乎籀文

謹案黄有二一嬴姓少昊後春秋僖十二年爲楚所滅一臺駘後左傳所謂沈姒蓐黄者春秋前爲晉所滅此器未知何屬阮氏獨舉楚滅黄爲證考晉平公因子産之言祀於夏郊安知不更因其言修汾神之祀而於四國或紹其封乎漢書地理志河東彘縣莽曰黄城莽好古當有所據

冀師季旆盤銘

器舊失傳銘十九字文皆反書左行原釋云冀師季移用其士金自作寶盤用孝用享闕二字福無疆

薛氏款識商有冀父辛卣博古云冀者國名昔人受封於此則後世食采於所封之地復以爲氏冀乃其族裔也師言其官也季言其序也移則其名耳曰用孝用享蓋祭享之器也福上一字磨滅無考吉字從士從口此止從士字畫奇古文詞典雅但形制未傳耳

謹案銘季下一字反書爲𣃘原釋移誤篆當爲旆說文旆繼旐之旗旆然而垂也從㫃宋聲於下云從中曲而下垂㫃相出入也此文作𣃘正象旗斿旋繞於杠出人之形博古不審文之反正謬以楷說篆耳其冀父辛卣銘云戟作父辛旅彝戟乃作器者名以爲國名亦非故不采入郡國志河東皮氏縣有冀亭水經注汾水又逕冀亭南古之冀國所都也杜預釋地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卽此亭也汾水又西與華水合云云審其地當與今稷山縣治近

鄂侯敦銘

南海吳氏筠清館著錄云吳子苾所藏搨本銘十七字原釋云鄂侯作王姞媵敦王姞其萬年子=孫=永寶

鄂史賓鈃銘

器爲儀徵阮氏所藏銘二十六字原釋云鄂史賓自作鈃用征用行用蘄眉壽萬年無疆子=孫=永寶是尙

積古齋款識鄂與咢同汗簡王庶子碑咢作𠲿此作䛓俱從㗊從木形賓說文古文作𡩧此作𡧍其宀貝之間文少異耳元案鄭邢叔鐘賓作𡧍又周張仲簠賓作𡩧然則賓之異文亦多矣鈕郎說文鈃字說文解鈃字云似鍾而頸長此字正在鍾字之上鍾字解云酒器也然則鈃爲酒器似鍾而頸長耳此器頸長足見許氏無虛語也戴氏六書故云鈃經天切似壺而大莊子曰求鈃鍾也以束縛自陸氏釋文誤音刑後世遂混於鉶鼎之鉶其實一從幵一從井形聲判然異矣博古考古二圖俱無是器其失傳久矣鄂有二一爲商侯國一爲晉鄂侯此鄂未詳何國賓作器者名

謹案爲紂三公之鄂侯史記注徐廣曰一作邘野王有邘城是邘侯之書鄂侯猶鬼侯之爲九侯文有繁簡聲有通假古人用字每多不拘金刻國名如鄭作

奠紀作已魯作鹵許作無鄀作鼄皆其例也此鄂字敦銘作[illegible]鉼銘作[illegible]一同噩一同咢皆與邘聲義相遠篆法文體亦不類商器其爲晉鄂無疑括地志故鄂城在慈州昌甯縣東北二里正今鄉甯縣治也

箕鼎銘

器今不知所在蓋銘一字甘

廣川書跋余考此鼎無銘識有刻在蓋曰甘以書文考於古在篆爲箕在籀爲期在古文爲其然未少異也刻畫樸古款識深重與虀鼎相類書至精非後世可議自漢以後工力漸改無復款文如三代時故悉刻鑿爲之今視其文如木蠹蟲行以此知爲周秦間寶器

謹案甘卽箕之本字象箕形也此當爲地名左傳杜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今太谷及和順並有箕城顧亭林謂春秋初晉地不及霍山以北傳言狄伐晉及箕必其近國之地据厲公使呂相絕秦曰入我河縣焚我箕郜又必其邊河之邑艮是今案寰宇記隰州蒲縣隋開皇三年移縣於東北三十里箕城此則去絳去河皆不甚遠可爲顧說左證矣若其以邑爲氏者文八年傳有箕鄭父襄二十一年傳有箕遺器未知誰作也

欒左軍戈銘

器爲儀徵阮氏所藏銘三字原釋云緣左軍

積古齋款識緣字古欒省齊有欒施晉有欒枝欒書欒黶欒盈左軍卽下軍古人尙右則左爲下矣晉有三軍左僖二十七年城濮之戰欒枝將下軍文十二年河曲之戰欒

盾將下軍宣十二年傳邲之戰欒書將下軍成二年傳鞌之戰欒書將下軍此戈其晉欒氏之物與

晉左軍戈銘

器今不知所在積古齋據趙晉齋搨本箸錄銘六字可識者晉左軍三字

謹案此銘篆作[illegible]首一字並末二字不可强釋阮氏定爲漢器似亦未審茲附周末三代古器見於前人箸錄有關晉故者薛氏款識尙有宰辟父敦三器以作器者名周定爲晉悼公博古圖有仲姞義母匜據左傳母義子愛指爲文公妃杜祁或出傳會或妄穿鑿均不錄及

叔碩父甗銘

器與下叔姞簋並同治癸亥吉州安平村出土爲鄉甯楊篤所得今歸吳縣潘氏銘十三字原釋云叔碩父作旅甗子=孫=永寶用

謹案金刻甗字皆從犬從虍從鼎此銘作[illegible]右犬之象形左則甗之省文也叔碩父於古無徵碩篆作[illegible]或釋爲頊左傳翼九宗五正頊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器所出之安平村距故鄂城三十里蓋晉大夫之宗器也可備一說

叔姞簋銘

器於出土時爲農夫斸毀一耳銘十一字原釋云叔姞作旅簋其萬年永寶用

謹案金刻簋字異文甚眾此文作[illegible]從金旁亦他器

所無

齊鞷子鎛銘

同治庚午滎河后土祠側河岸圮所出凡古鐘十二並爲
縣人尋上舍鑾泰所得其一有銘重百二十斤即此鎛也
後歸吳縣潘氏銘在兩銑鉦間及鼓左右凡一百七十二
字曰隹王五月初吉丁亥齊辟鞷叔之孫遵中之子幺乍
子中姜寶鎛用蘄侯氏永命萬秊綸保其身用享用孝于
皇祖聖叔皇妣聖姜于皇祖有成惠叔皇妣有成惠姜皇
考遵中皇母用蘄壽老毋死保盧兄弟用求考命彌生龠
義政保盧子姓鞷叔有成勞于齊邦侯氏錫之邑百又九
十又九邑與鄩之民人都啚侯氏從造之曰枼萬秊死辟
孫子勿或俞改鞷子幺曰余彌心畏誋余四事是台余爲

大攻及大事大徒大僕是辟可吏子孫永保用亯

張孝達說辟鞷叔者辟氏鞷叔字遵齊通讀若齊莊中正
謚法執法克中曰齊資輔就共曰齊子仲姜遵仲之配作
器者之母子仲即遵仲字詩從孫子仲傳孫子仲謂公孫
文仲也箋云子仲字也此姜氏既卒則當冠以夫之謚稱
遵姜或遵仲姜若惠公仲子之例妾則冠以子之謚若僖
公成風之例今姜見存則惟有冠以夫之字故如此稱也
或謂子是女子子之稱此鎛是爲其女作媵器然媵器既
不得作大鎛且其兩代祖母皆姜姓何緣其女又姜姓乎
案春秋子叔姬公穀皆釋爲公之同母姊妹是子固不定
爲女子子之稱穀梁並說爲杞夫人被出者是子並不必
女子未嫁而後可稱春秋已不止一義更無庸執以疑此

文矣綸左畔仍即系右畔乃令之假借左系右令其字當
作給字書雖無此字以義求之當仍讀爲令尚書呂刑苗
民弗用靈鄭注以政令釋之緇衣引此作匪用命墨子尚
同中篇引此作苗民否用練是命令靈練四字古相通假
固是聲轉亦必命令字古有加糸旁者如此器文耳此作
器者名聖叔聖姜即聲叔聲姜聖本字聲假借字聖字本
從耳得義說文聖通也從耳呈聲風俗通聖者聲也通也
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白虎通聖者通也道也聲也聞
聲知情故聽字當從聖省聲何以知之據尚書此厥不聽
漢石經聽作聖知之也春秋文十七年小君聲姜左穀作
聲獨公羊作聖姜此古文古義未盡淪沒者束皙孔晁不
達其情遂於謚法解既標聖字又增聲字一謚從爲之辭

大謬矣公羊孤義得此鎛乃益明惠叔辟鞷叔謚有成者
其采邑名因以爲氏爲號如公孫有山氏公孫有陘氏之
比此云有成下云鞷叔有成者倒文耳盧虞借字保虞猶
言保右安樂𠆤當是介字介匄借字祈也詩介景福介眉
壽皆匄之借傳箋訓作大偶未審耳簡簡大也義儀通善
也政正也褮字見說文此借作榮彌字文甚晰聲義未詳
邱者四邑爲邱此將邱左畔橫書作非形從申也轉注訓
也枼即葉字亦即世字詩昔在中葉傳世也枼枼萬年即
世世萬年也枼下重文寖就磨滅隱約可見耳萬下文義
的是年字此作坐形疑是年之或體加爲人則損小致譌
耳死即尸字主也辟鉰通即司字下同彝器屢有尸鉰語
俞改讀如春秋鄭人來渝平之渝誋說文戒也畏誋猶尚

書言敬忌大政軍旅也大事祭祀也大徒工役也大僕田獵也此所謂四事也爲字及字器上文甚明燎兩稱皇祖者蓋祖與曾祖俱稱古人於禰廟通稱祖不必定是王父𥙊卽妣說文𥙊司命也此特漢人祭名許君習見漢禮故以漢事說之案六書之例合以𥙊爲祖妣本字也饑子綸卽作器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名上貫氏稱饑子綸也

吳清卿說齊有辟司徒左傳杜注謂主壁壘者或後人以官爲氏遂從辟姓饑疑卽古鞏字上作□似巩之變體下卽革古地多從邑旁亦有從𨸏者如隴陝隯阮陘隫皆是春秋人名往往以地著如郤缺稱冀缺之類左傳昭二十五年尹文公涉于鞏鞏爲縣名非齊地晉有鞏朔亦稱鞏伯齊之鞏叔不可考作器者爲鞏叔之孫遷中之子也子

下一字約有□旁不可辨識與下文大澂手剔出之□旁字相同當是作器者名聖叔聖姜其曾祖考妣有成惠叔有成惠姜其祖考妣也又有古通有成惠叔卽鞏叔謚下云鞏叔有成顯係一人稱有成者猶郤犨稱苦成叔亦稱苦成卽其例皇母不氏上言子中姜省文□卽魯之或體博古圖齊鎛純魯作□□與此相似古魯幣作□彝器每言魯休純魯祚魯意同詩閟宮言眉壽保魯以此鎛證之知保魯亦祝辭非專指魯矣□古表字裘從衣從毛許云古者衣裘故以毛爲表作□者象毛下垂作□者象衣領形省衣者猶求古文爲求尾從□卽此字隷變作毛表省文耳彌生卽彌性詩卷阿俾爾彌爾性毛傳訓彌爲終□卽淵說文淵迴水也從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古文□此字從水在𣶒中與說文義合淵淵卽秉心塞淵之義裻疑卽裻字裻爲衣之著於外者與表字義同博古圖齊鎛裻字數見舊釋爲𧙗非□卽邶字左傳襄二十八年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杜注邶殿齊別都蓋所賜都鄙皆邶殿邊鄙之邑說文啚古文作□鄙啚本一字故啚訓嗇後人加邑爲鄙啚古鄙但作啚也侯氏從告之曰以下乃所受冊命之辭鞏子某曰以下儆戒其子孫之辭枼卽葉省詩長發傳云葉世也陳碩父師謂葉從枼聲枼從世聲故枼世同訓萬邁古本一字彝器萬年之萬有從辵者此書作邁字與上萬年同字異訓邁至猶言邁往莊八年左傳引書皋陶邁種德杜注稱皋陶能勉種德邁勉也與邁相之邁意同辝卽嗣說文辤籀文作辝辭籀文作𤔲凡彝器司

寇司馬之司繼嗣之嗣皆作𤔲俞卽逾省改下一字牛蝕細審似卽鞏下一字則作器者名不可辨矣鞏叔之孫或以祖字爲氏故稱鞏子諆說文誠也邾公鐘威忌阮氏釋爲敬忌此云畏忌義同四事卽指下大攻大事大徒大僕言□古□字卽暨省無專鼎𤔲□或釋爲司空此作攻卽工之異文攴旁□旁古人隨意增損之攻空同音相假也大事疑卽曲禮大士司士之官說文訓士爲事事士同音同義相假借也□說文古文旅周禮大司徒辨邦國都鄙之數此從辵從都省疑卽徒字大宰卽大僕周大僕遂父敦僕作□與此正同可叓之叓卽使字使事古本一字周禮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說文堵以二金樂則鼓鏄應之蓋諸侯軒懸有鏄卿大夫判懸則無鏄鞏氏用鏄或出

齊侯特賜猶晉侯賜魏絳以二肆之半故作器者銘告其
子孫
胡石查說成字下疑是勞字古勞字從熒省取經營之義
見朱氏說文通訓定聲衣糸義相近薛款識齊侯鎛娶褻
朕行菫褻其政事皆勞字舊釋恪誤
楊秋湄說篤案鼓左第一字銘中凡三見並有泐畫就器
諦視互勘為韗正書作韗字當為鞄通鮑考工記攻皮之
工鮑注云鮑或書鞄倉頡篇有鞄甍此銘作韗是其同聲
字說文匋從包省聲言部詢之或體為訽可證也說文於
陶專訓陶邱匋乃陶器之本字然經典皆從陶其通假尤
眾考工記韗人為臯陶鄭司農云臯陶鼓木陶或為鞠康成謂鞠者以臯陶名官似鞠即韗之省文鼓木今謂之鼓匡釋名鞄者空虛之言也即本其義故虞臣臯陶字曰庭堅以實為訓正與空虛義相反更可為鞄鞠韗同字之

證
竊謂此銘韗叔即鮑叔韗鞄本字鮑其借字作器者乃
叔牙之孫莊子之父也其上一字左畔亦微泐諸釋為辟
細審確為辥銘中亦三見辥籀文辭同𤔔又通嗣辥韗叔
之孫適仲之子當連讀猶言嗣孫嗣子也鮑氏本世卿故
下文云葉萬年尸辥子孫勿或渝改又云余為大工及大
事大徒大僕是辥皆嗣續義也左傳范宣子云匄先君守
官之嗣也義同如以為辟姓則既云辟韗叔而下又云韗
子綸為不辭矣用求考命彌生與用祈壽老毋死為儷語
求為篆文求甚明燎亦勿庸鑿釋國語韋昭注叔牙姒姓
之後鮑敬叔之子敬叔當即銘中聖叔音義並通且三世
皆娶於姜其非公族可知史記言其子孫世祿於齊有封
邑者十餘世銘中備述錫邑事亦與之合惜世本闕其譜

系見於春秋傳者僅有叔牙之曾孫莊子牽文子國及國
之孫牧而其子若孫皆無可稽賴此鎛始得詳其世次又
知其易名為惠古器之可寶貴如此

工吳王鑑銘

器於同治中代州蒙王村出上銘十三字鄉甯楊氏所藏
原釋云攻吳王大磔羼乍吉金自作御監
代州志州東蒙王村啟土遇古冢所得今為楊學博篤
購去制圓雙耳四環高今尺一尺二寸口徑二尺一寸
二分重今權七十四斤銘曰工吳王夫差者工吳即句
吳也史記吳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漢書
地理志師古注句音鉤夷俗之發聲亦猶越為於越也
左傳宣八年盟吳越而還疏云句吳或為工此銘作

攻吳攻工同聲字可證疏語之有本說文差從左從𠂹
此銘上作𠂹下作𠂇當是嗟字嗟篆本作𢀩此省左言
二字合為𠂇又泐𠂹之中畫耳易大耋之嗟荀本嗟作
差詩穀旦於差韓詩差作嗟並見經典釋文是二字古
互用矣羼說文引紿也此借為擇𢆉說文木末也讀若
厥此徑用為厥其曰御盬禮王制天子千里之內以為
御注御謂衣食荀子天子御綎諸侯御荼注器用之名
尊者謂之御也嘗疑越滅吳後太伯之裔散居代北故
漢志代郡有延陵縣其仕於趙者襄子時有延陵生見
韓非子孝成王時有延陵鈞見史記明是季子宗族而
此器出夏屋山陽其有墓當在代北莫居以前豈楚隆
通使之時夫差子姓有隨之同出圍城者抱器北歸歿

而葬此遂以爲殉也歟

代州志補遺銘文鑑篆作監與金刻篆字絶似而其器形則大不類後乃識爲監卽古之冰鑑也周禮凌人春始治鑑凡內外饔飱之膳羞鑑焉又祭祀共其冰鑑注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釋文本亦作監說文鑑大盆也此器上侈下弇正作盆形與許鄭說合博古圖列唐鑑作玲瓏形其漢鑑有說而無器此更出於三代也王下二字初釋夫差亦未審禮諸侯不生名吳方僭王必無稱名之例且上字明是大非夫下字疑爲磔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季冬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又王居明堂禮仲秋磔攘以發陳氣爾雅祭風曰磔孫炎曰披磔其牲以散風也

案磔牲亦謂之辜周禮所謂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者漢書地理志左馮翊雲陽有越巫䢵鄹祠三所孟康曰䢵音辜磔之辜越人祠之是辜鄹卽禮之磔攘今本作䢵當爲辜古文䢵之譌字吳越鄰國習俗大抵相同當時必甚重此禮故曰大磔其作此鑑以盛磔牲者器之大至容粟一石二斗一升七合有奇幾於函牛之鼎矣

謹案齊鎛吳鑑無關晉故以皆近年出土之器故並列入至若故家藏弆難於周知閒得搨本又不悉其淵源當別輯爲書此篇概弗登焉

陶齋金石文字跋尾

翁大年

據雪堂叢刻本影印(節録)

陶齋金石文字跋尾

吳江 翁 大年

商唐子觶銘跋

右觶銘四字曰唐子且乙道光壬辰予友嘉善蔡摩庵汝礪得於嘉興高建初尺七寸一分深五寸八分口長三寸二分闊二寸九分案毛詩唐風傳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左昭元年傳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是成王以後無唐國也阮氏積古齋款識定爲商世唐君之器良是惟其器是觶阮氏以爲爵誤爾

白矩方鼎銘跋

右白矩方鼎銘曰伯矩作寶彝用言王出入事乃凡十二字伯矩不知其人用言王言用告於王也入作内見焦山鼎銘及集古錄所載毛白敦銘歐陽公釋爲入薛尚功釋爲内余案說文解字入内也象从上俱下也内入也从冂自外而入也而博古圖南宮中鼎銘内史作入史是二字古通用是銘上既云出則當從歐釋爲入出入事乃與彈鼎銘朝夕言乃義同猶他器言永保用之也器在吳門

毛白壺蓋銘跋

右銘文毛白二字合文猶子孌兕觥之父乙作乙父也吳侃叔釋白毛爲拍阮氏從之名此器曰拍盤甲辰仲冬吳子苾觀察得此器於揚州道出金閶以示予則是壺蓋非盤也乃爲定名爲毛白壺蓋歐陽公集古錄有毛白敦蓋銘跋云武王克商尙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銘稱伯者爵也叔者字也大年案春秋時亦有毛伯左僖二十四年傳大敗周師獲原伯毛伯杜注原毛皆采邑孔疏此原伯毛伯蓋是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世爲王臣仍爲伯爵又昭十八年傳毛得殺毛伯過注毛伯過周大夫又二十六年傳毛伯得奔楚此銘以字體觀之殆春秋時之毛伯矣

虢季子白盤銘跋

文内獻戒于王之戒字諸家釋俘大年案集韻戒與馘同說文解字馘注實始馘商今詩作翦商是馘翦古通左宣十二年傳楚子圍鄭鄭伯曰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以此例之獻戒于王即獻翦于王矣

尹氏簠銘跋

右尹氏簠文十七曰尹氏貯良作旅匡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案尹氏官名詩常武傳尹氏掌命卿士孔疏即内史也貯良人名旅陳也釋詁文凡商周彝器言旅者皆臚陳之義也匡即筐左隱三年傳筐筥錡釜之器杜注方曰筐周禮舍人鄭注方曰簠圓曰簋是筐即簠也

尌中敦蓋銘跋

右文三十有二載吳氏金石存文内亘字吳釋狟大年案周書

牧誓尙桓桓孔傳桓桓武貌虢季子白盤趄趄子白字从走與此文同說文引周書尙狟狟从犬旁作陳逆簠桓子作狟子與許書同至齊侯罍桓子又作洹子齊侯鐘桓公又作渲公蓋此字同音者古多通假也

魯侯角銘跋

右器銘十言阮氏積古齋款識據陳仲魚摹本箸錄題爲魯侯爵予曾見是器於嘉興郭止亭(承勳)許蓋是角非爵也器高今工部營造尺五寸三分

庚熊卣銘跋

文曰易(錫)貝十朋又丹一栫丹卽彤省栫讀爲橐說文解字栫與橐音義並同古老子橐作柅卽栫字集韻伲或亦作傍其證也橐所以盛弓矢說文櫜車上大橐詩載櫜弓矢橐與櫜義亦同又彤一橐者又錫以彤弓矢一橐也不言弓矢者省文猶元黃之幣曰篚厥元黃矣

漢菑川鼎銘跋

右鼎蓋文十三曰菑川金鼎蓋幷重十十斤第十五器文十五字曰菑川金鼎容一斗幷蓋重十六斤第六次弟輕重並異殆是兩器當時互錯也案漢書地理志菑川國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爲國後幷北海錢氏坫新斠注十八年別爲國應作十六年是年立悼惠王子賢十一年反誅孝景四年徙濟北王後幷北海在建武十三年又漢書諸侯王表齊悼王子孫封菑川王至王莽篡位而廢此鼎雖不知爲菑川何王造要是西漢物矣蓋文十十斤者二十斤也此器今藏嘉善蔡氏器高五寸四分深三寸九分弱耳高二寸二分強闊一寸七分口徑六寸五分蓋及環高二寸三分予又見鼎蓋一其文十二曰菑川金鼎蓋幷重十八斤第四徑七寸六分曾在余鄉今不知何適矣爰附記之

信都食官行鐙銘跋

右信都食官行鐙銘曰信都食官銅行鐙容一升重二斤建始二年六月工趙駿造廿枚凡二十五字器藏吾鄉凌氏高一尺

晏恐非持平之論至於孫子兵法甚貶其權詐而於風后握奇黃帝陰符又全登之是非之間倪無定見欲取服於後世難矣

盤銘跋

右盤銘稱晉侯告平戎于王王勞之庸以九服之命晉侯歸告功烈於祖禰銘於元鬲云云文凡五百四十八重文十皆下作二如石鼓文體篆文雜古籀乾隆己亥冬嚴鐵橋錄以示余明年春獲拓本於江艮庭先生處攷春秋左氏傳魏絳始和戎在周靈王三年魯襄公之四年其告平及王勞傳所未載又文中與左傳多異左傳魯僖公二十五年夏四月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襄公八年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衡雍受彤弓於襄王是地與器之賜既不並時且俱非因平戎而賜也銘文連叙似出一時又溫原堇樊郅鄭六邑於傳亦不合其篆文之出於徐氏新附者五（覩涯詔皖竢禰）字不可識者（夋丏）二字乖於說文者（賴作頼寵作竉郢作郢）三字疑亦膺鼎之流耳丙子十一月十日跋

陶齋金石文字跋尾

吳江翁叔均先生以金石考訂之學與張叔未韓履卿吳子苾許叔夏劉燕庭諸先生並箸稱於道咸間顧其箸書不傳於世今年秋予以三十萬錢得先生手稾十餘冊於滬上蓋卽其所撰陶齋金石略古官印考略瞿氏印考辨證古兵符考略封泥考諸書之底本古官印考略以下雖目錄已淸寫而書實未成金石略則僅跋尾數篇而已每冊手稾或僅二三紙或十餘紙多者亦不逾三十紙旁行斜上塗乙狼籍中間或夾紙片皆艸稾也玆爲輯錄金石文字跋尾十七則大率非精意之作然潛學之士終身仰屋梁若並此亦不傳豈非至憾存此一鱗片甲殆所謂慰情勝無而已乙卯九月上虞羅振玉記於海東寓舍

廣雅堂論金石札

據一九三三年南皮張氏刻本影印(節録)

廣雅堂論金石札目録

廣雅堂論金石札卷一

南皮　張之洞　孝達

郘鐘

異公　案此文皎然是異字異非謚也此非翼省則是戴省耳翼戴皆謚見史記正義及六家謚法皆有之考蘇洵嘉祐謚法戴下曰愛民好治曰戴典禮不倦曰戴翼下曰思慮深遠曰翼愛民好治曰翼考一百六十八謚中其斷語無一緟複者獨翼戴兩字皆曰愛民好治顯非事理所宜竊意此兩謚古止一字史記春秋西漢有戴無翼降及後魏戴謚漸希唐初止有一人（顏師古）而後漢迄元謚翼者日多歷代所据春秋謚法乃杜元凱春秋釋例之書謚例今釋例雖從永樂大典中錄出而書謚例一篇已亡不可得見今見於左傳杜注者既無何行曰翼之文然則春秋謚法恐未必翼戴兩字俱有也當由本是翼字省作異而古文每多以戈字爲羨文遂誤仞作戴其實翼有義戴無義也釋詁文翼敬也玩典禮不倦之語顯然與翼字訓合不與戴字義相比附也必是六家謚法承沿古書或書作翼或書作戴而皆以愛民好治爲詞蘇明允不察其故因竝采錄耳或云莒子庚輿以前無謚此特杜氏想當然之說耳以前莒謚不見于經傳故杜注云爾如魯謚在春秋前者左傳止述及孝惠武煬得謂此四君以外無謚耶　郘字見集韻有郘亭地在邊徼與此無與此呂叚借字或讀莒亦非莒夷且陋未必能具雅樂据鐘文有其縣四堵語案周官小胥注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是正合有二堵莒之諸公孫何得四堵呂刑疏引鄭注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呂之公孫作樂器以祀其祖於禮爲協　郘下字上从敔下从黑點畫了了字不見說文案爾雅馬前足皆白啟左傳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疑⿱啟黑是本字啟是省文古文字多以相反爲訓故此字兼白黑兩義耶與名黶名黵同意或即是黶之或體案左傳軍在前曰啟在後曰殿在旁曰胠殿即臀本字是啟亦爲形體字釋名釋姿容部啟開也啟義專屬開口可證黶輔黑則名黶口黑則名⿱啟黑因事製字許書偶不具耳彝器人名例不可識貴以義推之如此類多矣

余字下的然是異字

頡劼通釋詁固也說文愼也冈剛省廣雅強也劼剛猶劼毖劼冈事君若左傳所云師武臣之力宋人官文書言猜強官也　嘼似是畜嘼字然無義此當是嘽字移其口於下蓋借嘽爲單詩俾爾單厚傳信也爰粤于同義古粤越猶及也與也單爰武若云洵直且侯孔武有力也周禮部悅讓讀嘼爲戰亦通　此鎛是鎛鱗非大鐘之鎛　八非七八字當訓別八古音正讀如別義取分背乃別本字重之則爲非从刀則爲分耳此文云八肆案周官半爲堵全爲肆下云四堵本文自明　肆字本作⿰𦈢帛見古文尚書說文引此省其半　寰即縣本字說文寰天子封畿內縣也經典多以縣字爲之此用爲樂縣字　堵从𩫏者版築之屬多從城郭得義故籀文堵垣城闕皆从𩫏竝見說文　喬喬乃蹻蹻借字龍寵省與詩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語正同泮水傳蹻蹻彊盛也　爵古音讀如足故與武呂堵祖韻詩赫如渥赭公言錫爵赭爵爲韻是其證也考毛詩多有以入聲與平上去爲協句者故亭林有入聲轉入三聲之說江愼修訾之非也　龢从亂从和省字書無之當仍讀亂閒歌三終乃合樂是金奏既畢即將合奏故亂兼有和義製字因之　王乃工之譌當由鑄器者誤益一畫耳呂人張樂無緣

令周王爲之擊鼓也鐘鼎多有羕文此三畫適均與前王正月王字中畫近上者適異益知其謬　𨥼當卽憂之或體尙書憂擊鳴球馬鄭注皆云憂櫟也與轢釜字同　爲喬喬字驕省　寶字本作保从保保字聲義从孚得古音蕭肴豪幽與魚虞模通故寶得與鼓祖爲韻

史頌鼎

釋文

惟三年五月丁子王在宗周令命史頌德說文德升也字从直故古讀如陟訓亦同陟也謂升成拜魯旅通鐘鼎多有如魯休揚卽旅休揚也瀼文右畔似憲而左從水他器款識屢見之義皆當作瀼解𩔥謂此卽瀼字亦卽憲字後人誤認包繞之長畫下半爲心去水旁則讀爲憲易包繞之畫作广則讀如瀼款識文字少變遂分爲二字耳釋詁憲法也大率篆書因鐘鼎篆隸展轉譌變似此者多矣後人望文生義釋之無從得其制字本意矣守案文似是友字然施之此處不合他銘詞多有此字皆合是守義如豐姞敦之類當讀官守爲長里釐君尹百生姓帥率韓卽陴字陴是城郭閭物故从享借作俾字案文右畔似是畁字卑上从甲篆體當爲中然款識往往意爲增損通借不得以許書繩之也敎卽盩之省盩戾古今字漢書凡戾多作盩于成周休有文明作ㄟ然非右也乃有省文或脫失成事魯旅賓擯龍卽龎省又借作龎龎雜色也春秋傳衣之龎服龎馬雜色馬也周官大人沈辜用駹可也馬三匹吉金用作𩰫彝頌其萬年無疆日匡辶文羕天子顯命子二孫二永寶用

宗周西都也成周東都洛邑也春秋傳屢見王將往洛邑命史頌贊治其事事成賞勞故作是器丁子卽丙子以頌敦三月甲戌推知之

旅陳也釋詁文旅法守謂陳擧其典章禮儀猶言陳敎陳寶也釐治也亦可讀理理亦治也君讀爲尹下口羕文也尹正也百姓猶百官也尙書堯典鄭注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也韋昭國語注百姓百官族姓也此猶存古義矣言董正百官之事使之從王也釐尹百姓猶言允釐百工也卒俾經典數見俾使也從也釋詁文戾至也卒俾戾於成周猶洛誥言予齊百工伻從王

于周也伻亦使也釋詁文休嘉也美也嘉其事有成而襃美之也休有成事如周頌休有烈光也駹馬字見周官案周官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故書厖爲龍依宋本岳本杜子春云龍當爲厖謂雜色不純巾車龍勒注龍駹也駹車注故書駹作龍玉人上公用龍注龍當爲駹此皆其證也旅擯厖馬三匹旅讀如庭實旅百之旅賓導也擯亦導也臚賜多物而以馬先之左傳多有其事也厖馬雜毛馬也顯命猶言丕顯休命省辭也　又案徐籀莊舊釋殊誤其以丁子爲兩日以魯爲蘇以澤友里爲一地名以百姓爲人名以顯命爲定命皆非徐氏徵引者乃逸周書紀年穆傳種種皆僞書耳取以爲證何耶其釋君百生一節尤無謂不知與頌何涉也昨繙檢得徐氏釋文讀之誠如尊論所云支離以鄙見釋之如右此鼎無甚奇字惟一𩰫字殊費疏證也望與諸通人更商度之徐

釋文一卷附繳

又案瀼下字仍當讀友旅瀼友里絕句友助也里理通古刑官也漢藝文志有黃帝李法李亦卽理也　雜記雖有里尹管子雖有里君義不相涉不可傅會

匽侯鼎

匽郾省春秋傳有其地當由破滅國除矣旣稱匽侯則是臣下之詞不得斥其名下一字非名也乃敢之省

匽侯潘司農說當是燕侯叚借字據左傳高鄰世本作偃董遇注亦作偃正義謂一人聲相近而爲二字耳案潘說是也春秋有郾地屬鄭不爲國匽侯之名經傳無聞焉路史雖有匽國其書多不根難可據依也何范書郡國志郾及匽師下不言昔爲何國乎晏燕古相通借者多矣如享宴作饗燕曘溫作曣晛之類又據史記

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知燕得稱侯也又案侯下乃古文敢字省非名也諸侯不生名

□鼎

□左夫右舍當是舒字右畔上从余鐘鼎余皆如此舍余古同聲古音余讀如書如茶讀爲舒之比舍有除義聲義皆从余無疑此右下从口小篆从𠙵上从□者籀篆省變耳說文於此字不詳其得聲之由恐許君說或未盡也左畔从夫者舒从予聲予夫同部聲近或亦可从夫聲春秋名舒者六人鄭舒叔孫舒魏舒鄭公子舒楚公子追舒夏徵舒此不能的指爲誰某也鄭子展名舍之之是語助不論夫展舍不相應非古人名字之義觀此文乃豁然殆左傳故書政作如此形或字壞脫失其半或後人疑夫是羨文去之耳名舒字展方得比傳說文舒伸也爾雅展適也郭注申展其意以自適也廣雅舒展也方言舒勃展也儀禮聘禮展幣亦謂伸其幣耳此鼎未必恰是子展鑄器要

之子展名舒不名舍憭無疑義可爲內傳訂正一字之誤

魯內小臣鼒

釋文

魯內小臣床生作鼒

床疑卽孷蓋釐之省古釐來賚同聲通借此當讀來生來生猶歸生也詩貽我來牟魯詩作釐牟左傳晏氂國語作晏萊詩釐爾圭瓚釐爾女士皆賚之借字未嫁曰女未娶曰士故易以女妻士夫對文賚爾士女猶言賜汝子女女士到文就韻亦如羊牛稷黍瑟琴之比鄭偶不炤故解稍曲又案厤生之厤與釐孷皆一字通借方言陳楚之間凡人嘼乳而雙產謂之釐孶廣雅釐孶僆孿也玉篇孷孖雙生也然則此厤生殆以孿生得名若寤生之類耶

至鼎

此鼎可疑

季仔彝

乃仔字非保字其橫畫右端上繚下無他畫可見

伯㱃卣

胡釋甚辯詳思之仍當是睘字卽還環積古遽伯睘敦正如此作乃室寶尊彝者室卽廟尙書王入太室祼馬注廟中夾室春秋世室屋壞公羊傳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蓋古者祧廟之主則藏夾室祫祭始奉出合食此云乃室者爲其祧廟祫祭器也

申卣

此是申字作器者名字作兩手顚到對引一物狀申之籀文中畫屈曲象方引之意此象旣申較小篆兩手平列者義尤顯

東矢鉞形卣

上象戣瞿形尙書鄭注戣瞿若今之三鋒矛下三歧鐓也或是東矢形下象鉞形兩形皆到

鄦子卣其文左行同莘案潘氏藏公尺牘此器考釋與攀古樓款識互有詳略茲兩存之他器考釋文有重出者仿此

釋文

鄦子作永保子孫獲虩訊敵寇以享丕叔賚乃邦

曼鄦省見春秋左傳成三年寶保通子此字卽兼孫字古文簡略此類多有如積古齋款識所列太保彝上已有某作尊彝四字其下文作□□形遂讀爲太保兩字誤甚矣因卽名曰太保彝尤誤也□乃嬰兒形卽子矣□卽保字亦卽寶字故加玉耳子寶乃子孫永保之省文此兼可爲保寶相通之證蒦獲省虎虩省作虎又省虎作虎虩福也□釋詁鐘鼎多有此形舊釋作虔誤□虔□其寶皆虩字耳誶訊通此字形的是誶義的是訊案經典誶訊二字每相亂詩陳風歌以訊止釋文云本亦作誶作誶徐息悴反告也又案爾雅訊告也亦卽誶之訛若訊則當訓問矣別有訊問也在釋言帝敵省啻作啻省啻作帝又叏寇省辜

（此分明是亨字非郭亭方是郭耳）賫（上半作下垂形是來也）

鄤子鄤君也子其爵姓未詳在春秋爲鄭縣鄤地當是滅於鄭矣

（說文有鄤字地在蜀漢與此無涉）永寶子孫猶尙書言保我子孫黎民也訊敵寇

猶王制言以訊馘告詩執訊獲醜也丕叔猶言太叔鄤子之祖若

父也賫乃邦者祈神祐之詞猶左傳言神賜之土田史記言帝賜

之鶡首也

曼（鄤）子作永保子孫（子字卽胲孫字彝器文數有之）獲虒（虢）誶（訊）啻（敵）叏（寇）以享

丕叔賫乃邦

鄤國名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新城有鄤聚古鄤氏注引左傳昭

公十六年楚殺鄤子今本左傳作蠻子杜注亦引新城蠻城釋之

知杜所見本與劉昭同也寶保古通永保子孫猶言保我子孫黎

民也虒褫省福也（釋詁文）晉有虒祈猶言祈福與秦蘄年宮同意誶

當讀訊經典二字多相亂（詩歌以誶止釋文引徐音作訊止釋詁訊告也卽誶字別有訊問也）訊敵

寇猶詩執訊王制訊馘也丕叔其祖父字賫乃邦若左傳言神賜

之土田史記言帝賜之鶡首也

曹侯敦

曹敦拓本佳甚眞器也首一字想因剜剔銅鏽土蝕而然耶妙在

詞語不習見亦如看時文厭常套也弟三字當是豺字豺應从豸

此从虎者或體耳第四字卽作字借柞櫝之柞爲之非作上更有

一字也豺非曹君若使曹君自作器不合書名（況又非祭器更無稱名之理知者不

言爲祖父△）且曹又非侯（若從尊稱則於國內稱公亦不合稱侯）侯豺是人名据左傳僖

二十八年曹伯之豎侯獳知之或是獳之兄弟或卽獳之二名（若南

宮縮又名适荀爽又名諝之類）姑兩存其說惟教之爲幸

尊意欲將此人求之於史記甚善然似不易引合也緣器文弟三

字左半偏旁明是虎字左虎右才字書無此字故疑爲豺字之或

體豺能食人詩以豺虎竝稱則或容有偏旁从虎之理右半之才

則確然矣上雖有侯字不惟曹非侯爵也禮曰諸侯不生名蓋諸

侯偁名惟祭告廟社及同盟載書偁之耳以載書乃誓神之詞也

此外惟春秋書其卒偁之（非生偁也）或有貶絕則特筆名之所謂諸侯

失地名滅同姓名也若自作器物斷無書名之理也鄙意因曹恰

有侯獳說文獳怒犬又豺狼屬狗聲獳豺義本有相連合處故肊

說疑侯豺卽獳之兄弟行或獳之字耳若欲讀爲豸則此文明是

虎旁非豸旁也認虒爲豺猶存其半若竟指爲豸則左右兩形俱

失似變易太多況又無名豸其人者又須解爲兕之假借理極通

說極辯然稍難矣竊謂尊說與鄙釋兩說俱存疑待後人論定何

如（賓下當是饗字）

乍讀手教誤會尊意以爲三傳中有曹侯豺亡晉侯在虎牢兩句

也再三思索茫然不記故仍還問請示其卷數今乃恍然矣晉字

似不安牢字亦難相像不如姑依初說之爲愈也想執事厭曹滕

之小國故欲附晉楚之大邦又厭侯豺爲小豎家人欲屬之人君

而後快耳然莒鼎紀甗經典珍之皆小國無名氏物也侯獳曹之

忠臣假使此敦信爲獳物眞可寶貴何更推而遠之耶一笑（曹字的確

不易此字妙極眞得六書眞意容詳說之）

弟一字从曹省此文从日在東上甚有意

季良父簠

季下當是郭或是豐象形舊釋作良非也

鑯王盉

尊釋第一字作肆精碻不移鄙意謂若作見王作器似尙未盡案

古文尚書肆類於上帝與肆覲東后兩肆字義別上肆陳也（本字）下肆故也（假借字）其字從兩希（非希也隸書不能變借此字明之）希豕也從兩豕者蓋割牲折俎分剔其肩骼臂臑之屬以薦也（因其陳列以薦故引申爲陳猶引本訓割裂引申爲殺列）字亦作𩰲（詳惠半農禮說）隸書從𩰲之上半加㣇之半小變其形遂爲今肆字矣周官肆獻祼享先王之肆正其本訓此下從火者燔脊也右從攴者有折割之事也此祭禮中最重之禮非祭天祖不用之此字意義顯然故知此爲肆類肆獻祼之肆無疑也肆王者祭先王也或天子祭先王或魯祭出王則未可知矣然周王自祭當別其爲何王此爲徒王斷爲魯祭文王廟無疑（禮別子得立出王廟不獨魯也晉亦禘矣）盉非祭器乃養器（祭器無此物名）然則此因大祭而作器不得以爲祭器矣若是祭品則魯晉諸國廟中何得有姬姓婦人耶（杞宋則不得槩括稱王也）姬下一字是婦人字若姜嫄之稱也疑是媄（見說文）或是婈（字見列子）卻非姝邾姝敦之姝與此別彼顯然可識

肆王盉思得其義前說非也肆今也（釋詁文肆類是本字訓陳訓遂訓故訓今皆借字）蓋郎言今王耳姬口者王女或姑姊妹盉者養器（非媵器若媵則仍言媵盉矣）如此說之豈不簡潔了當乎姬下一字是娷字（非漢書藝文志作兵法之娷）亦郎㛗也穆天子傳盛姬之喪王女叔㛗爲主（郭璞注王之女）穆疑字本作娷後人誤仞爲㛗耳（說文亞古文作坐是坐字從兩人爲正）至丞下從人殆鐘鼎或體若羨文耳晚所以前釋不拘此說者爲穆傳是僞書（與逸周書竹書紀年同出汲冢）故不用其說但此等要是漢魏間人博識古籍者所爲所見之書後世多亡失必亦略有依据不得謂一概鑿空也（如逸周書多與三統厤眞古文尚書呂覽合）故郭景純最號博古獨注此書或亦可姑備一說乎承詢故及之

潘侍郎讀弟一字爲肆是也說文肆類于上帝古文尚書作䌛隸變書作䌛亦可此从火燔燎也从攴割牲薦俎之事也此肆類之肆本字或作𩰲後變爲肆引申陳尸也陳也遂也故也故今也肆王猶言今王也積古齋款識有肆王彝文與此同義可知當訓爲今王也阮釋作晉非此周王爲其女作器殆媵器耳姬下一字乃㛗字穆天子傳盛姬之喪叔㛗爲主郭景純注王女也籀文坐上从兩人不似小篆从丣見說文其右畔坐下加夊者曲禮爲其拜而蓌拜釋文郎讀爲莝音以挫義釋之是古文坐有从夊者矣古文多羨文此類是也穆傳晚出書難可依據特援以證㛗字之見于傳記耳知非因祭而作者盉養器非祭器且周王廟中不得有姬姓婦人

召中鬲

作生妣尊鬲　是妣非姒從女從比省作匕匕比同讀生妣猶後代言所生母經謂之妾母聲子成風之屬皆是此作鬲者郎禮所謂妾祔於妾祖姑無則中一以上而祔者蓋其祔廟之祭時作

仲弛盤

釋文

仲 弛（讀如佗古文池沱阤陀諸字讀皆同） 臣（女子小臣卣臣字正如此書） 左 師（移目於右又移帀之首畫於下） 追（移文） 於（右古多作彳） 以 金 用 作 仲 寶 器

仲弛宋卿（見春秋定公十年十一年）臣家臣也卿得有家臣也左師追家臣名也左師宋官此以官爲氏如司城中行比也魚石向戌皆嘗爲左師追之系則未知爲石之族爲向之族抑它左師之族也追字見毛詩說文無許失之也此陀家臣爲陀作器

弟二字左弓右也秦刻石也皆書作乜此省橫畫耳當是弛字弛讀如佗古从也从它之字同讀仲弛宋卿見春秋定公十年十一

年知佗卽弛之借者春秋傳晉賈佗字射姑据國語韋昭注姑楛也言射鏃也不當讀夜是佗爲弛借之一證也魯仲孫佗字子服服矢服也是此佗爲弛借之又一證也春秋人多名張故知當有名弛者矣臣家臣也女子小臣卣堇臣冊敦臣字形與此同卿得有家臣也左師追家臣名宋魚氏世爲左師此蓋魚氏之族以官爲氏者如司城中行比向戌亦爲左師然未世官不必氏之也追字毛詩有說文無此佗家臣爲陀作器　積古齋款識有魚追任女姓鼎魚追卽左師追耳

郘太叔斧

釋文文左行一行下四字二行下一字剝蝕不可識

作貳車斧弋貳車之斧□呂太叔□□□□

呂姜姓國太叔呂侯之弟以國氏而綴以字者皆國君兄弟若京城太叔共仲紀季蔡季之例貳車副車也周官道僕掌貳車之政令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諸侯諸伯七乘諸子諸男五乘注貳副也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注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案周官戎僕掌倅車倅車亦副車也呂太叔秩當視卿故得有副車斧者車上所載備用之物周官鄉師與其輂輦注引司馬法曰夏侯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一版二築此据鄭注引今孫氏影宋本司馬法無此數語是車行載斧之證所以待修治椎擊之用也大興孫氏藏一器與此同斧字下有弋字弋者說文橜也斧以入物以銅爲弋所以藉斧也

廣雅堂論金石札卷一

廣雅堂論金石札卷二

南皮　張之洞　孝達

齊子仲姜鎛

油素摹文大略一讀其文佳其字體亦佳字體狹長上密下舒皆騫舉飄拂作衣帶當風勢見此類拓本多矣皆然也然則此可推而知也此春秋以後書勢也當不僞也容詳讀之卽其中聖叔聖姜四字便知非俗人所能造春秋左傳聲姜公羊傳正作聖姜蓋聲非謚也音轉耳晉人僞造逸周書不知此義便於謚法解中撰出聲字一謚可笑之甚平日常以此譏束晳孔晁輩束孔所不解者射利人更不解矣其器爲鍾誠如尊恉

齊聖姜鎛竟恐是國子同姓爲昏之禁當時不甚遵守如崔子系出丁公而崔子妻棠姜矣宋多娶於公族故公羊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洙泗之間齗齗如也甚矣其蔽也一笑楚良臣鍾日余夫斯于之子是亦制器書其父之名字之證也

尊著釋鏄一首曾經捧讀極爲辨博但鄙意竊謂鍾鏄二物異形而同類鏄鎛二字异文而同義許書之鏄卽周禮之鎛許專以鍾上橫木金華釋鎛此鎛之一義耳似非本訓何也鎛字當是從金博省聲博廣也故大鐘曰鎛鐘也鏞也鎛也鏄也一物也所謂對文則别散文則通也國語明云細鈞有鐘無鎛大鈞有鎛無鐘然則孰大孰小本文自明韋注謂鎛小鐘大未詳所據似不得據韋以難鄭也管見如此祈教之周禮樂官職掌互有掌涉今人不解樂律無從得其意義所在鎛師或掌鼓磬師或擊鐘此其所以然固亦無從臆說矣若據周禮經文注文則鎛師並不擊鎛而掌鼓鐘師卿兼擊鎛似不必卽謂鐘鎛爲二物也

忽然猛省此器大妙不惟其人有徵大是一極有風趣之物也作鎛之姓的係辟字此方是辟末數行之辭乃嗣字耳甚明晰所云皇祖父惠叔卽左傳成二年鞌之戰所云辟司徒也所云惠姜卽所云辟司徒之妻齊

侯與之石鄩者也邑二百有九卽石鄩石鄩其地之總名二百有九其聚落之散數各不相妨也孔疏謂一邑爲方十里不可從若然則百邑當方百里矣齊晉楚大國亦不能容許多采地也此邑乃四井之邑從周禮何以知其然齊臣以辟氏者經傳止此一人一也又有與邑云云適符石鄩之賜二也且左傳明載此女有君免乎諸語而此鏄亦有祈侯氏永命之語動不忘君語意適合三也銘末云爲大功及大事大徒大宰數語一氣必非太宰是司辝辭司皆一字云云其爲司徒之職無疑四也第一行陶叔之孫是紹叔謚法疏遠繼位曰紹遵仲之子卽齊字謚法執心克莊資輔就共皆曰齊此鏄既是勛臣又有賢母勝於衞姬爲渾良夫作壺萬倍矣茲先就銘中文義有關繫事實者疏釋以聞

釋辟字竟與尊意相同巧極巧極三占從二大約不誤矣此乃孫以王父字爲氏辟司徒卽惠叔作鏄者司徒之孫故氏辟辟司徒者司徒其官辟其字或氏

銘中實義前函已說之

齊鏄詳加審玩謹就鄙見疏釋具於別紙〻成兩字竊意當讀爲有成說之較爲省力邁的是萬借字㞷字竊疑必經人剔剜失誤必仍是年字如此說上下方聯貫試就原器上一諦視之何如且當時製器刻銘工匠容有小誤他彝器如此例者頗有不必曲爲遷就也邸字說及隆子兩字說竟無以易尊說矣擘尋數日智盡能索未知有合否幸教之此鏄明云五月初一丁亥既初一日爲丁亥何得五月內復有戊寅然則博古圖之齊侯鏄必有滲漏矣若云此器仿彼而作則彼明云戊寅而此御云初一丁亥天下無此拙人也

釋文

此器爲尋氏初得時惡其字畫纖細加以磨剔轉致漫漶失去數字餘亦往往有闕畫愈難辨釋矣今就己意讀之如左

惟王五月　辟其姓成二年有辟司徒此殆其裔或其宗族矣

初吉丁亥　阝字僅存偏旁作阜形右半不可見　辟阝叔者

齊辟阝叔　辟氏阝叔字　遵齊通讀若齊莊中正謚法執法

之孫遵仲　克中曰齊資輔就共曰齊　子仲姜者遵仲之配

之子糸此字卽下綸字作器人名　作器者之母子仲卽遵仲字詩從孫子仲傳孫子

作子仲姜　姜氏既卒則當冠以夫之謚稱遵姜或遵仲姜若

仲謂公孫文仲也箋云子仲字也此春秋人有此字子仲之證

寶鏄用靳　惠公仲子之例妾則冠以子之謚若僖公成風之

侯氏永命　例今姜氏見存則惟有冠以夫之字故如此偁也

萬年綸保　或謂子是女子子之稱此鏄是爲其女作媵器然

其身用亯　媵器既不得作大鏄且其兩代祖母皆姜姓何緣

用孝于皇　其女又姜姓乎案春秋子叔姬公穀皆釋爲公之

祖聖叔皇　同母姊妹是子固不定是女子子之稱穀梁并說

祉聖姜于　爲杞夫人被出者是子并不必女子未嫁者而後

皇祖有成　可偁春秋更不止一義更無庸執以疑此文矣

惠叔皇祉　寶鏄是凡鏄通偁晉語鄭納歌鐘二肆及寶鏄

有成惠姜　寶字非羨文也　用祈侯氏永命萬年者世臣作

皇考遵仲　器先祝其君次及其身若詩作召公考天子萬壽

皇母用祈　漢嗇夫祝詞君得億萬年臣得二千石矣　綸左

壽老毋死　畍仍卽糸字右畍乃令之叚借命令義同聲近故得叚借左糸

保盧兄弟　右令其本字當爲給字書雖無此字以義求之當

用介考命　仍讀爲令尚書呂刑苗民弗用靈其字本卽令字古靈令多通用鄭

彌生簡〻　注以政令釋之据禮記注緇衣引此作匪用命墨子尙

義政保盧　同中篇引此作苗民否用練是命令靈練四字古

子姓阝叔　相通借固是聲轉亦必命令字古有加糸旁者如

有成㦰於　此器文耳此作器者名　綸保其身四字絕句
齊邦侯氏　聖叔聖姜卽聲叔聲姜聖本字聲叚借字聖字本
錫之邑二　從耳得義說文聖通也從耳呈聲風俗通聖者聲
百有九十　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白虎通聖者通
有九邑與　也道也聲也聞聲知情故聽字當從聖省聲何以
邱之民人　知之據尙書此厥不聽漢石經聽作聖知之也春
都鄙侯氏　秋文十七年小君聲姜左穀作聲獨公羊作聖姜
從造（卽告字辵）　此古文古義未盡淪沒者東晳孔晁輩不達其恉
（羨文）之曰枼＝　遂于謚法解既標聖字又增聲字一謚從爲之辭
萬𡉚死（尸）　大謬矣（近儒趙坦作春秋异文箋謂公羊聖是叚借字亦傎到）　公羊孤義得
辪（司）孫子　此鋪乃益明　惠叔辟㠯叔謚有成者其采邑名
勿或俞改　因以爲氏爲號如公孫有山氏公孫有陘氏之比

㠯子𢆶日　此云有成惠叔下云陖叔有成者倒文耳　虘虞
余𤔲心畏　借字樂也保虞猶言保右安樂　銘文作□甚明
誋余四事　當是介字介匄借字祈也詩介景福介眉壽皆匄
是辪（司）余　之借傳箋訓作大偶未宷也（古彝器銘辭多有匄眉壽之語）　簡
爲大政及　＝大也（釋訓文詩降福簡簡）　義儀通善也（釋詁文）　政正也
大事大徒　㦰字見說文此借作榮　𤔲字文甚晰聲義未詳
大僕是辪　邱者四邑爲邱此將邱左畔横書作𠂤形　從
可叓（使）子　申也轉注訓也（釋詁文）　枼卽葉字亦卽世字詩昔
孫永保用　在中葉葉傳世也枼＝萬年卽世世萬年也枼下
亯　重文浸就磨滅隱約可見耳　萬下文義的是年
字此作𡉚形者疑是年字或體加爲人剔壞小致
譌舛耳　死卽尸字尸主也　辪𤔲通卽司字下

同彝器屢有尸嗣語（積古齋款識艾伯敦卽有之）　俞改讀如
春秋鄭人來渝平之渝　誋說文戒也畏誋猶尙
書言敬忌　大政軍旅也（周官司馬掌邦政）　大事祭祀也
（春秋大事於太廟）　大徒工役也（小篆徒从辵从土此从辵从者省當是古文）　大
僕田獵也（此文作□省人著宀）　此所謂四事也　爲字及字
器上文甚明憭　兩偁皇祖者蓋祖與曾祖俱偁
祖古人於禰廟通偁祖不必定是王父也　祉卽
妣說文祉司命也此特漢人祭名許君習見漢禮
故以漢事說之案六書之例合以祉爲祖妣本字
也　㠯字綸卽作器者孫以王父氏爲字故名上
冠氏稱㠯子綸
與諸家多異同故須錄正文於上方較他器稍變其式似亦不平

板耳尊意以爲何如

斿形婦𩰫

昨聞德寶婦𩰫彝已歸於淸閟此器去年曾經寓目文雖不多喜
其意義章明與經典相應又其字畫精工光潔當時深加贊歎與
王胡二君說其文義所在今爲執事得之甚妙甚於前日命釋之
沒字尊遠矣（搨本六紙者）　此物乃大夫妻廟見時所作祭器上作旗形
著其夫之爵禮所謂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熊旗六斿上大夫所
建周官疏所謂卿大夫六命得建六斿也此器六斿故知爲上大
夫妻稱婦者禮所謂三月而廟見成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
之義也𩰫卽鬺鬺卽亨亨卽湘詩所謂于以湘之惟錡及釜誰其
尸之有齊季女也（韓詩作于以鬺之見漢書郊祀志注）　毛傳湘亨也釋文亨本又作
亨煮也故知𩰫卽湘此器之義卽在采蘋之詩案序云采蘋大夫

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箋云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時所學之事以爲法度是詩爲既嫁爲婦而作甚明傳箋於蘋藻云云雖主教成之祭言然語意自謂既嫁爲婦人美其家教有法追敘其將嫁時事與序文及序下箋語原無抵牾（序中共祭祀自是指大家之祭祀）王肅駁之正義從而優劣之俱無謂也此器一形兩字通祇三文而一一皆確有實義脗合詩禮故是可寶所以曩不敢爲左右言者爲其値過昂言之則似爲賈人說項矣今既得之故言之無害耳

畢蝠形卣

拓本鳥形不得其義或竟恐是蝠字以鹿爲祿以蟢爲喜由來已久以蝠爲福雖無所徵若援此例亦容有之姑先存此舊說以備一解如何（蝙蝠之爲物春秋緯孝經緯卽有之當是古人卽以爲此甚神奇之物也）

鄭楙叔賓父壺

此壺不僞他字俱明白（鄭楙叔賓父作醴壺云云）待考者惟第二字耳灼然是楙字無疑其字兩旁从兩木中作矛卩案矛字本作𢦼形此上象其鋒（鄭注尙書所謂三鋒矛）下象其英楙地名楙叔以地爲氏者也楙者何地也卽左傳之樊漢書之壄王後漢以後之野王也何以知之左隱十一年王與鄭人温原絺樊隰郕欑茅云云杜注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是樊爲鄭地又在野王境内之證也漢書地理志河内郡壄王注莽曰平壄補後漢郡國志卽書作野王後承用不改是野王本作壄王之證也漢書壄王其字从林从矛莽改曰平壄亦同竝不从予是壄王當讀楙不當讀野之證也蓋此地名本是楙字或著土作壄經師輾轉傳寫或誤離爲兩字書作楙土後又訛爲野王隸書野或作墅因壄墅相近遂混爲一又別造從予之埜而從矛之壄廢而名楙之地之本名沒矣（淺人必疑班書之壄謂矛是予之誤也）許氏說文謂埜古文野从里省从林此說殊顚倒蓋小篆有從古文省變之理無古人預知後世書作野而就其里字省去其田之說此明是唐人妄增臆說知非許君言也楙卽左傳之樊楙乃木瓜之正名（爾雅）古人名地多以物產草木如荆揚名州薊杞名國之比其地恰在野王本字必當作楙方得致誤之由當是經師別本小有省變（如鬱字漢碑省作欝也）世人習見楙字因以樊讀之亦如禮記史記之鄂（紂時鄂侯）卽左傳漢書注之邘也（本作楙或作壄其書中書爲壄王者似爲樊得其旁而誤其下而失其上）然左傳固自有野王宣十七年晉人執晏弱於野王杜註謂卽河南之野王案其地既與温原相近（下文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温）則杜註不誤左傳本文當仍作壄經生習聞當時郡縣名偁因以野王讀之耳（春秋時既名野王何以又名樊顯是一地誤兩）若左氏元作野王何緣莽改名班撰志時尙存壄字乎此又可以史證經者也至楙叔賓父其人生出本末則不能知矣若疑釋楙爲樊近於武斷則卽讀爲茅亦可隱十一年周王賜鄭之田固兼有茅在或從草則爲茅或從林則爲楙理亦可通姑備一說何如總之雖不必卽是左傳之樊然楙卽壄壄卽壄王壄王卽野王篆書必不當有讀野之壄字確然無疑

而姬壺

非天姬乃而姬（字畫下半顯然若大天等類之字中畫不作磬折形下兩畫不作并夾形）而如古通而姬卽如姬也（而如通用若春秋星隕如雨三傳經文皆作如漢書劉向引作而此以如代而之證其餘經典兩字互用者不可毛舉矣）如姬見史記信陵君列傳魏將又有如耳然則孰爲本字曰而本字如叚借也左傳文十一年宋公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耏卽而易其人而且剔而卽耏卽指除去面毛之刑與

髟同類此爲古有而姓之證假使此器果是竊符救趙之人所爲雖重金不多語云一壺千金可見三代壺價甚貴今日總不至此也一笑

如姬壺眞是無上瓌寶可推爲清閟藏器第一品壓倒郘鐘齊鎛矣（此壺精妙無雙此釋亦攧撲不破者也可爲一快）較之羽玶私造趙飛燕印何如哉賀

賀

昨晤廉生云而姬壺尊意謂仍讀本字竊謂此壺所以有趣可貴晚所以極爲贊歎寥寥五字侢爲精妙無雙者謂是如姬耳若讀作而姬索然無味矣且此文明明是而字若無如字一轉則人人能識卽釋文亦贅疣矣（如姬壺則千金不易而姬則恐不值重價也）

龍𩚬

弟一字是𩆞字說文飛龍也此字後變作龔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龔

虎𩚬（同苹案攈古樓款識作父乙𩚬無釋文今從稿本）

[glyph]卽虎字兼象虎形所謂虎彝也禘祫用之小篆虎下卽从人上爲虎頭此義同

祠敦

据拓本尙不惡其文當是祠字左示右司也（無論如何寥寥一字總不值重價也）其示字作不乃古文（見說文）不字之右肩作乚疑右畔竟是禮字古文禮作礼（見說文）殆古文祠本從禮小篆省從示耳此春祭之名（据毛傳）又春秋公羊傳甲午祠兵或師祭亦同此號此器爲此祭作故著此一字或以爲公家器故不勒主名耶

師遽敦

[glyph]舊釋作延正非是案此乃延登也漢書王莽傳引周書延登

策王卽此義禮經所謂君辭之則升成拜者也登降之登豆𤼷之登古止一字通用（祭統君執鐙）下象其蹟上象其盛也[glyph]舊釋作旅亦非此旄字甚明春秋人或字斿或字旗字旄故知當有字旄者矣且南宮毛名毛或卽字旄乎

於彝

筠清金石奉緻一鼎一彝舊說爲於未見諦當然鄙意亦不能定也此等似字非字之款識殊無足愛其去沒字碑有幾耶欲購之者只有辨其銅質刻鏤花紋別是一家學問矣

廣雅堂論金石札卷二

廣雅堂論金石札卷三

南皮 張之洞 孝達

董武鍾

所謂發一小難者何也積古齋款識第一器曰董武鍾卽僞物也何以言之乍讀其文若繁重詰屈不可猝識細審之則除繚繞複筆外仍是小篆也自有篆書以來古文籀文小篆從未有此一體也漢官印始有疊篆然亦未有似此滿身鉤縻者（官印有疊篆爲補其空也此鍾爲甚大矣能補滿之乎）莊子云丁子有尾此寓言謾語耳如此文則幾乎麗狐九尾矣此乃北宋妄人之所爲與三十六體書之怪妄等何阮氏之博通乃神之曰商器乎大抵六書之始惟有依類象形一門許君會言之矣象事亦象形之推也（說文周官注作指事漢書作象事義尤明顯）形聲會意卽上兩種而合併之耳其實皆不能離形與事也（會者合也或兩形或兩事或一形一事合成一字非如後世俗語所謂會悟會心可以意會不可言傳之會也若以意會而得者乃指事也）轉注假借仍卽上四種而引申通用之耳故篆文近萬未有不可說其義者雖以鐘鼎款識之生僻罕見變動不居皆有意義可以尋求從無任意盤屈向背繆亂繳繞如是者此惟張旭懷素草書則有之矣三代篆文安有是哉（晉人草書尚有義理與八分相通至唐人則不解此以爲可率我意爲之耳）故論其常則古籀簡而小篆繁（古文最簡籀加繁小篆又加繁其日小篆簡者何偏旁增而本形實省耳）論其變則籀文繁而小篆簡何則小篆省籀文不省也蓋籀文雖殺其畫必備其形故常有纍數體而成一字者小篆略存其意而已雖殺其形務別其類故常有割一字之半或兩字三字之半合而爲一字者（既加偏旁意在各適其用勢不能不省矣乍看其畫雖多乃偏旁爲之耳）然則小篆全數較籀文爲繁一體則較籀文爲簡一定之理也此鍾文繁其畫而不繁其體既不合於篆與籀矣何問周以前哉若如所爲則六書

不必聖人作之直可使小兒作之耳曩聞執事會談及此鍾晚亦不知尊意云何也（未見尊意必欲購此鍾也特偶談此鍾則辨此鍾耳）特恐萬一談而熹之熹而購之費必不貲既已購得一見之後必且悔之晚素荷摯愛故斤斤過慮一妄言之耳執事來示所云酷信鄙論此自賢者嗜痂之過耳豈眞可信耶抑或者局外靜觀偶有幸中耳其實不足當金石家一噱也

毛公鼎

所謂發大難者何也（故甚其詞耳此原不足爲大難爲其重價駴人耳）昨見陳氏收毛公鼎拓本乃僞物也何以言之文字譌舛一詞意凡雜二通篇空泛三如玄衣之玄譌作[illegible]徑是心用伐（上文錫汝玄鉞）用征伐譌作歲秬鬯一卣積古款識有△△鼎（偶忘其名）文云秬鬯卣一乃倒文此卣下亦多一橫畫正與之同而卣上復添一字是譌舛也雜萃詩書語言如耿光先正厥乃德辟乃辟集大命無射臨保（此四字最無理）等語又如雍我小大猷（此類尚多）自今出入專命於外之類皆不辭是凡雜也洋洋五百言無一事一地一人皆套語耳古無此文體此梅閻諸君所以斥僞古文尚書者也是空泛也陳氏以千金買贋鼎不亦傎乎其重寳如此其他所藏雖數百件恐大率此等物耳尊齋雖止二十餘器然無僞物正可以少勝多矣然則簠齋不足畏也附陳發一大噱

盂鼎

字體方板此語破的矣（亦復渙散徑直）晚讀此拓本卽深訝其不類他器特平日所見吉金原器不多未敢遽言耳試看首行宗周命盂末行用作祖南公寳等字彝器中有此狀者乎受天有大命（此五字不辭甚矣）嗣又作邦成底語耶此文王於虞芮質成之年爲受命此漢儒

最紕繆之說也倡者劉歆和者王肅皇甫謐皆慣作僞者也而此襲之無識甚矣康叔封衛是殷故都故作酒誥誡之此盂者何許人而剌剌不休爲之戒酒耶其中有汝妹辰三字更可噴飯酒誥言妹邦妹土者妹即沬衛地也與盂何與耶襲酒誥而并襲其萬不可襲之字拙極拙極後數行有曰俾天俾王曰𠄘命又有曰吁我其遹相先王受民受疆土此不惟猥雜可笑即使僞孔安國爲之作傳僞孫奭爲之作疏發端王在宗周命盂是底語能使其文理通順耶富人好古正可藏蓄此等物事耳其發端所以但有惟九月而無日辰者恐識者以長厤推之而發其僞也末有惟王廿三祀据文但稱引文武則隱然謂是成王作矣至吳氏刖本盂鼎文可以想見其模糊者其作僞也安有西周初器物而文字如此清朗易識即指此盂鼎詞語如此敷衍者必不然矣精鑒以爲何如屢發大難得無哂其妄乎拓本附繳

一盂公能鑄兩大鼎又爲成王所倚賴如此乃絕不制一小器經傳從不見其名有是理乎出土時只一鼎不近事理誠如尊論也不惟此也彼見齊丁公史記作玎因於文武概加王旁尤可大噱不知丁乃玉旁非王也王玉不辨乃作僞也若云應是王非玉然則丁公可稱王耶但晚屢倡瞽說幾如田巴毀五帝非三王一朝而折七十人可謂不自量矣鄉使天地間無此等物則陶朱計然日揮萬金便可號金石家矣恐不若是便宜也發端王若曰乃史臣書事之體亦非款識文誥也

懷鼎

懷鼎拓本奉到此物是鼎而名曰⿰鼎也者古人因事立名之妙來教以王子吳飤鼎爲譬況當極彼以盛飦粥故名之曰飤鼾此以盛粉酏故名之曰飤磃⿰鼎也其上皆冠以飤者飤同飼即食此嫥以爲盛飯

粥之具故其器較小以別於盛烹煮殽胾之鼎也內則糗餌粉酏正是薦之此器中者若使鄭司農見此器則酏字不須破作餈矣蓋酏字本有二義其訓黍酒者本義也訓粥者引申之義也故說文酏下云賈侍中說酏爲鬻淸也金石有益經義如此又案爾雅鬵鉹也讀如移與酏同音說文鼎大上小下曰鬵又鉹下云曲鉹也一曰鬵鼎是鼎屬本有酏音鉹⿰鼎也一聲也鉹即⿰鼎也也此字從酏得義即從酏得聲非盤匜之匜也上字不可識疑是碩字爲其指陳鼎狀因加偏旁耳祈教之

居鼎

讀彔作胡甚有理若再思不得即從此讀可也弟三字晚疑是僭字弟二字竊謂當是侃字書作迟古人彳辵兩偏旁多通用故此并彳旁亦作辵耶未敢遽信也侃字釋不確

喪其資斧漢書引資作齊案斧乃釜之借字齊釜詩所謂維錡及釜有齊季女也

偶繙吳氏金文前兩幅有居後彝龔說殊繆依鄙意釋之則曰貸予一斧純錫者乃純錫也謂黑白濁氣盡也龔釋女絕句又曰貸予一斧賚者乃鐐也白金美者謂之鐐釋器說文竝有之此省作賚龔釋作素又曰貸予一斧赶者乃釪也說文釪只訓臂鎧然廣韻釪字云以金銀合鑄器說文每器只載一義不得以許書盡字訓也此借赶爲釪龔釋讀如字斧者釜之借字即豆區釜鍾之釜也釜是量名非權名然古人金錢多以權衡之數舉之左傳遂賦晉國一鼓鐵可例也弓之稱幾石同此古義鑿鑿者因是前人器無須詳說若是見得此器當爲詳說之

釋文

胡趣祖𦅫且亦即鉏曰君此字剝壞細審仍是君字舍余三鋝𢧵貸余一斧釜屯純

錫錫貸予一斧賓鑌貸予一斧赶釬貸予一斧金此字末一畫壞失上半的是金
非余以鑄此姿餒此字下半明是女字兒彝下無邑字
胡蠻夷國春秋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滅是也著月字于古上故似居而實非也⿺走祝
仍當讀祝走羨文也䊷卽且讀爲鉏左畔系羨文祝鉏作器人名
春秋人多名鉏無慮一二十人名朱鉏者三魯衛皆有折朱鉏宋有樂朱鉏祝鉏
卽朱鉏皆疊韻字此是當時語或物名或人事形狀不可考矣朱
祝雙聲故可通轉鍰卽鋝攷工記戈戟重三鋝斧釜借字讀如豆
區釜鍾此金也曷爲以量名名之左傳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
鼎是金固有以量記者矣純錫錫卽銀古人通稱賓說文𨫼賓字
此乃鑌省美銀也爾雅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釋器赶釬借字
方言鐏謂之釬此當是以無用矛戟之鐏卽鐓字見曲禮添入鑄器若上
所云毀戟爲之也或釬亦五金之別名所未詳耳舍余一斧金此

金謂銅古人于銅卽正名曰金禹貢惟金三品左傳楚子與之金
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皆專謂銅也姿字从委从食省明是餒
字廣雅餒飤也卽食字亦卽飤字飤彝者食品以別於祭品也兒彝同聲
假借字此器文多剝壞須參筠清撫本勘之始得弟三弟四兩行
之余一斧皆誤作金斧姿字下半亦糢粘吳本頗清朗卽如吳本加糸則當
書作綏亦餒字也

平安君鼎

昨示漢王國無司寇極當但戰國亦不聞此稱恐是人姓也若据
筠清一器有大梁字則當是七國無疑七國之梁惟安釐王共得
三十四年吳鼎三十三年惠王則二十年始遷梁也平安君梁無其人梁有
信安君有平都君或史偶未載耳

癸尊

下鳥形所謂雞彝鳥彝者也其無文者爲未除喪時虞練之器故
無文辭古人葬期多用癸日可證易巽爻後庚三日是癸日也案
巽卦多云喪祭所云在牀下者喪大祭所云遷尸於牀以下諸事
也用史巫者以巫祝桃茢先也祝亦史也

䛐爵

此器可疑之甚審其字畫卽可知也且其文曰作父戊彝凡彝器
言父戊者皆僞也其說甚長別詳之積古有歡作父戊爵其僞顯然又有招弧其文曰招作乃
文考父戊寶尊彝考而又父不詞甚矣

齊女鉼

今日向王胡兩君又發大難并毛鼎藏者最秘盂鼎價最重董武鍾名最高
而四矣以此一難爲最大緣聲名最烜赫阮陳吳何龔諸老最爲
之顚倒者也然一略繹其文詞并覽諸家解說眞不可解無論僞

踳種複自留鏬漏試展其拓本觀之從來彝器眞品有如此之字
畫形狀乎恰與諸僞器一鼻孔出氣其說有數條容臚疏請教有女畾字者眞
然舊說殊謬亦容詳說以聞閻百詩敢挺身攻古文尚書況此區
區者哉天下事果有眞見何畏避之有

齊侯罍辨他不必論阮陳之博通何於此器釋文不愜人意如此令人莫解其故若謂一時興到隨意傅會不
應傾倒閧動至此也悶悶

弟一稱名不當但見弟三字是䍃字因名曰罍試問從來彝器款
識中有先標題三字曰某公罍某公敦者乎大毛詩說許君異義引謂
罍容一碩此能容一碩乎
弟二刪去女字無理女字舊說作中篆體顯然非是固矣作僞者
嫌此字作梗遂輒減去之以爲如此則文義通暢矣豈知其難通
乎或又疑爲齊侯名畾姑無論禮無諸侯生名之法且齊君自丁

公伋以下終于康公貸世本及史記世家紀敘分明何嘗有名罍者乎抽於作僞欲蓋彌章矣

弟三譌舛難通如太子譌成非體適字譌作齊下𢇍嘉字譌不成字都邑二字譌作子(此最顯然謬誤)鉼字譌成釿(釿釋文釋爲剤莊子借爲斧斤之斤此物謂爲斤可乎)拜字譌成無數爛銅狀備字上右畔譌成子字其餘謬誤不可枚舉

弟四重出廿五字自沖字孟姜至鑄爾羞釿萬萬難解一何繆亂至此

弟五舊釋文全不可解嗣爲籀文司字鍾鼎文多矣其偏旁現在說文如辭亂諸字从之且此器右畔司字亦皎然可辨何以釋爲紹因傳會爲韶乎因此遂欲竄改內傳極口贊頌陳宗此何理也其釋子堇兩字尤可歎飯桓子孟姜與齊侯何涉將儀禮所俎所字改爲一物謂卽此器眞可令人駭然且從古至今未聞銅器深如膽瓶而可以盛肉者也謂此器與後器卽後文所言兩壺亦非兩壺是紀其事祭時所用非臨時見鑄者也兩壺先已用之矣何爲至此又方鑄乎何時鑄此文乎釋文雖多絕無一人將通篇貫串訓釋之者尤奇此外不可枚舉矣

齊女鉼說(卽鉼)

齊侯女罍(卽纍字假借西陵氏之女名嫘祖卽此字)歸喪(讀如字)其邦(左邑右半反文)齊侯命太子無忌(借起字爲之)造宗伯聽命于天子曰朞則爾朞余(除省)不其口口受筴(策借)歸先付(祔)御爾其遺(隮通)受祉齊侯拜嘉命于天子用璧玉備一司(祠借)于大烝司(祠)誓于大司命用璧兩壺八鼎于南宮享用璧二備玉二司(祠)鼓鍾一肆齊侯既隮沖(陳或體)子孟姜喪其人民都邑堇(覲)宴無用從爾大樂用鑄爾羞榼(鉼借鉼)用御天子之事陳子孟姜用乞嘉命用匄眉壽万年無疆用御爾事

此齊獻公之女武公之姑姊妹嫁於陳國者未成婦而死歸葬於齊武公爲之制服祔廟作祭器之銘辭也嫘(借雷爲之)女名也禮婦入三月然後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於女氏之黨此文云歸喪(讀如字)其邦是其事也無忌武公太子厲公名也(見世本)禮喪服經爲姑姊妹女子之無主者朞凡被出與未成婦者皆是(注專指命婦)然爲大夫家言也諸侯絕旁期此蓋武公篤于姊妹欲爲之服不敢專而請命於王也王告之曰於禮當服朞爾卽可爲服期年而除也祔祔於祖母之廟也雜記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鄭注女子謂未嫁者與嫁未三月而死歸葬者御迓也祔祭而迎其神也隮升也謂升祔士虞禮曰隮祔爾於王祖某甫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又隮祔爾孫某甫此隮字所本卽姑姊妹入廟之禮也司祠也大烝大祫也周官祭於大烝蓋既祔後惟祫祭時女子之主得以合食也大祫至妣也大司命諸侯五祀之一也宗伯有槱燎祀司命之文矣此何爲祠之喪自外至求諸幽之義也亦周官招弭楚詞招魂漢魏人謂岱嶽主人鬼錄籍之意也誓告也(轉注見釋文)兩壺少牢饋食之禮也饋孰不薦腥禮殺也八鼎者正鼎五陪鼎三(陳御史說)此亦用大夫禮者亦殺也南宮別宮也禮喪服傳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此諸子所居之宮也祭於南宮者禮凡既葬卒哭而祔者皆遷所宜祔之祖若妣之主就新喪者之几筵而祭之女已適人既無殯宮又不宜祭于正寢故就別宮祭而祔焉不與考仲子之宮特立一宮者同也鼓鍾鼓擊之鍾猶言歌鍾也一肆十六枚亦用大夫禮也祠神所用鍾故曰祠鼓鍾陳子孟姜者子孟姜著其姓與字上系以所適之國子孟姜者猶言子叔姬陳子孟姜者猶

言杞伯姬鄶季姬也沖左从水右从東省是陳也陳字右本从申从木非東字古文地名或加水或加邑或加阜惟變所適金石文通例也如栥加水奄中作淹中之類奄郎商奄國汪中說不云是申國者申齊同姓故不取之也既隮陳子孟姜喪者謂已升祔其喪主公羊傳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此斥喪主以別於吉主也其人民都邑覲宴無用从爾大樂者武公篤於親親爲有期喪不使其臣庶及公庭設朝宴饗用樂也䛳卽鉼字左畔口羨文讀若鉼鑄羞鉼鉼此器也羞進也獻也與羞豆羞籩羞俎同義御天子之事者御迓也引申爲對義禮凡兩人對面授受物爲訝授訝受猶言對揚天子所命之事也颺纘也釋詁文對揚猶迓纘尙書余迓續乃命於天其曰朞則爾朞除者三代人語詞猶言易則易迂則迂筆則筆削則削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賓爲賓焉主爲主焉不嫁則不嫁列子之類也据五經異義引大毛詩說罍者畫龜同雲雷其容一碩此器畫文不類腹中不過受一斗大小殊絕知非罍也弟一行罍字既是女名且彝器款識之例亦無發耑自標其物若題目者也鉼亦古酒器名毛傳鉼小罍大大凡金文多於最後云用鑄△器卽目其物此文末云鑄爾羞鉼故知此器當名曰齊女鉼也　大祫卽吉祥公羊傳大禘者何大祫也禮凡新主將入廟必合祭各廟之主因以審諦其昭穆而致新主焉左傳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其事也此云祠于大烝者合祭告廟也下云用壺鼎享于南宮者特祭孟姜與所祔之祖妣也

周鐎

昨一器是鐎無疑廣韻是碻據言柄不言流据周禮鄭注鐎是煮鬱鬯之器案鬱鬯先以鐎著然後和酒實於圭瓚以祼地是煮須有流鐎可無流考古圖但見漢鐎未見周鐎其說不足據依也與行軍之鐎斗異其字仍當是皀字卽饗之省以其爲明堂大饗祼鬯所用故識之大饗卽祭

天若言媵鬲食簠也人名不當以一字了之三代器書製器本人名不書工名也大饗乃天子之禮更不能書工名也

姑⿱馮乘昏用句鑃

鉤鑃拓本在尊册見過其文極佳此當是羽舞干上器爲管冒於竿首其一端下句以綴翟羽今樂部有之大駕鹵簿麾幢上皆有此製舞具呼翟故此以鉤鑃名之質爲金因加金旁古人因事立名因事制字多如此然未見其物乃臆說耳

句鑃果如執事所說形狀則是鐃無疑晚前書所以疑爲翟上器者緣會聞廉生說其器形狀略如晚所言故前帋云云耳請將前書此語削之爲要不見其物而欲明其義眞苦事也若博古圖所謂鐃乃車前之和此說非創於阮氏金修撰榜禮箋已辨之極明碻矣如見有拓本全形望付一看竝尊册拓本一行亦付一讀總之物已爲人有而猶斤斤說之兩人皆癡絕也

商句鑃今見拓本全形其爲鐃無疑詳審其文則尊說越器是也但鄙見所以定爲越器者不同茲將難字具疏釋如左

姑⿱馮乘　弟二字上馮下椉案此仍卽馮字也讀若憑古無逢音　古馮乘二字音同部義同訓周官馮相氏注馮乘也大司馬馮弱犯寡注馮乘陵也毛傳馮陵也陵卽乘義此蓋從仌從騬說文騬瞎馬也此實是馮陵之馮本字騬其義也兼聲仌其聲也小篆省去乘作馮此古文不省耳試思省去乘字何從見此字本義而但從馬乎姑馮疑卽姑熊夷吳語敗王子友于姑熊夷馮熊古音同部當屬蒸登部中熊從能能固在蒸部矣卽如苗夔說從弁省聲試思凡從弁得聲者如媵勝騰滕之類孰不在蒸部乎後世乃入之東部廣韻已失本音矣馮尙東蒸竝收熊字則專入東部不能言其得聲之由宜苗說深爲王石臞父子所取也春秋地名有姑字者除越地姑蔑外齊有姑棼姑尤要皆是海濱方言因與⿱馮乘字不合故

不取爲證

昏同　案此卽舌庸之本字也左傳叔孫舒會越臬如后庸納衞侯唐石經作舌庸越語后庸宋庠補音作舌庸惠定宇曰吳越春秋作泄庸他書或作洩曳渫泄皆與舌音近左傳補注斷后字爲誤蓋本作昏隸變作舌[隸變多以昏爲舌如括話活之類]又譌作后耳但知后誤不知舌亦誤耳庸與甬形聲皆近古讀甬如統今通字尙從其聲殆舌同或書作舌甬因轉爲庸耳釋言恫痛也毛傳同此爲甬同音義通轉之證

昏同之子　案此猶言仍叔之子武氏子也公羊傳仍叔之子譏父老子代從政也此蓋舌庸子已仕宦而其父亦在朝故繫父於上

鑃　古翟堯音同部通借方言以櫂爲橈[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法言以橈爲櫂[重黎分宅無妄之橈]莊子以橈爲趬[翹足而陸]說文以嬥爲嬈[嬥字下曰嬈也]一故知此爲鐃字又詳其器形得之

句鑃　句讀如考工記倨句之句古人製器凡內曲者謂之句周官磬氏倨句一矩有半[謂磬之中凹處]車人爲耒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謂耒端之庛上對東背處]翹冶氏戈廣二寸己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注句謂胡曲多也[謂戈首直刃之旁有曲刃如偃月橫安於直刃之旁名曰胡其曲處正如此鑃之脣]古鍾有數形錞于正圜與今鍾同鏄鍾編鍾之屬兩角下垂如鈴但其脣尙不甚曲今觀此鐃兩角甚銳[編鍾兩角較鈍]句曲政如戈上胡故知此句字是指其形也

商句鑃　商宋也[左傳娶于商不利子商樂記商人識之吳語夫差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后庸嘗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吳語]又嘗會叔孫舒納衞侯屨入中國當是脅得宋人樂器伶工故歸國後仿其製而爲之因名曰商鑃耳亦

如魯鼓薛鼓鄭聲公作楚宮樽以魯壺魯有昧任夷蠻之樂詩以雅以南[南卽任也]之比蓋取其異邦之物以紀功耳

覞　釋親先生爲兄其左畔既從先生二字以著其義古文之詳質也先生既爲兄之別稱臧拜經說鈴語先生饌言之甚詳

姑馮舌庸之子者舌庸其名以地爲氏或本食邑姑馮或越王嘉其功封以姑馮未可知也韋注國語姑熊夷謂爲吳郊不能指實此特想當然耳安知其非越地乎　先言此樂賓客後言父兄者此燕樂之器其父兄謂諸父諸兄也詩伐木序燕朋友也故首章言友生次章方言諸父諸舅耳古人燕食之禮惟賓爲尊不似今日宴會人人皆賓也

說庸字[卽同字]爲君字形譌極爲無弊鄙意以昏已破字故庸字不能再破耳子不名父自是正理但舌庸或是其字如子思可稱仲尼也卽使是名蠻夷風俗質直如左傳夔子嘗名其祖曰我先王熊摯有疾自竄於夔矣曾不以爲嫌也檀弓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皋曰若是野哉[注滅子蒲名]是當時容有不知諱者也吳子遏名諸樊其弟之孫又名太子諸樊[王僚子]宋公子鱗之子卽名鱗矔[皆見左傳]夫差子名慶忌王僚子亦名慶忌[亦見左傳]然則吳越舊俗或不拘忌也

商字晚本擬如曾侯鍾舊說訓作宮商繼思一鍾五音皆備但聞一器應一律不聞一器專一聲也故廢其說不用

𢎘伯器

此物必僞然其文必有所本舊釋作弡謂卽張字殊誤此是弦字耳[弦國見春秋]

齊塤

塤首一字是豹字豿據士昏禮畢袗玄卽袀玄[袀卽左傳均服振振之均]賈疏

甚確列代從之蓋𠂇𠂆形近致譌豹右之勺羨文成㐱與勻譌作㐱同也𧆞文欒季二字甚明白末一字𩐃當是角字案角字古或作觵角音古讀如祿此字上形下聲必爲角矣四升曰角飲器名見詩疏周禮禮記皆有角据拓本紙尾所寫器形恐與四升之數不遠顯非𧆞弟三字𢀛不可識似不類嘉字也疑是灌字省作雚然未能定姑從蓋闕惟通人詳之

齊埧拓本題就奉繳前數日因無以應命不敢答也

秦戈

釋文

惟廿一年口月　月上或是政字月盟爲避始皇諱省政字首畫耶

命翦軍陳官　末一字或是富若陳富則作器工名耳

作小戈克戎綏　此字上半是戈故疑爲戎

安四方口口口　行末三字須將繡蝕剔盡方可詳釋

此器決眞字體類先秦以上體勢當是秦始皇廿一年命王翦伐燕時作也史記秦本記始皇廿一年王翦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前卽翦本字古前後字止作𣥠其添著刀者乃翦字隸書亂之陳讀如陣陳官猶候官也漢書閩越王傳後漢書郡國志皆有之惜弟一行弟六字不可辨似是月字弟五字甚似武字若是武則末字當爲庫武庫令主兵器者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尉秦官其屬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但匡郭不似庫又與前軍牴牾

廣雅堂論金石札卷三

廣雅堂論金石札卷四

南皮　張之洞　孝達

金文雜說

鹿鍾非字是也邾公望鍾乃襲他器文而脫誤誠如尊論虢叔大林鍾極有可疑周景時虢已久滅阮武兩家据新唐書世系表謂虢會續封殊爲無謂新唐書世系表乃憑時人譜牒所載荒誕不可究詰先儒久已斥之阮武豈不知之特强欲援以實其器耳若謂虢叔在景王前夫王鑄此鍾當時單伶皆諫爲其過大也爲其創始也若使前人已有爲之且臣下爲之何獨責於王乎祿康鍾但憑刻版摹文尙難決定其僞其文詞尙無不安阮釋誤斷其句耳受作余之口康口口純佑永命用口光我家受　賓罇敵朕身龢于凡方圜處舊釋皆不確然須看拓本方能斷也𡧍臣余義鍾似不僞其曰正九月謂正歲之九月周制紀年紀事用周正農工之事用夏正周正曰正月夏正曰正歲周官載之矣兮仲鍾虢叔編鍾晚無吳氏書須檢閱再復頃不記其文矣

虢叔鍾非無可疑以未見拓本姑不下斷語耳祿康鍾若据刻版摹文斷之卽謂爲僞亦可爲其雍𤺺曲蹋眞器文不如此也文義御無病第不知本字果如版本否耳

楚𡧍臣鍾決非贋器据其文字可知也作僞者縱襲舊文鑄刻字畫豈能辨此哉與王子申盞懷鮍一律可愛尊處當有筠清金石錄幸檢付一繙繙畢卽繳若此時已高卧則不必汲汲也清卿持論若何亦必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能示其說乎

筠清金文奉繳璋鍾依鄙見似是眞物其云正十月者卽正歲十月此是極典雅之字其篆體與十月彝許子簠尊藏懷鮍同字體狹長輪廓嶄方體勢極娬媚當是春秋之末已開小

篆矣此類尙有不及悉舉卽齊聖姜鍾亦此類極可愛後人不能爲也夢英之輩不能書蔡條之輩不能刻魏漢津之輩不能鑄也非如賞玩法帖喜其書法乃如考校碑版以字體定其時代耳兮仲鍾虢叔編鍾祿康鍾三器須見拓本方能定此時晚不敢斷也兮仲鍾之己伯不必是杞伯紀伯也自是其祖若父之字與謚耳其日追孝於前文父此語極典雅龔釋斥之非也前文父卽前文人毛詩告于文人鄭箋謂卽指其祖可證曩爲石查釋九字齊刀中有三字讀爲準二百昨聞有人言當十當百乃後世秕政三代無之謂爲晚肊說聞之殊爲愕眙國語周景王鑄大錢明有輕幣重幣母權子子權母之文且單穆公語謂古者云云是周景固有大錢而大錢尙不始於周韋注辨析甚明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以周錢有子母相權云云周景之大錢當幾雖無確數今世現傳有寶四寶六貨之屬總是以一錢當數錢可知周且得有齊國何以不得有哉謂齊刀未必是此數字則可謂齊不應有準十準百之錢則不可國語非僻書想明達或有別解耶附陳請教

說曹一篇呈教此爲談小學非爲說鍾鼎也昔苗仙麓說一熊字於高郵王文簡公之前文簡不以爲駭而極許之今日將以執事爲王文簡也晚平日於論人論事論學皆如此但求其是絕無門戶之見絕不隨聲附和豈惟此一字說文中如此類正多耳豈惟洨長鄭君箋注如此類者亦不少耳但無根之論則不敢妄發也今日號稱爲許鄭之學者謂爲頌揚許鄭之學則可何嘗有講求許鄭之學者哉講經學而名曰爲漢學已偏矣講漢學而名曰爲許鄭之學尤隘也此皆省事自便之道非實事求是之道也盂鼎毛鼎用天干說諸說如必欲刊布時望將清稿賜一讀有字句須斟酌也所謂懷馳照鄙說未解其恉望示及曹敦究己得之否

說曹 闕

彝器用天幹說

鼎彝尊壺槃敦之屬其文多曰作父乙父癸某器作祖乙祖癸某器此何說也或曰此作器者名也或曰此制器次第之識別也余謂皆非也以爲名歟則作器者皆自書名其文多繁縟詭異不合於說文可識者百之一不識者百之九十有九也何爲其子孫之名皆奇詭而其祖父之名皆陳熟公共如是哉阮氏至据此目爲商器尤誤商人文字應質略奇古吾見有乙癸諸幹之器其文詞平易詳備者比比也以爲次第歟何爲其文往往曰日乙日辛者也其器祭器也其用干者記祭日也古者有田祿者始爲祭器祭必卜日故爲器而著其日以待卜得吉而用焉制五器以待用擇其日干合于卜者用之曲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鄭注外事謂在郊之事內事無說者冠昏喪祭之事不言可知也在郊之事亦未析言之其爲用兵田獵工作之事亦不言可知也剛日甲丙戊庚壬也柔日乙丁己辛癸也春秋于行禮書日者四十四事除壬午大閱甲午治兵以外柔日也皆昏喪祭之事也壬午猶繹者乃祭之明日例行繹祭所諏者辛巳也宣八年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元年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所諏者己丑丁巳也尙書娶於塗山辛壬癸甲鄭注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是辛爲娶日也武成丁未祀於周廟召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越翌日戊午乃社於新邑所諏者丁巳也丁日祭天不得不次日祭地統於天也儀禮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是也逸周書辛亥祀於天位己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案己卯逸周書作越五日乙卯見漢書律厤志引非汲冢僞書也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伯師節也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田獵古屬軍禮故大司馬掌之猶春秋壬午大閱甲午治兵之意左傳庚辰傅于許丙之辰龍尾伏辰書召誥庚戌攻位於洛汭蓋爲攻位

此嘗國攻作乃外事也費誓甲戌征徐戎甲戌我惟築凡此之屬
用剛日者皆軍旅田獵工作之事班班可證也
然則奚爲用柔日多用剛日少曰易言之矣蠱先甲三日後甲三
日巽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言避甲與庚也蠱祭事也蠱故也其辭
曰幹父之蠱幹母之蠱可知也幹維上旋蟲也巽喪事也其辭曰
在牀下用史巫喪其齊斧可知也在牀下者喪大記斂一牀襲一
牀小斂于堂又一牀也用史巫者檀弓以巫祝桃茢先左傳以巫
祝茢先祓殯也齊斧者釜借字詩維錡及釜有齊季女也詩言祭易巽之
齊釜謂虞練之祭也革巳日乃革之亦謂祀事卽禮所云日用丁巳也巳改也古同聲乾鑿度有太乙下九
宮法其術去甲不用以乙爲首以九干順行於明堂戴九履一之
九宮九宮見大戴禮盧辯注後世遂因之立太乙之術漢書藝文志有式法
二十卷王莽傳案栻於前式者占候之圖或後世所謂太乙奇門

六壬爲三式者也隋書經籍志所載遯甲之書凡五十五種宋藝
文志亦有之宋人董口作符應經亦言此術遯甲者何藏甲遯藏
也藏甲不用避所尊也避庚何爲畏其剛也遯甲家言以甲日逢庚爲五不遇時漢
人鑄鉤皆以丙午取其純陽也左傳曰天爲剛德猶不干時言天
道之剛不可用也故祭器有之養器無之若飤鼎媵鬲之屬兵器無之若戈
戟之屬祭祀薦享之器有之樂器無之若鐘鎛之屬樂器何以無審律度
定宮懸費鉅人勞不能數數爲也原稿已佚此篇從古學彙刊錄出同莘謹記
拙釋各器未必果是卽或有當亦宜諸說俱存以待後人論定且
如此則成書後陸離可觀不然枯寂無味矣曩晚嘗作札向左右
言之不特陀盤曹敦也李斯畫一天下文字定爲小篆而小學亡
於秦孔冲遠總漢魏六朝諸儒傳注定爲五經正義而經學亡於
唐胡廣刪除異文舊說定爲五經大全而聖經元文元本亡於明

此皆截斷衆流之爲害也
鄙說各條都未見精審僅能自圓其說耳私謂說曹及鄦子卣釋
文最妥帖晉錫兩字說亦尚可自信餘皆平平仲弛盤殊無把握塞責而已如
樂毅既下齊七十二城留此莒卽墨何爲哉姑極兵威云爾至曹
敦說文無妨兩說俱存尊說用曹侯在虎牢爲勝牢省宀作牛可通釋文中須有數說
互有違異方有意趣屬王吳兩君各綴別解數條方妙聞諸拓本尊意欲請周夢
翁釋之果爾亦佳

戠曆說當讀作晉錫

戠或作戠變爲隸書應作[廌+戈]卽薦字亦卽戠字亦卽晉字釋詁薦晉
進也薦戠晉皆一聲之轉薦晉同訓進故薦可轉注訓晉若戠乃
晉字之假借加戈者羨文耳其訓戠爲福者因詩戠穀而生義乃引申字訓戠爲盡者爲滅者因詩翦商生義乃假借字

曆變爲隸書則應作曆上半從麻若麻算之麻則當從禾矣此麿之省卽錫字也說
文緆細布也或作[厤+昜]儀禮周禮二記皆有錫衰字又燕禮冪用綌
若錫注細布也今文錫爲緆蓋錫本錫予之名經典每借爲緆而
麿本儀禮喪服錫衰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
抽其半有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是此字本當从麻若無古彝器
何從見此字乎
晉者何進也錫者何賞也晉錫猶言加爵進祿也易晉康侯用錫
此處絕句古讀此晉錫之見於經者也詩俾爾戩穀戩卽晉也戩穀猶晉
祿也晉卦詞晝日三接卽出入三覲受茲介福晉其角角卽祿字宮商角徵羽古文作
觮徵羽此借觮爲祿又字壞失去糸因訛爲角耳其實角祿二字古同一讀也皆晉錫之謂也款識或有
作晉△人名錫者猶言加某人賞也畢仲敦作晉假錫假大也釋詁文
猶戴記言行大賞論語有大賚也然則沙非錫字乎乃賜也賜省

貝故為易也

忽又悟得一字左傳以蕆陳事注蕆敕也案義宜云勤也釋詁蓊勤也說文作戠商其讀音如蓊初不解其得聲之由今始省悟即此戠字也款識或竟書作[illegible]故譌為蕆而音義尚存耳又左傳克減侯宣多則又蕆減同音而誤其義即蓊滅也

昨日坐上尊論謂古人用貝非龜貝貝即幣也此說極精可謂發兩千年未發之秘矣齊鎛及部鍾厚薄望飭侍史比量見示為幸

齊鎛釋文排比了當呈覽貳車斧釋文并呈教文字恐有遺漏耳中有增潤數處恐繕錄遲緩即以槀草奉上廉生能識拙書當可辨識也惟隆字介字此字拓本作[illegible]字甚明白矣故讀為介昨見清卿釋文書此字中不作人字則鄙說大謬矣為字政字及字之類須屬清卿摹銘時隱約斷缺如其本形則諸家异說皆可通儻但就己說清楚明白寫一字於己說則甚確矣於他人說則太乖迕也即如侯獲後碑末行首兩字本是糢黏微眇故晚初釋作他字及得清卿說讀如井陘二字諦視果然不謬鼓掌稱快今鉤摹刻本竟作明明在上之井陘二眞書若然則晚初說太怪誕不通矣晚雖不識陘字何至并井字亦不識乎曾與清卿廉生言之而大笑也　請執事試思之以為何如[illegible]彝第二字不似後字故只稱居彝請將筠清此卷檢示試一思索對勘之王說為偽當是論其銅色耳他日到尊齋姑一觀之何如器之真偽尚在未定銘似無妨先樵刻也鄭壺旂鼎又曾見有太姬壺數圖尚不甚多莫若趁清卿在京畫成為妙使明日渠有好音值其得意時無難破一日工夫了之耳若不多有數器何以間執倉父之口乎此件遲延太久自知疲玩太甚皇悚皇悚然苦於俗事攪繞一人悶坐毫無情興故懶於動手耳假使執事屬廉生來敝齋坐索不過半日即持去矣以後如有委件恐須如此方能迅速不然自知之而無如何也

仲佗盤標目上宜作仲弛盤釋文中方云讀如佗如此方合漢人注經之例如周官帝繫姓鄭必先破帝為奠然後以定釋奠其經文帝字則不敢改也似宜挖改之

廣雅堂論金石札卷四

張文襄公論金石札吳縣潘氏所藏吳江費君仲深樹蔚借鈔見示其閒論金文者十之九初無目錄亦不詳月日先後華陽王雪岑廉訪秉恩屬其令子瓗甫文燾分析編次并允手書付刊而體例待商久未寫定此稾藏之篋笥者十年茲以見於潘氏攀古樓款識者爲二卷潘書不載及辨證積古筠清諸書者爲一卷兼說數事不專一器者又爲一卷而論石刻一卷殿焉編次既竟吳縣章太史式之鈺仁和邵太史伯絅章見之復爲釐訂全書刊行此爲最後時癸酉十一月也同莘謹記

王文敏公遺集

王懿榮

據一九二三年南林劉氏求恕齋刻本影印（節録）

南林劉氏求恕齋刊

說邵鐘

邵是莒字𦉢是共字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六年杜氏注莒茲無謚各以號爲稱又釋例目茲輿十一世而茲丕始見于春秋共公庚輿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是莒之有謚自庚輿謚共始此𦉢字上作𠦃下從𠬞是共字無疑餘義文也與阮氏積古齋款識所著邾公二鐘𦉢字並同鼓右云共公之孫鼓左云其縣四堵又云我以享孝樂我先祖案此當是莒公孫以武事作鐘祀于共公廟者故得用四堵也大鐘既三字下是龢字

說匽侯鼎

案匽侯下一字不可識自是作器者名彝器內人名往往不可識此與南海吳氏筠清館金文所著周占卣是一人所作釋占字亦未諦當諸侯不生名之說自是春秋經例微義漢儒所存舊說若列侯作器於其祖廟無妨自名也亦款識常例

說伯徼卣

海豐吳氏所藏睘敦第一字作𡦹南海吳氏筠清館款識釋作睘與此相同又彝器文有作用孝享于宗室者有云作乃宗寶尊彝者此作乃室

說齊子中姜鎛

此鎛與宋宣和博古圖薛尚功款識嘯堂集古錄所箸錄之齊侯鎛鐘當是一時異事之器故文字率相同字在兩銑及鉦中并鼓左右閒自左銑起連鼓左兩行讀下四行再起至鉦閒四行下接鼓右前四行起向右銑下連鼓右兩行讀始竟左銑至鼓第一行齊字下二字俱泐上一字左畔作㠯形似辟字下一字不可識第二行子字下一字泐是作器人名永命下三字士繡甚堅第四五六七行云皇祖聖叔皇祀聖姜皇祖又成惠叔皇祀又成惠姜皇考遒中中字已起在鉦閒皇母云

云竊意適中當是成惠叔所出嗣于聖叔者上旣著某爲口叔之孫此幷述其所自出者故于皇祖皇祉下加一又字別之或釋爲父于祖下則通于祉下似不辭也慮虞借字鎗重文齊侯鎛鐘誤摹作爺又失去重文藉此證之舊釋綴亦非子住字下叔字上一字與左銑字口叔之孫叔上一字同泐不可識自齊邦二字下侯氏錫之邑二百下連鼓右前四行讀爲侯氏當日錫口叔勞之邑事與數壆字下一字微泐作斝文不完自是地名無從鑿識造卽告字從告以下至媮改止是述侯氏錫邑之命與辭棨卽業字𡨋邁說文遠行也釋詁毛

詩傳箋廣韻俱云遠也古器銘邁萬二字通假此當訓邁𡨋說文古文至訓鳥飛從高下至地也邁至猶無遠弗屆意至下一字泐第五行改下子上一字泐自此起而之右銑兩行下及鼓右後二行讀子字下右銑第一行首一字泐是作器人名余下一字微泐不可識𠭯下一字亦泐細審是大字同治庚午四月山西榮河縣后土祠旁河岸圯出土爲彝器欵識著錄以來自宋及今

第二鎛

說釿

古方足幣圜幣有文作釿字者舊識爲金化二字非也

榮案此釿字說文斤部釿下云劑也小徐本从斤金聲又劑字刀部劑下云齊也从刀齊聲釿劑字同義竊意釿卽劑字釿劑轉注字如權衡等字有轉注意同周禮地官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又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先鄭司農曰質劑月平賈後鄭司農曰大市用長券小市用短券是質劑二物之明證劑釿轉注字不得專訓爲翦齊意司市之劑質人之劑皆爲釿字無疑今方足幣率如翦形文作釿字者是也後鄭司農訓質長劑短二義甚古惟券字義同而實未協以當時不見質劑二物乃訓爲券也質古方足長幣連足幣文作𣂚字者

是此二等幣制作較釿文者倍長不止與後鄭訓長意適合是釿𣂚等幣爲地官所稱質劑二物自來無人道及者周平安君鼎文有釿𡍮字是釿自有劑平意劑釿之轉注又一左證古彝器刀幣銅質迥異後世器俗稱對銅卽五色釿金也鼎文釿𡍮卽此義幣文釿上有一二字者紀數也李氏古泉匯所著秦權泉文曰第幾重四兩以桼半兩大錢八權之合遂定爲秦權泉說甚碻則方足幣之冏𠬝朿𠬝二釿卽以劑安邑朿邑等小幣爲司市質人之用明甚今由安邑等釿得周官之所謂劑用以知劑爲釿轉注字又因𣂚𣂚等𣂚得周官之所

謂質兼以明後鄭長短訓之爲古義釋名由選泉而得深自幸也懿榮

古泉說

各說均從歙縣鮑氏觀古閣十種中錄出崇煥謹記

蜀漢直百五銖　直百字實兼隸體疑初議改鑄時即取五銖舊泉爲模增入直百二字當時盛行隸書遂承用之

釋六字刀𠇓字　京不得濫稱此字確非京梁齊安得擬周即其僭稱亦不見經傳鄭之京城乃地名非通稱也崇煥謹案此三代古刀幣歷來釋爲齊梁物齊梁諸侯國故不能僭稱京以自比天王又孫春山丈汝梅胡石查丈義贊均釋此字爲京字故文內云云并見鮑氏書

釋齊三字刀背文　齊刀背文⊙非日乃易字之省○又⊙之省万非万亦易之省万万並易之省正非正乃匝之省乇仑匚並安之省以背文本有安字易字兩種也𡕒乃六字刀面文𡕒之省至又𡕒之或體㞢非之乃㞢之省屮乃㞢之省㞢乃六字刀面文𢻱之省大非大○非口並面文𡗜之省節墨乃背文大𢀡大亦非大仍𡗜之省

釋明刀字　明字刀一變而存其環爲泉此圜泉⊙)Ɔ之所從出其稍大作⊙)彡者彡非四字仍著刀柄之斜直文存其舊以志其爲明刀之遺若⊙)Ɔ二字則直言其爲明刀之變仍書其文曰明刀言以此一泉抵一刀至再小而爲一Ɔ則並省去明刀舊文直言以一小泉抵一刀耳明刀止列國至列國之末乃秦初則變而爲⊙)彡⊙)Ɔ成圜以故率與秦漢半兩同時出土先秦泉不皆官鑄每沿用舊泉之文榮所獲榆莢半兩泉中有極小⊙)Ɔ泉亦是一證故Ɔ字釋月固非釋化亦無當得此說庶合⊙)彡⊙)Ɔ一Ɔ而兼通之矣

釋陳壽卿五銖銅笵背文建武十七年　漢人隸書七皆作七似十字而下微乚向右出小尖孔廟百石卒史碑雖大字尙如是其尖鉤甚微今有拓本可證銅器字小而淺其下鉤易繡滿或笵本未足且經多年始出土遂竟作十七故凡作十七者不一又有作二十十者證之本年皆爲七字此笵釋作十七與十六年之說正合崇煥謹案李竹朋先生泉匯釋作十六年案本紀十六年始行五銖之說是十七年明甚

釋空首布松字　古人文字增減挪移上下左右惟便所適崇煥謹案今世所見有[illegible]諸文之異

潘伯寅侍郎師滂喜齋搨先秦彝器歌

司農堂前百寶羅乙爵辛卣相摩周季保彝季念鼎邵鐘魯𪔋徵王盉更有召中生㚸鬲世間此物存豈多鯫生登堂搨百本青瓀翠墨親摩挲攷文釋器徵所出長安易水太山阿卣曰父辛爵曰乙先後毫社追猗那爵上土花沒瑤飾一文當柱形如禾中流及緣作亞字朝餞饋獻應同科乙辛柔日皆內事古器父乙父辛等欵識舊說爲造器人名阮氏謂爲作器次第案曲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鄭氏注內事如宗廟之祭是陳氏注剛日如甲丙

戊庚壬柔日如乙丁巳辛癸案彝器有作文父日辛烈考日庚等識則甲乙明爲紀日無疑古義簡所無枝柯父乙爵父辛卣更有一器特精好是名曰盉讀如和說文鸞字下五味盉羹也初學記郎引作和王氏說文句讀謂盉疑後人從禾得聲非後起我於音學無偏頗世人爭詢歌麻部盡隨娑盤改娑婆尤附會者過黍昀盌知兩罍釋非訛近人釋齊侯罍得過黍昀三字韻學家附會爲周七韻甚于說古無歌麻者及得齊侯中罍則又爲逆黍始三字七韻不能著爲定論矣以知古器文字不可強識誤會如是此文唯繳不可讀姬姝之夫名孰何繳王盉一鼎一彝皆季氏念也保也字未磨季念鼎季保彝作鬲召中君奭裔舊姻生㚸蒿與蘿召中鬲奇者魯內小臣𪔋陪臣助祭鏘鳴珂侯生作器登明堂據文義定爲魯臣助祭之器駿奔欲

奏清廟歌魯內小臣𪔋更從邵鐘識邵後共公庚輿謚靡佗邵子公族美田事不須赤芾兼琱戈作鐘八肆縣四堵革亦曰鑮文引說文爲譜字鼓則鼉傳聞此鐘出岸曲當隨沂泗人黃河邵鐘三司農讀書天祿閣古文奇字共切磋從茲蒐采富藏弆大收倉籀窮羲娥媿余裝治止墨本匧笥滲漯生青螺是日搨者人盡酒吳清卿孫問鸞二胡甘伯石查顏已酕

籀高述林

據一九一六年刻本影印（節録）

紹我周王見休義

孟子滕文公下篇云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注以爲尙書逸篇說文匚部引作逸周書而書孔疏載鄭禹貢注引此篚厥玄黃二語謂出胤征所未詳也趙氏釋之云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爾雅釋詁顯昭覲釗覿見也郭璞注引逸書曰釗我周王卽本孟子趙注義而以紹爲釗字小異是皆詁紹爲見而以見休爲望見周王之休善也禹貢鄭注引紹作昭義疑亦與趙同書僞古文則增改此文竄入武成而亦以紹爲昭見休二句則作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僞傳釋云明我周王除害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則又訓昭爲明而改見休爲天休以爲天之美應文義絕異綜校諸義趙釋紹爲見雖可通而讀見休屬下句則未安僞書說以見休二字自爲天之美應與上下文絕不相屬皆非孟子述書義也今攷紹昭釗竝聲近叚借字釋詁云詔

相亮左右相導也詔與紹昭聲類亦同此紹亦當訓爲相導其讀當以紹我周王見休六字爲句謂眾士女來相導周王而顯其休喜也請卽周書爲舉一證君奭云乃時昭文王迪見冒馬融本冒作勖云勉也王文簡云昭當讀爲釋詁詔亮左右之詔猶云涼彼武王迪用也見猶顯也言左右文王用顯懋勉也僞孔傳讀乃惟時昭文王句迪見冒聞于上帝句漢人舊讀已然皆非其說致塙依彼讀則君奭文與此正可互證此云紹我周王猶彼云昭文王云見休猶彼云迪見勖此見休爲顯休喜卽主東國士女而言猶君奭見勖爲顯懋勉亦主虢叔等五人言其文例詁釋竝略同也君奭又云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文侯之命亦云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又云汝克昭汝顯祖又云用會紹乃辟竝可證紹昭之義知孟子所述塙是逸書文義大致符合而近時所出宗周鐘銘紀王伐服子事云艮䜌卤遣閒來迋卲王南尸夷通東尸具見廿有六邦彼正是征伐有功藩國來歸之事卲王與紹我周王之紹聲義亦正同周代彝器古文義證尤顯較足見僞孔訓明之非至僞古文書失其句讀妄肆增竄其疏謬尤不足辯然自僞書羼入武成後儒奉爲古經遂不敢輕破故朱蔡諸儒咸沿襲莫能刊正矣

釋由申玉篇義

說文苗迪⿰彳由⿰言由胄笛柚郵甹宙冑輩重文舳岫⿱穴由重文蚰柚油妯紬軸甹袖褎重文抽擂重文⿰甹鳥粤梬俜騁聘娉卌有一文竝从由爲形聲而正文無由字顧氏玉篇始補錄由字隸於用部而不詳其形聲所從唐宋以後異說蠭起殆近十家李陽冰則以爲卽缶字同見說文繫傳疑義徐鍇則以爲說文甹字注云商書若顚木之有甹枿古文言由枿蘖古文省丂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爲因由等字繫傳無此說徐鉉說文注見近段氏若膺則以爲䌛之古文云或當从田有路可入引韓詩橫由其畝傳東西曰橫南北曰由證之說文注江氏子屛則以爲許書奪田字由爲甲之倒文同倒子爲[illegible]之例易彖傳百果艸木皆甲宅三統厤出甲於甲甲皆由之誤隸經文鈕氏非石則以爲訓鬼頭之甶形最相近說文注訂鄭氏子尹則以爲說文从大从十之本卽由本字以十合書於內卽成由且云本讀若滔滔从舀聲古舀正同由論語滔滔鄭本作悠悠詩滔滔叶由求左旋右抽說文引作搯皆一聲之轉說文逸字以上諸家或主重文或云奪字或謂異文異說蠭起幾於聚訟衆以六書義例則皆不可通如李氏之說則古籒絕無由缶通用之迹若徐以形近者而合之則與由形近之字眾矣豈獨一缶字乎徐說以爲甹之古文于理最近故戴氏仲達六書故嚴氏鐵橋說文聲類說文校議姚氏秋農說文

（聲系）桂氏未谷（說文義證）苗氏仙麓（說文聲讀表）王氏貫山（說文句讀）朱氏豐芑（說文通訓定聲）竝襲其說然玉篇部分多遵說文字林亦以由隸用部而丂部甹下不言古文伦由足證六朝以前本說文甹下本無由篆且徐以由象枝條華圅之形則于形實不相似嚴氏又謂重文之見於說解者則許書錄重文衆矣由爲聲母之字反不錄其文而附見于說解乎朱氏則謂从果省木萌芽於果實中人也上出者芽蘗初抽之象說文甹下奪古文則殊不知甹爲木生條不必出於果實中人也如段氏說則釋文引韓詩伦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本謂伐土非田上路段誤據玄應衆經音義所引奪兩耕字遂爲田有路可入之說實非古訓也（說本鄭子尹）如江說則倒甲之字古所未見且改經傳甲宨出甲之字以爲由尤爲肬說如鈕說則不惟由由二字音讀懸殊而由爲鬼頭于由義尤遠如鄭說則以十合書于大內說本迂曲且古从本从皋諧聲之字皆無寫伦由者是數說者於形義皆無所合竊謂字書自說文字林外以顧氏書較爲近古今以其部分諦審之竊疑由卽用之異文非古別有由字也請先證之以其形用之爲文从卜从中增其上之橫畫以屬于左（彝器文用周諸字多如此）而微殺其下之從畫使不外出則成由字且古中字固不伦用而伦篆者變其體諧其聲以爲用則變用爲由之例也古金款識無由字其從由爲形者若甹字鐘鼎款識聘鐘伦 積古齋鐘

鼎款識甹父盉作（原釋爲冊考二字目爲冊父考盉誤）近濰縣陳氏所臧毛公厝鼎甹字作 三器同一甹字而或从或从 是由用之形可互通矣又甫字从用爲形其孳生字爲尃爲鎛爲博鐘鼎款識董武鐘鎛字伦楚良臣余義鐘鎛字作 合肥劉氏所臧號季子伯盤博字伦 竝變用爲（召鼎尃字作上形亦近由篆）是由用形變之諭也請更證之以其聲古音用入東鐘江部由入九幽部而聲相轉于文周从口用用亦聲（說本宋氏保諧聲補逸）而周與由同部故詩車攻楚辭離騷東方朔七諫竝以調同爲均（阮氏鐘鼎款識散氏盤以用爲周號季子伯盤以用爲琱古金文多省形抒聲亦可證周从用聲也）韓詩橫由其畝卽毛詩南山之橫從其畝由卽用字從用同部故得藉由爲之古帝祝融氏武梁祠畫象作祝誦素問移精氣篇祝由全元起曰祝由南方神誦諧甬聲甬又諧用聲故得與由通用是由用聲轉之諭也請更證之以其義經傳中用由二字互訓者更僕難數古人名字相配仲由字子路孟子介然用之而成路言用猶言由也禮運故兵用是作而謀由是起用是伦與由是起語同是由用義同之諭也竊謂自古籀遞變一字分爲數形而孳生之字又各從之爲形聲以說文六百四十部言之如凶自人儿首頁百大亣之類皆本一字而各爲建首曼根岐榦偁而同氏由用之變蓋亦猶此展轉傳習遂或昧爲一字於是竝音讀而變之說文舊本當有其說自迻寫失捝後世治小學者遂各爲一說不

可殫究顧希馮雖知以由字隸用部而其書婁經刪改不復辨用由同字異形之本幸金刻所存偏旁及古籍通藉之字博稽精覈猶可得其蹤迹故特爲疏釋以補小學之缺雖近巧說衺辭鼔墨守之義然猶瘉李少温諸人牽引不相涉之字以比傅之也

籀文車字說

說文車部車籀文作[illegible]从二車二戈於形聲皆無所取且與[illegible]車字掍而二徐以來未有知其誤者近珍埶莊氏毋山王氏始據金文車字作[illegible]以正之其說墑矣今攷金文車本象駟馬車之全形其義至精不徒可正說文之譌且可攷正古駟馬車制略釋之蓋金文車字如吳彝毛公鼎不嬰敢並作[illegible]薛尚功鐘鼎款識亦有此字而傳橅失其本形故並據今所見金文拓本論之諦審其形左兩申象兩輪旁兩畫象轂耑之鍵而軸貫之其中畫特長夾于兩輪與軸午交者輈也輈曲爲梁形前出而連於衡故右爲牪形長畫與輈午交者衡也兩旁短畫下岐如半月者軛與輗也蓋衡縛於輈軛縛於衡而輗又縛於軛故詩秦風小戎云五楘梁輈毛傳云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說文楘車歷錄束交也段依韻會改交爲文亦通又革部云韠車衡三束也曲轅韠縛直轅暈縛蓋五束卽韠縛之制束有五者衡與輈相交處爲一束兩軛與衡相交處爲二束輗與軛相箸處又爲二束因輈與衡衡與軛輗皆異材而任力甚劇必以革交互束縛之乃可

以爲固是五束者縛於衡者三而縛於軛者各一故說文詁韠爲車衡三束專據縛於衡之束言之三束實晐於五束之中也依考工記輈人說輈與衡之周徑皆甚小不過四寸其設軛輗若穿其中以相貫則失其力故不穿其木而以革交午縛之以爲固論語大車無輗小車無軏說文軏轅耑持衡者論語鄭注云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武后臣軏注引鄭以因對穿爲文明其不穿而惟縛之以相連其文意較然甚明而五楘之用主以固衡軛亦可知矣又攷此字見於金文拓本又有於兩申閒爲一田略帶方形以象輈持軫形者如盂鼎作[illegible]是也又旅車卣器作蓋作則又象輈踵及後軫形爲旅字之半舊釋此爲旅車二字今審似卽一字从㫃从車旅之別體也又父乙尊作[illegible]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則又象梁輈上出於形尤析又父甲車彝車作則中爲方形以象軫軓而兩軸耑又爲重輨衡兩耑則曲而上出或衡木實有如是制者又象兩轡同繫於軾卽說文所謂軜驂馬內轡繫軾前者是也又中叔尊作亦象此形此三器形致繁縟而所象亦尤備以此諸文證小車梁輈五縛皆在衡軛尤爲顯較而鄭仲師注輈人乃云駟車之轅率尺許一縛近儒多舉詩之五楘以申證其義若然則五縛皆著於軓前輈閒特綴此以爲文飾而與衡軛絕不相涉則與韠縛之制不合且軓前十尺之輈揉一木以爲之勻滑夷漫絕無圻堮本不藉五束以爲文飾卽假使革束

止爲文飾亦何必限以五而絶不可增減邪余前著
周禮正義於先鄭說未及分別茲因籀文車字象形
悟衡軶之制而五㮚之說始昭然若揭故詳說之以
補禮疏之闕焉

頃見湯陰羑里出土古龜甲文亦有車字作■與
金文同唯中畫上下分岐不相聯毌則契刻偶鍇
異耳龜甲文多象形又有且甲大戊諸偁號近人
定爲商時物則較金文尤古葢在史籀之前竊疑
黃帝時車制已詳葡象其形而制字倉沮初文本
已如是作而籀篇因之作車者轉繫後來省變許
書古文出於掇拾吉金龜甲多未出土故未能得
其根氐也又以龜甲文與父甲車彝證之知此字
本爲上軥下輪象車平列之形金文從衡傳易多
爲左輪右軥者亦其變體爾

薛尙功鐘鼎款識跋

今本薛書二十卷晁昭德讀書志及宋史藝文志箸
錄並同而直齋書錄解題及吾邱子行學古編則云
十卷紀文達疑當時原有二本今攷之殊不然也葢
此書在宋時自薛氏手寫本外止有石本法帖無版
刻本曾宏父石刻鋪敘載法帖本刋於定江公庫者
正是二十卷而吾氏所見十卷本亦云刻於江州定
江卽江州同出一地其非二本殆無疑義檢手蹟本
册首元人題字云予讀薛尙功集古金石文字歎其
博及見謝長源所收尙功寫本乃知今石刻僅得其
半而寫本字畫爲精（末題至正元年後五月廿二日靈武幹王倫徒克莊在武林驛）
以此題推之葢定江石本南宋中葉已缺其半陳直
齋所見卽不全本實無二刻也余嘗以曾氏所記定
江本校今版本及舊景鈔手蹟本惟石本題法帖而
手蹟本則無此二字其目次首尾悉同惟弟十九篇
合本以注水匜殿末而曾載石本目匜在洗上律管
下合攷律管與匜同爲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

造二器自它相次似當以曾所記爲優也定江元石元以後久佚舊拓亦絕不易覯而手蹟本明時尚存朱謀垔據以重刊嘉慶閒阮文達以朱本刊於杭州序稱家有宋時石刻鈔本益兼以法帖本校定者余少嗜古文大篆年十七八得杭州本讀之卽愛翫不釋嘗取攷古博古兩圖及王復齋款識王俅集古錄校諸款識最後得舊景鈔手蹟本以相參校則手蹟本多與攷古諸圖合杭本譌誤甚多釋文亦有舛互如應侯敨應設爲雍張仲簠與復齋所引異皆手蹟本不誤而杭本反誤者則阮校未爲精審也手蹟本冊耑所摹宋元明人題字十則咸翰墨精雅足攷此書原流朱謀垔本亦有之其弟二則云嘉熙三年冬

十有一月望後十　日外孫朝請郎新知臨江軍事楊伯嵒拜觀於廿四叔外翁書室後繼以周草窗跋云後二十年弁陽周密得之外舅泳齋書房伯嵒卽撰九經補韻者泳齋亦卽伯嵒別號見草窗雲煙過眼錄若然宋時手蹟本曾臧楊泳齋家後歸草窗而泳齋亦得之外翁某家三易主而皆以外家相傳授亦儲臧家嘉話餘如柯丹邱張天雨諸題皆佳而杭州本盡刪削不存亦殊可惜後有重刊者當補摹之也余昔嘗欲綜合諸本重爲校定曩張歗山先生爲余言松江某氏有宋拓石刻本尚完具惜不得叚校附記之以竢它日儻得慰此宏願爾

翟氏籀史跋

此書世所傳者止上卷其下卷有錄無書王復齋鐘鼎款識周師旦鼎云翟耆年伯壽籀史作大姐鼎款

文四十一字又弡仲簠云虘翟乙穴反銑翟作銑充仲反鑪翟徒兮反畀歐翟作萬个本竝無之當在所缺下卷內矣此書援據詳博足資攷證若周穆王東廵題名及徐鉉古鉦銘皆金石家所未及而流傳梓本譌文姝粿古鉦銘下云石刻之首題曰䖑峉篆䖑字見說文口部卽古文古字也峉在說文爲峉字古文此當藉爲文字絳州龍興宮唐李訓等立大道天尊象碑云餘魂俅喘情不逮峉亦以峉爲文卽此所本也（䖑字亦見此碑）近時昭文張氏金山錢氏諸刊本䖑字舛誤幾不可辨古文放失此等字寫官既不能知其點畫而校書者又漫以不識置之宋以來字書往往有之不獸此書也

籀高述林卷七

瑞安孫詒讓

毛公鼎釋文 癸卯重定

王孚若曰父厝說文厂部無此字疒部瘖不能言也从厂音聲㠯雁作雁例之當即瘖之
省徐同栢㠯爲古文歒字非不丕顯文武書文侯之命丕顯文武克愼明德皇天
弘猒乃德薛款識齊侯鎛鐘余弘猒乃心徐云書洛誥萬年猒于乃德馬云猒飫也配我
有周謂文武能配天德雁應■徐吳讀爲膺案說文雁鳥也从隹瘖省聲或从人人亦聲此作
□省疒爲厂鈔本薛款識侯敔雁作■與此同杭州刻本釋文誤爲雍吳錄應公鼎雁亦作■又放
薛款識齊侯鎛鐘女應鬲公家應作■應卹余于盟卹應作■竝从十苗夔說文聲訂欲改說文从隹瘖
省聲或从人人亦聲爲从隹广傚省聲云傚省聲膡人籀文不省必作鷹也案金文朕字偏旁有■
諸形此鼎炎字亦作■則凡金文雁字之从十从■者殆皆从炎省聲今本說文雁字注譌挩不可讀瘖
人兩聲亦竝與古音不合正當據金文㠯正之耳受大命逸周書克殷篇應受大命衍率■

薛款識師箙敔率㠯乃友干口王身率作■吳錄師遽敔今余肇命女率齊師率作■與此器同褱
懷■徐云率循懷柔不廷方徐云詩韓奕榦不廷方傳廷直也亾不閈徐云與干城同
義于文武耿光徐云書立政㠯覲文王之耿光唯天庸徐云字作□下同虢季子
白盤作■字形小異案徐說是也虢盤庸武于戎工與此字同特此从■于■上耳說文从用从庚此上
从爿者疑爿庚聲近故變庚爲爿下从甶者疑甶之省古文由用古字同余別有說阮款識召伯虎敔爲
伯父庸父庸作■則佀从兩由字僨到之天乙閣宋拓石鼓文已鼓機楷庸鳴庸作■與召伯虎敔徵異
集乃命亦唯先正徐云書文侯之命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
厥辟鄭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口篆作□下半□上半偁器字然於義不合徐釋爲咢吳式芬釋
爲褱案吳釋近是說文吅部嚴籀文作□與此相近殼襄聲同此疑借爲贊襄之襄克鼎有□字或亦釋
爲襄辥乃辟辥字金文常見皆輔翼正治之意疑與嬖通說文辟部嬖治也古音與辥同部褱
此字銘文作□从収从古文昬省聲說文所無此當即捪之異文說文手部捪撫也一日摹也廣雅釋
詁捪順也又昬或訓勉于義亦通詳後攈古錄叔伯戒敔譎乃且考有捪于周邦捪作■與此正同薛款

識師毀敔乃祖考有婚于我家婚作■竝即此字薛書傳摹失其眞耳據古錄又有單伯作鐘亦云播菫大
命其播字作■與此正同又陳侯敔朝昬諸侯昬作■此彜字上半即从彼省後有兩婚字从女从古文
昬从耳此不从女耳而从収諸形可互證詳後徐釋爲登吳釋爲勞竝非菫勤大命祭統孔悝
鼎銘勤大命□銘作□說文右从希即隶字說文隶部隶从又持巾是也又隸習也从隶□聲又□
部□古文□虞書曰□類于上帝□□字通皇天亾睪徐吳竝讀爲斁詩周南葛覃服之無
斁毛傳云斁厭也徐云字作□見博古圖疑生豆臨保我有周師箙敔口皇帝亾昊臨保
我乃周與此文同皇上一字薛摹作□而末釋當即□字之譌皇帝即皇天昊薛摹作■與此■字相佀
㠯字形審之必非昊字竊疑即說文大部之臭字臭古文㠯爲澤字徐讀爲斁是也乃周亦當從此鼎作
有周彼文㠯又爲有剝蝕作入故薛誤釋爲乃也不丕巩鞏■詩大雅毛傳云鞏固也徐讀爲
恐非先王配命詩大雅文王永言配命毛傳云配天命敃徐讀爲愍是也案說文心部愍
痛也从心敃聲攴部敃彊也从攴民聲此从又者从攴省也愍天即旻天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仁覆愍下
則稱旻天爾雅釋天秋爲旻天郭注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是其證天疾畏吳釋爲疾畏銘文作

矢□字从矢从大字書未見攷說文疒部疾从疒矢聲此疑从亢㾊之亢凡爲疒之古文與疒同有疾病
之義此當爲疾之異文畏古與威通吳釋與詩云旻天疾威亦正合然薛款識師箙敔王曰師箙哀哉今
日天央畏降喪首央畏二字作■與此正同薛釋爲央俾案齊侯鎛鐘毋央毋已央亦作■則薛讀可
通但央字不當从矢未詳何義耳俾字金文婁見其字皆藉卑爲之無作此形者當從吳釋爲畏說文畏
惡也从甶虎省鬼頭而虎爪可畏也齊侯鎛鐘女小心畏忌畏作■則此爲畏字無疑下王畏畏字作■
亦與此同若依薛釋爲央則當讀爲殃威亦猶言疾威也徐讀爲爽俾殊繆司令余小子
二字合文弗彶邦庸似言弗及成邦國之功徐讀弗彶句云猶云予則罔克亦通害徐讀
爲曷吉徐云善也𤔲嗣二三方言何以吉嗣先王治四方𤔲下有重文徐云𤔲二讀爲嗣
治亦通大從半渺徐闕此從吳釋不靜烏虖趯吳讀爲趯是也說文走部有趯字云
走顧从走瞿聲此即趯之省其義當爲懼徐釋爲趯非令小子二字合文家徐吳釋竝同篆
文作□者下偶連合此鼎□字宮字皆从凵與此正同或疑當爲圂讀爲溷亂之溷然金文从口之字若
圖國圍因諸文上皆正平不作凵恐不合也湛銘文作□說文甚古文作□此从其形湛言湛溺■

于蘸猶下文云菡于蘿永巩此當從徐讀爲恐與前義異吳大澂釋爲奉非先王猶下
文云作先王恖■曰父厝乀字半㧑徐作令近是令唯肇巠經■徐云理也先
王命■女汝辪我邦我家晉盦云保辪王國又云楙辪爾家克鼎云諫辪王家
義並與此同內外𢙀吳讀爲惷是也說文心部惷愚也迻心惷聲此迻春省聲疑亦謹愼之意
于大小二字合文政猶下文云小大猷嘒徐作㝵云从二由見傳古圖㝵鐘令從吳釋案
此當爲謣字之古文說文彳部䛴迻謣聲而言部無謣字蓋誤㧊也謣从言此从口者小篆从言之字古
文多从口說文謀古文仳■謨古文作暮信古文作仏是其例也右作■知爲㝵字者薛款識聘鐘聘字
作■迻二由此迻二用亦由用同字之證阮款識冊父考悉㩁古錄冊考盉銘首爲■大卽考字阮吳誤
釋爲冊考二字謣字義無攷此云嘒朕位疑與㝵通說文血部㝵定息也从血㝵省聲讀若亭言定朕位
也朕立位號許說文虎部號易履虎尾號號恐懼也言部許聽言也此不知作何解二
上二下■二字合文作三與三字不同徐讀爲號二許二誤若否此當讀號許上下若否句
詩大雅烝民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徐云若順順否猶臧否雩吳讀爲㝵下同亖方疑猶詩周

頌桓于以四方𠬝金文皆以𠬝爲尸見阮款識追敔母毋瞳徐吳讀爲動案依徐吳讀當如
左宣十一年傳謂陳人無動詩商頌長發不震不動鄭箋云不可驚憚也又疑當讀爲憧說文心部憧心
不定也亦擾亂之意令一人二字合文才在立位弘唯乃曶智令非
高徐吳釋爲亭徐云字作𩚄見石鼓文案石鼓癸鼓有此字舊釋爲高未㙩此當爲亭字說文亭度也
民所度居也迻回象城𩫏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迻口又有昏說文女部■籀文婚此鼎此字
兩見一作■一作■與說文竝小異然以下㲻字證之其爲婚字無疑徐讀爲般云字作般非吳釋爲昏
近是㕤案此字形聲雖不可攷然下迻女必籀文本形說文所載慶字上半涉■字而誤下半涉㝵字而
說此上从㕤下从女右旁又箸耳形者說文耳部聞字古文从昏作聏此疑聏从聏省薛款識窨磬婚于
百口婚字作■攷古圖作■與此罯同又薛款識龍敔有■字亦與此同其文日毋敢有弗慶慶讀爲般
庚不昏作勞之昏薛綜西京賦注昏勉也薛釋爲敔非也又案吳錄殳季㝵壺昏媾字作■吳釋爲滕誤
㩁古錄多父盤昏媾字作■竝與此同而形較此尤繁皆一字也余非高又昏者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
云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言余非以有勤勞而高人也高與驕亦聲近義罯同女母毋敢妄

寍薛款識晉姜鼎余不段妄寍與此同妄寍當讀爲荒寍詳古擿拾遺虔夙夕蠆惠我
一人二字合文爾雅釋詁惠順也雝雝■下迻攴者號季子伯盤經維三方維亦作䉼此爲雝
和之義下文雝建字爲雝塞義不迻攴與此小異徐讀爲擁亦通我邦徐云半旁蝕小大
二字合文猷師䢔散命女惠雝我邦小大猷文侯之命越小大謀猷周不率從母毋折說文
州部斯𣃔也从斤𣃔艸譚長說斯籀文斯从艸在仌中仌寒故斯斯篆文斯从手此銘作𣲖者吳錄叔家
父篤悊德不七悊作■迻■爲聲與此同毋折蓋猶言毋害舊釋爲誓屬下緘字讀非威緘■歖堂
集古錄公緘鼎緘字作■此郘緘字之省緘从言者古文言口二形多互通薛款識𦉢其文作■則失其
形矣緘與咸通此屬下告余先王若德爲句書立政云咸告孺子王矣告令先王若德
書康誥云宏于天若德孔傳云順德用卬卯■篆作乙似卬字阮款識曾伯𩃬簋有■與此同吳式
芬釋爲卬張開福徐同■釋爲抑此鼎徐釋爲卬二吳同蓋謂卽卬字於義爲長但說文匕部卬从匕卩
此文左賓从爪與匕不同或當段卬爲卬然古音又不相近不能定也邵昭皇天爾雅釋詁
云詔相助勴也詔部聲類同古通用謂卬助天布治猶書大誥云紹天明孟子梁惠王篇引書云惟日其

助上帝矣𤕌吳釋爲纘徐釋爲紹云見石鼓文又見薛氏款識邢敔庬敔及牧敔匋敔案吳徐釋竝未
㙩薛尚功釋爲曈攷陳侯因育敔部練高祖練作■吳大澂謂卽䪿其字从糸疑卽說文糸部之緟字盞
从糸从曈省古東重童聲類同金文鐘鍾字亦多从東是其例也尋糸金文亦多互用若齊侯壺𨟻字亦
从糸是也䪿或讀爲䔩亦通𦂃彖作圝當是从宀从豚說文無此字後又作圝又似从广古文宀
广兩形多互通徐釋爲𢿌謂卽䈞字古文造字吳釋同竝末㙩叔向敔亦有此二字吳釋亦同其字作圝
形甚明析惟从口則似口未詳要非䆑字無疑此或遯之異文當爲循之段字盾聲遯聲古多通用禮記
曲禮豚日䐈肥釋文䐈本或作豚是其例緟循言𢆉緟循順也大命康能三或國■齊侯
鏄鐘公日及女康能乃九事書舜典柔遠能邇易屯彖傳鄭注云能猶安也俗讀爲欲我弗
乍作先王憂吳釋爲恴是也徐釋爲傎吳大澂釋爲顯竝非銘文作■右从貲卽籀文頁字
說文頁部顏頻二字籀文竝迻貲左从心省說文心部㥯愸也迻心迻頁繫傳及六書故引蜀本竝作頁
聲是也說文頁部頁頭也迻百迻几古文䛐首如此六書故云李陽冰音首王念孫云頁卽首字不知何
故轉爲胡結切說文恴部迻頁聲案恴迻頁聲故師𠊱敔云降喪首首與貴同亦當讀爲恴言降喪恴也

王曰父厝雩之庶謂于是眾庶出入吏使■徐吳讀爲事亦通二于外專命專政說文寸部專布也商頌玄鳥敷政優優徐云詩烝民明命使賦賦政于外傳賦布也敷與賦同義埶執■徐云讀爲藝極也案徐讀是也昭十三年左傳貢之無藝杜注云藝法制小大二字合文楚賦賦■楚賦義難通楚疑與胥通楚胥並从疋得聲困學紀聞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正今書多方胥賦作胥伯文義並異依伏傳則胥賦之賦爲賦稅胥疑當讀爲糈說文米部云糈糧也小大胥賦與書云胥賦又云大小多正文義相類埶小大胥賦謂小大賦稅當以常法制之也或云胥當讀爲周禮小司徒追胥之胥胥賦謂軍賦起徒役追胥之事亦通賦吳大澂釋爲資誤無唯正𦖞徐釋爲嬰非吳釋爲昬是也此與前有𦖞字同亦當爲婚書無逸以庶邦惟正之共後漢郅惲傳引惟正作唯政王引之云正當讀爲政共奉也奉行政事案此唯正與書惟正義同昏亦勉也言不唯政事是勉弘其唯王智弘亦語詞此對上云弘唯乃智爲文言其貢諛唯以王爲智卣唯是喪我或國■此戒之之辭厤自今出入專命于

外乃非先告父二厝二舍命說文手部捨釋也此舍即捨之借字詩鄭風羔裘舍命不渝鄭箋云舍猶處也處命不變此舍命承上專命言則與詩義不同蓋言以王命施之於外與施舍之舍義畧同母毋又有敢憃專命于外王曰父厝今余唯𦅫讀爲緟徐釋爲紹吳釋爲續並非先王命此亦申命之義攈古錄善鼎云今余唯肇𦅫先王命辥款識龍敦邾敦師𩛥敦並云今余惟𦅫畗乃命𦅫畗當讀爲緟庸辥以庸爲京非是二女汝■摹本命字下似有兩重文攈古錄無亟讀爲極正治之意一方亏說文無此字徐讀爲宏案說文宀部有宖字訓屋響吳大澂謂此與彼同而讀爲宏其說近是此義與弘亦相近後又叚爲鞃字然此鼎上文自有三弘字則此與彼義蓋微■吳式芬釋爲圓从口未塙彔伯戎敦惠■天命■吳式芬亦釋爲宏與此畧同我邦我家母毋顀說文頁部顀出頟也从頁隹聲于政勿雝建徐吳釋爲逮吳大澂釋爲建篆文右从■與後畫字上半形同則是从聿也疑釋建近是但建从廴此从辵者古文之變也其讀當爲楗說文木部楗歫門也言雝過楗塞芡庶人徐云字半蝕三口篆文作■疑賓之壞字頌敔賓作■又頌鼎作■並與此相近徐釋爲昔吳釋爲

賓並非勿雝建庶人賓言勿雝塞眾人積貯以自利也母毋敢龏說文収部龏慤也此當讀爲共橐二說文橐囊張大兒从橐省匋省聲此省爲■與阮款識散氏盤■字同下有重文未詳徐讀爲共包云共供給包苞苴卣敄徐釋爲敕非吳釋爲孜是也王宜八𠭯無孜孜字作■與此正同孜从攴矛聲此左从■即古文矛字矛爲刺兵故作是形小篆變作矛失其形矣孜務聲類同爾雅釋詁務侮也詩小雅常棣外禦其務毛傳同左信廿四年傳引詩務作侮罬鰥■說文欠部獸字从此寡此承上毋敢爲文書康誥云不敢侮鰥寡譱效乃双友■辥款識寅簋亦云善效乃友大辟勿事徐云即大史史友內史友之友正友正謂同官僚友及正長也母毋敢口徐釋爲湎吳釋爲濟案說文湎沈于酒也引書酒誥冏敢湎于酒徐說與書合吳大澂釋同但篆右从■徐云象頭角豐滿形則肊說不足據吳釋濟尤非攷說文兒部兒从几白象面形皃皃也从兒象形重文或作弁籒文作舁注从収上象形此疑即从皃从水與从面聲意並相近或謂此字疑當从由从又阮款識張中簋云張中叀壽叀作叀攈古錄史酉敢亦有叀字作■上並从■此上从■與■畧同下似从又疑収之省也段校說文収部叀舉也从収由聲引春秋傳楚人叀之今左宜十二年傳作甚又引杜林以爲

麒麟字又糸部云繶帛蒼艾色也从糸叓聲引詩縞衣繶巾今詩鄭風出其東門作綦巾又云一日不借繶周禮弁師鄭注作薄借綦徐鉉補垂支綦是叓綦字同也此从水从叓說文所無疑亦與綦同苟子王霸篇楊倞注云綦極也瀎于酒亦猶云極于酒也於義亦通于酉酒女母毋敢家讀爲隊徐釋爲爰非才在乃服爾雅釋詁服事也言不敢隊其職事■徐云字作緟从舟彖讀如涵案此作■與前畧同疑亦當爲𤞷讀爲循循亦順也夙夕猶上文云虔夙夕敬徐云字半蝕念徐云逸周書作雒亦云敬念王畏威■徐作俾非不賜說文目部云賜目疾視也此當爲易之段字畏讀爲威言度念王威不易也女汝母毋弗帥用先王乍作朙井刑■徐讀爲型非俗讀爲欲女汝弗㠯乃辟卣吳讀爲㠯案卣㠯古通師𩛥敔谷女弗㠯乃辟■于蕣與此文正同■字辥無釋谷亦當讀爲欲此卣徐釋爲匋讀爲向非攈古錄不期敔亦云女休弗㠯我車卣于蕣于蕣逸周書祭公篇我惟不以我辟險于難文與此相佀王曰父厝巳徐云語辭曰汲徐吳讀爲及丝茲卿事徐云讀如士寮大史寮卿士寮大史寮猶酒誥云大史友內史友于父即尹徐吳讀爲君徐

云卽就也案卽尹似言就官**命女敄**此字薛款識齊侯鎛鐘微欒鼎穆公鼎龍敦邿敦師敦敦
竝有此字微欒鼎及師散敦亦竝與𤔲字連文不竝釋爲繼吳釋遜之殊不塙薛書傳摹外誤形聲薛可
辨此文遜井遜女甚明女上似遜■又似遜丮餘未能定也惟吳縣潘氏所藏克鼎有此字作■較此尤
明析諦審之當是遜并遜女疑卽說文女部之姘字說文并在从部上遜从下遜开此上作■者變从爲
壯下作并者亦开之變猶荆刑通用之例此借爲拼字爾雅釋詁云拼使也凡金文云姘𤔲者皆使治之
謂此云命女姘𤔲公族者謂命毛公治公族以下諸八也徐釋爲畯尤誤使𤔲治**公族雩**
雩與越通廣雅釋詁越與也下同**參有𤔲**司■徐云三卿之偁**小子**二字合文周禮夏官
有小子**師氏**周禮地官有師氏**虎臣**卽夏官虎賁氏**雩朕褺吏**此竝冡上𤔲爲
文言自公族及參卿以下至褺吏竝得治之也吏徐讀爲事云暬御執王事者吳同亦通**㠯乃族**
干吾徐云讀如扞禦詩兔罝傳干扞也御古文作遼此作吾遼之省吳同**王身**半沕徐釋爲爲
非師怹敦卒以乃友干口王身文與此畧同干下有豕字與此豕字亦相似薛無釋此可以補之
賷薛款識載敦取■五寽攈古錄揚敦云取■五寽與此文竝畧同其字从辵較此尤備疑當爲遺之

異文从歸省聲饋歸古字亦通用故遺或从帚益遺以金也薛釋爲債徐釋爲賦吳釋爲貝揚敦同竝非
卌寽鈃■吳釋爲爰亦通**易**錫**女**汝**秬鬯一卣**卣■徐云詩旱麓傳九命然後
錫秬鬯圭瓚**虘卩**說文無此字徐讀爲瑒吳釋爲獻皆不塙以文義推之疑當从虘从卩或獻圭之異
文說文王部獻桓圭公所執是也从卩者瑞卩義同也**圭鬲寶**薛款識敦敦鏖敦圭鬲幣貝五
十朋**朱市宅**徐釋爲玄吳釋爲悤竝非案阮款識宗周鐘倉二宅二宅作■與此作■正同**黃**
克鼎云草宅宅當爲祫之省士昏禮齎弁服纏裳緇祫注云祫謂緣宅黃謂冕服以黃爲緣也徐讀如衡
統之衡非**玉環玉紐**篆作■徐釋爲鋈而讀爲玦吳釋同竝不塙細審左形是重余字說文人
部衆二余也讀與余同以聲類求之當爲茶之異文王茶玉笏也荀子大畧篇云諸侯御茶楊倞注云茶
古舒字玉之上圓下方者也紐益諸侯玉笏之正字猶天子玉笏謂之琖也**金載**說文軷籀文車
此銘作■微異下較𩌏二字竝从此彔戒敦云金車周禮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伯**乘**徐釋爲乘吳釋
爲慣寅簋有乘囟二字薛釋爲華軒阮款識吳彝有乘囟二字阮釋爲乘絭此銘作二與寅簋吳彝同吕
字形考之塙是卒字薛徐釋非也阮釋謂卒通賁金路而吕賁車之索約之案阮款識叔夜鼎鍊鼎鍊字

作■偏旁正與此同說文食部饙或作饋是桒貴聲類同字可互通說文貝部又云賁飾也義本毛詩小
雅白駒傳鄭箋云賁赤黃白色也說苑反質篇孔子日賁亦正色也京房易傳云五色不成謂之賁文釆
褋也此借檠爲賁亦當爲文飾阮釋得之吳釋爲幩亦通詩衛風碩人朱幩鑣鑣毛傳云幩飾也人君以
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說文巾部幩馬纏鑣扇汗也依毛義幩爲車飾之通名朱幩乃爲鑣飾
朱許以幩爲鑣似失本指此云桼緋較吳彝彔伯戒敦又云桼亏竝段桼爲賁幩亦卽飾也但阮氏牽傳
賁車爲說則不塙又吳彝■字與此■字同其字當釋爲較寅簋■字呂氏攷古圖作■其爲較字亦無
可疑者薛釋爲軒阮釋爲車竝誤緈說文糸部繴爲捕鳥覆車此當爲幬飾之義與說文義異吳釋
爲幬亦非**轡**較■此賁緈較爲一物蓋言以褋色幬飾之較說文較車輈曲鉤也寅簋吳彝云桼較此
鼎云桼緈較彔伯戒敦云桼鬲轂吳釋爲賁幬較文義竝畧同**朱口**此字作■不可識疑爲遝字
吳錄周鄦侯敦鄦作■吳釋云■卽噩字通作鄦此下遜止者辵之省朱鄦卽朱鞹笋聲亭聲古音同
部牧敦寅簋吳彝竝作朱號阮釋謂朱號卽朱鞹鞹號二字古通用此藉遝爲鞹猶彼藉號爲鞹也徐吳
竝釋爲器非**弖**字已見上舊釋爲囝末塙徐讀爲鞃是也詩韓奕鞹鞃淺幭毛傳云鞹革也鞃軾中

也說文革部鞃車軾中靶也讀若穹案此囝字或卽穹之異文朱遝穹亦言以朱鞹飾鞃也牧敦朱號下
有■字寅簋朱號下有■攷古圖作■當卽此字傳摹之誤薛呂竝釋爲卣此方言車上之物不當有卣
薛呂說竝誤吳彝亦云桼穹朱號■阮釋穹爲絭誤彔伯戒敦亦云桼囟朱號■口此字不可識彔
伯戒敦朱號下有■字牧敦朱號穹下有■字寅簋朱號穹下有■字吳彝朱號下有■字竝與此
相似薛釋爲敹古無其字徐釋爲幭云从衣析聲冂其象也吳釋此爲褐吳彝爲旂竝不塙攷此字金文
屢見篆形大致畧同惟吳彝作■从斤从衣从冂形最簡竊謂通校諸器皆與鞹連文此鼎亦以朱遝鞹
■■四字句必與鞹同類之物此文从新左形似岑又似木攷古文斯折二字形近可通阮款識■伯簋
乃賓卅田則析析卽折亦卽誓之省也此■疑卽鏨之異文說文金部云鏨車樘■也从金斬聲讀若
誓敄車樘釋名釋車作棠云棠蹤也在車兩旁蹤以使不得進郤也廣雅釋器云幨謂之幰是車樘所以
檐車之■蔽鏨爲車樘結或卽幨幰之屬與鞹同爲車前及兩旁革飾蓋皆以朱鞹爲之故連類舉之省
金而从冂者象冡裹之形又从衣者幨幰竝衣蔽之義或从二木或又作束者竝木岑之變形也又攈古
錄格仲尊有岑字吳闕釋侣亦是此字唯从斤从木从冂而省衣彼文从木甚明亦可互證也**虎冟**

此字牧敢寅簋吳彝及吳錄韓侯伯晨鼎據古錄条伯戒敢並有之薛二吳釋爲晁阮釋爲周讀爲虎韔
之韔徐吳釋此鼎同孫氏續古文苑錄吳彝釋爲艮案諸韔釋並未當唯阮釋爲冟得之然亦非韔字當讀
爲禎說文皀部皀飯剛柔不調相著从皀一聲讀若適冟冥並从一聲得相通借也巾車作禎鄭司農訓
爲覆笭虎禎卽詩韓奕之淺幭毛傳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韓毛同爲周同姓國故亦得乘金路而虎
幀矣儀禮既夕注古文幦爲冪幦正字禎冪假借字 褱 徐釋爲練吳釋爲熏是也今从之牧敢字作□
寅簋字作□吳彝字作□並與裏字近文此作□與彼畧同辪釋爲練阮釋爲東並非唯攷古圖牧敢下
釋爲褱最塙寅簋吳彝下半泐故佀東字褱讀爲綫 裏 蓋以纁帛爲覆笭之裏徐云虎韔裏非 右
口 篆作卪徐釋爲巨云右巨良弓名吳釋爲㞑彔伯戒敢有金□吳又釋爲巨兩釋不同今案此上下
文並紀車制不當及弓徐據阮款識巨未以釋此尤犛强吳釋爲㡰蓋謂卽衡閒之軛吳大徵釋爲厄謂
卽詩韓奕之金厄今攷二吳說咸有根據㡰厄與此形並相近但大雅之厄乃㡰之隷變㡰又軏之借字
與說文卩部之厄字別此當以釋㡰爲長彔伯敢金㡰義與韓奕文正合唯此文云右㞑則與車制敔牾
凡乘車常制咸有左右兩軛以扼兩服馬之頸不得偏舉右軛而不及左其小車駕一馬者或止有一軛

則又當居輈前正中不得左右且一軛乃賤者所乘亦非金路之制二吳說于此文有不可通者疑右乃
治鑄之誤也又以篆形及車制參互校覈頗疑此當爲耴之異文說文耳部耴耳垂也从耳乀下垂象形
春秋傳曰秦公子耴者其耳垂也故以爲名又車部云輒車兩輢也輒車耳反出案輒卽車耳在輢較上
反出以金爲之飾漢書應邵注謂漢制二千石車耳雙朱其次乃偏朱其左竊疑此丏字卽耴字彔伯敢
云金耴者以金飾車耳也此云右耴者疑周制車耴亦或左右異飾如漢制偏朱左軓者未可定也此於
右字畧可通姑存以備一義 畫 篆作□从周者古文之變體徐釋爲彤下同並非是 轉 說文
革部轉車下索也釋名云縛在車下與輿相連縛也 畫䡇 徐釋爲車鞶二字云樊纓大誤案彔伯戒
敢作畫□吳釋爲䡇是也說文車部䡇車伏兎下革也从車𢉖聲𢉖古婚字讀若閔此銘作□㠯箍文車
𢉖从女與上同寅簋亦有此字攷古圖誤摹爲□薛款識誤摹爲□釋爲韡𢉖二字其義殊不可解
非此鼎幾不知金文有轙字矣 金甬 徐讀爲釭云說文釭車轂口鐵也甬乃鐘柄釭形似之故假甬
爲釭案徐說未知是否吳彝亦有此文 逪衡 卽詩之錯衡徐云錯字作逪本逪道字假爲錯 金
踵 踵見考工記輈人徐云輈之末所以納後彰者是也 金豙 徐云假豙爲柅柅止車物案徐說未

塙此金豙當爲轙之叚借字說文車部轙車衡載轡者从車義聲與豙聲近故借豙爲轙亦以金飾之也
朿彡 徐釋爲桼云从朿从彡彡句衡之象其說殆鑿吳釋爲勅案勅俗字說文所無吳說亦未合攷此字
从朿从彡說文厂部厂抴也爪部爭亦从𠬪厂金文靜字偏旁多作□則此字右亦从厂也以形義求之
疑敕之異文勅卽敕之俗說文敕戒也从攴束聲从厂與从攴義相近故變从之其義則又當爲飭之借
字說文力部飭致臤也从人力聲讀若敕是飭敕音同通此以敕幾金三字連讀言車上材飭治致工
皆金涂之乃總舉之詞故列於簟笰之上矣 幾 說文無此字徐讀爲桼轙於形義並不類竊謂幾金
當謂涂金與考工記匠人白盛之盛同阮款識散氏盤有□字亦與此幾字同 金 敕盛金謂車上諸材
皆涂金爲飾若續漢書輿服志所謂金涂五末是也上文歷舉車材金甬之等此又總括之周禮巾車金
路同姓以封此鼎所紀並金路之制也 籚 徐吳並□爲簟是也說文簟从竹覃聲此从盧者簟之異
文疑从鹽省聲與說文覃从㫗鹹省聲意同徐云从皿者皿以覆器簟亦覆也非是 弻 此假弻爲笰也
說文弻輔也重也从弜西聲此从囧者囧之省說文夕部𠈇古文夙从人西宿从此阮款識豐姑敢用宿
夕享孝于諴公于寉叔宿作□夾从西省是其證也徐云笰作弻者古文弻或作㬪又輔弻之弻亦作佛

魚葡 讀爲犕徐云說文引易曰犕牛乘馬葡卽犕省案徐說是也史記鄭世家周襄王使伯犕請滑
左氏作伯服古服犕通用 馬三匹 二字合文徐釋爲三匹云書文侯之命馬四匹傳四匹曰乘吳
釋爲四匹吳大徵亦云凡馬一匹謂之匹上加三畫卽四匹矣案二吳說是也今從之二 俶 鋚 勒
金□ 篆从口从巤省說文囟部巤毛巤也又髟部鬣髮鬣鬣也口部無𡅿字此疑巤鬣之異文自攸
勒以下並紀馬飾金鬣卽金叕所謂馬冠著鬣耑故謂之金鬣矣徐釋爲髏云字作嘀从口甬聲吳从之
並非是 金雁 膺□毛詩秦風小戎傳云膺馬帶也徐云鏤膺 朱旂二 徐吳並釋爲上誤
鈴 鈴□爾雅釋天云有鈴曰旂說文旗有眾鈴以令眾也 賜女 汝 丝 茲 㚇 說文無㚇
字而有𤼽聲葢傳寫挩之此讀爲倓說文倓送也言賜女之臣僕也徐釋爲朕云字半蝕吳釋爲絲弁並
非 用歲 讀爲戌徐吳讀爲戉非 用政 讀爲征 毛公厝 徐云左僖二十四年傳毛
文之昭也竹書紀年康王十二年有毛懿公當卽毛公厝謚 對䚈 敭 天子皇 徐云大也
休用乍 作 隮 尊 鼎子二孫二永寶用

右濰縣陳氏所藏周毛公鼎銘卅二行四百九十

七字吉金款識自齊侯鏄鐘外如近人所得智鼎散氏盤其文之緐未有及此者德清戴君子高偶得桐城吳氏摹本使余讀之因匃集說文古籀及薛阮吳諸家所錄金文攷定其文字而闕其不可知者銘文前後當分四段讀之前三段皆述王錫毛伯之命末一段則紀所賜車馬及毛公作鼎㠯荅王休之事也其文奇詭詰屈侶盤誥所用通藉之字多足與經傳相證如㠯䍜天爲旻天則知古尚書說仁愍覆下之訓聲義一毋㠯魚葡爲魚服則知說文引孟氏易犕牛椉馬爲眞古文故書也餘如㠯卿事爲卿士㠯遣衡爲錯衡並合雅詁信非後人所能僞爲矣又說文女部載籀文婚字作

䙳車部轙字从之以爲聲近代脩學之儒孳究鄦書無賸義而于此字未有能言其形義者今此鼎有䙳字二轙字一雖偏旁不盡可辨而下从女與篆文同則固塙然無可疑者許書䙳字乃涉𡢗㥯二字而誤故巾部幔字則直改从㥯與聲類不合矣（此依段氏校正又革部鞹籀文作韈段玉裁謂从叉从卯今案疑亦从婚古文傳寫譌失遂成𤔔形引聲昏聲亦相近也）昔北宋人錄金文蓋嘗有此二字而呂大臨王𪏭薛尚功諸人並誤㠯宅字釋之至於轙字𡦃鋠析其文使不復可識別曩余作古籀拾遺于薛書頗有辨正而于此二字則目眩思窮莫能通其讀今見此鼎乃悦然得其致誤之由其愉快爲何如也同治壬申十月記

舊作釋文錄坿古籀拾遺冊末刊之後得吳子苾侍郎式芬攈古錄金文所釋略有異同又載徐籀莊明經同柏釋文甚詳有足補正余釋之闕誤者謹掇采其精塙者更以金文字例博稽精校重定爲此篇距前攷釋時巳廿有七年矣再四推校大致完具可誦讀銘文不箸年月以文義推之疑昭王穆王時器要是西周遺文𣳚懿純雅蓋文侯之命之亞也古文大篆之學放失千餘年藉金文略存大較𥙷治此學自謂用心致悉昔初見摹本頗據以糾正薛阮吳諸家所釋金文之誤今重檢斠則余舊釋罅漏固甚眾而徐明經吳侍郎所釋亦不能無誤甚矣識字之難也光緒癸卯二月又記

克鼎釋文 鼎藏吳縣潘氏

克曰穆=朕文且（祖）師雩父宅（施）䛊（擾）乃心盄靜于猷盄（淑）悊乃德綿克龏保乃辟（李釋爲龏近是）王諫辪（乂）王家叀（惠）于萬口顋（擾）遠能𤔲（暬）綿克口于皇天琿（單）于上下口屯（純）亾敃（愍）易（錫）賚（賚）無彊口（李釋爲永今譎）（家侶御字）念于乃孫辥天=子=朙德顯（預）考于申（神）巫念乃聽（聖）保且師雩父䛖克王服出內王命多易寶休不（丕）顯天=子=其萬季無彊保辥周邦畯（畯）尹三國

王才（在）宗周旦王各（格）穆廟即大（位）䌳（緟）季右善（膳）夫克入門立中廷北鄉王乎（評）尹氏冊令（命）善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令女出內朕令今余佳䌳䯞（庸）乃

令易女𢽤(𢿟)市(𢽤■寅簋作父 市與此𢇍同)參(絅)冋(絅)葬草宅(䆄)易女田于埜易女田于溼易女井家𤔲于䣆(畯)吕乃臣妾易女田于𡑒易女田于匽易女田于𨻰原易女田于寒山易女𡚬小臣𩆊(龠)鼓鐘易女井𤔲人𢁒(拼)易女井人口口𡭗(字書無此字或謂朝之變體近是从旦者與鼂同意从東者古書多以東西爲朝夕是其義也)敬夙夜用事勿灋(廢)朕令克拜䭫首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作朕文且師𩁹父寶䵼彝克其萬秊無彊子二孫二永寶用

此鼎□字兩見亦見毛公鼎其文曰赤市□黃舊釋爲蔥之象形字以其與玉藻三命赤韍蔥衡文巧合也又見宗周鍾其文曰倉二□二費𡾊襄吉士釋爲蔥而讀爲鍯以其與說文鍯字說解鎗鍯文亦巧合也然金文奇古不能據孤文決定必綜合諸器參互𣪠覈而後可議其是非周鍾倉二□二薛款識窖磬作鎗二□二其字从金宅聲字畫明晳又𧴪公匜云宅二𩰫二齊姜匜云沱二𩰫二(馮氏金索徐王子鍾亦有𩚵二𩰫二之文知匜銘宅二沱二即鍾銘之宅二銳二也)其字作□作□亦塙是宅沱字彼此互證阮釋周鍾爲宅不可易也(薛釋窖磬爲銳不誤而釋㣇匜爲越則繆)□李仲約詹事釋爲𣪘甚塙宅𣪘乃心者宅當讀爲施古宅聲也聲字多互通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釋文引韓詩易作施云善也𣪘讀爲書允恭克攘之攘言師𩁹父之心易善而抑攘也(詩君子偕老委二佗二毛傳訓爲德平易釋文佗亦作它與此義亦相通)緐克𦊑保乃辟口王(句)諫𢿦王家(句)周禮司

諫鄭注諫猶正也諫𢿦猶言正治齊𥎦鎛鍾云用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義亦同此李費並讀諫屬上句失之口屯亡敃與虢叔大林鍾㝵屯亾敃文同可以據補敃當从江建霞吉士讀爲愍(毛公鼎愍天字正如此作)爾雅釋詁愍亂也言其純一而不亂也■克王服■與𢑱康鍾叔丁寶林鍾同塙是𤔲之異文其義當如月令命相布德和令之和王服猶祭統云祖服考服鄭注服事也王茀卿戶部據周禮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證師𩁹父爲大僕王服即王之衣服然克爲膳夫本不掌王命後文亦有出內朕令之文復何說邪遠上一字舊並闕釋今諦案是□字秦盄和鍾云□燮百邦𣉻姜鼎云用康□妥褱遠𤕌君子此字正與彼二器同筆畫微有漫缺耳薛釋彼爲西夏二字合文於義難通竊謂此當爲擾之異文右形从夒省左从卤者卤擾古音同部也𤕌當讀爲𦡼國語楚語韋注云𦡼近也擾遠能𦡼猶詩書言柔遠能邇柔擾聲近字通(史記擾而毅徐廣云擾一作柔字■)𦡼邇同義言其安遠而善近也(依詩民勞傳箋義能訓善用王引之說)秦鍾云擾燮百邦言安和諸邦國也晉鼎云康擾妥褱遠𤕌君子言安綏遠近君子也彼鼎𤕌字漫闕而右从丮左从木猶可見(薛釋爲廷繆)此鼎右變从犬形兩文互𣪠其爲一字明矣(𤕌俗作藝書立政藝人表臣藝人亦謂邇臣與表臣爲遠正相對又通作勢逸周書皇門篇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勢臣亦謂邇臣僞孔傳釋藝人表臣爲)

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孔晁釋勢臣爲顯仕咸失其義䵼字鼎亦兩見䵼季爲人名無義可推䵼亯金文婁見薛釋爲曈京固非李釋亯爲庸甚塙而釋䵼爲申則與上文顯孝于申字不合不足馮攷此字亦見陳侯因資敦其字作𦁠則直是緟字金文从重从童字或變爲東若後文鍾字亦从東是也變糸爲爰又增田者皆緐縟文說文緟增益也經典皆叚重爲之緟庸乃命卽緟復申命之意參同當从黃仲弢編修讀爲縿絅師酉敔有中㬎亦卽此字玉藻禪爲絅中絅者卽中衣之禪者也阮釋爲中㬎誤參絅者參卽縿之省實當讀爲綃檀弓縿幕魯也注縿縑也縿讀如綃縿綃一聲之轉郊特牲君子狐青裘玄綃衣以裼之注云綃綺屬也

述七 一五

染之以玄於狐青裘宜也縿絅亦卽以綃爲禪中衣與師酉敔中絅義同蓋冡裘者謂之裼衣冡他衣者謂之中衣其實一也此依聘禮賈疏及江永淩廷堪說玉藻孔疏引皇侃說謂中衣在裘葛之內與裼衣在裘葛外者別失之同字又別見郱敔云同齊黃宄彝師奎父鼎云同黃亦卽玉藻所云狐裘黃衣以裼之者文偶到耳中絅者見中衣之爲禪言其無裏也綃絅者見中衣之用綃言其質也絅黃者見韋弁服中衣之用黃言其色也三器各偏舉一耑義並通矣玄綃衣爲冕服及爵弁服之裼衣黃衣爲韋弁服之裼衣金榜張惠言說甚塙王[illegible]䕻字王正孺編修謂卽石鼓之䕻字是也此卽籀文草字師雩父爲其王時人克盃其遠孫當在宣王以後故得用籀文䕻字又見石鼓蓋亦籀文也說文䕻爲大篆从廾

五十三文之一此鼎及石鼓省皁爲[illegible]爲[illegible]實一字也隸變爲草周禮叚皁爲之俗又作皁說文䕻訓草斗櫟實一曰象斗子陸璣詩疏謂可以染皁草宅者宅當讀爲袉袉隸變作袘士昏禮主人爵弁服纁裳纁袘注袘謂緣以緇緣裳此䕻宅卽爵弁服之緇袘也蓋以涅染黑則謂之緇以草斗染黑則謂之草其色正同故古書緇草亦或互稱廣雅釋器云緇謂之皁史記秦本紀之皁斿卽九旗之緇旒爾雅釋天緇廣充幅長尋曰旐是其證凡冕弁服皆用石染不用艸染石染艸染義見鄭周禮染人論語鄉黨注則爵弁服之袘當以緇爲正此云䕻宅實則緇也毛公鼎之宅黃亦到文蓋冕服之裳以黃爲袘與爵弁服緇袘異若釋爲蔥衡則古無草蔥之

述七 一六

佩不能通於此鼎矣周禮膳夫爲上士大宗伯注謂天子上士三命禮經侯國士禮皆以爵弁爲上服然天子元士宜得服玄冕故禮器說冕旒有士二之文司服士之服自皮弁以下冡上公侯爲文自專屬侯國之制此依孔廣森金鶚說鄭周禮注說誤克爲天子元士本得服玄冕若以恩寵加命則又得服絺冕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是禮有加命之法此錫黼黻者冕服也絺冕之章有黼玄冕之章有黻又錫䕻袘者爵弁服也縿絅則冕服爵弁服通有之然則克由三命加一命錫服自絺冕以下緟庸亦卽增加之義金文與禮經弇若合符信足寶已霝鼓鍾霝字與鄭井叔鍾字畧同李讀爲佮亦塙周禮小胥士本有特縣之樂佮鼓鍾卽

樂工猶論語稱播鼗武擊磬襄鄉射禮主人獻工大師則爲之洗鄭注云君賜大夫樂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此佮卽從樂之工也桝字薛書婁見皆傳橅舛互不可辨識薛釋爲繼尤不類毛公鼎有此字亦有缺畫惟此鼎最爲完晳以形聲求之似當爲㛿字左从幷者卽古文幷之變體說文幷从从幵聲一日从持二爲幷此變从爲𠦃者从爲二人相聽北爲二人相背義相反而實相成幷幵二形古文多互易說文或說从持二似亦當爲幷形與此从井正相近（段據韻會增爲从持二干未允）㛿說文訓除爲其本義金文葢藉爲爾雅釋詁拼抨使也之拼亦卽書洛誥伻來之伻（鄭書注亦訓伻爲使古幷聲平聲字多通用）此人

㛿謂役使之人徒也師毀敢云㛿𤔲我西偏東偏言使治東西二偏也微欒鼎云㛿𤔲九服言使治九服也（毛公鼎亦以㛿𤔲連文）穆公鼎云㛿命齊侯鎛鍾云㛿命於外內之事㛿命猶言使令也通斠諸器可得其塙詁矣此銘錫㪔市參同葬宅皆紀衣服之賜易田于埜以下皆紀土田之賜易史小臣以下皆紀臣徒之賜條理秩然不相輥舊釋舛互間出殆未深究其文例乎鄭盦宫保以此鼎精拓本見詒復示諸家釋文命更宷繹謹摭禮經雅故略爲疏證膚學𡰪聞百無一是逡錄奉質覬理而董之焉光緒庚寅三月跋

郘鐘拓本跋

此鐘近時出土潘文勤得其七此二器爲趛齊編修所得形制特小銘文爲均語瑰雅可誦首以亥子爲均中以𡋹鋁韜虡鼓且爲均末以壽寶爲均皆與古均符勰篆文纖細不逾二分精妙絕倫金文所僅見也郘疑卽呂侯國本字經典作呂用稆字也郘下一字从䍜上半模黏不可辨諦宷似是㬎字說文䍜部㬎雖晳而䍜也从䍜箴聲古人名㬎字晳㬎疑㬎之省㬎卽曾點之點古字通用郘㬎卽郘君之名也㬎戰之異文亦見鼄公雩鼄公牼二鐘又薛氏款識齊侯鎛鐘有𡪞公此㬎公疑與彼同吳愙齋撫部釋爲戴非也大鐘八肆其竈四䪢者周禮小胥云凡樂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注云鍾磬編縣之二八十六

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竈竈同說文穴部竈炊竈也从穴鼀省聲重文竈或不省此作竈又从穴省也其讀當爲造（周禮大祝六祈二曰造注云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是竈造聲近字通）左傳昭十一年杜注云造副倅也謂所鑄鍾正縣八肆百廿八枚又別以四堵六十四枚爲副造也喬喬其龍喬讀爲蹻詩大雅崧高四牡蹻蹻毛傳云蹻蹻牡皃壽愙齋讀爲醻下二字愙齋釋爲鬯爵與上句文義不相屬諦繹此銘作爲余鍾以下八句皆說樂縣無緣忽又獻醻鬯爵之事禮酌鬯用圭瓚璋瓚復不用爵且叚氏音均表爵在弟二部此𡋹鋁諸字則皆在弟五部以均校之亦殊不勰足證其誤今審⿱囟臼从囟从臼當爲思字陳侯午

鐘忘字作□此下从□卽心之省也■从虍从□當卽虡字說文虍部虡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从虍異象形其下足（形依小徐本增　其疑當作丌）篆文作虡此下作□正象猛獸四足之形凡許書云象某形者皆不成字今二徐本作異䣙後人誤改非其舊也（段校異改　段亦未是）旣壽思虡者壽讀爲疇爾雅釋詁疇類也思語詞猶詩魯頌駉云思馬斯作謂縣鐘之虡旣以類相從陳列之上云蹻蹻其龍亦誇虡飾之盛明堂位所謂夏后氏之龍簨虡考工記梓人說鐘虡云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蹻蹻卽狀其壯猛之容也大鐘旣■■卽縣字阮款識有縣伯彝（縣舊釋　栺誤）縣字作□與此正同唯左右形互易耳左蓋从糸从縣卽說文縣字說解所謂从系持県者从木者與梟同意古梟県字通県爲到首縣伯彝作□甚明（舊誤仍到首爲横　目故阮遂釋爲栺）（古無此字　不足據也）此鐘県形有刓闕其一略明折者又爲後人誤剔失其本形王廉生祭酒遂誤仍爲緐字矣玉鐗蓋謂特磬亦卽咎繇謨之鳴球說文無鐗字而爾雅釋樂云大磬謂之毊鐗毊蓋聲近字通漢武帝內傳有所謂璈者說文玉篇皆不載似亦卽鐗字之流變喬鄙敖聲類咸相邇內傳爲葛洪所叚託晉宋俗書或亦有所承受不盡屬鄉壁虛造與

乙亥方鼎拓本跋

右方鼎銘云乙亥王誎才魯師王鄉酉尹尤䝑逸隹各商貝用乍父丁彝隹王正井方鬲凡廿有九字文

尚完具可誦釋首云王誎篆文作□右从□者言之省饠尊饠作■言亦作□此與彼同盂鼎云敏誎罰訟誎字與此同唯作■小異說文言部誎餔旋促也義頗難通又辵部速古文作𧫒此與鼎文疑皆𧫒之省當讀爲速訓爲召王速謂王以命召之而行饗酒之禮也云才魯師者才讀爲在金文恆見魯作□瑑畫敫有漫闕此當爲能之異文宗周鐘作■虩未旅鐘作■戰狄鐘作■並與此略同鐘文能並讀爲熊此魯師則當爲地名凡王所在則尊之云某京某師猶書稱雒邑爲雒師也但能地無攷或當讀爲台猶史記天官書三台爲三能能師疑卽邰地也鄉酉讀爲饗酒亦金文恆例尤作□者辛子彝云辛子䝑守官才（在）小圃王□商（賞）䝑貝用乍父乙彝彼□徐籀莊釋爲尤此文與彼同唯反正小異其讀當爲宥䝑作□从二□疑卽果之古文說文無䝑字木部果木實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此作□上卽象果形下則从木省古文多重象文如从五者或作□从貝者或作□是也此䝑亦卽果字當讀爲祼陳侯因資敢者（諸）侯薦祼祼作■蓋从果从盥省果作■形正與此合祼諧果聲古或省作巢周禮大宗伯載果鄭注云果讀爲祼是其例也此文承上王饗酒故云尹尤祼蓋王行饗禮而尹氏則掌酢宥祼□之事逸隹各者隹各卽唯格之省亦金文恆例逸作□从□者當卽兔字凡古文㲋鹿諸文多从横目故兔亦如

是作彳屮卽辵形吳清卿中丞釋縣逸爲囊還殊無義據此文云尹尤祼又云逸隹各逸疑卽尹逸逸爲內史古書乃金文多偁內史爲尹氏若然尹尤祼尹卽逸也此葢其所作器下文云商貝用作父丁彝者與辛子彝文例同商與賞同逸受賞於王因爲其祖若父作祭器逸當周初其祖父尚在商代故得以日名爲偁其情事可推也隹王正猶云王正月紀作器之時井讀爲型鬲作㒳見鬲彝鬲尊鬲鬲甗及父辛鬲魚父丁觶方鬲卽方鼎說文鬲部以鬲爲鼎屬象腹交文三足爾雅釋器云鼎款足者謂之鬲是鬲鼎古通偁不別故此方鼎四足亦得偁鬲井方鬲葢謂以型范鑄此方鼎也史逸爲周文武時賢史世爲尹氏周書克殷謂之尹逸而世俘禮記曾子問僖十五年左傳國語周語逸並作佚據此鼎知逸爲正字故書雒誥亦偁逸作册明佚爲叚借字大戴禮保傅以佚與太公周公召公爲四聖遺器流傳數千年巋然具存劇可寶貴陽湖費君屺懷得之拓以示余因爲據其文字審定之如此亦攷釋家所樂聞也

周虢季子白盤拓本跋

此盤舊藏毘陵徐氏兵後爲達官某所得今在廬州合肥此紙儀徵鎦副貢壽曾所詒猶初出土時拓本也平定張石州孝廉以四分周術推盤銘十二年正月初吉丁亥爲周宣王十二年正月三日副貢之弟貴曾以三統術推之亦與張推四分術同嘉興錢衎

石給諫紀事槀有此盤跋據毛詩傳初吉爲朔日謂當以月朔丁亥求其年然王文簡經義述聞詳辨月朔不得稱吉謂日之善者卽謂之吉日其在月之上旬者謂之初吉序毛傳及論語孔注周官鄭注國語韋注之非余謂古書初吉有二義一爲月朔毛鄭所說是也一爲節氣之始國語周語云先立春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是其義也張氏推此盤銘正月初吉不在月朔或當爲立春日抑或如王說泛指正月上旬皆未可知錢氏墨守毛詩說以獻疑固矣盤銘又云王各周廟宣廟爰卿（卿讀爲慶祭統孔悝鼎銘作率慶士以慶爲卿此銘以卿爲慶其例正同或釋爲鄉非也）錢氏謂宣榭自取美名不必如公羊解詁宣王宮之說以證宣王時不嫌有宣榭余謂說文釋宣字義云天子宣室也淮南王書云武王破紂殺之宣室褚少孫補大史公書亦云武王圍紂象廊自殺宣室是以宣名宮室固其本義周之有宣廟猶殷之有宣室耳（漢亦有宣室三輔黃圖亦援淮南書爲說）公羊傳云宣謝者何（古無榭字故藉謝爲之）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臧焉爾公羊所謂宣宮者亦謂宮名猶云豐宮祇宮昭宮非先王廟堂故樂器得臧之（此銘宣廟與周廟連文則宣廟當亦在廟中但非正廟耳）而何劭公乃云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不知周自后稷廟及文武世室外無不毀之廟宣王雖中興擬之文武功德巳不侔廟安得獨不毀乎余既以拓本付

莊池更錄張錢兩跋以便省覽復推其未及之論疏通證明之俾儒者知吉金文字多符契經訓信足寶也焉逢掩茂正月初吉丙午記

周遺小子敨拓本跋

古經典國名字例正叚遺出故其見於金文者多殊異如邾作鼄唐作鷊燕作匽召作䜌畢作𨙶玁狁作厥允亦作厥𤞞皆古字書地志所未聞此敨云𠂤⿱泉酉男王姬鼒彝⿱泉酉字尤奇詭亦國名也阮文達釋⿱泉酉爲招蓋誤謂與召伯虎敨之⿱召酉同字實則二字絶不相似不可幷爲一也⿱泉酉字又見父癸角及父丁𠧟彼二器文皆从泉又皆云才⿱泉酉才卽在之省依義亦當爲地名余前釋爲說文㲋部⿱泉酉之異文而據左傳甘讒

與尙書甘扈同地定⿱泉酉爲扈之正字雖肊說而於形聲皆頗相似唯⿱泉酉字省口而从酉角𠧟又咸从酉从泉不審何義攷書甘誓大戰于甘卽甘水水經渭水篇云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于是亭是也竊疑甘水味甘宜酒故古[illegible]⿱泉酉从酉泉酉泉殆卽酒泉也又說文巾部云古者少康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長垣又酉部云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善遂疏儀狄杜康作秫酒竊疑杜康亦夏初人因儀狄酒醪之法而作秫酒其人名少康而居杜（與夏王少康異）杜在漢杜陵與甘扈在鄠地相近或杜康居杜卽因甘水而作酒古事茫昧無可質證而遺文間出有足資推迹者或可存備

一義也又攷昭元年左傳曰夏有觀扈國語楚語士亹曰啟有五觀韋昭注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曰夏有觀扈韋意蓋以五觀卽太康之弟五人而觀卽左傳之觀五與扈則不相涉牽連引之蓋韋意士亹所舉止有觀而無扈也余竊謂五爲⿱泉酉之聲母國語之五卽⿱泉酉之省五觀實⿱泉酉觀亦卽觀扈自是二國內外傳文義實同至書之五子自爲太康之弟五人與國語之五不相涉內外傳之觀卽汲冢紀年之王季子武觀與書序洛汭又不相涉自漢書古今人表及王符潛夫論因國語五觀與書五子文偶同乃并爲一談韋昭杜預及孔穎達等皆沿其說近儒又

以紀年之武觀爲五觀不知昆弟五人同封于觀於理難通武觀既云季子止是一人又不得兼五其說皆齟齬不合依仐攷定五觀之五爲⿱泉酉亦卽扈而五子自爲五人武觀或爲五人之一五與武亦非一字如是則書與春秋內外傳各自爲義兩不相硋以較舊解之展轉糾互不猶瘉乎至扈本夏同姓國高誘淮南子注又以爲啟之庶兄故士亹屬之於啟抑或啟代有扈誅其君別以封子弟皆不可知要甘扈之扈正字當作⿱泉酉或增益而从酉从泉或省作五又以聲近作扈形近作讒皆通借字也國語之五當爲國名非五子亦非武觀金文⿱泉酉⿱泉鼎諸文或卽其左證與

周唐中多壺拓本跋

右周壺款識六字云鬄中多作醴壺舊未有箸錄近時始出土今歸費趆齋編修文雖不多而篆勢圓潤非秦漢以後物也鬄字奇詭說文以來字書竝未見近吳愙齋撫部說文古籀補定爲韓字又據史記韓世家及戰國策韓公仲朋朋亦作侈謂鬄中多卽韓仲侈然說文韓从韋倝聲與此全不相應吳說未足據也今檢晉公盦有晉公曰我皇祖唐公受大命左右武王之語其唐字作□此據吳子苾閣學攈古錄吳釋爲唐甚塙吳荷屋撫部筠清館金石錄亦載此盦而所撫字形多闕誤釋鬄爲郷尤謬左形與此鬄字形聲從橫小異而大致略同右旁瑑畫殘闕似是从邑古文國地字多增邑此鬄雖不从邑要是一字晉祖唐叔彼盦曰皇祖鄬公自是唐公無疑兩文葢皆

觴昜聲古音與唐同部故說文口部唐古文作啺从口昜昜亦聲也辥氏鐘鼎款識齊侯鎛鐘說商湯云虩虩成唐彼以唐爲湯亦唐昜聲近相通之證然則此壺鬄中多亦卽唐仲多也唯鬄字左从𠭯不能塙知其从何形攷說文角部觴籀文作𧢼云或从爵省此疑卽叚觴爲唐杢卽𡎯之省變若然此字實从爵省昜聲但左形杢下尚有筆畫吳愙齋撫作戈則以爲从夂今諦審拓本略有摩泐似本从又卽以又持爵也攷金文婚字亦有如是作者如陳侯因資敢昏字作□此左上从杢正同彼杢下从七者疑从字省卽昏字之半也說文日部昏字無古文而女部婚重文有𢑬字云籀文婚如此車部又云𢑬古婚字其上

从夲亦與此合下从夂形則與吳橅亦似相應然許書𢑬字譌互無聲義可說金文婚字則殳仲𣪘壺婚𩶫字作□多父盤婚𦣞字作□毛公鼎作□盂鼎作□薛氏款識害盤龍敢亦有此二字而筆畫傳橅多誤今不復校彔伯敢作□別有舂字說文無舂字疑卽揢之異文毛公鼎作□單伯鐘作□彔伯敢作□又有□字毛公鼎作□又有旟字說文亦未收疑旂之異文猶眆腨同字也盂鼎殘字作□其偏旁竝可與此參證合校諸文竝奇異緐縟以意推之古文婚字葢从𠭯从女从耳會意疑取昏禮合巹之義毛鼎舂字上夲下奴中箸丑形卽豆之省彔敢變作𠕁似亦其流變可爲从巹省之證多父盤則似从七與齊侯敢𢑬相近薛氏之省晉盦弟二𩫖字殘

畫亦類此殳仲𣪘壺从刃者似从又卽爵下之又此壺杢下似亦从刃吳誤㑽爲夂殳壺右復箸乜者金文耳字多如此作卽取之省毛鼎彔敢盂鼎亦有此形綜校諸婚字大氐从娶从爵省諸器遞異互有省變要其从夲則同足證古文婚爵二字上形略同此壺鬄字卽从古文爵省說文𢑬字傳寫失眞其上半形尚不甚相遠下半則似涉𡡉字而誤其巳止夂三形聲義皆無可傅以金文校之从巳者卽耳之誤从止者卽又之誤中从刂者或又卽豆省之形誤下从夂者又女之誤由是可以見古文爵上半之正形竝籀此可定古文婚之爲从爵省許書古籀文𠬤異百出非金文固無从訂之矣至周時有三唐國一爲唐

叔虞其後爲晉一爲堯後周書王會說墠上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又云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孔鼂注云唐虞二公堯舜後也是周初唐叔與唐公同列於會又有近楚之唐國左宣十二年傳唐惠侯是也凡三代國邑名字經典正叚錯出往往舛互三唐國未必正字果同或唐叔之唐當以鬺爲正體亦未可定而仲多之唐爲國爲氏尤無可稽覈要與韓皆不相涉醴壺蓋盛醴之壺周禮天官酒正六齊皆醴與三酒異而司尊彝六齊盛用彝別有壺尊以盛酒此或因以壺盛醴與壺尊所用不同故特別異之曰醴壺與

周師龢父敔拓本跋

右敔器文百卌八又重文三蓋文百廿一又重文三惟器文首行多師龢父攺𤼈叔（下五字摩滅）云云十一字餘大致略同審校文義實師𤼈因受王冊命而作祭器以紀之𤼈叔當卽師𤼈也其冊命之辭云王若（蓋無）曰師𤼈才（在）昔（蓋無）先王小學女敏可吏（使）既令女更乃且（祖）考嗣小輔（二字蓋無）今余隹（唯）䡈（緟）𩫏（庸）乃令二女嗣乃且舊官小輔眔（蓋無）鼓鍾易（錫）女叔（淑）市金（蓋作令疑笵鑄之誤）黃赤舃欲勒用事敬夙夜勿灋（廢）朕令以命辭覈之師𤼈蓋嗣其祖父世爲王官云在昔先王小學女敏可吏者依王制內則說周制王大子八歲入小學國之子弟亦造焉故周禮大宗伯鄭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是也若然師𤼈蓋亦

故舊之臣嘗與先王同在小學者叓讀爲使女敏可使乃述先王嘉寵師𤼈語謂其敏於才而可任使詩小雅雨無正曰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孔疏義可使不可使皆主天子論臣言之此語　與彼正同彼詩承上文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若云不可使則爲天子所棄黜云可使又爲朋友所嫉怨皆深憂仕途之險巇此敔可使則嘉許之詞故卽命以官嗣云令女嗣小輔又云眔鼓鍾似是以小輔而兼爲鍾師者師𤼈殆世爲樂官乎但小輔不見於周禮不知何官吳愙齊撫部謂卽小傅之借字攷大戴禮保傅篇有少傅周禮亦無之吳說未審墉否䡈𩫏金文恆見薛尚功釋爲暲京今攷䡈當爲緟

之緐縟文陳侯因資敦有練字可證𩫏疑古文就之省說文京部就高也籀文作𡰣此似从京从亯省與彼略同緟就蓋重復申成之意金文通以叔爲淑叔市猶詩大雅韓奕云淑旂毛傳云淑善也金黃亦卽蒙叔市言之謂錫以善市其色則金黃卽赤市也據玉藻凡再命以上皆得服赤市詩小雅車攻云赤市金舃毛傳云諸侯赤市鄭箋云金舃黃朱色也又斯干云朱市斯皇箋云市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是詩金舃卽赤舃箋詳言之則云黃朱金文如師𤼈敦寰盤師酉敦頌鼎皆云赤市朱黃朱黃卽赤色此云金黃亦猶彼云朱黃也凡舃市言金皆爲黍色不關鏤飾而車攻孔疏乃謂金舃加金爲飾此可以證其誤

矣聞此𣪘有兩器同時出土文並略同此爲趛齊太史所臧其別器今不知歸何所惜不得拓本一校其同異也

周麥鼎攷

右方鼎銘文廿又八又重文一鼎爲井侯臣麥所作井周畿內國名金文婁見或釋爲邢（說文周公子所封）或釋爲邢（說文鄭地）鄦瀚據穆天子傳有井利謂當讀如字其說近是銘首云隹十又一月井侯延嗝弙麥二易灻金用作鼎延借爲延聲近字通嗝字金文罕見右旁从鬲作■說文鬲象腹交文三足而此改爲从羊形聲皆絕異金文鬲字當見皆不作此形盂鼎殘字鬲作□與此嗝字偏旁正同𣪕氏盤有嚻字作□亦疑即此字从口从卯形槷簡小別爾此字說文未收（說文鬲部有鬻字云炊气皃从鬲嚻聲嗝嚻或皆鬻之省但鬻字經典未見義亦難通耳）玉篇口部始有之而訓爲雉鳴則於此誼無取攷鬲歷古音同部故說文鬲漢令作歷从厤聲金文疑借鬲爲歷說文歷傳也爾雅釋詁歷相也此鬲亦取傳告相導之義故其字从口云延嗝者覲禮云擯者延之曰升鄭注云從後詔曰延延進也金文大保𣪘王降延令弙大保今父鼎作延令此延嗝侶亦謂延進傳相而賞賜之與延令義相邇盂鼎殘字云鬲賓王乎（評）鬲又云王各廟鬲王邦賓延王令賞盂云云彼鼎曰延曰鬲亦即此鼎延嗝之誼證與弙字作𢏚金文亦常見舊並釋爲刋近陳編修介祺釋爲干宷校字形

塙是从干非从干陳說近是竊謂此即說文弓部之弙字鄦解云滿弓有所鄉也在金文叚爲于字於聲義並可通■爲作器者之名其字作■余初疑爲彖或彔字諦宷乃知其爲麥字說文麥部麥从來有穗者从夊此上半从■即來字見于𨑩鼎伯雝父𣪘及石鼓者字並作■此與彼略同下半从■即夊也銘又云用從井侯征事者征行誼同史宂簠云史宂㠯旅匡從王征行文例正合征事即行事也云用鄉多■有者鄉即饗之省■字上从古文旅（說文白部云者从白米聲米古文旅）下从土當爲堵之省其讀當爲諸𣪕盤有■木字偏旁與此正同舊皆釋爲杜字以此鼎校之彼■字當爲楮盨古文者多作■也用饗多諸友猶詩六月云飲御諸友金文弜中簠云諸友飲食具飽彼諸字作□者亦以者爲諸但不从土耳近時新出金文如趞曹鼎云用㠯寶鼎用鄉朋友先獋鼎又云用朝夕鄉乃多朋友盇古賓祭禮並重饗飲朋友固制器勒銘之常語矣光緒丙申三月㝵此鼎於永嘉宷拓其文尚完晢可誦唯此數事略涉隱詭輒爲發疑正讀冀得自省覽焉

此鼎篆體峭勁橫畫發端率用方筆而標特纖銳斜曲處又善爲波折之勢與吳縣潘尚書所藏盂鼎似同出一原昔魏晉人僞託孔安國尚書敘謂壁中古文爲科斗形王隱晉書亦謂汲冢竹書字頭麤尾細俗名科斗文竊訝自宋迄今所出彝器

不可枚舉獨罕見有如孔王所云者今以此鼎及
盂鼎校之或卽所謂頭蠶尾細之遺象乎又說文
隹字云象形而篆文則與鳥形殊不相似唯此鼎
首隹字乃眞象鳥喙首腹翼足尾之形尤彝器文
所廑見竊意倉沮制字之初本如是作後世整齊
變易之遂失其初怡猶馬之古文本作□後整
齊之迺成□字也若此之類劇可寶貴丙申四
月手拓一本寄黃君中弢中弢精鑒絕倫而又妙
擅篆勢輒復舉此奉質不知以爲何如也

周要君盂攷

右周盂銘曰隹正月初吉要君白口自作饙盂用旟
釁壽無彊子二孫二永寶是尙凡文廿有五又重文

述七 三一

二韓非書外儲說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
也盂方水方盂圓水圓則古盂有方圓二形此盂與
博古圖季姜盂形制略同皆圓盂也盂兩耳有珥偏
體爲蟠夔雷回文糾互逵遒文閒又綴小乳以千百
計與博古圖所載七星洗相類文飾工縟足徵治鑄
之妙矣器爲要君所作篆作𡡾者卽要之異文說文
臼部□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从臼交省聲古文
作𡡾葢要字篆文以象形而兼諧交聲古文作𡡾則
从女从𡡾省旣非身中之形又無交省之聲於六書
當爲會意然其義殊不可說𡡾本从㬅囟聲此又變
囟从鹵筠清館金石錄伯要𣪘要字作□中亦从鹵
與此同鹵與要古音同部若然古又疑本从鹵聲今

本說文傳寫譌作囟金文可據以校正唯古文要从
臼伯要𣪘同此又省从彐雖展轉減省要於形義固
無盭也要葢古國名之不見於經史者白口卽要君
之字下一字右旁似从旨積古齋鐘鼎款識齊侯甔
旨字作𠮛此與彼正相近左半不能定其所从之形
飴盂者金文多云饙鼎饙匜饙𣪘饙盤此云饙盂義
並同飴卽饙之反形說文食部云饙滫飯也又皿部
云盂飯器也小徐本則作飲器旣夕注兩𣪘兩杅鄭
注云杅盛湯漿杅盂同葢盂可以盛飯亦可盛飲旣
夕注據盛飲言之此云饙盂則據盛飯言之然則飯
器飲器義固兩通也銘末以彊尙協韻與鐘鼎款識
召仲考壺積古款識史賓鉼文例亦同光緒丙子家

述七 三二

大人以鄂藩入覲詒讓侍行得此於河南項城道次
因審定其文字之異者以資攷覽其它省叚之字金
文恆見者不復箸也

漢衞鼎攷

東漢衞鼎同治甲子秋得於淮潁以建初慮俿銅尺
度之器高五寸八分口徑七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五
分三足高三寸六分惟葢已失去度不可考腹有棱
純素無文器鑿篆書大字十三曰□□□□一□二□
□十□□□□大字旁又鑿小字三曰□□□攷漢
書恩澤矦表周子南君元鼎四秊十一月封初元五
秊五月叜封爲周承休矦綏和元秊進爵爲公元始
四秊爲鄭公王莽篡位爲章牟公建武二秊五月叜

爲周承休矦（後書帝紀續書百官志竝作公）五季矦丞嗣十三季更爲衞公後漢書世祖紀建丞十三季二月（袁宏後漢紀二月作五月）庚午以周承休公姬常（惠棟補注云當作姬丞）爲衞公續漢書百官志衞公建丞二季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十四（當作十三）季改常（此字亦誤）爲衞公以爲漢賓在三公上郡國志兗州東郡衞公國本觀光丞更名此鼎葢建丞初衞國始建時所鑄祭器旁三小字則當時鑄造之數神明之胄克承盲祀誠可嘉也說文衞从韋帀从行唐元度九經字樣以爲隸省作衞然今世所傳秦衞字瓦已有媘屮者此款亦同秦漢人作篆亦喜媘筆不徒隸也韋上从一者說文韋部古文韋作[illegible]此作韋卽古文韋之變兩漢金石文字雖多省變猶可攷見古籀遺意此類是矣

字不可識𠂤文義攷之當卽坴字數目字大寫昉于兩京如王莽矦鉦銘桼字李翕夫人銘朿字竝已如此其六字大書作陸者始見於唐汝州開元寺貞和尚塔銘而石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則所記字數六字無不作陸（湖南祁陽唐韋滋所書元次山唐廎銘六字作　則以屮爲之）此銘葢以坴爲六猶之唐宋人以漆柒爲七漢魏人止用桼朿也坴本从土屮聲此下从二者刻者偶省一筆如憲字中从丰漢隸多省爲𢡟从土而夏承碑憲字獨作㥁土亦省一筆與此正相類矣此銘大小塵十有六名而夳字與衞字之韋上从一竝奇古希見爲商周金文及兩京石墨所無亦足爲小學家廣異聞也

周大泉寶貨攷

國語周語景王鑄大泉漢書食貨志謂其文曰寶貨鄭康成注周禮外府韋昭注國語並從其說唯唐固謂文曰大泉五十則誤以新莽大泉爲周泉韋宏嗣已不從之矣洪遵泉志及近代錢譜咸據漢志箸錄然洪志本顧烜錢譜於古泉多按文作圖肊造難信後世錢譜又多沿洪書不必眞見其泉殆未足馮也故近人空泉翁氏竹朋李氏諸譜窮按先秦圜泉甚多獨無寶貨而別有圜泉文云𥿧𠬝者咸謂卽寶貨今攷以化爲貨聲類可通而以𥿧爲寶則無形聲可說且金文寶字恒見絕無作此形者諦宷其文實當爲嗌字說文口部嗌咽也籀文作𦏧上象口下象頸脈理是也經典或叚爲益字故漢書百官公卿表述書益作朕虞益字作𦏧顏師古注云𦏧古益字葢書隸古定以嗌爲益也此泉諸家所得又有於𦏧下箸二三等字者其𦏧字則皆同是當讀爲益化非寶貨也若然或景王大泉本曰益化而漢志誤以益爲寶抑或景王所作寶貨今已亡佚不傳而今所存益化自是周時侯國所鑄與景王大泉無涉二者未能決定要益化非卽寶貨則固無疑也先秦圜法流傳絕尠漢儒詁經修史率未見古泉而譜錄家又務按目求泉不甚精究其文字故不能辨其異同謹攷正之以彌國語漢志之闕啎并以匡顧洪以來承譌之說焉

無惠鼎拓本跋

鼎銘紀冊命無惠曰官司空段紅爲之王遣側虎臣說文辵部無遣字疑貞之異文遣側猶之先後左右虎臣卽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又其屬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故云遣側明在王之先後左右也詩大雅蕩云不明爾德以無背無側毛傳云背無臣側無人也竊謂詩背謂在王之後猶緜傳云予曰有先後也側謂在王之旁猶左右也此銘遣當訓正爾雅釋詁云貞正也謂正在王前猶擇人之正王面與背義相反而文例同詩舉背以晐前銘舉遣以晐後皆撮舉一隅毛詩未別白釋

之漢書五行志引傳作亾背亾仄小顏注遂誤釋爲逆背傾仄失之遠矣

記彝器款識黼黻文

書咎繇謨十二章周禮畫繢五章咸有黼黻故爾雅釋詁云黼黻彰也又釋器云斧謂之黼郭注云黼文如斧黻文如兩巳相背書禹稷僞孔傳云黼若斧形也黻爲兩已相背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亦云黼文如斧形葢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黼謂刺繡爲己字相背以青黑線繡三說略同葢起於魏晉之世而漢書韋賢傳顏注則云紱畫爲亞文亞古弗字也其說與古不同阮文達鐘鼎款識據顏說謂亞當爲亞云古畫黻作亞形明兩弓相背非兩已相背也兩弓相背義取于物與斧同類兩己之已何物邪得非兩弓相沿之誤與漢書注語必有師傳非師古所創近者卽古之黻文所謂兩弓相背者筆畫相連從衡屈陳蔡甫郝蘭皋並從之其說甚塙葢金文凡作亞字曲象弓體之往來非眞畫爲弓形也以此推之古文章以黼黻爲最重金文亞形甚多不宜唯有黻而無黼竊謂金文有爲亞形者宋人皆釋爲析字其文亦恆見殆卽黼文也何以言之凡斧皆一刃旁出而爲

鋻以著柯今古銅斧有存者尚可見其大略(詳程瑤田通藝錄)𣁋畫斧之形本爲[illegible](今所見虢季子白盤戉字作戉斧戉形略相類)篆文約略寫之則爲H或趨便省之則爲ㄐ更省之則爲十是其曲畫上下出者卽刃也直畫旁豎者卽柯也H者上下各一斧同柯連理合H爲卝則成四斧猶之亞字左右二弓直形相背上下兩冂橫弓形亦相背然則亞雖云兩弓而從衡通其㒰而同氏亦可謂之四弓是卝爲四斧亞爲四弓其比例正同也且古尊彝盤盂之屬外容突爲華紋亦多爲卝亞兩形詰屈蟠互逘錯滿體今人謂之蟠螭雲回形諦審之內皆函無數卝亞文足徵諸章中此爲最重而其用亦尤廣至冕服九章今所見金文或爲山文龍文藻文

述九　六～七

宗彝文與服章大略相同則卝亞之卽爲黼黻亦可互證後人不寤乃以亞爲亞以卝爲析於形義咸無所取惟阮氏知亞爲兩弓形深得黻之象義而尚未知卝之卽爲兩斧形謹據金文比例推定之世有治古文篆籀之學者或當以爲不謬乎

師奎父鼎拓本跋

此鼎二吳並箸錄奎載兩文字書咸未見吳荷屋釋奎爲古文寶字之省其說無徵殆不足據今攷曶鼎井叔易曶赤金　字从林从大从玉阮文達釋爲璑此奎字从大从玉疑卽𤪌之省亦璑字也說文玉部璑三采玉也从玉無聲林部𣞤豐也从林奭奭或說規模字从大卌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曶鼎𤪌作𤪌者省卌而从大从林此作奎者又省𣞤而唯从大展轉省減幾不辨其聲母猶多父盤以攴爲般盂鼎以苟爲敬也古从無聲之字與大義多同(爾雅釋詁憮大也)經典亦多通用如公食大夫禮庶羞皆有大鄭注云大以肥美者特爲臠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膴膴大也有司徹云侑主人皆一魚加膴祭于其上周禮腊人注亦謂膴大二者同是也又禮有大尊亦曰甒故燕禮云君尊瓦大禮器則云君尊瓦甒是魚肉大臠之膴瓦尊之甒並通謂之大則璑玉或亦得稱大玉

述九　二二～二三

故此以璑爲奎足相參證也韍字金文婁見如宂彝宂卣趩尊趞曹鼎皆有韍市之文阮文達云韍即韋之繁文許印林則謂當是韎字其說皆不塙依字从韋𢦏聲以聲類推之當與纔相近說文糸部纔帛雀頭色从糸毚聲韍纔聲義略同猶經典通以纔爲才也𢦏从才聲纔禮經作爵士冠禮玄端爵韠注云士皆爵韋爲韠引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此云韍市卽禮經之爵韠也詩周頌絲衣載弁俅俅汪容甫謂載弁卽爵弁說亦可與此互證蓋帛織絲爲之其字宜从糸故爵色帛謂之纔市制韋爲之其字宜从韋故爵色韋謂之韍二義古各有正字分別較然漢以後纔韍咸廢不用字書遂不見韍字經典率用爵爲

帛韋之通名而正字遂爲借字所奪金文雖多奇詭若以形聲字例悉心推校尚可得其梗概大抵如是矣

康侯鼎拓本跋

右康侯鼎銘六字吳荷屋筠清館金石錄吳子苾攈古錄並箸錄第三　字爲康侯之名荷屋釋爲手子苾釋爲丯吳清卿釋爲封以爲卽康尗器今諦審之實當爲毛字說文毛部　肙髮之屬及獸毛也象形篆文衺曲此文變爲直下其瑑畫同也師遽敢旄尗旄字作　偏旁毛亦作　可與此互證康侯毛卽康尗子康伯也史記衞世家不詳康伯之名杜預春秋世族譜及史記索隱引世本並作康伯髦余前據周書作雒命康叔宇于殷中旄父宇于東知中旄父卽康伯髦今此鼎又作毛毛髦聲類並同古多通叚此鼎篆文明析當爲正字矣康叔之康鄭康成書注以爲謚號馬融王肅孔安國並以爲畿內國名孔穎達書疏則謂康叔爲國名康伯爲謚號此鼎可證其誤然以作雒及此鼎互證之疑康叔初封康侯後封衞爲衞侯而以康侯封中旄雖宇東猶兼其故封不改故此鼎猶偁康侯余曩校周書疑康伯宇東卽三衞之庸謂康伯或當爲庸伯今見此鼎乃知前說殊未審故詳論之以識吾誤云爾

與友人論金文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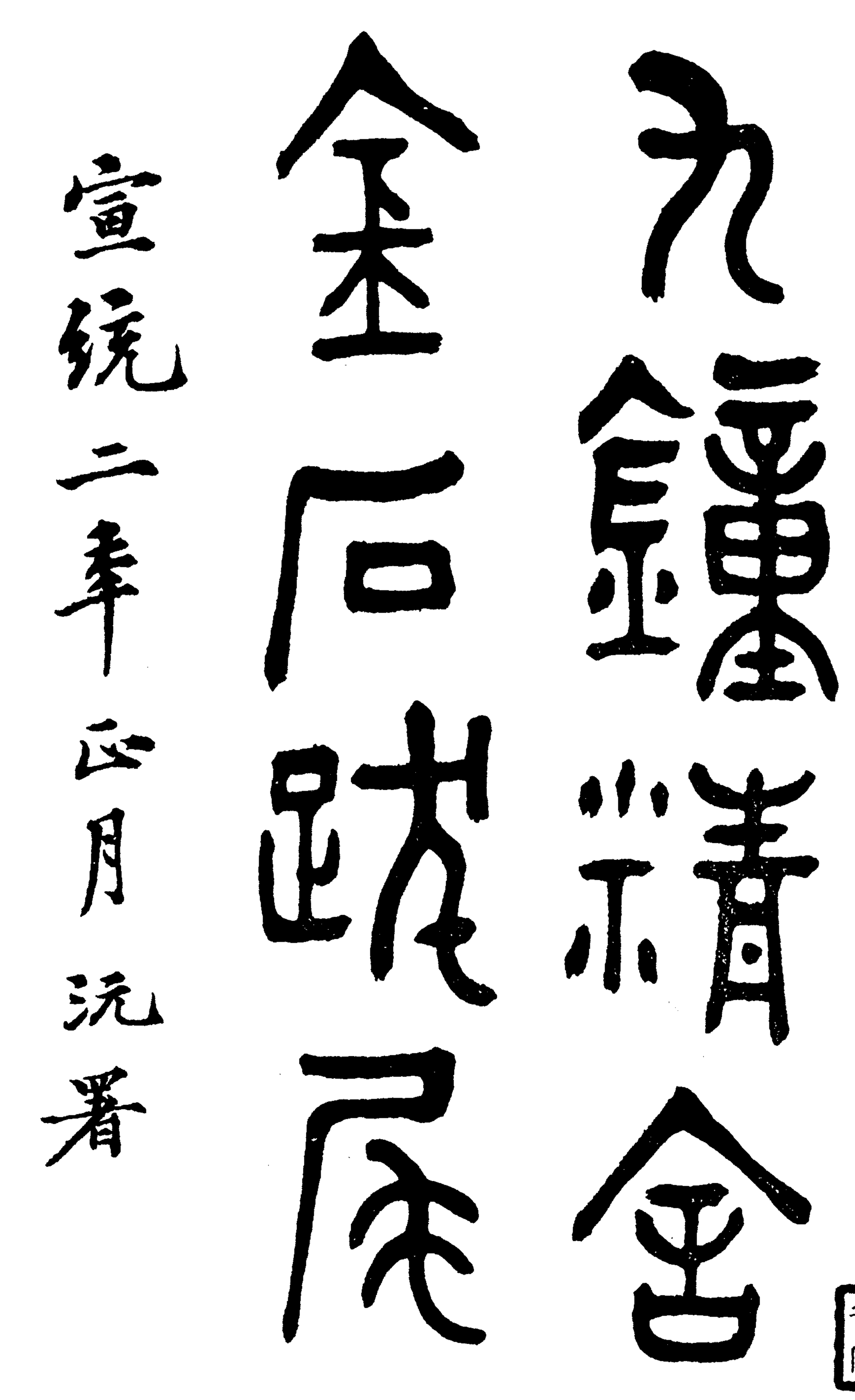
承示金文拓本皆精足資攷證有肊見兩事於古書奇字略有所寤但苦少左證不敢自信敬以質之左右嫚妊壺阮氏積古齋箸錄嫚字右實从曡古字書所無說文唯有曑字隸晶部引楊雄說以爲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宐乃行之从晶宐亾新以从三日大盛改爲三田楊說甚迂曲幾乎廷尉說律以字斷法矣今宷校此偏旁疊字乃不从宐而从且與許說宐从宀之下一之上多省聲者不合則从宐疑秦漢人所改易楊說與古文絕不相應晶作◦◦◦者與說文曐古文作曐曑或作曑同意許說星字引一曰象形从。古。復注中故與日同是三。本象星後乃加注成日是◦◦◦象實較晶爲古其與決罪三日之義尤不相謀矣至俗書之以三日爲三田乃因漢隸从晶之字多誤爲厽如曑之作參是也玉篇厽尚書以爲參字書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釋之馬融云參字累在上卽誤以晶爲厽又誤以絫纍爲一也而厽與晶又復相掍說文無畾字而有畾聲與厽聲類異部如絫纍之互譌是也曑之

从三田蓋亦蒙彼而變未必果亾新甄邯等所爲爾抑不佞更有鑿空皮傅之說攷大戴禮記帝繫說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嫘史記五帝本紀說同國語晉語韋昭注引帝繫作纍漢書古今人表作絫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帝王世紀作累卽絫之俗張守節史記正義又作傫山海經海內經又作雷嫘字亦說文所無竊意黃帝妃名或本作女曡後人不識此字誤分爲二以三日爲纍絫以且爲祖展轉譌變遂至忘其本始此雖馮肊推測荒遠無徵然古書類是者甚多固未敢決其必無要古文自有从晶从且之字其與小篆曑字形義必不能強合子雲好奇字而未必見金文或不無鄉壁虛造之說乎無瀘戈文曰亾瀘右亾無古字通亾瀘疑卽無鹽周時爲齊邑此戈卽其地所鑄右者右軍所用程氏通藝錄載古戈有曰高陽左者是其例也但鹽字作瀘古字書未見說文鹽从鹵監聲此篆从鹵當卽鹵字然增水形而省監聲之臥於字例究難通豈因海鹽鹽鹽皆煮水所成故从水而盧下當爲皿或卽監之省邪竊見濰縣陳氏毛公鼎簟笰字作簠弼簠从竹从盧與此戈瀘字偏旁正相類其以鹵爲鹵亦同依說文覃長味也从㫗鹹省聲而依鼎文簟字古文覃字或从鹵从皿則固不从㫗矣以此證之疑戈文瀘卽潭之古文檢段氏六書音均表覃在七部鹽在八部音本相近古韻二部多相出入以潭爲鹽於叚

借之例亦自得通因思說文𩫖下有古文作亶下从㠯不能成字竊疑或卽皿之誤此戈瀘下从丑其左右旁出之筆微刓缺便成丑形與㠯極相似或許君見其時郡國所出鐘鼎从覃之字有如是作者而傳寫誤以皿爲㠯遂無義可說以毛鼎及此戈證之似亦尚可推測非鄉壁虛造比也許書古籀文不免傳譌如遂下从象而譌作彖車之籀文左象一軸貫兩輪右象一𨊻持衡又箸兩軛之形而譌作二車二戈此類甚多固當據金文以正之矣右二義皆挪獲肊定不佞亦自病其耆奇弔詭古籀間闕無可質證以執事精鑒聊獻之以博一笑爾

述一〇　三〇

據清宣統二年自刻本影印（節録）



余自弱冠酷嗜石墨比至京師聞順德李侍郎師之緒論復從王文敏公沇乙盦丈游益綢羅海內名拓昕夕鉤鈲積十餘年凡孫趙二家訪碑錄未著錄者得數百通每見一碑輒參稽史事爲之跋尾疏記別紙朱墨迻錯而於疆域之建置官制之沿革尤再三致意焉其前人已有攷證或未詳贍者則亦補訂其疏闕庚子之亂稍稍散佚閉置篋衍時一理董近年搜集吉金甄采日富於羣經古義之通假百國寶書之闕遺列邦文字之異同篆籀形聲之遷貿冥悟遙契偶有所得思欲紹歐趙阮吳諸家之作而未有暇也元冬長夜檢錄舊稿先成甲編其乙丙丁以下諸編當賡續裒輯以質世之治金石學者宣統己酉十一月吳士鑑

九鐘精舍金石跋尾甲編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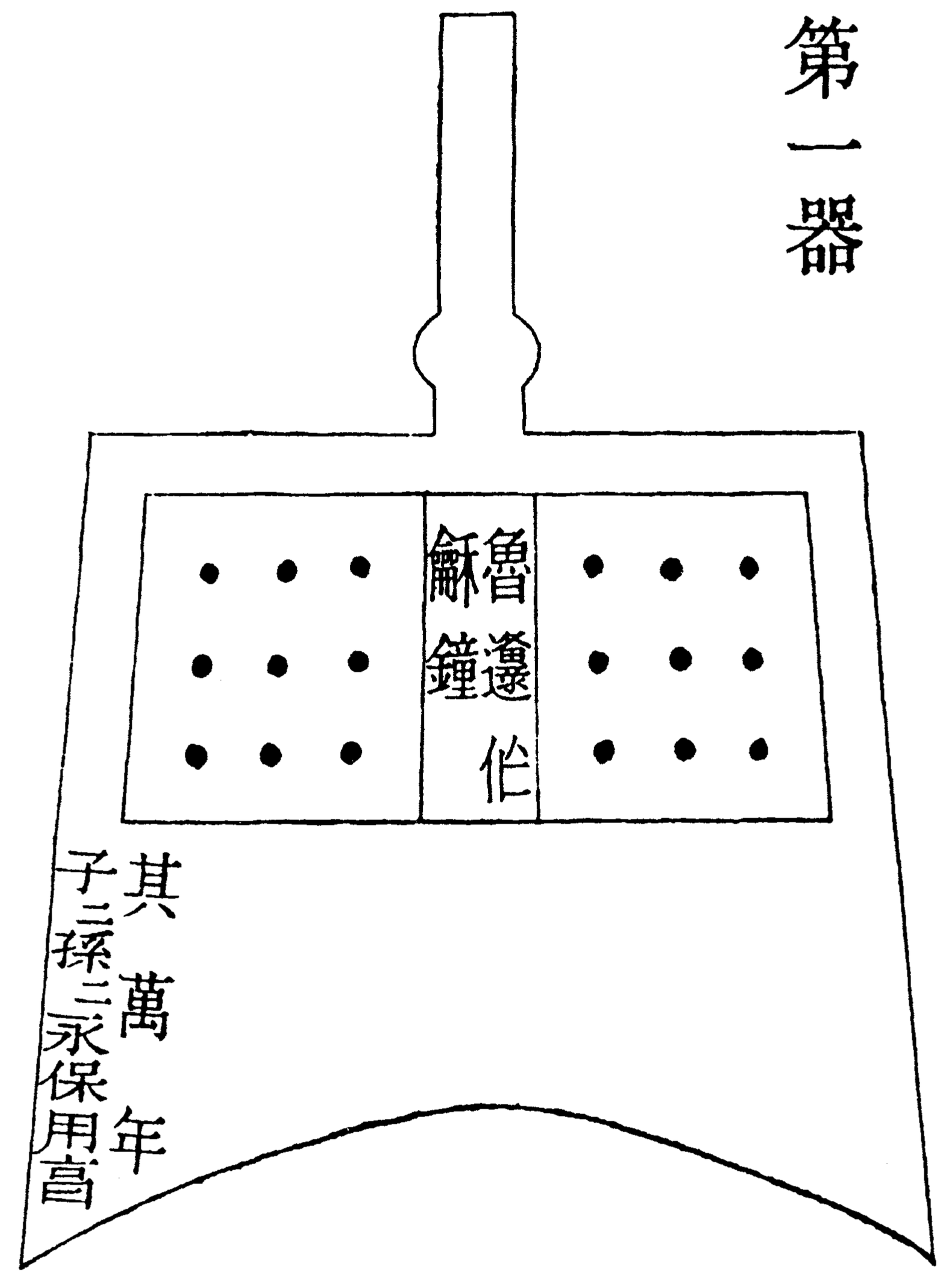
九鐘精舍金石跋尾乙編目錄

九鐘精舍金石跋尾甲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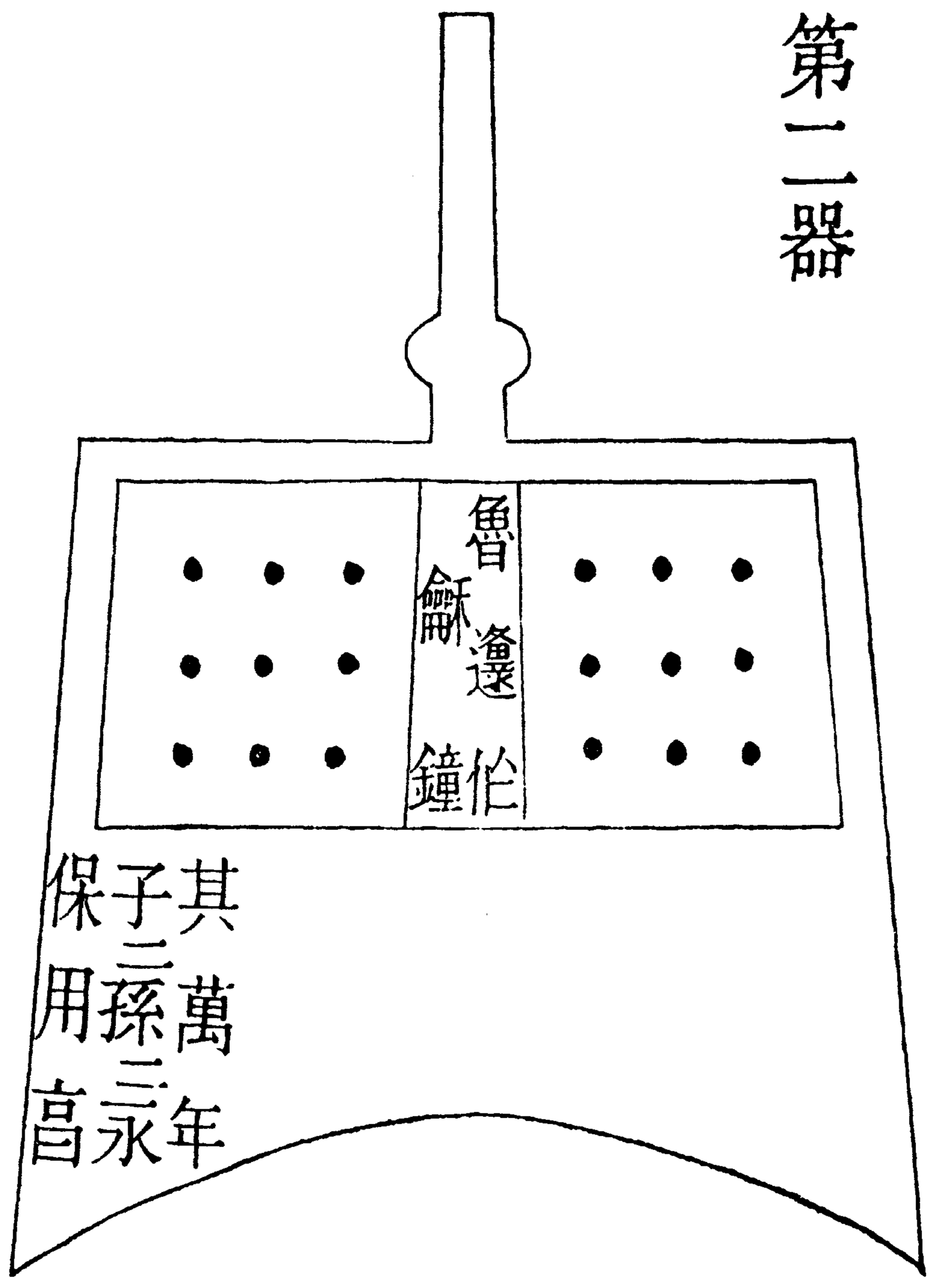
錢塘吳士鑑學

魯遹編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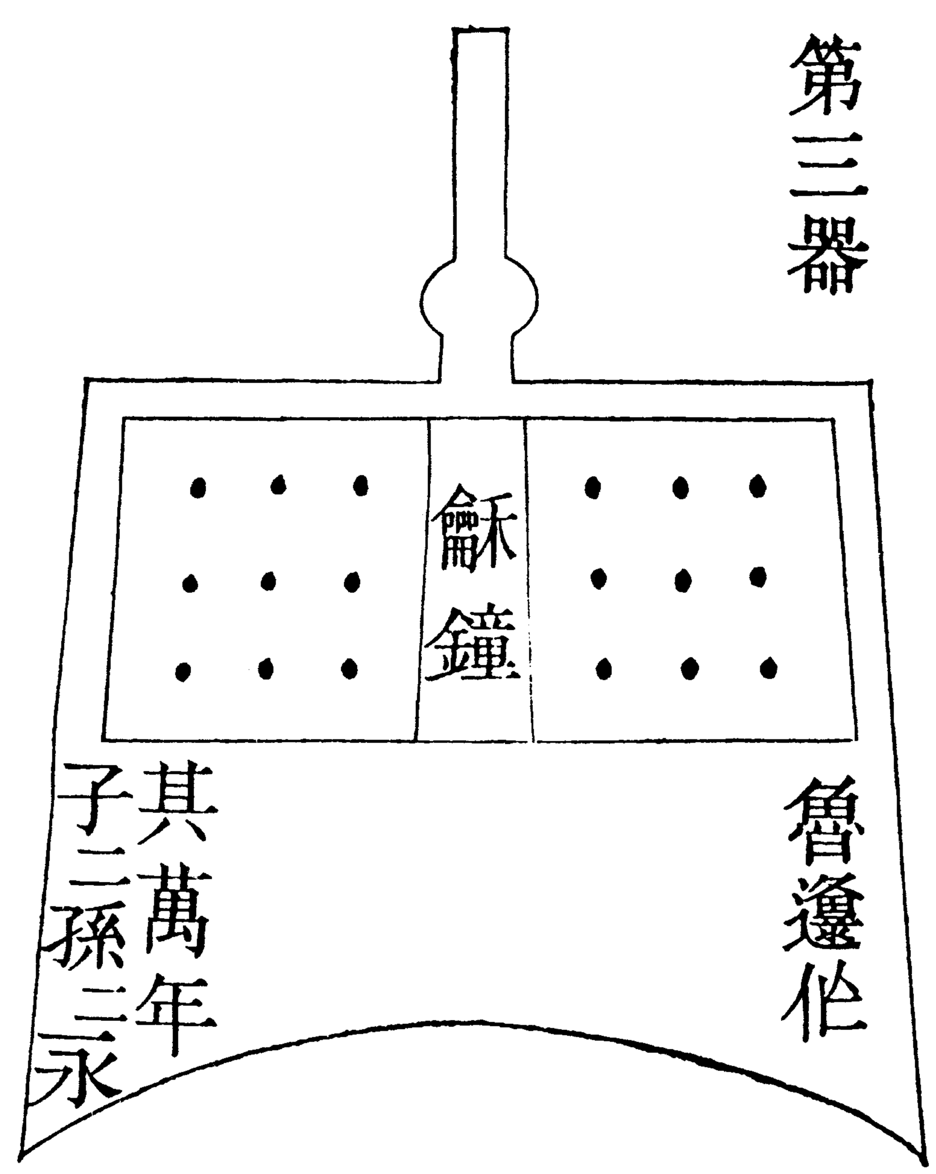
第一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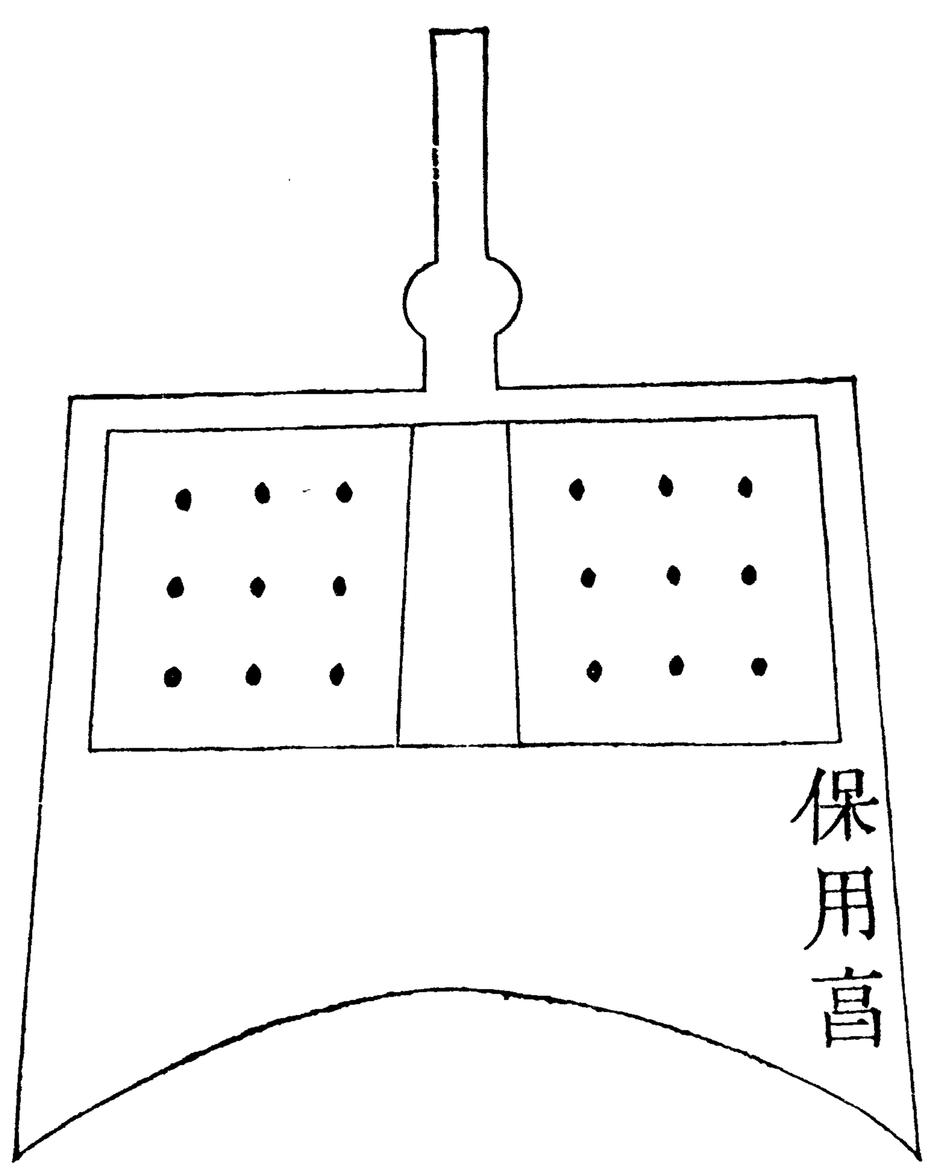


第二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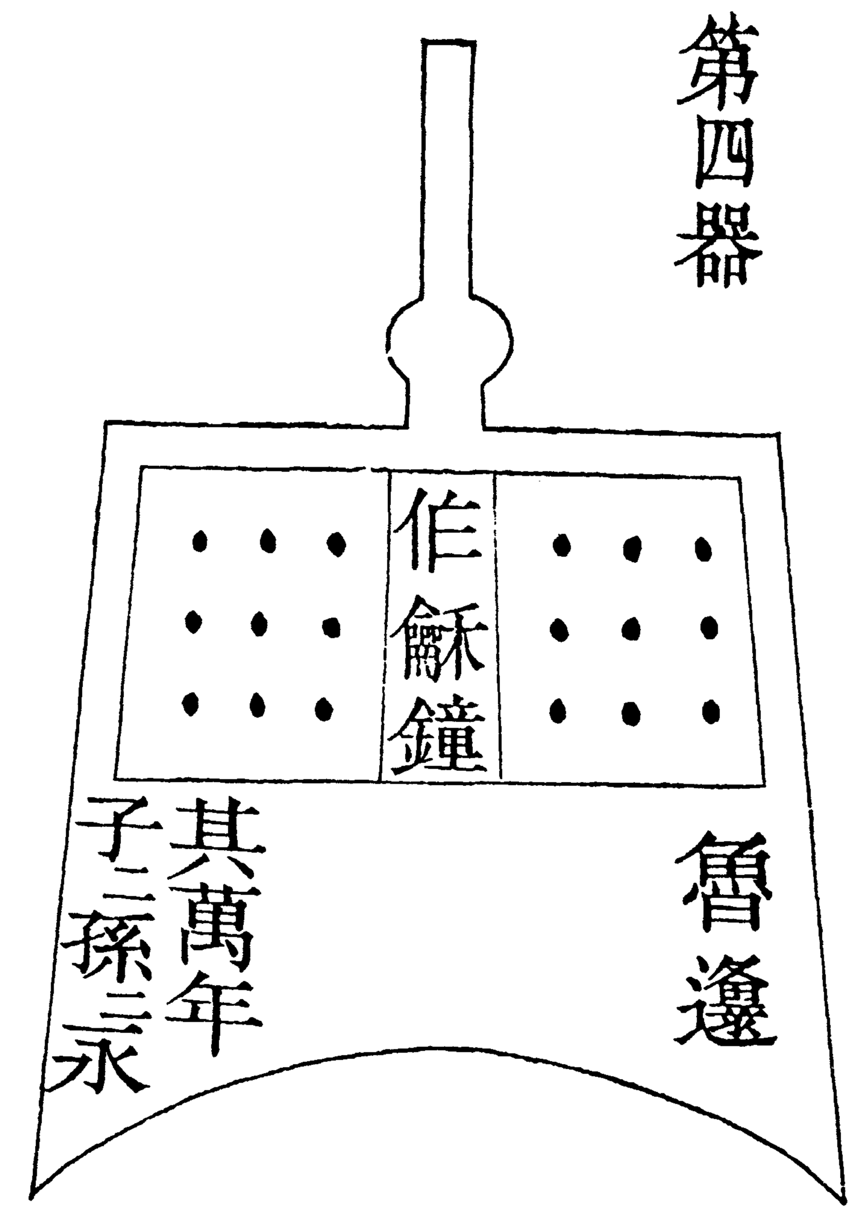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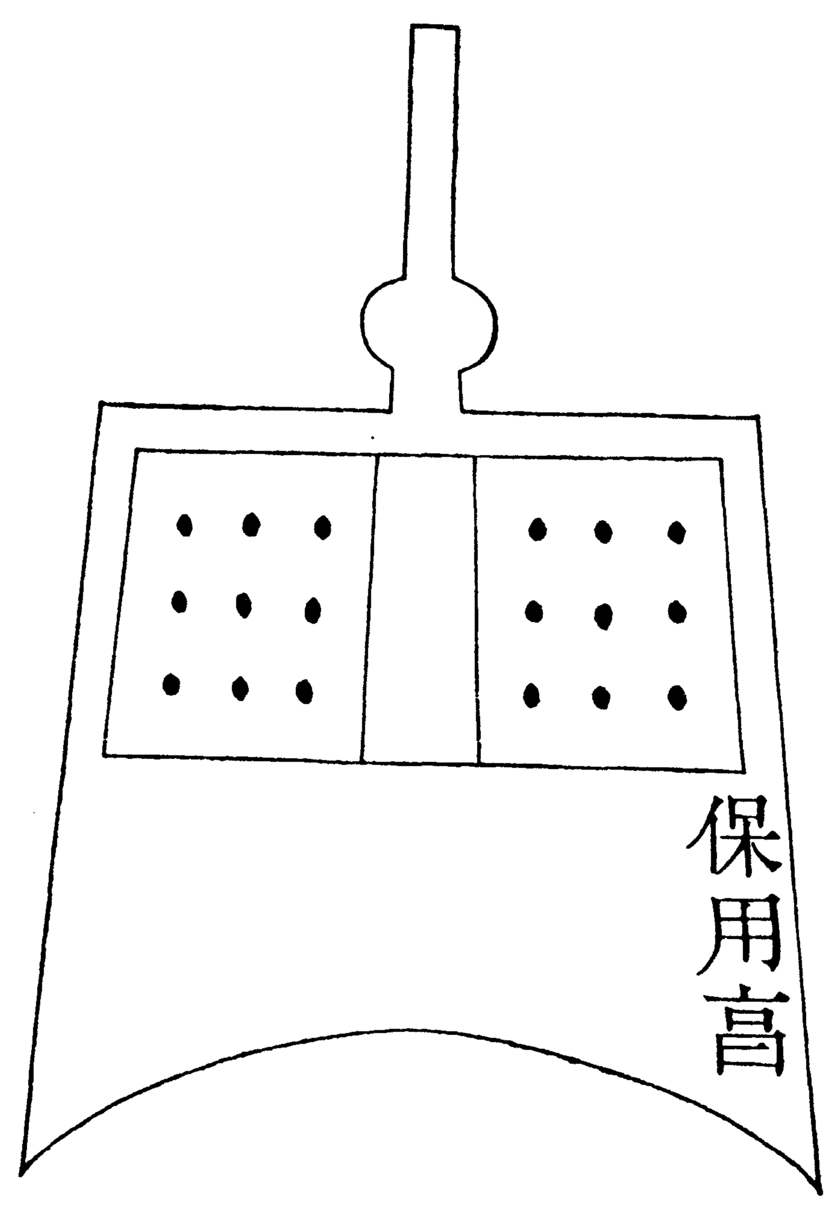
第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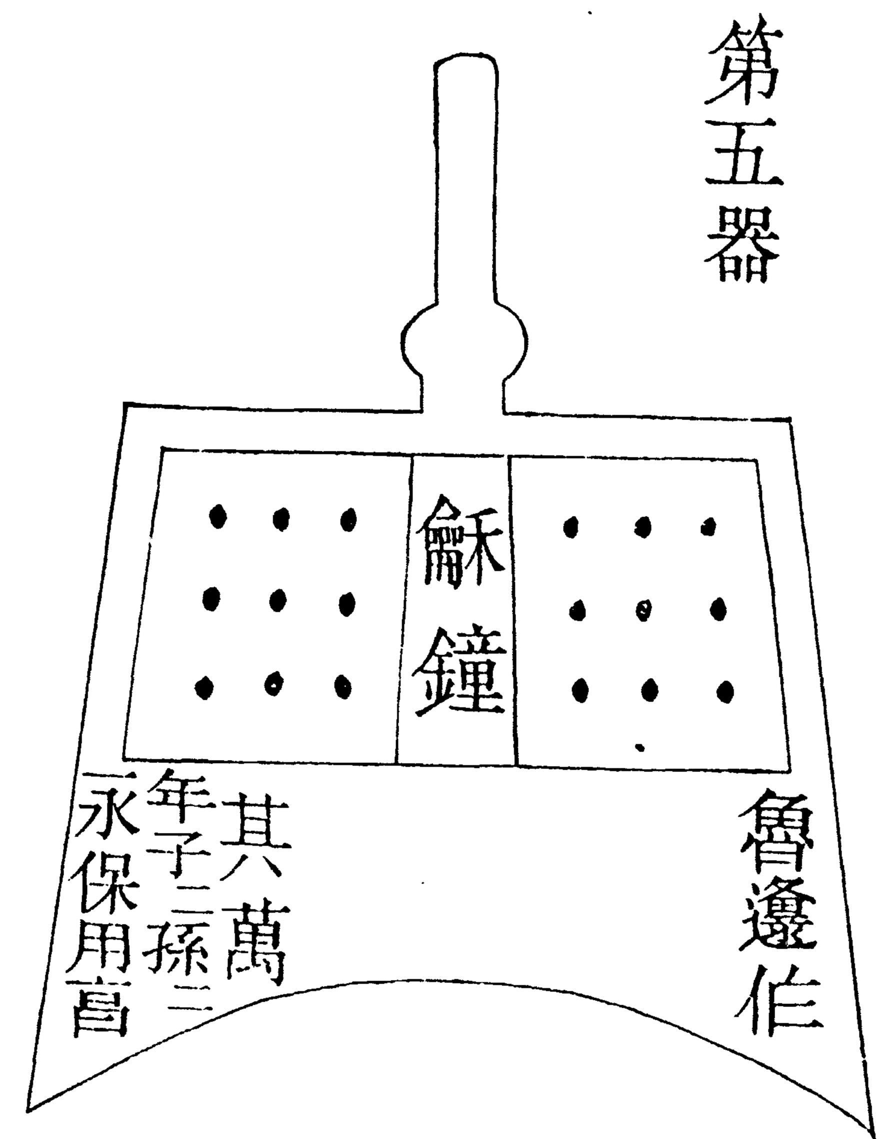


第四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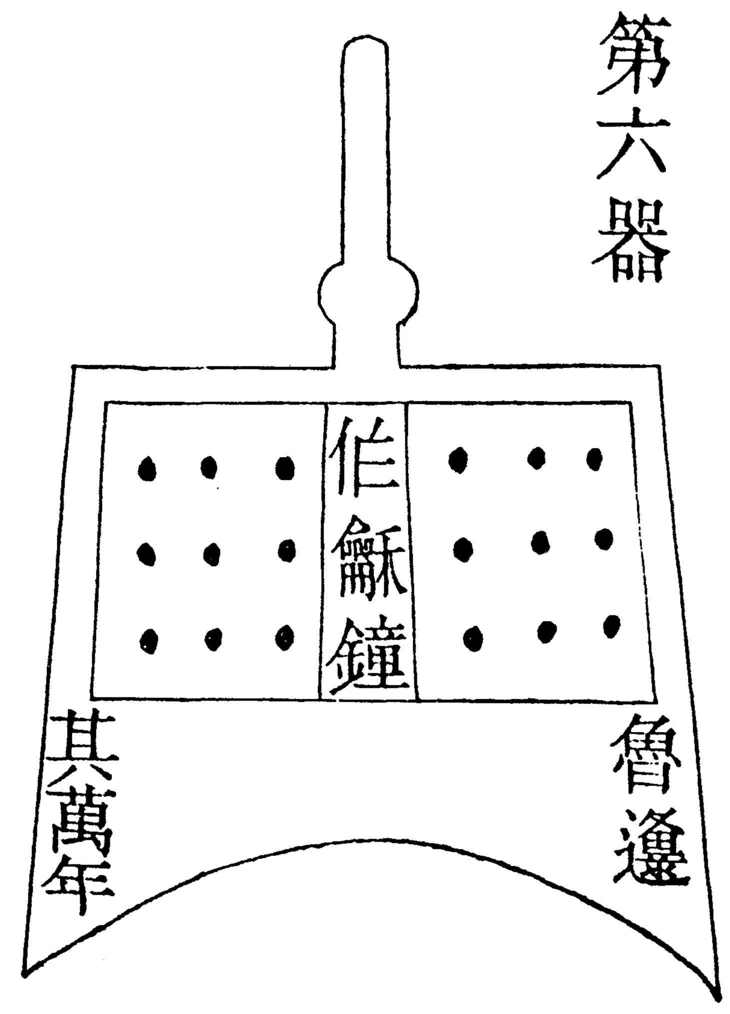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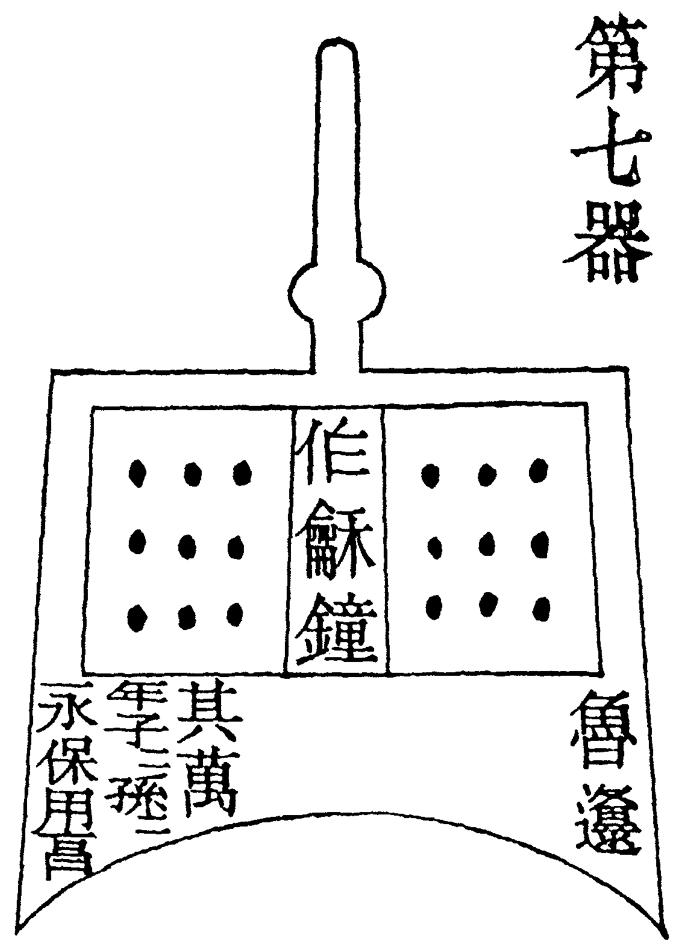
第五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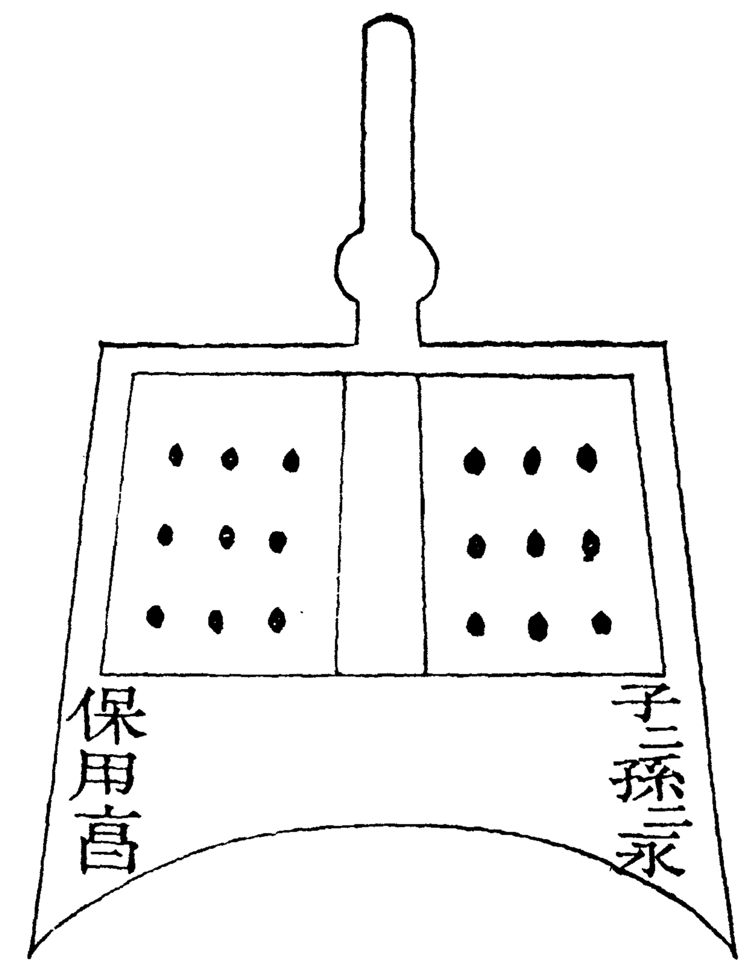


第六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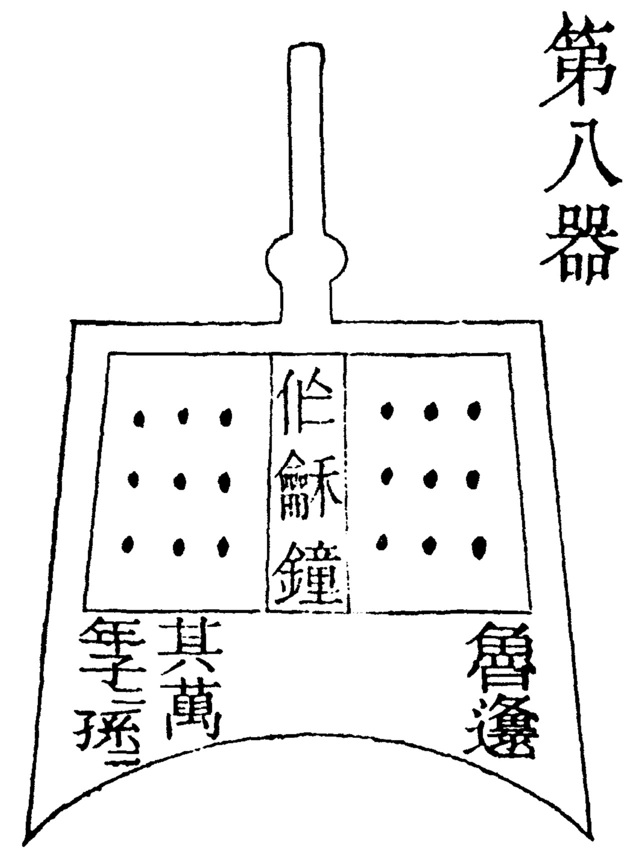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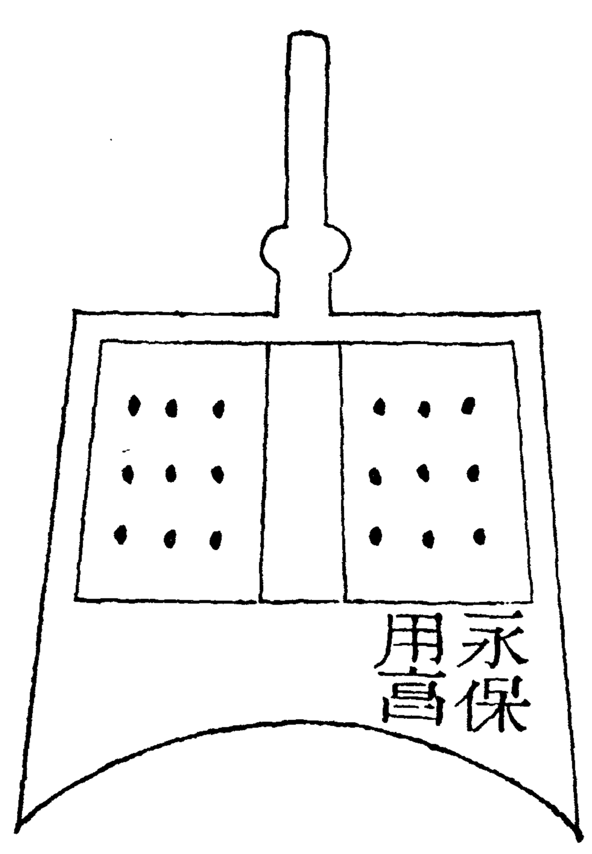
第七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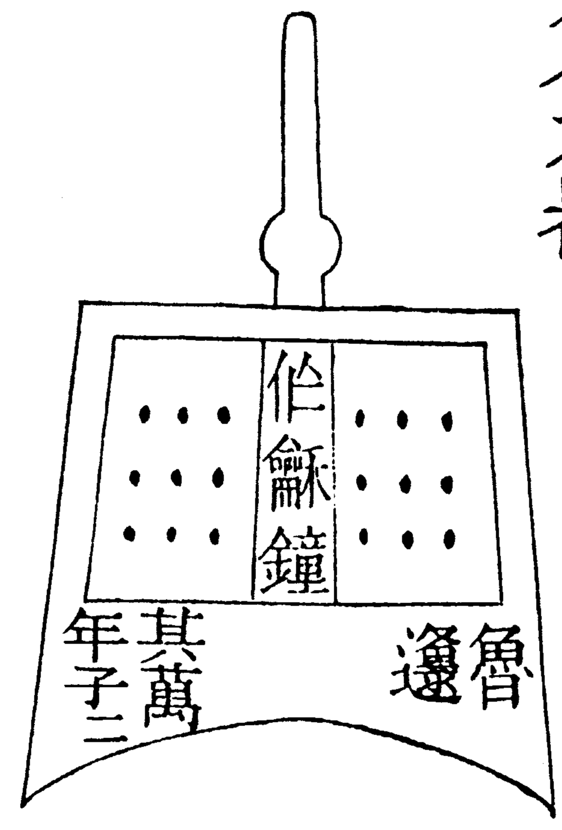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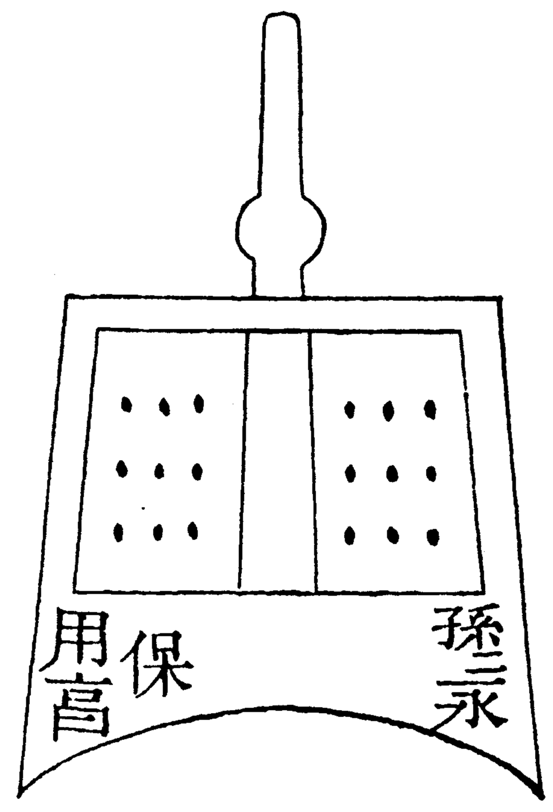
第八器





第九器





右魯邍編鐘凡九宣統己酉於曲阜縣西南十里出土士鑑得之東估之手鐘之大小各不相侔而文字則同其行數之多寡字數之疏密篆體之錯綜變化九鐘又均不相襲古人制作之工至此眞觀止矣案周官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注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初學記引三禮圖藝文類聚引五經要義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並同鄭說是編鐘編磬均十六枚鄭君去古未遠其說可信隋書音樂志謂編鐘小鐘也各應律呂大小以次編而縣之上下皆八此必承用漢人舊說至陳暘作樂書始謂編鐘編磬各不過十二殆未深攷近人黃元同禮書通故已駁之漢書禮樂志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此爲編磬十六之證編鐘

可以類推左傳襄十一年鄭賂晉侯歌鐘二肆晉侯以其樂之半賜魏絳國語晉語亦云公錫魏絳歌鐘一肆韋昭解全爲肆半爲堵與鄭君同一肆乃鐘一堵磬一堵鐘磬各十六枚也魏絳爲晉之卿大夫得用樂縣一肆魯邍當是魯之卿大夫其編鐘亦必有十六枚張文襄釋郘鐘云周官小胥注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是止有二堵二堵蓋各十六枚也今存其九蓋已亡失其七九鐘大小不同與隋志之說正合二千餘年無人目驗一旦得之古制益足徵信自來著錄家惟潘文勤之郘鐘字小器精海內僅見今此鐘雖止十六字而其精美殆堪相匹鐘文云魯邍作龢鐘其萬年子=孫=永保用亯魯邍爲魯卿大夫名原其後即以原爲氏曹秋舫懷米山房藏器有魯

遷鐘吳子苾攈古錄著錄祇鉦間魯遷作龢鐘亯考七字鐘體較大遷字鐘字與此鐘相同必是一人所作之器又攈古錄有魯太宰遷父敦二器魯遷或卽遷父春秋時周內史叔興亦稱叔興父周大夫祈招亦稱圻父晉箕鄭亦稱箕鄭父胥申亦稱胥申父丕鄭亦稱丕鄭父是魯遷亦可稱遷父也三代彝器永寶用亯爲通用之名辭作永保者甚鮮惟周公華鐘齊侯鎛鐘楚卭仲南和鐘許子鐘王子申𧊒蓋陳逆簠齊侯甗邾王鍴數器此器亦作永保蓋當時通叚之字左氏莊六年經齊侯來歸衞俘傳作衞寶公羊穀梁亦作衞寶杜元凱注既以爲誤文又釋作俘囚未免依違兩可不知說文保从人㐀省聲古文保不省春秋經文正是用古文保後來傳寫脫作俘字耳易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寶孟喜作保書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史記魯世家作葆命書顧命陳寶赤刀說文引作保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廣曰保一作寶留侯世家取而葆祠之集解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是保寶二字古皆通用（阮文達校勘記云缶聲字聲古音同第三部是因音近而始叚借也）今以吉金文字證諸經傳益可以通古訓矣

楚鐘

右楚鐘王復齋據石國佐說題作方城范氏古鐘阮文達題作楚曾侯鐘文云惟王五十有六祀徙自西陽楚王能章作曾侯乙宗彝寘之于西陽其永時用享凡三十一字阮文達云薛氏以爲楚惠王器按其紀年確然無疑惠王名章左傳史記並同章上一字錢獻之以爲古能字通熊此字爲能字之省變左傳楚昭王於魯定公六年（卽昭王之十二年）遷都漢志若屬南郡注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鄀其音同此云徙自西陽者當卽自鄀還郢之時西陽漢志屬江夏郡去鄀甚近其不曰徙自都而曰徙自西陽者西陽有先君廟下文作曾侯（猶言曾祖卽其先君也）宗彝寘于西陽其義可見徙都大事告於祖廟而後行禮也（士鑑）案漢志注但言昭王自郢徙鄀後復還郢而不言還郢在於何年史記楚世家昭王十二年徙鄀（周敬王十六年）惠王四十四年（周定王二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周考王九年）惠王卒亦不言還郢之事今此鐘云五十有六祀徙自西陽正惠王卒之前一年（周考王八年）蓋於是年還舊都而告宗廟可以補史記之闕古器之有裨於史其功誠至鉅矣

曶鼎

右曶鼎拓本爲張止遷（復純）所藏有止遷題識及印章止遷江甯人入畢秋颿制軍幕府與洪稚存作開成石經聯句詩（見菤葹閣集）此本當爲秦中初拓制軍身後籍没此鼎不知所往或云燬於兵燹或云沈諸太湖皆無稿據人間拓本稀如星鳳至可寶

也阮文達積古齋款識參用錢獻之吳侃叔兩家釋文士鑑所得止遂藏本後附侃叔手書釋文有其義精碻勝於獻之之說而爲文達所未采者如第一節弆字錢作宄以爲即說文古文殳之異文而吳以爲弆同軌鼎吳謂即將字師望簋銘云作將彝將即鼒也第二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錢以爲散字（吳氏攈古錄釋作散字似誤）吳以爲並古文擭字通獲[illegible]柞鄂也[illegible]機也[illegible][illegible]所獲也[illegible]持也[illegible]即牙字弩機鉤弦者爲牙故知爲機也[illegible]古質字[illegible]古文氏見惠伯鼎亦作[illegible]見頌壺[illegible][illegible]舌之象也故舌亦作[illegible]舌抵物者也从二[illegible]相質之意詛楚文質作[illegible]復變[illegible]爲[illegible]非本从斤說文質字注云从

貝从所闕蓋莫得其聲矣又說文云哲或从心又云古文哲从三吉其文作嚞漢朱龜碑作[illegible]郭旻碑作[illegible]實从二舌或三舌是[illegible]即[illegible][illegible]即嚞也折哲悊質古並通用易書詩及漢書可以攷見我既賣汝五□五下闕一字吳云下文有五夫字此五字下當是夫字五夫謂田五百畝也□父吳云下文有效父字此闕文當即效字用所馬（吳氏攈古錄釋作匹馬）龜茲限詔曰質則卑我賞馬錢釋作龜絲吳則以龜茲爲地名（吳氏攈古錄釋作束絲）馬爲償之借字詔告也質合也限劵也卑即俾賞即償龜茲限非原劵故效父詭言劵若合則俾我償所償田也效□（闕文亦爲父字）卑復龜茲限[illegible]讀若蹎不相質也復覆也言效父俾以所訟

之限加於龜茲限不相合也效父乃詔獲曰于王參門吳云王讀如詩出王之王門通問□□木枝用債徙吳云或謂枝通校儀禮拂几授校注校古文爲枝債責古通史記吏簿責條侯注簿問其辭情木枝刑具徙改也言械治責問使改辭也賣（即買字）茲五夫用百寽（即鋝字）非[illegible]五夫非下一字錢釋作之字吳釋作此云此獲訟辭言買茲五夫用價百鋝非此龜茲五夫之田也□□[illegible]迺[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金迺上一字錢釋作詞吳釋作訇云古文鞫訊也迺下一字錢釋作質吳釋作嚭云折也金上二字錢釋作眾豈吳釋作眔趞云眔洎也趞獻也引周禮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入均金三日然後聽之於朝爲證井

叔曰才王及迺賣□不造收曶毋卑越于質才錢釋作在吳以爲才字才通裁才王言裁之於王也及逮也入金三日然後聽於朝故逮於獄也造至也收拘也賣買也見周官司市賣字下有闕文似言乃所買田農夫不至其拘之以來曶毋畀劵之不合卑叚爲畀也曶則拜䭫首受（古通授）茲五□（當是夫字）曰階曰恒曰龍曰爵吏寽（古通授）以告質錢釋作隋謂即墉字吳釋作階謂同陫字曰龍曰爵錢釋作曰龖曰彝皆與吳異吏（古通使）錢釋作事吳則言授此五夫使相授以告質也迺卑□以曶莫彶（古及字）羊（古詳字）茲三寽用到茲及曶迺每于質莫錢釋作尊不如吳釋作莫爲碻莫置也三參也到致也上茲字指五夫下茲字指限以

曶莫者言置曶他所詳審五夫參互援引之說用推致于限之所載然後復訊及于曶乃無弗合也□□□舍獲大五秉吳云曶與獲得直故舍之大通汰貸也大五秉未詳或云采地不得私相售故亦令汰粟五秉以示懲也曰才錢亦作在尙吳云言裁決此獄曶爲直自曰以下爲井叔斷辭卑卽俾字處乃邑田□田質則卑復命曰若吳云言俾吏處分乃邑田果與券合則俾效夫復命曰若者若順從也如後世折獄責取遵依也第三節昔饉歲匡衆乃臣廿夫寇曶禾十秭錢釋作十秭吳釋秭卽積字匡邑名匡衆匡八也巨邑宰之臣僕乃仍也因也爾雅仍乃也積委積也少曰委多曰積也以匡季告東宮吳云季匡宰字曶以

匡季寇禾告東宮也迺曰求乃及乃弗退說文古敗字女匡罰大錢釋迺曰尨文達云吳釋爲季今侃叔手稿釋作迺曰求當是文達傳鈔之誤吳云求匹也此東宮責匡季之辭言季不能以正率下同惡相濟作求故及此事乃不敗女匡俗乎大亦同汰汰貸也謂當罰貸以懲也匡乃䭫首于曶用五田用衆一夫曰益用臣曰軎曰恒曰莫曰用茲三夫以下吳無釋文士鑑案田古通佃曰益者一夫之名也曰軎曰恒曰莫者三臣之名也合一夫三臣計之故曰用茲三夫三古四字也亦見盂鼎莫錢於第二節釋作尊字第三節又釋作鄭字似不如皆釋作莫字爲合

盂鼎

右盂鼎於嘉道間出土藏岐山宋氏後爲周雨蕉所得雨蕉歿左文襄公購以重貲輦至都下贈潘文勤公今藏吳中吳子苾撰攈古錄欵爲史佚所作士鑑細繹其釋文頗有可訂正者有[illegible][illegible]祀吳釋作有燕烝祀疑當釋作有廢敉祀蓋字體近發卽叚發爲廢也登當卽敉字下文有[illegible]四方一語吳又釋爲豊四方疑亦當爲敉四方惟字形稍從簡略耳殷邊侯田吳釋作田疑田卽甸之省叚字蓋侯甸也殷正[illegible]辟吳釋作百辟疑[illegible]卽闕字象形叚爲厥辟方合古誼下文二百之百作[illegible]不應以[illegible]爲百也妹[illegible]吳釋作辰疑爲封之奇字[illegible]吳釋作學疑誤蓋爲斆之上半字[illegible]于玟王吳釋爲黽于玟

王此字誤釋案此字从宀从門公羊傳入其門則無人門焉者卽宿衞之義此當是宿字舊德[illegible][illegible]吳釋作巠敏巠敏於古義鮮通疑卽淫侮二字也[illegible]用[illegible]吳釋作旂用獸疑當釋作旅用斲斲卽杜簣揚觶之觶字錫女[illegible][illegible]吳釋爲錫女邦𤔲案[illegible]非邦字蓋誓字之省文以上數義竊欲糾正攈古錄之說若徐籀莊翁祖庚胡荄甫諸老皆有釋文亦未及此也

曾子中宣鼎

右曾子中宣鼎爲蘇州汪氏舊藏後歸程氏德大咸豐庚申燬於兵燹僅存拓本其文曰曾子中宣㝭用其吉金自乍寶鼎宣

遷用雝其者父者兄其萬年無疆子〻孫〻永寶用亯案曾子中宣者宣从㠯與晉姜鼎同曾爲子爵蓋卽春秋之鄫子姒姓禹後省文作曾中卽仲字諸侯稱字春秋之通例也曰㝆用其吉金自𢻨寶鼎者㝆卽造字與周頌敦同（據古錄第四器其前三器皆作癖蓋由舟省變爲彳也）𢻨从攴見齊侯鐘古人鑄鼎或用俘金或用賜金曾爲小國無功勛寵賚可紀也曰宣遷者其文與史賓鉼之訛當是一字阮文達釋鉼文爲鄂爾雅大歲在酉曰作噩史記索隱引李巡作作鄂是鄂噩本一字漢天文志作作詻禮玉藻言容詻詻䟽訓爲嚴猛是噩又與詻通揚子法言周書噩噩爾噩蓋有嚴肅之義中宣作此鼎以享諸父諸兄故云遷也曰用

雝其者父者兄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亯者詩祈父有母之尸饔毛傳孰食曰饔韓詩外傳作尸雍漢書杜欽傳注鼎食曰饔說文饔孰食也國語周語曰作雝者嘗焉蓋雝爲古文饔爲今文雍饔又爲雝饔之隸變此鼎作雝與國語合者爲諸字之省文諸父諸兄嘉賓之通稱不必專指同姓然卽謂燕其宗族亦無不可詩楚茨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古人祭畢而燕事歸之俎似不當復用鼎然古制已遙不能盡據禮經以繩之也古器如前人著錄有饋鼎䵼鼎饋爲炊蒸之義䵼與鬻鬺同文亯熟以鑊何必以鼎卞龔作宮伯䕶方鼎也而名之爲鑊是鑊與鼎不獨通用亦且同形豈得據漢書刑法志注而必謂鑊無

足乎又叔夜鼎銘云以征以行用鬻用鬻古人之鼎出行與俱羹鬻並盛方且常褻用之何況於父兄燕飲乎曾於魯襄公六年爲莒所滅此鼎當爲春秋中葉時物文小而渾厚與曾伯霥簠體勢相似必爲一國之制蓋曾本伯爵至春秋時降爲子以時代攷之曾伯霥簠當在此鼎之前阮文達言楚鐘雄奇不類齊魯洵乎列國文字各自爲流別也

散氏盤

散氏盤銘皆言正疆域立表志之事案周禮大司馬之職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鄭司農云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此雖言軍旅陳列之事然周時測量原野之法皆以表爲標志故筦子君臣篇云猶揭表而令之止尹注云以木爲標有所告示也盤文言一表二表三表此古誼之僅存者可援周禮筦子定爲周制字體茂密自是大篆乃王蘭泉專據殷人作誓一語强爲比附謂爲商器未免肊斷孔顨軒江秋史所釋皆矜愼有法也

齊侯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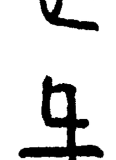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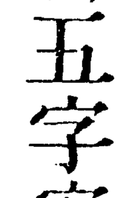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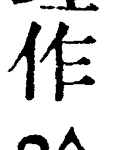
右齊侯罍之罍字當從阮文達陳頌南之說釋爲器名不當釋爲人名吳氏攈古錄稱爲齊侯壺亦未精確（士鑑）案銘文云兩壺八鼎於南宮蓋同時別鑄兩壺八鼎而此器則確係爲罍不能以文中有壺字遂稱爲齊侯壺也𠭯皇父作周娟敦有兩罍

（罍卽𦉜字較此𦉜銘字形更爲繁重）兩鐘（卽壺字）之文亦同時鑄罍與鐘不能卽以此敦稱爲罍鐘與齊侯𦉜銘正是同例可爲確證且罍鐘並舉明爲二器尤可見罍之非壺矣吳愙齋謂此器爲齊侯失國時事明係陳氏簒位託言天子之命云云（士鑑）案陳頌南以蘉爲子彊謚昭子阮文達以亹爲子開謚武子其說精確卽服子愼杜元凱復生亦當心折子彊子開事在魯昭公二十六年爲周敬王四年陳氏簒齊事在魯穆公二十二年爲周安王十六年相距凡一百三十一年不應於簒齊時制作此器猶直稱蘉亹之名愙齋此說殊近臆斷特糾正之

齊侯中罍

右齊侯中罍近人釋此器以器爲喪字旅爲師字中𦉜爲齊侯之女名或是欒高之妻時陳無宇伐欒施高彊而與鮑氏分其室所謂喪師卽分室之事云云（士鑑）案古無因訃喪而乞嘉命者（此龔定盦說）則亦無因喪師而作彝器者況銘云洹子（卽桓子）孟姜洹子卽陳無宇孟姜當是洹子之妻明明爲後人追述之詞（與陳逆簠稱余陳桓子之裔孫同爲桓子後人所作）若桓子伐欒高時自作之器安得有謚法耶陳頌南謂此器紀食禮與前器紀饗禮者大同小異援據禮經其說較長惟釋都字爲郜以爲卽高唐似未精鑿近人又釋夏舞爲寠無謂是二地名尤無左驗不免嚮壁虛造矣

⿰足余王鍴

右⿰足余王鍴凡三器光緒戊子於江西高安縣西四十里淸泉市出土爲鄒殿書（淩瀚）所藏第一器云隹正月吉日丁酉⿰足余王義楚羿余吉金自酢祭鍴用亯于皇天及我文考永保□□子孫寶凡四行三十五字保字下二字作不可釋第二器云⿰足余王戊父之耑瀧之盤凡二行九字字由左行其下雷紋雷紋下左方又有一耑字第三器云義楚之祭耑一行五字案與潘文勤所藏⿰足余王鐘作吳愙齋所藏魯公伐⿰足余鼎作者正同隸變爲春秋左氏傳昭六年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杜元凱注云儀楚徐大夫今得此器知義楚爲儀楚之本字當是徐子之公子其後嗣立乃得稱王非其大夫也據此可訂杜注之誤至昭十六年傳齊侯伐徐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此徐子是否卽儀楚正未可知自周室東遷江漢諸侯僭禮蔑義楚旣竊號於前吳亦稱王於後徐之僭王見史記趙世家云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是當在周繆王時而索隱引譙周曰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衞豈聞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也譙周此說必在其所著古史考中當有所據故敢以司馬公爲非實然則徐之僭王不在周繆王時亦在周莊王釐王時譙周謂與楚文王同時楚文王立於周莊王八年薨於周釐王五年也下距儀楚聘楚之日爲魯昭

公六年乃周景王九年已一百四十二年不審爲偃王幾世孫（戊父亦稱王無從攷其世次）其後人猶世世僭竊且𥁕之宗廟彝器惟不能如楚吳稱霸南方紀諸列邦史冊耳吉金文字可以補經史之闕此其犖犖大者

父丁尊

右父丁尊蓋與器皆兩行十四字阮文達定爲商器釋曰王主曰攸田
𪚥虤虎二作父丁尊舟吳荷屋筠清館金石文字有十月戒田尊文凡三行定爲周器釋曰王十月戒田（二犬形二豕形）作父丁尊朌（士鑑）案二器大小及文字分行雖各不同然皆爲一時之器文達以爲商器蓋以文中有父丁字然此器字體緐密王字與盂鼎之王相類且周器亦有以支干爲名者似當從吳說定爲西周之器首三字文達釋爲王主曰謂主爲公卿大夫之通稱此曰王主是天子云云其說近於牽强旣以主爲公卿大夫之通稱而又曰王主是天子則不辭矣攸田謂所田獵之地究無碻證不如釋爲戒田尚有先事戒備之意二龍形訓爲讋服二虎形訓爲怒虪亦不如犬形豕形於田獵之事相近又以舟爲分封般器雖有王制名山大澤不以朌一語可爲佐證然（士鑑）以爲不若引儀禮聘禮朌肉及廋車之朌以釋此器蓋田畢而朌禽獸於義較長也

九鐘精舍金石跋尾乙編

錢塘吳士鑑纂

鄀公鐘

右鄀公鐘爲常熟周左季（大輔）藏器惟鉦閒鄀公及鼓左皇祖皇考數字可辨餘俱剝蝕案世本鄀允姓國路史云少昊後國子爵杜氏左傳注云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縣（漢爲若縣至晉仍改爲鄀縣）顧震滄謂商密今南陽府內鄉西南百二十里丹水故城後遷於鄀今湖廣襄陽府宜城東南九十里有鄀縣故城文五年秦人入鄀蓋自是南徙爲楚附庸定六年遷郢於鄀則楚已滅之爲邑鄀於春秋界秦楚兩大之閒雖爲小國而國中彝器文字存者尚多如秦敦甫所藏鄀公敦陳簠齋所藏鄀公簠方伯裕所藏鄀公盂家抱仙所藏鄀公盤其文皆曰鄀公竊謂此鐘與諸器字體差同當在春秋中葉鄀未失國故猶得稱公或竟目之爲楚器傎矣楚鐘如夜雨雷鎛曾侯乙二器阮文達所謂文字雄奇不類齊魯可覘荆南霸氣者此鐘篆體茂密渾穆與中原諸國流派相近絕無熊氏奇偉之氣諦審公字下當是敄字與秦氏鄀公敄人敦同爲一人之器也

鄦侯戮

右器文云鄦侯[illegible]盨□案此器當名爲鄦侯戮說文鄦頴川縣此云鄦侯乃春秋時之侯國其地蓋與許鄭相鄰盨

當即戣之本字說文周制侍臣執戣兵也書顧命一人冕執戣鄭君謂戣瞿蓋今之鋒矛江艮庭云蓋亦舉當時兵器以相況而无正據竊謂凡兵器皆以金爲之故从癸从金又以其物爲戈屬乃變體从癸从戈呂忱字林云戣亦从金知晉時尚有此字六朝以降則不知有鍨矣今幸得目驗古器綈審遺文不僅如鄭君之以漢制況周制也

匽侯戈

右匽侯戈文曰匽侯左軍戈案匽侯即郾侯與郾侯戣爲一國之器吉金文字凡從邑者皆去邑旁如鄭邦叔綏賓鐘鄭太師小子甗邦叔鐘曶鼎鄭均省作奠邦均省作井鄀君鼎鄀省作

番邿季敦邿省作寺酆兮敦酆省作豐鄧公子敦鄧省作登鄫伯霧簠鄫省作曾皆可舉以爲證左軍即下軍古人尚右故以右爲上軍左爲下軍積古齋款識有秦右軍戈高陽左戈欒左軍戈陳簠齋藏器有平陽右戈秦左軍戈右軍左軍與左氏傳稱上軍下軍爲異文也銘文僅數字有益於釋經如此

寶鼎齋題跋

據清宣統二年宏文社石印手稿本影印（節録）

寶鴨齋題跋卷上

長沙徐樹鈞叔鴻著

周𨚕伯鍾 竝釋文

王令𨚕白畗　𨚕白乍
于出爲宮𨚕　寶鍾
白乍寶鍾用　右腹內文

按𨚕古文淮字曾伯霥簠克狄淮夷作𨿡尸古淮字从口古夷字作尸此作𨚕與𨿡皆古文淮也畗許氏曰畗也从口㐭㐭受也小徐曰入皆受之㐭而復口之為畗含積而不散也後借為都鄙字此畗字或是淮伯名出字疑有缺蝕恐是地名[illegible]古文為字周窓鼎[illegible]窓敦[illegible]衛姬壺（篆）司寇壺（篆）皆古文爲筆畫小異余藏𨚕伯彝拓本文字與此鍾同爲字作（篆）故知此鍾爲字第一畫微斷此王命淮伯畗于某地爲宮故淮伯作鍾以紀其事耳

晉侯平戎元鬲釋文

隹（惟同）王一月辛酉晉侯吉平戎既覲于王＝三鬱（勞同）于圻于國于宗覲于明堂遂畐晉侯于周廟王庸己九服出命＝晉侯王若曰狀父樾哉㫚在𤔲先王有若文武成康紓＝（疑競＝）業＝罔不隹德出蕙（勤同）迺光顯于卣□（此字闕疑）畀（俾同）于中𡖊暨于要荒隹德出刑是震是𨼅靡有遠邇內外一德則大有若先文人隼（鴻同）敷迺心左右𤔲

王家不顯丕功奕＝能＝登于盟府詒于宗工允有譽于遠世其在𤔲後嗣天不畀（俾同）純若雖（鵲同）出弗指若繅出弗繹實有爽德弗□（此字闕疑）于上下四廷不度遠人迺攜戎迺大興患搆𤔲[illegible]親𢧵戲𤔲人民竄遂𤔲郊邑王曰於嗱在㫚屬宣幽哉于平桓若涉洪水其靡涯愳遂隊（墜同）于淵宅𤔲王室大未有寍則大有若迺祖文公克紹迺先文人出成烈斁𤔲于𪖐（艱同）𤔲大罔不隹庸出䨙載在書勳湶轅文牡非德弗賚彤弓旅弓非伐弗授介玉菖符非親弗扆僕正三十虎賁三百溫邍堇樾（樊同）郅鄭六邑出田式戚晉疆則大隹迺文公實鑿于外用克膺𤔲寵命有光于辟辟王曰於嗱非余一人不惠貪于𤔲亂隹戎𤔲厥賴𠫑＝生心眣＝眈＝闚𤔲牧守己爲狀父憂王曰於嗱狀父余樾迺丕顯功迺纂迺舊于迺先人不替永命余一人賴己寍余隹女嘉用申九服出命＝女爲外廷伯隹征隹伐隹討隹堇（同棻說文構也）隹來隹用𤔲成命哉在辟辟敔有不率隹余一人有顯罰晉侯再拜𩒨首對揚天子出休命王曰狀父女徃哉𤔲命不重譯隹女念弗隊迺克配于先文人迺大有𦥑（終同）晉侯再拜𩒨首隹二月甲午晉侯歸自平戎獻成于唐狀文侯哉日丙申告功于祖告烈于禰丁酉允[illegible]成御王寵命晉侯再拜𩒨首敔對揚王休丕靳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焦山古鼎考

王士祿著 張潮輯

據清道光十三年世楷堂昭代叢書乙集本影印

焦山古鼎考題辭

遊焦山者莫不知有古鼎而皆不曉其始末問之山僧不知也問之士人不知也卽考之郡乘亦未之詳也使非有新城兩王先生詩亦何由曉然于其所由來乎丙子秋宋大中丞以筠廊偶筆見贈余始得讀兩王先生古鼎詩丁丑夏偶過焦山求所謂古鼎者摩挲拂拭之次恨未攜王先生詩來苐撫其銘字以歸求之博古圖而不得也越一年王先生以此帙郵余則并其圖與其銘咸在而程處士之釋文與林次公之增訂莫不備具而後知鼎之出于權門而隱于僧寺者蓋欲待大人先生爲表章之不欲安于枯寂已也昔蘇東坡作四菩薩閣記自度其不能守因以予僧僧之願以身守與盟于佛而以鬼守皆在不可必之數今此鼎雖歸僧寺焉知不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乎惟一讀王先生之詩則將憬然懼俯然思不敢步嚴氏之後塵爲將來之口實則是此二詩者殊勝于斧鉞之誅司寇之罰矣若僅以音節之純古引證之博與目之猶淺之乎視此詩已歙縣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三十六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焦山古鼎考

新城王士祿西樵圖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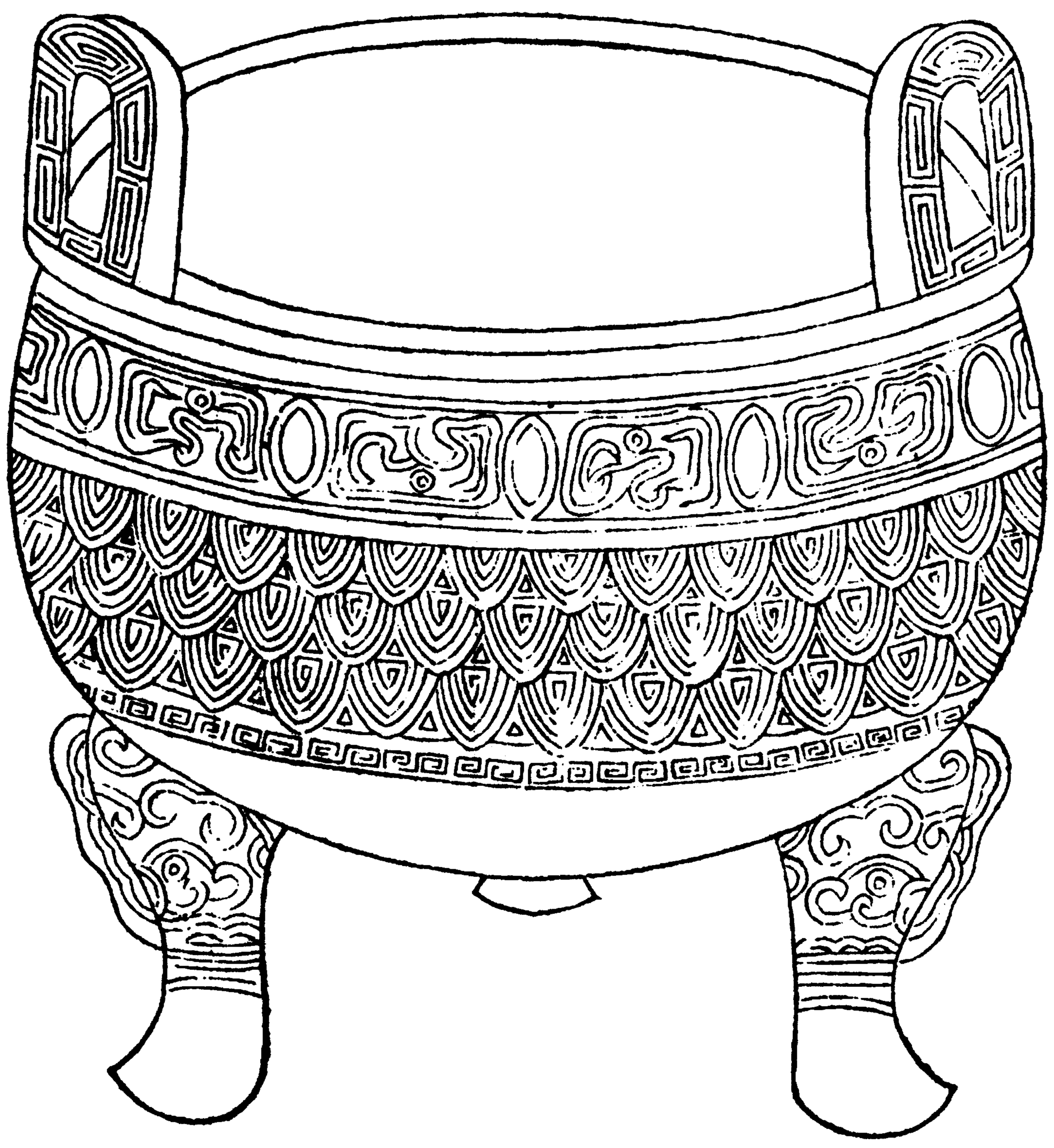
鼎高一尺三寸二分　足六寸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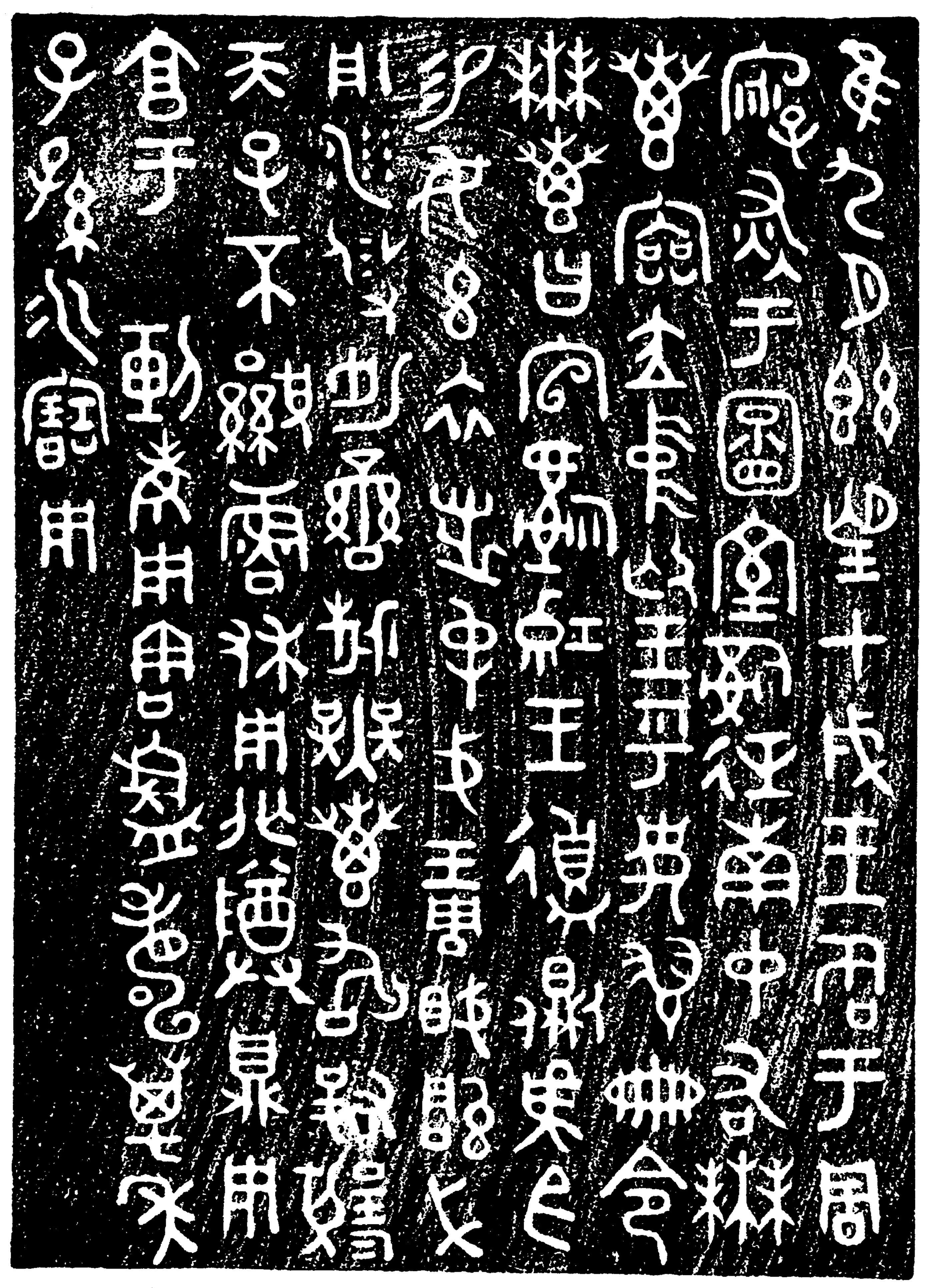
腹徑一尺五寸八分　深八寸二分

口徑一尺四寸五分

耳高三寸濶四寸二分

潮按博古圖所畫鼎兩耳俱偏向後但所見者向裏一面今此鼎耳外有同文不得不偏向前半若一前一後亦不相合觀者亮之





惟九月既望甲戌王（還）（及）于周

宓（子）□于圖室（司徒）（治征）南中佑□

惠□立中庭王呼史受冊命

□惠□官（司）（治）□王□側□作

錫女玄衣朿帶戈琱戟縞韠

彤矢鋚勒鑾旂世惠敢對揚

天子不顯（敷）休用作尊鼎用

享于□烈考用周（簋）（簋）壽萬年

子孫永寶用

焦山古鼎歌 有序

王士禄 西樵

山有古鼎一高可二尺許腹有銘韓吏部如石爲余言鼎故京口某公家物當分宜相枋國時某公官於朝分宜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獻因嫁䣕焉鼎竟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某公以䣕由鼎作謂鼎不祥捨之焦山寺中郡乘山志皆載山有周鼎一而不詳所自也作歌備掌故焉

海雲堂中暮相索古鼎照人光駮犖龍文獨許吾邱知篆銘略辨周京作宛同石鼓出陳倉那數銅狄傳

西洛韓公摩挲指向余曾入秦家格天閣雲烟過眼已歲虛劍去珠還事堪愕安陸飛龍亦英主元修晚慕軒轅樂一德何人曰相嵩金鉉平聲只用青詞博朝廷仍收養士報楊沈蹇蹇如鵰鶚鼎鐺有耳豈不聞恥向迴風作秋籜蕁山先生厮養耳紛紛冠蓋多酬酢嵩家奴嚴年者士大夫多與往還呼爲蕁山先生當時不鄙趙師羿于今誰憐賈秋壑從來鑄鼎戒饕餮此物胡爲亦遭攫山頭尚有椒山詩山頂有椒山先生過焦山訪唐應德詩石刻所云楊子懷人渡揚子者也三尺古碑墨光錯隻字重於神禹金猶向山林辟不

若老奴眞欲愧歐陽廿載鈐山空寂寞史言嵩妻歐陽氏見嵩權盛嘗謂嵩曰不記鈐山堂二十年清寂耶嵩甚愧之培塿已拉氷山摧有鐵誰能鑄此錯喪回三歎軒几旁極目江天莽寥廓

焦山古鼎詩三十四韻

王士禛 阮亭

曉入枯木堂怪禽驚翩翻清露滴松杪下見古鼎蹲寶光耀昆吾中有飛廉魂上文爲雷回下文爲雲紜獰狀饕餮伏兵氣嵬尤昏辛壬與丁甲世次迷夏殷初疑周虎彝復惑虞蜼敦尊從不可辨牛豕誰能論瑰怪壓緣鼎譎詭旅紀鬳蛟龍褋蝌蚪五指不敢捫

在胙想屭贔識字驚蜒蜿月黑鬼神泣峽束波濤奔籀書失攟摭斯篆摧窺豳爰歷適府令凡將駭文園史游久已歿皇象不復存甄豐與董逌抉剔窮本根不遇博雅流孰爲洗煩寃諒比岐陽狩或同泗水淪山僧與道右感激聲還吞分宜昔枋國氣勢傾崑崙斯鼎出京口上燭光絪縕役使萬指衆負戴千蹄犍大哉宗廟器詎屑豪貴門威力鎮禪窟寂寞歸祇洹午夜鳴鐘魚清晝啼林猿閱人恒沙劫如彼蝨在褌我昔訪焦仙望氣矜不言五年隔揚子無翮思騰騫

吾兄癖好古八書探河源三日松寥游坐臥忘囂喧扁列析螺書卷尾搜薹文作爲奇偉辭大海搏鵬鯤春江壯風霆響激雲濤渾三歎繼高唱海門上朝暾

嘗歎劉原父李伯時薛尚功豐考功諸前喆不得同堂接席當吾世克以奉教于王司勳王儀部金友玉昆間兩公絕韻閒神從山窮水盡之天爲古鼎寫照古人膺錫命貽後允銘之鑄之之不足兩公凛然喈然微詞揚抑鼎之義較著也麐鳳龜龍魍魎饕餮禹力湮變周人取法去古綦遠苟非博物僞宗誰曾流覽及之鼎之象代以紛歧故善愛鼎必重申乎鼎之鑒誡則明夫善說詩者必探夫詩之大本乎西樵先生通身騷雅情有獨深萬物理性溢洋咏吟以鼎中書書中借文質余爲定誠强不知亦不容已勉釋字七十八闕疑者七疑似者八蝕者二縮楮爲圖且和招遊詩百一十二字紀跋其略與言無當眞昔慙焦子近媿兩公云新安程邃

康熙已酉夏予同玉叔兄及華亭周廣菴寰京口譚長益允謙遊焦山宿海雲堂觀周鼎及宋眞宗賜焦處士敕楊文襄一淸玉帶賦詩紀事勒石瘞鶴銘之傍鼎之始末詳王吏部西樵儀部阮亭兩詩中商邱宋犖

嘗考唐元和中進士劉師服挍書郎侯喜與衡山道士軒轅彌明爲石鼎聯句生勁奇險辭旨幽眇南陽韓愈爲敘其事文情激宕得其情狀後世文章之士無所學焉而至獨新城王氏之盛甲於天下銓部西樵公儀部貽上公詩人之冠冕於今亡比嘗遊焦山觀所爲古鼎者雕螭刻篆龍文九光各爲一詩紀之其詩縱橫豪邁辯若河瀉且爲之明本末徵興廢多骨鯁慷慨之音期爲有所省以垂萬世又縮楮爲圖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闊四寸二分足可六寸一分深可八寸二分釋字七十八闕字七疑字八蝕字二其銘之文雖不全然隱約可讀使後世之人觀覽詩圖不必登雙峰三詔之間而周鼎之源流形似盡在其指掌中矣吾不知

石鼎之在當時有刻篆否能釋其音義否其淺深大小長短爲圖與否而愈之文與師服侯喜彌明之聯句皆不及焉其詩之深遜兩公則有識者皆得而見之又毋問也至於余文雖不必與退之較軒輊分優劣兩公之詩不可不有以敘之以貞諸石武鄉程康莊

焦山古鼎世傳本京口薦紳家物時分宜爲相國心欲此鼎因陷以罪鼎遂歸分宜分宜敗鼎入江南人家尋惡其不祥捨于焦山佛寺府志言焦山有周鼎一驗之銘辭王及於周云云此鼎當在周之世矣然亦衛孔悝之鼎之類也孔悝鼎銘曰六日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躬恤衛國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古卿大夫論譔其祖考之勳勞慶賞而酌之祭器以成其名觀此鼎銘之辭蓋周卿大夫述其先德者也而殘闕不可通曉西樵先生繪

爲圖縱横尺寸備矣又序其初終又著之歌慨然得失廢興之際三致意焉阮亭先生賦詩繼之阮亭先生以儒術緣飾吏治每遇一邱一壑低回瞻眺而古人之所遺探索其幽不置焦山古鼎賦詩如此有典有則庶幾渢渢乎有雅頌之餘音矣涇陽雷士俊

古之祀典有彝器彝之爲言常也頫者爲鐘仰者爲鼎鐘鼎固彝器之大者左氏傳曰諸侯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則撫之以彝器此天子所以錫有功也然則焦山之所蓄與二王子之所咏殆即其類與予嘗論之古器之與法書名畫並重也自宋代始蓋當累世承平之後朝廷無事士大夫讀書好古如歐陽永叔劉原父者爭以博雅相高洎及政和宣和之間天子更剏禮樂亦寖慕三代之法物搜奇索幽取而貯諸殿閣者不可以數計於是李伯時黄長睿薛尚功趙德甫之屬復相次而起莫不規摹其欵識研窮其字畫而諷咏其文章繪之有圖述之有譜夫然後鐘鼎之器益見尚於世

今二王子從登眺之暇摩娑鑒賞作爲詩歌以傳道之不啻數百言迹其風流好尙其何減於前宋諸君子哉抑予有感也昔春秋桓公二年書取郜大鼎於宋說者曰取者不當取也又曰得非其有之稱也夫魯桓宋莊其人皆孔子之所深惡然則一賂一取其辱此鼎也甚矣此可謂鼎之不幸也至於焦山所蓄者雖嘗見汙嚴氏父子然幸而得返其故深自藏匿於窮巖絶壑浮屠氏之精舍固不可以部鼎者相提而語辟諸山林隱遯之士遭

罹患難而卒能潔身以自全豈不尤爲可尙也哉予故并論之若二王子之詩雄偉奇麗儼然子美退之復出則有程通判雷山人之評騭在長洲汪琬

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圜視腹而殺其七之一耳高三寸足倍之有銘在其腹其辭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還於周□□于圖室司徒南仲右□惠□立中庭王呼史受冊命□惠曰官司□王□側□作錫女元衣朿帶戈琱戟縞韠彤矢鋚□鑾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用作尊鼎用享于□烈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凡蝕二字疑不能知者八字此予之所釋也與貽上原文稍異汪琬又識

右周鼎銘一新城王吏部子底見之焦山佛寺中俾程處士穆倩讀之其文可辨識者七十有八字存其疑者八字不可識者七字吏部爲長歌述之其弟貽上和焉而摹其文授予三君者可謂好古之士矣昔歐陽永叔得古器銘必屬楊南仲釋其

字南仲之言曰古文自漢世知者已希賈逵許愼輩多無其說而蔡君謨亦曰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甚哉辨識之難也鼎銘詞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初器也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銘亦有之薛尙功釋爲立而楊氏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卽位爲公卽立則是銘曰立亦當作位穆倩定爲立從薛氏讀也古之勲在王室者既受之冊歸必銘其器論譔其祖父

之德善功烈以明示後世如申伯召虎韓侯文侯錫予之盛詩書所載僅千百之一二而銘諸器者無窮蓋不特盤盂戹匜敦卣爲然舉凡鋒矛刀劍莫不有銘自秦銷金咸陽厲禁所至爲段冶改煎殆不可勝數世徒懲秦燔詩書之禍不知銷金爲禍之益烈也嗚乎三代之文自九經而外其得見于今者希矣顧神物顯晦或有時復出惜乎又委之荒山梵宇莫之愛惜徒令好古君子摩挲歎息之不已也鼎崇尺有三寸腹深八寸脣廣一尺四寸其耳三寸禮部語予云秀水朱彝尊

維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廟探于圖室嗣徒南仲右枼專賓立中廷王呼史友册命枼專曰官司空王道則民以錫汝元衣東帶戈琱戟縞韠彤矢鋈勒鑾旂枼專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尊鼎用享于□烈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

省文 維隹 格各 仲中 專叀 呼乎 命令 錫易 汝女 元么 韠必 彤丹 鑾䜌 丕不 休咻 烈列

䌛文 賓賔 中𠁩 則鼎 揚揚 尊䔿

姝文 廟𢊁 探㓞 空加本作功 帶𠁩 琱琱 戟戜 縞䋎 矢氵 攸攸 勒勒 䜌单二字本 敢訊 年秊

異體同文 用周俱周 嗣嗣俱司 粠𩙥俱業

右鼎銘及此釋文皆與公徐先生家藏予得之其孫交之庚午游吳在邱南見宋牧仲先生筠廊隨筆所載新城二王公詩因錄於册并萃堯峰詩竹垞先生跋語於後而題者益多將成巨觀矣乙亥八月一日侯官林佶

周鼎藏焦山寺中余生長江南屢從京口問渡

未一寓目焉閩中林子吉人乃能摹其文手書新城二王先生古詩及堯峰汪鈍翁長水朱竹垞所爲記裝潢成帙余得而披覽之如覩三代法物眞可與吉日之題岐陽之鼓仲山甫之鼎並垂不朽惜不令趙明誠歐陽永叔見之也然古人博雅好古精於六書之學二王先生與堯峰長水之詩若文足以信今傳後可不謂鼎之厚幸歟吳江徐釚

僕數過京口牽于俗務不得一登焦山尋前賢

蝸牛廬隱處并問古鼎之大小款識與瘞鶴銘之墜江遺字輒以爲憾乙丑夏從金陵舊家得瘞鶴銘已損十三字舊搨曹秋岳侍郎程垢區處士咸稱華陽眞逸原蹟是未經雷劈時所搨後華陰王山史徵君見之不能釋手僕因貽之山史老學好古此銘可謂得所歸矣茲遊三山聞林子同人吉人兄弟皆博雅君子同人著有昭陵墨蹟考時作客皖江惜未得見吉人則書畫扃帙收藏甚富且精意六書吾友悔齋方伯

謂爲篤學正人宜與定交因一再訪之出示此冊不獨古文奇字辨晰靡遺且味其文義研其波磔瓌異樸雅如寘身三代法物之旁令人神氣肅穆矣矧西樵阮亭兩先生之詩鈍翁竹垞兩太史之記考論歎賞備極感發皆可與此銘並垂不朽者乎金陵吳晉

丁未二月雨中登焦山側身萬仞危岩下觀瘞鶴銘泥沙汚體江濤打面始得見之已而入寺摩挲古鼎復讀二王先生詩碣時曹侍郎倦圃翁方收古人金石文字因託僧人搨其銘而寄之丙子端陽前三日晨過樸學齋坐桐陰下吉人出示此本頓還舊觀回憶往事已三十年矣爲之慨然吉人又以所藏甘泉宮瓦相示古氣渾朴此日爲不虛矣祥符周在浚

潮曾得焦山石刻古鼎釋文與前所釋稍異第不知爲何人所釋（內惟冊命作冊令似悞）附錄于後以俟考訂

維九月既望甲戌王如于周丙子烝于圖室司徒南仲佑世惠命立中廷王呼史端冊令世惠曰宣治佐王頗側弗作錫女元衣東帶戈琱㦰縞鞸彤矢鋈勒鑾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敬休用作尊鼎享于口列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潮又按博古圖所載周伯碩父鼎其形制及腹上之紋與此鼎無異即其尺寸亦不甚懸遠則或以周尺與今尺之別惟口耳純素無紋及銘文不同附載于後歙縣張潮

右高一尺六寸九分耳高四寸四分闊四寸八分深九寸九分口徑一尺六寸八分腹徑一尺七寸九分容九斗五合重一百二十斤八兩三足銘五十字耳足皆素純緣之外飾以蟠夔腹間比以鱗紋銘曰惟六年云云

跋

余讀古鼎歌不禁喟然而歎也曰嗟乎當分宜得此鼎時必且盛供張召賓客相與鑒賞而品題之其能爲詩文者必且形之歌咏作爲文章以稱道而贊美之今幸皆不傳于世使當日之詩文具在有不因分宜而承遭詬病者乎今讀此兩詩可以識盛衰焉可以昭法戒焉可以知趨避焉眞足與此鼎共垂不朽不僅爲博古家備考訂而已也心齋張潮

庚㞢鼎銘考

據清乾隆三十八年自刻本影印

焦山鼎銘考

大興翁覃溪編

焦山鼎銘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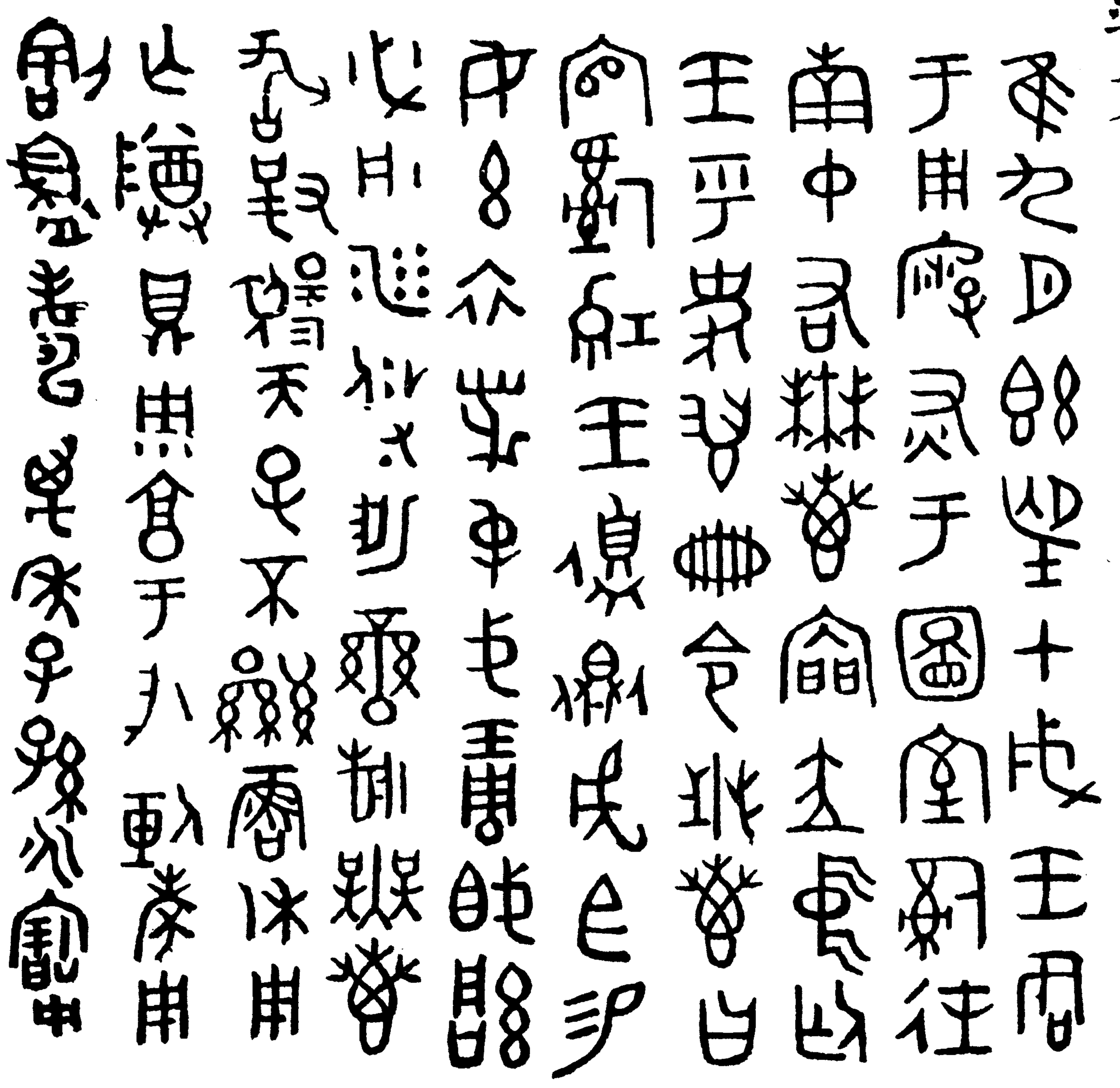
大興　翁方綱　編

朱竹垞歌漢瓦云重之不減焦山鼎蓋周器在世間者少矣昔元謝龜巢有蘇州万壽寺銅鼎詩即薛尚功所摹鄭伯姬鼎者也顧龜巢弗著全文吕薛而後述款識者不概見斯銘陰款隱鼎腹拓工每艱致之新安張氏所考訛舛頗多蓋第据寺中石刻為之尔門人謝蘊山出守鎮江以拓本寄予爰録前人攷釋而附愚見於後庶以補正張氏之書將不免秦延君說書之誚也

乾隆三十八年歲在癸巳九月望日方綱書

一

銘文



釋文

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
于周丙子烝于圖室司徒
南仲右無專內門立中廷
王呼史友冊命無專曰
官司　王　側　　錫
汝玄衣朿帶戈琱戟縞
緌彤矢鋚勒鑾旂無專
敢對揚天子丕顯敫休用
作尊鼎用享于朕烈考用
周（匕形）𥂴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右方綱所存釋文如此內如冏是
格字㕜是右字（左右之右非佑享之佑）侖是內門
字此皆与周官小戴禮相證佐必
不可誤從諸家作他字讀者所謂
可備掌故者也（賊萬鼠竊之事何掌故之可備而西樵詠其事以為可備掌故不亦末乎）若夫𢊁之為丙子灵之為
烝向亞或作官司或作宣治廷
或作朿帶或作帶朿是皆無關於
攷核禮度之大者至於受冊作鼎
之人其名或云無專或云世惠則
無專近是（專古文作𠬪𡭴）然此亦不能深

考矣今亦併錄諸家所釋於後以
備參證

摹本正誤

寺中石刻之誤凡十五條
第一行甪下多添口字
第三行𥹁中間上畫訛作屮其第四行此字
亦然
銘內此字凡三見其中間之上畫
並不从屮此所以誤為世字也
侖訛為侖
按摹本之誤莫甚於此一字蓋不
悟其為二字欲勉強遷就俞字之
說遂將下皿字小移其脚為皿拓
銘者或不得鼎腹之本止得寺碑
之本以為釋俞無疑矣雖顧亭林
亦沿其誤不思郱敦已有內門之
文分為二与合為一古篆本自通
用与伯姬鼎之入門其義一也若
作俞字則是衆人皆立于中庭稽
之禮經乖舛甚矣且其釋右為佑
釋友為端若皆不詳禮文者甚矣
攷古之難也（友乃人名端字則是取其文義与冊相連若詹尹端策之文矣）

或又釋為受則又不知內史非受冊之人也

或又疑今鼎為贋者按此鼎著自二王之詠新城尚書於順治庚子冬題名焦山留詩枯木和未嘗及鼎也迨康熙乙巳春始與西樵同賦程崑崙之跋正其時也名輩林立互相釋證尚不能辨論之為內門而其時貞珉鉤勒以石代金至為便易江南不少良工尚訛至十餘字之多豈後人重鑄之金而腹內陰款絲毫不忘其祖轉能使後

四

人辨出前人所未辨之字耶必無之事也予雖未至其地而可以斷鼎之非贋以此

第五行[illegible]字內添〃

[illegible]字左上添丿

[illegible]字中下右筆訛乂

氏字訛[illegible]

第六行[illegible]字下。[illegible]字上。俱訛半缺

第七行[illegible]字訛[illegible]

[illegible]字訛[illegible]

第八行[illegible]字右半訛[illegible]

[illegible]左半訛[illegible]

第十行[illegible]字訛[illegible]

[illegible]字內右半訛[illegible]

新安張氏摹本之誤凡五條

第二行[illegible]字左腳[illegible]訛為[illegible]

第六行[illegible]字右旁[illegible]訛為[illegible]此又因寺中石本而失之

第九行乍字與第十行亻本非一字蓋第十行周簋字旁亻向內之形耳今此摹本乃以入第九行乍字合而成作字不知古文人旁未有从亻字形者況古乍字皆無人旁而因

五

並行輒混入奚可乎

按銘文十行張氏之考改為九行參錯之中遂生差誤嘗謂摹古刻者惟原碑有橫畫方罫其字橫直停匀者或可移易行數若黃庭經樂毅論之行數即不可改而況古篆乎每見董香光所摹戲鴻堂帖中顏書爭坐位稿第四十三行旁添之如此橫座亦不閒別有禮數句下忽增出一點字微斜向右蓋是第四十二行旁綴之點字而誤

綴於此行也移改行數之流弊蓋
至於此爭坐位稿本六十四行而
鴻堂本七十七行也因論張氏摹
鼎文而併及之

第九行昪字上〻訛作一
第十行周訛周
滋陽牛氏摹本之誤凡九條
第一行戍訛戍
第二行廟訛廟
圖訛圖
服訛服

第三行廟訛廟
第六行車訛車
叀訛弋
叀訛叀
第七行遣訛遣

按張氏牛氏二本皆就寺中石本
摹出者故其謬百出至此凡石本
已誤者不復加辨正今所舉乃二
家之又轉訛者所謂字經三寫是
也

林吉人所録徐氏藏本釋文并跋

維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廟探于周室嗣
徒南仲右無專賓立中廷王呼史友冊命無
專曰官司空王道則民以錫汝玄衣朿帶戈
琱戟縞韠彤矢鋚勒鑾旂無專敢對揚天子
丕顯魯休用作尊鼎用享于　烈考用周簋
壽萬年子孫永寶

省文　維佳　格各　仲中　專叀　呼乎　命令　錫易
汝女　玄幺　韠必　彤肜　鑾䜌　丕不　休休　烈列

繁文　賓窴　中𠁩　則鼎　揚揚　尊障

殊文　廟廍　探𡨦　空紅本作功　帶巿　琱周　戟戢
縞緐　矢𠂆　攸攸　勒勒二字本作革　敢訛　年秊

異體同文　用周俱周　嗣𤔲俱司　橆非無俱棐

右鼎文及此釋文皆興公徐先生家藏予謁
之其孫交之庚午游吳在正南見宋牧仲先
生筠廊隨筆所載新城二王公詩因録于冊
并萃堯峰詩竹垞先生跋語於後而題者益
多將成巨觀矣乙亥八月一日侯官林佶

按吉人跋稱此釋得自興公興公
之歿尚在二王作詩前二十餘年
則興公所藏釋本當更在前矣故
列為第一條所釋惟賓字顯然非
是餘則程汪所釋皆不遠也

載稽古篆賓字無作賔者是興公
本之以㝠為賔又以賔為賓原屬
曲鑿無足深辨然即此亦可見興
公所見之本其㝠字腹中田形似
朗而非如今所傳之㗊形矣是則
寺中石刻誤摹為㗊之時並興公
本亦未嘗見也興公本在二王遊
焦山前數十年而与今日所拓鼎
腹之本字形相符則信乎今鼎之
非贗而此銘所以傳訛之故悉由
于寺中石刻之摹矣摹勒可不

八

慎乎
興公本所謂省文緐文殊文者皆
未盡与篆合今姑仍之而第舉其
要者辨此一條而其他不盡論也

王文簡池北偶談

焦山海雲堂有古鼎一高一尺三寸二分腹
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
寸闊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腹有
銘其詞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還及)於周𠆸子
于圖室司徒(疑治)(征)南仲佑　惠　立中庭王
呼史𡙡冊命　惠曰官(司治)王　側　(作)錫汝

玄衣朿帶戈琱戟緱韠彤矢鋚　鑾旂世惠
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用作尊鼎用享于
烈考用周(簋盬)壽萬年子孫永寶用此予兄弟
手搨屬新安程彝倩(遂)譯本凡蝕二字疑六
字闕九字家兄摹為圖賦長歌紀之予亦有
五言古詩三十韻記事汪鈍翁(琬)序之

按此釋本於時家著而及還字佑
字皆顯然之誤

又按新安張潮山来焦山古鼎考
所載釋文即此本也惟勒字世字
則參用顧汪二本耳

九

顧亭林金石文字記

鼎銘今在丹徒縣焦山寺中銘九十三字皆
古文蝕一字外為霝雷之形其文曰維九
月既望甲戌王各(古格字)于周丙子𡨦于圖室
司徒南中(古仲字)右(古佑字)世惠兪立(古位字)中廷
王呼史端冊令(古命字)世惠曰宣治佐王頒側
弗作錫女(古汝字)玄衣朿帶戈琱戟緱韠彤矢鋚
勒鑾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不(古丕字)顯敬休用作
尊鼎用享于　列考用周簋盬壽萬年子孫
永寶用

按此釋惟佑字兪字顯然之誤蓋

亭林必先見諸家釋為僉而遂仍
之耳
王云蝕二字頋云蝕一字所謂一
字者蓋指列考上之一字也今諦
視蝕處人形蓋是朕字而寺中石
本闕焉於是益知鼎腹本之可信
而非贋矣

汪堯峰焦山古鼎圖詩後序并記

古之祀典有彝器彝之為言常也順者為鐘
仰者為鼎鐘鼎固彝器之大者也左氏傳曰
諸侯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則撫之以彝器

一〇

此天子所以錫有功也然則焦山之所蓄二
王子之所詠殆即其類與予嘗論之古器之
与法書名畫並重也自宋代始蓋嘗累世承
平之後朝廷無事士大夫讀書好古如歐陽
永叔劉原父者争以博雅相高洎及政和宣
和之間天子更𠛬禮樂亦寖慕三代之法物
搜奇索幽取而貯諸殿閣者不可以數計於
是李伯時黄長睿薛尚功趙德甫之屬復相
次而起莫不規摹其欵識研窮其字畫而諷
味其文章繪之有圖述之有譜夫然後鐘鼎
之器益見尚于世今二王子遂登眺之暇摩

挲鑒賞作為詩歌以傳道之不啻數百言迹
其風流好尚其何減於前宋諸君子哉抑予
有感也昔春秋桓公二年書取郜大鼎于宋
說者曰取者不當取也又曰得非其有之稱
也夫魯桓宋莊其人皆孔子之所深惡然則
一賂一取其辱此鼎也多矣此可謂鼎之不
幸也至於焦山所蓄者雖嘗見汚嚴氏父子
然猶幸而得反其故深自藏匿於窮岩絕壑
浮屠氏之精舍固不可以郜鼎者相提而語
辟諸山林隱遯之士遭罹患難而卒能潔身
以自全豈不尤為可尚也哉予故并論之若

二王子之詩雄偉奇麗儼然子美退之復出
則有程通判雷山人之評騭在
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
圜視腹而殺其七之一耳高三寸足倍之有
銘在其腹其辭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還于
周　于圖室司徒南仲右　惠　立中庭
王呼史𢍰冊命　惠曰官司　王　側　作
錫女　衣東帶戈琱戟緺韍彤矢鋈　鑾旂
世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用作尊鼎用享
于　剌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凡蝕
二字疑不能知者八字此予之所釋也与貽

一一

上原文稍異

按此釋本惟還字顯然之誤

寺中石刻釋文并跋

維九月既望甲戌王如于周丙子烝于圖室司徒南仲佑世惠命立中廷王呼史端冊令世惠曰宣治佐王頒側弗佐錫女玄衣朿帶戈琱戟縞韠彤矢鋈勒鑾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敬休用作尊鼎用享于　刺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歲甲辰余牧朱方閱二載公餘之暇旹與諸士子流覽山水涉江捫蘿縱觀焦巖名勝古開士語余曰山有古鼎歷今二千餘年得鎮茲山者數百餘年矣客歲西樵阮亭二王公曾遊於此歌詠記之余因讀其詞復就鼎尋銘刻畫渾噩其為周鼎何疑顧鼎傳矣而銘未傳銘傳矣而釋義未傳後之攬者得毋憾乎王公先得我心已與稷倩程子譯其八九余與毛子留鄴楊子企莘孫子玉谿張子鳴乙遍搜古篆攷合義文者更譯廿餘字其剝蝕難似者僅存一二終不敢参以臆見俟諸博雅嗟夫士君子生三代後不獲登其堂攷其行事猶得于一器一物間揣摹而嘉歎之如對古先哲王焉敢不圖誌不朽以壯山靈邪佐郡崑崙程公夙稱博物麦質正之遂摹而勒諸石劍津鄒儀周西齋跋

按此釋本內如字佑字命字皆顯然之誤

又按張山来考云潮曾得焦山古鼎石刻釋文與前所釋稍異第不知為何人所釋內惟冊命作冊令似誤云云即此寺中石刻之本也然此釋之誤亦不止一令字而其作釋之人則原跋具詳張何以云不知也

程稷倩焦山古鼎跋

嘗歎劉原父李伯時薛尚功豊考功諸前喆不得同堂接席當吾世克以奉教于王司勳王儀部金友玉昆間兩公絕韻開神從山窮水盡之天為古鼎寫照古人賚錫命貽後嗣銘之鐫之之不足兩公凛然咨然徵詞揚抑鼎之義較著也西樵先生通身騷雅情有獨深以鼎中書書中借文質余為定誠強不知亦不容已勉釋字七十八闕疑者七疑似者八蝕者二縮楮為冊且和招遊詩百一十二

字紀跋其畧與言無當真昔慚焦子近媿兩公矣

朱竹垞周鼎銘跋

右周鼎銘一新城王吏部子底見之焦山佛寺中俾程處士穆倩讀之其文可辨識者七十有八字存其疑者八字不可識者七字吏部為長歌述之其弟禮部貽上和焉而摹其文授予三君者可謂好古之士矣昔歐陽永叔得古器銘必屬楊南仲釋其字南仲之言曰古文自漢世知者已希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而蔡君謨亦曰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

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甚哉辨識之難也鼎銘詞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其人莫玫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初器也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為立而楊氏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即位為公即立則是銘曰立亦當作位穆倩定為立從薛氏讀也古之勳在王室者既受之冊歸必銘其器論撰其祖父之德善功烈以明示後世如申伯召虎韓侯文侯錫予之盛詩書所載僅千百之一二而銘諸器者無窮蓋不特盤盂匜匜敦卣為然舉凡

鋒矛刀劍莫不有銘自秦銷金咸陽厲禁所至為毀冶改煎殆不可勝數世徒懲秦燔詩書之禍不知銷金為禍之益烈也嗚呼三代之文自九經而外其得見于今者希矣顧神物顯晦或有時復出惜乎又委之荒山梵宇中莫之寶惜徒令好古君子摩抄歎息之不已也鼎崇尺有三寸腹深八寸脣廣一尺四寸其耳三寸禮部語予云

程崑崙焦山古鼎詩跋

新城銓部儀部二公詩人之冠冕于今亡比嘗遊焦山觀所為古鼎者雕蟠刻篆龍文九

光各為一詩紀之其詩縱橫豪邁辯若河瀉且為之徵据本末期有所省以垂萬世又縮楮為圖釋字七十八闕字七疑字八蝕字二其銘之文雖不全然隱約可讀使後世之人觀覽詩圖不必登雙峰三詔之間而周鼎之源流形似盡在指掌中矣康熙乙巳江南鎮江府通判武鄉程康莊崑崙跋

雷士俊焦山古鼎詩跋

焦山古鼎世傳本京口薦紳家物時分宜欲之因陷以關節遂歸分宜分宜敗鼎入江南人家尋惡其不祥捨于焦山佛寺西樵先生

繪為圖縱橫尺寸備矣又序其始終著之歌慨然得失廢興之際三致意焉阮亭先生賦詩紀之阮亭先生以儒術緣飾吏治每過一邱一壑低佪瞻眺而古人之所遺探奇索幽不置焦山古鼎詩如此有典有則庶幾風雅頌之餘音矣

宋漫堂一則 以下四則皆從張氏考本錄

康熙己酉夏予同王尉兄及華亭周廣菴襄京口譚長益允謙遊焦山宿海雲堂觀周鼎及宋真宗賜焦處士勑楊文襄一清王帶疑詩紀事勒石瘞鶴銘之傍鼎之始末詳其史部西樵儀部阮亭兩詩中

徐釚虹亭一則

周鼎藏焦山寺中余生長江南屢從京口問渡未一寓目焉閱中林子吉人乃能摹其文手書新城二王先生古詩及堯峯汪鈍翁長水朱竹垞所為記裝潢成帙余得而披覽之如觀三代法物真可與吉日之題岐陽之鼓仲山甫之鼎並垂不朽惜不令趙明誠歐陽永叔見之也然古人博雅好古精於六書之學二王先生與堯峯長水之詩若文足以信今傳後可不謂鼎之厚幸歟

吳晉一則

僕數過京口牽於俗務不得一登焦山尋前賢蝸牛廬隱處并問古鼎之大小款識與瘞鶴之墜江遺字輒以為憾乙丑夏從金陵舊家得瘞鶴銘已損十三字舊搨曹秋岳侍郎程垢區處士咸稱華陽真逸原蹟是未經雷劈時所搨後華陰王山史徵君見之不能釋手僕因貽之山史老學好古此銘可謂得所歸矣茲遊三山閩林子同人吉人兄弟皆博雅君子同人著有昭陵墨蹟攷時作客皖江惜未得見吉人則書畫多帙收藏甚富且精意六書吾友悔齋方伯謂為篤學正人宜與定交因一再訪之出示此冊不獨古文奇字辨晰靡遺且味其文義研其波磔瓌異樸雅如置身三代法物之旁令人神氣肅穆矣翔西樵阮亭兩先生之詩鈍翁竹垞兩太史之記考論欵賞備極感歎皆可與此銘並垂不朽者乎

周在浚雪客一則

丁未二月雨中登焦山側身萬仞危岩下觀瘞鶴銘泥沙污體江濤打面始得見之已而入寺摩挲古鼎復讀二王先生詩碣時曹侍

郎倦圃翁方收古人金石文字因託僧人搨其銘而寄之丙子端陽前三日晨過樸學齋坐桐陰下吉人出示此本頓還舊觀回憶往事已三十年矣為之慨然吉人又以所藏甘泉宮瓦相示古氣渾朴此日為不虛矣 此四則題与文皆依張氏考原本

牛階平金石圖說并贊 圖不錄

圖是郃陽褚峻千峯所摹而階平為之說階平名運震山東滋陽人

古鼎銘之作豈虛也哉記曰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

余悲考古圖諸書所載三代尊彝鼎敦之器与刻文或不傳欲志金石以續來古淂焦山周鼎銘鼎銘不載世歲攷其文有曰司徒南仲疑亦宣王時物也銘文与集古錄毛伯敦銘相類周人器物銘多用此體舊傳此鼎為故明京口某氏家藏巖相欲之不可因嫁禍而奪之巖氏敗鼎歸江南某氏捨諸焦山佛寺於戲鼎之存亡興遷其繫于人也深矣

贊曰

誰作烝彝載天祿雲雷蠢々銘在腹九鼎淪水神夜哭茲器嵬然峙三躅篆籀大

文天地鼂九十三字軒離錄何所求之焦山麓

按此云宣王時者用毛傳之說詩大雅常武篇毛傳云王命南仲于大祖皇甫為大師鄭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疏毛以為王今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又命為太師之公者皇父使此二人為將為監鄭以南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太祖故本言之又小雅采薇篇疏昆夷之患文王於時事殷王也命其屬為將帥其屬謂南仲出車經稱赫々南仲玁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并禦西戎及北夷之難也又本篇君子之車箋君子謂將率正義曰將帥則命卿南仲南仲

雖為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是其事也又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於周宣王之世列召虎方叔南中中山父申伯尹吉父韓侯蹶父張中程伯休父則班氏以南仲為宣王大將矣

張山來焦山古鼎考題辭并跋

遊焦山者莫不知有古鼎而皆不曉其始末問之山僧不知也問之士人不知也即考之

郡乘亦未之詳也使非有新城兩王先生詩亦何由曉然于其所由來乎丙子秋宋大中丞以筠廊偶筆見贈余始得讀兩王先生古鼎詩丁丑夏偶過焦山求所謂古鼎者摩挲拂拭之次恨未携王先生詩第撫其銘字以歸求之博古圖而不得也越一年王先生以此帙寄余則并其圖與其銘咸在而程處士之釋文與林次公之增訂莫不備具而後知鼎之出于權門而隱于僧寺者蓋欲待人表章之不欲安于枯寂已也昔東坡作四菩薩閣記自度其不能守因以予僧僧之願以身守与盟于佛而以鬼守皆在不可必之數今此鼎雖歸僧寺焉知不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乎惟一讀王先生之詩則將慄然懼俯然思是此二詩者殊勝于斧鉞之誅司寇之罰矣若僅以音節之醇古引證之博奧目之猶淺之乎視此詩已

余讀古鼎詩不禁喟然而歎也曰嗟乎當分宜得此鼎時必且盛供張召賓客相与鑒賞而品題之其能為詩文者必且形之歌詠作為文章以稱道而贊美之今幸皆不傳于世使當日之詩文具在有不因分宜而永遭詬病者

乎今讀此兩詩可以識盛衰昭法戒足与此鼎並垂不朽不僅為博古家備考訂而已也

林道山識語一則

西樵阮亭作古鼎詩歌時程穆倩汪堯峰並有詮釋後鹿原公得徐興公燉家藏本釋文又与新安張山來本彼此契勘互有異同世以寧人竹垞所釋為當然考銘文史端之端作習字興公本釋為友說文習古文友字則徐本是又束帶銘文係作帶束其文似倒則束字尚未審至韓字文作必釋為韓鑾作䜌釋為鑾則皆從古文寧人尚未錄

本字而加釋也

此庚寅冬道山手書見示者道山名琮字用郊侯官人吉人之曾孫也精于大小二篆所著金石釋文裒成卷帙未及刻而卒此段識语与山左詩鈔注语頗同以林君所書欲使其名字著於此耳中尔

方綱周鼎銘跋

右周鼎銘諸家釋文以為九十三字蓋金蝕不可辨久矣鎮江守門人謝藴山屬工精拓得其全文則第九行列考上隱隱有宰詳其篆勢朕字也朱竹垞跋以立為位固無不可然銘辭本是立宰不須假位且當合上下文讀之又顧亭林跋以右為佑此應以汲郡呂氏之跋郙敔正之也周官大宗伯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内史由王右以策命之禮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賜爵於太廟示不敢専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是二條皆右字立字之證所命者延登北面即所謂立中庭也内史由王右即所謂右也

稽古吉金之文宰辟父右見于辟父敔邢伯右見于毛父敔毛伯内門立中庭右見于郱敦呂氏釋之謂中其庭立而祝与郱皆在其右此二語明晰甚矣穆公入右戠立中庭北嚮見于戠敦[illegible]入右牧立中庭見于牧敔宰顒右褱入門立中廷北嚮見于伯姬鼎宰忽入右虍立中廷見于虍敦王呼虢中入右見于何敦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庭見于周司成頌寶尊壺諸如此類有一足以知右之文對中庭而言之也蓋立於王之右者宣王命者也入門北嚮立于中庭者承王命者也立于王右者有宰有司徒有公有伯有内史不必其一人也立于中庭者則惟茲作器之人尔立中廷之上一字其為内門二字合寫無疑矣而亭林乃從諸家釋為僉豈衆人皆立于中庭豈不思大宗伯祭統之文与歐陽集古跋尾是器也可以昭見周家假廟祝册之儀式補經訓所未言不特篆文之足寶矣内門既為二字若依釋者又謂丙子為二字則是銘凡九十五字也末行周簋周字旁作刀形則匕向内之文象主器執匕之義蓋亦持刀立戈之類非別有一字也故錄諸家釋

而備論之

王西樵焦山古鼎歌 并序

焦山有古鼎一圜腹三足雲雷紋高可尺六寸許腹有銘韓吏部如石為余言鼎故京口某公家物當分宜相枋國時某公官于朝分宜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獻因嫁禍焉鼎竟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捨之焦山寺中郡乘山志皆載山有周鼎一而不詳所自作歌備掌故焉

海雲堂中暮相索古鼎照人光駮犖龍文獨許吾邱知篆銘略辨周京作宛同石鼓出陳倉那數銅狄傳西洛韓公摩挲指向余曾入秦家格天閣雲煙過眼已成虛劒去珠還事堪愕安陸飛龍亦英主元脩晚慕軒轅樂一德何人曰相嵩金鉉只用青詞博朝廷仍收養士報楊沈謇謇如鵰鶚鼎鐺有耳豈不聞恥向迴風作秋籜萼山先生厮養耳紛紛冠蓋多酬酢嵩奴嚴年士大夫呼萼山先生當時不御趙師羿于今誰憐賈秋壑泣来鐳鼎彝饕餮此物胡為亦遭攫山頭尚有栟山詩山頂有栟山過訪唐應德詩刻三尺古碑墨光錯隻字重於神禹金猶向山林辟不若老奴真欲愧歐陽廿載鈐山空寂寞史言嵩妻歐陽氏見嵩勢盛曰不記鈐山堂二十年清與那嵩甚愧之培塿已拉冰山摧有鐵誰能鑄此錯裒回三歎軒几旁極目江天莽寥廓

按此詩押二錯字韓豫字如石丹徒人己丑進士官吏部主事員外郎

王文簡焦山古鼎詩

曉入枯木堂怪禽鴛翩翻清露滴松杉下見古鼎蹲寶光耀昆吾中有飛廉魂上文為雷回下文為雲紘獰狀饕餮伏兵氣蚩尤昏辛壬与丁甲世次迷夏殷初疑周厲彝復惑寔雖敦尊巡不可辨牛豕誰能論瑰怪壁縣鼎譎詭旅紀龜蛟龍雜蝌蚪五指不敢捫在昨想贔屭識字驚虺蜿月黑鬼神泣峽束波濤奔籀書失趯趯斯篆摧窺軌史游久已殞皇象不復存不遇博雅流孰為洗煩冤諒比岐陽狩或同泗水淪山僧与道古感激聲還吞分宜昔枋國氣勢傾崑崙斯鼎出京口上燭光細縕役使萬指衆負戴千蹄犍大哉宗廟器詎屑豪貴門威力鎮禪窟寂寞歸祇洹午夜鳴鐘魚清晝啼林猿閱人恒沙劫如彼蝨在褌我昔訪焦先望氣聆不言又半隔揚子

無翮思騰騫吾兄癖好古八書探河源三日
松寮游坐臥忘喧偏剖析螺書卷尾接薑
文作為奇偉辭大海搏鵬鯤春江壯風霆響
潋雲濤渾〻款總高唱海門上朝暾
原本斯篆推窺輒下有爰歷遹府
令凡將駭文園〻句皇象不復存
下有甄豐與董逌抉剔窮本根〻
句今刻先生集者刪去頗蜼敦敷
字誤押入平乃刻先生集者轉不
之改何也

厲樊榭焦山古鼎詩

古之彝器篆宗奧佚籀已遠誰稽探橫肩持
刀或立旂簡質妙若繪事姚姒周尚文備衆
體款識不啻供炙鐔二千年物落山寺王詩
大小傳東南（西樵阮亭兩先生）茲游一見發絕詫態〻光
溢熒子龜腹深八寸脣尺四叩之清越徵聲
黯雲霄周幣峙饕殘生砂活翠浮朱藍無專
世惠釋文異不獨立位形相參邍父鄭邦誤
孜据尚功妘婦迷研覃惟王酬庸錫冊命鑾
旂鋚勒彙戈鉞忠忱對揚懼隕越孝思用享
調滑甘鈴山不識此二字廿年辛苦成虛談
天池釣叟假盜柄大雞點應台星三（明世宗自號天池釣叟見）

（沈雨臣野獲編）鑄氣為兵事豪奪攸嬉一例如狼貪上
河圖子偶僞託思賀陷沽人何堪吉金肯冒
辱金辱得不舁送行遂趯子孫永寶意〻
雜廁尊卣娛宴酣盌知袁州訪簿錄清玩伴
繫文嘉諳此鼎潛感幸神助同時輩行歸瞿
曇空諸所有乃常　有靈炯過眼休嘲哈聳肩
恐遭大力負請視隕轍應懷慙何如留與客
吟賞茶具更攜都統籃

方綱焦山周鼎銘拓本詩

惟古冊命在禮器史逸之祝今不存裒龙郱
哉牧與頌于鼎實敦于盉尊䊷從祁文窺祁
意所謂內門即廟門或立于中或于右曰宰
曰伯咸駿奔立于中者面則北再拜受冊貽
子孫龜巢老人昔所詠摩居每照祇樹園近
時新城二王輩尋文感事稱引繁程（倩儀）汪（鈍翁）
相繼各有釋楊劉不作誰與論或言南仲蔦
周祜北城于方西拒昆或言江漢常武世竝
列方名申與樊亦如岐陽十石鼓文王宣王
爭考援焦山山合水環處靁靁隱〻龍蜿〻
寺中摹本又已訛江聲怒迴繞堂軒英光万
古照山水彼偷奪者何足言他時海門秋月
夜手量扃腹窮根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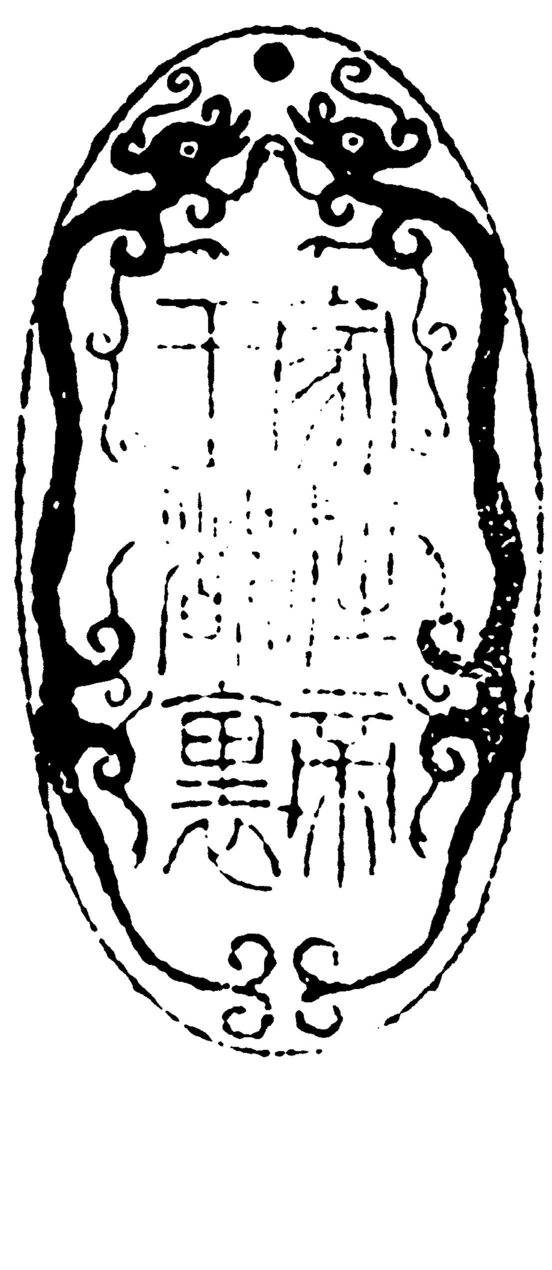
九月既望後一日錄於蘇米齋之
南軒

京口三山焦最僻左而名特著者以斯鼎及瘞寉銘在焉三代之文傳於世者尠矣斯鼎文尚完而模本或踳譌覃溪先生攷諸家釋文辨其同異審而定之既博且精與前輩汪中允瘞寉銘攷竝有千古矣古器銘多用鋚勒字惟石鼓及寅簋文正作鋚勒伯姬鼎則作攸勒宰辟父敦又作攸

革薛尚功王俅諸家並釋攸為鋚此文亦但作攸蓋古文之鋚勒即詩所云鞗革也詩鞗革凡四見鄭氏箋或云轡或云轡首或云轡首垂毛公則訓鞗為轡革為轡首說文無鞗字而有鋚字訓轡首銅明乎鋚即鞗也尒疋釋器轡首謂之革郭景純曰轡靶勒也明乎勒即革也詩鞗革有鶬鄭以鶬爲金飾古文鞗从金與許叔重訓轡首銅合孔氏疏謂以鞗皮爲轡首之革似未達古制矣伯姬鼎師毀

敦竝有縞必字薛氏釋必爲縪按攷工記天子圭中必鄭讀如鹿車縪之縪是必縪古文相通此銘亦作必與康成注合癸巳中秋後五日展讀先生跋語愛其徵引博洽可以羽翼經訓謹附陳所得質之先生以爲何如

嘉定錢大昕敬跋



昆守鎮江之明年拓此鼎銘呈師
鑒定踰月師以銘攷相示而札寄
於昆曰卷中於詩僅録數首者以
其有關攷据尔若宋漫堂中丞吳
風所載諸歌非不多矣皆無關攷
据故不録如薛鋐歌云千年自鎮
隐君山一銘猶識宣王字郭梅歌
云維昔宣王振周紀頗側弗作天
顏喜湯之龍歌云憶昔周宣中興
年吉甫為作崧高篇方猷召虎得
見否圭瓚秬鬯今猶傳嘉尔世惠

有成績用作尊鼎藏圖室太史端
册跪陳詞九月既望惟甲戌是竟
以此鼎為宣王時作而九月既望
甲戌果屬諸宣王矣然乎如既收
此詩於卷中而又疑之駁之是不
可以已乎故於詩寧寡取也今年
夏袁州李奠基進士榮陞謁選來
京與共論此奠基博稽羣書謂此
九月既望甲戌是成王初年而愚
終弗敢信也子盍為我跋之昆不
敏敬承師誨因述來書語以為跋

且擬重摹板於郡齋俾鑒古之光
與江山相煥發增郡志一故實也
乾隆三十八年長至前一日門下
生南康謝啟昆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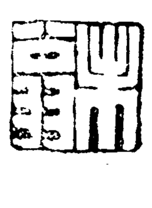


據一九二〇年石印手稿本影印

焦山周鼎文



余得此鼎之文在乾隆丙午余年十有九斯時与竹林里沈紀鴻姊夫同講解此句絕無人能言之者越七年澉浦吳侃叔世兄借讀作考在壬子癸丑時又閱數年今使相阮夫子來視浙學繼開府於浙鐘鼎之學遂一變通則家諭戶曉人握靈蛇之珠然而以古今嘉興[illegible]籀莊者曾有尊人華匯[illegible]之難嗟嗟學之難 梁其氏竟夫





各各通作格〻於某鼎彝習見即王十於某之在字同
義吳侃叔東發釋作辰通作脤非
𢀜或釋作稷〻或釋作扛通作供究未可定
弋巳吳釋虍方積古齋用其說然弋字象形
卜卜從無有連而不斷者此文中少蝕然不斷則虎字
之說尚可疑𠂇字亦未安
𩁹屯二字鼎彝屢見如頌鼎𩁹屯𩁹屯
頌壺𩁹屯𩁹屯頌敦𩁹屯𩁹屯
舊釋束帶自不如帶束之善孫淵如星衍釋凿

屯〻通作純案屯字如虢𦨶鐘屯屯邾𦨶鐘
屯屯𦨶氏鐘屯屯屯祿康鐘屯屯
皆無从〇者蓋〇取口義一象地形古文不相通借
孫說僅存備一說叢鐵橋可均阿附之去凿純二字積
古作帶束尚沿舊誤則非矣
休革錢竹汀少詹云假勒即詩之鞶革廷濟案頌鼎
攸革攸革頌壺革攸革頌敦攸勒攸
革吳彝攸〻革與此同唯石鼓文作鋚勒從無作
鞶革者蓋假是本字或从金勒可省作革假不可添

革作鞶說文有鋚字無鞶字知鞶字非矣段懋堂玉裁
說文勒字注云爾雅轡首謂之革〻即勒之省毛詩假革
皆當古金石刻作攸勒鋚勒毛傳曰攸轡首飾也革轡
首也自來上句專首飾二字而莫得其解云〻說最
精唯是假字有作三點有作一直則不必改作攸耳
𩁹鼎彝中屢言蘄𩁹壽𩁹鐘也𩁹
手撫而目眡之釁鐘之象釁所以彌固之也是知𩁹
乃彌本字漢碑作瀰壽乃借也秦公敦作𩁹壽
與此𩁹皆從象形龜字龜亦音赤真切莊子宋人

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龜皸裂也釁所以彌其裂
也血塗血者也故此亦為彌壽
右數條壬午春仲書於所得朱竹垞檢討藏跋本
之後茲重錄付邦梁讀之
道光十三年癸巳三月廿六日未公翁

周無專鼎

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
于周廟燔于圖室司徒
南中右無專內立中廷
王乎史翏冊命無專曰
官嗣佐王適側戌方錫
女元衣帶束戈琱㦸縞
必彤矢攸勒䜌旂無專
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
作尊鼎用享于朕烈考用
割眉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既望〻之翼日也周禮鄉士疏月大則十六日為望月小則十五
日為望各格省廟字从朝反書格廟謂特格廟周禮大宗伯注王
將出命假祖廟灵舊釋作烝澂浦畢蒐園師云時在九月不得云
烝古文番作𤔲此彐卽𤔲省从火乃燔字耳按燔義有三一為燔
燎之燔字正作燔詩楚茨傳燔取膟膋是也一為燔炙之燔說文
字作鐇經典省作膰周禮量人注燔從于獻酒之肉炙是也又為
脤膰之膰說文鐇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燔焉以饋同
姓是也是銘燔字當是燔燎之燔圖室卽太室謂之圖者圖象也
象與貌同意司徒當時相禮者周禮大司徒施十有二教十有一
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南中据詩出車傳常武箋及竹
書紀年是南中為文王時人据詩常武箋傳及漢書古今人表是宣
王時又一南中是銘之南中當是宣王時人右通佑當讀如侑謂
詔侑之如周禮大宗伯注儐者進當命者之進延之命使登之延
之義無字三文小異竝鄦之省古文酆作豐邢作井鄭作奠鄧作
登鄀作寺鄫作曾竝省邑旁內門二字合文內入古通立當讀如
字乎呼本字史內史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𢀜名其人未聞𤔲即司字通作嗣佐字本作左从𠂇屮亦即𠂇之變象手𠚣形佐王當指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逌即攸字悶正也逌側猶云反覆審克之意成字與季媍鼎頌壺成字同象方字从竝船反書成方刑濾也說文郙炎帝太嶽之允甫侯所封無專當即其後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故其冊命如此元衣元袞衣帶束舊釋作東帶陽湖孫淵如觀察釋作黹純按遲簋純象純作屯作屯周公望鐘以其純于龢純作屯口即古文8象糸回繞形屯即屯字七又屯之變也純訓專訓一訓大訓美訓善訓文與屯右屯字从一者訓固訓厚有別黹純猶云黼純元衣黹純即詩采菽所云元袞及黼也戈戰屬琱戟畫戟緱必素韠考工記玉人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縪韠古通彤矢矢字作𢓜从四矢水聲與寰盤矢字作𢓜字同象攸勒即鋚勒詩作鞗革說文鋚鑾首銅爾雅鑾首謂之革注鑾轡也鑾和鑾鸞旂龍旂魯休猶云嘉休史記周本紀魯天子之命即書序之旅天子之命也魯周公世家作嘉天子之命烈考上朕字無疑烈考光明之考割當讀為匄害曷古通故割亦通匄𥁕盟本字盟壽即釁壽𥁕釁聲近義同

道光元年辛巳五月初吉

籀莊徐同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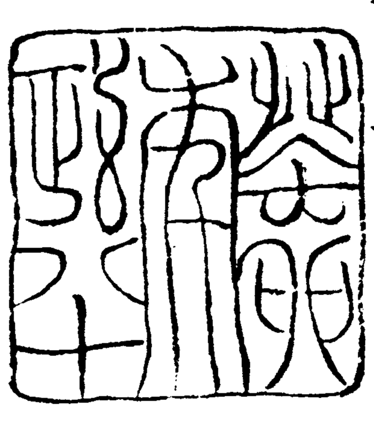
周無專鼎銘攷

據清道光二十二年文選樓叢書本鈔本影印

焦山周無專鼎雖不學者亦知爲眞古鼎也然不能定爲何代鼎鼎銘之考釋者世亦無微不搜矣獨于惟九月既望甲戌七字明有隙可尋而人莫能知之久矣余與朱氏椒堂雖以爲非周文王即宣王終莫能定之甘泉羅氏茗香久精推步于此茫茫天算一隙中獨深求之以四分周術又證以漢三統術參覈異同進退推勘得文王自受命元年丙寅迄九年甲戌皆不得甲戌既望之九月獨宣王十六年己丑既望得甲戌爲九月之十七日豪無所差令人拍案稱快是周無專南仲渺渺隔數千年而顯然識者于我

大清道光二十二年間亦甚奇矣元于積古款識成又三十年今年八十而忽得知之亦甚幸矣羅氏或恐不確箸書一篇質之世之明天算之學者世間如茗香者曾有幾人吾爲此懼涉數十年後蝕望或有參差欲求如茗香者能得幾人哉

癸卯正月望後三日癸亥阮元謹記時年政八十



周無專鼎銘攷

焦山舊藏周無專鼎或云無惠或又云無當作鄦銘凡十行行九字其弟三行及後三行行十字大共九十四字其文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廟燔于圖室司徒南中中仲古通假字吾鄉儀徵相國纂刊積古齋鐘鼎款識謂南仲有二詩出車篇之南仲毛傳以爲文王之屬常武篇之南仲毛傳以爲王命南仲于太祖是宣王之臣也然則鼎之或爲文王時器或爲宣王時器未可知也案詩大明疏鄭注尚書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術殷術蔀周術恆後天今攷周世年日似用周術爲較切據四分周術上元丁巳至文王受命之元年二百七十丑萬九千二百八十九算外（李淳風五經算術注云周術上元丁巳至魯僖公五年丙寅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七百六十九算依劉歆說伐紂至魯釐公五年積四百六十七歲又世經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是文王受命至伐紂克殷凡十三歲二共四百八十歲以減僖公距積得此數與開元古經合）盈元法四千五百六十去之餘四百八十九爲入紀年以六十去之餘九命起丁巳算外得是年歲在丙寅乃置入紀年如蔀法七十六而一得積蔀六命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

筭外得戊午蔀其不盡之三十三卽爲入蔀年是文王受命元年丙寅入周術戊午蔀三十三年又三統漢術上元庚戌至文王受命之元年十四萬二千九十六筭外漢志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元起庚戌以文王受命至伐紂十三歲減之得此數與開元占經合盈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去之餘三千五百八十六如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而一得二命甲子一甲辰二筭外爲入孟統甲申其不盡之五百八卽爲入統年是文王受命元年丙寅入漢術甲申統五百八年爰以四分周術爲主佐以三統漢術參覈同異進退推勘得文王

受命以來始丙寅終甲戌計九年凡日辰甲戌皆不值九月旣望更案自文王元年丙寅迄厲王五十一年癸酉凡十一王共三百八歲如蔀法而一得積蔀四不盡四用加文王元年周術之入蔀年命自戊午七丁酉八丙子九乙卯十筭外得甲午蔀是宣王元年甲戌入周術甲午蔀三十七年又以三百八歲用加文王元年漢術之入統年是宣王元年甲戌入漢術甲申統八百一十六年復據二術推勘得宣王之世始甲戌終己未計四十六年惟十六年己丑是歲入甲午蔀五十二年以章月二

百三十五乘之得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如章法一十九而一得六百四十三爲積月不盡三爲閏餘是歲無閏以部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積月得一千七百八十四萬九千三十七如蔀月九百四十而一得一萬八千九百八十八爲積日不盡三百一十七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二十八爲大餘命起甲午筭外得周正建子月朔壬戌置正月大小餘累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小餘滿蔀月得一從大餘大餘盈六十去之得逐月朔大小餘加至八次得大餘五十六小餘二百三十二

卽爲周正建申月朔大餘二十四小餘五百四十九又加大餘一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爲建申月望大餘三十九小餘三百二十八半命如前得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又是歲入甲申統八百三十一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一十九萬五千二百八十五如章歲一十九而一得一萬二百七十八爲積月不盡三爲閏餘是歲無閏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積月得二千四百五十八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如日法八十一而一得三十萬三千五百一十八爲積日不盡一十八爲小餘以六十去

積日餘二十八爲大餘命起甲申筭外得周正建子月朔壬戌置正月大小餘累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如周術加至八次得大餘五十六小餘二十即爲周正建申月朔大餘二十四小餘三十八又加大餘一十四小餘六十二爲建申月望大餘四十九小餘一十九命如前亦得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其既望甲戌爲月之十七日與鼎銘合相國曾疑此銘不類商器當是宣王時臣得此洵爲顯證足見相國鑒別有眞因一一覼列于次俾資嗜古金文字者之徵信焉爾甘泉羅士琳茗香氏識

文王受命元年丙寅　是歲閏餘三無閏
九月壬寅朔　丁巳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年丁卯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丁酉朔　辛亥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年戊辰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辛酉朔三統推作庚申　乙亥望三統同
文王四年己巳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乙卯朔　庚午望三統并同

文王五年庚午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己酉朔　甲子望三統并同
文王六年辛未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癸酉朔　戊子望三統并同
文王七年壬申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戊辰朔三統推作丁卯　壬午望三統同
文王八年癸酉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壬戌朔　丁丑望三統并同

文王九年甲戌　是歲閏餘一無閏
九月丙戌朔三統同　辛丑望三統推作庚子
已上文王自受命元年丙寅迄九年甲戌據一術所推
皆不得九月既望甲戌
宣王元年甲戌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酉朔　庚子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年乙亥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酉朔　甲子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年丙子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甲辰朔　戊午望三統并同
宣王四年丁丑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戊戌朔　癸丑望三統并同
宣王五年戊寅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壬戌朔　丁丑望三統并同
宣王六年己卯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辰朔　辛未望三統并同

宣王七年庚辰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辰朔　乙未望三統并同
宣王八年辛巳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乙亥朔三統推作甲戌　己丑望三統同
宣王九年壬午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九月己巳朔　甲申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年癸未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九月壬辰三統推作癸巳　丁未望三統同

宣王十一年甲申　是歲閏餘六無閏
九月丁亥朔　壬寅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二年乙酉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九月壬午朔三統推作辛巳　丙申望三統同
宣王十三年丙戌　是歲閏餘一無閏
九月乙巳朔　庚申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四年丁亥　是歲閏餘八無閏
九月庚子朔三統同　乙卯望三統推作甲寅

宣王十五年戊子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九月甲子朔　戊寅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六年己丑　是歲閏餘三無閏
正月壬戌朔
二月辛卯朔
三月辛酉朔
四月庚寅朔
五月庚申朔

六月己丑朔
七月己未朔
八月戊子朔
九月戊午朔　癸酉望（已上三統并同）
已上宣王自元年甲戌迄十六年己丑據二術所推惟
是歲九月既望得甲戌爲月之十七日與鼎銘合
宣王十七年（庚寅）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壬子朔　丁卯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八年（辛卯）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丙子朔　辛卯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九年（壬辰）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辛未朔　乙酉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年（癸巳）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丑朔　庚辰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一年（甲午）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丑朔　甲辰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二年（乙未）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癸未朔　戊戌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三年（丙申）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戊寅朔（三統同）　癸巳望（三統推作壬辰）
宣王二十四年（丁酉）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壬寅朔　丙辰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五年（戊戌）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申朔　辛亥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六年（己亥）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申朔　乙亥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七年（庚子）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甲寅朔　己巳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八年（辛丑）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九月己酉朔　癸亥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十九年（壬寅）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一月
九月癸酉朔（三統推作壬申）　丁亥望（三統同）

宣王三十年癸卯　是歲閏餘六無閏
九月丁卯朔　壬午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一年甲辰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九月辛酉朔　丙子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二年乙巳　是歲閏餘一無閏
九月乙酉朔　庚子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三年丙午　是歲閏餘八無閏
九月庚辰朔三統推作己卯　甲午望三統同

宣王三十四年丁未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九月癸卯朔　戊午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五年戊申　是歲閏餘三無閏
九月戊戌朔三統同　癸丑望三統推作壬子
宣王三十六年己酉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壬辰朔　丁未望三統推并同未
宣王三十七年庚戌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丙辰朔　辛未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八年辛亥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庚戌朔　乙丑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十九年壬子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巳朔　庚申望三統并同
宣王四十年癸丑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巳朔三統同　甲申望三統推作癸未
宣王四十一年甲寅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癸亥朔　戊寅望三統并同

宣王四十二年乙卯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丁巳朔　壬申望三統并同
宣王四十三年丙辰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辛巳朔　丙申望三統并同
宣王四十四年丁巳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子朔三統同　辛卯望三統推作庚寅
宣王四十五年戊午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子朔　甲寅望三統并同

宣王四十六年己未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甲午朔　己酉望三統并同
已上文王世凡九年宣王世凡四十六年二共五十五
年惟宣王十六年己丑據二術所推并得九月既望甲
戌與冎銘合外此五十四年詳具九月朔望用備參攷
予既推勘得九月既望甲戌在宣王十六年己丑定此冎爲
宣王時器魏默深舍人源云毛傳于出車篇以王爲殷王謂
南仲文王之屬似未可專推文王受命改元後之年倘有人

謂在未改元以前者終未足以息其喙因復據世經文王四
十二年後八歲而武王伐紂計之是文王受命元年爲未改
元之三十八年應于二術中各減三十七筭得文王即位元
年己丑入周術己卯蔀七十二年又入漢術甲申統四百七
十一年更案文王未受命之先其時尚服事殷應用商正以
建酉月爲九月如法推勘自文王即位以來迄受命元年之
前一歲凡三十七年覼列九月朔望綴坿于末以明文王受
命先後四十六年加伐紂克殷四年共得五十歲皆無是日也士琳又識

文王即位元年己丑　是歲閏餘十無閏
殷九月丁未朔三統同　壬戌望三統推作辛酉
文王二年庚寅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殷九月辛未朔三統推作庚午　乙酉望三統同
文王三年辛卯　是歲閏餘五無閏
殷九月乙丑朔　庚辰望三統并同
文王四年壬辰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殷九月己未朔　甲戌望三統并同

文王五年癸巳　是歲閏餘無無閏
殷九月癸未朔　戊戌望三統并同
文王六年甲午　是歲閏餘七無閏
殷九月戊寅朔三統推作丁丑　壬辰望三統同
文王七年乙未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殷九月壬申朔　丁亥望三統并同
文王八年丙申　是歲閏餘二無閏
殷九月丙申朔　辛亥望三統并同

文王九年丁酉　是歲閏餘九無閏

殷九月庚寅朔　乙巳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年戊戌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殷九月甲寅朔　己巳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一年己亥　是歲閏餘四無閏

殷九月己酉朔三統推作戊申　癸亥望三統同

文王十二年庚子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殷九月癸卯朔　戊午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三年辛丑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殷九月丁卯朔三統同　壬午望三統推作辛巳

文王十四年壬寅　是歲閏餘六無閏

殷九月辛酉朔　丙子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五年癸卯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殷九月丙辰朔三統推作乙卯　庚午望三統同

文王十六年甲辰　是歲閏餘一無閏

殷九月己卯朔　甲午望三統并同

文王十七年乙巳　是歲閏餘八無閏

殷九月甲戌朔三統同　己丑望三統推作戊子

文王十八年丙午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殷九月戊戌朔三統同　癸丑望三統推作壬子

文王十九年丁未　是歲閏餘三無閏

殷九月壬辰朔　丁未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年戊申　是歲閏餘十無閏

殷九月丙戌朔　辛丑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一年己酉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殷九月庚戌朔　乙丑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二年庚戌　是歲閏餘五無閏

殷九月乙巳朔三統同　庚申望三統推作己未

文王二十三年辛亥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殷九月己亥朔　甲寅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四年壬子　是歲閏餘無無閏

殷九月癸亥朔　戊寅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五年癸丑　是歲閏餘七無閏
殷九月丁巳朔　壬申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六年甲寅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殷九月壬子朔三統同　丁卯望三統推作丙寅
文王二十七年乙卯　是歲閏餘二無閏
殷九月丙子朔　庚寅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八年丙辰　是歲閏餘九無閏
殷九月庚午朔　乙酉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十九年丁巳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殷九月甲午朔　己酉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年戊午　是歲閏餘四無閏
殷九月戊子朔　癸卯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一年己未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殷九月癸未朔　丁酉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二年庚申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殷九月丁未朔三統推作丙子　辛酉望三統同

文王三十三年辛酉　是歲閏餘六無閏
殷九月辛丑朔　丙辰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四年壬戌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殷九月乙未朔　庚戌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五年癸亥　是歲閏餘一無閏
殷九月己未朔　甲戌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十六年甲子　是歲閏餘八無閏
殷九月甲寅朔三統推作癸丑　戊辰望三統同

文王三十七年乙丑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殷九月丁丑朔　壬辰望三統并同
已上文王受命之先自元年己丑迄三十七年乙丑據
二術用商正建酉爲九月推得甲戌皆不值既望

道光壬寅日南至
甘泉羅士琳攷演

江蘇通志局

無專鼎銘

據一九二七年江蘇通志局石印本影印

藝文志三　　江蘇通志

金石一

昔馬遷秦紀載始皇諸碑魏收代書錄大邦城碣金石足重
自古伊然歐趙肇始嵩書日出直省通志具全文加攷訂者
前稱兩廣近則湖南今用其例墨本為主若石佚文存則歸
諸待訪只存目錄省篇幅也志金石

周

無專鼎銘金文不載各家收藏惟此鼎永鎮焦山取以冠首遂啟諆鼎識系偽刻不錄

鼎高一尺八寸深九寸一分圍一尺九寸六分
銘十行行九字十字不等今在丹徒縣焦山寺

隹九月既望甲戌王各于周廟述于圖室司徒南中右無
入立中廷王乎史翏冊令無叀曰官司紅王傢側戌臣[illegible]

[illegible]天子
不顯魯休用乍尊鼎用享于朕剌考用割眉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佳惟九月既望十甲戌王冋各古格字程注及還二字汪云還鄭云如並誤于用周說
文周从用口廟丙子二字徐云廟程云宓子㚇于圖徐云周室嗣司程云疑治南中仲
右程鄭並云佑顧云古佑字林無顧鄭並云世下同䖒東古專字古文專又作賁程顧鄭汪並云惠誤下同㕯
徐云賁顧鄭並云僉恐誤翁氏釋作內門二字合并其說較確當從之說文入內也內入也內字从入得聲古字亦通用
立中卟廷王乎呼叟史翌友程汪云受顧鄭云端林琮金石釋文云徐本釋為友說文習古文
友字則徐本是冊令爾雅令命也國語注命令也二字古通周禮則令為壇三成儀禮注引作則命左傳令不及魯
莊子先君之令經典釋文並云本作命兆無覺曰官顧鄭並云宣嗣徐汪翁並云同程注司治二字
顧鄭並云治按古文孝經治作縟紅徐云空顧鄭並云佐棠此乃紅字古與工通見漢書酈食其傳董仲舒傳兩注
並云嗣紅者治工也一說司空也王傢徐云道顧鄭則並云頫側徐云則戌徐云民顧鄭並云弗巨

徐云以程顧鄒汪並云作沪錫女汝幺纟衣𢦏車帶束二字諸家釋為束帶並誤倒也戈鬲
瑚旼說文戟有枝兵也讀若棘戛棘也亦讀若棘二字音義同𢆶縞必古字韓彤𢘅古矢字見宰辟
父敦叟古通鑒𤔲古勒字象形䜌鑾此字與戠敦同𢓊旂籀文从於之字並作𡭗𡚁無𧶠𣪘
敢𣪘對𡃣揚天子不丕䜌顯圅敷徐云睿顧鄒並云敬休用𠂤作𩕢尊
鼎用亯享于孔翁云朕動烈考用𣄰周𥁕簋程注簋二字簋壽萬年子
孫永寶用

焦山鼎故京口某公家物分宜柄國時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獻因嫁禍焉鼎遂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因寘焦山寺中王士禎池北偶談

右周鼎銘詞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數休其人莫敢曰王格於周曰司徒南仲殆周初器也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辪尚功釋為立而楊氏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即位為公即立則是銘曰立亦當作位程穆倩定為立從辪氏讀也曝書亭集

丙子秋宋大中丞以筠廊偶筆見贈余始得讀兩王先生古鼎詩丁丑夏偶過焦山求所謂古鼎者摩挲拂拭之次恨未攜王先生詩第撫其銘字以歸求之博古圖而不得也越一年王先生以此帙寄余則并其圖與其銘咸在而程處士之釋文與林次公之增訂莫不備具而後知鼎之出於權門而隱於僧寺者蓋欲待人表章之不欲安於枯寂已也昔東坡四菩薩閣記自度其不能守因以予僧僧之願以身守與盟於佛而以鬼守皆在不可必之數今此鼎雖歸僧寺焉知不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乎惟一讀王先生之詩則將慄然懼俯然思是此二詩者殊勝於斧鉞之誅司寇之罰矣若僅以音節之醇古引證之博奧目之猶淺之乎視此詩已余讀古鼎詩不禁喟然而歎也曰嗟乎當分宜得此鼎時必且盛供張召賓客相與鑒賞而品題之其能為詩文者必且形之歌詠作為文章以稱道而贊美之今幸皆不傳於世使當日之詩文具在有不因分宜而永遺詬病者乎今讀此兩詩可以識盛衰昭法戒足與此鼎並垂不朽不僅為博古家備攷訂而已也張潮焦山古鼎攷跋

焦山周鼎銘有𤔲曰司徒南仲疑亦宣王時物也銘文與集古錄毛伯敦銘相類周人器物銘多用此體牛運震金石圖翁方綱

云此云宣王時者用毛傳之詩說大雅常武篇毛傳云王命南仲于大祖皇甫為大師鄭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疏毛以為王今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又命為太師之公者皇父使此二人為將為監鄭以南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呂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令所命者皇父之太祖故本言之又小雅采薇篇疏昆夷之惠文王於時事殷王也命其屬為將師其屬為南仲出東經稱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并禦西戎及北夷之難也又本篇君子之車箋君子謂將率正義曰將師則命卿南仲南仲難為元師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又漢書古令人表第三等於周宣王之世列召虎方叔南中中山父申伯尹吉父韓侯𩕢父張中程伯休父則班氏以南仲為宣王大將矣

周鼎銘諸家釋文以為九十三字蓋全蝕不可辨久矣鎮江守門人謝蘊山屬工精拓得其全文則第九行列考上隱隱有字詳其篆勢朕字也朱竹垞跋以立為位固無不

金石一 二
金石一 三

可然銘辭本是立字不須假位且當合上下文讀之又顧亭林跋以右為佑此應以歐陽永叔之跋鄦敔正之也周官大宗伯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内史由王右以策命之禮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是二條皆右字立證字之證所命者延登北面即所謂立中庭也内史由王右即所謂右也稽古吉金之文宰辟父右見于辟父敔邢伯右見于毛父敔毛伯内門立中庭右見于鄦敦永叔釋之謂中其庭立而祝與鄦皆在其右此二語明晰甚矣穆公入右戠立中庭北嚮見于戠

敦𢀛入右牧立中庭見于牧敔宰頵右襄入門立中庭北嚮見于伯姬鼎宰忽入右尨立中廷見于尨敦王呼虢中入右見于何敦宰宏右頌入門立中庭見于周司成頌寶尊畾諸如此類有一足以知右之文對中庭而言之也蓋立于王之右者宣王命者也入門北嚮立于中庭者承王命者也立于王右者有宰有司徒有公有伯有内史不必其一人也立于中庭者則惟茲作器之人耳立中庭之上一字其為内門二字合寫無疑矣而亭林乃從諸家釋為僉是衆人皆立于中庭豈不思大宗伯祭統之文與歐陽集古跋尾是器也可以昭見周家假廟祝冊之儀式補經訓所未言不特篆文之足寶矣内門既為二字若依釋者

又謂丙子為二字則是銘凡九十五字也末行周簋周字旁作勹形則匕向内之文象主兕執匕之義蓋亦持刀立戈之類非別有一字也故錄諸家釋而備論之林吉人得徐興公家藏釋文所釋惟賓字顯然非是餘則程注所釋皆不遠也程穆倩釋本於時最著而及還字佑字皆顯然之誤金石文字記惟佑字僉字顯然之誤蓋亭林必先見諸家釋為僉而遂仍之耳汪堯峰釋文惟還字顯然之誤寺中石刻周氏引本内如字佑字皆顯然之誤翁方綱焦山鼎銘考宋人好辨識鐘鼎文字此銘獨未著於錄其出於何時何地不可得而知矣古器銘多用鋚勒字惟石鼓及寅簋文正作鋚勒伯姬鼎則作攸勒宰辟父敦又作攸革辥尚功王俅諸家皆釋攸為鋚此文亦但作攸蓋古文之鋚勒即詩所云鞗革也詩鞗革凡四見鄭氏箋或云轡或云轡首

或云轡首垂毛公則訓鞗為轡革為轡首說文無鞗字而有鋚字訓為轡首銅明乎鋚之即鞗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景純曰轡靶勒也詩如鳥斯革韓詩作勒明乎勒之即革也詩鞗革有鶬為金飾古文鞗從金與許叔重訓轡首銅合孔疏謂以鞗皮為轡首之革似未達古制矣伯姬鼎師毀敦並有縞必字辥氏釋必為縪案攷工記天子圭中鄭注讀如鹿車縪之縪是必縪古文相通此銘亦作必與康成注合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昆守鎮江之明年拓此鼎銘呈覃溪先生踰月先生以銘攷相示且曰卷中於詩僅錄數首者以其有關考據爾若辥銑歌云千年自鎮隱君山一銘猶識宣王字郭梅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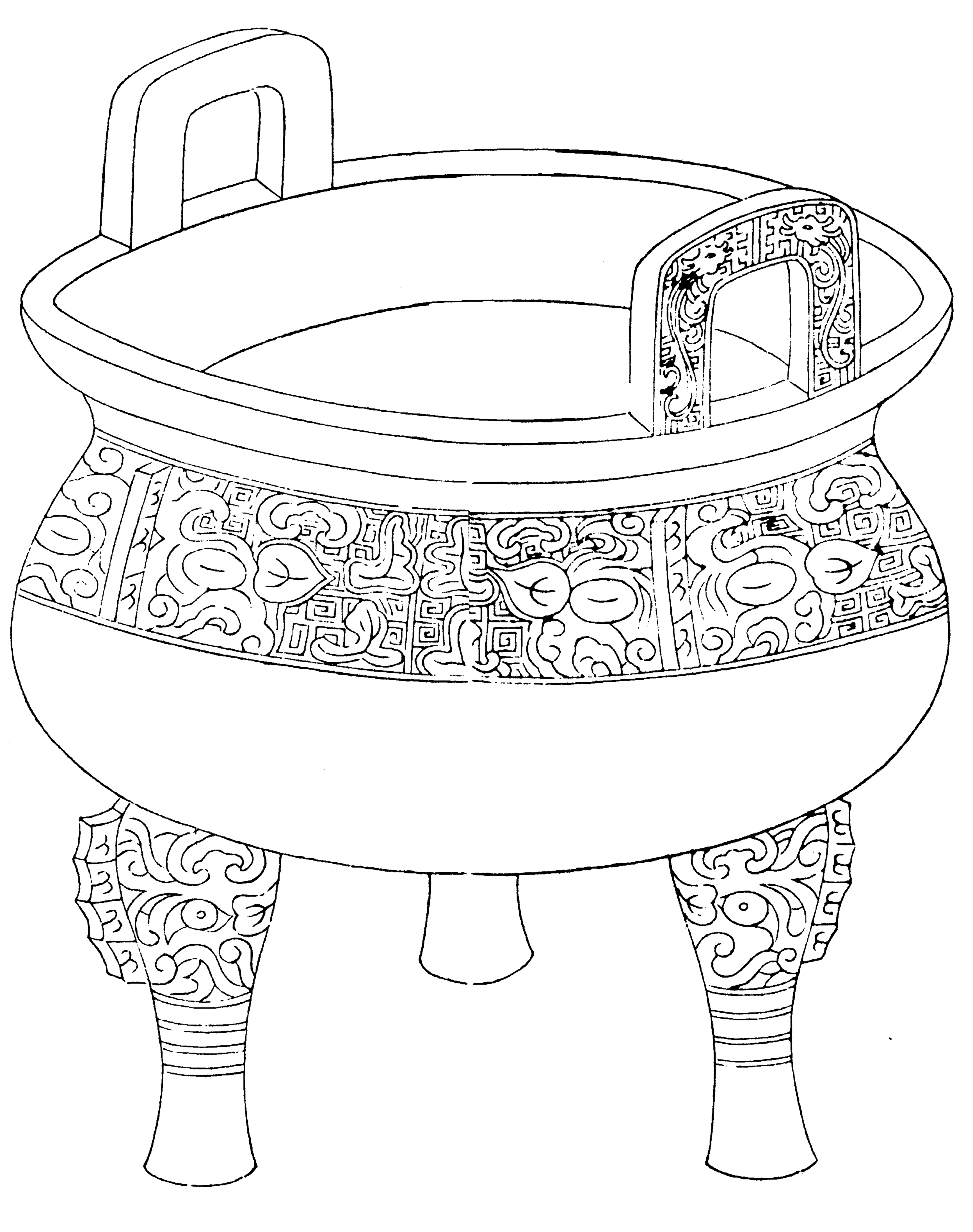
維昔宣王振周紀頌側弗作天顏喜湯之龍歌云憶昔周
宣中興年吉甫為作崧高篇方叔召虎得見否圭瓚秬鬯
今猶傳嘉爾世惠有成績用作尊鼎藏圖室太史端冊跪
陳詞九月既望惟甲戌是意以此鼎為宣王時作矣今年
夏袁州李眞基進士謁選來京與共論此眞基博稽羣書
謂此九月既望甲戌是成王初年而愚終弗敢信也子盍
為我跋之昆不敏因述來書語以為跋乾隆三十八年謝
啟昆焦山鼎銘攷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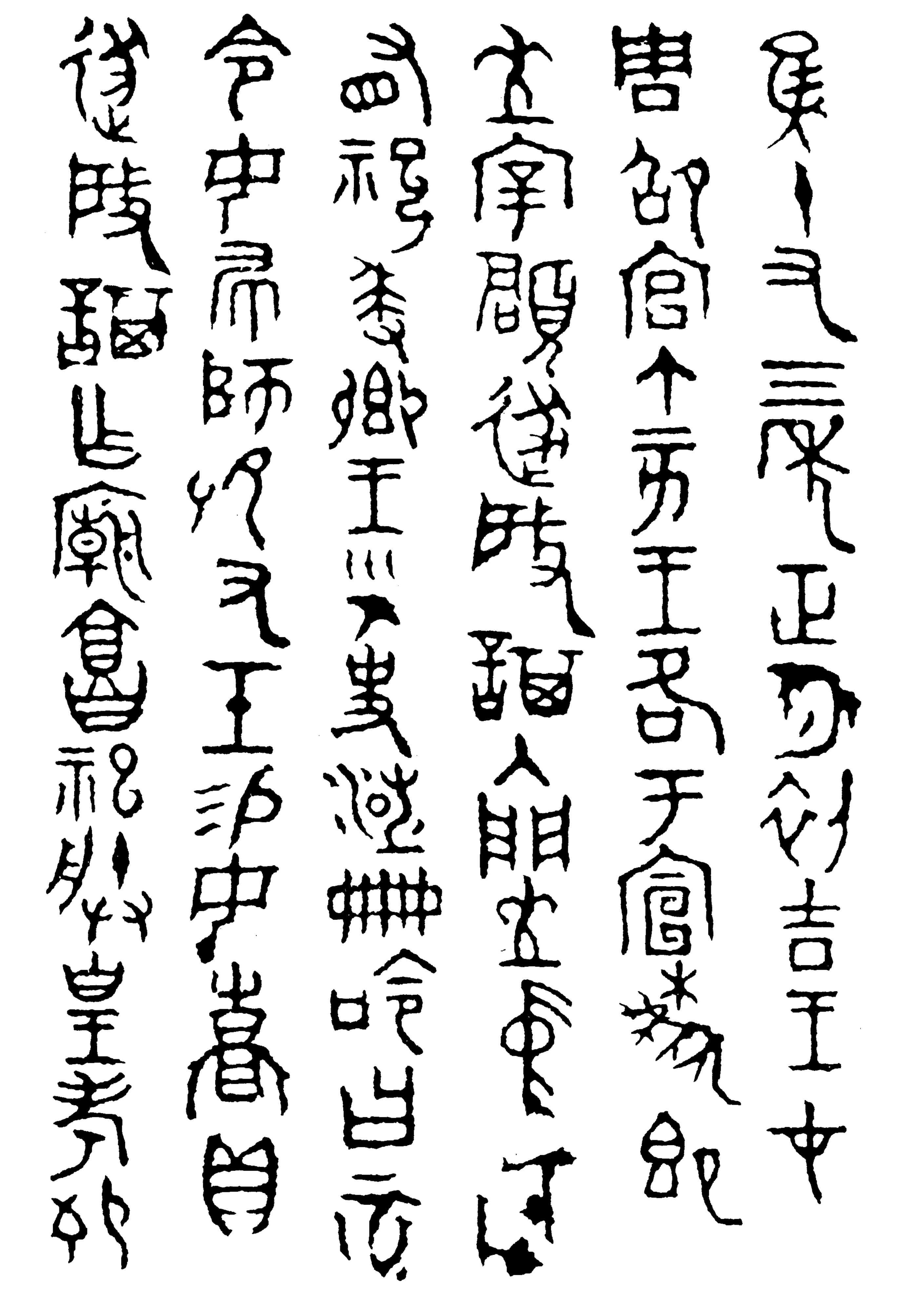
按鼎銘九十五字其文有司徒南仲牛氏以為宣王時物
翁氏著焦山鼎銘攷論其非是祖考常武詩王命卿士南
仲太祖太師皇父毛傳誤解太祖為命將於太祖之廟故
漢書以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數詩為宣王征伐詩人美大
其功所作古今人表遂以南仲與召叔方叔並列宣王之
世蓋其沿誤已久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
夷城朔方尚書大傳四年伐犬夷逸周書文王五祀西拒
昆夷備玁狁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年昆夷氏侵周後漢
書西羌傳及通鑑前編引衛氏詩序云昆夷玁狁之難命
將遣戍皆文王事時是與鄭箋孔融疏相證又出車詩王命
南仲往城于方傳云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亦與采薇
詩序鄭箋吻合則毛氏之說矛盾顯然其為文王時人無
可疑也是銘釋者甚多林佶得於徐𤊹家者不知何人所
釋程氏邃本見池北偶談汪氏琬本見堯峰集顧氏炎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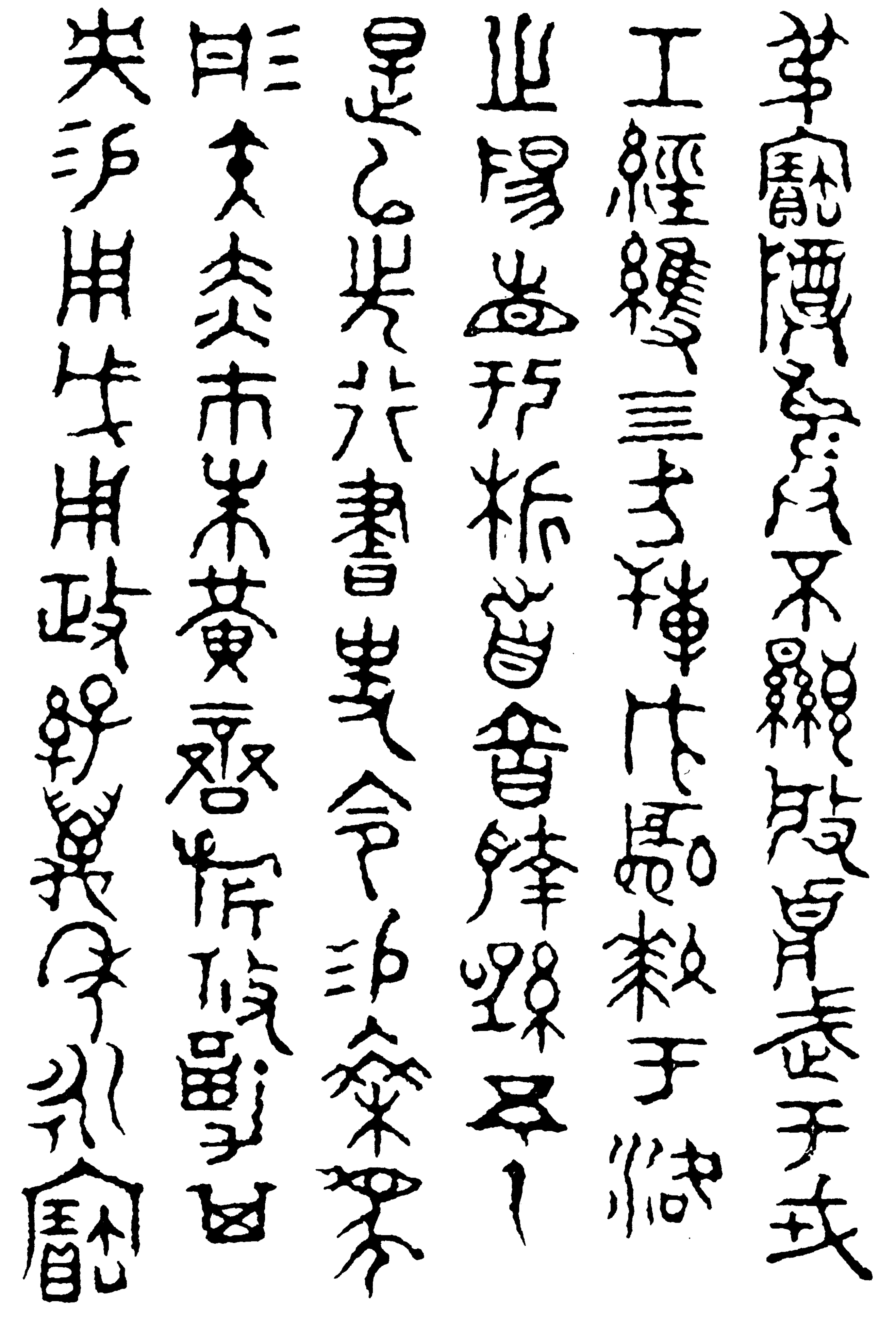
本見金石文字記周鄒氏儀周本刻於焦山寺合翁氏鼎
銘考中釋文共有六家今並采注於下又有寺中重摹本
字畫訛謬之處不可悉舉則翁氏已詳辨之矣王昶金石萃編

據自刻本影印

周緣鼎圖款識







一之二

題詠

道光甲辰夏五月得遂啓諆大鼎周宣王時物也因置之金山以垂久遠作歌紀事用新城王西樵焦山古鼎歌元韻　葉志詵

我生嗜古勤搜索左右羅陳殊卓犖岐山有客擕鼎來神物乍見緣耕作壬寅春二月陝西岐山縣城北滎湯村史姓耕地得之其文百有卅四字載紀元戎刊蠻洛命汝帥師遂啓諆嘉績用張達陛閣經維四方實乃功玁狁博伐邊陲愕折首六百執五十先行威震軍聲樂十有三年正月吉史減册命賴貝博作廟作器薦馨香乘飾服飾褒鷹鶚想像宣王中興年桓桓撥亂如摧擇石鼓著辨徒滋疑自來言石鼓者迄無定論歐陽集古錄尚不免有三疑之說今得此鼎相印證確知爲周宣王時物也銅盤取証足相酢先是戊戌歲郿縣禮邨田間溝圩中掘得虢季子白盤是十二年正月丁亥作與此鼎銘文極相類方今偃武際昇平寶鼎一出光巖壑求珠何幸值因緣懷璧從來戒貪攫吉卜合付名山藏浮玉嵯峩江流錯摩挲傳誦詡遊人典守呵護憑海若焦山之鼎閱四年銘文九月既望甲戌是宣王十六年戊子之九月十六日伯仲相望慰落寞見聞詫茲希有珍注經校史羣攻錯西樵元韻重因和韻姑仍之煙雲過眼如是觀萬古光芒燭高廓

一

周遂啓諆鼎攷

葉志詵

古大鼎一體圓雙耳三足鼎口外緣作饕餮文間以雷篆足亦列饕餮形莖文以建初尺度之高二尺四分耳高五寸闊六寸一分口徑一尺九寸四分腹圍六尺五寸重古權三千六百三十一兩二錢五分篆文十二行百三十四言刻腹內牆居中其辭曰隹(惟)十又三年正月初吉王在周卲(昭)宮丁亥王各(格)於宣榭卽立(位)宰頵遂啓諆(期)入門立中廷侑祝秉鄉王呼史減册命曰予令女師師仰有工(功)錫女賴貝遂啓諆作廟享祀朕皇考致叔寶尊彝不(丕)顯啓揚武于戎工(功)經維四方博伐玁狁于洛之陽相刊折

首六百執俘五十是以先行書史令錫乘馬彤矢亦芾朱黃鑾旗攸勒其央錫用戉用政(征)爾萬年永寶志詵案此周宣王北伐酬庸所作器也先是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十年後始告成功遂啓諆亦當爲帥師之臣十又三年正月初吉丁亥友人鄭君復光本竹書周正宣王元年龍集癸酉推得十三年乙酉正月庚辰朔初八日爲丁亥夏小正丁亥萬傳丁亥吉日也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少牢饋食日來日丁亥故彝器言祀事者多有之宣榭杜預魯宣公十六年宣榭火注講武屋公羊穀梁皆言藏樂器正義引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然凡言格者假

得五千一百九以癸丑六十除之餘九日盡壬戌爲除夕次日爲正月朔癸亥大小月相閒推得二月朔壬辰三月朔壬戌四月朔辛卯五月朔辛酉六月朔庚寅七月朔庚申八月朔己丑九月朔己未下推至十五日望則甲戌在十六十六日望則甲戌卽在本日雖是年積三百八十四日當有閏若閏應在周正以前固不必加若應在九月以後亦毋庸減可勿論矣因并識之

遂啓諆鼎年月日攷

鄭復光

歸安姚文僖公文田學古錄有夏殷厤章蔀合表言夏厤本卽顓頊厤湯作殷厤而周人因之某蔀某章當在某年非表不明故作此表並載帝王世次自周赧王以前用竹書爲本加脫少十六年秦昭襄以後參證史記諸書至漢高帝止以推詩書春秋經傳皆瞭如指掌夏厤起甲寅有一蔀立成表殷厤起甲子無立成表外有求元旦表夏殷厤各一蔀其積日最少者三百五十四日最多者三百八十四日多三十日者其年有閏也後附載推算各條吉日庚午爲宣王九年用夏厤庚申蔀而魯僖公五年日南至用殷厤癸酉蔀不應兩岐其法意攷古期于合經旣無的據不得不旁搜一二明證庶幾一合故不嫌于兩法異同以俟折衷勝于空談臆斷爾友人羅茗香士琳精于厤算嘗攷焦山無專鼎銘九月旣望爲宣王十六年己丑九月十七日阮相國芸臺師嘆爲精確嗣後出虢季子白盤銘曰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友人張石洲穆以羅君法攷之亦爲宣王時物丁亥是正月三日其術據李淳風五經算術注頂寓平安館葉東卿封公新得一鼎出以見示銘曰隹十又三年正月初吉丁亥云云後虢盤一年事一功同且博伐玁狁尤爲宣王時物確據若以羅君術推之十三

年當歲次丙戌與此鼎紀日不合緣羅君本史記紀年也姚氏學古錄本竹書較史記及諸書每先一年則十二年當歲次甲申而十三年乃爲乙酉紀年旣據學古錄因以其術校算宣王十三年乙酉減一年爲十二年甲申查章蔀表得殷厤入甲午蔀四十九年爲第三章癸丑章十一年查積日表卽元旦表得四千一十六以癸丑六十除之餘五十六日盡己酉是年積三百八十四日當有閏假令閏應在前加三十日得盡己卯爲除夕次日爲周正建子月庚辰朔是正月八日丁亥也令閏應在後減卅日得盡戊寅爲除夕次日爲周正建子月己卯朔是正月九日丁亥也更據其術推虢盤十二年甲申歲減一年爲十一年癸未查章蔀表得殷厤入甲午蔀三章癸丑十年查積日表得三千六百卅二以癸丑六十除之餘三十二日是年積三百五十四日無閏盡甲申爲除夕次日爲周正建子月乙酉朔是正月三日丁亥然則盤與鼎俱符合無訛矣惟無專鼎有月及望而無年羅君推爲宣王十六年己丑九月十七日甲戌若據學古錄每先一年卽當下移一年爲十七年己丑固無不可與所推九月十七日甲戌自不乖戾若亦以學古錄術校算則置十六年戊子減一年爲十五年丁亥查章蔀表得殷厤入甲午蔀三章癸丑十四年查積日表

廟也是宣榭亦當爲享祀之地下言卽位祀畢始卽位耳宰頵史減歷官最八二十二年作剌敦二十八年作寰鼎寰盤尙有其名遂氏著姓風俗通云舜後箕伯直柄伯戲中衰商封之于遂路史云嬀姓後一云遂子國齊滅之子孫爲氏啓諆名與莊子榮啓期同侑祝秉鄉謂詔侑之周禮大宗伯鄭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册命以出侑者延之使登之義也賴貝賴贏也宣和博古圖父乙鼎注言錫貝之多也鼎器而言尊彝者古人銘言皆連及之辭享祀必飮食備具尊以該飮器彝以該食器耳經維四方卽詩江漢經營四方淮南天文訓注維度也廣雅釋詁注營度也皆以度訓其義同博伐玁狁呂覽上德注博者大也毛詩作薄傳言逐出之而已正義曰不言與戰是以薄訓輕此則有折首執俟之文可以糾經注之誤于洛之陽張君穆詳診地望定爲今甘肅慶陽府合水安化二縣境義極精確相刊相敵也說文刊剟也毫鼎有相刊及身之辭折首六百較多于虢季子白之五百耳俟卽繫也淮南本經訓俟人之子女注與繫四之繫同是以先行詩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薛君章句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乘馬馬四匹也周禮夏

官圉師鄭注云四馬爲乘彤矢該弓而言說文彤丹飾也尙書大傳曰以兵屬于得專征伐者賜弓矢赤芾黃朱芾也詩斯干鄭箋諸侯黃朱言其淺也朱黃黃橫也通作衡玉藻赤芾黝衡鄭注佩玉之衡也鑾旗廣雅釋器鑾鈴也爾雅講武有鈴曰旂詩載見龍旂陽陽傳鈴在旗上也攸勒卽鞗革說文鋚轡首銅爾雅轡首謂之革注轡靶勒也其央卽央央之義詩註鮮明貌錫用戉禮賜鈇戉然後殺政與征同周禮小司徒施其職而平其政注政當作征是矣余收輯古金文字卌有餘年竊幸近今所出較歐趙見聞爲多得以徵文考獻拾遺補藝獲此寶器寶酬素願然不敢私有懼或失墜因置之金山以公同好既作歌紀事復爲攷證於左黎光曙案黃長睿東觀餘論以其可尊而爲法曰尊彝以其陪貳而非正曰從彝其實皆鼎也據此則鼎亦可謂之尊彝

遂啓諆鼎年月日考

羅士琳

陜省新出遂啓諆鼎一其銘有惟王十有三年正月丁亥初吉文吾友鄭子澥香據竹書紀年用顓頊術推爲周宣王十三年正月八日張子石洲以所推郵寄示予予以爲正月八日是已特其中不能無疑請申其說案竹書乃僞書非信史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始列甲子周宣在共和後十餘年更歷百年入春秋以次皆斑斑可考故唐李淳風五經筭術據之以推魯僖五年日南至今鄭據竹書較史記計差一年卽與全部春秋相齟齬亦與五經筭術不合此一可疑也姚文僖公學古錄有春秋朔閏表二卷云夏正承顓頊後實爲厤法之宗殷周雖改正朔其大法必不能變然細核之姚所用者非顓頊術實殷術也周至宣王已在中興之後夫周有周厤在後世雖六術並傳古厤而在當時則殷去周甚遠其厤已先天一二日似未可以先翰之成法驗改建之正朔此二可疑也爰以周術上元丁巳下距宣王十三年丙戌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六百九筭外推之得入甲午蔀四十九年以章月乘之如章法而一得積月六百六不盡一爲閏餘是年無閏以蔀日乘積月如蔀月而一得積日一萬七千八百九十五不盡六百五十四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十五爲大餘命起甲午算外得宣王十三年丙戌周正建子月（卽正月）爲己酉朔是月無丁亥然則周厤不足據乎曰是不然考宣王十二年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更推得是年建亥月大餘四十六小餘一百五十五命起甲午筭外得宣王十二年乙酉十二月爲庚辰朔其丁亥乃月之八日浸假其年失閏則是月之庚辰朔卽差而爲次年周正之建子月未可知也春秋之世閏凡婁失襄公二十七年傳辰在申司厤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傳仲尼曰火伏而後蟄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皆其明證幽平以前雖失閏不失閏無繇得考然幸賴斯鼎或者藉資旁佐故曰正月八日是已

宣王十二年乙酉積月五百九十三（不盡十三爲閏餘）積日萬七千五百一十一（不盡七百四十七爲小餘）

建子月（卽正月）乙酉朔　小餘七百四十七

建丑月（卽二月）乙卯朔　小餘三百六

建寅月（卽三月）甲申朔　小餘八百五

建卯月（卽四月）甲寅朔　小餘三百六十四

建辰月（卽五月）癸未朔　小餘八百六十三

建巳月（卽六月）癸丑朔　小餘四百二十二

建午月（卽七月）壬午朔　小餘九百二十一

建未月（卽八月）壬子朔　小餘四百八十

建申月（卽九月）壬午朔　小餘三十九

建酉月（即十月）辛亥朔　小餘五百三十八

建戌月（即十一月）辛巳朔　小餘九十七

應閏月（設差爲十一月）庚戌朔　小餘五百九十六

建亥月（承上月差則此月即爲十三年正月）庚辰朔　小餘百五十五

抑有說焉當時或閏用夏正則必置在建子月之下果如是是建亥月之庚辰朔自必移爲十三年周正之正月其建子月之己酉朔遂移爲閏月矣

次原韻

陳慶鏞

在昔歐薛工探索羅列鐘鼎文駮犖近數邗上積古齋古物大半商周作漢陽葉氏亦好古得鼎不數宛與洛古人酬功命作器不須圖像凌煙閣命將出師伐玁狁折首執俘酋豪愕軍將爲誰遂啓諆士卒㲋藻讙聲樂詩誦吉甫先啓行薄伐奏膚功最博更有周盤紀虢季軍勢捷如下隼鷙整居焦穫及鎬方三將齊力風掃蕯歸來飲至同策勳應與張仲相酬酢王命作鼎祀致叔鼎口緣外腹如壑其外刻以雲靁紋古色斑斕饕餮攫銘文百卌有四言十二行欵數參錯斯鼎鑄自宣王時亞形無數召與若史減冊命史籀文千載神物出芴寞聞將舁置浮玉山寶物直與焦巖錯吉金蝌文竝千古耿耿精光照寥廓

次原韻　　徐渭仁

光宅寺前辨鐘索古文奇字窮駁犖尊彝簠簋羅高齋著書已到古人作函牛大鼎來西秦鑄詞百卌紀征洛吾公得之不自寶作詩媵送華巖閣蛟龍攫騰佛儺喜罔象刻畫鬼怍愕前年兵戈大騷擾此山無害稱極樂況與無專及陶陵（焦山有周漢鼎）吉金相望亦云博世間贋鼎不可數百鳥喧噪慚一鶚煙雲過眼如是觀問誰能保賈秋壑公也寓意不留物考文徵事供酬酢鈐山一德豈無人大力終難負舟壑我宗虢季銘功盤深藏不爲人所攫篆文百十最精特與此兩器光參錯浪言大物世不並詎有寶鼎邢尹若安得輦置化人居古物羣聚不寂寞證以攻車六月詩宣王獵鼓原無錯譬如江漢到海合回首岷峨振寥廓

次原韻　　王筠

東卿先生窮墳索掇取精純挑駁犖西周古鼎偶得之鈎奇索隱欣然作韓蘇石鼓漫稱奇此詩端應紙貴洛拓本常存鄴侯架其器不留子雲閣神物自當歸法王坐使貪夫皆驚愕能令此鼎萬古存不私一己心所樂東坡玉帶鎮山門此乃理大物尤博金山古器雖纍纍鷙百安能如一鶚一鼎挽之九萬人我欲前馬掃迹薛雲旗仿佛集羣眞擘麟相賀勤酬酢謂如嶔奇磊落人此子本宜置邱壑夜來光芒萬丈長山精次且不能攫區區小器猶難儕安有雁岑得參錯高齋古器原富有將此奇特光蘭若東望焦山之周鼎其光相射非寂寞小子未能辨跟肘名斗甯識衆星錯但仰先生無我懷一洗此心歸空廓

遂啓諆鼎記

張穆

頃三四年閒陝西出大槃一大鼎一盤出鳳翔今歸陽湖徐君燮鈞鼎出岐山今歸漢陽葉東卿年丈二縣壤地相聯其器皆紀宣王北伐時事文詞亦畧同殆猶後世敕書語多相襲云穆於辛丑春得見虢盤拓本曾作跋尾據李淳風五經算術注推得宣王十二年正月初吉丁亥爲周正建子月之初三日此鼎之作後盤一年亦正月丁亥鄭君浣香本姚文僖術推得當爲月之初八日也兩器皆有薄伐嚴允于洛之陽之文與詩云至于太原者不同案太原之非今陽曲金仁山已知疑之亭林百詩東樵遞相綜覈其

義愈明然顧胡謂太原即北魏原州今固原州地而百詩又疑之曰秦中地以原名者不可勝數不能确指何地則仍無定論也今據此兩器皆曰于洛之陽班志洛水出北地歸德北蠻夷中括地志洛水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山在今慶陽府合水縣北二十里洛水出山東北流經唐洛源城而東南流至洛川縣南中部縣北東與沮水合自是以後洛兼沮稱不名洛矣以地望診之寇之來也至于涇陽蓋及今平涼鎮原之界而止周之禦寇也于洛之陽蓋駐軍今合水安化二縣竟王師敵壘相距在百里內其地廣平即詩所謂太原矣顧閻諸君之論以此鼎及盤證之

義始大明徐君攜盤南歸求拓者麕至然終無以厭耆古之望也丈則不惟不私爲已有且將載置金山之上與柯氏無專鼎並峙於江波咫尺之閒何其達歟吾知將來必有好事者圖寫之詠影之爲浮玉生色不僅東坡一帶永鎮山門也

洛陽攷

陳澧

銘云博伐玁狁于洛之陽按水北爲陽（山南爲陽北爲陰水南爲陰北爲陽穀梁范注云日之所照曰陽蓋山南受日光而影在北水南有岸影而北受光故其名如此也）洛水之北今陝西靖邊保安二縣地也博伐玁狁之文與六月詩同此當與尹吉甫伐玁狁同一役詩云至于大原毛鄭不詳其地後儒之說亦未確以此銘證之蓋即洛水之北矣詩言玁狁之來侵云至于涇陽鄭箋云涇水之北爲今陝西涇陽淳化三水諸縣地玁狁至此周師伐之玁狁敗歸於是追數百里至靖邊保安二縣地乃還玁狁由此北入河套則出徼外矣故毛傳云遂出之也得此銘與詩合而觀之玁狁南侵則至涇陽周師北伐則至洛陽當時用兵之地歷歷可指其有關於詩義甚大洵可寶也

澧謂詩之大原即此銘之洛陽者酈道元汾水注引春秋說題辭云高平曰太原（禹貢僞孔傳同）又引尚書大傳云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按尚書禹貢之太原公羊穀梁春秋及左傳之大原皆今山西太原府地其地南則汾水南流北則桑乾北流東則滹沱東流西則六淵河嵐漪河蔚汾河西流水勢分流地勢甚高故謂之大原也此銘之洛陽今陝西靖邊保安二縣地其地南則洛水南流北則通哈拉克河北流東則靑澗河濯筋河東流西則惠安堡河西流其水勢分流地勢之高與山西太原正同故亦謂之大原也得此銘而詩之大原可考且洛陽大原同一地則啓諆伐玁狁必與尹吉甫同一役而先生謂吉甫帥師伐玁狁啓諆亦當爲帥師之臣益信矣并以質之先生

次原韻

韓韻海

儒生汲古讀邛索歐趙搜奇尤卓犖當峕十鼓已驚絕史籀遺文能間作岐山之岷拾文字博伐犬戎至於洛鑾旂攸勒錫汝諆入廟册命做重閣雲需紛紜字崛强蚓結龍伸刀旃愕摩挲識是中興年永保馨香薦嘉樂海雲堂中南仲鼎二百年來引稱博箋注最精詩最麗朱氏彝尊厲氏鶚未若茲鼎當晚出衆論一掃如解擘乃知奇事必有偶合之兩美互交酢(二王咏古鼎在康熙乙巳距道光乙巳凡百八十年先後因緣若合符節)主人達觀聚散理以光紺字飾幽堅鈐山書生老無賴炙手勢焰熹豪攫豈知神物歸淨土得見霎南資鼎錯江流淼淼峙雙闕從此金焦兩相若避生性癖愛奇字摹金橅石甘寂寞願拓萬本傳万口槃敦尊彝共劘錯他時京口訪歸舩試向江天問淸廓

次原韻

黎吉雲

虎坊高齋恣探索(公都中寓廬在虎坊橋)尊彝璲列光卓犖阮瑱嬛館翁蘇齋惟公接踵有述作迺年周鼎來秦塞如馬出河龜見洛避垢宵歸鈐山堂後時未入丹楓閣(漁洋所咏戴氏鼎詩丹楓閣中物也)我公得之急傳示小儒環觀各駭愕憶昔共和攝政年鹿鳴詩廢缺和樂(詩六月毛傳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周宣命將伐玁狁桓桓十乘戎車博翠嫣後裔颯爽姿萬里盤空看鵰鶚焦蒦鎬方遺孽盡疾捲長驅掃秋擘册命作器垂永久報以介福壽攸酢至寶秘惜鄉霾塵大力扤搏舟謝鋻徵文差免三亥譌公世豈虞六丁攫細思物理焉㝵知巧麻鉤稽迷綜錯公今喆嗣樹膚功盛典酬庸天子若豈非符瑞發山川神物先期出芴寘信與同時玁碣尊允宜作鎮名山錯(楚詞天問九州安錯註錯厠也)并傳七十有二代萬古光芒亘寥廓

先行考

曾釗

道光壬寅春二月陝西岐山縣民耕地得周宣王時鼎銘曰經維四方博伐玁狁於洛之陽相刋折首六百執俘五十是以先行按小雅六月紀尹吉甫之北伐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不詳其人據此鼎銘則遂啓諆也然詩言玁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吉甫薄伐至於大原與此鼎銘所稱洛陽異地考漢書匈奴傳武王伐紂逐戎夷洛涇之北然則涇陽有戎患洛陽亦有之顧祖禹方輿紀要涇陽泰邑蓋本周地名距周京百里而近吉甫逐之至於大原者鎬之原涇水之所出逕涇陽縣入渭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蓋逐北千里而遙矣漢書陳湯傳劉向疏云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是爲正兵當是時玁狁方盛彊雖吉甫宣勞然非扼吭擣虛形格勢禁則逐之不易王命遂啓諆率元戎伐於洛之陽攻其不虞折首執俘玁狁回救功用克成是爲奇兵洛水出今靖邊南界至朝邑入渭今入河明成化間所改道也距周京六百餘里功亦甚偉而詩人唯以先啓行一語括之不特啓諆之名泯滅無聞即吉甫謀畫亦不明顯得此鼎銘合觀之而後兩路行師一正一奇情事了然如見其稗於詩義非淺尠矣東卿先生寄摹本命題爰攷於詩以著其異同之故用見王師未嘗不貿多算云爾

次韓文公石鼓歌韻

宋翔鳳

葉公嗜古得周鼎遠寄拓本兼詩歌銘詞百三十四字倉史不作當如何能從古文釋意誼漫使徒隸矜矛戈土花一洗盡發露吉金自昔難消磨王在昭宮格宣榭成周舊迹還摉羅宣王六月伐玁狁中興功績誠巍峩自從小雅載篇什上承棫樸追卷阿麗然此鼎出田野亦有神物護且呵按文考事正相應更紀年月知無訛減册命後寶彝器遂啓諆名識籀蝌其辭質實理周帀正聲如鼓逢逢鼉于洛之陽驗水地箋疏空復岐枝柯慶陽兩縣得其境豈使東西如織梭銘詞于洛之陽考在甘肅慶陽府合水安化二縣境最確詩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疏家以漢太原郡當之顧亭林駁以豈有寇從西來師從東出之理余考定詩書春秋之太原皆在雍境別有文以明之始知太原即太鹵說經詎可相委蛇曲臺徒記銘孔悝叟詞莫贊碑曹娥吾生未得嵣衕欲推年歷空嗟沱兢兢抱孱守史記疑年但冐存共和竹書後出大難信四分三統終殊科以法上求亦可合翦裁遷就則已多自憐衰晚困南國餘生未得摩銅駝焦山金山峙江介歸舟郤想重經過焦山一鼎三百載往賢久已同磨磋云致金山配焦鼎中流不患驚風波請摹雲雷辨饕餮仍度圖經平偏頗還當什襲扃重鑰俾知貴重防有佗康瓠瑩滑今所寶古器磊落非妍媸況復模黏半奇字誰能苦意來摩挲公有濤

風表往迹一篇賦就堪高哦吾今相別逾十載猶斂翅翩隨雞鶩沅湘已從學楚些清廟難望賡猗那他年儻得返初服更訪兩鼎忘坎軻願將曲學補大義思通斷港歸長河致書珍重意不盡千載自有毋蹉跎

遂啓諆鼎圖釋書後

李光彥

右周遂啓諆鼎迺宣王北伐玁狁其臣遂啓諆旋伐所作也道光壬寅岐人垡土得之歸于東卿先生繪圖誤釋都人士咸作詩文以聲其事戊申喆嗣崑臣大前輩由粤藩擢中丞先生就養來南道出金山因畀寘焉成夙志也己酉暎夷煽亂欲入粤城寄孥禍且叵測粤人無小無大訟言旅拒中丞與制軍靖侯徐公因民之欲團結義勇人自爲戰戶自爲守環闠伏險不待徵發而十萬之師立具由是絕其互市重門洞開山苞川流不測不克暎夷力屈技窮讋伏聽命

聖心嘉悅蒲穀酬庸世襲罔替是舉也旋機轉柁實關天下之大局功特隆

恩特渥覘遂啓諆以偏師致勝僅侈執俘折首之勞賴貝車馬之錫者相去其亦遠矣然黃菌將誕熹以慶雲吉事有祥幾必先見由磻璜鵲印例之卽謂天發神讖早於兹鼎示兆焉亦無不可特是古人銘器惟蘄子孫永寶用先生耆古搜奇家藏金石甚富此鼎乃捨置金山何也或曰玉帶鎮山迄今留爲佳話物傳而人與俱傳也然無專之鼎藏弆焦山爲魏爲柯主名莫定物自物人自人傳不傳兩不相涉耳或又曰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施彼空門遏爭杜媢

而鼎可長保也夫白馬貯經之凾達摩傳法之鉢人
天咸切護持亦歷久終毀而鼎於何有竊從奠鼎之
後推而論之而知鼎得金山而愈彰亦因先生而增
重今夫金陵一大都會也而金焦實爲捍門韓世忠
敗金人張世傑扼元師皆于此屯宿重兵誠東南之
咽喉江海之藩蔽也數年前夷氛未息曾由鎮江抵
秦淮游奕于二山之間今則海靜江恬舳艫相望火
輪夾板之船無一闖入斯地者蓋自二公克蔵夷事
薄海內外胥靖鯨波粵之人感之卽天下之人亦罔
不賴之金山莊嚴華靚遨侶尤夥于夷務之顛末咸
目擊而耳熟焉而茲鼎適安厝其間吾知往來行人

由今溯昔卽景寓思覺水色天光雷文雲篆振觸焉
而動而多連亦引而愈出頌先生之泰祉益難忘中
丞之豐功可以興可以觀不止翫繹籀文摩挲古澤
而已故曰鼎得金山而愈彰也今夫雅詩之咏世功
也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美其
父德藝之全也又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子之賢
皆父所教也先生淵源仁孝提唱風雅殆所謂左宜
右有者歟夷擾粵福曜貢臨黙授方畧濟蹇康屯教
誨縠似聿有明徵夫留邑子嗟職治卑賤勤於農務
能使磽确生物其施澤於民甚微厥父子國亦錄錄
未有表見然且黎民懷德覩手植之麥麻企望來食

且由子而父愛從上推曲致慕戀之誠焉矧中丞爲
社稷威寶重以先生之耆碩于斯山也勝斯鼎也嚴
在上翼在下艮欒黃耇眉汆純魯䏁䏁熊熊雲歆景
吐告我太平飲飫歌舞萬葉蕤燕作鎮南土其誰不
欽儀之而誰不愛護之乎裳華湑葉譽處慶章先生
之名壽以莫不增茲鼎峙植浮玉其名其壽亦且傳
之永永與山無極故曰鼎因先生而增重也

用坡公石鼓歌韻

焦友麟

歳惟戊申月建丑好事初聞漢陽叟（余於去年十二月至金山始見此鼎）人間神物不敢私百斛龍文扛以走置之浮玉之高峯留與江南傳萬口作鎮應居蘇帶前紀年豈在無專後（焦山之鼎後此四年）自從宣和盛搜括艮冶世已無鴟九沿譌踵謬豖渡河隻見旁推魚貫柳獵碣爭摹岐陽鼓贋金誰辨甄邯斗招揺入市總迷目矯飾捉襟終見肘紛紜瓦礫混珠玉蕪雜禾苗間藜莠葉公好龍眞龍出卓識獨尙千載友靁回詰屈舄饕餮鸞鳳威儀笑鶉敦陸離彪炳足有虁籀篆縱橫尾生蚪憶昔周宣刊蠻洛薄伐威揚及胡耇糾桓將士虎同闞馴伏戎夷嫛等嗾告于文人錫圭瓚紀用太常頒卣鬯薦廟馨香格祖考中興事業葢緜瞍我來訪古金山寺寶氣光騰此山嶁摩挲鳥蹟讀銘字古穆淵深訓詞厚十有三年日丁亥王在昭宮名史某曰惟嘉乃遂啓諆師師之上惟女有折首六百奮戈矛執傒五十陳鉗杻方今四海歌晏樂猛鷙榴榴靖天狗載頌蒲穀紀功烈生申及甫肩比偶賞延孫子酬帶礪臣服遐荒咸頫首巍巍銅柱標扶桑淮西之碑誰敢掊此鼎無乃久通靈重器來歸兆有取金山之下江水深一爲從前洗汙垢先生觀物眞達觀善捨由來知善守世間百物有顯晦惟有功名不速朽吁嗟此

鼎遇合奇從兹永並山河壽

潘世恩

岐陽十鼓文瑰奇輝映吉日車攻辭陋儒辨證徒紛歧永叔不免有三疑豈知神物合有時寶鼎新出岐山陲雲雷饕餮紋參差百卌四字光陸離曰遂啓諆汝帥師銘功酬庸禮亦宜用錫彤矢兼鑾旗葉君博識世莫窺一一考索無闕遺願公同好不敢私江山勝地永護持尅日移置紀以詩中興賢哲天所貽方叔吉甫相追隨一時才俊供指麾竹帛所軼留尊彝觀者宜動睎古思令名庶克千秋垂崧高遺意儻在茲豈獨篆法超冰斯

張廷濟

平安館中周鼎獲十有三年唯正月宣王中興揮天戈功成玁狁旣薄伐錫貝作彝遂啓諆吉甫將毋同用戉（用戉或即用戉）無專之鼎焦山尊此前三年應曰伯（甘泉羅茗香士琳以三分周術又證以漢三統術推得無專鼎九月既望甲戌爲周宣王十六年九月之十七日）漢陽耆古成癖集錄直過歐趙劇不私所有藏之山此意尢於人超越金山眈眈雄淮南不比焦山人絕迹鎮山只欠姬周金數典未免此典闕我聞年華幾千百劉蹶嬴顚駒一隙何惜爲君更行役泰嶺吳山誰主客勞君刻畫寵君文曰勳曰多等竹帛玉帶今作忘年交君與眉山已聯璧江濤滾滾水天碧德雲臺高此安宅期君他日泝江來不數山樵一片石

遂啓諆鼎考

王楚材

道光己酉之冬楚材試用於粤七閱月葉大中丞封翁東卿先生取拙箸世本集覽庋稾觀之以楚材爲長於氏族之學者卽示以所得岐陽周遂啓諆鼎摹本而俾攷其氏族所由攷遂爲國名蓋以國爲氏者左昭三年傳晏子曰齊其爲陳氏矣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杜注四人皆陳氏之先昭八年傳史趙對晉侯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杜注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也是遂爲舜後成湯封

之其曰虞遂者蓋由虞思之國而食封於遂也史陳杞世家索隱引宋忠云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湯封遂於陳以爲舜後其言封遂於陳若以遂爲名而其國曰陳則失之矣左襄二十五年傳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又云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杜注胡公閼父之子則封陳自胡公始而謂殷湯封遂於陳其失可知然攷三朝記云舜有禹代興乃遷邑姚姓於陳逸周書作俘解命伐靡集於陳似陳本舊國周滅之而封胡公以續之特以爲封遂於陳則不然耳且遂之爲國至春秋時尚存莊十三年齊人滅遂穀梁傳但以爲遂國也而

不言其所自出故鄭氏通志氏族畧謂周同姓國羅氏路史高辛紀下亦以遂爲姬國惟林堯叟則曰舜之後近世何義門讀書記復從而和之曰遂虞後也陳胡公遂之小宗齊人滅遂故纂齊者卽爲陳氏路史有虞紀遂世守之後爲齊所滅有遂氏須遂氏則未嘗不以遂爲舜後也左傳杜注遂在濟北蛇丘縣東北爲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北有遂鄉遂既有國於濟北而是鼎欵識所云錫女賴貝遂啓諆者與吉甫方叔同爲宣王時征伐玁狁之功臣蓋其國在東土而其族固有爲臣於畿內者爾其名啓諆者何封翁以爲名與莊子榮啓期同是也莊子天瑞篇孔子

游於太山見榮啓期於郕之野列子說苑淮南子竝作榮啓期惟漢書古今人表中中作榮聲期顔師古云卽榮啓期今本家語依漢表作聲而注云宜爲啓則作啓者是高郵王氏謂因隸書啓字作啓形與聲近而譌而攷異以聲爲磬之譌者非也若啓諆之啓則正作啓無可異議說文言部諆从言其聲欺也後漢張衡傳回志朅來從玄諆李賢注云諆或作謨謨亦謀也蓋謀爲本義而欺其旁義爾張衡西京賦云天啓其心人惎之謀諆字本與惎同啓惎啓諆亦古人連緜字故以爲名云又攷薛氏鐘鼎款識鄦子鐘萬年無諆眉壽無己王子吳鼎其眉壽無諆無諆卽

詩所云萬壽無期之無期孟姜匜其眉壽萬年永保其身㴲㴲越越男女無碁碁从日與碁从月同古人期嘗作碁則正作無期而與無諆通矣至於宰頵史減積古齋鐘鼎款識寰盤宰頵右寰入門王呼史減更可槩以爲證復何別據哉若其中年月日與太原洛陽等地名則有鄭羅張陳諸文在故不具攷昔歲乙巳丙午間楚材重校宋元學案成而何子貞太史爲刻於都門報國寺右之顧祠且督剞劂焉亭林春秋祭都下好古士少長咸集封翁每爲祭酒楚材固聞其得周鼎未之獲覩今則鼎歸金山而猶得爲此攷以附於諸君題詠之后不可謂非生平幸事也敢備述之以復於封翁又有爲封翁告者遂氏爲罕姓而實傳世於今漢綏和元年丞相司直琅邪遂羕子貢爲左馮翊此遂氏名義而字子貢者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吾浙鹿泉趙氏古今氏族雜證引皇華紀聞異姓云雪屋紀談兩記異姓今道涂復得數姓記之凡七十有一遂其一也不可見遂氏之尙有人乎

金山寺藏鼎記

梅曾亮

吾老友葉東卿先生得古鼎於岐山之農徵文實事定以爲周宣王時物其臣遂啓諆伐玁狁歸賜以酬庸者也於是詩以張之寄置於丹徒之金山寺屬曾亮爲之記夫萬物所樂者成也久也自聖人不能違之銘物必祝其壽子孫永寶用至莊周列禦寇之徒一切齊得喪成虧浮屠氏與而其說加勝今以古人欲世守之物而置之浮屠氏豈製是器之意哉曾亮曰守之善者蓋莫有善於是也夫物之易失者以己獨有之而人不與有之者也苟獨有是物而不使人與有之雖有蓋世之威不足以持其後況守是物者之爲吾人者哉然則孰能守之曰惟不自有者能守之今浮屠氏之法其身之不自有而何有於居其居之不自有而何有於所寄之物雖其重樓傑觀之地途之人游焉莫能禦也雖其所甚寶貴之物途之人觀焉莫之非也夫然故天下之忌有是物者皆釋然曰彼且不能專之吾又烏容競之天下之欲有是物者又釋然曰吾未嘗不與有之吾又烏容專之故曰守之善者莫有善於是者也昔東坡以吳道子畫四菩薩捨僧惟簡而曰吾不能常守是也故以捨子子將何以守之此豈眞慮其不能守也哉使慮之則亦不捨之矣且惟簡之能守與否卽未可知而東坡以

折足占幸免百靈呵護完無虧字該二篆文二雅三
代法物非常規顧絳韓洽全祖望萬斯同沿臆說堪證石
鼓祛三疑餘考經傳兼訓詁一一註釋泯參差我聞
定鼎始郟鄏卜年卜世周開基汾陰雲蓋歌漢代天
子備禮遣官祠方今
皇道正炳煥崇文宣武舉隆儀黃鐘大鏞在東序商
盤夏珪陳丹墀昇平幸際寶鼎出懷柔河嶽歆神祇
重器自合獻廊廟未甘寂寞滄江湄（時將移置金山寺）何不
上書移太學千秋石鼓同昭垂

程懷璟

葉公嗜古尊家學金石攷證尤淵博鐘彝敦卣盈座
隅神與古會富著作物聚所好遇合奇爭詡有鼎出
函洛何年棄置塵土中收斂精華屈尺蠖地靈不使
終沈淪村農得手藉耨鎛商賈視之不足珍列等平
常舊鐵鑊傳聞歆動好古心迢遞關山駝載橐虎坊
橋南欣快覩（雲素先生舊置住宅在都城虎坊橋）晨夕摩挲考据確體
圓耳雙外飾紋雲雷緣口饕餮腳分寸銖兩高下間
古尺古權細量度百卅四言十二行腹內有文妙鐫
鑿銘古篆古姓俱古遂氏譜系殊落落紬繹博伐玁
狁辭定爲周鼎良不錯聞昔宣王稱中興六月車攻
振積弱宣威耀德近十年嚴翼膚功靖戎幕先後命
將匪一時不獨尹方宏遠畧啓謀亦是虓虎臣帥師
堂堂崇子爵（遂國今山東鉅野縣境子爵見姓氏譜）宣榭格廟鑄重器
神明臣工交酬酢乘馬矢茀黃鑾旂央錫子孫永燕
樂吉甫方叔入詩章酬庸當時皆煜爚對揚寵錫侯
紀載歲月深久物銷鑠即如大狩刻石鼓尙棄陳倉
任寂寞歷秦漢魏無賞音唐賢補缺費搜索此鼎胡
爲獨完好土花銅青暈斑剝一旦呈露煥星辰僻姓
舊勛自表襮葉公暢懷歌得寶鼎兮鼎兮欣有託更
欲公好置金山詠吟牋注本先拓拓本捫之走蛟螭
鬱律無虞快劍斫我歌古鼎起長歎古人名蹟知何

一捨之故道子畫至今不亡則雖謂善守是物者莫
如東坡可也此則先生之微意也

金山寺藏鼎續記

譚瑩

焦山之麓有漢定陶共王之鼎焉則我儀徵阮師相
之所遺也金山之麓有周遂啓諆之鼎焉則又我東
卿葉太夫子之所貽也夫有寶憲之功勳未妨保用
如劉敞之珍惜且念烝嘗徒觀其永存佛界遍示人
寰閱歷定過於羲軒護持終藉夫龍象贊皇家世豈
虞慷慨而贈人海嶽生平詎俟儲藏而易宅申公銅
滴古畫欲博而綦難紹節玉盤僉書宜歸而轉祕未
聞寄郡便當傳家成虧信檀越之忘割捨殆英雄之
事晉鑒裁於廣眾虔供養於名山龍眠業已作圖坡
老宛然留帶雲烟錄異香火緣同己足輝映後先流
聞今古而不知其占吉兆叶休徵如師尙父之玉璜
比忠孝侯之金印以視樂藹車輻王覽佩刀夏侯氏
之帶鉤尹思貞之古戟池邊簫鼓樵所貂蟬汝南之
符顯才名於子姓比干之策錫富貴於兒孫符瑞益
彰矯誣誰屑斯鼎也紀周宣王之錫命偕尹吉甫以
銘功弧矢專征尊彝並作宜言博伐同永久於太原
實佐中興獨憖遺乎元老一十四行之古篆深刻細
鐫二千餘載之吉金覲光揚烈能殲齊戍殆本強宗
合補周詩何慙大武比之伐徐所賂定蜀之文蕭相
國之紀功陸伯言之破備諒不侔矣定軍始鑄武侯
之八陣尙存出土並時子白之一盤猶在雄名法物

若文字之祚昭旂常典册高華榮史閣秦火燼後遠
無稽拾遺想像多暗摸安得盡如此鼎顯人寰永壽
名山輝巖壑

張維屏

葉公好古得周鼎要我共賦周鼎詩鼎高二尺有四
分百卌四字其銘辭是爲周酬宣庸器勳臣遂氏名
啓諆考古遂國舜之後實與嬀姓同本支帥師有功
史册命南仲吉甫相等夷當時外患有玁狁內侵厥
勢殊猖披宣王中興奮討罪詩云薄伐吾則疑此鼎
篆文作博伐博義訓大眞王師請按鼎文證經義乃
知傳注徒支離折首六百執五十殺敵致果宜若茲
方今
聖皇御六合好生之德如天慈島夷梗化雖就撫武
備修舉毋忘遺寶鼎之出似有意丕顯揚武彰天威
（丕顯揚武本銘辭）天生良將儻預兆遂啓瑞應符昌期置之
金山大得所豈獨懷寶無敢私體尊神物鎮江海祥
徵重器綏蛟螭崇鼎貫鼎應伯仲陽鼎陰鼎疇雄雌
君不見古鼎無獨必有偶從此金焦兩鼎光燄萬古
常昭垂

夫豈偶然緬惟我太夫子藏鼎之歲實丁機宜搆釁
之後二年也越七載而我崑臣師巡撫粤東綏懷海
外陶公茂績與温太眞而並傳元齡善謀亦杜如晦
之能斷深沈不露反側自安李貞武原究厥長城令
狐整實瓜州義首馭戎嚴整法定本於英公屬郡著
聞服乃呼爲老子國威復振爭推二儒帥之功兵氣
全銷遠踰十萬師之力良算嘉謀如心遂意
聖天子賜之玉玦賚以金瓶御物上珍優錫顯贈特
署名於寶劍庶同味於戎鹽
國制以爲極恩軍功允宜超報猶然口伐端合首封
秩已晉乎三公階遂躋乎五等蒲璧特頒而延慶萊
衣仍著以承歡爛然翠羽之華合紀龍文之瑞顧名
思義詡英物之誕生崇德報功宜大烹而致養萬金
酬士極編瑙截貝而靡遺五鼎娛親萃龍勺雞彝而
迭進業太平之有象豈悠久之無徵且其移鎮於金
山也固南北之咽喉實華戎之門戶昔之風船火艦
獸面鳥言曾抵秣陵欲決洪澤茲乃帆檣如織刁斗
不驚海晏山明邇安遠肅豈必乘虛絶漠三城宛受
生降毅然持重安邊萬里全歸控制英國謀畧僅望
著於交州新建勛名獨威行於蠻峒錦帆閒寂銅柱
巍峩維我師之雋功亦吾鼎之先兆者歟瑩同荷生
全實深抃舞兼篆拂拭益冀摩挲命紀事而陳詞喜

齊心而同願殆孔愉之龜印亦楊寶之雀環山與俱
傳鉅平之碑待勒寺頒相戀歷城之磬誰移收藏孰
似其達觀勛閥殆成爲佳話鐘魚一例志傳當書證
石鼓之傳疑或嘲諸老戢金戈而止殺早懺空王復
歷漢唐宋明永當千秋之鑑足禦魑魅魍魎居然九
牧之金轉笑無專曾入鈐山之第宅定爲元宰也同
太傅之年齡謹泚筆而續爲之記

黃培芳

我渡金山不得泊風利遂過松寥閣焦鼎徒見西樵詩金山闕典何落寞漢陽葉公富金石曠代趙歐今復作道光甲辰夏五月得遂大鼎形模拓啓諆執傒丕顯揚周宣酬庸洵卓躒年惟十三信足徵篆銘十二辭渾噩金山移置永厥傳成周法物欣有託古器奚止儕無專殘碑並詡高麼鶴獲鼎禎祥兆作求世德相承功更博屏藩開府來粵東冠公北門固鎖鑰鯨鯢遠服萬里洋帶礪榮分五等爵鐘鼎銘勳事豈殊瀛壖勒頌歌同樂請君試看題鼎編午夜光芒起鋒鍔

楊文蓀

岐陽盛業留石鼓周宣大烈垂中興數千年復得古鼎銘功紀事詞同侔蘚痕斑駁字完好以證石鼓洵足徵十有三年正月吉王格宣榭享祀承宰頵史減咸效職遂啓諆特戎功升于洛之陽昭博伐折首執傒遐荒懲經維四方楙勛績太常紀載歆嘗烝錫女賴貝命作廟立延受册方延登尊彝用賚子孫寶形矢赤芾典有增鼎載君恩逮祖考馨香牲體榮升爵摩挱款識動褒古攷證奚取繁詞矜石鼓三疑徒著辨歐陽董馬訛相仍紛紛異論逞空似先秦宇文均無憑此鼎一出獲左驗西周法物疇堪朋先生嗜古富蒐輯据經攷史非虛謡虢季子槃况相類實事求是期傳騰千秋至寶不肯祕名山絕勝藏緘縢寒江雪浪聳浮玉雲扃安帖離榛芿鄒書遠道致翠墨快飽眼福欣蔀曾焦山鼎亦出姬氏行見兩兩虹光騰

馬沅

遂啓諆鼎成周物耕氓得自岐山麓冶雲聯綴間丹黄雷篆縱衡澀朱緑錫用賴貝仰有工百卅四字文可讀宣王十三年乙酉博伐師旋鑾洛服折首六百傒五十王在郈宫史侑祝爰呼汝減作册命丕顯戠揚祭受福朱黄轡旗予忠藎芬苾尊彝延式穀中興厚德紹文武先行戎工亞方叔沈薶朽壞幾千載鞏致都門閉凾櫝東卿先生欣得之考證遺文逮邦族先生疇昔官南宫石鼓摩抄日三復獲此盃證宇文誤釋疑可補歐陽錄欲公同好藏名山京口江心峙浮玉留帶合與坡公同藏器毋使焦山獨往者幽妖

熸海氛耩風四吹山鬼哭方將鑄鼎象神姦底用貢金咎岳牧川靈睒賜同護持屈人撫搨相傳屬海門蛟鱷不敢窺夜夜神光兩山燭

蘇廷魁

黄雲蓋地吐金景榮陽村氓歌得鼎先生移上金山中海門留鎮蛟鱷屏緣身饕餮雜雷篆皤腹膨脝濯泥滓惟十三年正月吉百卅四字光炯炯酬勳者誰遂啓諆史減册命覘㮣梗博伐玁狁功在廟洛陽太原證郊境同時子白盤有銘（盤出郿縣與鼎文畧同皆紀周宣王北伐時事）中興將帥錫寶並焦山之鼎早著錄（見王漁洋池北偶談）兩山對峙爭彪炳但知懷璧艮足嗤若論供佛猶聽瑩先生位置有深意過客摩挲得猛省子孫永寶誠何爲要使方名思齊騁卽今島嶼伏魑魅一振箕裘海氛靖喜看圭卣出

彤廷自詒頤養足羞脡乃知神物爲時出吾邱辨難非妄遑休明重器奠河山豈與伊蒲作盂皿

彭蘊章

古人作鼎紀功悳壽如金石傳無極遂啓諆鼎古不聞岐山城北今始出兩耳三足完且堅饕餮文環潤如漆其高二尺強四分其逕尺九量繩直以權準兩重幾何三千六百三十一腹中古籀十二行百卌四字鐫其側曰王在周之邰宮十有三年正月吉丁亥乃格于宣榭侑祝從王廟門入啓諆帥師我武揚册命史臣減載筆博征玁狁洛之陽折首六百執五十錫之乘馬彤矢張朱黃鑾旗加攸勒利用征伐享祀宜子孫永寶銘詞畢觀茲篆法類籀文測算甲子窮奇抝年推乙酉本竹書丁亥爰知是八日周宣中興歌出車元戎十乘威九域方叔召虎壯其猷啓諆功烈何無術應與岐陽石鼓文千秋疑信雅詩逸快哉此鼎出荒原鐫文未使土花蝕陳列几案光熊熊摩抄點畫狀嶷嶷歐公集古金石富先生博物古鼎得乃知物常聚所好天工呵護非人力無專之鼎鎮焦山周宣時物今無匹此鼎置之浮玉巔兩峯相望江南北漂流百戰幸同存頡頏千載非孤立寶氣應干牛斗邊雙虹夜夜清波吸

錢步文

東卿先生大雅才博學好古多文辭搜羅金石四十載抗懷直欲追皇羲今夏新得西周鼎君爲宣王臣啓諆銘文百四十三字一一考証無游移古欵鄭子擅絶學歷算能究諸家歧竹書史記差一載紀年紀日非參差遂令二千餘年久恍若日昨數可稽嘅自膠舟沈漢水姬室漸爲蠻夷欺夷王下堂厲奔彘玁狁內逼侵京畿儻非中興有令主東遷詎待悲龍漦宣王憤怒天戈麾不憚六月躬行師騤騤四牡載常服烈日照耀天王旗其時鎬京積弱久羣臣安必無狐疑唯王赫然奮威武躬行決策無稽遲王于出征乃實紀豈僅吉甫總戎機（爾雅于往也王于出征昔賢謂天子親征之事）以茲鼎銘覈詩雅事蹟相距八載期彼爲親征此命將臣主豐烈千秋垂告成功乃格宣榭史減宰頵相奔馳册曰遂氏師有功錫女賴貝寶尊彝乘馬彤矢暨赤芾朱黃攸勒逮鑾旂（皆銘中語）萬年永寶示孫子征伐毋隳前人規摩抄遺跡足徵信令我懷古深長思

皇朝武功邁萬古海外窮髮胥來歸我

皇智勇本天錫青宮曾定蕭墻危鐵蓋山頭縛夷首檻車萬里頭角摧若與玁狁較難易奚啻百倍前人爲爾丁機宜獨負目重洋輦貨求交貰我

皇至仁愼邊釁不忍生靈兵革罹中外同仁一體視

暫許市易爲羈縻果其輸誠無他志安用逆億多嫌猜祇恐非族終梗化自作不靖遭芟夷此鼎壬寅歲新出或者天爲示先幾逆順從來有至理儻自作孽胡可違他年執俘并折首正與古事堪相追先王法物具靈爽名公雅好不敢私欲置金山作永鎮庶焦山鼎同光輝（先生欲置之金山寺中以垂永久）我思江心峙浮玉不獨名勝恣游嬉東南海門實鎖鑰控制内外爲防維得此寶物繼禹鼎足靖海氛消陰翳況復鴻文具黿鑑經緯四方戎工恢遥知魑魅魍魎輩定驚光怪騰虹蜺

宗稷辰

焦山滕鼎聞阮公寶氣隱射浮玉東彼以漢隸如周篆奈何獨使金山空漢陽逸老號耆古精鑒妙賞儀眞同西行入秦問豐鎬遥遥莫睹靈臺鐘耕甿何知藉神力千載忽出岐山銅聞風遠致到京邑古塵乍拂精光熊腹詺有辭百卅四宣榭用享揚武功斷爲中興伐戎落獲醜折首班彤弓司徒南仲競勳勣玁狁故比徐方隆石鼓羣疑久聚訟賴此足釋浮雲蒙頃來高齋一摩撫氣清色碧聲穹穹殊無斑瑕貌剝蝕但覺渾厚含春容減頵啓誤呼欲起想見册命王廷中江天勝地合移置山門玉帶應趨從狂瀾永鎮潔禴祓氛煙靜息潛毒龍儀眞藏鼎在壬戌閱歲四十遭焉逢陶陵侍列末顓面玆特坐鎮開鴻濛隔江拱向神契應雄濤往復朝姬宗八寰韻事喜重闢山中笑倒孼經翁

許瀚

去年獲讀子白盤金玉鏘鳴騰古雝（盤用陽部韻音節絕古）今年又見啓諆鼎光氣燭霄何炯炯鼎與盤並周宣時月同日同年次之（盤十二年正月丁亥鼎十三年正月丁亥）于洛之陽伐玁狁受饗宣榭昭丕顯盤銘云然鼎亦然策勛自同銘後先（盤鼎文字相出入蓋同時建功鼎後一年乍器耳）折首五百執五十况兹六百功誰及（盤云折首五百鼎則六百折從木乍析蓋刻誤）乘馬弓矢錫朱央緐旂攸勒兹尤詳煌煌赤芾兼朱黃用戉豈惟政蠻方（盤云賜乘馬弓矢鼎並及赤芾朱黃鑾旂鋈革盤云賜用戉用政蠻方時荆蠻蠢動故子白繼有是命鼎祇言用政蓋四征弗庭不止蠻方矣）想其獻馘來洛陽啓諆子白同先行寅車織旆相頡頏（盤鼎同云是以先行）揚武戎功佐王賴貝作廟隆祀亯（毛詩亯皆平聲）吉金刻畫垂無疆子白寶盤靚有光啓諆寶障彝有常土薶不掩生豪芒禮郇既顯隨榮湯宰碩史減同流芳煒如獵碣遺陳倉平安之館森琳琅鼎來主人不敢藏乍歌遙置金山岡金山焦山鬱相望無專鼎峙鶴銘旁無專同是宣王臣鑄鼎銘功遲四年（羅茗香考爲宣王十六年）啓也昔爲子白侶今來復乍無專鄰千秋同踞江山勝疏通證明會有八

題詠　三〇

厲同勳

觥觥寶物難終藏不隨姬氏歸消亡焦巖有鼎競題咏鐫劖益見神揚揚陸離盤鬱邁石鼓陋儒歧說空望洋翠嫣之鼎出何晚岐山沉埋悲滄桑若非鬼神善呵護殘蝕亦付蔓草荒農人劚得尚完好遲三百載歸漢陽自口至足列饕餮雲雷周匝騰精光先生金石富海内朝宗之水流湯湯搜奇直欲過歐薛嗜古入己羅夏商是誰大力能負到聚於所好非尋常苔花洗剔吐籀字酬庸匪獨旂朱黃紀年考月咨博採竹書辨疑尤周詳古今神器必有偶此鼎鑄亦周宣王王嘉戎功耀我武中興撻伐軍威張銘功不料後世寶若或使之窮彼蒼胡爲舟載置浮玉不使日下森琳琅或疑達觀近炫異欲與無專相頡頏吁嗟先生有深意海上已息氛茫茫縱兆啓諆數輩出吉金奚事陳

廟堂鎮兹京口永銷刼百靈拱衛

皇猷昌蘇公玉帶葉公鼎後先輝映何煌煌焦仙聞之應大笑鼎峙足壓鯨鯢強大江以南續韻事千秋一例同馨香

題詠　三四

汪元方

鬚蘇解帶浮玉山風流韻事疇追攀八百歲往一彈指彭亨古鼎陳斕斒款識中鐫字行列雲雷外飾紋回環高贏二尺準古度其重六百有五鍰吐燄照人怯捫指釋文上口權開顏一物定邀神鬼護千秋幾作蛟龍跧幸隨春犖出泥隴恐雜康瓠抛市闤得逢我公爲拂拭摹拓萬本欣傳觀典奧銘辭百卅四伯仲小雅篇章間周宣揮戈昔奮起是時天步方阻艱北伐孔熾平玁狁南征蠢爾除荆蠻煌煌出師競命將虎臣闞怒虓與虪豈惟壯猷及邦獻方叔吉甫躋崇班維遂啓諆奉王命洸洸甲冑躬親擐啓行元戎先十乘駸駸四牡馳天閑執俘折首著功績故知嚴翼興歌桓歸來酬庸例飲至彤矢赤芾王寵頒賞功告廟周官職宰頵史減辭令嫻侑祝秉鄉呼册命畧等錫土分茅菅勒勳鑄器飭良匠譬構大厦憑爾般質勝悝銘肆矜伐奇異禹鼎鑱神姦摩挲雙耳憶往事士暈濃沁苔花斑洛陽遠當涇陽北高平地匝水一灣言診地望繹經義更知傳注宜從删子孫寶用獨秘玩雲烟瞥過空嘲訕移鎮長令安置妥豪奪下哂收藏慳妙高臺虛日月白大江東去流潺湲星移物換閱八代茲器久久神全完要知神物出非偶將與公家之丹書鐵劵垂不刊

翁同書

焦山古鼎名久著長句最愛王西樵神光炳峙鎮譙戌浮玉閣淡憨松寥（焦山有松寥閣）豈知神物竟有偶吉金輦致岐山遥流傳法物源所自中興績紀宣王朝百卅四言籀文古屈曲壘斗蟠虯蛟通儒今見鄦洨長指畫口誦詞無淆書傳平準考季月推祈章蔀精五贊郃宫宣榭致鬺享宰頵史減詳官寮洛陽北伐證地理吉甫南中勛同高誤芣毛亨辨博薄識亞張敞通攸隆不私所有見尤廣作金山鎮用配焦差同山門留玉帶詎數漢鼎滕定陶翻嫌司徒無專鼎辱金難解冰山嘲鑒邀名流寘名刹我爲此鼎慶所遭更思京口控形勝水犀蒼兕臨江皋戈船棠衙歲都試師武臣力比虎虓啓諆之流方輩出覩此庶念宣勤勞辟邪足令魑魅伏跋浪長戢黿鼉驕經營四方古所勖更歷千禩名猶昭請看金焦兩周鼎古翠氣壓空江潮

潘曾綬

我聞金山號浮玉獲金易名始著錄鎮以玉帶蘇玉局鬼物撝呵光芒燭吉金亦自稱名目一金一玉珍奇毓遂氏肯鼎出岐麓百卅四字刻諸腹詺辭詰屈尚可讀啓諆其名嫣其族折首執俘元戎牧戎工揚武百蠻肅轡旗攸勒錫車服中廷秉鄉詔侑祝漢陽得之千金鬻椎拓遺我璆琳幅云欲移之鎮山谷自來寶物無私蓄焦山古鼎憑吉卜天地之間物無獨江流漫漫山矗矗鯨鯢潛匿蛟螭伏寄語山僧韞藏櫝勿使彝器遭慢黷

徐志導

我丈出鼎形嶟嶟浮雲金景輝乾坤靈光發泄破地藏文運饕餮苔花昏卌年好古辨眞贋銅盤石鼓搜本原曰維宣王伐玁狁十有三年詳紀元命臣啓諆舊氏遂覆哉汝往功弗諼作器告廟會厥旨當時策命言非煩一百三十有四字拂拭雷篆沙土痕慨自幽埋刼灰冷萬古鬱鬱嘆覆盆寶物隱見今有數秦漢逮今疇考論維丈見之眼如月徵以載籍知其源下士大笑莫名器本來丹篆夢未吞皭然白首一無識庬木歌入大匠門可知神靈默呵護宰顓史減名同存謂當藏諸浮玉山屹然不許波濤掀吳揚江淮共驚賂龍文赫奕千秋尊焦巘之鼎或伯仲此外有者皆兒孫

蔣德馨

先生博古雅好奇蟲書鳥篆搜軒羲父乙之卣丁作彝流傳金索蟠蛟螭馮氏晏海著金石索載先生所藏古器甚夥示我周鼎光陸離誰其作者遂啓諆黃雲𪈃嗢岐山陁耕甽掊視驚且嘻寶光燭天風胡知無翼而飛不脛馳飛廉下觀蚩尤隨饕餮欲走領躨跜龍文蜿蜒蕤倒披百卌四言日星垂惟周正月歲初基王格宣榭始受釐詔謂祝史升丹墀册命功臣宜爲辭博伐玁狁諆帥師丕揚我武經四維錫女彤矢馬四驪朱黃鋚勒兼鸞旂傳之子孫壽期頤想見周宣中興時大開明堂朝四夷元老方名熊豹姿麾下桓桓皆虎貔須遂四族本强支能殲齊戍無孑遺先登敵愾固其宜何哉姓氏遺雅詩岐陽石鼓多傳疑遻遽斷斷識者誰此鼎一出文在玆妙義補天功不訾大哉川嶽不自私劾珍修貢駿淳熙至寶信有神扶持徒鎮名山供靈祇威伏猘狂驅蝼蛇浮玉峯巔高㕒㕒光芒夜照雲海湄無專之鼎久孤羈得此匹偶良足怡江天名勝增麗崎願千萬禩長留貽扣槃爲公歌此詞口角流沫手生胝湯盤禹鼎不可追望古遙集長嗟咨

黃釗

帝王古雅周宣最紀蹟載功尙彝器早傳石鼓出岐陽北伐酬庸仍賴貝虢子白盤旣勒銘遂啓諆鼎復留識識文字計百卌四帥師有工錫女遂東翁得自岐山農攷字徵文審同異薄伐博伐訓釋精折首執俘見辭義博雅嗜古今耆勳歐趙見聞無此備山名浮玉鼎吉金寶不自私稱佛意君不見無專鼎亦同宣物上下同流鎮山寺

韓榮光

慶雲興耀金景熙八紘歌寶鼎歲壬寅春二月雲蓋
鬱寶鼎出寶鼎出岐山麓兩其耳三其足哆其口皤
其腹雲雷週一身饕餮瞪雙目土花斑剝苔紋綠中
有一百三十四字燦可讀宣王昔中興玁狁敢不庭
王曰咨啓諆欽哉汝徂征日照天王旂踴躍爰用兵
鍛乃戈矛礪鋒刄如貔如虎如雷霆折首六百俘五
十師旋飲至膚功成惟十有三年正月丁亥吉王格
於宣榭令史減載筆侑祝受册臣入門中廷立王曰
啓諆嘉乃績惟茲賴貝其央錫乘馬彤矢加赤芾朱
黃鑾旂暨攸勒鼎銘煌煌廟翼翼子孫永寶年萬億

臣啓諆拜稽首臣戴天恩感不朽閱世既多歷年久
空山夜夜鬼神守寶光上燭射牛斗蛟螭起舞飛廉
走吉金詎識榮湯農得寶高歌漢陽叟古色重摩娑
眞氣驚戶牖詩歌卓犖追韓蘇箋註精詳辨蝌蚪東
山別墅方圍棋忽聞兒輩平西夷酬庸列爵班五等
方叔吉甫歌同時（先生長君崑臣中丞與徐仲升制軍同以平夷功封爵）豐功
偉烈映先後乃知此鼎之出天若有意符昌期預爲
名世啓瑞應布昭
聖武揚天盛先生在德不在鼎移置金山最高頂蹤
蹟潛藏魑魅驚波濤鎮伏鯨鯢靜河山帶礪表殊勛
君恩罔替長江永滕前侍膳賢中丞重持節鉞臨清
英羽書昨已奏大捷
温詔褒寵馳威名佇見旂常再紀績行看鼎鼐資調
羹天厨時
賜上方食五鼎列養娛椿庭

張祥河

周宣中興日北伐勞王師前帥師者尹吉甫後帥師者遂啓諆酬庸作器寶鼎見饕餮雷篆光離奇格于宣榭廷侑祝史減册命詳銘辭葉公得之老農手榮湯村在岐山眉由陝輦京已千里喜捨浮玉不敢私焦山在昔藏周鼎金山有此當鼓旗航航神物豈終閟江天錯釆鶩蛟螭昨來渡江上焦麓伏波銅鼓自粵移供諸佛座菩薩笑定陶諸葛相鱗比與公斯臯實同志遂忘譾陋而爲詩

方廷瑚

昔賢喻寶器必辨危與安寶危則器毁寶安斯器完矧玆遂氏鼎珍重逾琅玕世歷三千禩媲禹鼎湯盤方其制作初拜荷君恩寬錫金鑄宗彝饕餮夔龍蟠直如天廟器骨重神俱寒閲歷人代多流落薶荒巒顯晦固有時賞識良覿難先生今歐趙金石結古驩眼明皎如月心賞饑忘餐平安高館成鼎乎來登壇不願祕清祕一已樂且般不令入五都徒供熱客觀拂拭愜私衷位置籌更端謂惟金山高大江周漫漫上有玉帶留寶氣鎮洪瀾下有瘞鶴銘石古青磐磐穿窬既絕蹟水火永不干寶鼎必於斯安安無摧殘拓銘來徵詩我媿智力殫信筆成此什姑作彈詞看

齊侯罍銘通釋

據清道光二十六年一鐙書舍木刻本影印

齊陳氏韶舞樂罍通釋上篇　揚州阮氏藏器

晉江陳慶鏞譔

齊侯畾罍爲器句其旅齊侯句命大子立樂週調桼昀宗
白聽命于天子曰朞則爾朞余不其句事女伯口口帚悊
惠受御爾其齊邦受奉齊侯拜嘉命口天子用璧玉備玉
大舞紹斷于大嗣命用璧兩壺八鼎于南宮子口璧玉二
備玉二紹鼓鐘齊口洹子孟姜器其入粢都邑堇釁舞用
從爾大樂用鑄爾羞釿用御天子之吏洹子孟姜器其入
粢都邑堇釁舞用從爾大樂用鑄爾羞鈚用御天子之吏
洹口口姜用乞嘉命用祈眉壽萬秊無疆用御爾詻文如

右案此器葢齊侯朝于王王爲立樂因報聘于齊陳氏爲
作韶樂祭於廟以迎天子之賓而行饗禮之事也畾或釋
作虒壁中書古文仲虒作中畾畾謂齊侯名今案器爲桓
子作下稱桓子不應于其臣稱謚而于其君稱名仍釋爲
罍首言齊侯者紀齊侯事也言爲器者明此罍之爲器也
旅郎旅館之旅易曰旅于處其旅齊侯者言致旅館于齊
侯也大篆作㫃余舊釋爲支今案曹氏藏器作大定爲大
字大子者周王太子也因齊侯來朝周王命太子立樂以

饗之也立篆文作大似大字案師毛𣪕位作大古孝經亦作大與此同古位立通定爲立字週或釋作劃或釋作適皆非案宰辟𣪕周作㐭此文左從彳右從周與𣪕同定爲週字週調通詩惄如調飢韓詩作惄如輖飢易林作惄如周飢調可通輖周亦可通週桼古文作桼此作丆形相若定爲桼字古叚桼爲七古文尚書在治今文尚書作七始亦作桼政太元經運諸桼政是其證史記夏本紀又作來始索隱云今文尚書作釆政案來釆皆桼之譌漢隸桼作朿段氏懋堂曰朿與來之變體作来絕相類故轉寫作來

而小司馬引今文作釆不云作來者葢是時永嘉之亂歐陽夏侯書說已亡其經文尚存者惟蔡邕所勒之石經而已石經作朿與新莽候鉦銘字同（韓勑碑作涑）故小司馬不辨爲七字直仞爲釆字其實朿譌來而來又譌釆也觀此器之丆與來釆二字直相似（來釆篆作來釆）可以知致誤之由矣昀從口從勻甚明白檢字書無此字說文有訇字從言從勻省籀文訇不省鐘鼎文有訇字從言勹儀徵師曰言字界乎言音之間音字本出于言而含一耳竊謂從口與從言從音同意昀訇訇皆無別乃韻之正字而昀尤古昀古文

也訇籀文也訇篆文也韵乃昀之或體均乃其叚俗字而從員之韻直俗字而已鄭司農周禮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國語樂所以立均皆叚均爲昀立樂調桼昀者周王命太子立大樂調七始之均也伯作白孝經援神契伯者白也（御覽封建部三）宗伯典禮而兼樂者故爲齊侯聽命于天子其誓同孟姜盥匜誓正作其說文誓忌也引周書上不誓于凶德案其音近異亦近怡堯典曰异哉陸德明經典釋文引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異則驚異之詞而怡即怡悅之意也其當兼此二義故云其則爾其不其即丕基不

丕其基皆古今字余不其言余受此丕基也帚歸之省悊爲哲說文哲知也或文作悊漢書五行志引書作知人則悊帚悊惠者言歸于齊能哲而惠也邦古文作𡈼審篆文作㞷下摩滅尚存其半當是邦字受御爾其齊邦者御即御于家邦之御言受御于齊之邦也自其則爾其至此皆天子命宗伯使告齊侯之詞也于是齊侯歸拜宗伯所傳之命于天子用璧玉備玉者受命于朝行拜嘉之禮璧禮神之玉備玉副玉也周禮太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大神示亦如之鄭注云玉所以祀神璧本爲祀星辰之玉據

下司命爲星類故用璧鄭司農解璧爲玉之邸注四圭有邸云于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邸本也圭本箸於四面圭末四出注兩圭有邸云僢而同邸注圭璧云圭璧者圭其邸爲璧是璧卽邸也然璧天象也祀天則四圭邸璧琮地象也祀地必兩圭邸琮日月星辰天類也當一圭邸璧山川地類也當一圭邸琮司命之璧從星辰故用璧一旣有璧玉何以復用備玉禮神祀神皆有玉或謂周禮大宗伯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似四方有禮玉無祀玉典瑞圭璧以

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似日月星辰山川有祀玉無禮玉鄭氏謂祀以禮其神祀之卽所以禮之於義或然然大司樂言樂六變八變然後神亓可得而禮又言歌黃鐘太蔟之類以祀天神地亓是禮神固在降神之後而祀神又在禮神之後二儀有先後則有禮玉當有祀玉周禮於宗伯言禮於典瑞言祀互文見義也禮神之玉植其玉于神位之前書所謂植璧也詩言圭璧旣卒亦是祀神之玉秉而獻之書所謂秉圭也月令祀用圭璧亦是禮玉燔瘞而祀玉則留存故云備也諸侯祀司命與天子祀星辰隆殺不同而其用玉

當從同紹儀徵師釋作韶最雀釋曰銘中大樂凡三見舞字凡兩見又有鼓鐘字此是以樂舞御天子之事而爲此器銘也紹卽韶字陳敬仲犇齊韶樂在焉謂紹爲韶者舜樂之韶以召爲聲以音爲義此後造之字也若其先本字但當爲紹故禮記樂記曰韶繼也鄭康成曰韶之言繼也此記樂者直破韶字爲紹字而以繼訓之故韶磬皆後造之字招字直假借而已自注云紹從糸說文糸古文從糸檢鐘鼎文司字糸旁皆作小中無作小者又云韶訓紹見于春秋元命苞皇侃論語疏諸處者甚多大舞者周禮大司樂教雲門諸舞爲大舞樂師教帗舞諸舞爲小舞九磬舜樂爲大舞斲說文斲籀文作斲篆文作折通爲誓士師五戒一曰誓陳氏用之曰誓者告以言也司命列六宗據鄭氏尚書說亦五祀之一鄭司農注周禮司中司命云司中三能三階

也司命文昌宮星賈疏引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又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皆有司中司命據祭法諸侯立五祀一司命大夫立三祀無司命或疑曲禮王制皆言大夫祭五祀然曲禮五祀戶竈中霤門行據鄭說不及司命王制雖有司命爲殷制亦據鄭說非周制此司命自是齊之大司命觀上文用大舞陳氏大夫無大舞亦無大司命知此爲齊侯歸誓于大司命器銘葢連敘之也又案肆師之職立大祀用玉帛次祀小祀皆不用玉帛鄭注

小祀司命巳下似司命無用玉之文錢君大昭曰司命有二楚詞有大司命少司命星經云在虛北史記封禪書云荆巫祠司命說文𥘰下云以豚祠司命漢律曰祠𥘰司命皆少司命也少司命不用璧大司命則用璧風俗通謹案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司命文昌也是爲大司命觀詩下言左右奉璋則是用璧之證肆師所言不用玉自指常祀言之若國有大祀司命兆于南郊（據鄭注）且用槱燎何況圭璧余初疑誓爲誓師之意如左傳文十二秊秦伯以璧祈戰于河是其例今審不然聘

禮士帥涖其竟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筴立于其後鄭注謂北面讀書以敇告士衆蓋是時齊侯奉天子命歸當使國咸知故誓于大司命言誓者聘禮雖非軍事亦是梱外之事故讀誓如北面對君然此以上敘齊侯歸爲作樂于朝以拜嘉命也以下乃敘王使人來聘陳氏爲賓致館而先設祭于桓子之廟用璧兩壺八鼎于南宮耆璧與上下璧字異彼指玉言此連壺鼎指玉之器言明堂位灌用玉瓚薦用玉豆獻用玉琖加以璧散璧角是璧卽璧散璧角之類壺用兩饋食之

禮用兩壺尊特牲禮視壺濯尊兩壺于阼階東又曰覆兩壺焉蓋在南鄉飲酒尊兩壺于房戶閒鄉射禮兩壺斯禁燕禮卿大夫兩方壺士旅兩圜壺（方壺謂口方圜壺謂口圜其實壺皆圜形說文壺昆吾尊也象形圜）壺必有兩凡禮皆然兩壺之實考之酒正內則當卽淸白二酒鼎用八據鼎俎奇于數不合且大夫五鼎陳氏祭其廟何得用八鼎攷聘禮賓飪鼎九羞鼎三賈疏鼎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羞鼎陪鼎三膷臐膮故周禮膳夫言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天子鼎九言十有二者正鼎九陪鼎三也以是推之天子食鼎當賓禮則

諸侯食鼎當上介禮大夫食鼎當衆介禮上介鼎七羞鼎三注云七飪鮮魚鮮腊則諸侯合正鼎陪鼎計之爲鼎十衆介不言鼎注云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腸胃魚腊注不及羞鼎者正鼎以次而殺陪鼎從同不言知爲三則大夫合正鼎陪鼎計之爲鼎八大夫食鼎用八則祭鼎亦得用八少牢饋食禮言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亦止據正鼎言之也分數之爲奇合數之爲十二爲十爲八飪害其爲奇也南宮桓子廟名廟何以稱宮春秋隱五秊考仲子之宮公羊傳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何氏注不

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祀之案妾母
義不配食故特立宮喪服小記謂慈母不祭非不祭也穀
梁說於子祭於孫止蓋子扗則別立廟至孫則祔於妾祖
姑爲壇以祭之此所爲宮也若桓子爲大夫桓子之妻孟
姜齊侯女也貴宜爲廟曷爲亦爲宮文王世子正室守太
廟諸子守下宮正室適子也適子所守稱廟諸子所守稱
宮蓋陳桓子無宇四子曰孫書子占曰釐子乞曰昭子蕫
說詳下注曰武子亶說詳下註則唯子占稱正室其餘皆諸子故稱
南宮南宮者儀禮喪服子夏傳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

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疏引內則命士已上父
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縱同宮亦隔別爲四方之宮
蕫亶皆大夫當自爲宮南宮自是生事桓子孟姜處後仍
其名敖氏繼公謂東宮西宮南宮北宮古皆有是稱後或因之爲氏案彝器中有指姓氏者如散氏盤之言西
宮襄戎父南宮中鼎之言南宮伐曶鼎之言以匡季告東宮是也有指廟名者如尹卣之言飲西宮召公尊之言王
錫中馬自貫侯四駣南宮東宮鼎之言東宮是也若淮南子時則訓春天子御東宮夏天子御南宮秋天子御西宮
冬天子御北宮此是取明堂內之四宮以配四時故太子亦稱東宮也其地據漢書功臣表
南宮侯張買下注云北海漢之北海卽春秋齊之臨淄今
屬青州疑本陳氏南宮故址後因以爲地名歟地理志北

海郡下闕南宮而信都國下有南宮冀州志云南宮近邕
邊邑周南宮括所封國南容居之因以爲氏則漢之南宮
有二其一扗信都爲南容故居其一扗北海爲陳氏故廟
子下闕一字據曹氏器爲用字子當是蕫亶對桓子孟姜
之稱用璧二備玉二者禮玉祀玉如祀司命禮此祭宗廟
也用玉者曾子問天子諸侯將出必以皮圭告于祖禰又
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閒是禮玉備玉皆用之天子諸侯廟
祭有玉則大夫亦有玉今爲祭桓子孟姜故用二玉司命
璧一備玉一南宮璧二備玉二者禮器圭璋特琥璜爵特謂

直達爵謂與爵竝陳此以少爲貴家祭殺於朝祭不敢用特玉也紹
鼓鐘者弄作樂于朝廟循諸侯制用全樂故言大舞此作
樂于家廟從大夫制不用全樂故言鼓鐘云紹者明其樂
之本於韶也樂以鐘立均詩曰鼓鐘送尸蓋自是而祭畢
矣以下乃言徹俎及迎賓之事齊下字闕據曹氏器有侯
旣盞三字說詳下篇洹子卽桓子書牧誓尙桓桓說文引尙狟
狟陳逆簋余陳狟子之裔孫桓可假狟亦可假洹齊侯鐘桓作絙
亦水旁是其證儀徵師曰陳氏簋有季姜此孟姜陳氏多姻于齊
二可補史傳之闕稱桓子孟姜者如少牢禮言薦于皇祖

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之義也器其入據少牢禮當即徹所俎之饌乘篆文一作□一作□審刀布文乘作□形相近定爲乘字都篆文一作□一作□古文邑見鐘鼎文□亦古文邑見汗簡乘都邑者乘猶誌乘言以是器紀諸都邑之廟如光簿正祭器是也堇說文堇黏土從黃省從土古文堇不省堇爲桓子子即子彊名詳儀徵師說說曰銘中兩堇字筆畫甚明白爲從黃省之堇字即陳子彊之名彊字與堇字之義切近明白是居斤切凡從某省之字可寄其義不必定從其聲此篆黃尙不省今說文堇古文作堇古文僅見于此器矣左昭二十六季平子曰必子彊也子彊之名爾考今因此器得之說文自堇字畺字以至彊字相因相次古人字由名生堇字子彊爾疑或疑史記武子開即彊非也開從幵聲且兼會意幵段氏古韻十一部不能與堇聲相涉堇在十三部居斤切故瑾謹殣僅鄞廑覲勤等字從之或居斤切或居隱切相近之意也由十三部轉入十四部則難漢歎嘆等字亦從堇得聲說文堇黏土從黃省從土古文堇𡋝土黃黏則彊而冶之艱故田畕彊各義以次連綴亦因其字音義皆近也又左傳昭二十六季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失弓者武子亹即子開晳子彊白晳者堇也即子彊非謚武𡊅兄弟兩人冉豎射子開識之矣平子亦知之矣即使冉豎平子有言傳未書之惟冉豎不識子彊但言其白晳諸狀故平子曰必子彊也若旣射武子而識之是亢之甚矣又指武子爲君子白晳云云則與下文謂之君子何敢亢之相背且有字文義亦是舍失弓者而別有所指明射手失弓者一人君子白晳又一人也慶鏞案師說極是左傳但書武子而杜氏即以子彊爲武子字史記有武子開亦不言字子彊則杜氏之誤可知然則子彊非武子其即昭子乎左哀十四季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杜注取昭子莊爲成子兄弟以充四

乘爲八人之數而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引世本昭子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言名莊竊謂莊即堇之譌莊堇形相近堇從黃黃與莊聲又相涉昭子堇誤爲昭子莊其即桓子子無疑若名莊陳自敬仲生穉孟夷穉孟夷生湣孟莊湣孟莊爲文子之父桓子之祖桓子子何得與其曾祖同名杜氏旣誤以昭子爲僖子之子又誤堇爲莊其說沿自服虔唐孔疏未正其誤且徇服杜誣昭子莊爲僖子之子出世本而索隱所引世本爾此事也小司馬駮之知昭子不名莊然李莫詳其名至顧氏棟高謂昭子莊疑即哀十一季之陳莊其說亦爾確據今得此器以證之渙然氷釋是可爲論世知人之一助

釁篆文作□中□字乃古文酉字下從女字當爲釁即亹之正字王氏伯申曰亹讀爲眉方言眉老也楚史老字子亹古音微與文通亹有門音故轉爲眉其字即釁字釁從爨省從酉分聲亹從爨省從酉文聲字當爲亹作亹者隸之變也今案字當爲釁古釁釁通鐘鼎文眉多假釁或假釁伯頎父鼎之□史頌鼎之□雝公緘鼎之□晉姜鼎之□曼龔父盨之□曾伯霥簠之□皆俗釁字爲眉字其𦤎史鼎眉作□中□字乃古文文字此即隸變作亹之祖而周公䋣鐘之釁作□散氏盤之眉作□遅簋之眉作□作□下皆從女而□體與此篆□筆畫不差是皆釁字則釁釁爲一字而與眉通用也六書略謂亹從釁省從且非也亹爲俗體釁爲正體亹本作釁故易繫辭成天下之亹亹荀虞皆作成天下之娓娓以字從女而

涉娓也釁從釁省聲亦從女得聲女聲與免聲同在段氏古音弟又部詩棫樸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引作亹亹我王則又以聲而涉釁之卽亹的確無疑乃張參五經文字謂亹字不合六書而徐鼎臣以說文無亹字謂俗加文作亹遂以娓當亹俗未以此器正之釁亦桓子子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引系本陳桓子无宇產子亹子亹非字乃所產子曰亹也釁字子開亦詳儀徵師說說曰亹乃子開之名開其字也史記曰武子開杜預左傳注曰子彊武子字此必是史記不誤而杜誤也開與亹之義亦明白切近之至詩鳧鷖扗亹箋云亹之言門也後漢書馬援傳注亹水流山閒兩岸若門也然則亹卽門之假俗字門爲名開爲字猶臺爲名彊爲字又何疑哉舞用從爾大樂者此以樂納賓行饗禮也案苒祭司命言大舞祭南宮言鼓鐘知君臣之分則然此仍扗桓子廟云大樂且兩云大樂思之不得其解若以爲侑尸則正祭時用鼓鐘侑尸何得用大樂審詺文上有齊侯旣盦據曹氏器下有天子之吏明是禮使臣之事因思聘禮宰夫徹几改筵鄭注謂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則古者禮賓必先祭於廟以重其事聘禮記惟大聘有几筵几筵謂行聘享及私覿畢爲神位以禮賓葢齊侯誓于大司命後旣而王人來聘賓卽館卿致館齊侯歸以饔餼蓳釁當是

上篇　一二

爲致其館故設神位于廟先告其祖考然後奉齊侯行饗燕之禮知館于陳氏廟者據聘禮記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鄭注館者必于廟不于敵者之廟爲大太同尊也葢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于太祖廟諸侯行舍于諸公廟大夫舍于大夫廟故歸饔餼皆于廟行之明其禮皆扗廟也王人於周爲卿禮當館于大夫故就舍桓子廟致禮以饗之作樂以導之羞舊釋佋姜今案篆文作𦍌與上下姜篆從女不同定爲羞字羞庶羞也鄭康成儀禮注羞進也二義皆通釿篆文作釿右從斤甚明白乃釿字莊子釿鋸制馬與此義遠餘不見經傳舜幣幕文曰虞一釿禹幣幕文曰安邑一釿此爲斤兩之斤義又別說文釿劑斷也從斤金釿器名無左證類篇釿器之釿鍔當是舊訓集韵十八諄韵會十二文注竝同字或作沂韵會引禮記車不雕幾注幾附纏爲沂鄂則是器之有圻堮者謂之釿審禮器有圻堮唯周房俎房俎設下跗於兩端若房然房之制有戶闑有戶闑則有圻堮矣此器之或名釿歟案釿許不言聲繫傳有斤聲二字後人讀魚巾舉欣魚斤擬引四切余謂當讀若肵俎之肵釿肵皆從斤會意亦從斤得聲則楚金作斤聲爲是肵讀許欣

上篇　一三

釿讀舉欣音同義亦相近說文有釿無肵禮經有肵無釿二文互相備特牲饋食禮佐食升肵俎鄭注肵心舌之俎也記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載心立舌縮俎午割以劑斷爲正肵其所實之俎故字從肉釿其所盛之器故字從金然則肵釿同義釿本訓劑斷引伸之爲沂鄂之器以其盛肵故亦謂之釿或謂俎木爲之無用金但周尙文莊子加肩尻於雕俎之上雕卽雕幾爲沂鄂是用金之證故曰用鑄爾羞釿禮言肵者主承祭言載心舌之俎也器言釿者主饗賓言盛體薦之俎也曷言之饗禮久亾今攷之周禮

及春秋內外傳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鄭注賓客謂朝聘者賈疏饗亨太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此於桓子廟知爲饗禮左傳宣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燕杜預注烝升也升殽於俎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孔穎達正義折俎卽殽烝是也言諸侯親來則爲之設享又設燕享用體薦燕用折俎襄二十七年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折俎

牲體骨也國語周語王召士季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殽烝又曰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脩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淨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昭注曰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也禮之立成者爲飫房大俎也詩曰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殽烝升體解節折之俎謂之折俎也合此數語觀之言殽烝言體薦則

與釿之本訓劑斷合言房烝言房俎則與釿之轉訓沂鄂合是釿爲饗賓禮器知非食禮者食禮不用體薦亦無房俎公食大夫禮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鄭注歸俎實于篚賈疏食禮無肵俎故不言用俎唯云實于篚且饗禮有腥食禮無腥樂記大饗而俎腥魚腥魚必用俎實于肵俎故以釿著之又案周歫仲匜有𨥈字與此左右移易筆畫絕相類舊釋作鈧作釿皆未確亦當是釿字其文曰歫中乍寶匜彝依吕釋作奉之金鑑舊釋作鏖作鈇今案篆作鍂定爲鑊字鐱篆文別作錏或釋爲鉉鍂舊釋作鈇作鈇今案篆作鍂定爲鐏字𨪍舊釋作鑣作鑪今案篆文作鍂定爲鑣字其

勳(纁同)其元其黃用盛秝稷糕粱用饗大正音(歆同)王賓餁(饌同)具召飤弡中受𩱰彊福諸友飻飤具飽(飽同)弡中㫗壽詳觀銘文全是饗事作寶匽饗禮脩其簠簋鬹鼎屬奩俎屬奩俎饗禮陳其鼎俎驗爲尊饗禮出其尊彝驗爲匜饗禮敬其祓除其纁其元其黃饗禮加酬幣秝稷糕粱饗禮選馨香饗大正歆王賓饗禮歆太牢(國語王歆太牢)饌具召飤饗禮擇其柔嘉品其百籩潔其酒醴諸友飻飤具飽饗禮示容合好䜣爲饗器尢是此銘確證御與訝同卽訝賓于館之訝鄭君儀禮注訝迎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周禮掌訝凡賓

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天子之吏見曲禮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賈疏受辭傳于天子曰天子之吏用御天子之吏者齊侯歸餼于館行饗禮薑釁奉君命以迓之也再言器其入者據有司徹當卽徹室中之䬣古者饗在廟燕在寢此行再饗而𠈌徹室中之䬣者示饗後行燕禮也復伲大樂者再饗之樂也聘禮公于賓壹食再饗賈疏云以其饔等爲之牢禮之數陳饔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太牢饔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太牢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此言之公侯伯

子男大聘使卿則主君一食再饗小聘使大夫則主君一食一饗是聘禮卿當再饗乃賈氏周禮大宗伯疏饗燕謂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𩱰數其說自相矛盾莫諟其正觀此再用大樂知聘客尊者行再饗儀禮聘禮禮記聘義大戴禮朝事儀皆云壹食再饗則周禮疏謂聘客皆一饗者失之或謂燕有樂饗食𩱰樂攷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夾如之則饗食有樂之明徵左傳襄十秊宋公享晉侯于楚邱請以桑林舞

師題以旌夏此饗禮之樂也襄二十八秊叔孫穆子食慶封使工爲之誦茅鴟此食禮之樂也鈚篆文作𨥨右從反人爲匕亦明白定爲鈚字鈚古作匕通作朼說文匕下云匕所以相比取飯一名柶柶下云柶匕也鄭康成周禮玉府注角柶角匕也是匕卽柶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疏匕長二尺四寸葉長八寸博三寸柶長尺攕博三寸曲柄長六寸儀禮士冠禮鄭注云柶狀如匕則二物夾長短異稱匕大而柶小匕以施黍稷夾以施牲體少牢饋食禮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此黍稷之匕也雍人摡鼎匕俎于

雍爨此牲體之匕也禮經言執匕抳匕取匕加匕覆匕多作匕言朼魚朼豕朼肉乃朼長朼卒朼多作朼似自匕言之謂之匕自用匕言之謂之朼案匕朼古今字古本作匕以其用木作朼亦以其用金作鈚如登本瓦豆後從金作鐙槈本採木後從金作鎒是其例匕以銅經蘇明文士虞士器匕以桑（禮記雜記朼用桑長三尺）特牲饋食匕以棘（特牲記棘心匕刻）士冠士昏柶皆用角（柶夾匕）而公食大夫匕柶不言其材陳博士禮書疑夾角爲之以銅則未聞竊謂祭禮尚質故用木賓禮尚文故用銅蕭山王中丞南陔得一銅柶恭甫師

以建初慮俿尺度之長尺有一寸五分攕長五寸一分强博二寸五分深八分柄長四寸五分厚一寸半銳其端柄之兩旁爲雷回紋中央立羊一豕一羊前豕後皆向攕其端之外爲牛首仰而迤高二寸豕大於羊牛首又倍之牛頷下有梁繫小鈴圍二寸一分幷紐徑一寸四分據公食禮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賓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閒祭鉶四謂牛二羊一豕一上鉶者牛鉶也辯擩則及羊鉶豕鉶鉶有四而扱上鉶辯擩唯有一柶貫疏一柶所以優賓一柶施於四鉶惟食禮爲然故此器柄端三牲之

飾所以尙象𣃔爲公食大夫祭鉶之柶今案柶當爲鈚是饗禮祭鉶之鈚非食禮祭鉶之柶古者彝鼎敦簋多象物以爲飾鄭君少牢禮注云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彼器柄端作牛首形明是以太牢爲禮饗烹太牢唯解其體而薦之故作牛首形不作牛形柄端牛頷有鈴猶刀之有鸞亦取體薦之義且羊在前豕居中牛首在後三牲爲一列國語言饗陳其鼎俎韋昭注俎設於左牛豕爲一列魚腊腸胃爲二列器以柄爲上由牛而豕而芊正與韋注一列之說合若食禮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則牛當在羊豕

之兩旁左上右下羊南豕亦當豕前而羊後不得豕後而羊前也以此詺證彼器知饗禮之匕以銅以彼器證此詺知銅匕之用以饗饗禮闕得此二者可以補其遺經典中一大使事國語言饗有肎籩簠簋犧象尊彝鼎俎加豆諸器此獨舉釿與鈚者特牲禮鄭注肵俎主人親𦾔敬易震卦鄭注人君于祭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爲以祭禮推賓禮知二者夾君親爲之事也故特言之先言釿後言鈚者禮有次𦾔釿在先𦾔鈚在後夾互文見義也饗後有燕不言者聘禮燕與𦾔俶獻蘇常數故不言也桓子孟姜

用乞嘉命此禮畢命工祝致告之辭用祈眉壽萬秊𣞤疆卽少牢禮言承致多福𣞤疆于女孝孫眉壽萬秊勿替引之之意也用御爾蓋總言祭廟作樂納賓之事俾永寶其器以御于廟也詳觀銘文壽後其儀文度數攷之禮經而皆合末後言徹俎一則曰洹子孟姜再則曰洹子孟姜言饗賓一則曰天子之吏再則曰天子之吏知葷釁二人心存公室忠孝之心如或見之宐冄登未識子疆一望而指爲君子也

齊陳氏韶舞樂罍通釋下篇　蘇州曹氏藏器

晉江陳慶鏞譔

齊侯中罍罍爲器其旅齊侯命大子乃樂逆七始宗白聽命口天子曰朞則爾朞余不其口口專宁口帝口口受御爾其齊口受奉齊侯拜嘉命口天子用璧玉備一紹乃大舞韶斳于大嗣命用璧兩登八鼎于南宮子用璧二備玉二紹鼓鐘一肆齊侯既齊洹子孟姜器其入乘邿邑葷釁舞用從爾大樂用鑄爾羞鑑用御天子之吏洹子孟姜用乞嘉命用祈眉壽萬秊𣞤疆用御爾事詺文如右案此器與壽器文大同小異蓋同時而作一以紀饗禮一以紀會禮也今卽以其異者釋之其見于壽篇者不具載中字壽器𣞤舊釋作女以爲齊侯女之罍也然下洹子孟姜竝言不得專指孟姜且篆文作屮中一豎左斜而直與女篆乇中一豎右斜而曲字別定爲中字罍說文木部櫑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從木畾聲罍櫑或從缶𦉥櫑或從皿𤫊籒文櫑器作罍卽𤫊之省罍古用木鄭君司尊彝注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詩卷耳正義引此申之曰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亦云刻木爲之許氏

五經異義引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許不從韓說謂以玉經無明文則金玉亦就其飾言之其實皆用木也故解字以從木之櫑爲正字金罍爲銅者儀禮士冠禮疏引漢禮器制度洗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金天子用黃金又引漢禮器制度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其大小異以漢推周大夫酒器用金則罍可用金故韓毛因以爲說中罍中尊也爾雅釋器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卣中尊也孫炎注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廣韵樽有三上曰彝中曰卣下曰罍尊稱罍者先鄭周禮注云山尊山罍也後鄭儀禮注云壺爲尊罍夾謂之尊山罍卽山尊則中罍卽中尊也中尊受五斗聶司業三禮圖六彝爲上受三斗六尊爲中受五斗六罍爲下受一斛爾雅郭注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毛詩說罍大一碩中尊小於罍而周禮鬯人凡祭社壝用大罍鄭注大罍瓦罍也阮諶禮圖云大罍瓦爲之容五斗似五斗卽稱大罍然瓦罍以其用於社故大之非罍之大者其大罍有宗廟獻尸之罍有宗廟酢尸之罍有饗燕之罍禮記明堂位尊用犧象山罍山罍夏后氏之

尊也禮器廟堂之上罍尊在上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此宗廟獻尸之罍也司尊彝六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鄭康成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飲鄭司農云尊以裸神罍臣之所飲也酒正疏云三酒皆盛於罍尊在堂下此宗廟酢尸之罍也詩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毛傳人君黃金罍此饗燕之罍也此中罍爲金罍大夫器也用以燕饗正與韓毛之說合言中者以其居中故謂之中罍罍大小之制尊卑同皆畫雲雷形所異者其飾耳樂上一字篆文作人定爲乃字乃樂者乃作樂也下一字篆文作[illegible]與上器週篆不同楚公鐘有[illegible]字筆畫相若亦未審何字今案上體佀[illegible]兩篆下體是辵字古逆迎通用夾常相混說文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定爲逆字七篆作十始篆作八佀在治二字謚以知古文尙書之在治卽今文之七始也鄭康成大傳注七始黃鐘大蔟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案七始見虞書此樂作於王朝不言何樂當是時王制度爲周大武象樂與下韶樂不同夾言泰昀者樂稱均均卽昀之叚借書疏堂上之樂謂之笙均堂下之樂謂之聲均樂說聖人徃承天助以立五均均者夾律調五聲之

均也文選思元賦注繁欽與魏文牋注又舞賦注引䜌徃承天助以五字後漢書張衡傳注引聖人承立五均宋均注均長八尺施弦以調六律五聲後漢書注思元賦注五均謂宮均商均角均徵均羽均周於五均而外加變宮均變徵均更立七均尚書中候文王作豐其歌曰鳳皇下豐語稱鳳皇之樂調七均夾作鈞當即本此夾謂之七音左傳七音六律以奉五聲隋鄭譯推古樂歌謂周有七音之律又謂之七律賈逵國語周語注七律七器音也黃鐘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也審是則周樂有泰吟變言七始者七始猶泰吟樂

緯叶圖徵聖人作樂或調陰陽或調五行或調盛衰或調律厤或調五音與天地神明合德則七始八氣終各得其宜也宋均注七始謂四方天地人也太平御覽天部三漢書律厤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鐘爲天始林鐘爲地始太蔟爲人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鐘爲冬是爲四時三始四時合而爲七逆者逆其氣也不其下摩滅不可辯下有尃宁二字尃當爲甫古文甫尃叀皆通用宁鐘鼎文多作𠮛此作貯形相若定爲宁字宁杵聲相近齊景公名杵臼據彝器白字當是伯父杵臼四字蓋天子命之

之言備一之一彝器作玉此作一即副玉一也大舞上多紹乃二字紹乃大舞紹者先命樂人陳樂器正樂位而後乃舞大樂也重言紹者以上命太子立樂乃作樂王朝爲周樂此作樂齊朝爲韶樂也韶樂之舞尚書大傳陽伯之樂舞株離株離者言象物生育離根株也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余謠者徒歌謂之謠其聲清濁比如余謠然後應律也晳陽仲春之月厥民析也儀伯之樂舞鼚哉鼚動也哉始也言萬物應雷而動始出見也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南任也言可以任萬物也夏伯之樂舞謾或謾猶

曼也或長也言象物之滋曼或然也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言陽上極陰始謀也羲伯之樂舞將陽言象物之秀實搖動也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于大也言物至夏而盛大也秋伯之樂舞蔡俶蔡猶衰也俶始也言象物之始衰也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言物之彫零剝落也和伯之樂舞元鶴言象陽鳥之南也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歸來言物皆反其本也冬伯之樂舞齊落齊落終也言象物之終也歌曰縵縵夾曼長也巫爲冬伯舞丹鳳一曰齊落歌曰齊樂一曰縵縵和伯之樂闕韶舞樂章存于世者如大唐之歌樂曰舟

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卿雲之歌樂白卿雲爛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又白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又白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熙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于時八風循通紊周兼卿雲藂藂蛟魚踴躍于其淵龜鼈咸出于其穴六代之樂而韶樂存于魯據左傳季札觀樂見舞韶箾尤備于齊其傳獨永漢書禮樂志高祖睾文始舞文始舞者舜招舞也高祖六季更名文始宋書樂志魏文帝黃初二季改文始白大韶舞仍舊稱明帝太和初公卿舉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咸熙之舞咸熙亦卽韶舞也南齊書樂志晉傳元六代舞歌有虞韶舞宋孝建初以凱容舞爲韶舞凱容亦本舜韶

舞也宋志晉武帝太始二季改制廟歌其樂舞猶仍舊至九季荀勖知樂事使郭夏宋識造正德大豫之舞勖及張華傳元又各造歌詞而韶樂以亡據此則韶樂自傳元後不復傳卽宋之凱容舞亦非韶本旨然韶之所以歷秦漢魏晉樂譜相承猶能傳其音者得非陳氏世守之功今觀紹乃大舞紹五字恍然韶樂之作猶在耳能勿痛悒于荀勖諸人刱造新聲皐莫大焉登寿器作壺此作登二篆筆畫皆明白無可疑者說文豋禮器也從廾持肉在豆上豋通作登亦作鐙詩于豆于登毛傳登薦太羹公食大夫禮

太羹湆不和實于鐙祭統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字皆用登鐙爲豋俗別造登字以登爲祭器之登而登爲登立之登非也唐石經篇韻皆無登字玉篇有豋則豋爲正字登鐙皆其通用字兩登卽兩瓦豆大夫禮也爾雅釋器木豆謂之梪瓦豆謂之登豆可統登登不可統豆若大夫之豆則不止用兩陳博士禮書據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推此則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少牢大夫當用四豆今攷少牢饋食禮司宮薦豆不言數而下云取韭菹辯㨎于三豆祭于豆閒又云上佐食羞

㦸兩瓦豆又云主人薦兩豆菹醢侶大夫亦不止四豆然四豆自指木豆言之兩登則卽上佐食所羞之兩瓦豆賈疏云兩瓦豆芉㦸在南豕㦸在北則器所言正與少牢大夫之禮合鼓鐘下多一銉二字銉卽肆字從金會意爾雅作肆肆肆古今字虞書肆類作䋣䋣爲祭祀專文曩詺樂肆作銉銉爲樂縣專文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蓋縣編鐘編磬爲一堵二堵爲一肆堵如牆堵然肆如市之有肆宮縣象宮室王以四方爲家故也軒縣闕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

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通禮義纂軒縣三面歌鍾三肆判縣兩面鼓鍾二肆特縣一面唯磬而已計大夫當二肆陳氏大夫也何獨言一肆小胥所言天子之卿大夫非諸矦之卿大夫也諸矦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惟一肆肆合二堵說文鎛下堵以二金樂則鼓鎛應之案金當是銉之遺後人以說文䨾銉字遂去其半直書作金堵以二銉沓言堵以二爲銉也樂則鼓鎛應之言大樂則鼓大鍾以應之說文鎛大鍾也此許氏之意也段氏懋堂謂當作堵䨾鎛全樂則鼓鎛應之樂唯軒縣有鎛爲全樂諸矦之大夫二堵諸矦之士一堵皆䨾鎛皆不成肆夫鎛爲大鍾特縣鄭康成云鎛如鍾而大許氏愼孫氏炎沈氏約亦以鎛爲大鍾而韋昭注國語杜預釋左傳則以鎛爲小鍾案國語伶州鳩曰細鈞有鍾䨾鎛大鈞有鎛䨾鍾則鎛當是大鍾秋濤案說文鎛鏄義異而周禮國語左傳皆叚鎛爲鏄故引爲證堵縣編磬編鍾言堵則䨾鎛已明何必言堵䨾鎛一堵不成肆二堵何爲不成肆諸矦之大夫雖䨾鎛而有一肆今以儀禮大射禮之言王制推之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笙猶生也東方鍾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樂以鼓鎛爲節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趾也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鼙應朔鼙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鼙小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言成功曰頌西方鍾磬謂之頌朔始也奏樂先擊西鼙樂爲賓所由來也鍾不言頌鼙不言東鼓義同省文也古文頌爲庸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䨾鍾磬有鼓而已其爲諸矦則軒縣簜在建鼓之閒簜竹也謂笙簫之屬倚於堂鼗倚于頌磬西紘鼗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也紘編磬繩也設鼗在磬西倚于紘也蓋天子爲羣臣避射位闕一面故北方鼓似軒縣實宮縣也若廇堂之上縣鼓在西應鼙在東則四面矣以宮縣例軒縣四面有鍾磬鎛則三面亦有鍾磬鎛惟判縣有鍾磬䨾鎛特縣有磬䨾鍾矦制半於王制天子之卿大夫判縣東西皆有鍾磬東一肆西一肆爲二肆諸矦之卿大夫判縣東磬西鍾磬一堵鍾一堵爲一肆天子之士特縣南一肆諸矦之士特縣南一堵皆有磬䨾鍾也鼓鍾一銉是有鍾也是卽諸矦之卿大夫判縣也故晉矦賜魏絳以二肆之半非禮也漢武帝高張四縣晉元帝備四廂金石豈王宮縣歟衞仲叔于奚請曲縣後漢光武賜東海恭王鍾虡之樂豈諸矦軒縣歟楚子享郤至爲地室而縣田蚡前廷羅鍾立曲旃豈大夫判縣歟一銉爲大夫樂於禮爲宊於

義爲正樂縣之法鄭氏謂縣鐘磬二八在一虡爲一堵杜
預謂樂縣鐘十六爲一肆服虔謂一縣十九鐘賈疏云鄭
主左傳初獻六羽衆仲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樂
縣以八爲數故倍之爲十六服主周禮鳧氏爲鐘以律起
數十二辰加以七律爲十九其說與鄭異然大射禮麻十
九縣之數鄭君夾以周舞定周縣若韶縣其詳更不可得
聞今案以尚書虞夏傳及陳氏晉之用之禮樂二書知韶
縣當以十二爲一虡傳曰六律者何黃鐘蕤賓無射大蔟
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鐘右五鐘鄭注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十
二各一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鄭注黃鐘在陽陽氣動西五鐘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以動告靜靜者皆和也
馬鳴中律步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
步者中規折旋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太師舉登
車告出也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鄭注蕤賓在陰東五鐘在陽君入故以靜告動動者則亦皆和之也狗吠彘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
賓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舉登堂就席
告入也陰陽各六是十二鐘在縣之權與陳氏晉之據大
射儀東西有鐘磬之縣則天子宮縣堂上之階笙磬頌磬
各十二縣堂下阼階而南特鐘特鎛夾各十二縣西階而

南編磬編鐘夾各十二縣也陳氏用之夾言樂以十有二
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故古者考中聲而量
之以制度律均鐘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則鐘縣
以十二爲一堵也大夫之縣編鐘十二爲一堵編磬十二
爲一堵是一肆也言鐘不言磬韶樂起於鐘也鼓鐘上複
言韶者以上韶乃大舞韶作樂齊朝係全樂此作樂家廟
係半樂然夾本於韶也齊下洹上視彝器有侯既盄三字
旣說文皀部旣小食也引論語不使勝食旣案旣通作氣
槩餼說文米部氣饋客之芻米也槩氣或從旣餼氣或從
食聘禮記如其饔餼之數注古文旣爲餼禮記中庸旣廩
稱事注旣讀爲餼大戴禮朝事篇私覿致饔旣戴氏東原
曰旣卽餼字段氏懋堂曰三旣字皆槩之省文竊謂古止
作旣旣槩古今字氣餼通用字春秋左傳桓十秊齊人來
餼諸侯許引作氣氣卽旣也齊讀爲齍說文皿部齍黍稷
所以祀者禾部穧稷也粢穧或從次爾雅釋艸粢稷也是
齍穧各義而鄭注周禮甸師肆師小祝皆易齍爲粢注小
宗伯六齍云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注舂
人云齍盛黍稷稻粱之屬則齍粢義通是爲古今字詩甫

田作齊亦作盨古文也左傳絜粢豐盛禮記粢盛今文也許君器曰盨實之則曰盛而鄭君盨或訓稷或訓黍稷稻粱盛則皆訓在器是則盨與盛之別者盨謂稷也盛謂在器也毛傳亦云器實曰盨在器曰盛說皆與許異者盨可盛黍稷因而謂其所盛之黍稷曰盨盨從皿許以解字爲主故訓器鄭以解經爲主故訓稷也經典中粢多譌粢說文食部餈稻餅也餈餈或從齊粢餈或從米粢與盨稟義遠　段氏懋堂謂稟字不見經傳今案稟穧同字詩此有不斂穧聘禮記十藪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鄭注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是穧卽稟本訓稷引伸之謂禾秉之數旣齊者聘禮賓卽館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旣卽賓饔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是也齊卽米百筥筥半斛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藪禾三十車車三秅薪芻倍禾是也蓋是時王人來聘館于陳氏廟齊侯饋之以牢禮之數及禾秉之屬故云此也郜卽都之譌然篆文郜邑二字亦明白無可疑者攷春秋郜有二鄭氏樵曰桓二秊取郜大鼎于宋北郜也僖二十秊郜子來朝南郜也杜氏以北郜爲郜國南郜爲宋邑南郜卽在北郜城南二里顧氏棟高主之其說是矣然此外尚有二郜

左傳成十三秊焚我箕郜郜晉邑則是晉亦有郜也成十八秊侵城郜城郜宋邑則是宋別有郜也晉郜在今太原府祁縣界城郜在今徐州府蕭縣界二皆與春秋時齊地遠唯南郜北郜竝在今山東曹州城武縣東南二十里有郜城案地理志山陽郡郜成侯國水經注泗水篇黃溝又東逕郜成縣故城南此郜成當爲邛成漢書外戚侯表邛成屬濟陰卽其地新莽改邛成爲告成後遂譌作郜城于是又謂在城武者曰北郜在山陽者曰南郜其實班志酈注之郜成本邛成與城武之郜城無涉　近齊竟宋邑之郜計自隱十秊辛未取郜歸于魯後不聞其地入于齊唯郜國之郜春秋書來朝僅一見公羊傳以爲失地之君孔沖遠謂卽僖二十秊傳富辰所云郜之初封文王之子聃季之弟卽其國無時君秊號不知誰滅之而羅泌路史遂牽合宋賂郜鼎以爲宋實幷之其說終無確據疑此郜爲齊滅之或侵其地取以封陳氏耳唯經傳皆無明文未能臆斷竊謂郜卽高唐之高郜高聲相近如晉郜之郜春秋大事表引高氏曰今太原府祁縣西有郜城俗呼其地曰高城村里語相傳猶存古音高城本郜城則郜邑卽高邑齊有高唐邑其初疑亦名郜後轉爲高唐似郲稱郲又稱郲婁一類左傳襄十九秊夙沙衞入于高唐杜注在祝柯縣西北襄二十五

秊祝作祭于高唐杜注高唐有齊別廟蓋齊之宗邑也穆孟姬爲陳橆宇請之陳氏始大故城在今濟南府禹城縣北四十里是高唐爲陳氏邑故以是器紀所封之地亦未可知若然則𢍜器兩都邑之都上一字篆作𨛮左從甾右從邑當是𨛮字地理志齊郡臨淄師尚父所封以其邱臨淄水故曰臨淄作𨛮者淄以水爲義𨛮以邑爲義也下一字篆作𨜒左從古右從杲即稷之異文左傳昭十秊陳鮑伐欒高戰于稷杜注稷祀后稷之地今臨淄西南三十里有稷山𨛮祼皆在齊都當是臺𤮐二子所食地故以是器紀之並存之以俟攷𤮐此篆作𡰥卽隸變作罍之始案梁氏履繩引春秋分記世譜橆宇生三子曰開曰乞曰書開書皆橆傳今攷昭子爲桓子之子則三子而外尚有臺開卽𤮐史記索隱引世本亶產子獻獻產子鞅又鄭氏通志氏族略引世本子占氏桓子生書字子占之後則謂開書橆傳者非也而唐書宰相世系表載橆宇二子曰恒書恒乃陳乞之子桓子之孫唐書蓋誤路史後紀又引世本子石氏爲桓子子石之後子石疑卽乞之字舞用從爾大樂此行食禮納賓之樂也此大樂當卽周大樂以其時王所制故曰大樂夾以從王朝所作故曰從爾大樂饗食用大樂於禮皆橆徵今以燕禮攷之樂人縣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天子有大司樂諸侯橆大司樂樂正當大司樂小臣納工工四人鄭注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賈疏鄭言此決大射禮重工六人從諸侯制案公芊傳諸公六諸侯四若然知非大射是諸公制此燕禮是諸侯制者案鄉射之工四人是大夫制則諸侯不得有工四人五等諸侯同六人彼公芊六人四人不同者自是舞人之數不得以彼決此也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

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睢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奏陔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案經所言爲天子燕羣臣之常樂記所言爲天子燕鄉大夫有王事之勞之樂據鄭注鄉飲酒禮云周南召南國風篇也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依鄭說鄉飲酒爲饗禮升歌鹿鳴進取諸侯之樂饗禮盛故言可以進取燕禮輕故言可以逮下是鄉飲酒禮爲饗樂燕禮爲燕樂其實饗燕同樂左傳襄四秊穆叔如晉工歌鹿鳴之三是與燕禮同樂也饗樂與燕樂同則食樂亦與燕樂同今爲國君饗食大子之賓當從進取之

例周禮大行人凡大國之孤其他皆眂小國之君鄭注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者將幣祼酢饗食之數則天子之卿當眂大國之君用諸侯相與燕之禮升歌大雅合小雅從大樂也從者從禮盛之意也鹼舊釋作彝謂即召鼎之𩰫今案字當爲鬻即烹飪之器以金爲義片爲聲爿片同口象形從金與從鼎同意說文金部鉉下曰謂之鉉禮謂之鼏是金可作鼎則鼎亦可作金鬻爲正文鹼爲異文說文𣞤鬻有鬺鬲部鬺煑也從鬲羊聲玉篇鬺式羊切亦作鬻鬺同上廣韻鬻亦鬺集韻鬺或作鬻鬺類篇鬺或作鬺是鬻即

說文之鬺通假作鬺鬺又假爲湘詩采蘋于以湘之漢書郊祀志注引鉉詩湘作鬺史記封禪書鑄九鼎皆嘗烹鬺則鬻爲烹煮因而取以名烹煮之器猶釿爲剞斲因而取以名盛剞斲之器盂申鼎言作鬻彝是其證知鹼爲食禮者案儀禮公食大夫禮羹定鄭注云肉謂之羹定猶孰也著之者下以爲節是食禮先答烹飪以爲義也魚腊飪鄭注云飪孰也食禮宜孰饗禮有腥者賈疏曰上文直云羹定肉謂之羹恐魚腊不在羹定之中故此特答魚腊飪也以食禮尚孰故皆飪也審是食禮皆以孰爲薦故詺特言

鑄爾䔲鹼亦答其孰之義也饗禮有酒壽器于上特答兩壺明饗有酒故祭亦言酒也食禮𣞤酒此器於上別答兩登明食𣞤酒故祭不言酒也公食大夫禮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鄭君謂有酒者優賓也其實唯用漿酳口雖有酒不用酒也禮有再饗故壽器兩言之禮惟壹食故此器單言之彼爲饗禮此爲食禮詺文瞭如指掌又何疑哉或以壽器有兩段指此爲奪文或以此器一段謂彼爲衍文皆非也饗食之次聘禮公于賓壹食再饗賓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饗是食在壽饗在後公食大夫

禮設洗如饗拜至皆如饗拜是饗在壽食在後饗食可以互相爲先後也饗食皆君親致若不親饗親食則致饗以酬幣致食以侑幣皆如致饔𣞤儐𣞤儐者言已本宜往故不用儐也今觀詺言大樂言用御當是齊侯親爲饗親爲食陳氏爲作大樂用君命以訝之也且聘禮言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致禮謂君不親饗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于蘡筐今言䔲釿䔲𣪕䔲鹼則君爲親䔲非實于蘡筐可知諸侯不至大夫之家而可以至于廟者賓在則禮然爲敬賓也大夫於賓亦有饗食聘禮大夫于賓壹饗壹食

上介若倉若饗知非陳氏自爲饗倉者以器言齊侯蓋紀齊侯之事且大樂亦卽齊之大樂也銘末吏字讀若事古吏事通用御爾事者統言祭廟納賓作樂亓寶其器以御於廟之事也右莽篇詳于禮而略于樂因此二器皆爲作大樂而鑄故于此篇縷析言之以資攷證案史記孔子世家言魯昭公二十五季孔子適齊是季爲周敬王三季甲申說苑載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于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合此二說觀之韶樂之作當卽其時則二器或作于是季也又案春秋書天王使大夫聘魯者八列國不書其下聘于齊見于傳者莊二十七季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僖九季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僖十一季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夷吾命襄十四季王使劉定公賜齊侯環命而此事聘齊其書闕如穀梁子曰聘諸侯非正也諸侯朝而王聘正也諸侯不朝而王聘非正也觀器言其旅齊侯命太子立樂則是齊侯朝于王也齊侯旣盄用大樂以御則是王使人來聘而齊侯饎之陳氏訝之也正也此銘可

以補饗禮之遺可以訂樂經之闕而幷可以錄春秋之佚

齊侯罍銘通釋二篇吾師頌南先生作也先生自言曩儀徵阮相國師示是器相國旣搨厥文貽朱氏茮堂吳氏子苾俾攷釋戊戌之春夏以蘇州曹氏搨本合二家釋文裝成卷竝訂紹字爲韶示令審覈先生迺爲作釋文一篇與朱吳說頗異旣念所釋未盡方暑雨閉戶數日成此二篇歲丙午先生將出都家子貞太史乞爲手錄一帙先生因复改訂 秋濤 迻謄籀繹見其蒐宂倉史苴典制拾名物甂析鐘律地域系族音呁遠紹淹中沛南汝潁之墜緒契若合符豁若發矇爲功於經傳至鉅昝張敞辨尸臣陸澄知服匿咸曜史策至攷證成編肇自歐劉辨仞古籀十纔得四五翟呂薛王采摭略備然其閒未嘗有實事求是闡明絕學之大儒故說多舛陋攷古稍勝而踳駮猶不免是以吉金攷釋惟 本朝儒者爲最先生於經誼小學㳽闢奧窔極苿蕁紬發故訓洞達神恉以餘緒作此書宜精眇獨至也吳荷屋中丞續集鐘鼎有此二器頗采先生說而限於篇幅弗克詳盡 秋濤 旣深好是書樂爲讐校嘉與求學共擘究焉工竣則閏月之朢也受業何秋濤敬跋

跋　一

虢季子白盤銘攷

丙寅夏日

吳大澂署檢

據清同治五年二百蘭亭齋刻本影印

虢季子白盤



嵐坡縮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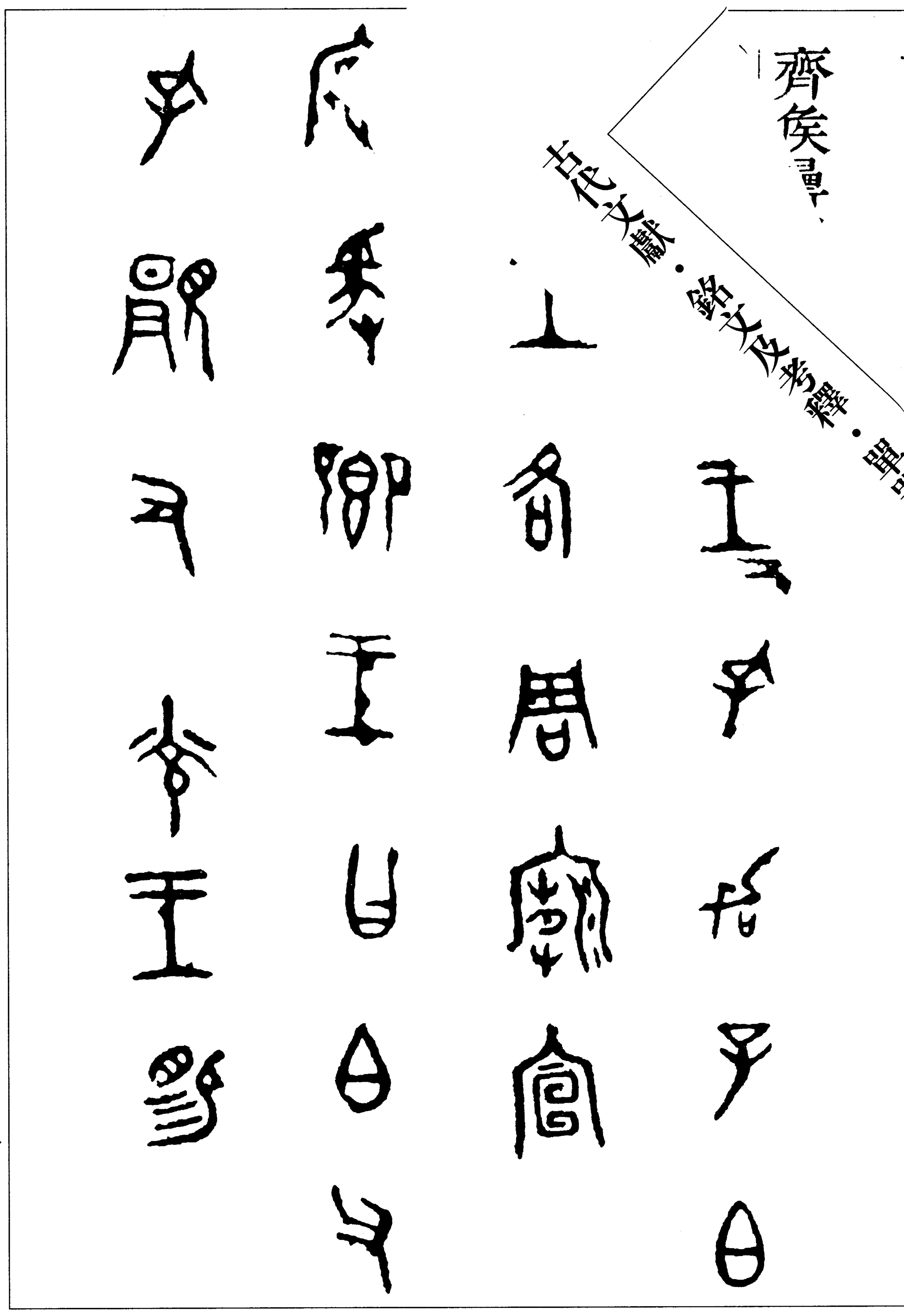
一

器高今尺一尺二寸五分足高一寸五分左右徑二尺四寸八分前後徑三尺九寸深一尺一寸環徑四寸圍一十二尺左右前後饕餮銜環各二重約今權四百五十餘斤



二





三



虢季子白盤釋文

惟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 二年合文隹古通作惟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張石洲穆依羅次球以四分周術演之定為宣王十二年周正建子月為乙酉朔丁亥乃月之三日也 虢季子白 作寶盤 虢國名季字子白名也以上明器之所自出翁叔均大年釋子白為字引左傳季氏而弗聞乎季其字為王享卿大夫字而不名之證 不顯子白 不讀如字不顯顯也蓋詞之反不猶言豈不也或釋作丕非 庸武于戎工 𦘔蓋古文庸庸用也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庸武于戎工為言或據汗簡釋此字為龍以為通作寵者非 經維四方 纆古維字經維謂經紀維持之與詩言經營四方同意 博 伐玁狁 此即詩之薄伐玁狁猼薄古今字玁狁从犬之字說文無依義正當通作厰粇說文本部粇下引易允升大吉知古文允粇通用錢十蘭坫說文斠詮𤅩字云薰育獫允皆一聲之轉薰允加犬旁者中國人題而詢異之意之 于洛之陽 洛謂洛水呂堯仙佺孫攷太原在洛水之陽以為即詩之至于太原彼則確指其地此則統言其地也 折首五百 五百合文折首即易所云有嘉折首猶斷頭也五百見斬殺之多 執 訊五十 五十亦合文𨻰即執之傳形下一字據詩當釋作訊字謂生禽當訊鞫者按師卣敦夙夜夙字作𡖊說文夙从夕从丮是敦文𡖊之為丮明甚此以丮而作[illegible]與師酉敦略同當即丮字至从言从口說文言與口二部本通惟多一糸字陳壽卿介祺謂槷維之義 是以先行 是以云者承上之詞言能致此斬獲非先行則無以成功蓋歸美子白也呂氏據詩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以為即軍之前鋒開道於先者引王氏質說是役尹吉甫為帥方叔佐之而子白實為先行也 桓桓子白 𧻚𧻚合文通作桓桓書尚桓桓疏引釋訓云桓桓威也此則狀其容貌之威嚴 獻戎于王 獻字右旁从犬此作𤜶者正象犬形說文犬字解引孔子曰視犬之字猶畫狗也此𤜶犬古今字之證戎雲釋戎于文从戈从甲古文甲每書作十此以十而垂其畫之兩旁介于甲

四

十之間于篆文古文兩不相悖銘上言庸武于戎工此言獻戎于王詞義亦正有關合又按春秋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銘敘子白伐玁狁之功證諸左氏則獻戎二字尤有依據或釋作馘或作翦或作義及以為義省而通儀似皆臆說王孔嘉子白義王字與上合文重讀加通作嘉孔嘉甚善也此以下則敘王寵錫子白而因以銘盤之事王格周廟宣榭受卿各通作格格至也廟即榭字廟與榭皆說文所無然春秋宣榭杜注解為講武屋此作广下射與杜義足相發明可定為古文榭字陳氏云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榭之名宣蓋取明揚可證服虔宣揚威武之說古者行慶施惠必于其廟此以子白獻戎將行饗賜之惠故王格于周廟之宣榭也𠬪𠨍二字或釋作爰饗或釋受卿雲按爰饗字彝器常見無不假借于卿自以仍釋爰饗為宜蓋王孔嘉子白而即于宣榭成燕饗之禮也家攘之熙載云彝器多借卿為饗而此器明明是卿字卿慶古通當作受卿孟子則有慶慶以地詩大田傳慶賜也禮爵祿必賜于廟連上宣榭為句下

五

文則臚所賜之物也所釋亦確王曰伯父伯父謂子白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虢王季之穆故合于同姓之稱孔顯又光㬎作顯孔顯又光言其獻戎之舉甚顯赫而有暉光也王賜乘馬是用左王易或釋作錫雲按鐘鼎文錫皆作易亦作易此則當作賜蓋作易者即假錫為易錫从易得聲古文此省去金旁故書如易此以易而从夕則所从者明是貝字古文貝或作目如目此特依易字之形而邪趣為夕賜錫音義俱同是字實賜字也乘馬蓋四馬即書文侯之命所云馬四匹也左佐本字是用佐王猶詩言以匡王國之意蓋賜之乘馬而佐王征討也家攘之據曾伯霥簠天賜之福反其文作𧶠亦可以為賜字从貝之證賜用弓彤矢其央弓彤矢彤弓彤矢也弓不言彤省文耳央當如詩旂旐央央之央言所賜弓矢央央然鮮明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用戉用政蠻方戉鉞本字䜌古通作蠻用政蠻方呂氏據竹書紀年宣十二年六月伐玁狁後即繼以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意其時玁狁荆蠻相為倚伏故即以北還之師轉而南伐也諸侯賜斧鉞然後殺子子孫孫萬年無疆此彝器習用語以寓頌禱之意

是盤道光年間常州徐傳兼宰郿時所得後載歸其家云盤出寶雞縣虢川司地按前書地里志陝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左傳隱元年杜預注虢叔東虢君今滎陽縣隱五年杜注虢西虢公國語賈逵注虢文公文王母弟虢仲後韋昭謂虢叔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內太康地志西虢虢叔之國平王東遷自此之上陽為南虢其支庶留於故都者為小虢春秋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注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

六

左傳僖五年晉侯圍上陽十二月晉滅虢史記秦本紀武公十一年滅小虢是虢在東遷以後歷祚未久即為晉秦所滅其國有東西南北之分先儒所論頗有同異未能折衷於一是今盤出寶雞縣縣隸鳳翔府以其地攷之當屬西虢不必證以六月之詩即可定為西周之器余於咸豐已未詣徐氏訪此盤摩挲竟日既手拓其銘文復依器之形製屬汪嵐坡泰基縮摹於冊並録陳壽卿介祺吕堯仙佺孫張石洲穆翁叔均大年瞿珍之樹寶五家攷證余又參以管見為之逐句詮釋付梓行

世庚申之變版遭刼火迨常郡收復徧訪此盤亦杳無踪跡幸刻本廑存爰取前書重録棃棗諸家箸録不復再贅昔人云金石之壽不如竹簡於此益信同治乙丑冬日歸安吴雲記

書兮中鐘後

嚴可均

右兮中鐘嘉慶乙亥歲江寗城外新出土售之銅作坊秤之重五十六斤八兩斤直銀一錢六分先搥落鐘縣重四斤鎔得銅二斤八兩將短其直勃豀聲徹鄰右余友倪秀才灝聞之亟滿其直得之後三日余走訪倪索觀之手拓其銘凡二十七字其十八字在鉦間九字在欒右文曰兮中乍大林⿰龠金其用追孝于皇考己白用侃喜前文人子孫永寶用亯其篆體是春秋前物兮中卽羲仲己白卽紀伯春秋有紀伯季則此鐘紀國所鑄傳記無紀羲仲余所見兮中簋文曰兮中乍寶𣪘其萬年孫孫永寶用卽其人也先是京師有號叔大林龢鐘索直過多積年無售主後歸阮雲臺撫部而陳受笙孝廉亦得虢叔鐘于秦中後歸伊墨卿太守又吴山尊學士亦得號叔鐘後歸孫淵如大參三鐘銘皆八十七字唯伊太守所藏形制略小字畫亦略細今此兮中鐘輕重大小與伊太守所藏相等孫大參據虢叔三鐘皆作大林龢鐘因釋此銘⿰龠金字爲和鐘二字合文余不爲然鐘從童聲童從辛重省聲重從壬東聲今此⿰龠金字偏旁上從岳卽辛字下從重不省説文童籒文作蓮或卽此也

籀文從廿與此皿相當中間千形乃壬木二字之上體與和無涉余又見宗周鐘文曰乍宗周寶鐘直從東聲古籀偏旁唯變所適讀説文而會通之可識六書之義矣質之孫大參以余言爲然遂書之於銘文後乙亥九月十八日

（原載《鐵橋漫稿》卷八　清光緒十一年長洲蔣氏重刻本）

宋搨楚夜雨雷鐘篆銘跋

阮元

余藏宋搨鐘鼎欵識册内有楚公夜雨雷鐘旁有北宋石國佐公所手書標識云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古鐘後有紹興四年滎芭跋云紹興十四年間茂世先兄自成都運判除倉外郎總領淮東軍餉邵澤民見屬云我有雷鐘藏之久矣兩得秦會之書見取度不可留爲我達之會之償以三千緡鐘高二尺有畸紐上坐一裸鬼蓋雷神也五色相宣銘在鐘裏今諸處所刋咸其雲仍對之可見元按此鐘篆文乃北宋時所搨自南宋歸秦檜後此鐘不知所存即諸家所刋亦不可見嘉慶二十二年攜此册至武昌與江漢書院院長陳工部詩展賞久之共歎楚公造鐘在數千年前沉沒于水土之中宋時得見于世今又不知存亡僅留此搨紙流傳于王復齋趙松雪項子京諸家今歸于元元至楚此搨本得庋藏于節樓之中豈非善事工部與武昌章觀察楙廷共摹其篆幷楚諸鐘鼎文字搨本勒石于書院楚先賢祠壁間題曰楚中法物使諸生有所觀感也此鐘篆文云隹八月甲巳楚公自作夜雨雷鎛楚之八月亦周六月也楚中六七月間毎憂雷雨之少此鎛所鑄裸鬼即是雷神雷神之形見於論衡其文又曰夜雨雷或楚公當年雩禱所用歟今年自六月以後夜雷雨甚多山田不旱湖田不潦穀豐而米賤亦此鐘數千年復歸其

所之嘉會歟七月十三日曉起雷雨初霽殷其未歇
臨窗展冊再題後尾

（原載《揅經室三集》卷三 清道光三年文選樓刻本）

嘉興馮登府輯　吳興劉承幹校

周

虢叔大林鐘 汀州伊秉綬所藏

虢叔旅曰丕顯皇考惠叔
穆秉元明德御于乃辟得
屯亡攸旅敢啟帥刑皇考
威儀爲御于天子卣天子
多錫旅休旅對
天子魯休揚用作
朕皇考惠叔大㪤
和鐘皇考嚴在上
翼在下愷愷能能降旅多
福旅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阮宮保元曰右周虢叔大林鐘元所寶之器今在家廟中重六十五斤揚州太守伊墨卿亦得虢叔大林鐘一枚於秦中其文與元所寶者無一字之異特尺寸斤兩較元鐘畧輕小十分之二而右銑有鳧形爲元所無屬元釋文乃以積古齋中款識所釋錄於右方元按左傳僖公五年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正義引賈逵注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是鄭所滅者虢仲之後晉所滅者虢叔之後國語韋昭注與賈逵注同虢仲後有虢叔左隱元年傳虢叔死焉國語所謂虢叔恃勢是虢仲之後字曰叔也虢叔後有虢仲又有虢叔桓八年傳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是虢仲虢公林父也莊二十年傳鄭伯聞之見虢叔二十一年傳虢叔自北門入是虢叔之後字亦稱叔也此虢叔名旅史傳無徵未詳何國偃師武虛谷億云周景王作大林鐘是時虢亡已久不宜復有虢叔爲之效尤蓋其後續封也

唐書宰相世系表西虢地在虞鄭之間平王東遷奪虢叔之地與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責王滅虢於是王求虢叔裔孫序封於陽曲表文多舛當亦有所據元按鄭所滅者乃東虢表云西虢誠有舛然謂復封陽曲必有確據如楚簡王十四年越既滅郯及頃襄王十八年復有鄒費郯邳春秋時小國之絕而復封者難更僕數矣元之論虢鐘如是書呈墨卿正之以為何如若大林之義則有江公鄭堂之說在

江藩曰大林和鐘即國語鑄無射而為之大林也其法作無射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鐘說見賈侍中注無射乾之上九林鐘坤之初六上九位高聲細初六位下聲大無射之聲為大林之聲所抑故伶州鳩曰細抑大陵不容於耳然則大林之鐘其聲乖于律度必無和理而名曰和鐘者和當讀作勾股和較之和用無射林鐘二律之和數以鑄此鐘蓋無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林鐘律長六寸以無射之律與林鐘之律兩數相併為和耳

陳均曰丙寅之春余獲是鐘於涇陽骨董家詢其所自云寶雞虢川城所出虢川周西虢所封地考釋律數已具芸臺宮保及鄭堂跋中不贅鐘有鳧形者僅見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寓鳧氏為鐘之義考工賈疏云族有世業以氏名官鐘以鳧銘殆如韋裘之類以官為氏非以氏名官也鳧為水鳥入水不沒聲貴清揚義或取是鉦間敢字下字如彡當是勿字非啟字曾在安定陳敏常文學家見一小鐘形製相類鉦間自虢叔始至秉元十三字止左鼓自明德始至帥型十五字止反面無銘意在編鐘不倍律者比懸而文相續也此鐘以漢尺度之兩欒高一尺七寸兩鼓相距一尺八寸三分舞高六寸五分鉦高八寸三分旋蟲高六寸五分當即特鐘之過制者時代遙遠古律浸湮未可臆斷矣丁卯秋日信宿六一堂墨卿先生見而欲之即以奉貺越六年壬申重來邗上出此冊索題略具顛末於後

趙魏曰右鐘先見于阮氏積古款識中攷之最詳墨卿太守復得其一蓋虢叔旅推本其考惠叔明德已復率型威儀兩世得君敷依而銘是鐘也他器旅多訓衆讀錫休對揚語此正是名屯作攸純得所也帥刑即率型嚴在上翼在下詩於昭之義也愷愷讀若漢詩皚皚能能讀若山經熊熊義可通也銑有鳧協

官制猶漢制必尙方也和鐘老友鄭堂之說爲尤覈

也二器同時並出悉爲名公鉅卿所藏照燿大川南

北老眼得此優曇阿閦欣忭爲何如耶

右虢叔大林鐘以𢾝俿尺度之欒高一尺七寸鼓

相距一尺八寸三分舞高六寸五分鉦高八寸三

分旋蟲高六寸五分與阮宮保所藏銘詞無異特

器略輕銑有𩒨形爲稍殊耳𩒨取周官𩒨氏爲鐘

之義景王始鑄大林虢亡已久不應有此𢆶惠字

虢姜敦正𠂔此字啟疑嗣之省陳均釋作勿未確

旅諸家多訓作衆攷鐘鼎文每稱旅亦假作魯字

秦和鐘以受屯魯多釐董逌曰魯古文旅書序公

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史記作魯天子之命漢有

旅鼎卽魯鼎是也此鐘下文云魯休則旅當是虢

叔名也荆法之荆从井刑到之刑从幵𦍒卽型字

帥率之假字聘禮帥大夫注古文帥作率覲禮注

今文帥爲率敢嗣帥㘡卽所謂儀式型文王之典

也屯純之省虢姜敦屯佑通彔霝和鐘屯魯多釐

皆是攸修之省凡鐘皆以和名所謂垂之和鐘是

也江氏釋爲和較之和鑿矣此鐘得見於墨卿太

守令子念曾處四手拓一通以冠閩中金石之首

（原載《閩中金石志》卷一　嘉業堂金石叢書本）

王孫遺諸鐘跋

陶方琦

同治癸酉年湖北宜都縣民人耕地得一古鐘今藏於廖秀

才家余得其搨文而釋之乃周器也其文云　佳

丁亥　遺　諸　其

中縣獻揚　元　鳴　孔　龢　我　皇　祖

用　蘄　眉　壽　由　割　同　盃　辟　長

誓　二　遷　遷　肅　慗　政　德　卽　政　德　悊

同　淑　卽　威　儀　誨　猷　卽　謀　猷　丕　飲

用　匽　以　喜　用　樂　嘉　賓　父　甠　卽　父　兄

及　我　朋　友　余　恁　以　心

瀰　民　人　專　明　敱　敱　二　遷　遷

萬　年　無　諆　會　永　下　口　乃　保　字　乃　鼓

字

按周時蠻夷之國皆稱王王孫不知何國之王孫遺者之

者當作諸遺諸其名春秋有晉侯詭諸亦其比也中𧩬獻揚

許子鐘亦有此文釋爲中懸獻揚竊謂縣同遠說文古文遠

作𧦝右旁相似此又从音且字汗簡引有作𡕷盍謂其聲宏

遠而且發揚也元鳴孔鍇亦與許子鐘同此鍇字少飾㸑號叔鐘有鈙字釋爲割義同盇𢼸乃畏字邾王鐘𢓊于畏儀作此𢼸字威畏假字也𤋮即斯字選選石鼓文有其來選選疑與說文之䢿字通䢿䢿即翼翼與下文肅敬義亦相連𢿌即敬字齊侯鎛鐘引敬古文有作憼者𢓊即淑字誨猷即謀猷古每某字可通說文謀下古文作𠰚从母是其證用匽以喜即用宴以喜許子鐘釋匽作匽非也賓作賓與說文賓下之古文正合父兄之兄作𧾷與邾王鐘之作父𧾷同諸璞齋同年以𧾷爲兄之古文并以允下之㒭爲古文相證是也恁說文云下齎也𢓊𠃊疑同逶迤即遺它之謂後漢書作委它𧾷乃瀰字假爲彌說文彌有从土作壐者此从水耳𢎁即民字𢦏𠯑即專明𢧵即𢿡邾王鐘及許子鐘皆有𢿡𢿡𨖥𨖥之文𨖥與邾王鐘之𨖥字同許子鐘作𤇯迷即熙字之變體也𣏐疑即會字汗簡繪下引孫强集字作𦃀此鐘乃古人宴歓之所用其欒鐙銑篆皆合周禮樂鐘之舊制且與諸璞齋同年所藏邾王鐘文法多合亦攷古者之所愛翫也

商鐘有𦃀𠱄釋爲利萬此𣏐字或亦利字之變體

（原載《漢孳室文鈔》卷四 紹興先正遺書本）

文王鼎附彝鑪 雷紋瓿

姜紹書

修吾李公節鎮淮陰博綜奇玩遺中翰黃黃石羅致名品以千三百金得文王鼎于梁溪嵇少峯家曾挂彈章于是寶鼎之名聞天下追修吾物故乃郎視爲長物此鼎仍歸黃石黃又別購彝鑪花瓿蔚爲三絕雄視飛鳧韓太史芹城見而愛之徘徊歎賞幾同米顛禮石南都時黃石流寓曲阿賀日獻爲居停主叜中所攜咸寄賀室日獻于黃石固有乳水之契然雅玩非其所好也黃石由懋遷起家雖仕至璽卿而會計之精歙賈推爲領袖日獻素擁厚資牙籌營運惟日孳孳兩意相孚賀出千金授黃將列肆于金閶而逐什一也不意黃石屆蘇而歿賀往弔唁兼理前貲伊妾陳姬匿之償以古玩于是彝鼎花瓿悉爲賀有乙酉夏日余避暑于先宗伯義庄與日獻家密邇恒過晤言因出三器示余鼎方而淺四面飛戟足鏤蜼

文觚則雷紋細花翠色欲滴爲周器無疑彝則上下花紋兩瓣乃漢器也芹城汪念此鼎多方求購賀意將允韓適北轅因而中止韓太史遇王憲副仲和于燕邸贊述此鼎詫爲希覯仲和心儀之憲副乃覺斯先生弟與余爵都有傾蓋之雅戊子嘉平月赴任金衢停驂過晤兼詢鼎藏何所余酬帖于郵亭出觀王摩詰山水一幅李希古萬松金闕圖漢玉雙鳩乃嚴分宜物沒入內府青綠商彝其餘秦漢珮環璧貓睛祖母綠俱璀璨琳瑯如入縣圃有欽入王君正求見備陳賀氏之鼎願效居間斯時歲聿云暮風雨載途賀既抱病杜門王亦徵書期迫各分手河梁未幾日獻云亡君正聞訃遣報仲和請圖此鼎仲和命之齋金懸購而鼎與觚俱屬金衢矣

按宣和博古圖所載文王鼎銘七字曰魯公作文王尊彝史記魯世家云武王遍封同姓功臣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爲魯公以是推之此鼎是爲周公作祭文王之器考之魯頌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則實伯禽就封制于宗廟以享其祖者也今觀鼎內篆止三字亦無文王之款且輕重大小與宣和所藏迥異祇緣鼎足彷彿于圖乃强名之爲文王鼎耳古器命名皆據銘文所有而題之如子父舉鼎南宮鼎之類不一而足今乘凫家見鼎之方而古者即指名爲文王鼎矣習焉不察寧直見馬呼韓見牛呼戴而已

（原載《韻石齋筆談》《知不足齋叢書》本）

周舉鼎攷

姜紹書

按冈古舉字也三代彝鼎有此文者頗多宋之僖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皆驗其名歟非宋僖公即伍大夫也俱皆周人也觀其文質相宜翡翠欲滴爲周器無疑

（原載《韻石齋筆談》《知不足齋叢書》本）

周曶鼎聯句

銘及釋文　　錢坫

隹（惟）王元年六月既朢（古朔望字從臣朢遠字從亡不同此用正字）乙亥王

才（在）周穆王太口口（此行十八字蝕兩字）𠭯（許愼口文𠭯字）（籀）曰曶（論語有仲忽漢書古今人表作仲曶許愼說文解字無曶字有𦣞字曶應亦𦣞字古文）令（命古用令字）女𠭯

更乃且（祖）考𤔲（帝）卜事易（錫）曶赤○（古爾雅以爲即環字蔵敎作○同）

口口（同上）用事王才（在）遷（此字上從省文凹中作又從卩從口從辵未能析辨或即古從）

（文選字）庢（居）井（鐘鼎家皆以井爲邢案周公子所封邢侯字從开從井者爲鄭地邢亭二字不同攷）

（穆天子傳有井利泰有井伯是古有井氏應讀本字）叔易（錫）曶赤金（禮天子用全純玉也）鋚

（郎瑱字三采玉名）曶受休口口（同上）王曶用絲金乇（作）朕文孝（考字）

（通用）𡨦（解字有宄云古文作殳此從宄從奴奴與又同義當即殳字之異文）白（伯）𩰲（玉篇云𩰲煮也）

（亦作蕭案解字有蕭古文然則𦎧即蕭字）牛鼎曶其萬口（此行一字蝕）用𥙊（古祀字）

（作示）子子孫孫其永寶

右共八十一字蝕者七字存七十四字疑者一字

隹（惟）王三（四）月既生霸（霸字從月從雹所謂月始生霸然也霸與多借魄魄字爲之此）

（用正字）辰才（在）丁酉井叔才（在）異（應是地名而無考）敢口口（此行蝕二）

（字）事孑（玉篇云古文）及小子𢿸（應是徵字此字三書皆異而義總同）以限訟于井

叔我既賣（贖）女五口口（同上）父用斤馬𩦞絲限訟曰比則

畀我賞（古無償字即用賞）馬效口口（此行十七字蝕兩字）畀復乃絲口（此字）

（蝕）效父迺訟𢿸（徵）曰于王參門口口（此行共蝕三字）木枝用責

𢓊（徙）賣（贖）絲五夫用百寽（即鍰字鍰者鋝也古者以二十兩爲二鋝故攷工記戈重）

（三鋝鄭康成注許愼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也案尚書呂）

（刑其罰百鍰僞孔安國傳六兩曰鍰陸德明音義馬融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爲是）

（鄭不用六兩之義故以許書及東萊云云爲證許氏之學即出于逵故逵亦以六兩爲俗說馬融則直用之矣）

（小雅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亦承馬融之誤史記周本紀鋝作率是借）

（字又平準書有白選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亦並即鋝字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饌亦）

（與選字同叠饌即選選辛即鋝而與鍰同義也古者贖罪毋云鋝亦云鍰此小子徵與井叔作罰罪之詞故）

（亦用此字耳）𠬝（即別字）出五夫口口（同上）罰迺口又君眾賞全井

叔曰才（在）王口（此字蝕）迺賣（贖）口口（此行共蝕三字）不𨑓（造）取（從又）

（從又又與手同即解字之𠬪字）曶毋畀戕（從戉下二疑戚字）于比曶則拜䭫首

受𢆶（王存乂切𩑶以爲即𢆶字）五口（此行疑蝕一夫字）曰膺（即墉字古庸字作䧹）曰亙

恒曰龍曰口（此字未詳）曰相事殳以告比迺畀口（此行共蝕兩字）以

曶尊逯（仲偁父鼎有盨云古文及字與此同）羊絲（茲）三寽鍰用到絲（茲）及

曶迺每（借爲誨字）于比口口（此行十九字蝕兩字）口口（蝕字）舍𢿸（徵）夫五

秉曰才（在）尚畀處（處）乃邑田比則畀復令（命）曰𠭯（諾）

右共百有八十二字蝕者二十一字存百有六十一

字疑者一字

㝬（昔）饉歲匡眾及臣厶（私）夫寇曶禾十秭（韓詩曰陳穀爲秭解字曰
數億及萬爲秭）以匡季告東宮迺曰尨乃及乃弗退（尚書我興受其敗解
字引作退）女匡罰大匡迺䭫首于曶用五田用眾一夫曰秾
（卽益字解字有監云籀文作漢書百官表伯益字亦作森）森用臣曰專（叀）口朙（恒）曰
奠（奠又古文以爲飤鄭字）曰用丝（兹）三（四）夫䭫首曰令（卽余字解字云余從
舍省聲以此論之是從古文余不必從舍省矣）爽（無）迺則寇是口（此字蝕）不丏（之字）
跛（此字未詳）余曰或以匡季告東宮曶曰才（在）唯朕口（此字蝕）
賞（償）東宮迺曰賞（償）曶禾十秭遺十秭𢽪（敢）厶（私）秭口
（此字蝕）秭或弗賞（償）則口（此字半蝕未詳）山（此字未詳）秭迺或卽曶用
田二又（有）臣口（此字蝕）月（伯庶父敦有月薛尚功讀爲舟字）用卽曶田十
曰乃五夫曶受匡山（此字未詳）秭

右共百有三十七字蝕者四字半蝕者一字存百有
三十二字未詳者四字

鼎高二尺圍四尺深九寸款足作牛首形藝文類聚
引三禮鼎器圖云牛鼎受一斛者是也銘分三節第
一節盖因王錫曶赤環赤金瓗等而用金作牛鼎以
祀文考宄伯也第二節則小子𢼸與井叔訟以金百
寽贖五夫曶受五夫而爲誓詞也第三節則匡眾寇
曶禾十秭曶告東宮因與匡季爲誓詞也合四百字
乾隆戊戌歲巡撫公得于長安屬坫爲釋文土花歷
錄不盡識也既命工鏝剔字蹟顯露因以偏旁證之
古籀而可辨者咸得焉巡撫公矜此𡢁存與同幕士
更唱再和成聯句一首以坫如豫章之識韓城鼎也
令略疏文意兼紀由來書于詩後若夫字畫難稽或
磨泐未析則從闕疑之例云壬寅之二月十有五日

（原載《洪北江詩文集》第八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無惠鼎跋

顧炎武

鼎銘

今在丹徒縣焦山寺中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
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濶

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銘九十三字皆古文蝕一字外爲雲雷之形其文曰維九月既望甲戌王各(古格字)于周丙子烝于圖室司徒南中(古仲字)右(古佑字)世惠僉立(古位字)中廷王呼史端册令(古命字)世惠曰宣治佐王頗側弗作錫女(古汝字)元衣束帶弋琱戟縞韍彤矢鋚勒鑾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不(古丕字)顯敬休用作尊鼎用享于　列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朱彝尊曰鼎銘其人㒸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時器也其曰立中廷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爲立而周禮小宗伯掌建邦之神位註故書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卽立則是銘曰立亦當讀位也

(原載《金石文字記》卷一)

焦山鼎



牛運震

古鼎銘之作豈虛也哉記曰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余悲考古圖諸書所載三代尊彝盤敦之器與刻文或不傳欲志金石以續來古得焦山周鼎銘鼎銘不載世歲考其文有曰司徒南仲疑亦宣王時物也銘文與集古錄毛伯敦銘相類周人器物銘多用此體舊傳此鼎為故明京口某氏家藏嚴相欲之不可因嫁禍而奪之嚴氏敗鼎歸江南某氏捨諸焦山佛寺於戲鼎之存亡興遷其繫於人也深矣贊曰

誰作烝彝載天祿雲雷蠢蠢銘在腹九鼎淪水神夜

哭茲器嵬然峙三蜀篆籀大文天地矗九十三字軒
離錄何所求之焦山麓

（原載《金石圖説》卷一 清光緒十九年貴池劉氏木刻補目本）

焦山無專鼎跋尾

朱　筠

筠讀同縣翁覃溪前輩所以考焦山之鼎銘者詳矣。及退。以禮經參互正之。而知所載歐陽氏之跋邾敔其説猶未當也。謹按焦山之鼎所謂無專。或曰。世惠之鼎也。文曰。司徒南仲。其人周官所謂王命諸侯則儐者也。鄭康成曰。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鼎文、王格於周。丙子蒸於圖室之事也。曰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鼎文、司徒南仲右無專內門立中庭之事也。曰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鼎文、王呼內史策册命無專之事也。此可互文見義。以意得之。而想見三古之儀注者。按禮言史由君右而不言儐者。由君右知南仲之右無專。非左右之右義矣。爾雅曰。詔亮左右相導也。亮介侑右也。然則右賓兼介與導之義。正儐者進而延之之事也。邾敔之文曰。王格于宣榭。毛伯內門立中庭。右祝邾。王呼內史册命邾。彼文言毛伯以內門立中庭之儀。進右當命之官而名祝邾者。此文言司徒南仲進右無專而使之內門立中庭。其文相互一也。今歐陽氏乃誤以左右之右訓右。而曰毛伯中其庭立。（鐘鼎文立皆讀爲位。此誤解爲本字。）祝與邾皆在其右。按禮所命北面。安得偏右。且與祝並豈禮意乎。考之伯姬鼎曰。王格太室。即立。宰頵右寰入門立中庭北鄉。史恭受王命書。王呼史減册命寰。戩敔曰。王格太室。穆公入右戩立中庭北鄉。王曰。戩命汝作司土。宰辟父敔曰。王在辟宮。宰辟父右周立。王册命周。尨敔曰。王格廟。即立。宰忽入右尨立中庭。王呼太史册命尨。牧敔曰。王在周。在師游父宮。格太室。即立。公令躬入右牧立中庭。王呼內史吳册命牧。又師毛父敔曰。王格太室。師毛父即立。邢伯右。內史册命錫爾市。亦言師毛父登而即之。其時邢伯實進而右之也。考諸鼎右字。悉與無專鼎訓無二。（右古佑字。左右之右古作又。鐘鼎文字間有以又通右。決無以右爲又者。則右當讀爲右。益可證也。）惟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以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其命諸侯則儐。大宗伯職之。而其儀則三公六卿皆可攝而行事。其書之鼎敔至今可見者。若頵與辟父與忽、宰也。穆公、公也。邢伯、毛伯、伯也。而司徒南仲之爲儐。又獲著於無專鼎銘焉。於戲。周官威儀。略見於此矣。又間考詩箋。王使南仲爲將率。往築城於朔方。固司馬之掌也。而此銘則書官以司徒。其所攝者又宗伯之事。何其用之者求備也。意者古者三德六德。曰宣曰嚴。其才可以兼乎人。其學可以周乎物。而采采師師。不限以越。故能爾與否。則若後之世。不量度其人而强授之事。其受者亦不量度而自榮焉。則固不若齊桓官事無攝之盟之不可寒也。輒因南仲之名而附論之若此。

（原載《笥河文集》卷六 叢書集成初編本）

周鼎銘

趙紹祖

隹（古維字）九月既望甲戌王各（古格字）于周廟（一作丙子二字）烝于圖室司徒南中（古仲字）右世惠（一作無專）內門立（古位字）中廷王呼史端册令（古命字）世惠曰宣治佐王頫側弗作錫女元衣朿帯戈琱戟縞韠彤矢鋈勒鑾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不（古丕字）顯敬休用作尊鬲用享于朕（一作我）列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丙午之春余留焦山數日時寺僧住持練江知客巨超並好客能詩相與往還因得觀所謂周鼎而索其拓本數紙以遺同好盖寺中别刻一石以應求者其眞本不易得故也銘自程穆倩作釋後頗多踵事互有同異余不能識古文因叅驗諸家取其理之近是者錄之其無傷義理者兩存之

丙午三月趙紹祖書於焦山僧舍

焦山僧贈鼎銘拓本賦此爲謝（附）

老僧袖中一卷雲流出袖口片片輕墨花璀璨光燭庭知是焦山周鼎銘籀文奇古繼倉頡十有八九爲象形右佑有别豈可混立位異讀皆足徵無專世惠空聚訟此亦何必煩紛争內門二字得眞據翁公（覃溪）神識吾所膺甲戌丙子但紀日其年不紀難爲凴南仲出車著詩什要是宣王當中興後生末學敢自詡寶秘但欲適縑緗勢看飛揚起旌旆氣鼓精鋭走雷霆宣和博古失記載岐陽石鼓均愛憎才薄奚堪賦爾鼎强把散卓書溪藤歌成北風吹雨雪長江三月積素凝

（原載《金石文鈔》卷一 清嘉慶七年自刻本）

焦山鼎銘

林侗

今在鎮江府焦山寺中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濶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銘九十三字皆古文蝕一字外爲雲雷之形王西樵先生曰焦山古鼎一高可二尺許腹有銘韓吏部如石爲予言鼎故京口某公家物當分宜枋國時某公官于朝分宜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卽獻因嫁禍焉鼎竟入嚴氏嚴氏之敗鼎復歸某公以禍由鼎作謂鼎不祥捨之寺中郡乘山志皆載山有周鼎一而不詳所自也作歌備掌故焉海雲堂中暮相索古鼎照人光駁犖龍文獨許吾丘知篆銘畧辨周京作宛同石鼓出陳倉那數銅狄傳西洛韓公摩挲指向予曾入秦家格天閣雲烟過眼已成墟劍去珠還事堪愕安陸飛龍亦英主元修晚慕軒轅樂一德何人曰相嵩金鉉只用青詞博朝廷仍收養士報楊沈蹇蹇如鵰鶚鼎鐺有耳豈不聞恥向迴風作秋籜蕘山先生厮養耳紛紛冠蓋多酬酢當時不鄙趙師羼於今誰憐賈秋壑從來鑄鼎戒饕餮此物胡爲亦遭攫山頭尙有椒山詩三尺古碑黑光錯隻字重於神禹金猶向山林碎不若老奴真欲愧歐陽廿載鈐山空寂莫培壘已拉冰山摧有鐵誰能鑄此錯裴回三嘆軒几旁極目江天莽寥廓予丁丑初夏至山寺謂此鼎必加貴重襲藏問寺僧藏鼎處乃引入一陋室塵土黯然寥落可嘆近丹徒令鄒儀周將鼎銘摹石以傳無復古文之朴雅矣予所得一紙乃數十年故家舊藏可貴也朱竹垞曰鼎銘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日司徒南仲殆周時器也其曰立中廷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尙功釋爲立而周禮小宗伯掌建邦之神位註故書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則是銘曰立亦當讀位也

（原載《來齋金石刻考略》卷上　清嘉慶二十一年馮縉校刻本）

焦山鼎

楊棨

焦山寺舊名普濟禪院嘉定鎭江志云祥符圖經不載始建歲月但云宋朝改今名釋了元焦山十六題詩自序云元祐三年春普濟庵主者因太守楊公乞退

居於此孫覿詩昔年與客寄僧龕敗屋疏籬一草庵白首重來看修竹連山樓觀亦耽耽蓋元佑後日益恢廓始成名藍稱普濟禪寺　國朝康熙四十二年　賜額定慧寺宋以來又通謂之焦山寺（寺額宋吳琚書今佚）宋史高宗紀建炎三年金兵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邀擊之又韓世忠傳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世忠兵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　海雲堂舊爲枯木堂內藏古鼎王士祿古鼎歌序云焦山有古鼎一圜腹三足雲雷紋高可尺六寸許腹有銘韓吏部如石（案如石名豫邑人）爲余言鼎故京口某公家物當分宜相枋國時某公官於朝分宜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卽獻因嫁𣪘焉鼎竟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某公以𣪘由鼎作謂鼎不祥捨之焦山寺中顧炎武金石文字記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濶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銘九十三字皆古文蝕一字外爲雲雷之形其文曰維九月既望甲戌王各（古格字）於周丙子烝於圖室司徒南中（古仲字）右（古佑字）世惠尞立（古位字）中廷王呼史端冊令（古命字）世惠曰宣治佐王頗側弗作錫女（古汝字）玄衣朿帶戈琱戟縞韠彤矢鋚勒鑾旗世惠敢對揚天子不（古丕字）顯敬休用作尊鼎用享於（蝕）列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朱彝尊吉金貞石志鼎銘其人莫攷曰王格於周曰司徒南仲殆周時器也其曰立中廷案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爲立而周禮小宗伯掌建邦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則是銘曰立亦當讀位也右古佑字令古命字不古丕字錢大昕金石文跋尾右焦山鼎銘宋人好辨識鐘鼎文字此銘獨未著於錄其出於何時何地不可得而知矣古器銘多用鋚勒字惟石鼓及寅簋文正作鋚勒伯姬鼎則作攸勒宰辟父敦又作攸革薛尚功王俅諸家皆釋攸爲鋚此文亦但作攸蓋古文之鋚勒卽詩所云鞗革也詩鞗革凡四見鄭氏箋或云轡或云轡首或云轡首垂毛公則訓鞗爲轡革爲轡首說文無鞗字而有鋚字訓爲轡首銅明乎鋚之卽鞗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景純曰轡靶勒也詩如鳥斯革韓詩作勒明乎勒之卽革也詩鞗革有鶬鄭以鶬爲金飾古文鞗從金與許叔重轡首銅合孔疏謂以鞗皮爲轡首之革似未達古制矣伯姬鼎師𣪘敦並有縞必字薛氏釋必爲韠案攷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注讀如鹿車縪之縪是必縪古文相通此銘亦作必與康成注合又藏玉帶明楊文襄一清所施又宋繡觀音像王士祿焦山覩宋繡觀音像歌枯木堂中看宋繡詩載集中像爲明邑令張文光所留嘉慶中相國阮元得漢陶陵鼎亦藏於此

（原載《京口山水志》卷三　清宣統三年鉛字本）

中作說

陶方琦

金石萃編載焦山鼎𠟭徒南中司[illegible]諸家皆釋爲司徒南仲右無專入門立中廷翁覃溪謂此乃周家假廟祝冊之儀知右之文對中廷而言之蓋立於王之右者宣王命者也入門北嚮立於中廷者承王命者也立於王右者有宰有司徒有公有伯有內史不必一人也立於中廷者則惟

茲作器之人又引歐陽永叔釋郝敢毛伯內門立中廷謂中其廷立而祝他如戠敢穆公入右戜立中廷牧敢𢆶入右牧立中廷伯姬鼎宰頵右寰入門立中廷彤敢宰忽入右彤立中廷凡鼎彝銘用祝冊皆有立中廷文方琦謂中廷之廷當作阼其文作𠙶正阼字之反文古文不論反正也北立卓𠙶尤為阼字無疑他如伯姬鼎作卓𠙶戠敢作卓𠙶龍敢作卓乇郝敢三作卓𠙶牧敢作卓𠙶頌壺作卓𠙶吳彝作卓𠙶頌敢作卓𠙶其文亦多係反文阼字說文作𡈼階也从𨸏乍聲儀禮士冠禮鄭注阼猶酢東階所以答酢賓客古書或叚作胙作祚然作阼正字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伯姬鼎寰入門立中作北鄉戜敢戜立中作北鄉吳入門立中作北鄉正與所命北面之說亦合）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周禮大宗伯鄭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冊命以出此皆足徵立阼之義且以知祝冊當在太廟之阼階蓋君立於阼階南則所命之人必北面立於中阼以承王命故曰中阼後人習于中庭之說故均說為中庭不知說文廷朝中也庭宮中也古外朝治朝燕朝皆言廷朝中雖亦有堂階與大廟中之阼階有異古人祝冊必在太廟禮記戴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是也若稱為廷則不合且天子踐位入太廟涖祭曰踐阼知廟中可言阼不可言廷也白虎通嫁娶篇遣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體也不敢自專故告禰也父誡于阼階母誡于西階論語鄉黨篇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孔注朝服而立于廟之阼階皆廟中可言阼之義寅簋天降喪不阼辥氏釋作不廷蓋此字解釋之譌已久矣

（原載《漢孳室文鈔》卷三　紹興先正遺書本）

周鼎銘跋

朱彝尊

右周鼎銘一新城王吏部子底見之焦山佛寺中俾程處士穆倩讀之其文可辨識者七十有八字存其疑者八字不可識者七字吏部為長歌述之其弟禮部貽上和焉而摹其文授予三君者可謂好古之士矣昔歐陽永叔得古器銘必屬楊南仲釋其字南仲之言曰古文自漢世知者已希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而蔡君謨亦曰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甚哉辨識之難也鼎銘詞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初器也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為立而楊氏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即位為公即立則是銘曰立亦當作位穆倩定為立從薛氏讀也古之勳在王

室者既受之冊歸必銘其器論撰其祖父之德善功烈以明示後世如申伯名虎韓侯文侯錫予之盛詩書所載僅千百之一二而銘諸器者無窮蓋不特齍盉匜医敦卣為然舉凡鋒矛刀劒莫不有銘自秦銷金咸陽厲禁所至為段冶改煎殆不可勝數世徒憾秦燔詩書之禍不知銷金為禍之益烈也嗚呼三代之文自九經而外其得見于今者希矣顧神物顯晦或有時復出惜乎又委之荒山梵宇中莫之寶惜徒令好古君子摩抄歎息之不已也鼎崇尺有三寸腹深八寸脣廣一尺四寸其耳三寸禮部語予云

（原載《曝書亭集》第四十六卷　四部叢刊初編本）

周

格伯鼎 存

王萬芳

惟王正月初吉癸子王在成周各伯受良馬乘于朋生厥作鼎用作朕皇考龔伯餴鬻用蘄貴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蓋文闕用字

燾案是鼎王季遠編修萬芳得之南陽攜入都嘉魚劉幼丹廉訪心源時官御史為之釋文訛為瓌寶嘗手拓贈余兩本而古文審與奇觚室吉金文述所收有格伯敦獨無是鼎殆偶遺倪歎季遠歿後其子為夫己氏所廷久假未歸或謂夫己氏以獻某制府矣然本為季遠所得器錄之以存其實

府志引墨莊漫錄載有虬敦余以其無銘不錄

（原載《襄陽金石略》卷一　清光緒十一年《襄陽府志》刻本）

書王子吳鉶鼎銘拓本後

張鑑

辛卯秋陳袌之攜吳門虎丘山寺所藏王子吳鼎銘拓本見過鼎大尺有咫銘已載羣氏款識因取家藏臨江楊鉤增廣鍾鼎篆韻校之銘共三十有二字目錄作子

吳鼎而散往或作子吳鼎或作王子吳鼎匯而證之得廿三字除重文五所不錄者僅正王作之四字而已想見信文矜惜此銘之心至矣但兩書魯魚帝虎多不與銘恊大氐群摹原拓字縮而小楊取分韻字展而大不可以書之譌而嘗鼎之眞明矣諆當即期詩所云萬壽無期同也楊強爲分別李登摭古之訓余有取焉廣川釋飤爲歛以無諆爲無彊豈別一本歟鼾見三蒼當是一字今書已亡莫能是正并書以諗世之原父南仲其人

（原載《冬青館甲集》卷六　吳興叢書本）

與錢水西書

顧觀光

水西大兄閣下。承示趙高釋疏證二卷。援據精博。考證詳明。正荀卿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世無通人。不得不以此事推袁矣。惟下卷乙卯說一篇。推論歷法。蔓衍五千餘言。其中可疑者甚多。約其大端。蓋有六焉。秦用顓頊術。史有明文。乃舍之而用殷術。一也。殷術從天正冬至起算。顓頊術從正月立春起算。判然不同。而謂顓頊術以殷術爲本。二也。謂後人依十二紀以造顓頊術。莫須有三字。固無以服天下。且月令、昏旦、中星。祇舉大綱。又安能依之以造歷。三也。春秋月日。經傳多不相符。江愼修謂當時王朝未必頒歷。各國自爲推步。今欲以殷術齊之。則左傳所記辛亥、己丑兩冬至。先不能通。四也。大衍術議云。魯術南至。又先周術四分日之三。而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故僖公五年辛亥爲十二月晦。壬子爲正月朔。今謂魯史以中氣例之。而改晦爲朔。鑿空無據。五也。推步日食。當從入交起算。漢唐以後。屢變益精。即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術。亦皆有元會、蔀會諸數。考課疏密。今於中西諸術。俱未究心。而徒以月日推求。焉能吻合。六也。弟嘗以顓頊術推步戰國月日、與史記、秦本紀。冥若合符。今閱此篇。不禁見獵心喜。試略言之。以備採擇。可乎。

開元占經云。顓頊術上元乙卯、至今開元二年甲寅、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十九算外。按開元甲寅。上距秦昭王十九年癸酉一千一。以減古經顓頊積年。餘二百七十六萬一十八。滿元法去之。餘一千二百一十八。不滿紀法爲入紀年。以蔀法除之。得積蔀十六。（算外得癸巳蔀。）餘二爲入蔀年。以章月乘之。章歲除之。得積月二十四。餘十四爲閏餘。置積月。以月法乘之。日法除之。得積日七百八。餘六百九十六爲小餘。以旬周除積日。餘四十八爲大餘。命起癸巳算外。則正月辛巳朔也。依法推至六月。得大餘十六。小餘三百七十一。是六月己酉朔。七日乙卯。

高文九月、而今以六月釋之。何也。秦以建亥爲正。亦改月數。高文乃當時據實書之。秦之九月。於夏正爲六月也。史記秦本紀。則以建寅月數追改舊文。故歲首稱十月。歲終有閏稱後九月。顏師古漢書注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是秦之改月。唐人已明言之矣。

自顏注外。亦有他文可證者乎。曰、有之。秦本紀。於始皇四年。先書拔暢有詭。三月軍罷。後書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此十月爲夏之七月。蓋沿秦史之舊。失於追改。（六國表作七月。）若謂歲首十月。則不當在三月軍罷之後矣。今推是年入顓頊癸巳蔀四十八年。七月丁亥朔。四日庚寅。其證一也。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眞誥注。謂秦之七月、夏之四月。是亦誤沿秦史舊文。今推是年入顓頊壬申蔀五年。四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其證二也。（是年七月丙子朔。無丙寅。）漢書高帝紀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按夏之十月、日在尾箕、金水二星繞日爲輪。離太陽前後不過五十度。何由聚於東井。故魏書高允傳謂五星實以秦十月聚東井。史家誤記於夏十月。其證三也。

謂秦并天下。始用顓頊術。亦是想當然語。今檢諸書。凡得六事。在秦并天下前。並與顓頊術合。試歷數之。

秦本紀。獻公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是年入乙亥蔀六十二年。正月辛巳朔、十日庚寅。一也。惠文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韓爲王。是年入甲寅蔀四十二年。四月甲寅朔。五日戊午。二也。孝文王元年十月己亥。即位。辛丑卒。是年入癸巳蔀四十一年。歲首十月壬申朔。二十七日己亥。三十日辛丑。三也。莊襄王三年五月丙午。莊襄王卒。（秦本紀在四年。蓋上冒孝文之一年也。今從表。）是年入癸巳蔀四十四年。五月癸巳朔。十四日丙午。四也。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高注。秦始皇即位八年也。是年入癸巳蔀五十二年。八月甲子朔。五也。秦本紀。始皇九年四月己酉。王冠帶劍。是年入癸巳蔀五十三年。四月己丑朔。廿一日己酉。六也。有此諸證。則高文爲秦昭王十九年事。更無疑義。然是秦之九月。非夏之九月。席君謂秦不改月。似忘卻漢書注一節。而自春秋下逮始皇。其閒四百餘年。皆以殷歷推策。則尤無根之說、強古人以就我者也。惟閣下裁之。甲辰十一月十八日。

（原載《武陵山人雜著》叢書集成初編本）

答席小米書

顧觀光

小米先生足下。去冬於錢水西處得讀大著趙高釋疏證曲暢旁通實足自伸其說鄙人於金石素未究心。不敢強作解事。惟於乙卯說篇。稍參末議。以顓頊術易殷術。足下不以爲謬妄而節取之。辱賜手書。用意甚殷。僕不勝知己之感矣。然而尋繹之下。終有未能釋然於心者。輒以管見逐條辨論。足下實事求是。諒不以同異爲嫌也。開元占經所載六術積年。惟魯術有誤字。無由得其立法之根。前引大衍術議一條。不過證魯史未嘗改晦爲朔。而足下謂十二月當爲正月。正月當爲二月。則其惑滋甚。蓋上文明云。魯術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今推魯僖公五年。入周術壬子蔀第四章首。以辛亥日一分合朔冬至。則魯術合朔。當在辛亥日之二百八十六分。安得壬子爲二月朔乎。足下據史漢二書。謂秦用顓頊術。必在并天下後。今考始皇二十六年。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此史記文也。而昭襄王四十二年。先書十月、宣太后薨。繼書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書十月韓獻垣雍。繼書正月兵罷。則此時已以十月爲歲首。同是史記之文。何以自相矛盾。亦可見史文之不容過泥矣。又引淮南子。顓頊元起甲寅。較今法備退一辰。謂秦術之作。距漢初不遠。宜若可信。然謂秦術必以甲寅紀元。不知秦術用超辰乎。不用超辰乎。用超辰。則上元不值甲寅。不用超辰。則太歲安得與歲星相應。此鄙人所展轉推求、而未敢深信者也。（竊疑秦術本文但有距算。後人據其時之甲子逆溯上元。故自漢初言之則曰甲寅。自東漢人言之則曰乙卯。大衍術議謂顓頊術本起甲寅。呂不韋更考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爲上元。此求其故不得而爲之辭。）上年與錢水西書。原屬一時興到之作。故但推經朔不及閏月。甚至莊襄王三年五月朔。誤以壬子爲癸巳。得尊札而覆勘之。不覺啞然失笑。然推是年歲首十月乙酉朔。壬戌小雪。在朔後三十七日。則歲前置閏。而十月爲甲寅朔。依法推至五月。得辛巳朔。二十六日丙午。亦未嘗不與史記合也。足下據二世二年後九月。謂秦用顓頊術。其閏餘亦與殷周術同。此誠至當不易之論。今更以史記考之。二世元年。入顓頊壬申蔀六年。歲首十月甲辰朔。壬午小雪。在朔後三十八日。則歲前置閏。而十月爲甲戌朔。五日戊寅。故史記云。十月戊寅。大赦罪人也。二世三年。入顓頊壬申蔀八年。歲首十月癸亥朔。壬辰小雪。在朔後二十九日。則歲前置閏。而十月爲壬辰朔。依法推至八月。得丁亥朔。十三日己亥。故史記云。八月己亥。趙高欲爲亂也。（閏在歲終。故小雪必在十月。其餘十一中氣則不盡然。）然則秦昭王十九年正月辛巳朔。逆推歲首十月癸丑朔。丁亥小雪、在朔後三十四日。則歲前置閏。而十月爲壬午朔。依法推至九月。得丁未朔。九日乙卯。而於趙爲九月者。於秦爲十二月。如此則無疑於高文。且與殷術不謀而合。戴東原謂考古宜心平。凡論一事。勿以人之見蔽我。勿以我之見自蔽。故今之所推。不欲苟同前說。然顓頊術與殷術。雖不甚相遠。而戰國時之用殷術亘古未聞。不若顓頊之略有根據也。至小司馬秦不改月之說。僕竊以爲不然。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周正改月。春秋具有明文。而詩三百篇之用夏正者。不可枚舉。然則漢初雖承秦建亥。而賈生之賦、淮南之書。何妨仍用夏正。史家敘事。既改月數。則所載詔書。自應追改以從畫一。古人文網闊疏。夫亦何嫌何疑、而乃援以爲不改月之證乎。足下於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謂十爲七字之誤。固無不可。於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謂正月前當置閏。則斷不可通。夫秦法閏在歲終。自古迄今。並無異說。續漢書律曆志安帝延光二年。尚書令忠奏云。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爲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此漢人言秦事。當得其眞。如以無中氣置閏。則秦獻公四年。入殷術己酉蔀四十七年。閏餘十八。當閏十二月。而正月辛亥朔。安得有庚寅乎。史記高祖紀不載五星聚東井事。必班氏採他書補入。故誤仍秦正。僕非自護其前說也。請於三證外更舉一證。古詩明月皎夜光篇。上言玉衡指孟冬。下言秋蟬鳴樹閒。秋蟬而在孟冬。則孟冬爲建申之月。非時月俱改乎。文選注云。漢之孟冬。今之七月。又云。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是則上冬下秋。不嫌岐異。與七月詩前言何以卒歲、後言曰爲改歲者。其例正同。幸更詳之。方今曆學大明。夐絕前代。惟經生不能知今。而術家又疏於考古。故中西之法。無由融會而得其通。僕性好此學。而用志多岐。忽忽二十餘年。未能深造。辱承下問。用敢對以所知。不識足下更有以教我否。乙巳三月十一日。

（原載《武陵山人雜著》叢書集成初編本）

商父己敦銘跋

朱彝尊

父己敦一上圜下方崇一尺五寸脣廣四尺底二尺八寸腹受五升舟五尺四寸其文雲靁其耳饕餮銘二字在腹蓋商器也商人尚質作祭器以薦祖考猶以父稱故鼎有父甲父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尊有父乙父丁父己父癸彝有父甲父乙父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卣有父乙父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爵有父乙父丁父戊父己父庚父壬父癸觚有父乙父庚觶有父己父辛斝有父丁甗有父乙父己鬲有父己盉有父丁父癸舉有父己父辛盤有父辛匜有父癸然則敦以父己名固其宜已不惟是也有以祖名者尊之祖丁祖戊卣之祖乙祖丁祖庚祖辛爵之祖丙祖丁觚之祖丁甗之祖己匜之祖戊是也有以母名者卣與鬲之母乙是也他如世母辛兄丁兄癸婦庚子乙女乙孫己名得通于下銘辭不若周人之煩取足以紀行次而已歲在上章執徐春觀于王公子士駿書齋椎拓而還裝界于冊

（原載《曝書亭集》第四十六卷　四部叢刊初編本）

散季敦說

惲敬

婺源董文舫明經言其戚鐵樓程君於江右市中得古銅敦敬因索觀之越二日有健足負巨廂頓於地啟之則敦與汪雲海所作圖在焉圖之上下書程讓堂賢艮董小查太史所作識考而搨敦銘於其右文舫登敦于几觀之追然古也其尺寸讓堂言之銘及文不合博古考古二圖小查言之而文舫復以說請說曰文王臣散宜生古注家皆以散爲氏宜生爲名近世釋者本大戴禮堯娶於散宜氏之女以散宜爲氏生爲名今以銘考之其諸注家之說是歟然商周之間無二名者惡來名革飛廉以獸名謂之非名也若是則宜生何以二名其諸初氏散宜子孫去宜氏散歟抑散與散宜爲二氏歟明堂位曰有虞氏兩敦夏后氏四連殷六瑚周八簋釋者皆以爲黍稷器而周禮玉府共玉敦以歃敦之用固不一歟儀禮惟公食大夫言簋婚喪虞特牲爲士禮言敦少牢爲大夫禮亦言敦釋者遂有士用敦之説而於特牲之分釧簋不可通變言同姓從周制敦與簋之等亦不一歟周禮舍人共簠簋注言方曰簠圜曰簋說文簋方簠圜禮圖言簠外方內圓簋外圓內方鄭許其名據一端言之歟敦以瓦旅人爲簋亦以瓦釋者言天地外神以瓦宗廟以木簋之質亦不一歟其敦簠簋

皆以銅始於何時歟自兩漢至今幾二千年學者依經據傳推明古制以必求其是而終不可得況古器之流傳者有時代之異制有眞贋之異物有全缺之異文而欲據一端以定是非此言金石之大蔽也是故君子之於學也舉其大而略其小用心於有益而不用心於無益爲程君捐館舍已一年子孫善藏此敦則古者能守之義也已

（原載《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一 清嘉慶二十年武揅盧旬宣幼眉刻本）

散氏敦銘拓本跋

阮元

此敦朱兵部爲弼釋析爻之義甚精陶太史梁釋散氏與散氏盤同與散宜氏有別義亦確太史又謂此篆瘦刻勁挺蓋亦有故余所見鐘鼎文字揣其制作之法蓋有四焉一則刻字于木范爲陰文以泥抑之成陽文然後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二則調極細泥以筆書于土范之上一次書之不高則俟其燥而再加書之以成陽文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三則刻土范爲陰文以銅鑄之成陽文矣四則鑄銅成後鑿爲篆銘漢時銅印有鑿刻者用此法亦陰文也其刻木之法卽周禮梓人之法飲器之中量與否梓人任其責考工記鄉衡而實不盡罪在梓人抑埴範金者但遵梓人所刻以爲之而已梓人刻字有工拙肥瘦出鋒不出鋒之別此散敦銘以刀刻木之蹟顯然可見蓋瘦而出鋒者

（原載《揅經室三集》卷三 清道光三年文選樓刻本）

登叔簠銘

元和韓　崇

右登叔簠蓋其器已失以今布帛尺度之高二寸五分深一寸口長四寸三分濶六寸五分以市權秤之重一斤十有五兩銘十三字首一字剝蝕不可辨曰口登叔作顯簠子子孫孫永寶用登字古文見齊侯鎛鐘諸簋銘款有云寶簠旅簠𩞁簠者此云顯簠取顯揚之意簠字博古攷古及先秦古器記鐘鼎款識諸書皆釋爲敦其實卽簋字也說文解字簋從竹從皿從皀此第六言之皀卽皀字古之簋或以竹或以瓦故竹皿並用此省竹皿而從攴彖手形也上作屋室形者明其爲宗廟器也此器爲從孫仁山孝廉物三代吉金不可多見有文字者尤爲難得識者可不寶諸

（原載《寶鐵齋金石文跋尾》卷上　清光緒四年滂喜齋叢書本）

周張仲匜

張德榮



右張仲匜其器如盤四周有脣以營造尺度之徑一尺三寸二分受物處徑尺有八分深二寸二分底徑九寸二分中爲銘六行行八字銘旁爲小魚十頭環繞之其銘著於集古録考古圖及薛氏鐘鼎款識者有四歐陽文忠云其文皆同而轉注偏旁左右或異蓋古人用字如此今以此器証之其銘與集古録等所著復有小異形製與考古所圖亦不同集古録言嘉祐中劉原父在長安獲二古器於藍田是則張仲所作固非一器也校匜字中從夫說文簠字古文作医故諸家皆釋簠字是也然考之禮家說經者於簠簋皆祇云盛黍稷之器而已至其形製鄭康成謂簠方簋圓許氏重則謂簠圓簋方而孝經注及聘禮詩秦風釋文又有內方外圓內圓外方之說字皆互易則是漢人已莫能詳其製若宋聶氏陳氏之所圖更不足據矣容已卯歲得此器於長沙見其與

諸家所說形製不同銘文亦少三字蓋諸家所録三行黃上多一其字五行彊下多一福字六行鼎上多一飤字而此器銘無之也然其形製極爲古雅質亦純美其色褐中透緑精采内含不同外鑠必非後人所能僞爲因參取諸家釋文較其文義字蹟可信從者並附以己意總録一通其餘仍注於下以備參考俟博雅審定焉

弡（張）中（仲）止（作）𥫱（寶）匜（医，薛氏鐘鼎款識作簠）𢍰（奉，父本作擇，考古圖載劉原父本作擇，薛作業）止（出）金（金）

錢（集古作鏤，劉作鑯，薛作鈇，考古作鋑）⿰金余（銘，薛作鈗，劉作鈗，集古作鈗）鉾（銓，薛作擇，劉作鈇）𨦫（鑢，鑪，薛作鏞，劉作鏞，諸）

盥（其）𤔲（作熏，薰，薛）盥（其）㠯（玄）黃（本此上多一其字，集古作先）萬（諸）周（用）周（用）成（作成，盛）𥁕（劉，諸）

劉作（厚受，歐作）（授，劉，王）𢾊（古作熊，考古作樵，薛作樵，劉作熊，集）𠧟（薛作米，劉）周（用）𦟀（饗）大（大）正（正）

音（古作商，集）王（王）賓（歐作寘，劉）𩟄（饔，薛作饗，劉作飤，飤）鼎（薛作鼎，劉作具）匄（名）豹（飤）弡（張）中

仲𠬝（受）𢆶無彊（彊，下有福字，諸本此）失（必）艸（共，劉作友，薛作友）飤（飤，歐此上多飤字，薛此上多飤字）

鼎𡱝𢐞（彝，集古作餬，劉作寶，薛作寶）弡（張）中（仲）𦥑（萬，劉作眉，薛作畀）（歐作）嵩（壽）

又案集古所録即劉原父薛尚功釋文而考古圖首録劉釋亦備載集古及薛氏本今合校俱有不同且其所摹更有一字而多出三四文者不特古人遠慮器銘重複若此即諸公之好古而爲之摭釋亦不自覺其不憚煩也容時箸録二銘草堂金石方自周至漢適獲此器喜其爲三代之法物而并足爲張氏之家寶遂以此冠金石聚之首與石鼓文並珍而名其齋曰寶仲匜焉爲之贊曰張氏之先爲周室輔有仲佐宣友於吉甫孝友是稱允文允武中興告功岐陽勒鼓仲有嘉猷作爲是匜有君有臣既多受祜金石有聚數典惟祖眉壽無彊永寶千古

（原載《金石聚》卷一 清同治十一年二銘草堂刻本）

犧尊象尊

洪 邁

周禮司尊彝：「祼用鷄彝、鳥彝，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漢儒注曰：「鷄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鷄、鳳凰之形。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又云：獻音娑，有婆娑之義。」惟王肅云：「犧、象二尊，並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爲尊。」陸德明釋周禮獻尊之獻，音素何反。而於左氏傳「犧象不出門」，釋犧爲許宜反，又素何反。予按今世所存故物，宣和博古圖所寫，犧尊純爲牛形，象尊純爲象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肅之說。然則犧字只當讀如本音，鄭司農諸人所云，殊與古製不類。則知目所未覩而臆爲之說者，何止此哉！又今所用爵，除太常禮器之外，郡縣至以木刻一雀，别置杯於背以承酒，不復有兩柱、三足、隻耳、侈口之狀，向在福州見之，尤爲可笑也。

（原載《容齋三筆》卷十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版）

⿲王立王尊跋

楊 峴

積古齋鐘鼎款識班从竝引儀禮士虞禮漢書王莽傳注謂班古作辦辦爲古班字緐文从玨之字後起愚案說文刀部辦判也玨部班分瑞玉二字似同實異儀禮漢書等注以辦爲班猶周禮以頒爲班說文頁部頒大頭也俱假借字仍當以班爲正字說文叙曰分别部居不相雜厠此類是矣⿲王立王當爲辨字省文非古班字緐文若疑班爲後起字恐未諦

（原載《遲鴻軒文續》 吴興叢書《遲鴻軒集》）

齊陳氏韶樂罍銘釋

阮元

銘中大樂凡三見舞字凡兩見又有鼓鐘字此是以樂舞之事爲重而爲此器銘也（篆十九行百六十餘字）拓本第六條玉二之下鼓鐘之上是紹字甚明白然則第五條第二字近接舞字下亦是紹字（朱本釋紹）第二行於大下命上亦是紹字（紹从糸說文糸古文从糸檢鐘鼎文司字糸旁皆作中無作巾者）元謂紹卽韶字也陳敬仲犇齊韶樂在焉陳氏世守此樂而修備之齊莊公時與陳桓子（銘作洹子）無宇相悅（非壻卽女弟夫）齊景公亦與桓子子疆相悅子疆引韶爲重以大樂大舞迓於天子用璧玉二壺二鼎八有事於南宮而孔子在齊聞韶有不圖至斯之歎然則齊陳之韶勝於魯韶明矣謂紹爲韶者舜樂之韶字以召爲聲以音爲義此後造之字也若其先本字但當爲紹故禮記樂記曰韶繼也鄭康成注曰韶之言紹也此記樂者直破韶字爲紹字而以繼訓之（韶訓紹見於春秋元命苞皇侃論語疏諸處者甚多）故韶磬（見周禮大司樂）皆後造之字招字直假借而已（見孟子漢書樂志左傳釋文左祈招之詩亦祈韶也）銘中舞字凡兩見元審舞上之字皆夏字夏大也故九夏皆訓大非夏禹之夏其篆形兩目而下从夊甚明夏舞猶言大樂大韶對舉耳非舜樂雜以禹舞也（義與頌同見元釋頌篇中）且景公時樂師亦必深習陳田大樂韶之遺法傳其音律故作君臣相說之樂之時卽依韶爲徵招角招（卽韶）又陳氏在齊爲工正此器制造精堅亦自不遺餘力計自舜作韶之時至造器之時一千七百餘年爲孔子所聞自齊景公造器之時至今又二千三百餘年而此器具在銘文篆迹可讀可摹展卷累月尙知他味哉

大淸道光十八年二月癸卯朔阮元識於節性齋時年七十有五

余於嘉慶十八年從安邑宋芝山購得齊侯罍藏於家廟屬朱椒堂（爲弼）釋之作齊侯罍歌廿五年矣今在京師又屬吳編修（式芬）釋之畧有異同尙有未識之字乃並存之近日臥疾一旬復審之識出韶夏二字乃悔從前作詩時之粗也

余所纂積古齋鐘鼎款識有陳逆簠（罍爲韶樂簠爲封地）篆曰余陳狟子之裔孫作季姜之祥器此狟子亦卽桓子牧誓尙桓桓說文作狟狟可以假狟亦可假洹矣又此簠爲季姜而罍洹子妻孟姜是陳氏世代多姻於姜可補三傳史記之闕此簠年近於罍則文字相近第四字宜亦是器字

矣疆唐石經作彊宋板誤彊說文自𡏳字畺字以至疆字相因相次古人字由名生屭銘中樂舞者名堇字子彊無疑矣或疑史記武子開開卽彊非也開从幵聲且兼會意在段氏古韻十一部不能與𡏳聲相涉𡏳字在十三部居斤切故瑾謹殣饉鄞廑僅覲勤等字从之以上各字皆巨斤切居隱切相近之音也

說文𡏳字部首之後次以艱字以𡏳爲旁艮爲聲與𡏳同古韻十三部由此再轉八十四部則難漢歎嘆等字亦从𡏳得聲者也說文鷬卽難字从鳥𡏳聲然則堇有艱難之音而歎字从鷬省聲嘆字从歎省聲其聲一也其實文般元寒韻可合不必曰省說文𡏳黏土从黃省从土古文堇益土黃黏則彊而治之艱是以說文土黏色黃難治比田畕彊各義皆以次連綴於十三篇之後亦必因其字音義皆近也然則漢字从堇豈非以其土性黏色黃艱治之故乎余嘗兩次夏渡襄陽皆當盛漲漢中府之土隨水奔流既黃且黏甚於黃河因知倉聖造字大禹名川皆有故矣

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引世本云陳桓子無宇產於亹然則無宇又有一子名亹此何人乎余曰此乃史記田敬仲世家所謂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亹乃子開之名開其字也無字嫡子書字子占見世本又三子亹字子開堇字子彊乞釐子也子彊不謚武也史記曰武子開杜預左傳注曰子彊武子字此必是史記不誤而杜誤也開與亹之義亦明白切近之至詩鳧鷖在亹箋云亹之言門也後漢書馬援傳注亹水流山間兩岸若門也然則亹卽門之假借字麥亹冬卽麥門冬門義甚多詳余釋門篇門爲名開爲字猶堇爲名彊爲字又何疑哉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由子之說證之則失弓者武子亹也卽子開非子彊左但書武子謚白皙者堇也卽子彊非謚武益兄弟兩人也冉豎射子開識之矣平子亦知之矣卽使冉豎平子有言傳未書之惟冉豎不識子彊但言其白皙諸狀故平子曰必子彊也若既射武子而識之是亢之甚矣又指武子爲君子白皙云云則與下文謂之君子何敢亢之相背且有字文義亦是舍失弓者而別有所指明射手失弓者一人君子白皙又一人也亢之當之也左傳以亢其讎戎亢其下結草以亢杜回皆其義杜注以公戰禦之乃因上私字望文以生義耳彼時兄弟兩人情事可見如此今因考堇亹二字之義而得之乃知杜元凱誤爲一人經義之失久矣

陳占字子書占書猶今人言看書也
故尙書曰明啟刑書胥占啟籥見書

武子開與子彊度皆是心存公室之人銘中既以樂舞御天子復誓於大司命有事於南宮必不似釐子乞收民心以圖齊國觀哀十四年陳子逆語闞子我曰且其違者不過數人然則違者非卽開彊家乎陳頌南農部慶鏞又云子彊非謚武子其謚昭子乎左哀十四年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杜注取昭子莊爲成子兄弟以充八人之數而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引世本昭子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莊字疑卽釐字之訛形相近也昭子莊當卽昭子釐亦桓子子無疑杜氏既誤以昭子爲僖子之子又誤釐爲莊其說沿自服虔唐孔疏未正其誤且徇服杜誣昭子莊爲成子之子出於世本而索隱所引世本無此事也司馬駮之知昭子不名莊然卒莫詳其名更不知杜氏强以昭子充數今證以齊罍得論世知人之助

（原載《揅經室續集》卷一 清道光三年文選樓刻本）

兩齊侯壺釋文*

龔自珍

「齊侯中罍爲器句 其旅齊侯命：句大子〔乘〕成周〔叩〕宗伯，聽命於天子。曰：諆則爾諆，余不其〔吏汝〕受〔册〕歸〔遄受〕御，爾其齊受〔御〕。齊侯拜嘉命。于〔上〕天子，用璧玉備一紹，乃大舞紹，〔誓〕于大司命，用璧兩壺八鼎于南宮，子用璧二備玉二紹，鼓鐘一肆。齊侯既齊洹子孟姜器，具入乘都邑廛廈舞。同御賓大樂，用鑄爾羞镒，用御天子之事。洹子孟姜用乞嘉命，用匃眉壽，萬年無疆，用御爾事。」㊀

前器爲阮儀徵藏，此器在蘇州〔貝〕氏，齊侯取湯相中罍之名以爲名，前器無中字耳。齊侯中罍不見年表、世家，古器物之人名，不必盡在經史，況年表書十二諸侯侯名闕弗具，此器不得定爲某公。其文則東周後之籀文也。公羊傳曰：「成周者，東周也。」大略齊之君臣，受嘉命于周室，因備樂、用玉、大舞以祭，南宮又鑄器銘之所，銘皆旅嘉命之事，文不可盡屬讀。南宮如周有西宮，衞有北宮，亦不能定爲誰氏之嗣，所可言者，如是而已。舊釋器爲喪，古無因訃喪而受嘉命者，樂舞是吉祭，亦無以喪入時而匃眉壽者，今諟正。蓋同覯，廈同夏，洹同桓，爲晏桓子爲陳桓子皆未可知，不必求其人以實之；既齊之齊讀爲齋，（前器無既字。）肆爲肆之異文，紹爲韶之或字，镒與曶鼎镒字相似，皆彝之異文。彝者百器之總名，舊以此二器爲罍，乃因齊侯之名而致誤。今定爲壺，彝可以賅之，銘又有兩壺八鼎，今兩器俱存人間，俱在江左，意者即是此兩壺耶？仁和龔鞏祚考釋。時道光己亥八月。

二八六

「齊侯罍〔爲器〕，其旅齊侯命〔大子乘□周柰叩〕宗伯。聽命于天子。曰：〔朞則爾朞，余不〕其〔使〕女〔貝册。歸傳惠受御爾其〕齊〔邦，受奉〕齊侯拜〔嘉〕命。〔于上〕天子，用璧玉備于大舞紹，誓于大紹命，〔用璧〕兩壺八鼎于南宮，〔子用璧〕玉二紹，鼓鐘，〔齊〕洹子孟姜器，其〔入民都〕，〔乞〕蓳〔宴〕舞，用〔從〕爾大樂，用鑄爾〔羞釿〕，用御天子之吏。洹子孟姜〔用〕其〔入民都〕，〔乞〕蓳〔宴〕舞，用〔從爾〕大樂，用鑄爾姜䊷，用御天子之吏。〔洹子孟〕姜用气㔋𩚴，用介眉壽，萬年無〔疆，用御爾事〕。」

罍，齊侯名。乞蓳爲邑董。䊷爲釿。气㔋𩚴爲乞嘉命。

* 此釋齊侯中罍（從筠清館金文釋），而題兩齊侯壺釋文，誤。此器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作陳洹子壺，吳式芬攈古錄金文作齊侯壺，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作洹子孟姜壺。

** 據己亥雜詩注「在京師，阮芸臺師屬爲齊侯中罍二壺釋文。」前篇己亥（一八三九年）重遊揚州時稿。茲從筠清館金文覓第一器釋文附後，以示完備。並據兩罍軒墨本校補。

㊀ 原釋不備，據懷來山房墨本校補，但原有誤釋，仍存其舊。

（原載《龔自珍全集》第四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版）

周司成頌寶尊壺銘跋

朱彝尊

右周司成頌寶尊壺注以酒容一斛項腹均有銘按其文一百五十字可辨識者維三年五月既死魄甲戌王在周康邵宮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庭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虢□冊命頌王曰頌命汝官司成賜汝玄衣黹帶赤芾朱黃鑾旂鋚勒用事頌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朕皇考龔叔寶尊壺用追孝蘄吉康頌其萬年眉壽□臣天子令終子子孫孫寶用此其大略也攷周轍未東王宮名著于載紀者不聞有康邵宮惟郝敦載吕大臨考古圖有王在周邵宮之文薛尚功釋邵作昭蓋惑于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西王母來賓昭宮之故吕氏定作邵今斯銘文甚顯其為邵無疑椒舉曰康有酆宮之朝冠以康者或康王所築未可定爾太室者明堂中央之室書言王入太室祼是已司成分職不載于周官戴記文王世子篇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侍坐者遠近間三席北海鄭氏以為即周官司徒之屬師氏而新安王氏駮其非謂世子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故名蓋大司樂也二說均可通要之周官有是名矣銘稱皇考龔叔郝敦稱皇考龔伯二器疑出于同時尊壺今藏錢唐王太僕益朋家識者比于郜之大鼎燕之重器

（原載《曝書亭集》第四十六卷 四部叢刊初編本）

商祖丁爵銘跋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右爵一銘二字曰祖丁在右柱外薛絽彭曰祖丁者商十四君祖辛之子也内有文作弓形中包六字不可辨識山陽張弨曰此商之酒器蓋射者必繼以飲詩言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是也爵今存弨家弨字力臣精六書貧而嗜古賓至繞席皆尊彝敦卣之屬昔歐陽子撰集古録藉劉仲原父楊南仲諸子釋文自力臣歿後雖有奇字為余釋其文者寡矣

（原載《曝書亭集》第四十六卷 四部叢刊初編本）

虢季子白盤文跋

張穆

此盤與焦山無專鼎皆周宣王時物也無專鼎云惟九月既望甲戌甘泉老友羅君次球以四分周術推得為宣王十六年己丑之九月十七日癸卯秋穆南游邗上出此盤相證更以次球之術演之盤首云惟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據李淳風五經算術注云周術上元丁巳至魯僖公五年丙寅積二百七十五

萬九千七百六十九算案僖公五年上距宣王十二年一百六十二年應減一算爲一百六十一以滅積年得周術上元丁巳至宣王十二年乙酉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六百八算外盈元法四千五百六十去之餘八百八爲入紀年如蔀法七十六而一得積蔀十命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戊午七丁酉八丙子九乙卯十算外得甲午蔀其不盡之四十八卽爲入蔀年是宣王十二年乙酉入甲午蔀四十八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一萬一千二百八十如章法十九而一得五百九十三爲積月不盡十三爲閏餘是年閏十一月以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積月得一千六百四十六萬一千八十七如蔀月九百四十而一得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一爲積日不盡七百四十七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五十一爲大餘命起甲午算外得周正建子月卽正月爲乙酉朔其丁亥乃月之三日也焦山之鼎有月日而無年得此盤相證其代益顯而次球推策之精亦因之愈著爲之快絕至盤文與小雅六月皆紀宣王北伐時事六月日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此寇之來路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此寇之去路太原之非今陽曲金仁山已知疑之亭林百詩東樵遞相綜覈其義愈明然顧胡謂太原卽北魏原州今固原州地而百詩又疑之曰秦中地以原名者不可勝計不能確指何地則仍無定論也今案此盤文曰博伐厥䙶于洛之陽班志洛水出北地歸德北蠻夷中括地志洛水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在今慶陽府合水縣北二十里洛水出山東北流經唐洛源城而東南流至洛川縣南中部縣東與沮水合自是以後洛兼沮稱不名洛矣以地望診之寇之來也至於涇陽蓋及今平涼鎭原之界而止周之禦寇也于洛之陽蓋駐軍今合水安化二縣境王師敵壘相距在百里內其地廣平卽詩所謂太原矣顧閻諸君之論亦以此盤證之義始大明又詩主歸美宣王故但述戎車旆旐之盛盤主銘子白之功故詳臚折首執醜之數獻馘酬庸之典皆足補經文所未備六月正義曰經云至於太原是宣王德盛兵強玁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亦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蓋望文生義以此盤證之知正義之說爲不然矣其有功於經甚大盤出陝西鳳翔縣重今權四百七八十斤銘鑄於腹四隅有環自古重器若斯之鉅者蓋鮮陽湖徐君燮鈞令關中購得之今載歸毗陵矣

（原載《肙齋文集》卷四 山右叢書初編本）

𢿢氏盤銘補釋

瑞安黃紹箕遺稿
邑後學李笠校理

笠案原稿未列題，可見此文確爲最初底本，據結語云「右就舊釋所未及者，䏍見說之……」，因爲䏍擬此題。

𢿢氏盤與阮錄所載鬲攸从鼎同時之器。此文之攸从鬲卽作鼎之鬲攸从。鬲以邑爲氏，與𢿢氏同。其地與𢿢邑相比近，因封界之事，來爲質證，故盤文稱倏從鬲，猶言攸从之鬲邑也。攸从兄弟亦以分田邑及衞牧事告於王，王使虢旅治之，亦以誓辭箸於鼎，雖與𢿢盤未必卽係一事，然其時相去不遠，灼然無疑；篆法亦與盤同，但神气稍歛耳。盤乃矢作，矢亦國邑名，但其地不可考。鼎文昝稱「惟卅又一季王在周康宮」，王氏䄠𢿢盤釋文錄汪氏（肇龍）之說，謂「殷人作誓，疑是殷季物」，殆不可信也。盤文當依阮說分三節讀。

第一節記……之事笠案此標題原稿無。今案當有此題，方與下「第二節記地相比近者來爲質證之事」，「第三節記誓辭及書圖銘器之事」，二行標題相配。今稿本無第一節云云者，蓋初稿匆遽疏忽耳。至此節所記之事，阮云「記田表之四竟也」，黃氏既以丰爲封，當云「田邑四封之事」；但原稿既無痕跡，其餘二條黃阮又各不同，未能定也。

丰字疑古封字，笠案阮錄作丰丰三形，釋作表，依黃釋當作丰。說文封云「爵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㞷古文封省；𡋞，籀文从丰」。案：說文出部，「㞷艸木妄生，讀若皇」。與封字聲義絕遠。許氏據篆爲說，不無可疑。古文省寸，則直與艸木妄生之字無別。惟籀文从丰，卽其所从得聲，與邦字同，似爲得之，小篆古文之㞷，疑皆丰之傳譌。小篆从寸，盤文从又，寸與又

通。彼𠦝字點在下，此盤文𠦝點在中，其實皆無異也。盤文𠦝中有一點，與康侯鼎封作𠦝，此其塙證。周禮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大地域而封溝之」，左傳「子產使田有封洫」，季孫曰「我有四封之地」，以四境爲四封。此文云「一封二封三封」，卽記其封域之界也。奉字卽从丯得聲

𤔲卽辭字，呂刑「罔差有辭鰥寡，有辭于苗」，此「有𤔲」卽「有辭」也。古司字辭字通上𤔲，不得以下司徒司馬司工文爲疑。笠案：此例古書中甚多，卽如論語「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上爲有無之有，下乃又字。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上下文同字異義例，可參。

第二節記地相比近者來爲質證之事

王制「大國三卿」，疏引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王制又云「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此銘上稱司工某，下稱司徒司馬司工，是大國三卿之制，疑當時天子以此事屬大國諸侯治之，猶攸從鼎之使虢旅卽虢叔旅治之也。鼎文雖約而括，首尾完足；此文雖繁，然止詳載封界及質證誓詞。其前此笠案此字原稿不明又似者字草書存疑告王王命某．今文不具載，故主治此事諸侯莫能詳其爲何國？前後司工人名不同，疑前之司工某，乃其副貳治司寇之事者。孔子爲魯司寇，此笠案此字原稿不明處亦以職事名之，推之三卿之制，卽司工之副貳耳。獄辭之成，復命司徒笠按徒字原稿模糊以肊補司馬司工參聽之，卽王制聽獄之法，此其塙證矣。故盤文卽就其所統之三卿俾爲司空，崔氏所謂司空兼司寇之事是也。周禮司士「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注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以地傳而聽其辭：以其比畔爲證也。」玄笠按原稿作元避清諱謂「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疏云：見轉責者死亡詐言所受時少。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證者來，乃受其辭爲治之。」二鄭說解稍異，而大意略同。此文上言某某有辭，乃司工之貳以地相比近者爲證而成獄辭也。下又言某某有辭，攸从卽在其列；乃三卿參聽之時，又別以他人之地比近者爲證而成獄辭也。蓋聽訟之詳愼如此。上言「十有五夫」，下言「十夫」，按周禮小司徒笠案原稿缺篇名茲以肊補注引司馬法「畝百爲夫」，但其意云何，不可詳耳。

王氏歷引漢志釋第一節封界，大約多在今直隸山東毗連之地，謂鬲漢屬平原，今在德州，阮氏攸从鼎釋文引路史說謂近鬲津，亦與王氏合，似爲近之。夨亦地名，少見，笠按原稿無見字以肊補，但辭語意不必有少見二字，疑誤衍。雖不詳何在，當不甚相遠。

第三節記誓辭及書圖銘器之事

上言：「夨俾某某誓曰云云，某某則誓」，下又言「乃俾西宮某某誓曰云云，某某則誓」，攸从鼎文云「乃使攸衛牧誓曰云云，鬲从其且射，分田邑則誓，攸衛牧則誓」，兩器詳略稍異，而文法正同，周時約劑之法笠按原稿法字塗去今按法字當用或如此。編者案原稿初作周時約劑之法式如此，嗣乃塗去法字以取簡勁較以下文或有彫器之或字尤覺顯然或式草書易殽故李君初校如此云耳

周禮司約「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注「丹圖未聞，或有彫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歟」？此文云「乃丞圖」，既書之圖，又書之於此器，或此器卽是丹圖如鄭君之說，疑不能定也，此器有三足、吳氏指稱爲鼎，阮氏謂與款足之鬲適異，疑爲𢾭鬵之類，而仍從錢氏大昕說，言爲盤。其實則亦非盤也。古器之不知名者不獨此矣。

「夨王」王字卽詩莫敢不來王之王。

𠭯𣥂卽史正，王制云「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注「史，司寇吏也。正，指周鄉師之屬」。此文第一節自「夨人有辭」以上，稱卽史正所聽之辭，由史正遞上至三卿參聽而始成約劑以銘於器，仍令史正視之。周禮司約，卽司寇吏也。

右就舊釋所未及者．以肊見說之如此。此文猶今日公牘及界碑地契之類，格式與他文不同，尤難正讀，地名人名多不見經傳，亦不敢强解。其舊釋可從者不具載，可疑者亦不悉辨也。

右文，鄉先輩黃仲弢先生遺稿也。先生生當清季其時金文之學方昌，先生服官京邑，視學兩湖，曾任湖北提學使宦轍所至，收藏既富，造詣遂深。王懿榮跋先生說毀後云「自陳壽卿一言，而自宋至今之所謂彝者皆變爲毀；自黃仲弢一言，而自宋至今之所謂毀者又變而爲簋矣」。王氏釋「毀」所見與先生頗有差池，而立論影響之大，雖王氏亦不能不推服先生也。此文以鬲攸從鼎釋散氏盤，以金文證金文，剖析舊紛，宿疑冰釋，非斲輪老手，詎能臻此？先生遺文未有專集，王懿榮翠墨園語載遺文三篇，不及此；曩見楊丈志林撰甌海集，網羅亦未及。此文及古籀補跋（編者案此稿已由李君笠登之江大學編印之之江學報一卷第二期矣）。積古齋款識釋三篇，手稿存林丈同莊許，而此稿文字尤爲潦艸，塗乙之多，令人目眩。會鄒君敬栻馬丈一浮亦校此文，爰因林丈。迻錄副本，比對爬梳，爲校定如右，迻寫既竟，爰識顚末，以示不敢掠美也。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李笠。

編者案紹箕字仲弢，晚號鮮盦，體芳(字漱蘭)子，光緒庚辰六年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旋以忤樞臣榮祿，外放湖北提學使。清史稿儒林有傳。著有鮮盦詩文集中國教育史等書。瑞安楊氏墨香簃叢書，及如皋冒氏(廣生)永嘉詩人祠堂叢刻，雖各曾梓其遺作，(二黃先生詩葺及鮮庵遺稿)，惟實未全。斯篇爲鮮庵未刊稿之一種，原稿存林同莊先生許，字頗潦草不易仞。承李雁晴先生爲之校理一過，介登本刊；俾鄉先達遺芬，終耀于世，可喜亦復可感也。編者附識。

（原載《文瀾學報》一九三五年第一集）

與孫季述書

武億

某前歲過濟寧黄小松檢所藏周西宫襄戎夫盤銘拓本一紙贈某冗廹未及尋讀比抵京師得閲閣下釋文蓋王諸家中推稽獨核要矣而字之稍涉微似者亦姑獻其疑以資後人尋討故以某之鄙識亦敢出所愚以求正于閣下銘詞右還表于蒐道他人或以蒐為觀又或以為爵閣下定本從觀于義亦未見其安也逹古作㺯古文于所從偏旁上下左右皆可相移銘内蒐道之蒐即㺯字移其旁于下當釋以為逹是也實余有散氏心𢦏閣下疑心非心而不知𢦏亦非賊𢦏當作貳所謂貳心與上收散氏田器有爽義為近之𢓊柳自與𢽳逺為一例柳古訓聚𢓊柳即墟邑聚落之别名釋為地名或得其實宣元年公羊傳冬晉趙穿帥師侵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註天子之閒田有大夫守之又水經註引竹書紀年襄王十五年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為秦師狐尾與先軫禦秦至廬柳是地名廬柳亦猶𢓊柳也若于杜木喬木就植物以表界者言斯失之矣圖大王于豆閣下云稱大王者六國時器案大古音作太太字古亦作大猶周太王之稱也

（原載《授堂文鈔》卷三 清授堂遺書本）

商銅距末跋

阮元

曲阜人掘地得銅器高寸九分八觚觚各闊三分項縱七分横五分下口空縱八分横七分銘字八小篆體狹長用金填之曰愕作距末用鼉商國用字下有小穿徑一分距末不知何器沇君心醇据戰國策蘇秦説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疑此為弩飾孔檢討撝約亦以為飾弓簫者此二説皆近之特此末字甚明斷不得疑為來字之訛按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又潘安仁閒居賦曰谿子巨黍異絭同機据此則國策之來荀子文選又作黍矣楊倞注欲改黍從來誤矣此末來二字皆誤當是黍字也何以明之古人為銘必用韻文逾少而韻逾密此銘亡黍相韻鼉國相韻蓋上聲之語與入聲之鐸同部平聲之之與入聲之德同部也左傳讒鼎銘用韻正同此矣若是末字則與國字作字皆不相韻矣然則今銘文明是末字者此弓簫未必即是古始造之巨黍後人仿其名而為之故國策訛來今銘文巨又作距同是金工所誤耳此器中空一面有陷圓而向下確是弓簫末張弦之處以今弓末驗之可知矣又此器翁覃溪閣

學据商國二字以爲商器按此二字不類商銘且色澤亦不肖商之古此蓋周器宋人物也宋人每稱宋國爲商矣春秋左氏傳哀公九年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預注子商謂宋又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杜預注商宋也禮記樂記曰宜歌商鄭康成注曰商宋詩也皆其證也

（原載《揅經室三集》卷三 清道光三年文選樓刻本）

釋宋戴公戈文

阮元

戈之内有字二行首行一字曰□次行八字曰□□□□□□□□下半剝蝕今釋其文曰朝王商戴公歸之造□何以謂□爲朝也詩惄如調飢釋文作輖今作□者字形相近而刀鑿少誤輖音周周朝一聲之轉古字通借此戈借爲朝覲之朝猶毛詩借爲朝夕之朝矣其右旁作舟古鐘鼎舟周每同字也謂商戴公爲宋戴公者宋人本其古國而稱商已辨于商距末跋中史記戴公爲微子八世孫當幽平之世矣釋□爲歸者石鼓文作□从辵是其證也謂□爲造者古戈造字多作□形即告字造之省非吉字也古貨刀有齊節墨□乃即墨造貨也告字下一字似是金旁其右太剝不可辨矣此戈乃戴公朝於平王歸後所作至子武公時始加銘追記作戈時乃朝王之後故稱謚也戈造於先銘勒於後故文鑿而非鑄非後人所能僞託矣

（原載《揅經室三集》卷三 清道光三年文選樓刻本）

周延陵季子劍銘跋

朱彝尊

康熙九年冬十有二月偕嘉興李良年吴江潘耒上海蔡湘過退谷孫先生蟄室出延陵季子佩劍相示以周尺度之長三尺臘廣二寸有半重九鋝上士之制也臘有銘篆文字不可辨合之𡗝續五十六體書無一似其曰季子劍者先生審定之辭云爾先生命四人聯句詠之詩成摹銘文于前俾書聯句于後裝界爲冊藏之硯山書屋

（原載《曝書亭集》第四十六卷 四部叢刊初編本）

王伯齍拓本攷

張鑑

硯農藏其先遺王伯齍久矣庚子以粵吳中丞輯筠清館金石志拓其銘寄之既而攜其題款本來丐跋按器高七寸半兩耳寸許銘五字曰王白作寶齍薛氏款識及楊氏增廣篆韻均有之薛甚拘讀齍作鼎尤謬王字楊作王三畫均下畫兩頭上仰爲王無疑白字亦同作伯廣川說周人二十加字五十轉尊直舍字以伯仲別之殷人無字見者長卽稱伯次卽稱仲此非殷器爲生時所用飲食故不著名猶仲作父丁寶尊彝仲作辛鼎上二字例也周沿殷制豈必盡異左傳襄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而楚有王叔學鄭有王叔明唯王伯不聞命氏避大宗也至生時或不同此又何事著姓舉國稱謚紛紛自亂其例且唐世系表周靈王子晉以直諫廢人號王家因氏焉此姓纂所同又京兆王氏爲文王少子畢公高後有此二族亦不爲孤證至齍字說文玉篇均有之唯唐韻不收故今韻亦刪篆韻錄目於盉䀇下題曰齍王伯齍與趞齍同列雖無有說似也蒼籀制字建類爲首曰毋因義諧聲曰子齍以皿諧齊皿或作鼎隨建引類不足異猶薺从草麡从鹿蠐从虫臍从月不聞讀薺麡蠐臍爲廿鹿虫肉也唯說文玉篇齍字入皿部然非皿聲禮經齍字多作齊亦作粢周禮齍字六朝人無讀近皿者若謂改皿爲鼎則古人隨所造字金玉木石因意而寓李登撫古遺文亦作齍與粢穧𪗉四字同列若毋子既紊失制字之原矣（攷說文齊部有一⿱齊鼎字但凡建類而字不多其字必左右聲皆相近如員部䫶華部韡青部靜之類豈所謂獨天不生故齍字不以入焉然⿱齊鼎字从鼎音義兩窮）如以有足尤非據傳雖有方鼎亦豈以足也易鼎象也初爻似足故曰趾然大象以木巽火巽爲木非以股也故制字上从目假象以離下鼎乃木字析其中豎以从巽義以爲足傎矣至許氏以爲黍稷在器因以⿱齊鼎鼎推之則生前所用自不得不與皿異但審圖足既非四而三與尙功所見別是一器毋強爲同也

（原載《冬青館乙集》卷三 吳興叢書本）

再書王伯盤拓本後

張鑑

此器所見異辥負賈各半因思五經無齍字其見於說文周禮者亦作齊粢解非似辥楊以器當之然則是合字猶晉姜鼎西夏之釁王子吳鼎鍘鼎之財乃命鼎二字後閱復齋之言先得我心是知後人欲勝前人亦未易也

（原載《冬青館乙集》卷三 吳興叢書本）

WWW.HKMSC.COM